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一三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一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一三册目次

集部・别集類

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十卷附錄一卷

〔明〕李春芳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七年李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貽安堂集十卷》提要

李文定公貽安堂集敘

穆皇帝在御時李文定公爲相
登崇俊良簡拔幽滯籌邊
圉節縮度支諸所贊襄大者
且不暇更僕無論纖細當是
時海內蒸蒸稱人安矣公視
草代之及斡旋啓沃者中外
皆知其有回天力然未嘗一
字示人間中書事語輒謇謇
有以大政頌公者公愕然曰
主上聖明斷決如流水我等奉

旨出入伴食終日方用悚媿何
所短長而分
帝勿間為文以應所知遂多散
見即朝夕館閣者無慮帙其
讓大美避盛名類如此乃公
之子尚寶君中書君固已次

第其藁盈篋矣隆慶戊辰戴
筮仕為興化令興化公里居
也明年公以予告還而戴為
公所舉士嘗謁公第中問民
間疾苦了了如閭閻乃知公憂
民隱如此之切也因請所以
計安天下者梓焉以示後人
公笑曰文字書生語也無足
傳中秘
王言也胡可傳訓贈湯語也不
宜傳何所計安而獎藉之之
固請公固翁公相業在

國史言望在華夷聲施在天下
後世其所傳者弘矣豈之幾
年中書君以使命至青齊而
戴叨撫茲土迺得公貽安堂
藁刻之凡若干卷每一讀輒
掩卷悽愴如對顏色公為人

深沉溫厚博大端方如其文
斯文也秀潤修蓄典則純正
如其人使天下後世景慕公
於文也則余之茲刻不獨文
也已

賜同進士出身奉
勅巡撫山東等處地方提督
軍務督理營田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廩延門生李戴
頓首撰

貽安堂集目錄

卷之一

奏疏類

卷之二

表

登雲龍山二首
出塞
獻俘
閉戶
牛首山餞別泉翁湛老師一首
送懷堂袁姻丈節推雷陽一首
喜胡南塘入都見訪一首
南塘欲去賦留一首
送鄉人望山一首

謁陵一首
題西濱一首
送同年李北山令新喻一首
贈謝山人一首
喜韓年丈授令子邑一首
懷仲弟子繁一首
肅廟哀輓一首
送潘古淮自光祿擢丞汜水一首
送陳少泉之尋甸一首

贈閬中山人一首
夏日同諸會丈集墀石劉丈草堂二首
霜降謁陵一首
送同鄉沈岕田請假還南一首
贈別友人一首
賀陸年伯榮封駕部一首
送丁愼庵別駕德州一首
壽王竹區八十一首
壽楊斛山州守八十一首

送陶龍山奏績還濟寧一首
同年高南州父母偕壽一首
雪夜同莫膳部張給諫飲譚鴻臚宅一
首
偕同館南渠諸公過王宅觀梅一首
題怡椿軒一首
送莫中江督學貴州二首
爲同年邵纓泉題瓊林圖一首
壽怡軒李年伯一首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序文

卷之六

序文

卷之八

誌銘

卷之九
碑記

墓表

卷之十

傳

先公登第後官詞林者不數歲即被 簡命儤直
禁庭㴱跡綸閣日惟代草王言翊贊機務生平慎默進而
告 君者未嘗退而語人宜奏對之無留草矣且夙夜
在公不遑它及間有酬贈亦多隨至隨應身外一切不
顧留餘又何屑屑於身後名也頃因捐館追慕音容搜
求手澤所得不滿十之一二詩則藏之伯兄不幸無祿
人稿俱亡而大中丞延津李公敦崇舊誼謀梓遺文乃
出所存并從交游中手自謄輯僅成數帙顧散佚尚多
抱憾無已尚冀薦紳先生大雅君子或得之聞見或出
諸收藏不靳垂示俾圖續編誠不能無厚望於將來也
謹識不孝懇欵於簡端

不肖男茂材謹識

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卷之一

奏疏類

廷試策

皇帝制曰朕惟人君受天之命而主天下任君
師治教之責惟聰明睿智足以有臨自古迄今
百王相承繼天立極經世牧人功德爲大是故
道統屬之有不得而辭焉者唐韓愈氏乃謂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傳至孟軻而止孟子
則以堯舜禹湯文王之爲君臯陶伊尹萊朱太

公望散宜生之爲臣各有聞知見知之殊其詳
略同異果何義歟其授受之微有可指歟宋儒
謂周敦頤程顥兄弟朱熹四子爲得孔孟不傳
之緒而直接夫自古帝王之統道果若是班歟
其講求著述之功果可與行道者並歟抑門人
尊尚師説遞相稱謂而忘其僭歟漢唐宋而下
雖不能比隆唐虞三代之盛其間英君誼辟無
世無物德澤加於四海功烈著諸天地者不可
槩少果盡不可以當大君道統之傳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體堯舜授受之要而允執厥中論
人心虛靈之機而操存弗二我
成祖文皇帝言帝王之治一本於道又言六經
之道明則天地聖人之心可見至治之功可成
斯言也眞有以上繼皇王道統之正下開萬世
太平之基迨我
列聖克篤前業所以開天常叙人紀者歷百八
十餘年于玆朕纘紹
祖宗鴻緖登踐寶阼惟敬惟一敘彝倫惇典禮

祈天命拯民窮思弘化理以成叅贊繼立之功
者宵旰孳孳不遑寧處玆欲遠紹二帝三王大
道之統近法我
祖宗
列聖心學之傳舍是又何所致力而可夫自堯
舜禹文之後孔孟以來上下千數百年間道統
之傳歸諸臣下又盡出于宋儒一時之論此朕
所深疑也子大夫學先王之道審於名實之歸
宜悉心以對毋隱毋泛朕將注覽焉

臣對臣聞帝王之治本於道道立而後化以之
弘帝王之道本於心心純而後道以之會心也
者統夫道者也心有弗純則存諸中者無貞純
精一之懿其於道也爲小成道也者弘夫治者
也道有弗粹則發諸外者無正大光明之業其
於治也爲小康小成不足以語天德小康不足
以語王道斯豈帝王之所以繼天立極者哉故
必本之心也渾乎天理而有以裕內聖之基而
後敷之治也若乎天道而有以熙外王之業天

德王道其極一也然其本則係之學焉而已矣
學以純心心以會道道以出治治以格天其在
當時也則帝王之治法以立其在萬世也則帝
王之心法以傳斯其道統之所由肇乎循之而
治唐虞三代是也得其似而理漢唐宋是也至
於有宋諸儒則亦講明斯學以翼乎聖道而已
矣烏可以與帝王並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
成祖文皇帝體天弘道因心出治以上繼皇王

道統之正下開萬世太平之基[illegible]
陛下則又　神聖縱于天光明邁乎學而治之
所溥四達不悖薰蒸透徹融液周遍二帝三王
道統之傳遠紹而無間
二祖
列聖心學之邃近迷而彌光粹乎無以尚矣乃
猶于萬幾之暇進臣等于　廷俯賜　清問且
曰宵旰孳孳不遑寧處臣有以仰窺
陛下望道未見之心矣臣草茅疵賤何所知識
可以仰裨　聖學之萬一雖然涵濡　聖化蓋
亦有年其于我
祖宗治道之盛及我
陛下心學之精亦嘗佩服涵泳有以少窺其涯
涘矣敢不敬陳以對揚　休命乎臣嘗聞之天
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判道在聖人是聖人
者道之宗也又嘗聞諸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
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是元后者人之主也然則道在天下安得不屬

之聖人又安得不屬之大君也哉是故三代而
上位稱其德達而在上者莫匪聖神而道統之
傳有自來矣請因　聖問而條陳之唐虞以往
書契未立邈哉無以稽矣故韓愈孟軻之所稱
率自堯舜而始愈謂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
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
子是立功立言雖異以言乎道統則均也軻謂
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
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
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
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
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是見
知聞知雖殊以言乎道統則一也然觀孔子有
志三代之英而自傷其未逮伊尹樂堯舜之道
於畎畝而必以吾身親見爲幸則託之空言者
豈若見之行事哉此二帝三王之道所以爲獨
盛而道統之傳非帝王莫之能當也何也夫所
謂道者非徒以其蘊之心也以其本之心而宣

之化也是故以之經天則陰陽宣節天道其清乎以之緯地則山川靜翕地道其寧乎以之總民物之紀則百姓太和萬類咸若民物其熙乎道猷章而道妙流焉質政乂而實心昭焉體用一源者也微帝王其孰能與于此哉然求其要則心焉盡之矣究其功則學焉盡之矣何也非道無以弘天下之治非心無以會天下之道而學也者所以純心以體道凝道以出治者也大哉學乎斯固帝王之所不可忽者乎是故稽于

上下堯之道盛矣然求其所以為學者則曰欽明允恭其所以事其心者何如其至也重華協帝舜之道盛矣然求其所以為學者則曰濬哲溫恭其所以事其心者何如其至也三代有道之長禹湯文武之道亦云盛矣然其所以為學者則曰勤儉曰執中曰緝熙執競其所以事其心者何如其至也則夫治之所成黎民於變也四方風動也文命誕敷也萬邦惟懷也燕及皇天會朝清明也唐虞三代之化巍乎其不可及者謂不本於此哉德至此而後謂之天德道至此而後謂之王道若夫皐陶伊尹諸臣贊翊之功固不可泯而其宅中圖大以恢弘化理建中建極以丕昭道猷者則豈諸臣所得而專之哉故易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此之謂也三代而降享國長久者莫如漢唐宋其間英君誼辟撫世宰物德澤加于四海功烈著諸天地者亦不可少誠有如　聖制所云者是故漢之除秦苛也深得弔民之理

以至七制嗣興風俗淳美矣唐之靖隋亂也汛收底定之功以至三宗迭出海宇乂安矣宋振五季之衰也愛養民力出生靈于塗炭之苦而好文守成之主又繩繩相繼焉不可謂其盡畔于道也向使盡畔于道則不足以總一四海整齊萬民矣又安能歷數百年而巍然民上以握神器乎後之尚論猶不能無憾焉者以其學之未純焉耳學苟未純則蘊之心者不足以語帝王精一之傳敷之治者不足以語雍熙太和之

盛斯豈天德王道之極哉夫惟道化衰于上而後講學倡于下此宋之四子所由興也以周敦頤言之學以主靜爲宗以一爲要而究其極于明通公溥不由師傳黙契道體者也以程顥兄弟言之涵養則曰用敬進學則曰致知而又欲以太公順應學天地之常寬和嚴毅殊途同歸者也以朱熹言之以講學爲入門以踐履爲實地傳極羣書而會通於心集諸儒之大成者也此四子之學之大較也是其學固亦遠宗乎周

孔而授之以政則亦伊傅之儔耳夫即爲伊傅也猶不可與帝王並況無伊傅之業乎何也道在天下惟帝王爲能行故道統在天下惟帝王爲能傳而臣之賢者能者則効用仰成于下者也輙欲接續帝王道統之傳不亦僭乎故四子者謂之有功於斯道可也以之直接帝王之道統不可也何也不覩之天乎方萬物之生也日以晅之雨以潤之風以皷之雷以動之夫天穆然深爾確然靜爾然頌生物之功者必舉而歸

之于天而日雨風雷不得而有其功何也太和之充盈天實司之而日雨風雷效其重而已矣可與天道並乎知日雨風雷不可與天道並則知臣不可與君道並矣知臣不可與君道並則知四子者不可與帝王並矣而後之推尊者若黄幹則叙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而直以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二程得統于周子先師朱子得統于二程而撮其要旨于居敬窮理致知克己四者而謂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

不越于此至于真德秀則曰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吳澄則曰周子始有以接孟子之傳于千載之下二程則師于周子而傳其學後又有朱子集周程之大成是皆得夫道統之傳者也夫德秀以爲道至周程朱子而大明則誠有之若黄幹吳澄遂以四子爲直接皇王道統之傳于千載之下遞相稱述其論蔓衍波流直至于今學者尊之而莫敢遽信之而莫或疑抑

孰知其失之過乎故四子講明著述之功不可謂其無裨于道而直以爲遠續道統之傳與帝王並論焉是誠門人推尊之過恐亦非四子之心也是故由唐虞而三代由三代而漢唐宋其帝王道統之傳端不可誣若秦之于漢六朝之于唐五代之于宋則皆帝王之驅除烏足以與斯道哉至于胡元則又我　國朝之驅除若漢之秦唐之六朝宋之五代也道統之在天下不其淪胥以没乎幸而皇天厭亂我

太祖高皇帝挺生淮甸廓清海宇我
成祖文皇帝篤生于後丕紹鴻休其治化之隆真有以遠追唐虞三代之盛而超軼漢唐宋之上矣然其所以致治者則莫非本於道其所以體道者則莫非本於心其所以存心以體道體道以出治者則又孰非學以基之也哉　聖制所謂
太祖高皇帝體堯舜授受之要而允執厥中論人心虚靈之機而操存勿二我
成祖文皇帝言帝王之治一本於道又言六經之道明則天地之心可見至治之功可成帝王相傳之要端在是也然臣嘗求我
二祖聖學之精則存心一錄與夫聖學心法尤其至要者歟存心錄凡歷代帝王祭祀有感于災祥者備載以垂訓而于敬天之怒無敢戲豫者尤致意焉聖學心法凡有關於君臣父子之道者詳述以廸後而于敬天法祖用人理財者尤申重焉則我

二祖之所以爲學者具見于二書而精純貞一心即二帝三王之心太和咸熙治即二帝三王之治天德王道巍然煥然又奚惑哉此
列聖之所以克篤前業開天常敘人紀歷百八十餘年而　皇圖鞏固者信皆有得於是也恭惟
陛下以聰明聖智之資懋精一執中之學心之所裕者與天地合其德治之所成者與皇王匹其休肆今大化流行百姓太和德浹于中夏威

行于蠻貊至治馨香達于上下而休徵畢集于
古所未有也臣何幸躬逢其盛哉臣嘗竊窺
陛下之所以臻此者信本於學而學之精實典
要則又莫過於　敬一之一箴而彜倫之敘典
禮之敦所由出也臣請得而颺言之其曰人有
此心萬理咸備體而行之惟德是據蓋言道本
於心也其曰匪一弗純匪敬弗聚畏天勤民弗
遑寧處蓋言學以體道也其曰敬怠純駁應驗
頓殊徵諸天人如鼓答桴蓋言治以徵學也其

曰郊則恭誠廟嚴孝趨肅于明廷慎于閒居反
躬以實踐也其曰天親民懷永延厥慶光前垂
後綿衍蕃盛考祥以視履也語其目則析之極
其精而不亂究其旨則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斯
其學即二帝三王之學心即二帝三王之心而
至治之成近有光乎
二祖
列聖之傳遠以躋乎唐虞三代之盛夫固體信
而達順合一而不測者也存之爲天德而日新

之盛德以裕達之爲王道而富有之大業以昌
帝王之道統誰不在茲乎臣竊敢請其盛而上
未易以名言矣復何所稱述以爲聖學之裨乎
然臣聞之書曰愼厥終惟其始易曰日月得天
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
而天下化成我
陛下之自箴也亦曰終如其始又曰日新不已
故學必緝熙而後底於純治必永貞而後底於
化

陛下之學亦既純矣天下之化亦既洽矣然端
拱穆清之上一日二日事有萬幾有一之弗得
其宜非純也此勑天之命惟幾惟康堯舜所爲
兢兢也四海九州之遠剛柔異性輕重異宜有
一之弗得其所非洽也此一夫不獲時予之辜
堯舜所爲拳拳也學之純者不使其或間化之
洽者不使其或漓夫然後常敬常一而道久化
成其在茲矣非我
陛下所當致力者乎其要則在求之心而已矣

太祖高皇帝嘗諭輔臣曰防閑此身使不妄動自謂已能若防閑此心使不妄動尚難能也成祖文皇帝嘗諭解縉曰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是二祖之學誠不外于心而得之也臣願
陛下毅然以道自任上法乎
二祖反求諸一心養之於念慮未萌之先以存其寂然不動之體察之于幾務既與之際以妙其感而遂通之用俾其湛而虛也神而明也與

太虛同其空洞焉日月同其照臨焉四時同其運行焉萬物同其冲和焉則一心既正萬化以行敬不期敬而自爾其常敬一不期一而自爾其常一天德益以立王道益以溥矣帝王道統之傳不其益光也哉至于用人必當而皋夔稷契之在列行政必允而禮樂刑政之覃敷則又此心之妙用而我
陛下之餘事也何敢以瀆　聖聽哉
陛下倘能鑒臣之愚而於所謂敬一者具之于久而會之於心則道統之傳亙古今而獨盛矣斯文幸甚　宗社幸甚臣何任祈顒隕越之至
臣謹對

經筵講章

穆宗皇帝視御經筵例以閣臣二員進講時元輔徐公階講大學首條臣春芳講尚書首條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這是尚書堯典篇史臣紀載帝堯的功德曰若是發語詞稽是考堯是唐帝名放是至勳是功

史臣說道稽考古昔帝堯的功德巍巍蕩蕩無所不至故總稱之曰放勳欽是恭敬明是通明文是文章思是意思安安是無所勉强帝堯之德肅然欽敬無一毫放肆洞然通明無一點蔽塞文章昭著而可見意思深遠而難測這四件德性都出於自然安而又安無所勉强所以說欽明文思安安允是信克是能常人德非性有物欲害之故有强為恭而不實欲為讓而不能者惟帝堯之德本於天性恭則信恭而無有虛

假讓則能讓而無有矯飾所以說允恭克讓光是光顯被字解做及字表是外格是至上下是指天地說帝堯既有這等德性之美行實之純是以光輝顯著被及於東西南北四海之外以至於上天下地之遠充塞周流無處不到所以說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史臣敘帝堯的功德至此可謂極盛而無以加矣然臣嘗求其德業之所以盛者不出乎欽之一字欽卽是敬蓋人主一心萬化之原惟敬則精神翕聚清明在躬是

以能明能文能思能安安能恭能讓暢於四支發於事業自然有以光四表而格上下帝堯功德之盛其源皆出於此實後世人君所當取法也仰惟
皇上　天縱英資　嗣登大寶當體元居正之始正臣民觀聽之時言動之出於邇者雖甚微而聲聞之見乎遠者則感著伏願以堯爲師以敬爲主內以養其心外以持其身必使天理常存神明內蘊以人才則所用者必君子所斥者必小人以政事則有益於民者毅然行之有損於民者斷然不行如此則　神功冒於海陬
帝德光於天下放勳之盛將復見於今日矣臣等不勝惓惓顯望之至

請封順義王

伏蒙　發下兵部題覆宣大總督王某議處降夷一本內開俺酋情願執送叛逆趙全等乞還伊孫把漢那吉仍乞照舊例進貢請封王爵求不擾犯邊疆共享太平王崇古等譯審再三代

爲陳乞且度前慮後頗爲詳密臣等竊照俺答黃台吉父子久爲邊患茲者恭遇
皇上留心邊計法紀修明邊備整飭黠虜始知斂退近乃骨肉參商親孫讐怨率衆來降俺答遣使哀求邊臣因責以執還叛逆然後請　旨放還蓋連年侵擾邊疆皆叛逆趙全等唆使今得取還正法亦足以洩神人之憤把漢那吉少加恩賚遣還將來彼爲酋長必知感
皇上之恩而歸心效順也且俺答遣使求貢請

封發誓永不犯邊共享太平之福情頗懇切臣
考國初北虜封王者四韃靼阿魯台和寧王瓦
剌馬哈木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羅安樂王
後因也先犯順始絕其進貢停其封爵迄今侵
擾邊疆未必不由於此今邊臣代為奏請伏望
皇上俯賜俞允指虜曾舊有之虛名得邊境息
擾之實利不惟邊費可漸減省而赤子亦得安
全生命誠制御外夷之妙略奠安宗社之洪圖
也但事體重大必須詳慎乃可善後今且許以

執送叛逆遣還伊孫仍行邊臣再加計處停妥
待其陳乞番文至日　勑下廷臣會議必衆論
僉同方可見之施行臣謹擬　旨上請伏乞
聖明裁斷施行

請

東宮出閣講學

該禮部禮科題請
東宮出閣講學臣等擬票擇日具儀奉　御批
年十齡來奏此我
皇上保愛
東宮不欲以講讀勞之也臣等敢不仰體　聖
心但聞孔子有云愛之能勿勞乎勞之正所以
成其愛也臣嘗遠稽古禮近考　祖制皆以八
歲就學蓋人生八歲則知識漸長情竇漸開養
之以正則日就規矩養之不正則日就放逸所
關至重也故周成王在襁褓之中即周召太公
為之師保為之置三少為之選天下之端士以
衛翼之自孩提有識即見正事聞正言而成王

為有周之令主良有以也敬惟
東宮殿下英明天錫睿知夙成今已八齡非襁
褓矣正聰明初發之時理欲互勝之際必及時
出閣遴選孝友敦厚之士日進仁義道德之說
于以開發其智識于以薰陶其德性庶前後左
右所與處者皆正人出入起居所見聞者皆正
事作聖之基以預養而成天下之本以早教而
端也若必待十齡去此尚有二年之遠中間倘
所見所習少有不正則關係豈輕早一日則有

一日培養之益遲一年則少一年進修之功惟
皇上深省焉臣等職叨輔導義不容默用是不
避煩瀆懇切陳請恭候　命下臣等會同禮部
酌擬簡便儀注上請　欽定施行伏望　聖明
俯賜俞允臣等幸甚　宗廟幸甚謹具題以
聞

再請
東宮出閣講學
伏蒙　發下禮部禮科各一本內開懇請

東宮出閣講學臣於昨歲具題恭請未蒙
皇上俞允玆者部科復申前請臣竊惟預養儲
貳乃自古聖帝明王之首務是以天子之元子
每當八齡即出就外傅其在先朝
憲宗純皇帝
孝宗敬皇帝皆以八齡出閣講讀成憲具在敬
惟
皇太子殿下年屆八齡正值出閣之時且　睿
質異常尤當及時向學親近儒臣以養成令德
似宜　俯從部科所請合候　命下容臣等會
同禮部開擬簡便儀節及慎選講讀等官具
奏恭候　聖裁施行

請謁見
東宮日期
先該臣某題請
東宮出閣講讀未蒙　俞允不敢再行瀆　奏
但自　冊立之初文華殿東室行禮迄今不覯
睿姿已經二年查得先朝

東宮未出閣之時閣臣每得以時謁見至
先皇嘗定爲初二十六之期伏望
皇上俯容臣等照例謁見
東宮殿下俾得少伸一念瞻仰之誠其日期處
所伏乞　欽定臣等不勝顒望待　命之至

請宥言官
爲懇乞　天恩寬宥言官以彰　聖德以隆治
理事二月十一日臣等在閣辦事忽聞有　旨
命錦衣衛官於午門前撻御史某一百棍初不

知何以觸犯　聖怒至此及於該科查問原本乃知疏內有冊照等語詞涉不恭委屬躁妄致干廷責乃其自取臣等何敢黨護但原其心止因各監局錢糧多有侵冒欲加清查以資國用非為己私或罪其輕躁量為降調以示懲戒足矣乃杖至一百之多將使言官喪氣鉗口不言倘有大奸巨惡潛弄威福者出誰肯犯冒重譴為

皇上言者乎比見九卿科道諸臣皆麼麼靡寧

謂此非盛世所宜有且責臣等職居輔弼坐視不言使願忠之臣受此摧辱上損聖德下滋奸萌臣等實無以應夫言官朝廷之耳目言路開則奸邪不敢恣肆而利歸　君上言路塞則羣小得以橫行而利歸臣下所關誠至重也嗣後凡遇科道等官建白或有不知忌諱者伏望

皇上特賜容恕庶奸欺不至壅蔽而士氣不至沮喪矣臣等又查得隆慶元年間吏科都給事中胡應嘉以建言得罪奉　旨為民尋蒙　天

恩矜宥改從降用至今羣臣稱頌聖德如蒙

聖明寬宥　勅下吏部查照應嘉事例將某降極邊地方雜職令其省改圖報以昭我

皇上天寬地容之仁庶於　聖治益為有光而所裨治理亦非小矣臣等不勝懇切仰望之至

請纂修

世廟實錄

恭惟

世宗肅皇帝受天明命撫御呂圖自正德十六

年至嘉靖四十五年享祚綿長前代所未有也其間議禮更制用人立政諸所注措皆足以彌綸造化陶育羣生者宜有紀述以垂之萬世爰稽

祖宗故事纂修實錄以信今傳後用成一代之盛典今無　欽定總裁等官并　勅禮部於中外采取事實擇日開館未敢擅便謹具題請

旨并擬　勅進　覽

請停止

欽取銀兩

爲懇乞　聖明停止欽取銀兩以裕國計事昨者恭覩　聖諭欽取户部銀三十萬兩隨該户部奏稱邊費重大國用不足欲乞　聖明停止取用等因奉　御批已有旨了臣等看得
祖宗朝國用邊餉俱有定額各處庫藏尚有贏餘自嘉靖二十九年虜犯京師之後邊費日滋各處添兵添馬修堡修城年例犒賞之費比之
先朝數幾百倍奏討請求殆無虛日加以連年

水旱災傷百姓徵納不前庫藏搜括已盡臣等備查　御覽揭帖計每歲所入折色錢糧及鹽課贓贖事例等項銀兩不過二百五十餘萬而一歲支放之數乃至四百餘萬每年尚一百五十餘萬無從措處生民之膏血已罄國用之費出無經臣等日夜憂惶計無所出方與該部計議設處支持目前尚恐不給若又將前項銀兩取供上用則積貯愈虛用度愈缺一旦或有饑荒盜賊之事何以應之該部所以懇切具奏誠事勢窮蹙有萬不得已者也仰惟
皇上嗣登大寶屢下寬恤之詔躬行節儉以先
天下海內訢訢方幸更生頃者以來買辦漸多用度漸廣當此缺乏之際臣等實切隱憂輒敢不避煩瀆披瀝上請伏願
皇上俯從該部之言將前項銀兩免行取進仍望念國儲之日乏懷儉德之永圖節賞賚以省財用停買辦以寬民力如上供之費有必不可已者照

祖宗舊制止於內庫取用至於該部所儲專以備軍國重大之費庶國用可以漸裕而民力亦得少甦也臣無任激切惶悚之至

請停止買辦

伏蒙　發下户部一本內開傳奉　聖諭收買猫睛緑寳石珍珠等因臣等看得前項買辦珠寳去年已奉　恩詔一切停止天下臣民方仰戴我
皇上節用愛人之德今忽有此舉似與前詔相

背況今四方水旱頻仍災異重大奏請賑貸者接踵而至卽今日　發下戶部章疏中間以災傷蠲貸者幾半天下民生困苦於此可知各邊軍餉緊急帑藏空虛奏討殆無虛日該部方苦無以應之若再開買辦之端則財用愈匱積貯愈虛其勢必至於加賦厚斂民將不堪命矣臣等職在輔導義不容默輒敢冒昧　上言伏望
聖明俯從該部所奏軫念民窮益崇儉德將前項買辦特賜停止則宗社幸甚民生幸甚

請酌議藩封

伏蒙　發下禮部具題肅府縉犢襲封一本臣等看得縉犢奉　旨准復王爵仰見
皇上篤厚親親之意臣等不敢煩瀆　宸嚴但王爵固所當復而藩祿亦所當節矧目今　天潢衆衍廪祿浩繁地方因之日困而宗藩亦稱不給固時事所宜亟爲酌處而方苦卒無良策者也合無所生嫡子許封王爵其次嫡庶子止許照例襲封本等官職庶睦族之仁制祿之義並行不悖況
皇上聖旨亦止許食輔國將軍祿其於事體實爲穩妥臣等無任隕越俟命之至

請修內備

竊聞帝王之道出於萬全安內攘外二者不可偏廢也近見廷臣獻議率詳邊方而略於腹裏夫詳於邊方是矣而腹裏亦不可忘備也嘉靖庚戌等年虜入近郊可爲明鑒況聞俺酋回巢爲謀叵測內外俱當戒嚴其沿邊督撫將領等

官防守乃其常職天威在上諸臣自不敢怠但腹裏軍衛有司狃於宴安漫不隄備倘有不測何以禦之臣等過慮合無降詔兵部申勅各該撫按等官先事預防修理城堡操練民壯整備器械各保境內人民庶爲萬全之道也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乞罷翔鳳樓工

伏蒙　傳示修建翔鳳樓臣等竊以崇儉乃帝王之盛節而初政尤臣民所共仰也故大禹卑

宮室而峻宇雕牆尚書恒垂訓焉我
皇上踐祚之始即　降明詔昭示中外凡一切
工役俱從停止天下臣民仰戴
皇上節儉之德軫恤之仁方訢訢然計日以覩
太平盛治一旦忽興土木之役開糜費之端恐
於　前詔背馳似非新政所宜也臣等謬忝丞
弼竊効愚忠輙敢冒昧瀆　奏伏乞　俯納臣
言　速賜停罷則　聖德愈光而人心歡戴矣
臣等無任惶悚隕越之至

乞寬科臣罪

伏蒙發下南京禮科給事中某奏疏一本　傳
示擬票重處臣等恭承　嚴命反覆詳看不勝
驚懼但攄其詞雖戇直無足采取而原其心不
過愚昧妄圖獻納冒瀆　天威自甘　斧鑕夫
復何辯臣等竊念科臣乃朝廷之耳目固以言
爲職者也
皇上自即位以來凡　先朝骨鯁諸臣或加褒
卹或加錄用無非欲奬直臣開言路以光堯舜
之治也今乃一旦重治誠恐　雷霆所加無不
摧折而　天地有容因是少累矣自玆以往大
小臣工皆將以言爲諱間有欺蔽孰肯冒重譴
蹈不測爲
皇上言之乎伏乞　矜其狂瞽　俯從罰治則
在廷之臣皆歌詠聖德感恩圖報矣

請刊行宗藩條例

題爲際遇明時竭愚忠以少圖報塞事先該巡
按直隸監察御史林潤具題前事又該　周府

南陵王睦㮤條奏先後覆奉　欽依通行天下
各親郡王轉示將軍中尉俱令審時度勢從長
計議具奏去後近該各王府數奏已到臣等具
題　請會多官集議幷將歷年　恩例斟酌一
倂會議逐一開具前件恭請　聖明裁定頒行
天下王府永遠遵守等因奉　旨謹會同宗人
府幷府部各堂上官科道等官將各該王府條
陳及御史林潤原奏公同逐一詳加酌議除事
體有礙及人情未妥者不敢輕議外其事理順

便可以通融節省裁有餘以補不足者斟酌損
益詳加更定及節年題准恩例申明畫一備細
議擬開列前件進呈 御覽伏望 聖明裁定
仍 欽賜一名恭候 命下刊刻成册頒布各
王府俾永遠遵守垂爲億萬年不易之規臣等
不勝悃懇戰慄之至

辭六年考滿 恩命

伏念臣叨躋一品荏苒六年仰冒恩慈眞上同
於天地俯圖報稱曾莫効於涓涘實以才匪經

邦學慚論道
皇上有格天之德臣不能精白以承休
皇上有恭已之化臣不能和衷以贊治肆今邊
陲未臻於寧謐黎庶未底於阜康皆臣輔理之
罔功每自循省而增惕茲當再考敢企殊恩乃
荷 貺褒歷敘已爲厚幸而又進階少師兼支
大學士俸夫少師三孤之長厥職貳公弘化以
弼一人在昔碩輔名賢猶難稱塞如臣庸陋豈
宜冒居至於詔功詔祿本有常經而二俸兼支

愈難勝受不惟位高能薄彌深瘝曠之愆抑且
屢盛居盈殊乖止足之義此臣所以跼蹐靡寧
披瀝愚衷上干 聖聽除誥命廕子不敢矯情
槩辭其加秩兼俸伏望
皇上俯容辭免仍以舊銜供職庶朝廷恩數不
至太濫而臣亦得以逭非分之尤矣臣不勝惶
悚待命之至

辭入內閣

竊惟內閣乃密勿之地殿學爲華要之階仰贊

皇謨與聞國政人臣隆遇莫加於茲自非蘊經
濟之宏猷曷以稱弼丞之重寄臣草茅末品章
句庸流遭際 聖明濫竽侍從超昇秩宗之任
荐躋宮保之華受命以來每自循省寅清罔効
媿邦禮之徒司謭朴無文贊帝猷而何補俾仍
舊職已媿瘝官豈期特簡殊恩復逮至愚極陋
仰惟我
皇上膺五百年之昌運受億萬載之鴻圖淵穆
九重知周萬物紀綱振飭纖悉靡遺臣下忠欺

肺肝畢照其與善也如春斯溫無微而弗錄其伐惡也如霆斯擊何慝之能逃卽有淵識宏蘊之士猶懼先後附疏之難況臣才不足以濟時望不足以表衆無博綜之學不足以備　清問無穎敏之識不足以燭事機展轉思惟實難勝受若臣不自量度覥顏就列則豈惟小器易盈自速覆顛之咎亦恐　大恩難報有累　日月之明此臣所以兢兢避畏不敢冒據者也伏望皇上察臣性素朴愚詞非矯飾收回成命別簡

時賢庶　聖主之隆恩不致虛冒而微臣之愚分得以少安矣

辭陞禮部尚書

伏念臣猥以庸劣遭際　聖明選置侍從荐加拔擢初不自揆乃謬沾於眷渥每思圖報曾莫效於涓埃方切悚惶忽承　恩命　親灑宸翰擢臣禮部尚書夫尚書班聯八座地分爲高而秩宗職典三禮責任尤重有未易以勝者惟我皇上濬哲欽明文理密察制作超於千古禮樂冠於百王　聖藻神謨經天緯地誠所謂五帝神聖其臣莫及雖有博洽之學通敏之才尚不足以上奉酬對仰稱任使矧疎劣如臣者乎若不自量而冒昧居之鮮不顛躓此臣所以震慴於中而不能已於控辭者也伏望聖慈察臣愚悃非出矯飾收回成命改授時賢庶官惟其人在國家可收協和之效在愚臣亦免忝竊之咎矣臣無任戰慄俟命之至

考察自陳

竊惟董正治官莫嚴於考察大明黜陟必首於銓曹盖銓曹乃考察之攸寄也名實易眩非明無以覈羣才好惡易移非公無以服衆論雖在參陪之末亦惟才哲斯宜有不然者爲累匪細臣猥以庸陋幸際　聖明始焉　親賜選掄旣乃荐加拔擢置諸銓左攝以翰銜皇上特施罔極之恩而臣不自意其非常之遇感徹心骨誠日夜自奮思捐不肖之身以仰吞洪造顧臣性資愚拙材質孱微雖勵公心實之

明鑑即他職尚不克稱而況於斯職即他時亦宜自量而況於斯時身固當汰安能汰人此臣之所自考慄慄惶懼不安於心者也伏望
皇上鑒臣微悃先賜罷黜別選才哲以充斯任則不惟可以彰考察之公而亦庶乎無累於考察之當矣臣無任恐懼待罪之至

久旱自陳

竊惟恒陽降罰厥灾匪微感召之端必有所自仰惟我

皇上神明聖哲超越千古而遇灾兢惕為民禱籲靡間夙夜是宜天心昭鑒靈滋嚮荅而乃屯膏不應此皆大小臣工怠廢職業以致上干天和雨澤少降咎在臣下明矣臣猥以庸陋誤荷
聖明錄用超躋卿貳洪恩優渥逈出尋常夫昌非常之恩則宜竭非常之報臣乃碌碌班行虛糜廩餼感恩圖報之心雖至懇切而贊卿宰屬之職未盡分毫於我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仰負特甚諸臣之中惟臣最宜罷黜伏望
皇上特賜亮察容臣休退別選賢俊以充斯任庶亢暵可回而於國家黜幽之典為不虛矣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五品 欽命自陳

近該吏部題奉 欽依六年考察在京五品以下官員大臣則例該自陳以俟 宸斷臣待罪學士階在五品之列特蒙 聖恩准令自陳此優遇儒臣之盛典也臣不勝榮感伏念臣本一介草茅奉對 大廷誤蒙

皇上簡拔置臣侍從之列糜祿有年慚無寸補方深兢懼詎意復蒙
皇上超擢濫叨今職仰荷 天高地厚之恩勉竭駑力以圖報萬一此臣夙夜惓惓之心也但臣思學士乃詞林首秩素稱清華必才學俱茂乃克勝之如臣才識庸劣學問空疎昌處玆階實抱惶悚今當 朝廷裁汰百職正臣揣分求退之時伏乞 聖慈將臣罷斥庶清華之秩不

濫而黜陟之典斯當矣臣無任戰慄之至

辭纂修永樂大典加陞少傅兼太子太傅

竊惟人臣之就列也力少而任重者履覆餗之危勞微而恩過者冢負乘之耻誠以寵數不可以虛冒也臣猥以凡品謬列台司比者恭遇
皇上以登極覃恩加臣少保循省之餘已自不能勝載矣茲以大典錄成晉敘供事之臣謂臣有綜理微勞遂加少傅兼宮傅而不計其力之不能勝也夫公孤之秩自昔稱重而傳以傳其

德義尤貴得人即使名德碩才未易稱塞至如臣者性質疏庸行能謭薄不自量而冒居之未有不至顛仆者矧以綜理則纖悉皆臣階之勞以校閱則先後出諸臣之力而臣則何功之有乃得晉秩與諸臣同又或過之揆力度勞實難勝受伏望
皇上鑒臣兢懼不自寧之心允臣辭免庶臣免顛越之危而朝廷恩數亦不至於濫畀矣臣無任悃懇祈籲之至

初乞休

奏為親老身衰懇乞 天恩容令休致事竊念臣猥以庸才謬膺重寄每自循省殊切悚惶頃者大察自陳謂當首斥伏蒙
皇上溫旨賜留臣即捐糜此身尚不能仰答洪恩萬一何敢言私顧臣實有懇切至情輒敢披瀝 君父之前臣家世寒素臣父鎧母徐力耕紡織黽勉教臣備極艱苦今且年並七十有七景逼桑榆命同風燭曩歲嘗迎養京邸尋以水

土不服旋即南歸比來年齒益高精神益減日夕思臣一見而臣乃嬰情簪紱徇祿忘親隱忍不言栖遲不退其能以安心乎況閣務繁重責任匪輕必得精神強固志慮清明者方可以輔翊一人參決庶務臣年已及耆精力衰颯目花生而眩視心血耗而善忘即處他官猶當休退矧叨密勿之任居丞弼之先其不克稱塞明矣臣既以親老切內顧之懷又以身衰抱鰥曠之懼二者往來于中不能自釋即勉強在列恐亦

無補明時也臣實有此衷悰冒昧陳奏伏望
皇上鑒臣悃懇俯容休致庶臣烏烏之私獲以終遂而樞筦之任不至瘝曠矣

二乞休

奏爲自量知止再乞　天恩容令休致事本年三月初九日該臣以親老身衰具奏乞休十二日准吏部咨內開欽奉　聖旨卿德望素著年力未衰朕方切倚任用圖治理豈可遽求休退宜即出供職以副眷懷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

此移咨到臣臣聞命不勝感悚律以人臣之義自當欽遵趨朝豈宜復有陳瀆顧臣之當退實有不止於親老身衰者謹再瀝衷悃上干　天聽臣竊惟爲人臣者位崇而才不克稱耻也任重而力不能勝殆也是以古之大臣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處高位而無竊祿之羞當重任而鮮覆餗之咎以其自量者審也臣本以庸流生逢
聖世始冢
先帝甄錄之大造既荷
皇上任用之洪恩令且首列台司贊襄國政臣誠不自揆遭際至此顧臣硜硜徒知自守碌碌罕所建明涵養未充何有匡時之具謀謨罔効曾無經世之猷欲責以處大事決大疑臣自知其不能也夫自知不能而乃貪戀榮祿栖栖不退其爲身謀則得矣如國事何是以反覆自量惟休退之爲宜也且方今英賢在列衆正盈朝皆足以仰毗聖德恢闡皇猷而臣固可安心引退以全其愚也否則臣寧忍自私其身負國恩

哉伏望
皇上鑒臣自量之心全臣知止之義容令休致庶賢路不至久妨而臣亦可免於耻且殆矣臣不勝戰慄祈籲之至

謝　特諭出朝

奏爲恭謝天恩事本月十四日該文書官劉東賫捧　聖諭卿耆碩元輔朕方切倚託豈以親老求退宜即出輔政不必又辭欽此傳送到臣私第臣謹焚香捧讀臣不勝感激不勝惶悚切

念臣以親老私衷懇求休退兩瀆 宸嚴方切悚慄乃上軫 聖衷親灑 御翰將以中使督令即出輔政且重以耆碩之稱申以倚託之命顧臣何人敢當殊眷惟我
皇上人惟求舊不虞其才之不堪而使臣以禮不計其恩之逾涯也既仰承 綸綍之隆敢復顧私親之念致身報國矢白首以不移移孝爲忠秉丹心而勿改臣不勝感戴 天恩激切之至

謝病假 遣醫診視

特頒寶鈔豬羊酒米甜醬瓜茄

伏念臣才微任重福過災生仰荷 聖慈曲賜軫念既遣上醫而胗視復來珍品以傳頒異數駢蕃 聖恩優渥此固朝廷優禮大臣之彝典然在名德或所能勝顧臣凡膚安敢當此此臣所以伏枕涕零感激而莫知所以爲報也臣無任激切感戴 天恩之至

辭獄俘加恩

竊謂君上不愛豐祿崇爵以賞功勸能者乃爲天下之公非爲一人之私雖臣等亦不容以私受私辭者況厘 渙汗之頒敢竊矯情之譽惟是臣等職居左右責在弼襄頃者虜酋欵塞議者盈庭仰荷
皇上廟謨宏遠乾斷不疑俾臣等得以效其愚慮邊臣得以竟其忠謀元兇正法邊圉敉寧實皆

皇上威德所致而殫謀宣力則又邊臣之勞伐將校之用命也臣等苟免曠瘝已爲厚幸敢復言功用是踧踖靡寧有不容已於控辭者伏望俯察誠悃收回成命則朝廷賞勸之公既昭布於羣下而臣等叨冒之懼幸少安於私衷矣臣等不勝懇切惶悚之至

謝 內直初冬 頒賜御膳并酒

切念 天厨御饌長春偶醴非臣下所得食飲者茲乃仰承 恩賜曷勝榮幸曷勝感激謹稽首頓首稱謝者伏以榮參儤直允諧衛 主之

初心旣荷駢蕃仰冒自　天之異數珍饌出御庖而藹馥瓊漿分僊甕以流馨臣推食蒙恩敢忘敬事之訓投醪拜惠彌深感德之私矢殫夙夜之微勤少答　乾坤之大造伏願　萬年玉食御　帝曆於彌昌四海同春暢　皇風於旣醉臣無任榮感忻躍仰戴　天恩之至

謝　遣祭先師　頒賜收回果酒

伏以禮重聖師舉曠崇之曠典芬騰籩豆溥惠寻之洪慈拜錫增榮蒙恩切感恭惟

皇上道大而盡倫盡制德峻而作君作師陶育羣生妙參贊彌綸之用弁包衆甫會仁義禮智之全式重懿章爰分餕旣如臣者學徒泥古才乏通方紫閣兼收仰荷登延之寵瓊恩均逮復叨錫賚之光謹正席以先嘗誓攄忠而後食伏願　聖齡增永　帝祚延昌紹道統於二帝三皇萬萬載長生而治世溥湛澤於羣黎百姓億億年乂視以當陽臣無任感戴　天恩之至

謝　欽賜　御用大紅彩粧仙鶴絨衣

伏蒙

皇上俯念今冬凜冽臣　郊詣特出　御用之服賜臣一件作禦寒資臣謹叩頭祇領伏以郊禋肆啓駿奔率臣職之常　御服分頒鴻貺荷　天慈之重眞如父母之於赤子寒煖必知獨念草木之於陽春恩暉難報臣惟有日夕焚香仰祝　聖齡於億萬夙宵祗事少攄微悃於絲毫無任感戴　天恩激切之至

謝　賜茶

伏以恭趨

禁苑每承優渥之恩　頒賜御茶復荷霑濡之澤寵榮荐被感激彌深茲當初夏之辰幸啜先春之味　殿瞻淸馥捧僊液以生風景際虛明酌甘泉而漾月詎期謭劣濫被　恩私誓一飮而不忘竭寸衷而圖報臣無任感戴　天恩之至

謝武舉考試　賜酒飯彩段

伏以太平啓運萬年鞏磐石之圖　聖主當陽

九野貢干城之士仰被選掄之命幸叨任使之榮方期殫慮以旁搜少裨邊徼詎意　寵頒而下逮增耀蓬門譪珍饌以芬如爍文縑而貴若光榮莫旣感激難名竊念臣庸拙無能粗踈寡學冒　天地生成之德獲遹清華沐　君師訓迪之慈每開矇昧荷栽培於有造思報稱以無從校閱何勞乃拜自天之貺捐糜永矢難酬若海之恩雖嘗竭犬馬之微勤敢謂得涓埃之忠勇望　仙闈而增忭喜紓旬日之瞻馳祝　聖

壽以綿長永保千方之康泰臣無任銜感戰慄之至

乞休

奏爲血疾陡作不能供職懇乞天恩容令休致事本月初三日臣在閣陡爾左鼻衂血如注幸少頃隨止勉强同諸臣辦理閣務仍照常出至私第忽復大作注流不已至今猶臥牀褥伏念臣於去冬嘗因感冐風邪奏乞賜假調理隨蒙皇上遣醫胗視復蒙珍品駢錫　天高地厚之恩臣感激涕零自謂捐軀糜骨未足仰報鴻渥玆偶患此證急求醫藥未敢再以給假瀆請冀遂平復速出供職不意去血過多神氣耗弱醫謂病起積勞非旦夕可愈臣私惟內閣機務繁重上則匡輔君德下則平章庶事責任艱大非他職比豈容苟安私便虛糜廩祿極知　主恩深厚誼當忘身然自度力小任重瘝曠旣多而福過災生端倪已見縱復貪留在位不蚤乞身豈能萬一有裨少遂願效之志此所以寤寐展

轉不容不冐昧懇控於　君父之前者也伏望皇上察臣衷悃憫臣多疾放歸田里俾得就閒療治則國家重務旣不至曠廢而臣孱弱微生亦幸獲苟延永荷　乾坤大造於無涯矣臣無任迫切懇祈之至

二乞休

奏爲疾勢未平備瀝衷悃再乞　天恩容令休致事臣以偶患衂血具疏乞休隨蒙　聖慈軫念視療之醫纔往饋虞之賜旋至異數駢繁

天恩深重卽糜軀而莫報柰疾勢之未平猶冀
察憐曲遂其私及准吏部咨內開欽奉　聖旨
卿輔弼元臣忠勤素著朕所倚任豈可以微疾
輙求休致宜用心調理痊可卽出供職不允所
辭吏部知道欽此移咨到臣臣伏在枕席恭承
綸命不勝感激不勝慚悚竊念臣本以庸流誤
蒙
先帝甄拔超躋三事繼荷
皇上眷任寵數殊常惟當夙宵盡瘁不有其躬

敢因微疾飾詞求去但臣有懇切至情輙敢披
瀝上瀆　天聽臣幸父母俱存年並七十有九
人子常情自有景逼桑榆之懼前歲臣嘗以親
老身衰兩疏陳乞未蒙俞允　親灑宸翰特遣
中官慰留臣時萬感鴻慈不敢復顧私親遵奉
嚴命隨出供職而烏鳥私情實切慕戀緣臣父
稍健臣母多疾不得已於去春因臣弟錄事齊
芳差回之便迎臣母來京母子之情自幸已遂
而父母兩處殊非人情臣對母思父既時時縈

牽而臣母久離臣父亦時念還南近見臣病思
歸愈切口雖不言意實迫惻臣抱此苦情日夜
憂念更無可以權便兩盡忠孝者正恐再復淹
留徒足增病矧今輔理大臣盡屬才傑庶明勵
翼何所藉於衰病之人用是不避煩瀆再陳衷
悰仰祈　聖明特垂矜允俾臣早遂休退則旣
不至曠職以速官罰又幸獲寧親以申孝思而
始終成全仰荷　恩造於無疆矣臣不勝戰慄
祈籲之至

乞休

謹奏爲自陳不職乞賜罷斥以全晚節事近該
南京科臣王楨等論臣欺詐當罷累數百言大
率責臣親已老而求去不力弟改職而非分希
恩且極其醜詆至數臣爲不忠不孝臣卽自分
罷免遵古大臣之義杜門待罪仰蒙　聖慈不
卽擯斥過責言官臣愈不自安敢不自陳求退
以上答　主恩下明臣節臣自隆慶二年以來
投疏乞休者數四不蒙

皇上允放二月內偶染衄疾復再疏乞休
皇上親灑宸翰鑒臣忠實臣感激流涕至欲捐
軀圖報雖病患猶未全復不敢自便身圖恭奉
綸命旋出供職知律以知止之義誠爲舛矣既
不得已乃復乞改弟職送母南還以知足之義
尤爲過矣以二者責臣臣何敢文但詆及臣父
是臣不見幾勇退以致累父誠不孝之大者也
至于
皇上許臣爲忠實楨等詆臣爲欺詐臣果忠實
乎果欺詐乎
皇上神明內蘊微無不照自能辨察臣不置辨
以傷言官之體惟是臣性素愚直惟知君命之
當遵而不知人心之難測惟知親意之當順而
不知物議之隨騰自蹈機穽夫復誰尤臣忝居
丞弼既經醜詆豈可復玷班行之首乃敢備瀝
情悰哀鳴　君父之前伏望鑒臣孤踪危悃將
臣即日放歸田里以作言官彈擊之氣以聳在
位曠瘝之警臣不勝激切祈顲之至

二乞休
謹奏爲再乞天恩俯賜休致以息人言事臣頃
因南科給事中王楨等論列自陳乞罷伏奉
聖旨卿輔弼元臣忠誠體國朕所眷倚豈可以
人言輙求休致宜即出安心供職不允辭吏部
知道欽此臣不知止足以致人言方席藁待罪
乃荷　溫旨賜留雖感激隆遇自知莫報而內
懷愧悚難復就列輙敢不避瀆冒再陳懇悃惟
陛下俯聽焉臣聞之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臣向者牽戀　主恩旣昧此義今已形之
攻擊不特曰幾而已如復貪昧隱忍仍玷班行
即庶僚且不可矧在丞弼乎斷不可一日濡滯
以辱朝列者也臣幼學聖賢之道志切　君親
之倫自叨鼎輔每懼覆餗惟念治道去其太甚
不必紛更臣道止於代終不敢恣肆希心周公
吐握之風妄意丙魏同心之誼期以集思廣益
仰贊
皇上蕩蕩平平之治而言者乃詆臣爲庸瑣闒

茸將欲臣俯視百僚紊亂成法然後可以爲賢
乎在臣則不敢也至於職叨丞弼賛理罔功人
心不能挽之古士風不能導之正此則臣之大
罪而科臣未之及也但臣雖不肖官則閣臣不
能見幾早退横罹口語辱國甚矣況臣平生所
學何如今已湧無一效猶偃靦顔在列此後言
官雖或恕臣臣亦內負厚愧欲自恕於心而不
能已矣伏望
皇上察臣素志容臣速歸以激大臣勇退之節

以免微臣負乘之恥臣雖退居田里當日夕焚
香祝願太平以上報　覆載生全之恩也臣無
任惶恐戰慄之至

三乞休

謹奏爲三陳懇悃仰乞天恩早賜休致事該臣
再乞休致欽奉　聖旨卿昨具辭已有旨勉留
何又有此奏宜卽出供職不必固辭吏部知道
欽此切念臣鄙劣致言分宜斥退仰荷　聖慈
賜留勉臣遵　旨卽出供職雖人言屢至不以
臣爲不肖而斥逐之曾參不能得之於慈母者
而臣玆得之於　君上　聖恩天高地厚臣卽
捐糜此身不能報荅豈宜再瀆但臣自病劬之
後心血虛耗遇事善忘步履艱難趨朝恐後卽
居他職亦且不稱矧閣務繁重可以衰頽無用
之人參其間乎是以不避煩瑣叩籲　宸嚴伏
望
皇上鑒臣下情迫切
特允休致庶賢路不至於久妨而閣務亦可以

修舉矣臣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四乞休

謹奏爲懇乞天恩容令休致事近該臣疏乞休
致欽奉　聖旨卿乞休愈懇朕已具悉但機務
繁重方切倚毗豈可堅於自遂宜卽出輔理愼
勿再辭吏部知道欽此臣恭奉　綸音不勝感
激不勝兢惕伏念臣蒙恩深厚天地難報豈敢
堅於自遂上負倚託之重今言官責臣求去不
力臣於向者豈不知慨然勇決而有待於今日

顧惟大臣之道分有所當盡不顧一身之安危
俗有所不徇不計一生之毁譽臣自叨第以來
惟有赤忠報國一念天地神明可鑒今者涓埃
未効有負生平豈不欲鞠躬盡瘁仰荅國恩但
身多疾疢情牽父母血氣之衰耗不任煩勞智
識之短淺更難勉强既乖素志敢玷崇階夫陳
力就列不能者止勢有所不能時有所不可當
止不止古今之大戒也況進不知退天道所忌
亢必有悔易訓孔昭如臣者位浮其才福踰涯

分正宜深鑒進退之理庶幾倖免亢極之悔用
是不避煩瀆再四懇請伏望
皇上早賜俞允容卽休致俾臣幸解閣務以免
悔尤苟全晚節以勵廉退是
皇上所以進退臣者莫非曲成之仁而微臣所
以自處進退者亦莫非圖報之道矣臣不勝懇
切叩祈之至

五乞休

謹奏爲懇乞天恩俯容休致事本月初十日該

臣具疏乞休奉　聖旨卿屢疏求退已屢有旨
慰留宜體朕懷勉出輔政勿再固辭吏部知道
欽此臣聞五倫莫大於君臣根諸天性無所解
於其心者也況臣忝居丞弼受恩深重豈昧此
義而固爲辭謝徒潔一身之去就以廢人臣之
大倫哉但臣反覆思惟無一可留姑舉大端一
二冒瀆　天聽惟
皇上俯察臣稟氣薄弱素多疾病近年以來愈
覺衰憊是臣蒲柳之質望秋先瘁已自可見去

冬今春凡再陳乞誠非得已臣之當去此其一
也臣父母年並七十有九雖幸皆健而桑榆景
逼寔人子愛日之秋使臣精力盛强猶可先君
而後親今勉强不前素飱是愧則養親療身正
惟其時臣之當去此又其一也大臣身師百僚
表範中外惟崇退讓之節長廉耻之風斯爲勵
俗之首務今臣既遭言官論詆使無前之二端
亦當早自引退庶幾少明風節況兼是三者尤
所當去此所以雖蒙

皇上慰留再四而終不容已於煩瀆者也伏望
聖慈曲垂憐察放歸田里則臣上雖不得伸報
國之忠而下亦可逭忘親之罪臣無任懇切仰
祈之至

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卷之一 終

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卷之二

表

及第謝恩表

伏以 聖人作而萬物覩際唐虞有道之朝禮
樂備而天地官仰三五無爲之治當 聖明之
在御躬俊乂之旁搜猥及賤微誤塵拔擢感深
而震惶無措榮極而跼蹐難勝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高千古治冠百王欽〻傳心上繼
堯舜三王之統文明撫運丕隆

祖宗
列聖之基明德上格於重玄大道弁包於衆甫
勤宵旰而求賢彌切體謙冲而下問不遺寵降
絲綸 親題甲乙聽臚傳於天上聆法駕於雲
中詎期末學之愚濫厠羣才之首導迎歸第官
儀盛京府之陳揖讓登堂禮宴重大官之饗更
拜冠袍之賜隸承寶鏹之頒一芥草茅被邦家
之寵數十年燈火竊宇宙之榮名幸出無涯望
非素及此蓋

皇上作人之化已極於菁莪而取善之誠無間
於蒭菲者也臣山林誦說田野見聞感激熙明
有懷忠藎嘗謂宋儒之講明正學匪謂無功至
於門人之擬接聖傳寧免非僭仰屢　明問足
以破湮鬱於千齡敬拜颺言何幸獲遭逢於今
日臣等敢不力行所志思努力以濟時圖踐厥
言願委身而報國幸聞大道之要冀免流俗之
歸伏願　帝道光明重闡皇王之秘奧　聖躬
康壽長爲億兆之君師衍疇範以錫民九有會

歸於五位垂衣裳而致治萬方荷戴於　一人
臣等無任感戴激切屏營之至

代庚戌科謝恩表

伏以道久化成千載仰文明之治　聖作物覩
萬方興利見之思忻逢熙洽之昌期幸遇明揚
之盛典名踰素望而跼蹐難勝寵越分涯而震
惶莫措恩兼榮至感與懼幷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合羲皇德侔天地嚴恭夙秉儼上
帝之監茲湛澤弘敷囿羣生于咸若踐阼三十
載民康物阜熙熙然必世而仁握圖五百期帝
驂王馳巍巍乎符而出治徵有象心切無窮水
旱廑堯湯之憂苗狄軫虞周之慮降　絲綸而
圖惟化理采蒭菲而誤逮疏愚甲乙　親題恩
光荐及臚聲傳　殿陛徐聽仙樂之紛綸　法
駕列雲中遙覩御煙之縹緲歸第則儀陳京府
禮燕則饌出大官載錫冠袍均頒鏹寶寵荷騈
蕃之數驚叨拔擢之榮惟庚戌始開科典制莫
詳于今日而嘉靖十策士道化益浹于初年此

蓋我
皇上駿烈神謨光承　祖武之盛雲龍風虎遠
符開國之隆者也臣等章句庸儒草茅末品沐
菁莪之聖化強自濯磨頌浩蕩之皇恩敢忘報
稱忠貞是勵期不負乎明時溫飽弗圖力以倡
乎多士伏願含元體一益熙　聖德於光明敬
天勤民永播皇風於清穆陰陽和而萬物遂引
悟引養黎元蒙樂利之休邊圉靖而中夏尊卜
世卜年宗社鞏靈長之運臣等無任感戴激切

屏營之至

陞翰林院學士謝表

伏以　璠苑摛文已冒清華之選玉堂晉秩復
叨優渥之恩慶千載之奇逢荷　九重之殊眷
榮逾素望感切丹衷欽惟
皇上應運繼離膺圖履泰明禋肇舉乾乾乎事
天事帝之誠祈報虔脩切切焉爲國爲民之悃
峻業獨超於千古深仁不浹於兩間惟秘閣之
贊襄既需耆碩乃詞垣之選逆兼採儒流命方

逮而恩即隨力未輸而寵已至如臣駑劣曲被
鴻慈奉對　大廷首沐甄掄之渥列官詞署身
依邃密之光頃被　恩綸俾効文役乾坤罔極
方虞綿力之難酧日月幾何遽覩冰銜之驟陟
榮光倍至驚喜交并鏤骨銘心莫罄藿葵之悰
摩頂放踵寧私犬馬之軀臣敢不矢竭朴忠仰
報洪造瞻楓宸而傃直靡懈夙宵依木天以輸
誠務殫心力伏願　皇圖鞏固　聖壽綿昌如
日之升如月之恆　五位迓充亨之祉極天所

覆極地所載萬方同熙皞之風臣無任感戴
天恩之至

掌翰林院事特出
欽命謝表

伏以　恩沾玉署既幸聯東省之班　綍降丹
霄復叨視北扉之篆荷　九重之特命膺千載
之奇逢榮踰分涯感深心腑臣竊惟詞苑爲圖
書之府上映奎躔翰章實清秘之司夙稱冰秩
矧茲譪譪俊彥萃止承明著作之庭臣以碌碌

庸人乃綰金馬玉堂之綬周章拜命俯仰增慚
茲蓋伏遇
皇上聖稟生知學原深造天章雲翰邁訓誥而
追典謨帝道皇猷參天地而贊化育因材器使
炳鑑藻以惟明藏疵掩瑕合芻菲而並蓄是以
如臣譾劣亦忝清華臣伏念詞臣以文爲職固
在才學之兼優國家惟賢是儲尤貴寅恭之匪
懈自非篤行奚補明時臣敢不勉勵清脩力倡
多士辭成捉筆誠未能遠附於名流動必循規

誓不敢仰辜於 洪造伏願純禧日熾 聖壽
天長道德文章丕煥堯光於四表禮樂教化永
延周祚於萬年臣無任激切感戴 天恩之至

轉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支從二品
俸特出
欽命謝表

伏以秩更吏省已沾簡注之恩祿埒上卿復荷
優隆之命顧控辭而莫遂切感戴以難名臣竊
惟銓曹秉鑑以評才地爲至要小宰佐卿而率

屬任亦匪輕自非有廉慎之操曷以稱高華之
選乃若餼廩厚隣於二品亦必才猷迥異於庶
寮如臣者雖懷報主之丹衷愧乏濟時之素蘊
偶以遭逢 明聖幸錄用於撰供因之沾被
恩慈遂超躋於卿貳方慚尸素忽冒寵私仰屢
宸翰之親裁光榮倍至顧此階資之漸峻稱塞
彌艱循省奚堪淩兢莫措茲蓋恭遇
皇上秉日月之至明臣下瑜瑕而莫遁廓乾坤
之大造人才巨細以咸容遂令菲劣之資濫涉
顯融之路臣敢不貞脩是飭正羣吏以挽淳風
敬事是圖報 一人而贊至治務謹鰥官之戒
益嚴覆餗之慚伏願 純禧如日斯升 遐筭
與天並遠貞符永握千祥煥集以當陽戩穀咸
宜百祿增昌而御曆臣無任激切感戴 天恩
之至

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謝表

伏以參華銓省已沾湛渥之恩正席禮曹忽拜
優駢之命循墻弗獲就列奚堪彌深岳戴之忱

益切冰兢之懼竊念臣起家寒細受質凡庸徒
懷許國之忠未有過人之識幸逢 明聖荐歷
清華 大造生成拔擢悉由於 宸簡 洪慈
稠疊報酬未效乎愚忠詎期 聖念之注存復
忝春官之峻陟惟宗伯應文昌之緯乃趨蹌不
假於僉推惟翰林依華蓋之星乃兼攝復仍乎
初命職優地迥恩鉅人微報稱愈艱曠瘝曷逭
茲蓋恭遇我
皇上道包衆甫德被八埏議禮制度考文懋建

維皇之極敬天勤民法　祖過臻有道之長詞
出爲經洋溢乎典謨訓誥動而有格陟降乎上
下神祇特隆禮樂之司每愼才賢之選誤膺下
品俾廁中臺　溫綸親灑於　九重奇遇寔超
乎千載班聯八座近瞻台斗之光位列六曹遠
接夷夔之武懼蚊負而潰陳遜避荷春煦而曲
賜褒嘉冒竊殊榮重沾渥眷雖父母之怙恃未
足擬其　仁慈即天地之甄陶亦難比其　高
厚感切肌而莫踰惟覆餗以難勝臣敢不矢志

奉公竭忠報主秉寅清以率屬期少逭於素飡
奉精白以承麻務益殫於赤悃伏願中和溥化
位育成能玄德洽而神人孚若雨若暘昭太平
於有象至順通而瑞祉集永壽永福延丕祚於
無疆臣下情無任激切感戴　天恩之至

加太子太保謝表

伏以　寶誕凝禧方獻　萬年之祝玉恩渙命
遂叨一品之榮揣分凌兢俯躬踧踖竊念臣本
以一芥草茅之士誤辱　九重特達之知入仕

版方且廿年受眷私已踰九載顧技能淺薄絲
毫莫贊於　聖修而造就曲全纖悉皆由於
宸念蹴躋通顯承寵祿以兼優參直　禁嚴荷
帡幪之特厚每虞簪貢莫報鴻施豈期震惕之
餘復冒殊尤之錫惟春官典禮既超八座之班
乃宮保升華遂亞三孤之選是豈平生之敢望
寔爲不世之奇逢茲恭遇我
皇上受籙當乾應圖履泰智臨舜日操馭臣之
柄而爵畀弗輕仁覆堯天弘逮下之恩而勞微

必錄茲屬貞元之會載臨震夙之期誕受禎符
茂迓熾昌之祉覃敷湛澤特優直衞之臣遂使
陋庸與沾顯賚不易酬者乾坤之德莫能解者
犬馬之心臣敢不奮勵赤忠堅持素節志專報
主豈溫飽之或圖誠欲致身何室家之足顧伏
願佑命彌純保定孔固　聖齡茲衍歷萬千甲
子以長生　帝祉弘綏撫億兆黔黎而永泰臣
無任激切感戴　天恩之至

入閣謝表

伏以　皇廷渙命恭承殊異之恩宰路升華濫
預叅陪之任自惟駑劣何稱鴻私倍深臨谷之
衷莫遂循墻之請臣竊以鼎台重寄允惟寅亮
之資殿閣近臣實受平章之託昔稱喉舌亦謂
股肱必求天下之賢乃益日中之治詎止貳公
弘化有其具始可爲抑且同寅恊恭匪其人莫
克濟臣受資虛薄本顓蒙最下之材際時熙明
昌特達非常之眷對　制首蒙篚擢摛文　親
賜選掄匪頒出　內帑之珍極其蕃緐儤直廁

禁廬之密久在㡛幪遂躡踐於文昌旋超躋於
孤保論才何有乃知遇之特隆圖報未能顧叨
承之過甚方用戰惶而無地復聞寵渥之自天
疏秘殿之顯名晉文班之華秩俾偕元輔叅與
政機仰惟　神聖之有臨寔過五帝即使凝承
之必備敢謂四隣以屬陋庸將何稱塞茲恭遇
我
皇上純心尊帝猶懷顩俊之圖峻業同天益切
保邦之慮謂忠賢之必得庶政輔之有裨爰采

葑菲不遺蒭蕘亦辱登延有若樗材敢
苟備作楨之用其如襪線弗堪補袞之需臣敢
不矢竭忠貞勉師賢哲爲霖爲楫詎敢希商說
之高蹤曰俞曰都巽仰讚唐堯之大化凡有補
於毫髮誓無惜於糜捐伏願天惟純佑邦永孚
休皇極建而五福臻萬載迓壽康之景祚泰階
平而六符正八埏詠熙皥之淳風臣無任激切
銜感仰戴之至

改吏部尚書謝表

伏以綸閣叨躋方抱虛庸之懼銓衙更畀忽沾
殊特之榮荷　宸翰之親裁冒　天慈之逾渥
傴僂拜命激切銜恩茲蓋恭遇
皇上應昌運以當陽握貞符而御宇聖神文武
德超千古以獨隆博厚高明澤洽群生而無外
攬乾綱而萬幾獨斷秉離照而羣下莫欺已臻
太平極治之休猶懷得賢自輔之益特俞陳請
爰廣登延雋彥彙征允可濟國家經綸之用崇
衙濫陟幸適當風雲際會之期顧何裨益於

熙明總荷栽培於　天地臣敢不俯殫駑力仰
答鴻私同寅協恭期共勵赤忠而報　主鞠躬
盡瘁矢益堅素節以匡時伏願紫極凝禧瑤圖
衍慶箕疇備斂茂綏乎壽富康寧泰筴常曆永
歷乎元會運世臣無任激切銜感仰戴之至

　賜大紅織金僊鶴紗衣謝表

切惟僊鶴係一品服色臣階列四品特蒙　頒
賜實出不次　殊恩臣不勝忻躍不勝感戴謹
稽首頓首稱謝者伏以仙馭呈祥忻覩萬年之

上瑞宮衣絢彩驟叨一品之殊榮飽循省循懼
弗勝矧非次其何能稱凌兢莫措感激難名臣
竊惟服以章德乃　朝廷馭下之大權公爾忘
私實臣子事　君之大義德微服盛名曰不衷
公後私先咎其容逭如臣者鷦鷯末品襪線淺
才誤承錄用之恩未效涓埃之報攜辭多謬曲
蒙　大造之包涵載筆何勞數冒匪頒之優厚
每捫心而增惕實撝分以多慚詎意　天恩復
疏寵錫茲蓋恭遇

皇上道契重玄仁覃庶類執中建極天地賴以
裁成撰紀膺圖文武惟其經緯高明博厚悠久
至治馨香飛潛動植紛綸殊禎迭現履至和而
懋膺天眷綏多祜而敷錫　皇恩忽降　龍綸
特頒鶴錦製出天機之巧珍分　御笥之藏文
縠輕紈入目爍飛雲之片片玄睛縞羽逸身驚
舞影之翩翩斯實象服之至華乃荷鴻恩而俯
逮臣敢不勉竭貞忠仰酬渥眷望修翎而振素
悃期附翼以栖遲挹華頂之明丹永矢瀝衷而

圖報伏願　聖壽天齊玄禧日熾鳳儀庭而麟
遊藪四靈呈有道之徵北欵塞而南獻琛億載
鞏無疆之祚臣無任忻躍感戴　天恩之至

　欽賜大紅紵絲飛魚膝襴衣一襲謝表

切惟飛魚膝襴衣係　聖恩初賜臣不勝榮幸
不勝感激謹稽首頓首稱謝者切念臣本以鷦
鷯之材幸際風雲之會雕蟲小技曾何裨於
天章濡鵜殊榮每叨沾於　恩錫顧此飛騫之
魚繡尤號崇華忽承賚予之鴻慈益逾涯分懼

叓而莫穪切佩服以難名恭惟
皇上玄德格天洪仁洽物道原泂析會鳶飛魚躍之機治化弘彰蔦龜出鳳儀之瑞　祖基光紹龍文煥映於天樞昊眷昭凝駿惠旁敷於海宇總幽潛而舉目在蠕動以咸沾是以如臣凡流亦叨寵數金緋炫燦忻瞻出海之雲霞組繪輝煌快覩從龍之羽翼仰荷非常之貺難酬至渥之恩臣敢不勉竭愚忠堅持素志既安且吉豈惟依蒲藻以容身惟直而淸期永附翼鱗而

報國伏願　聖齡茂衍　帝曆崇膺鯨波靖而鴈塞寧四海洽雍熙之化龍圖昌而鳳祚永萬年凝泰治之庥臣無任激切感戴　天恩之至

欽賜大紅紵絲蟒衣謝表

伏蒙
皇上頒賜臣大紅蟒紵絲織金衣一襲銀伍拾兩臣祗領不勝榮感銀兩已同諸臣恭謝其蟒衣係非常　寵數初蒙　特恩臣誠戴誠忭謹稽首頓首陳謝者伏以明禋祇建　聖衷方切於勤民殊錫駢加恩數忽隆於逮下榮沾蟒彩寵襲龍光伏念臣猥以駑庸寒劣之才幸遂翼附鱗攀之願績貂直賛顧補闕之何裨測海撰供實望洋之徒切自省俯深於悚惕兼收仰荷於包涵虹節覃恩旣冒宮銜之躋陟瑤祥迓貺忽驚袞繡之傳頒露頭角而鼓風濤製出天機之巧聳甲鱗而扶雲漢章施宮錦之奇愧莫釋於鵜濡懼益深於畚負茲蓋恭遇
皇上洪仁遍覆至道昭融緯武經文舒展合陰

陽之用績仁組義彌綸成化育之能禎應騶呈顯顯麟遊鳳至神功默運熙熙雨若暘時然且切軫民依斡調烝序迓六霙之瑞適肇祀於洪宮命五服之章遽　覃恩於近列臣敢不矢殫駘力上答鴻私才謝夔龍勉效寅淸於夙夜心同犬馬惟知守衛於　禁庭伏願玉春日新瑤齡天保垂衣裳而治世萬年永御乎鼇圖統要服以當陽億載長凝乎鳳祚臣無任激切感戴　天恩之至

欽賜大紅紵絲織金麒麟衣一襲謝表

伏蒙　聖恩頒賜臣銀三十兩大紅紵絲織金麒麟衣一襲臣謹頓首祗領訖內麒麟服色係初賜特恩謹稽首頓首陳謝者伏以鳳閣聯方玷演綸之直麟袍渙賚遽叨命服之榮假徽數於上公誤　殊恩於下品鵜不濡而何稱蚤有負以奚勝茲蓋恭遇
皇上治運垂裳仁弘解網彌綸元化而飛潛動植咸遂其生組織天工而禮樂文章各臻其盛

瓚毫玉介屢呈玄璐於遐方椎髻雕題悉化冥心於異域裁成有道衣被無疆燭羣情而明析秋毫忠欺莫遁體邇臣而恩同春煦寒燠必知乃頒雲錦於一朝竊冒天章於五等寵榮斯至報稱何由手足腹心幸際雲龍之會鹽梅冊楫矢殫犬馬之忠伏願駿命隆昌鴻圖鞏固光被四表來虞廷鳳鳥之祥曆御萬年洽周室鳧鷖之化臣無任感激　天恩之至

初賜銀兩表裏酒飯謝表

伏以　寵命榮膺叨効爲駘之力　恩華賁錫洊承鴻造之私循省何堪震惶靡措仰惟
皇上用才不求其備使人必先以恩如臣者樗質無能慚夙蒙乎甄育葵衷久抱曾未効夫涓埃頃叨任使之榮疊荷駢蕃之渥繡幣並兼金而炫彩蘭湯合玉饌以騰芬受以珍藏求侈自天之貺食而思報敢忘先事之忠齋薰祈　聖壽以齊天萬年康泰祗肅迓玄禧而保極四海昇平臣無任懽戴感激之至

特遣讀卷謝表

伏以才賢彙進式當登對之期　綸綍煌頒忽冒披宣之命仰承注念俯切銘心臣竊惟臣下以有事爲榮而在　闕廷供事爲尤榮以被命爲幸而出　宸衷特命爲尤幸詎期菲劣曲荷眷私俾參九列之崇班謬分敷奏獲與三年之盛舉竊邇光華榮孰以加幸斯爲至茲蓋恭遇
皇上至明同日月總機務而旁燭無疆　大德並乾坤體臣工而曲成有道遂令庸愚之品叨

沾任使之恩　景運方隆共喜英才之入彀
洪慈昭沐敢忘報荅於銜環伏願　寶曆弘延
瑤圖永固忠貞董出副　九重尊顧之心瑞應
駢臻衍萬載文明之治臣無任激切感戴　天
恩之至

遣祭　先師孔子謝表

伏以　聖代隆師典禮式崇乎秋祀　明綸渙
命祼將俯逮乎春官至榮幸忝於駿奔切感難
酬於鴻造恭惟

皇上敬一傳心中和溥化會堯舜文武之道而
建極功隆祖述憲章總虞夏商周之制以安民
業懋彌綸參贊巍巍乎冠古今而獨盛蕩蕩乎
配天地以難名神不可知聖而將縱茲者星杓
轉酉月朔逢丁乃秩明禋報刪述六經之績肆
頒寵綍走典司三禮之臣遂使庸愚謬承對越
望廟廷而登降如聞玉振金聲奉幣帛以趨蹌
恍挹秋陽江漢誦菁莪於泮水丕揚久道之仁
瑗冠帶於橋門共仰右文之化臣敢不體崇德
報功之至意齋戒身心佩忠君敬事之遺謨寅
清夙夜以殫微悃仰荅殊恩伏願　聖齡與聖
澤同長　君道與師道並久風淳俗美萬方之
文教覃敷禮備樂和億載之皇猷丕顯禎祥茂
集福祿延昌臣無任感戴　天恩之至

欽遣文華殿
先聖
先師蔵代拜謝表

伏以道重聖師夙啓瞻崇之典禮隆朔望幸叨

對越之榮將祇役於　九重覲休光於千古恩
昭異數感倍恒深欽惟
皇上道契玄元德侔穹昊敬一得傳心之要悠
久茂成物之功作君作師冠百王而獨盛盡倫
盡制會千聖以同神主善能自得師望道猶懷
未見爰於祕殿式展明禋擴前聖未發之猷創
萬世不刊之制豆登咸享順時序以無愆瓚卣
通誠走文儒而有恪顧臣駑劣爲稱駿奔仰荷
聖慈特疏　恩遣齋趨蹌於　儼掖身近雲霄

儼陟降於道筵心馳山斗秉虔酌醴淸觴騰如
聖之芬端拜焚香寶鼎薦惟馨之德竊輝光於
代攝昌眷渥於怦幪感激難名對揚莫罄伏願
聖神功化巍巍乎已隆而益隆道德文章郁郁
乎旣盛而愈盛參天兩地至仁誕浹於八埏咸
五登三大曆丕延於億載臣無任感激慶戴之至

特遣陪祀帝社稷謝表

伏以嘉穀呈祥萬寶之利成式告明禋肆報三
秋之秩祀惟虔詎意微臣輒參小相荷　九重

之特命慶千載之奇逢仰惟
皇上道合重玄功高千古經天緯地邁郁郁之
周文禮備樂和峻巍巍之堯列神凝淵默心切
閭閻謂王業之本惟艱而小人之依當軫壇開
社稷地當　紫殿之原穀播　天田歲秉靑郊
之耒　聖猷宏遠追豳風無逸之訏謨　帝眖
紛綸覩合穎連莖之上瑞肆値秋成之候聿修
報祀之儀以社以方薦馨香於俎豆惟雍惟肅
協贊相於公卿獲叨對越之榮仰荷　絲綸之
寵伏念臣才愧凡庸冒生成於　大造禮成遂
容綴陟降於崇班秉祇敬以惟嚴敢懈駿奔之
悃矢貞忠而圖報寧私犬馬之軀伏願百穀豐
穰千方裕足壽富康寧咸備肇　社稷於靈長
雨暘燠寒以時囿生民於樂利臣無任感激屏
營之至

南郊分獻謝恩表

伏以天之大德曰生報典特隆于　聖代國之
大事在祀祼將俯逮於微臣沾　駿命以爲榮

沐鴻慈而切　感玆盖恭遇我
皇上心涵太始道合元陽齊七政以授時妙參
贊彌綸之用統三才而撫運懋裁成輔相之功
舉禮樂而天地爲昭兼作述而　聖明並至玆
當一陽之復兆爰念萬物之本天式潔　圜丘
聿修　大報儀陳蒼璧一誠孚埽地之先樂奏
黃鐘六變應噓葭之始是惟隆典寔匪常禮必
顯相之得人庶禮儀之協度何期駑劣獲忝駿
奔躋服　昭頒方荷恩私而莫稱　龍綸特遣

復叨任使以何勝望三級之崇壇儼若神明森
列將　九重之精意詎云髦士攸宜臣敢不齊
祓身心寅恭夙夜接勳班而陟降貪鞏惟虔仰
辰象以趨蹌奉璋有恪伏願玄禧雲集　聖壽
天齊一之日以體元海宇治正心之化萬斯年
而御曆臣民綏建極之仁臣無任感戴　天恩
激切之至

欽遣方澤分獻謝表

伏以祀秩　九華聿舉犧儀於朱夏祼將五岳

初承　寵命於丹霄幸奉駿奔難名鴻造恭惟
皇上德並兩儀事天明而事地察道通三極大
禮節而大樂和式修方澤之禋爰展后皇之報
山川徧禮孔惠孔時黍稷昭升有馨有飶肆陳
儀於貪獻特　簡命乎臣僚詎意陋庸亦叨任
使接班行於勳舊忻沾有事之榮奉對越於神
祇式謹莫愆之度哥升大簇恍怡懌以觀成氣
叶咸和北登禋而介祉肅迓熙昌之靈貺少酬
高厚之洪慈伏願　聖算恒嵩而鞏固國祚淵
海以深長宇宙太和薦川岳之珍而祥臻泰始
乾坤混合通山澤之氣而慶衍康熙　萬萬年
得一以膺圖　億億載函三而運化臣無任榮
幸感激之至

賀正旦表

伏以亭毓元春肇九五位當陽之盛運旋首甲
開億萬年御曆之祥增賁祚以彌昌撫瑤圖而
益固神人胥懌海宇騰懽恭惟
皇上極運中與治成久道神功聖德兼三皇五

帝之隆大烈耿光揚
二祖七宗之盛茂膺天眷丕集人和有瑞圖來
載之珍來殊方重譯之域茲者天開黃道候轉
青陽化景舒長樂得夏時之正卿雲郁靄忻瞻
舜旦之華開閶闔於九天執玉帛者萬國統一
元而敷惠適與春符斂諸福以對時方侔川至
況乾坤訢合甲子肇開唐堯欽明授人時而有
敘周文壽考迓帝祉以維新詎止如山如阜如
岡如陵以莫不庶固將為元為會為運為世相

與無疆臣等幸際熙朝叨陪近列仰同呈上
百辟以傾心誠效嵩呼望　九重而稽首伏
純禧日介　遐算天齊雨暘燠寒以其時常調
玉燭東西南北無不服來眞金甌臣等無任忻
躍慶戴之至

賀冬至表

伏以鳳紀陽回玉琯應黃鍾之律鴻鈞氣轉璇
霄開紫極之祥卜　帝履之增長見天心之來
復三靈協慶九有騰懽恭惟
皇上道合元陽心涵太乙總萬幾而御極收中
和位育之功懋一敬以事天昭對越感通之妙
惠日熙流於六合仁風穆被於兩間玉瑞朋來
碧海薦長生之祉金穰屢稔黃輿表至治之庥
式當千載之昌期正值一陽之令節觀臺占象
煥七曜以明時緹室迎和𦤎百嘉而協候禮嚴
大報駢蕃受祉於　圜丘躬秉純誠宥密凝釐
於　閟殿億禩永綿周曆適符周統之開天萬
方廣被堯仁欣覩堯星之正昴五雲炫燦麗煦

日以流輝一炁絪緼協融風而顯瑞誠眷命維
新之會而壽祺益熾之徵也臣仰戴生成叨聯
侍從才同線弱慚無一縷之長心切葵傾敢效
三呼之祝伏願　陽禧茂介玄佑彌隆體乾健
以當離壽富康寧昭受大來之慶敦復亨而啓
泰元會運世誕膺久治之符臣無任忻躍慶戴
之至

靈雨應祈賀表

伏以精禋肅建聖皇弘宣化之猷甘澤洪敷玄
昊顯康生之造信感通之有自徵慶祉之無疆
懽洽郊圻恩覃遐邇仰惟
皇上道契先天德符元始至仁翔洽登庶姓於
熙臺久道化成周八荒於壽域然且察調氣序
切彰民依謂首夏之既臨乃恩滋之未沛特廑
宸慮屢降　德音方蠲祝於神明虔伸叩籲復
徧修於禋祀萃合精誠惟　聖念之篤勤肆天
心之響答油雲靉靆元和混合於重霄膏雨滂
沱湛澤旁敷於九有沃郊原而洽潤蘇草木以

忻榮勃然興率育之來年允矣兆蕃登之稼穡
祥祺肇衍全消澥海之兵氛協烝宣通悉洗閭
閻之灾沴不特占歲時而知稔亦將盡民物以
咸亨蓋由我
皇上萬念黎元運斡調之妙用是以上通蒼昊
著應感之靈機也臣等近列叨躋洪恩並沐何
禪襄替才實謝於商霖幸際 熙明心求依於
舜日伏願玄麻滋至遐算增崇天以清地以寧
人以貞億載衍豐亨之慶國永泰歲永登用永

裕萬年膺昌熾之圖臣無任欣喜懽忭之至

瑞穀賀表

伏以寶籙延禧方慶堯年之永金穰薦瑞特呈
舜畝之奇應其地且應其時得其壽必得其祿
一人豫泰九有豐亨欽惟
皇上廣運玄功彌綸元化齋祓之虔上達乎蒼
昊保合之道下徹於黃輿家被羣生霑霈庶類
協氣薰蒸既旁流於寰宇嘉生鬯遂乃騈出於
御田惟神物之叢興實太和之融結一莖兩秀

顯一神二化之機三穗四奇著三才四象之用
循環易數共符重八之爻備協範疇總爲九五
之福且帝耤神倉共用明著況渚虹樞電正啓
天田旅生孔多信長生之有兆康食適溥將玉
食之彌昌覩馨香而降之祥仰識三靈之鑒佑
既富庶而加以教允知四海之和同臣等忝聯
近列快覩嘉禎用成用康總仰承於帝力允修
允治曾何補於天工爰歌七月之章共獻萬年
之祝伏願蘿圖靖謐蘂笈綿長六符正而泰階

平常調玉燭五穀熟而人民育永固金甌臣等
無任欣躍慶忭之至

賀瑞穀表

伏以御畝呈祥顯 聖德召和之應昌期薦瑞
見天心眷命之隆慶允協於豐亨瑞實符於康
壽神人胥懽朝野騰懽仰惟
皇上德契重玄仁涵庶類握昌圖而治世則在
宮在沼在郊在藪禎符迭薦於四靈凝至道以
當天則時寒時燠時雨時暘化軸斡調於一烝

萬幾時勑尤切〻于民依庶政惟𠈁特致詳於
禋事未熯而先脩禱籲遍祀羣神應祈而聿降
恩滋普沾品彙惟太和之丕洽乃玄育之昭呈
睠此 御田獨鍾靈貺嘉哉瑞穀適獻旨辰精
合 紫極之旋星㬠㬠乎貫珠而綴璧秀結
璚霄之飴露垂垂然裛潤以浮香三穗旗揚昭
示乾奇之畫雙枝岐挺顯垂坤偶之形四十九
莖允合箕疇之用數百千萬禩實彰遐筭之庥
徵蓋 聖誠祇奉乎天心典隆昭事斯昊眷靈

浮於 帝苑兆協登穰薦諸廟而
祖考居歆垂之史而今昔有耀是誠 聖壽無
疆之上瑞而爲太平有象之奇禎也臣幸際明
時恭逢盛事謌豳風於七月曷罄揄揚祈天保
於萬年祇伸慶祝伏願誕禧申錫寶曆弘延物
以阜而民以安永撫盈成之運時常和而歲常
稔益臻戩穀之祥臣無任欣躍懽忭之至

致仕抵家謝恩表

伏以輔理罔功深抱曠瘝之懼歸休得請復沾
優渥之恩荷大造以難名切感衷而莫喻茲恭
遇
皇帝陛下堯仁天廣舜智日昭才必兼收有寸
長而亦錄人惟求舊微大故而不遺以臣樗櫟
之流久空旱擯猶存眷屣之義不忍輕捐言三
至而弗疑命屢申而彌篤必逮封章之五上始
回 天聽於九重給驛遣官遞燁光於道路歲
夫月廩遵禮數於等倫申以 褒綸榮同華袞
在昔碩輔名儒所未有乃今殊恩異數以駢加

自顧此生何能爲報臣惟與田夫野老謌太平
於東海之濱仰祝聖烈神謨保至治於萬年之
遠臣無任感戴 天恩激切祈籲之至

頌

嘉禾頌有序

嘉靖戊午秋 內苑天田產嘉禾一本三穗者
一雙者五十有五乃閏月之吉穡人採而獻之
皇上曰是上天之明賜也不可以不敬也爰涓
日獻告於 廟以祗荅明眷臣春芳竊惟禾之

爲言和也而嘉禾之所以爲瑞者以其爲宇宙大和所鍾世之所稀有也在昔周成王時有禾異莖同穗而生王召周公而問之公曰天下其和爲一乎厥後祚延八百而說者謂大和在成周宇宙間實此爲之禎也夫異莖同穗且然況駢穗同莖者乎信國家富有之殊禎聖壽綿昌之大瑞也何也盈天地間一氣而已矣氣一和豈在天則爲景星爲慶雲爲甘露爲靈雨在地則爲明珠爲良玉爲丹砂爲芝五色而嘉禾則

得天地中和之氣木王而生金王而熟生民胥以粒食而國家之瑞誠莫大於此也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其此之謂乎恭惟
皇上至仁如天洪恩浹地建中和之極撫隆昌之祚溥時雍之化培悠久之業至治馨香豐功偉卓誠非千古帝王所得而並擬者肆今薄海內外羣生熙皞天下亦既和且平矣而　聖慮所軫猶恒周於閭閻邊徼之間雨暘少愆輒虔籲禱邊境少困輒爲賑援是即大和元氣周流於兩間也是以天地忻合沖氣旁洽靈澍時降爰有三穗二穗之奇夫豈偶致者哉夫三穗者三才之象也雙穗者兩儀之象也合二與三而爲五者五行之象也是故三才立極兩儀奠位五行順紀協氣麻禎翔洽海宇以民生則安富以中外則寧謐以宗社則鞏固以靈瑞則昭應
聖壽永延於千億而福昌祿永民康物阜固所必致豈直度越周曆而已哉昔者周有嘉瑞唐叔作頌漢臣亦云時平道明臣子不能宣者鄙

也臣不佞謹稽首而獻頌曰　明明我
皇應運當天乃聖乃神向離握乾翼翼小心昭事上玄端居九重慮周八埏祈年孔夙禋祀是虔昭格上帝暘雨罔愆靈貺響答穰穰豐年四海樂康萬姓嬉恬太和融液嘉禾生焉惟此嘉禾產彼天田而穗則岐而莖則連鳳冠峩峩龍枝駢駢瓊膏載盈玉粒載圓匪蘭而芬匪蓂而妍烝民乃粒禎瑞孰先我
皇昭受對揚乾乾獻之

皇祖馨逾柔牲於維明德帝眷乃延玉鹿瓊芝
紫礦醴泉紛綸沓至曠乎無前維此嘉禾恩降
自天虹光電彩朗映星躔帝眷明明壽祉斯全
瑞降璇穹算益瑤編天祿永昌景福永綿永御
昌圖於萬斯年

恭賀

聖皇得天萬壽頌 有序

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是以
聖人體天地之心存天德履天位合一而無間

則天地錫聖人之福綏天祿膺天命悠久而無
疆蓋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精神命脉實同
一體宇宙萬靈賴之主宰華夷民物仰之生遂
故上天於聖君常欲祐助而寵綏之誠若父母
之於子保愛恩勤靡所不至其德彌盛者則其
福彌厚其祐彌深者則其壽彌遠書曰天祐下
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易
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此理之自然也仰惟我
皇上稟神聖之資撫中興之運會扶輿之和粹
毓光岳之純精卿雲啓祥河淸兆瑞其生也秉
受之始與天地同其全恭默思道冥契眞詮爲
湯之遲遲昭格爲文之翼翼小心性宗洞悟命
學深研其於道也造詣之純與天地同其妙至
於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裁成輔相賛化工所不
及甄陶涵育合庶類而無遺制作軼百王政化
浹萬世王道之成與天地同其大是以玄貺昭
錫貞符顯應斂時五福介玆萬壽太和之保合
純嘏之緝熙章蔀紀元不足究其曆元會運世

未能殫其數聖壽之延自與天地同其久蓋博
觀史籍歷選前聞開闢以來羲軒而後德之所
以合天與天之所以祐聖未有盛于今日者也
易曰恒亨無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
久而不已也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非天
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斯矧當 聖誕之期益
顯太平之象神人胥慶瑞應駢臻玉芝迭獻於
遐方嘉禾穎生於天畝領表數年之穴一朝蕩
平朔北不逞之孽深秋遠遁仰觀天心俯察人

事驗之符瑞考之啚牒皆我
皇上永膺天祐萬萬壽無疆之明徵也臣不勝
欽戴懽忭之至竊慕詩人之義謹稽首頓首獻
頌曰　道生天地萬法之宗淸虛易簡微妙玄
通抱玄含一洞極參同歷刦常存神化無窮維
我
聖皇躬秉至道濬哲淵涵獨觀秘奥統一至真
握其樞要膺籙受啚撫世弘敎乾父坤母體合
自然博厚配地高明配天精神感通元化昭宣

一烝潛乎玄之又玄明昭上帝臨下有赫乃眷
斯顧佑於一德惟聖時憲順帝之則保祐命之
永錫爾極皇建其極斂福錫民蕩蕩平平王道
是遵和烝致祥至誠感神庥徵畢集符應駢臻
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誕降嘉禾復産芝草顯示
天眷永錫壽考長生久視後天不老景命有僕
撫運中興庶物咸遂四陲永寧綏以多祐如日
之升如川方至以莫不增允矣
聖皇維天之子肖天之德荷天之祉高朗令終

自今伊始佑之自天億萬斯紀時萬時億壽福
彌昌長生治世化理弘彰永膺帝命永綏元綱
小臣作頌賡告無疆

甘露頌有序

嘉靖壬戌冬十一月十有七日節當長生時有
甘露降於顯陵之林木零珠綴玉其甘如飴中
官守臣見而懽躍采獻闕廷
皇上祇受而遜之曰是皇天之大佑也聖親之
垂享也匪所能致乃涓日獻之郊廟以昭殊眷

先是庚寅蓋嘗一降　顯陵矣玆閱三十餘載
而復呈靈貺且不於他所而必於　聖親之寶
地不於他時而必於長至之令節又適當象一
妥聖之期其爲瑞慶不甚至大也哉臣竊惟太
和無形感之則凝而甘露者實太和之融結也
始非草木鱗介羽毛之奇所可倫比傳記有云
陰陽之津凝爲寶露王者德貫三極乃臻斯瑞
肆在昔則黃帝唐堯我朝則
太祖

成祖乃間見之自非孝敬之德通於神明烏可
以易致也恭惟我
皇上聖敬緝熙昭事上帝每遇郊禋則申飭臺
工務竭虔肅而朝夕對越惟乾惕敬天何其
至也達孝尊親彝倫攸敘致愛致慤無時或怠
比者遷妥聖位儀容怳覿孝親何其至也夫敬
以格天則天必鑒孝以慕親則親必恍是以協
氣充周甘露乃降地當　顯陵表鍾和之有自
也候協長至表陽道之日昌也薦當妥親之期

表　聖親之來享也自是時和歲豐民物蕃阜
南平北伏家安國泰而聖壽益衍於萬萬無疆
固理所必致者哉昔者
二祖獲瑞一時詞臣皆播為詩頌以示久遠臣
忝侍從詞臣仰沐渥恩覩茲上瑞萬倍懽忭乃
不揣固陋謹稽首頓首而獻頌曰　天降寶露
其集瀼瀼被於長松顯陵之岡如飴之甘如瓊
之光湜湜融融有苾其香湛彼露斯天乳之液
太和攸鍾允也仁澤皇天所珍以貽令德在下

明明在上赫赫我
皇聖神至德峻淵洪仁蕩蕩淪浹八埏海宇清
晏民物熙恬克敬克孝萬善斯全惟
皇克敬欽若上帝夙夜寅恭以戒以懼有虔對
越有嚴禱籲出徃游衍罔或暇豫惟
皇克孝永慕不怠
聖親怳覿若見羹墻含元葆和壽來生長保我
黎民撫此萬方皇天監之乃垂大祐降彼寶露
太和涵濡允協陽辰不先不後羽介匪珍卉木
匪右守臣採掇注以器罍馳獻明堂凝光溢馨

我
皇受之翼翼兢兢曰匪台德惟祖之靈惟帝是
鑒惟親是善乃委太和獻禎薦祉乃命宗伯載
稽典禮告之郊廟以彰厥美上帝居歆
皇祖來格保佑命之介以景福萬邦協和黎民
敏德滄海澄波紫塞銷鏑我
皇建極法紀具陳帝眷親扶麻命用申福祿遐
昌禎瑞蕃臻我

皇上萬壽永撫臣民

詩

及第志喜

憶昨賓興謁帝京海濱爛爛慶雲生自憐才謝
無雙士敢聽臚傳第一聲丹陛導歸移鹵簿玉
堂步入即蓬瀛從來溫飽非吾志喜際清朝翊
聖明

土地祠題辟 小序

嘉靖丙午冬將赴春闈偶過土神祠題
壁是夕夢一兎從籠中逸出化爲大鹿
持戟逐之中其首明春果叨第予卯秋
鄉薦至是得祿兎化爲鹿神盖已告予
矣存之以紀其異

把筆殷勤問土神平生事業在明春雌雄未卜
昆明戰好露玄機入夢頻

題句容藏院方丈壁別方月亭上人 小序

嘉靖丁酉予歸掃先壠主經藏院月亭
上人方丈瀕行援筆題詩壁上後十年
丁未叨第又十年蒙
肅皇帝錄用荐被蟒玉竟如所期倘所謂詩讖
邪

年年山寺聽鳴鐘匹馬西風憶遠公異日定須
留玉帶題詩未可着紗籠

元夕賜內苑觀燈便賜彩燈二盞

良夜當三五千燈列禁闈月中纔借賞天上又
移歸價比金蓮重恩同玉燭輝一宵叨並賜長
此奉清暉

扈從

郊祀恭紀一首

聖主廻鑾肅百靈紫雲團盖翠華亭屬車劍履
星辰麗僊駕旂常日月明十里春風傳警蹕萬
方和氣協韶英白頭忻覩朝元盛願續思文頌
太平

辛酉夏禱雨奉 命行禮神祇壇有作

雲漢興嗟勞獨
聖皇靈壇祈得薦名香瓊綸親灑恩輝重 遣命出自

御批寳鼎高燃肅敬將黯黯山川合紫翠霏霏烟霧混蒼茫上香時適雲霧混合細雨霏微神祇徧禱精誠格早沛甘霖潤八荒

題金山有感時萬曆改元春日

誰將一拳石點破波心碧如彼浮雲起太虛生障隔我欲遣天丁鏟此塊然跡頓令如掌平悠悠無湍激

哀慕祠

廟祀緣民望身捐以歲災方知生我德能使後

人哀蘋藻因時薦甘棠自昔栽至今溪上水猶爲使君來

送孫公子南還

朴矣孫公子歲宴乃言歸寒星隨劒去朔雪向袞飛菊憶籬邊晚鱸思江上肥君恩殊可戀且莫滯庭闈

長淮篇送賈叅府鄉丈迈淮

君不見長淮之水接天潢襟帶齊魯引荊揚怒卷千尋雪濤白靜磨一片青銅光我朝運漕四百萬從玆級輓輸神鄉東南扼吭此郡會飛舟駕楫如烟翔賈家將軍最雄武醉中射石曾飲羽草檄猶能立馬成黃鬚鮮卑何足數樹麾擁節鎮長淮雞犬不驚民安堵地雄人亦傑水潔才更清臨照百務無隱情一劒當空秋氣橫願君努力崇修問名與長淮流不盡

寄壽徐雙橋姻丈七十

主人住在雙橋邊雙橋蜿蜒如虹連陰森喬木冬官第璀璨緘題相國篇種瓜但學青門隱藏

珍不入紅塵境池草融融春日芳階蘭馥馥青雲種芰荷爲衣箬爲冠蒼松玄鶴相盤桓駐顏日醉山中酒誰問蓬壺不老丹

登雲龍山二首

歸來正及杏花時爲訪僊踪去馬遲更上龍岡最高處五雲霏靄鳳凰池

雲龍山前水冷冷雲龍山上雲晶晶千古水雲常自在紅塵擾擾笑浮生

出塞

揚旗出井陘三戰走天驕陣前皆舉手云是霍
嫖姚

獻俘

獻俘明廷上伐鼓奏彤弓一朝成偉績不數貳
師功

閉戶

閉戶亦何事焚香坐日斜塵囂一以息蔬水淡
而嘉在澗何殊此浮雲詎可加翛然安性命不
是厭紛華

牛首山餞別泉翁湛老師

危閣凌虛上當秋敞別筵杯從雲裏泛燈向佛
前傳六字開心訣千年見道詮靈山渺何許翹
首欲潛然

送懷堂袁姻丈節推雷陽

送君萬里道意與道俱長氣候殊炎徼音書渺
故鄉嶺雲迷去憶江月聽鳴榔不及羣飛鴈遙
天自一行

喜南塘入都見訪

自昔思朋好冥鴻不可招伊誰在林澗還肯問
喧囂野敘陶真性岩芝挺異標逢君罷拘檢對
酒且長謠

南塘欲去賦此留之

濩下高人榻慚非仲舉儔星文黯龍劍雪色敝
貂裘信宿情初洽玄同叩未休貧家君莫厭雞
黍暫淹留

送鄉人望山用冶泉韻

淮海論心日燕京促膝時百年能再見四海幾

相知遊子思歸速羇人出餞遲冥鴻不可附南
望益悽其

謁陵

殿陛傳宣下陵園肅祀行暫言違石室于以邁
山程秋迥丹楓落時雍紫塞清帝功良可頌橋
藻愧楊生

題西濱

盈盈一水漢之西寂寞偏宜隱者栖詩伴閑來
尋洛社釣竿老去戀磻溪上書北闕非吾事采

蕨南山任徑迷讀罷黃庭時曳杖澄波不動月
輪低

送北山李同年令新喻

客裏嗟吾寂因君興不孤衹緣情性合翻覺姓
名殊雲入吳天杳山經魯道迂分飛在今夕尊
酒且須臾

贈湖山人

我愛山人好生涯只苦吟終年市朝裏常是水
雲心落魄貂裘敝年華鶴髮侵囊中饒賦草不

博五侯金

韓年丈授令予邑喜而賦此

同射承明策俄分敝邑符蜚名魁兩浙作賦類
三都俗問桑間雉人迎湖上梟懸知多美政歌
舞滿郊衢

懷仲弟

思爾婉清揚胡爲天一方夢於池草合情比道
途長塞鴈聯行翥阜蘭並蒂芳慚予糜斗祿獨
使奉高堂

肅廟挽章

河清呈上瑞誕聖之始曾有此祥故云國運正中天世仰聖
人出曆推嘉靖綿深仁彌宇宙厚澤溥淵泉敬
一傳心妙憂勤惕慮專親賢開講幄崇本御天
田神聖超羣辟謀謨出萬全南夷維喙矣北部
更熙然社稷中興日乾坤再造年復隍屢睿念
擊壤樂民編卜世知無極賓天訃忽宣丹霄傳
仗杳紫禁御筵遷率土哀同切微臣涕獨漣自
慚供奉久還憶沐恩偏憑几欽遺命攀弓仰上

玄臨風悽薤露宿霧黯松阡圖報今無及王猷
付史傳

送潘古淮自光祿擢丞汜水

故國經年別他鄉賴有君醴分金甕蟻舄逐鳳
池雲乍去憐春暮臨岐悵夕曛河陽花事好何
以避離羣

送陳少泉之尋甸

嗟君匹馬過千山交合溪頭木客關勇克泉將
餘雪下月孤龍帶宿雲還叅軍逸思能追鮑投

筆高風可並斑迢遞不堪鄉國思碧天長夜望
刀鐶

贈閩中山人

忽爾來三岔因之見一斑誰能超象外吾欲棄
人間海月離尊泛江風去棹閑白雲滿深谷何
處叩仙園

夏日同諸會丈燕集墀石劉丈草堂

茅堂僻且幽赤日淡無暑停驂暫偃息主人出
清醑不速三盍至陶然燕笑語酣來脫幘呼焉

知我與汝清風生園柔涼月出東嶼移尊向空
堦眷言不能去
憶昔滯京洛遊好豈不廣悠悠海上雲所思在
吾黨結交自垂髫新歡安可彷高山何崔嵬流
水何泱泱水流豈無涯山高豈無垠皓首以爲
期千載成眞賞

霜降謁陵

羣山回合勢如屯翠栢森森映曉暾　七聖精
英存劒履九秋風露肅陵寢謀深郟鼎河山固

威汎胡氛華夏尊明禋歲啟千官列何幸微臣
奉駿奔

送同鄉沈岑田請假還南

京國棲遲今幾秋暫從休沐返林丘未論錦繡
輝清晝且喜斑斕慰白頭月冷蕙帷同寂寞時同
有內子之變雲深蓬苑獨淹留何時得泛湖東棹十
里紅蓮續舊遊

贈別友人

憶昔頻過湖上亭青簾白舫鏡中行豪吟時共

西隣客縱飲爭傳北海名蘋葉晚風鸂鶒過竹
枝春雨鷓鴣鳴君遊楚國予燕市共負當時煙
水盟

賀陸年伯榮封駕部

忻聞金養迎千里會有綸褒出九重束帶並趨
青瑣列焚香親拆紫泥封新銜天上稱司馬雅
望隆中數臥龍令子丹衷能報主丞德奇略達
宸聰

送丁愼庵別駕德州

大江東下日千里君才滉瀁真堪比雄文伯仲
秦少游玄言頡頏玉川子十五名馳潛山傍三
十獻策于明王璞裏難藏和璧彩匣中時吐莫
邪光莫邪和璧價無敵淹抑途窮衆所惑一官
聊以試平原全牛終見游刀割願君常實匣中
精願君常抱璞中貞有時持將獻廊廟由來才
大晩成名

壽王竹區八十

大耋僊翁開綺席稀年老友薦瓊巵膝前共詡

生珠喜（時同舉一子故云）囊底曾無貫酒資出戶雲山
閑自適隔江煙樹繫相思王喬已就長生藥一
七般勤度所知

壽楊黼山州守八十

西湖花柳日芳妍景物偏宜啓壽筵謾羨椿齡
躋八十還看桃實結三千成均化雨瞻遺範楚
澤弦歌繼昔賢（由國博擢守蘄州故云）見說年來飡至藥
須知道妙契先天

陶龍山奏績還濟寧詩以送之

五柳情偏逸三年政可觀不驚居上考無悶守
微官操擬滄浪潔名將泰岱看依依鄉國意遲
爾振飛翰

壽同年高南州父母詩

碧海雙芝朶瑶山並玉柯鶴絲風對拂丹臉日
交酡仙酒齊眉舉雲謠合調歌鴻光當聖世娛
嬿樂雍和

雪夜同莫膳部張給諫飲譚鴻臚宅

交好滿京洛何如鄉土真每從朝謁暇不厭往

來頻暝色留殘雪芳心劇發春今宵歡燕處忘
却宦遊身

過王宅觀梅偕同館南渠諸公

共有看梅興衝寒結駟來多君調鼎手愧我謫
儒才花氣當尊過詩篇對月裁始知東閣種端
不漫然開

怡椿軒爲春岡翁作

靈根盤法署容幹布繁陰怡此閑軒靜其如館
舊深月階尋徑蹋風葉光遺音更有明條意相

承欽恤心

送莫中江督學貴州

共曳金門組常期雲巖遊詩詮杯裏悟無學靜中求江樹經春碧沙舡帶雨浮飛鴻無遠道能寄帝城秋

春意滿坰郊輕煙上柳條美人從此去相憶暮雲遥絃誦殊方遍烽煙昨歲銷五溪饒化雨鳴珮待青霄

題瓊林醉歸圖為同年郡纓泉作

龍殿華雲繞瑶階翠霧縈宮花千鷺散御柳幾鸎鳴此時寶馬控金羈得意歸來日未低行處袍香蓬苑出望中春氣海洲迷匹練當風耀飛上長安道英英朗玉姿爭羨人年少我亦同沾御宴還與君俱是鳳鵷班相期共厲摩霄志莫在區區溫飽間

壽怡軒李年伯詩

汶水涓涓齊魯分蜀山嵂嵂吐絪緼由來勝地偏鍾異間出偉翁自不羣壽小籛鏗八百歲家傳李耳五千文彩衣未遂趨庭戲日日焚香禮白雲

憶昔行送王近山解官還句曲

憶昔同學金陵時昫昫朝暮如連枝壯心共擬摶霄漢苦志自願甘鹽虀相依未竟青氊興嗟予忽抱文園病分飛越鳥兩悽悽孤檠夜洽蓬萊境人生聚散如飄蓬淮之南兮江之東十年轉盼各已壯落落名途成骯髒吁嗟世俗不貴人不欽相看冷淡徒傷心杜門抱膝秪自笑論

交豈若黃金深顧予燕石亦足齒憐君抱璞終已矣追思少年相頡頏豈謂屈伸乃如此君有白髮在高堂膝前兒女分兩行骨肉相保亦足樂丈夫何必腰間黃我有廬兮三茅畔十畝榛蕪松菊亂何時一報聖朝恩與君仍作林皐伴

送少瀕蘇子還南

燕柳漸搖落吳花方滿籬能教江左客不動故園思山月流江檻蘋風動水湄鳳池堪載筆慎莫負清時

泉塘趙翁曁胡孺人偕壽詩

霞嶺仙源逈麗門世澤長祥氛迴太乙淑氣轉青陽馥馥芝雙秀翩翩鳳共翔同心諧燕婉相敬儷鴻光並坐調瑤瑟聯歌降彩凰春盤王母核紫雪老君方令節逢華旦繁花簇羽觴遺安惟種德餘慶啓仙郎秘籍窺中禁清標挺玉堂贈雲情易協陟屺意何長鶴算綿修籙龍光煥寵章年年蓬島容萬里頌無疆

送少司成王稚川五首

十年摛藻鳳池邊袍笏繽紛帶御煙商鼎鹽梅方佇望周雍禮樂暫推賢

雞籠山上春雲生雞籠山前春鳥鳴簾垂講閣渾無事靜理絲桐待月明

師模舊有昌黎子山斗芳名近屬君南國青衿稱濟濟好將絕學繼斯文

鍾陵佳氣鬱蒼蒼　聖祖開基澤正長講暇從容問遺事試裁金鑑獻明光

花明春晝罷談經長樂鐘聲夢裏聽清珮幾時

還玉署含香舊侶遲彤庭

見山

過徐已十日纔能山一看岡迴龍蜿顧峰削鳥翩褰脉自天樞轉根如地軸盤山谿未足險帝澤肇于磐

鳳凰山送黃東衢別駕鳳城

鳳凰山渺何許丹崖翠嶅孱巒俯孤高不受凡鳥棲靈秀唯容來鳳羽翩翩鳳羽五苞妍巇巇和鳴向越天幸際聖明崇禮樂還看歌舞鳳池邊

從川秦年伯高尚詩以訊之

窮經嗟白首落託尚青衿幸有承家器能酬報國心問字移輕舫尋花徧茂林瀟然天地外誰復羨朝簪

壽孟河馬太史母

盤白山頭雲氣多半天仙樂度青蘿誰家開宴樂且歌云是西妃降大羅降大羅誕仙子高標挺出人中豪發迹遙同柱下史石室仙藻藏黃

芽秘訣啓浩然拂袖蓬萊巔春風彩服何翩躚
更向山中煮白石跪進母氏逍遙塵表不知年

送鄉人胡醫士南歸

颯颯西風振林薄翩翩海燕辭簾幙黃沙翻空
白日落道上行人意蕭索神仙爭傳郭玉儒此
時忽買廣陵船廣陵有客歸未得題詩送君長
嘆息

送北山李同年出使

朅來同獻賦誰似共襟期恨不恆朝暮其如遠
別離春遊聯轡日夜語對榮時別去嗟行役皇

華爲誦詩

寄壽趙竹菴六十

昔別十年不一見燕嶠遙遙望淮甸歲晚知懸
松菊情身閒豈帶冰霜面親交邪遣常參商念
君湖海予巖廊浮雲未覺鐘鼎樂遲日轉愛山
林長羨君負廓有良畝春到玉缸多旨酒芳信
初傳湖上鶯韶華早媚門前柳椎牛張宴開竹
扉繞庭玉立綵爲衣南鄰北里集上客稱觴獻
壽揚珠輝君家桂林一何茂五枝不數燕山竇
菽水能承白髮懽蘭孫更挺青雲秀六十如君
世亦稀爲君進酒君揚眉　天王元曆逢新改
甲子重題筭可知

題畫贈徐叟

林巒窈窕隱飛虹纖谷蒼崖處處通幾片帆檣
青嶂外數椽茅屋白雲中吟成倚杖看蘿月睡
起披襟引蕙風最是南山堪寄傲簪纓端不羨
三公

送潘象安文學歸新安壽母

當年開閣倚金扉左席常虛禮布韋謾遣客卿
違子舍遂知賢母在慈闈情牽白髮辭推轂名
滿青雲說斷機何用稱觴歸晝錦章縫繞膝有
餘輝

題畫二首

堂上春衣五色裁堂中春酒萬年杯白頭秖愛
親顏喜一舞婆娑壽一迴　右老萊戲綵

又

南陽會臥龍中雲鼎足山河指顧分一寸丹心
千古在辛勤兩上出師文右諸葛出師

送鄉人南還

風滿長河雪滿裘獨携書劍事遨遊探奇與致
同司馬問舊風流憶子猷把袂共看燕市月銜
杯曾記海門秋君歸正值春光轉花遍楊州十
二樓

贈別浠象安

何處平津館能淹高士車秖緣重然諾因以誤
居諸滕有馬鄉賦曾無韓子書寧親暫言別遲
爾承明廬瀑直苑西夜相依獨有君翠華天上杳清梵夢
中聞行藏慚我道述作羨奇文去去齊雲逈停
杯悵夕曛

寄訊沈四丈雨田

湖水連天湖草黃美人宛在水中央經年不寄
[illegible]妄字豈忘衡湘之便翔
愆期論交記昔年飄飄丰采逾飛仙而今共訝

顛毛雪惟有貞心未代遷

送龍翁張老師赴南曹

久負三槐望今居八座尊主臣無遠邇忠節盡
朝昏天省清風肅鍾陵佳氣屯委蛇公事了眷
渥聖心存慚以蓬麻質叨登桃李門睽離詠山
甫翹佇但銜恩

贈別

憶自金門初獻賦碧桃花遍長安路處處笙歌
對酒聽人人珠玉當風唾知君匹馬走風塵匡
有璠璵奇更新況復論交重鄉曲湧忻投分作
比隣方看鮮褐清卿署往往才華人共譽祖帳
俄從潞水張征帆忽下揚州去故園風物定依
然幾樹寒花三徑邊歸對江流賦高咏莫辭千
里錦囊傳

覽輝樓詩爲莫中江賦

雲間峯嶂鳳凰樓鳳凰樓上鳳皇遊樓通碧苑
三千里鳳去瑤京十二秋憶昔樓成在天半結
霧裁虹金碧煥海日曨曨映綺疏江雲冪冪穿

羅幔此時鳳鳥當覽輝戢露凌風五色奇儀舜
自應諧聖樂鳴周本爲協昌期只今游衍金臺
上遥憶吳雲倍惆悵夜夜相思明月中夢裏簫
聲隔青嶂

悼州大守王復齋

鄉國絲蘿曾締好京華裘馬復追隨分飛獨捧
毛生檄到處能遺召父思白玉樓中君作賦黃
金臺畔我吟詩臨風淒灑傷心泪解劍何時挂
龍枝

穆廟哀輓

北極愁雲黯不開忽傳哀詔日邊來克勤首納
唐堯典（經筵初開臣某進講尚書首篇）崇儉寧論漢露臺（初年翔鳳
工以臣言而罷）六載總培膏澤厚九重遥望肺肝摧老
臣雙淚空流血龍馭何時得再回
曾受先皇憑几言濫叨首弼黼扆前四夷賓服
光堯治（蒙采臣言俯允貢市）萬姓謳歌擬舜年金鼎藥成
龍忽去瑤宮衮委祚彌堅微臣舊仰前星彩此
日哀餘慶啓賢

輓潘母因唁象安

堂背萱花萎謝庭前玉樹含悽黯黯寒雲鶴唳
沉沉夜雨烏啼

送洞虛顧眞人還山

人生眞若夢碌碌愧浮名羨爾拋塵網煙霞早
結盟洞雲同氣灝湖月共心明此去窺丹竈應
知九轉成

送徐石潭之任西華

五十明經志未酧牛刀今得試中州願將伊洛

源頭水一潤蒼生繼好修

沈二丈同仲弟入都先以詩寄用韻酧之

沉沉仙苑爭飛埃何處天風送客來池草嶺梅
無限意都從雙鯉一緘開

送顧梓河會丈

結交自束髮矯矯雲中鵠生死矢不遺相示出
衷曲劘切景前修貞白比雙玉中道余多迷匡
直盡忠告才大成何晩鹽車困騏騄窮達奚足
論所貴道不辱

嗟君苦病肺疲骨何支離乃爲貧所驅絳帳開邗湄不聞主父偃出從周所之困阨四十年親屬舉見遺一朝遘風雲起爲帝者師丈夫空固窮騰達須有時

題畫鵲

愛爾通靈殊羽族日將好事報寰中主人憂樂關天下祇喜時和與歲豐

贈葉中翰柳亭

清才奕奕丹霄客垂柳陰陰梓里亭已識千條

絲拂地不知幾樹絮爲萍枝頭烟色池頭想葉裏頭爲聲夢裏聽寄語仙郎惕相憶好將勳業慰山靈

送張敬所令河陽

高嶢閣上景常和無奈徠聲清夜多抹嶺千盤通太華易門九度入寧河嗟君萬里臨山邑鳥烏遙飛使人惜紫花陰下可調琴愼莫移文祭金碧

送許補庵令信宜

許衡讀書三萬卷到處英豪求識面華花夜夜夢中生劍氣時時斗間見南去滇池路渺茫郎官出宰應星光平生所學亦何事行聽賢聲到玉堂

送張經歷之潯州

涼風發發吹長樾道上行人看徼月參差白羽烏角弓千里長驅望西粵青衿自許大韜閑戎幕輸籌鬢未斑壯志鄉心兩迢遞知君立馬伏波山

送鄭經歷之柳州

鄭家參軍最英發雄心長吐匡時略狂來筆陣向人飛醉後劍光當座爍石魚山頭掛夕曛古龍城下望秋雲揭來豪傑多淹滯爲續羅池廟裏文

十三夜集譚鴻臚館兼簡南泠公得秋字

靜館生虛白門扃夜轉幽杯同千里客月少二分秋蛩響紛依壁鴻飛忽過樓好憑南去使折簡問隨州

寄題陳判州隱所

美人别我久近住大江濆叠石成青島穿池寫白雲臯蘭秋可佩海鳥日爲羣自得閒中趣毋令仕者聞

贈王禮部

古道日以遠波逝無重回懿親尚不敦矧乃别根荄猗彼抱永慕感此霜露哀必恭桑與梓而豈殊提孩願言秉兹德皓首履鈞台

正月觀梅王錦衣宅

燕地羣芳晚偏君雪後滋羅浮疑是夢氷玉若爲姿骨有清霜烈香惟素月知未須憑烈焰玄化本無私

壽閻母太夫人七十

閫中風範推先世閭內儀刑屬母賢仙筭忽傳逾七袠鄉評端擬淑三遷蟠桃浥露清芬遠萱草凌秋瑞色鮮孫子森森廊廟器佇看褒詔下瑤天

良驥篇贈徐生用卿 小序

竊聞千里之驥稱其德也使跡留焉人將棄之矣吾賢稟穎敏之資負卓異之才驥也一日千里無難也往往爲父兄鄉閭所訕咲豈所遇之漸乎余甚惜之高賢獨不自惜因作良驥篇以贈

良驥伏槽櫪長鳴向人哀伯樂一顧之目爲千里才絡之以金勒被之以文繡縶獻明王庭蹲拂登天廐云胡蹄且齧輙與駑蹇儔智士須自惜毋貽前人羞

孝烈皇后鼓吹詞

鸞幢靄靄祥雲擁仙陵肆肆羣巒拱六神呵萬靈蹕執紼如雲淚如湧懿敎流芳永但看林生總總誰不沐玄恩重載路齊攀踊

輓歌

零雨清馳道鸞輀氛靄中德音留聖眷薤露慘宸衷攀佇千官擁悲號四海同莫辭億萬歲獨自閉玄宮

作合由天監溫恭愜帝心弘勳存濟難純孝嗣

擻音裸殿清蘋歌蚕郊玉佩沉爲言九重上何以不沾襟

春日同宗考功方城出迎黄洗馬少村道中作

索居長日寡逢迎巷帙慵披夢寐清折簡忽傳仙侶至扁舟遙共美人行提榻處處舒新賤河鷁紛紛弄晚晴官道無譁心轉寂蒼烟不動月華明

題畫

黄蘆花飛秋色暮何處金塘棲白鷺白鷺比翅青冥高又如雪片飄江臯枯荷渚深翹趾立此時銜魚不食已憐曲吭藏風毛復訝低鳴展霜翼同羣並族異幽姿瀟灑忘機相對時從容退食一披玩徙倚空庭有所思

別翰長黄少村公

霄漢追攀地關河聘望情徐梁春雪盡淮浦暮雲平朗月仙舟下遙空寶劍橫漢庭思賈誼莫問北山盟

共是鄒枚侶升沉事漸非揮毫違玉署看竹到山扉海燕翔雲去江鴻帶雨歸相看各無語尊酒對斜暉

王巖潭年丈過訪山中即席奉贈原唱二今遺其一

總角論心衆所誇秣陵携手笑看花而今忽訝霜侵鬢莫惜金尊對月華

小令贈別鄉人

金風微動乍凉初月上小窓虛清樽笑語雨于于相看朱夏徂人欲去意偏孤秋色滿庭除征

鴻況絶廣陵書囊金羸也無

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卷之二終

記文

奉

敕恭撰戊辰進士題名記

隆慶戊辰春二月禮部貢會試中式士田一儁
等四百八人於
廷三月望
上特降德音策以務本修備大計審機要所在
而究之實十八日

上御文華殿親灑　宸翰拔羅萬化等三人及
第餘　賜進士出身有差　恩賚如制已所司
請循故事立石題名國學
上命臣春芳爲之記臣伏自惟陋劣不足以將
明命迪多士顧此多士臣所薦也試或罔功厥
咎在臣烏能已於申告哉臣聞之易曰雲從龍
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王者間興則名世出
焉天人遘會自古而然我　明興設科取士題
名者數矣乃隆慶所題則自今始
聖天子應期撫世嘉與宇內更新宇內士莫不
砥礪一心以承　初詔惟天純佑我　明則亦
豫儲才儁賚之　側席之初以供
上任使翊贊隆昌之運茲舉也得無名世者出
其間以應　聖人之興乘風雲之會者哉竊復
私念曩所題名士其卓犖自樹光流穹壤者固
科不乏人而泯泯無聞者恆十而九抑或僨國
事點官常爲世所指訾忝厥科名往往有之是
科設有若而人寧不負

主上登延之恩哉且
上策諸士不以經史前聞而特咨世務誠以士
所貴者非獨誦述古昔之難適用之難也漢法
績食偕計來者曰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夫
習先聖之術則博古明當世之務則通今博古
而不通今譬則敦彝陳廡下端甫紆金革間無
所用之所謂明當世之務者試令操觚而孰數
之興廢補偏中機宜合倫要若其素習使當事
而踐其言如持左券取償於其身靡毫髮爽焉

斯之謂適用之才顧諸士所自期待者何如耳請恭繹　制旨夫相時度勢投其所甚便若省括於度斯謂機簡節疎目操其所甚約若揭綱於網斯謂要殫力竭思聚精滌慮潛其所未然奮其所必至義急公上不遑有其身謀先社稷不遑有其家斯謂實未有實至而機要不得者也未有機要得而安攘之務不舉者也此
上之明示意旨以發諸士諸士亦類能言其槩矣行服官政而稽其實可泄泄焉已乎頃者言官建白邊徼州若邑諸長吏宜悉置進士　詔報可人情重內輕外率以銅墨爲甲錢穀甲兵爲俗若夫才志之士則不然處盤錯而器愈利批郤窾而鍔不傷鉅細夷阻惟
天子命無施不可且今南畝未緣北邊時警夙夜焦勞以勤　當宁諸士伏在草莽感激時艱豈不慨然思得一當事而效平生耶即其機與要非親其事固難豫言第操是以往無忘其所爲慨然者實心具矣何憂無實效哉臣聞古之

賢守令平居則巡行阡陌勸課農桑有警則整飭甲兵折衝禦侮隨試輒效彼其數盟諸心者實然也是以爲時名臣垂聲竹帛至於今不朽諸士豈不然哉夫士出巖穴脫疏屩一旦立
天子之庭被　綸音而沐　恩賚亦云顯矣又爲樹石而題其名固將謂他日建立有所以重其名者諸士能卓犖自樹雖州邑邊鄙重也其泯泯無聞而已雖館閣輕也上方寤寐英賢佐安攘以寧方內諸士其知所以自重哉臣不佞誠願諸士畢以名世自期無負其所遘會使後來者指而志之曰斯隆慶戊辰
天子所首錄士也　明興得人於斯爲盛即今者題名之石不以諸士重乎而臣獲先後其間亦與有榮幸矣謹勒諸石以竢

重修闕里先師孔子廟記

隆慶三年闕里重修　先師孔子廟成於時有事玆役者以書幣走京師請記於麗牲之碑先是嘉靖己未衍聖公貞榦以廟圯告撫臺張公

業行相度以財詘而止旣巡撫姜公廷頤梁公
夢龍巡按羅君鳳翔周君詠與藩臬諸君協謀
捐嶽祠之香稅有司之贖鍰得一千六百金其
人役則用州縣迭更之卒而以兗州通判許君
際可董其役知府張君文淵時督視之經始巳
巳仲夏歲盡而訖工輪奐規模視昔若增左布
政姚君一元左叅政吳君承燾副使吳君道會
叅議馮君謙皆協贊其成者也惟先師生於尼
山講學於泗上歿而葬於此先聖之歿弟子廬

其塚上而不忍去魯人從而家者百餘室而魯
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諸儒講禮鄉飲大射於
其間漢高祖自淮南還過魯以大牢祀其後人
主登封巡狩無不過而拜祠我
太祖高皇帝龍興海內干戈未戢亟命遣祭紹
封子孫修緝其祠宇
列聖承統世世增修
今天子踐祚之元年傳制遣官告祭　車駕臨
幸太學親釋奠命儒臣坐講賜衍聖公及三氏
子孫衣幣有差海內慕學之士喁喁嚮風孔子
之道益以光大則今茲之舉固所以虔奉　先
師亦所以宣明
聖天子之德意誠不可無紀夫今孔子之學遍
天下而深山窮微皆知誦習其書其在天之靈
無所不之也然孟子曰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
荀子曰學莫便乎近其人蓋孔子歿千有餘年
矣學者至覩其廟宇車服禮器諸生習禮其家
有低徊而不能去者固以想象於遠不若景慕

於近之爲切也諸君子宦於其鄉知飾其廟虔
奉之矣其尚知所以學其道乎夫孔子之道非
有遠於人也故其教人恒稱庸言庸德而性與
天道子貢亦不可得而聞今之學者乃高談性
命闊略躬行務虛名而鮮實際臨民立朝動多
疵累遂致誹議叢與斥逐相繼甚之學士大夫
且以學爲諱焉夫學者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
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不
知學則施於喜怒哀樂必有不得其正而天地

塞生民否絕學無由繼太平不可致矣可使之壞亂而不修哉鄒魯之士固習聞先聖之訓而吾黨莫不童而誦其詩讀其書乃或忽而不察遊心高遠索之幽眇虛玄反之於身或背而馳此豈特宮牆外望不幾操戈入室乎是誠不可不亟反之也予不佞請以是復諸君而因以告四方學者云

重修陽明先生祠堂記

陽明先生祠少師存翁徐公督學江右時所創

建也公二十及第宏辭博學燁然稱首詞林一時詞林宿學皆自以爲不及而公則曰學豈文詞已耶日與文莊歐陽公窮究心學聞陽明先生良知之說而深契焉江右爲陽明先生過化地公既闡明其學以訓諸生而又謂崇祀無所不足以繫衆志乃於省城營建祠宇肖先生像祀之遴選諸生之儁茂者樂羣其中名曰龍沙會公課藝暇每以心得開示諸生而一時諸生多所興起云既公 召還存躋綸閣爲

上所親信蓋去江右幾三十年矣有告以祠宇傾圮者公則愀然動心捐賜金九十屬新建錢令修葺之侍御甘齋成君聞之曰此予責也遂身任其事鳩工庀材飾其所已敝增其所未備堂宇齋舍煥然改觀不惟妥祀允稱而諸生之興起者益勃勃不可禦矣嘻公當樞筦之任受心膂之寄無論幾務叢委即 宸翰咨答日三四至而猶惓惓於崇先哲與後學如此誠以學之不可以已也夫致知之學發自孔門而孟子

良知之說則又發所未發陽明先生合而言之曰致良知蓋以知取諸性而自足不必求之於外也知善知惡之知致則好善惡惡之意誠推之家國天下可坐而理矣公篤信先生之學而日以體之身心施之政事秉鈞之初旣發私餽屏貪墨示以好惡四海嚮風不數年而人心吏治翕然丕變此豈有異術哉好善惡惡之意誠於中也故學非不明之患患不誠耳知善知惡良知具存譬之大明當天無微不照當好當惡

當賞當罰當進當退錙銖不爽各當天則循其則而應之則平平蕩蕩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天下平矣故誠而自慊則好人所好惡人所惡而爲仁不誠而自欺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而爲不仁苟爲不仁生於其心害於其事蠹治戕民有不可勝言者矣公爲此懼又舉明道定性識仁二書發明其義以示海內學者而致知之學益明以切諸生能心惟其義而體諸身則於陽明先生之學幾矣業斯舍者其尚體公之意

而殫力於誠以爲他日致用之地哉成君名守節曹州人癸丑進士按治江右飭紀布惠卓有賢聲蓋有志於學者

重修永平城樓記

永平京師左輔郡也　國初因元故城拓其規易土以磚爲門凡四門有樓於東牖最高處特建望高樓以候烽火景泰間中丞麻城鄒公成學請於　朝修葺之事詳大學士方洲陳公循記中越今幾二百年傾圮大甚閱者巡守諸君過而望之未嘗不戲噓增慨而顧未有葺之者三山溫公新被監督之　命入其境慨然曰此豈足以雄鎮一方竦服外夷哉因以修葺爲己任遂白之總督楊公選巡撫徐公紳按院溫君如璋僉曰可爰檄郡守閻君光潛通判李君世相董其事遴府衛州邑幕職之能者分理之總督而下及灤樂昌撫盧遷六州邑共捐贖金凡二千四百有奇徒役取諸永平燕石建昌之步卒不足則益以民壯肇自癸亥之春二月奏成

於夏六月僅五越月而五樓屹峙厥工告竣題其樓之南曰望海北曰威胡東曰通遼西曰護薊其曰望高者仍之蓋巍然左輔之大觀也夫自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而城池之爲民衛所繫重矣矧在邊徼之地乎永平接壤屬夷朝鮮諸番入貢必出境上樓櫓敵圮城埤弗飭彼將望而易之矣然則是役也烏可緩哉溫公之用意蓋深遠矣雖然詩有之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宗子維城又曰糾糾武夫公侯干城則藩垣干

城在人不在險也東郡故稱寧謐歲庚戌黠虜潛結屬夷深入內地永順州邑半遭掠踐斯豈樓櫓之弗飾哉以禦之無其道也是故厚恤民命以固基也簡閱軍實以植幹也鼓倡勇敢以崇墉也修明烽堠以綢繆牖戶也近以讋服屬夷之心遠以震奪醜虜之氣藩垣整飭畿輔嚴固則京師可以高枕而　九重東顧之慮可免矣諸公其尚念之哉是役也主之者督撫按院而身任其事者則溫公也公廉勤任事自臺史至兵憲所在有能聲此其修廢之一端云爾督學黃君某屯田秦君嘉揖馬政吳君守盟政陳君某皆協心贊相有裨斯役者樓制及督工諸有司例得書諸碑陰

巡視京營科道題名記

我　國家定鼎北都內撫華夏外鎮戎狄倣漢南北軍制置七十二衛于京師立三大營以總之外衛則春秋番休入衛此所以重畿輔萬年保大者定之慮至深遠也景泰初選其精銳分爲十營成化間復分爲十二團營統之以勳臣督之以本兵涖之以中官而臺諫之巡察則自天順間始

列聖相承隨時因革保邦致治咸升大猷肆我

皇上天錫神智經文緯武薄海內外罔不綏服始革去監涖中官專以閱視之責付之臺諫

賜璽書以行事又　欽給巡視京營關防以重其權仍復五軍營易三千營爲神樞及神機爲三大營纘　祖舊服以詰戎兵　睿算神謨萬世永賴維時股肱心膂奔走禦侮之臣鷹揚鶚擊赳赳肅肅固足以振安攘之績而耀神武之威矣然忠藎之士竭誠盡瘁以勤職事其精神規畫夙夜在公曾未幾時而其名與之俱往甚非所以昭令聞垂永鑒也況巡視之職以天子耳目之官受專勑責成之重糾勳貴大臣之違忒總十萬師旅之衆而稽其額數之盈虛糧餉之出入與夫戎馬器械行伍操習以及利弊之當興當革將領之才不才當舉當刺咸屬

焉其責不亦重乎故必有沉幾之智而後足以察微必有遠馭之才而後足以御衆殆未易以稱塞也雖然在昔汲黯居諫垣而淮南寢謀張浚領臺秩而日籌兵事夫亦存乎其人爾今自嘉靖某年始給諫某君侍御某君而下得其姓氏之可知者凡若干人勒之貞石使後之觀者知某利自某而興某弊自某而革某也謀足以定國某也望足以懾衆將指而目之曰此今之浚黯也其所以光我

皇上中興之運以承
列聖無斁之休者將不有餘烈耶其或不然則亦可因爲求戒矣然則茲舉也豈特侈一時之覩美夫固有勸戒之道存焉爾予因給諫辛君侍御劉君輩之請而爲之記

句容縣新築城垣記

吾容在萬山中層巒疊嶂蜒蜿盤踞屹若屏翰即臯騎獶卒不易逞其間故自開闢以來不假城郭而安間者倭夷擾吳越狙詐百出而内之逋逃實爲向導雖崇岡僻壤罔不猱登及寇其不得逞者必城爲之限也樊侯至惻然嘆曰容留都襟要而三吳之會安可恃岨嶮爲固不之城乎萬一猾夷揉矛緣嶺下其何以禦之吾欲城容第民勞耳邑之士民聞而曰侯我勞我全也惟侯命侯乃請諸當道出公儲若干緡自捐俸若干緡寮佐所損又若干緡於是四境之民翕然向從富者輸緡錢壯者荷畚鍤蟻升鱗次甃而衡從均準而燥濕勻侯日偕諸寮佐往來

勸慰於其上若父兄率子弟閔閔然恤其勤而恩之勤也故民自相勸督經始甲寅初夏甲午越明年中夏壬戌功卽告成侯亦尋陟南曹去合邑士民曰是侯有大造於我容也烏可以無紀僉屬予友文學王君志道走都下請予紀其事夫令之於邑猶人之有家也保家者必崇其垣墉謹其扃鑰而後家之蓋藏家之筥篋可得全焉否則鮮不與盜共之矣矧一邑赤子乎是故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先王之所不廢也今之

為令者率苟目前而忘遠慮城郭不繕士伍不飭寇至則搶攘罔措寇退則晏安不戒又或日營速去其地以遠不測理邑若家創開闢以來所未有之基遺一邑無窮之利如侯者可多得哉斯役方興而寇果由丹陽直薄留都轉掠溧陽而東虜傷甚衆去容才數十里然則斯役也烏可以已哉人以是益服公之有遠見也侯名垣字伯師蜀宜賓人癸丑進士嘻卽侯之名姓有維城之義焉天之俾侯令容其有意乎侯君

容踰三載廉靜愷悌多惠政去之日民為立祠生祀云城高二丈有六周一千三百一十丈有奇城之外浚為池穴為水關凡六門凡四又小南門一雉堞二千有奇警舍二十有四敵樓一費不盈二萬蓋侯之區畫周而用費當也其與侯協心贊理者署儒學教諭事今舉進士泰和盧山胡君直少尹商河劉君克巳三尹延慶曹君鏜

正巳軒記

侍御白厓劉君奉　命按畿輔內輯流離外驅醜虜業有成績乃以其餘力新公署而拓之署之西得隙地百餘武闢為圃將羣畿內材勇習射其中以時教閱之玆則昔人思慮之所不及而自君創為之者也搆軒三楹扁曰正巳謁余紀其事余惟射之義大矣古以觀德今以角力正巳所以觀德也劉君其有志于古之道也夫射義有之曰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則射中又曰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

則射也者固禮樂之事德行之所由立也故古者天子以禮樂養諸侯諸侯以禮樂養羣臣安且譽而兵不用盡志於射之效也後世置而不講間有事之者亦惟力之程而於德則湯不考問委其技與緋干比戈者埒耳其去正巳之學奚翅徑庭哉劉君以是名軒其眞有志於古之道也夫不獨射為然也孔子告季康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孟子曰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巳也焉用戰夫政之與兵方今至急

務也今之論政者曰嚴科條精簿書焉止也談兵者曰繕甲兵練士卒焉止也有一正已之說進必羣而誚之曰是欲以揖遜救焚也不以爲迂者幾希孔孟乃舍此而取彼何耶使孔孟而不達治體則其說誠迂孔孟而達治體則其說不可不深省也蓋貪墨之風不止則政不立果敢之氣不倡則兵不振而止貪墨倡果敢則惟正已者能之我能正已則意向所嚮人將趨之矣否則雖日設章程日嚴號令誰其信之哉憲

臣將 命畿輔 天威不違咫尺四郡有司之賢不肖兩關將士之勇怯用命不用命皆得彈擊易置之弗正而能布德宣威者否矣然則斯義也豈獨可施于射哉繼劉君而登斯軒者宜動深長思矣劉君名畬字某號白厓盧郡無爲州人甲辰進士由刑曹擢侍御沉毅有謀志操卓然觀其所以名軒者其所存可覩也

重築高家堰記

高家堰者在山陽西北四十里剏自漢陳登所以障淮也至我 朝黃河由壽歷穎循淮而會于清河口繼由孫家渡趙皮寨循渦而會于清河口以故高家堰愈益重陳恭襄瑄則增築之乃其後黃河由飛雲橋出小浮橋循徐邳而下司水諸臣遂無復事高家堰以是堰日頽頻年以來黃河分流入渦而故所行道若桃源清河口多壅閼水不得盡歸海稍溢則滅堰直入高寶於是淮南北並蒙河患矣

主上宵旰九重思得大臣有才略能治水者乃簡命江公總漕政潘公任河漕相與協理河道潘公至行河遡小浮橋復浮淮觀于海口巡覽地宜採納羣議遂決策以築高家堰爲首務江公同心運謀力賛之於是瓜分其工部署百執事計務以請

上賜溫旨褒答盡如兩公議時有司道生異議中朝斥之潘公乃得展布無中沮是時恭襄舊堰若上堰下堰猶參差可指見若中堰則湯恩口六羊口貝滿口大澗口爲崩浪所湔洗日深

先是總漕王公者亦嘗修築之以公帑告匱卑薄善崩當事者遂謂堰不可築又以中堰深不易築也潘公則以中堰屬郎中張君譽指揮俞尚志諸葛堯賓宋大斌率銳士以從以戊寅五月某日到堰所是夜諸口塞且半明日斷流又明日堰合會六月霖雨至七月不止風濤自西來洶洶如山而新堰復圮八月水落視諸所塞口皆決且深矣衆謂堰必內徙乃可成潘公謂中堰深者不過三十丈耳如內徙則益深且遠

至數十里舍近易役遠藉非便計也又外增數十里風濤撞擊堰將益危於是堅持舊堰之議申命文武之屬分督中堰諸決口卒之數日而塞諸決口惟大澗口紘深傳云鼉窟于時夜風雨中果聞鼉鳴塞決以埽每置一埽則潘公立埽上以其故埽堅鞏無走者諸決口既塞而河淮合流趨海勢雄鉅漂駛淸口之沙積數十年莫能濬者盡滌海口之沙自開衆始相顧嘖嘖謂高家堰所宜築築之晚矣於是愈益集繇夫

增培之至冬繇夫手足皸瘃衆創而作潘公亦衝冒風雪暴露堰上與繇夫同辛苦至春大風雨潘公則又與百執事往來泥淖中飛濤撲面矻矻不少休蓋潘公急於王事不特以身示勸也乃以己卯某月日落成堰高一丈五尺厚五丈基厚十五丈大澗口則爲月堰廣三十丈堰外有田去湖尚遠堰形沿湖曲折水自西而東直衝六羊堰西轉復東犯貝溝堰自貝溝而西湖水浩淼撞大澗堰特險其大衝湯恩堰乃於

諸堰密布樁入地深浪不能撼樁內置版版內置土土則致自遠皆堅實者又創公宇堰上以弭使節爲大使廳設大使一員弓兵百名以守爲舖舍若干老人八名夫千名以修又議歲費著爲例云堰成兩公以　聞
上大悅各賜彩衣二襲白金三十兩加賜潘公豸緋以旌特勸諸臣賞有差兩公以堰內田出流民卽歸貧不能耕於是　上請破格優兩淮貧民又巡漕御史陳公亦具疏以請

上允其請萬曆六年以前逋盡蠲七年以後其議免淮人烝烝吐氣矣余家興化蓋患水尤甚今得覩平成之績安於田里有厚幸焉淮守宋君伯華山陽令曾君錦屬余為記余嘗觀漢武之世河決瓠子以萬乘之力躬自臨河湛馬壁令羣臣從官皆負薪塞之不免悼功之不就乃為瓠子之歌千載之下詠之猶可想見其時之難也惟是

聖天子剛明獨斷委任得人兩督府視饑溺由己協心幹濟斯功之所由成耳是安可不紀其事以垂示萬禩江公名一麟婺源人癸丑進士潘公名季馴烏程人庚戌進士其董衆作治則郎中張譽新建人其與勞堰事者則主事陳瑛莆田人叅政游季勳豐城人副使張純漳浦人都司俞尚志仁和人把總諸葛堯賓丹徒人宋大珷德州人指揮胡一道山陽人至於經理一切則淮守益都宋伯華而隨事輙辨則前山陽令胡希舜署山陽安東令象山史還今山陽令

某地曾錦清河令興國石子樊若山陽主簿胡大濟吳一道亦與效馳驅者也遂得備書

平陽府改建儒學記

平陽之有學舊矣顧蹲踞郡治之前不數百武而深郡治跧伏其後而門則曲折東出始作者獨何見耶百餘年來守郡者咸欲改作竟未有行之者兩山孫君至見而心異之曰學宮育才之區宜廣而隘郡治臨民之所宜直而曲昔人乃憚於改作何哉會衛署空棄合庠諸生以吏建請孫君曰此吾意也乃謀於同寀郡倅李君春別駕邊君維垣節推艾君杞白之當道咸報可遂筮吉改遷士民踊躍荷畚操杵以捄以度不戒而集經始乙丑三月迄六月工竣蓋四閱月而奏成於是學宮拓而廣其規廓如郡門闢而直其道坦如一舉而兩得焉于聞之曰斯可以喻學矣人心本廣有欲即隘人心本直有欲則曲學也者所以去其隘與曲而復乎廣大坦直之體者也故程子曰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

大公物來而順應廓然大公則舉天地萬物皆囊括於一心何廣如之否則自私自利爾矣物來順應則舉一心以應天地萬物何直如之否則作好作惡耳矣然其要則在於寡欲寡欲則隘者以廣曲者以直以位天地以育萬物而萬化於此乎出矣諸士其尚迪於學乎且爾諸士向見其隘且曲也則必思以廣之直之至於心不思以廣之直之可謂智乎且平陽唐堯故都蟋蟀憂勤之風今必猶有存者夫人心憂則思

思則善心生勤則勞勞則佚志泯其牖而之學也恆易夫亦存乎導之而已矣是則守郡者之責也不然學雖改作於人才世道亦何裨哉孫君名某先任諫垣以言忤當軸左遷邅迴十年始擢守平陽布惠貞度百廢具興此特其一節云學基深凡若干丈廣若干丈前為櫺星門次先師廟各三楹左右廡若干楹次明倫堂凡三楹左右齋若干楹次尊經閣敬一亭左為啓聖祠右為名宦鄉賢祠以至官舍號舍各以次列諸皆撤舊而新之者工徒則取諸吏胥民壯義兵諸費則取諸罰鍰於民一無所擾云

新建句容華陽書院碑記

華陽書院在句曲崇明寺左隅今開府大中丞華陽宋公所建也公以萬曆甲戌夏五月來撫南畿會海上兵事孔棘有　詔仍駐蘇州至則簡將帥核軍實均賦役頒條章約束群吏群吏奉法凜凜聲播中外顧蘇城偏在海隅控馭失宜公乃上言自昔大臣銜命出鎮必據形便酌

地宜以均節制惟臣所屬句容隸在　神京襟帶江海表裏鎮濟我　國家肇跡于茲蓋天府之奧區焉臣願藉其地置行臺以臨轄諸路甚便　詔可之以其冬十又二月遂移鎮焉明年有海上之捷　朝廷嘉悅乃晉公副院督撫如故是時四方縉紳學士往來訪公于鎮相與講陽明王公致良知之學諸校官弟子咸願聽教顧賓至恆依僧舍卒不能容公復念曰茲邑為畿輔首善地不佞職任撫綏實總敎化昔周公

鬱洛誕詰多士仁化旁流比于豐芑此言政與
教不可偏廢也界邑之東有古刹焉位於巽震
修文之象也乃聚其頽址一區以所贖遺材建
今書院中爲求仁堂後爲高明閣各五間前爲
重門左右爲齋爲講舍號房又左爲僧舍召僧
居之表以綽楔週以堅牆公乃節縮公費置常
稔田若干畝以供給來學生徒又割廩俸置田
五十畝贍守僧者歲供灑掃俾有司無所與置
門子一人司啓閉其計慮精密如此既落成乃

函書幣抵維揚求予文碑之以示來者嗟乎向
容吾宗國也早歲嘗讀書寺中時以所聞陽明
緒言語諸人士諸人士聚散無常卽語之未能
相長也乃今中丞公剏建書院率諸人士歲聚
其中以致良知一脉隨在發明俾各知所從入
凡政令所布精神所注邑之父老子弟日漸漬
於禮義法軌而積習舊染若或袪之自今幾旬
近郡藹然復見樸棫菁莪之化而中丞公勳德
流播將世世有大賚於茲邑

今天子方念明德父勞拊循旦夕　召公還左
右宅端揆無疑矣吾邑人士他日瞻誦懿矩繹
思訓言且將肖公像貌俎豆其中好事者繼爲
聲歌以追述邑人思慕不忘之情則又奚俟予
言以爲重也憶在
世皇御極二十有六年歲在丁未一時海內文
學士並起家制科予與兩京國子祭酒豐城胡
公並在史館公以循良徵拜臺察三人者故相
善也久之公從廷尉丞在告爲權貴人所排既

起官外臺秉銓者以宿搆又排之予時以館閣
登政府力爲保持然竟落一職以故公在嘉隆
間前後家居凡十餘年海內自部院臺諫交章
爲之予既謝政東歸當事竟以督學使者起公
于家未幾　召爲寺卿公乃造予道故甚厚今
覩公諸所樹建炳焉與古之名哲並駕一代其
入佐　明廷致位公孤以道德動膺爲時籍重
不佞行且見之彼操權熖挾私怨以排公者今
安在也予故因書院告成既以爲吾邑父兄子

弟賀而又及公平日出處進退如此以見予與
中丞之相知非獨同年之私已也是爲記

重建煙雨樓記

嘉禾舊有煙雨樓歲深圯廢乃其守左山趙君惻焉曰是不可以不復也相城之南馬場湖空棄可塞會濬河積土充市運而實之不旬日而窪者起矣崇可四五丈許廣可十七八丈許搆樓其上凡五楹繚以垣圍蒔以花李軒牖洞豁一覽而嘉禾可盡也仍其名曰煙雨夫嘉禾三

吳奧區山泉佳麗草樹蓊鬱當其煙雨空濛天地變色氤氳不可辨識雖胥豐長墻若竹望雲碁列四時而亦潛形匿嶨黯乎難別信哉宇內一大觀也然斯特也政通刑平時和歲登百姓恬熙四境清宴桀黠不縱村塚不驚民有挾纊之溫野無向隅之泣爲民父母者固可引觴相慶也雖若許明府之從容對客令孤挺之吟盡江南亦豈爲逸豫哉使政刑多舛恩澤不下鷹鸇峻擊鳥兎奔逸瘡痍呻吟達乎四境當斯時也則天地冥晦適以增愴其能以怗然乎然則斯樓信不可以不復也雖然天地之烝氣而爲煙沛而爲雨以時而降則潤澤茂鬯萬物露生不以時則爲亢爲溢民且病之矣故人之心一也顯爲政刑以其道則民安不以道則民危其何以異於是繼是而登者宜有以動深長思矣此太守之所以拳拳也太守名瀛字文海號左山樓方落即擢山西憲副乃命其屬秀水令予同年方君某嘉興縣丞予業師丁君某走

使索記都下而予遂不能以不文辭是役也太守主之而襄之者則郡判陳君守義閻君大祥汪君伊節推姜君文序

重修泰興縣儒學記

我　國家稽古右文創制立法郡邑有學其來舊矣泰興在吾揚素稱文獻鉅邑顧學宮歲久漸湫邑侯高君以進士高等來令茲土每展謁
先師顧瞻廟宇輙徘徊太息曰庠序爲風教所關而教化寔政事首務廢墜弗飭余有司責也

遂謀更新之經營規畫不煩民力甫五六越月
而工竣一旦煥然改觀矣適彭丞攝篆吾興爲
之請記于余余惟建學毓材將以待用統之督
學使者而勢遠分隔故提調之任屬令尹訓課
之任屬師儒且優之以廩餼國家切切焉加意
人才類如此方余爲諸生時令尹公朔望釋奠
後輒進弟子員面爲講道課秇亹亹忘倦而一
時司訓二三華率淬厲厥職日手經義爲諸士
子解疑辨惑居常更以飭躬勵行相爲勸導故

一時士子蒸蒸向學而德行文業卓有成立乃
今上之敎日以異下之學日以壞風敎波靡比
比如是非即學宮之久而就圮圮而宜新乎爾
諸士子幸有賢邑侯在上則朝夕訓迪所以振
作而維新之者當不啻餝爾賁爾已也尚思日
新此學以無負一時盛事而日新之學自昔殷
湯發之孔子傳之要不外吾性而已蓋性之本
體昭明峻極包民物冒天地亘今古奚翅若清
廟然間有汚染則洗濯澡雪新之又新庶幾天

理復明性體復全以之爲己則自新以之爲人
則作新而與民物一體天地同流然後吾性始
盡昔所稱孔子百官富宗廟美率是物也諸士
子方遊孔氏之宮牆而不學孔氏之學是百工
居肆而不善事學宮徒餝奚裨焉無乃於邑侯
是舉爲有負乎余嘗按郡志泰興故俗尚純朴
孔子所謂忠信之質非耶自今以往一袪章句
之時習日宗孔氏之家法盡己性以盡人物以
賛化育以參天地俾德業日新亦猶學宮改作

而士庶快覩則侯之嘉惠士人者固不在區區
宮牆烜赫而諸士子之圖報賢侯于他日者又
不在口語頌說間也余故揭之貞石以爲諸士
子朂云侯姓高名某某處人登某科進士縣丞
某主簿某典史某儒學教諭某訓導某皆與有
賛相之力例得幷書

重修范文正公祠堂記

宋參知政事文正范公仲淹嘗監泰州西溪鹽
倉創築海堰之議尋以發運副使張公綸薦遷

令與化董其役發通泰楚海四州民夫成之長亘數百里潮不漲溢穡事乃興民享其利故吾揚枝邑及邊海窮壤莫不祠祀公而在興為特隆云初寶慶乙酉邑令陳公垓設主祀公學舍之左國朝因之正德間高郵倅胡公堯元始撤五聖廟肖公像專祀華閣觀中嘉靖間閣廢則祀公前宇湫溢淺㦸簠簋弗飾觀者憫惻邑令瓚山楊公愷復改佑聖觀遷主妥祀士民胥悅後二十四年長樂陳公以駕部副郎左遷興丞

明年壬子攝邑篆每展謁修祀輒徘徊四顧嘁吁太息曰堂宇不已痺乎門廡除垣不已蕪且圮乎丹雘堊黝不已凋駁漶漫乎是豈足以稱崇德報功之典哉乃崇厥堂構伉厥門垣堂之左而北為後寢為翼室各三楹皆撤其故新之不數月而工竣嘗聞民勤于力則工築罕吾邑賦役繁重民力瘁亦甚矣何斯役成之若此其易也祀典有之曰有功于民則祀之為民捍患則祀之夫海為民患在天地不能以自戢得公而其患始捍田不斥鹵民得以食其土之毛自海而西數百里之生齒天聖迨今食其德者千有餘年由今而推之萬世可覩也在昔遂古禹抑洪水稷播艱食萬世永賴公之功在吾興者視禹稷一而已矣斯非人心之所樂為俎豆者哉蓋公自斷虀長白山中時即抱先憂後樂之志而平生所學以孝弟忠信為本俸賜所入推贍族屬自奉則食不兼味四子至更衣而出其所養者可知已所養者正故其德崇所志者大

故其業廣是以在廟堂則奸諛斂避在邊鄙則西賊破膽豐功亮節昭揭宇宙銘勒鼎彝巍然為有宋名臣學有本原故也史稱邠慶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生祠公卒之日羌酋數百哭之如父齋三日而去嗚呼在異種且然矧我民哉謁斯祠者其尚想公于千載之上也陳公名時霖辛丑進士居興餘三年多惠政行之日邑民擁泣遮道蓋亦有希范之志云

重修太康縣儒學記

大康古陽夏郡其有學則自漢始入　國朝刱置尤備至成化間邑令王珣嘗修之紀其事則大學士匏菴吳公寬也嘉靖初河水侵齧署印通判路逵知縣賀沂相繼重修越今餘三十載傾圮尤甚于姻中橋徐公自京府出為令至則首謁先師見而喟然嘆曰學校有司首務也何令圮壞至是哉且吾聞康為子禽子羔遊寓之地自漢唐入　國朝代有聞人而今不數見豈風氣使然耶遂毅然以修葺釐正為已任白其

事於上官皆曰可乃筮日僝工肇自壬戌秋奏成於甲子冬僅踰年而規制煥然改觀矣殿廡堂齋因而飾之者凡七十楹亭祠廚庫拓而新之者凡八十楹或更而左或更而右或通其隘塞或聯其隔越得陰陽向背之宜啓敬業樂羣之益文運自此其日昌矣乎厥工既竣康之士民咸懽忭鼓舞樂羣其中且謂徐公之績不可泯也適貢士張子計偕入都因謁予文以紀其事曰將以嗣美吳公也嗟乎何敢望吳公哉無

已願有告焉夫士之於學也猶工之於肆也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學不致道是居若肆而怠若事也則學宮雖飾亦何裨哉夫道具於人心而通於天地萬物學道而有得於道則與物同體而天地萬物皆在我矣施於一家父子兄弟罔不和順也施於一鄉比閭族黨罔不親睦也施於天下羣黎百姓罔不熙皡也故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今之為士者以攻辭章獵科第為已

足而於道末之有聞則必自私其身施之家室有扞格者矣况四海九州之遠乎是故體之身心以培其塞措之踐履以植其幹博之六籍以通其牖窮則以善一家一鄉達則以兼善天下斯可以上遡子羔子禽之風下亦不失為文公安石清惠之節而徐公修學之意庶其不負矣乎凡我多士其尚念之哉徐公名大經揚之興化縣人素行端方見推鄉曲其令獲鹿判京府所在多惠政此特其一節云爾是役也丞某簿

某教諭曾某訓導某實贊成之得並書

重修如皐縣學記

如皐學故在邑西南隅改而東者餘十年矣然缺陋未飾觀者惻焉嘉靖壬子多巡鹺侍御中溪黃公國用按其土謁先師孔子迴瞻宮宇而嗟曰是烏足以嚴妥祀安絃誦哉矧陰陽向背多舛其宜乃捐罰鍰若干金召節推符君允中畫而示曰是宜革是宜創是宜闢是宜塞宜崇而丘宜濬而流符君受命惟恪率邑令陳君雍

庀材鳩工相度經紀蓋五閱月而緒甫就規制煥然改觀矣既落之日章縫悅懌黎庶懽踴有魯泮水小大從邁之盛焉學諭李君士元司訓吳君棠趙君瑤曰是不可以無紀也乃率文學陳經錢相何思王言肅幣謁文鏤諸麗牲之碑予惟教化治道之所先也故有匡世翊道之志者恒注心焉文翁之在蜀倪若水之在汴范純仁之在襄邑率興學廣教以隆化理後世述頌不衰黃公之用心豈異昔賢哉然興學闡教以

作才弼理者上之責也崇德邁行以強學待聘者士之責也爲士者嘗慨上焉者無其人矣今將誰咎乎孔子稱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如皐僻在海隅習尚淳厚士多忠信之資抑有好學如孔子者否乎孔子之學非攻藝射名之謂也所以學道也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以賛化育以參天地孔子之學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孔子之好學也轍環齊魯之墟而席不暇暖孔子學而思以濟世之

心也今之學果孔子之學乎學而好學與所以濟世之心果如孔子乎惟藝是攻而無得於心性惟名是急而無裨於天下國家甚之而營私蠹公毒痡細民并其所謂忠信者亡之此其所學與孔子異乎不異乎夫天下之治忽繫人才人才之邪正繫學術孔子之學不明則忠貞之才不出欲求海內又安難矣吾揚自南宋節菴李先生私淑伊川之門人始知以道爲學而如皐安定胡先生教授蘇湖則又先躬行而後文

藝其流風餘韻能無存于其鄉者乎乃今又得黄公以正學倡之於上異時有好學之士卓然海濵出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俾孔子之道大明宇內謂非公之力哉否則是猶工之飾肆而忌事也其失今日修學之意遠矣

余翁橋記

歙巖鎭有溪曰富饒黄山諸流滙焉民多病涉有議亘梁于其上者頋懸崖嶤峻洪濤撼擊兩涘相距數十武深不可測爲力頗艱僉以屬鎭之余翁翁故好義受命如嚮爰戒伯子訓以車輪注水窪處度地營基伐石累址中分水門凡七門高可三丈許上覆以石廣可二尋許長可四十丈許攡樹凡七間環以遊廊峙以危樓飛甍鱗次兩首樹華表各二望之恍若遂海之臺然先是翁族大叅雙溪公倡鎭人創臺塔各一以鈐水口鄉人德之然一鎭力也公以一人成茲鉅工俾出斯途者無褰裳濡軌之苦非甚盛德哉頌聲藹通衢里云仲子太學生誨以聞之

司成涇野呂公柟公題曰余翁橋今年春誨謁選來都徵記太史李子李子曰斯可以觀時矣周禮司嶮知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爰設橋道以濟不通政所不廢也政弛于有司而後齊民得以擅其譽斯不可以觀時耶昔公孫僑賢大夫其聽政鄭國非不赫然稱治也及濟人溱洧至假乘輿爲孟氏所短然則公之義可少乎哉吾聞翁起小賈走江淮梁宋間水泛陸馳相時逐利卒底饒富乃其貲毫末皆出筋力顧一旦捐之爲衆人作利益其視擁貲自豐鐍李裸葬即同胞涉一緡輙許語閱墻者相去遠矣及觀翁家乘所載諸學士大夫傳翁義田義塾五音塚諸行則翁之慕義好施其素也豈直一橋哉是役也經始某年月日費金凡數千云

省署鶴鹿記

李子及第官詞林常俸外日廩大官供饌顧搊管作儒士語未有尺寸自効比叨貳春曹壬戌春受　命轉佐天官氏時東野郭公廓清吏治

進廉黜墨士習稍稍易轍復精習銓法事至迎刃剸決乎盖斂手仰成一無所事事毎卯入申出率以爲常視史局乃更暇裕時省署有鶴鹿顧而樂之鶴凡四鹿凡五豢於庭除自春徂夏毛羽毰潔濯濯翯翯飲啄不謀而足乎始而曰得其所哉斯勝林臯遠矣居久之見其或奔或躍或翺飛槃定或蹢躅靡常若思奮出而未能也乎駭而自詢彼何爲者而若此乎既而曰物各有性安可强也鹿之縱於山林鶴之翔於雲霄性也苟適其性卽餒且甘之否則乘軒在囿亦匪克樂脫知其冲天之物走曠之性則鶴得其爲鶴鹿得其爲鹿矣李子憮然自失曰乎方以族類之微耳目之娛視若而不知其各欲自適也如此顧柄操縱者非乎乎其若之何姑搦管仍昔湯爲之記以俟它日云

燈蛾記

季夏之夕乎露坐雙槐之下燃燭草玄忽有一蛾繞焰翺飛不止乎憐其將就燎也以扇揮之者再彼竟逐光旋覆而斃已而繼至者亦復翺飛就斃如初噫彼以此燎斃矣何後者之不戒耶豈逐燎者乃其性不可解耶既而思曰是燃燈者之不仁也遂輟草滅焰而寢

唐十八學士圖後跋

唐十八學士圖舊藏兵科詹翰諸臣供事廷試者故事必留飲科中輒索一玩相傳以爲奇觀朝士不多見者乎弟叅軍齊芳偶得摹本將刻石藏之家乎諦觀之見其丰格衣冠甚都炙人口考其人品雖間有疵累終不失爲俊髦當其遇英主膺寵眷人望之若登瀛洲至今膾至如玄齡如晦同心運謀弼成貞觀之治固一代名相也乎與常熟大學士嚴公訥同被肅皇帝簡用嘗授此官出入禁苑奉撰述者十年　眷寵恩賚不知玄齡輩之在當時曾有之否逮叅陪綸閣未踰兩年而　龍馭上昇未獲殫論思匡弼之愚其視房杜二八公虛負多矣展覽斯圖倍增太息云

卷之三　終

序文

戊辰科會試錄序

聖天子登極之二年是維戊辰當會試天下士天下士挾策待試者四千五百有奇届期禮部尚書臣高儀侍郎臣萬士和以考試官請上命大學士臣春芳學士臣士儋典厥事先是海内上計吏同軌畢至皇上特降　明詔申

祖宗之制嚴營求之防内外諸司莫不懍懍祇奉將事惟恪諸所汰黜一時稱允臣惕然曰今所汰黜非昔所登進者乎昔以才進今以不肖退則司校錄者有餘懼矣已　陛辭入院臣乃諗於衆曰此我皇上龍飛禮闈第一試也匪得真才曷以仰贊皇極維新之化凡我同事盍慎哉衆胥唯唯於是矢心殫力惟慤惟公校閱既周上請　宸斷取四百人錄其名氏及文之純者以　獻臣惟虞廷考績雖敷言而必試功周室興賢雖校藝而必先德行當其時九官十二牧四臣十人勳庸赫奕照耀千古而虞周之治號稱獨盛有以也乃今所校則藝與言耳藝取其不越於矩言取其不詭於道斯已矣至於德行之修於家功業之効於　朝廷者豈能懸度而逆覩之乎脫有偷德隳行試之罔功者出於其間爲盛世累異日卽汰黜之其辱制科甚矣謂主司何則臣之懼也滋甚雖然臣有所覘而知其不然也卷

阿之詩不云乎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言賢才待時而出也惟我皇上以聖哲之資履亨昌之運茂膺駿命恢闡鴻猷銳意康時虛心納善薄海内外莫不喁然嚮風譬則日之始旦曦光融晰也時之方春品彙忻忻發榮也聖作物覩此非其時乎矧我二祖豐芑之仁培植者厚列聖菁莪之化滋漑者深而我世宗肅皇帝中興建極久道成化其所以漸摩

陶鑄者益深且厚寧無儁特茂異之才以應今
日之求者哉及校其藝皆契合軌轍斐然成章
其發攄性術則天德之奥也其敷陳治紀則王
道之具也其誦述往昔則皇王之緒也卽其先
資之言而効之用者可睹矣行將奉對　大廷
布列有位在郡邑則溥循良之惠在藩臬則樹
屛翰之績在臺省則著精白之風俾程能課功
者無得而訾議焉庶其可以仰裨新政之萬一
乎然亦在諸士之自効而已矣士之窮居學道

期以用世存之爲德行措之爲事功不以窮達
而改其素則皐夔周召之業可致也爾諸士見
錄有司且當
聖皇臨御之初法紀脩明之日几可以行其志
者皆得展布四體而爲之矣可不知所以自効
乎是故志士每乘時而樹績忠臣不負主以殖
私遇　仁聖之主而罔知自靖是負　君也遭
昌隆之運而罔以自見是負時也殫極忠藎茂
建殊勛報　主濟時以上追虞周俊哲之遐軌
則豈惟諸士獲免黜罰而臣亦藉是以逭責矣
爾諸士其尚念之哉是役也同考試官則某某
監試則某某寔相與成事而御史某某則防檢
於外視昔加嚴例得並書云

武舉錄序

嘉靖已未秋七月復當會試天下武士
上命學士臣春芳往典終試以是月十有三日
辛巳　陛辭臣春芳蒙
皇上拔置直贊復恭詣　迎和門稽首　辭蒙

賜臣酒饌彩幣臣以庸劣荷
皇上擢用有年迄無寸報今幸叨任使未及事
事而　恩貺先之臣伏自思念雖捐糜莫可仰
稱顧於試事敢不殫厥心歟乃與諸同事者夙
夜胥飭秉公竭慮進騎步射合式者以癸未之
日文試之遵　制拔八十五人錄其文以　獻
臣以職事當序諸首簡臣竊惟陰陽並運天地
之所以弘其化也文武並用聖王之所以保其
治也故戒飭戎兵搜羅材勇以豫敵愾防微之

用雖治世莫之能廢然必得眞忠實義之士而
後勇敢之才可效於用彼以技力而巳者末也
昔者有周在朝有禦侮之臣在野有干城之夫
皆忠戴王室以衛其主故伐密伐崇舉若振槁
而文王坐致輯寧之治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
寧蓋多忠義之士也惟我
皇上聖神文武應運中興深仁厚澤淪浹海宇
椎髮文身之裔莫不獻琛效欵萬姓熙恬九州
寧謐皥皥乎成周太和之時也頃者北徼肅清
江淮克捷　天威震疊姦宄斂戢若可以少暇
矣我
皇上安民保治之心不遑夙夜乃猶開科以羅
材勇誠欲得眞忠實義之士以收干城禦侮之
效也諸士旣由斯進其亦何以仰答
皇上拳拳之心乎夫爾諸士見錄者謂其善騎
射文藝也然李陵稱絕技乃甘心汚辱之事趙
括多讀書談兵者莫能難及代頗將輙致敗頓
則爲將之道顧惟騎射文藝爾乎夫忠臣不愛

軀以負國義士不眩利以滅名匹夫立志鼎鑊
莫奪亦存乎其心焉耳矣有其心則怯可勇也
而矧夫勇愚可智也而矧夫智寡可敵衆也而
矧夫衆不然則勇徒自衛智徒自謀衆徒自殖
亦私利而巳矣於國事何裨焉昔者李廣良家
子耳擊胡多得首虜衞靑起微細佩大將軍印
獲匈奴王十有餘人其功名偉矣乃史稱廣爲
二千石餘四十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靑
篤實謹遜不敢專擅以明威則其所以成功名
者徒技力云乎哉諸士遭遇　昌期被薦而起
視靑廣所遭尤幸行寄一命以效折衝之役果
能秉報主之節奮敵愾之勇而不自有其身則
固可以上追禦侮干城之流視靑廣何足多焉
倘志以欲奪慮以勢眩懷營私蹈利之心萌全
軀避害之念以仰負今日登進之恩則臣之祗
斯役也其謂之何
皇上神明剛斷凡臣下忠勤欺怠照臨之下毫
髮莫遁異時戮力封疆者皆榮膺爵賞其有不

然則置之法罔貸焉諸士縱不知勸能無惕乎哉雖然忠義之在人心不以賞勸不待法惕者也爾諸士其尚勗諸其尚勗諸

元輔徐存翁一品十五年考績序

芳嘗誦孔子朞月三年之語竊疑不可若是其幾及考其相魯三月魯大治然後嘆曰聖神功化之速如此向使假以三年治道有不成者哉以今觀於元輔存翁徐公而益信云公由大宗伯入爲次相當其時固已上膺 宸眷參豫密勿

之議國家有大政必以咨公十二載間謀猷入告所裨化理不少矣然猶有所扼而不克遂也歲壬戌

上始獨相公公積誠感格

上眷注益篤 手劄日至三四下大約皆軍國大計公悉心奏對無不當

上意者時乃盡展素所蘊蓄日見之行發無名之餽而苞苴息剪附苞之孽而刺棘芟進廉誠之士而賢者勸黜貪穢之流而不肖者懼全骨鯁之臣而言路闢恤封疆之夫而士氣振蓋示之以好惡而天下翕然同風焉於是列辟一心九域一志四維以脩百紀以飭至於協氣充溢雨暘時若九禾登成萬姓熙恬所謂三年有成者公其試之有成效矣乎蓋公奇穎敏達之資得諸天授究心理學充然有得自弱冠登朝卽有澄清四海之志既而敭歷中外兵馬錢穀之數關隘阨塞之所與夫閭閻利弊罔不周知而得所以劑量振厲之方故柄之以政裕如也且

自矢而揭諸座右曰以威福還

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罰還公論而已無與焉日必以所行告諸神明應酬少服卽默坐澄心湛然無事也非深於道而能如是乎昔孔孟抱匡濟之志栖栖齊魯宋衛之間曾不得一試以終其身周程張朱學孔孟之學者也間或登朝曾未數月而退公遇 神明之主受心膂之託宣布道化潤澤黎庶豈非斯世之大幸乎公一品四考復歷三年此三年者其功業視

前四考實爲弘大
上降勑褒嘉授階特進錫以 誥命寵以公宴
廕一子尚寳丞皆異數也同鄉少宰栢泉胡公
輩咸爲桑梓慶以贈言屬芳芳應之曰此 社
稷生民斯道慶也桑梓云乎哉乃相率登堂祝
曰願公眉壽且康永輔我 明明后以永延
宗社之庥於無疆

師相徐存翁一品九年考績序

師相存翁徐公一品九載考績天官氏以聞

上嘉其輔政有年勳勞懋著晉兼吏部尚書
降勑褒異 錫宴春官已又 遣中使賚寳鏹
羊酒賜之私第恩禮優崇如此縉紳胥嘆以爲
熙朝盛典咸登堂稱慶而雲間之宦京師者某
某感公造就之德思頌以言僉以屬芳芳鄉里
後生蓋自伏在草莽則已聞公德譽照耀海宇
而心竊景行矣迨舉進士官史舘公適奉命課
庶吉士諸吉士固芳同年進者也退必爲芳誦
公所以教之者皆內根身心外引政事邦國如
何而殿紀綱如何而振生民如何而安君子小
人如何而進而退日爲牖披訓迪而文藝博綜
非其所先芳竊嘆曰公他日之所以相天下者
此不可以睹其槩乎未幾由大宗伯召直 西
內仍綰部章又未幾加少保擢入內閣參機務
而眷遇日益隆矣當公之在春曹也貞守淵德
夙夜寅清矢竭忠猷以仰答
皇上知遇之恩凡典禮之興革藩封之陳乞四
夷之朝貢燕賚悉稽成憲而裁之以正罔不上

當 聖心及參 密勿之議宅樞筦之地則益
自奮勵以仰承 德意夙夜皇瘁周咨籌度無
非所以控制四夷保綏萬姓而罔或先其身圖
噫公昔之所以教人者乃其所自効而匪徒空
言者乎昔者子游吳產也學道孔子而得愛人
之教薄試武城絃歌四聞當其時明王不作景
附無從遂不得大行其志於天下千古以爲憾
學孔子之道抱子游之志乃得際熙昌之運遇
神明之主以行其志凡海隅蒼生涵濡 聖化

而咏歌太平者皆公輔賛之力愛人之澤視武城何如也公自是眷倚愈隆則愛之所及愈博豐功偉績勒鼎彝而昭日月鄉之後進皆得仰藉惸㦬而師程於下不亦與有烈光也哉

送邑侯對泉李君應召北上序

予登第最晚久居民間見境內爲守令者率草菅其民傳舍其官初無愛民實政每感然嘆曰守令氏之父母苟能以子撫民則俎豆事業也令之士大夫往往薄此而予竊心慕焉思一試

之不可得及叨第授官詞林恒怏怏於心仰屋竊嘆曰徒糜廩餼曰操觚佔畢作書生語何益於世逮庚戌丙辰兩分校士戊辰主會試事每入簾必焚香祝天願得孝友忠實眞才以報君父既而所拔即不敢謂盡得若人然類多長厚樸茂之士以貪墨慘刻敗者蓋鮮矣孰謂彼蒼遼絕哉一念雖微天寔鑒之矣已巳會興化乏令邑父老抵書京師欲得門下士之賢者來予聞之而懼曰未試而逆其人寧免子羽之失乎偶目諸士中延津李君貌偉而心實庶幾所謂豈弟君子者心冀得之既而果得君逮至興河淮湧漲挾泗水而內灌悉以興化爲壑城垣不浸者尺許滅堞則一城皆魚鼈矣君時行役他郡聞變星馳而歸至則城門土壅乃以緪繫而上父老士民環而泣號聲震地譁甚幾至變君徐止之曰無恐有我在日夕督守者囊土塞門悉出倉庫所有令有力者轉糴以備急之城中積儲悉勸出貸仍計其直許償之民心始定

既水漸退而城門始開然百姓則憔悴甚矣越庚午辛未洊水爲災淮泗併發湖堤漲決盡灌興化積潦未消諸水復至登城望之四野瀰湧若盆之浮水也當是時隣壤則多豐稔百餘里內苦樂懸殊孰能諒之乃賦額則又獨重他邑上官漫不加省惟欲取盈催督如火君惻然食不下咽多方措置匍匐哀籲乞寬雖忤上官逢怒弗恤也既被叅論停俸止遷處之泰然少不動念有陽城殿課之風且明能燭奸而不盡用

其明法以懲惡而不深入於法平易近民即卓容令何加焉至於氷蘗其操一塵不染又其至性蓋四年如一日云夫人才自昔稱難謂其鮮全才也優於德者才或不足以集事長於才者德每不足以宜民善治之不見於天下而民不聊生以此耳借海內爲令者咸君若有不治乎者哉今年六月徵命旣下將舍與而去鄉先生偕父老爲建祠生祀又屬予以言贈予自解紱歸田目擊君之行事周一歲矣深喜其克副予

望而素所願而不得者乃得於君也然數年以來君方憔悴百姓之哀呼局促上官之程督甚爲君苦之今且應召而入可息有民事矣然入則當擢諫垣夫諫臣以言爲職咳唾所加人以爲重昔人謂言及乘輿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宰相待罪其重如此一言之出國是攸係揚主過以獵己名非忠也阿人意以傷善類非仁也可以一毫己私與之哉行之日書以爲贈且以告諸子之同被徵者

送侍御劒泉郭年丈出令永安序

庚戌秋八月北虜突犯邊薊至薄都城皇上震怒百官莫不憤恨思欲縛左賢而犁虜穴言計之臣蓋紛集焉時予同年友劒泉郭子爲中書舍人痛切時弊已喋喋不能禁及擢監察御史不數月章凡再上其一曰兵財破虜大計也兵仰於財財畨於民方今民大困宜多方籌濟不宜賦民畫數策以上皆　俞允見之施行其一曰度支不能劑量衰益加賦東南重困

民當罷下銓部議尋出郭子爲永安令夫天下之勢如病瘍醫師惟瘍之攻而後腹心伐之以毒砭之以石卒之瘍痊而氣索矣故虜瘍疾也瘁民以强邊病腹心也東南號饒富蘇松稱最閭者歲一饑流離轉死不可勝筭脫有餘積何至此極乎此賦重民憊之效也又裨益之能保無譸張糾亂之虞耶東南將日益困東南困而財力益詘財力詘而邊虜益急非厚本强幹安攘之得策也由此言之郭子之言當乎否乎言

官敷陳利害彈激賢不肖言出而或公或私或是或非人得而指之我不得而持之持我之論以求必伸則惑之甚也何者籌國者之計安宗社如耳目手足之各司其職以衛腹心而無我也使耳目手足各持其能以求必遂將不至相悖而顛越乎郭子去則無必伸之心白矣且郭子素抱憂民憂國之志鬱而未試與予論及時事未嘗不抵掌痛憤舉一世無當其意者今且及其身矣昔之所咨嗟憤恨者顧不得於此

一展乎抑有憂之言官與守令異施律人與自律異心言官執理道以繩公卿之失其所陳說不必其身有也今爲令則日見之行事是非賢不肖如覩星日向非以律人之心自律鮮不背矣是故貞之以守則望乎燭之以識則幾融剸之以才則事集而又靜言度之心與行事若兩訟然其于令也庶乎昔汲黯好直諫與廷臣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憚天子而懾淮南將相如公孫弘衛青輩莫不斂退想像其爲人若止剛愎而已及守東海守淮陽皆以治聞史稱其治官理民好清靜其治務在無爲然後知其所律人者皆所自律者也衆將覩郭子之所自律矣郭子勉乎哉

送東逵陳君擢山東憲副序

東逵陳君由御史臺擢守保定三年而郡中大治臺臣亟薦其才尋擢山東憲副瀕行屬州若邑長倅而下皇皇然悵儀刑日遠而挽之無由也僉屬予同鄉皖令張君請言以贈予與陳君

同年進者也陳君自嵩令徵入爲御史予時在史局多暇日相與請益諸先生長者退則講究砥切飭躬勵行期以無負國恩而君高明敏達毅然有攬轡澄清之志奉命按長蘆廣西振紀貞度彈貪擊暴類能行其所學及治郡則又拊循百姓治狀卓異當軸推才右賢豈一郡所得而私哉矧山東南接江淮西連河洛京師藩屏也以天下大勢論之則腹心也藩屏固而後堂室安腹心無恙而後四肢矯強執持憲紀以保

綏東土者豈可一日不得其人哉且齊魯間俗尚剽悍尤易譸張爲幻間者紅羅煽亂其明徵也邇年南北多故往往徵調伉健厚其齎糧寬其繩約冀得一朝之用而彼乃相習恣肆緩急無賴甚至陣未合而先奔奔而逋逋而復應募以爲常此其故何哉教化未行而法紀弛也在昔魯守先王之禮樂至漢兵圍合而絃歌不絕田單以卽墨敗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七十餘城其流風餘韻能無存者乎教之以義結之

以恩御之以法閑之以禮無事則服畊樂業相與守 明王之制有事則仗義敵愾率以急公家之難是臬司之責而陳君之所優也一郡豈得而私哉至於守遺法以輯境內之民倡勇敢以防意外之患與山東相爲犄角控制四海藩屛王室則諸君與陳君其責同其心同也又胡戀戀於其行哉

送尋齋趙君擢山西憲副序

尋齋趙君三秦賢豪也在比部有才聲擢守上谷未三載遷山西憲副屛衛薊門先是畿輔大饑餓莩枕藉于道上谷尤甚
皇上宵旰憫惻申命守令發粟賑恤而君仰承
德意率所屬州邑吏多方區畫設糜給粟所存活以數萬計歌頌蓋徧衢路云中丞居麓史公侍御白厓劉君交章亟薦曰趙君憂勤先數郡才優過之宜顯擢乃有是 命朝宁以爲得人夫薊門藩以三衞百餘年來號稱寧固自庚戌虜突入古北口至薄都城議守始與宣大並然

則練士卒明烽堠沉謀先事俾進則可戰退則可守扼匈奴之吭而絕其南嚮以奠安京國則兵憲職也在易否之九四曰有命無咎疇離祉蠱之六五曰幹父之蠱用譽方今邊圉多警積貯告虛兵力蔚弱蠱且否之時也所恃以振紀宣威輯寧底定收安攘之績者惟在君此行而當宁可無東顧憂矣昔者季路言志以饑饉師旅自期蓋欲行所學也君負奇氣而抱雄略賑饑有成績矣行復試之師旅必如張堪之守漁

陽囟奴不敢犯塞李光弼之節度范陽整肅軍旅近懾三衛之心遠破醜虜之膽則昔賢之志焉未逮者君其見之行矣適某徵贈言於予予故知君且喜蓟遼之有鎖鑰也遂不謝而重以言

送副郎回堂濮君之南秋曹序

回堂濮君嘗受學于東廓鄒公而鄒公則得傳陽明王先生者也陽明先生之學主於致良知其著之于言措之于行建之勳業投之流離顛沛而不亂施之洞獠炎荒風行而草偃者皆自其良知發之非有所增益也一時出先生之門若鄒公輩咸能守先生之學充實光輝彬彬成章相望焉予雖未接鄒公而公之微言緒論嘗得諸海內學士大夫之誦習身居巖穴之幽風播海隅之遠譬之蕙芷蘅杜芬郁苾如也此豈待勛庸著哉公之門人不知凡幾予所見忠信朴質離公而不反者則濮君其人也予與濮君友且二十年始見其緝學好修阨塞名途風塵

轗軻不爲不久其意坦如也既以母老筮仕爲冬官幕屬周旋諸僚寀不亢不隨不吐不茹低昂中節其行侃如也歲久不調栖遲京國衣敝馬羸寒如儒生處之安裕少無咨嗟觖望態其識卓乎其定也夫進取利鈍人情寒燠軒輊紛沓于二十年間而君視之若浮雲變互於前此不可以觀所養乎夫致知與良知之說發自孔孟而陽明先生則合而言之曰致良知可謂易簡之至者也然其所謂致良知者則非索之窈冥幽眇而其功卒歸于格物故其所以發于事業與夫著之訓言信天下而傳後世者非其致知格物之驗哉若鄒公則以身明先生之學淵乎深造而濮君則又能强立不反以無負師傳切磋之心殆非行背其言藉門墻以射虛譽者倫自是益進之充實光輝如陽明先生之有鄒公斯道其有賴乎今年秋濮君擢南秋曹員外郎南都視北務簡什九秋曹雖職專訊鞫月不數事天下訟獄之詳讞不與焉故諸列在郎署

者問學取友恒有餘力而篤志勵行之士相接踵君往其日益哉行之日同鄉官京師者祖餞都郊僉以贈言屬予予與君故有同心之誼因述其師門淵源所自以爲勗嘻君其諒予之衷乎

送姻丈槐堂袁君節推東萊序

槐堂袁君少負高明慷慨之氣跌宕不羈之才一出海濱即浩然有俯視六合凌駕羣豪之志見者莫不偉而奇之處膠庠則邑令姚江陳公

試憲臺則督學晉江陳公舉於鄉則主政乇崕余公業于成均則少司成貞齋江公皆擊節稱賞以爲希世之珍當是時予善君而未稔也迨予領鄉薦適四方始與君同京邸而君顧予予有取焉遂締莫逆聯姻好南北征游者二十年已又偕予共學南野歐陽公而公每開以心性之旨曰辭章非實學也意氣非眞際也君于是亟反舊習以究眞實之所在不數年其氣降而和其才斂而正其志沉潛而堅定粹然若玉之就礪而圭角泯也當是時予方踈昧得君劘切而不眩君六上春官弗第乃翻然曰吾親老矣遂筮仕得南安節推其行也人咸以察憂君而君顧寛以濟明不苛不縱能聲大著南贛閩甫二朞奔父喪而巡撫顧秋山公輩咸爲之不豫曰方與斯人與之共理何奪之亟也夫昔人有志同道業同方而出則異趨者君出而不變塞不易世豈非難哉當是時予服君能守而思以恒其德旣而予叨第官京師君起復赴銓部別

且餘二年相見輒勗予以端謹寛宏之道且諄諄曰子受國之恩大而責亦大予爲之竦然動容者數四乃竊嘆曰槐堂子眞愛予哉實予而恐玷之也居數月補東萊行予餞之都門外君曰子其何以別我予曰君嘗試南安矣訟理惠流寛明並行矣夫東萊豈異南安哉君以直厚予予又安敢以諛薄君也異日政成而入得與君相規相覺各共其職以無負　君父之恩師友之望則予二人交游之誼信非區區情好已

也

賀大司馬洋山淩公内召序

我國家於淮濟並設兩督府一以理漕一以治河蓋重國計也頻年河伯爲災淮泗横溢運道漸以梗塞

皇上引爲儆宁日厪南顧憂　簡命撫臣董其事業已次第經畫迄未底全績也尋用廟堂議兼河漕爲專任顧難其人焉大司馬洋山淩公方叅贊留都機務爲社稷重臣乃薦紳藉藉咸推轂公謂非公不可何者運艘鱗集漕務至殷繁矣工役胥與河務至煩重矣卽分任之猶然稱難茲乃一畀交責尤難之難者諸薦紳諒公素矣往公有事兩廣勛猷夙著深結　主知至是

皇上欣然曰若往亾憂也公受命旣倍道馳至徧歷兩河咨謀詢度殫竭心力已乃決筴導海以疏其流固堤以防其潰又開新河以避淮衝悉條其事以請

上特賜温旨如督府議公乃分任百執事指授機宜躬爲程督罔間朝昏不踰年而淮泗悉由故道注海無復横溢之患遂使漕輓飛渡較疇昔獨爲便捷而淮右一方生民亦獲平土居焉

公乃上疏報成

上大嘉悅晉秩宫輔金幣兼錫比復念督府勞矣其　召還　闕廷以裨輔翊遂綰大司馬章入總營戎瀕行屬下兩淮度支暨四郡守伏在嗚騶仗鉞之側目擊盛美謀乞一言爲公慶謂余與公有同舉誼相與造予請焉余曰度支郡守輩所懷者公之德也所仰者公之伐也余則知公勛伐有目矣余與公在三日人中意味獨相孚契論議每相脗合間嘗抵掌譚天下事見公慷慨激切動中肯窾憶自登第初以至今日公固爲天下蒼生屬望非一朝夕也河漕樹立誠不世功然在公直餘事耳彼漢稱賈讓治河唐稱劉晏善漕各有片長乃公則兼之惟經綸淵蓄故諸所措置自殊

皇上方比德唐堯隆治虞舜公殆今之伯禹與度支暨諸郡守則又曰方今重務宜莫如河漕乃今一旦奪公而往豈　當宁梁重內輕外薄此咽喉地乎余曰平成底績堯錫禹玄圭以告成功山甫城齊吉甫詠遄歸以慰王心在昔已然公寔社稷倚重寧能以一河漕久淹乎且也公被徵而入朝夕　黼陛啓沃　宸衷行將由司馬而陟鼎鉉則所裨益宗社者更爲弘多薄海內外均濡德澤淮右數郡固不以遐遺也矧茲河漕諸務剏立遺軌即萬世且永賴焉寧以去後異乎余固公部中興邑人也興視高寶獨下其受水之害更深故感公之惠更切即衰病不與聞户外事於公偉績寔樂道之聊緩頰以綴言於行李

送養靜麻君令杞縣序

孔子有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學道而不愛人非學也知愛人矣得行其志而能使斯民被其愛者宜莫若守令故有志者恒樂居之即奔走簿書弗計焉守令得人惟漢爲盛循吏傳所稱文翁而下治狀卓異如云所居民富所去見思此與周召伯何以異哉或者猶以爲未學而病之今之海內學士大夫皆知談慕聖學誦說仁義其論治則羞稱兩漢及究其實大有不然百姓愁苦怨咨詛懟不待去而後見然則所學者果何物耶其不羞于漢者鮮矣養靜麻子有志學道者舉嘉靖庚戌進士明年夏授令杞邑茲行也其將薄漢諸循吏而不爲乎其將諸循吏是程乎又將陽薄之而陰出其下乎麻子負高明慷慨之氣有憫時悼俗之心匡濟天下拯救斯民之志剥細民之膏髓以自肥斲無辜之生命以自逞知其必不爲也繁其條格多其文法我有能名而民無實惠則下漢循吏數等矣又豈麻子之所屑哉麻子行矣杞介汝潁之間其地衍沃率民勤耕可以樂生又其俗質實民多樸茂道而之善也易彼其樂生我無戕之彼其自善我無紛之安靜悃愊俾之自生息而莫之

或擾文翁召父其治也厤子而果愛人也其於是圖之昔孔子抱道不試一聞武城之絃歌輒爲莞爾此其愛人之心何嘗一日忘哉厤子蘊是心而不得試者亦且二十年今得其柄而運之杞之不爲武城吾不信也

甘泉湛先生文集叙

夫道在人心匪言弗彰古今立言者卽人人殊要以明道而已自孔孟旣没微言寖絶迨漢晉諸儒溺意詞章言愈煩而道愈漓有宋嗣興濂

洛革出周之純心程之定性其旨歸於揭斯道之眞詮覺斯民之矇瞶非有二也我　明熈洽二百餘年人心丕變文教大興白沙陳公身任斯道倡明正學遡濂洛以接洙泗爲一代儒宗吾師甘泉湛先生蚤遊其門獨得其傳乃與陽明王公日相講明絶學振作斯文而王公語人則曰致良知先生語人則曰隨處體認天理夫道在人心昭明洞達靡所不貫靡所不燭舍天理非良知舍隨處體認非致良知蓋道一言一而教亦一也余嘗親炙門牆面聆謦欬憶自牛渚餞别羈迹仕版儀刑日遠趨步無由惟奉六字心訣日與周旋蓋將終身焉顧曩若鞅掌邇復衰憊歲月虛糜傳習未究脫令天假我以年而泰山旣頹所可尋繹於萬一者獨幸有遺集在也是故心性圖說與學庸二體測諸書均之闡斯道以淑人心至若贈答銘誌諸作又先生緒餘海內人士慕先生而不見卽一言一字信若蓍蔡矧及門士乎凡此集中所載皆先生隨

處體認遺矩亦士人隨處模楷實學萬世而下且將藉此私淑無窮則先生之所嘉惠亦永永無窮矣敢曰文章易聞乃謂道不在茲耶適蒙中丞檄撒郡彙梓先生全集余同年友洪君柢書屬余爲序余敢僭言簡弁用識追慕之萬一云

玉雪齋詩集序

詩自三百篇而下譚者率稱漢魏而右李唐大抵詩以言志而人心與世運實得表裏隆則隆

汙則汙有若波流不可强也然三百篇中自朝廷以達閭巷無論士人即愚夫愚婦庸言而成詩者何以故彼固無心立言而聖世休風鼓之噓之天籟自鳴耳降至漢魏猶爲近古迺唐則以詩取士而業舉者競起名家矣我 國家混一寰區振滌故習文治與日月爭光海內抱藝之士靡不蒸蒸向用竊謂天造草昧方將戮力制作煇悤經綸不暇何暇觴詠而一時公卿大夫類皆能詩非 國運休隆人心丕變安有此

哉金沙虞公當洪武中以明經致位中丞晉秩大理閱四朝而功烈炳蔚爲名臣首稱予蓋尚論而景慕之有日矣予戚于君實公孫婿也因持公所著玉雪齋詩集示予索一言以弁簡端予手受而卒業焉遂作而嘆曰公當敭歷中外日事錢穀刑名而詩篇賡富格調超卓直逼往昔作者則公之所養淵源無際此僅一斑詎足盡公哉庸書數語歸之以副于君敦崇戚誼之意且以嘉公後人世守之賢云

贈南京兵部尚書克齋李公之任序

蓋天下之事有機得其機者禍難未形可使不形既動可使勿動而雖其敵也猶可因敗以爲功不然直激之使形趣之使動耳而及其敵也則潰裂而已矣古稱子房善制變世但傳其躡足止偶語數事以爲奇而不知子房制變常在未事之先人不及見即不幸其事已著禍難且不測亦直以一出言一舉足而消耳何者得其機故也往歲南都有戍卒之變其所以激之使

形而趣之使動者吾誠不知其所在當事者計無所出顛頓倉皇事且潰裂幸克齋李公爲少司馬乃旁起而戢之假以得生之途而按其必死之罪擒者擒縱者縱指顧之間倏忽而定則何若是易易然歟嗟乎亦得其機云爾諸呂爲亂太尉勃率北軍誅之而慮其有不安者乃設爲左袒右袒之說明告於衆而使之自擇夫彼且懼誅不暇何敢言呂其必出左袒明矣而太尉則何爲者意固以爲彼方自懼即欲歸正而

無緣也而吾乃與之舉事則其中且有變故特開之以左袒之路使皆以爲劉之迹自見吾於是遂因其迹而信之而其心當自安蓋自左袒之後雖故通呂氏者皆歡然以釋飢歸而語諸其妻子亦必曰吾乃太尉軍耳豈從彼呂哉如是則不惟可以誅諸呂濟事而反側者亦已帖然矣此其運智虛微窅然無迹世孰能測識之李公之戰亂討正類此故曰得其機也蓋李公去而姑息之政行姑息之政行而士又稍稍不

靖

天子旣易置叅贊之臣則以李公往代其任夫事又一變矣又變則又有機而制馭之道安出蓋理固有生之而實死之死之而實生之者人之情固有威之不怨而惠之不以爲恩者其故可思而得也彼之不靖者顧皆菜傭牧豎耳豈敢稱亂哉獨以爲我固有罪而乃反姑息我惟所爲不問則是疑我也疑我後當有重禍又以爲姑息則法不行法不行則人多犯罪犯罪多

天子必且震怒加誅戮焉而玉石孰與辨者以是二者糾縛其心不自聊賴蓋求生而不得其所以生也故乃狂惑而無歸此則皆姑息之過也夫知生之爲死之必知死之爲生之無所德於惠必無所憾於威其機如此故今制馭之道利用嚴吾意李公玆往必且明

天子之紀綱以振肅其號令剪其不馴而撫循其無辜吾意南中之卒必且崩角慟哭自明其心以請死也必且歡呼鼓舞幸其得所恃而可

以終有其生也斯其於戡定何有哉當囘紇內犯子儀單騎見之免冑釋甲而諸酋皆羅拜夫其敢於深入而不敢不屈於免冑釋甲之一夫則子儀之威德久有以服其心也惟服久故其視之直如雛鼠耳羅拜足道哉李公威德著南中亦久矣彼其得免斧鑕犁然生至今者蓋皆公力則其望公也當如饑渴而見之當如父母威乎惠乎惟其所施固將夢寐服之也而又何悖謬之敢爲嗟乎使李公早有斯任必無昔日

之事而使不及今往也則不振之患他日將益甚今公往矣人固皆以既動使不敢動者爲公望而不知未形而使之不形者當更多焉此則惟智者能喻之而常人未可以窺也公博學淵識爲世偉儒乃其大略雄才綽有經營四方之具先是淮揚多警以公鎮撫乃一鼓而斬倭奴數千人無得歸者

天子以是甚眷嚮之頃欲用諸西北以撻醜虜而會南中多事遂用諸南行且徵頗牧於禁中

折衝帷幄以仰佐安攘之大烈

天子固有意也彼南中安能遂借公哉詩云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吾儕日望之矣

海運詳考序

嘉靖乙丑河決徐沛　朝廷遣大臣董治鑿石通渠以避濁流運道乃大通利隆慶辛未復於下邳時有上開膠萊河之議者業遣科臣相度矣中丞敬所王公時居東藩乃抗言曰斯役也在元至正間嘗議開之而尋罷矣殆不可行無已則通海運便矧求樂間已行故道乎遂詳考海運自前代迄　國初始之所以行終之所以罷如何而爲利如何而爲弊與夫法久變通之宜造舟通運之制考校區畫纖悉詳明覽者不待其竟而即知其必可行也守臣上其議

天子以爲是而亟行之海道筆峰陳君將梓其議以傳謁予序諸簡端予惟漕運國之大計也在昔三代天子公卿百司庶府皆賦其畿內之地以自給輸將徭役率不越五百里而遙民不

勞而上自足也秦漢而下漕務始興皆視建都以爲難易漢唐都秦宋都梁當其時宋漕較易漢唐且其法轉搬江不入淮淮不入汴其力舒矣我　朝定鼎幽燕扼匈奴之亢而拊其背所據形勝視關中尤爲要害惟漕粟仰給東南轉運甚艱求樂間倣元制由海而運者十有餘年既會通河開而海運始罷然則海運者固　國家已試之成事也我　國家建都既與元同則漕運安得盡與元背哉即河無梗兩運並輸未

爲失策而況河患屢作可不長慮而亟圖之乎夫泥故常而昧變通者拘攣之見也狃目前而忘遠慮者膚淺之流也故瑟不更張而鼓鮮不絕絃矣鑑不刮磨而照鮮不眩物矣自非淵識遐覽之士烏足以語通變濟時之道哉蓋公少有奇資博綜羣籍而歸宿心性之學既臥山中留心經濟於當世之務靡不研究故一出而能建議紆籌如此譬之莫邪發硎斷蛟剸兕惟意所向耳行爲　國家處大事決大疑以康濟天下此未足以盡公之蘊云

黄牧齋詩集序

人有恆言曰詩能窮人或解之曰非詩窮人乃窮人工於詩耳信斯言也則巷伯烝民之賦清廟我將之作彼非廊廟公卿之所咏述耶詩學莫盛於唐而大曆諸名家皆一時雍容金馬之臣曳組垂紳之彥謂詩必窮而後工誤矣至於廟堂之氣舒以達岩穴之思幽以鬱乃其居養所移不可强也故高岑王孟雖並驅一時功力悉敵而東野之作每多悲悵抑鬱之意蓋愴時感遇然爾吾鄉牧齋黃公少業舉子補邑庠增廣生乃其意顧獨喜吟詠舊所藏皆古名家詩籍已乃盡棄所誦習而畢力爲詩冀成一家之言以託不朽築室北郊去城半里許絕不與市井相交涉予間嘗一造其廬蓽門環堵蕭然自適抱膝長吟蓋樂而忘其爲窮焉今年壽且八十有四忽遣其仲子至京師彙其平生所賦得詩二卷請予爲序予諦覽之見其冲淡之趣彷彿東野雖其功力或有未逮至所謂愴時感遇而其悲悵抑鬱之意不有向者乎後有執此以求先生之所以爲人則必有聞於後其視擁豐貲都崇爵而泯泯無聞來世者果孰爲窮耶此端木賜之所以見譏於卜商而予之所爲深惧者也因序先生之詩而重有感焉

平賦錄後序

與化平賦錄成李子竊覽之迺喟然曰秩哉其經遠之猷乎昔者聖人作則動爲典常民咸用

之若可以已也然必示之藝極垂之謨訓者何
哉凡以及遠也而況賦者國之計也輕重分而
利害繫焉利害感而人心蔽焉奸宄變幻弊端
沓起可弗慎與此三壤九賦禹貢周官所由致
詳也然則斯錄者其亦禹貢周官之遺意乎是
故錄先地圖焉疆域正矣倬然孰得而紊諸次
疏草焉明 王命也命而更之斯定制矣懇懇
乎亦民之隱也次憲章焉昭厥度也干紀者其
知所懾乎次南北二界圖焉釐之移文錯之歌

怨而厥蹟累矣于人心能無惻乎次賦額焉而
後重輕多寡弗可磨也茲其經遠之猷乎雖然
更法善治莫要于服民心也弗服其心匪以更
法適以導爭匪以善治適以長弊雖撻而使之
一朝從焉不可得矣而況于遠乎是故賦平而
後衆服矣衆服而後法一矣可遠之道其在茲
哉否則雖錄焉亦徒也是役也侍御覺山洪公
主之虛巖傅侯實成之興利剔蠹斯固不世之
功也吾民其永賴之矣或曰賦平矣錯則勿之

有改也且厥產凉而貢則厚厥民鮮而役則繁
民之銜恤尚種種爾也又將焉賴乎嗟乎天運
之來有幾焉否終則傾剝窮而復其所由來者
漸矣嗣是以往寧復無慮深求瘼如二公者哉
吾固于茲焉卜其幾也

送地官周子叔愚之南都序

我國家倣成周鎬洛並建兩都皆根本重地也
六曹諸司在南都者設官雖少省於北而庶務
攸寄則均焉至地曹則職專國計間者邊徼多

事餽費繁夥內帑稱急至取給南曹然則南之
積貯可玩視乎哉職入職出劑量不失則司徒
之屬其分也今年秋八月余友周子叔愚實拜
是職其何以稱塞 明命哉周禮成周致治之
典其所載獨詳理財誠以財者國之大計也理
之弗當則下殘上匱亂蘖乃形故其意惟在均
節財用理其出不理其入周公其有深憂乎乃
今之理財則大異是歲之所入有制其所出則
無制所出不繼又益其額而入之民其能堪民

不堪命則譸張之患作將誰戮哉可憂當不在虜矣周子其念之然南北則稍異指北憂其出南憂其入北之出關積蓄之盈縮憂在天下南之入關守已之廉㦸憂在一身在天下者勢有所不能節在一身者我固可得而持也然必持其在一身而後在天下者可爲故曰人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向以言薦子測其有不爲也今且觀其行矣吾子慎乎哉南都多佳山繡谷昔之士大夫有曠致耽幽逸者恆樂居之而今非

其時矣北有門庭之寇南有水旱之菑　當宁憂勞羣僚皇皇即遠處南國其能以偃仰暇豫爲也子行而渡鐖江至中流能無擊楫思奮如昔賢者乎即余亦因子而惕然有動于中也

送同年北山李君令新喻序

北山李子既登第之明年授令新喻李子濮陽傑士問學淵溥尤長於詩爲詩累數十百篇古雅可傳乃其性獨耽詩或謂其弗諧吏事而憂之其同年友李子春芳曰不然夫詩之道與政通也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大乎詩天地鬼神且不能違也而況於人乎故孔子雅言必稱詩內之訓子外之訓門弟子必稱詩謂攻詩而不達乎政有是理哉惟自太朴既雕風雅道喪而浮靡矜誇之士率搜奇競麗以爲能且以俯視一世謔浪無忌如盧駱而下偷俗靡治此何以稱焉北山子學探古始格峻而意融駸駸乎造三百篇之閫奧乃其自視則歉然若不足以鳴世非道合志乎不以示也有問者訥訥若不

能此其所存可與淺薄者道耶溫柔敦厚民將宜之於新喻何有哉且吾聞不朽之道三大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故立言非君子之心也宣尼不試而後六經述子輿不合而後七篇作向使遇文武之君而事之以爲德爲民貪宗社而澤海宇功德所被豈不加於空言哉北山子舉於鄉偃蹇弗遇者二十年當其往來齊魯之墟見孔孟轍跡所濡栖栖皇皇而不得一試者未嘗不惻然動心故其洩爲篇章穆如皇如

期以施後世而託不朽乃今一旦遘風雲專民
社凡心思之所籌度耳目之所覩記與所咏嘆
咨嗟欲試而未能者皆得展布四體而爲之自
新揄以往樹德樹功不以社稷生民後身圖則
其施後世而託不朽者視立言爲何如也故予
不爲北山子憂而且以爲北山子賀北山子聞
之曰吾行矣吾將事所事而棄所好矣

送兵憲嚴亭張君之閩臬序

我國家並建藩臬輯柔黎獻于險隘阻塞必專

兵憲臨之以禦非常戒不測承平百八十年四
方鮮奸宄盜賊即竊發亦蕩滅不旋踵故兵憲
惟訊鞫刑獄肅清境內是職嚴亭張君以錦衣
經歷擢閩臬僉憲兵備建寧諸郡東閩劇地人
猱黠難治或曰嚴將克之李子曰否不然夫法
所以維禮也使民遷善遠辠生全之也法雖峻
而意恆仁故曰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法不
遠義則民服而不離三代而下漢治號爲近古
文景之際斷獄數百幾措刑矣不數世而禁網

寖密姦猾巧法轉相比況以刻爲明此路溫舒
所爲扼腕也我　明載與吏治寬平去漢遠矣
今海內操法者顧稍尚苛刻輕重惟意所向甚
至對應忤意即深治又或不待其服輒擬傅決
罰其視欽恤之意何大相反哉張君少以才名
江左領嘉靖戊子薦令平陽愛民呴呴若赤子
民至今歌思之以令平陽者而憲閩即閩安矣
奚嚴爲或曰臬主戢暴禁邪匪嚴將弗稱李子
曰否不然惡死而遠辱者民之情也由禮則榮

生不由禮則辱死而無知之民背禮逞欲死且
辱而不辭豈其情哉以揉之失其道也取之不
恤其心役之不量其力鍛斲楚朴惟恐不至民
將生之不樂矣是故背禮逞欲譸張爲幻甘心
焉又從而刑之是納之穽而殄之也故善持法
者仁以立威禮以維法使人樂生而恥辱止邪
于未形而戒暴於未作也然則張君之之閩舍
令平陽者何以哉仁行威布譽宣秩晉閩之人
仰而思思而碑之弗忘安知不如平陽也張君

其念哉

送漢涯李先生令永清序

聖天子勵精思理道化旁洽薄海內外皆寧謐安乂小大臣工莫不精白承休以仰成垂拱之治故頌揚王化者曰匹皇唐而追邈古三代而下無論已然厚恤民命篤培元化以永昌國脉則守令其職也何哉布措執法齊一心志朝思而夕發罔所拘閡惟守令得行之他則不能爲其與民親也然則其賢其否所係豈曰微哉予

同年大行義河李君大人漢涯先生少以才雄楚中屢舉弗獲第以選貢授令永清夫永清京府屬邑去邦畿百里而近其德意所沛紀法所涖蓋首承之而後達于四方未有畿輔弗治而四方効職者是永清海隅長令之表也然有憂之畿輔近地多豪右閹竪之家緩之則法弛而民偷急之則謗叢而害至所謂柄專而勢得行者失其操矣雖有愛民恫隱其能行之哉雖然勝勢以理禄强以德長人者曰柄在我也一以法制操切豪勢彼起而角之勝負莫覩矣我惟不頗而衆自和我惟不欲而衆自服故洛陽有鬼神破膽之異汝陰有豪右斂手之頌此豈徒威令驅迫哉德與理之效也先生名不酬學位不溢才忠信敦厚遵理樹德於巖穴之日者有年矣于永清何有量緩急布恩令貞守蓄威以陰折豪勢之心畿輔治而海宇向風矣先生念之哉大行高明特達雅志學古今秋仲嗣復峻發湖藩行且並登樞近以發攄先生未發之蘊

然端本善則又先生爲之範也詩有之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又曰君子有穀遺孫子先生念之哉行之日同館諸子重通家之誼祖餞都門外而李子申之以言

送郡佐對峰馬年丈之汝南序

辛卯秋吾郡領薦者十三人强半爲郡庠士時同宴大守堂送歸私第至夜金革聲猶震動閭里鄉長老輩相賀以爲前數十年所未有予以下邑士廻翔其間藉有餘榮焉且皆逸才妙質

翩翩然有凌紫虛吞雲夢之氣如鵾雛遠舉層霄之上見者莫不矚目驚覩也今且幾二十年第禮闈者不數人第者不必顯仕者不必利嗟所謂翩翩然震動閭里者何落落若此耶甚哉名之難成也吾嘗思之矣古之學者四十始仕卽大聖賢人皆不耻下位不卑小官如抱關擊柝委吏乘田恬然居之而無厭怫無聊之嘆夫學之久則閱歷熟而不眩于事其處卑安則必恪脩其職而不苟此古之士能永終令譽也乃今則異然自始業章句少能操觚挾翰卽有拖金紆紫之望其仕也皆欲領華秩宅善地以自潤其有不然則咨且怨又或靡然沮失以爲涯分已定不可長駕遠馭于仕進之路而自待也恒薄聲譽不求又將誰尤耶是故蓄而積之以豫其素推而達之以廣其猷廓而大之以弘其度嚴而貞之以端其守而又恆以一其德謙以居其有其不令終者否矣對峰馬君與予辛卯同薦所謂逸才妙質者其一也嘗學于司成季泉孫公雅器重之乃亦二十年不得第顧其親顛毛種種雪矣先是丁未不第以書促君仕君竟違命去今春復不第乃親之命則益以嚴也君始謁選得汝南佐嗟乎君之學可謂久矣才而不得酬鴻漸之志仕而不得操專制之柄儳然人下可謂屈矣君乃居之坦然無怫抑不平意則君之所恃以過人者不有在耶君往矣行縣過信陽考孔子語子貢而佩焉則所以收桑榆之功以錫吾同進之光者端有在也

大中丞崦山周公六十壽序

大中丞崦山周公今年壽躋六十十一月二日其初度辰也夫子月之朔一陽發生之始公以二日誕其所稟受不已異乎天地之氣陽爲正陰爲邪人之生也陽明勝者爲君子陰暗勝者爲小人而周文孔子之演易恒扶陽而抑陰公誕降一陽之候於天地正炁取數多矣其所稟受不已異乎公舉嘉靖癸未進士官給諫剔歷中外者餘三十年始遷中丞自佐郡以至藩臬

皆炳炳以廉靖貞秖著名焉及擢爲中丞縉紳莫不交相賀曰此昔所謂風望峻整器識方雅者也夫中丞者執持風紀督司百僚必端方正直俾廷臣望而憚焉夫然後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而公實其人也吾觀公踐身儉約有羔羊之節焉居已簡默有白圭之慎焉疾邪崇正有巷伯之嚴焉而又廉介自持取與必慎無敢有持尺帛窺其私室者斯所謂得天地正炁而陽明勝者乎在易復之初九一陽方生若未足幸也則曰無秖悔元吉姤之初六一陰方生若未足慮也則曰羸豕孚蹢躅周公之意豈不以君子小人之亨否天下之治忽係焉寧俾陽詘而陰縱哉及觀復之彖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則天地之心未嘗不欲君子道長而陽明君子固天之所必相者公自是引壽祺宅樞筦抑遏小人培植君子以贊聖天子中興光大之治俾海宇蒼生並受其福則天之生公壽公豈徒哉太史對山林君侍御

春野黃君華公在閩藩所薦士也咸德公謁予言爲壽公又嘗有遺愛于予郡者因不謝而以扶陽之說爲公祝

壽大司徒南溪張公七十序

耆宿在天下所係　宗社者豈小哉在朝則以其身當天下之任而天下倚以爲安在野則以其身負天下之望而天下倚以爲重此古昔先王優禮黎老而于其去就恒加意也夫士大夫自始仕騆至卿佐其閱歷不知其幾十年而世道之升沉人情之變幻紀綱風俗之沿革美惡未有不周知而精諳者其操行宅心未有不端方而惇厚者即有故而去鄉里後生猶得而考德問業郡邑大夫牧伯猶得而質疑諏政在廷之臣猶得而想其風裁程其軌轍此其有裨於國豈以出處殊致哉有若而人天必相之其不彌壽且康者否也然世之修于壯而或隳于衰暮飭于朝而或肆於閭井毀廉潰防以自敗其生平者蓋亦有之即引其年奚貴焉若吾泰興

南溪張公其殆宜壽且康者乎爲諸生時業已知公伯仲以才名海內及領鄉薦適四方又得聞公立朝風節當

武廟南狩公以某部郎輒首冒不測上疏切諫及督湖廣學政遷河南方伯巡撫榆林所在咸有異政端士習恤民命綏輯軍旅折衝醜虜均非務爲文具者當是時天下莫不跂望公之柄用而公亦毅然以宗社爲已任已召入貳地曹聞命輒行言者乃以迹論公公竟致其政歸餘

躬勵行老而彌篤日以學課其子及鄉里之後進聞　朝廷政事失得未嘗不惻然動心其視去其國付公家事若罔聞知者可同語哉當是時天下又莫不跂望公之一出以究其所施噫乎　國家儲養人才以奠安　宗社與士大夫砥礪名行猶不忘於已去之日如公者蓋不可多得意者天之篤生以厚　王國耶今年年七十然且矯健無恙隱然　宗社磐石異日

聖天子咨詢耆宿而登用之如翁者非其人耶

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公之謂矣予謭陋不知公然生長鄉壤慕公亦舊矣因其戚滄州倅梅谷何君請書此以代觴祝云

心菴嚴封翁暨配呂太夫人壽序

嘉靖丙辰予與亞輔養齋嚴公受

上簡命偕直　西苑出入　北扉同焉其擢翰學奉常少宗伯少宰同焉已公擢冢宰予正席南宮以至奉　御勑收綸閣　天寵所加同不

同被至於父母俱存天倫至樂人子所至願而不可必得者乃公等人心菴翁壽七十有八太夫人呂八十而予二人亦俱七十有三同一康強無恙焉夫自昔公卿有同升者矣而遷必同遷者則罕有也有釜養逮親者矣而躋位輔弼養逮其親者則罕有也即有之二親未必其壽並也則吾兩人者豈非天篤其慶而爲生人罕遘者哉歲庚戌予嘗一接心菴翁矣丰儀魁偉神采煥發而襟度洒洒夷曠豁達大非常人其

在里閈則以信義服衆有不平者不赴有司而聽翁之一言里中有不類者則痛絕不一見及人有寸善必抵掌稱之自以爲不及初封大史加封翰學奉常　制命有曰剛明樂善豁達有爲乃其生平大較云呂太夫人出衣冠詩禮之族仁慈勤儉根於天植累封太恭人貴矣而服御尚若寒素遇媵奴有恩下逮臧獲又體悉周至恐或傷之至剖析義理纖悉不爽雖丈夫弗逮焉噫以是淳德而相剛明夫君非天作之合

而家慶之所由篤歟養齋公以惻怛慈和之心運太公至正之政其秉銓則惟賢是進其贊輔則惟德是布而寬仁有容誠所謂善人君子有不足以上延天佑下綿世澤者乎顧予薄劣不敢以望公之萬一以予二人宅心仁厚視翁與太夫人殆亦近之則世澤所延宜亦有同焉者翁與太夫人後先屆彌誕之辰予南嚮致祝因述與公實締同心之誼如此

郡伯懷堂袁公八十敘

余與袁懷堂公爲童年小友公少長余余垂髫而公總角回憶昔時宛如昨日公今春秋八十而余犬馬之齒亦七十有四歲癸未季春九日爲公懸弧之辰余仲子茂材則公甥也過庭而告余余且喜且訝曰懷堂公今八十耶何躍躁也當其壯時英氣勃勃有激昂千仞睥睨一世意望之者知其爲偉丈夫也於予童而羣焉長而藝德相規申之以姻好嘗共遊歐陽公門聞心性之學及兩人者奔走四方公之譽聞日起

自入官以至守郡諸所閱歷在在有聲最著者則佐撫而剿青泥巨寇守吉而縛陳文點賊俾東土數十年腹心之害一旦坐消於譚笑間推轂者謂塞滔天於孟孔滅燎原於始燃匪溢美也尤慨心性之學不明所至輒進諸弟子語之有文翁化蜀遺風去思德政諸碑勛伐章章耳目公輔可坐致矣顧公素弁髦簪紱毫不繫念方上計天官例當以時候察公適觀客彈棋指顧不暇若忘天官氏黜陟我也候吏從旁趣駕

者冊竟不往尋便乞歸人咸惜公用之未究而公歸則杜門靜攝屏迹市廛足不一履公門時與二三知舊過從張局命酒門有詞朋棋客亟命閽人入之倒屣如不及若軒蓋烜赫冠裳揖讓輒引避若將浼焉此其超越塵表胸次豁達豈逐逐特紛者可能比擬萬一而公之培養壽源端有自矣宣尼論壽歸之仁而本之靜公進不以榮顯累退不以塵囂擾一何靜也且也干將利矣逞之則戕孰與不盡利而善藏之騏驥捷矣騁之則疲孰與不盡力而善調之公惟廉於取名以未究之蘊斂之保身優游林泉寄情觴奕一切聲利直將浮雲睨之神彌王年彌高由耄耄而上之期頤無難矣仲子以告懷堂公笑曰有是哉余惟不善宦故仕止二千石退而從事枯棋三百濁酒一杯日復一日誠不自知老之將至論養生者顧有取焉今日之壽請即爲我張局命酒可也

劉白潭先生全集序

言心聲也詩言之精也古之君子方其得志於時鴻功偉業聲稱當世無暇爲騷人墨士沉吟窈眇之聲及其去國謝事始得放意山巔水涯之間鈎深抉隱引物連類以自適其心之所好然根性觸情往往讀其詩如見其人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何者詩固心聲之精而性術之所不能隱也石首白潭劉先生擢第弱冠讀書中秘方

武皇帝朝先生爲御史指斥逆瑾直聲凜凜擢貫憚之然竟以此落職尋復起用終不偶於時出補潘臬即引疾歸田里日工吟咏自適所著有白潭先後二集念菴羅公西石王公皆嘗爲之序今其孫某以楚魁來守吾郡將以先後二集合刻郡齋請予序諸簡端予受而讀覽則咨嗟太息者久之方

武皇帝時權倖用事人人危疑幸有直躬奇節之士爭以名行相淬礪擊刺彈繩公論未泯國是賴以維持予不及見先生見先生所爲詩神

完氣厚恢弘該博絶無嬛婣婷婀之態又不以忠臣去國為憂愁狹迫憤懣無聊之思其放而逸也如龍蛇不可束縛其激而峻也如奔濤怒波不可銜禦千巖萬壑日往來吟嘯其間雖製裁錯出不必一一盡合風雅之調然格勁而意正音舒而節越讀之可以想見其立朝英英侃侃之氣噫豈文者信心聲乎不然何先生之性之情之操履悉於詩焉見之也若先生者偉人哉偉人哉予何愛一言天昌其裔又得太守君

一振其芬信仁人之有後也因序而歸之

平成瑞應詩冊序

夫河患至今日亟矣然古昔未聞河與淮合流河與淮合流則自元賈魯導河會淮入海始數十年來房村淤茶城淤古城淤其下清河口淤白沙口淤雲梯關淤淤日益深則二水不得東走海而勢益旁決是故河決崔鎮二十九所則淮北山東諸郡縣蒙其害淮決高家堰朱家口黃浦口則淮南諸郡縣蒙其害居人曾不得褁足而扺處又安問錢鏄之事哉歲戊寅

上用廷臣議以大中丞烏程潘公兼少司空開府淮陰總督兩河事公故嘗持節鉞治北河至是覽於兩河而惋焉曰河患一至是乎遍詢之兩河父老皆曰崔鎮必不可塞高堰渠固當衆亦卬首望斯舉然忖其功必不可就公乃謂如兩者則河事去矣夫水忌旁決旁決則勢分勢分則流弱流弱則沙積而河日淤淺故塞崔鎮者令河無旁決得會淮也築高堰者令淮無旁決得會河也是故河淮合而後故道可復也遂

決策具疏以　聞

上任其策必可用報曰如議於是徵材集絲部署百執事爪分其工程督之是年秋崔鎮工落成明年春高堰成由是河淮合流東走入海其勢壯汎沙無留者河皆深十餘丈廣仍其舊公所言盡驗兩河父老始服公識閎鉅毅然破墨守之說以成萬世功云高堰其初波濤浩淼絶不脂堰址則命萬艘載土實之久之堰隱隱起

水中公乃栖泊堰上凌風觸雪堅冰在鬚顏薰髮皜幾於胼胝無胈亦勞苦甚矣高堰成乃始得塞黃浦蓋黃浦決五年往矣蛟龍窟宅之往往聞其聲如雞啼塞黃浦之旬日晝大雷電雨下如注從玄雲望見數白龍裊裊向東北去明日地坼遺骨磊磊貫人子艤舟競攫之僅僅存兩首骨狀如馬首質如石色如碁浦人抱以白司水者始知為龍首骨也蓋水土既平即蛟龍無所盤據蛻骨而飛矣則又聞堰垂成有大風自西來若玄冥屛翳驅二水使東者

聖天子在上勞臣在事風雨助順百神効靈瑞異表見誠千載一時乎揚郡守謀于十部長吏若部中人士相與讚頌其盛謂余舊史氏宜有所論譔余荷

先帝恩得解機務歸老淮南顧頻年苦昏墊迄無寧宇今者幸覩平成之績徜徉田里間以咏歌太平則大中丞之賜也爰序册首更書其副識於郡城之禹廟得並垂永祺云

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卷之四終

序文

存齋先生教言序

京師同志之會每三年一大舉天下之述職暨與計偕者咸與焉元輔存齋先生實主其盟今年復大舉於靈濟宮合內外凡數百人先生以常直不克出乃遣其子尚寶揚卿君以往復以冊書明道先生定性書及學者須先識仁二篇命與會者諷咏而商確之旣各出所見就正先

生先生一一批示皆直指性天仁體羣疑渙釋衆謂宜鋟梓以廣其傳俾四方學者皆得以覽觀而興起焉予曰誠不可以已也何也世道之隆替繫人心人心之邪正繫學術孟子曰仁人心也我亦欲正人心人心不正則一膜之外皆胡越施之家室父母兄弟妻子有不達者矣況四海九州之遠兆民之衆乎惟仁者與物同體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以參天地以贊化育夫亦存乎識而存之焉耳存斯定矣性定而天地萬物在我矣先生指二書以教人其旨淵哉先生秉鈞方三載而人心丕變士風吏治翕然改圖斡乾轉坤真若反掌學之有益於世也如此凡我願學者能反求諸性默識操存勿忘勿助以得夫澄然無事之體其於先生之教思過半矣予雖不敏願與同會諸君勉之

封太史龍川胡年伯老先生八十序

仲尼不云乎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夫其喜且懼也豈不以壽不易得而

孝難致也是故子輿孝也而心悲於再仕季路賢也而孝窮於負米祿之不逮親乃自古嘆之矣若今封太史龍川胡翁者豈不足善且賀乎翁伯子奉常日門公與予同舉丁未進士士之敘為兄弟者凡三百人而在膝下者十之二三當是時予蓋嘆及親之難也閱十有九年而親在者纔十之一乃翁年八十而予大人亦年七十有三並膺寵祿曾參季路之所不能得而銜慕終身者吾與奉常公皆無憾焉信乎難之難

者也今年春奉常公迎翁養京邸都人士望之見其體履矯健耳目聰明咸疑其有異術而予則以爲非然也乃其心之寡營致然也何也心者神之宅也神者炁之宰也炁者形之光也心寡營則神完神完則炁固炁固則形立故曰精用而不已則竭神用而不已則敝心寡營而神精不用何敝竭之有翁少以才名姚庠屢試不見收于有司乃以舉授奉常公奉常公遂魁南宮擢首甲振珮金馬玉堂之間人皆曰華且貴

矣而翁視之淡如也其自處猶儒生也既膺貤褒崇金養奉常公由翰學擢司成晉秩奉常赫然負公輔之望而翁視之淡如也其自處猶儒生也頹頹蒙蒙與嬰孺同其眞混混沌沌與造化齊其淳蓋所謂全其天而完其神者是故氣固形立而禔福日崇也予大人少翁七齡而愿厚淳樸近之康强殆亦相類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不其諒哉雖然予與奉常公幸遭

天予假寵吾親顯有章紱天又假吾二人之親壽考令視其成而享其養則予與奉常公所夙夜以報　君恩而稱天貺者宜如何哉某月四日維翁初度辰同年官京師者大僕默齋李公輩咸造翁爲壽而命予壽之以言因推翁之所以壽與奉常公之所以壽親者如此

中洲胡年伯老先生夫婦偕壽序

中洲胡先生太史劍西君父今年四月二十九日實維六衮誕期先是戊申四月二十一日

厥配徐孺人亦躋六衮咸就養京邸太史後先捧觴上壽移大官之饌饌羌至及孺人先生顧孺人曰始予爲諸生厄塞轗軻者二十年既竊祿遂藩觖觖不得志微兒吾其泯夫宜大酌太史前跪曰大人抱瓌瑋之才而偃蹇名途母氏有幽貞之德而食貧中饋實餘此慶庇我後人兒何有焉更酌且拜爲二人壽時青城毛君華重同年同館之誼方載酒賦詩以祝而李子春芳進曰太史之言是也不有膏壤其植胡蕃不

有巨浸其貝胡與前者弗積孰啓後人哉先生之才不可見然貌豐氣和言不出口有古長者風孺人娩德先生皆遐福器也顧厄塞轗軻不得遇非天有意于太史耶不然太史先生所成也其所蘊蓄皆先生躬自授之何先生白首陳編馳驅道路終其身而弗遇太史乃一出即首擢江藩舉江藩之士咸出其下及舉進士則又裒然上第甄收翰苑蔚爲時望非造物者以此伸先生何哉嗟乎嗇于名而豐于壽屈于身而

伸于子天道之有定也如此雖然引而昌之又在後人吾嘗見世之積善累行者數世始發于一人之身而後人不克承藉憑勢蔑理以伐先澤者往往有之即先世培植者厚寧庇之也太史高明質直伸志萬物之上不欲以文學科名爲已足今雖優游史局未有表見異日秉鈞當軸之所設施固已卜其端矣樹德動天以壽二人于罔極固太史責亦太史所優也先生及孺人顧不樂哉因迭起爲先生諷諸子詩先生聞李子之言陶陶然語孺人曰是與兒所同進者咸來壽吾與汝而且重之以言吾慰矣吾慰矣

少司成孟河馬公七十壽序

余歷稽往牒豪雄之士才聲藻譽照耀今古而樹立遭際徵副或鮮蓋造化精英靳於賦予也乃若雄邁不羣之槩能易心夷氣收斂返眞者茲奚可以恆度測量哉得之於天者全完之於人者至若孟河馬公實今昔希覯者矣公少負才名雄藻振世天下慕之若祥麟瑞鳳對客揮

毫若不經思而天趣逸發雜之太白集中無辨也尤精書法行草得懷素體遒勁跌宕神解舞劒之妙片幅隻字海內傳布獲之踰拱璧此公游藝粗迹已擅不朽之寄矣夫文林藝圃蔚然奮起非不代有然或畢伏齷齪弗諧于時偃蹇恣肆不顧繩矩又多湛溺於敎外幽僻之見雖好奇任放者歆艷之何貴焉且天下羣然生矣亦羣然泯矣無論其大即細技末藝馳擅當時其精智神采必千百人之一而後千百人傳也

必千百世之一而後千百世傳也罔非造物英靈所屬得之非偶者至於振其華而徐以斂之不雜其施而歸宿於本實自非知道者曷能哉公發解順天起家進士收育祕館才藻煒燁衷爲時冠卽擢南少司成模範端嚴士習翕然改觀　當宁方虛台鉉待公而公輒解組去卽其敭歷長樹固灼然盛美稱奇偉矣已歸田徜徉泉石之勝卜築方山靜攝一室不與外事而亦不爲枯寂忘世作宗典以訓族屬講正學以淑

後進其潛味道腴表正後人之念又豈文人墨士所能闚其樊籬耶夫福澤才譽自昔以爲難兼而公既兼之今且棄榮若蓰刊華若遺非勇決人豪其孰脫然者公之自全其天顧不深歟今夫連城照乘之珍藏于深山大澤則寶氣精芒韞地靈而貫牛斗其神采固不終掩也松栢質幹參天柯葉無華蟠根鬱秀脂液凝爲琥珀歷千百刧不化其蘊靈含精者深也公年七十而手骨朗秀體履矯健神采殊異若彼則內所含蘊孰窺其際而壽筭寧可涯測耶五月四日維公初度辰予不克躋公堂爲壽因本公之所以壽者致遙祝云

對峰陸老先生六袠壽序

今年秋九月二十四日對峰陸先生壽躋六十春正月其仲嗣冬曹主政南渚君奉　命徵逋吳越將取道蘭谿上先生壽先是南渚君舉丁未進士綰符桐城年僅二十餘耳人咸憂其弗習吏事君至發伏理棼鋤强綏弱老吏所弗逮

入覲至無以治行李先生遺白金百資之行曰吾筋力尚能田可助爾廉爾恆能貧吾慰矣夫世俗授子弟句讀卽覬覦騰達潤澤其家而子弟之抱秇希進者亦惟握權臨衆侘傺乎其上日營貨貝以爲親悅舉溺而莫知其非孰有相成如先生父子者乎此先生之所爲壽也夫民者帝天之所欲生貪墨吏恆峻法削斲以濟其私殘賊不可勝道栽其所欲生而又相之俾昌且吉必不然矣南渚君率先生之教以廉守官

桐城至今戴之天其默監之矣先生有不康壽
者哉南渚君既　召爲冬官會邊需告匱尋有
吳越徵逋之命朝廷計殲故寇以安兆庶不得
已而取給于民民之供輸固所以自利也然急
之則民憊民憊則譸張之患將起君行而能劑
量緩急輕重俾吳越之民藉君安輯則所全活
當十倍桐城先生康壽又詎可量哉然則君之
所以壽親者固不在稱觴造膝也先生年三十
八而鰥矣不再室完神葆眞步履輕矯飄飄然

若神仙見者皆以爲有殊骨當壽嘗聞金華多
幽巖繡谷每出異人得不老變化之術如初平
叱石者流安知先生非其儔耶然則微南渚君
先生固當眉壽者也

壽沈母崔太孺人七十序

予讀史至孟軻傳未嘗不嘆軻之能壽其母也
當其時聖遠學湮道術分裂下者如商君吳起
之徒驅天下以從衡之術而秦楚諸君賢之朝
以命而暮卿相其上者則如鄒衍作怪迂之說
閎大不經極其言至人所不能睹其時諸侯乃
至側行撇席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席而受業
焉此即有識者鮮不爲之歆豔而孟氏之母乃
能獨納其子於聖賢之學爲之子者顧堅定不
變舍彼趨此卒能紹周孔道統之傳使其母之
賢至今誦之不衰此之爲壽果可以年數量耶
嘻今之人子孰無欲壽其母之心而卒未見如
孟氏者予於宣城古林沈君葢有望焉當其大
人桑園公之存也母崔太孺人獨賛公業古林

君以儒家脫簪珥以佐禮幣諸費及古林君較
藝有聞則又誨之曰學非徒以射名肥家學爲
人耳兒不愧人道即終身隱約無爾尤也古林
君乃翻然有悟聞歐陽南野公倡心學於金陵
即負笈往從之得聞良知之學而畢志焉未幾
領應天鄉薦迨入仕考績封崔太孺人已徵拜
御史而太孺人從之未始一日離也朝出政事
堂暮入而侍膳左右孺人諄諄誨不置口大率
謂愛民忠君無以家先國私先公無行背其言

以負師友而古林君所以爭衆獲上貞志宣譽皆自其知之所安者行之無他道也嗟乎良知之學發自孟氏古林君使能奉之終身究其實而光大之以求令名則母之壽不與孟氏母並耶且今
聖皇在上道化宣流學士大夫皆知宗孔孟而賤謀術凡志所欲爲皆得展布四體而爲之其視往來齊梁之墟稱說堯舜之道曾不得一遇以少行其皇皇救世之心者爲何如則吾古林

君之所以壽其母者尤易易也今年四月二十有九日爲太孺人七袠初度辰同鄉官京師者肅幣稱觴登御史堂祝焉而科長宛溪梅君柱野趙君命予申之以言予以古林君願學孟氏者也故以孟母爲太孺人祝古林君其無讓孟氏之所以壽母者而壽太孺人可也

張母何太孺人百歲壽序

戴記曰人生百年曰期夫期云者幸而未必得之辭也及考傳記羲黄而上年有以千計者然中古以還不少概見故生人率以百爲期而四海九州之遠上下數百年間蓋罕睹焉即有亦不一二見也乃今於泰興張氏母何太孺人見之所謂聖世之人瑞非耶夫民生與世運相爲盛衰詩有之曰彼君子女謂之尹吉蓋思周之盛際也當文武成康之際道化宣浹天地訢合民物衍繁人生其時無昏閼夭折之患閨門之內雍容和洽恬愉游衍在國有采繁之恭在野有芣苡之樂故其民恒多康壽我　國家列聖

累仁海寓寧謐蓋百八十年於兹固文武成康時也冲氣融萃乃誕孺人享壽逾百是眞古昔幸之而未必得與夫四海九州上下數百年間所未有者其視遊藪之麟鳴岐之鳳均一希覯也且張何吾揚世族尹吉儔也孺人少歸中翰西莊公之子長滯先生先生性純孝其扶父櫬哀毀感盜伏母棺止火諸奇行郡人誦述不衰孺人以順德承之罔有違間逮事其姑戴恭而有禮言動不妄見者起敬從子方伯東田公郡

守北渚公司馬南溪公事之懍懍訓子伯詡業儒有成掌平原教仲狃季習力田底饒然皆孝事孺人委曲承順有父風焉孫及曾玄數十輩升太學遊鄉校者數人嗟乎世之母有壽者矣未有臻百歲者即百其壽孫子未必繩繩雲仍且賢也百順咸備若孺人者非尤所罕覯者耶吾聞孺人神精冲粹視聽聰明終日危坐戶外事聲入即了悟此其所稟大有異人者安知不自百而上出於人所恆見如邃古者耶癸丑八

月廿又七日維孺人百歲誕辰其邑合庠人士謝子何子輩異其事重其世德先期不遠數百里徵言太史李子時李子方疏乞省覲還海上稱觴壽親喜其爲親兆也書之

唐母袁孺人七十壽序

余自髫年即與袁氏伯仲友善孺人固伯仲女弟行也孺人子唐生體仁又與余兒輩共學以故余知孺人更稔云孺人幼聰慧能通書義大旨而賦性方介不苟言笑即飲食服御少未精潔亦若凂已者父鶴津翁雅鍾愛之常曰是兒必得良配而海上巨族世締姻好唐袁若朱陳然乃孺人聘文學唐生西水生以勤讀就瘵時時自念曰柰何以旦夕弱軀誤名家女終身乃特緩請期而父母素知孺人且從家庭中語得孺人意終不難以靡他自矢曷若蚤執婦事爲慰乃竟婚生婚未數月而生即見背孺人拊膺切痛曰未亡人不得即從地下遊獨柰何人以是知孺人有身意天必貽孺人以子完令節也

顧唐生素業儒室無贏貲且有母在堂終鮮兄弟孺人竭力孝養得其懽心迨彌月而舉子或以孺人無依微諷之孺人輒指天自誓曰未亡人忍全旦暮覗息者將上奉吾姑下撫弱息以昌唐門耳果難效匹婦諒耶遂布素自甘一切豔綺珍飾擯不再御既而姑復棄養惟以育孤一節求肖一心稍長即遣就外傅和丸課讀不少姑息或勸之曰子母相依煢煢隻影柰何若之孺人輒泣曰子姓蕃衍者尚不敢爲兒女子

愛矧唐門孑然一脉不令勉自樹立將何顏見地下人乎孤竟秪行績學蜚聲黌序每試輒首多士督學吳君耿君尤加器重人咸嘖嘖賢唐生即嘖嘖稱唐生母而孺人氷蘗堅操至是爲不負矣方孺人與西水君相背年甫二旬奇玆且壽登七袠八月五日其初度辰也兒子輩暨二三友人將躋堂致祝乃進而問壽於余余曰人之言壽者至期而止耳若孺人者以一身求唐氏祀詎可以年筭較短長耶假令唐門無孺

人則孰與延祀計自今以往唐祀百世即母壽百世而勁節令名與世祀同垂不朽彼詩人頌壽母而曰萬有千歲殆謂是歟矧孺人靜攝有方侍養有子彼蒼眷德又將默爲陰隲邁期頤而上之坐觀令子以文學起家俾海內人士咸推讓母而褒封崇典自有出推恩令甲外也夫妻道與臣道一耳余觀往牒即冠履號稱丈夫者往往甘悖名敎自捐節操不少顧惜而孺人實閨閣品流初未嘗效丈夫子嗚嗚日口經義

而卓然大節可風百世此固鶴津翁與伯仲氏家訓漸摩亦其得之天性者獨良也余聞得天者全昌然則母之壽子之名余將執左券於他日諸子試語伯氏懷堂公當益信余言爲然

封比部員外郎中山趙公暨配吳安人榮壽序

心庵趙大夫登嘉靖癸丑進士甲寅擢守海陵明年乙卯冬十二月十六日其大人中山翁壽屆七十母吳與翁偕壽是月二十五日其誕辰

也先是以仲子僉憲南庵君貴翁封比部員外郎吳封安人旣壽且榮天下之福履備矣大夫同采吳以公務入都謁予言爲祝其從弟太史太冲君與予有同館之誼申之者再且曰翁六十時僉憲君敎諭吉水嘗徵言宮賛念庵羅公鄉人侈以爲榮予何敢望羅公然太史之請則安所諉也吾聞翁出宋秦悼王之裔建炎間忠諫公扈蹕南渡始家東陽之北代有聞人入
國朝翁祖尚素公以春秋領弘治乙卯薦至翁

家緒稍落弗果業儒然好修篤行推重閭里有古大丘風中歲生殖底饒盡糜以教其子安人程督於內不少姑息于是諸子刻厲苦學咸以才聞仲叔並掇巍科宦轍所至能聲籍甚季子穎脫黌序騰翥可待而翁與安人方矯健無恙命服輝煌鼎養崇腆其褆福詎不盛哉夫東陽自趙宋南渡中原文獻盡入其地博文嫮節之士始抗衡上國如范香溪呂東萊陳龍川尤振世人豪也至我朝宋王胡蘇諸公則講

聖祖龍飛之會並以雄藻徽猷組飾大業炳焉與前哲爭耀蘊積遂令人文蔚昌郁乎盛矣匪直　朝宁濟濟即藪澤幽潛亦多秉道尚行之夫而黃髮台背樂生仁壽之化如中翁者非所謂盛世之逸民耶雖然巖壑之行必有所託而後彰大夫今操專制之柄臨馭一方布德行惠潤澤黎庶海陵之墟頌聲騰溢其陟華履要無疑也行與昆季砥礪名行宣猷樹績無負明時後之評隲東陽人物者將擊節稱述與宋王諸公相後先遡流窮源必歸美翁與安人此之爲壽安可以歲月指陳哉海陵大夫士之進祝當倍于其案有繼予而修頌者宜以此說進

西樓金翁夫婦七十壽序

今之養生家率宗老莊學孔氏者恆斥之及觀老氏論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本之於嗇而莊周論養神則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竭是亦以嗇爲道者夫嗇則勞用節而形精弗衰久道得焉似未可盡以弗經排之也世

之以嗇自全者吾見罕矣攻以聲色臭味之欲撓以憂愁怫鬱之感日紛紜焉惟不足之是營瘁其形搖其精莫知其根蒂之所存神將日索安望以恆久耶昆陵有西樓金翁者秉性虛恬不事藻飾紛華盛麗一無所入其心見世俗美褎棟盛僕從蕃園囿池榭之觀侈纖妍聲伎之樂若將浼焉曰吾何以紛紛溷吾昭昭凡所以盪胷中斲性眞者一切屛絕廠配孺人暢笄年歸翁即謝鉛飾衣布飯蔬他無好尚翁之化也

瀟瀟然若鴻光復出而唱隨相得其知畜之道乎元嗣攝山君既舉進士兩爲令皆以廉靖著接其人冲乎其虛叩其中淵乎其懿稽其行卓乎其能立而翁猶抵書戒曰無侈用以脊民無濫刑以夭民顧顧蒙蒙與民並生渾兮孩兮民乃熙熙攝山君率其教以臨二邑俱稱極治斯非重積德者哉嗟斂其神以存身廣其教以及民皆壽道也翁與孺人今年並躋七十予戚新城令前峰鄒君重同年之誼走使都下請言以

祝予忝攝山君有年矣其何敢諉因著所以致壽之由以復至其篤倫樂施諸懿行未暇枚舉予職史他日當別爲傳以信方來

業師養晦丁公六十壽序

養晦丁公少以詩學名鄉序一時才彥業詩者多出其門太史李子春芳最先謁公繼李子謁者不下數十輩彬彬乎學有成緒若萬類之受氣鴻鈞而各篤其材也是時識不識皆卜公當峻發而顧弗偶有司以選貢丞嘉興五年政聲茂著壬子遷益府紀善不拜解組歸越二年甲寅春正月十一日維公六十誕辰先是李子假還海上乃偕諸子觴公公方體履軒矯視聽不衰望之不類六十人也諸子顧李子嘆曰公之壽未可涯哉李子曰未也不記公之說詩乎至鳲鳩之亂正是國人胡不萬年乃嘆曰其旨淵乎君子修其身窮則俗易而鄉人化達則紀綱而國人正天之所祐而人之所依也小子識之及察公之居鄉也不失口於人其言信焉不失

足於非辟其動貞焉鄉之人無弗起敬者其仕也門無遺賓庭無滯政禮士輯民固有佚德嘉禾之人無弗悅且信者仕而涉矣又能知止以遠殆出處進退不失其正其皆得於詩乎然則昔之所稱以教羣弟子者乃其所自佩也昔孔子謂誦詩不達於政爲徒誦而訓子及門弟子三致意焉誠有見於詩教之大也公以身體之又以正其鄉及嘉禾之人天不將祐之引其年所耶二子曰泰曰萃性資溫粹穎脫庠序得於

過庭之訓者尤邃行將斐英天路以公之所以
正人者正天下垂令聞於無窮則公之壽又豈
在年所間耶諸子曰信哉公之壽所爲靈長也
遂合歌天保之篇以齒遞觴焉而退

墀石劉會文六十序

墀石劉君少負儁才博聞强學一出輒前臺試
褎然在諸生右乎垂髫時竊覩君述作宏麗修軀
幹美姿儀心竊偉之迨乎稍長乃輩雨田沈君
輩十人與君爲文會乎時以先生長者視君不

敢謂君乎友也而君則降屈體貌樂與乎輩羣
見諸子所爲藝稍近理未嘗不躍然賞之說往
譚道論辨亹亹眼而旁及時事沈幾遠慮確有
定籌　宗社之安危生民之休戚恆閔閔然有
隱憂也乎每竊嘆曰昔所稱伏龍鳳雛豈過之
耶乃數弗利場屋鄉之人咸爲君稱屈君則曰
穡夫不以歲廢耘志士不以困廢學吾固未嘗
一日輟吟誦視彼懸髮穴垣者不猶爲偷惰耶
頃愈益振奮肆力問學忘其年之日益也有田
百畝督僕人耕佈卽赤日往來壠上不以爲勞
所入自輸租外有贏乃以俗肥甘奉母夫人又
有贏推以振族之貧者一緡不輕費也有嗤其
儉者曰不如是能不折節市井銅臭耶處友過
必相規休戚必相關至周旋有司學校間務持
大體不欲以悻悻使氣爲賢此豈可與淺夫道
耶歲乙卯年屆指使顏色潤澤襟度沖曠殆非
老於丘壑人也昔平津侯少貧牧豕海上至六
十始以賢良爲博士使匈奴又數年始奏策擢

第一竟躋相位史稱侯狀貌甚麗恢奇多聞乃
不能早致通顯踰六十始貴盛自古豪傑之起
于阨塞類如此安知不有固推君如菑川者耶
乎故卜君非老于丘壑人也某月某日實其懸
弧辰乎淹史局不得持觴諸君後浮君草堂中
姑闡君素蓄以祝且爲蒼生致騰遠之望云

郡伯屐庵宗公暨配徐安人榮壽序

屐庵宗公宦蜀中厥配徐安人以險阻不能從
歲癸丑安人年且屆耆時伯子考功君子相在

告里居至日里中姻交造堂稱賀者雲集考功君偕其仲文學子培踰道諸姻交意安人曰汝忿若父遠滯萬里外乎即日御嘉旨能强自懽耶嚴拒不受拜里閈賢之越二年是爲乙卯公擢二肇慶過其家適屆耆年之期鄉之人咸造壽如所以壽安人者安人曰公勞矣宜及時爲歡也先是考功君遠寓京師馳使歸上二人壽予舅恕庵解君及龍皐陸君輩請予言以贈予謭劣非能言者顧予與公同領辛卯薦者二十

有五年矣海內搢紳率重年誼矧同里閈者耶遂不能以謭劣辭予惟天下之水皆輸于海而海不見其溢者以其大也高山喬嶽皆峙于地而地不見其重者以其厚也故惟大而後能容惟厚而後能載然則享有天下之盛福者微大且厚疇能勝之哉履庵公少若學博聞於書無所不讀一出輒首臺試及對人訥訥不出一語若無所積蓄者蒞領薦巽素如諸生未嘗少爲盛氣以賢知先朋輩至擬而後言擇而後動雖一啓口一舉足不妄即古所稱篤厚君子何加焉兩仕郡邑所在有惠政金鄉遂今歌思之至勒石以紀其政考功君業舉進士官天曹才美聲華燁然海宇公久淹外郡遇上官僚友少無矜色而上官僚友愈益推重公此所謂大且厚者非耶安人儒家女知大體公遠處巴蜀數年閫以內肅肅如也雖履貴盛勤儉檢約不殊荊布即其不欲以納賀先君子可以觀安人矣既壽且榮並臻昌熾非所自致者哉考功君聞望

日隆立躋台鼎子培脫穎庠序騰翥可待而公方且主神充粹體履矯健毅然有宣力四方之志則公與安人壽祉安可涯測哉詩有之曰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又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予不文敬誦以爲公與安人祝

杏莊沈先生七十壽序

嘉靖癸丑杏莊沈先生年屆七十夫七十古稀希有矣然猶舉履矯健智慮精朗軒軒然有凌虛御風之氣望者曰先生其有異術乎不然胡

輕矯若壯少哉或曰否不然不見藝植之於壤土乎墝埆則萎沃衍則蕃其託生者殊也吾鄉環邑皆水瀠洄襟帶冲氣停匯故其民恆壽先生柰何弗健且矯乎若夫能鳥經伸吐納故新如方外家所云非先生所好也或曰否否吾聞樹木者蔭樹德者昌先生學精岐黃藝攻神巧江淮南北振沉起痼不可算計其德廣矣茂矣不當引其年筭乎匪直地所種萃然也太史李子聞之曰似矣未究本要也先生善根天植愿

厚成性隄身繩準細行必謹不假師承而動與道契少孤父事其兄生庵公怡怡于于白首相懽無間言遇猶子莒州守東橋君昆季如其子尺帛必付藏之不以入其私室三十居鰥矣不再室終身不踰夫人之懿行莫先親親倫彝弗敦而行能即著抑末矣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卜子夏以篤倫爲巳學史稱萬石君不言躬行雖齊魯之士莫及先生殆其儔伍耶邑大夫吳以敦敘尚義表其閭郡乘采列義夫播之永永然則今世所稱隱世靈長者孰與先生久也斯又豈鴻術蘇耽之技所可並述哉懸弧之日李子偕中橋徐子輩修祝堂上因陳要說以勗鄉之後生者

封比部副郎寅樓郝翁榮壽序

寅樓郝翁薊北人豪也修軀偉度丰姿玉立望之若十洲三島中人少齒章縫爲諸生巳輒棄去曰佔畢雕虫安足學耶慕司馬遠覽之風南遊吳楚山川奥區靡不窮涉中歲卜築蕪城之墟居積底饒於是徧交海內名卿大夫而卿大

夫行李出淮揚者必過翁海內莫不知淮揚有郝翁者翁既從學士大夫遊始悔昔之輕棄諸生不克發攄所蘊加澤生民以自見因銳意以儒業其子伯箕南君仲靜所君咸有穎資翁厚幣折節延四方博聞茂雅之士爲之師箕南君淬志緝學舉嘉靖丁未進士令德清擢比部才行卓然聲望籍甚甲寅以歲閱封翁承德郎雲南司署員外郎事王事時翁壽踰指使冠服照

耀懽動閭里詩所謂天錫純嘏也夫自古豪雄之士不得乘時遘會建匡翊之業恆自偶於版築耕釣以韜其迹迨感夢卜之求來後車之載而道行身顯聲施無窮伊呂之烈可覩也翁負磊落之才卓異之識其于世運隆替人物臧否與夫政事紀綱之失得罔不洞析微眇確有定見淵乎莫測借令遘後車夢卜之會如古數君子其所建樹豈盡出其下哉屈於身獲伸於其子天之所以報翁也翁業顓融遂闢圃蒔藥寄情觴咏徜徉隋堤邗水之濆不復問家人生作事有鴟夷子扁舟江湖之意好義樂施里閈姻舊待翁舉火者無慮數十家振人危急不啻在躬若翁豈可以淺淺窺哉其南君擢湖臬僉憲將過家上翁壽予素辱翁忘年之分復與其南君同對　大廷于翁禔福日增有私忭焉重以同鄉諸搢紳先生之命因述其所以臻福者貽之歸爲稱觴侑

封驗封司副郎蒙泉吳翁暨配徐太安人

榮壽序

今三吳間稱簪組相繼門閥鼎盛者必曰吳江吳吳江吳云予聞而詰諸其鄉人或曰吳先世逢異人以福地指而畀之曰後當世世貴盛弗替今果符其言不爽也予曰允若茲則禔福之柄人且宰之矣謂天何及與今封部少泉吳君同朝而又居同巷也獲聞其世德之詳然後喟然曰吳氏之所以昌茂者其在令德乎吳自宮保立齋公至大司寇訒菴公皆世秉忠亮而訒菴公尤執法不阿以詔獄忤　旨去少泉君父蒙泉翁承累世勳閥之盛少無紈綺習淬志苦學博極羣籍發爲文辭膏華溢出七試塲屋弗獲第諸子長乃專意訓廸曰兒輩一第以紹先列吾願畢矣已酉少泉君舉於鄉庚戌舉進士翁時偕行輙携之歸曰政弗可試汝尚未諳練也癸丑授壽寧崇安尹所在日用皆取給於家翁無難色且抵書戒之曰令者民之司命賢者布德以集福不肖者作孼以叢禍天監固昭昭

也少泉君奉翁教慈惠撫下罔或擊搏以逞遂以循吏聞尋徵拜天曹清操令望卓越流俗奉翁之懿訓也伯子領薦乙卯季子脫穎郡庠並駸駸有遠翥之望而翁猶訓廸不置一如所以訓少泉君者性甘恬淡暇則杜門掃怡情書史足跡不涉公門戒戢子姓無與鄉人較錙銖以損先德鄉人有欝抑窘乏咸向翁叩籲翁一一分疏而賙恤之其宅心愿厚類如此夫人種德如樹不見其長而日益者也少泉君以慈惠

宜民兩邑赤子咸樂其生德之所及孰非翁樹之耶至於伸人之枉振人之急平官府之所不能平賙天道之所不能賙而德在鄉閭者亦厚矣斯有不昌其門祚而引長壽福者耶今年翁壽躋六十先是以少泉君奏績封驗封副郎四月二十九日實維誕辰厥配封太安人徐少翁二齡而誕期乃六月一日並有令德鄉人咸仰而頌焉則視福之柄其在人謀乎抑在德乎掌科羽泉劉君道長見心沈君儀部主政文岩沈君董命以言屬予予惟德積而弗匱則福崇而弗替翁與太安人固壽且榮矣少泉君自是位望愈隆則培植愈厚其所以榮壽其親者詎止今日已乎詩曰其德不爽壽考不忘翁與太安人有焉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請以是爲少泉君勗可乎

屛山樓序

歙在江南多佳山水而屛山爲尤勝草木蓊欝陰晴變幻其狀正立望之如屛故曰屛山云鄭

廷宣翁者世家歙之某里晚慕屛山佳勝因徙居焉人遂稱之曰屛山翁翁歙名族自九世祖雷奮與[illegible]翁朱子同登進士爲掌書記代多縉紳翁生而簡樸少以疾弗克事舉子業然性瀟灑好登覽意有所會輒登山縱眺瞻顧咨嗟衆莫能測已慕長卿遠覽風遂遡湖湘探嵩華復南訪江淮底止金焦吳山之域以恣清賞久之乃翻然返徙屛山搆樓而居終日兀坐命曰屛山樓若將以終其生者其元嗣馬石君與李子

同舉進士因造李子請焉李子曰達哉天下之樂溺于物者紛而不可極也足于心者斂而不可亂也故營於外孰若定於內引於紛孰若斂於心若翁者其殆斂天下之勝歸之屏山又斂屏山而歸之心者乎孔子稱仁者樂山而復究之曰靜且壽然則翁其壽矣雖然此未易言也吾聞仙人好樓居設具而迎神人翁得無以屏山爲諸真所萃處樓而焚修乎遂爲歌以遺之歌曰渺屏山兮何許欝重巒兮峭嶼切層空兮軒舉有高人兮聿來胥宇結重樓兮爰居爰處朝徜徉兮夕容與修二八兮伏龍虎排冥筌兮超漭沆六仙軿兮雙鸞指蓬丘兮命軒招洪崕兮偓佺飲玉瀣兮霞尊啓秘函兮唱真詮三光五命兮樂永弗諼

少司徒三峯高公夫婦偕壽序

夫天下山川以蜀爲奥而成都其會也阻以岷嶓帶以二江逶迤而達於瞿塘灔澦以爲屏塞風氣萃焉故其清淑所降鍾而爲人率多瓌瑋特達之才漢相如唐太白皆以辭賦雄當代至宋則張忠獻父子道德政事炳耀史冊山川降靈殆不可誣已我　國家聲敎尤遠才賢迭起侔於上國如內江少司徒三峯高公其特著者公自舉進士歷官卿佐才猷風節表表海內無論已當其兵憲關中聞母李淑人恙輒棄去且能俾環慶之民祠祀不忘此豈聲音笑貌爲耶夫榮利溺人至易常性有忍心絕裾者矣貪黷殘薄以臨有衆衆且讐之既去而思如武者幾何人哉公不以榮利加親民不以已去忘公公之所存可知已故居臺則糾抑權倖爲郡則守已靖廉處藩臬則布惠餝紀貳戶曹則峙粮劾績與夫建學以化遠敦禮以合族或出或處動有矩則固當代偉人也山川清淑之氣其在公乎厥配羅淑人慧婉貞淑允爲公儷居室時卽脫簪珥拯從兄于難及適公養姑順承備至蓋亦冲氣所鍾者今年公壽七十有二淑人六十有五其子侍御靈湫君拘官守六年不得返茲

奉　命理鹺兩淮將取道西歸承歡膝下因以
壽言屬予予惟有窮者年也不與年俱窮者德
也自有蜀郡而昭翮宇宙者忠獻父子而已卽
司馬與李弗能及力崇德以紹芳休垂之永永
者其靈湫君事哉君高明質直振拔流俗而懷
親悃切皆足以繩公之武者然則壽若親以表
地靈如南軒固其能事也已君歸以此觴三峯
公及羅淑人公與羅其有以自慶乎

送趙柱野擢南大僕少卿序

柱野趙君以吏科都諫擢南太僕少卿諸同鄉
官京師者相率而餞之郊有酌君而言者曰蘊
環瑋之思者喜超曠之適躭騷雅之藝者慕奇
特之遇滁陽多佳山水太僕署在焉宋歐陽文
忠公守滁率賓從出遊建醉翁豐樂醒心亭極
登覽之趣摛藻古之作與山靈競秀擅美今昔
君夙負奇好工文而嗜吟馬政之暇其率賓從
出遊窮勝陟遐酌瑯琊之泉挹環滁之山尋三
亭之舊址弔六一之遺跡咸於述作發之斯宏
博之識雅麗之製崛磊之抱擅美今昔視文忠
公寧多讓哉有客更酌而言曰不然智士不侈
遊以後事忠臣不違時以曠績考牧　國家重
寄也故斯臧著無疆之思三千表塞淵之秉遁
胡虜數警倭夷屢寇戎事孔棘召發愈繁屢
聖天子憂君智而忠必將攄猷以勵屬申憲以
飭敝嚴鶩瘠之汰督孳牧之利惟恪恭廼職是
務遑寄興山水文字間哉予作而曰未也經世
本乎才綜務原乎學資深豫乎養愼修基乎靜

故干將莫邪之利成於歐冶之精煉而洪流巨
浸奔放不窮者發源之深遠者也柱野君富于
學而昌于才發解南畿登進士高第居諫垣風
裁稟稟憚貴近丁巳考覈百官黜枉糾邪士論
稱允其所蘊蓄深遠矣滁陽與僻逢迎接應之
擾不交於目紛紜鶩逐之態不溷其中得以澄
心遐覽于凡世道之汚隆士習之邪正紀綱之
修墜人才之進退與夫古今理亂之原氣運推
遷之數皆窮搜博探得其幹旋轉移之樞他日

秉鈞履要舉而措之裕如矣文忠公以文名世及與學者言乃略文藝而談吏事其在兵府政府建討謨定大議與韓曾諸公上下其論固確然有遠識也得非自諫院之滁閱歷熟而充養粹然後投大遺艱處之裕如耶柱野君攻文不下文忠異日宦業焯煒端於斯行卜之詎止牧事蕃息已哉柱野君起謝曰敢不自勗以副同升期待之意遒遍酢而別

壽瞿母秦太夫人六十序

秦太夫人者吾師昆湖瞿先生母也今年年六十二月五日爲初度辰先是太夫人以　太廟成覃恩貽封至日先生戒具稱觴上太夫人壽而太夫人翟冠錦帔怡然坐堂上門下士錢子鯨二十輩咸造拜觴焉有進而致詞者曰榮哉太夫人壽乎母有壽者矣壽而被寵命者難也壽有被寵命者矣迎養京邸承懽朝夕者難也太夫人兼之顧不樂哉請以爲太夫人壽李子春芳進而曰未也天下有至榮非名之謂也天下有至壽非年之謂也備斯二者其惟仁乎故曰仁則榮又曰仁者壽夫仁無欲之謂也吾聞太夫人出吳名族少適古村翁值家祚中衰日用菲薄乃太夫人處之裕如朝夕勤儉以事翁少無替珥綺縠之想甘脂豐膴淵房峻宇之望日惟以學迪先生先生於是感奮力學遂以才名三吳魁南省及第官翰林校書石渠出入禁近然不爲盛氣謙退損抑恂恂若處子性尤雅靜崇尚恬淡紛華盛麗一無所入其心及守身

則毅然以聖賢爲法動必以正非其人不妄謁取與雖小必以義其於勢利漠如也斯非所謂仁乎惟太夫人爲能成先生之仁惟先生爲能彰太夫人之訓令名無窮馨香不泯雖孟母莫是過其榮壽孰加焉僉曰大哉請以爲太夫人壽李子春芳復進而曰猶未也惟仁者與物同體書稱斷斷無技休休有容蓋言仁也夫然後可以保我子孫黎民先生於謙抑見休休之量於守正見斷斷之誠行將宅揆秉鈞輔弼一

人必能虛心下賢以旁招俊乂共翊中興之運俾社稷生民萬世攸賴遡流窮源則吾太夫人萬世未泯也斯又孟母所無其榮壽曷有既哉斯可以壽太夫人矣遂偏觴焉以退

朱母張太孺人六十壽序

張太孺人封太史餘山朱公配少司成文石君母也某歲冬仲四日實太孺人春秋六十設帨之辰予與文石君有桑梓之誼在同年同館爲獨密而以母視太孺人者也又安能無一言爲

太孺人壽哉吾聞張在華陽里爲鼎族世稱儒入　國朝以節被旌者凡三松之稱閫範端肅者必曰華陽張云太孺人服習家訓動有繩度歸餘山公時祖尚書公方貴盛門閥赫然絕無驕貴態服御朴儉宛如寒素太祖姑臥風疾者餘十年太孺人候啓處調饘藥日侍榻前中夜乃退十年猶一日也事姑沈幾四十年無幾微間言故朱氏在松以閑家有禮聞而稱怡怡敦睦者尤必首太孺人也餘山公性喜客交游過從無虛日屨常滿戶外太孺人勖勸辦具必精必腆俾客盡歡而退以爲常家務瑣屑悉摠理有方不以溷公而公日惟讀書談道闢圃種樹爲樂不知有家之爲累也文石君少癯太孺人育之勤及知就學則夙夜課訓不少姑息文石君遂以博學藻雅馳聲詞林擢南少司成教典一新聞望稱著亦仲子文學某亦穎著邑庠騰翥可待太孺人之貤褒鼎養固日見崇腆未艾也噫盛矣哉易稱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

信太孺人以事姑則孝以承夫則敬以訓子則慈順之至矣天必將助之引其年所昌其福履詎止今茲已哉文石君行且　詔還石渠晉秉鈞軸俾海隅蒼生各得其所則所以篤親慶而延世澤者又未可以涯測也姑以此爲太孺人今日祝云

雒母張淑人七十壽序

予家食時嘗館臨潼南泉宋氏蓋晤三原肖齋雒子云雒子脩軀癯度胸次灑灑不類庸常人

予心偉之訊之宋氏曰中丞三谷先生子也三谷先生故有才聲予時雖伏草莽聞關中有三谷先生舊矣乃喟然曰有是父不有是子哉別且數年予叨第又數年假還海上而雛子冠儒冠衣縫掖來訪予其儀秩秩然其氣冲冲然和且巽也予諤然曰向見雛子之貌今覩其意不已進乎尸從容起儼然告予曰予母淑人張春秋七十高矣甲寅四月二日維初度辰願請一言歸為淑人重予惟關中先王過化之地故其

產多豪賢卽閨閤之修亦多士行詩所稱君子女淑人殆其儔耶不然何其夫其子之才表見若此也三谷先生自始仕為太常博士擢給諫藩臬至中丞罔有違德子三並以儒見省齋子齒監冑仲復亨季咸亨為諸生才謂卓越負公輔望向非淑人克相於內貞教於上何以臻此哉夫婦人之修不踰閫閾成夫成子其至大節也載籍所記孟歐而下則罕聞焉乃今于淑人見之其令聞曷有窮已詩有之曰令德壽豈若淑人者顧不壽且豈乎

北渠楊翁七十壽序

夫山之高也起於坯壤日損一蕢鮮不夷矣松栢之茂也成於拱把日伐一肄鮮不瘁矣故高者卑之漸也榮者瘁之因也惟善培者長隆而弗失執此以稽人道何有爽哉積善若溉莫知其潤焉為不善若焚莫救其燬焉予於泰和北渠楊翁而益信云翁太師文貞公曾孫予同年給諫事齋子父文貞公歷事

成祖
仁
宣三朝以廉直著其建白於　朝廷贊襄於密勿負安　宗社之功今猶賴焉庇及後昆無疑也假令不善承者卽親於其身孰能庇之翁奮起四世之後自束髮毅然欲以儒紹先緒弗偶有司然後退而寄適泉壑入以學迪其子姪出以禮化其鄉閭率臧獲勤耕織量日之用而節省之以其所贏振人匆賙鄉隣有緩急無不之

焉人以爲有文貞公之風此其所培植可知已有不壽康者哉其訓事齋子數稱乃祖攸行諭之曰率祖之廉弗愧身已率祖之直弗愧官已事齋子奉以周旋卓有令聞於　朝今且入諫垣得以參與諷議
天子公卿有闕失得而彈列之四方幽隱得而宣達之繼是於　宗社生民有裨焉是文貞公之餘烈而翁之教也然則翁之康壽豈徒哉今年冬十一月二十有八日維翁七十誕辰太史

西吳張子葷重同進之誼思以祝翁以壽言屬太史李子李子曰德有似而弗匱則崇慶有篤而弗替則昌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斯無疆之休也非善培孰能如斯因誦天保南山松栢之章遙以爲翁祝

壽封奉直大夫戶部郎中白溪鄭老先生序

鄭在莆爲著姓入　國朝簪組蓋後先相望云丁未春予與少崇鄭子同第乃聞其大父梅谷先生年八十猶能携榼登山坐嘯終日不爲疲竊歎曰鄭之上世培植者何厚哉朝有紆紫之貴野有垂白之叟皆造物所靳鄭其兼之非培植者厚耶已湖倅三山盧君入都晤李子輒道其守若齋君父白溪先生與梅谷固伯仲行今年且七十餘而矯健亦大類梅谷以若齋貴得封戶部尚書郎冠服楚楚神采異衆見者咸斂容起敬云李子瞿然歎曰是何鄭氏眉壽且貴繩繩見也乃其所自培植者可知也盧子曰

然然間嘗聞先生之言曰夫精神之宗也神形之帥也精太用則竭神太勞則敝顥顥蒙蒙可以葆真混混沌沌可以全神牽已徇世勞形怵心道之棄也神精之賊也故其心常逸而形不瘁每以其道諭若齋君大率謂上士之壽民也若壽身無爲而民康中士爲之而民不擾下士則擾之而已矣呴而覆之俟其自息儉而蓄之俟其自富如斯而已者也若齋君用其道以臨湖不再歲而民物康阜李子曰斯先生壽所爲

益綿昌也冲虛渾朴以守其眞則神完而形閒悃愊寡營以蕃其民則德厚而慶流壽在天也執其人俟其天先生壽孰謂不綿且昌哉三山子聞之曰然然請以子之言歸爲先生壽

遙壽二溪楊公六十一序

二溪楊公令昭陽多惠政李子春芳時方丱角於執道未有聞也乃公則見而奇之恆語諸人曰李子不可量也李子句曲人父祖商昭陽孑然無依非有亢宗高貲可以傾動一方人人躁

踐之已李子崛起爲諸生且孱弱顩一旦受知公羣情皆駭而怒譁而謗而公之愛則益以固也李子因執經請益公公政暇輒延見即坐政事堂李子入未有不見見未有不談論移晷者其稱說經旨深入精奧旁及百家汪洋浩渺瑜之如登大嶽望寰宇民物之衍繁山阜之盤礴長江巨海之淼蕩須洞舉在目睫已而歸宿于身心則微入絲杪直指天則使人舍舊趨新恍若夢而聞呼知昔非今是也其臨下務大體不屑細瑣節浮費緩徵調撫愛不啻慈母呴覆焉又嘗恫民敝之由在賦不均思釐正而爬梳之及擢地官不再月即疏乞養母去居家餘二十年昭陽人仰而思思而頌者如一日云公擢之歲嘉靖辛卯也是秋李子叨應天薦公聞而喜且語人曰斯未足以盡李子也既李子伏跡東海偃蹇無聞幾淪落矣乃公之期待弗衰也數從鄉人抵書相慰藉嗟方騏騄伏槽櫪之下人之視之與凡乘等耳孰有一屬目者李子才不當騏騄公之朗鑒固伯樂儔也昔人重知己之

報李子獨何人而忘情公耶今年公春秋六十一矣二月二日其初度辰其門壻馮子汝忠至都道公居山中閉門習靜蕭然若儒生丰神冲粹望者詫非六十人也李子曰公宜康壽哉公爲令作士如文蜀郡愛民如朱桐鄉無論已即公以母老故棲遲璞厓之阿者二十年稍不以榮利動心雖李令伯何讓焉易稱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天人交助將不在公耶公宜

康壽哉馮子迈璦季子德公而無以報也於是宣之以言

汪母丁太孺人八十壽序

殿讀振宗汪君舉丁未進士明年戊申迎其母丁太孺人養京邸曰母不至吾安能一日恬居也時君讀書中秘日得大官饌奉太孺人一時同館以為榮庚戌太孺人壽七十同館咸造邸下稱慶慶以文太孺人喜曰微兒克自植曷以來諸君子之言是年迈四明振宗君堅留不可

癸丑乃上疏其言思母狀甚懇切乞歸省 詔許之抵家無何太孺人促還朝甚急比至甫數月君念遠太孺人不能啓處寧也尋圖奉使省太孺人而太孺人促之如初不得已又行今年太孺人壽躋八十七月念又三日實維設帨辰君以不得躬稱壽如七十時蓋南望日欷歔焉同館咸造慶如昔而以言屬予予覩振宗君廻翔史局餘十年未嘗一念不依依太孺人而太孺人又恆以夙夜在公廸其子初不欲戀戀膝下以為懽若振宗君固可謂孝而太孺人之賢不亦過人遠甚視彼母牽衣而子絕裾者不可同日語也且吾聞太孺人之訓子也恆懇懇然曰士人之學也猶女之織也一絲弗精則經緯錯紊矣士人之守官也猶女之守身也一毫弗潔則終身垢辱矣可不勗歟可不慎歟振宗君奉訓惟謹其居朝外溫中理言不出口而行則介然不失尺寸所謂一舉足而不敢忘親者非耶伯子大學生某君季子文學某君並侃侃純

篤深厚不伐以篤行聞鄉郡語曰本苟直幹不曲豈不諒哉又聞太孺人神釆瑩粹體履輕矯閫內之政猶晨興總攝不倦自耋而耄而期而無疆安可以涯測耶振宗君行當入秉鈞軸守正勵俗俾澤加海宇勳勒鼎彝以明懿訓于奕世則太孺人之壽其真無疆已乎其真無疆已乎同館諸君聞而僉以為然遂書之為太孺人壽

張母廖太夫人七十壽序

戴山張公母廖太夫人今年壽七十十一月十有七日乃其設帨之辰公時巡撫河南將遣使歸上太夫人壽一時同志之官京師者咸以壽言屬予叅軍獅川歐陽君申之者三葢公嘗受學歐陽文莊公而予文莊公門人數聞太夫人賢夫安得謝乎吾聞太夫人出泰和右族少歸寒泉公溫慎端閑克敦婦順逮戴山公生有異資即相公課以舉子業旣聞文莊公倡明心學四方學者多宗之乃詔公曰四方學者多從歐

陽公學兒同里閈顧不思出其門耶公乃從文莊公游時聞良知之旨而反求諸心迨舉進士官御史代狩貴陽振紀布惠退陬懷服自棘寺擢撫鄖陽憲度一新三省帖然稱治斯非有得於學耶昔者子輿在戰國當其時學術决裂高者如鄒衍輩作閎大不經之語眩人聽聞下者如吳起田忌之流又以從衡攻伐徼利達而子輿獨宗孔氏陳仁義以悟齊梁之君聖學賴以不泯說者皆歸其功於母氏之善教而賢之者至今不衰方今學術漸漓談道者往往行背其言爲世所誚責公堅守師訓而不背施之政治類能不愧其所獨知斯善教之力也太夫人之賢不其彰彰較著矣乎猶未也公受　命撫全楚全楚之民視公爲休戚公能端已率屬振法紀懲貪墨拯民饑寒恤民疾苦以惠全楚之民則子輿之皇皇載贄於齊梁之疆曾不得一試者公得以見之行事則其所以顯母氏之善教者視子輿葢光且大矣然則太夫人之壽寧可

以年所論哉諸公聞之曰是可以壽太夫人矣請書之貽戴山公以爲稱觴侑

竹溪王先生六十壽序

勾曲多山巉削磽埆之地數倍衍土非巨有力者田不得滿百畝民多商遊四方其商而入他境也無父兄姻族可依之人彼境之豪宗桀猾往往陵忽蹂踐莫敢誰何又其所操者約非有高貲厚槖可以傾動一方人之視之也甚易夫惟人易視之而已無以自植故其心恆小其慮

患恒深其心小則必為善其慮患深則不敢為不善此家所以多昌子孫所以多振也諺有之曰容有外秀豈其然耶吾容彬齋王子父竹溪先生商眞州有年亦猶子父祖之商于與也人之易視之子然罔以自植豈以異耶子父祖受人侮詈不敢報一語顧往謝之毛髮不敢越禮分所謂小心而深慮者也吾聞先生淳朴謙抑與眞人處悖悖自飭比隣有急則力振之有之而貸者應之無難色尤廣施布四方焚修之上聞而赴者以千數其所脩非子父祖所敢望至子必為善必不敢為不善則庶幾一轍焉造物者實監而相之崇其壽祚顯融其後人又不謀符合嗟孰謂天不可必哉彬齋子早領應天丙午薦才美標格震熠閭井異日漸天衢承 帝澤以 貤封先生如子之濫目榮寵若振槁耳境適神暢先生壽曷其有涯哉耆年未足為先生多也雖然有萑者丘不培則傾有喬者木不灌則萎前人積之後人毀之何可以長享矣是故培而灌之則子與彬齋子責也可不為戰戰兢兢哉辛亥十月十有一日為先生六十誕期彬齋子以壽言屬予者踰年矣至是以書促者再輒書此貽之彬齋子稱觴之日為先生誦之先生能無怡然舉白以自慶乎

何母汪太孺人七十壽序

何子汝肅寬予禮闈首薦士也其母太孺人汪今年十月二十五日春秋七十何子過予請曰寬無似得辱先生之門揚休天路者吾先君北

江翁教之母氏成之也先君自從掾事以至為尉奔走行役兄寵及寬後先領鄉薦弟宗為諸生皆母氏課率之日遣就外傅夜必業女紅視誦讀少懈輒朴責不貸至受室猶然微母氏善承先君之志寬輩鄉里兒耳其能業詩書偕榮名乎乃今繫籍 朝宁不得從昆季稱觴晨祝先生何以教之予曰崇懿教以玉子于成者親之心也樹芳聲以表親之訓者子之責也汝肅非孺人無以成其學孺人非汝肅無以知其賢

雖不得從昆季承懽膝下而孺人之心不其慰
哉然予聞之尹彥明之母則欲其子養之以善
故彥明終不赴進士舉人至今賢之千載之下
其母猶生然則子之所以顯其親而求之者將
不獨在區區榮名間也雖然彥明之不出惡無
禮也其所以信天下聞後世者以有修身行道
之實匪徒不仕高尚而已汝肅抱奇偉之才際
熙洽之運　朝廷亦旣以禮而登進之矣藉使
彥明當此必幸遭遇之隆而思以自効也則汝

肅之所以自効以明章母氏之訓於不朽者不
有在耶且予始有校士之役嘗盟諸心以爲此
執事始也必得忠貞之士以効國用而後可以
仰答殊恩于萬一旣所拔諸子並有忠朴之賢
而汝肅又傑出者自茲以往廉以守官正以持
已斂以集事惟宗社生民是急而後其身圖是
謂以善事君也以善事君卽以善養親也千載
而下人之仰太孺人當不異尹母矣壽豈有涯
哉汝肅憮然曰諒哉吾母氏之壽在寛昆季輩
也敢不胥勗以壽吾母氏於不朽

高堰定議序

甚哉舊貫之當仍而制之不可輕變也高堰創
自漢之陳登唐宋以來勿之有改國朝則平江
伯陳瑄經畫尤詳規制盡善所恃以障淮泗而
屛翰漕渠者關係尤重或以爲無益而廢之近
則黃河南徙挾淮泗而內灌無論衝决湖隄淹
沒下邑其勢必至慓悍難制漕軓艱阻所憂不
獨在百姓也豈非變法之過哉高堰築矣五牐

不修猶無堰也五牐修矣長隄不固猶無牐也
然欲固長隄必復五塘蓋西來諸水由天長六
合而下者有五塘以蓄之陳公舊制之深意也
旱則瀉入漕河以濟運潦則南注之江後廼輕
廢西水徑迫三湖漲湖潰隄爲運道憂烏可不
復是隄堰塘牐皆相濟以成運河之利者舊法
具在舉而行之不在人乎大尹胡君應恩博學
好義目擊水患痛切於心廼裒諸縉紳之言著
爲定議而系之以圖余諦觀之黃淮漕河之利

害豈莫重高堰故言之詳悉而處置有方大抵不越乎漕規之舊余雖山居所望海瀆效靈臣工戮力以裨國計奠民生者切切焉未嘗一日置念且吾與水患視他邑尤甚斯議行余之憂其少釋矣乎故樂爲之序

中丞江公治河底績承　恩序

夫嘉隆之時黄河數爲災其後河淮並爲災愈益甚搢紳間爭言河事然以試皆無狀余嘗謂治河有三難位軋則相忌權分則不專是故忌

已難智欲求勝於人功惡不出於已是故同心難筴之良者肯之則事去筴之下者徇之則事亦去是故中窾難夫三難者中丞新安江公則兼之矣以故底績稱易云先是萬曆丁丑冬
上以中丞左司徒江公主漕務大中丞左司空潘公總河務仍命江公相與協理之江公則謂吾鄉與潘公同事庶南蓋知潘公者濟代才也且也潘公往開府濟上平治邳河今者駕輕車就熟路河平有日矣明年春潘公至巡歷河淮間訪問便宜乃盡罷諸開河議惟塞決築隄障河淮水驅而注之海於計便謀於江公語合兩督府乃會疏以請
上嘉納焉顧都人士爭言其非便即所共事司道猶然訌論之江公奮臂抗疏其畧曰頻年以來河淮之所以溢溢流行而積沙淤其故道者蓋由淮決而南河決而北天妃閘又復引河而南叠分其入海之勢以致然耳誠崔鎮諸決塞矣天妃閘閉矣則河不旁決而衝漕力專高家

堰築矣則淮不旁決而會河力專河淮合流而下積沙自去而故道可復臣與河臣議計無便於此者
上曰督府議是諸訌訌者口噤氣沮矣於是血牲而矢于百執事爪分其工諸役並興兩督府身親往來程督之明年己卯冬諸工俱報竣河淮盡復故道以海爲壑云兩督府具疏以　聞而潘公疏云河功今幸底於成然臣得竊尺寸以自効者則撫臣實夾持之撫臣休休有度寔

塞匪躬無炫智能無撓羣議忘己同心識中肯窾始與臣同决大筴旣與臣力圖其成凡所爲分工計餉張官布令纖毫皆撫臣力也
上復遣科臣尹君部使者李君覈視其功狀以
報
上旣錫之金幣至是晉大中丞至寵渥也百執事皆藉之沐　恩賚有差於是兩淮度支及四郡長吏光覩盛美乞言於余以爲公頌夫伯禹奏水土之平則史臣纂其烈申伯受介圭之錫則吉甫揚其美不佞在部中享平成之澤竊已德之又舊太史氏寧無一言以頌公耶江公者蓋社稷臣也
主上以河漕鉅重非公不可又其功新成且以大中丞留鎮其地行將　召公入握樞柄而綰筦籥矣非不佞之私也即兩河百億生靈盖喁喁望之焉

中丞潘公治河底績承　恩序

萬曆戊寅

上以河菑衍溢久不就理乃　簡命大臣能治河者而以右司寇副中丞吳興潘公晉大中丞兼左司空總督河務公聞命倍道至淮徧歷兩河詢問便宜已乃决策塞崔鎮築遥堤以障河修高家堰築柳浦灣以捍淮修范公隄以捍海甃高寳邵伯石隄以禦湖漕撫新安江公則任其筴爲必能成功於是兩督府條其議以請
上賜溫旨如督府議是年秋始事南北工盡興諸執事分董之公往來程督衆霧露觸風雨迄無寧時經畫運量殫竭心力明年秋衆工咸奏成河淮悉由故道注海積沙盡去無復溢溢之患即使賈讓司竿王吳左襄王景右翊而相與効手足之伐不若是速也先是工垂成
上賜兩督府金幣特加公豸服二襲至是告成
上遣科臣尹君偕部使者李君閱視之旣以報
命
上大嘉悅晉潘公大司空諸勞臣增秩賜金有差屬下吏兩淮度支及四郡守以河工落成偉

績也登晉魏階異數也謂余幸厠部中又舊太史氏當紀述其事以爲公頌且上石室焉度支曰淮比屯鹽蓋數消于水諸場竈戶亦貧無以供歲額河今治卽鹺務首蒙其利矣盧郡守曰盧卽遠河然齒錯之邦比歲徵發人徒繹騷不絕庶幾今日者得弛擔乎鳳郡守曰
皇祖陵蓋在吾鳳日者駸駸波及之萬世根本之地守臣幸得偷蒸嘗奉湯沐無懷襄虞公之賜也淮郡守曰郡連跨千里盡被水淮人半爲

魚鼈今乃得離昏墊而居平土亦大嫁快哉揚郡守曰始淮郡苦水耳遁灾揚且半今其水不南走揚卽三湖無決患矣余曰潘公功在社稷垂之萬世豈僅僅利一度支與四郡哉顧一度支與四郡守近在鳴騶仗鉞之側所承藉尤甚耳乃余伏覩我　明今日蓋唐虞泰隆之會也何者河淮告變十有餘禩于兹與九年鴻原奚殊乎
皇上引爲儆予日厪南顧憂而以授之公公乃紓籌略展忠赤而獲收平成之烈至是復晉公大司空蓋眷畀公謂爲今之伯禹也余則謂禹居外十三年廷臣僉任信禹無二心者方潘公定議時中外士羣起而訾訾焉駁其非是卽其所共事者亦中變而言之
上前公持論益堅援禹貢九澤既陂之文以塞呶呶者口卒之陂障既成水注之海一一如公初筴睥睨者乃始媿服蓋潘公勞身焦思直與禹埒而其當羣議塞途之日操百折不回之志

則又難於禹矣帝堯錫禹玄圭以告成功於天下
今上錫公章服登之鼎台以答成功蓋曠世而一再見也哉

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卷之五　終

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卷之六

序文

解母姚太夫人九十壽序

太夫人者少叅南芙解君母也余於少叅君世締姻好知太夫人為獨稔云太夫人出吾與姚氏望族蚤相忠庵公業儒未售卽屬意少叅君昕夕勸課有和丸斷織之遺意焉卒之掇巍科登膴仕芳譽籍籍雖穎慧夙成亦以有太夫人教也里閈稱善教者必曰解母解母云少叅君

入仕自大行晉瑣闥往往奉太夫人就養既叅楚藩則江漢阻修太夫人堅意不樂就也第勗之曰兒往修乃職忠君卽孝親也柰何效兒女子依依膝下耶少叅君不得已而单車就道日奉太夫人之教以從事部內歙然稱治顧時時望雲欷歔曰古云一日養不以三公易矧吾母老矣報養之日短乎乃疏陳迫切 當宁為之動念遂得請歸侍膝下十餘年來朝夕承歡殆將以跽進菽水為愈於尊坐票薇堂也歲癸未

太夫人壽躋九袠正月二日為設帨辰太夫人冠珠服翟委蛇矯健而少叅君捧觴上壽金緋輝映二三子姓鱉傳鵠峙環列于庭里巷聚觀相語曰榮哉壽母孝哉令子也余聞之曰子之賢母成之母之榮子顯之固矣獨不思所繇乎古昔盛王以孝治天下彼勞於王事行役者猶不免有不遑陟岵之嗟而惟有母之尸饔也藉令 當宁不予告則捧毛義之檄寔絶太眞之裾矣少叅君卽斤斤愛日之情孔亟將母可得

乎誠念母壽卽念國恩可耳且也 皇嗣誕降優 詔覃恩亟下有司登進耆舊 賜環之命旦夕且至少叅君寧無幡然移孝為忠之思出未究之蘊廣錫類之仁上以壽國下以壽民俾誦勛伐者歸聖善則太夫人之名愈不朽太夫人之壽愈無疆豈直區區年筭間修譚已耶記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 恩詔登進意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少叅君事也於是里閈人士僉曰旨哉言乎請以是修酌者之詞

竹梧顧公暨配徐太夫人偕壽序

海陵去吾輿百里而遙風氣習尚大相類也士人尚廉恥之行閭閻敦簡朴之風而人生其間往往多壽豈其僻處海曲無紛華盛麗以汩其心天眞未斲然耶竹梧顧翁海陵產也少以儁才脫穎庠序屢試有司不第以歲薦授令廣通甫一朞忽思父蓴溪公解組東歸少無係吝其治廣通則汲汲以節用愛人爲念有窮民不給者至捐俸賑之居鄉則動遵矩法示則後生訓子姓必稱述鄉先廉恥簡朴之舊曰無以偸渝失前軌也伯子直齋君業舉進士爲御史才諝志行卓然有聲臺中頃考牧畿內剔蠹興利頌聲遍畿輔猶抵書諄諄以廉正迪之啨若翁殆所謂天眞未斲者今年壽登七袠體履矯健視聽聰明望之猶若少壯人厥配徐太夫人淑慎慈和與翁媲德海陵稱內範嚴飭者必先翁家誠天作之合也冬十二月二十有三日維翁誕辰太夫人後翁生者一年而誕辰則九月六日

直齋君以不克造膝稱觴爲壽有遠懷焉予忝葭莩之誼因造君而解之曰吾聞孝子不徇祿以遺親忠臣不暱私而忘義其道一也君誠親之懷矣如義何惟夙夜在公殫忠攄猷以壽國壽民卽所以壽親也矧翁之自壽有道乎是故後名急親可以觀孝布惠拯民可以觀仁敦厚善俗可以觀義詒穀迪後可以觀慈備此四端而又相之以太夫人之賢淑卽傳記所稱異梁夫婦何讓焉詩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翁與太夫人之謂乎而君何念之切也予二親並躋七袠篤厚康矯亦頗相類豈地之所鍾抑亦所存不殊耶顧予譾劣無裨明時日以上忝所生爲懼願與君共勉之因南望再拜稱慶而復申之以言

封兵部副郎南湖朱年伯老先生榮壽序

桃源南湖朱翁僉憲龍岡朱子父也朱子舉丁未進士授南户曹有能聲遷兵曹副郎已奏績得封翁如其官會邊儆時警銓司廉朱子才可

當圮門鎖鑰乃遷山西僉憲屛衛上谷時翁年
六十一矣朱子將行造予請言爲翁壽予惟桃
源故豪賢藪也當漢高起豐沛一時佐命諸臣
如蕭曹陳韓輩皆出淮之南北至我
聖祖奮迹濠梁雄風雲而銘旂常者視漢尤盛
蓋其地經緯黃河襟帶淮海冲氣蘊結毓而爲
人率多瑰瑋卓犖之才尚義氣多節槩遇事勇
爲如萬流赴壑奔騰不可禦毀譽利害不足以
嬰其心挫其氣也若龍岡朱子者殆其人乎其

在南曹出納錢穀持法剔蠹雖貴近豪勢所不
憚及擢官上谷躍馬出都翩翩然少無難色測
其意若縛左賢犁虜穴特唾手耳噫翁之教其
深矣乎且聞朱先世有以戎事從
聖祖立奇勳者其慕義勤事所從來遠矣翁復
慷慨磊落每對客談及黠虜侵肆輒憤惋不平
有扣閽請纓之意聞朱子不避難險宣力邊圉
抵掌大快曰吾兒能盡瘁王事吾願畢矣翁之
父子如此視彼得第即日營其家遇盤錯即思
逃避者可同日語耶以翁而服寵命履壽祺天
道哉昔留侯少負奇節遇圯上老人挫而教之
乃盡斂其雄邁之氣沉幾先物竟成漢業爲帝
者師桃源去下邳不三舍耳朱子之才近留侯
翁葆眞林壑神采殊異可方黃石公然則朱子
之知柔知剛善藏其用者固翁教之也異日歇
歷中外宣猷底績以翌我
皇上中興安攘之治則翁之禔福詎止今日已
哉

賀九一查州守榮獎序

夫秦郵江淮襟要之地不可以不厚也不得其
人以理則黔首咨而襟要日瘁是故撫治者恆
注意焉乃嘉靖庚戌九一查公授守吾郵有爲
公憂者曰夫郵四通九達之逵也凡吳楚閩越
轉輸筐篚之貢朝覲聘問之使南北交馳無虛
晷修道委積搶攘紛糾皆裨益于守之一身又
其俗尚氣喜事而好爭誹者訾者相夷而質平
者日蓋紛綸至焉急之則背嘩緩之則務聚徇

下則咎至悅上則怨叢難乎其自全焉公曰唯唯否否吾聞治劇如理棼絲亟則愈亂靜以制之寬以緩之其幾巳太史李子素善其仲考功近川君又公以才著越中領南畿薦稔公賢聞其言益私慰曰吾郵其蘇乎至郵始而其政悶悶既而其政井井久之其民怡然相悅以生也賓客朋會如川流至酬酢不眩民有弗順諭以禮讓使自悟化朞期年而郵大治中丞應公廉其政移檄獎公其同寀陽川高公輩請言李子

以贈李子曰予嘗讀漢詔而深有感也其言曰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夫安靜悃愊豈人所難能耶今之近民者薄而不爲願繁其條格嚴其繩尺使民無所措手足至關民利害則展轉而莫之軫慮斯於民益耶否耶漢循吏最著者宜莫如文翁黃霸輩翁治蜀專務德化霸在穎川力行教化後誅罰固安靜悃愊之效也元和間斯風漸微至屢壓詔令而莫振漢竟以殆嗟乎吏治與國脉相爲盛衰也久矣矧秦郵襟要地耶乃今得公而大治公聲譽日起行且陟華而去郵繼公守者能循其政弗變郵其恆厚矣乎

賀後洲陳侯膺獎序

嘉靖辛亥駕部郎後洲陳君左遷昭陽丞至與朞年獎檄交至太史李子在京師聞而心異之已得請省覲還興興父老迓之滄浪之滸相見輒頌侯曰曩歲洚水溢淮北蕩民廬舍大無禾麥穀踊貴君曰穀民所待以無死者也直太上

則民病直太下則農病日坐水濱定爲中直令無得私下上糴遂通災而不害云李子憮然曰君之獲上宜哉君頃之南臺督逋稅萬餘石民咸驚愕四竄君下令諭無駭動乃走謁御史力道百姓愁苦狀至免冠哀叩御史起曰冠冠行爲丞寬之竟罷徵又驛傳民苦候吏苛索中丞漁石唐公酌一歲賓客所費當若干緡令民出緡發候吏自給民便之邇乃有以私亂制者君曰益稅一歲患也夫傳歲歲患也玆制亂民無

皮毛矣詣中丞臺哀叩愈益甚中丞蹙然動容
曰不便若是其已之百姓相集焚香造公堂頓
首謝頌聲遍四境云李子曰君之得民至此哉
夫爲吏得上易得民心難上官去吏疏逖稽察
賢否恆度測於移文延接間又或假耳目於他
覈而得其眞者什一民與吏最親善則戴之不
善則仇之若影響好惡當者什九君之動民至
懽呼匍匐走謝盡一邑此豈人力驅迫哉予曩
在草野見爲廷臣者恆亢然曰我故尊官卑視

民事漠不加省君舉辛丑進士授中翰迴翔
禁近者十年稍遷駕部左遷丞視之若浮雲變
態然不自知其爲中翰爲駕部爲丞也日惟職
之務脩問民病苦引爲己辜其恤而拯之如救
焚溺斯不足以動民耶繼是爲民興利擇其大
者脩舉之將世世俎豆不泯矣故予不爲君獲
上慶深爲君得民慶也已侍御王君復移檄優
獎其案張君輩請言李子因著其所以得民者
以復嘻覩君之所以得民則其獲上固自有道
云

陽川高公榮奬序

陽川高公丞太僕典牧畿內持法有聲畿內多
豪宗尋以讒出倅秦郵歲餘才聲籍甚中丞後
屛盧公侍御槐軒王君咸抵檄獎公其寅長九
一查公偕其案肅幣請言太史李子修其事時
李子抱病索居弗聞外事久矣辭弗獲已乃强
起應之曰公其有得於牧道也夫今夫牧阜其
廐圉豐其芻粟時而飼時而飲順其性而不困

牧乃蕃息予晚第久居民間見民牧者苛法令
急鞭笞肆爲侵獵操之如束濕薪是爲人牧而
日殘瘁之匪直弗求牧與芻而已與國家爲民
設牧之意何太相懸殊哉公爲倅坦直近民弗
苛弗擾與其守九一查公雅相得守有令利於
民力賛之惟恐其弗速已欲有所利民惟恐聞
於守弗速相與協恭布利澤於郵之民而郵之
民媢戴之無異於其守日懼有所紛更重困民
其得於牧道深哉嘗兩以省災至輿覽與士癖

民憊萊蕪敝野則蹙然動容思以拯之公之所存可槩矣憲臣奉天子明命秉節鉞鎮南服以激揚羣吏拊循黔首靡其下有牧民如公者其甄異勸掖之典能已已哉然樊公所以風羣吏也方今邊徼不靖徵調繁興百姓愁苦齊梁間盜賊數起至逼淮泗雖殲滅不旋踵其幾可鑒矣其所以驅迫督促俾之不樂其生甘心盜賊以快一日之欲牧之不以其道故也脫牧民者咸公若奚至令民毀衛勸决與衞以求逞哉樊公而羣吏思勸矣嗇公尚繹思二公之心哉

邑侯凌二洲臺獎序

與故東海僻壤勢最窪下在揚郡獨爲疲邑比來淮泗橫流建瓴而下咸以與爲壑歲大無禾者垂十餘年流離轉徙奚啻過半　當宁軫念民瘼亟思出水火而衽席之曰非良守令孰與惠此一方哉乃　簡命古杭二洲凌君來令茲土邑父老聞之曰吾父母有人矣第以進士高等又名閥世裔一旦從事牛刀無乃薄吾興乎余曰何淺之乎窺侯也余嘗識侯髫年侯先君子蓋與余友善愷悌樂易作守江郡籍籍有循良聲書云種德詩云世德以是覘知侯賢侯惟賢將得興而利器益別必不薄吾興也而侯果自受命即矢心曰興民困極矣予將拯之若焚溺柰何旦夕暇豫耶於是單車就道至則進父老而語之曰興有獘政吾與袪之興有美利吾與開之汝毋憚我告也邑故賦重乃酌緩急請蠲貸不假程督而竟以課最邑故訟繁乃躬聽斷燭隱覆較若持衡而漸以無訟邑故頻海患盜乃日拊循時賑恤不事鈎箝而漸以斂迹已復進弟子員朝夕訓課列爲條約揭之黌宮大指先德行而後文執士亦務相砥礪以無負侯敎境內肅然就治諸父老乃日造余而頌侯賢也且曰邑疲且煩政事日旁午至侯復暇與經生上下論議乎予曰政固煩遊刃而解邑不難侯侯難邑矣且養士養民非兩也昔文翁治蜀

首興學校黃霸在穎川力行教化古稱循良類
如此試觀之善植者或取村于百年或仰給于
旦暮椅桐則樹之菽麥亦樹之而栽培滋溉恒
自根荄始士固椅桐也黔首菽麥也侯之初政
其滋培根荄與即朞月而三年可徵已直指使
者陳君廉其狀稱治最亟下檄所司列諸善續
以異等之禮禮之邑父老聞之又曰侯慈母也
民赤子也赤子不可一日無母吾民何可一日
無侯令

明天子方側席需才而使者推轂君侯若此吾
恩　宸聰迅達而公車遄徵矣余曰
明天子加意元元當天官議著爲久任令即有
司異等非越歲不以聞蓋以需成績而責實效
也使者守約束而緩剡薦姑爲此以優禮之奚
恩焉諸父老則又稱幸甚曰天祚吾輿恃有天
曹令甲在也夫宣尼朞月而可而侯上之獲下
之戴果何以得此哉大抵侯才敏而心虛識卓
而中塞且淵源家學成之有自故明見秋毫不

以察察傷渾厚恩洽黎庶不以煦煦近雖虞誠
有如直指所侈稱者殆天意篤生以保我黎民
保我宗社者邑博孫君胡君姚君將奉行臺檄
乃率諸弟子員謁余乞言爲禮幣先余衰朽不
文無能揄揚盛美姑述所聞閭閻之語以俟續
循吏傳者采焉

邑侯曾螺泉膺奬序

螺泉曾公故學士公某世孫也少有奇資肆力
問學發爲文辭春榮蘭馥臺試數首泰和泰和

諸生心以爲不及已謂鉛槧藝文不足以經世
聞大宗伯南野歐陽公講學山中攝笈往從之
相與究極心性之原學既有得爲文益沖雅不
羣尋舉嘉靖癸丑進士授令輿化太史李子亦
嘗受學歐陽公時在告里居聞而忻忻有喜色
鄉人詰之李子曰未有學道而不愛人者也及
公至布德飭法釐奬更化懇懇乎愛人之政不
三月而境內肅然以治巡鹺侍御中溪黃公廉
其賢奬薦交至李子曰斯非學之驗耶孔子推

獲上之道本以明善善者天命之性也率性之謂道而道莫先於愛人然士君子懷愛人之心而未必得行得行其愛而無所泥者惟令爲能以其與民近也有一念之愛輙萌于心夕及于民與革廢置惟意所向故有志于愛人者恆樂居之孔子嘗懷是心矣栖栖齊魯陳衛之間曾不得一試而鬱鬱以終其身觀其之武城聞弦歌之聲而莞爾此其心可想也公之愛人不殊於偃吾師聞之其喜詎止于莞爾耶輿化僻在東海地瘠賦重在揚爲最敝邑加之征調繁興年穀不登愁苦之民不得蘇息久矣聞公至莫不延頸望生而公以愛人之政臨之則輿之必爲武城奚疑哉昔子夏歸西河不能闡明孔子之學以淑其鄉之人及曾子數之然後知其過而曰予離羣索居亦已久矣李子存師之門有年未嘗反身實踐無以爲動人之本離索海上隱師之教不啻子夏則望公化民成俗以明吾師之道者烏能已於衷哉雖然示以好惡之端

使之舍舊從新者法也融其改革之迹使之淪膚浹髓者化也法可以遽行化不可以助長故孔子謂如有用我者[illegible]三年有成公朞月之政觀其槩已[illegible]可預卜其成哉此固黃公優游意[illegible]之請書之

送中庵許先生[illegible]序

中庵許君以篤行孚於鄉有言出於君則鄉人必以爲非妄語也君自少苦學雖盛寒暑不廢卷顧弗偶有司其猶子文學性之從君受易試輒右君君笑曰此雖小試亦可以覩命矣遂以例貢入太學數試竟弗第授簿寧海嗟以君之才宜局一簿耶鄉人咸惋惜君乃君又自多曰汝以予賢於周濂溪程明道耶二大儒且爲之第惟弗稱耳予間而躐之夫位浮於才君子恥之孔子不卑委吏乘田取易稱也簿雖卑與民甚近賢則蒙其休不賢則罹其毒古昔擢用儒碩我　國朝初以甲第處之以此耶故量才而就列者智也因分而宣力者忠也易曰鼎折足

覆公餗記曰量而後入孔子稱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君其味於斯耶方今海宇不靖盜寇數起北有達虜南有倭夷饑寒無賴者又橫獗齊梁淮泗之間海內日紛紛矣患在人心弗正士大夫相習爲虛文罔有誠心甚之貴貸賤德恣貪殘而寡廉耻俾民怨咨詛懟蓄忿而莫逞亦已久矣彼雖至柔能不背而相夷乎君當隱淪時嘗扼腕閔嘆思以一振其頹今即不得酬遠馭之志操專制之柄以廓清底定能確守其素隨

分靖共之弗楙科徵弗肆漁獵即殿課蹇約弗悔也寧海其蘇矣寧海俗淳民樸在越稱善地乃者以海防多故徵調繁與民得無譸張迫促漸失其所謂淳且樸者乎輯而寧之則君其職也語曰窮能守達不苟君忠信篤敬人也何疑一簿哉

送文石朱太史使楚便道省覲序

太史文石朱子奉 命持册封楚藩將取道下江南問二親安否然後返朝同館諸子相與崇酒旅錯餞之都郊酒未半有離席持爵攬袂與語者曰子逢右文之世際熙洽之期曳組清華揚休藝林亦既榮且幸矣茲復承 綸命爲
主上宣懿親之典且得過其鄉高軒晝繡爛然桑梓人望見之孰不指而驚曰此
天子文學侍從臣也歸而稱觴父母慰藉疎曠巳與姻舊閭里說朝政道故素樂哉乎子之行也朱子曰唯唯巳有進而與語者曰子之行將由薊門歷齊魯徐揚之墟過白下望鍾陵思昔

之觀光而來鼓篋而遊與所徜徉咨嗟命酌賦詩處能無愴然興懷者乎迨其泝武昌登黃鶴攀赤壁遠睇洞庭瀟湘諸勝襟抱豁然與宇宙同寥廓能無雄篇秀句與崔司勳蘇黃州抗衡千載之上乎諒哉子之行樂也朱子曰唯唯李子聞而心隘之從容起觴而言曰 國家設史局以備俊髦其所望甚殷也以之柄文則人才胥進以之 經筵則君德胥弼以之翊 儲則國本胥端以之宅揆則海宇胥乂夫豈研綜蠹

籍以爲博精擅辭華以爲長而已哉在昔班馬號稱良史非不馳騁古今囊括載籍以之施于政治論思密勿當調燮之任則難矣故志不立不定行不脩不成守不嚴不貞望不養不隆太史一出而魁南畿再出而薦禮闈甄收玉署振膚敏於豪賢之藪摛辭灑翰動若飛雲即升班馬之堂無難也佩道而趨以定志成行貞守隆望譬之韞匱之璆寶而無鈇斯不可光薦清廟乎然而茲行基之矣朱子曰李子之言是也遂偏觴而別

燕峯史公助餉蒙恩序

嘉靖壬子倭夷寇吳越驅勦三年不克兵饟繁浩有司稱之溧陽封部燕峯史公捐粟五千石助餉者凡三操舟運抵吳門又募死士千餘人訓練鄉中以備緩急公家有警輒率以赴之今年寇五千餘人猝薄金陵流刼千里莫敢誰何逐過溧陽公率所募士轉戰數十里賊乃東奔竟成擒公歸臥林壑有年非有軍旅城守之責乃捐粟養士急公家之難若此可以爲難矣中丞周公某侍御周君如斗上其事

天子嘉悅進爲符御秩躋四品所以異之也先是大司農疏請下令東吳有慕義助餉者優秩有差數年無一應者東南故多豐藏之家曾不肯出什一佐軍而顧甘心攘掠爲寇盜資何其愚哉昔者漢用事匈奴及渾邪等降官費衆倉府空乏當是時富家爭匿財獨河南卜式輸家財半助邊持錢二千萬給徙民及使者問所欲

則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則匈奴可滅又曰主愧臣死此其朴忠之悃可想也今之田野鄙夫擁財自私不足異乃若縉紳倡義戮力如式者亦不多見何哉式不習文章史公博學藻雅固非其倫至其慕義輕財急公家之難則後先一心者也漢錄式至御史大夫我國家之所以優公者視式少廉得非諒公恬退之素耶公好義樂施惠周鄉國甲辰歲饑出粟萬石以賑合郡之民又築鄙爲田

鄉里之貧者其積而能散類如此向使公得
究其用則安攘大計不足賴耶同年侍御肖玄
于君請予論著其事嗟大江南北有聞公之風
而起者則倭奴豈足滅哉予日望之

送省齋王公改令丘縣序

夫學之在人無間于窮達利鈍者也飭躬于利
達而改操于窮鈍君子恥之故展禽不枉節以
希遇倪寬不横征以多功何則彼誠見外者輕
而內者重也省齋王侯稟資敦厚夙契心學猒

時習而趨之古者始令乎邑以歲灾乞減賦忤
上官調山東丘縣嘻以侯之學取甲第若振槁
乃竟困頓不獲伸令而軫民瘼達政體如侯者
宜足表見而又逢踣蹶譬之菑畬而弗穫也斯
所謂窮鈍者耶乃侯則曰歲且灾是予政之戾
天和也上弗信是予誠之未孚衆也予將奚尤
忻忻然奉檄謁銓部得改又忻忻然奉檄如丘
邑吾聞丘僻而小民貧而土瘠不下吾邑邇歲
灾荒震駭妖賊而築防濬渠役調旁午勞瘁殆

過之見而不惻惻而不思所拯恤爲民父母者
其能以帖席乎夫因其蹶而振之則德日起邁
夫敝而緝之則功易集此天之所以相吾侯也
所值不偶而輒易其方逢上之意而於民艱罔
念遂以喪其生平卽位致通顯奚貴哉侯重內
輕外雅志古道而于窮達利鈍視之漠如蓋深
于學者也故于其行因以是質之

送諫議臧公擢守莆中序

聖天子加意元元慎擇郡守間以臺諫充之亦

漢重二千石意也靜齋臧君以兵科左給事中
擢守莆中先是臧君數上疏論時事闕失甚激
切於懲貪墨正官聯三致意焉時邊徼多虞至
厪宸慮其同寅練溪胡君葦方圖集衆思爲久
安長治計而臧君輒有是　命相顧駭愕欷歔
者久之行以謂予予曰諸君何難於靜齋君之
行哉籌邊以靖外恤民以寧內二者國之大計
也然古者聖帝明王皆詳內而略外而謀國之
臣盡瘁宜猷曠然遠覽者亦惟厚恤民命是急

此無他本末之辨也論列廟堂之上遥制邊徼以却醜虜之侵肆與分內郡之符愛養民力植邦本以蓄國威者其緩急輕重之數為何如耶有志當世之務者其憂顧在彼而不在此是務末而怠本也故欲却虜患莫若厚蓄威欲厚蓄威莫若固國本欲固國本莫若重守令以恤民命靜齋君其尚厚恤民命稱上意也嗟乎士君子之立朝其始孰不有願忠自好之心中道喪失自偶於敗夫敗婦之為者往往有之此貪心

梏之也吾欲繁靡嫚之聲盛豔冶之容崇丹堊之搆以娛耳目快心志乃不顧斲民之命以濟其私負主恩而貽國患為天下後世誚不亦惑甚矣乎靜齋君負高明慷慨之氣奮然有廓清士習之心貪安宗社之志兩疏皆譏切貪墨百僚震竦夫知其非而蹈之詳於攻人而自治則恕中人所不為也而謂靜齋君為之乎惟不欲則心志定而明生惟明則庶務允而澤流葥中可坐而理也葥中理則吳越不變四海嚮風吏治肅清民生蕃殖內寧而外戢本固而末强郎時有西北之警可驅而撻之矣是去論列之名而就禦侮之實也諸君何難于靜齋君之行哉諸君瞿然曰子之言是也遂命書之以壯其行

誼敦同氣詩冊序

予讀詩至棠棣之篇未嘗不掩卷浩歎也曰周公其有憂乎不然兄弟懿親之至者乃稽之急難參之閱墻究之安寧反復諄切何也及觀世有側目生嫌斗粟尺帛興謠者然後知周公之

慮深且遠也以予所聞若侍御復貞張子昆季其殆庶幾乎張子少失怙恃其兄弦峯先生㤅鞠子哀覆育篤至長為延師傳課訓程不少縱竟舉進士而張子父事先生嚴其教罔或踰越昆季于于歡愛若孩提無間也士大夫聞之咸播以聲詩渢渢乎有棠棣之遺響焉予覽而歎曰斯其克敦同氣之誼者乎可以為難矣然宇宙內孰非同氣也靈而為人蠢而為物流峙而為山川懸象而為星辰日月皆一氣也以有我

之私牿之始推之至親弗達矣況於天地萬物乎是故惟仁者為能與物同體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太和之烝充塞宇宙天地位萬物育皆是心推之也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張子廣愛兄之心以一體天地萬物痒痾疾痌恫瘝乃身則克敦同誼不其大哉昔司馬温公事其兄伯康如父饑飽寒煖必伺察之故其君諫垣履台衡事業峻茂彪耀今古不磨張子他日所建樹此不可以覘乎

自湖吳公榮膺臺薦序

今之郡守會與古列侯埒若吾揚麗屬州若邑凡十延袤數百里含生之類咸在統馭視成周曹滕邾莒殆過之已又與民最近喜怒所向民之休戚頓異敎令召號朝發夕至其賢不肖所繫民生禎不重耶此漢詔于二千石三致意也然揚當南北要津凡天下芻粟轉輸之運筐篚方物之貢朝覲聘問之使相禪於道運檣接舳皆衹責於守之一身為守者方旁午酬接疲瘁道路日有不給暇究心民事哉厥任誠亦難矣嘉靖辛亥自湖吳公由春曹擢守揚郡夫以雍容禮樂之臣處以要衝繁劇之地聞者咸為公苦且會災變疊至淮流濫溢年穀不登南則倭夷肆掠至薄通泰北則巨盜起歸潁間四境震怖一時所遘其難蓋十倍疇昔公乃從容籌濟卽賔客紛至政務蝟集處之暇豫不撓也精神意慮恆與閭閻相流通視民疾苦若己擠而納之水火布德行惠緩征發粟殫力拯恤郡內饑

不減淮北道無流離餓莩者善政之效也及兵革搶攘事變叵測則又奮然振厲多方隄防當西賊猖獗百姓皇亂公下令曰守在其無恐亟戒戰守之具浚隍練卒以待賊竟西遁去脫令賊乘勝東下必能出奇設伏相幾邀擊使進不得窺留都退不得渡淮泗駢首就擒無疑也豈至不展一籌殃黔首乎至若哲以燭幽微寬以綏戢困出精明于渾厚不尋苛刻而法亦未嘗不峻則又神君之治焉夫自罷侯置守號稱得

人者莫若兩漢觀循吏傳所載黃龔文尹輩為治皆先實政而後彌文化民成俗卓有成績本始而上治功渾渾無名可指史稱文景之際庶幾成康豈虛語哉逮元和間則吏治漸衰至屢屢詔令而不恤國祚亦胥以弱何也國祚之盛衰視民生民生之苦樂視守令守令之臧否進退則激揚者之責也嗟今之司激揚者使所薦咸公若則海宇何憂不康乂哉自公守揚憲臣若某公輩薦剡凡十餘上封秋官寅樓郝君目擊其盛思所以表之請言太史李子李子曰五袴兩岐歌騰黎庶所從來遠矣輯而傳之則史氏責也矧身親見之哉是庸頌述以先衢巷

壽靈岩閻公八衮敘

蓋風火土水四大之氣假而合之人物以生天下之方則惟關中土厚而水深人生其間每多卓犖瓌瑋之士且壽百歲以上者終南太華率多其人吾揚靈岩閻翁者關中世家也翁之先大人宦遊江淮間翁從之善其地遂著籍為江

都嘉靖辛卯伯兄巖野公與予同領鄉薦得倫世講之好自是接翁益久知翁益諗翁以鹽筴之利輸助邊餉而雅好儒術故秦晉之族客揚者夥惟翁門閥獨以儒顯翁之丈夫子五咸通籍為世用冠裳佽列後先輝耀治經義為博士弟子員者方馳譽時輩尚需晚成孫子輩又蘭蒔玉立淵源問學靳水君首擢魏科兩魁天下士尤海內所嘖嘖共羨者翁以遐齡身親見之亦古今所希覯哉翁忠實和祥行嚴方而樂施予與人譚時事言之更僕悉中機宜而冲襟雅度無問識否咸傾向慕云今年孟夏申降之辰八十度矣有司賓翁之齒德而鄉飲之輒讓不就飲此可以觀翁乎翁年雖踰耋猶烱烱童胼蹻趯強步行不曳杖日坐中堂鼓吹飲樂移晷不倦翁蓋關中之產得氣者多故才猷德望高出儕伍終南太華之淑靈獨鍾所生且也子姓繼美多而復賢以故左右奉養有人翁得以優游物外頤養天眞今茲耋年殆岡陵之始未足

為翁限量也誕之日車蓋充于庭賓從紛于席孫子次列兩階執觴以壽余夙忝世誼復以子女兩締姻好於翁誼為最篤聊述翁生平與家世積慶侈稱盛事敭之筐篚之中為酌者先

臨溪焦公八十序

余髫年即聞同郡有臨溪焦公聲譽籍籍心竊嚮往焉無何余與公後先領鄉薦始獲荊識迨卒業成均過從日密間與譚執論道輙有心契逡締莫逆交自是往來計偕接公益久知公益

稔竊嘆曩昔所聞匪誣也顧余以菲才叨第辱

知

世廟濫廁綸閣公每以功業相勗若不少貰誠恐余庸陋而過望之也余心感而紳佩焉肩茲厚負幸以寡過者纖毫皆出公教乃公僅僅授蜀邑一令政成而歸余亦尋得請告南還嘗訪余海上握手歡聚復以孫子輩相締姻盟纘修世好古云管鮑善交余兩人何忝也歲壬午孟春某日公春秋八十矣余若衰病無能躋堂稱壽乃亟幣走伯子尚賓丞從賓客末席代余致祝伯子戒行李將發而問曰箕疇五福率先稱壽記有之八十曰耄公精神矯健形體冲顯殊不類耄齒者何以故意者壽定于秉公質豐而氣充茲壽也天寔厚之是故均植而松栢後凋均峙而嵩嶽不毀殆謂是與余曰大造無私栽培惟物小子何知而蠡測若此又進而問曰壽成於修公神完而氣固茲壽也善養得之是故勤種饒兼畝之獲厚植廣喬木之蔭殆謂是與

余曰偃仰屈伸呴噓呼吸往喆弗譚小子何知而管窺若此尚賓丞乃俛首而思踰階而進長跪請曰一天一人壽道幾矣大人更進於茲願有請焉余曰小子聽之往聖未嘗譚壽獨經曰仁者壽一言蔽之臨溪公事繼母蔡委曲竭力務得懽心何孝耶讓產諸弟已有廢業者復捐貲代償俾不失故物何弟耶他如還金却贄闢門便民而不責報種種懿行未易枚舉何義耶其宰邑也捐俸以賑貧氓鑿渠以興水利當

世廟聿興大役公以採木賢勞多方區畫俾民不煩力國不乏材邑人至今口碑不忘有去思之風焉何惠耶夫曰孝曰弟仁於家矣曰義仁於鄉矣曰惠仁於國矣仁則天心順人心與公之壽端有自也况由家而國無異致由少而老無改節固人所難能而公所獨得行誼風千古聲譽流百世且也丈夫子二負時髦雅望行將鳳翥鸞翔奕葉濟美則公之不朽者要自有在不專於區區年筭間較修短又何必采青城之

芝餌巴穴之丹尋金馬碧雞之幻如所謂長生者流延年益壽也哉爾小子秉與修兩者之說似矣未盡也尚次第余言用佐壽觴因歌南山之章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壽潘象安母王孺人八十序

余棣政時諮求當世士聞有潘象安者其人少孤有軼材以隱爲高不可以折簡致迺象安儼然不遠四千里屨蹻赴余之招象安葢新安人新安故多以詩名家獨象安崛起妙齡上溯李唐漢魏卽弱冠冥棲業已飛名京師矣於是人人願交驩象安象安性恬愉諸游都市者雞鳴而起飾冠裳擁騶奴遑遑焉望門謁造不金張卽許史也象安則箕踞一室左圖右史朝諷夕詠視茅邸猶蓬居嘗言日見卜客不如識一古人公卿有折節下之者則攝縫掖往報之未嘗先投人一刺顧獨留余且十年余入直則爲置一榻每食必並席自念無它禮意直可稱忘形

耳與之上下古今則抵掌而譚至臧否時事輙嘿若囊括其家故貧母且老於其身一無所請卽余竟莫測其曷爲來且留也人或諷曰迂哉潘生是豈所以爲遠游計耶象安聞而笑曰嗟乎人患潘生迂潘生自患不能迂耳潘生寧以國士負貧賤毋寧爲貧賤負國士也督學使者聞而賢焉以文行辟爲博士弟子員無何余疏請歸養象安亦由由然南還萬曆改元復就試京師一不第亟趣裝歸諸公卿相謂李相君往

矣潘生當留廼益要結象安象安固謝不可曰緯江東草鄙之人也落魄走燕市辱諸君子不遺使得一當上客私願幸甚柰何小人有母春秋今八十人言七十古稀吾母所得多矣藉令徘徊歧路弗遑造郄奉卮謂人子何於是諸公卿察象安終不可留愈益重之則贈之言爲母壽且寵象安行也始象安家居時故嘗與里中十二人結社曲水其人大都善士黜賄埶而敦雅素象安在京師久數嘗爲余談之至是諸君

廼以言徵余余觀諸公卿言雖人人殊類皆金石相宜緣情發志庶幾哉魯頌燕歌矣夫復何言獨謂象安負當世之具行將顯身逮親固也然一文學事耳吾不知爲文學母者何限此之爲壽雖登之適下之也往余承乏政府即不能司造命之柄獨不能爲象安地乎顧當世能不象安迂者可郤車而載所能象安迂者堇堇指一屈焉終不令以好士之故辱象安以尺寸爲不知己者詬厲也象安舍所可請而顧甘心於

儻然之遇其於出處義命蓋辨之稔矣象安同産者三人伯氏有聲士林屢舉屢蹶而爲文愈奇其季游困而任俠終不肯下余聞之太上不辱親三子者雖負奇競爽各異其致要在不辱此之爲壽顧不謂太上壽乎孺人非有鐘鼎之奉文帔之御也廼今登耄耋齒髪未衰尚能含飴哺孫左提右挈則又能安三子德養之一徵也孺人之賢余所不能知不知其母視其子余則能矣嘗慨古昔賢豪割名於朝露之榮遑

卹其它多在骨肉相激三子之能不辱余必謂非獨三子能以有孺人能也孺人其賢母哉曲水君子儻持余言與顯身逮親之說並進視孺人解顏何如當自有辯也

二溪集序

夫兩間之氣惟海爲大海之所環則冲氣匯焉瓊在南海中山川盤鬱珍貝犀象奇禽異植之産甲天下毓而爲才則雅藻敷蔚往往抗衡上國如文莊丘公以博聞多識卓爾藝苑詎非海

之靈徵哉文莊而後彬彬迭出如吾師二溪楊公尤其傑然者公振起海甸欽情斯道博綜六藝約之一心發爲文辭雲蒸霞燦精入幽深卒讀不能了其旨久玩則膏華溢出脉理條析譬之大匠造室構結邃密莫測其始而繩墨固可尋也夫爲文者擷華靡辭其眞斯鑿徑情罔作其味斯薄或舉之而宿儒難闚或稱之而野嫗可解其詭于道則均焉而已是烏足以分鑣並驅於作者之藪哉遠而不過近而匪膚六經濬

其源諸子暢其流由於性道之域超于聲色之外公之所得者深矣信哉南海之靈也公往在昭陽芳執經請益公卽簿書旁午擲管數語輒奇峻不羣玆臥林壑者二十年榮利不入其心嚚俗不㵎其志斂其神精游于墳典有不神解理順者哉公晉上舍馮子蓋北遊都下出其所錄公作示芳將梓以傳芳因得僭敘簡端云公名愷號二溪起家嘉靖癸未進士令昭陽多惠政擢地曹不再月以母老故尋乞養歸言官屢疏不起至性純孝李令伯徐節孝其儔匹也其他行操尤峻玆論文不遑及

四子贈言

庚戌冬趙子伯泓授丹徒令造芳而問政芳時欲有所復未逮也明年夏何子汝肅授留都秋曹陳子文祥守蒲州徐子思重令臨川皆造芳請知趙子芳曰庖丁操割造父談御中郤窾而析馳驅彼其所習也芳未服吏事而謬談之豈能效哉又道與時變感以事異因時與事錯綜斟酌而妙應之斯當也度于今而施于後卽有

以告諸子安知其必適于用哉吾請語諸子以學可乎夫政運於心者也所藏乎心不善而欲政之理猶瘁其本以求末之榮不可得矣學也者所以復其心之善者也故漆雕開聖門高第弟子假令出而仕齊魯間其敏于政當不在由求諸子下乃其自量則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之信者善有諸己之謂也苟善不能實有諸己則見可欲不能不動見可欲而動則昏不足

以燭幾而是非眩私不足以體物而酬酢舛多
見其背也已開之所以自量者意或在此若之
數子者須臾之伐不能救賦斂之厚不能止肥
馬輕裘之欲不能禁一出而皆忝師門屖孔子
之告戒者屢焉此豈數子之才不逮開哉學有
信不信也四子自量其能信果如開否出而臨
事不遷於物罕能不如諸子否脫有不然烏可
以弗學哉昔者周公負元聖之資據師保之位
其忠誠至於感風雷動天地若可以已矣然猶

早夜思惟坐以待旦而無廢時吐哺握髮延訪
百執事而無棄人測其心若以為一時弗學則
私意潛發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上以危宗社下
以毒生民豈能以少懈也今之人德不逮周公
而自賢過之竊　朝廷之威柄巍乎其上而草
菅細民有所舉措則亢然自以為是而人不得
以矯其非欲施之無悖不可得已四子果能學
漆雕開之信法周公之虛其於政亦幾矣予也
受國之恩而未能自效所望以行吾志者諸子
也諸子其念之至於峻法以斵民之命黷貨以
傷民之心此稔惡者之所為吾知諸子不屑也
諸子尚念之哉汝肅當過潤城其以此告伯泓
繼是有別予者卽不予請予當以此贈

送給諫忠池黎年丈僉憲閔臬序

今上御極三十年凡五闢館以儲才彥而丁未
開科正當王仁丕洽之期拔而儲之者凡二十
有八人蓋彬彬思奮焉忠池黎子實與茲選學
旣成分授諸曹任黎子黃門給事黎子母夫人

葉衰且病日惟南國之思以藥代飧黎子恫焉
而莫知所裁延蹌朞母疾日益劇天官氏聞而
惻之稍遷閔臬僉憲以全其私李子曰忠哉黎
子有聞而惑者曰國家之儲才所以圖理士君
子之委質所以報國方今邊圉多警畿輔旱暵
致廑　宵旰正臣子戮力時也黎子受國家甄
育之恩不思撥策濟蹇而惟私之恤其視不就
外郡願出入禁闥者見何殊耶李子譬之曰否
不然孝者所以事君故庶之赴曹君子不曰悖

嶠之絕裾君子不曰忠黎子去不爲負君不去則負母矣黎子不忍負母又忍負君哉且黎子負踔絕之才掄魁江藩奉對　大廷擢上第及選入中祕修詞勵行並超時輩使少淹諫垣歲餘取御貳若振槁耳黎子乃舍彼而取此此乎諒黎子之必忠也吾聞母春秋高矣黎子膂力方剛以其什一報母什九報君孰謂其背哉乎又嘗籌之諫官惟言是職知之不必言言之不必行欲輸其忠也恆難至于臬司則分制一方惟吾所欲爲而莫之或柅欲輸其忠也恆易故以嚴見憚者卒莫行其救正之志及爲郡處東海則治處淮陽則治何者其樞誠在我也卽爲黎子謀所以報　君父者亦豈必在禁闥哉且上始發二目試黎子輩一曰原心一曰善爲實夫心者帝降之衷也不罔其心則爲善人善人者國之實也罔其心則爲不善人不善人者國之蠹也大哉　王言其所以望諸子者亦既深矣而又範之以師儒優之以稟餼給之以筆札

其儲之也處之邃密之地其官之也布之清華之秩實之如此其至夫亦冀其皆爲善人稱任使以楨邦國而已也黎子之閫將爲善人否乎然吾諒其心亦久矣黎子坦夷直諒與人處洞見表裏彼所謂善人也寧肯罔其心負　君上哉乎將拭日以觀黎子之殊勛異勣當必有進於今日者

二徐詩序

江陰有二徐徐元獻徐經父子也並負奇資早窺藝苑十歲卽能賦詩爲海內學士大夫所稱賞如匏庵吳公西涯李公玉峰朱公輩咸得與游騰諸所酬贈可知已江夏黃童殆其儔伍耶然皆早世不究于用何其傷哉夫天之生才所以濟世小之綰符郡邑惠綏一方大之秉鈞樞要乂安海寓其所稟受往往獨異凡衆明敏穎慧發之髫齔者間亦有之其或運促遷速厄于短數辟之辟閭立斷之鍔未試而遽折纖離逐電之材未逞而頓蹶者亦不能無夫既畀之于

矣又奪之謂何哉此予所懵于天載之故者也大抵鴻鈞洶穆芸芸萬類清濁厚薄惟所值耳蔣氏翁任氏童造物者何意哉然化者形不化于化者神神之所寓者言故曰誦其詩讀其書知其人苟有一言幾于道其神可與存也半江之號託于片言倚樓之聲成于短詠然則二徐諸作能無半江倚樓者倫哉斯集存徐之父子未爲夭也雖然向使得少延以究其才不惟言筌深造安知其無裨于世哉悲夫悲夫其孫子

治洽能世其學由監胄爲兩都鴻臚恊謀鋟梓以永其傳可謂孝已元獻字尚賢號梓庭經字衡父號西塢後先領應天薦所著一曰達意集一曰賁感集賁感則其子感諸夢名之其神之不泯如此編次則梓庭從弟紳爲君某也

送梓河顧會文署教洛陽序

余與梓河顧君童子時挾策試御史臺輙補學官弟子貞才美燁燁邑人咸屬目既試邑大夫試御史臺往往同見獎進相頡頏郡之人又咸屬目以爲二子者才相伯仲也然予則心避君每自訟曰顧君穎敏該洽搦管亹亹數千言不搆思立就尤博綜羣籍馳騁六藝命之若探重淵窈乎莫測予鈍劣寡聞渠不滿尺舉臑卽窺及底豈其儔伍耶君顧屬意余以爲可資劘切譚藝論心靡間日夕語及乘時樹名未嘗不抵掌振奮時時相勗曰此生可虛度耶予業領鄉薦相與幽棲東野參求舊業不改諸生時以道義文學相砥切者餘二十年未有間也既予舉

丁未進士官史館又十年而顧君始舉於鄉丙辰上春官復不第嗟人之遇不遇豈有定格哉顧君理裝將南歸予固挽之曰桃李春華蘭芷秋榮各會之候耳以恆調而取必于天非智也以君之才豈不能先鞭雲衢顧遲以旦夕耶又豈不能扶搖直上復戢其翼耶騰達有時非人所能強也且君若鉛槧甚矣何不少圖息肩乃三強之謁選得洛陽學諭顧族在吾鄉爲最鉅代有聞人師魯師勝以文章節義著名國初而

以科第顯則自君始武陵湖嶠之秀渟蓄汪匯久而未洩者萃於君之一身則其發也必昌必茂行且奮翔寥廓以大厥宗而此其發軔也君其勗哉洛陽天下之中人才淳朴俊髦彬彬有文武周公之遺敎疇昔與君砥切窮究者舉以陶鑄之異日有豪傑者出以副國家側席之求則子之挽君非徒矣已未春君當冊上春官憧晤京邸子將執袂叩曰君作士凡幾得才凡幾君其思所以應我乎

送同年大梅史君令松溪序

太史李子與大梅史子同領嘉靖辛卯鄉薦於時英氣勃勃有並吞雲夢奮翔寥廓之意謂致身霄漢唾手耳顧阨塞不得遇者二十年每落第則相顧笑曰我輩果蓬蒿人乎不然胡厄抑至此也既而曰築版飯牛昔賢比比獨吾輩然耶於是問學餙行胥與砥劘以酬生平乃歲丁未李子叨第入史館史子彈冠慶曰子第乎何憂乎癸丑亦舉進士第時李子在告里居抵書海上報李子李子曰荆璞屢刖卞氏不悔騏騄在廐伯樂屬目人固有才如史子而終阨塞者耶明年甲寅夏授令松溪李子適至都餞之郊且告之曰道有所符則山阬騤合趣或少殊則管華判席同方之契豈徒昵情已哉方子二人伏跡草莽研精道術甘心困阨而不回其志者誠欲有以自見也今兵革蜂起南北搶攘災沴疊見正臣子勠力之時而撫綏寧輯厚本強末要在守令何也爲其與民近也子嘗見士大夫

平居高論語及時事未嘗不抵掌浩嘆見寵賂日章則頓足唾詈及當其身乃亦有薰心其中而不覺者謂素志何秉嫌靖之操廣煦育之恩建訏遠之猷流芳馨之聞士君子不當爾耶松溪在萬山中僻小而饒僻小則政務簡而氣易惰饒則可欲集而志易奪昔與君講求砥切於窮時者其善守之哉子雖優游史局無所事事當淬志勵修求無靦色君也大梅子曰敢不交相勗以無負同心之誼哉

送吳中翰請假還南序

中翰鳳泉吳君往歲業國子有聲余嘗聞其名未識其面也及選辦武英殿事數得與進於先生長者之門又數與諸貴人游予益心異之然未與交也庚戌授中書舍人日懸龜出入禁闥丰儀甚都從衆中訊之乃知爲君而君始通刺予又之乃知其父兄固商吾揚君雖發跡樵李而其先則世爲新安人寔文肅公儆學錄公俯之後予乃詫曰君固吾鄉人耶鄉中人乃謂予

曰吳氏故以貲雄江湖而世敦友孝當其父某翁之存也昆季左右就養惟謹翁逝昆季相得煦煦如嬰孩君滯都下餘十年資斧纖悉咸仰於其兄而其兄竭力贍之問遺之使相禪於道君則時時對客頌其兄甚至語及父相潤輒涕出斯可謂交篤兄弟之誼者矣一日其兄以書招曰先人之墓蕪矣盍歸掃之且予恆汝念君得書淚簌簌下即日上疏請急得允即夙駕遄歸鄉之大夫士咸重其行祖餞都門外而以贈言屬予予曰予因吳君而有疑於太史公之言矣太史公曰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信斯言也則富者必仁義而仁義必待富而後有豈其然哉昔倪子貲萬金素逆父至蹙父渚下石漬而象謀都君無所不至彼豈貧賤人也故高貲者多逐利而忘義溺名者每殉祿而廢恩絕裾燃萁比比而是若吳君者其亦篤厚天恩不以富溺其心者耶君歸矣西清珥筆日切龍光亦儒生所希遘也君其能滯丘園而忘北轅乎

送馮子汝忠返南海序

馮子汝忠南海瓊山人也少有奇資吾師二溪楊公鑒其才以子女之其先大父侍御若庵公在
武皇時以秉直罹禍爲
今上所褒錄其漸濡所從來遠矣一日慕司馬遠覽之風思覲上國之耿光乃鼓篋北遊將發二溪公曰太史李子若師也至都往謁李子李

子當不予忘予聞而悵然已而陶然慰曰不得見吾師見馮子猶吾師也遂諾之日夕與相劘切焉馮子爲文切理不作奇僻語居太學數試出諸生右已酉秋試場屋顧弗利復留都下踰年已將返瓊且別予予諗之曰士之學猶賈之殖貨也殖貨者出風濤涉險遠不得奇贏弗返也今子之北學而歸其有所得否乎昔司馬子長好遊禹跡所涉罔不窮歷溲爲文辭精深宏肆卓絶千古千古之下仰以爲不可及然識者

往往以藝畀之班鄭二氏詆以爲是非頗謬博雅不足又所弗論已夫文辭至司馬尚矣猶爲達觀者所誚誠以其飾末而忘本也子自南海遡吳越北走齊魯以達于都其所閱歷不下子長將以張其文辭而已乎抑有進于是者乎如以文藝而已是棄珠珍櫝非良賈也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馮子作曰學如何而可致于道也夫學躬行之謂也學不躬行又攻藝者之弗若矣子亦何俟遠求哉子大

父自郎署領憲職卓有亮節當其時閹竪煽禍稍不爲摧折之死不易吾師令吾與去有遺思其依依母氏則乞養南歸高臥瓊厓之側是棄榮利不啻敝蹤此之爲學覩靡文辭遺實行者孰得孰失耶子歸矣反求諸心而躬行之必爲善必不爲不善惟二公是程焉其于道也幾矣至于心精理融出其緒餘以爲藝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又未有不動中矩矱者不文安足爲子慮哉馮子竦然曰甚今而後知學有加于

藝者敢不敬聽

送半沙李君擢判襄國序

半沙李君爲宛平丞九年擢判襄國初君之久于宛也人咸疑之比則名易彰任久則實易聚賢可陟也否可黜也奚若彼久淹也至是而知淹之者乃所以賢之又咸爲李君賀嗟乎自久任之法廢而吏無固志民生困矣昔者先王用人典禮典樂司空司徒爲后稷爲納言爲士爲工爲虞終其身而不易有以官爲氏者有爲吏

長子孫者至漢猶然志定而專事練而達各攄其才以成天下之務未嘗切切焉欲崇其階豐其祿以自肥也今之仕者勞未積而日望其秩之驟遷其或不然則怨且咨夫仕果何爲者也上以殿邦下以乂民其紀綱之措置風俗之漸化要非倉卒可得而致即使賢知者爲之旦夕而去將弗效矣不然今之猷爲知慮顧獨賢于古耶夫襄國去京師千里而近視宛之漸濡聖化雖一然剸理難易則有異焉宛隸京府多戚

近豪右之家幾之則事廢急之則謗集部臺之督迫簿書之繁夥蓋十倍外邑非才以運之守以貞之鮮不仆矣襄國即衡繁豈加于此乎故理宛難理襄國易君佐宛以才著上官遇事紛錯難解者每曰此非李不能辨悉界之理君力爲處分顧事事當上官意知畿市行捕山寇三執事場屋備諸勞瘁弗遜也弗難宛襄國可知矣銓司所以緩君擢而峻遷之者意其在茲乎且君九年於宛弗得調有慰之者則蹙然謝曰予誠菲薄得竊祿京邑覩聖化之隆足矣何敢他望意蓋愉愉然暇輒引觴自酌發爲詩篇取適與不一一求合往轍其亦崔丞對松而哦意耶行之日同鄉官京師者咸餞之都門外而予復重之以言

送前峰鄒姻丈令新城序

前峰鄒君少有奇資爲文深詣古峻不肯俯就時調俗輩罕鑒識者甲午秋龍翁相公典文衡南都見而賞之曰非常才也急拔之先是邑宰

李君校庠士首列君恆語人曰今秋即舉一士必鄒也其閒望素著如此及屢上春官顧弗第今秋慨然謂予曰詩稱膂力方剛經營四方言効用貴及時也天生予而不早試之過此即得第衰颯何補于世乎吾其出矣遂謁選授新城令新城濟南敝邑賦重役繁民多逋竄人咸爲君憂君怡然促駕去且謂予曰忠臣不擇地而効節智士恆乘時以有爲仕以自利也誠無樂于敝也苟非自利則敝者有爲之資也吾何擇

哉予聞而壯之曰信哉敝之足以賢君也乘時之困而綏之則易懷當事之蠱而振之則易起是新城者天遺君以植德令譽者也夫何憂于敝且士之學所以濟世國家之養士所以為民方其育于庠賓興于鄉復其身而優其禮遇至隆且渥惟以期一日之用及其仕也惟希得善地則敝者誰其任之君無擇于新城是亦行古之道也或曰敝可無擇耶賦而恆逋則用急庸而弗集則事廢臺省監司督迫操切于其上能以安位乎哉嗟乎後其位而位存倪寬之緩征程明道之均役皆非剝下以自全者而名益彰位益固鄒君能強行古之道又安知不有知而薦之如龍翁相公者哉卽不有知者則亦無忝于出不足為鄒君憂

劉晴峰加授廬州衛指揮僉事序

瀘江有晴峰劉先生者偉人也少與其仲太僕白崖公並以才著聲淮海間先生穎敏善記誦為文不假思索立就一時同輩推讓以為不及鄉人屬望不在白崖公下然意氣昂豁揮霍感激時事有投筆請纓之志曰斯時安用毛錐子為耶遂棄舉子業與同里蘇原吳公賡唱自適暇則歷覽名勝山川險夷固塞罔不窮涉意不獨在遊適也比年倭寇猖獗蹂踐淮揚突至濠泗虜傷甚衆先生奮然曰此寇不殄無論殘我庶衆不將震驚　陵寢乎吾力猶能掃此孽顧無階耳會恩例忻然輸粟拜廬州衛指揮僉事噫先生疇昔之意其將藉此自見乎夫干雲之材可任隆棟委之深谷則樗櫟等耳騏騄之足一日千里縶而弗試則技不越駑駘故班仲升鄉慕傅介子張騫棄筆硯不事既佩司馬印率三十餘人橫行西域卒之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至今談者尚之向使固守書傭豈能建尺寸之業垂名簡冊哉偉哉先生之志也方今海寇未平至厪　當宁南顧之憂廬郡拱衛陵寢襟帶江淮地稱要害且風土深厚生其間者多魁傑之姿抱勁直之氣激之以義可使敵

慓先生義氣素孚里閈激而倡之則同仇之衆呼吸可聚掃頑孽樹奇勳以償疇昔之意不其偉哉白崖公才聲令望推重一時行且陟華履要茂建勛猷伯仲斌斌頡頏以共攄報主之略則誠偉哉先生拜命將行予旣偕同鄉正郎釜山柳君肇祖送都門外而復重之以言

送邑博宋平軒致政還嚴州序

太史李子十五游黌序二十而第時有曾田公嘉猷爲學諭闘阮公良璽爲司訓田公日坐堂

上手執經爲諸生解說疑義諸生環聽之卯而入終巳而退無惰色阮公則傍出警省語喋喋不休李子時最少即燕見必叩近所講習或指訊一二策弗達則縷析微旨以示而後退當是時諸生入其宮彬彬揖讓進忠愿而黜浮薄吾興僻在海隅俗故淳厚二公以禮讓導之故其漸而化也恆易後二公至者蓋數輩乃其所存則日以異士之習亦漸改李子每愀然曰安得如田阮者爲之師哉已李子叨第官京師平軒宋君竹軒董君相繼授吾庠鄉人至輒訊二君得其善教狀及假還海上而一齋李君又繼至日與三君者遊見其樸茂溫淳志行符契士習爲一新云今年春宋君乃以老謝去董君李君與合庠人士重其別則以贈言造李子請焉李子曰君子之廣教有風焉非其位之謂也夫風之入人也微而其行之也遠作之一人播之無窮者風之謂也故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君子所恃身退而教不衰者有風存焉

田阮二公去興二十年矣興之士無問及門與否咸嚮慕頌說不忘斯非風之所動哉故君子寧屈身以貞教不希遇以毀節然則宋君寧以去爲戚也其身雖退其賢益彰僚友信之諸生繩之所謂樸茂溫淳者後之人遡其風思見其人亦若今之于田阮也昔陽城去太學其徒至請留闕下伊川隱龍門上四方學者以爲不必及其門夫古之人詛不以去而渙教不以睽而熄如此然則諸君戀戀于宋君之行與宋君之

所以動諸君者其亦行古之道也夫其亦行古之道也夫

送白川俞司訓擢吉水學諭序

夫學之有師猶器之有型木之有繩也型誠設器從而正矣繩誠懸木從而直矣師誠端士從而化矣弗擇師而求士何異舍型繩而求正直乎記有之曰禁于未發之謂豫相觀而善之謂摩則師之謂也是故明王必慎之何也今日之士異時之公卿大夫也今求才于士而于師儒

之賢不肖漫不加省譬之求大木者不豫養于深巖巨壑遐思以充明堂梁棟之用可得哉故天下之治忽在人才人才之邪正在師範欲天下乂安長治不可不慎擇師儒也余嘗觀師之品有三太上以德其次以文其下則利焉已矣以德者崇廉耻進退讓先之以躬行其爲風也使人尚行而有耻以文者立章程稽勤惰課之以文藝其風也使人急名而忘實以利則弃其文而忘之矣其爲風也使人先利而後義士尚行則天下治士急名則天下靡士先利後義則下殘而天下殆國家設師儒之官優以廪祿崇以體貌不煩以民事欲其育才待用真宗社而蕃民生也此可不爲之深省乎白川俞君東浙名士其先世數以科第著至君才聲籍甚顧弗偶有司徒以貢司訓興庠七年教有成績擢吉水學諭其在興也飭躬勵行以德先多士蓋亟欲挽士習于尚行者今得專主之柄矣吉故多道德文章之士器與木之藪也白川君持型執

繩以徃正直其益興乎

送成中峰之寧州序

中峰成君少負儁才受學司徒鷗溪楊公一邑才俊皆師公讓以爲不及性沉靜不妄言笑舉動成整肅有尺度公每語人曰此大器也首臺試者數四顧弗利場屋已以選貢業成均司成鍾石費公南野歐陽公大奇之曰此不當科第者耶淮揚間稱積學弗第者必首曰成君成君云今年冬筮倅分寧羣情咸惜之李子曰不然

名不必揚惟吾修之務臧位不必崇惟吾德之務隆故君子所能者在我而已遇不遇其如天何且世之掇巍科躋膴仕名位通顯者何限然求其佩道行德無愧天日蓋不數見而後之景行稱述仰而企之爲師模者又咸在落落難合之人天之所以與我者其尊且貴夫豈在名位也中峰君信無失其尊且貴又何擇於倅乎昔濂溪周子嘗倅寧寧人至今仰之若存志稱決疑獄老吏弗如不知決獄不足以盡周子而周

子之所以感當時信後世者要自有在不然自有寧以來倅寧者不知其幾何周子之不泯也中峰博學多識才足以集事簡默持重望足以服衆之寧而不失其素安知後之仰之不如今之仰周子也吾聞寧僻在山谷俗尚頗殊曾子固所謂勤生嗇施薄義喜爭其風猶存勤而導之以恆儉而示之以禮薄者使敦爭者使讓俾寧人世世戴之其尊且貴孰尚焉中峰君行鄉大夫祖餞都門外李子起慰之曰君至寧謁周子祠下見其廟貌巍如宜以自信

送亦山胡君分教益都序

嘉靖戊申廷試天下歲貢生予從諸同寀校閱中秘有以上卷示予者曰有才如此乃淹滯逮今耶文雅而暢氣融而粹衆咸稱異以爲非常士也及啓視則爲台之亦山胡君士階太史華峰秦君曰此有道士也其父教諭近齋先生二兄一梧州別駕一鴻臚並以文行著厥有淵源矣先是予爲諸兒擇所師而未得遂因華峰君

通胡君胡君心諾之已試銓曹諸郎賞其文有固欲延之者胡君力辭不赴竟館予邸舍諸兒從之遊者幾一年乃其業則日漸通解周旋進退亦稍稍就規矩尋深以慰云己酉秋試京闈出誦所爲藝藻思俱暢謂當必第顧弗第尋授益都分教行嗟士之遇弗遇詎非命哉然命能塞人而不能使人之弗賢誠賢矣弗遇奚病吾聞近齋先生兩任爲儒官咸能以道師人成安至今俎豆不泯此豈以科第著哉故陟華履要

世多有之而後之景行誦說望之以爲不可及者恡在彼而不在此然則弗遇何足爲君戚哉君行矣齊魯孔子故鄉也當其轍環弗試歸而講學泗水之上齊魯之士嚮應雲從彼豈有勢分驅迫哉服之以其道也君入其境惻然而思其先子之所以不泯以遡求孔氏之流風俾益都人士皆知興起向道不徒以精藝射名爲已足異時真才輩起足以匡時而名世安知後之祠君不如成安也矧今儒官制得仍錄有司則

究厥施于將來者又焉可量哉亦山君其無戚于今日之行

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卷之六

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卷之七

誌銘

吏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莊肅胡公墓誌銘

嘉靖丙寅十月二十二日吏部尚書胡公卒于位

先皇帝雅意大用公而不意公遂奄然以逝甚悼惜之乃贈公爲太子少保謚莊肅遣祭營塋如制明年丁卯

今皇帝紹圖纘服恢宏盛美而凡

先皇帝之舊臣耆德無問存殁悉加恩澤於是公之弟楩若嗣孫維垣咸得以公蔭補國子生楩詣　闕下謝因持狀造予曰先大夫擁兆有日矣不得名公鉅筆以誌其謨謀建立之詳歲月悠悠將遂泯焉無聞也敢請時方脩

先皇帝實錄予謬總其事凡名卿碩士有一言一事裨于國者輒得附錄其下況公之議論建立章章如是固將載之簡冊而藏之石室無疑

也其於公之銘何敢以不文辭按狀公諱松字汝茂栢泉其別號也世居定遠元末避亂徙滁遂家焉大父璉父江世有隱德以公貴贈兵部左侍郎祖母周寘母倪俱贈淑人弘治癸亥十月十一日實生公公幼卽嗜學家窘無所得異籍則傍借抄讀更輯古名臣奏疏紬觀之喟然嘆曰經理天下者不當如是耶其志向已槩見于此云嘉靖戊子領鄉薦己丑成進士授東平知州秩滿遷南京兵部員外郎改禮部祠祭司

進郎中陞湖廣叅議山西督學副使進叅政以言事指斥權貴得罪家居者十餘年後用言者薦再起公為陜西叅政尋轉浙江按察使進右布政使轉江西左遂擢公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陞兵部左侍郎轉左改吏部陞南京兵部尚書尋以吏部尚書召入方其為州時州有巨豪劇寇前守累不能收捕設法擒殪之民有訟必先諭之以理不得已方寘於法故民莫不愛公之惠而畏公之威至搆祠祀公焉其在留都

時以部員冗職稍有餘暇卽聚經史求微詞奥旨參稽考互必浹洽曉暢而後已且曰為學如儲積然儲積既多水旱盜賊應用將不竭矣及在湖藩職粮餉值湖北叛苗鎮筸之變公紓籌策親履行陣遂致蕩平捷聞特　降璽書慰勞且有白金綵幣之賜秋闈試士以公為提調而是科得士為多其督學山西時公乃樹風聲明經術將以儲實材為天下用而士類亦彬彬然嚮風矣會虜酋入南地抄掠民倉卒奔避太原

太原城堅閉弗納公憤然曰是非我赤子耶若何弗納弗納其奚用守為守將懼遽納民民賴以全活甚眾於是公遂上疏曰虜之敢于深入者以邊將悞失於先機故也賞罰不得當功罪不時審奸豪潛入虜地為嚮道而莫之察帥臣隱挫衂月以捷聞而弗之究則備禦何由嚴而虜安得不深入竊為國家憂之謹上便宜十二事曰懲苟玩曰堅障堠曰懷携貳曰蓄卒牧曰愼任使曰利器具曰廣間諜曰清耗蠹曰嚴備

御曰核屯戍曰預積貯曰撫傷夷疊疊數千言
皆切中邊計要害
先皇帝可其奏即擢公叅政協守鴈關葢知公
可大用也公文臣也一旦起言邊事人固忌之
而疏中語頗侵當時用事者以故得罪去公家
居築娛老堂奉二親別搆尚友堂聚天下諸書
讀之又曰是文耳曷若偕一二同志遊東南歷
覽形勝當有脫悟處也時公同年友羅君洪先
唐君順之亦以言事廢二公並有志學古者與

入宜興山中盤桓究解而公之神已脫然超上
乘矣當是時言者以邊才薦公乃起公陝西駐
平涼乃條數十百事若嚴保甲均賦稅選伉健
置平常大都可爲經久計者其在浙將吏多鼿
軍食傳峙公案發之贓巨萬人心肅然其撫江
西適流賊豕突殺長吏公受命即率浙兵千餘
人倍道出賊不意悉殲之因議曰豫章爲閩廣
下流當受其衝莫若於要地增置城濠屯戍守
先事而待之復減租稅理寃獄舉賢良黜貪墨

民得蘇息乃立石頌德焉始廣西賊帥張璉者
黠慧獷獰爲諸酋最其巢穴連諸洞寨驅麾蠻
時出寇抄邊郡苦之諸路討之數歲不能克至
是悉平蓋公之功居多云公勳隆望重不數遷
即爲大宰公固將奬恬退抑躁進擢用才儁以
報稱德意而一旦遘疾不起矣嗟公終才六十
有四耳朝野謂公爲大宰其所登延布列必皆
端人而協賛化理必大有裨於斯世而天遽奪
之則果公之不幸歟抑天下之不幸歟公貌古

行恪一語不妄發至其建立廊廟大計則千夫
不能奪也古之所謂社稷臣者非歟公於書靡
所不讀然得其精意大義皆可見之施行故事
起輙應不假旁求探索如武庫之儲百器畢具
唯其所用至其所爲文出入班馬其大旨本之
程朱其體格則嚴而峻斯本深末茂者乎有奏
疏書記傳志詩文若干卷行于世元配范氏封
宜人側室二俱無出以堂姪世耀嗣蔭入太學
卒維垣其子也公墓在滁東四十里水口新原

銘曰

滁之山崔如滁之水漣如降靈滙粹挺生大儒文學餙治謀謨殲寇天不憖遺大用未究噫嘻太樸完歸動名奚爲長臥滁陽寧不懌而

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思質王公墓誌銘

都御史思質王公者吳郡大倉人也以明經起家累官至右都御史

肅皇帝時嚴氏竊權以私恚陷公及禍伯子憲副君仲子進士君痛公命殞亾辜則棄官扶公柩去去八年而

今上御極渙發維新之號於是憲副君上書白寃得還公故官已乃狀其遺事寓書都下徵予銘予與公同舉於鄉與憲副君同舉進士乃受書發狀曰嗟憲副君以世誼要予哉是役也予敢以不文辭遂爲誌而銘之誌曰公諱忬字民應思質其別號也少以文學名三吳嘉靖十年領應天薦又十年舉進士授行人選監察御史

擢僉都御史轉副都御史兵部左侍郎進右都御史敭歷中外凡二十年而長轡駸駸迺落穽嚴氏未覩其竟搢紳大夫莫不扼腕惜也公爲人洞達亮直才能通敏始以繡衣白簡剔蠹鋤奸風節凜凜人業以眞御史目之及見公出秉斧鉞坐鎮疆場禽蒐島夷草薙羯虜則又咸歎服以爲卽古張韓莫過也行人時常使淮藩王以例餽遺郤不受及監中城

皇太子當出閣乃疏列三事其一言崇師重道其二言慎選官僚其三言六局丞郎尤當慎選疏上中外韙之已按湖廣卽劾罷所部諸貪墨吏曰必及吾瓜而後罷謂楚民何由是威行部中部中吏無敢漁獵細民者中官廖斌鎮承天擅勢毒民而陷前部使者至戍頋獨慴公終公任無敢犯庚戌秋虜猝擁數萬騎犯古北口而守常論者徒謂不旦暮郄矣公時按順天乃獨筴曰古北與虜一牆限耳我兵愞不勝敵卽突入柰何通州聚六師之儲要地也顧爲

上守之乃卽日行部至通亟趣吏士登陴舟楫
在東岸者趣徙之夜半虜果大來竟不能踰河
而西當是時烽舉燧燔咫尺相望
先帝憂甚公趣首以疏聞　天顔爲霽已又知
公晝夜擐甲視軍城上　特旨擢公僉都御史
公拜命則疏請發帑以振諸中虜者又言京城
無外郭彼賊之入民實餌之築外郭便
先帝從其言時有議增營兵者公乃疏曰京軍
歲費芻糧百萬緩急無從賴宜汰何云增請別

設總督大臣轄邊鎭責其兵力以拱衞神京及
諸所條陳數事後悉行其言而又請增脩通州
二城費省且固
先帝乃賜以金幣壬子巡撫山東僅三月會倭
奴寇浙且侵閩中廷擢公提督軍務巡視浙江
兼轄福建漳泉二郡無何改巡視爲巡撫公至
則委心參將俞大猷湯克寬而奏驛在繫都指
揮盧鏜尹鳳數人者皆東南梟勇折衝將也括
蒼多惡少年則以其人悍而喜鬭招集之以分

置諸部於是諜知賊衆巢據海港横嶼中而環
列巨艘爲水寨授筴諸將夜從間道火其巢賊
衆大潰搶奔舟中躡而擊之幾盡忽風起勢亂
賊乃得脫所俘馘三百餘級而焚溺死者亾筭
公所釋尹鳳者時部閩兵則邀餘衆於諸洋又
擊之所俘馘亦三百餘級捷聞
先帝賜以金幣是時賊魁數輩而蕭顯者號爲
尤狡率勁倭四百屠南沙還逼松江松江守告
急公顧謂盧曰我出汝死何以報我盧因跽曰

請取彼蕭顯以報公命危酒壯之授以銳師盧
倍道掩擊大破之按江左者疏聞以爲越境全
郡其功尤偉賜金幣如初甲寅秋七月虜入大
同殺大將殲其師下撫臣獄議置代未決
先帝諭分宜中外臣誰爲眞忠者分宜不知所
對上曰朕向所自拔王忬耳遂降　手敕擢右
副都御史移撫大同蓋異數也公聞命卽趣裝
北行之日吏民攀泣遮道輿不能前而大同人
聞來撫者爲公則訢訢然相語曰是嘗勦東南

倭者今北來吾屬抑生矣至則上疏具言歲徑與軍所以乏狀請發金錢十餘萬賑之則自大帥下至偏裨約毋次第侵給者所籍以全活甚衆時北虜入寇公曾宣府兵破之捷聞擢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已轉左兼都御史移節鎮薊遼則又大集將佐講畫戰守利害條上八事悉遣諸將分守要害而自以精騎居中調度時把都兒等擁衆入犯擊敗之既失利復悉衆入犯又擊敗之而東虜犯遼左者又發兵擊敗之

獲虜數百招徠夷漢千五百戶明年虜小王子入犯又擊敗之先後上軍書蒙賜金幣者三進右都御史予一子世襲千戶公辭弗受又明年大舉勦倭廼授兵偏裨而南有功又蒙金幣之賜明年虜入灤河諸地稍被剽掠　詔廼切責於是奪公一官尋以虜來窺伺鹵其馬畜過當竟廼去于是復所奪官尋又四敗東虜於遼左廼錄一子入胄監復兩賜金幣戊午秋大虜入犯諸隘公督將走之明年又破東虜於遼左斬首八百餘級奪其馬畜夷器甚衆當是時朝堂之上聞捷書至者人人稱快以為犬羊二百年來未有受此大挫顧獨不懌于嚴氏惟恨不即穽之先是公監視中城時有中貴人宋興者領東廠緹騎厎牙張甚京師側目莫敢誰何公則抗疏劾之興蓋嘗行萬金近倖及嚴至是復倍行金疏且辯嚴廼調以溫旨然
上業知興横竟罷之而嚴負金懷慚佯曰侍御好手一白簡散大璫二萬金耶自是不能忘情

于公始鎮薊遼時而秉兵政者則今冢宰楊公諸黜陟將臣無不取公意而嚴氏父子方貪饕於債帥廼竟不得一染指大以為憾及代楊公者其所陟黜則惟嚴意所欲公忿然曰將者三軍之司命也不程其材勇而惟賄之畀不敗公事耶會員外郎楊君繼盛者以劾嚴受禍公闕之恨彈指出血而憲副君又故與楊善為經紀其喪事嚴氏耳目伺得之憾廼深於骨髓矣故於虜入灤河奪公一官其後給事御史出覈邊

者示以風指而給事御史還以實報大拂嚴意是時薊鎮多故嚴幸以此中公復指授按邊郎郎於是入奏公不事事而嚴擬詔則責以後劾比斬虜八百餘級嚴悉格不錄及請兵爲援嚴則從中沮格後虜乃乘灤淺突過至薄都城先帝因不知公請兵第停祿爲秋防筴示罰不欲重也而嚴客廼嗾御史論公以媚嚴下錦衣獄世蕃取讞牘削去功次巧詆以辠踰年廼竟不免嗟乎

先帝用公以始能勤事也彼譖人者以終怠浸浸說能不怒且恨邪蓋背德者人情所至憾也況君臣之間乎公在繫中外固知爲嚴氏搆陷徒謂公德在閭閻不宜禍終至是莫不傷公而恨嚴氏之謀毒也公卒後一年而御史論公者以自恨死又二年世蕃以僇死嚴罷歸以編氓死而嚴客坐奸黨遣戍不數歲諸陷公者殆盡而公之功辠既明竟還故官天道哉天道哉公孝友天性質庵公八十令終公猶以生晚不逮

養每與陳淑人語及泪輒簌簌下因號思質以志痛事兄及姊恭而能讓侍郎公嘗置田千畝贍族公以戎事倥偬念其久且瘠歲別捐米三百石益之以贍族之貧乏者乃諭憲副君伯仲勉嗣厥志人有一善懷藏不忘橫意相加未嘗衆前任人不貳御下以恩故人樂爲之用間關南北十有餘年或謂暴露良苦當他圖公謝曰吾而易誰當難者吾知盡瘁而已嗟若公者殆所謂忠爾忘身者歟公生正德丁卯五月四日

歿嘉靖庚申十月一日得年五十有四配郁氏以憲副君士事滿從公僉都御史封恭人生子二憲副君世貞進士君世懋一女適太學生張希九以哭公病卒孫男二人士騏士駰孫女五人俱婚嫁名族父倬累官至兵部侍郎祖輅曾祖琳以侍郎公貴俱誥贈如其官公所著有奏議二十卷詩文一卷藏於家墓在項涇之陽塋以某年月日銘曰

揜亦死武穆亦死死同黃土不同青史公瞑可

矣

贈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叢山陳先生墓誌銘

嘉靖庚申七月十八日叢山陳先生卒於家其元嗣少傅松谷公時爲宮洗銜哀西奔造予而以銘請予時勖勤應制未有以應也既公起入内閣與予共直　闕下復申前請乃卽其所自爲狀詮次之誌而銘焉誌曰先生諱大策字濟之世居南充水西里里中有山曰玄叢因自號

叢山人遂稱曰叢山先生云東漢陳著作者里人也先生當爲其後或曰自南部徙平川本宋康肅公後然不可詳矣可詳者元至正時九世祖興祖而下興祖生思誠思誠生文質文質生平平生紀郡學弟子員紀生衡大理府學訓導衡生信國子生信有四子其仲爲先生先生生而穎敏好學後從其父游京師而伯兄平川公又業進士貧不能給則棄去治家人業顧其跡賈也而所行大不類曰吾不能從人覓什一之

利姑寄以養吾親卽苦筋力甘之矣伯氏第進士爲南昌令會寧庶人難將作先生聞而憂卽走數千里赴之遂並爲庶人所繫後出獄當事者籍庶人金帛鉅萬屬縣而時縣藏已燬金帛錯置堂署間伯又給事在外獨先生日夕督邏者守之一無所染指也其廉謹類若此先生爲人長者視人有過若已有過寧言已之過終不肯言人之過有過於先生先生亦不問也其人卒悔謝去人有請於先生先生未嘗不隨其力

應之有求平於先生先生輒爲平之卒之里之人率不聽於有司而聽於先生謂先生不欺也性喜濟人其濟人不喜操右券以責每曰我欲令族屬人人周足歲而賑之則難欲積穀千斛不更徵息謂之義倉顧其事方舉而未竟也生平無他好每起必肅衣冠謁其先已焚香誦黃庭一卷迺休不以老而一日廢也家居未嘗飲酒若嘉賓在筵懽然道故素亦不復辭杯酌少焉半酣擊節起歌歌聲清越若出金石又飄飄

乎不知浮雲之徃矣嘉靖乙巳封徵仕郎翰林院檢討丁卯

今上卽位旣首擢少傅公入閣參贊機務尋加贈先生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顧先生已先此逝矣少傅公每言及輙流涕計逝時迨今十年耳而不及一見痛哉余惟先生淳厚以存德素樸以贏福弘度以廣容守貞以全性學不必儒惟倫是惇居不必富惟足是圖積不必厚惟安是貽施不必博惟義是崇而竟以是開今少傅公弘休駿澤霖雨海內仁人之所及遠矣此不足以傳不朽哉先生生成化丁未六月十三日配王氏贈一品夫人側室一曰劉氏丈夫子二長卽少傅公以勤王夫人出次以勳劉出女子四適某某孫男一于陛戊辰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孫女一俱少傅公出王夫人別有誌先生與夫人以嘉靖庚申十二月合葬平川棲鳳山祖塋之次隆慶三年而予始為之銘其亦有待也銘曰

幷絡儲精神宫眞靈曰巴子國萬山葱青廻環磅礴玄叢攸萃猗嗟碩人含和孕粹行厚道隆高顯弘安體孝率友貞白淳端不施于身以篤厥嗣調元綸閣宗社攸恃渾渾其積隆隆其興自西作霖出雲蒸蒸有怙厥德有衍厥慶載起文孫淬志砥行迹隱道顯厥澤弘延勒詞信後胡不萬年

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贈尚書瞿文懿公墓誌銘

隆慶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致仕瞿公終于家

上命所司議所以褒公者乃贈公尚書諡文懿且命有司營塋而祭之子汝稷以奉常陳君狀來乞誌銘傷懷求哀何可彷彿誌曰公諱景淳字師道人稱昆湖先生蘇州常熟人也高祖某以仲子貴封武選郎生欽欽生玡玡生國賢國賢娶秦氏生公自高曾以來世以隱德稱焉至公爲人恬愉悃愊望其貌孱然探其中洞了絕

倫守節無所遜蓋鞠躬君子也生有異質十月
能誦關雎詩八歲善屬文十歲爲邑諸生爲諸
生甚困至嘉靖癸卯無錫華公攬其文于棄笥
中異之始舉于鄉則年已三十七矣明年試禮
闈第一奉　廷對第二閱一歲所而成名天下
天下宜公之選而嘉華學士之知人釋褐爲翰
林院編修戊申晉理文官　誥勅壬子奉命授
中貴人書癸丑滿九載績遷侍讀壬戌進侍讀
學士總校永樂大典會南京祭酒闕以公爲太
常卿視監事乙丑擢南京吏部右侍郎攝禮工

二部事丁卯
今上以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徵公至揚
州病不進疏乞骸骨歸不許會立
皇太子贈大父父如今官贈大母母及封配皆
爲淑人又錄纂修永樂大典勞加俸從二品公
益感泣思報以戊辰如京師而疾益委頓疏再
入乃得罷歸始鄭王之上書諫
肅皇帝也詔繫王王其世子公副恭順侯吳繼
爵　冊立之世子拜以金不受餉公公又辭吳
亦以公故無所取而
肅皇帝方怒鄭事陰有廉之者吳已聞大驚曰
微公且得罪矣公曰某其時心誠知其不可耳
慮不及罪不意乃曲全也是時吳越被倭久而
嚴相與胡總督善曰胡村足辦此顧吳中人好
亂善毀多言賊勢張者賊何遂如吳人言公曰
某新從南來見羣賊公行境上民竄匿不得休
又日夜苦徵發與一日賊退偷視息耳豈好亂

哉假令難未已
上問誰舉任胡者於相公何如嚴相色沮避公
言然心寔忌公戇而不能有所中也其在南銓
屬吏張某數撓公無何大敝羣吏人謂張且罷
公不肯曰憎吾私也黜陟公也吾不欲以私罷
人公居南未嘗以書抵政府迨從維揚求歸白
以不得入言當世之務乃貽余書曰方今天下
稱平宜專邊塞之討廣招選取材畧且令在朝
各舉所知雖草野豪傑可羅而致之不然卒有

金革之事孰爲
天子用者民生之不安吏不職也頃汰黜幾盡
然治道去其太甚錮人盛世非惇大體夫尺有
所短寸有所長隨材畀官誰不可使必求其全
位皆可虛書累數百言皆天下大計嗟乎公雖
不及柄用亦可睹矣公初以詩進在翰林又研
精於春秋爲文雄渾深美常依于正思若泉涌
不雕琢而成尤長于制科文　國朝二百年推
長洲王鏊毘陵唐順之及公三人始公沮棄于

時心自好不變業及遭時則鴻懿妙天下海內
學者至不敢損益一字師心不阿與聖冥合甚
哉似其爲人人不可以文觀哉又善以文知人
分考會試者四主南京鄉試武舉會試者各一
所羅取多名士雖余不肖亦厠門下士之末嗟
嗟方欲奉餘教從事而乃茲已矣公以正德二
年五月十七日生年六十三配李氏子汝稷汝
益汝說而汝稷爲國子生女適某某女孫字某
其所嫁娶皆仕宦族墓在某處始公微時嘗夜

泛舟湖中有燐數千隨之公叱之遂滅與諸生
共食聞虜警則投箸曰聞此不下咽矣諸生吏
迂潤笑之夫士方蠖屈于世鬼物見其祥矣人
也誰能前信之哉銘曰
世道江河誰其障之顯允瞿公洵爲我師良玉
不琢至人藏煇起而燭天耀然宗彝既歷上卿
弗磷以淄卷而可懷鄙釋吝祛天下誦公文章
爾雅孰窺其中悛悛長者出入兩朝人其爾舍
畜厚施嗇遽還大冶　天子憐之塟以石馬門

人納銘爰徵後我

都察院右都御史十山談公墓誌銘

隆慶戊辰正月十六日都察院右都御史十山
談公卒于家訃聞
上賜祭塟如制其子志伊卜歲某月某日塟公
某地而奉左布政使秦君梁狀詣予乞銘於乎
古所云戮力王室紀綱四方者公蓋其人與而
今已矣惜哉公諱愷字守教上世汴人扈宋南
渡徙無錫至壽齋公某而族始盛又五世生紹

贈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公高祖也曾祖諱復
封南京刑部郎中祖諱綱仕至萊州府知府考
一鳳仕至平江知縣後以公貴兩世俱贈兵部
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云公生有異徵
甫釋襁厥考携過夏口墮江漂五里竟不沒坐
于沙渚觀者神之幼即奇警弱冠有俊譽舉嘉
靖乙酉鄉試登丙戌進士授戶部江西司主事
奉
詔使閩還值考君病風痺公日侍醫藥供
養甚篤纔執二親喪致哀盡禮比服闋如京無

以爲裝至鬻田乃行復除戶部浙江司主事榷
稅河西通商抑豪及建白利漕四事聲大起轉
四川司員外郎巡通州倉有外戚漁利者請增
造船於通惠河公疏爭增船五不便乃止尋復
監兌江西督漕儀具並展嘉畫已進江西司郎
中歷守度支先後官大司農者咸倚重焉八年
而出爲山東按察司副使適王少司馬檄開馬
場湖歲方大祲同官多役丁夫民苦之公獨無
所役且念可因以寓賑乃懸檄募傭發帑役直

三日而應役者三千人旬有二日而工畢王少
司馬喜甚首上其績妖民趙雲假符印惑衆取
財邏者欲冒前巨寇趙雲姓株及邀賞公廉其
姦止當雲罪餘悉宥之癸卯山東鄉試御史葉
某以監試屬公會御史以試錄故譴死詔獄公
亦坐貶信宜縣典史尋量移懷慶府推官台州
府同知久沉下僚意泊如也五遷乃復爲四川
按察司副使蜀方有盜警諸平民被誣引者多
竄伏且及于亂公至立釋之令復故業羣黨解

散逾年擢山東右叅政轉按察使晉福建廣東
左右布政使所在職舉乃簡擢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巡撫南贛汀漳時贛賊李文彪海寇徐碧
溪等繹騷浙楚閩廣間濱海城邑多陷沒者公
乃開布誠信招降文彪而疏上機宜六事以制
碧溪未幾碧溪復寇潮公授策海道汪副使率
兩指揮邀擊之會颶作我師乘之碧溪溺死俘
斬無筭虔州以寧捷上有白金文綺之賜旋進
公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移鎮兩廣兩廣

山箐險密蠻寇盤據已久明年突發嶺西聯絡新會溪洞四出焚掠殺千戶黎元公畫策分兵進勦一鼓而殲其渠率捕斬五千五百有奇是役也兵僅三萬時甫四旬而蕩平諸巢略定五縣衆方擬諸藤峽之捷顧內有嗛公者言者受指抑之故敘功僅得廕一子餘陞賞有差時論惜焉公在軍日久念母王太淑人髮毵毵白時方勦大羅山賊將就俘矣乃懇乞致仕得請卽行後總督王某追疏公績云大羅山賊阻險肆

毒積久難制間者師出四月薙獮靡遺匪臣實能皆前總督談某籌略豫定故臣得乘機致勝乞首錄以勸　詔進公右都御史致仕公性孝守潔抗爽敏練以久官戶部故版圖錢穀之數纚纚如指諸掌尤曉暢兵事臨敵遣將親授成筭羽書露布悉自手出雖矢石如雨而意氣安閑故所在克捷云自致政歸築圃九龍山麓多積圖書其中日召故所與遊者置酒賦詩其曠達文雅鄉人咸起敬焉所著有孫武子十三卷虔臺續志五卷平粤錄三卷奏議文集若干卷距生弘治癸亥十二月五日享年六十有六嫡母吳生母王贈封俱太淑人元配朱繼配屠贈封俱淑人屠淑人先公數月卒生男子一人卽志伊以廕入太學授太常寺典簿女子二長朱出適庠生華世仁次屠出適秦布政子庠生燮孫男子二長如金聘刑部主事華某女次如玉孫女子一俱幼銘曰

兆洵奇兮生則傑乃奮興兮樹烈列筦邦計兮

紓石畫蹶而起兮踐藩臬聿開府兮方召埒壯厥猷兮炎氛斥功方崇兮志也決有未酬兮延世澤我勒銘兮納玄宅萬斯年兮塚巘嵲

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臨溪張公墓誌銘

太子太保臨溪張公者湖州烏程人也

肅皇帝時累官左都御史嘉靖季年三上書乞骸骨廼賜乘傳以寵其歸不逾月疾卒

今上踐祚錄其勞　詔贈今官遣祭給葬恩至

渥也其嗣舉人天秩將畢大事迺奉中丞潘公季馴狀匍匐來京徵余言以內諸幽余與公同官銓曹稔知公爲誌而銘之誌曰公諱永明字鍾誠臨溪其號也祖曰瑞父曰傑咸以公貴贈左都御史祖母童母史咸贈夫人史夫人生二子長永秀南寧府教授次公丞游郡學每試輒先諸生嘉靖甲午舉于鄉明年舉進士授蕪湖令蕪湖當孔道使客廚傳日不暇給民坐困憊甚矣公則首爲裁節歲大侵則發貯賑貸籍

以全活者甚衆

章聖梓宮之南祔也所過郡邑設綺紈帳殿供器冶金爲之又闒宦厚索賂遺一不當意輒辱官司官司莫敢誰何惟罷民事之而已公則決筴於瀕江佛寺垩其棟宇以代帳殿飾供器箔金以代冶省節不貲而調度有方卒無讙呶於境上者護行官交口稱能事竣以聞有白金文綺之賜庚子以治行稱最擢拜南京刑科給事中公論事務持大體不拾瑣細遇所當言者即謇謇無顧忌是時分宜任子竊權穢跡未甚公即彈劾數十事語極切直人人危公編虎鬚公弗憚也乙巳出爲江西布政司叅議所部磁廠故有呈式費歲計不啻萬緡公悉罷之陶人德焉戊申陞授雲南按察司副使初黔國自以勳閥世鎮滇中尊無與抗易視藩臬諸寮諸寮率庭謁月朔則謁其祖廟踵爲故常莫之有改公譙其驕僭將言于朝黔國避席稱謝迺已辛亥擢江西布政司叅政主督版籍影射隸併宿弊

一洗甲寅擢河南按察使以何憂去會島夷鼓譟薄湖城城中戒嚴民從外呼號不得入公惻然曰莫非黔首也獨柰何棄以與寇亟白監司開關入之於是讙聲動地曰張公生我張公生我丁巳起補陝西按察使尋轉陝西右布政時關中地震死傷狼籍公憂惶甚籲天引咎撫卹收掩視諸司尤加意焉戊午稍遷山西左布政明年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先是河決浸逼汴城周藩上言龍卯示變水災異常不

即改濬患且滋甚　詔下所司集議大役且興
屬公至源委壅決所繇乃決策曰因勢利導修
塞足矣改濬何爲于是條具利便
肅皇帝可其奏民不勞而河決卒還故道時伊
府典模廢法不軌暴侵民利聚斂脫亾宮室服
御一切脅僭有司惧中以旣莫敢覺發公曰吾
奉
天子命秉節仗鉞出鎮一方此而不言謂執憲
何迺抗疏以聞竟案如法民始帖席辛酉陞刑

部右侍郎尋轉吏部右侍郎明年晉刑部尚書
時分宜任子事敗衆以　上意叵測未即深議
公獨議遣戍中外稱快頃之改都察院左都御
史首條六事悉切時弊嘗三會銓部大計羣吏
不以私庇一人人亦無敢干以私者乙丑上程
書得晉秩資政大夫蔭一子入冑監賜金帛羊
酒寶鏹而公之祖父母父母並得誥贈公自是
益思奮勵以報國恩會有訾之者迺嘆曰嗟乎
吾日求寡過遠毀而毀至是無以信于人也因
力懇放還鬚髮直豎然耳悵飲都門觀者嘖嘖
方以公辭榮釋累歸享遐齡乃竟以寒行犯露
致疾疾革顧謂諸子曰吾不起矣省已無所怍
獨負聖朝耳爾曹其勉之語不他及是爲嘉靖
丙寅十一月廿七日距其生弘治巳未九月一
日得年六十有八公天性愷直正色不阿以是
操已亦以是責人以是居鄉亦以是立朝固不
免于人有忤然終無得而瑕指者公之尹蕪湖
也蕪湖人勒石頌德其去河南也河南人泣而

攀轅不得則祠事之歷三十餘年功閥章章
顯矣藉令摘發分宜得如制伊藩則流毒必不
深饗公之利豈不弘多也至若開關入民疏寢
河役其所活民命豈一家一人比耶余聞公爲
士時嘗慨然慕范文正張忠定二先生志節曰
吾人事業當如此斯言殆庶幾哉斯言殆庶幾
哉所著有臨溪奏議臨溪存稿內外家訓凡若
干卷藏于家配楊氏封夫人子男三人長即天
秩中應天鄉試次天相太學生次天德中順天

鄉試女一人孫男九人長汝諧官生次某某孫女六人俱婚娶名族墓在某山之阡葬以某年月日銘曰

惟亮直股肱王室惟勇退不辱不殆惟善貽式穀似之惟沒寧　帝卹老成鬱鬱佳城勑司空營

太僕寺少卿玉陽史公墓誌銘

溧陽之有史氏其來遠矣蓋自漢溧陽侯崇以溧陽爲食邑始大江以南稱舊族者莫先焉玉

陽公爲侯四十六世孫名際字恭甫初號燕峯晚更號玉陽人遂稱玉陽公云父知山公舉弘治丙辰進士任南京刑科給事中大父愼齋公以知山公貴贈如其官大母王氏封孺人知山公初配宜興李氏張氏俱早卒繼金壇王孺人生公甫四齡又卒繼魏國莊靖徐公女撫育公如已出公生而穎敏過人沉潛嗜學博綜羣籍根究理要爲文典雅平實不事辭華嘗從陽明甘泉二先生游尤多心得卒業南雍大司成魯公鐸雅重之每試必首六館士嘉靖乙酉舉應天鄉試十三年壬辰舉進士授膳部主事改吏部選司又以才望改春坊淸紀郎兼翰林院侍書當是時

肅皇帝春秋鼎盛勵精圖治雅尚文學之士青宮貴近得改用者搢紳莫不歆豔以爲旦夕可遘風雲之會而公乃以母思歸疏乞隨侍或曰宦途身去則謗興公柰何行乎公曰吾知親意當順耳烏知其他公行而忌者果嗾言官詆訕

落職人咸爲公不平而公則曰士君子所貴無疚於心耳簪紱何爲乃日事大母王母徐備極孝養然感激主恩不以身退易念乃選勝建宇恭祝萬壽

肅皇帝聞而嘉之賜額玉潭仙院云念族屬蕃衍或有失所者廼倣文正范公義田之制置田五百畝助婚喪之乏其甚者復量爲補給子弟俊秀者訓之家塾自是史氏多彬彬稱文學者焉又建書院於留都以處四方游學之士邑庠

圯敝則捐金新之又捐負郭腴田以資勤學者
事聞當道令生祠學舍以報公歲饑公計口賑
粟前後無慮數萬石且召墾沙漲田寓周禮多
工救荒意也嘗倣交質法積穀數萬石以通鄉
人有無一夕燼於火公即償其直撫按官舉社
倉以備賑公捐金成之松江苦海患興濬治之
役公輸穀以助嘉靖甲寅乙卯間倭寇竊發焚
刼慘烈官兵莫能禦公募敢死士數千人却之
且出粟助餉撫按交上其事

肅皇帝愈嘉其忠義進尚寶司少卿加四品服
丙辰官兵集平湖勦賊勿克公率家衆擣其壘
以功陞太僕寺少卿致仕廕子繼書錦衣衛指
揮僉事大抵公天性忠義雅負匡濟之志而未
展布於朝乃稍稍施之鄉國自族黨閭里靡不
沾惠海內寒士即未嘗一面識者造而請求亦
無不滿望去公之譽聞蓋籍籍朝野矣晚年閑
關習靜頗究心攝生之學以隆慶辛未三月四
日卒距生弘治乙卯八月二日得年七十有七

配同邑袁州府推官蔣公琦女先公卒子二長
繼源國子生早世娶武進僉憲周公墳女大郎
繼書娶同邑副使馬震章女生母陳氏封恭人
女五一適無錫戶部郎華雲子太學生復禮一
適邑庠生馬巽祖一適邑光祿卿馬公從謙子
太學生有駿一適宜興太守吳公騶子太學生
夢得一適刑部侍郎曹公三暘子進士司勳孫
男二長致詹國子生早世娶武進戶部尚書周
公金孫女繼源出次致化未聘繼書出孫女五

長適丹陽庠生賀邦教次適金壇都憲于公湛
孫庠生文熙次適臨淮侯李公庭竹子勳衛言
恭次適金壇于鴻臚棐子舉人廷燮次適金壇
曹編脩大章子庠生祖見次許聘邑秋少參公
斯彬孫某曾孫女二長適戶部郎吳公性子同
行次許聘予孫思敬俱某出卜某年月日葬某
地錦衣君持其狀謁予銘予叨葭莩之誼稔公
賢遂爲誌而銘之曰
仁不遺親義不後君嘗聞其語今見其人仁聲

義聞洋溢四海詩亦有言令德壽豈嗣也允賢
克紹厥休公其夷懌求妥斯丘

方田李公墓誌銘

嘉靖辛亥六月二十二日臨安方田李公終於
家距其生成化某年正月一日享年八十先是
丁未其子遇元舉進士從中秘擢拜兵科給諫
給諫之在朝也念公甚勤會猾虜犯順
皇上震怒將整旅問罪給諫不敢以私請乃竟
不獲執手一永訣悲哉太史李子春芳與給諫

同爲太史昆湖瞿先生所薦士訃至李子徃唁
給諫相向出涕嗚咽不能言頃之給諫且泣且
拜出同年太史張子居正狀曰寻先子墓石舍
子其誰銘也李子拭涕應曰斯乎責哉公諱秀
字懋實方田其號也其先揚州江都縣人洪武
中從珉府護衛改戍臨安遂爲臨安人曾祖源
祖福父森母沈氏公生而嚴毅渾朴寡言笑龠
不兼味服不紈綺足不以跬誤爭訟一躡公門
乘馬不入里曰有父兄宗黨在也家素貧至公
黽勉生殖業稍稍起矣葢母頗得自盡每恨喪
父無以爲禮忌日輙涕泣兄弟三人白首相親
愛好義樂施日用所贏輙以給宗族貧無力者
鄉隣有急者道路橋梁傾圮潛即捐貲修葺不
以告人嘉靖戊子臨安饑穀踊貴有執券求貸
約豐歲倍入息公曰吾欲利則異時數倍猶不
足以當今直夫豐藏而不以振人非仁也乘人
之急以要利非義也悉出庾賑之所全活甚衆
臨安蔣守福陵卒于官顧無所得美木給諫嘗

從守受學公卽出所藏木獻之郡僚及公歸其
直公曰守吾父母也以子弟而售送終之具義
乎不義乎卒不受於是郡寮嘖嘖相語曰義士
義士公雅好黃老及爲善陰隲顏氏家訓呂氏
鄉約諸書日以見之躬行其訓子弟則曰兩剛
相砥未有全者也兩柔相溫未有缺者也守其
口勿以訾人斂其才勿以先人可以長存小子
識之年七十餘體履强矯日可步百里人謂公
有異術而公自以平生簡默寡靜鮮嗜欲然也

給諫數走使省公公對使强飲食抵書曰汝父尚健飯兒何念之勤耶今邊徼弗靖汝多方籌濟紓宵旰憂卽我孝也何必于于煦煦遶膝下效尋常兒女子耶逮寢疾垂絶第北望長嘆而已給諫門人數輩相其孫視斂含諸事給諫亦可無憾矣李子曰竊脂不穀騶虞不殺此豈有教詔驅迫哉其至性然也公初未嘗問學乃其生平篤行若此倘所謂善人耶宜其有子若給諫也配葉氏生某將以某年月日塟某地銘曰

天道默默禍盈福謙世人惑焉公則昌後載引其年孰云弗然彼懵妄作弗是省也我銘貞石以詔來者

張母石孺人墓誌銘

秦鄆石孺人生十有七年歸同里明經張世範先生閱幾年生子膽十有三年爲嘉靖己丑先生卒又二十有四年壬子五月二十一日孺人卒距其生弘治戊午二月二日得年五十有五孺人生而貞靜柔惠父處士奇之曰吾兒當嫁佳士會世範先生失其配高來求聘先生故有才聲處士忻然女之逮事其姑周食飲啓處必先周意周亟稱諸姻族曰孝婦孝婦云先生性耆學不事生產作業孺人甘淡素躬麻枲率僮僕耕藝劑量入出家日益起先生以貢入成均嘗語人曰吾得卒業誠有藉焉指孺人也高遺女一早孀且遘危疾孺人逆之歸躬爲親藥膳先生勞曰婢可任何自苦爲孺人曰婢不當兒意兒安我安也孺人初艱嗣促先生納側室尤

氏相與和翕終始無間言先生有志顧數弗偶有司怏怏感疾竟弗起彌留不能語第數指張子目孺人孺人曰君謂兒當謗乎此妾責也終必令紹君志先生領之已延明師課督不少縱晨興夜誦以身先之暇則稱古昔賢不肖開諭諄諄張子感奮力學嘉靖乙未補鄆庠弟子員尋入太學大司成白山倫公奇其才每試冠多士及領庚子應天鄉薦孺人猶諄諄曰我不卽從若父地下者以有兒也兒記若父臨終意乎

今幸進未可遽自足也言已涙簌簌下張子亦感泣自是愈益力學不替孺人之孀居也足不踰閫閾而戶外事秩然有紀不亂家僮數十廩廩不敢高出聲張子交無燕朋學無燕辟擇而後動恂恂若處子嚴孺人不啻其父然若孺人者其女子而有君子之行者耶子一即贍娶丘處士本贍女女一即高出適迮典膳源孫男一承敘聘太學生龍雨女孫女一尚幼癸丑冬十二月一日張子塟孺人車邏鎮西阜啓父窆合

焉先期持同年袁子孟龍狀造太史李子請銘李子善張子雅聞孺人賢乃爲之銘曰

如水斯清報夫以貞如玉就砥誨以成子千古斯原不亾者存丈夫滅德過之其靦色乎

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沈公暨配太淑人張氏合葬墓誌銘

公諱鍃字用之泰州人兵部右侍郎良才之父也以侍郎貴得贈如其官云高祖有成生源源生儒儒治尚書爲郡弟子員安貧守義兄弟怡

怡不較貲產里中人稱爲長者以貢訓導濵州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配贈淑人朱氏公其仲子也生穎異受尚書善屬文里中翁見而奇之以女女焉司訓公之得濵州也貧不能行公竭力奉以至濵已歸試於鄉督學愛其文勸就學公獨念司訓公在濵州即爲弟子員不得輙省問辭之復走濵州會諸母顧氏卒司訓公又卒人爲公難之謂宜火顧氏而獨保司訓公柩歸便公曰吾寧困道路不忍爲此也乃持故官

牒扶二櫬匍匐千里達於河夜次徐州鄰舟火延及公舟倉卒無策第令老稚登岸獨拊柩痛哭籲天幸不火人以爲孝感云抵家舉四喪豐約如禮有田數畝耕且讀以儒士六遊場屋卒以數奇不第性孝友奉王父及朱淑人甚謹兄鋭蚤卒遺子女公爲之撫育婚嫁平居無褻言媠容夫婦相對如賓戒諸子毋近侈靡性狷直好面折人過宗族交親忿爭就公一言決之咸愧服去仕宦所嘗交遊者或勸令一來常少佐

薪米公卒不赴其恬介慎取予如此年四十九
卒謂良才曰國家以進士甲科爲榮吾家兩世
業儒未得一第此遺恨也勉之時司馬公才九
齡耳配張氏字雲英封淑人父獻遂安令成化
丙戌進士弟承仁監察御史弘治乙丑進士太
淑人孃慧恭女紅通曉經史大旨容止端莊不
苟言笑服御有度初歸沈四日既從司訓公濱
州貫家子一旦嘗艱難無秋毫見顏色中饋織
紝婦職備舉事舅姑與娣姒交及姑弟下人咸

得其懽心舅疾太淑人視湯藥夜則侍寢門外
偵起居姑病悸太淑人常同寢處以身翼之拊
姒氏孤子女如已出手製粧具爲婚嫁公之没
也太淑人哀毀骨立三年不出庭户未嘗燕見
親舊獨日授司馬公書爲延師督教之嘗曰吾
見汝祖汝父居常有慨噫聲蓋自傷未成名也
汝宜勉之因嘆曰成敗皆由汝司馬公即應聲
曰英雄肯讓誰太淑人心異之而口不言一日
司馬公學書見古人書法乃曰異時當不使獨

步太淑人大詬曰小兒曹談何容易即此便是
欺心可不戒哉其義方大都類此性儉約好養
老衞生之書飲食有節平生無大疴患稍能詩
或時感抒聲之諷詠不幸君子蚤背辛苦提携
孤子以功名顯及被象服躋壽考富而能勤貴
而能儉幽燎隱軫五十餘年從容帷帳式禮莫
愆斯可謂温温倶德君子者矣初封孺人加封
宜人進封太淑人享年九十有五子二人長良
士楚府引禮舍人次司馬公良才女一適平和

尹王之澤卒孫男五某某孫女四適某某曾孫
男三公生成化二年四月二日没正德九年十
月十四日太淑人生成化四年二月七日没嘉
靖癸亥七月二日卜以今年十二月十六日塟
城東祖塋與公合焉司馬公遣其子際可走京
師以書屬予曰先大夫有隱君子之德太淑人
有栢舟之風宜示來世以光耀沈氏遺孤之黼
痛墓中之石惟公圖之予辱司馬公交餘三十
年稔其親賢遂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東門之原衆衍壇曼淑人君子同體丘山維此
君子既孝友于火避其舟人贍其廬維此淑人
媚於姑舅訓其遺孤敬姜孟母乃興司馬乃薦
之慶亦既哀榮受　帝之命其德不騫澤流源
源于斯億斯惠斯后昆

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乾齋李公墓誌銘

嘉靖乙丑月日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乾齋李公卒是歲十月七日其孫諸生來學奉其

母王及繼母宋閤合塟郡栢谷山之原已乃持洪令李君尚賓狀不遠數千里來京師泣而請曰先君子不可作矣惟是生有令德幸托信史以垂不朽言已復大泣予與公同舉嘉靖丁未進士而又悲其孤之懇懇也因取其狀而詮次之公諱如桂字希賓氏出隴西郡相傳為唐李衛公後有謫宦過潞者因家焉遂為潞州人曾大父袞令陝西安定大父玹丞陝西洛南後贈監察御史有政績邑人碑而祠焉父延昌封山東濟南府推官母韋氏封孺人公生而奇穎殊常稍長業舉子能日記數千言弱冠試有司不偶卽深自刻勵寒暑不遺餘力尋舉進士授山東濟南府推官持法明允獄無冤民部使者交章薦之徵至京以女聘沁源王子不得內擢乃拜廬州府同知時倭奴猖獗以公在遁去無敢犯境內以安無何倭奴掠浙中急卽擢公浙江按察司僉事以能保障廬州故也公聞命倍道至時寇逼會城轉掠崇德圍桐鄉愈急公晝夜

設畫督將士戰圍立解已而受檄監軍嘉興寇猝至郡城下衆咸怖倉皇罔措公從容自若見一猛鷙方火民廬公挽弧斃之尋會諸道兵大戰沈家庄於是酋首王直毛海峰先後殄海上矣有幕府贊畫怙勢為奸公捕吏驗狀乃挾權貴以請公毅然以去就爭之曰我
天子奉法吏安可以勢奪哉竟寘其於法由是直聲大著三年報績擢陝西布政司參議飭守河西慶陽花馬池蓋虜衝也適虜攻環縣垂破公

遣將出奇兵退之旬月間頭髮爲白又建議㪅
士卒足餉饋嚴斥堠諸條皆鑿鑿可行尋轉按
察司副使分巡關南關南古漢中地俗詭多髖
髀撓法難行然憚公河西威名咸相戒毋犯令
狪寇亂業聽公招矣有郡守忌其功乃揚言曰
討必殲狪遂復亂公指授孟叅將討平之然心
力竭矣竟以是遘疾而終搢紳咸悼惜之距生
正德庚辰九月六日得年僅四十有六子二長
即來學次某俱州學生女一即沁源王長子配
嗚呼以公之才俾盡展所蘊其勳猷表著不有

大裨於世者乎而顧嗇其年是可悲已銘曰
獷嚚可服鯨鯢可戮邪弗可觸斯人如玉終焉
允穀永貴乎栢谷

贈少保兼太子太保駙馬都尉古庸謝公
墓誌銘

今夏五月廿又七日朝罷忽聞駙馬古庸謝公
卒予愕然失聲曰適予在班次猶見公鎧冑立
陛楯如常時是何卒之暴耶語曰命若朝霜生
如朝露言不及終日也詎不信夫先是
肅皇帝棄羣臣公悲不自解已奉　勑護喪徒
跣執紼泣血百里竟以心哀內疚不疾而終是
可傷已是可傷已公卒後四月子錦衣守朴偕
諸弟將啓母公主壙祔公柩焉先期持狀匍
匐造余乞一言以掩諸幽余雅知公賢乃爲志
而銘之志曰公諱詔字廷宣古庸其別號也世
居大梁至元季有諱脣臣者爲大名路總管府
判以避兵河內遂爲河內縣人歷五傳而至公

之父曰東以公貴封承事郎兵馬指揮母張氏
封孺人先是祖母孟氏失明且數歲矣忽一日
見朱衣人以獸罝屋脊又室中隱隱有異香是
生公公方面修軀姿容豐美孩而靈慧髫而嗜
學年十六選尚　永淳長公主公主
睿宗獻皇帝次女
世宗肅皇帝妹既中選
肅皇帝暨
慈孝獻皇后召見甚悅以爲降嬪得人即日拜

駙馬都尉食祿一千石賜冠服玉帶儀仗他物悉如制仍擇部臣文行兼長者爲之傅

肅皇帝嘗親試其業業遞進則遞遷其傅寵眷亾與比倫歲己亥

上幸湖藩命公監視禁門郎晨夕未嘗歸私第

上還深嘉勞之己酉命管大漢將軍侍衛禁庭明年虜騎犯闕公會在河南急疏請歸願抒一擊之奮

上愈嘉其忠帥臣仇鸞蓄志不軌嘗請於上覬

得兼領禁軍公抗疏力爭得不許後鸞竟以逆誅人謂公不獨不畏雷霆且能先事伐謀云甲寅命掌宗人府仍兼管大漢將軍尋加太子太保　勑修輯玉牒賜乘肩輿賜蟒衣金幣甲冑刀劒庄田仔奴馬匹之屬及尚方書籍旨異數也

今上登極眷用不異

先帝卒之前一月疏辭所領大漢將軍不獲允

詔有老成廉慎之褒及卒

上爲震悼罷朝三日賜布粟寶鏹贈少保仍命有司營葬致祭焉嗚呼公以　帝室懿戚歷事兩朝而忠愛恪慎四十年猶一日且孝友性成廉於殖財而厚于施予狗馬聲色一切珍奇玩好之屬絕無嗜好祿賜所入不妄費一緡至賑人貧乏則揮金無吝諸子若姪諄諄然勉以爲善斯可謂篤行厚倫没有餘榮者矣公生正德壬申年十一月十又四日享年五十有六子男七人長守朴永淳公主生授錦衣衛指揮同知

娶靈璧侯湯佑賢女次守正金吾衛指揮娶知府朱裳女繼娶兵馬許某女守仁騰驤衛指揮娶知府夏子開女守直金吾衛指揮娶錦衣千戶林繼女守義騰驤衛指揮娶玉田伯蔣榮女守中守和尚幼皆庶出女九人俱婚聘宦族孫男八人某某孫女五人永淳公主嘉靖庚子三月八日薨　勑葬宛平縣香山鄉翠微山之原隆慶元年九月十又六日啓公主壙奉公合葬焉銘曰

奕奕謝宗系衍汴京三河靈萃偉人挺生惟是
偉人瑛瑤其質婉彼歸妹降自帝乙歸妹帝乙
榮籍天姻煌煌金紫貂冠纓紳　帝曰都哉忠
勤克任籍與予宗兵掌予禁競競夙夜侍輿侍
居乘輿于邁甲冑跪趨有侮思寧有勞思服在
貴不夸居寵靡辱　肅廟遐陟我　皇聿興恩
有新故忠罔貳心匪以徼澤曰惟盡瘁和璧匿
彩隋珠掩媚　帝錫玄宮山卜翠微秦臺鳳去
遼城鶴歸厥封若堂寵光燁燁存榮沒寧慶綿

瓜瓞

封太孺人宋母唐氏墓誌銘

嘉靖庚申五月二十三日通參孝泉宋君母唐
太孺人卒於家初太孺人寢疾宋君聞而心悸
奔告予曰繼先母病將疏請以歸予曰斯至情
不可已也迨疏上未獲命而太孺人訃至矣宋
君號踊幾不能生已乃持通參安峰王君狀來
請銘君予禮闈所薦士先是嘗請予言壽其父
封文林郎鳳翔府推官德庵公及太孺人予雖
侈其事未有以復也乃今忍銘太孺人耶按狀
太孺人唐姓故濰人父剛生太孺人年十四歸
德庵公事翁姑輒能得其懽心宋雖舊族遭家
中落太孺人黽勉夙夜相德庵公生產作業服
食常自菲惡務求甘美奉翁姑遇時新不進二
人不先嘗也宋世居濰南逯家庄孝婦河側至
是鄉人曰河之名其爲宋婦兆耶性寬而毅御
家人雖煦煦有恩然繩約最嚴有違誤則懲戒
不少縱故自子姓以逮臧獲食指不下數千皆

餝然有矩則不亂子四人太半爲諸生就師邑
中凡延師禮幣以至筆札供饌一一以時料理
無缺既子姓蕃衍所締姻戚皆名閥歲時慶賀
問遺不豐不約咸中禮節鄉中歲嘗凶歉德庵
公出粟賙貸賴以存活者甚衆父老而鰥嫂孟
孀而無出皆迎養於家後皆以禮瘞之戚屬鄉
舊待德庵公舉火者紛紛有所推給太孺人無
難色歿之日哭聲滿閭里云宋君舉嘉靖庚戌
進士授鳳翔節推鞫訊明允屢膺薦剡奏績得

封德庵翁及太孺人如例尋徵拜户科給事中
擢通政司右叅議居朝以清勤著而太孺人猶
促德庵翁抵書訓戒不置嗟若太孺人安可以
尋常女流視之耶生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七
子某某孫男共十有一而女加二將來者尚未
艾也宋氏之後其蕃且昌哉以某年月日葬某
原銘曰
孝河之源汪汪孝河之流湯湯孝婦之澤淵且
長宋母紹之揚餘芳式啓厥後孔蕃昌凡厥孫

子俾勿忘

封刑部貴州清吏司主事柳溪劉先生墓
誌銘

封刑部貴州清吏司主事柳溪劉先生侍御君
崙父也諱鏜字大淵好植柳自娛人稱柳溪先
生嘉靖乙巳　太廟成覃恩羣臣侍御時爲主
事封先生如其官世爲盧之無爲州人高祖安
國封奉政大夫曾祖清嘉興府同知以清介聞
祖克恭父琛母王氏生太學生鉞及先生先生
生八齡父逝哀慟如成人稍長即勤動作業身
其勞養母以遂兄俾得悉力舉子業王卒哀毀
不替喪父時每泣謂兄曰不幸二人早背棄所
恃不委灘聲者有兄在也鉞聞亦泣下自是友
愛愈篤云兄卒撫其孤岑逾已子居第園田華
而腴者器具完好者僮婢少健者悉讓岑人以
爲有李孟元山偉之風邇族黨姻舊有恩家雖
約重義好施振人危急恐或後焉族有坐帑亾
惟法者逮及妻子先生爾匍匐救爲貸貲以償

竟得免正德間歲大祲淮西甚他郡先生奉臺
檄代賑多方量晝頖以全活者萬計居常喜讀
書督耕暇輒展卷靜玩至忘寢食尤喜讀史上
下數千年世代興廢人品高下政事紀綱失得
歷歷如指諸掌子四以耕委伯子仲叔季咸命
之學且時時諭之曰古所謂子才在爲善耳否
即累産陶朱致位季孟非我志自是諸子各感
奮無曠業侍御尋舉進士飭躬勵行尤留心當
世之務初試比部改侍御巡茶關西會虜犯遼

劾言官疏名上請謂侍御可大任而伯子黽勉
生殖食指繁膴叔季並齒膠庠冠裳輝映先生
曰吾可休矣乃營別業城南閉門習靜徽大故
不入城市倣古洛社擇同志數人爲社會供具
務崇儉約曰後不可繼也性尤坦直稍無城府
機械與人處無小大必欲入而人亦咸起敬先生
卽學士大夫未嘗不嘉賞延接曰篤行長者也
君先生非所謂鄉之典刑耶乃不滿七十逝悲
哉先生是侍御奉使將過其家省先生先生抵書

曰曩聞逆虜深入致壓宵旰正汝効力時也急
往無我念嗟先生之急國難如此脫寄一命又
豈肯爲全軀保妻子謀耶卒嘉靖辛亥正月十
三日距其生成化丙午七月一日享年六十有
六配林氏封安人子三長某某府引禮娶曾氏次
卽侍御娶侯氏次徽郡庠生先先生六年卒次
當國子生娶邢氏女一適郭鈞孫男七長汝均
郡庠生次汝達汝基汝莊汝孝汝夔汝勤孫女
一聘萬氏將以某年月日葬某地侍御南奔日

以同年學憲阮君鶚狀泣謁予銘予鄉人且然
侍御耳先生賢熟矣遂亟爲銘俾勒之貞珉以
垂永永銘曰
先生食貧推財揉族矣先生隱淪誨子報國矣
壽其年豐其德矣彼藏者賢過者其式矣

朴菴姚公暨配李孺人合葬墓誌銘

襄垣有朴菴姚公者北部副郎九功父也配李
孺人中丞濬之孫太倉州判經之女公少癯多
疾三弟瑚珍實皆短折父尚榮翁仁母李太孺

人恩之孔勤因不業以舉子公遂一意攝生頗
通二氏之學葆眞渾樸因以朴自名其菴當翁
之疾也李判州欲毀姻訐訟久不決孺人以義
折之矢不他適議始定適公年並三十矣翁性
孝事父母晨昏候起居伺顏色承歡左右如嬰
孺而孺人則潔脩瀡宜旨甘以從洞洞然恐逆
其志尚榮翁及太孺人時時語人曰吾何幸得
此兒此婦耶一日太孺人遘危疾或云谷口村
神池水可療公卽徒步百八十里往汲之夜深

失足深塹溺而復出若有人爲之引手者太孺人得水飲果立愈與兄珍業析爨仍撫其遺孤長爲婚娶卒底成立宗族姻隣有無相通疾患相賙恤比雖公愿厚天植孺人實襄之也先世故饒貲先大父子通大父太學生海並以貲雄一邑至尚榮翁苦婚喪相繼稍稍窘促公盡出孺人資粧以給孺人罔或詐語公力耕孺人紡績黽勉生作以自贍有所贏即以延師課比部君比部君少有穎資弱冠即嶄然見頭角間嬉戲公輙督責怒詈孺人未嘗少爲掩覆如尋常兒女態迨舉嘉靖丁未進士守許州公猶數稱古循吏相訓戒孺人從傍賛曰若父之言是也比部君聞之竦然治許卒以廉能著隣境有孤女出憲臬子會荒歲携二弱息僦居舍隅孺人曰爾雖貧宦家女也宜自愛女不聽而之他受侮迺孺人白公館之尋爲二女擇良配竟資遣還其鄉尤人所難蓋翁長者孺人復以慈惠佐之内外肅肅睦睦和氣薪萃發爲休徵家日起

而子用譽夫豈偶哉公生成化丁未八月二十三日卒嘉靖壬子三月三日年六十有六孺人生成化丁未十月十五日卒嘉靖乙卯五月二日年六十有九子二長九卿娶李比部女次即比部君娶韓某女孫某某子姓繩繩日衍昌矣第年止踰耆比部君效官郎署貤褒可立待乃不少延何其悲哉癸丑正月七日比部君與其兄葬公韓山新阡矣玆以某年月日將奉孺人祔公兆先期以同年比部衍來郭君仁狀謁銘太史李子乃爲之銘曰

猗歟太樸渾兮未斲迹以幽貞幾憤而成合也天作則篤其澤孔耀孔寧以昌我後生

封徵仕郎中書舍人泳涯薛君偕配太孺人黃氏墓誌銘

嘉靖丙辰春余校士禮闈福清薛子師孔在選中始來謁余一目擊知其爲愨樸端人踰年拜中書舍人爲余道親老且鮮兄弟將疏請歸養余解之曰士君子遘時行志榮施其親以令名

卽遠違萬里親有餘樂奚必朝夕膝下爲哉師孔退而爲迎養計其父泳涯君乃以戊午夏六月至京邸而母黃惲遠道不果行明年師孔中書秩滿得封父如其官母太孺人無何泳涯君寢疾不起而太孺人先一月亦以疾卒於家訃聞師孔拊辟號慟幾不能生尤以不及見母爲終天恨乃持其友大行顏君狀來請銘余哀其意而爲之銘焉按狀公諱廷宣字允化號泳涯世爲閩之福清化南里人祖元敬父文魁君生

而天性孝友弱冠喪母哀毀如成人長拮据生作以養父母兄弟五人並敦義讓垂白無間言好讀書攻藝文弗售有司退而隱居教授課師孔學曰汝當志聖賢之道毋以窮達利鈍二其心嘗讀范文正公義田記歎曰尊祖睦族之道無以易此吾視宗族中恆苦饑寒而力莫能贍爲之惻然汝他日得志可倣而行之先塋祠堂必以時脩葺遇歲時蒸嘗愀然與如存之感戚黨吉凶慶弔不以貧富異視或遇險難匍匐救

之殫其力而後已里中嘗以不平詣質輙爲曉譬曲直其人多引咎自責至不爭而退平居無傲言頗行怡情翰墨暇則理花竹灌園蔬勢利紛華澹如也晚尤喜攻詩律偕二三同志結詩社里中所著有顛沛集泳涯吟稿韜光林壑垂六十餘年迨子登進士官中書就祿以養朝夕亦不色喜惟諄諄諭以守官守身之法且曰必如此乃出無負所舉入無忝所生耳太孺人黃氏性端嚴淑愼綜家務治女紅有古雞鳴解佩

之風允薛君之安貧樂道不少隕獲者實太孺人爲之內助云嗚呼有親如此則師孔之賢其得於義方之漸習有由然哉君生弘治癸丑四月二十日卒嘉靖庚申八月初七日享年六十有八太孺人生弘治乙卯四月八日卒嘉靖庚申六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六生男二長曾卽師孔次詩甫踰冠而卒女二適某某孫男五某某孫女二師孔扶櫬而南將合太孺人葬某地銘曰

其存也同室其没也殊方雖則殊方其究同藏
淑行孔臧貤褒載揚萬有千歲休有烈光

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古村瞿翁暨封太
孺人秦氏合葬墓誌銘

嘉靖己未三月四日吾師宮諭昆湖瞿先生母
秦太孺人卒京邸門人李春芳急走哭太孺人
見先生號踴悲痛愴然心傷也相向嗚咽久之
已先生拭涙詔某曰孚不天早失吾父古村府
君祿不逮養逮養吾母矣乃今天又奪之孚奚

樂生爲哉然知吾苦又知吾親宜莫子若子其
爲我銘諸幽乃自爲狀以授春芳春芳受而閲
之爲嘆瞿氏篤慶之遠也古村公諱國賢字汝
臣古村其别號也父遵隱公琊琊父欽欽父守
之守之父湖隱公綱以次子某貴封南京兵部
武選郎中綱父秋林公庸是爲公高祖而始祖
則礪齋公萬十三義不仕元國初御史周公士
良高之題其墓曰宋處士礪齋瞿公蓋司方晉
陶徵君也礪齋公而下世以清白相承公生而
敏慧眉目疎豁身白如瓠少業舉子一試輒冠
邑士子而邑之士子亦皆心讓以爲不及以癰
不克終所業然識者已謂後當顯盛云正德間
連遭水灾家益不振公拮据生作養遵隱公及
母太夫人鄒不繼鬻故產以贍已乃授徒里中
給朝夕然襟度夷曠雖資用屢空裕如也娶太
孺人秦生先生太孺人孚德公仲女裔出少游
家故饒及歸公相與共甘淸約公不給輒出簪
珥佐公養無吝色每上食姑舅食畢乃退食其

餘雜以粗糲不令姑舅知也正德庚辰公有鄒
太夫人之喪嘉靖壬辰遵隱公亦卒一紀間兩
遭凶公奔走醫禱經營襄葬心力瘁竭而太孺
人黽勉周旋勞瘁實與公同瞿故宦族公學以
癰廢意常怏怏先生生五六歲即穎敏異常公
舉先世遺書授之讀曰吾家世傳止此也辛卯
首臺試應天不第公曰此學不至也勉之先生
奉公意肆力問學博極羣書發爲文詞類出胸
中所自得逸氣粹然動人癸卯舉應天鄉試甲

辰會試第一　廷對擢進士及第授編脩晉侍
讀宮諭以文行馳聲海內惜公不及見也乙巳
以廟建覃恩公贈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太孺人
貤封如制太孺人服命服泫然不止每製衣一
再服輒藏之曰吾與先公共貧賤今日不能獨
富貴也祿養垂十六年食無兼味衣惟布絮其
儉約如此聞親屬有貧乏者則惻然曰此艱苦
吾備嘗之矣命先生出米周三族歲以爲常翰
林無吏事非齋居大故不之公署太孺人恒而

詰之先生告之故曰雖然汝必思所以報國者
每朝賀輒忘寢數數呼先生促早入某不及見
古村公然聞吾太孺人溫良慈惠畜先生如嬰
孺先生卒妻癸養太孺人朝夕承順亦不殊嬰
孺然蓋陶然一室之內而古村公之天性淳厚
渾然元瑩氣象亦可想見云古村公生弘治己
酉六月十六日卒嘉靖癸巳十一月十三日年
僅四十有五太孺人生同公年其卒也後公二
十有七年以某年月日合葬羅家圩之新阡子

一郎先生孫某某銘曰
彼壤而沃厥植斯蕃彼澤而淵厥貝斯繁有允
瞿宗處士肇源大倫是重義不仕元芳潤流行
篤生古村抱器甘約虞山隱淪力行孝義匪騰
說言耦太孺人雙璧同溫爰啓哲嗣學宏行敦
鵬運天路寵受　帝恩龍章奕奕照耀無垠昭
哉世德垂裕後昆太史作詩表彼墓門萬有千
歲不亾者存

贈戶部江西淸吏司員外郎東山許公暨

配封太安人朱氏合葬墓誌銘

嘉靖戊午冬十二月河南按察司僉事勾曲蓋
齋許君將合葬其母太安人朱於先贈承德郎
戶部江西淸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東山公之
原乃遣使者來京師請予誌其行而銘之石予
故勾曲人嘉靖辛卯又同許君舉于鄉以故相
結納獨深知公世德最詳乃誌之誌曰公諱宗
倫字廷叔世居勾曲之南鄉其先則自大理公
十世而下咸潛德弗耀然培植善本所從來綿

遠巳祖志海父鎮商游穎陽十餘年始一歸子姓日繁公遂與伯兄秀一公商之曰吾聚一門數百指朝夕是謀即育鞠一旦何賴焉金陵泉貨藪也參伍物力居積底饒弗難巳其試與兄勉爲之閱年乃十倍又閱年乃百倍遂易置產畜充拓室廬生事視疇昔駸駸盛矣公天性孝友自與伯兄商金陵時家政內外一委之季弟及伯季相繼殞世家人有憚公嚴私求分異者公聞之詫曰柰何效尤薄俗即不能如公藝居

同九世奕吾從先公伯季遊地下爾輩徐徐議之未晚也諸子弟悚退終公之身不敢有異言公素儉約然輕財樂與客有尹甲譚乙者商販失利公憐其窘弗能歸各舉數十金令行貨自給以歸竟不責其償嘗自憤少貧失學雅志以明經課蓋齋君躬督講習寒暑不替逮蓋齋君領鄉薦公春秋逾五袠矣罷商而歸日與鄉閭親友歡洽聚樂冀以終其餘年丁酉仲夏偶病胛蓋齋君欲輟會試侍湯藥猶自謂體素康適

無足慮也强之行及蓋齋君心動疾馳歸則公先一日逝矣時戊戌夏四月五日也距生成化巳亥四月十二日年纔六十娶朱大安人幼閑姆教歸許氏克執婦道時祖姑以老失明安人侍膳問寢終始得其懽心家貲方窘不憚拮据之勞遇子姪婚具弗給至脫簪珥助之故家衆雖緐衍咸聯屬固結內政肅如大安人相之也嘉靖甲辰蓋齋君登進士第授荊州節推迎養大安人力拒之曰山居吾所安也堅不肯行蓋

齋君遂留室人某以代養旣擢地曹南北馳驅餘十年皆子身於外清苦自砥時遣使歸訊安人猶戒之懇懇曰勉守官箴無辱爾父於地下蓋齋君益自砥礪以署員外郎事主事三載考績得贈東山公如其官封朱大安人蓋齋君痛東山公貤褎不逮幸恩逮大安人及製冠帔以進拜恩後即命笥藏之生平靡麗之服不輕加體儉素其天性也生成化丁未二月三日歿嘉靖戊午九月廿三日享年視東山公加一紀云

子男五長卽蓋齋君彥忠次彥芳彥思彥志彥
慜芳思早卒慜嗣族弟廷璋女一適楊某早卒
孫男六某某俱彥忠出某彥芳出曾孫男一某
曾孫女二聘某一尚幼俱慜敎出銘曰
許有世德隱弗見兮駿發後昆紛哲彥兮侃侃
東翁積而散兮相之未殯理弗亂兮子姓詵詵
中共爨兮登彼中堂笑言宴兮夫義婦聽謹睞
旦兮寵膺貤褒龍章煥兮祖原同穴豐木僑兮
我銘之珉後世所觀兮

封文林郎眞定府推官南田劉公墓誌銘

嘉靖戊午冬十一月十有二日勅封文林郎眞
定府推官南田劉公卒其子兵科給事中祐緘
御史岸泉王君狀來乞銘于友通叅孝泉宋君
繼先復申之因不獲辭而爲之誌誌曰公諱廷
佩字公器南田其別號也始爲吏部聽選省祭
官以子貴封文林郎眞定府推官公之先爲涿
郡人國初避兵徙山東掖縣遂爲掖縣人父曰
眞大父曰通曾大父曰宣皆世濟善良公少孤
家徒四壁立獨竭力耕作奉其母于懽甚撫一
弟一妹長爲婚嫁性敦朴無府城又輕財樂施
以故無間親踈遠近長少皆樂與公游後公居
積底饒往往以所餘賙姻隣之不足者其季廷
致詣公求異公力止弗獲嘆曰於彼各有見吾
寧忍重傷季志吾聞古者薛包百具咸取所棄
吾柰何獨一一與季瓜分之舉租田數十畝負
郭者曰季第耕是吾無需此也又其妹夫家湫
隘公損已貲別購宅居之嗟世降衰薄人私其

身至視同氣若秦越共室而判鹽米少弗合則
反脣詆訕者何限若公所爲求之古人奚讓焉
公雅志業儒弗得志始以吏術覆其身然非所
樂也遂刻意課二子二子皆有聲黌序嘉靖己
酉給諫君舉於鄉癸丑舉進士授眞定府推官
時公當謁選銓部人勸之往公曰嘻吾願償矣
仕奚爲日與故舊往來酣飲里巷中飲竟夕充
然以歸未見被酒失禮也初給諫君之推眞定
也公往視之居半載郡之人士卒未有識公面

者居常爲給諫君言兒刑官也一念輕重人之
生死立判可弗愼歟無偏聽獨斷以輕試人命
毋阿上官意旨以撓法給諫君受教治獄多所
平反以公恕馳聲趙魏間無何劾薦交騰遂擢
今官仍以真定考績得封公公既封家居愈益
恬退未嘗一謁上官上官或造其門輒辭謝勿
與見鄉飲酒禮一赴輒以疾辭出入緩步策杖
弗輿弗蓋自視欿如也初公故病痔垂老弗便
履動給諫君欲乞養歸公聞以書戒之曰爾受

國恩未有以報也第盡心服官胡我念爲給諫
君從其命弗敢違居歲餘公竟以舊恙劇沒距
其生某年得壽六十有四配官氏封太孺人生
子二長即給諫君娶徐氏封孺人次曰祚邑庠
增廣生配韓氏女二長適楊遇春次適府庠生
侯世官女孫二尚幼未字以某年某月日葬公
某山之原銘曰
坎而宮有屹其封右虎左龍前擁後從畤妥其
中南田劉公協氣醲葱來吉永寧孫子繩繩福
祿其來崇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函峰阮公墓誌銘

中丞阮公皖之桐城人也諱某字某號函峰居
士系出步兵晉黃門侍郎遙集自陳留受節鎮
皖樂函山之勝因家焉歷唐諱縱江者以大將
軍顯宋諱師简者以進士顯文武後先輝映由
進士五傳而生暹暹生廷瓚人稱愛雲翁則公
父也愛雲翁少孤嚴事其兄讓千金產有隱德
沒祀于鄉後以公貴贈南京刑部主事配吳氏

繼童氏俱贈安人正德己巳歲大祲翁傾貲振
之所全活甚衆無不頌翁生賢子者已而母吳
以是歲十月二十四日生公公生之夕室有瑞
光始爲兒時端重不戲六歲就外傅輒問曰讀
聖賢書不當學聖賢乎傅大異之嘗作燈花賦
以見志長而博綜經史百家文聲籍甚嘉靖甲
午以儒士中應天鄉試乙未遊南雍少司成歐
陽文莊公方與諸士講明致良知之學公聽受
而篤信之曰學不在是乎自是盡棄平日馳騖

之見而反之身心矣甲辰第進士觀吏部政會
星變上疏乞崇廉介以抑奔競不報太宰熊公
某獨亟稱之乙巳授南京刑部主事敬簡明允
精于讞比千户劉恩以善訟作姦公暴其罪竟
置之法時有殺人而櫃於市者都下譁然莫知
其由邏者偵捕朱監生甥抵之業已誣服公心
疑爲寃齋沐禱神竟得真殺人者於是才聲大
振三載考最改河南道監察御史巡視光祿光
祿多中貴人懾公風裁省浮費且十萬計地震

應　詔言七事多見採納已酉巡視倉場兼理
河道蘇運卒立議單劾罷漕帥之不職者漕政
以肅明年案順天諸墨吏望風解印綬去任丘
進士王聯豪横數殺人擬大辟乃摭拾胡公纘
宗詩誣奏謗訕
上怒逮下詔獄并逮撫按藩臬郡守三十六人
公曰以言語罪人非盛世事矧誣搆之乎漸不
可長乃極力調護其間事竟得白尋改畿內督
學公以首善自京師始正身帥士士蒸蒸然鄉

風諸所請謁悉謝卻不避權右庚戌虜入犯至
薄都城下公適校士涿州涿固都城要地也公
選率生徒張皇號召士氣倍振虜退條上禦虜
十事動中機宜當是時公職在俎豆不與兵戎
乃毅然以憂時捍患爲己任其康濟之弘猷已
於此露其端云癸丑擢浙江提學副使頒示條
約一如畿內而因地裁成之得人爲盛浙方歲
苦倭寇甲寅尤甚公下令諸生操弓矢習射作
忠義之氣乙卯夏省城戒嚴撫臣檄諸司畫地

防守公當守武林門則列營關外令士女分道
入遞至遞開視他守者獨無追追蹂躪之慘民
咸德公焚香祝天曰安得阮公開府以活百姓
耶丙辰陞廣西右參政臺省交章薦公有文武
才可大用
上擢公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浙江聞命
即展布方略誓告將吏四月賊攻乍浦追斬皂
林賊奔桐鄉公冒重圍入桐鄉方賊之圍城決
旬也多方攻擊而公亦隨機應之顧孤城力乏

數請援於總督胡胡不應城中危甚即睢陽之
急不是過也賊又持總督紅牌抵城下議和人
心搖惑非公抗議固守鮮不敗者少宰松溪程
公序平夷碑亦謂公有睢陽之節武穆之忠云
久之賊計窮遁去五月賊陷仙居公又募金台
諸郡兵分疑設伏凡三戰大破之而賊首徐海
黨與衆盛復集舊巢時趙尚書文華出視師與
總督胡共持和議乃公獨銳然決戰會言官上
疏罪議和者詔下專命公勦平公得報益自鼛

竭命奇兵四伏正兵突擊賊遂大敗四竄巨魁
陳東麻葉辛五郎皆就擒賊又奔據沈庄憑險
自固若謂必不可破而主和議者猶觀望不進
公大怒曰不滅海尚留根蔓乎檄諸道分兵四
圍夜渡濠薄賊柵火其巢自寅至酉力戰俘獲
甚衆徐海始就滅功最稱奇而讒忌亦自是漸
起矣公顧一意向賊謂諸將曰寧波鴈門久爲
賊據而舟山餘黨尚在柰何安枕耶遂夜驅水
陸兵並進大破於蔡奇山獨山大潭山水戰於

清港洋丘家洋直抵舟山賊方除夕酣醉遂擒
斬殆盡自是兩浙三吳始得休息矣
上賜金綺者五進秩者一方鄉用公而忌者愈
忿謀奪公柄移公專鎮閩是時閩寇方張而兵
弱財匱私計可以困公而公不爲困丁巳春公
發浙江倭犯福寧公抵建寧倭犯會城已而犯
福清犯海口羽書猝至公日夜治兵儲糗愼邏
謹諜而於先登陷陳之士不惜重賞往往能得
其死力遂奮擊賊衆於古源陽崎長樂港閩安

鎭凡十餘戰計任事不過數月捷書飛奏
上大加奬異柰何忌之者力謀傾公乃指摘公
靡費儲餉肆爲萋菲風聞論列遂被逮至京然
募兵壯造戰艦捐賞予卷牘具在有司可覆視
也卒莫能中傷落職歸角巾私第絕跡城府東
阡西陌朋舊過從悠然不知老之將至也會有
論胡督府宗憲侵浙餉者復波及公公疏請兩
省互覈而人多依違其間迨隆慶丁卯公病轉
劇伯子某伏　闕陳情於是大司徒馬公森大

司馬霍公冀合疏題覆行兩省巡按覆報公之心事行且昭雪乃以十二月七日歿於正寢享年僅五十有九耳嗚呼天亦忌之人何尤哉余嘗讀陳平傳而重爲公慨也平事漢謀所以撓楚者請捐金行反間高祖與之黃金四萬斤恣所爲不問出入卒間楚君臣滅羽垓下由公觀之使平也生今之世身且不免又安能吐六奇而封萬戶哉今按中丞五臺徐公紳狀敘浙閩事獨詳有以也浙之士民思公之德相與立祠

俎豆公夫豈可强致哉噫此益足以觀公矣若夫勘副使李某同知唐某以全善類哭送南野先生旅櫬以敦師道不拜仇咸寧不附陸都督不謁趙督察以勵士節皆狀中所稱述者自當信後云公娶于張克相公生伯子自崘五月而卒贈安人繼程氏生仲子自嵦封安人生子男二自嵦自華孫以鼎以巽自崘生以漸以節自嵦生孫女三公所著有蘘蘘錄臺中語諸書行于世其天德王道諸書則藏之家某等卜以某年月日塟公于某原余素辱道誼知公獨諗因誌而銘之銘曰

文以造士俎豆雍容武以殄寇軍旅折衝譏忌多有疇捲厥功東閩西越祠祀攸崇

鄉貢進士勵菴于公墓誌銘

金壇鄉貢進士勵菴于公者偉人也名宋字次公公生平以名行自厲因名其菴曰勵美姿容餝儀度好衣褒袖博褶望之飄飄然若神仙中人兒時卽警慧異常父中丞素齋公湛心奇之

延三吳名士爲之傅羣鄉族才子弟日相劘切學業遂大進爲文恥效時輩作庸常語往往出人意表嘉靖丙午卒業南雍司成松溪程公文德試拔首列乙卯領順天鄉薦主司槐野王公維楨元峰袁公煒亟稱曰佳士佳士迨屢上春官不第士人咸詩之君則曰通塞有命惟盡其在我而已於是力學益不怠自朝之宗工鉅儒與海內知名之士凡可資以考德問業者輕千里往從之游已乃斂而歸之身心杜門郤掃日

授四子以所自得而四子並穎敏雅飭克紹家學季子辛酉薦於鄉其方來者未艾也天性孝義九歲時母沈淑人寢疾日侍左右問所苦則撫摩抑搔之湯藥嘗而後進迨不起哀毀如成人大母芮太淑人憐惜有加於沈臥起飲食必置座側君孝事芮亦如所以事母者配吳碩人淑慎溫惠與之同事母及大母皆曲盡孝養中丞公宦游四方周旋內外凡所以上承顏色下理庶務及娛悅太淑人者無所不至也遇諸父

昆弟有恩即疏屬罔不恤貧守孤病者醫藥死者棺斂曰自今視之族屬疏也自吾祖視之則一氣耳敢不殫吾力追思蚤失母氏欲報無從乃厚恤母氏之家事繼母賀淑人務得其懽心訓諸子必稱古道以勗之曰學非以干名也仕非以徼祿也宜求進於是者間嘗與予論處世之道予謬以斂約退讓告之君聞而動容曰唯唯歸而處族處鄉稍用其說而人咸宜之有上官喜事者以一切之法臨江南而江南之俗大

壞訟訐繁興奸滑乘機射利閭井騷然即循理好義如玉陽史公者亦不免於侵擾君爲之譸譸不樂曰斯非亂之道耶周禮荒政有曰安富今乃仇富富敝而貧將安藉不底於亂不止也聞者以爲知言御家以嚴內外截然僮僕數千指無敢肆行於外者鄉人有宿負數千金悉焚其券不責償吳淞江之濬也捐粟三千石佐工臺臣以義榜其門捐貲成梁以利人涉者凡三數所北郭水次有便民倉燬於倭君爲移構城

中輸納稱便其尚義輕利類如此以若所存得位而行之有不利於世者哉而天何奪之速也悲哉生正德丙子十月十四日終隆慶庚午二月七日享年五十有五配吳碩人出宜興望族先九年逝別有誌子男六長明照以弟子高等入國學娶同邑太學生虞君岳女次光烈縣學生娶江都太學生卞君幽女繼娶蘇州尚寶少卿徐公履祥女文熙縣學生娶溧陽尚寶少卿史公際孫女孔兼辛酉舉人娶常州武進尚書

同襄敏公金孫女繼娶同邑封戶部主事張君楫女女一適無錫兵部郎中華君雲孫男庠生之亮俱吳碩人出晩生二子側室出尚幼未名乳名進郎定郎孫男六長玉鳴娶丹徒太僕少卿曹公倣孫女次玉聘玉立玉德俱未聘餘未名孫女九長適山東參議王公樵次子庠生肯堂次許聘無錫宮諭吳公情孫男次許聘績溪尚書胡公宗憲孫男次許聘予孫男思誠次許聘丹陽大司成姜公寶次男士昌餘未聘卜辛

未十二月二十三日辛亥歸窆縣西潘庄之原先期伯子持少參王君狀匍匐來乞銘予遂爲之誌而銘之銘曰

璨璨瑚璉弗登於廟鬱鬱松柏或萎於道猗彼畹蘭載揚其芬藝而弗穫昌我後人

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卷之七 終

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卷之八

誌銘

定國公敬齋徐公墓誌銘

我

太祖高皇帝驅逐胡元肇造函夏當其時附景運而起濠梁者雲蒸霧集而中山武寧王魏國公達功居第一武寧王第三子增壽從

成祖文皇帝入靖内難以死事追封定國公謚忠愍錫券傳爵並峙兩都忠愍公姊實爲

仁孝文皇后一時勳閥貴盛莫加焉由忠愍公四傳至太師榮僖公光祚生敬齋公公生而端凝重厚不以門第自矜年十六即襲公爵嘉靖丙申推左軍都督府管事壬寅推神威營坐營辛亥擢掌中軍都督府事樞府重與六曹埒而握符爲尤重　朝廷每慎其選公膺任者蓋十有五年

世宗肅皇帝聖神明夬總攬乾綱廷臣淑慝纖毫莫遁而顧數委任公當公之始襲爵也即

命公恭上
昭聖皇太后徽號冊寳尋　命護送
孝康皇后梓宮　山陵祭眞甲寅　勑詣太岳
太和山安神祭告乙夘顯陵安
二聖神位己未齊雲山安神癸亥甘露降顯陵
祭告
二聖先後皆命公行禮癸亥冬瘁有虜警則
勑公巡視皇城五門至於郊壇分獻廟社代祭
遣命多及而金綺蟒服時鮮之賜不可殫述夫

遣命賚予　英主所愼公非有獨契宸衷者何
能有此恩數耶丁夘隆慶改元
今上踐祚　命公詣
孝烈皇后園陵恭上　尊謚冊寳冬至
上有事　南郊先期親省牲列辟雝從祀祀如
雲而公猶緋服在列至夕歸宿齋所忽疾作舁
歸而逝十一月十二日也訃聞
上驚悼輟視朝一日賜祭葬距其生正德乙亥
某月某日年僅五十有四悲哉按太保蓮蓀朱

公狀稱公性沉默寡言笑祗服榮僖公庭訓動
遵禮法榮僖公逝奉母王大夫人孝養益至處
與母弟延勳延愼延亮友愛無間訓子嚴而有
則每朝謁必夙興待漏雖風雨不廢嗟乎自昔
世祿亢宗門閥貴盛而子孫善守獲令終者蓋
亦難矣武寧王父子繼美克襄開靖之功策名
鼎彝流聲海宇乃其裔類能謹其繩尺斂其才
技以安享福澤於寧謐熙恬之世若公者可不
謂無忝前休者哉公諱延德字用脩號敬齋其

先鳳陽府鳳陽縣人娶張氏
慈壽皇太后女姪封定國夫人早卒繼洪氏亦
封定國夫人子六長文璧襲公爵次某某文璧
以隆慶二年某月日葬公阜城門外馬鞍山祖
塋之次請予銘其墓予與公有鄉誼不能辭乃
爲銓次其世行而繫之以銘銘曰
於赫
聖祖奮起濠梁中山景從虎躍龍驤有季嗣興
武烈載張勳著開靖名列旂常慶源有濬厥流

孔長公起六世爵祚榮昌貂冠戢戢蟒彩煌煌
履盛居盈抑畏自將
先帝是鑒眷命有常恩光天覆賚予露凜台曜
忽沉皇心軫傷錫之馬鬣寵以龍章巍巍者丘
阜城之陽勒辭貞石永有烈光

殷母胡氏墓誌銘

墓此者殷母處士瀕之妻封兵科左給事中璜之母前給事中今雲南按察副使正茂之大母也字雲英姓胡氏胡歙邑著姓胡奇芳者富甲

里中里中人蓋稱長者云母其女也笄而歸處士處士之父曰文清者倜儻多智人也好振施遠近待而舉火者甚衆胡夫婦雞鳴起至夜分以佐大人而殷益以贏以故舅姑最憐胡氏婦乃胡益事之謹舅没胡與姑共一室居二十年怡然一日有思媚之風處士病封君璜與其二弟並在嬰稺胡侍湯藥者五閱月處士没胡哭之哀治喪有禮在閫中辛苦撫三孤力紡績惡衣食以存殷氏人謂其有敬姜之賢副使君幼即穎敏胡鞠養督教之治于成立自副使君舉進士爲行人給事中以至爲今官胡所以命之懇懇悉義方人謂其有李令伯祖母劉之恩生成化癸巳三月三日没嘉靖癸亥十一月十五日年三十而寡九十一廼卒子男三人某某孫男八人副使君正茂餘某某孫女二適某某曾孫男十二人某某曾孫女六玄孫男一玄孫女一以某年月日卜葬某山之陽而副使君以書抵京師乞銘副使君者予同年進士也事胡甚

孝其之滇過家上胡壽時胡年九十矣戀戀不欲行胡强之行至滇踰年而胡没副使君泣且號曰正茂徒重違大母意乃卒不得視大母斂含痛哉恨安究矣以恨故欲得余銘之抒所衷憤焉嗟副使君淬志勵行有憤世疾俗之意往往不諧於時然賢者實心重之則所以報劉者固有在也予安靳一言以慰其意銘曰
髣彼我儀殷母傷之六十餘髮㲀㲀孫子殷母教之顯於明時繩繩曾玄殷母視之九十含飴

某山之陽殷母居之後祿永綏

楊母周孺人墓誌銘

江山有奇士曰楊君魁者研窮性命之學尤精堪輿家術爲海內士大夫所重吉水宮贊念菴羅公洪先嘗造其廬期晤石蓮洞中時君父母並耄難之其母孺人周語君曰吾聞昔賢以遍交海內名流爲幸羅公道德高一世非其人弗與游有千里裹糧款其門者吾二人尚善飯兒何難於是行耶君乃行至吉水三閱月而孺人

疾及君馳歸則孺人捐館矣時嘉靖癸丑二月二日也太史李子聞君於羅公門人乃緘書招之而行菴翁促之如周也君過海上與語數日而李子北又明年君甃孺人乃自爲狀請銘李子其辭酸楚若悔昔之輕遠其母也李子曰是母所以爲賢也昔軻母徙居學傍以淑其子佩母瞰其子所與言者豪賢也則剪髮延之母之心豈異二氏母哉故不欲遠其母者子之心欲成其子者母之心君從羅公游母且怡然地下矣君奚戚戚爲遂撫其族氏懿行而銘曰

楊有壽母其氏曰周諱閏行八家于石坵父曰顯五祖曰忠七忠仕學諭克閑家室曾祖廣中僉憲滇南名著邑乘忠義奚慚毓秀有源持身淑慎逮事姑某乂而愈順敬恭夫子德耀與肩亦克左右恤弟禮賢仲也窶貧伯則賙與中心睍之罔或誶語知夫所來鄉邑聞人殽核楚楚烹飪是親二子魁瑫延傅訓廸繩違警惰慈以嚴克魁齒縫掖博學多聞戢翼雲衢在昔劉蕡

母曰勿嗟窮達有命益懋汝學以俟其定塋究青烏慧望是師冥契神解握造化機母曰慎之勿洩玄秘惟善乃畀罔私非類彼君子女令德孔臧孫曾雲仍慶祉駢穖遡自成化甲午閏月二十有六茲辰悅設郭塢之壠冲氣鬱葱山庚向甲坎乎其中形則斯藏善則多有聮詞貞石寧隨形朽

奉訓大夫晉州守復齋王先生墓誌銘

太史李子童子時嘗市游見先生衰裾綏步儀

容甚都從市人訊曰復齋王先生時先生業領正德己卯鄉薦五六年矣已李子子爲諸生得謁先生聆其論紓徐有倫可聽退而竊嘆曰向見王先生之貌今乃得其蘊矣又數年爲嘉靖辛卯李子亦領薦壬辰計偕從先生入都日夕讐論經義益聞所未聞已皆落第先生潸然曰予親春秋高矣安能復從諸君歸爲遠籌圖哉筮仕得判九江以廉勤自淬有能聲上官亟奬之持法尤峻有鄉官子怙勢毆人至死罝之法不

少貸因銜先生多方賄汚竟不能中傷之中丞檄先生采木南贛出入岩谷瘁甚復檄運木入都有募工羨金數百悉輸大司空三載奏績得封順菴公如其官贈母鄭封繼母丘並爲安人尋遷守雲南安寧州兩月聞丘喪歸服闋改授蜀之綿州抵綿八月而順菴公逝矣滇蜀險遠匍匐道路席不及煖所遭何其窮哉先生以兩喪皆不得斂含爲痛居廬哀楚踰常聞者悽惻旣居順菴公闋圃後宅雜蒔花藥閉户習逸若將終身焉有問者則曰吾遊倦矣疇昔以親在今何爲而碌碌折腰道傍哉知先生者謂先生之蘊未洩也强之起丙午復改真定之晉州晉俗刁獷有稔惡十餘輩相與歃血爲黨豪俠武斷莫敢誰何先生廉其最惡三人餘皆逋匿才聲籍甚乃以老謝事歸歸二年而先生卒是爲己酉正月二十五日也距其生成化丙午五月年六十有四先生名臣字元卿號復齋其先蘇人四世祖彥高始徙興化彥高生用璋用璋生

汝英有隱德嘗獲道遺六十金候其人返之汝英生順菴累世厚積篤生先生先生少貧苦學爲文清婉有旨趣鄉里後學多師尚云配趙氏封安人側室朱氏虞氏子五女二孫男五陞率諸弟將以某年月日塟先生某地請銘李子李子雅知先生遂爲之誌而系之銘銘曰

學而鴻漸其翼或戢仕而鼎養其行或塞果碩不食後之人其有獲乎

贈中書舍人雨圃郭先生墓誌銘

贈中書舍人雨圃郭先生者今侍御某父也侍御登嘉靖甲辰進士第初授中書舍人會　太廟成覃恩贈先生如其官諱建字允寧號雨圃世居福安之韓陽坂大父某父惟盛世業農至先生益悃愊無他好尚惟知力穡紹先業辨嘉種察候氣以時耘佈每霝雨至則荷簑曳鎛抱甕決渠備極勞瘁弗爲苦養父惟盛公母夫人某孝惟盛公夫婦故農家茹儉素如飴先生顧蕃雞豚蒔果蔬日宂之以進乃所自奉衣裘食

飲居處僕御則務爲簡朴後生遊佚輩見先生勞且儉咸羣聚誚謂先生愚曰丈夫當鵬運九萬胡爲效鷦鷯局促一枝耶先生若罔聞者或詰之曰吾非愚也夫人弗作弗食也天有時吾則之地有利吾因之吾有筋力吾役之取諸稽蕃節其入出以養我父母於我奚怍也憚此弗事則用不能不屈用屈則不能不資於人資於人則不能不下下之弗得則詛詐譸張之術起矣吾故逃此就彼也吾豈好自苦哉無何誚者

咸蕩覆先王乃日益饒足云先生性介直耻與世俗乾没見弗順卽紅腐朽貫疾之至無所容惟喜納交縫掖士與縫掖處則斂肅起敬故世俗輩咸指先生而縉紳長者無不推重焉先生居常嘆曰吾聞農家子野處不睚足賴爲士子家世業農顧無以士見者吾耻之侍御生有奇資爲擇良師傅程督不少縱每夜讀徃徃寥伺勤惰稍懈輒從窓隙作呵嘻聲或疲極就枕臥無何許時檻外屐撼撼矣侍御感奮緝學一出

輒有聲闔中閔中藉藉謂郭氏子當大貴先生則又數稱古賢哲詔之曰古之學者以學道非以射名也古之仕者以事道非以干祿也見謂尹焞以善養不仕若耶展禽以直黜不進若耶小子識之嗟先生言動近道類如此迨侍御聯第官淸華飭躬砥行不徒以高官要秩自見先生曾不得一聞知以没何其悲哉先生生弘治壬寅年十二月四日卒嘉靖乙未年十一月七日年僅五十有四娶李氏子一卽侍御塟長汀

里之原已酉侍御以收政按江淮始請銘太史
李子其亦有待也夫銘曰
賢者勸否者訾訾者仆勸者起天道云遠人道
邇君子有穀世孫子太史作銘來者視

中順大夫杭州府知府環山孫公墓誌銘

環山滁人也諱孟字稚甫其先有諱仁者營州
衛正千户生慶慶生會會生和和生允恭中正
統戊辰乙榜累官贛州府教授累贈江西右參
政配鄧氏贈淑人生孝舉成化癸卯鄉進士除

建寧府推官累贈江西右參政配李氏生存黎
氏生環山俱封太淑人子共七人存第進士累
官河南左布政而所封贈則以存所嘗至官云
環山登嘉靖戊戌進士第除都察院都事丙午
陞戸部員外郎丁未晉郎中庚戌遷杭州府知
府癸丑罷歸環山容貌魁梧奇偉爲人豪舉不
護細行爲秀才便睥睨當世不肯下人及進士
自謂不得在翰林必當作臺諫迺都事都察院
班列徒立諸御史上實無大事事心殊怏怏已

居戸部雖多所芟革亦莫宛厥蘊比知杭州搏
擊豪猾禁絶侈靡崇禮膠序盡力溝洫稍稱治
復壓於撫察藩臬十數上官肵夕請事趨承不
暇給退而仰天嘆曰大丈夫具鬚眉抱氣節服
金紫位埒古諸侯仍俛仰人若此耶遂懷退舉
之意適謁御史諸司咸曳踵進有問輒起拜鞠
躬唯唯後對環山顧獨昂昂咳唾自若御史以
爲慢已迺顛倒其考環山當迹職竟以此報罷
環山罷潛居摩陀嶺西闢田數十畝倚山爲廬

盤磴出山頂繚繞奇卉時或登眺下復搆蓮花
精舍日居其間或呼朋命酒賭碁覓句月落雞
鳴其興愈酣一及身外事則掩耳先是在杭建
樓西湖匝以芙蓉柳楊紫翠耀玓照謝蘇堤迺
復脩摩陀嶺爭勝豐樂或者曰此環山寓傲耳
使其珥筆殿廷握符樞府詎斯哉環山生於弘
治甲子某月某日卒於隆慶丁卯四月十六日
得年六十有四娶方千戸女封孺人生子一安
之娶彭別駕女女三一適千廉使孫庠生世延

一適太學生許皐一適指揮郭一麟側室張氏生女一適指揮周印徐氏生子二容之女一未聘李子曰予與環山同鄉舉且同朝者數年豈不相知且厚哉迺今此君長逝化爲異物絮酒未將宿草已莽能無悲矣爲之銘曰

積豐用嗇蚤揚中抑井渫竟食迺子孫緝緝嗟哉盛德

戶部貴州淸吏司主事質菴李君墓誌銘

嘉靖乙卯三月十五日戶部貴州淸吏司主事

質菴李君暴卒於太倉別署君故矯健無恙是日方偕諸寮寀謁總督於公堂忽神色昏瞀衆相顧駭愕翼之歸入門輒偃仆絶矣縉紳識與不識咸咨嗟悼惜太史李子生同鄉舉同年聞而驚走往哭之明年其子太學生見狀君實行以銘請且曰知先君子者莫如公幸賜之一言没且不朽予愴然而爲之誌曰君名彬字國華號質菴其先延平府大田縣人洪武中高祖仁八公從戍泰州遂家焉父贈承德郎公潮母贈

安人范氏君生而淳篤孝友早失父家貧事母承順備至撫一弟二姊黽勉畢姻嫁且學且耕爲諸生文日有名而鄉曲之譽日起州守許君列其行薦之督學聞人公加殊賞焉丁酉領應天鄉薦越十年丁未舉進士授臨川令臨川繁劇素稱難治君厲精剸務裁決明當抑強扶弱剔蠹興利境內晏然稱理嘗建八議皆裨益治理有關民生者中丞東沙張公侍御沔陽胡公可之即見之施行且亟稱曰良吏良吏云三年

政聲藉甚擢地曹初監收芻料已視榷九江時啓閉平榷稅通商惠民津梁無滯居常自警曰堅汝志毋忝爾生潔汝操毋汚此江此可以觀君矣事竣還部委理太倉東廳事甫二月而卒君愿厚忠實與人處輒吐肝膈即對僕隸語必悃欵若恐傷之至公家事則毛瑣必親無間夙夜此所以貌腴中槁疾一發輒不起也傷哉子三人長即見娶韓氏次覺庠生娶吳氏次靚聘徐氏女一靚許字少司馬鳳岡沈公從子歲丁

未吾揚同登者僅五人未十年而君卒無何泰興豐里何君璿亦暴卒嗟是何成之難而奪之易耶余烏能以弗悲且慨也銘曰

辰而在公其氣蓬蓬已而入室其神懵懵其存其亾忽如飄風噫吁嘻彭殤皆空于君之終胡爲乎愴衷

查宜人馬氏墓誌銘

宜人高郵大夫九一查公秉直配也宜人歸大夫共困約者三十年及大夫顯青綰符守郵摯

宜人以從抵官舍不三日卒何其悲哉卒之日嘉靖庚戌八月也越三年壬子九月十八日大夫命其子志奇扶宜人櫬返葬于其鄉道人塘之阜是歲大史李子適省覲還海上大夫與其弟文選主事近川君秉彝成善李子乃遣使持其戚大叅新洲唐君禹狀來請銘李子曰是役也吾安諉哉宜人馬姓世家海寧黃灣里其先嘗爲元萬戶大父百川公覓海力田樂義好施有聲三吳間父南山翁母朱氏宜人生有至性閑靜端雅舉止異常女南山翁篤愛之曰吾兒他日必嫁官人聞同里少年有奇資者莫大夫若心注之已先封禮科給事中雪坡公某爲大夫求聘南山翁忻諾焉及歸大夫和順有禮閫外不聞咳語聲事舅雪坡公姑周太夫人孝敬雪坡公逝宜人相大夫治喪且斂含必誠必信宗黨姻戚吊且會葬至者殺饈供具務崇腆整潔不詭於禮周太夫人遘疢疾者十年宜人躬調藥餌終始不爲倦一旦垂急大夫倉皇求禱

宜人方在妊匍匐叩籲晝夜不休或止之宜人泣曰吾恨不身代也烏恤其他大夫昆仲四宜人周旋伯叔娣姒間少無間言今海寧論昆弟友愛者以查爲稱首宜人成之也嘉靖乙酉大夫偕其弟文選君試浙闈文選登第報者初誤謂大夫宜人弗色喜既乃爲文選宜人少不以介其衷賀客至搶搶攘攘爲辦具有異之者曰我舅姑課子勤矣叔也第舅姑不少慰乎又何戚焉刻進取遲速命也迨癸卯大夫果登應天

鄉薦聞者謂宜人有識量云大夫年三十未立
嗣雪坡公周太夫人亟憂之大夫時爲諸生弗
暇念也宜人賴欲慰二人潛白太夫人以其娣
鄔爲側室越三年宜人先鄔妊舉二子鄔尋亦
舉二子宜人有功查宗大矣大夫治家整嚴宜
人每以寛濟之臧獲有小過往往掩覆不以聞
性尤儉素大夫嘗持金欲爲治服玩宜人怫然
取金藏之曰我儒家侈靡非所慣也及大夫置
田宅供官租有弗繼輒出所藏以給曰此不愈

爲無實費耶至於供賓客奉祭祀則又不計盈
縮必豐必潔若宜人可謂知大義矣宜人生正
德己未九月年僅五十有二子二志奇邑庠生
娶祝氏志寧聘張氏女二適某某側室子二志
隆邑庠生聘祝氏志完聘陳氏孫男二女二皆
志奇出銘曰

嗟嗟宜人胡爲而生于寧沒于鄞又胡爲而弗
共享安樂共彼屯憂天乎誰尤迈首故丘孔安
且休我銘其幽奕奕千秋

簡軒趙先生夫婦合葬墓誌銘

嘉靖壬子夏五月與化縣令思渚趙君理喪其
母孺人周于官邸太史李子適乞省覲還海上
趙君造李子泣而請曰先大人簡軒公逝予與
兄理並少未有銘乃今予母亦逝敢以謁君李
子曰君子遲遲銘簡軒公其有待夫冬十月趙
君自越走使申前請曰將以某月日啓先大人
竁奉母氏祔焉銘不可後納矣李子曰是誠不
可後也敘曰先生諱洪字伯量號簡軒其先世

居河南之浚儀自眞宗五傳至賀孝敏王遂金
之亂從高宗南渡至越始家山陰遂爲山陰人
敏王生不珝不珝生善瑛善瑛生如宅如宅生
崇渥崇渥生必列必列生闓闓生誠齋公鐵先
生父也先生少有奇資讀書輒了大義誠齋公
早逝弗果業舉子然能程古聖賢言施諸酬應
間一時業儒之士自以爲弗及事母王孝啓處
飲食奉養咸若王意又亟念早孫未得竭力誠
齋公也遇仲遜軒先生某友愛卽尺帛罔以入

私橐終其身無少忤有姊孀撫孤甥勤甚甥夭女一幼爲育于家治裝具女之尤急人危難鄉鄰死喪緩急必之先生卽乏多方賑恤焉所與游並一時名輩見弗已若則謝弗與游及田夫野老則又于于相延接未嘗少嫚媟也遇事慷慨喜爲與人談及天下事往往撫掌太息曰吾恨少不學無由效一職爲國家出氣力虛生耳已挾貲走京師輸粟拜岷府典膳曰吾豈榮此哉吾筋力所得以輸國家備經費萬億中絲秒

用不愈煦煦飽妻孥乎歸語思渚君曰吾入京師見冠珮馳騾竊嚮慕焉兒子當努力奮飛無效汝父槍榆蓬蒿間也遂延師訓督期旦暮見騰翥無何以病卒悲夫配周孺人庠彥靑田君某女閑姆敎事姑某婉順有禮與先生處相敬愛逮僮婢以恩而課子顧不少貸思渚君間嬉戲則怫然曰兒忘汝父之言耶思渚君感奮力學嘉靖庚子領浙江薦庚戌舉進士及迎養至輿猶早暮警戒曰朘民之膏以自肥非義也斲民之命以自逞非仁也吾死不瞑兒有此矣居歲餘忽疾不起彌留前十日瞶甚忽張目謂思渚君曰兒尚未出視事自是噤不復言此其所以望子者豈後簡軒先生耶先生生某年辛某年若干歲孺人生某年卒某年若干歲子二長理娶某氏次理娶某氏塟某地銘曰

茂德潛樹稽山之陽儼彼淑慈維德之行顯不自躬施于胤子榮光有俶終受帝祉

西亭聶先生墓誌銘

嘉靖庚戌余承乏禮闈舉新河聶子瀛爲進士固恂恂淳雅人也詢其兄汀又與瀛同領順天癸卯薦鄉之大夫士往往稱其父西亭先生豁達有大節予因歎曰有是父宜有是二子耶已聶子兩使邊徼過其家省先生入都必爲余道先生饜躁善飲日聚姻舊擊鮮鼓瑟爲歡他無所慕也甲寅五月七日先生一疾輒不起距其生弘治丙辰七月十八日年僅五十有九予聞而咨嗟悼惜者久之時聶子官户曹兩年矣而

先生瓞褒可待乃不少延悲哉聶子即日匍匐
西歸尋走使持侍御蔡君霰狀來請銘讀其狀
果不誣則先生非田野常人先生年十三侍父
疾憂瘁禱籲如成人無何母趙疾垂急輒走禱
泰山其孝蓋自天植云云事繼母王牛庶母盧皆
能順與同母弟鴻臚鳴贊儀異母弟儒价同居
三十年無異言食指數千用雖繁浩未嘗匱之
蓋先生雅善經畫而出之有節故饒裕如此諸
弟業析㸑子姓婚嫁往往悉力賙助姊娣六人

長姊有五子而貧曰於我贍又置田以處族屬
之貧者族兄有才妻傅孀且獨收畜於家老焉
姪女及姨姪女早孀如傅並收養其子毋俾不
顛越子長教之有齒章縫者嘉靖己丑歲大饑
先生散秋口村所積粟濟鄉民十月盜猝至鄉
民三百餘人德先生冒刃來救獲其首盜解去
戊戌畿內役大水先生航粟至靜海損直鬻之
有鄭岐山者闔門患疫輒出粟賑救仍延醫胗
療已惟岐山與一幼子一孫女得生先生載其
孫女歸爲育之長乃以服飾資遣還其家尤人
所難嗟先生胸次磊磊急人之難不啻在躬其
視世之齷齷齪齪即一緡動色至戚者可同語
耶卒之日遠邇無不悲悼云吾又聞先生之訓
子也先德行而後文藝必延經師之有道術者
與之居鄉隣子弟有美資輒招致劘切户部已
登仕訓飭不少貸易簀時猶懇懇曰吾不及見
瀛兒汝輩宜道吾意謂弗廉弗愼鮮弗負國恩
貽吾羞地下矣然則先生信非田野常人也先

生諱秀字子秀號西亭其先大同蔚州人洪武
初避亂太原陽曲永樂三年以殷實乃徙新河
高祖某生某云云銘曰
彼丘而隆偉人斯宮疇弗作恭彼胤而哲帝賚
有烈疇其隕以滅

儒官近山鄧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顥字綗之號近山阜峯方伯應公良曰
子韜德弗耀可扁其菴曰綗晚號綗菴系出南
陽鄧侯祖壽元末以鄉兵從僞漢未幾歸我

太祖從征有功錄子榮爲台州衛百户遂爲台
人榮生貴遷交阯尋復台貴生忠有功陞武德
將軍忠弟賢以毛詩師鄉塾賢生玄敬郡庠生
有文名玄敬生直齋公鴻能通詩紹家學鴻生
先生先生性穎敏受書輙記不忘直齋公執其
手屬曰吾家武弁曾大父以來每欲以文自見
輙不偶兒其念之先生竦然曰敢不敬聽于是
淬志力學弱冠卽有聲郡庠補增廣生所交若
龍山陳大叅子直三峯侯方伯緘石笏孫通府

鏗司訓敬學陳球梅窻李騰並一時知名士直
齋公卒諸弟髫齓產薄遘回祿之變殆盡先生
問學暇旁及生殖事母夫人陳撫諸孤無失墜
陳性睚少子先生于于愛覆恐少傷陳寢疾先
生年六十矣躬調餌藥滌衣被寢食不去侍及
疾革哀毀踰少壯執喪三年如喪直齋公歲時
脩祀必躬必慤無怠也學逮衰暮猶然卽屢躓
場屋弗懈倦萬長歎曰不遇分也柰先志何嘉
靖辛卯會詔授[illegible]以所藏書課諸子諸子

並有奇資諸所訓解能領略大義先生曰我先
人志有所屬矣暇則杜門靜坐或誦詩數章抵
掌浩歎客至對奕竟日語及窮達之數則默而
不荅性淳厚篤尚倫敘台俗伯兄及爲諸生者
得贏田先生固讓弗受諸弟强弗獲辭已有欲
易產者則以所受代易之弟被誣鄉人疾不能
對時郡守嚴峻有召莫敢後先生爲代理于庭
守大怒已知爲諸生則又大怒先生辭意悃惻
訐者具服守爲感動事尋白諸從弟當償先世

負租以計貲不能平將質之官先生潛代之償
徐以緩征諭止之曰彼知將復質矣乙巳歲大
饑先生量入以賙戚里不責劵郡守高其行賓
飲于鄉鄉長老曰賓者咸鄧若俗何憂弗化乎
其素重鄉里如此大抵先生生平務敦大本而
厭修飾見後進輕儇闊略檢行則愀然不樂曰
俗之日入于漓也如此其爲文根極理要不藻
績故數試數弗利然終不以是改其軌轍及訓
兒孫輩則又曰文者心之精也文靡則心靡矣

文實則心實矣世有靡其心而能爲實政者乎
諸子佩之即爲舉子業不敢作浮語于是二子
藉甚台庠季子舉進士第台之人始知先生之
不顯非以其文也嗟若先生者胡不百年逌爲
台之典刑也耶先生生成化壬辰十一月十八
日卒嘉靖乙巳十月七日年七十有四配陳氏
生子男五長松次栩次棟庚戌進士次杞次校
栩校俱邑庠生女一適庠生應璠孫男十某某
女二人以丁未閏九月十九日附葬于雙橋父
塋之次越三年棟舉進士太史李子承芝禮闈
其同郡南京刑部主事何子寬又太史首薦士
鄧子因何子來謁銘遂爲摭述其行而繫以銘
曰
固山蜿蜒靈水澄氛氳蘊結盤赤城遺逸承武
揚精英後有明後前中行哲哉先生白且貞懷
珍弗售祿弗榮篤親急難敦天經楊徐皎皎風
同清厥嗣鼜起馳芳聲才美焜燁璀如瑛帝恩
有秩懿淑旌不可遁兮千秋名

贈南京禮部主客司署郎中事主事蓬山
馮公暨配安人張氏合葬墓誌銘

世稱四明多隱君子以余所聞蓋有蓬山馮公
云公之子副憲君謙余丙辰所首選士也余孫
男思明又聘公之孫女締姻好焉而副憲君以
自所爲狀來乞銘且請之懇悃銘其可辭按狀
公姓馮氏諱文煥字伯章別號蓬萊山人贈御
史琛四府君之曾孫也公少穎異未弱冠而孤
寠心銷志毅然以追孝爲己任弟壯有室分產
必均而瘠土墽埆多自取之宗黨莫不高其行
後值鬱攸家道遂落蕭然江湖間無幾微忿懟
之色母病謁醫弗常常至即徙業攻古方書精
於鴻術調劑奉母終其天年晚遊檇李負療者
得公一匕良已即貧不持一錢亦必與善藥多
投空券去或謂馮先生甚貧勸之詣取直則指
方寸示之殆古之有道仁人與充是心也足以
昌後矣二子稍長遣就經師間得異書必爲繕
寫以授二子嘗夢東帶兩豫知副憲君必貴舉

古名臣廉吏啓迪之而垂鑑於世之秉堅策肥
求田問舍者視昔于叟高門而教則罔及陳氏
教謫而子睡厥誨何如也丙辰副憲君登進士
第授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已未晉主客司署
郎中庚申詔贈公如子官束帶之夢有徵矣乃
副憲君自郎署歷藩臬首公察已所至輒有
聲稱則公之教使然也厥配太安人張氏系出
唐孝子和州刺史張公後父母鍾愛不與凡子
女之適公爲冢婦謝去華飾勞苦甘之夙夜侍

姑疾躬調藥膳惟謹諸介婦法焉父故儒者連
不得志于有司死之日哀毀過禮念母老無嗣
子迎養於家一如所以事尊章者而別貯飲食
器以稱其持齋之心臨終申飭副憲君惟以老
母爲言亖不及他其天性至孝如此副憲君蒙
時偕弟秉燭夜誦書所習書必勤女紅以佐其
讀薄夜半始去就枕雖栁氏熊丸亾以加也性
靜密有思所事求其便安利用而省費以故遂
山公無內顧而副憲君克有成立嗚呼賢哉公

之先世居慈水仕吴越爲尚書者名叔和其子
行翰官少保行宋官龍樓殿前都指揮使行琛
官尚書僕射衣冠烜赫里中稱三馮氏行
琛後十一世名純孫者自金家井徙西橋凡六
傳而至琛四府君堊以子錤貴贈監察御史堊
生鍔鍔生汝富汝富生廷芝則公考也母方氏
公歿於嘉靖乙巳距生弘治壬子得壽五十有
四太安人歿於嘉靖辛亥距生弘治甲寅得壽
五十有八子二長卽副憲君謙娶董氏繼徐氏

魏國篤軒公女次讓娶周氏孫男五曰啓賢曰
大行曰大順曰大猷皆謙出啓賢娶按察副使
顧遠齋公孫女俱卒思賢讓出娶庠生韓邦治
女孫女二亦謙出長適工部主政姚明川公之
孫孟孚次則余孫思明聘焉曾孫女一啓賢出
兆域在慈谿城之東北飛鳧山合葬於嘉靖辛
亥而萬曆甲戌始克繚垣以堪輿家言也銘曰
儒而醫今壽厥親本孝廣仁浩無垠籯金一經
啓後人遲洼汗血天麒麟真魄飛鳧遊三神偕

彼淑媛億萬春

贈兵部職方司主事古庄陳公暨配封安人吳氏墓誌銘

贈承德郎兵部職方司主事古庄陳公卒於嘉靖辛亥距弘治甲辰享年六十有八配封安人吳氏與公生同庚後九年卒享年七十有七合葬小河口之蘇阡迄今隆慶壬申塜之木拱矣而厥孫文燭來守淮安郡謁余請銘且致其父副使君某之命簌簌泣下以先人之名行不彰

足儗斯孝子慈孫之用情哉余與副使君交且稔誼乃按公甥御史大夫傅公某所爲狀而誌之陳之先故江右人後徙荆之龍淵市勝國時有曰可大者於公爲四世祖復徙沔陽州沒而葬州之江北子姪聚族以居遂爲江北陳氏可大生英英生三丈夫子長曰勛舉永樂庚子鄉試官至青州府知府季勉以貲雄里中天順間輸粟千石詔旌其門稱義民公與青州公白首彌驩而陳氏以孝友名家矣義民公生瓚好施與家無剩財年八十又二呼高年公高年公生公公爲人修偉聲如洪鐘虎頭猨臂有膂力能揮丈八矛嘗遊太和燕趙太和燕趙人壯之謂尉遲敬德復生也使得遇時乘一鄣取旗斬將顯功名豈足道哉隨家業中落遂盡力田畝益規林池樹藝孳畜種種有法久之生日以厚什伯義民公時尤善積著平量入而輕息貸之族之不能衣者食者鄰之貧且急者與夫忿而爭者輒來告告則無不懷德愧服以去郡大夫舉

鄉飲必首禮公公第一就餘謝却歲時具斗酒與田夫野老徜徉吟嘯翛然自得不以世務嬰心乃督敎副使君某則嚴甚曰我以家累罷學每念之憤懣太息焉若其無忘我志也副使君竟第庚戌進士則又勉以奉公砥節毋失令名足跡罕至城府終其身所謂鞠躬君子者非耶別號古庄以克復青州公故業也太安人同里吳某女母姙時有奇夢生而端靜敏慧八歲見天門開長精女紅歸古庄公爲好逑逮事高年

公暨蘇孺人高年公不治生而孺人性峻急太
安人勉具甘旨左右就養有不給至脫簪珥佐
之務得舅姑心及卒哭盡哀斂含烝嘗悉如禮
操家政內外斬斬無間言者生子爲副使君某
自童子時即飭誨之有孟母風然不以既貴而
怠忠廉之訓副使君厥配任已受安人封矣不
命之坐不敢坐嚴憚如此而慈愛庶子若已出
未嘗面加一厲語人尤以爲難云子二長即栢
山西按察司副使娶任氏次樞李氏出娶嚴氏

孫男二長文燮郡學生娶謝氏次文燭乙丑進
士今爲淮安府知府先娶胡氏御史胡某女繼
娶董氏曾孫男五人某某曾孫女二余覯陳氏
自青州公文學起家至二千石顯矣而父子相
繼登甲科聲烈赫然著薦紳間將有大聞於世
則公與太安人之子若孫也嗚呼此足以知公
與太安人矣是宜銘銘曰
農而樹穀爾田既臧士而樹德爾後克昌維公
與安人生同庚而没同藏鬱鬱蘇阡萬斯年兮
不顯其光

奉議大夫重慶府同知三溪邵公墓誌銘

公姓邵諱華諧字汝實號三溪漁者晚年人遂
稱曰三溪公云其先應天上元人四代祖天同
移戍貴州普安遂爲普安人天同生斌斌生璇
璇生贈文林郎公昇是爲公父昇娶某氏生二
子長曰言次即公公初諱諧爲諸生時督學秦
公某閱其文奇之曰爾華國器也乃益以華而
更其字曰君顯幼穎敏有大志讀書過目輒成
誦文不屬草正德丙子領鄉薦無何以祿仕受

四川萬縣教諭初至即嚴立課程卓然以善教
聞會雲陽尹缺臺司檄署其事先生即慨然曰
教人治民一也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皆
非也乃修明政教申飭法令時有豪俠喻某者
居鄉武斷大爲民害勢焰甚熾先生疾之立斃
杖下縣治臨江有舟泊岸載二商來邏者索賄
不厭乃執之曰賊也公取商及貨廉而釋之邏
者復毒之婁判督上其事甚急公曰此五人者

卽往無生理矣竟不以上且導之出疆夫以敎職攝邑事鮮不退怯而公克自執持如此識者知其有定力云居六月文林公喪公哀毁骨立幾至滅性服闋補四川學諭師模敎範視居萬有加焉已丑陞雲南保山尹保山故多土官䟦梁跋扈動多掣肘公處置得宜咸有以服其心振紀釐弊與民維新平里甲均徭役抑豪橫安良善建縣學興水利凡所措置惟求法行而民便謗怨弗恤焉行之二年境內大治郡有大豪

陸筠者縱女肆毒而利其財郡不能決而屬之縣公按之實竟寘諸法癸巳奏績天官氏得封其父如其官贈母陳及配金皆爲孺人至今保山祀爲名宦云居五年會撫臺建議以永昌絕域欲專設府二以領之銓曹乃疏公名以上遂擢同知永昌府事乙未居母恭太夫人之喪哀毁如喪文林公時起復改四川重慶府甫至卽承檄賑濟彭水武隆諸縣民賴全活者甚衆當道復以百餘年未竣之獄數事責之成公委心

檢案不踰月而奏讞遠近稱平惜其年不滿德位未究施忽以寒疾終重慶之公署時嘉靖庚子七月二十二日也距生成化癸丑閏五月二十三日享年纔四十有八悲哉予觀近世士大夫政才明敏者或德修未優公事其父文林公以孝事其兄北溪公以弟處閨門甚肅雖貴爲大夫而澣衣蔬食如儒生至睦族樂賓周貧賑之則務從腆厚又性樂吟詠政事之暇手不釋卷所著有三溪集四卷又集爲保山時建白一

卷曰良工獨苦嗟若公者其所蘊蓄可以淺淺窺耶娶金氏子四伯元吉郡學生仲元善戶部湖廣司主事叔元高繼北溪公嗣中壬子鄉試季元哲中乙卯鄉試女二長適廩生龔士傑次適庠生吳師邵孫男八孫女一以嘉靖壬寅十二月十七日葬郡西北紅豆冲三台山之陽辛酉夏五月始請予銘銘曰

行不絕俗而修厥身仕非爲貧以行其仁遇有險夷志則伸屯其膏澤貽後人

養正張公暨配施孺人合葬墓誌銘

養正公者太史張子春父也嘉靖丁未太史與李子春芳胡子正蒙同及第明年春太史謀迎公養京邸公業問舟將北偶疾逝訃至太史仰天號慟曰天天胡不少延令仲升斗養耶急匍匐南奔泣謂李子曰銘其屬子李子曰諾明年以同里比部副郎劉子松狀來申前請遂爲誌而銘焉誌曰公諱廉字天質號養正世居渝城東曾祖仲穆祖永齡號居仁父紹敎號中道中

道公子六公第五子張渝城舊族先世顧無以仕顯者居仁公生有大志毅然欲以儒昌其宗建讀書樓邑西廣延名士與中道公處朝夕見樹立無何居仁公逝中道公矛立遂不果儒然志嘗怏怏也及公生性資明敏稍長授以詩書補邑庠弟子員無何中道公又逝家業日就廢隳諸子各勵勤生業公亦不遑事鉛槧去業農農暇取岐黃書讀之洞究其旨鄉閭有疾咸造公療應手愈有造謝者輒麾去曰吾豈望汝

報耶貧病多所生活云年四十無子擇弟天定仲子育之卽太史太史眉宇秀異公撫其頂曰畢吾父祖志者必此兒也遣就外傅家雖約禮傅必崇腆不作窮苦態太史亦樂學有妙悟甫十五六歲爲文已衷出流輩公愈益持督不少貰太史間稍懈卽大怒曰汝何業乃習惰廢學耶晚生仲子泰遣師劉比部公嘗曰吾有田六石課兒春粥三今泰又何愛其三子才貧所甘焉其訓子篤切如此性嚴毅好面折人過子姓

少違失輒庭責隣閈有不順峻絕之然急人危難則恐後焉故鄉人多德公尤厭嚚俗自城邑徙居江南之覽秀亭右課子暇必羣朋舊觴咏爲樂不盡懽不罷卽客不至必邵童穉引壺觴自適醉則撫掌浩歌有橫視八荒之意大抵公剛峻倜儻人也意在卓絕塵俗恥與衆乾沒急成其子以紹先志尤所寤寐者嘉靖甲午太史舉于鄉四上春官不得第公顏無愠色聞少宗伯南野歐陽公講學金陵遣從之遊已歐陽公

迈泰和遣從泰和俾畢力身心之學丁未舉禮闈廷試及第二名公聞報喜曰吾父祖之靈慰矣自是日聚宗戚朋舊屬酒爲樂比得疾一日逝嗟豈償其素志遂厭塵坌去耶娶施氏先公十年卒孝敬慈儉太史之成多所贊益云其諸懿德具太史壙志中先是丁酉歲太史塟施蔡家坡至是改塟某地與公合公生成化甲午某月日終嘉靖丁未某月日享年七十有四施生某年月日終某年月日享年若干子二長卽太

史春娶供橋吳氏次泰側室馬氏出縣學生員娶分宜西岡彭氏女二長適某次適某孫男二某某銘曰

彼崔者山彼安者流維公處休並藏伊何維公之逑彼哲厥嗣維國良球以贈以褒於萬斯年貫玆玄丘

仲母王太夫人墓誌銘

嘉靖甲寅夏四月十日仲母王太夫人卒先一月其戚太史李子北上過安宜時太夫人方寢疾內子徐造問太夫人太夫人執徐手嗚咽不能別也乃今竟不起哉秋九月其子玉泉君爲狀抵書都下曰將以十二月十八日奉母合塟先大夫側痛乎昆弟無能顯母不朽之文其在公矣李子執狀潸然曰太夫人竟不起哉初乎長兒獲甥玉泉君也太夫人實主之是役也乎奚忍辭仲氏安宜鼎族至憲長取菴公本與其弟主政公棐並舉進士門閥益著而取菴公筮配獨擇太夫人蓋太夫人先世自大參公而下

數以仕顯素稱尹吉歸公年甫十七上則臨以祖姑鄭太宜人姑楊宜人下則娣以羣娣姒而太夫人周旋其間咸得歡心無少違拂二姑稱曰順羣娣姒稱曰恕姻族里閈罔不稱曰賢下逮臧獲食指數千低昂輕重撫戢咸當其情取菴公自倅嚴州以至僉憲廣陝河南歷險遠兼求陸而從之行者惟太夫人行李瑣屑總之井井不以溷公故公得殫慮在公所至輙有能名迨公歸臥湖上賓友過從無虛日修脯治蔬咸

出太夫人手必精必潔稍無厭怠意客退即分
吏必率諸子環侍或迭進觴以樂公公棲遲林
壑垂三十年未嘗一日不愉樂以有太夫人也
公子十人出太夫人者六才譜並茂異奮跡雲
衢者敖僊成均者脫穎黌序者翩翩然鵬翔鵠
立淮以南所罕覩焉其行修淳飭雖去公已遠
而家緒益振疇昔微太夫人程督于上能爾耶
鄉之人以爲有丸熊畫荻之風焉每遇歲時修
祀祖禰器皿必滌必嚴且戒細而織紝組紃亦

臻精絕貧出儔輩云大抵太夫人儒家子孝經
列女傳雅通大義故動有矩度如此彌留日强
起沐更衣端坐而逝神氣凝然不少亂嗟若太
夫人倘所謂君子女耶太夫人王姓江都人生
成化癸卯二月二十日閱年七十有二子長某
次某銘曰
儷名哲稱良媲繁厥胤昌宗祊歸公室榮且寧
曰無然視此銘

工部營繕司郎中度山蕭君墓誌銘

嘉靖乙卯三月神應軒災
上命更建孔亟繕部郎度山蕭君祗役惟勤工
屬內府凌晨而入向夕而出奔走瘁甚將落疾
大作不三日卒逝時四月二十日也距其生正
德丁卯十一月二日年僅四十有九朝之大夫
士咸驚怛愴惜同年友太史李子往哭之其子
太學生汝蘭衰絰纍纍且泣且拜曰予大人生
平有遠志不幸暴卒未究得公一言將不朽予
大人也都諫泰東謝君亦與君同薦丁未爲之

狀而復申其意焉乃按而誌之曰君諱禹臣字
子益號度山長沙清泰廂人曾大父誠大父德
貴並潛德不耀父仁始以貢任曲靖軍民府教
授娶某氏生君有穎資不煩繩督强學邁行有
聲黌序嘉靖丁酉領鄉薦丁未舉進士授令蜀
之遂寧遂寧俗故訐黠難治君臨以寬平不事
苛急已作息訟辯諭之民乃孚革會歲大饑君
力議錮逋發粟賑貸賴以全活者以萬計士有
貧不能自給者君爲置學田若干畝以贍安居

里距治稍遠多桀猾諸所輸納阻抗不辦少倣
譸張而譁君至曰民之弗若厥咎在上于是恤
窮振弱布惠明法久之乃下令曰來汝貸否有
法耳里民相率輸速罔敢後邑有河患且劇君
爲築堤防之環植以柳始免衝决至今民指曰
蕭公堤云蓬溪安樂間有巨盜竊發肆掠村落
君捕殲其首餘多所開縱不峻治其嚴而不苛
類如此居三載當路以最薦擢營部主事職葺
通倉竣事擢員外郎時內外工作並興財用告

急而大司空謂酌盈縮量緩急經度省節非君
不可尋擢郎中君飭材課工殫厥心力出入務
從省約以故無乾沒之患而工乃底績尋屬以
神應之役竟積瘁奄逝悲哉君胸次夷曠澗略
不細謹與人處輒吐肝膈銜杯浩歌不復知他
有可忌者至大節則確然不可易事親必以禮
昆弟合居數十年每食飲必同俸入必共之處
公家事踰私室即一木一石必籌量中度不輕
費且修幹豐頎望之偉然見者謂必陟崇華無

疑也乃止斯耶然以王事卒則修短不足云矣
配楊氏封安人子一即汝蘭女二長未字次許
字金華尹杜君濂之次子孫二鳴韶鳴球將以
某年月日葬某地銘曰

夙夜在公殫厥瘁服勤就斃亦何噫忘瘝在列
籟其泚

忠菴解先生暨配姚夫人墓誌銘

忠菴先生者少叅君宋之父也配陸氏夫人繼
即姚夫人陸先公而逝者四十有六年公先姚

夫人而逝者二十有三年徃少叅君聞先生訃
於京邸持同年友丁少宰狀蒲服來謁予曰知
家大人者莫公若且辱世締姻好願徼惠于大
君子得銘墓一言爲不朽計時余方執掌機務
未遑也比解組歸夫人業已稱九十壽方矯矯
强飯忽一夕終以天年少叅君追述懿行且泣
且請如初余則安所諉哉先生姓解諱文字德
夫忠菴其別號云世爲吳之姑蘇人自始祖松
岩道人以避亂遷與化遂占籍焉傳至曾祖宗

信而生思政思政生珙稱一𥪡翁卽先生考也
俱隱德弗耀篤生先生先生少卽穎敏警異一
𥪡翁心奇之時海陵柴墟儲公北厓徐公雅負
人倫藻鑑固素善一𥪡翁每過訪先生侍焉輙
相顧拔識謂非凡品當立致雲霄也先生雖聰
慧夙成而性寔嗜學又得姚夫人代理內政專
力事文博聞强識盡通經史百氏發爲博士家
語輙鋒鍔攙發見者靡不揫節加賞蚤歲籍邑
弟子員益折節砥礪負笈從海陵僉憲平野儲

公遊自是學日以進聞日以起臺試輙先多士
一第直可芥視顧扼於遇弗售乃念堂上尊人
老矣安用日呻吟佔畢爲遂一意侍一𥪡翁與
妣王養曲盡孝道而姚夫人尤能先意承志相
與湯藥必躬晨夕不敢去側隨所指使靡不得
懽心者自是宗鄙閭里咸推解有子有婦如此
而遇介弟恕菴公友愛篤至舉凡出納一惟恕
菴公是聽曾不一問羨緡亦不忍私一緡自是
宗鄙閭里又咸推解有兄有嫂如此而孝友聲

𧫷籍籍人口卽鄉之耆碩往往推讓先生郡守
豫章吳公雅聞先生賢以儒官冠服禮先生邑
令泰和曾公武陵胡公又心服先生高誼每遇
蜡祭上賓輙曰孰愈解先生者有不至虛席待
之其見重如此而先生則退然自下與人處油
油然可親居常煑茗擷蔬與二三朋好相爲觴
詠笑傲遺脫世外卽田父野叟亦時共驩洽蓋
其中本坦夷樂易匪强也下逮臧獲亦不輕爲
呵讓而姚夫人者慈惠和煦視先生無兩其御

下更爲有恩而樂施好予固其天植云及弃而
歸先生日黽勉有亡不憚勤渠以相先生而先
生家計始以裕中以嗇稍不爲芥蒂者則彼此
相成之力居多詩所稱雞鳴夫婦非耶惟是教
子過嚴先生躬爲課業暮則燃炬程讀夫人事
絍織伴之必丙夜乃罷寒暑罔間焉稍不喻指
笞撻隨之不少貸而閭里稱善教者又曰解父
解母云仲子宋果壬子舉於鄉已未成進士第
授行人銜命晉藩便道省覲稱觴爲壽鄉人士

嘖嘖榮之而先生與夫人不之榮也猶然自安於故吾君忘其子之貴者鄉人士又私相嘆服比行人使事告成將奉二尊人就養而先生以倦遊不果一夕忽搆微疾捐館遺命勉大行以忠君報國語不及它比大行遷給事禁中則姚夫人偕焉既叅楚藩顧以艱步憚行少叅君勉强就道至則飭法振紀監司掞薦方騰顧時時白雲繫念竊自嘆曰報劉之日短矣獨不思先大人更欲一日養得乎遂抗疏陳情 優詔報可歸而叅暮色養母子相依怡怡孺慕不復知有簪紱遺榮焉夫人雅尚澹泊身不曳文繡口不茹肥甘日閉戸焚誦安享榮養者餘二十年蓋人生所罕覯者而少叅君伯兄固襁褓遺孤也夫人撫之鞠之卒俾成立一如己出然即伯氏亦忘其母之爲繼可不稱難之難歟先生生於弘治庚戌九月二十六日而夫人則以弘治乙卯正月二日生先生卒於嘉靖辛酉二月十八日而夫人則以萬曆癸未四月念日卒蓋先

生壽七十有二夫人則壽九十矣有丈夫子二長秉陸夫人出娶顧氏繼娶戚氏次即少叅君宋娶俞府紀善丁公女女三適某某孫男三汝霖邑庠生娶陸氏汝楫國子生娶余女孫汝成邑庠生娶襄陽郡二守袁君應祺女孫女一適某曾孫男六曰學詩曰學禮曰學易曰學曾曰學夔曰學龍曾孫女四許聘某某塋在邑西長安之阜從祖阡也嗟夫事親則孝處弟則友恤孤則慈逮下則惠是當於古人中求儷匹焉晚近世風俗日靡隔形骸分爾我者比比而是安望其公財以全義撫幼以全恩若先生與夫人者乎是宜有子若少叅君而少叅君行且無復內顧

明天子褒岩璽而廟廊之則所以顯揚庭訓者益無量也是宜銘銘曰

有藝斯穫惟君子穀以貽孫子月旦推服其穀伊何外內一德孝友令聞慈惠涵覆弗食厥躬喆嗣楨國斯人斯藏過者其式

承德郎延安府通判雪海王公墓誌銘

承德郎延安府通判雪海王公者滄州人也李子春芳其嘉靖辛卯秋闈所薦士時嘗謁公留都明年春公亦試春官再晤燕邸是年皆不第而公尋擢國子學正乙未復晤公于燕已公擢判松江調延安歸老林壑不相通者五年辛丑問公滄水之濱相見甚懽繼恥以無聞焉公累復不相通者六年丁未芳及第公聞之喜遣其子三望來賀自是相聞不絶矣己酉秋公卒於

家先一日公詔門人王之屛曰子其我狀詔其子三望三徵曰銘我幽者其李太史太史不泯予也二子乃匍匐來請芳執狀泫歔欷下曰痛哉公其已矣予意得拜公酬公知也乃公遽已矣痛哉公名國賓字尚仁號雪海人稱雪海公云公滄州右族代爲聞人曾祖謙國子生祖惟德山東齊河主簿父亨河南伊陽訓導以公貴贈國子監學正母閻氏贈安人公少穎敏弱冠爲州庠執矯矯出諸生右名重畿內畿內士出

公門者多儁異攻古文詩尤好崇古禮冠婚喪祭動必則而行之滄俗爲一變云母閻夫人卒哀毀如禮尋奉訓導公返滄家雖約日必治具速姻舊樂訓導公居十年而卒守禮如母喪遇弟國賓逮諸娣尤有恩振人危急如拯焚溺姻隣族黨多賴焉十舉有司不獲第嘉靖壬午以貢入北雍始與從子光祿少卿紳同領順天鄉薦丙戌不第授山東清平教諭清平故寡聞見公羣諸生傳經較藝諄諄訓迪一時多所興起

辛卯分校應天府鄉試所識拔如戶部郎董子士弘葉子材知府嚴子寬皆知名士壬辰擢國子監學正大司成以下咸起敬而四方士爭從公學乙未擢松江府通判公性恬退獨喜爲儒官其擢判松江也人咸造賀公而公愀然曰予迂腐人能理錢穀事耶必不稱矣至松則催科平恕百姓便之第亢直如若趨走應對動忤上官意調延安府通判司神木縣軍餉或爲公憂公曰邊地寡酬應與迂腐頗相得一以治松者

洽延出入會計惟允暇則集諸生習禮講學朔以歳月變延俗也居頃之竟以所嘗忤者論罷公怡然返滄曰此吾志也居家屛跡公門觴咏自適有問學者未嘗不延接談及公事則拒而不荅達官貴人罕接其面焉今年七月公偶遍辭朋舊親族爲仲子季女畢婚嫁又議别業治喪葬諸具曰八月上旬吾當還造化矣至八月八日果起沐浴衣冠端坐逝嗟若公者可以淺淺窺哉公生成化癸巳十一月十三日年七十

有七配鄭氏封安人端肅幽閑先公卒側室劉氏靳氏子二三望京庠生娶鄧氏三徵聰敏好學娶武氏俱劉出女三適某某十月十九日葬公城東三里原祖塋側啓鄭安人竁合焉公所著有南畿校文録北雍惜陰稿詩經愚見四書獨得行于世銘曰

時方競兮毀方以爲員也而公亢直撓威權也衆方趨兮舍拙以取巧也而公敦朴率古道也進退存亡不失其理也令聞洋洋未之有紀也

一溪處士狄先生墓誌銘

一溪處士者大行狄子斯彬父也狄子與李子春芳同舉嘉靖丁未進士第明年授大行尋奉使巴蜀造李子别且出某所爲先生夫婦狀泣而請曰孑二人背棄有年矣顧墓未有石也願爲太史氏請以垂永永李子曰是不可緩也遂爲誌而銘之按狀先生諱津字伯通號一溪人遂稱曰一溪處士其先廬陵人周姓系出宋丞相周益公曰南溪者仕溧陽州學正遂家溧之

瑞蓮坊至其孫子明以外姪後狄氏襲狄姓曾祖宗義生竭竭生欽號懶漁贈南京工部郎中娶彭氏贈宜人生子五長先生次泮洙沖涵先生生而岐嶷有穎資讀書過目輒成誦長爲詩文不屬草立就人咸謂先生取科第若振槁而懶漁公則業沖涵以舉子業沖尋舉進士得貤封懶漁公夫婦而涵亦有聲黌序懶漁公卒先生乃悉產讓諸弟别業宋莊以自給掘地得石刻曰周津畬鄉人以爲友讓感云先生恭遜恂

恂若處子恥與人爭鄉隣有爭者咸恥聞先生間有就質先生者卽爲剖析曰某曲某直無不忻忻帖服去先生嘗與士人同入市有無賴輩醉侮先生先生輒走避或欲令家童毆之先生力止曰不足較甫三日其人嘔血死有負懶漁公金者一日與衆簫鼓過溪上翁令先生往執之先生趑趄不進者久之竟罷行無何負金郎暴疾卒至今鄉長老見子弟好使氣輒稱先生以戒云鄰邑俠黨千餘人搆陷先生舅氏彭於

獄時彭年八十家衆悉遁去乃先生獨冒險忿愬彭得無恙先生有厚友羅宗遠早卒遺孤宜暘鄉人踐侮之先生爲育於家長配以甥女史氏始遣還嘗爲里正邑令重先生多所咨決時有巨盜挾讐蔓延無辜連坐者衆先生廉其情白之所活百餘人有大姓楊受誣當議死公力解得已楊持金謝先生輒揮去曰吾豈爲君謝白之耶嗟無論其他卽先生拯人于危不責報如此可謂篤行長者乃年僅六十卒悲哉語曰

前人樹之後人蔭之宜其有子若大行君者先生生成化乙未二月一日卒嘉靖甲午正月十三日配葛氏先公十年卒生子四長斯彬次斯本次斯霖早殤次斯東女二適某某合葬嚴山祖塋之陽者十五年始徵銘李子銘曰

才也而名弗揚德也而壽弗昌礱彼竅雲爵爲沱滂厥嗣孔良鵬騫鳳翔奕世其煌

銘

通奉大夫浙江右布政使石峯李公墓誌

嘉靖乙卯十月十三日浙江右布政石峯李公卒於官邸明年正月弟緝扶櫬歸上谷將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原尚寶阪泉孫君允中章公丁未禮闈所薦士持省吾岳君曾狀謁予誌其墓中之石是年予叨薦大史昆湖瞿公景淳亦嘗辱公一言之與寧忍以不文辭哉按狀公諱綸字德言其先鳳陽潁上人幾世祖某以從戎偕鎭撫某北徙懷安世稱鉅族迨公始大著云公生穎異日記千餘言弱冠入郡庠赫有文聲

一時名公鉅卿爭欲令出門下會中丞東平劉
公某侍御平原張公某搆上谷書院爲儲英地
延戶部臨邑李公爲師而公實與首選尤器重
焉既復從石雲岳公某游微辭奧義多所領略
葢公質本穎敏而問學淵源亦有自云甲午以
毛詩舉於鄉戊戌舉進士授行人行人職專使
事公每奉使所過周爰咨詢留心民瘼癸卯選
工科給事二年轉刑科尋遷左給事乙巳遷禮
科都給事章奏封駁務持大體不苛不縱時望

歸之丁未會試以才名被命爲同考官公殫精
校閱號稱得人是年擢山東左參政督餉都下
官屬有被盜者公廉實輒取俸金以給己酉擢
山西按察使平獄理冤三晉之人咸德之至紀
法所在卽勢要弗吐也壬子山西鄉試公校藝
簾外殫精如前所薦亦多知名之士已擢浙江
右布政時倭警甚急羽檄交馳公矢志蕩平攄
畫曲當會寇逼省城下百姓號呼城外者以數
萬計當事者扃鑰勿敢啓公惻然曰皆吾赤子
也卽不能驅兵捍賊復忍棄之民其謂我何遂
命啓鑰無何賊奄至衆賴以全公體質素薄奔
當寇衝乃益自經略積勞疾羸竟不起距生正
德壬申九月春秋僅四十有四搢紳咸爲悼二
予觀今世士大夫類多材稱職卽稍可稱述率
汲汲沽名譽自炫乃公天性恬澹獨不喜致聲
聞以故歷中外無近功無顯名至爲文章率
棄去不存稿其重自韜晦類如此所居舍蕭然
澹素若林壑人俸入惟以娛親贍族迄無私藏

豈古所謂澹泊無爲者耶然年不滿德位未究
施惜哉父瑤封刑科給事中母韓封孺人配章
氏封孺人子男二某某銘曰
使不辱諫不激越有賊主籌畫底羸以殂行道
嗟惜萬有千秋賁此幽宅

明故通議大夫南京戶部侍郎前巡撫延
綏榆林等處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僉
都御史南溪張公墓誌銘

吾郡稱世閥者必首泰興張云方司徒南溪公

解組而余始啓第公七十壽業爲文侈其盛矣比復以兒女子諧兩姓歡其冢孫亞魁君一旦持公門人大中丞汪公狀請余銘墓中石余訝而詢之乃知公歿且十餘年往矣即妨以多故亦若有待也余安所諉哉公諱禮字鵠舉南溪其別號也先世家汴宋末避兵而南遂著籍揚之泰興而始遷祖實爲本眞公由本眞而榮甫而仲纓而祐之生四子季曰忠貢於鄉授刑部司務尋轉工部員外郎擢知饒州府有德政以

工部考封父祐之如其官蓋自本眞公以孝行垂範大守公以文學開先凡四傳而張爲著姓後有子二長質庵公珩次西庄公城西庄公弱冠即掄魁南畿授翰林中書負海內文名簡使朝鮮服一品章服而質庵公即司徒考也積學餼行屢舉不第貢爲定興縣丞以伯子羽貴贈監察御史妣蔡氏封太孺人相夫訓子雅有女士風詳大司空嚴陵胡公大司馬太原喬公志可考也司徒公同乳凡七伯兄仕終河南左轄

仲翀某府太守皆進士高等二季翹翀由貢爲博士官昆季一時並起蔚爲時望而司徒幼即穎敏有異質從方伯公受書往往出語奇絶驚人以儒士補邑弟子員督學使者每以大成期賞而公勵志力學不以寒暑少間配安人封氏刺女紅伴之必丙夜乃罷爲文根極理要耻作尋常語每凝思則對齋廡右梛揮指謾刺久之樹膚盡裂正德丁卯舉于鄉學士東江顧公攬之弃卷中欲置魁選不果僅列二十一人甲戌

中會試第六主司特梓公孟義爲士子程式其見重如此初授戶部某司主事丁蔡太孺人艱與伯仲兩侍御哀毀執禮以孝行著稱服闋補禮部值

武廟南巡兩抗疏極諫兩杖　闕庭時伯兄侍御公亦上書請斬逆瑾下詔獄兄弟直聲凜凜震朝宁聞尋陞主客郎轉兵部武選武選職司邊帥暨諸勳胄顧此輩挾賄怙埶習以成風公乃一裁以法無毫髮假借以故側目者衆遂摭

禮曹舊僚事波及公謫廣之饒平幕其地卽韓
昌黎所稱潮陽也公嘆曰韓公以直貶斯地予
何幸踵其後耶飄然獨往固忘其爲謫且遠也
至則創立書院遴士子之可教者羣聚其中日
爲課業一時遠近風動負笈從遊者輕數百里
而至厥後以科第顯者數人潮之士風較疇昔
爲特盛云會
世廟新政錄用言官稍遷海鹽縣尹輕徭薄稅
興利除害多所善政民至今思之不忘未幾陞

湖州府同知陝西僉憲河南副憲俱以夙望遴
選已又督學湖湘蓋
世廟龍飛舊邸誠慎其選也公乃頒條章飭敎
典務以崇尚德行釐正文體而士子爲之丕變
其所拔識皆知名士汪公卽其一也旣叅陝藩
政掌貴州憲晉四川右轄江西左轄復改河南
惟陝西最久被澤爲獨深陝之人立祠事公者
三而河南則繼伯兄羽後凡一切例所應得者
悉從謝絕一如伯氏舊政洛中有一世兩清之

稱士論榮之他如酌處藩祿懾服强宗又其最
著稱者壬寅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榆林等處榆林孤懸塞外於九邊獨稱難守公
甫至卽舉邊務之最急者條上十餘事如練士
卒足粮餉類皆鑿鑿可行悉蒙嘉納著爲永久
規比虜兩入兩撻之捷聞
上降勑褒奬加右司馬仍錫金幣自是黠虜斂
退烽燧頓息公以籌畫殫慮嬰疾倦勤乃再疏
乞休　當宁亦念公勞瘁召貳南戶部俾得靜

攝以需大用而公之志決矣遂解組而歸角巾
野服笑傲山水怡情觴詠日與二三朋舊過從
暇則課諸子弟以經史其他不復問惟朝廷有
大政事聞之輒爲動心無異在事時也公生平
性孝樂予凡族之貧不能婚塟及鄉隣之乏者
每捐俸餘助之不少恡惜邑故無城公首倡議
築卒之工甫就而海上寇猝至境內賴以保全
蓋公之沉慮遠識仕而未究者於此復微露云
公生成化己亥六月十五日卒嘉靖乙卯十一

月十日年七十有七配封氏封安人先公卒子
二長標安人出娶姚太常少卿海山公女次[illegible]
側室周出娶鮑進士女女五出安人者一適海
陵徐都憲子都事象賢一適江都華憲副子進
士懋中出側室許者適國子生何揚生黃出者
適焦縣尹子國子生如京周出者適曾學正子
庠生士觀孫男二長卽亞魁君然標出雄才逸
致綽有祖風娶廣平太守仲長何公女孫次聯
梯出聘周氏女孫二長適何學諭子鋏次適曹

二尹子國子生鳳齡俱標出曾孫男三京元邑
庠廩生娶余女孫京詔聘楊鴻臚女京士聘周
主政孫女曾孫女二俱然出墓在某原葬以某
年某月某日夫文則青衿式化武則醜虜畏威
功烈震朝廷行誼表閭里若公者殆所謂全德
君子也歟是宜銘銘曰
維公始仕直道難容躓而復起益篤貞忠士式
其教虜避其鋒允文允武勛伐攸崇報以俎豆
勒以鼎鐘千秋萬禩貴此幽宮

南京國子監司業孟河馬公墓誌墓

隆慶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少司成孟河馬公卒
于家其子舉人震伯遵遺命以少參環溪秋公
斯彬狀來請銘予執狀潸然泣下曰予忍銘公
哉予與公論交餘四十年且同舉進士同官詞
林復有孫子連姻之誼銘公者舍予而誰遂爲
誌而銘之誌曰公名一龍字負圖號孟河別號
王華子溧陽人也其先爲馬服君裔南海郡公
訓從晉南渡遂家溧陽五世祖秀夫自丫髻山

徙居麾橋人稱麾橋馬氏大父淸由國子生任
衢經歷碧溪公性曾正德辛未進士授兵科給
事中歷陞尋甸軍民府知府配許孺人生公于
河東之里以有龍祥因名龍性資穎異垂髫能
詩讀尚書輒解聱牙語長而博綜羣籍涉獵諸
子百家詩類太白文類莊孟耻模擬前人糟粕
故所作直寫胷中所自得意趣天然尤精書法
作字懸腕運肘落管如飛頃刻滿幅縱橫闔闢
惟意所向初覽若不可辨細翫則條理脉絡具

可尋識非苟然者知者謂懷妻以後一人碧溪
公以言謫官遷尋甸有夷羅變致罹誣獄公時
爲諸生卽力疾伏　闕上書情詞哀切
世廟矜而釋之尋援例入胄監嘉靖戊子中順
天鄉試第一五策詳贍海內士子爭誦之碧溪
公歿公痛父冤憤而終也哀毀骨立水漿不入
口幾不能生母氏多方慰解始強食居廬三年
釋服屢上南宮不第時予亦落落難合相顧笑
曰我輩豈終蓬蒿人耶丁未澶淵宮洗晁公瑮

奇其文錄之閣臣雅重公才特破限年例改翰
林院庶吉士時許太孺人春秋高乃疏乞終養
歸承懽昕夕嬉嬉然若孺子母終哀毀如喪父
時服闋出補國史檢討　綸命用封衡德二
府饋遺悉卻不納己未分校禮闈崇雅黜浮所
拔皆知名士擢南少司成攝大司成事繩約諸
生悉遵矩矱諸生不樂檢束有造飛語中公者
公不爲動曰吾知盡吾職耳　肅廟恤其他條上成
均八事語多譏切時政僚友止之不果上今其

草具在遂疏乞休浩然長往攝務本書院方山
之阿日與鄉里後生講習其中窮究心性之學
經年不入城市有司罕覩其面捐粟數千斛新
尊經閣手書六經勒之石僉謂有功學校云建
合宗祠置祭田百餘畝以供歲時享祀有餘則
貯之以贍族之貧乏者嗟乎世之才高者多潤
略於踐履氣豪者恆俯視乎等夷公有卓越之
才負豪邁之氣少雖任放中就檢約動必遵義
晚涉仕途未嘗折節權貴熏心利欲而孝親睦

族又其務本之大者至于虛己受善人有一才
一藝必稱服以爲不及尤人所難若公者其所
謂見大立大者哉所著有玉華子游藝集五十
六卷行於世其中如天問等說庶幾達造化之
原矣百世之下讀其書可知其人也公生弘治
己未五月初三日享年七十有三配孫氏忠愍
公族鎮江衛指揮晉女繼袁氏南京大金吾公
璋女繼徐氏中山武寧王孫京女俱先公卒子
男二長震乾次震伯震乾孫出聘鄉進士金壇

叚小南女未婚殤以震伯子巽翰巽科爲後承
嫡震伯徐所育中應天辛酉鄉試娶金壇承德
郎虞公藻女女二長聘金壇僉憲王公樵子庠
生肯堂次聘鴻臚寺署丞史公隆子庠生繼褒
俱殤孫男六長巽都聘鄉進士金壇陳公継志
女未婚殤次巽翰聘翰林院編脩無錫周公子
義次女次巽國聘翰林編脩金壇曹公大章次
女女殤次巽科聘鴻臚寺鳴贊彭公若果長女
次巽芳聘環溪狄公嗣君鄉進士同㙯次女次

巽華未聘孫女三長字于孫思謙次字胥學金
壇于公業次子賛燕次字内臺觀政進士史公
繼志長子致福隆慶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塟
玉華山之陽銘曰
學而務本曰孝曰睦仕而知止不殆不辱名滿
寰區神返寥次卓哉斯人一代英傑

亾女節孝墓誌銘

余配夫人徐止生一女即節孝少聘同邑王提
舉子之麟節孝性頗敏慧余作女三字文訓之
每一語輒了悟居常端凝莊靜不苟言笑於余
訓克身體焉事父母更爲盡孝而余與夫人徐
獨鍾愛之命名知芷匪誣也自余叨第後節孝
隨余客京邸而王生亦隨父宦洛中生以風氣
嬰疾提舉君故緩請期若不欲誤節孝終身余
則知節孝不以未婚二志因召之來生亦以例
入太學贅余邸舍節孝朝夕調護惟謹藥餌必
躬執甫六越月而生遽不起矣節孝矢捐軀以
從夫人徐涕諭之曰子道婦道均耳即欲守溝

瀆之諒如老母何況旅櫬千里孰與襄事爾誠
從容全節歸塟爾夫事爾姑婞不兩得耶節孝
洒稍稍强飯亟請返昭陽里中竭力事姑居無
何姑見背而夫人徐亦相繼棄養節孝於是籲
天自訟曰未亾人忍須臾無死以姑與母在將
事姑以報地下人且慰母心耳今若此生亦何
爲遂於悒廢食而終邑士人哀之相與告邑令
監司觀風使者珺撫其事轉聞之
上詔特建節孝坊以旌表其閭蓋盛典也邑中

舊有雙貞祠士人則又舉節孝夫合祀焉因易
名曰三貞嗟乎方余訓節孝時第槩語閨閤之
事不謂孱然弱息舉綱常之重而肩任之乃并
三字經盛傳于世節孝貞無愧余訓矣昭陽近
苦水患乏善地偶得城北隅阜阡卜萬曆辛巳
年二月二十日啓節孝夫婦柩合葬焉之麟生
於嘉靖辛丑年二月十五日卒於己未年十二
月十九日節孝生同辛丑年三月三十日卒於
嘉靖乙丑年七月十四日父大學士石翁春芳

爲之誌而系之銘銘曰
君旌爾門父誌爾墳爾節爾孝萬禩名存

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卷之八 終

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卷之九

碑記

勑建文莊歐陽公祠堂碑

我國家崇德報功厥有懿典開國靖難有大勳
勞者並廟祀兩京其善蓋一鄉而勳業未著於
天下者則祠祀於其鄉此定制也至於功業未
登於廟祀而行業逌邁於一鄉爲人心所共仰
者則又請於朝而勑建祠祀二百年來惟文成
劉公基文貞楊公士奇曁我文莊歐陽公某三

人而已文莊公登嘉靖癸未進士累官禮部尚
書嘉靖甲寅卒於京
肅皇帝雅意重用公聞訃哀悼晉秩太子少保
祭葬褒䘏如制隆慶庚午江西巡撫都御史劉
光濟巡按御史劉思問采泰和諸生議疏請建
祠祀於其鄉下禮部議曰稽諸祀典允協
上從之爰勑有司建祠每歲春秋次丁致祀以
爲常 命下搢紳莫不稱允至其鄉之士大夫
則又允愜初心尤鼓舞慶忭嗟此豈可强也哉

詩不云乎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蓋德之浹於人心不可解也如此公少負奇資早領鄉薦聞陽明王公守仁講學南贛攝笈往從學焉獲聞致良知之敎遂與諸同志友日夕切劘者七年癸未春王公促與計偕登進士高等授六安州守隨事致知推以宜民境內大治於是令聞四布擢刑部員外郎尋改翰林院編修是時秉政者悉出詞臣擇海內一時有才名者改入翰林先後改用者數十輩皆以不稱罷絀始無恙者惟

公一人壬辰銓郎林子春偕予謁公京邸是年公擢南司業予與吉安守袁子株同往受學金陵是時門下士紛集如雲公獨顧予二人厚以爲可敎蓋屬意者惓惓焉既擢南尚寶轉鴻臚擢南北大司成禮部侍郎轉吏部兼學士敎庶吉士隨在講學不輟育成善類有裨世敎者多矣癸丑擢禮部尚書時

穆宗皇帝龍潛外邸兩府並處事勢危疑人情洶洶公周旋其間潛銷默運諸所題奏意恆在明長少之序杜嫌疑之端雖忤 上意冒危險弗恤也然公幾沉而動中窾郤卒之事體定而主不疑士大夫咸嘆以爲難是時當國者頗厭講學而獨服公頗忌同進有才者而公獨不見疑蓋默有所感而人不能測也

肅皇帝聖質天縱銳情玄學使初年得公爲佐引而之道不難也豈斯世斯文之不幸乃俾晚遇而又未究其用可慨哉夫文成公以謨佐命於開國文貞公以經濟贊治於守文我文莊

公以讜言正論衛 主器於潛邸危疑之日蓋事異而功則同也至於講明正學開牖人心則又二公所未有專祠以祀夫誰曰不宜仲子水部君紹慶造予而請言以識諸麗牲之碑予受公之敎最久且深而又躬逢其典禮之成因不辭而文之仍繫以詩曰

國有常典崇德報功事崇朝祀匹休無窮紓寧輔治動齊汗馬俎豆其鄉以示來者孰嗣厥美曰文莊公煌煌 帝勑寵命攸同惟公之德高

明廣大與物同體幷包無外惟公之功繼往開
來闡明正學陶鑄羣才成均造士青衿環匝洪
鐘在簴隨扣隨答晉掌邦禮大猷是經正名別
嫌國本以寧德浹人心功在海宇春秋享祀士
論咸與宗伯上議　帝曰俞哉春秋享祀厥義
允諧公之道脉貫徹古今公之精神悉在人心
人心傾嚮神其昭格千秋萬載享祀無斁

勑賜楊忠愍旌忠祠碑

隆慶二年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郝杰言所部

保定府故贈大常少卿楊繼盛產地也其吏民
爲請立祠哀死勸生以銘永祺謹奏　闕下候
可　上從之賜祠曰旌忠於是保定府貫君淇
繙閱故牘得前都御史某捐公羡爲公整祠未
竟事有金若干因四陪之卜地城西門庀材鳩
工埏埴繩鋸中三楹以居公像而兩亭其傍刻
公所爲二疏者翼廡重門甓而環之軒軒肅肅
道路流涕於是鑱石爲碑以辭屬余余與公同
舉進士而心高其義爲之碑曰公諱繼盛字仲

芳少時家貧嘗爲其兄飯牛然性嗜學不辭勤
苦以就其業嘉靖丁未舉進士授南京吏部主
事地閑務簡遂以其餘力問典章於鄭公曉論
樂於韓公邦奇講聖賢之學於大儒先生已遷
兵部員外郎當是時虜薄都城方得氣去而咸
寧侯仇鸞驕貴用事兵政屬焉鸞欲與虜通馬
市以羈虜而固寵公乃抗疏論其十不可五謬
大指謂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非國家所以內
自完而讋服彼虜之道也其弊必至於廢邊防

深敵師損國威不可以善後其說甚具中肯綮
而逆於鸞遂下錦衣獄貶爲狄道縣典史無何
而鸞族誅乃即貶所起公南京戶部主事三日
而遷刑部員外郎改兵部員外郎當是時分宜
嚴亦誼公而惡鸞欲引公之重以自爲也公聞
之笑曰去一鸞復就一鸞天下有烈士丈夫爲
匪人用者耶且天下苦公久矣毋使滋禍於是
具疏數嚴大罪十而　陛下所以不知者以嵩
有大奸五其道貞其行獨其氣奮其詞參覈而

不浮訐切而詳白累累蓋數萬言夫人情莫不鶩其所榮而恩其所知就其所便而不趨其所苦公起顛頷還中朝嚴方自以爲功而公裁以大義歸身於國曩者糜爛垂挺慘于鋸鑿創瘢未合而料編之章再上頸可斲舌不可斷身可殺心不可折非質忠信義有滃勃糾纏於中而不可散解者耶使公疏而用海内早即袵席之安朝廷晏如也而是時也嚴輒能移 主上心遂復下詔獄杖至百論死居二歳嘉靖乙卯朔

而竟死東市矣又七歳而嚴免遂不得良死又五歳而

今皇帝奉 遺詔贈公太常少卿錄其子賜謚忠愍祠焉於戯休哉夫公所以報 主上與主上之報公者豈不交厚耶人臣錄於朝頂踵皆主恩也故不以君之識不識而死其官所以報非以求報也故曰公厚然論定於久而賞溢乎制亦不問等之成不成而報忠優於報功故曰 主上厚人謂

先皇帝神鞫霆誅卒戮大憝不爽而公以不幸先其禍痛憤可極然不痛憤又何以章忠臣之節與

先皇帝

今上咨嗟崇奬至意哉故世必有大痛而後大快之斯公之所爲垂譽長久者耶所爲祠者本發於二疏余故表公大節而略其他且爲辭以侑神焉辭曰

流旭兮旦開照靈旂兮驅昏霾輪廻猋兮左黔

雷圍元氣兮惠來帝嘉女兮怛女撫女壯兮下土彎天弓兮殪天狼血含光兮注牙幢載逢千兮與俱行擸宿莽兮瀟湘闇浮雲兮將暮資菉葹兮紛莽莽山中閒兮鬼殺我鬼殺我兮我有主皇天無私阿兮女余輔菁虬兮白螭雲中兮遨嬉厲余齒兮上谷滌余腸兮桑乾湄珠宮兮翬翬寶璐兮枚枚靈來兮不來不來兮心悲變爲牲兮罔兩腯鮨挈貳兮雩爲俎彭咸參兮甚弘伍靈番番兮肅然而來下爲民正兮終古羌

焉窮兮社而稷女

忠顯堂碑銘

嘉靖戊申少司馬兩峯潘公卒於家其元嗣進士鏊疏聞天子嘉其忠勞卹典優渥明年己酉進士偕其弟鑾奉母張淑人與公合葬邑西烏塘山之原夷其前區庀材伐石爲堂三楹肖二像以時妥祀鄉之人士謀所以名堂者有曰公少以篤行著鄉國起家進士敭歷中外廉操亮節自爲令

以晉貳夏卿終其身無改初志安南之役公獨抗疏曰古囊方竄代都烽堠時警門庭寇也安南遠在萬里莫奪相尋不足問玩近騖遠殆非得策無已第遣使諭以禍福當自定擊之不便已王師至莫登庸果降安南平卒如公料然虜勢則驕矣夫大臣當國家大計事變叵測論議紛紜莫決乃能鎮定有見從中籌策動中機宜我無智名而國事底定忠之大也向使公言見用省國家芻費何翅數十萬哉公之忠於謀國類如此進士君之居廬也每事吉凶先幾告報徵應不爽非公與淑人之靈不泯耶以生則忠以沒則顯名曰忠顯其誰曰不然進士君聞而喜遂牓書額諸堂走都下請銘於大史李子李子曰吾聞生有顯德沒有顯靈詎不信哉詩有思成之咏記垂著存之文則凡靈之顯由人心生也徵君克孝顯曷以徵是宜銘之穹碑以詔後人銘曰

芸芸萬物生死相禪不以形化曰惟厥善善孰爲大莫大忠貞宣猷盡瘁可通神明惟公克忠

戮力王室罔敢私營以爽厥德南交弗順王赫斯征公曰遄已毋勞我兵北圉時警勢在稍緩公曰當戢寇不可玩炎方奄定胡虜日驕公見如燭輿論宣昭身退言用功在社稷恩卹駢加寵光奕奕具曰孔顯惟忠則然靈爽陟降於昭於天有哲厥嗣永思克孝肖像妥祀堂構隆耀後人孫子無替前修琢詞碑石不磨者休

王邑侯生祠碑

邑令安平王侯令興幾四載以萬曆庚辰之孟夏應　內召行邑父老羣子弟而攀臥之甚有爲兒啼不舍去者猗嗟侯得此于百姓浹肌膚而淪骨髓矣嘗謂雷之疏木風之噓而雨膏澤之也草木苟生息至矣然功顯迹暴而實不能時時疏噓膏澤之也不有春陽之氣耶融融蒸蒸被萬物而不施甲種天喬葳蕤蔓植亦被之而不德此天道之大而治功之準也民牧之喜作爲而急功名者率多厲風采市恩澤屢更革

而務侈大也非不有以施佈于一時而術不可久民之被之也恒淺侯曰奚用是急吾寧治無可述民無我德吾與民姑安之耳故優游以政恬然無營澹無所嗜不樹恩威而人若于理疲邑事故擾侯以無事鎮靜之民或訟侯從容開諭之使無訟租賦多積逋侯相其尤急者課餘聽民自寬亦竟不適大抵侯素性廉靜澹與以來或退食或行郡邑閭閻若不相聞而氷蘖堅持明神可質暮夜之金奚啻毫髦無染即門且

無由至也然則古人烹鮮張瑟之喻侯心體之而四知一錢之風侯身有之瀕行顧父老子弟曰予何德於爾而爾戀戀若此顧予自念自始涖逮瓜期內外未嘗私民一緡破民一產糜爛民之血肉止是已耳予何德於爾耶猗嗟此正所謂民之父母而人情所難侯乃易之乎侯持此數載終始一轍而政成俗和百姓休然邑野侯固不自德而民亦不知德侯殆游魚忘于江河而止禽忘于林木不有去思孰詠甘棠乎昔

宓子鳴琴以理單父長孺臥閤而淮揚大治侯其儔歟既行矣父老復相率爲生祠以禧侯且請碑記之求厥德也猗嗟是可以徵民情治道哉古人云去後常見思謂此也夫圖治于名者其功致人驩而久之漫漶無所述圖治以實者其功令人忘而久則漸濡不可泯龔黃卓魯非有矯異之績然史傳循吏獨首稱焉非以漸之深濡之永乎所謂春陽之氣融融而蒸蒸也故爲政者忘民之德而民亦忘其德然久之人心

卒不忘此王侯生祠之設也可以徵民情治道矣侯名三餘北直隸安平縣人萬曆甲戌科進士祠成而記之以備觀風者采焉因系之詞曰

東海之濵巨津汪洋孤城壘孔民卒流亡侯來戚戚生養休息不大聲色匪疚匪棘譬彼尫羸藥石豈施優游化滋侯來煦煦措彼讞嚚民效于理法不齟齬侯來循循究輸弛征民效于登課用卒成侯之去矣雲霄翥矣思不見侯涕泗雨矣莪莪祠宮窈窕穹窿後賢是宗君子之風

崇儒祠碑記

心齋王先生崛起海濱毅然以希聖爲學少閲老萊子舞斑故事即衣斑欄日戲父母側父母訝而止之曰古人如此不止也言笑不苟出必規圓矩方跬步不亂聞文成王公講學洪都不遠數千里攝髮往謁之衣斑直入坐上坐縱談移晷不屈及出公語門弟子曰此載道器也明日又見復縱論始屈出更野服拜公執弟子禮公始授以致良知之學時公門下多四方知名之士如文莊歐陽公德大司成鄒公守益輩咸集與之講究切劘者歲餘始歸而盡以所聞告之鄉里後學於是東海彬彬多知學之士矣予初不知學嘉靖壬辰海陵銓郎林君春導予謁文簡湛公文莊歐陽公而論學後數年於留都始晤先生於徐氏東園時文成文簡二公門人各持師說以求勝予質之先生先生曰豈有異哉天理者良知也隨處體認天理者致良知也後偕大守袁君株大尹朱君軏審理宗君部造

先生廬請益月餘見鄉中人若農若賈暮必羣來論學時有遜坐者先生曰坐坐勿過遜遜發時嗟乎非實有諸已烏能誨人喫緊如此耶予惟天下之治忽繫人心人心之邪正繫學術學術不明人心不正欲望天下治安難矣故學之不講孔子恒以爲憂當其時問學洙泗之濱者踵相接也然孔子雖憂學之不講尤耻躬之不逮教人以文行忠信於謹言愼行三致意焉至於性與天道子貢猶嘆其不可得聞況其下者乎

先生之學始於篤行終於心悟非徒滋口說者
所著述如樂學歌大成學歌諸作天趣洒然悉
出胸中所自得至評論夷齊三仁武王伐紂等
事皆精微至論囙有蹈襲足垂千古君臣之鑒
嗟乎若先生者豈非一代大儒哉先生修軀古
貌兩掌心肉珠微起左一右二有握乾把坤之
相天之生德夫豈偶然爼豆於鄉誠非過也中
丞耿公定向督學南畿時欲專祠先生不果迺
抵書海防程憲副學博建祠州中祀先生俾後

學有所觀感而興起且以屬中丞凌公儒經紀
其事太守王君陳策員外郎黃君鶚協贊之肇
工萬曆乙亥十一月至丙子二月工成祠宇凡
三楹門垣整飭足垂永久巡撫大中丞王公宗
沐吳公桂芳爲置祭田二十畝屬先生仲子壁
管業以其祖供祀事有餘以給四方來學者壁
篤實高明克世其學予嘗辱先生之教因爲紀
其事而繫之以詩詩曰
孔孟正學曰致良知闡自東越淮南紹之匪曰
口耳躬行不怠凡我後生敬承勿壞

墓表

秦從川公墓表

從川先生者方伯秦君梁父也方伯與予同舉
進士奉對
大廷蓋聯席云予見其質粹氣和藹然有道氣
象因與締諠頗殊流輩間嘗爲其尊公索從川
詩從川者從夫道也然後知從川先生行至高
而益信方伯之賢有所自云先生諱瀚字叔度

系出宋淮海先生淮海先生子處度倅常州遂
占籍武進徙錫之玄丈里自六世祖遯軒公以
來世有高行養恬公汞孚及弟仲孚以雙孝旌
養恬公生樂易公堂弘治甲子鄉試舉孝廉不
拜生子四先生其季也性至孝生三齡而失母
龔每以不及孝養爲恨爲諸生臺試取高等八
試場屋廩食者二十年上之可掇科下之亦不
失爲貢而先生以樂易公老一旦翻然棄去力
田供養晨夕定省無間寒暑生辰令節必偕弟

盛供具集賓友率子姓羅拜爲壽鄉長老爲社
會推樂易公爲長輒饈饋洗腆以從樂易公懽
則先生懽也樂易公有疾先生夙夜視藥食不
脫巾帶者數閱月禱於神請以身代及卒哀毁
骨立含斂窀穸必誠必慎鄉人謂秦世有孝子
云有姑適吳早年寡因泣請先生爲後養恬公
哀其志而又謂必先生始可後遂諾之先生果
母事姑而卒成其節爲請表於朝姑沒營葬塋
閭江上已又爲求賢後於吳乃去君子謂先生

能承父命可謂孝矣方伯初理刑南昌且行先
生諄諄以仁恕訓之曰無以苛刻斷人命也方
伯奉敎著聲江郡三年徵拜吏科給事中無何
抗疏忤　旨被譴先生聞之曰致身事主苟得
死所無憾也落職奚病焉後方伯叅議通政司
滿三載得封先生如其官而先生脫略軒冕章
縫如故時與故等夷游少無矜色蓋其所見者
大也方伯轉轄江藩過家省覲適先生遘疾漸
至不起遺命方伯諸昆曰天不可必待人而定
福不可徼由養而全小子識之語不他及嗚呼
余於公而嘆先哲遺風之遠也自泰伯敦讓遁
居錫山而錫之俗不爭孔子設敎其徒三千而
大江以南及門者僅言游一人固錫産也是以
至今多秉義之士若先生敦信尚義非其俗使
然乎語有之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雖然世不有
圯族斁倫者乎若公豈可多得也乎故表之俾
後之君子觀則焉其生平著述系姓姻族具載
誌中茲不敘

贈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毅菴姜公墓表

公諱桓字文夫南昌人今翰林院侍講學士儆
之父也初學士爲御史得贈公如其官性莊毅
閑居衣冠必正好面折人是非無所俛仰人亦
率敬憚之稱毅菴云孝事父母友愛二弟貨財
無所私至拊從昆弟如同母昆弟親也與人交
必信又慕義急人之困未嘗責報讀書通大指
逆濠亂正德間諸南昌大家往往率見鈎致而

公居城南獨能引避遠禍斯其義足愧依靡而懷二心者又可不謂賢智隱君子乎公配羅氏封孺人夫婦愛敬如賓公之將卒也顧羅孺人曰吾平生事無闕於心吾後其當興乎即興吾宗則季兒矣季兒有異質汝好教之謂學士君也時學士君方在襁褓公之識鑒過人遠矣子男二人伯健娶陶氏季學士君徹娶陳氏封孺人女一適新建王某孫男六人爲弟子員者三人惠懿愚悉愛健出曰慶者學士出孫女四曾

孫男二按姜氏其先祥符人也宋紹興間曰理者以騎射從南渡遂家南昌之澹里故今爲南昌人四世大異元敦武校尉總管諸軍事六世則聖龍授隆興翼百戶七世祐不樂祿仕辭不襲祖爵除新淦州判官加奉訓大夫亦不拜佑生海海生植植生釗釗生恂恂實生公生之歲成化乙未十二月二十五日也卒之歲正德戊寅二月六日也後四十八年爲嘉靖乙丑而羅孺人壽八十六始卒京邸學士君奉孺人櫬且

歸而泣以狀來曰孤罪深大矣先人之瘞至於今無詞以表孤日夜閔然慮先人名行不彰今又不幸至於大故孤且歸將修先人之墓惟先生幸哀而賜以言將不朽先人謹按狀次其行備列始終表之墓前令後世瞻德考世焉

松峰辛先生墓表

絳州先生松峰辛公既瘞之五年而先生之孤吏科給事中曰自脩者余門人也則次其先世與先生之狀而來請於余曰願爲弟子一言表

先君之墓是先君重而得托於太史也即辛氏死生幸甚語曰不知其父視其子矧如先生狀者皆可表表曰松峰先生諱繼先字述之襄城人也父溉庠生能詩王父訪景泰間進士拜御史歷浙江福建按察司副使以廉聞至今杭人祠事焉大王父謙以訪封御史公之父至善有子泰爲承德郎户部主事得贈如其官至善之父友敬友敬之父仲良辛之先眞定曲陽人也自仲良徙居襄城載德流祥遠有簪紱七世而

至先生先生生而溫惠靜塞即不爲羣兒嬉年十二能屬文補邑弟子員廩膳數不第以貢授廣平訓導至則引諸生誦說先王進之德義而後文藝罷東脩時時賑諸生貧乏者尋遭繼母楊氏憂起復爲成安訓導無何以父喪去喪除訓導吉州士齊而貧俸給不以時先生不顧也士有饋先生者先生以地瘠貧故輒卻之遷絳州學正愼取予敎諸生如其爲廣平吉州時士嘗有贄簪珥見先生者先生不受嘆曰吾屬師

長人柰何令士脫簪珥見乎吾恥矣吾恥矣而先生亦以此去志益決數乞歸上官察先生志重違之遂聽先生歸時給事君方爲曲陽令也則迎先生陽曲先生即時謂給事君曰理人者重暴怒暴怒之下必有不得其平者又曰事無欲速而易安愼而徐察之給事君用其敎以理已復歸襄城歸有頃而嬰疾疾且殆呼其子自明屬之他日設爲吏當廉無效貪吏禍子孫戒之戒之明日卒嘉靖戊午五月二十九日悲夫

先生孝其在父喪哀毁僅不絕友弟季繼芳不與慮家人生產季待而成立始母李氏之疾也季才六歲李氏指謂先生曰好視之先生泣而受命其後先生言每及李氏母遺言未嘗不悲而涕泣也平居教其子督之節廉曰先民有言維士之廉猶女之潔一點汚則終身玷矣畏哉汝曹念之故其爲學官所在皆曰辛先生廉如其言云學衰士不聞道得學官往往自恕以謂卑冷不甚自矜惜取諸生金曰脯脩是固當爾

乃人率亦恕之無甚怪不知此何以謂也夫貧士不責廉將貧女不諱不潔乎而先生者貧官且老顧厲甚蓋所謂聞道者焉令先生而近民處穢得勢而操之利豈足畝其身乎其功德又何可勝道哉然先生之道雖不大施而孝友稱於家義行於士而施之子此亦非徒而已也嗚呼斯可謂恂恂篤行君子矣先生生弘治庚戌十一月八日距其沒之年六十有九配李氏繼配張氏李氏者給事中恆之孫而廩膳生世臻

之子也先先生八年卒葬襄之城南而後先生
以其没之年十一月十一日合葬焉子二人長
自明舉人季卽給事君自脩女一適生員林子
蒙孫男六自明出者曰應元德元鍾元自脩出
者啓元養元復元女孫亦六人子孫烝烝爲盛
矣給事方砥礪名行著聲諫垣而伯子亦騰翥
有待則褒卹殊渥奕奕方來孰謂先生懷德弗
耀哉乃爲表其阡而系之詩曰
彼封堂如賢者之墟彼我而趨賢者之餘嗟行
道之人胡不躊躇

贈文林郎山西澤州高平縣知縣傅公暨
孺人張氏墓表

兵部武庫員外郎門人博平傅子思明常痛其
父高平君濬與母孺人張蚤世一日以高平君
及孺人狀謁予乞表其墓予覽其狀大畧言高
平君其爲人直躬謹取予而孝少貧所受先人
邑廛二間無一壠之田鮮儋石之貯然葬其親
棺必美墓必堅冒霜露操畚鍤親爲之者葢數
旬乃訖記曰必誠必信勿之有悔高平君知禮
矣初補邑增廣生員以貧故棄而事生產嘗於
斗上書天理二字雖細事乃其性術及他行事
可窺已率宗族敎之禮讓有不睦者譬解反覆
必令睦俾勿犯於有司人有過面告之無背誹
庶幾古長者之風云有子二長思恭季卽思明
高平君悔其身學不竟卒發憤砥二子于成思
恭選貢通判慶陽府思明登丙辰進士試高平
令三載
天子贈君如其子官而君之配張氏亦得贈孺

人孺人性專一寡言笑能道古今賢女諸陰騭
故事葢聞之其父某公云以故其動不踰禮其
爲婦孝其爲母慈而義而其爲家理舅姑朝夕
食必薦歲時祭祀必躬必潔有美饌卽姑他往
必留以進戒子婦惜服食頗引佛忌重棄一粟
片紙隻字不委於地嘗勗諸子學曰吾非以祿
養望汝要使鄉人稱之曰張嫗有子耳竟有子
如孺人言高平君卒年四十九孺人卒年四十

八皆不逮中壽悲夫大史氏曰予讀高平君張孺人狀哀其賢而並不壽而又悲門人武庫君之志有孝子之思焉武庫君令高平廉爲武庫慎而飭可以覩二人矣故表之世次狀所不詳者闕焉

張恭人墓表

張恭人者今山東左參政是堂俞公憲配也嘉靖甲寅六月二十六日以疾卒遼之官舍公時爲參議守遼陽爰命二子淵沂扶恭人櫬歸而

將塟於錫山乙卯從山西按察使自爲狀請銘於大學士南渠李公爲志其世次淑行悉矣丙辰秋復抵書予乞表諸墓上以闡厥幽予與公同舉於鄉公先予舉戊戌進士馳驅四方不相接者二十年而公才名日益著恭人贊襄之力也初公舉進士奉使留都乃偕恭人奉母夫人楊養京邸無何楊疾恭人方娠躬侍湯藥不解帶者累月逮卒即苫塊奉几筵忽號哀慕終其喪如一日壬寅公服除授比部主事比部員淦

於政月不訊一二事以故官比部者多相競爲古文詞而公好古尤篤爲詩冲婉可方錢劉一時名動京師然竟以是賈謗謫君湖南者三年恭人從焉即偃困岑寂恬如也戊申公量移越州庚戌移南比部尋擢江西僉事再遷山東參議恭人咸與偕行公所至輙手卷帙吟誦不少廢恭人每匿去曰君爲官人何不理官事效腐儒守故紙堆耶公或從儒生家購閱而恭人藏匿如初公索之固矚其暇始稍稍出以與公則

既有蠹蝕殘缺者公每出視事恭人必親執烹爨飲食迎勞公至家務不煩公問所事悉就條理公亦付之恭人罔問焉公以詩名縉紳間而復優於官雖敏才嗜學之所致向使無恭人交依以佐理於内安知躭吟不至廢事而内顧之殷又惡暇躭吟耶故公謂恭人卒爲失一益友非誣也恭人武進人父應參母卞應參祖叔明南京刑部郎中伯信御廣西知府家範既夙端而揚之爲姑又以貞節聞恭人初字於俞即喪

其母卞於是童而婦於俞楊以身訓之極意拊育如己女恭人亦婉婉自屬於楊以母視之無或違其意越六年始室於公爲嘉靖丁亥時年二十有一恭人之賢固有所自也初恭人娠而哭楊慟盡傷病血少間輙作弗能痊比從公詰遼病日益甚竟以是不起恭人病時公適按海州家人欲往報公恭人力止之曰我病常爾尋當愈毋撓公事及公聞而歸則病已革公慰問再三恭人從容應之皆自安語語詳狀志中旣

卒啓其笥惟舊𧘂衣簪珥無他蓄亦可以觀恭人矣恭人生正德丁卯五月六日年止四十有八子二長淵娶某氏次沂娶某氏女某某孫某某銘曰

夫也嗜古賴以專惟姑是慟生寧捐我聞則然亶其賢文哉玄石良且堅千秋萬禩求弗諼

行狀

濟南太守東皐張先生行狀

先生姓張名遜字士敏號東皐秦郵人曾祖忠祖鎧父封工部郎中澄菴公湧母封宜人宣澄菴公五子先生行三澄菴公濶達有大志不屑效行輩生産作業第顧諸子曰吾有兒森立憂貧耶以生殖責最少子逵乃四子則咸命業舉子一時崛起才美茂異嘉靖戊子先生即領應天鄉薦壬辰舉進士伯兄道仲兄選亦後先舉於鄉弟諸生遵穎著州序不十年間門閥歸然爲江淮望矣先生舉進士時年甫二十餘顧恂恂淳謹不改韋布未嘗少爲盛氣一時公卿間

咸器重之初授嘉興推官職專聽訟民情狡伏難辨先生以誠信臨之又跡直數忤上官意乙未調黃州比至黃則又平反明允有聲此豈才有殊致哉地固有宜有不宜也尋擢貳眞定眞定畿內劇郡當孔道會
皇上幸楚邸供應紛糾少後則變出呼吸郡中桀猾相率走匿村落召號弗集人爲先生危之先生神舒氣定多方幹濟卒無它又眞郡閹豎盤結動多制梲先生不亢不隨未嘗貶法狥勢

寃苦細民上官以爲才擻署晉州事纔數月晉
民歌思至今尋擢工部郎中奉勑理惠通河時
蓄洩濟運餉咸有程度天官氏上其績得封父
澄菴公如其官母宣安人甲辰擢山東濟南守
監司叢集操切太嚴又所屬州若邑凡三十地
多斥鹵磽瘠濂遇歲不登一出則瘡痍待哺之民
環轍下先生寬徭緩征力爲賑恤有負課不能
輸逮及妻孥者輒愀然曰斯非吾子弟之顚連
者耶急釋之以是催科多後期百姓雖無小大

銜德而上官輒目爲矯情市恩矣丙午丁外艱
去丁未竟以讒罷夫秦郵淮揚名區東山峙其
震麓湖遶其巛風氣盤礴民物蕃膴人文儁茂
精藝博聞之士彬彬迭出有少游之遺風焉乃
仕進顧鮮致位金紫者而爲太守自先生始然
先生神彩軒秀性資敏異垂髫即嶄然見頭角
及登第斂束謙讓鄉里延接怂其爲官人事父
母孝處兄弟恭而愛庶幾所謂篤行君子也乃
位不稱才年不酬行謂非風氣使然耶惜哉生

正德戊辰十一月十三日卒嘉靖庚戌十月十
三日年僅四十有三娶某氏生子長春方一齡
卒之歲仲兄比部君舉進士寓都悲痛切至明
年辛亥冬其伯兄澤州守抵書比部曰弟邋將
以明年春營塋城南石城庄墓中之石子其圖
之然狀當屬李太史太史與先生昆仲素友善
誼不能辭聊述其生平如左惟立言宗工採焉

先祖壽官朴菴公暨配祖妣王孺人行狀

先大父諱旭字時明號朴菴世居勾曲之朱壋

村始祖海乙公數傳至旺乙公昆季三人旺二
公生富乙公富乙生樂易處士公秀是爲先曾
大父娶先曾祖妣陳孺人生朴菴公朱壋村中
公生甫一齡樂易公從兄伯通公貿易安宜居
無何伯通公尋析公爨樂易公挾妻子徙興化
興化俗朴土衍去勾曲僅數百里而遙因家焉
時公方在襁褓樂易公踽踽一身內無昆季之
庇外鮮姻戚之援拮据生作以自贍公長乃奮
力幹蠱櫛沐風雨且商且農家計稍稍底饒而

內外已側目矣租稅徵調咸畀公公嘉靖癸未
歲大祲有司勸富室貸賑蔓及公公故無豐藏
怖祓家遁走隣邑是時芳才數齡大人永懷公
貿易之外郡公小心不能對有司故譸張如此
樂易公與物無忤而處子獨嚴有所怒詈公輒
走潛匿怒已乃敢見陳孺人後樂易公卒者二
十年孝養勤渠如一日饑飽寒燠定省偵候不
殊孩孺取與毫髪不苟生平不負人一緡而亦
不輕以一緡與人至族屬貧者則又多方賙恤

即之必稱貸濟焉死不能瘞者往往爲治棺斂
瘞從兄珞遺孤女無所歸收育於家長資嫁之
撫孫子煦煦有恩即違縱不忍面呵責徐徐温
諭令省改而已下逮臧獲苦樂以心體恤爨無
異食美惡與一家共之見棄粟於地輒拾以啖
曰斯天之祿不可輕也即家僮亦不忍斥以奴
與人語輒吐衷曲不能設一語誑人鄉里無賴
數侵侮則杜門斂避旦日顧往謝之以故終其
身未嘗以訟事涉公門芳業爲諸生鄉人猶以

身役窘公公忻然往役曰弗往則人謂我驕矣
丁未芳舉進士報至公惟仰天祝曰寻家世寒
素安敢望有今日哉邑令旋峰韓公子允謂公
齒行並隆宜如例授冠服公辭遜再三不得已
承之退輒謝去微大故弗輕御也明年以痰疾
終彌留日北向念芳弗置口芳乃不克視斂含
一永訣痛哉娶大母王生寻大人永懷公甫七
齡而王逝王早歸大父婉慧孝敬事先曾大父
母咸得其歡心乃以產難誤庸醫殀沒芳見時

聞大父語及輒悲咽永懷有所感或歲時修祀
每涕淚竟日終天之恨何可追也大父易簀時
召寻大人曰我即死當迓葬我勾曲之陽大人
遵遺命奉櫬南迓卜兆赤山之阜將以乙卯年
七月二十八日歸窆以芳幸辱門墻命述生平
大都仰乞雄文勒之貞石垂不朽惟吾師矜而
惠貺以慰大人孝思拳拳云

先妣誥封一品夫人徐氏事略

先妣夫人出自吾輿徐氏徐固邑繁族也生而

厚重端凝與人慈惠而遇事剛果幼卽孝於父
母曲得歡心蚤歸先考封少師公時家業未振
乃殫力賛相靡記有亾靡間朝昏以佐內政用
是稍稍就裕日侍堂上甘旨服勞奉養怡怡然
忘姑之繼而姑亦忘非己出也卽下逮臧獲咸
御之有恩獨敎不肖孤則嚴督訓課晨起遣就
外傅暮卽躬紡績程讀必夜分乃罷稍不喻指
輒笞撻隨之曾不少假不肖幸叨一第以有今
日皆先妣勤渠恩造也晚得仲弟訓課更爲篤

至初不謂季少而爲姑息愛其嚴督視不肖無
兩云不肖華幸沾微祿稍足供養顧性素簡朴
雅不喜侈麗居常惟御布枲卽屢被寵渥晉誥
一品自受命初服章服望　闕廷叩謝外絕不
再御大抵賦性則然非强也不肖自甲寅歲別
膝下而宦京邸也荷
世廟寵眷拔置左右蚤夜南望念二人廿旨久
違而請告無由曾兩迎養旋亦南歸先妣每語
不肖曰兒第盡忠報國無負君恩卽孝也柰何
依依膝前效兒女子耶不肖事
世廟垂二十餘年旣受　顧命𢱿佐
穆皇又越數歲念二人桑榆景迫屢疏陳乞幸
獲予告歸侍二人者幾十年每歲時伏臘或二
尊人誕辰率諸子姓次第上壽二尊人顧而色
喜壽畢進諸子姓誡曰凡此榮養毫髮皆國恩
所貽他日毋忘報可耳歲丙子不幸先考見背
庚辰九月十八日先妣奄忽捐養享壽八十有
八竊念先妣辛勤敎育俾不肖稍知自立而生

平半羈朝宁又未獲時時孺養所藉以申一念
烏鳥私衷者惟冀大方君子不惜一言以垂不
朽則不肖有深幸焉臨楮哀迷莫知所云聊拭
淚述大都如此用備揩摭之萬一

祭文

祭大冢宰栢泉胡公

惟公敭歷中外垂四十年始終一德鄉邦具瞻
簡在宸衷曰汝予翼其總百官中外是式方兕
留樞旋秉國均奚公舉措上下傾心公益宣猷

鞠躬自矢庶幾盡瘁以報
天子懸鑑秉衡公正是持天不憖遺未究厥施
山頹木萎哲人云邁世道人才其將奚賴聞公
之殁笥鮮餘金清標厲俗想見平生公訃既聞
天子興悼卹典加渥九原增耀某等誼聯桑梓
珮接廷墀方期砥礪共奮明時公今已矣儀刑
日遠悲動朝紳慟均里閈申降自嶽傳列爲星
其生有自其殁斯寧滁山之陽靈輀往即千古
悠悠不泯者德

祭墀石劉會文

嗚呼痛哉公胡長終追惟舊雅倍愴予衷始公
與予忝年締會論文砥行斷金比誼惟公之文
兩漢先秦削去時格出入典墳惟公之行萬石
太丘老成淳厚動鮮悔尤少負才名早露頭角
如劒發硎稜稜鋒鍔韜芒弗試命也云何衡門
棲遲抱膝長歌顧予何有垂紳廊廟公喜不寐
規誨懇到嗟公處心今之古人謂當眉壽乃遽
迈眞垂老策杖相呼相訪斯言在耳悲哉吾黨
予將解紱言歸海濱舊遊落落言之愴神泛乎
太虛招魂何所久要不忘公其諒我淮樹江雲
相望一天執紼無由臨風泫然

祭誥封大學士心萱嚴公

惟公三吳望族四皓高風氣槩恢廓度量淵洪
祥源濬發慶澤攸鍾篤生哲嗣翊贊重瞳嘉謨
弘略碩德豐功燮調元化寅亮天工勳在社稷
名勒鼎鍾豈惟祿養寔膺貤封階躋一品恩錫
九重齡延八衮位極三公天介五福允備厥躬

俾熾而昌既碩且豐孫枝蘭茁附鳳攀龍振振
麟趾詵詵斯螽貽謀燕翼奕世昌隆旼乎壽考
娥美高嵩云胡倏忽凌霄上狆童子停歌閭不、
相舂芳與令嗣誼合志同並膺宸簡希世遭逢
聯舍北扉接履南宮偕登輔弼協著寅恭榮分
烝李採逮菲葑睠玆女蘿獲附喬松式瞻令範
欽仰高蹤泰山其頹將安適從悵望弗及凄其
悲風陳觴致辭寫我哀衷

祭先師昆湖瞿文懿公

士重知己秉文推轂宋則蘇歐唐有韓陸方其遇合徵獨文藝抑或生平神符意契於惟我公士林山斗厲志淸脩操行長厚鎭俗之德華國之文休聲令望海內共聞顧惟謭陋六上春官鼓瑟竽門遘合則難敢謂數奇失得勿恤伯樂垂盼鹽車乃釋遭逢 神聖丞弼居先迴流窮源德何可諼顧余安望唐愈宋軾世有我公忠宣六一擢佐秩宗未究厥施遽安止足投紱明時謂當眉壽爲世楷式哲人萎矣士將安則追

感嘻昔臨風涕洏矢守吾素以報公知

祭張母尤太夫人

於惟夫人珠湖毓粹寶婺凝精既壽且賢閫則攸貞克相夫君式穀令子早擢賢科揚休臺史京國奉養天祿沾榮含飴弄孫樂孺融融貴陽代狩銜命南適鄉園在望慈心允懌春而凄風靈萱忽摧令德邈矣云胡其悲其慦忝絲蘿痛切毛裏陳觴致詞含悽罔已素旐載揚言邁故丘寃其可招淮海悠悠

祭行可顧會文

嘉靖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新河令行可顧君卒於永光僧舍其友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學士李某既爲經紀斂含矣復陳牲醴而哭之曰痛哉行可乃竟不起耶君何不幸而妻孥南北客死京邸耶予何幸而得視君藥餌治君棺衾少盡友朋誼耶痛哉行可自今已矣憶自垂髫識君開元道院談藝論心輒有契合自是過從特密無間昕夕意氣相許若摶雲雙鵠頡

頏不違德操相礪若在璞良玉貞白堅持結廬東墅朝鹽暮虀講究砥劘切切偲偲或予可而君否或君是而予非務慮研而心悅豈狗迹而舍疑方之管華其殆庶幾既藻譽之共振擬天路之齊飛胡魚目之易售乃明珠之見遺予蓋先第者二十有五年而君始錄於秋闈將謂屈久伸大一日千里可期也迨上藝於春官復見黜落勉就一官典教西洛嚴條科以緝文倡講習以明學藹春風于再振來朋從于聚槳於是聲

實並茂劌薦交騰聞馳京國光流友生謂君將
自此昌亨也夫何驅車北來孱羸喘息恍失故
常使我心惕攬君袂而慰藉胡爲一癯而至此
極乃勸君靜理止君射策醫藥罔効如水沃石
神漸索而猶馳形就朘而強役于諷以寧心攝
生君弗悅而弗懌痛哉行可悔亦何及子然孺
子蕭然書囊望鄉國其迢遙黯僧堂而寂寞痛
哉行可胡命之太薄一至此耶君之才昌茂俊
逸君之行直諒光明予與君友蓋眞與會文輔仁

而匪直情好之殷勤也痛哉行可自今已矣予
將何以爲情耶君有懿行予當誌之君有遺文
予將傳之君有三子予當撫之斯固君之所欲
言而未言在予當默會而周旋者也陳觴致詞
泫然涕零靈其不昧鑒我悃誠

祭封刑部主事栁溪劉公

白石盤礴錦水紆縈靈氛攸萃惟翁挺生握瑜
弗售且耕且學游情典墳儉德丘壑匪有所保
惟道是程弗詭于衆弗昵于情其篤覬也汝子

威之推財其篠眞也契管生之抱璞義孚井里
如太丘之化俗服謝綺麗如司馬之崇朴渾而
無營泰而恆樂醉籬英于南山追耆會于西洛
信唐虞之逸叟江淮之偉人何遽已矣而弗可
作也嗚呼悲哉翁之令子廊廟珪璋栢臺秉法
凜乎秋霜行端而慤才逸而藏行將振紀宣猷
楨幹王國永保令譽以彰懿敎于罔極而翁復
何憾也日者迴輪故國承懽信宿攬裾臨岐依
依南北曾相違之幾何而相背之云速又奚能

以弗悲哉某等誼聯鄉邑分投令子遡流知源
恆深仰止悵高風兮莫追睇軒岩兮灑涕薦椒
稽兮効忱靈倪恍兮監兹

祭同鄉李質菴公

淮海精英萃爲才哲僕茂如君㮚然稱傑學博
辭宏嵬科峻擢初綰銅章江民孚悅旣擢地曹
藎瘁在列其守官也行操必潔其與人也藩籬
必撤宅心愿厚細行罔缺允矣國楨胡爾摧折
如日方升奄其沈眹弱息咿嗚聞者凄絕仰瞻

昊天降割何烈鄉邦之屯羣情痛咽素旐在途長從此別陳觴祖道殽羞芬飶海陵之墟靈氛屯結徃首伊丘嗟哉永訣

祭恒齋李年伯公

嘉靖甲寅冬十月侍御東河李君奉命蔣巡宣大戒行有期聞大人待封恒齋翁訃卽日銜哀西奔其同年翰林院修撰李某與東河君同出侍讀昆湖瞿公門業偕在都年友會奠之矣詎不容以泛視也乃更旅羞酤而遙哭之曰嗟乎惟

翁岐陽潛德行均太丘訓子底成振譽揚休顯惟令子作帝耳目蒼珮崇班望隆彈擊匪曰隆望心實貌恭施之紀法厥徃有功邊徼多虞需才孔亟天胡奪翁失玆右臂翁不可作令子難羈閔特悼亾云何其悲某諗與令子不殊同氣而翁若翁臨風感噫引睇三秦魂其可招陳觴遡哀萬里匪遙

祭邑令同年韓旋峰母夫人

嗟乎芳自與令子射策並著翱雲衢也其於孺人而母若母蓋恩義之相須旣而令子銜命來尹海隅也與聞淑教固該結而情馳惟令子之好脩佩古道以爲趨聿濊澤之旁洽允召杜之齊驅哲哉母氏懿訓可思誰其方之壼荻斷機芳幸賜沐於海上方擬放棹於江湄忽驚仙馭遙返瀛池嗚呼令子于芳喜則修慶戚則修吊而芳於孺人生不能謁死不能哭乃厚薄之懸殊投報匪稱拊心增吁江淼淼兮桂楫雲黯黯兮素旐渺不可追兮騁目神怳怳兮監予

祭譚鴻臚鄉文

自君休沐還南久而不至也同鄉莫不思振珮還朝翩然來止也同鄉莫不喜此固桑梓依依之情亦以君曠懷雅致有足取者耳夫何相見無幾遽焉長殂二豎爲虐一夕弗起不亦大可惜哉君之研情秀句時合往軌託興藻繪動如物理門多長者之車戶滿朋友之屨俸雖薄而用豐殽維馨而酒旨行橐常空淸歡不已其視局趣轅下之駒論量園中之李者奚翅千里而

何遽已也易簀之辰方聞誕子君之宗祀不絶
如綫者又幸有此而已君顧不當少慰于冥莫
也耶迢迢楚山瀰瀰燕水旅櫬南下渺不可企
嗚呼傷哉

祭嚴少保夫人

於惟夫人毓自尢宗來歸碩輔曷不肅雝碩輔
弘蘊遭際
肅廟金甌覆名黃閣展采辛勞儤直夙夜在公
閫政肅然夫人之功誕育鳳麟才諝燁燁巍魁

丞奪趾美前烈曰有庭訓王成磨礲誰其贊之
晝荻和熊於惟夫人紛有內美安享修齡繁祉
雲委天胡不弔溘返瑤池悲動姻婭雲黯風淒
某誼忝絲蘿夙欽令德于謦曰嬪依歸奚適生
芻一束聊寫哀衷靈其有知是享是崇

祭中丞邵梅墩乃翁太守公

天下之所難者榮名福壽咸萃于身而尤難之
難者則綿綿餘慶施及後人於惟我翁鍾瑞姚
江發祥禹谷萬言倚馬千箱貯腹奮青雲而顯
膺擁皂蓋而司牧南國詠棠邵武留犢休哉令
德世所推服矣且也急流勇退黑髮歸田東山
碩望西洛耆年綏楚茨之後祿誦漆園之奇篇
望紫雲之紅日濯白石之清泉天下大老地上
神仙卓哉高蹈世所仰聽矣且也三槐植庭瑞
芝滿砌再見荀氏之八龍遠邁燕山之五桂鳳
翥龍驤雲蒸霞蔚洵有種之驊騮羨聯芳之棠
棣華國人文傳家經濟偉哉後昆世稱善繼矣
寥寥寓內疇與之伍兼天下之達尊備生人之

篤祜抱灝氣於千年萃淳龐於二五瞠乎孰旅
惟翁遐武芳也恨識荊之無由忝通家之厚誼
拔名駒於南宮鷟吐鳳而心器趨庭詩禮淵源
有自中秘肆讀爰擢柱史王命肅將繡裳彩侍
余方歸臥適接吾揚霜威暫斂來賁海鄉促席
劇譚啓居高堂未幾開府載錫寵光方謂吾翁
之未盡施者必大展於令子而彌熾彌昌胡厭
塵氛遽返瑤天百身莫贖哀寄此言然而無窮
者固令子之孝思不朽者實名譽之萬年矧馬

鬣崇封乎三尺龍章輝奕於九泉在翁固生榮而死哀誠福祉之萬全者也顧余衰病躬唁無緣緘辭遙奠望繐幃而涕漣惟此心之耿耿永矣懷儀刑而弗諼

祭邑令趙思渚母夫人

嗟乎吾輿之民困且極矣田里併噬於隣疆洚水泛溢於淮北賦重民疲瘡痍蔽目風凄向隅之泣月照逋逃之屋其茹苦也蓋有甚於荼毒而望仁於上也又何殊於焚溺令子剖符允矣

民牧資稟簡重政尚悃愊恫瘝乃身目擊心繹諏咨皇皇蓋將次第籌畫而我孺人逝矣侯失孺人吾民失侯是天奪吾民之慈母也天之毒侯匪毒吾侯實所以毒吾民也能不為之於邑哉芳初歸桑梓遽覯斯厄為民愴衷灑涕橫臆薦椒漿以抒情空仰天而太息

祭儀部華主政

嗟乎君稟冰玉之姿而綽約若處子負圭璋之器而軒翔若威鳳少聞庭訓早奪賢科試虞部而穎脫處囊職春曹而光騰出匣既緣尊人寢疾屢疏乞歸躬調藥餌無間晨昏雖終天之抱恨胡過毀而傷生嗟乎豐城之劍方發硎而遽折會莫試其斷犀截兕之能崑岡之玉方剖璞而遽毀曾未顯乎清廟明堂之用豈不慟哉初五郎獲締婚於潭府也雖出令先公之意而君實贊之迨令姪來歸幽閑端默足稱令德甫越期年輒舉一子則夫宜我室家昌我胤祚孰非君之所貽哉惜君之才懷君之德慕而不見徒

增悽惻乃遣五郎特致牲醪之奠東望錫山有淚如霰君其知之乎其不知之乎

祭先考封少師府君

痛哉吾父棄我逾年矣追慕懿範曷勝悲咽吾父之德推重朝野膾炙人口不孝孤不能殫述獨念吾門世積善良力田服賈自吾父始發意業儒延師勤課而不孝孤遂得及第入官仲子亦以胄學參軍是振起家聲光前裕後惟吾父之功勋勞艱辛恩同罔極但不孝孤身羈紫閣

心繫白雲雖迎養再三而旋至旋歸終難以一日之養三公易也屢疏請歸依依膝下甫五六年而奄忽見背呼天籲地惟有長號而已比者叩閽陳乞哀徹 宸衷特遣符卿祭葬兼錫視儔等有加焉此皆吾父平日教育之所致而不孝之心藉以少盡萬一者也玆遵成命恭奉靈輀歸葬句曲龍潭之阜卜是月廿又四日發引而南舉奠告期中心摧割嗚呼哀哉老母獨居有同風燭煢煢在疚惟兄與弟不知吾父何忍

捨我而去耶舉室悲哀欲挽無計嗚呼與故水鄉今歲較甚勢不可留將返故里龍山之陽容城之側桑梓定居松楸世守靈其有知保我後生嗚呼哀哉

祭先妣徐太夫人

不孝孫某將奉顯妣 誥封一品夫人從先考少師府君合窆焉日者云歲壬午月辛亥二十三日丁未吉而發引則初七也頒於九月廿又四日舉奠告期號泣而言曰吁嗟痛哉曩吾父見背猶幸吾母在堂柰何母亦捨我兄弟而長逝矣怙恃兩失追慕不見猶幸尊靈在殯乃今遄發而南矣晨暮誰依傷哉痛哉復何言哉竊念吾母蚤歸吾父備極艱辛締造家室上事姑嫜以孝下佐先考以勤而於不孝孫兄弟鞠育訓誨劬勞萬狀藉有今日毫髮皆我母罔極恩也憶自初第請告歸覲母以戀戀繼姑勢不可往孤乃低徊郄下者久之泣別還 闕自是迎養者再而旋至旋歸孤不忍負國恩母不樂留

京邸乃陳情懇乞章凡五上幸 賜歸養者僅餘十年而旻天弗憗考妣相繼捐養皆孤兄弟不孝所致號天籲地傷哉痛哉復何言哉悲徹九重蒙恩優卹視令甲有加焉蓋異數也不孝孤藉以報劬勞萬一者獨此爾矣傷哉痛哉復何言哉捧觴泣告中心如割諸孫曾玄相率羣號母靈有知鑒此哀衷嗚呼痛哉

祭先妻徐恭人

痛哉恭人何遽舍我而長逝也恭人歸予方十

有八齡而予時爲諸生一歲之間半宿書舍恭人躬紡績親井臼晨興夜寐艱辛萬狀逮予領薦鄉闈恭人之眉少舒矣顧乃偃蹇名途奔馳南北者垂二十年而恭人艱若如昨也既予叨登甲第竊祿詞林恭人相從宦邸予性固守清約常俸所入僅足以贍朝夕而簪珥服飾一無所增恭人安心布素少無金珠綺繡之慕逮予被　命應制每制下或徹旦不寐合室舉皆安寢而候予念予者則惟恭人也去冬謀迎二親

恭人亦贊營室以待詎意室成親至而恭人疾作自春徂秋愈療愈劇卒至不起嗚呼痛哉恭人誕四子一女今且舉孫十人而將來者未艾則昌大吾家者固恭人之餘慶也而予安能忘乎恭人哉恭人孝敬儉勤諸淑行予茍不能述行且述之以垂來久顧今兒輩扶櫬南發而予不能從內顧閨闥閒其無人寒而誰其我衣餓而誰其我食出而誰其我待入而誰其我迎予勞予瘁誰其我慰而我念也嗚呼痛哉焚香酹酒淺言寫衷欲恭人之易知也恭人其知之乎其不知之乎嗚呼痛哉

祭伯男尚賓丞

家嗣尚賓丞歿且五六越月玆將引發諸子弟輩陳牲而奠予洒爲文哭之曰痛哉吾兒賦性孝友與人和易少而學予躬課之長而仕予目擊之蓋未嘗一日相離也乃今何忍別予而逝耶汝官侍從請告而歸維揚安宅曠而弗居蓋不忍一刻相遠也乃今何爲長逝不返耶嗚呼

痛哉吾門世多壽考且汝舅氏亦壽逾八旬汝豐顙背頎項頗類先世而長眉修軀復肖舅形乃年僅五十有二殊不可解憶予頃歲抱疴汝朝夕憂皇藥餌躬侍禱神祀先願以身代言猶在耳也比來予幸稍稍强飯而汝忽不祿豈天將成汝之孝遂不計修短乎抑汝憂瘁致疾汝不自知乎嗚呼痛哉有親在堂有婦在室有子在抱有女未字此汝所不能瞑目而予念之痛心者也且汝第宅未成而予貲實寥寥寡蓄營創無

計暫爾倏忽此又予之日夜繫念而汝不及知者也玆卜閏月六日厝汝官庄明農軒中睠此村室固汝生平意興所屬且亾孫在焉綠禾滿疇紅藥滿階風物旣別父子相依諒可妥汝矣獨予老年戀戀舐犢舉目滕前皆汝同氣柰何獨少汝一人思之不見予將何如爲情耶興言逮此益慘予懷嗚呼痛哉復何言哉子姓羣號擗踊而奠英爽不昧尚其享之

祭亾女節孝

寓京師父遂致奠於亾女節孝如芷大姐之墓曰嗟乎人孰無死吾兒之死爲夫爲母爲夫曰節爲母曰孝節孝兩全死亦何憾香名萬古孰修孰短父爲作銘納諸泉室吾兒有知云胡不懌

祭孟河馬年丈文

嗟乎天下有豪傑之士實爲間氣之所鍾其生也旣有所自其沒也必有不朽者遺之無窮嗟乎我公稟三吳之清淑稱一代之豪雄高才倚馬壯氣吐虹蜺崔盧之華胄紹王謝之流風早歲稱奇係天下之望重京闈發解羨冀北之羣空壇藻粲于詞苑溥敎思于辟雍筆陣落而風雨驚闔闢縱横惟意所向詩篇成而鬼神泣呼吸變化不斷而工早出入于二氏晚歸宿于一中築室方山之麓究心性命之宗謂當遐壽胡遽長終豈厭塵寰而仙逝抑御顥氣而上升某也旣叨年誼復締姻盟愧蒹葭之倚玉幸女蘿之施松方期與公詠太平于林間銜杯酒而從

容曷不少待乃邁繼于太空嗟乎公之生也有涯而精神意氣流行于宇宙者無涯公之年也有盡而文章行業流傳于海內者無盡則予于公也又奚愴而奚恫

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卷之九 終

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卷之十

書啓

郭東野高中玄二相公到任請啓

聖神御極昌期正會於貞元碩儁揚庥師錫允諧於夢卜允矣邦家之楨幹裒然河洛之英賢（二公俱河南）喜洽朝紳光生綸閣某等竊直罔功方覊同心之助登崇有命共推夾輔之良爰陳依日之寥箋祇迓如雲之仙從吉筮九日佇德輝之涖於黃扉美溢四鄰（時與元輔徐公共四）期忠悃協輸於紫極

答南都九卿賀入閣

聖主撫中興之運道久化成元公賛上嘉之猷源清流潔耆賢在列南北惟均即儁茂亦難佐其下風在菲陋豈宜忝於末筵誤叨宸簡方深餗覆之憂過辱尊慈忽枉幣交之使緘詞鄭重注念優勤儀物並隆證允敦於一體感慙交集德莫報於同心倘能時惠訓規尤重百朋之寵錫敢不日加省惕共酬千載之昌期伏冀高明俯垂鑒亮

寄壽少司成孟河馬公七十

惟翁先哲師模古稀崇壽誠盛時之人瑞鄉國之具瞻也芳辱敎有年締誼獨厚早結看花之侶晚諧種玉之緣親忝葭莩光沾閥閱茲者辰逢岳降心切斗瞻挹北海以爲尊莫遂躋堂之願指南山而擬壽祇攄報德之私爰託蕪言遙馳華祝

答養翁嚴少保婚定

紫閣躋華既附同升之誼藍田締美復諧異姓之緣豈作合之自天顧藉承之無地恭惟二吳鼎族一代偉人華國文章名重玉堂金馬握銓舉錯望隆水鑑冰壺休休其如有容謙謙渾乎無僞金甌穆卜天心允協於宸心玉鉉熙調相道克諧於君道本善根之夙植乃慶澤之洪延伯氏不羣富五車之書史二郎必倣擅七步之才華有季嬰年共誇奇質信是謝家之寶樹惟鳳可棲慚非桓叔之瓊英得龍而偶方協吉占

之兆遂叨文定之儀爛其盈門貴如充室蒹葭
倚玉愧匹偶之非倫蔦蘿施松幸歸依之得所
既忝姻婭之末當堅金石之盟言有菲儀庸旌
私悃伏惟鑒納曷既寵榮

肖玄于督學公婚定

似續綿宗夙重婚姻之禮唱隨集慶必先嬿婉
之求茲文定于厥祥爰誠通於菀啟仰惟三吳
望族一代偉人河洛淵源吾道之宗明得統馬
班伯仲斯文之正脉攸傳初命而鎖鑰邊陲胸
中甲兵十萬再命而師模畿輔門牆桃李三千
允矣萬里之長城卓哉天民之先覺某也名慚
鐘鼎學愧天人聯輿看化年誼素敦於宦轍析
薪執斧姻盟竊附於高門第小兒茂中藐焉童
齡敢云父書之能讀乃令愛小姐粹然淑質已
聞姆教之蚤閑松栢蔦蘿自慚攀附蒹葭玉樹
何幸相依蓋緣世好以締晉秦盟曰大江可岐
南北謹諏維吉之日聊修不腆之儀一敬是將
六禮伊始詞洽陽之作合允諧兩姓之懽詠河

洲之好逑願衍百年之祚敬先于幣情見乎詞
伏冀合慈俯垂鑒照

賀自湖吳公祖生子

恭聞哲嗣初生誕彌厥月屬朱明之届序喜玉
燕之符祥早馳岐嶷之聲預睹珪璋之器此盖
禧延善積遠蔦祐於江鄉澤沛仁敷廣湛恩於
邗水斯祚所由集後日以昌也芳塊爾索居躍
然增忭擬采野謳於氾袴遠傳家慶於張楓英
俊挺生萃兩儀之清淑氛氲遠燭暢一郡之懽
呼先黃童白叟以抒忱儀慚緊臙祝叢桂芬蘭
之繼茂緒衍箕裘仰賫台只尊尚垂鑒察

寄壽摛石劉會丈七十

惟翁壽届古希道隆今範步趨繩準舉足而必
遵先哲之程咳唾珠璣出詞而動契前人之轍
允矣黌宮碩彥誠哉鄉國耆英辰届懸弧情深
獻履念切磋之舊誼莫遂晤言悵睽別之遐踪
從深瞻企敬託雲緘於雙冀膺祈岳算於千籌

初第家書

二月二十八日揭曉孫叨中會試第十名此皆賴吾先曾祖及吾祖吾父世積善良皇天眷祐所致孫豈敢以當此也竊念朝廷名器天所愼重苟德不足以承藉之雖得必失且吾與十數年來始發孫一人天所以與之者如此其難人所以望之者如彼其切而一旦畀之於孫用是益增驚懼午夜靜思必上不負朝廷下不負生民內不負父祖教育之心外不負鄉黨屬望之意庶或可以無愧於此心使因此遂驕奢縱佚

誤國害民憑藉威勢陵轢鄉里天必厭之災及其身殃及其子孫是祖宗百餘年積累之功反以此而墜也則孫豈敢孫以爲今日急務莫先於不苟取不囑託二者其修身全名之大者近而居鄉遠而臨民自一介一文以上苟義所不當得者決不可取然後於心無愧至於囑託一節尤關行止孫自鄉薦以來居家十餘年凡親戚朋友相愛者亦嘗效力可以報數年相與之情凡我親交又皆守理畏法之人必無意外之患況有賢邑侯父母在上如不違理可保無虞如其違理亦非孫之所能庇也親交愛我者亮能體悉以成孫名至於族人及我子弟下至奴僕決不可倚勢欺人我先祖以來每受人欺致有今日却又欺人必將仍爲人欺也且吾鄉先達如高公胡公楊公皆以清謹方正馳名海內至今表表孫固不敢望其萬一然亦當勉强師法以求無愧厥聞庶不爲天下笑此皆吾祖吾父平素所以教孫者孫特提醒一番以自警悟

且以告我族類及我子弟親友交相規勉以無負天心無伐世澤則孫拳拳之至意也特着李所馳報廷對後有便再報繫名仕籍定省日踈南望淮雲何勝瞻慕之至

答給諫張鳳原

芳鄙人也辱我兄丈知愛獨深出則並鑣入則連袂道誼相許心腑相示所謂異姓骨肉者也詎意中道分飛悵焉何依每策馬過長安道美人光範恍然眉睫而扣扉剝啄依稀在耳也何

日能忘哉弟不幸兒婦夭亡賤室挈子女返舍閒然索居鄙懷紏鬱久乏脩訊方負薄劣之譴茲乃遠屋使翰申以久要重以蕃錫愧感云何備詢來伻知道候清勝幽人貞吉佑命自天不問可知第蒼生之望共屬高賢東山棲遲恐不可久也弟明春當圖休沐歸舫渡淮比得一晤水濱縱談濶抱耳詹遡之悃茲不具陳

答白野殷同年

吉陽先生至得詢道候萬福兼竊聞緒教爲慰

茲遠辱手翰嘉貺南北伊阻所同心者高人標致不遑寤寐刓屢來教之辱啓緘展對恍若面承尤多慰藉所諭真空本無蹊徑惟無欲將自見之此的論也種種欲根不斷求見性體難矣敢不敬佩江湖雲水之興弟所癖也近屢求休沐未遂明春當力請果得退而棲遲海上究竟所志脫有少悟當求指迷耳吉陽所養亦深與兄同省金蘭相結令人歆慕無已相劘有得不惜遠聞尤見不遐遺也雪寒呵石布此不盡所欲請

答黃鳳岩

雲衢高翥井里藉光復承不鄙得奉延接清才雅致益芳於不言者種種可思也别來久缺裁訊茲乃遠辱手翰且諭知道體冲健慰愁不可言仙曹曳組委蛻桑梓之墟境與情暢體氣當益宣調也雪寒布此未間惟珍毖不宣

與古陵沈道長

秋間得汪憲副所致手翰隹藉之貺甚荷垂念

尋有短狀附謝計已賜省矣比來公事想將就緒同心一方時勤馳想何特還珮五雲握手論心也歲日易邁學未成章可爲浩嘆近諸相知頗修會事雙江松溪二公爲之主盟朋輩意興稍稍萌動惟吾兄遠隔爲可悵快耳明春歸省之圖未知何似倘得遂請兄見邸報當知之邇揚幸一相聞弟當出晤孟城也門人裴子往令建安附此奉候裴子有近道之資幸叨閤下經陶鑄將日改月化矣不勝懇切

寄中丞在菴王公

某自聞學以來知我公卓然斯道久矣去歲都門兩承晤教端方正直之氣從容閒豫之度望之起敬就之可親其所以啓後學者何假言說也旣於昇岡先生處得誦所與論學手書竊自佩服頃過徐梁復承竟日之誨眞切明著要皆自得之學至於品藻人物皆中其微惟誠則明固宜然耳芳極淺陋每自訟以爲學之不足取信于天下者皆躬行之不足故也嘗觀孔門只

自人倫切近處教人觀四教雅言與所以答諸子者可知也至於一貫精微必度可與言者授之顏曾子貢之外不可得聞故一時諸子皆成章可觀不落虛見今之論學開口輒及妙悟精微於躬行寔踐互相砥切針針見血處不加之意芳切以爲恐終不得力也我公以爲何如幸終教之

答鶴洲裴建安令尹

都門別去秋忽深矣故人遠在閩嶠音念方切玆乃承不遠數千里走使賜訊非篤道誼之愛何以有此極感極感詢來使知新政休嘉爲慰吾子孝友眞實得之天性推以臨民子惠平恕不問可知異日善政賢聲遠騰京洛僕藉有知人之譽榮幸何如入覲恐不能免適重徃返跋踄之勞柰何僕復任擬在明春二月或得一晤北道耳惟努力崇德兼善自珍毖是禱

與劒泉郭年丈

弟無似辱吾丈敎愛獨深每切感佩不意中道

分飛曷勝悽念覿別後若無便翮久乏脩訊然綣懷之私未嘗不耿耿也昨晤心泉兄懋燈揮汗草草數語奉申久闊之懷計程尚未得奉清矚也風塵簿書非吾丈所能堪然朝夕近民得以展布素藴垂俎豆不朽之業又傑丈夫事也惟吾丈努力爲之弟抵舍幾半載遙聞邊警頻急北望神京不勝懸切明春將束裝北去雖不能發一策攄一籌有裨於時然休戚共之則臣子拳拳之微衷也如何如何入覲時北道或得

一面傾倒積懷

寄大守自湖吳公祖

朱轂方臨仁聞四布即遠方莫不與受廛之願況咫尺沾德教者乎積虔趨謁乃過叨禮遇文情並隆其何以堪之軻氏曰賢君恭儉嘗聞其言未覩其人乃今於執事見之矣感戴何可云踰歸掃先壠淹旬曲者十日過揚值仙旆指泗未獲展謝今猶怏怏玆便敬此布悃伏惟台鑒

答呂沃洲符卿

弟自春末得請還海上依依老親雖少舒愛日之私悵然離索其於海內同心如吾丈者未嘗不耿耿興思也玆得手翰乃知眷懷同之慰藉如何巾石吉陽諸公向道真切又得吾丈倡之意趣自殊且南都多暇正與幽人相宜尤爲養靜一助也無緣操履杖奉從雨花牛首之顛一叩至論悵望而已弟擬新春北行合幷未涯耑勝詹念得吉陽兄書知已抵任冗未及裁復幸道意

與唐龍岡春元

鵬運之翮積之厚且久矣謂當乘風扶搖萬里無疑也而又暫爲垂翼天道人事俱不可解能已惋歎方擬裁慰未遑輒奉雅貺蜀箋齊綃並佳品也況貽自美人曷勝珍感使旋先此附謝綣念之衷尚需續裁

與沈艾陵鄉丈

不奉教愛有年矣昨入郡幸承道範慰藉殊深兼叨欸洽學臻定靜和粹之氣於几席間挹之固不待言說也匆劇別去未獲從容奉叩晚年深造今猶怏怏玆老親誕辰乃過壓尊作儀幣之貺具見諸公道愛篇中所述獎誘逾寔非菲薄所敢當然亦不敢過自偸惰以負同心之言也敬謝敬謝近屢得泉翁老師手書及近刻數種見師翁學與年邁而神彩益健可喜可喜郡中諸同志意氣日見渙散所賴維持振起者有公在也草堰宗完齋學有片段不識曾相聞否因便附啟

寄少湖徐相公

某鄉至後生自束髮有知即聞我公以道德文章名於世思一出其門而不可得詎意謬以令弟先生同進且廁秩館未得以數承教益五年之內凡我相公憂國之忠濟變之才有容之度無鉠之操其所以模範後學者蓋不待言說而自喻矣又私得我相公所爲文手錄而讀之見其鏗然金聲粹然玉潤誠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其信今而傳後必矣芳亦何幸得瞻依門

墻而沾溉餘潤乎屢忤如何昨仰藉台慈得請還南復辱寵餞歸途不敢率爾陳謝茲因抱痾不能復任具疏轉假敬此奉申積悃伏冀俯垂曲庇俾遂私請則感德圖報宜何如也臨楮曷勝引領

寄大司馬雙江聶公

某自束髮即聞我公以才著江表及長而聞學乃知我公篤意斯道每以未獲一承晤教爲恨昨幸聖心簡注深源再起始得遂數十年願見之私詎意輒承知愛引掖拳拳惟恐芳向學之不敏立志之不篤南歸贐送纏綣昨又承遠惠教札芳燕服自嘆曰非善與人同之心不至此也芳亦何敢自棄不以副我公期待之殷耶海上有一二同志出所示困知錄并與南翁師往返講學書莫不嘆服思一出其門而不可得也南翁師至道益不孤芳非不欲奮飛左右親奉德教顧賤體偶中小恙不能旋復再疏轉假千里几席玄論在耳亦不必周旋杖履之側而後

謂之請益也南翔有便時惠德音以紓所溯

寄阮了山峯學憲

南歸未得執手言別雖託之短札然數年道誼之深非穎楮所能悉陳也首夏抵家幸老母漸安尋爲犬子續娶鄰邑既返掃先壠於句尚入冬爲老親介壽紛沓應酬一向皆在塵覆中遂未及裁書入都即相愛如吾丈者亦未通訊他可知矣方城回乃承手翰中所及皆肝膈要論感甚感甚弟庸庸無足齒錄而吾丈謁少有取

焉誠如昔人悅朌逐臭不自知其不可也至於吾丈取善虛懷向道篤志與夫任事之勇盡瘁之勤近所罕覩皆足以爲弟之程法此弟之所以寤寐有懷也世途崄巇人心叵測且臧否淆混卽有少懷報主憂時之志者誰則諒之弟雖不肖常自以爲受國殊恩非砥礪名行無以信人非閱歷時事無以待用非結納豪傑無以共濟非剖畧町崖無以聯衆故不敢訑訑然謂我可上人爲亢絕之行以矯一時之譽而無濟于

天下國家乃人之謂弟則不然矣曰何爲紛紛與人接游也夫接游之弊有二以利入則汚以勢結則媚吾丈謂弟有一於此乎弟同年在都者不下百輩弟未嘗持片牘嘱一事卽吾丈所處不可謂非要地也弟曾以私請乎志不同方則背噂由生從古然矣姑勿論弟入春業閒冊淮口刻期就道偶痰火大作舌下浮腫幾不能出聲日減常飡之半具疏轉假然時方多事皷自求逸寔違此心北望　闕廷爲之熱中所可自諉者職非當事卽力疾而來亦無裨於國不如養晦林壑猶可逭竊祿之誚也惟吾丈一維持之

寄南野翁歐陽老師

舍親袁子立回自南安備詢台候淸迪爲慰兼辱致書省齋王父母過爲推重感佩何可云比道獲聞奉常之擢不勝喜慰吾夫子崇恬退之節而當道隆明揚之典可謂交相成矣奸脩者行知所勵淸朝盛事也深可爲社稷賀且某本

庸劣誤蒙　聖恩濫叨首選名與實乖秪深悚仄而已　聖問所及乃道統也芳所對揚皆日昔與聞緒論遂蒙簡拔是今日榮遇夫子所賜也敢忘所自耶芳午夜自思惟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或少可以仰報君恩俯酬師訓倘以一第自肥罔思勉樹尺寸不貽制科辱門牆玷耶嗣是仍冀時賜教掖俾不顛迷感德何如

寄懋翁楊公

叨第後卽晤令婿馮子桄加奉接光霽尉藉殊

深渠南旋曾託書儀馳報入夏忽令親王張二
揮使遠致翰貺南面拜領乃知執事之念芳不
殊芳之仰執事也且莊誦來敎喜溢辭表非子
弟骨肉之愛諒不至此感激何可云喩詢二子
知尊候康廸賢嗣安好忭慰不可言居常念吾
執事負命世之才抱濟時之志未究厥施而林
皐偃息亦已有年能一出以慰殷望否乎芳遭
際蹭蹬分殊抱慚悚惟不負吾執事髫年敎許之
心稍可自慰耳昔人云士爲知己者死芳將何

以仰報殊恩於萬一乎修途伊阻無緣摳衣坐
下展此遐衷每一思之神爽飛越萬里悠悠惟
同此心伏冀鑒亮

與秋濵殷年丈

京邸幸晤殊慰積懷定靜眞際益弟於不言之
表者良多滿擬追逐仙跡究竟所志不意冥鴻
遠翥渺不可挽如之何如之何發夕何不令弟
一聞執手言别似非人情三日後造館惟見扃
鑰佇立悵然者久之始如造瀛海望洲島宛然
而人不可即徒神悰飛越而已邇想久抵白下
委蛇仙署政簡神閒妙悟當益透徹也如以弟
爲可敎不惜眞詮一啓倘終得出苦海登彼岸
即無量功德敢忘頂禮便附申悃秋暑惟珍慮
不宣

答秋濵殷年丈

盡性立命本非兩事來諭眞切非深造不能道
弟近取圓覺壇經細玩之頗亦有悟皆大敎之
力也然眞空宗旨尚昧蹊徑鴻便願一啓之北

風時至胡馬漸嘶縛左賢而揚天威者不敢謂
無其人亦不能不深杞人之慮也同心一方會
晤莫期馳神而已

與古陵沈道長

聚首神京過承道誼之愛薰蒸所及不言而喩
益弟者多矣至於情欵眞寔不假藻飾而意氣
自符信有非漫然論交者可比也别來忽將彌
歲光陰屢遷而所志未有底泊言之汗顏兄登
岸久矣來敎亦以此爲念何耶南翁師行岙峰

兄出入不常繼以麥坡公有留院之擢大洲洛村南屏諸公一時並遷謫而東華兄近亦遷廣南同心星散不勝踽踽以此念兄益切也西吴兄近至少覺不孫然耿耿一念實不敢因人爲起滅耳來教云學不以聖人爲期終是虛與誠爲眞切弟日來竊謂聖人之學惟在切實處用功略躬行而談清虛近時學者大病所以不能成片段作用不免出入也獨知處不使放過積累充實妙悟自在其中不假言說如何如何風便幸教之北虜倡肆同舟之人何敢恝然空言無益待用有時其樞不在我而苦運之徒自折耳近市馬聞已就緒目前或可少寧善後之策則非弟所敢與聞也言之憮然兄其謂何

與趙大洲館丈

黠虜深入擁兵要貢盈庭之言誰執其是當此時微我公仗義昌言鮮不蒙耻城下矣正直剛方之氣炳炳朗朗塞天地昭日月可以爲國家二百年養士之報其曰爲僚寀重者亦小之爲說也自我公行後斯道益孤日爲先事之防而其計愈繁其緒愈亂其說愈長其蠹愈甚其爲宗社無疆之謀者果何如哉公别時常以謹言見誨芳切佩之今不免放言者對公言故也曩在都下見西來人輙詢動定知繫楫荊門有外翁之變既入廣從遊紛紛倡明斯學道益以振昔陽明公謫居龍場學乃大進我公出處眞可以方之異日有得道於廣之西可與江門沙翁並響者必公之力也某去春得請還海上今復轉假偸安弟時方多事不能帖席秋杪不審能旋復否耳北風有便惟長者教之

與李鷄野道長

金門曼倩忽駕海涯山川之耀也曩在朝宁謬託同心之契判袂以來殊深瞀遡玆有晤蓮之期慰藉可云頃圖修訊未逮輙來腆儀感荷懇集何時御風東土俾嚮往故人獲承玄論也

與陳東逵年丈

曩歲索居京洛孑然寡儔辱兄日夕睠顧誼均

肉骨懸榻擁爐論心談道自以爲海內交游無以尚之何期良晤不常萍跡靡定雙飛之翮忽已乖違悄處林壑追惟故懽悵念而已冬初雲翰遠投捧覽如對芝範繼聞有西廣之命交臏計可返蜀此時寃節想入廣久矣弟春初偶中痰恙舌下浮腫藥裹不去手者數月不得已再疏請假下部未復蓋諸老欲弟遄行故也秋後將圖旋復不知賤體果能事行役否耳迂途無緣裁訊偶鄉人行附此奉申積抱北翔有便無

玉德音

與中溪黃侍御

日者寃節按海濵不惟山川增色而陰壑枯荄荷陽春而昭蘇者多矣弟愧荒落之區少無以展仰德之私而數日內奉談教袪鄙吝者其益蓋無方也別來未敢率爾修謝忽如臯師生將尊命以修學記見委學校近時上官稍稍視爲緩圖我執事獨留神修飭之誠有道者之盛舉聞之不勝敬服然以菲薄而承厚託則又有深懼也且辱禮幣過腆拜嘉之餘慙與感并玆敬具藁請裁至於嘉惠後學之意非鄙劣所能發攄惟我執事推所心得一更定之庶有裨於繼往開來之懿典耳無緣面質南望耿耿

與讓溪游年丈

許年澗別幸晤京邸方擬日夕請益而吾丈遽以榮擢行攀駐未由祗深悵怏別來苦乏便翔久失修訊美人一方惟有言念而已方今學者多務空談而鮮實踐及試之政乃輙不效妄來

衆口之紛紛也如吾丈者行足以振頽風才足以解盤錯其以身明斯道者乎恨不得日侍左右也北翔之便願有以教我

與亢水陽年丈

玉署追隨十閱歳華談道論秇誼均骨肉方擬共奮匡時之略以報　明主之恩詎意中道分飛扃勝攀戀振鐸中土紹二程之令緒溯千古之心傳以興起多士異日有真才者出以應國家之求則吾丈之所以報君父者大矣視弟之

虛麋廩餼者何如玆復叨轉遼分實切惶悚凡
丈何以教之

與周鳳南

展禽屢屈內郡冊移直道之不苟容精金之不
畏鍛於吾丈見之道之云遠遂成踈逖願益堅
雅操以崇令聞以慰馳仰

答譚二華中丞

節鉞甫臨三川底定弘猷式固以杜後虞在公
一加之意而已四方多故民力未休所恃廓清

輯寧如吾丈者指不多屈惟異殄重以副懸切

答龔大尹

僕每以令與民親行志甚易朝發一念夕遍閭
閻善則民安否則民殆所係誠大且艱也恃愛
湧及惟吾賢圖之

與黃少村冬卿

須海氛漸熄舊業重新呼朋張局命酌看花樂
事豈減疇昔也某傫直勞瘁兀兀窮年臨鏡自
顧日就凋憊非復故吾矣宇宙茫茫隙駒迅捷
安得與丈握手一晤慞續舊遊耶文素愛我諒
亦念之

簡中丞鎮山朱公

齊魯先師之鄉也一時學者不過攻制義規進
取而止未聞有興起於道者諒亦在上者未有
以倡之故耳惟公志崇古道學務躬行政事文
章卓絕倫等真上溯洙泗之源遠紹斯文之統
者撫輯之暇時進縫掖之士而訓迪之不有勃
然興起一迈童冠咏遊之盛者乎境內之賢比

肩吳公望湖爲特著所謂不言躬行者也諒在
契合中矣風便僭陳惟公留意焉

答龐惺菴道長

羅才重典也惟主司得人而後甄別不爽所裨
國家者不小矣執事蘊淵粹之學炳朗徹之見
觀錄中諸製豈言心得則所存主者自殊施之
甄別如以鑑照形妍媸莫遁固必有真才與計
偕上矣差還布復它不縷陳

與西吳張年文

雲霄比翼初謂終相頡頏矣詎意羅矰當達忽焉分羽靜言思之惟有拊心灑涕而已然公論自定於高明固無損也光復有日幸吾丈勿以介意焉别去聞即抵滁此昔賢六一公過化之地又近玉堂仙侶一二游衍之所暫言倘徉俯登俯眺命酌賦詩足資雅興至於山深客少退食從容靜驗此心於動時光景何若所得益多矣南翔偶便草率布忱臨楮悵然曷勝懷仰

簡崔月潭公

執事身在市朝心常林壑誠今之曼倩也僕無似謬託同心之誼十年於兹每於燕暇得承玄論塵襟頓豁詎意奉　命應制勞勞度日握管草玄殊無寧晷遂不得數奉教雅然猶間得晤語也自榮擢出都輒成違闊乃僕冗瘁則日益以甚昔之淸與沖襟悉化為氛擾塵逐形神俱疲其視攝生之理正背而馳大可寒心也比來靜養想必益沖粹與致想益休暢道阻且右無由面請太和中嘗聞多有異人棲息其間相望咫尺物色而咨訪之如有新得諒不惜示教也西望有懷言莫能罄惟公心亮之

答二華譚中丞

輯綏之澤方洽蜀西鎮撫之輪又煩廣右蓋投艱所以待殊才而盤錯益以别利器知公志在康時必不厭馳驅也廣中雖多反側然本之有司不得其人迫而之盜耳撫剿並用文武兼濟惟公留意焉承使翰率爾布復不盡所欲請

答自湖吳中丞

二源底績具見弘略自此廣右當息肩矣蔡人吾人化導有方無不向化者弟聞彼中有司貪墨成風爲盜則利爲民則苦其轉而之盜者皆此輩驅之也飭吏治以安民生惟公留意焉使還附布不具

答潯陽董宗伯

嘗謂人生萍梗聚散靡常每誦斯語輒增於邑乃今於吾儕而益有感也昔者某以菲才謬從我翁暨養翁之後周旋著作之庭偕直邃密之

境結珂聯舍入出必俱雖同氣至誼未有若此之親且密者誠如來教所云何悟人事靡常判渙立異翁遂高尚養翁在告某獨孑然孤處晝方應接憧憧或與境忘向夕則深巷悄然無一可與共談者回思間者二老昏夜猝至中舍扣扉大呼驚我絕倒胡可得也以是奉懷益切顧無從託訊每南睇雲川遡念而已茲乃遠屢使翰溫舊盟而申以要徵薦尚古道敦崇友誼何以有此某蒲柳凡資近漸衰颯行當解組而歸

鼓枻而南追逐杖屨怡悅白雲蒼岫之間耳草率布復不盡欲言伏冀心鑒

簡嶰潭王年丈

追憶卯秋放榜之辰首晤公於承恩寺中觀者環堵咸謬指曰此昆仲也言猶如昨忽踰三十禩矣流光梭擲各已老大言之悵然每念公以卓越之才早遂騫騰之志而忌者每沮其進可爲長嘆然士君子在朝美政在野美俗所以不朽者固自有在區區顯晦可無論也公以爲何如風便布候承晤未涯南望不勝詹遡

答蔡見麓

春初偶與潘笠翁並輿長安道上翁曰南都部僚不買官物者一人而已僕應聲曰得非蔡子乎翁爲之愕然曰公何以知之僕曰予故人也翁唯唯既叨轉銓曹數稱之東翁翁頷而不答比有南來者東翁泛叩以留省之賢輒首以執事對翁始信僕言非私在執事潛修固不欲求知於人而僕之亟稱亦非以私執事實勝則名

隨見善而不容不舉又區區一念之誠也自是愈篤實則愈光輝愈退藏則愈發越要當致力於根本而枝葉榮瘁不計也都中士風少改時爲少異深可爲斯道幸願執事勉之洞翁斯文山斗書來推轂執事者甚切當求所以副翁之望矧得日夕左右觀感漸摩行必有大進於今日者貴同年牛君雅有志操時與一切磋之彼此當日益也如何如何

與趙延陵

別來倏越五載言念如何執事令譽日著剡薦亟騰而士大夫之來自兩浙者無不稱述盛美僕之所藉以報國恩者得執事而素願少酧矣覽別札知練兵之詳蓋吾儒爲學期以濟時民社單旅惟其所寄隨在而殫力圖之此學之實用也執事體不勝衣而遇事勇爲強幹者所不逮言不出口而躬行是力辯詰者所不能推轂者見其迹而不知其心當軸者固諒其心而略其迹矣幸無疑焉僕位逾其才境違其志雖勉

自堅守不敢有負於師友然碌碌浮沉恐於時竟無補也晤對未期惟努力自愛不備

答元洲張年丈

文學政事二者不可得兼兼而有之者惟博雅君子能之以其志定而不奪於欲心靜而不撓於事故能邃於學而腴於辭摛藻剸劇兩有餘裕也近見吾丈肩茲繁劇不惟政績殊異而游情述作皆深厚俊逸動合往軌所示佳篇令人披繹不忍去手敬服敬服無由面請心得徒有嚮往而已使旋布謝文冗未罄欲言惟與心諒

答杜華南大尹

得手書知邑治繁劇加以饑歲輯撫勞瘁不言可知矣大凡人才必歷試諸艱而後可當大任譬之莫邪干將其新發鉶也須加淬礪方可斷割吾賢明敏之才忠實之性正宜勵精奮志於習吏事拯民瘼中鍊之將來受用無窮也使旋布復適警報方殷諸不及備

與西石王司馬

承諭教知南發在即無由一別西望悵然夫疆埸非優游之地方今非寧謐之時釋此重肩似宜爲相知者慶其如國事何故不能不攀戀於公之行也然忠臣愛國不私其身在公豈能恝然長往耶賜環諒在轉盼惟珍攝以膺召命不備

與秋濱殷年丈

蘭芷芳深谷而芬馨四達其實不可掩也闇然自修若公者乃欲韞櫝而藏其可得耶某謏謭

吾曹學道處則以康濟一身出則以康濟天下惟其所遇何意必也忝附同心乃敢瑣聒幸公爲斯世斯文少留意焉

與平翁陸宗伯

頃有傳車從將抵都者方用欣慰忽接尊翰及方公奏牘令人惘然既思自昔大賢君子抱道於身或出或處咸於世教有裨名德碩望聞者興起而廉頑立懦即百世且蒙其澤又奚必在朝宁而後有益於人國也以是不敢再溷冲襟

然贍企之私徒有南馳而已使旋布復惟心亮之

答確庵魏司馬

僕以菲才謬膺重寄久欲引退顧獨念叨受先皇陶成之恩當今上御極之始義不容自私其身是以靦顏在列玆大察後乃敢兩疏乞身以避賢路詎意不獲終遂遠承翰教慰勉惓惓不肖何足以仰副獎掖盛念惟有感鏤而已承諭懿河勘報少有責備之意大抵當局與傍觀者其情自殊公之苦心僕已諒矣幸無以爲念焉

答二華譚司馬

承諭酌處臺工休練士卒誠得施爲緩急之序而戰守並用之道無踰此矣比來黠虜西窺而東徼之防亦不可懈恐將欸我而乘其間也在公淵識宏猷諒有以待此矣便特附聞

答董蓉節推

遠承使翰詢知聽決明允令聞宣著不勝慰藉

孔門哀矜勿喜之訓漢庭民自不寃之風求之今時罕覩其人願君留意焉

答郝封翁

遠來使翰詢視履康迪與致豪逸如昨僕月來思親懷土夢寐常在楚山淮水之間秋杪當作歸計比得與懷堂兄共醉芙蓉仙庄尋舊盟也幸爲我掃榻以俟

答盧山胡督學

自道與入蜀不遇紹介者餘十年矣揆之人情

似爲疎逖然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寧以寒暄爲厚薄哉昔人以別久聞流言不信爲相知吾曹相知寧後昔賢耶督學冊頰寔出太岳公推轂之意僕雖無此力而心則不殊也僕才不逮中人而躐處非據日抱集木之懷去春屢疏乞歸竟未得遂庸庸苟祿無補明時有負四海同心之望多矣來教以三聖爲喻致望於僕者誠厚顧僕學愧實踐道阻望洋何敢以此自誣苐辱知已教督又安敢不仰體盛念也使還附復未

涯瞻晤南望馳仰而已

答劉應谷中丞

先師歐陽文莊公攄忠直賛功在宗社蒼生講學淑人道濟天下後世祠祀而俎豆其鄉固國典所宜人心所願也間者已經撫按義舉然未蒙奏允恐未足以表閭里垂永久萬惟臺下留意焉江右雖稱多賢或道高而用未究或位崇而望未孚求道與位稱名並實優文莊公一人而已區區采之輿論濟聞臺下若云阿其所好

僕則豈敢

簡石汀殷年丈

古田宿寇議剿者數十年矣以有事東省力不暇及茲天討義不容緩而廷推僉以屬公既命下擢紳胥慶以爲此寇行必削除矣及大疏至敷陳詳盡彼中情態如指諸掌且辭雖在剿而意在酌處蓋處置得宜則不必大煩兵力而地方自定也初僕逆知公才猷足以辦此故不恤以勞事相累而亦謂利器不試以盤錯與鉛

刀等耳何以穎脫惟與殫力矢謀早奏丕績振旅入朝以慰詹遡

答蟠峰李中丞

廣中之寇如掃落葉其說所從來遠矣比年以來較往殆甚大爲可虞頃議罷巡撫專以屬公而公之才略誠足辦此掃蕩當有日矣茲接來翰知驅除已有次第令人益慰僕嘗謬謂蕩平之策在擇有司有司得人則盜可化爲良民否則良民皆驅爲盜銓曹近有建白已得　旨更

置是在公一加之意而已使便附聞惟留神采擇焉

簡薊遼督撫

華孫來降呼韓稽顙之漸也真清朝盛事曠古希覯天心助順此可覘其槩矣既聞老酋謀犯即無此事彼豈一日忘寇擾之心哉要在戰守並用制御有道耳前後二疏其所以處降人禦俺酋者已得其要矣惟諸公協力相機善為之防不敢中制也至於因其動兵相要而輙推以與之如昔桃松寨故事萬萬無是理也惟諸公

酌之

與宣府孟中丞

秋既徂矣上谷晏然以有頗牧在也降夷款塞清朝盛事顧俺酋糾衆要索不可不一創之應援協驅陜鎮之義也惟公念之

簡蕭太僕

僕無似謬辱同心之誼藏之肝膈愧無以副厚念也銜命西發惓惓誨迪若恐或仆力思扶掖

而安全之其如人心之不同何僕早受教於文莊先師嘗希心於大公無我之學思以見之行事顧實際未臻用之輙窒惟有自反自責而已敢尤人哉行圖解組以避賢路耳茲承手書具悉教雅使旋聊布衷曲其所不能形之穎楮者惟心亮之

答薛方山學憲

不奉晤教有年忽接尊翰兼宋元史編之惠披閱數簡真得史漢家法當與班馬並駕必傳之

業也陳尹南還專此布謝舉業德業二者原不相悖近時學者多事剽竊更不反求諸心遂有謂舉業為粗迹而厭鄙之者故制義率從時套科目鮮得真才乃學者之自誤非舉業之誤人也來教深有裨於世道僕叨戊辰校士之役嘗力屏浮詞而搜羅自得之學顧不可多得然大較不甚悖也一時頗以為得人第不知海內士子稍知嚮風否耳亦期以漸挽之邇來竟復何若辱指示當心識而力行焉草草不盡所欲請

簡南明汪年丈

莫邪在匣光鍔久韜出而試之何氛弗滅而咨且其行也銓衡近頗厭士大夫趨召不敏以爲非人臣禮故一二辭疏俱置寢閣在公久有明綍尤非所宜幸促駕而西以慰惓惓

答沽渠中丞年丈

節鉞東移烽銷遼左撫輯之明效頗牧之偉績也秋奄至矣綢繆桑土之計似當預爲之所北門鎖鑰諒有定籌焉使旋聊附以聞

答梁鳴泉中丞

祖宗成法行之二百餘年未盡善可守其中間有一二窒礙非法之不善奉法者未至也爲今之計惟補偏捄弊以復成法乃爲善守或者務爲紛更厭舊制而喜多事徒以滋擾於民無益也甚者朝令夕更卒還其舊勢若致慎於始而仍舊貫之爲愈乎閱大疏及會翰卓有定見鑿鑿可行齊魯之民其甦矣使旋附陳鄙見惟與裁教

答劉白川中丞年丈

得來翰知臺城砲火備修之詳慰不可言往年失事固由虜强亦在我隄防之疎故也今據崖有可守之崇臺伏地有不測之神器彼將何所施其勇哉植樹隨萎隨補不患不容於中宜多植棗不惟刺棘可以拒寇而近塞口食資賴不淺也如何如何

答劉安峰司馬

誠心篤行推重留曹而南中士夫方仰以爲山斗乃輙起去思令人怏怏及讀來疏詞意懇惻又不忍以世情固挽也然清風高節所裨世道亦豈淺鮮哉使旋附復臨楮何勝仰止

答薊遼督撫

頃得手翰兼閱大疏處置周悉具見壯猷連日與部家商議欲作兩截處先了那吉事後及納欵請封一二日即具覆矣夫封以王號之虛名而得其輸誠納欵之實益眞宗社之慶生民之幸也事在必行幸公勿疑姚道長在東未得近

事之詳故有此疏朝廷自有主張道傍築舍何怪呶呶草此布復不具

答王鑑川司馬

納降本國家盛事而羣議紛紜人心靡定賴聖明獨斷悉從大疏今且一一如公籌畫誠宗社之大慶也逆犯必須致之 闕下正法顯戮彼時方可請 旨頒賞以結其心至於納貢請封果出誠欵機不可失也惟公留意焉

簡二山楊中丞年丈

久不奉起居無任馳仰忽承手翰展覽如聆謦欬且詢知老伯母壽近百齡康健愈倍尤深慶忭老母去歲迎養至都春秋七十有九顧宿有咳疾不耐北寒老父復在天南兩地牽思勢不能不作歸計擬三月中投疏避賢耳先此奉聞時事紛紛不如人意誠如來教鄙見正謂祖宗法制已備患人不能守耳何必改易制度擾擾為哉王道平平王道蕩蕩不作好惡不作威福而天下未嘗不治平者其嘗希心於此試之亦頗得力而才高志廣者往往以因循誤事誚責之此難以口舌爭行將挂冠東還海上庶可免顛越耳恃素愛盡言風便更希教之

簡白川劉中丞年丈

雲中封貢事已就緒顧議論尚多無異築墩始事時必待墩成而捍衛有功羣喙方熄也然此不過羈縻之術綢繆牖戶之圖將乘此間暇大第講求乃可耳若恃以為安遂懈內治則今日之舉適為厲階又大可隱憂矣時論未為不是

也如何如何西事若定則貴鎮將高枕而臥土蠻不足慮矣墩臺今春已築幾何未完當築者幾何風便願聞其詳

答王鑑川司馬

呼韓稽顙單于內附自昔以為中國盛事茲者不以兵革坐致納貢稱臣考之前代所希有者而士大夫皆有異議彼之為疑皆謂互市難以有終然不知處置得宜久當妥貼在當事者善調停耳僕輩同心力主而善終與否與公卓均

有責焉外示羈縻內修戰守去來任其自便而在我常得制禦之術則國事可保善終而人言亦不足畏矣如苟安目前遂弛戒備是貽禍由誰而建議主議誤國之罪安所逃也惟公加意焉

簡李侍郎

遠承翰教及覩捷書蓋自海上用兵以來未有收全勝之功如此者島賊嗣此當喪膽不敢窺淮南矣第榮膺寵擢我民失所依怙令人不能

無私憾也丘黍戎之變聞之痛心此後寧復有敢戰先登如此者乎何天之不憖遺也使旋聊此布悃尚俟專修賀敬不宣

又

功成身退哲人之能事而獲諧其願者鮮矣翁茲得請而退蒼崖繡谷之間以詠以游以從夙好宇內樂事何以尚此歆美歆羨遠承翰教甚荷厚誼使還聊此布復無任瞻依

又

節麾一至反側銷萌此雖處置得宜亦令公威望素著有以奪其魄也敬服敬服應制冗迫久失修候茲遠承台翰兼厚幣之貺感愧如何鄙作久負諾責每承教諭輒增愧汗少暇當勉圖之先此復謝不備

與潘象安

五載在辱高賢相依一朝别去誰能堪此懷也世嘗謂今人不好士斯言不然恐士未可好耳使士行誼如象安又何患隆禮無人乎今歸展

慶想甚欣然定省之餘無忘蒯北懸遲也范吏回知未解纜附布不悉

簡朱祠部子价

華里至領藻翰腆貺之辱佳什麦詞歌諷把玩恍如美人在几席也吾揚振世人豪其在兄丈乎留省本暇在春曹尤暇雅興幽襟想得游情述作追軌古人固天縱吾丈以不朽之業也時因北風惠而教我尤見不遐遺也諸候續裁

傳

張母袁太夫人貞節傳

夾江有節婦袁太夫人者出巨族十七歸太守張公六年而生僉憲君可述又一年而太守公卒公之卒也實在漳南太夫人隨其嫡詹間關數千里扶孫櫬返洪雅亾何而詹又卒當是時太夫人年才二十餘耳所歷艱阻萬狀無他志日抱遺孤煢煢然足不越閾外逮僉憲君稍成童乃啓笥出所藏書授之淚且簌簌下曰先公無它長物所遺者此耳汝能業不怠即先公之

靈慰矣且汝母所不即從先公地下者以有汝汝其勉之言已復大泣僉憲君亦泣於是感奮力學舉嘉靖丁未進士三遷至今官坦直之性貞白之操不敢少有渝越實太夫人教也癸丑有司高太夫人節聞之朝得　賜旌表云太史曰偉哉太夫人之節乎以孱然女子立襁褓之孤難矣卒使其孤紹世業而嗣徽音其節不尤偉哉彼冠屨號稱丈夫者且偷生隳行辱身殞名聞太夫人亦可以少愧矣

金秋泉傳

金秋泉者淮陰人也名彥字宗美號秋泉生而磊落濶大有偉度少以疾弗克終儒業長從伯兄月艇商四方不數年洞悉計然之術智略經畫出羣商右凡所居積動中時用貨貝一出手即贏利數倍月艇曰斯能主財者也遂盡畀以所畜而秋泉益肆力恢拓擇人任時低昂賤貴與利趨之而富于是甲淮海矣季年復決筴曰燕中四方之會而貨財之藪吾聞善居貨者

據四通九達之區交易而不趣此鮮不失利矣乃挾貲北走燕往來經營者二十年而貲益以富云秋泉雖游於賈然恥瑣瑣計銖錙慷慨好義振人不贍則恐後焉姻族有乏者時時袖金錢至其家散之竟不以語人四方寒素之士識與不識稱貸過其門無不滿望去喜蓄書適吳越見古圖史則倍直購之歸而忻忻以遺其子弟曰吾終以此遺若輩不以金也子潢猶子滋並以才名嘉靖癸卯滋舉順天鄉試上第閈捷

則大喜謂潢曰滋第卽若第無鬱鬱爲也性高
曠喜遊過諸名山勝槩卽急行必登眺吟賞而
後發聞有高人逸士則儼然肅禮幣造訪之延
接半海內云京師有武臣貪縱以事逮秋泉要
其金秋泉卽遺金數百無難色後以奸賍敗法
當還秋泉金或說秋泉倍索之秋泉毅然指天
日曰是可欺吾心可欺乎有緹騎者亦嘗索秋
泉百金已有以義讓緹騎者乃昏夜持歸之秋
泉固謝曰誠願以此爲君壽柰何見返耶其輕

財遠害類如此每出或歲一返家返必悉所贏
上月艘卒之日發其笥無一緡之積云太史氏
曰予生平不識秋泉然家食時亦數聞淮有金
富室云及居朝則張給諫亟稱之所謂富而好
行其德者耶世有立闤闠逐什一之利以自豐
齷齪沒齒者其視處士爲何如

閒齋毛先生傳

先生姓毛名元熅字某號梅林晚歲以閒名齋
人稱閒齋先生云毛故儒家祖濬以秉禮重鄉
閒好推所餘振人鄉隣多食其德嘗歲歉同里
逋稅甚急悉代之輸鄉人爲障詞表述至今藏
之家先生丁家緒衰落黽力生作不克業舉子
然意嘗怏怏也稍暇輒索玩古籍當食猶把覽
不休有疑義求質四方有道旣通解未嘗不竦
然曰吾何弗是類日思以見之躬行處心行已
坦直忠實宗族姻隣相與以誠有過必多方曲
譬令改乃已寘頑弗化卽族屬終身不一至其
家和而能剛如此坐必端立必面方行必徐雖

盛暑不廢巾服捧持必以兩手食飲不聞匙箸
聲生平所爲皆可語人人有善稱述不置或短
之必斥曰彼若節汝弗取法顧肆詆耶復詔子
姓曰善毀滅德吾死不願汝輩效之也蚤歲學
易洞曉盈虛消息之數與人語必及易兼通詩
取美刺有合于心者時諷咏之曰詩所以理性
情徒誦無益也間以所得形諸吟咏頗中音節
尤喜鼓琴所譜操二十餘嘗厭舊譜顏回操過
哀悉取論語諸書孔子稱顏回語爲新調之聞

者灑然動容他若草書算法並臻精妙名家云
年五十一遘疾危甚亟營塟父某公因廬其側
以待盡深山閒無人跡中夜忽有人歌曰夫子
年登六十三先生聞而異之攬衣起曰斯神告
我我其生乎撤廬歸果愈以貧故復强授徒鄉
社嘉靖九年九月猝謝館歸時未有恙也輒自
作棺備衾衣兒子輩憂惶駭問曰未未十月十
六日我當與若輩及親族別至日親族咸來別
有携酒者或別以詩先生飲而和之每留一語

各就其性之所偏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幸爲
我記之至夜半起沐着深衣幅巾坐正寢曰我
忝漸微盡即死矣豈有他耶漏下五鼓乃曰我
欲子時卒謂天開于子也尚不如人生于寅迎
女者鼓吹過吾門此其時矣遂端坐逝卒符山
中所聞云生子孔撵兒時即教以正坐立言動
必令循矩度少懈縱則怫然曰人心易蕩古人
毋不敬尚或失之況今人乎彌留無他囑惟顧
孔撵曰我貧家無以遺汝汝能若學有成即死
瞑目矣孔撵感奮緝學丁酉舉福建鄉試庚戌
舉進士授鄱陽令朴直有父風云太史氏曰人
有恒言曰科目不足以得士豈不誕哉予承之
禮闈測毛子端人也果朴直侃侃古道及聞其
父闇齋先生貧而好古其賢又有所自矣故曰
源遠流長表正景直

忍庵丁翁傳

予往計偕時數問舟淮口則聞滿浦之涯有丁
當室云及予叨第官詞林射陽吳子貢入都造

予而袖出一帙曰此予所爲吾淮忍庵丁翁狀
也其人雖隱淪而義至高太史氏不可無以識
之受而諦覽之則滿浦丁耳時未有以復也既
得告里居廉翁之義然後知吳子之言果篤論
也翁名翥字雲漢其先世篤孝義同居五世不
異爨　朝廷嘗表其閭至翁習濡前人之義且
愿厚天植自束髮厫大言居詎止五世可同乎
苟義雖百世可也父震聞而奇之長慕張公藝
之風因扁其庵曰忍以自勗食指千數服用甘

苦處之各當其情雖臧獲苦樂必心體而曲撫之至閑家繩約則又嚴峻不可犯戴星而與敎斥之聲不絕口子姓凛凛或儒或商各敏其業以緩譴怒而家日益駸駸起族屬姻舊待翁舉火者數十家鄉人無賴或相悔訾輙杜門引避不出聲茹汚納垢蓋深有味于忍之旨云胸次磊磊識見超卓大非儕伍所及嘗用其餘智爲生殖計曰吾聞嗇嗇筋力治生之道非所以底富也而富者必以奇勝故曰能者輻湊不能者

瓦解欲爲權利以成富匪智將弗克矣于是任時擇人擬測萬貨之情所居貨度後直當上下若鑑照形不爽毛髮南北馳逐多出奇筭以博贏不二十年遂以貲雄淮海積雖饒不敢以侈費食不兼味一褐十餘年不易出入徒步不輿終其身未嘗蓄婢媵時時舉鄉里浮蕩子敗覆事爲孫子戒之及義所當爲則揮金無慳色正德初邊需告急翁應詔輸粟若干石致塞上授武略將軍大河衛前所副千戶曰是非吾所慕也顧粟吾筋力所得不以舒公家急豈臣子所安哉孔廟傾圮數過數徘徊嗟惻曰新此不愈于餙浮屠乎因白郡守出百金爲衆倡仍身董其成嘉靖癸未歲大侵有司設粥食饑者以其仲子引禮舍人珮領其事翁授以意曰如是則病且死如是則全珮乃區廬舍列釜灶分給而時食之所領獨多全活時且疫暴屍盈野翁爲買棺斂瘞焉其急於行義類如此其姻鄭某嘗共貲錦衣郭千戶郭以奄瑾之敗株連被逮急

潛投翁翁舍之家人不可翁曰人有急而拒之不仁故相善而難則背之不義竟合鄭以免於難嗟乎世之人平居杯酒交歡意氣相許若餡以利害則閉目搖手却避若將浼焉視翁可同語耶晚年盡斂其奇氣斤斤謹飭若儒生郡守禮爲鄉飲賓又捐所藏購求古圖書以遺孫子長子環季子璋並齒監冑孫堯時堯年堯脣堯運皆緝學好脩漸有聞于時怡怡一室無間也終翁之身同居已七世而來者未艾由今觀之

詎止數世可同豈不諒哉李太史曰予嘗讀易至睽次家人未嘗不嘆家之難久合也唐之公藝乃同居者九世千有餘年復有丁氏何哉及觀家人富家大吉之占太史公亦曰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則翁之克敦倫誼者殆有由矣雖然世不有以財滅義閱牆推刃者乎翁家食指數千以義聯屬綢繆固結無異志夫豈強哉其子姓又皆彬彬向義不衰若翁可謂賢已乎故特論著之

附傳志行狀

太師李文定公傳

公諱春芳字子實始祖海一世居勾曲之朱壚村數傳至旺二旺二生富一富一生樂易於公爲曾大父始渡江至安空已又從安空徙興化生旭旭生永懷公鏜鏜即公父也自樂易而下俱隱德弗耀以公貴累贈誥偕一品世敦謹樂誼喜施織嗇積聚恥隨俗俯仰至永懷公乃業儒美丰儀居間寡言笑於物無忤人謂李氏世

德必有興者乃以正德庚午季冬之望舉公公生而神穎不類羣兒常有神叟龎眉鶴髮夜之行他人弗見也一日當午忽指天語公雲中鼓吹導引公仰視遂失叟所在人益以爲神辛卯與計偕上春官歸詣海陵王艮東城林春講性學已復師事湛公若水歐陽公德無何湛歸歐陽門客日益衆談議鋒出質言盈庭公徐以片語剽剝各適其意歐陽大奇之自以不如也尋教授江淮屬大侵宗人幾不自存公乃出所得

脩脯佐給之不足則解佩乃得稍稍免艱食客言君在垂罄而好急人之困設有不繼柰何公終不顧其懇惻如此丁未舉進士太常奏對第一

上親引見勞問先是邑賔興令舉酒屬公雲爛然五色人以此吉徵當公至是中外鼓動咸稱人瑞然公顧獨循循如無有遺書戒人毋敢驕貴毋怙寵凌物以法約整齊宗人宗人壹稟於節抑公既以射策掄魁柄用不次感遇恩厚矢心報國凡再入春闈及奉　簡命主試所得士斌斌厥後莫敢望會有　詔命公授書中貴人故事多文具公以此革日侍

上左右而惰游解嫚漸以成習節一日竟事柰何乃爲瑣科條教督之於是皆留聽承學掖庭永巷一時煥然

上方綜核名實陰以他事部勒館中後進諸賢意已有所屬乃特　旨召公入內直超遷學士太常少卿　賜一品緋衣蓋異數也自後恩寵

日盛由吏禮二部左右侍郎三遷至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時　天潢日衍廩祿不繼公以便宜處議爲書上之有　詔允行賜名宗藩條例自是流靡稍節元元乃蘇未幾　勑參閣務武英殿大學士加官如故公既與徐文貞公承分宜之後同心輔政力振頹靡海內翕然回嚮已後同文貞受顧命事

穆皇帝於亮闇誅左道錄言官錮負逋中外欣欣以爲太平復見會文貞公有事山陵公以少保入直有　旨重建翔鳳樓公遂極言土木之費終

先皇之世海內騷然今朝政方新宜與百姓更始而暴尋大典天下謂何

上改容謝之終不復言營作之事矣

上方銳意中興又知公習故諸建白疾於轉圜隨奏隨可如罷太倉羨金罷織造歲幣牙篭珍異一切無留行而臺省復以上書應　詔語稍侵中貴人乘間泣愬

上旂

上大怒幾出不測公力爲言此輩朴忠無他腸

願

陛下寬其誅以開言路收人心

上乃解於是薊遼諸帥臣言沿邊鎮垣當虜衝空戍臺以便防守好事者數持異議以隂壞其說公正色直言臺成之利虜不得蹂躪長驅獨柰何惜小費不計大利乃得請至今備禦賴之故事邊兵土着勢相一不分後稍用南人於是有南北軍桀黠不相下猜疑釁忌幾成大變公慮變生肘腋乃以屬主將隂折其睚眦齮齕事乃定其秋虜騎突入宣大門不及謀公曰羸狼躍馬所以從特今事在緩急奚暇復請乃悉出前後所賜委諸將若第破敵上功當賞

陛下不薄汝也乃皆感激泣下無不一當百追奔逐北斬獲無筭虜既不得逞相率北從遠斥堠諸將欲因深入擣其窟穴公以爲開邊啓釁不便而把漢那吉獨以勢窮單騎來奔把漢那

吉者虜酋俺達愛孫也俺達索之急不得要領願歸亾納欵貢市稱臣　朝廷下其議公卿大臣廷辯不決或言從之便或言勿從公徐曰從之是也人但知漢唐和戎之失而不知今日和戎之利且漢唐與虜昏今納欵稱臣體統正而名號尊矣漢唐制和在夷狄今制和在中國因其請而聽之彼喜於得請德我必深爲盟益堅虜以貢爲名我以貨爲市計數十年之市孰與一旦用兵之費況虜在得請不得不已殄無益之空質啓無窮之釁端則從虜爲懷柔拒虜爲失計矣或言夷情叵測安知不以此嘗我萬一敗盟將何所責公曰以守爲戰其機在我權有所制又安所用其嘗又安所慮其敗乎於是

上從其議虜因受我符用拜我王號歸我逋俘廟獻而市戮之一時傳誦稱快邊陲按堵幾二十年公居常醇謹言若不出口至國是所在毅然不可奪

上尤以此重公從知　經筵脩　實錄　大明

會典　永樂大典以六載考累晉少師兼太子
太師柱國中極殿正一品俸蔭中書舍人者再
尚寶司丞一　功烈震主人臣極矣於是乃嘆曰
物禁大盛吾安知所稅駕乎乃疏歸養中使諭
旨章凡七上乃得請　勑獎馳驛行人護送有
司月給米六石夫八名　陛辭
上目送之良久巳又令祠部郎捧　勑存公於
家公既歸則角巾私第歲時伏臘羣諸子姓緋
衣蟒玉奉觴尊人爲壽已復從里中鴻生鉅儒

及諸後進里區謁舍講論道秇間或婆娑里社
從三老問年穰匱或浮白談劇巢雲終老不復
知人間事可謂功名成全孤標寡耦矣公性至
孝又好急窮交少善新城令顧永平令李國博
鄭三人相繼物故而顧與李客燕無所歸公爲
殯而歸之方顧垂絶困甚意恨恨不欲言公知
而袖百金往顧見而且瞑曰何以報公王錫爵
曰予以史官事太師者五年覩其凝立微睇於
智勇爭勝之中唱而後應其卒以功名終始夫

水扶𢬍石山靜出雲大人之道則元氣秉之顧
豈在聲色間哉比予過故里父老爲余言公少
時夢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
二祖御而引之曰大事付若又一夕夢
英宗故相高少保取其扁授公曰而嗣我而嗣
我如面命神哉惟申及甫固不虛生嘉隆間宇
內太和蒙業至今有以也夫
賜進士及第資政大夫太子少傅禮部尚書武
英殿大學士知　制誥　經筵事總裁　會典

太原王錫爵撰

明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定石麓
李公暨配一品夫人徐氏墓誌銘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
極殿大學士石麓李公諱春芳字子實其先句
容朱墟村人也後乃渡江再徙而家興化家興
化自公曾大父樂易公秀始樂易公子旭號朴
庵公朴庵公子鎧號求懷公求懷公娶于徐以

正德庚午季冬之望生公自樂易公至永懷公
世世田間質行醇謹俱以公貴贈封如公官配
俱一品夫人公初名果垂髫穎異邑令見而奇
之爲易今名嘉靖辛卯以詩舉于鄉偕計罷從
南廱受業增城湛公吉水歐陽公家故貧歸而
教授江淮間以自給然遇貧交䟽昆弟輒傾槖
分予之凡五上春官不第顧多吉徵兒時出入
每見一老叟護持一日日中引手向空指若見
空中鼓吹迎狀元乎公仰視叟因忽不見驚以

爲神既久不第夢見一緋衣人手象簡導至一
便殿見
高文二祖公蒲伏殿下微聞　天語如交慶得
人者已乃降座目公我家大事以屬若其他兆
甚多乃心獨喜自負丁未春瞿文懿公分校士
首錄公既　廷對有客報公及第者公方對客
還坐如故臚傳果第一人授翰林修撰　制
草授中貴人書庚戌丙辰再與分校以滿得封
其父母居十年而父母始耆公請告歸爲壽會

肅皇親簡詞臣橐筆侍詔齋宮而公與焉無何
超遷翰林學士故事詞林官獨學士最重虛數
十年不授一旦授公時分宜柄國不知也尋進
太常少卿已未典武試柄臣子色迎公若將有
謁公徑去不顧分宜以此心銜公然竟無以中
公以
上特知故庚申進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尋
還部已改吏部左侍郎癸亥進禮部尚書率歲
一遷由少卿至宗伯俱兼翰林學士又以學士

陪祀　帝社稷　賜騎禁中少卿服一品緋衣
左侍郎祿正二品與讀　廷試卷皆異數云諸
斗牛麒麟金綺種種匪頒他儒臣莫敢望焉公
爲宗伯念　宗藩日益盛常賦莫能供則爲約
以禮制清其冒濫服室有度妾媵有數請報有
期要以如式諸擅婚野合生者等於宗庶第與
名糧一一臚列條故事上之
肅皇稱善賜名宗藩條例著爲令至今有司得
奉三尺以繩諸藩無敢譁者自公頒行條例始

也士上春官雲集棘闈下門啓披裹拔用一後
而入雖有干掫莫可誰何公乃爲約束令士魚
貫聽所偕計序次列卒夾道以次譏呵傳唱乃
入至今士軌于繩墨無敢譁者自公乙丑知貢
舉始也是歲以宗伯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
士與華亭徐文貞公同心輔政承分宜濁亂之
後力持雅道以厲世風一時中外若滌而清丙
寅改吏部尚書宮保大學士如故是冬受　顧
命奉

移考踐阼逾年丁卯以翼戴功進少保會有
詔趣建翔鳳樓時文貞公詣　山陵獨公在直
驚曰天下苦工役久矣當新政初縱不能勸成
節儉獨柰何又開侈端密疏力陳不可狀
上感悟而止竟隆慶之世土木不興府藏盈溢
自公疏止樓工始也是歲以公同知經筵總裁
世廟實錄而前所校永樂大典適成進少傅兼
太子太傅尋以一品滿進兼太子太師建極殿
大學士廕一子中書舍人戊辰典禮闈收士四

百是科所得國士最多至今中外咸賴其用文
貞公謝政爲請月廪歲役
上雅信倚公既當國自幸遭際知無不言如取
大倉羨金增江南織造徵牙篳珍異諸物皆封
還內降力爲勸止當是時言路發舒爭有獻替
間不稱旨見謂賣直沽名公輒從中究解之絶
口不以聞於人嘗曰濟濟名碩迪簡在廷吾第
以職事還之爲提衡平章足矣於是百司各展
其意無復承望之習或謂公不以此時顯揚知

交之賢者而伸厥淹抑乃徒聽其進退以明無
私恐不應古大臣義公笑曰然其人賢者耶無
所用吾私不賢者耶吾安得而私焉然公不以
私庇一人亦不以私中一人世以此多歸公
今上在東宮八齡公疏請出閣講學諸所定儀
節及所簡置宮僚多自公一品再滿進柱國少
師兼大學士祿再廕一子中書舍人初薊遼守
臣以虜數闌入請建戍臺文貞公主其議去而
有陰撓之者公曰守邊先侯望暫費永寧何謂

非計力持前議成之至今虜無南牧稱金城焉薊故有南北軍分閫不相隸公曰是欲爲犄角適府競端不如隸一帥便乃隸一帥有勇略能扞圉者出尚方所　賜文綺勞苦之曰爾有功吾當推轂有罪不爾蔽慎毋剝爾致命士而筐篚我於是各邊將士感激致死虜稍稍遠塞乃有欲襲虜邀功者公謝罷之曰固吾圉足矣會虜酋所愛孫以內郤來奔而虜酋憐欲得之因欵關求市請歸我叛人以贖　詔下廷臣議言

不便者十九或謂此前代和戎覆轍柰何循之公曰不然前代歲致金繒約婚姻惟恐不當虜心制孅在虜今天以虜愛孫畀我爲餌虜願聽要束惟恐不當我心制孅在我柰何比於漢唐或又謂無乃爲宋歲幣如辱國何公曰不然虜今受封號我寔臣妾之漢肩遺單于且不敢方我獨柰何乃比於宋則又難公卽不辱費且不貲公曰爾度貢市之費與軍興之費孰多則又曰是誘我也有如虜得孫而不如約柰何公謂虜酋老厭兵而愛孫異甚孫歸必厚德我當不背約一虜雖去留何足爲我重輕殺之適以激憤而啓侮則又曰是紿我也虜以無用羸馬窮我帑藏覘我虛實一旦而出不意柰何公謂固然我外與和市而內脩備士有餘力而虜不攖斯亦閒暇綢繆之計也乃俟講閒率同官前畫其便面奉　宸斷衆議乃定至今虜更三世垂二十年稱臣保塞長爲外藩自公排廷議贊廟謨始也虜酋旣受封號俘我叛人　廟獻而

市戮之

上以爲公功晉中極殿大學士益尚書祿廕一子尚寶丞初公在政府務退讓推政文貞公旣代文貞公而諸同事者爭欲得政莫窺公際以爲易與耳每一疏下人各有心斷如聚訟或有憾於文貞公㗖仇家上書公愀然曰異時後先政府者遞相禍也私心痛之敢效尤乎吾在事終不忍爲公所爲吾歸矣於是同事者欲併去公伺之無所得會公弟齊芳移參南京中督府

軍事言者附和指以爲私
上信公無他眷遇如故而公固心念父母高年
亟疏乞身至六七上上愈留愈懇
上不得已賜乘傳歸道行人護行有司月給廩
石六歲給輿役八　璽書褒美稱引宋馮京王
溥故事謂公以及第執政類京以執政歸養類
溥兼千古兩盛云公歸則以歲時紆螭曳玉率
子姓數十輩前爲父母壽如是者十餘年蓋
父母亦螭玉而安公拜養者後先餘三十年公

顧子姓曰昔仲由恨負米曾參悲千鍾今微主
恩多於曾仲二子天假我厚矣居久之父母以
天年終公老矣猶孺子慕公沖夷有度接引天
下士雖後進遇如曹耦身雖貴與人如布衣時
避遠權勢惟恐爲忌府乃其中有介然不可溷
者方公秉政以休休涵煦天下天下若忘公賜
者及去而代者稍用其私臆掀威福以行天下
乃益思公萬曆甲申公年七十有五矣時里中
有痾者忽忽如過一廠宇謹封識以待主者問

之爲董允後身與化李公又有絶而甦者自言
見一朱衣奉錦詔自帝所召公是年三月十九
日公薨訃聞
上震悼輟朝一日賜祭十三壇使使治葬贈太
師謚文定又廕一子尚寶丞所著有遺安堂集
十二卷藏于家配贈一品夫人徐氏長公一歲
以季夏冊旬有六日生歸而食貧被疏素操井
臼佐公及貴如初逮事公曾大母大母母三世
皆老人易恚夫人承顏順志務懽適其心公內

直夫人竟夕俟公寢乃寢客至命酒一呼立具
若素辦者善遇諸側室而子視其子有小星樛
木之風初公爲弟參軍輸國子生不中貲夫人
脫簪珥佐之公每將父母于邸輒出所賜金綺
俸新陳于前跽請所與以中分其弟參軍不稟
留人以此難夫人能與公同心亦以此難公能
使夫人同心嘉靖甲子夫人年五十有六矣是
年八月十六日先公卒公八男子茂年尚寶丞
先卒娶宗繼仲贈封俱安人茂材尚寶丞娶袁

茂德順天治中娶趙封孺人茂功中書舍人娶
徐皆夫人出茂業國子生娶華側室畢出茂中
聘于學憲女茂和茂對未聘側室徐出四女子
出夫人者適國子生王之麟以節孝旌出側室
楊者適龔大守子國子生延甲殿少保子國子
生澍出畢者受許理問子汝弼聘孫十六人茂
年生思忠思義思孝思恭忠義俱國子生茂材
生思敬思誠思明俱邑諸生茂德生思道思諫
思謨茂功生思謙思睿思聰思極謙睿俱邑諸

生茂業生思恆思兼女孫九人曾孫九人允升
允貞允亮允繼出思忠繼爲叔義後允哲允杰
出思敬允孚允迪出思誠允弼出思睿曾女孫
五人婚姻皆名家語具狀中初徐夫人卒也公
以父母在未有所請公薨孤茂材等乃爲請卹
勑有司營葬句城塘之阡是歲十月七日諸孤
乃奉公喪啓夫人窆合焉伻來以公門人大學
士晉王公狀屬予銘其墓予故出公門下雅辱
國士之知又從客勿中檢公遺草知公甚悉乃

次其行而銘之銘曰自昔名世降嶽乘箕緋衣
錦詔於公何疑
列祖付托明神護持晚而遇　主特受異知緊
公體國寧負　恩私營構內停科條外釐明明
藩令自公定之赳赳邊籌自公運之盈庭道謀
折其參差入　幄嘉告畫其便宜勇於善勞怯
於伐施衆躁我靜衆雄我雌自後者先自規者
隨爲季受謗爲親請耆耈養三紀顏承十朞經
國有體尨家有儀雙璧同埋句城之垂是惟故

鄉竜鼂衆思　恩光下燭幽石在玆
賜進士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同知　經筵總裁　會典門人
新安許國譔

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
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定石
鹿李公暨配一品夫人徐氏狀

萬曆甲申三月十九日致仕光祿大夫柱國少
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石鹿

李公卒于淮南里第公嗣茂材華詣　闕告哀
且謀所以紀諸玄室者將蘄銘于元老乃奉遺
命譜公生平屬門下士王家屛次爲狀狀曰公
諱春芳字子實其先句容朱墅村人也始祖曰
海一公某數傳而有旺一公某同產三人仲曰
旺二公某旺二公生富一公某富一公生樂易
處士秀有質行善讓渡江凡再徙而至興化乃
家焉配陳氏生朴菴公旭配王氏語具少宰瞿
文懿公所著誌中朴菴公生求懷公鏜郎公父

也李氏世隱田間受什一至求懷公始尚儒雅
雍容而醇謹里中稱爲長者娶於徐有壼儀事
後姑以孝聞語具少傅呂公大司徒殷公所著
誌中自樂易處士而下三世用公貴贈封皆光
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
殿大學士配皆一品夫人　天子所以褒揚隱
德備至而求懷公則與其配徐夫人曳玉紆蟒
後先安咼養者餘三十年而親元輔之朝夕色
養餘十年福祉隆昌於人間世無兩焉初公以

正德庚午十二月十五日生生而俊爽穎異求
懷公心異之爲兒時出入常若有一老父提挈
之者一日日正中引手向空中指謂公曰若見
天上鼓吹迎狀元邪公仰視則老父忽不見始
驚以爲神云公初名果垂髫詣邑試而邑令陳
公大奇之曰是子當以芳名震天下爲改今名
公自是文譽日起裒然冠諸生嘉靖辛卯以詩
登應天賢書壬辰罷計偕歸乃就正於海陵王
公艮林公春尋游南雍則師事湛公若水歐陽

公德闡理性之學居無何湛公去一時人士卒
業歐陽公所者人人爭出所見相辯難譁然異
同公從其間徐以單辭析衷衆乃皆詘歐陽公
以此益器公曰吾不如李君李君大器當晚成
耳公既歸則授弟子江淮間而家故貧所得諸
弟子行脩輙分散與貧交踈昆弟橐已空而猶
解佩贈餓人不少悋或從容諷公稍居贏自爲
計公叱之曰此非爾所知緩急人時有也橐金
安足惜蓋公自家食時而識量宏遠已如此公

凡五舉進士不第顧公肆力于學志雅自負而
又屢有吉徵嘗夢過邑故相高文義公里文義
皓首龎眉立屏間揖公與語手坊額授之曰繼
我後者子也又夢
高皇帝御便殿
成祖侍焉一緋衣象簡導公至陛亦蒲伏聞
天語我家又得此人俄而
二祖降座謂曰我家大事以屬若公覺心獨喜
丙午秋上公車邑令勸駕甫命酌則五色雲爛

然起映席間令驚曰此韓魏公臚唱時祥也酌
而賀公明年丁未春試南宮瞿文懿公得公卷
讀至所爲禹稷憂民篇擊節嘆曰此生當以天
下爲己任者首薦公旣　廷對所射策稱旨遂
擢第一人公賦詩有云平生温飽非吾志喜際
清朝翊聖明識者已預卜其公輔之業矣叅臚
傳一日方與客會飲或招公出以及第報公公
泛坐自如至罷酒無幾微見顏色或詰之但曰
傳聞拙卷亦預進呈耳衆以此多公有度已授

翰林院修撰尋代草　制言綽有訓誥之體已
酉滿考封太公修撰太夫人安人庚戌同考禮
闈焚香籲天祈得真才以效于國收士廿餘人
是歲奉　命授中貴人書公以爲此曹它日且
貂璫立　天子左右及今令稍知理法習畏
謹斯所謂童牛之牿也度所能行爲立約程日
而課督之不爲假一時受書中貴人率嚴憚李
先生丙辰再同考禮闈復收士廿餘人公居館
署十年時時懷二尊人不置至是乞省歸歸而

爲二尊人稱六十壽綵服觴階下極驩繼久
之不欲行二尊人用大義迫遣之乃行當是時
肅皇帝以明察臨下數親拔詞臣有聞望者令
橐筆待詔齋宮一日忽有　旨召公入直踰月
超遷爲翰林學士時分宜相不與聞意殊不懌
然卒亦無能螫公則以
上心知公故也丁巳陞太常寺少卿己未典武
闈方陛辭分宜子色迎公若將有謁公辭曰某
銜命恐涉私嫌不顧而去分宜子大恚庚申陞

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辛酉回部管事壬戌
改吏部左侍郎奉 特旨充廷試讀卷官癸亥
晉禮部尚書疏辭
上不允蓋公自爲少卿至宗伯俱兼翰林學士
皆特命云公既爲宗伯殫心邦禮諸所釐正未
易殫述其大者念 天潢蕃衍宗祿歲增而民
日困乃講求便宜酌其可行者臚列而上之
肅皇帝稱善賜名宗藩條例至今遵用其議焉
甲子加太子太保乙丑知貢舉先是博士家競

爲浮靡文體支蔓兼之譏防積弛奸利叢生公
條奏科指請崇醇雅以端士習而要束詳明諸
奸利之竇咸塞
上命著爲令下郡國于是文體乃駸駸復古而
士習亦漸軌于繩墨至今稱申嚴試法自是科
始則公所建也是歲 詔公以太子太保禮部
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輔政公再疏辭
上褒答不允蓋公自爲學士時即承
上寵眷嘗 內苑賜乘以五品遣祀社稷以四

品授一品緋衣若斗牛麒麟金綺種種異數它
儒臣莫得而望焉
肅皇帝久屬意公爲相而天下亦喁喁望公大
拜及白麻下中外咸舉手相賀謂太平可期時
首揆則華亭徐文貞公承分宜後公與之協心
戮力振頹綱塞倖路抑躁競獎貞廉風肅然鏡
于至清丙寅改兼吏部尚書是冬
肅皇帝升遐公與文貞公受末命翼戴
莊皇帝登大寶用遺詔在宥天下䘏錄言事被

譴諸臣取諸左道爲熒惑者寘之法盡洗疵政
與天下更始天下大悅丁卯用翼戴勞加少保
會文貞公有事山陵公直閣忽 旨下重建翔
鳳樓公驚曰
主上新即位惠澤未洽而大工遽舉何以慰天
下望治心且比年公帑匱竭元元彫敝即不能
導 主於節儉獨柰何令開侈費之端長此安
窮密疏陳不可狀詞甚剴切
莊皇帝感悟而止竟隆慶之世土木不興府庫

餘貨財則公防漸之功豫也初開經筵以公同
知經筵事纂修
世廟實錄充總裁官會𥵹所總校永樂大典成
加公少傅兼太子太傅一品滿考　手詔褒勞
進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官一子中書舍
人戊辰奉　命主考禮闈益矢愨慎收士四百
人文貞公謝政公爲元輔
上稔知公清謹推心倚重所摹謀匡弼委心聽
之而公亦自以遭際　聖明竭忠盡言無所避
諱聞　詔取太倉羨金增織造徵牙簟珍異等
物皆封還內降力爲勸止
上悉從之如轉圜當是時言路發舒臺省諸臣
競爲獻替間不稱旨
上疑爲賣直沽名有所詰問公輒從中宛解之
得薄責外則絕口不以聞於人公嘗曰凡兹有
位俱　聖明廸簡在廷吾第以職事還之爲提
衡平章足矣公既無所下侵於是百司得各行
其志無復曩時承望之習即公所知交賢不賢

其進退悉任之在事者絕不以知交故有所私
或謂人情得無望乎公曰賢者自無所事吾私
惟不賢者乃有觖望耳吾安取夫不賢者而昵
之
今上在東宮方八齡公疏請出閣講學諸所定
儀節及簡置宮寀多發自公一品再滿　手詔
褒諭進柱國少師兼大學士俸再官一子中書
舍人時薊遼諸邊虜數闌入閫臣請㮣戍臺以
便防守公初與文貞公議未及行而文貞公去
乃有請費無益陰撓之者公謂臺備候望我軍
所恃以爲耳目不暫費不永寧奈何言費遂力
主剏之臺成屹然爲關輔保障焉薊遼故有南
北軍分部訓練鎮守士卒稍不相能公曰安有
士不一心而能犄角以摶寇者遂易置其帥而
統之一自是兩軍輯睦坐消無形之隱禍蓋是
時邊無僨帥其有勇略能扞圉者公至出所受
賜文綺勞苦之且誡之曰第務樹功愼毋剝爾
致命士而筐篚我爾有功吾自當推轂有罪吾

不爾庇故邊帥無所幾幸軍需得實沾而甲士
致死虜既稍稍遠塞乃有欲襲邀功者公謝罷
之曰固吾圉足矣襲之未必勝即勝所俘斬不
過老弱如啓釁何是時邊鄙不聳海內晏如政
府間無事而公念二尊人春秋高冊疏乞歸甚
懇
上降札遣中貴人諭留之公奉札泣曰君恩如
是敢言私乎及出視事會虜酋所愛孫以內郤
來奔而虜酋憐欲得之因欵關求市願歸我叛

人以贖　詔下廷臣議或引前代和戎爲鑒公
曰此與漢唐和戎異漢唐歲致金繒奉虜至與
爲婚我今臣妾之矣漢唐欲和在中國今欲和
在虜我因而聽之彼樂得孫且厚德我而盟堅
不得彼求且無已釁之何益且虜以貢爲名而
我以貨爲市取貢市之費與軍興之費孰
多寡哉或又謂虜情叵測彼將紐我而妥之吾
賜公曰是則然矣夫備不在我乎和而修備彼
何能爲乃約同官候

上御講筵前畫其便遂得　俞旨而議始定虜
酋受號稱外藩且歸我逋俘　廟獻而市戮之
詔進公中極殿加支尚書俸官一子尚寶丞自
是不侵不叛垂十餘年惟斷乃成公其有焉公
嘗謂公家之事非一人私所貴大臣開誠相與
無猜嫌期於共濟而已因課庶吉士舉丙魏同
心輔政爲試目欲以風共事者既見其不可又
心念二尊人甚獨柰何緩一日養而殉三公乃
懇疏乞歸至六七奏不已

上顧左右曰元輔何亟求去若是對曰元輔親
老
上留適若之爾於是
上重違其意　特允致仕降勅獎諭乘傳還里
遣行人護之有司月給廩六石歲給輿人八名
制詞云由狀元爲執政馮京不愧乎科名以宰
相而養親王溥見榮於當世古稱盛事今乃兼
之海內競傳誦其語爲公榮時辛未夏六月也
公既歸淮南閉閣却掃不通干謁日就了[illegible]

二尊人養歲時伏臘或二尊人誕辰則服蟒玉
率子孫稱奉觴爲壽退自慰曰季路累茵列鼎
乃有負米之恨曾子輿仕三千鍾而心悲予所
處多於曾季二子天假我厚矣然孰非主恩哉
居數年而二尊人相繼以天年終公老矣猶欒
欒孺子慕蓋公於二尊人生事死哀純孝一節
如此公即爲相而田宅一無所益於舊無亭榭
林墅游觀之娛里中士人則相與搆書院一區
以待公公與之論道講秇其中族聚甚盛廣陵

諸儒生故從公游者亦時時來會莫不虛往實
歸公暇則延諸同游故老班荊爲會引滿浮白
大有洛社之風焉夫當公在相位時以休休涵
煦天下不務爲赫赫而天下亦安受公賜若與
公忘之者及公已去而代公者稍用其私臆引
繩批根尚機權刻峭而天下乃益思公曰偵公
起而公已與世忘矣公家居數年而病目後稍
稍瘳瘳又復病然健無他恙一日忽寢疾疾三
日儼然正衣冠而逝得壽七十有五先是里中

人有病篤者忽忽幻遊如過一殿宇扃鑰甚嚴
問之吏答曰董允封識今將迓矣更問爲誰曰
即汝輿李相也又有絶而甦者自言見一朱衣
人捧上帝錦詔召公嘻古所傳降嶽騎箕之事
豈虛哉訃聞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賜祭十三壇使使治葬贈
太師謚曰文定仍廕一子尚寶司司丞並異數
也公爲人儀觀甚修頎然玉立色溫而氣和其
與人處不爲喻喻態久之愈益親絶無崖岸之

行求異於人而其中自有介然不可溷者性孝
沖靜平居澄神定慮終日默坐即朋儕紛集或
聲色滿前凝然若未嘗有旋復展卷披誦理解
味淡意豁如也晉歲見眞丘二先生所輯補大
學衍義書手鈔讀之慨然太息曰嗟乎宰天下
當如是矣平生敦厚於人無所毀譽自其始仕
以至爲相未嘗以私憾中一人亦未嘗以私厚
庇一人器度沉深人莫能窺其際而厚於倫品
公之弟曰參軍公者少時親爲授經既而應例

補上舍公時祿入甚薄爲之輸不中貲更出夫人簪珥奩之公再四迎養則叅軍公從每至公輙出篋笥陳二尊人前曰是爲賜金是爲賜幣是爲俸是爲新踞取二尊人指以分予叅軍公未嘗私有所居積要以得二尊人意爲驩公始與其同邑三人相友善而三人者皆不祿其二乃客死公賙之殯之又厚恤其孤底于成立夫公德澤所施濟業已溥溉天下諸如此類特其徼者固不能盡著然亦可以徵公之素已公配

贈一品夫人姓徐氏夫人始歸公蕭然諸生家不逮中人夫人親操井臼絣澼洸而堂上尊人凡三世考妣皆老白首晨昏起居滫瀡甘旨澣滌縫紉一切取成夫人而老人易恚意稍不適已張目嚮之夫人獨能望顏候色一呼立具無不當諸老人心更以其女紅佐公讀往往丙夜乃罷及公登第官詞林而夫人拮据邸舍中綜畫纖悉曲得其宜以是公遂不復問家人事而一意所以相天下者當公直法從夙夜在公不遑偃息而夫人滋益勤公未食不食未寢不寢公時勞之曰吾奉職固然若亦太苦矣夫人曰吾終不敢自安而獨令夫子勞公有佐室三人咸善遇之無間言有小星樛木之惠所生子女鷇翼喣濡一如己出而處姑娌族黨下至臧獲靡不肫肫有恩人交誦之顧竟以勞成疾而卒是爲嘉靖甲子八月十六日也距其生己巳年六月一十六日享年五十有六夫人沒時公以二尊在堂不敢請卹公歿孤茂材輩乃具疏陳

情得並沾恩云公有丈夫子八人茂年尚寶司丞先公卒娶宗氏繼仲氏贈封皆安人茂材尚寶司丞娶袁氏茂德順天府治中娶趙氏封孺人茂功中書舍人娶徐氏皆徐夫人出茂業國子生娶華氏側室畢出茂中聘于督學女茂和茂時未聘側室徐出女四一適國子生王之麟以節孝旌夫人出一適龔太守子國子生延甲一適少保嚴公子國子生澍側室楊出一字許理問子汝弼畢出孫十六人思忠思義並國子

生思孝思恭茂年出思敬思誠思明俱邑諸生
茂材出思道思進思通茂德出思謙邑諸生思
睿思聰思極茂功出思恆思兼茂業出孫女九
人一適解少參子國子生汝楫一適閻封君子
國子生士聰一適張侍御孫國子生劾齡一適
卞舉人子庠生元英一適張舉人子庠生京元
一適劉憲副子思述一字夏節推子某一字袁
太守孫堯衮一未字曾孫九人允升允貞允亮
思忠出允繼亦思忠出繼思義嗣允喆允杰思

敬出允孚允迪思誠出允祚思明出曾孫女五
人長字沈某次字焦某餘未字茂材輩將以萬
曆十二年十月七日奉公柩及啓徐夫人窆合
塟于　勑建句城塘之阡惟公豐施厚澤流函
夏而精誠靖獻獨鑒于　帝心
世廟嘗諭曰小心忠告
穆廟嘗諭曰入告之勤乃其淵猷啓謨則公平
生慎默不泄草亦隨焚居常閉閣而思仰屋而
嘆深沉蘊藉即諸子有不得與知者門牆下士

何繇仰窺盛美壓其揄揚聊据所諳行略參之
見聞麗以年歲耆其梗槩以備采擇惟名公大
老惠而賜之銘以垂鴻金石則公所藉以不朽
矣謹狀

賜進士第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門人雲
中王家屏譔

貽安堂集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李春芳撰春芳字子實號石麓福建興化人嘉靖丁未進士第一官至中極殿大學士謚文定事蹟具明史本傳春芳與嚴訥郭樸袁煒同有青詞宰相之目史具載於袁煒傳中然青詞皆不傳是集爲其子茂材所編疏表序記之文居多詩則不滿一卷李戴于愼行朱賡李維楨爲之序皆謂春芳不規規以文墨見長是以其存草僅如此云

新刻張太岳先生詩文集四十七卷（一）

〔明〕張居正撰

私藏明萬曆四十年唐國達刻本

張太岳集序

太岳張公集若干卷即公之相業也當時

主上以冲齡踐祚舉天下大政一一委公公亦感

上恩遇直以身任之思欲一切修明

祖宗之法而綜覈名實信賞必罰嫌怨不避毀譽利害不恤中外用是凜凜益無不奉法之

吏而
朝廷亦無格焉而不行之法十
餘年間海宇清宴蠻夷賓服
不可謂非公之功也惟是人
情憚檢束而樂因循積玩既

久一旦以法繩之若見以爲
苛而公持之益堅爭之益力
以是遂與世齟齬而又一二
非常之事有衆人未易測識
者其跡不無似愎似少容似

專權似純任霸術以與金華
變禮終未盡合
上一時雖優容實已不能無疑比
公既謝世言者益譸張其詞
上眷寵始移而公家之禍于是不

可解矣至今觀場者猶多煩
言顧其先法後情先
國事後身家任勞任怨以襄成
萬曆十年太平之理我
明相業指固未易多屈也藉令

後人循其已定之規摹而但
稍濟以寛緩亦自可以收拾
人心保固元氣顧乃不深惟
其終而但畏多口遂盡反其
所爲以取悅一時卒使紀綱

陵遲浸淫以至今日幾無法
矣世道人心識者有隱憂焉
誰階之厲豈非公之罪人哉
公生平不屑爲文人然其制
作實亦非文人所能爲濡毫

伸腕悉經世大猷自奏對代
言在
天子左右蘭臺石室外遭禍後槀
多散逸無存即存亦秘臧無
傳者迨今二十餘年而厥嗣

殿元君始蒐求遺業僅得什
一於舊書記刻之嗟乎斯亦
禁臠一臠嘗者可以知其味
已余往守翰林公與新鄭時
同在政府其祕謀斷相資豪

傑自命即丙魏房杜固未肯多讓也無奈宵人從中搆之遂爾隙末以致人言紛紛而

上之恩遇亦因以不終焉世遂兩訴之其實兩公者皆

社稷重臣未可輕訾也近新鄭

公論大明業已蒙

恩追卹而海內亦漸多思公功有

形之章奏者可見直道在人

心不容泯是非未有久而不

定者況

皇上無私如天地踣碑立碑斷非

有成心貽雪表章是在主持

世教之君子旦夕林莽之人固不足為公重要之公功業在天壤間亦非待人重者特

因殿元君遠來謁序聊書此以歸之

旹

萬曆壬子歲重九日

賜同進士出身柱國光祿大夫少
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
淵閣大學士知
制誥同知
經筵前翰林院庶吉士門生沈鯉
頓首拜譔

書太岳先生文集後

楚客来自江陵携先生文集四種詩六卷文十四卷書牘十五卷奏對十一卷不肖一一讀之嘆曰先生不刻意為文而莊雅冲夷真醇正大無奇譎之態無藻繢之色無柔曼之容無豪宕之氣讀其文而得其所以為文見宏邃之養焉

見精明之識焉見剸割之
才焉見篤實之學焉而豈
功偉績昭揭宇宙至今不
可磨滅者則一言以蔽之
曰任

莊皇帝之棄羣臣也
今上以十齡御九五雖
天縱徇齊叡邁今昔而
聖不自用委任老成當是時
兩宮有並后之尊諸璫操得
肆之權外戚有夤緣之藉
宣大值那吉之入兩廣興
懷遠之師海內多頹靡之
政當斯任者頗不難與先
生念

顧命之重受
聖主之知以六合重擔荷之
兩肩以四海欣戚會為一
體無所諉托毅然任之頗
任天下之勞易任天下之

怨難先生以一身係
社稷安危愛憎毀譽等於浮
雲以
君德之成敗責經筵故帝鑑
有圖日講有規以監局之

縱臾關治亂故付之主者
嚴其約束立考成以督撫
按節驛遞以恤民窮限進
取以重學校覈地畝以杜
分欺額舉刺以塞私門併

催科以繩勢逋重誅遣以
儆貪殘申宗藩之例裁冗
濫之員核侵漁之餉清隱
占之屯嚴大辟之刑俾九
圜之人兢兢輯志慢肆之

吏凜凜奉法橫議之士息
邪說而尊一事可安常者
不更張以開後釁之端時
當通變者不因循以養極
重之勢維泰山而捧金甌

伊內難不萌外患不作比無敵國之禮南無擅命之雄五兵朽鈍四民乂康此之為功伊誰功孰則先生肯任之心勝任之手斷斷

乎其敢任之効也設先生避艱險計身家藉一人殊眷結四海懽心國家威福儘足以供之其誰不悅即不然而優游暇逸

循敘轍守陋䂓上下胥而安之其誰生怨而先生不為也先生之言曰吾已忘家徇國遑恤其他雖機穽滿前衆鏃攢體不之畏也

噫伊尹之任寔是過乎然位極有可避之嫌事盡有必反之勢先生日月之食固其所不諱而言者洩溺垢穢之不遺餘力後來者

索饗之震抑奪之牛矣至今父老憶海晏河清之時士大夫追綱舉目張之日有穆然思慨然歎者功過相準宜有定許成季之勳宣孟之忠猶當十世宥十年

社稷之功

聖主豈能終忘異日必有為之湔白者則恃有此刻在

夫奏對載之

國史書牘副在往來者之家藏不可欺也事久論定愈久則愈定不肖跋一言於簡末俟公虛之君子考焉

萬曆壬子中秋梁宋間散人寧陵門生呂坤頓首拜言

編次先公文集凡例敬題

先公文集在舊記室所者自嗣修等逢難十餘年後始得完歸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如少年所作諸賦全逸　應制詩
勑撰文逸十之二僅據存者編次之凡爲詩六卷爲文十四卷爲書牘十五卷爲奏對十一卷合之則爲全集離之亦可四種嗣修等雖不能讀父書然竊見先公詩擬盛

唐十二家而亦未專事模擬力擬兩漢而亦未全師漢語若書牘則極其意所至奏對則極其誠所數皆精誠之所獨注也律之以才人之致則非雕龍篆刻自矜其才律之以事功之臣則非椎魯質直不顧其才大雅則無奇而炫奇者又似不及蓋由質以徵奇則見其抱負奇結構奇踐履奇得禍亦奇由奇以徵實則見其抱負實結構實踐履實得禍亦實總之未可以常品目之昔向歆著書父子異議不肖等老矣且就木焉而一班之見不敢有異議於先公乃私評之如此梓諸以備家乘倘於常大老文章鉅公搜逸闡幽留心國故得賜一言以冠諸首則白日貴於覆盆青雲起夫枯骨遼衆非以一是即一是以萬年死者不朽存者不朽非不肖小子輩所敢

望也此外著述尚有帝鑑圖說四書直解書經直解通鑑直解板俱在內閣而四書書經直解又皆詞林名公體貼大全撰集而先公裁定極切於舉業者又有謨訓類編大寶箴註貞觀政要解皆以進
御家無存稿因并記於此

書牘凡例敬題

先公書牘自舊記室所携來蓋嗣修等遺

家難十餘年所而手澤完歸考其年月似
裁答俱無恙也或有舉其官缺其號或有
舉其號缺其官或官號俱備或直舉其諱
凡例不定嗣修等不敢以己意追補仍其
舊日授書記語耳謹次為編年始隆慶元
年初入相也終萬曆十年訖告終也釐為
十三卷蓋其顛勝既審循實而行雖名簡
牘實同文移記始至終成績可鏡所以明

相業徽勞也又二卷報答知己若徐高顧
王最著者人為一類各有編年所以明師
友誼義也其示懋修手澤附之於末所以
略見庭訓之最著者也其翰林時附見於
後者何緣未當事寒温之問不能悉錄錄
其尤著者十餘篇所以明志學也志學宜
在前而更居後者何先公之言後多踐履
行以明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之義也存此

以備家乘非曰敢翼修詞者也然修詞家
所不必道亦修詞家所不能道也吳鴻臚
稽鍛者始知其為若干將莫耶用者始知
其為神而柰何綜覈即東溫之成識任事
即擅權之娸語總之禀河岳之氣已秉其
用物精弘矣留此一斷精誠在天壤間古
人所謂知我罪我先公意在茲乎史家所
稱為功為過小子輩何敢避焉

先公致禍之由敬述

萬曆元年答閱邊吳堯山曰二十年前曾有
一弘願願以其身為蓐薦使人寢處其上
溲溺垢穢之吾無間焉有欲割取吾耳鼻
者吾亦歡喜施與

答張操江曰受　顧托之重誼當以死報國
遠嫌避怨心有不忍惟不敢以一毫己私
與焉耳

荅李太僕漸菴曰草茅孤介擁十齡　幼主
立於天下臣民之上國威未振人有侮心
僕受恩深重當以死報國家時宰相畢主
立名違道干譽之事直僕之所薄而不為
萬曆五年荅應天巡撫論大政曰僕今所為
暫時雖不便於流俗他日去位之後必有
思我者僕之愚忠無一毫為己之心故也
荅總憲李漸菴論驛遞曰天下事非一手一

足之力僕不難破家沉族以徇公家之務
而一時士大夫乃不為分謗任怨以圖共
濟將奈何亂計獨有力竭而死已矣
萬曆六年荅河道林按院曰既已忘家徇國
遑恤其他雖機穽滿前衆鏃攢體不之畏
也如是少有建立耳
萬曆八年荅學院李公曰不穀棄家忘軀以
徇國家之事而議者猶或非之然不穀持

之愈力略不少回故得失毀譽關頭若打
不破天下事無可為者
荅朱按院辭建三召亭曰吾平生學在師心
不但一時之毀譽有所不顧雖萬世之是
非亦所不計張文忠亦近時賢相其聲施
於後者亦不因三召亭而後顯不穀自許
似不在文忠之列使後世有知我者則不
朽之稱亦不因三召亭而後顯明矣時異

勢殊高臺傾曲池平即吾宅第且不能保
何有於亭
懋修曰夫人必回顧然後周慮足以庇後
必好名然後完美足以保功未有見先公
專行一意但知報
主禍機毀怨身後名都置之不顧若明知其
且破家而不卹明知容容多厚福而不為
難乎免其後矣長洲先生每責余曰而大

人忠勞之不白而淫弃苟活不思雪而子職之謂何矣吾甚羞之余聞之愧駭矣久之猶見追章陸續莫非温恭之波野史浸淫咸歸曾墨之謗余心亦疑之矣二十年後漸有思先公者蓋人固以蓋棺而論定事亦有必世而後明者先公與人書語若此行事若此皆不回顧不好名之心使之也固知一片忠肝義膽留在天壤非幺

麽小子輩所能肆辯憶先父之心亦有不必辯者敬述以復長老先生謝嘉義焉懋修輩至是始得無疑於心矣

太嶽先生文集評

與徐從善知己

數日讀太嶽集真是手舞足蹈而不能已千古奇人千古奇書何遲我十年讀也然非遲十年讀又恐不能讀若此之快也乃今敢斷謂

高皇帝為生民以來未有之神聖開天而作君太嶽先生為生民以來未有之異人中

天而作相薈氣運閟之數千年而始生此神異品而又並集於我

朝盛哉令頌

高皇帝者以為似漢高固為不知類以為似湯亦未盡予直以為跨軼神堯聖舜而其推陷廓清之功直肘足於盤古至若太岳先生龍見二爻總挈三教所謂集大成者方之同矣何者大成之學歷宋至我明愈

講而愈晦愈步趨而愈腐爛得太岳先生
而一洗刷之光彩倍鮮如曰平生學在師
心不曰師孔而孔子之道愈尊學愈明彼
梁汝元李贄者固皆自命為聖人而天下
羣以聖人奉之者也汝元一見而咋口卓
老所稱為大覺設位禮拜之而不置有以
也書牘入手輒自批圈不自知其喜心之
倒極幸勿罪其妄謬信筆潦草寫去中間

有許大議論尚未得發出會須作一篇大
評論文字留之天壤間真是文忠千古少
知己諸人所謂知之淺矣不佞頗知之深
文忠自當魂舉

社弟劉芳節頓首白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目錄

一卷

五言古

二卷
七言古

送石椽

半山亭

方廣寺宴坐次念菴先生韻并致仰懷

訪大方禪僧次念菴韻

送毛青城謫滇南

書羅醫師鳳岡卷

寄題秀溪

別草堂作

同望之子文人日立春喜雪二首

成趣園夜讌限韻三首

送田青丘之南雄兼寄拒山先生二首

臨湖曲六首

送徐太學國式歸省

後九月九日賞菊　閣試

馬上見西山

出左掖

四卷

七言律

恭紀　聖德中興十事詩

問寢承歡

宵衣勤政

緝熙聖學

隆禮師臣

面獎廉能

詔蠲逋負

澍霖應禱

植桑知艱

九塞稱臣

百蠻歸欵

恭祝　萬壽無疆二首

恭頌　聖德詩二首

圜丘陪祀有述

恭侍講讀紀事

春日侍講

皇上祝　聖母

遼左大捷

慶成侍宴

文華殿進講大寶箴應制二首

上林春曉

題荷花應制

玄兎
黄鸚鵡
五色鸚鵡
玉兎
題畫猫應制
聖壽朝賀
送羅比部守寧國
壬戌七月望夕初幼嘉陳子嘉二年兄過訪
次韻
中秋前二夜與諸君共集雙河寺

賦得秋色老梧桐
送初幼嘉年兄還郢三首
秋日集曾工部宅得天字
送翁雲松琴士還浙
詠江濱梅得陽字
塞下曲
送王也博之定海
江中對月得郎字
范比部曾工部洪山人夜過得龍字
王明府之吉水席上致别

懷曾水部
省中對雪再用前韻
省中春望次吴侍郎房山喜聞倭退寄郝侍
郎韻
再韻吴侍御别陳侍御韻
送周比部慮囚江南便歸省覲二首
左闕校閲除書
送梁鳴泉給諫册封晉藩
病懷
五卷

七言律
題洲圖爲沈封君題
壽王觀吾封君
夜過吴侍御得來字
中秋前再過吴侍御得陽字
咏秘草堂卷爲貞菴王孫賦
送涂司理之敘州
聞警
月夜登城
送方金湖之寧洋

素菴戴公墓誌銘
處士立齋高翁墓誌銘
遼府承奉正王公墓誌銘
敕封承德郎刑部山西司主事雲谷曹公墓

表

十四卷

軒皇問道治世長生頌
神母授圖萬年永賴頌
萬壽無疆頌
聖壽無疆頌

得道長生頌有序
繼肅殿箴
聖母圖贊
附寶感電
女節應星
慶都毓聖
塗山翼夏
簡狄生商
太任胎教
太姒嗣音

明德崇儉
長孫進賢
宣仁守舊
援引佛讚
鍾鼎硯銘
工部左給事中丘岳并妻勅命一道
工部左給事中丘岳父母勅命一道
奏為辭免　恩命事
奏為遵　諭自陳不職乞　賜罷斥以光新
政事

十五卷

人主保身以保民辛未程論
葬地論
論時政疏
翰林院讀書說
來鴈說
義命說
擬韓信諭燕書

十六卷

辛未會試程策三問

二十二卷

二十二卷

二十四卷

與河漕萬兩溪論辨和克讓
答郭華溪
答張總憲
與王鑑川言兢業邊事
答司馬王繼津
與王繼津論君臣之義
與殷石汀論吏治
答蜀撫曾確菴
與廣東督撫
與閩中巡撫劉凝齋

答督撫吴環洲
答工部郎中劉公伯燮言用人毀譽
答大司馬萬兩溪
答王鑑川
答冏卿陸五臺
與李太僕漸菴論治體
答吴環洲
答吴道南
與殷石汀經略廣賊
答王敬所

與楚撫趙汝泉言嚴家範禁請託
與曾確菴計平都蠻善後事
答薊遼總督方金湖言任事
答殷石汀
答趙汝泉
答總憲吴太恒
答太常殷秋溟
答王敬所
答吴環洲
又

答廣西撫臺郭華溪
答翰學余同麓
答宗伯董潯陽
與王敬所言關防棍徒假借

二十六卷

答河漕王敬所
答蜀撫曾確菴
答藩伯吴小江
答銓部李石塘
答總憲廖春泉

三十二卷

三十三卷

二十四卷

請定面奬廉能循吏疏
謝　御筆大書疏
謝　恩賚父母疏
謝　宸翰疏
進實錄辭免　加恩疏
再辭　恩命疏
遼東大捷辭　恩疏
謝　御札奬勵疏
進職官書屏疏

三十九卷

議處史職疏
請裁抑外戚疏
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
論邊事疏
進　郊禮圖考疏
郊禮新舊考附
被言乞休疏
謝　恩疏
乞宥言官疏
奉　諭看詳民本疏

四十卷

請重修　大明會典疏
進　世宗御筆疏
請擇有司蠲逋賦以安民生疏
考滿辭免　恩命疏
考滿謝　手勅　加恩疏
再辭　恩命疏
三辭　恩命疏
辭　加恩疏
議處就教[illegible]人疏

請停止　內工疏
嶺西大捷辭免　加恩疏
奏請　聖母裁定　大婚吉期疏
纂修書成辭　恩命疏
論決重囚疏

四十一卷

聞憂謝　降諭宣慰疏
謝　遣官賜賻疏
謝　兩宮太后賜賻疏
謝　卹典疏

四十四卷

四十五卷

四十六卷

新刻張太岳先生詩集卷之一

江陵 叔大張居正 著
後學 雷思霈 馬啟圖 校
纓谷唐國達 梓

五言古

恭述 祖德詩

赫赫我 太祖應運開鴻基仗劒起濠梁羣雄摧若
遺威德加四海混沌分兩儀敷華信巍煥典則仍貽
垂 成祖靖內難桓桓東征師奠鼎于燕朔犁庭掃

兇夷武功既燀赫文命迺丕釐瑤圖仰再造萬國歌
重熙 景陵躬睿質披覽復忘疲斂袵接三輔一德
無猜疑大淵間臨幸政務日暘谷大哉 帝訓編道
法何纚纚 孝皇具至性恭已秉謙祇內庭邃燮幸
外囿絕遊嬉崇儉省郤貂聽言猶轉規太平十八祀
萬姓有遺思 肅祖起南服龍飛會昌期厲當改絃
初制作命夷夔論道闡敬一明倫垂典彝 九重握
金鏡太阿恒自持臨御逾四紀恭已化無爲 二祖
肇皇綱 三宗奠天維成功燭宇宙濊澤洽蒸黎
我皇亶神聖明兩赫重離河山光大業 宗社錫繁

禮締攜想艱難豐芑思燕詒儀刑見羹墻謨訓遵耆
邈率乃祖攸行萬世永有辭愚臣備樞軸理道慚無
裨敬陳　祖德篇惟　帝其念茲

恭勵　聖學詩一首

元后輔萬邦綏猷良不易若稽古哲王多聞乃建事
堯舜帝者宗精一闡微義覽禹既祗德殷高亦遜志
成后務緝熙周詩詠小毖徧數休烈光英聲播來嗣
今皇體獻明沖齡纂神器爰當訪落初即敞金華
秘書帷簡儒彥藝圃畢文思朝昃不遑暇寒暑靡暫
離宸宇仰休明風雲慶遭際顧以謭陋質無能補天

地願言祟　聖功問學登純懿勿云天聰明無爲事
博識圖書足自娛兼之益神智勿云富春秋茂葉聊
可誘寸陰重逾璧居諸易流駛勿云履崇高優游保
天位君心苟縱逸萬幾遂頹墜勿云當燕閒可以快
志意一暴而十寒細行終爲累戒彼鴻鵠心專精道
乃致智御必端良勿狎於非類爲山九仞崇成功歸
一簣慎初惟克終永保無虞治愚臣職司規敢以告中仍

恭頌　母德詩一首

聖化基中閫坤儀貞萬方塗山翼夏啓文母誕周王
徽音者彤管奕奕流芬芳我　明肇造初孝慈佐高
皇艱難扶景運在宥相乾綱補苴感將士採拮親蠶
桑居貴不忘儉大練爲衣裳　文皇勤厥家亦曰內
德良思媚惟　仁孝箴言足贊襄嘗爲女訓篇睿謨
何洋洋呂霍垂永鑒寵溢愼其防休哉　二后烈遺
彼姒與姜貽謀及來裔繩繩慶方將猗歟我　聖母
世德宜重光扶　天致昇平毓　聖慕靈昌履盛彌
勤恪秉禮日矜莊內庭政無譁外家恩有常明達信
如此焉卿豈足望　九重勤孝養萬寓際時康永言
綏壽祉地久與天長

擬西北有織婦

西北有織婦容華豔朝光朝織錦繡段暮成龍鳳章
投杼忽長吁慰焉中自傷綿綿憶遠道悠悠恨河梁
遠道不可見淚下何浪浪春風捲羅幙明月照流黃
山川一何阻雲樹一何長安得隨長風翩翻來君傍
願將雲錦絲爲君補華裳

東李鶉野

同居長安城累月阻談讌雖無簿領急恐此微痾患
日夕想音徽躑躅夜參半況茲霜霰積淒其歲云晏
靡靡眾芳萎苒苒物候變已愴世慮嬰兼之越鄉歎
非君慰寂寥幽思何由見

述懷

豈是東方隱沉冥金馬門方同長卿倦臥病思梁園
蹇予秉微尚適俗多憂煩側身謬通籍撫心愁觸藩
臃腫非世器緬懷南山原幽澗有遺藻白雲漏芳蓀
山中人不歸衆卉森以繁永願謝塵累閒居養營魂
百年貴有適貴賤寧足論

送高廉泉之任

秋風振燕山念子當遠征離鴻遵別渚驚呼求其朋
征馬鳴蕭蕭僕夫促嚴程願言不能終揮涕沾長纓
歡觴爲悲酌清絃動哀聲携手臨廣陌含情各酸辛

風塵何擾擾世途險且傾勉哉崇令德慰此離索情

送黎忠池二首

在昔同心秘出入承明闥蹇余陋劣姿謬得偶賢達
慷慨金蘭契晤言懷抱豁如何歡讌促倏忽萬里别
婉戀夙昔意一旦成契闊閩海出悠悠征途候明發
感舊思方積悵遠情彌怛一望潞河水愁心不可越
余有歸與與抱病淹朝秩君懷濟世心攬轡辭皇邑
以茲負羈羽羨彼摶雲翼況多感慨情世慮纏胞臆
盈盈别淚泫漫漫岐路及不惜去日遠我懷誰與析
世路方嶮巇修名苦難立願以皓首期無爲素絲泣

適志吟

有欲苦不足無欲亦無憂羲和振六轡駒隙無停留
我志在虛寂苟得非所求雖居一世間脫若雲煙浮
芙渠濯清水滄江飄白鷗魯連志存齊綺皓亦安劉
偉哉古人達千載想徽猷

蒲生野塘中

蒲生野塘中其葉何離離秋風不相惜靡爲泉下泥
四序代炎涼光景日夕馳榮瘁不自保倏忽誰能知
愚暗觀目前達人契真機履霜知冰凝見盛恒慮衰
種松勿負垣植蘭勿當逵臨市嘆黃犬但爲後世嗤

羽林郎

霍家蒼頭兒姓馮名子都寵借將軍恩身爲執金吾
朝遊平樂觀暮宿酒家壚青絲牽驄馬觀者塞路衢
鬭雞狹邪道結客平陵隅杯酒吐然諾千金爲錙銖
司隸不敢問豪吏徒奸雖勢利可薰人寧論知與愚
吁嗟原憲輩白首困桑樞

余有內人之喪一年矣偶讀韋蘇州傷內詩愴
然有感

昔人怨離居余亦罹斯患銜情對嘉藻掩卷空長嘆
蹇薄遘運屯中路棄所歡嬿婉一何促飲此長恨端

熊魂寄空館遺嬰未能言玉匣揜明鏡塵埃雙帶盤
感此意慘愴觸物憂思攢落月挂虛牖凄霜生暮寒
沉綿夜方永倏忽歲已單滯慮信為感幽懐詎能寬
悲哉難具陳淚下如迸瀾

朱鳳吟

朱鳳失其羣十年不得雙早棲漢宫樹獨啄瑤草芳
羽族雖萬類誰可相頡頏西來見王母假我青鸞皇
翳我上太清飄飄浮雲翔竹實已千載修梧蔽扶桑
窮覽遐八極遨遊仰三光仙遊誠足娛故雖安可忘

喜雨獨酌

振風起西北飄颻撼庭幹長空響洊雷驟雨何霧亂
奔騰走蛟龍倒瀉傾河漢倏忽庭除下淼漫生波瀾
沾灑遍枯槁翩翾舞沙燕遙嶺合翠微平林鬱蔥蒨
伊余困積熱閒居解簪弁披襟臥北窗囊管辭東觀
嘉此京霧愜且復屏紈扇開樽聊命觴欣豫以濡翰

同汪雲溪太守李龍洲侍御劉百洲太守餞羅湖州守岳東潯別駕登懐庾樓

丹樓造天居遐瞰靡不周江聲動地轉楚岫與雲浮
索處獨無緒騁望且銷憂况茲邁芳月欣賞藉名流
輕煙翳華薄時雨霽芳洲灌木鳥嚶嚶飛鳴求匹儔
景物既蔥蒨嘉會亦綢繆但恐濛汜夕餘光不可留
風塵暗滄海浮雲滿中州目極心如惄顧望但懐愁
且共恣嘯歌身世徒悠悠

修竹篇

孤篠植汶陽籦龍挺陰崖何似侶幽人結根煙水湄
修枝拂杳靄接葉映漣漪陰森野氣積戛擊京飈吹
朝露綴瓊玖宵月蔭參差水吟蛟龍蟄雲盤鳳鳥儀
永願芒煙霞寧知勞歲移但畏伶倫子截此凌霄枝
裁鑿豈不貴所患乖天姿亭亭霜露下淒其卉草衰
願以歲寒操共君搖落時

雨霽遊蕭氏園亭

端居苦沈鬱振策憩雲林夕雨盪氛埃惠風扇輕陰
以茲景色麗脩然生遠心披榛尋徑曲排雲眺嶇嶔
移松宿煙靄延蘿挂襟簪工花送餘馥山鳥懐好音
仰欣天宇闊俯視萬卉森洗觴幽樹底長嘯白雲岑
折蒙霏瓊屑濡毫動蘭吟日夕車馬散林塘紫翠沈

七賢咏

余讀晉史七賢傳慨然想見其為人常嘆以為微妙
之士貴乎自我履素之軌無取同塗故有訪瀟盈於
一世而獨行者不以為悔沈機晦於千載而孤尚者

不以爲悶斯皆心有所慨遊方之外者也夫幽蘭之生空谷非歷遐絶景者莫得而采之而幽蘭不以無采而藏其臭和璞之縕玄巖非獨鑒冥搜者誰得而寶之而和璞不以無識而掩其光蓋賢者之所爲衆人固不測也況譏有修短跡有明晦何可盡喻哉今之論七賢者徒觀其沈酣恣放哺啜糟漓便謂有累名教胎禍晉室此所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獨持繩墨之末議不知良工之獨苦者也嘗試論之易翼有言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故語默不同其撰一也弛張異用其肯歸也巢由抗行稷契宣謨並容於堯代箕子佯狂比干死諍俱獎於宣尼世豈有異議哉余覩七子皆履冲素之懷體醇和之質假令才際清明遇適其位上可以亮工弘化贊興王之業下可以流藻垂芬樹不朽之聲豈欲沈淪摩滅無所短長者哉而值禪代之朔在玄黃之際當塗之鼎未移典午之謀已熾司馬父子自以人心未厭懼大業中傾於是芟除異己樹值同盟世家鼎族咸就誅鋤名德才流並罹荼毒方其豪主狠吞羣才烏盡於斯時也進欲佐命成功則賈充荀勗之儔七子之所恥也退欲高蹈遠舉則孤特自表以速患害又七子

之所不爲也自以道高才儁深慮不免故放言以晦貞沈湎以毀質或吏隱於廊廟或泊浮於財利縱誕任率使世不得而羈焉然其泥蟠淵默內明外穢澄之不清深不可識豈與世俗之蒙蒙者比乎蟬蛻於糞溷之中爝然涅而不緇者也其清言名理冲襟逸度猶足以拔起後生撈漉沉溺彼王澄胡毋彥國之倫遇既殊時才復異等而希心玄勝妄意宗流徒竊皮毛遺其神髓殆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世遂以此詆訶前人因噎恚食豈不枉哉若夫中朝喪亂胡羯猖狂彼自以負何之人貽謀不令識者已鑒於數十載之前矣又豈七子之過耶嗟乎大鵬翔於寥廓斥鷃戲於枋榆釣天之庭豈工師之所躡無航之津非蠹鮒之所遊世之汩沒於腥羶者固無足道而小儒曲士自守一節又烏可以談尺寸之外哉七子之義幾於晦矣昔司馬子長願執鞭於晏子長卿託名於相如此人皆懸解神契不隨俗之好惡者余竊高七子之節因以暇日叙述遺事各爲短咏以紓其幽致雖不敢謂獨契古心庶亦不移流俗亦冀玄覽達觀君子有以明余之志焉

阮步兵

阮公生人表英才固天啓解角風塵會戢翼雲林裏
從容謝婚媾沈湎混泥滓郁彼咏懷言寄辭蘊玄理

嵇中散

中散龍鳳姿雅志薄雲漢少無適俗韻早有餐霞願
調高豈諧俗才儁爲身患纓悲幽憤詞結恨廣陵散

山司徒

巨源江海情本欲全高尚蕭洒秉樞軸疇能測弘量
睿識旣淵沈清心亦玉亮談笑奬人倫千齡稱哲匠

劉參軍

參軍倜儻客逸氣凌八紘任真蒙叟放慢世長卿情
頌酒固有託荷鍤眞達生顧念區中士燕雀空荆榛

王安豐

濬沖夙清拔志與浮雲徂時哉忽遷化緬邈黃公壚
雖有纓紱累終知世網疎鑽李豈通蔽持籌乃自汙

向常侍

子期耽玄默山陽遺心侶南華洩幽秘奧義清泉吐
躡屐登承明詭對輕巢許悲凉懷舊篇獨共寃魂語

阮始平

仲容寡名欲越禮自踈放賫均非術解達識由神曠
嫮美衆所嫉出守情彌暢萬物莫能移斯言誠可諒

夜燕曲

朗朗宵月流爛爛河星光晝樂苦不足夕宴啓高堂
旨酒千春醖瓊筵百福香淸管發東謳豔舞進西倡
綺羅紛襍遝言笑吐芬芳明珠垂列壁錯落黃金釭
千金壽客飲萬年酎主觴犇華濯朝月桃李熙春陽
月魄不重盈花落豈再揚悟彼蟋蟀歎爲樂及時康
朱光發東白歡虞方未央

怨歌行

步出上東門桃李夾路傍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 一解
迢迢蘭渚東淥水雙鴛鴦飛鳴常儔匹行止自成行 二解
牽牛不負軛織女虛七襄可憐仙靈匹萬古限河梁 三解
種蓮高山顛枝葉那得長斷綆落銀缾何由汲寒漿 四解
驪波赴東海晦魄淪宵光盛年若爲容顦顇令心傷 五解

再寄胡劒西二首

昔我遊京華通籍金馬門鏘鏘衆英列璀璨富瑤琨

夫君起豫章五色鳴朝暾流藻發春華吐論瀉洪源
伊余信薄劣攀雲仰天閶如彼枋榆翮翻飛附大鵬
省已終日恧偃臥返丘園刼來淸江濱三易凉與溫
誰言棲息異契濶有成言流俗薄素交久要古所敦
塤箎不同器和鳴發宫商方圭與圓璧俱登君子堂
民生各有性迭用異柔剛羡君倜儻槩千里何昂昂
而我荏弱姿忍垢懼發鉎偏智守一隅語默互相妨
通人貴兼畜志已歸大方韋絃著烱戒黑白耀文章
所願共追琢德音長不忘翳彼他山石可用瑩精光

瀟湘道中

江南佳麗地靈境信隈隩連峰造天關石筍揷雲足
我前擁煙霞我後映松竹飛賓洒征衣山光盪人目
朝採碧澗藻夕息清湘曲側想素心人浩歌渺空谷
逸駕如可從吾當謝簪紱

暮宿田家

暝投谷田巷野日沈荒岡行子昧所如假息墟里旁
野老喜客至開門下嚴裝坐我茅簷下飯我新炊粱
兒童四五輩趨走行壺漿箭笓有餘粒傷舍遶叢篁
攘袂再三起向我誇耕桑體貌雖村愚言語多慷慨
世儒貴苛禮文縟意則凉大美不俟和素質本無章
感此薄流俗側想歌皇唐

謁岳廟作

炎州標靈嶽巋然奠南極與雲翊帝工滃峰直軫域
千秋儼廟貌邦典祀有秩我來叩幽秘躋雲屢登陟
齋心肅永夜盻蠁如可即髣髴遇眞侶排空假羽翼
授我玉芝藥光耀有五色瑶草吐雲英金書啓石室
顧慙塵土軀恐負心所憶願言藉神休精誠倘能値

祝融峰

祝融羣峰表律崒萬古雄采虹挂丹磴邈若升蒼穹
舉手捫太微天關洞開通璀璨南斗星壘珠嘗我胃

俯瞰六合內沆漭煙雲重浩如太始初二氣涵冲融
須臾湧陽景倒挂扶桑東瀛海不復辨三山安可窮
寄謝馭風子吾將遊混濛

謁晦翁南軒祠示諸同志

兩賢異鄉域千里還相求祗爲戀徒侶能忘路阻修
我行躡遺跡仰見祠屋幽高山近可仰嘉會亦綢繆
（祠前堂名嘉會）俛首念疇昔戚戚懷殷憂能抱遺俗心賦質
闇且柔巖肩負喬嶽有志力不遒願我同心侶景行
希令猷涓流匯滄海一簣成山丘欲騁萬里途中道
安可留各勉日新志毋貽白首羞

同貞菴殿下李羅村飲述齋園亭

結侶芳春貯置酒忘憂館既枉東阿軛復集西臺彥韶物詎能幾繁花開已爛芳林啼早鶯雕梁語新鷰徘徊花林間坐惜流光換朝遊忘景晏夕遊候宵半華月麗層穹河星出宥燦四座咸怡豫羽爵行無算歡追鄴下踪賞挹平臺宴伊余媿薄劣謬忝同聲睠開緘翫嘉藻入手明珠璨勝遊如可續及此陽春旦

人日對雪贈朱鎮山

今日良宴會嘘唷測候移況逢春風起吹雪下瑤墀九逵密如織雙闕影離離煙郊亂晴絮遠樹放華滋

佳此景色麗嬿婉覯心知且爲陽春吟願子驅車遲驅車雪上飛下車氷已泮翹首望嵩高遙遙隔河縣仙花行可采汴柳看應脩窮谷既晞陽東人亦待旦戀侶徒搖搖驪駒安可絆仰攀瓊樹枝聊以贈繾綣

宿荊門寄懷郢中知舊

秋分氣已厲原野森蕭森我行未踰邇已覺離思深解轅造山館山館靄沉沉朝行畏霜露夕息懷重衾飄雪出遠岫落葉辭故林已愴物候變況驚離別心違顏曠庭彩戀侶解朋簪徂途指有餘歸軼杳難尋引領飛鴻翼遲爾江上音

獨漉篇

獨漉獨漉羊腸坂曲積羽叢輕輕車折軸彼何者烏來往翩翩鴞獨啄腥嚇鳳驚鸞萋兮菲兮貝錦是張猰狗所吠吠此宵行同行竊金按劍相疑于實不良畏我于知銜珠向君精光可燭小人在旁很曰魚目國士以讓飯漂思韓欲報君恩豈恤人言

七言古

遼左奏捷

長白山前晝傳箭鮮甲羯兒騎如電軍書昨夜馳樂浪　天子登壇策飛將羽林六郡稱材雄摐金伐鼓蒲河東左馘名王右生虜歸來血染寶刀紅胡笳吹落關山月捷書飛報承明闕洗兵遼陽海水沉立馬天山陣雲沒　皇恩已誓五單于小醜那復憂東胡將軍超距稱雄略制勝從來在廟謨

恭題　文皇四駿圖四首

龍駒 鄭村壩大戰御胄堂着一箭都指揮丑丑拔箭

天馬徠翼飛龍蹄削玉耳垂筒碧月懸雙頰明星貫兩瞳　文皇將士盡羆虎復有龍駒助神武流矢當胷戰不休汗溝血點桃花雨壩上摧鋒第一功策勳何必減元戎君不見虎士標形麟閣裏龍駒亦入畫圖中

赤兎 白溝河大戰御胄堂着一箭都指揮亞失帖木拔箭

雷鉤鉤北軍來赤兎走黃雲開攖身超夾澗策足絕塵埃白溝原頭振鼙鼓貫陣穿營猛如虎穆王赤驥詎爲奇昭陵發電應難數百戰間關未解鞍箭瘢還向畫圖看只今四海昇平日誰識當年締構艱

棗騮 小河大戰御胄堂一箭後兩曲池一箭安順侯脫火赤拔箭

紫騮馬金絡月朝刷燕晡秣越倏儻精權奇超驤走滅沒當年萬馬盡騰空就中紫騮尤最雄戰罷不知身着箭飛來祇覺足生風北風獵獵吹原野長河水澌血流赭誰言百萬倒戈中猶有彎弧射鈎者

黃馬 靈璧縣大戰後曲池着一箭指揮猫兒拔箭

軒后輿龍馬翔駕天駟乘飛黃廻頭看紫鸞顧影失超光　君王神武古來少萬里煙塵一劒掃馬蹄蹴處山爲摧何論陳耶與平保揚鞭渡淮淮水清金陵

父老壺漿迎從此華陽休駿足山河重整泰階平

恭詠　畫鹿四首

鹿濯濯在靈囿嘷嶸玉角新點染霜毫秀捧駕應從西極來御環欲獻南山壽

鹿呦呦食野萍松間求友出泉上引麑行齊宮漢苑紛相狎豈草長林空復情

鹿麌麌聚中原草香尋宿麝樹暝伴啼猿虞山尚憶羣遊地梁沼還承顧盼恩

鹿甡甡在中林養茸芳徑暖照影碧溪深上苑不須驚羽獵　皇仁應有放麑心

太平歌

中興日月麗明庭垂衣御宇朝萬靈雞鳴入問龍樓寢燕坐親談虎觀經四時玉燭調元氣萬國梯航皆遠至雅奏應諧韶護音豫遊不事漫延戲太平之象復如何五風十雨禾黍多小臣拜手陳無逸願以兢兢保太和

送　勑使閱武

貔貅百萬護神京細柳雲屯大將營雄稱六郡良家子氣壓三河俠少名我　皇中興初復古四海時平猶整旅巡邊　勑使出承明奉　詔臨戎來閱武麒

麟錦帶佩干將魚鳥分麾躍驌驦擐甲林林皆鼓勇彎弧一一直穿楊軍威萬里播幽朔胡天已見旄頭落始知頗牧在禁中何事勞師勤遠略

白燕曲四首

白燕飛兩兩玉交輝生商傳帝命送喜傍慈闈有時紅藥堦前過帶得清香拂繡幃

白燕來呈瑞向瑤臺暎日靈姿瑩凌風雪翼開春長花發春宮裏弄影雙飛日幾迴

白燕翔素影落銀塘交飛紅菡萏暎紫鴛鴦太平景物先呈瑞燕喜年年樂未决

白燕舞日照葵心午輕穀剪躚衣清歌諧細語感德蹌蹌儀舜庭呈祥藹藹來文囿

應制題畫馬二首

五花驄馬青絲絡宣德年中　景陵作只今百五十年餘生氣權奇宛如昨良樂一顧價千金爭似　君王寶愛深非緣愛物圖神駿要識兢兢朽索心

丹青好手曹韓筆貌得天閑紫騮匹晨鳧飛燕敢爭雄絕景超光意俱失漠漠胡沙瀚海秋幾隨漢將覓封侯時清斂却追風足芳草閑眠飲碧流

元夕行

今夕何夕春燈明燕京女兒踏月行燈搖珠彩張華屋月散瑤光滿禁城禁城迢迢通戚里九衢萬戶燈光裏花怯春寒帶火開馬銜香霧連塵起絃管紛紛夾道傍遊人何處不相將花邊露洗雕鞍濕陌上風迴珠翠香花邊陌上煙雲滿月落城頭人未返共道金吾此夜弛但愁玉漏春宵短御溝楊柳拂銅駝柳外樓臺譙吹歌五陵豪貴應難擬一夜歡娛奈樂何年光宛轉不相待過眼繁華空自愛君不見燕臺向時歌舞人歌舞不聞明月在

送徐浴泉考績還任

使君來從函谷關獨驂兩鳧翔雲開　君王爲余[illegible]
父老再借旌旆西來還長安三月春已暮渺渺離[illegible]
暗燕樹念我空多別後思憐君更向來時路太行連
天煙霧多紛南西望愁緲邈莫嗟遠別春明外計日
鴛行聽玉珂

三瑞詩爲嚴相公賦

仙翁來跨兩青龍頭骨豎削而龍從化爲雙竹凌蒼
穹山中夜雨飛龍去唯見孫枝滿舊叢
延恩閣何崇崇下見芝草紛茸茸光曜五色輪囷其
中日月所照精英所鍾主人壽考百福隆商雒之歌

安可同
猗嗟蓮誰所移葆盤礴花紛披靈根迴與凡卉異太
華之種爭神奇聯跗共蔕彩煒煒華堂清陰相參差
初疑天孫來雲錦光陸離俄驚弄珠侶濯波江水湄
扶植元因造化功愛護似有神明持君不見秋風江
畔衆芳萎唯有此種方葳蕤

曹紀山督學題老子出關圖見寄謝之

君不見赤烏東飛寶兕斜豐宮鎬殿煙塵遮王風寂
寞委蔓草零國奔騰如亂麻仲尼乘桴泛東海伯陽
西遊度流沙流沙迢迢幾萬里休氣紫光半空紫下
看六合滿塵埃鴻飛却在雲霄裏強留著述傳後人
鳳毛麟角寧足珍大象由來貴冥契世上言語徒紛
紛君不見函谷關前凌深谷須臾改紫氣青牛竟何
在千年石壁瑣空冥金書玉簡埋光彩若思大藥駐
朱顏逝水馳光豈相待我昔圖南奮溟渤身逢　明
主遊丹闕作賦恥學相如工干時實有揚雲拙一朝
骯髒不得意翩翩歸臥滄江月故人知我烟霞心遙
傳毫素寄雲林看圖髣髴猶龍而使我跌宕開塵襟
塵襟已消箭世網誰能侵休言大隱沉金馬且弄扁
舟泛碧潯他年紫閣如相憶煙水桃花深更深

贈國子馬生行

馬生年少負雄姿氣凌江海干雲霓二十作賦黃鶴
樓四座驚聽陽春詞由來此曲和者寡眼底紛紛亂
鄭雅鵾鵬跋踖風塵中驊騮伏櫪鹽車下爾來不覺
四十餘有策未獻承明廬南山老棄孟東野渭橋那
識馬相如吹竽自恥投齊好手提雙龍走燕趙縱觀
七澤未足奇彈鋏躡馬長安道長安大道連狹邪五
侯七貴競紛華歌鍾夜宴平陽宅玉樹朝開上苑花
平陽上苑春如織意氣傾人生羽翼眼前空自愛繁
華馬生視此淚沾臆富貴由來若不常風雲變態如

瞬息不見當年許史家朱樓綺戶青雲逼一朝飃零門祚衰堂前一一生荊棘乃知世事如短蓬飄揚倏忽浮雲空丈夫且知貴適志安能絲出半獎龍燕山十月朔風起挽車欲度桑乾水翻然長嘆歸滄溟轉望青山白雲裡煌煌日照京路塵道傍相送車轔轔驅馬一去不復顧回頭却笑塵中人

梔溪書屋

澗濱子少年卓犖稱經綸五言下筆如有神手握隋和不易售十年閉戶梔谿濱梔谿繞澗春流滿靈境尙踪兩幽絕載酒難尋楊子亭尋源豈識秦人宅三

十作賦登君門鳳凰在籔鶴在軒金花瑤草秘幽室白石蒼苔空履綦

寶劍篇

君不見昔時歐冶鑄雙劍乃是赤堇之金若耶之銅玄鼎烹煎自帝髓洪鑪鼓鞴炎精融冶開龍虎欻揮霍青天倏忽飛長虹神物變化世叵測誰知埋沒豐城側庞廬剝落苔蘚暗黿藻朦朧土花食忽如赤道霾妖氛蟾鬭金精太陰黑司空仰鑒斗牛精冥漢千年竟合并劚起幽泉霏雪冷洗開殘暈玉華明握中科斗深深見匣裏蛟龍夜夜鳴扶風豪士吳門客見此倉惶喪精魄荊卿匕首色黯淡越國流星氣蕭索五都聲價詎能測一諾慇懃重想結提攜西向蜀關道萬里煙塵淨如掃山中野魅走慄憎水底長鯨欲奔倒至寶由來有冥契烈士得之壯懷抱君不見平陵男子朱阿游直節不肯干王矦却請上方斬馬劍攀檻下與龍逢遊丈夫磊砢貴如此何能齷齪混泥滓看君倜儻有奇槩贈此相逢慰知己尊前舞罷玉龍飛一道寒光迸江水

皇貴妃發引鼓吹詞附入

靈輀出祖沙河路夜月韜光霜積素緌鸞翔青鳥御

玉簫聲斷空煙霧行雲已飛去欲挽飈車難住天際蒼蒼陵樹極目傷心處

漢江

漢江東流風作波南船北檝愁經過卅師縮手抱雙槳對客唱公無渡河襄陽渡頭春可憐襄陽城北花含煙大堤高樓酒初熟歡吟且駐木蘭船

割股行

割股割股兒心何急捐軀代親尚可爲一寸之膚安足惜膚裂尚可全父命難再延拔刃仰天肝膽碎白日慘慘風悲酸吁嗟殘形似非中道若心烈行亦足

慨我願移此心事君如事親臨危致困不愛死忠孝萬古多芳聲

雪中柬劉生

十日不出風雨繁風號泉枯爭飈喧江頭梅蕋凍不發欲覓濁醪何處村城南處士索居者四壁寥然對虛牖桂薪玉粒烏裘敝千金賣文復何即君不見五侯酒爐紅毯天氍毹錦帳坐烹鮮閉門不肯學干謁被褐苦吟誰其憐

雙燕詞

燕燕東南飛翩翩舞衣亂弄影交棲秦帝宫合歡並

入昭陽殿昭陽殿秦帝宫高樓幾處來春風珠簾繡柱宜朝日翠幌金鋪結晚虹嘯儔還命侶拂翠復翻紅細語巧隨歌管換芳泥解點杏梁空只愛春光共流轉寧知搖落秋江晚却憐海鶴與冥鴻鎩飛獨傷孤雲遠

送黃將軍

雉飛不出林鵰舉輕千里男兒所志在四方何用碌碌困泥滓吾觀黃君風骨殊數奇不合長次且神鷹豈爲凡鳥顧騏驥終非轅下駒丈夫能變世叵測風雲忽動垂天翼灞亭猶識李將軍冷灰復焰韓安國

東市駿馬北市醼酒酣笑擲黃金鞭寶劒平生心感重臨行持贈結交歡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二

五言律

應制荷花詩

液池涵　聖澤靈卉吐仙葩皎皎疑瓊雪娉妍簇絳
霞蟠桃同介壽萱草並敷華歲歲臨長景呈祥應帝
家

應制題百子圖

穰穰鍾慈愛翠嬉悅聖情眼前看赤子天下念蒼生
鏘鳳翩翩舞群麟隊隊行百男今有兆太姒在周京
碧落誕家子芳林劇戲親玉繁庭際樹珠弄掌中人

少小看頭角嬉遊總性真應知　皇澤遠麟趾自振
振

應制題畫四首

牧童騎牛吹笛

是處桑麻好田家樂事同耕犍閑白晝牧豎趁春風
短笛乾坤裏長林雨露中命儔邀藉草相與說年豐

牧童持鞭

隴上朝朝牧歸來路不迷飲流非避世扣角豈干齊
乍轉松蘿畔還過桃李蹊時清無戰伐縱爾任東西

牧童竿懸蛙餐

釋卻沾塗苦閒來弄釣竿黍禾千頃熟烟雨一簑寒
處處溪流滿山山秋色闌不知田野樂爲向畫圖看

牧牛按拍歌

驅犢行遊遍遙村傍近阿亂山秋色暝高樹晚凉多
不識官輸苦焉知帝力何太平無一事按拍且高歌

孝恪皇太后遷祔鼓吹詞一首輓歌十首

鼓吹詞　應天長

赤龍降後仙早露滿　國陵悲宿草啟　玄宮揚
素旐馭乘蕭蕭風嫋嫋　葆吹千峰邊帳望　慈雲
縹緲白鶴歸來華表烏啼山月曉

輓歌

毓　聖恩無極遊仙夢不歸載逢玄隧改重念紫宮
違帳殿松陰合鈴歌薤露晞　永陵原上月今夕見
重暉

憶昔推宮範千今戴　母慈渚虹方衍慶風木巳興
悲專祀隆周典偕陵備漢儀丹旐遙發處一望一淒
其

虞琴方罷奏湘瑟久含愁班竹無雙泪蒼松共一杯
掖庭春寂寂　山殿夜悠悠不盡終天思淒風三月
秋

曉日金山道靈輀向北移祗看雙鳳髮遥度九龍曲
日月迴陵谷風雲護羽儀共知　明主孝甘露灑瓊
枝
嗣聖膺宸極　重闈正寢圍身遊天下養名極域中
尊扆輅迴芳甸星軒復紫垣千秋霜露候冠佩肅陵
原
自昔親蠶日金繅幾度陪春風依舊到　仙馭不重
回北隴泉扉啟西郊　輦路開綵雲偏有意來去遶
陵臺
梧野營新兆金山從舊封鏡埋長隱鳳劍化自從龍

瞑色浮千嶂濤聲起萬松迴瞻佳氣合蒼翠瑣居庸
北極恩長戴東朝養未伸月殘長樂夢花發霸陵春
典禮遵前古哀榮及此辰孝思根　聖性竚望幾傷
神
地應占沙勝天開夢日祥一辭丹鳳輦長返白雲鄉
月落千峰瞑烏啼五夜霜哀榮及泉壤　舜孝仰重
光
德以　椒闈著名從玉簡傳無疆元應地有　子正
當天道佩藏丹壑飛輧入紫烟[illegible]尚霜露夕帳望自
年年

賦得玉河氷泮
御溝開凝凍春波遶苑墻碧搖宮柳色紅映曉霞光
噴浪知魚躍連雲下鶩行漸看新漲溢幾曲碧流長
閣試秋霽
爽氣澄殘暑晴光滿素秋黃知離菊淨紅見野楓稠
鴈帶霞光度天連山色浮邊烽昨已熄雲靄望中收
秋夜感懷寄欽之二首
海月稍稍落簷蛩細細吟芙蓉秋色老鼓角夜堂深
峽水遠長笑江魚滯好音疎庸隨畫省燈下媿華簪
邂爾天衢步駸駸藻思豪青藜燃夜火彩筆泐秋濤

冀北誇龍種圖南識鳳毛長安春色好不負杏園曹
山月曉仍在
蚤夜趨　丹陛嚴城聽曙雞孤鐘長樂轉片月太行
低日氣光還照霜華影未迷慈烏驚萬樹歷亂御溝
隄
返照
落日千山暮寒光入薊城虛堂餘樹色御苑亂鴉聲
棲衲僧歸晚開軒客望平鄉關杳何處萬里一含情
送苑北部恤刑廣右四首
客舍起驪歌雙旌擁玉珂紫貂衝白雪彩鷁渡黃河

遠布虞廷詔深知禹泣多郎看萬里去把秩柰君畫省三年績　彤墀五色章　君恩覃桂嶺使節指蠻方懷古悲蒼野登臺弔越王更須勤疏草解網答明光

春色盃金埜春風滿玉京市橋朋酒綠關塞客旱明慨慷青萍劍行過白帝城懸知思舊侶愁聽鳥嚶嚶

郎有同心者寧如君與予過談皆意氣投贈自瓊琚五夜西曹夢三秋北鴈書梅黃應下峽可得問蓬廬

元夕

劍門今夕夜皎皎徹寒墟不飲杯中酒其如月色孤

鍾聲來御苑火樹滿長衢相逐行吟者安知夜已徂

秋夕省直

凉飇何𡡉𡡉秋入白雲司爲讀騷人賦翻增旅客思蟬聲咽高柳暝色下疎籬搖落關山外清笳晩更悲

雙河寺小憩

雲間開梵宇寂寂桄寒流萬刼空中息諸天象外幽地疑玄度宅河似白鷗洲即此堪乘興風烟况早秋

送黎封部叅藩廣右二首

尊酒河梁上穠穠夏木陰片帆千里遠一語百年深去住悲離合乾坤自古今相思何處切纖月到疎林

於爾開青眼相看器自殊鳳翎　外出劍氣斗邊紛謝樹憐雙玉雄文重兩都向來餘古意且得問蒼梧

郊寺送客三首

三旬不出郭衝泥復此過輕風搖砌草遲日照渠荷僧飯盤中足禪機物外多分題有新句投醉客顏酡

郊關頻送客因叩遠公扉下榻藤花落翻經野鶴歸諸天開色象層閣入烟霏欲問無生訣那能遂息機

禪關幽寂甚一到隱心生禮佛爐烟細烹茶鼎火明萬緣空裏息半偈靜中清落日催歸騎依依鍾磬聲

雨中過周比部

客抱苦不愜因君一解顏入簾飛白雨起坐見青山計日江南發何時漢闕還雙河秋夜月誰與叩禪關

題隱菴遠寄亭

勝地臨江漢危亭架穴寥簷陰飛凍雨窗洞引清飇竹影檀欒密山光碧玉搖仙居不可問渺渺隔丹霄

登仲宣樓二首

一樓雄此郡萬里眼全開孤嶂烟中落長江天際來看題尋舊跡懷古寄新裁不見操觚者臨風首重回

百雉枕江烟危樓倚碧天望隨雲共没心與日俱懸柳暗迷通浦沙明辨遠川登高愧能賦空羨昔人賢

送汪達峰太史省親二首

紫閣朝陳疏青藜夜報書里應誇結駟歸及薦江魚
劍曲瞻雲近庭闈愛日舒南陔如可續莫爲賦閑居
涇水不人渭此心唯見君但令心共許誰復嘆離羣
別曲聽朝雨歸帆逗海雲握中何所贈雜珮藉蘭薰

詠虎丘圖

野草荒吳殿浮圖出梵天雲霞通海氣樓閣瞰江煙
林暝涵秋色巖懸想瀑泉未能窮遠跡懷古一凄然

孝烈皇后挽歌二首

厚載侔天德勤勞翊帝功詎知鸞馭杳長使鳳樓空

懿範傳中禁遺言愴聖衷仙遊緲何處瞻戀五雲中
鴻號瑤圖啟鸞飛寶鏡沉白雲仙路迥玄寢壽宮深
上食閑行殿悲笳度遠岑昭陵空悵望風日晚陰陰

莊敬太子挽歌

鶴馭淩霄漢龍樓鎖寂寥空悲仙路杳無復寢門朝
綺季辭金輅浮丘侍玉霄惟餘鳳笙曲猶逐白雲飄

送張少渠之鄞

客路悲千里離旌指四明風烟連澤國秋雨綴王程
迢遞雙鳧逵翩翩一鶴輕碧雲橋落候相送若爲情

寄枝江殿下

憶昔趨陪地烟雲入夢多斷蓬辭故土叢桂隱山阿
消息經年阻風塵奈爾何梁園誰受簡白雪滿關河

初秋四首

玉琯調商律金颷拂絳紗碧雲宮闕晚丹樹禁城遮
客況看流火邊愁入暮笳無能效楚賦空自悵年華
花落昭陽暮寒生御液遲碧空浮霽靄黃葉舞輕颸
靜愛潘郎賦情深楚客悲涼風正蕭瑟莫唱漢宮詞
搖落憐鄉思居諸感宦遊尊鱸江國渺砧杵漢宮秋
步月愁看影瞻雲愛倚樓有懷吟不就惆悵晚風颼
寒暄殊景物歲月嘆蹉跎況是天涯客其如秋思何

金莖零露湛碧漢夜涼多獨立蒼茫裏閑愁付短哦

送楊別駕之瀘

去去西征客蠶叢路幾千江流通白帝劍道倚青天
解纜驚秋早維舟憶月圓時清官況好不似度瀘年

同李石麓張西吳遊正法寺二首

精舍何崇曠幽林景窈如風生洞戶冷雲度石堂虛
已愜尋幽勝因之慰索居坐深機事息飛鳥狎人裾
廣殿肅陰陰禪堂藹蒋深人疑玄度至地即遠公林
庭蘂潛清影林棲多好音紛紛非所好塵外且娛心

送趙方泉出牧應天二首

紲斧出長安都人擁騎看豺狼當道避鷹隼逼雲抗
蠢轉三山動霜飛六月寒五陵多俠少應借惠文冠
金陵佳麗地樓殿鬱嶙峋龍起恢王業騶鳴出使臣
山川行處勝樽酒別時親去也馳驅日千金愼于身

宿裕州候晴

一雨過霖潦長途車馬稀霏霏猶合幰冪冪欲侵衣
官舍烏聲寂郡城山色圍結帆候明發沈雲殊未歸

月下懷曹紀山侍御二首

子夜鐘聲徹高秋露氣清海風吹月白流影向人明
笛怨關山遠寒催砧杵鳴不知烏府客茲夕若爲情

孤月生殘夜盈盈湧玉盤離人不欲寐淸景共誰看
魄轉銀河濕光生草露寒今宵有歸夢應逐碧雲端

送朱文石使楚二首

起草違丹陛銜綸降紫霄春原嘶去馬山館聽鳴
鑣郢雪歌中盡江花筆裏飄會因雙鯉便莫遣尺書
遙
雪裏年華改青門柳又新可堪長作客還對欲行人
驛路啼鶯合汀洲芳草春數宵有飛夢先爾到江濱

與李義河給諫約遊衡岳不至奉嘲二首

再往山中信期爲汗漫遊那知鴻鵠羽翻爲稻粱謀
謾解陳徐榻虛同李郭舟雲天愁望汝高駕爲誰留
大鵬有修翰野雉無遠趾分飛既異路會合應難俟
芳洲杜已落江介舟徒艤勗子烟霞心毋爲困泥滓

重遊蕭氏園亭二首

不到南塘久鶯聲覺底繁野雲低抱石江氣遠含村
只愛松筠冷寧關車馬喧相過已無數不必問前源
結構憐幽僻雲門網薜蘿祇愁迷徑術何意屢經過
野食供蔬茗山衣葺芰荷還期卜鄰並時共聆庭柯

送張襄之歸新喻

幽燕倦爲客振袂思故鄉巴渝通家恨猶憐別路長

帆逐秋雲迥行寨野杜香鼎山樓隱處還是謝公堂

送石椽

憐汝青雲器蕭曹可頡頏籌書悲骯髒公府失賢良
未假風塵會空瞻日月光誰當垂剪拂萬里必騰驤

半山亭 去祝融嶽廟各十五里居山之半

碧落平分竟危亭架泬寥未窮天路盡已覺世塵遙
雲海翻銀浪風篁聽玉簫九關知不遠霞起祝融標
白雲處處滿行子暮何棲不辨幽林色惟聞歸鳥啼
虛巖映霽籟人語隔前溪夜宿莊嚴境明珠照客迷

方廣寺宴坐次念菴先生韻并致仰懷

幽隱何所託長與薜蘿期聽法過祇苑皈心禮大悲
壑晴雲起處松暝鶴歸時此意人先覺吾來已較遲

訪大方禪僧次念菴先生韻

烟雨曉微微山堂未啟扉花壇分石髓苔壁桂雲衣
揮塵頻閒難停輈已忘歸曹溪一宿後真覺夙心非

送毛青城謫滇南

各有相如倦心耽楊子玄浮名看自薄謫宦轉悠然
別袂分春色題詩隔暮烟從來富詞翰到日百蠻傳

書羅醫師鳳岡卷

攬德呈嘉瑞迴翔憶故居碧梧秋雨老修竹聯烟疎

藥煑琅玕實書銜金簡餘九苞有靈胤還見羽儀舒

寄題秀溪

清溪開滲滲飛瀑瀉洪流影向銀河落光涵玉鏡秋
忘機魚鳥狎卷幔水天浮為問沉冥客仙槎幾度遊

別草堂作

勞勞成徂兩惘惘背雲林自被移文誚誰知捧檄心
庭篁虛宿靄山鳥送餘音莫遽荒三徑金門肯陸沉

同望之子文人日立春喜雪二首

暖暖宮雲綴飛飛苑雪來春隨銀箭曉花傍玉樓開
瓊液流漸漸東方瑞彩迴此時瞻朔氣斥候淨氛埃
信是春風早霏霏滿帝城蓂呈七葉瑞瓊散六花英
墀闕朝光迥階庭夜色明占豐聊共慰和郢媿同聲

成趣園夜讌限韻三首

名園開綺燕藝苑聚文星共許心期結相看眼倍青
吟為招鳳曲書作換鵝經妙論超非相精思出有形
夜深仙籟發疑是躡天庭
秋色冷疎竹秋空點數星水光浮積素山色漾重青
泛渚驚初到尋源喜再經鶴馴階下影魚失鏡中形
畫舸輕搖處人稱小洞庭
帝子神仙侶蟠胸燦斗星奔騰宮裏驥俊逸海東青

賦擬曹王作精研莊叟經三田含內景五岳識真形
自媿風塵客勞勞隔逕庭

送田青丘之南雄兼寄拒山先生二首

銅柱天南郡懷君萬里行海波浮地濶嶺樹入雲橫
風壤甌閩近冠裳錦里榮還家見康樂春草句還成
問訊田夫子風塵阻見期斗山終自仰樗散媿相知
寂寞玄禮門蹉跎鬢易絲徒藏匣裏劍未有報恩時

踏沙曲六首

儂家湖水西坐望湖水東東西兩相望疑是鏡中光

浩渺鏡湖波香風出芰荷月明山下靜時聽採蓮歌

二解

月出波光碧波澄月影寒輕舟棹兩槳乘月弄潺湲

三解

鼓枻下楓潭鷁舲馳桂輿遥聞簫鼓聲嗚嗚隔前浦

四解

鱗衝錦浪翻鷺點蒼烟紗人在水烟中忘機狎魚鳥

五解

徜徉湖水泮湖水即滄浪詎似鴟夷子扁舟愛渺㳽

六解

送徐太學國式歸省

三禮知名久遊雍業更精君能傳戴聖予獨媿陽城負擔思親餞鶯聲亂客情漢儀如可就先聘魯諸生

後九月九日賞菊 閣試

兩度逢陽九秋深菊未闌天應留物色花不畏風寒揆琖香猶細當軒影尚繁尊前愛餘景爲爾更凭欄

馬上見西山

帝里風煙豁西山送翠來芙蓉天外削圖畫望中開疊嶂環都邑浮光接鑄臺馬前空仰止佳氣鬱崔嵬

出左掖

獻能甘泉賦遲過彩鳳彼逼霄仙掌濕拂袖御香浮日戀彤墀影烟涵玉澗秋回看禁城裡宮殿五雲頭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三終

新刻張太嶽先生詩集卷之四

七言律

恭紀　聖德中興十事詩

問寢承歡

長樂春深愛日遲慈闈燕喜及芳時堯門晨慕三朝禮漢殿春秋萬歲卮日曜龍章成彩服天開鳳藻作瑤池已將北斗傾仙醞還指南山祝壽辭

宵衣勤政

雨階庭燎簇旌旗曙色微微露未晞世泰何曾忘儆戒年豐猶自念寒饑午聽漏滴疑搖珮纔報雞鳴已

進衣君道克終當致慎老臣特此贊惟幾

緝熙聖學

翀階已賦聖人資典學尤勤恐後時努力寸陰常爲惜談經終日竟忘疲閒觀翰墨情偏愜坐對縹緗手自披二帝三王心法在文華高揭即蓍龜

隆禮師臣

朝朝講幄侍　宸旒恭竊責師禮更優賛語每勞傾耳聽腐儒何有格心猷風雲一代眞奇會魚水千年豈易投淺薄無能稱獻納低將丹悃答　皇庥

甄獎廉能

紛紛計吏集金門勞遣親煩萬乘尊共望龍顏瞻日表近承天語挹春溫虞詢方岳遺風遠漢獎循良古道存知己尚然酬一諾諸臣何以報殊恩

詔蠲逋負

俄傳綸綍下丹霄積負如山頃刻消野老扶筇聽漢詔衢兒擊壤播唐謠謾愁杼柚誅求竭已覺閭閻生意饒爲問　皇仁何所似旱時甘雨潤枯苗

澍霖應禱

齋居端默自沉沉精意俄然格帝心萬里春隨溫詔下崇朝澤並聖恩深星穹響答同桴鼓農扈歡歌勝

雨金自是聖朝無闕事不須露禱向桑林

植桑知艱

玉食朝聞撤大官憫農還見軫盤餐三推未向天田舉百穀先從御苑看宇縣迎和逢歲稔閭閻鼓腹洽民歡南風不用歌虞史　冲主偏知稼穡艱

九塞稱臣

幕南秋色靜王庭月滿邊關夜不扃北地胡兒能漢語西陲宛馬盡龍形屯田督護休乘障破虜將軍早勒銘干羽兩階文德洽　九重端拱萬方寧

百蠻歸欵

幾閒西馬來天極又見文犀出海濱越嶲不煩通蜀使呼韓已作款關臣威橫朔漢烽煙息澤暨炎荒雨露均凱奏胡歌襍蠻語紛紛盡唱太平春

恭祝　萬壽無疆二首

太平天子正垂裳鳳紀重開赤室祥萬歲歌聲瀰海宇千門佳氣靄明光西池雲駕臨仙仗南極星躔煥壽觴欲頌巍巍那可擬神堯十六御陶唐

拜陳金鏡慶堯年況屬清秋灝景鮮龍袞光中香篆裊鳳韶聲裏玉巵傳九霄瑞露疑仙掌三殿祥雲捧御筵淺薄幸霑恩似海謳歌惟祝壽分天

恭頌　聖德詩二首

鳳曆萬年歸　聖主　鴻圖十代授　神孫求言已見開堯室圖治還能闢舜門獨運英謨開日月共歡泰道叶乾坤愚臣袞職慚何補擬續卷阿荅　至尊

太平天子御明堂黼袞端垂化瑟張五嶺㟞烝休戰士九邊鉦鼓納降王鳳麟並兆人文朗龍虎重開帝業昌幸際無虞思獻納願將兢業對時康

圜丘陪祀有述

梣蕊朱甍倚碧空郊壇高峙　帝城東　宸旒肅穆千官合鹵簿暉煌萬國同上界清都依紫漢泰階貴

壁隱晴虹相如莫獻青甞賦不是祈靈太乙宮

恭侍　講讀紀事

日日趨承向紫清石渠天祿未爲榮敷陳罔以惟仁義綢直還因際　聖明愛聽資言頻促席親勞　御手爲調羹微塵敢謂禪山岳祇竭葵衷一念誠

春日侍講

御爐香裊袞衣垂虎觀橫經侍漢儀風度雲編香細細日臨春仗書遲遲懸情雙白身難乞報國孤丹主自知歸向綸扉清漏午還將精筆紀芳規

皇上祝　聖母

寶曆躬膺理萬方流虹初發慶源祥女中頌德稱堯舜膝下承歡有帝王運撫日昇人共泰慶逢陽至景初長　慈闈罔極恩何報遙指南山祝壽康

遼左大捷

霜戈一指靖遼陽露布星馳入未央天子垂衣多廟算將軍汗馬自鷹揚絲綸裝借承殊眷金紫輝煌出尚方帷幄敢言能決勝獨餘忠藎佐時康

慶成侍宴

大庭酺宴慶郊成魚藻歌騰見鎬京日照千花明袞繡風和萬籟協韶音　宸情喜覺春生面天語頻傳

酒滿觥交泰正逢千載會謭才何以佐昇平

文華殿進講大寶箴應制二首

天位艱難保泰年昔賢獻納有遺編圖陳虎觀開緗帙音動　龍顏促講筵問道軒宮風日遠談虛漢殿席空前恭逢　帝代師臣禮彤管長令奕世傳

彤幃高敞翠華臨納誨先陳大寶箴造膝從容承顧問富辰延佇見虛襟酒池瓊室傷心麗塞纊垂旒鑒古深天藻慇懃清漏午愧無明保作商霖

上林春曉

激灔初添太液波春光常在鳳城阿新鶯漸與仙韶

合細草偏宜御輦過旌蓋紛紛隨日轉杏花灼灼倚雲多太平樂事應無限願以將成和舜歌

題荷花應制

宮沼澄泓通太液天葩的歷炫新粧移來玉井根原異開向瑤池色倍光細細香風隨鳳輦霏霏輕露濕仙裳碧筒長喜傾芳醞願祝慈齡萬禩康

玄兔

曾同瑤臺伴月輪今來文闕瑞昌辰靈丸搗就千年藥鎖屑鍾成百煉身黝質元因鍾水德緇衣豈是染京塵還將老子玄玄義爲祝　君王萬萬春

黃鸚鵡

曾隨大士翔南海今奉　慈幃集上方色借銅龍曾氣象影搖金鳳共輝光含靈自識三株樹解語能稱萬歲觴不信黃中符地德爲看仙鳥應休祥

五色鸚鵡

帝遣靈禽獻壽來聲聲頻勸萬年杯彩衿色奪宮花麗綺翼遙凝瑞錦裁照影池娥猶自讓調音翠燕定應猜徒聞王母三清使馴擾何如在　帝臺

玉兔

水輪高挂碧雲端玉質身依玉宇寒萬里山河天外

過千秋宮殿鏡中看吸殘桂露花長在搗就瓊霜夜未闌已伴嫦娥遊帝闕更隨王母奉仙冊

題壽猫應制

內苑馴來有歲年雙雙彩色昆堪憐問行花蘂雕闌外小睡風生繡榻前窮穴已知狐鼠盡芳春惟見蝶蜂翩微軀何幸承恩眄率舞應居百獸先

聖壽朝賀

高秋馳道入輕寒佩玉珊珊曉漏殘蓬海祥丹青鳥信佰梁仙掌露華團萬年景運過周歷　二殿威儀羅漢官拜首嵩呼　天仗合　鑾輿遙在紫雲端

送羅比部守寧國

鳴蟬落木玉關秋愁見河梁一葉舟寳物共憐燕市客風流遥憶謝公樓鯨波横海曾多事虎竹分廷借遠籌二十二峰明月滿思君常在最高頭

壬戌七月望夕初幼嘉陳子嘉二年兄過訪次韻

壬戌秋光此再遊紛紛涼月玉觥浮關中寒杵星河動塞外清笳几席秋二妙相過憐北極雙魚寧惜滯南洲狂歌翛翛天風發未論當年赤壁舟

中秋前二夜與諸君共集雙河寺

野殿虛無生紫煙薜蘿古栢相新鮮佳辰已是中秋近萬里清光自遠天遲客不來思玉軫（翁生善琴期而不至）飛觴得句信瑤篇拂衣聯臂雙河叙閒曲衢歌聽杳然

賦得秋色老梧桐

涼露燕山秋自偏高梧十尋殊可憐蕭蕭落葉當寒井瑟瑟悲風起暮煙疑有鳳皇鳴碧幹不堪哀怨付清絃皎月夜窗閑對汝外人誰識子雲玄

送初幼嘉年兄還郢三首

燕市重來二月初翩翩意氣曳長裾金門未售甘泉賦玄室何人問子虛太乙夜燃東壁火天池將化北冥魚乾坤歲歲浮春色環珮相將侍禁廬

黃鶴樓中憶舊行白蘋江上此離觴天邊日氣殘鳩鵲帝里星華照鷫鸘燕士從來先郭隗漢庭那得老馮唐思君何處堪情切草色青青滿楚章

秋深鴻鴈落汀洲嘹唳西風動客愁月下綠尊同郢曲天涯青眼對吳鈎蕭關笳鼓驚寒燒澤國芙蓉念敝裘愛爾明珠羅萬斛逢人莫向暗中投

秋日集曾工部宅得天字

暝色城闉殊可憐西風搖落轉凄然三年黄菊逢燕市七澤秋蘭憶楚天海上素秋看碣石尊前白雪自

瑤篇邀歡最愛楊雄宅此日相將更問玄

送翁雲松琴士還浙

幽人結屋東華頭鬱鬱松陰四壁秋一點浮雲向天外片帆風影挂江流廣陵新調驚玄鶴渭水長竿起白鷗歸去不堪千里道山陰夜雪滿孤舟

韻江濱梅得陽字

江岸紛紛留野雪波光歷歷帶殘陽衆枝一綻已春色輕蕚數點亦幽香行人欲折情可寄辭客相看思欲狂賴與乾坤壯孤寂獨隨山月映茆堂

塞下曲

九月西風塞草殘胡沙黯黯征鞍一聲羌笛武關
柳萬卒嗔戈擁賀蘭都護長纓勤廟略單于遠遁伏
長安漠南坐覺烽煙靖天漢嫖姚可易看

送王邑博之定海

高天寒色逐金莖青劍翩翩此獨行朋酒不堪燕市
別客槎因與越潮輕鄭虔自留傳經望楊子誰憐獻
賦情到日即看池藻綠　先被魯諸生

江中對月得郎字

秋夕蕭森泛野航菰蒲遠棹動清涼萬山月色侵虛
幌十里江光入巨觴影入魚龍看歷歷露團萑葦見

瀼漾好懷欲向騷人遣太白那能起夜郎

范北部魯工部洪山人夜過得龍字

劍門寒日落千峰莽莽流雲翠欲重海內文章幾揚
馬天涯笑語自人龍石爐對集憑杯酒城柝齊鳴禳
禁鐘將事未謝愁裏論九關何計息煙烽

王明府之吉水席上致別

因君倍憶楚江潯江氣蕭森秋色深黃菊紫萸堪在
把雙魚孤鴈自驚心明妃村樹巴空寂王粲樓臺還
古今斗酒相看不成醉西風愁聽搗寒砧

懷曾水部

郭外衝泥野雪侵別君之後思逾深盃臨不分思摘
興咫尺何孤入社心寒榻一春應鹵莽芳尊幾日後
招尋匣琴莫向雲岑鼓怪聽山中有鳳吟

省中對雪再用前韻

客衷二月尚寒侵遠色驚看雪霰深省闥珮環消薄
領關河鴈鶩繫愁心誰家羌笛那堪聽何處梅花不
可尋入夜抽簪星漢動項項疑是海龍吟

省中春望次吳侍御房山喜聞倭退寄郝侍御
韻

長安西望浮晴色片片春雲護遠峰遼海烽煙收羽

檄漢家宮闕隱歌鍾鳥啼欲趨天風度條變猶憐夜
雪封江上早梅紛可折江南驛使未相逢

再次吳侍御別陳侍御韻

蒼珮同趨玉筍班三年裘馬寄燕關厭看春草新官
舍賴有瑤華破客顏碣石孤峰雲外出蓬萊雙鶴斗
邊還相期共拾天門月遲爾青蘿翠壁間

送周北部慮囚江南便歸省覲二首

珂珮相從侍　玉墀分曹猶寄白雲司尊前清笑看
長鋏月下狂歌岸接蘺別浦菰蒲涼氣早遠村鴻鴈
客心知晉陵吳苑堪乘興料爾登臨起壯思

庭闕言氣覺全紓使節翩翩指舊廬綠鬢錦袍還意氣白魚青筍自庭除晚風吹浪江南棹秋水懷人薊北書欲與文園拾瑤草相期何日返征車

左闕校閱除書

微風曉度禁城西溝水芙蓉拂玉隄浴鷺銜波還泛泛鳴蟬泣露故淒淒爐煙直射仙人掌寶籙新開御墨題序進忝隨郎吏後自慚通籍在金閨

送梁鳴泉給諫冊封晉藩

已欣勝覽馳千里況捧綸恩出五雲唐叔圭桐初啓胄漢皇簫鼓憶橫汾金羈路指黃河近玉佩香從畫省分遙想諸藩爭識面中朝汲直向來聞

病懷

恩憶往年西清幾聽漏聲傳青旂簇仗圜丘蹕黃衣問道御筵沆瀣宵凝雙掌露燎光晴映九霞天滄江一臥彌年歲紫極空瞻象緯懸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五

七言律

弇州圖爲沈封君題

颼颼復見沈休文棲隱芳洲違世氛白社相將鴻鵠侶青尊獨與鷺鷗羣石門天淨邀新月瑤瑟秋深鼓暮雲華省更看瓊樹好黃麻已向漢庭分

壽王觀吾封君

襄陽自昔多耆舊龐德千年復見君綠鬢投簪憐豹隱青山濁酒狎鷗羣極星入夜天中爛槐實驚秋海上分才子獨留金馬在高堂應望楚壚雲

夜過吳侍御得來字

客裏那能數舉杯楚山燕岫各徘徊疎籬兩見黃花發絕塞重驚白鴈來霜落金莖楓葉晚風生繡豸角聲哀高名季子慚同調簪筆瑣瑣落上台

中秋前再過吳侍御得陽字

霜空征鴈送斜陽涼月紛紛滿建章影落明河搖彩筆光浮太液照霓裳梧桐驚見燕山老橘柚因懷楚澤黃望後清光還自倍天門那惜更飛觴

味秘草堂卷爲貞菴王孫賦

別業初開小苑東翠微佳氣鬱葱葱瑤章驚錫蓬萊

駐羽節高懸太乙宮採藥但教雲作侶應門常使鶴爲童獨憐塵世遙相隔惟聽瓊簫度碧空

送涂司理之叙州

爾夢刀州初拜官風塵須借惠文冠十年離別交情在千里馳驅蜀道難飛舸乍移紅樹晚懸旌直指翠屏寒輶軒更暇探幽興爲訪君平舊肆看

聞警

初聞胡騎近神州殺氣遙傳薊北秋間道絶須嚴斥堠清時那忍見氊裘臨戎虛負三關險推轂誰當萬里侯抱火寢薪非一日病夫空切杞人憂

月夜登城

一葉已落人間秋夜澄江空烟霧浮月光入水影明滅霜氣薄人風蕭颼沙鳥欲宿寒未穩城烏驚棲啼不休酒醋對客發幽興清嘯劃然滿滄洲

送方金湖之寧津

車馬蕭蕭過上蘭都亭貰酒强爲歡已知天地共行客不爲别離愁路難汲黯積薪緣宦拙長公直道薄徽官誰憐十載河陽令還向風塵拂舊冠

遊南海子

芳郊秘苑五雲中猶識 先皇御宿宮碧樹依微含雨露朱甍窈窕鬱烟虹空山想見朱旂繞閣道虛疑玉輦通此日從臣偕寂寞上林誰復嘆才雄

慰劉生臥病苦吟

瘦臞何事日長吟却以齋居思轉深櫪驥不忘千里志病鴻終有赤霄心軒車入市誰相訊容鬢經秋恐不禁肯與畱侯同辟穀碧壇瑤草共幽尋

李石麓晉翰學入直撰文遙賀

魚珮初懸入禁闈冰銜新寵奉 恩輝沉香花發仙人藻雲錦裁成帝女機直禁曉瞻溫樹近退朝宵捧御蓮歸上林有鳳棲梧竹却放冥鴻海外飛

元日望闕

北闕朝元憶往年趨承長在日華邊青陽 御蹕乘春轉黃道諸星傍斗旋鎬宴竝霑歌湛露虞庭率舞聽鈞天江湖此日空愁病獨望 宸居思渺然

元日感懷

靑鏡流年惜暗移江湖潦倒負心期被嘲楊子玄猶日未老安仁鬢已絲安仁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余年與之同而髮亦點白直北烟雲占斗氣隔江梅柳媚春姿閒愁底事淹芳序且盡尊前栢葉巵

和貞一王孫八嶺山韻

千列霓旌控紫庭曙煙晴抱日華明山蟠王氣藏箕
宅草綠春心愴望情笙鳳度雲廻仗影洞龍銜雨聽
松聲仙城杳靄何因見悵望青霄聳翠屏

寄胡劍西太史二首

文園臥病歲華移又見飛花楚水湄向煖愁看江燕
舞懷人心許塞鴻知劍懸牛斗離當合書隔雲霄未
可期逴夢關山那易到秖看梁月慰相思

橋性從來木易移鷗情長愛水雲湄投膠約在終相
憶附驥才慳却自知北極星辰瞻瑞彩東山蘿薜愜
幽期與愁江草年年綠欲折蘼蕪寄所思

留別新鄉方大尹

迢遞雲山十日程旅懷眞爲故人傾夜燒紅燭催春
酒曉借鳴琴寫別情官舍柳青縈去旆河陽花滿送
啼鶯天涯離合堪惆悵愁聽行歌唱渭城

壽馬年兄母八十

南歸已遂榮親志春酒初傳獻壽杯駟馬車從天外
轉六鼇仙自海中來光移玉樹霓旌動春繡庭花舞
袖廻況是茂陵詞賦客可無高詠續南陔

送譚少石之湘鄉

迢迢不可任湘江湘浦碧雲深春湖水泛桃花
色沙岍烟含苦竹陰鼓瑟幾聽江上曲登樓一寄日
邊心青霄遲爾雙鳧翼吊古休爲楚客音

和荅龍湖閣老舟中見示

風煙悵望三秋迥奎壁遙連八座明海內幾年公輔
望士林今日斗山情天書珍重瑤華贈秀句花從彩
筆生樗散獨慚倍植舊護同桃李向春榮

雪中招友

東風吹雪迴生姿小徑先分玉樹枝陰合野雲愁日
暮凍含宮柳訝春遲多情未減山陰興寂寞能忘北
郭思已辦香醪供晚醉莫辭泥濘負心期

九日宴汪年兄宅得清字

風物淒淒秋滿城況逢佳節不勝情雲明遠塞翻鴻
影霜入疏籬見菊英海內弟兄歡促席天涯蹤跡自
飄萍未嗟萬里長爲客坐對寧尊咲語清

贈貞菴王孫二首

緱山帝子本胎仙曾種華池玉井蓮江上初聞小有
洞年來不住大羅天雲緘寶籙傳丹闕鶴引金輿駕
彩煙白晝果能生羽翼淮南何羨枕中編

龍車虎駕拂煙開來往青霄日幾廻曾向麻姑問滄
海每隨松子駐蓬萊玉笙吹月聞天樂珠樹留雲麗

世埃我病欲求鴻寶玦自知塵骨少仙才

送楊生南歸

清時不獻太平書為復還從江上居芳草暗隨鄉夢合孤雲爭似客情疎南山霧雨文初變溟海扶搖翮未舒知子少年思養晦歸來不是憶鱸魚

送呂都諫叅知泰中

百二山河何壯哉旬宣使節自天來不緣重地須人望肯借中郎出帝臺驛騎秋辭燕樹渺省薇晴傍召棠開春明暫隔休惆悵卿月遙占賜履回

送林儀部視楚學

少年蘭省藉時名南國儒臺簡命榮敷教祗遵虞五典傳經曾擬漢諸生鶴飛寥泬樓還古龍起湘江水尚清屈賈勝遊今十載因君重憶楚山程

送陳見吾考績南還因寄親友二首

把臂都門問所如煙花南望引征輿章華臺畔啼鶯後杜若洲前見燕初候吏重瞻仙令舄路人爭羨馬卿車張衡已著思玄賦歸必從君繞敝廬

幾度思歸病未瘳那堪送子向南州　帝城花滿離亭暮江國春殘杜宇愁旅客獨傷魂渺渺征人長憶路悠悠先憑一寄南中友相見猶疑在暮秋

觀音巖次羅念菴韻

上方重閣晚依依飛錫何年此息機行盡碧霄平有路坐看紅樹不知歸法身清淨山長在靈境虛無塵自稀欲借一枝栖野鶴深公應笑買山非

贈沈山人次李義河韻

蘇耽控鶴歸來日李泌藏書不仕年滄海獨憐龍劒隱碧霄空見客星懸此時結侶煙霞外他日懷人紫翠顛鼓枻湘江成遠別萬峰回首一凄然

宿南臺寺

一枕孤峰宿暝煙不知身在翠微顛寒生鐘磬宵初

徹起結跏趺月正圓塵夢幻隨諸相滅覺心光照一燈燃明朝更覓朱陵路踏遍紫雲猶未旋

出方廣寺

偶來何見去何聞耳畔清泉眼畔雲山色有情能戀客竹間將別却憐君瘦節又逐孤鴻遠浪跡還如落葉分塵土無心留姓字碧紗休護壁間文

潛江憫潦

水齧平隄沙岸迴野田空見荻花開江濤挾雨秋仍壯燕鴈銜寒暮獨來歲晚風霜欺客枕夜深燈火傷漁臺悲時亦有江南賦愁聽荒城鼓角哀

應城訪李義河給諫宿古峸寺

茂陵同病復何如強半秋來未有書豈為浮榮愁墮鬢須知世路可翻車青霄結綬誰相引白首論交獨共予世事繽紛那足問隔江東畔有鱸魚

吳大尹道南見訪古城寺楊溫泉李義河張陽蘇李方城夜集

山寺移尊接几筵薜門蘿徑隱蒼烟江涵鴈影秋將盡月散林光夜不眠傾蓋喜逢東魯彥入疆初聽武城絃虛慚淺薄參同志記取風流起後賢

泊漢江望黃鶴樓

楓霜蘆橘淨江煙錦石遊鱗清可憐賈客帆檣雲外見仙人樓閣鏡中懸九秋槎影橫清漢一笛梅花落遠天無限滄洲漁父意夜深高咏獨鳴舷

山居

林深車馬不聞喧寒雨瀟瀟獨掩門秋草欲迷元亮徑清溪長遶仲長園蒼松偃仰雲團蓋白鳥翻飛雪滿村莫謾逢人語幽勝恐驚樵客問桃源

正月初四日南郊禮成

午夜祥雲繞太微　聖明開運六龍飛簫韶享帝聲容盛玉帛來王曆數歸寶幄天光臨負扆金輿春色映垂衣微臣快覩唐虞際三祝堯年仰曙輝

春日禁中即事

馳道春歸入建章九重花卉動年芳浮雲細細生城闕晴雪霏霏濕苑墻　內殿徐停紅羽仗　御屏高閉紫金床日長退食天門裡慚媿中朝鵷鷺行

送楊孝廉下第歸

曾於鑑院窺奇藻直擬長江倒峽來白璧何人收楚璞黃金空自築燕臺因歌蜀道愁征騎還向龍門欵暴鰓狗監若論文似者漢家終憶子雲才

病懷

白雲黃鶴總悠悠底事風塵老歲年自信任公滄海客敢希方朔漢庭仙離居可奈淹三月尺疏何因達九天獨坐書空不成寐荒蕪虛負北山田

度河

十年此地幾經過未了塵緣奈客何官柳依依懸雨細客帆渺渺出煙多無端世路催行劒終古浮榮感逝波潦倒平生江海志扁舟今日媿漁蓑

七夕詠戲呈曹紀山館丈

河漢佳期已曠年人間天上兩相憐雙鸞暫照今宵影一水還訂隔歲緣涼入畫屏秋緲緲光搖銀燭夜

娟娟誰知更有嫦娥冷獨閉瓊樓只自眠

西内即事二首

紛紛羽蓋拂雲來冉冉霓旌下帝臺朝退玉宸香滿
袖液分仙掌露盈杯靈符閟鶴來三島寶劍飛龍運
五雷夜見靈光照城闕不知河上放燈廻

海上羣仙一一來梟雲紓霧擁香臺下聽天籟和瓊
管更取霞漿泛玉杯祝 聖萬年同海岳驅邪三界
走霹雷青霄來往須臾事爲問仙車日幾回

對菊

客愁何意玩芳菲秪愛幽香冷浸衣物色暮看秋後

景寵光晴借苑邊暉餐聞楚調心還折採向陶籬願
已違今夜一枝聊對汝並憐孤影月中微

鍾山堂

下築蘭堂歲月深地幽偏稱結廬心看山不碍翠微
色近市渾無車馬音直以菑畬開駿業還將篇籍代
籝金謝家庭樹依然在爲報新枝已滿林

送袁少叅之廣東

粉署淒遲已十秋更看旌節向南州未論岐路關離
思且喜山川得勝遊海近十洲波不溽花明五嶺瘴
全收甸宣萬里經行處想見棠陰滿道稠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六

五言排律

扈從齋壇賜觀齋宮溫室紀恩

漢畤卿雲麗同郊旭景妍鈎陳依太乙仙蹕駐甘泉
清吹喧馳道齋宮謁上玄紫壇香霧靄蒼璧瑞光圓
祀典祈宮肅宸綸中使傳九盤分玉饌八寶綴金錢
身似游天上心常在日邊所祈靈貺遠長共 聖恩延

便殿奏事紀恩

造膝金華秘承 顏玉陛春便宜條漢事勤已動虞
詞曲踊明臣禮提攜荷聖仁寵褒華衮重香引御袍

新下濟天光近傳呼晝漏頻恩慈同地厚傴僂欲墻
循臣忝台衡久偏承魚水親壚梅慙 聖藻蒲柳寄
微身主聖惟將美才疎媿演綸所希常道泰千載慶
茲辰

賜御膳紀恩

遲日明青瑣薰風捲絳綃金盤從内捧玉食荷親調
入碗氷同瑩流匙雪未消加飡天語重借筯主恩饒
多幸陪經幄無能酌斗杓輕身如沆瀣稽手媿瓊瑤
愷樂追魚藻賡歌叶鳳韶願言均聖澤耕鑿戴唐堯

擬咏四時山水花木翎毛盡四首

春

紫陌晴雲靄青郊淑景新穠花爭咲日好鳥亂啼春
卷幔湖光入鋪茵草色勻芳菲分帝苑發育總皇仁
山鎖秦人里烟迷樵客津隔林僧布穀聖主正歌豳

夏

萬頃煙江潤千章灌木榮盤渦深浴鷺密葉暗藏鶯
原野雲爲幛河洲柳作營遊鱗牽荇亂舞燕掠花輕
雨氣消煩暑山光送晚晴皇風披宇內不借五絃鳴

秋

清商臨素節江上起層陰蘆荻芳洲靜芙蓉曲徑深

秋聲動幽竹涼意入疎林過鴈黃雲影殘蟬碧樹音
露華全綴玉菊蕋半舒金爽氣長空淨披圖浥睿襟

冬

祈年勞聖慮瑞雪積瑤臺野竹凌風勁山花破臘開
草枯霜隼奮林暗暮鴉來汝國人方臥衡陽鴈未回
暖催燕谷黍寒盡隴頭梅會見青龍轉春風遍九垓

題孫公遺愛祠

山拔天門峻湖連漢水漪惠人不可見此地有遺祠
邑是滄浪匯民愁沮洳危自公驅五馬嘶命總嘉師
杼柚憂忘屋幽氣詢寡發野荒開沃壤適路起瘡痍
政以催科拙才緣盤錯知潛沱疏惠澤巖谷被恩私
績奏吳公最人懷杜母慈來沾甘雨潤去望德星移
廟貌存遺像豐碑表去思有靈歆俎豆無地迓旌旗
萊竹含新籜甘棠老故枝高風長邈矣懷古獨凄其
駿發光逾遠鴻庥欵未衰生申鍾岳秀夢說起巖居
廊廟瞻風雅雲霄振羽儀衣冠誇奕世聲藉冠當時
運偶龍興日恩須鳳誥馳榮名兼世美千載仰芳規

上林春曉

禁花春光曉皇州霽景浮淡烟籠細草晴旭抱重樓
鳥影林梢亂鶯聲花外留紅殷桃雨暗綠散柳風柔

拂曙寒猶峭侵衣露欲流葱葱佳氣裏春在五雲頭

泰陵春祀

孝帝藏靈地千秋寢殿崇當年開鑄鼎此月想遺弓
聖澤流寰宇神眞妥閟宮山河春寂寂松栢鬱葱葱
玉盌晨光合金燈夕照空幸來陪初祀瞻戀五雲中

壽嚴少師三十韻

雲紀中興聖星精命世賢千秋眞遇主八柱已承天
嶽降生申日巖居夢說年作霖龍蟄起華國鳳儀騫
握斗調元化持衡佐上玄聲名懸日月劒履逼星躔
補衮功無匹垂衣任獨專風雲神自合魚水契無前

已展經綸手兼司風雅權春華霏藻翰宮錦麗璠編
潤色皇猷遠舖張帝業鮮語緘温樹客宴和栢梁篇
履盛心逾小承恩貌益虔神功歸寂若晚節更怡然
蹇匆孫忠厲儀刑百辟先還將調燮理邪養壽祺綿
德邵身彌健形和氣自延三朝見元老七袠儼具僊
不覩松喬壽焉知柱石堅條風初變律淑景正催妍
瑞靄浮南極長庚耀㣲㫤沙明堤騎擁雲濕羽衣翩
垂柳揺金屈飛花簇玳筵壽增知幾萬桃實又三千
鵠出傳瑤島鵬霄駐彩旃雲仍看接武春色上華顛
曆紀莊椿固功存汗竹宣畢公年未艾裴相望踰懸

福近天休永名因帝眷全所希垂不朽勳業在凌烟

梅中舍有作邀余賦

淨舍梅花發娟娟挺玉姿猶憐殘雪在故傍煖雲垂
地僻塵逾遠簾疎影並移馨香祗自惜攀折欲誰貽
客有廣陵興邀題東閣詩春愁依墮蓋鄉思繞南枝
惆悵那能賦尋芳似有期孫英聊足對莫向笛中吹

朱漢水墓

笛別余將隱同吟漁父篇今來君已殁獨見茂陵阡
劒解嗟何及膏焚祗自憐清秋雖露湛霄漢客星懸
去已今誰在交情溺泗漣江迴流恨水山脫結秋烟

大塊同浮幻風塵豈息肩長途今若此吾道轉凄然
役役勞生夢紛紛世網牵寧知暝遊者不愛此長眠

栢亭

手植凌霄幹葱葱已數尋蕭森含野氣蒼翠落庭陰
坐處雲團蓋吟成月滿林栽培元有意俗事竟難浸
影接松峰暗香分桂苑深幸承玄賞蔭長伴歲寒心

七言排律

遼左奏捷奉　諭以授略成功賜白金襲衣紀
恩

烽火遼陽暗虜塵鷹揚猛將事專征洗兵青海朝氣

盡牧馬天山暮雪平都護近乗高闕塞匈奴新款受
降城幄中决策臣何有天上垂衣　主自英瑤札忽
傳綸藻麗錦袍重解聖恩榮讓功與見虞廷美偃武
還看禹德明四裔只今歌有道書生何用請長纓

七言絶句

應制題畫鹿四首

濯濯仙姿傍碧山瑤光應散在人間祗今周囿歌攸
伏不數西池獻白環
呦呦頻仰似親人伴鶴叅猿復幾春何事便無芳草
戀爲呈靈瑞感皇仁

吸露栖雲幾歲年從茲得白轉為玄黎丘不花鳥[illegible]
乘苹野唯鳴湛樂遊
中林騰倚偶成三雜樹青莎性所耳上花嬉游今已
足好歸銜岳伴廡駝

應制題畫漁人二首

生綃寫就錦江鱗彷彿辭波上釣綸見說明王歌在
藻頻歸靈沼泳皇仁
弱柳文絲繫錦鱗憑誰獻作大庖珍若非渭水持竿
客定是桐江把釣人

應制題畫馬

神駿元從西極來權奇倜儻是龍媒君恩放與厩芳
草騰逹終須萬里才

應制題四景翎毛

內苑桃花爛熳開萬年春色在蓬萊靈禽自解傳人
語也向君王祝壽來
錦樹丹葩照日紅雕闌翼翼引薰風瑤池不是來王
母青鳥何由到漢宮
蹤篁叢菊彩娟娟馴鴿飛鳴態宛然幸得長棲金屋
裏不愁鷹隼擊高天
苑樹凝寒雪未消漸看春色上梅梢芳林自可容鳩
拙不向南枝借雀巢

應制咏瓶花六言二首

彩筆圖將瑞蕚金瓶貯取仙葩冉冉清香浥露盈盈
麗色凝霞
旖旎一叢春色歲寒數朶寒香不是丹青造化誰知
禁苑芬芳

漢江古意

漢江東流風揚波南船北船愁經過舟師縮手拖雙
槳對客唱公無渡河
襄陽渡頭春可憐襄陽城北花含煙大隄高樓酒初

熟歡今且駐木蘭舡

安肅道中雪

二月燕山雪尚飛薄雲籠日轉霏微官橋細柳仍含
凍何處飛花點客衣

自兜率往南臺行空霧中

祝仙兜率接南臺十里煙雲總未開咫尺前峰看不
見劉郎何路出天台

水簾洞 飛泉在朱陵洞最奇絶

誤疑瀛海翻瓊浪莫擬銀河落碧流自是湘妃深隱
處水晶簾挂五雲頭

聽泉

恰向峯頭窺日出還來松下聽泉鳴飛濤跳沫幾千里轉石轟雷一夜聲

飛來船 石船桂山畔

石艦飛來幾閱年半落不落雲中懸何當棹向銀河去直取支機下九天

應制白鶴吟十首

白鶴翩飛下九重羽衣猶帶露華濃清音嚦嚦和仙樂舞影翩翩遶帝宮

仙禽本是仙人驥不向人間振羽毛爲爱帝城多玉

樹故隨仙侶下丹霄

青鸞爲侶鳳爲媒萬里遙從閬苑來對得瑤池金母信海桃重見數株開

嘹嘹清唳隔蒼煙片片明霞遶御筵金簡忽傳天上字東華初紀大椿年

玉宇翺翔自玉京九霄塡覺往來輕昔隨子晉登緱嶺今奉仙皇侍紫清

九華宮闕遏雲開冉冉靈光擁帝臺不信仙真臨上界爲看瑞鶴遶天來

度盡煙霞幾萬重夜深還宿蕊珠宮憑誰授得長生術一點靈砂滿頂紅

萬里雲霄見羽儀碧天秋日影離離祇緣呈瑞來仙苑不是乘軒戀玉墀

來時玉雪盤空下舞處瓊雲繞座霏聖主萬年臨紫極仙禽長傍帝鄉飛

素衣不受市塵侵飛息長依御苑深解祝君王千萬壽一聲聲出五雲岑

題呂仙口號 十二歲應試作

這個道人黃服藍巾分明認得却記不真呵呵元來是醉岳陽飛洞庭姓呂的先生

題竹 十二歲應試作于楚王孫園亭

綠遍瀟湘外疏林玉露寒鳳毛叢徑節只上盡頭竿

文華殿對

念始終典於學期邁殷宗於緝熙單厥心若稽周后○披皇圖考帝文九宇化成于几席游禮闕翔藝圃六經道顯於羹墻○四海昇平翠幄雍容探六籍萬幾清暇瑤編披覽惜三餘○縱橫圖史發天經地緯之藏俯仰古今期日就月將之益○西崑峙羣玉之峰質氣高騰冊府東璧耿雙星之曜祥輝遙接書林

六卷終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七

江陵　叔大張居正　著

後學　曾可前　高以儉　校

辛未會試錄序

隆慶改元之辛未復當會試天下士爾期禮部尚書臣殷侍郎臣希烈臣大綬以請　上若曰茲顧後登獻惟重典其命輔臣居正典試學士調陽輟講筵事副之臣柢奉　明命不勝大幸伏念臣一芥草茅經術淺陋往荷　先帝簡拔侍　上於潛邸時時誦說

所聞得效啓沃及　上登九五錄用舊學卽　召臣入贊機務一歲中遷至孤卿夙夜兢兢念　皇上所以拔任臣者卽捐糜一身何足用報惟當蒐羅天下才儁以布列周行共熙　帝載庶足以仰酬其萬一爾有告臣曰某也賢克稱厥位輒手記而心存之薦達之恐後某也能克任厥職亦手記而心存之薦達之恐後然負奇抱藝伏在草莽者未有以聞也乃今謬司校文之任得以盡觀天下士簡沃而蒐拔之則所知益廣所薦達益多而區區圖報之忱亦可藉是以少塞矣豈非臣之至幸至幸者與乃以二月巳亥偕臣調陽及內外諸執事陛辭入院合兩畿諸省前後所貢士四千三百餘人如故事三試之戒諸執事咸旣乃心試題必明白正大無或離析章句以爲奇異無或避忌趨好以長諛佞掄文必崇尚雅正無或眩華遺實以滋浮靡有能綜覽古今直寫胸臆者雖質弗棄非是者雖工弗錄蓋閱二旬而告竣遵　宸斷取四百人梓其姓名與其文之優者爲錄以獻錄旣成臣與臣調陽暨諸執事聚而觀之曰文不近實矣乎僉曰實矣士能盡如其文矣乎曰未可知也雖然旣以是取之敢不以是望之顧諸士脫穎而登

王庭猶未知　上意之所嚮與巳之趨者宜何如也臣請告之以定厥志臣聞世之治也恒自文而返質其旣也恒自質而之文昔者孔子欲損周之文從夏之忠而不可得有能究禮之本者則深嘉而亟歎之誠達於時宜如此也明興二百餘年俗凡幾變矣我皇上嗣大曆服於茲五年懸象布令作則垂範一切務剗剝枝蔓以崇本質省章奏之繁詞　握默運之元柄言不蘄工則盡誠款行不斷卓取裨實用　側席渴賢惟欲得忠信誠慤直諒不欺之士而任之故臣敢以諸士進夫帝有帝臣王有王佐霸有霸偶

今上所修帝道也諸士固且顧焉　帝臣其尚一乃
心端乃志毋作僞以亂眞毋矜名以示異毋察言而
不中其實毋詭故而不近人情寧拙而遲毋巧而速
寧有瑕而爲玉毋似玉而爲石忠信直質以事其
上若是斯可以爲　帝臣而無負於今日之舉矣不
然是　主與臣意異矣臣　主異意不能治三家況
天下乎臣事　皇上久竊有以闚　上意之所在故
於諸士始進之日而告之以此夫士有才而不以進
有司之過也　主德不宣申令不熟標準不立約束
不明臣等之過也　主德已宣申令已熟而衆弗率

則士之過也若是者謂之躍冶之金匠者覫而棄之
邦有常刑臣不敢庇於戲登茲錄者可不勗哉可不
懼哉

進帝鑑圖說述語

右善可爲法者八十一事臣等旣論次終篇乃作而
歎曰嗟乎孟軻稱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傳曰千年一
聖猶旦暮也詎不信哉夫自堯舜以至於今代更幾
世主更幾姓矣而其可取者三十餘君而已中間又
或單舉一善節取一行究其終始尚多可議其完善
爍懿卓然可爲世表者纔什一耳可不謂難哉天祐
我明　聖神繼作臣等嘗伏讀我　祖宗列聖實錄
仰稽創守鴻規則前史所稱聖哲之事無一不備者
略舉其槩如　二祖之開基靖難身致太平則堯舜
湯武功德並焉典則貽休謨烈垂後則漢綱唐目巨
細具焉　昭皇帝之洪慈肆宥培植國脉則解網澤
骨之仁也　章皇帝之稽古右文勵精圖治則宏文
延英之軌也　睿皇帝之聘禮處士訪問治道則蒲
輪玄纁之舉也　純皇帝之親愛諸王厚遇郕邸則
惇睦友于之風也　敬皇帝之延見羣臣曲納讜言
則揭器止輦之明也　肅皇帝之心存敬一治本農

桑則丹書無逸之箴也　皇考穆宗莊皇帝之躬修
玄默服戎懷遠則垂衣舞干之化也其他片言之善
一事之美又不可以殫述蓋明興纔二百餘年而聖
賢之君已不啻六七作矣以是方內乂安四夷賓服
重熙襲洽迭耀彌光致治之美振古罕儷焉猗歟休
哉豈非乾坤光岳之氣獨鍾于昭代可淸里社之兆
並應于今日哉詩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王配于京
世德作求我明蓋軼有周而特盛矣今　皇上睿哲
梃生膺期撫運又將覲光揚烈以遠追二帝三王之
治焉臣等何幸躬逢其盛

右惡可爲戒者三十六事自古人君覆亡之故大略不出乎此矣諺曰前人蹶後人戒然世主皆相尋而不改彼下愚不移固無足論主如晉武唐玄莊宗之流皆英明雄武又親見前代敗亡之禍或間關險阻百戰以取天下及其志得意盈迷心酖毒遂至一敗塗地不可收拾其視中才守成之主反不逮焉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成敗得失之機可畏也哉臣等嘗伏讀我 太祖高皇帝實錄與侍臣論及古來女寵宦寺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禍侍臣曰叔季之君至于失天下者常在于此 高皇帝曰朕究觀往古深爲

用戒然制之有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則女寵之禍何自而出厚其恩賚不任以事苟干政典裁以至公則外戚之禍何由而作宦寺便習供給使令不假以兵柄則無宦寺之禍不設丞相六卿分職使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禍藩鎮之設本以衞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合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則無夷狄之虞淵哉 睿謨誠萬世 聖子神孫所當遵守而弗失者也至于端本澄源正心修身以銷釁孽于未萌杜間隙于無迹者則又備載 實訓及 御製諸書伏
聖明留意焉臣等不勝幸甚

少師存齋徐相公七十壽序

往余讀中秘書則公爲之師公相業在嘉靖末及隆慶初而請老今 上嗣位公年始及老蓋家居者三年矣余既爲公門人不自意又從公政府之後諸所爲佐 國家者一惟公是師公生之辰即不及奉觴爲壽禮宜有言今世稱人仁壽者以爲家人言耳然其理不可易也彼直以煦煦言仁未睹仁體夫仁於乾坤爲元是天地之大德也於人則無偏無黨無反

無側無作好惡君體之而相調之公嘗善程夫子之言仁以訓學者蓋其所自得也故其相業海內能言之余未暇論第觀庚戌而上暨于嘉隆君子小人之進退士風民俗之清濁朝廷邊鄙之休戚如陰曀復開如冱寒復煥誰爲此者乎公方且作而不辭生而不有功成而不居應天之道年未及而引退夫貴以身爲天下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可以託天下淵乎微哉吾以此識仁體矣天道無心誠信皆仁皇極無私與物委蛇子貢稱博施濟衆爲仁孔子告以己欲立立人己欲達達人故人己一體立達一心是

不必已非不必人名不必已歸功不必已出蕩蕩平平可以爲天下可以保眞可以引年故廟廊亦仁巖藪亦仁匹夫匹婦與被其澤亦仁一介不以取予亦仁由耕野而保衡不以其故增益保衡而復于耕野不以其故貶損未嘗不施未嘗不濟亦不必於施亦不必於濟是以常施常濟常施常濟故常仁常仁故常壽昔漢安昌侯老長安車駕數親臨問而學士不免疵議宋溫國居洛十五年絕口不言事上亦不乏問而豎卒遠夷知名稱與宰相司馬隱然倚以爲重此遵何德哉假令君實耄期無恙天下固願之人情

如此天道豈遠哉故公之壽不必吐內導引而長生久視可懸策已大易爻義乾元取象或潛而勿用或見而文明或亢而有悔或羣而無首此之休咎不占可知公畢在田之業崇用九之德高而不亢返于初潛其道無疆利永貞矣天下方以公爲耆蔡何可一日無也　天子孳孳聖學銳意太平慕古憲乞之義屢求舊之思業　詔有司存問異日者將禮三老五更于太學固我公矣夫仁於天下爲元氣以佐天下爲元勳故公位爲元臣齒爲元老無論家居矣後來者遵公約束庶幾畫一之治竊比於宋元祐者碩者公何啻君實頎余於呂晦叔何如耳

少師存齋徐相公八十壽序

今年吾師存翁徐老先生壽登八袠九月二十日其懸弧之辰也先是居正等從閣中上書言令甲國有大慶覃恩宇內則大臣致政家居者八十以上有司以禮存問九十以上遣官存問至于優禮輔臣者舊則有不可以例拘者嘉靖間大學士王鏊謝遷皆年屆八十悉得遣問令原任少師徐階今年正八十比之王謝諸臣齒德相同而勳業之赫奕有非諸臣所能及者臣等昧死敢邀　天恩幸從遣官之例以彰

聖朝崇禮耆碩之美上亟報可降璽書遣大行人往又特賜白金文綺蟒衣於是海內爭相傳頌　天子至意而吾師洪勳茂德又足以當明眷煌煌哉盛舉曠世所希遘也居正嘗謂士君子所爲尊主庇民定經制安社稷有自以其身致之者有不必身親爲之而其道自行于天下其澤自被于蒼生者竊以爲此兩者惟吾師兼焉當嘉靖季年墨臣柄國吾師所爲矯枉以正矯濁而清者幸及耳目其槩載在國史志在縉紳里巷耆長尚能道焉此以身致治者也比成功而歸老也則挈其生平所爲經綸蓄積者盡以屬

之居正居正讀書中秘時旣熟吾師教指茲受成豈
服行唯謹萬曆以來　主聖時清吏治廉勤民生康
阜紀綱振肅風俗樸淳粒陳于庾貫朽于府烟火萬
里露積相望嶺海之間氣廓波　漢北驕虜來享來
王咸願保塞永爲外臣一時海　內號稱熙洽人咸謂
居正能而不知蓋有所受之也此不必身親爲之者
也故此兩者惟吾師兼焉夫士君子修身理天下孰
非精神之所運用天旣厚吾師精神以發祥于事業
施之後世皆可爲法程蓋其運用也大而久大可以
扶皇極錫庶民之福久可以延世運培萬年之祚及

其歸藏林壑頤老烟霞以其餘者授之于人而以其
精者斂而自壽今壽躋八袠而精強神王其聰明步
履雖新壯少年有弗如本之天所以篤祜原與衆異
而吾師自善爲調攝以承天意推此言之自茲以往
度爲百千蓋未可量也居正將次第執簡而修祝焉
憖修曰先公爲此文方病危急且屬纊矣憖修永請許頴陽相公具草及許先生稿成而全未用乃力疾自草及爲徐師相請存問疏皆自爲之其尊師之心將死不衰也

壽封翁觀吾王年丈六十序

余與宜城觀吾王子同庚子鄉試余時年十六王子
年三十七王子博學邃養厚積而晚發余以童稚淺
薄謬爲有司所錄獲從王子之後其視王子丈人行
也不敢肩隨焉數年王子始仕爲理臨江府晉霸州
太守致仕而其子道甫舉壬子鄉試第一登進士拜
南宮王子自其家來視道甫會余京師相與道故事
敘疇好蓋去庚子之秋二十餘年而余亦年三十七
矣顧視王子則其貌蒼然而光其氣益然而揚神濟
體健無殊疇昔而余以多病早衰乎居氣不充形臨
事力不副意昔人所謂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憶與
王子並翼秋風同聽鹿鳴當其時余爲少年王爲壯
夫乃今轉盻之間遂成陳跡不惟浮名身外無可控

摶卽吾所有之身已非曩時之舊矣是不亦可慨也
哉夫人身百年耳而精神意慮每隨血氣以爲盛衰
往往見人其盛時氣若奔馬顏若蕣華或奮於義氣
臨大難決大疑議不返顧計不旋踵虎視一世而心
雄萬夫及其形摧力盡志靡心灰蓋有百鍊之剛化
爲繞指者矣故騏驥罷於遲暮強弩頓於末力若是
者豈其勇怯彊弱頓殊哉無道以馭之而隨其氣以
爲盛衰是以日徂月化而莫能自止耳夫惟至人有
道之士其天定其神凝其天定故不與世俱移其神
凝故不與形俱敝方其壯也衆方馳騖怠勃而彼或

斂之若無及其老也人皆萎憊阻喪而彼則斂之愈銳四時之變生長揫謝日交代乎前而其守如一則有道以馭之也故強弱氣也榮瘁形也不作而自強不澤而常榮非形非氣湛然常存者是不可得而名言也嗚呼非天下之至深孰能與於此哉今年七月十二日王子年六十道甫以余有世講之誼嶄余言以爲壽余觀王子年雖周甲體力方疆別來數十年精神意氣曾不少變蓋若庶幾乎有道以充其形而不隨氣以爲盛衰者余也知雖及之力有弗逮世務溷其虛明趣舍滑其思慮常恐日月易往與衆俱盡

追維今昔深用慨然異日且當與王子杖藜擔笠遺世獨往登祝融躡鹿門以求所謂至人者而證之王子其肯從我哉

翰林爲師相高公六十壽序

聖賢之學始於好惡之微而究於平治天下好惡得其平則因應無爲不降階序而萬務咸理書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言天無私壽惟至平格天者乃壽之以保乂王家夫相臣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長養萬物總攝衆職其道鴻矣乃書稱格天基壽保國乂民不外乎平之一言則致理之要斷可識矣今少師高公起家詞林已隱然有公輔之望入公亦以平治天下爲己責嘗與余言大臣柄國之政譬之提衡與之輕重與之低昂而已無與焉在皇極之疇曰無偏陂無作好惡無偏黨反側而後人無有比德民無有淫朋是謂平章軍國之理余深味其言書之座右用以自鏡其後與公同典胄監校書天祿及相繼登政府則見公虛懷夷氣開誠布公有所舉措不我賢愚一因其人有所可否不我是非一準於理有所彰癉不我愛憎一裁以法有所罷行不我張弛一因於時無兢兢以取名無屑屑以遠嫌身爲國相兼總銓務二年

於茲其所察舉汰黜不啻數百千人矣然皆詢之師言協于公議卽賢耶雖仇必舉亦不以其嘗有德於己焉而嫌於酬之也卽不肖耶雖親必斥亦不以其嘗有惡於己而嫌於惡之也少有差失改不旋踵一言當心應若響答蓋公向之所言無一不售者公信可謂平格之臣已夫皇極之道人主所以斂福錫民者而佐之實在輔相　今天子恭默虛己委任丞弼蓋將執皇極之要以斂福錫民而得公平格天之佐提衡秉鈞斡旋默運則悠久無疆之業自可不勞而成天祐　國家亦必將錫之遐齡昇之多祉使海內

熙熙登春臺而享太平公其躋於福壽康寧之域如
書所云者必不誣矣余無似獲從公後廿有餘年茲
又奉　上手詔諭以同心輔政自惟駑下公之才十
倍於余何足以仰贊其萬一亦惟以公素所以教我
者而共相勵翼以仰副　主上之委託則余亦有榮
幸焉今年公六十春秋矣翰林諸大夫將以公誕辰
奉觴於公而徵余言以爲祝余惟公文章功業炳輝
烜赫皆諸君所親見既已筆之史冊光昭若來世無
俟余言第論其學術之與基壽保國乂民其道由此
且諸大夫列官詞壇踵公芳躅他日皆有平章責者

其亦聞余言而得所師承焉

門生爲師相中玄高公六十壽序

天祐　國家必有耆碩魁壘之士以據鼎軸而斡機
衡然後其主不勞而休美無疆之業可衍而昌也自
昔有道之長莫如周周之盛莫如成王成王時相業
莫如周公史稱公相成王五十有八載其負黼扆而
佐嗣王又十有餘年已乃還政而歸東周晉東周者
又七年蓋公是時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身爲
太傅操冢宰之權而上不疑周道以積天下歸德焉
老成人之重國家固如此今少師中玄高公相

肅皇帝及　今天子有年矣入則陳王道之閫啓乃
心納乎　聖聽出則兼冢宰之重鳩衆材庀乎主職
以余所睹記按公具之往迹抑何符也公嘗授經
天子　天子改容而師事之比參大政發謀揆策受
如流水其著者　肅皇帝憑玉几而授顧命天下莫
不聞論者乃罪及方士汗蟣　先皇規脫已責公爲
抗疏分辨之君臣父子之義若揭日月而行也虜從
庚子以來歲爲邊患一旦震懼於　天子之威靈執
我叛人款關求貢中外相顧駭愕莫敢發公獨決策
納其貢獻許爲外臣虜遂感悅益遠徙不敢盜邊所

省大司農芻粟以鉅萬計曹沛淮徐間數苦河決公
建請遣使者按視膠萊河渠修復海運故道又更置
督漕諸吏申飭法令會河亦安流舳艫啣尾而至國
儲用足是時方內乂安四夷嚮風天下翕然稱治平
矣公猶弗康日兢兢與九卿百執事講究實政甄別
吏治問民所疾苦撫摩而噢咻之雖桑土綢繆不動
於此矣始公方柄用遺忌者言郛臾不可詰辨公避
居東山意豁如也居二年再入政府衆謂是且齮齕
諸言者公悉待之如初未嘗以私喜怒爲用含踰年
再上書請解銓務　上手詔慰勞恩禮有加焉雖赤

烏遜膚不秦於此矣公才略蓋世又　天子師也而
滋益恭親賢愛士寔能容之一事之善稱不容口一
言之當決若江河雖吐握延接不勤於此矣昔公旦
修此三者令聞長世爲國元老而公之功德爛然後
先爭烈年已六十聰明步履有踰少壯其於上壽猶
掇之也　今天子基命宥密孰與成王賢其委任公
不在周公下薄海内外皆蹻足抗手歌頌盛德即余
鰲下幸從公後參預　國政五年於兹公每降心相
從宮府之事悉以諮之期於周召夾輔之誼以獎王
室此神明所知也由此言之　國家休美無疆之業

溢於成周雖有巧曆莫之能得兹於公而卜之矣嘉
平之十又三日爲公誕辰公所舉鄉會士百有餘人
蘄余言介壽而余爲舉其大者著於篇夫春陽煦物
百卉咸榮而迎曦含旭桃李爲最諸君皆公桃李也
公今行周公之道萃宇宙之太和躋一世於仁壽而
況近在門牆者乎宜其感悅愛戴倍於恒情云

重刊西漢書序

自孔子沒而春秋絕後之論史者乃獨稱遷固遷據
左氏國語世本國策作史記而固承父彪之後修西
漢書然于長之書雖馳騁該博類取雜家小說以實
之其爲文多不馴雅不如固之簡嚴明切叙次有紀
何也遷所涉獵者廣帝王本紀多尚書之文世家列
傳又本左氏家語及楚漢春秋所錄上下數千載間
諸史百氏匪不通貫而固獨取漢書成一家之言以
故其言醇而不駁緝雜彩者難爲工製段錦者易爲
力兹其所以異也然固雖直述漢事而褒貶論贊比
類引合其意又有存于紀述之外者叙周勃傳而不
錄其汗出沾背之恥叙董仲舒而不載其議和親之
疏忠厚之至爲賢者諱志郊祀則備詳于淫黷之制
志禮樂則三復乎仲舒劉向之言凡皆有深意非淺

識者所測也至其準陰陽窮人理總百氏貫古今訓
辭爾雅文質彬彬蓋自史遷以來一人而已世儒皆
喜議斥前輩或謂固貴諛僞而賤死義又謂叙司馬
遷揚雄傳不當取其自叙而曲記其世系不知作史
之與立言傳道其事不同彼立言者稱度衡量不致
有一言之偏以幾垂訓也至于作史不然要在紀其
實耳雖其是非頗謬于聖人然或出于一時憤激之
言非可爲典要也若固所述定邪正推幽隱雖不可
上擬于春秋然下視范曄陳壽之儔俱俗闒略者可
同語哉今議者不本其大旨而特毛舉數事以病固

愚竊以爲過矣語曰一人作之十人聚而議之正使此輩執筆操觚與囬絜其短長所創作或未必逮固而徒紛紛以議之不亦恣輕詆之私傷旁通之誼哉三代而下西漢之治最爲近古所尚皆淳朴忠厚非後世所及學者覽此不獨可以觀良史之才亦可考知其世變也已

刻灤州志序

余嘗披輿地圖觀京師形勢遍覽畿甸馮翊之區未嘗不欣然仰　皇居之勝也今灤志可見矣灤盖碣石地自黃帝摩域於涿獯鬻遠遁始被淳風周時孤

竹二子以其國讓又避紂居北海之濱今其俗猶慷慨狷忿尚廉讓有夷齊之風焉然自黃帝以來異姓迭興皆在伊洛崤函之間則灤之距中州盖數千有餘里或淪没於夷狄其幸者乃僅同于邊郡耳我　國家建都幽冀以控制蠻夷則太行以東薄海皆左輔之地而灤之去京師僅數百里層巒疊嶂週迴環拱披拂皇風密邇天邑嵬屹屹乎重鎮矣嘉靖乙巳養吾陳子以　王命來守茲土越明年政成民安百廢具舉乃周視四封躬按往牘考世系之傳遡土風之舊喟然嘆曰昔詩人咏歌周業始乎二南豈不以王風所被自近及遠者乎今灤土亦王郊也予牧於茲一方之事闕而不載上無以比于周風下無以昭示來世余有甚懼焉于是蒐羅載籍博訪耆舊編摩閱朞歲乃成帙彙爲五卷曰世編曰疆理曰褱則曰建制將以授梓馳書請余爲之序夫州郡之有志猶國之有史周禮職方所載八索九丘小史之帙尚矣蕭相入關先收秦籍褱郊之迷識者病焉夫以宇宙之寥廓萬類之區分古今之沿革陵谷之遷換山川方物詭狀殊形精察强記有所弗逮然據桯按牘半武不出于戶而通塞畢諳者以有志焉耳且灤固北

邊要郡也自三代以來雖漢唐盛時猶不能盡隷中國況五季而後蠻夷猾夏腥穢同風寧復知有禮義綱紀民彝如今日者乎今幸而釋椎髻而冠裳又幸而列于畿輔爲聲教之所首被盖自黃帝至于今世之相去數千有餘載而藩屏之勝絕代懸符文物之隆後先相望則夫侈　國家輿圖之廣記斯地蠻夷之迹以垂示于不朽者微斯文烏能有徵於後世哉若夫鑑往古以昭鑒戒則世編可考經畫野以奠民居則疆理可稽褱則示惟正之義建制昭民力之存規盡經理寓于檃括之中者開巻可得矣吾又安知

後之官于斯者不藉以爲指掌之資乎則是書也其有繫于灤者重矣敬贅數語簡端俾省方者有以觀焉

送李漢涯之永清序

昔蜀蘇氏父子皆以文章名於時余自總角則愛誦蘇氏文觀洵之作實勝二子然二子之名乃獨顯何也洵之走京師歷抵諸公間當是時意在暴其子之所長而已及其望實已著軾轍之名冠海内而洵竟老無以自見於世以故其名寖以不章若洵殆靳其發秘其光讓其子以爲名者焉李侯漢涯少負奇氣

善屬文爲當時名士許少華輩所稱重方侯壯盛時屈指計日謂卿相不足取者然竟落不偶而其子元樹元性以學顯於時元樹與余同舉進士元性亦舉於鄉旦夕且見進用兄弟躡踵摩肩並起數年有稱譽光顯矣而侯年六十乃得一縣令嗟乎人之處世遇合誠有命也若侯者豈非命邪抑亦靳其發秘其光讓其子以爲名者邪然余聞之厚積者遠發蓄碩者用充譬之於物取精多而受氣足則其發之必遲華實必茂侯之未去京師也曾一再過余余視其貌甚健視聽明氣冲冲然銳也爲余言今吏不能有益于民爲寵賂以敗類者凡皆欲自顧其私富厚滋潤爲子孫計耳今吾起布衣素貧二子巳幸自立雖窮厚滋潤無所庸凡吾所以來亦欲以庶幾乎平生之蓄志又爲求乎觀此亦足以見侯之心矣夫其孕美含精旣讓二子以成其名而磊落瑰偉之槩數十年悾㥠坎壈百不試一晚乃效用於時而復無時俗所謂計子孫富貴滋潤者則雲蒸龍變憤發其所當必有過人者矣豈特如洵之終以文名家者哉侯之行也鄉士大夫餞侯于郊使不佞致詞焉余觀侯之事絕與蘇氏父子閒相類因紀其事如此若其子之爲

軾爲轍功名所就固可預料然亦不必論也

重刊大明集禮序

王者治定制禮因時立制累數十年然後乃備周至成王周公始制禮作樂漢儀之定乃由武帝雖文景之富有未遑焉而當時仲舒劉向王吉班固之儔猶以大儀不具爲恨蓋創制作則更化宜民若斯之難也至我　國家不然　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承胡元極衰之敝經制大壞先王之典無有存者當是時又攘除羣雄殄逆討叛迄無寧歲而將相大臣皆武力有功之人至于稽古禮文之士莫有任其責者

高皇帝天縱神聖兼總條貫天下甫定卽命儒臣與
制度考文章以立一代之典于是陶安定郊社詹同
定宗廟劉基定百官魏觀定祀祭陶凱定軍禮而曾
魯徐一夔董彝梁寅又總其綱領綜其條目彙爲大
明集禮一書盖編摩綴拾雖出于一時諸臣之手而
斟酌損益皆斷自　聖衷是以經紀無遺巨細畢擧
夏商以後議禮之詳著莫如成周而我　皇祖之制
實與之準焉自今觀之周吉禮十今集禮之所存者
十有四周凶禮五今集禮之所存者二至于軍賓嘉
禮莫不師其遺意酌夫時宜盖纖悉委曲雖頗不同

而通變移風則後先一轍然成周之典具于治功平
定之後而我　朝之制定于傾側擾攘之間緩急躁
密又度越前代遠矣嗚呼此豈非傳之所謂大聖乎
非大聖焉能當此制作之任者乎孔子稱夏殷之禮
文獻不足徵也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明
興百八十餘年　高皇帝作之于前　今天子述之
于後弈世載德重熙累績稽古禮文之事褎然具備
矣則所以一民之行而易民之俗者又奚必遠有所
慕哉記曰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其數可陳
其義難知雖然非數則義安所取徵哉義非愚臣之
所能窺也數則有司編存焉因重刻而序之用以陳
其數焉爾

贈畢石菴先生宰朝邑叙

善官者流嘗輕詆理學之士以爲不適於用且曰爲
政惡用學爲哉夫守經據義士所先也聰明彊幹吏
所先也欲爲政而從事于學泥矣張子曰不然吾聞
古之君子終始典于學居則學于父兄宗族出則學
于君長百姓莫非學也跡之顯晦烏能間之昔者帝
舜起匹夫攝百揆及爲天子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好問好察邇言至與其臣禹契皐陶輩詢言陳謨規

誨不倦推其言殆若居木石而友麋鹿無少異者聖
人之學其純如此廣漢延壽之倫世所稱能吏然闇
於學術不知道不能正已格物而務爲一切以求愉
快故終不可大用誠使理學之士商功利課殿最誠
不若廣漢延壽然明道正義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
非俗吏之所能爲也夫欲舍學以從政譬中流而去
其楫茂以濟矣他日以告石菴子石菴子曰然吾聞
天之道不息故久君子之學不已故純詩曰學有緝
熙于光明動靜者時囂寂者境顯晦者遇不二者心
心有所間則不能緝熙不緝熙則光明息矣往之一

息謂之古來之一息謂之今古今之遼邈曾不能以一息而況于顯晦之間乎故學無間于顯晦然後其志一志一然後其神凝如是而暢于四肢發于事業則其政精覈推此以言則居亦學也世言政學二者奚也無何石菴子出而仕為朝邑宰張子過石菴子石菴子曰吾何以辨朝邑哉張子曰襄子言之矣今將夫父兄宗族而學于君長百姓顯無忘紬繹以成光明之治石菴子曰茲行吾有大懼焉蓋學非言之難用之為難恬而夷者非難紛而劇者為難曩吾言之今將用之曩吾處其恬而夷今吾處其紛而劇夫

以匹夫匹婦之勝予愛憎毀譽之槓發絲芬棼布之事交集于躬一或少懈皆足以移吾之志而滑其心姦行也其克遂吾志而益其所不能者在是其弗克有成而隳吾學者亦在于是也吾奚為而弗懼張子退而謂人曰石菴子學當益進矣夫志成于懼而荒于怠懼則思思則通微懼則慎慎則不敗能思而慎何替之有詩曰溫溫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懼之謂也持此以往雖以天下可也況茲一邑異時理學之士為善宦者祇也吾得用石菴子解矣

贈荊門守黃君陞開封貳守序

黃君既晉開封貳守僚寀子會為文以贈之黃君曰吾思得史張氏文也夫余之不能以言悅人也君知之矣君知之而必欲余言是君不欲人以言悅已也言者不悅人而聽者不人悅則雖有質直之詞必不逆於耳矣於是張子遂言曰吾觀今之為治者而知吏之難也夫吏之難非治民之難也事人之難也非得下之難也悅上之難也夫事使之數不同而人之材力有限譬以什計也開衙之地事簡而處僚吏之材力五在上而五在下其半猶及民也稍繁則逮下者什三而已又繁則逮下者什一而已為人上者

又以愛憎喜怒殿最之則雖有倜儻卓犖之士必不能以什一者事上而以什九者逮下何則勢所趨便也荊門山厚而土沃往隸荊州時在屬邑最為殷阜矣及改隸承天大工數起徵賦百出又當郢鄧蜀漢九道長吏日奔走救過不及何暇治民事黃君為之比及三年政成民恬雖不遺于上亦不貽戾于下以故聲望翕達擢晉大郡然亦勞且瘁矣蓋時之難也夫開封之視荊門則又繁矣貳守尊秩也會城勞轂也秩尊則上之責之也彌重勞萃則下之望惠也愈難君能以其什一者事上而能以其什九者逮下乎

夫人趣亦趣人驟亦驟則無貴乎壬矣往者余過荊門謁象山先生祠繼讀其文觀先生在荊門時與友人書曰今治道益衰吏爲機巧濟意功利失其本心夫唯有志障百川而東之不見知于庸人必見知于識者不榮錄于上必有利于下卓哉斯言故先生在官雖乎屯田一事之微必與監司反覆詳勘務求便于民而後已即忤上不恤也嗟乎非有道獨行不致能不受驅于流俗如是乎今先生去此數百年世之富貴尊顯者藹藹然澌盡久矣而先生名德爛然終古擷芳薦藻報祀不輟其所得孰多孰少此亦足

觀矣黄君與先生爲同鄉數百年後復躡遺跡官于此州聞君在治常餙新先生祠宇朝夕瞻對景行流風必有感者深矣今茲行也余亦唯述先生之言行以告遂致期望之意焉

賀雲溪翁汪老先生八十壽序

世之言養生者衆矣皆謂出于老氏書傳于世者獨五千言皆天道玄虛上古皇農之道而歸本于合神抱一清淨自正葢聖人之學内以修性外以理人其道甚近而其效可睹者也今世言神仙者亡慮數百家高者入寥廓卑者雜污穢其言幻幻漫漫而莫得其紀其效茫茫唐唐而莫知其歸也一切謂出于老氏不亦誣乎余爲此言他日以質諸九江守今致政汪公公曰然夫馳思于千里不若跬步之必至嗽咽于豢豹不若糲糒之充腹也言者辛曰冲舉曰委蛇

舉委蛇之稱日譁于耳而其事了不可得華山之白首如恭鳥覩世所云者乎莊生有言善養馬者去其害馬者而已然則善養生者去其害生者而已夫人形太勞則敝神太勞則竭故曰毋勞爾生毋搖爾精神將自寧斯不敝之道也今釋此不驚而希心漭蕩以覬非望是安可幾也公之言如此葢公之所

以理性養形者亦不外是云今年春公年八十矣齒宿而德愈新身老而神益王余嘗見公語或移日及退如初見時無一語不倫次至論家國事從容道故稱説往古霏霏如屑瓊玉有味乎其言之也飲酒或至夜分坐客踖踖倦矣公徐正衣冠揖拱乃出乃其聰明步履即新銳少年不逮也嗟乎彼學爲冲舉委蛇者其卒有如公者乎故知世所言悉妄耳斯其得失之略可覩也春曦既旦淑景載移同鄉諸君登卧雲堂歌南山之什以觴公張子曰余論養生之事而知公被壽所繇也作原壽

玉林清賞詩序

雲溪汪公致政餘二十年桊于江南之野襟亢雲林蹤絶城市躬耕樂道澹如也太守定山表公慕其誼特渡江造其廬訪焉歆于竹間觴咏酣適爲詩數章是時獨桂史龍洲君與偕諸君皆莫從也其後聞者皆依韻賡酬總若干首都爲一帙題曰玉林清賞夫長吏民之表也賢士產之賢也古者爲政重于得人而賢者又以道自重故然明抗行仲舉賓徐談者趣之世降道喪斯義幾微矣迺今穴居名彦大夫垂訪諸君咸鳴鶴之應邕邕焉鏘鏘焉夫亦行古之道也

斯事雖細義有足稱者詩云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大夫之謂矣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雲溪子有焉是庸序之以貽厥後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八

贈水部周漢浦榷竣還朝序

荊州榷稅視他處最少居吳楚上游舟楫鱗萃稱會區焉迺後稍稍寥寂商旅罕至矣漢浦周子始至申令釐宿弊平物價恤無貲賦視舊額務在輕貸與[illegible]焉張子曰余嘗與周子論始所建榷及後稍異者其略曰古之爲國者使商通有無農力本穡商不得通有無以利農則農病農不得力本穡以資商則商病故商農之勢常若權衡然至于病通無以濟也異日者富民豪侈莫肯事農農夫蓺耋不飽而大賈

持其贏餘役使貧民執政者患之于是計其貯積稍取奇羨以佐公家之急然多者不過數萬少者僅萬餘亦不必取盈焉要在摧抑浮淫驅之南畝自頃以來外築亭障繕邊塞以扞驕虜內有宮室營建之費國家歲用率數百萬　天子旰食公卿心計常慮不給焉于是徵發繁科急于救燎而榷使亦頗騖益賦以希意旨賦或溢于數矣故余以爲欲物力不屈則莫若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欲民用不困則莫若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周子曰即如是國用不足奈何張子曰余嘗讀鹽鐵論觀漢元封始元之間海

内困敝甚矣當時在位者皆扼腕言權利而文學諸生乃風以力本節儉其言似迂然昭帝行之卒獲其效故古之理財者汰浮溢而不鶩厚入節漏費而不開利源不幸而至於匱乏猶當計度久遠以植國本厚元元也賈生有言生之者甚少靡之者甚多天下財力安得不詘今不務除其本而競之賈豎以益之不亦難乎周子聞余言則心是之雖余亦自謂唯周子可以爲此言也無何周子事竣代歸鄉大夫諸君祖于江上徵余言以爲贈而余以病不能文因識其所以爲議論者如此

贈袁太守入　覲奏績序

凡俗之害於政者奸民梗玩伏機隱慝以詷上之釁謂之曰民蠹貴家侈族持吏短長數千謁以撓正謂之曰權撊此最大患也吾郡幸無此二者而昔之治者往往稱難何哉蓋其弊有二所從來久矣其一宗室歲祿仰給有司異時諸宗中有號爲貧者數十百人日入公府喧呼橫索欲盡應所求則民力不給卽不應輒喧呼醜詆太守日與是曹酬接不暇又何暇治民事乎其二守庫藏吏與諸王府中卒養廝隸深相結納因緣爲奸蠹倖孔以生厲階以故俗日以偷政日以壞公始至則廉吏之素欺罔者數人諸與爲奸利者又十餘人皆抵罪乃下令曰宗室歲祿隨所食邑輸至者輒散之不足者均之其不順令比吏爲倖孔者罪之於是諸宗貧富皆得以次聽給喧呼者不至公復明甚不可罔卽數百里外有欲爲銖兩之奸者畏公知之咸弭耳慴伏不敢動三年郡中翕然公府無事異時太守坐府中僕僕勞瘁至日旰不遑食若有重負於躬不得遂去以解公恒以暇日與郡中士大夫登覽賦詩爲樂意訢訢相安不知爲繁且勞也此豈與曩者殊俗易民哉事有機政有要公秉

其機握其要而徐圖之故其治不肅而成矣竊聞公知舊過視公者見公久理繁劇咸願公早晉大位以去公獨曰不然此固非佳處然其民雖愚而不知僞其士大夫有恥而不敢以私撓吾法是猶足爲也嗟乎荒陬陋區幸得藉公化理民不敢爲蠹士不敢爲撊而向之所謂二弊者又皆已剔去雖公之心亦安能遽棄吾郡之人乎然公始在郎署用文行著聞往天子軫念吾郡之民借公出守固非久勞於外者也今將入覲　天子嘉公治理必將簡寘左右以酬其勞而司銓者又將上公之最績以風天下則公雖欲

不棄吾郡之人尚可得哉顧常以為君子之政仁必久而後治功必久而後成漢時守令便於民者輒賜璽書褒美稍增其秩不數易之故世之言吏治者稱兩漢然余不敢遠引異代即如　國初守令久者至十餘年而何文淵劉德皆用太守積勞擢拜九卿重任而責成故良吏輩出治亦近古此皆近事可覆者也今　天子既已軫念吾郡之民為擇良吏矣而遽奪之乎公于吾郡之民既已拯引之矣而遽棄之乎復　祖宗之舊久任賢良以興治理是所祈於　天子者也有往來夙以慰答民望是所願於公者也余

不佞謹述公治郡狀并致其借寇之意敢以告於銓衡

又一首

荆州領屬城十三疆域之廣甲楚中其稱繁劇難治亦甲楚中異時長吏三四輩率不勝任去俗日以敝民且無聊吏部議擇郎署中有威望精吏事者彈壓之宜可治于是定山袁公以祠部出守茲郡至則按諸吏素犯法及民梗玩與吏交手為市者數人郡中震慴莫敢為非迺均宗祿舉積滯察冤獄覃德惠政成民安府中晏然無事上治績吏為諸郡最三年以

例入覲歸州知州汪一勺等戴公倡率之化就余圖所以為贈者而余適以賜告歸故得通觀大化之成迺不敢辭序曰昔者仲尼嘆王化之陵遲慨然稱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夫聖人之治非必神化捷速然也蓋亦有資於時焉夫暘者之望雨也見霮䨴而鼓舞寒者之乞溫也睹束煴而挾纊周衰列國力政疲民思欲息肩於有德苟有聖人起而拯之直易易也假令仲尼當唐虞之時處比封之俗殆與其民相忘於無事耳所謂可與成者安可得見哉是故聖人乘敝而達變智者因難而顯功民之

嗷嗷固賢聖之所資也往者荆之俗常壞於積偷矣公徐至而救之曾不數年竟以大治何則勢激者易變願得者易與當此之時民之思良吏如嬰兒之望慈母故董之以威則民畏而感之以惠則民懷其勢居然也茲非所謂乘其時者乎往余在京師見今之仕者咸重內而輕外而天官宗伯之屬最為優崇尤不樂補出為吏即欲出亦自擇善地簡僻易治者然後去以為常公始在蘭省用清望著聞及出守是郡人且謂公難之公恬然不為動蓋其氣愈平故其政愈精也嗟乎孰知繁劇盤錯更足為君子樹立[illegible][illegible]

乎雖然不擇難易而受任者人臣之分也均節勞逸而校功者勸臣之道也余不敢知其他竊見今用守令與遷轉之法率不量地之難易事之繁簡一以資格爲斷太守治郡有效滿歲稱職財得拜一級爲按察使副即有卓絶異等殫精畢力亦不得驀常格而優游簡僻縱無他長亦得積日累歲擢陞是官如是是勞逸無等也即人心何勸方今吏治頹靡民俗疲瘵意者且將少變今法以重擇守令而後可耶夫欲重守令則必顯能治劇難有勞苦功多者以風天下如公宜何以處之玆其行也僭爲之言

壽漢涯李翁七十序

往漢涯翁爲永清令裁數月輒自免歸翁少卓犖多奇望實炳燁有聞矣然竟不第老乃得一令又鬱鬱不樂去去六年爲嘉靖丙辰而翁年七十矣是時其子諫議君亦謝病歸稱觴晝錦光溢上聞殆天俾翁以遐齡厚享償其平生云竊嘗以爲人間不可必者三事其最難值者一聰明才惠而老壽不可必夫妻偕老而賢不可必老且有子又能大其家聲不可必人有賢子或離親遠宦縻于王事鞅掌陟岵興謠睇雲從慨何得日侍左右晨夕之歡此又最難得者也翁既少負才名年涉耆艾步履尚健聰明不衰太夫人結髮並壽而兩子俱以學顯何人之不可必者天盡以俾翁乎始諫議在朝廷號爲伉直敢言權貴人側目翁與太夫人日夜涕泣念歸其子是時　朝廷方欲釐制度攘夷狄以太平之業而　天子明察百官惶恐盡瘁莫敢言歸乃諫議獨得歸鳳誥有輝宮彩交映里中嘖嘖稱慶也何人之最難值者　天子獨以與翁乎夫不可必者天與之其最難值者君與之則翁之壽信非恒人所可冀也已居正竊聞古之君子澡心浴德不有其身以奉君親故入以事親出

以事君事君鞠躬盡瘁莫敢云勞則有議不返顧而計不旋踵者矣當是時身君之身也親安得有之及其解負辭榮怡然膝下啜菽飲水樂于萬鍾當是時身親之身也君安得有之是以仁君之御其臣不以臣之委身於已也而遂盡其力故有賜沐之恩有貤封之典以體其私父母之於子不敢以其身爲已有也而必致之君故教之以莫逃之義訓之以匪躬之節以報乎上故君子一身君與親之隷也諫議官瑣闈爲耳目之司非可一日闕者獨念翁老欲歸而天子遂許之使諫議無靡盬之歎翁得以介眉壽之

禍是上之體其我者至矣乃居正則願從翁乞諫議之身以還朝廷俾將以壽其身者移之爲壽國壽民翁其許我乎哉

賀少宰鎮山朱公重膺　殊恩序

愚睹載籍漢大夫韋彪之議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斯語豈不良然哉愚懿於鎮山朱公有徵云朱公之鄉爲吉之萬安吉爲賢哲之區在昔赫赫稱鉅公者不一二數頃歲以來得公其人又今昔希遘覯也公沉毅春粹與物無町畦海內士慕公者無不願一識公且猶博綜丘索與當世之務凡古今隆替名物

隱顯試一叩之罔不犂然辨洞然析武庫未足喻其藏江海未足方其畜也公自登仕迨今餘三十禩矣周歷中外所至輒留德美垂嘉聞勤民體國鑿鑿皆有成效茲不具論已先是公以中丞秉節鉞撫綏東土方是時三殿西宮之役適且告急會少司空缺簡公寄之公與大司空畢力協謀飭材董役即隆寒甚暑無間晰夕兩宮賴以速成　主上念乃勞績文綺臧繈頒錫隆疊俾蔭其子一人尋採庭論遷公佐理邦治皆異數也愚每竊論公勤以奉公愼以居寵三十年一日也今所遭值不負疇曩矣古所謂事君以忠者斯其無媿哉今年愚承乏與潯陽董公偕得辨材省中因之益熟公履公居常簡重不發至語當時大務及官人舉士之要苟利君國則博引曲喻不要諸當不已光俊之業熙明之治寔銳心焉愚又與潯陽公云朱公論諤諤然罔不夙夜念在公家信其忠勤也已公由中丞食三品於茲三有歷年令甲百司周三載者課其績最者進階至三品則榮其三世並錄其役考功氏以公績報聞封拜贈敘之典悉如例不靳施焉知公素也潯陽公與愚暨諸曹郎偕爲公賀大要謂人臣捐韋布躋卿貳官隆隆顯矣矧褒先

及後也此可眇小視哉公榮矣乃公愀然若不自慊頃曰予先大夫少爲伯氏確夫公後確夫公其子嗣祖也今於　主上恩得幸襲寵榮矣予本生祖則熙齋公是焉茲制於典不獲需　一命假泉壤有知如子孫何居無幾即列疏　上請乞以己封移贈熙齋公披吐衷臆誇且篤也　皇上素以仁孝勸率天下鑒公眞悃詔許之公拜　命不覺色喜過望怡怡若有重獲也潯陽公與愚僉曰鎮山公其至孝哉斯固業官之所以能忠也已昔周宣平淮夷之亂任召穆公詢宣江漢間其册命之詞曰文武受命召公維翰

毌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嗣公旣底績錫之圭瓚秬鬯
山川土田又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夫始之遺惟公
分也必曰召公是似若欲因孝以作之忠者繼之寵
惟王恩也必曰自召祖命而光祖之孝且於顯忠時
一昭揭焉則三代盛時君上所以命官作人與臣子
所以表樹勛烈者匪忠孝盡繇哉此益信韋彪氏之
言非誕誣也公保釐藩服翊贊　廟堂積勞累伐當
興穆公之業先後比隆至　主上眷遇拔擢之恩其
褒異乎公卽周宣不啻已令茲益懋往績對揚　休
命以彌成　天子萬年之治覩召公稱覘于周庭者

成於廟器者將不有同心哉諸曹郎慶公沐此殊遇
造愚與潯陽公謂不可無言以紀其盛潯陽公復以
屬愚愚備述他日與潯陽公論公者如此以塞諸曹
郎之請潯陽公亦謂愚他日有緒言也因以質之鎭
山公云

送大曹長暘谷南先生赴　留都考功序

昔延陵卓子乘蒼龍翟文之乘前有錯飾後利鏃策
進則引之退則策之四牡避而欲逸造父感於馭人
之理過而涕焉愚竊嘆曰今之人士繩約於毀譽之
中久矣其幸而不爲造父之所覩哉愚斯言蓋謂南
大夫暘谷君也君起家進士始以吉士讀書中秘當
其時卽已揚聲藝苑中薦紳先生咸推轂南吉士矣
嗣簡列銓部郎周歷諸曹事無細大罔不由於矩矱
寓內策名之士崇鉅冗屑無問識不識類能悉其素
而第其品臧否淑慝井井辨也往年以考功入選部
適其際稍異故常太宰翁欲嚴簡汰以祛夙蠹君敎
然當之登俊斥回不少牽避藉藉當於衆心計績敘
勞人謂君蹐陟通顯且旦夕矣胡至罹此意外哉
主上廉君㬙日令以舊秩暫移南中且易其冊列之
考功蓋考功在南中視他曹獨要也　旨下在廷士

舉懽然語曰　主上神明哉神明哉其知南大夫矣
同舍諸大夫訊君於邸揖君曰嗟君乃復此行里諺
云美服人指美珠人估言責之者備矣其君謂哉君
默然爲間曰諸君第毋我念昔人謂成敗利鈍非所
逆覩豈皮目末哉蓋謂操之者有在也愚茲行得非
操之者爲乎愚曰若言操者無謂天耶愚請以天之
說備質之君矣天者主在造物顯鬱沉陟通窒榮悴
更歷叠移一瞬萬態者也詎可常哉摠之不可與易
之理固可據而推也杞梓楩柟託根於沃阜高者千
仞大者百圍廟堂之棟於彼資焉其沾濡煦嫗始之

勾萌達之拱把漸之百圍千仞固天之所厚而培也
乃風霆霜雪撼震摧落則何利焉然長養振拔俾之
凝厚龐結終以支大廈堪鉅任天之厚之固於此益
深且篤也至於人欲以遺大肩重亦必挫抑坎壈歷
試備嘗之以定其氣而成其章是以發之堅忍礱琢
之後其容畜也必宏而建樹也必遠古碩彥名流炳
琅當代焜耀千禩者咸於困蹐中起之誠非倖也彼
襲芘而謬致隆危擁腫而誤妝匠石雖以徼福覔以
買盬殆物之無幸而帝心之所大不厚者君茲之往
將謂杞梓楩柟之風霆霜雪非耶矧於此益淬其初

強立而定持之他日　主上掄阜舉操執之臣以贊
彪赫奇偉之績且將急需乎君君且挺身先矣冲霄
之羽豈鎩於樊中千里之蹄豈淹於櫪下哉天之所
篤厚而陰庇之者於茲又自有前占也語既君亦怡
然顧愚曰予荷　主上恩得令量移幸矣幸矣寧期
他日弟益淬厲初則斯語益我矣其心識之君被
命甫稱謝即束裝戒道不及世俗栖栖語同舍諸大
夫出祖於郊咸顯然於君之行而重爲之別欲爲之
詞以致之君愚於諸大夫齒最後當任執筆之役迺
不自虞鄙謬因爲援天以慰之復執盞爲壽申之曰

藹藹吉人惟君子使分也東西南北惟命之從遇也
靖公爾位不擇事而安之義也行乎其間而莫之能
違者莫非天也君業巳知天且能自定其天矣愚何
言愚何言

贈羅惟德擢守寧國敘

羅子惟德被命爲寧國守將之郡諸同舍謁予贈之
言予聞惟德雅志嚮學者請以學論令夫勝重任引
巨輻行千里于一日騏驥誠力矣逸而弗庸力無從
見也斷蛟龍剸犀革遇磐錯而無厚于將誠利矣匣
而弗試利無從見也是故士不徒學而惟適用之貴

裕内徵外懋德利躬此勵巳之符而亦鏡物之軌也
國家造士率以理學風示宇内縉紳儒碩相與闡心
性析仁義彊志問學烝烝盛矣總之烜赫焜耀偉然
追古賢哲固可口悉而指計也迺懷詭者玄探隱索
以眩駭耳目而誇侈無實掠虛譽於聲響形影之似
斯又其下矣學之利用也誠難哉三代亾論巳先漢
人才瑰瑋卓犖彬彬鮮與爲儷後世諸儒或謂不學
無術或謂適道之難且猶慊然少之假令今膚言闊
論之士誠得際會操柄其所興發建竪視彼何如大
都任本實者誠以達材鶩空言者辨而無當此其大

較不可明見耶惟德結髮時卽肆力心性仁義之學不爲風習移易其語人深而非異遠而非修鑿鑿皆可底成績且自奉簡薄惡以物誘見汙探其蘊莫之能窮叩其衷無不可告沉然澹然可愛而不可厭也夙夜處官獄無細大必躬自裁聽不欲深發巧摘而詳比讞覆又罔不惟明法之麗此非實踐之士哉顧何有於寧寧在南服緣江阻山控扼歙池吳越之會屹爲　留都重鎮其民和俗阜可朝令而夕覩其成以惟德寄之此地布德行慶鋤黠庇良獎讓其屬以綏輯其坻恢恢乎游刃耳其所表見覩今寧啻什百

耶是故推心以㪘之政罔不若率性以順之道罔不遵覃愛以沛之仁罔不懷端軌以協之義罔不從所謂騏驥以馳騁効其力干將以剸割顯其利者非是之謂哉惟德行矣誠惟益究厥施毋爭長于跬步脆薄以自多足使今世學者咸知躬行君子之爲難惟德將有辭於天下矣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體用之學也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惟德其念也

賀少司寇少崖傅公三品考最序

大人雖躬秉靈淑蹈履卓異然猶必潤之以學蓋孔子筮而遇白賁之繇曰舍之謂其徒白而無采也然

世皆疾今之言學者以爲夸以夸而無實夫夸修無實非學也古之所爲學道術者將以礱琢其理性而磨瑩其瑕纇故質直守正恢之以容飾廉潔膏之以惠木訥愿樸濟之以通彊毅有爲裁之以識夫然後足以弘道恢業開物成務焉嘗觀人材之生大抵肖其土產必學焉而後融之楚之有江漢衡巫山磅礴而水洊湃故其人多任率簡諒有磊砢倜儻之槩然其蔽也徑直而不詘鋒銳而鮮堅世亦以此少之往古勿論卽如　國朝楊文定之謨夏忠靖之康濟劉忠宣之籌畫皆世所稱元功碩輔社稷臣也然論

者猶以爲質掩其學風習未融焉假令數公者玩白賁之筮覽礱琢之喻則庶幾哉詩書所稱皋禹伊說之倫矣自居正通籍朝列十有餘年見今楚材輩出又斌斌皆興起於學而少宰馮公少司寇傅公爲之楷範馮公淵雅而通識傅公淸眞而冲邃皆余所嚴事者嘗竊論兩公之爲人譬之鏡也夫鏡之有土蝕斑駁鏡之類也然世皆指其斑駁者謂之古而其駁落明瑩者顧反以爲纇于時而不知貴乃不知斑滅而又明瑩者之爲古更甚也故非有精鑒者不能辨無駁之鏡非有邃學者不能瑩有纇之質夫兩公蓋

鏡之明瑩而騃落者也焉公別有紀述不具論傳公者弱冠舉楚士第一登進士拜廬陵令以政蹟異等擢授兵部尚書郎調考功是時當考察庶官人皆縮避不敢任公乃從他部中聚領其事而鑒別精覈大允物情已乃迴翔藩臬周歷數省而後為御史中丞巡撫山東已又移督漕運入佐司冦所在輒有顯稱乃其事余不能縷縷道也其器幹之通濟如此然又深中而豁外達識而閎度其居官不以一錢凂已而能恕已量物所與交必天下名士而能愚知弁容故自公卿以下咸推轂之謂公之生楚也而弗類楚人

也此非有邃學厚養詎能是乎今年夏公以三品任滿天官氏上公之勞績聞於　天子咸謂公卓才弘量可以投大肩重與余言類於是　天子嘉公行能錫之　誥命封其大父母父母又蔭一子為太學生恩賚甚渥然余觀公之挾持醞藉英英為鼎鉉之器葢非可以累日積勞論者也故舉楚先哲之事以望於公而獻其質學之說焉雖然今之惡言學術久矣夫鏡之加以磨瑩鏡之幸也今以時鏡之足以亂古也而遂厭磨瑩之工以為不必用人之有學術所以為聖賢者也今以世之學者皆竊虛稱而躬穢行也而遂以為人之無所事學是為明鏡護瘢而為聖賢存類也不亦誤乎夫事固有同行而異趣者亡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而所以走則異周人謂鼠之腊者曰璞鄭人謂玉未理者曰璞璞之名同而實則殊也可不辨哉可不辨哉

壽襄王殿下序

今祝人主壽者曰萬歲祝侯王者曰千歲夫人壽之不可幾以千萬諗矣而祝者咸願之則世主侯王之與眾庶異也夫物有便於已則願常有之無便於已即一日不能相守日之中天也有目者待以視有足

者待以行雞三號延頸跂踵東面而睎無不願萬年有日者非愛之也恃賴焉故也五岳四瀆之居於方隅也興雲雨胎寶藏以給人之求人莫不禱祀而祈福焉利在焉故也人主者日也侯王者岳瀆也人主兼利天下天下無不願以為君侯王滓逮一國一國無不願以為君故人主萬歲則天下之人以萬歲蒙其利矣侯王千歲則一國之人以千歲蒙其利矣故世之祝人主侯王者莫不願其千歲萬歲何者便於已故也非然者且為厲為孽將誹讟之是承何千萬之有襄之建國百年矣世濟其德以屏翊　帝室至今

王益有聲江漢閒居正自家食時聞王之賢未見也及過襄陽竊從下風望見顏色王天下之賢王也夫賢者使人愛而戴之便而安之居正竊聞太守汪大夫言王雖處崇鉅其自約結恒如處子士大夫過封內者無問知與不知必降接禮遇下客已甚其惠民也渥而馭左右也甚嚴事涉有司即有司人百曲不罪也左右人雖百直猶不貸務在詘已撿下以信有司之法故自太守以下至於編戶之氓咸曰王有大惠於襄之吏民吏民靡有秋毫可以報塞者獨願王千歲有國以重惠襄之人此之為德不直一手一足

使之而已夫淵深而魚聚之林茂而鳥獸歸焉詩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王所以投於襄之吏民者厚矣非壽考祺福將安用報乎雖然竊有願焉王亦知夫敖氏之積粟者乎周人有敖氏者積粟盈囷足支數十年未足也而問貯積於嗇夫嗇夫曰子之積厚矣吾無以益子于而計子之所有者慎用之而已夫圭撮之不慎鍾筥洩之鍾筥之不慎尾閭洩之江海雖大也以奉漏卮則沒世不能取盈焉我嗇夫也吾告子以嗇而已夫神不可以驚用嗇之則凝福不可以驟享嗇之則永彊不可以厚恃嗇之則堅故聖人之言曰事天治人莫如嗇王今年三十春秋矣計三十之於千歲也不猶積貯盈囷而始去其圭撮者乎王誠能少垂聽於嗇夫之論無輕用其年力之富以頤神而思永則所謂千歲云者猶近言之也

封君堯溪劉先生七十壽序

今士大夫身服官政不得歸侍父母壽率蘄能言之士侈之為詞爛然累牘盈世之鶩於文日甚矣張子居京師與吏部考功劉子相友善劉子之學務在剗剝枝葉歸究本實不儕於俗而求當於古本之其父曰堯溪翁堯溪翁者楚隱者也居衡山好古樂道以

德化其鄉人鄉里咸稱為長者張子與劉子居聞翁行誼甚悉固知劉子之學有家承也居數年堯溪翁壽七十於是鄉之大夫宦於朝者廿有八人咸謂張子曰子善劉子知堯溪翁盍詞焉張子曰唯唯否否夫劉子者離於俗而當於古者也奚以文為哉人之相與情不至而後益之以文信不至而後飾之以禮故深拱揖讓儐詔陳詞施之於交際而父黨則無容況其親乎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使親忘我難今夫布衣閭巷之人身不越乎隴畝疾耕力役時得一臠之味以上其親即父子嘻嘻終日相對

哉箕踞袒裼至忘爾汝彼其於飾恭敬悅耳目者至淺鮮矣然要以愛情深至而天眞驩洽則豔於文者固不若厚於實矣且夫劉子之事其親也又奚以余言爲哉夫劉子始爲南昌令南昌爲江西首邑當四方孔道百責之所叢委世好之所熏灼然劉子慮辱其親之故夙夜勞瘁修勑如處子用廉能冠於諸邑其在銓曹終日扃戶省事寡交諰諰焉以修其職業爲務人之稱劉子者未有不本之堯溪翁者也榮聞厚實從中徵外雖微吾言也劉子之所以事其親者豈其少哉諸大夫曰不然夫力勤服事怡愉愿愨者

士庶人之行也中心憯怛節文修飾者卿大夫之行也詩人以春酒介壽稱彼兕觥形之詠謌不一而足皆所以咢堙鬱而長驩愛也且夫君子者豈務爲冥冥物物獨修其身乎亦將以埀範作則敦行而善俗者也今劉子獨以身在郎署不得親執觥酌奉一日之歡而託之修詞以宣其堙鬱達其情愫俾閭巷之人睹其盛者知慕豔其榮者興仁用以長慈孝之風而示爲子之節故君子之於教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本之以情秩之以禮修之家庭之間而孝弟之行立矣獨文也與哉於是張子謝曰諸大夫幸以劉子之舉有係於世教非愚所及也請書以貽堯溪翁爲以訓其里之有子者

壽李母杜夫人七十序

杜太夫人者御史中丞李公母也中丞公早孤太夫人身不越閫茹苦堅操以訓中丞公遂致通顯中丞公遊宦四方恒奉太夫人爲養云正嘗觀覽古人瞻雲陟屺事益傷之焉夫子之于親其念誠篤矣或意有所壅閼不得自恤其私獨乃流涕于雲霄興歌于道路若然者卽有奉公許國之誠豈不以返顧慮牽私懷哉正數從中丞公遊竊聞太夫人在壼內持範

嚴居處節顧獨好釋氏言其奉佛最謹乃侍婢亦化之中丞公奉觴爲壽侍婢居旁語釋氏事太夫人卽大喜爲益餐焉是以太夫人體和氣適壽七十矣而聰明步履恒如盛年公亦因是得專精慮忘返顧之懷殆天以太夫人之壽厚公而贊其勤勞之志也然亦公有以致之焉夫致壽有三養備體胅者壽身榮志愜者壽施德于人人皆欣戴慕願者壽備養者奉甘臐實腸腹者也此編戶之氓有力者能之榮悅者以貴速親者也此宦仕之人乘堅策肥者能之若夫德厚施于人而惠愛閏乎物得人懽心以事其親則

非公卿大夫有道術者末之由矣自公爲巡撫以數
大優裕爲治遠近莫不洽悅問者　國家欲更新三
殿蒐材楚蜀貴州之地億度用費且數百萬民惶怖
逃匿嗷嗷靡依公不震不遽鎮之以定徐令有司曰
刱作國之大事也而元元國之本也本一搖卽大事
何賴其務所以安之然後度經費審區畫愼選良吏
分任其事未數月山中以巨木告者項背相摩于道
事旣竣舉而民不告勞里中父老咸曰今吾所以獲
生者緜李公閩公有母事佛慈愛不忍傷物乃公所
爲者舉太夫人教也吾儕念無以報公獨願太夫人

之壽於萬斯年以享公之祿養于無窮此之爲德不
直一口譽之一手戴之而已茲非所謂德施於人而
人皆欣戴慕願之者耶夫鼓摵園則花放鳥羣噪而
風生衆動所觸天必從之故太夫人之壽天所以厚
公亦公有以致之也正竊聽輿人之誦而知太夫人
之所以獲壽者緜此因論次其語以爲太夫人壽

雲海子序

楊子雲白首着太玄經殫竭心力而世無有稱之者
獨桓譚以爲必傳今人讀其書謂如墳典丘索談藝
者必歸焉而不知當時人以爲祇足覆瓿云耳夫躭
俗之情好追慕往古而輕忽儕類信其習見而奇所
希聞世人親見楊子雲名位不顯又其所著非淺見
謏聞易用窺測其見訕訶宜矣微獨子雲卽古巖穴
之士殫精神於毫素者有不以窮約自發憤者哉其
堙滅而無聞者又何可勝道哉雲海子遁世絶俗閉
門不交當世而好著書至老不倦所著有太平本論
玄叩集余讀太平本論上窮皇㬻之化下述道德之
意大極寥廓之宇細入肖翹之變可謂辨矣至讀玄
叩集則又窮極幽深鈎致隱賾索玄珠于象罔叩寂
寞而求聲吁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乎觀其托意幽
遠鑄詞險峻讀者至不能以句又烏能究其指歸則

世之知之者蓋亦希矣嗟乎雲海子幸無輕出其書
世有博極達觀如桓譚者必將特垂賞鑒而何計乎
流俗之知與不知哉作雲海子序

西陵何氏族譜序

法史氏年表爲歐陽氏譜法禮家宗圖爲蘇氏譜斟
酌二氏而剔其遠胄之謬爲西陵何氏譜何氏者源
陽人洪武朝始徙西陵五世而至今太守公以明經
中弟歷躋通顯於是何氏族甲於西陵矣自漢以來
取士悉重門閥士大夫推本世系皆假借前代託附

名家以自表異龍門系出重黎蘭臺遠宗於菟諸如此類不可殫記至我國家立賢無方惟才是用採靈菌於糞壤拔姬姜於顦顇王謝子弟或雜在庸流而韋布閭巷之士化爲望族昔之侈盛競爽者溺於今之世矣夫陸替靡常而澤施有限歷觀前代侯王有土之君及卿大夫所以爲子孫計慮深遠者豈不欲固其本根期世世弗替哉然或數十世或一再傳而存者什一而已彼其先世之澤及身而已淳者已漓而不思懋德以醞醇厚者已薄而不知返薄以歸厚如是即世家鼎族亦烏有弗替者乎故君子垂世作

則不在族之繁微而視其德意之凉厚不在貽之肥瘠而卜其規模之恢隘序之譜牒以治其昭穆爲之禮節以聯其屬姓敎之敦厚示之省約以振其風靡斯凝隆寖昌寖流寖長之道也余觀何氏譜載先世行事咸質直忠厚又觀太守公居官長者不傜世好故知垂範者遠矣嗚呼何氏其世有興者乎

錦冰集敘

錦冰集者津南陳公在禮部時作也按唐舊說儀部員外郎號瑞錦窠祠部稱爲冰廳公在部十年遍歷四署而居儀制祠祭最久已從祠部郎中出守荆州乃哀其集題曰錦冰蓋公所以深造厚蓄者得之二司爲多也余忝朝籍得交海內名士南宮爲盛蓋諸曹咸綜理叢劇而南宮所掌皆 國家徽章鉅典禮樂制度之事望優而務簡士大夫得以餘力寄意于文翰今觀公集贍才麗藻花爛映發又綜故實達時宜有閎衍深沉之思蓋力優則造深慮閒則思睿故也夫士操觚掞藻欲有施于世者何可勝道然卒鮮有聞者何則才局則拙之而愈促故畀賦者不可強務劇則負厚而慮疲公旣卓犖多奇家承世學優游闌省慮殫神凝才儁而又成之以遇欲亡傳得乎顧

余所深惜者以公素所樹植弟令寘諸闕庭間必且爲 國家彰黼黻之文揚治世之音而鴻漸之翼阻于一麾茲其故余未之解矣夫器有所宜而音有所諧夏瑚周鼎朝廷之器也以陳於闤闠則視者駭朱絃疏越清廟之音也以鼓於委巷則聽者疑故余覽公集感其先後殊遇再三興慨世有識器審音自當辨之余言非諛也陳公閩人先世有絅齋先生耻菴先生幷以學致通顯至於公猶光云

種蓮子戊午稿序

往甲寅不佞以病謝歸僻在林里談藝之侶屢絕於

戸獨邃殿下好名重士時以文翰相與於蛩響空谷遂忘其閒寂焉丁巳不佞再忝朝列今年秋以使歸謁王王手詩三册曰此近稿也不佞受而讀之爲詩二百餘首他作亦稱是考其日月則自春徂秋方數月而已何篇什之鉅盛而文采之工縟乎蓋天稟超軼有兼人之資得司契之匠其所著述雖不效文士踵躡陳蹟自不外於矩䕶每酒酣賦詩輒令坐客拈韻限句倚次比律縱發忽吐靡不奇出或險韻奇聲人皆燥吻斂袂莫能出一語王援毫落紙紊數百言而穩貼新麗越在意表傾囊瀉珠纍纍不匱故其著

述之富如此誠令與綴述之士應制分題爭場競捷則東方之袍不屬於之間矣夫人之材品不同或注與立就或纍日乃成而談者咸右緩步之工謂疾趨之率嗟乎此可以語中常者耳夫世所以尚騏驥者謂其立至也所以貴鏌鋣者謂其立斷也若曠日積晷則鉛刀効于一割駑馬可致千里故曰兵寧拙速未覩巧之遲也于文亦然曹子建李太白文壇之飛將也或七步而紓偉詠或搖筆而賦清平即其文粗者猶足以方駕朋儔沾潤後代世豈以是短之哉不佞讀王詩往往稱說曹李而王逸才俊氣畧與之埒豈千里之種必產於渥洼耶然子建沉抑東阿太白驅渝江海而王鍾毓特異福與才齊則天之所賦厚脆又殊矣不佞謭陋爲文數日才撰一篇輒又棄去然卒無以踰人而王謬以爲談文之契屬題評冠序辭不獲命僭爲序諸首簡夫下乘末品望騏驥之絕塵當跼蹐喘汗之不逮又烏能窺其步驟哉王栖心玄勝　今上錫以眞人之號又獻材助國捐祿救民皆被勑奬語具津南陳太守序中不具論論其文如此

贈齊翁尊師吳老先生督學山東序

往嘉靖丁未海內通藏記之士畢試於禮部是時翰林陳先生比部吳先生寔董校閱蓋中試者總二十有二人夫二先生皆世所稱通識鉅儒也諸士徼時厚倖獲所依歸及奉教於二先生久則見其行誼卓犖有瑰瑋鴻廓之觀蓋私心幸慶之焉竊計以爲如二先生者誠令專造士之業董作人之任以其學樹幟於時即所振起當不啻吾曹千百而陳先生則在內庭以論思獻納爲職不得處外居數年會山東督學缺部議視諸曹中文行最著者咸莫如吳先生遂以先生行乃居正竊言於衆曰今茲先生之學且大

行矣大樂之於馬也不擇駑良然得騏驥騕褭則其御愈精倕之於材也不較枉直然得楩梓豫章則其工愈妙夫山東者齊魯之區其綜於儒學蓋自古記之矣斯亦先生之騏驥豫章已雖然願有以質於先生居正少時見諸學士鉅公稱人之文曰某人也文也他日且爲節士已而果節士某人也文也他日且爲才卿已而果爲才卿彼所閱者不越篇章觚簡之間而稽終究用如執左券以待合靡不應者今世學者含菁咀華選詞吐豔蓋人人能矣至究其實則或行業鰲戾先後殊詭也豈昔之學者達於衷而今之

學者辯於口耶夫媄質而嬌飾則覗者眩華櫝而襮石則賈者喑故竅言者棄德之實也釋采者彫朽之飾也攘竊者剽文之宄也挹波者塞源之質也士有此四者即燁如春華奚益矣夫志意不一不可以議行趣舍滑觀不可以識眞且欲興復古學以新士業唯在抑浮端習哉買曰者見齊魯諸生某也節士某也才卿曰此吳先生之徒也則居正輩且却三舍避之矣

文集終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九

辛未進士題名記

隆慶辛未禮部大比貢士中式者四百人於　廷
皇帝臨軒親策問以隆禮敦讓化民成俗之道賜張元忭等及第出身有差已所司循故事請立石太學題名有　詔令臣爲之記初臣典試南宮諸士實繇臣以進故　上使臣記其事臣旣閱其甲第姓名乃竊歎曰夫諸士之托名於貞石也將以蘄不朽也聞古之所稱不朽者三而言居其一然自書契以來士之殫精神於毫素期以爲後世名者衆矣今世所稱

名家大方可指數者無幾耳乃默識躬蹈之士倜儻非常之人雖不蘄以言傳而隻辭片語往往見稱於人或勒諸金石守爲著蔡無敢忽焉何哉天下之物必有其實而後乃發之於華芳林隆莛採擷遺英色非不鮮彩非不炫也乃不終朝而萎薾者無本故也故德與功本也言華也道德有諸中於是以宣其蘊蓄則爲有德之言而德非言之所能盡也功績底於成於是以述其梗槩則爲後從之言而功非言之所能盡也惟不得已而發之於言而言又不足盡其蘊斯其爲言也聽之而有味愛之而必傳蓋古之所爲

耆以此向也臣固聞諸士之言矣今既因其言以策
名於朝又勒名於石則諸士之所蘄於後世者亦徒
以其言而已乎其猶未也夫德與功與言者析之則
三撮之則一德與功待言而言不出於德功者未能
傳也今諸士抑首受書幸一旦離蔬釋屩而登天子
之廷其德與功且未見其端倪也而獨以其言蘄名
於後世庸詎能乎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
修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夫修詞在立誠以存忠信
則其為言也孰尚焉諸士其亦務所以進德居業者
以自樹其本而後修詞以立其誠由是令名載而行

之雖與天壤俱敝可也不然則昔之植碑沈石者慮
陵谷之有變遷而其名不可磨也今陵谷未改而其
言已澌盡矣莓苔并沒燕山之石可勝用乎然其德
政至今猶在人口者則非徒恃以言耳故臣以為不
朽之圖在此不在彼也是科也貢於南宮者三百
十　人前科附　廷對者　人合四百　人

愆修謹按故事會試主考者即記題名辛未當先
父而是科張陽和鄧定宇二公屢為請索先父以
機務未暇遂延至五科俱未鐫記張鄧二公每以
為言適先父作記已成而二公又以差去不及催
請此記遂久留書記所而先父告終二公俱不在
京師矣其後癸未禮科以五科無題名記缺典為
請　上命自內閣以下詞臣撰補之而五科缺典
始完愆修亦不知先父親筆書記乃在記室所也
遺笥之手澤空存公庭之貞石未勒梓此以存凡
以完詞林之逋乃辛未諸公咸未之見也

京師重建貢院記

今　天子踐祚之三禩新修貢院成其地因故址拓
旁近地益之徑廣百六十丈外為崇墉施棘徼道前
入左右中各樹坊名左曰虞門右曰周俊中曰天下

文明坊內重門二左右各有廳以備譏察次右曰龍
門踰龍門直甬道為明遠樓四隅各有樓相望以為
瞭望東西號舍七十區區七十間易舊制板屋以瓦
甓可以避風雨防火燭北中為至公堂堂七楹其東
為監試廳又東為彌封受卷供給三所其西為對讀
謄錄二所簾以外殖殖如也翼翼如也後為聚奎堂
七楹旁舍各三楹主試之所居也又後為燕喜堂三
楹東西室凡十六楹諸胥吏工匠居之其後為會經
堂堂東西經房相屬凡二十有三楹同考者居之簾
以內渠渠耽耽如此其他庖湢庫舍所在而有明輿

向背咸中程度其規制名額雖仍舊貫而閎麗爽塏邃密縈輿視舊制不啻三倍工始於萬曆二年三月以明年九月告竣計庸三十六萬有奇費以五萬金旣告成事於　上於是司空郭公率其屬請予爲文以記之按京師貢院始於永樂乙未是時考卜未定文皇帝以巡狩御行幄庶事草創其所舉士秋試不過數十人春試率百餘人故試院規制雖頗狹隘亦僅能容及燕鼎旣定人文漸開兩畿諸省解額歲增士就試南宮至四千有奇而貢院偪隘如故又雜居民舍間余爲諸生就試南宮及官詞林典試文武士

數遊其中恒苦之自嘉靖間建議者咸請改剏西北隙地或言東方人文所會宜因其趾而充拓之以從新然旋議旋輟未有必然之畫也今　天子始俞有司之請一旦煥然易敝陋而爲閎麗士之挾策而來者不啻若登龍門探月窟矣嗟乎振敝維新固自有時舉二百餘年之陋制一旦建爲堂構巨觀非振奮烏能有成哉嘗謂創始之事似難而實易振蠱之道似易而實難室已圮而鼎新之易也鳩材庀工而已惟夫將圮而未圮其外窿然丹青髹堊未易其舊而中則蠹矣匠石顧而欲振之閧者必以爲多事而弗之信其勢不至於大壞極敝不已也　明興二百餘年至嘉隆之季天下之勢有類於此者多矣紀綱法度且將陵夷而莫之救有識者憂之今　天子茂齡撫運嘉與海內更始於是舉二百餘年之將墜而未仆者一切振而舉之然衆庶之見溺於故常令下一年而民疑二年而民謗不曰　上之所以興廢起墜者皆申飭舊章也而曰創行新政也浮言四起聽者滋惑賴　主上明聖不少搖惑蓋五年於茲而後仆者起暗者睹於是海內始知相與歌誦　上德翊戴明主而不知始之振之如是其難也夫論治者怠則

張而相之廢則掃而更之夫惟能張之而毋怠則自不至於廢而可更故虞廷當治定功成禮樂明備之時而其君臣賡歌以相儆惓惓以率事省成爲言怠荒無虞爲戒蓋恒恐其怠而思以張之也嗚呼繼自今上之取士與士之待用者其亦遠覽虞廷率事儆戒之意感　明主振興才儁之心皆務爲恪恭匪懈爲　國家建久安長治之策其無鶩爲偷安苟祿以瘝上之事哉

司禮監太監馮公預作壽藏記

馮公壽藏在京城西南可二十餘里實黑山之壤聚

為太監剛公墓剛在永樂時瘞　成祖靖難有功公素慕其為人故卽其地旁而卜兆焉左嶒　城闕崔巍右瞰香山碧雲廣途前舒層巒皆擁氣佳哉鬱鬱葱葱信靈境也前為大門馳道為之門內左為僧寺以奉香火右為護藏之宅寺宅後為石樓各一中為祠堂堂後為壽藏地繚以周垣樹之松栢左右又各為塋兆一左則公之名下太監王君喜葬之藏右則公弟都督君佑之藏其制務為朴素堅固不事華飾其工費則以　三朝賜金為之董工者卽其弟都督君與王君喜也工始于萬曆改元之九月至二年九

月而告成事役既竣公蘄余文記其事用垂不朽余惟霄壤間萬物皆有盡惟令名為不朽今京西之原珥貂貴寵高塚連雲者何限無論後代卽今人所與知者幾何昔巷伯興詠于畝丘史游殫精于籀書呂彊清貞承業忠鯁皆並耀四星流芳千古今求其所為葬地尚有存者乎固知不朽之圖在此而不在彼也公昔以勤誠敏練早受知于　肅祖常呼為大寫字而不名無何卽超拜司禮筦內政嘉靖丙寅迎立穆宗皇帝以功廕其弟侄數輩　穆宗不豫　召輔臣至　御榻前受　顧命公宣遺　詔音旨悲愴今

上踐祚奉　先帝遺命以公掌司禮監事適余得上召見於平臺付以國政宮中府中事無大小悉諮於余而後行未嘗內出一旨外干一事調和　兩宮贊成　聖孝侍　上左右服勤備至凡　宸居早莫出入飲膳皆有常度暫御供事皆選端愼者以充上日御講幄無間寒暑公惓惓勸學侍立終日日無惰容凡宮中冗費悉從減省務在節財愛民如大庖減供御惜薪司裁去柴炭御馬監省芻豆數皆公所奏施行余每對便殿從容語及國家事有關於君德治道者公必導　上曰先生忠臣　先帝簡托以輔

上者所言宜審聽之　宮壼之內尤極嚴肅有干紀者悉置之理雖所厚亦不少貸故　上以沖齡踐祚中外寧謐　宮府清晏蓋公之力為多語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今以公建立視古巷伯之倫何讓焉誠由此永肩一心始終弗替雖與霄壤俱存可也又奚竢於壽藏而後永乎然窀穸之事人所諱言也而公乃預為之達也嘗以　賜金用彰君賜忠也制用質朴不為厚藏智也愛其身施及其弟葬其屬仁也此皆卽事可紀者固略述公之行誼與其作藏日月勒之於石俾後來者覩焉公諱保常山之深州人

懲修謹按先父之與馮司禮處也亦官府相關不得不然謝世之後言者用爲罪端今觀其與傾藏文惓惓勉以令名固非阿私賄結者曾記萬曆丙子年司禮之任都督馮邦寧者以貴倨使酒凌市人適遇先父長班隷人姚曠者勸之邦寧手掘姚曠曠即捽碎其衣帶同赴朝房禀先父先父即致一帖與司禮云其任之使酒失儀宜戒飭馮即杖其侄四十奏革職待罪一年方得與朝列按此一事即士大夫之賢者猶不能無護短之意作於言色而馮若信先父之深竟割愛處斷可見先父當

主少之時於左右侍近其調處之術可謂深矣不然以先父之嚴毅使左右不服其調處亦將奈之何哉苦心國事者自當有推諒其衷者矣余言雖嫌由父子之私衷似乎違衆非之極詆然已幽沉之善安忍避私畏違而掩之乎

遊衡嶽記

山海經衡山在中山之經而不列爲嶽豈禹初奠山川望秩猶未逮與舜典南巡狩至于南岳今瀟湘蒼梧故多舜跡殆治定功成乃修禋祀與張子曰余登衡嶽蓋得天下之大觀焉十月甲午從山麓抵岳廟三十里石徑委蛇盤曲夾以虬松老桂含煙裊露鬱鬱葱葱已不類人世矣余與應城義河李子先至禮神畢坐開雲堂湘潭曾沙王子漢陽龍山張子乃從他間道亦至同宿是夜恍然若有導余升寥廓之宇者躡虹梯憑剛飈黃金白玉幻出宮闕芝草琅玕璨然盈把殆心有所憶觸境生念云爾乙未晨從廟側右轉而上仄徑縹緲石磴垂接懸崖巨壑不敢旁睇十步九折氣填胸臆蓋攀雲捫天若斯之難也午乃至半山亭亭去嶽廟十五里五峰背擁雲海盪漾亦勝境也飯僧舍少憩復十五里乃至祝融初行山間

望芙蓉煙霞石廩天柱諸峰皆摩霄插雲森如列戟爭奇競秀莫肯相下而祝融乃藏諸峰間才露頂如髻及登峰首則諸峰顧在屐底若揖若退若顚若拱瀟湘蒸江一縷環帶因憶李白五峰晴雪飛花洞庭之句蓋實景也旁睨蒼梧九疑俯瞰江漢紘埏六合舉眦皆盡下視連巒別巘悉如培塿蟻垤不足復入目中矣同遊者五人咸勒石紀名焉暮宿觀音巖巖去峰頂可一里許夜視天垣諸宿大者或如椀盂不類平時所見也晨登上封觀海日初出金光爍爍若丹鼎之方開少焉紅輪湧於海底火珠躍于洪鑪旋

磨旋瑩蒼茫雲海之間徘徊一刻許乃掣浮埃而上噫吁嘻奇哉偉與山僧謂此日澄霽實數月以來所無往有好事者候至旬月竟不得見去而余輩以拙秋山清氣肅乃得快覩蓋亦有天幸云然心悚神惕不能久留遂下兜率抵南臺循黃庭觀登魏夫人舁仙石西行四十里得方廣寺方廣在蓮花峰下四山重褁如辦而寺居其中是多嚮泉聲徹數里大如轟雷細如鳴絃幽草珍卉夾徑窈窕錦石斑駁照爛丹青蓋衡山之勝髙稱祝融奇言方廣然磵道險絕嵓壑幽邃人罕至焉暮謁晦菴南軒二賢祠宿嘉會堂

夜雨曉起雲靄窈冥前峰咫尺莫辨徑道亦絕了不知下方消息自謂不復似世中人矣止三日李子拉余衝雲而下行數里所倏見青雲霽日豁然中開間山下人乃云比日殊晴乃悟向者吾輩正坐雲間耳又從廟側東轉十餘里得朱陵洞云是朱陵大帝之所居瀑泉灑落水簾數疊挂于雲際垂如貫珠霏如削玉飛花散雪縈灑衣襟巖畔有沖退石大可徑丈列坐其次解纓濯足酌酒浩歌當此之時意愜心融居然有舞雩沂水之樂誠不如簪紱塵鞅之足為累也是日石棠李子亦自長沙至會于嶽廟同返自甲午迄辛丑八日往來諸峰間足窮于攀登神罷于應接然猶未盡其梗槩也聊以識大都云張子曰昔向平欲俟婚嫁已畢當徧遊五嶽嗟乎人生幾許時得了此塵事唯當乘閒自求適耳余用不肖之軀弱冠登仕不為不通顯然自惟涉世酷非所宜每值山水會心處輒忘返焉蓋其性然也夫物唯自適其性乃可永年要欲及今齒壯力健即不能與汗漫期於九垓亦當徧遊寰中諸名勝遊目騁懷以極平生之願今茲發軔衡嶽遂以告於山靈

後記

張子既登衡嶽數日神惝惝焉意罔罔焉類有擊于中者蓋其悟也曰嗟乎夫人之心何其易變而屢遷耶余前來道大江遡漢口而西登赤壁磯觀孫曹戰處慷慨悲歌俯仰今古北眺烏林傷雄心之乍衂東望夏口美瑜亮之逢時退想徘徊不知逸氣之橫發也繼過岳陽觀洞庭長濤巨浸驚魂耀魄諸方溟涬一瞬皆空則有細宇宙齊物我吞吐萬象并羅八極之心及登衡嶽覽洞壑之幽邃與林泉之隈奧慮澹物輕心怡神曠又若棲真委蛇歷遐蹈景之事不難為也嗟乎人之心何其易變而屢遷耶太虛無形茫

旻漠泯澒濛鴻洞云爾日月之迭照煙雲之變態風雨露雷之舒慘淑氣游氛之清溷日交代乎前而太虛則何所厭𧄼乎即太虛亦不自知其爲虛也夫心之本體豈異於是耶今吾所歷諸境不移於舊而吾之感且愕且愛且取者顧何足控摶乃知向所云者盡屬幻妄是心不能化萬境萬境反化心也夫過而留之與逐而移焉其謬等耳殆必有不隨物爲欣戚泯溟感以融觀者而吾何足以知之

襄陽府科第題名記

汪大夫守襄陽之三年諸大令旣舉乃惟章表人物

以興士勵俗取 明興以來郡中科第之士總百十人出諸屬邑者咸附焉勒石學宮虛其左方以俟來者而余適以使事道漢上爲記其事夫自我 國家以科目選士士生此時即行若由魚才懷管蕭非是亦無繇以進顧一切皆限以科條渠蕖雖絕材奔駟亦必頫首屈就羈靮而足力稍後者又輒有頓躓之虞故襄陽爲楚中鉅郡然二百年來而闔郡之士登名科第者才百 十人而已可不謂希覯而闕聞者哉然余聞之古之覘國者恒視其有人無人以爲彊弱夫謂國有人者非肩摩轂擊朝市皆盈也而無人者又非宮府左右盡皆虛也得士與不得士而已夫得則以一二人重於千百不則以千百人輕於一二故馬不必擁軸要之齊足木不必蔽乘要之中墨夫士惡可以多寡言哉 國初之取士或拔於臺隸或舉於三老或奮於刀筆當時號爲制科者率不過百餘人其作爲文詞皆据經義不務剽剥葩藻乃近時人所共嫺笑者而名卿碩士往往多出其中功烈施於後世者至不可縷數也今文教大興海㝢嚮學於是悉罷諸薦士路一切網以科第士爭趨嚮下若魚鱗雜遝雲合霧集文學彬彬可謂極盛然考其功實

頎相懸也異日者 天子患吏治之不振增頒制額廣羅英儁令窮鄉僻邑皆用科第士以爲長吏其欲興平致理蓋惓惓焉乃求之愈多而呈材愈乏若是者何擷華之悅目固不若摘實之充口故士之適用誠不可以多寡論也余嘗往來襄漢間美其風俗與縉紳大夫處咸質直重厚辯於心而訥於口及聞長老言前輩風烈尤爲恂實爾雅大者以經術取卿大夫輔翊其世主功名著於春秋小者下至郡邑守令咸可稱述渢渢乎固大國之風也如此即百 十人庸可以少稱乎哉夫人材之汙隆由於風俗乃風俗

亦賴人材以成亢桑抱道畏壘大穰緜駒善謳齊右變俗故君子之處世所以制俗者也非由俗制者也將使浮者挽之以就實而況實焉者乎漓者釀之以還醇而況醇焉者乎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後有興者考德論世審名實之所歸察操執之所究斯亦得失之林已若曰整齊其故事而已非大夫意也

學農園記

樊遲請學稼而孔子小之意遲欲躬稼勤苦思以易天下如許行所稱皇農之道並耕而治者故孔子明禮義信大人之學以廣其意如曰能如是民歸之且

有爲之稼者何用屑屑自親其事爲夫聖賢之言各有攸當世儒見遲鄙嗤於孔子便謂農不足學綺衣燦爛鐘鼓饌玉剝下自潤而不睹其艱苐令此曹得侍孔子詎足以小人嗤之邪昔晉簡文不識稻閉閤三日不出猶有慙色曰寧有賴其末而忘其本者夫天子之尊猶以不知稼事爲恥況其下者何敢自逸余少苦篤貧家靡擔石弱冠登仕裁有田數十畝嘉靖甲寅以病謝自念身被沉痾不能簪筆執簡奉承明之闕若復馳逐城府與賓客過從是重增其戾乃一切謝屏親故卽田中闢地數畝植竹種樹誅茆結廬以偃息其中時復周行阡陌間與田父傭叟測土壤燥濕較種稑先後占雲望祲以知歲時之豐凶每觀其被風露炙熇日終歲僕僕僅免於饑歲小不登卽婦子不相眄而官吏催科急於救燎寡嫠夜泣逋寇宵行未嘗不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或幸年穀順成黃雲被壠歲時伏臘野老驩呼相與爲一日之澤則又欣然以喜囂然以娛雖無龔隋躬率之勤沮溺耦耕之苦而詠歌欣戚罔不在是旣復自惟用拙才劣乏弘濟之量惟力田疾耕時得甘脆以養父母庶幾無咎且斯事雖賤非學亦無繇知也因榜其園曰

學農以申止足之義焉或曰農生民之大也周家用稼穡興王業卽治天下國家固亦繇力本節用抑浮重穀而後化可興也吾子意在斯乎夫君子志其遠者大者小人志其淺者近者吾儕小人饔飧之不給是虞而又敢有他志且爲菟裘以娛吾生而已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荊州府題名記

荊州舊無題名定山袁公由祠部郎中出守茲郡三年餘政成民熙公府多暇按郡志訪遺老得　國初以來太守若干人同知通判推官總若干人紀其官

授年月并勒於石以傳永永其中或用賢能取卿相
顯名當世鴻猷遺惠至今誦之不衰或但有姓名考
其樹立莫可稱述後之覽者必將有感焉斯亦得失
之林已居正既得覽觀前守行實因以慨風俗之盛
衰乃喟然稱曰嗟乎夫弛張之道豈不由世變哉余
聞里中父老往往言成化弘治間其吏治民俗流風
茂如也是時　明有天下幾百年道化汪濊風氣純
古上下俱欲休息乎無爲而荆州爲楚中巨郡戶口
蕃殖獄訟希簡民俗安其鄉里親愛長吏長吏出行
旌麾前導社中兒擊遊嬉車側不知走匿蓋其風純

至如此太守以下率八九歲一易卽無他異能而因
常襲故亦稱賢能當其時治之爲易其繼也醇俗漸
漓網亦少密矣一變而爲宗藩繁盛骫權撓正法貧
於隱蔽再變而田賦不均貧民失業民苦於兼并又
變而僑戶雜居狡僞權詭俗壞於偷靡故其時治之
爲難非夫沉毅明斷一切以摘奸剔弊故無由勝其
任而愉快矣然則地豈有難易哉流俗漸靡使然耳
語曰聖人不能違時振敝易變與時弛張亦各務在
宜民而已居今之時用曩之治欲因常襲故以希治
平譬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亦必不可幾矣是風
俗之變也嗟乎　明興財百九十年而變已如是吾
安知繼今以往其將變而厭棄今俗以復古之敦厖
簡易乎抑將變而愈甚以至於莫知其所終乎後之
治者非隨俗救弊又將安所施乎是皆不可知也姑
記此以俟來者

宜都縣重修儒學記

庚戌之春余用侍從請告歸故郡宜都教諭魏大濟
來移書曰宜都舊有學也歲久寖敝薦紳先生學士
大夫遊其中者咸思以新之而未能嘉靖乙巳會稽
陶侯來守兹土大濟則閒以是請之侯慨然曰是在

余矣會天大雨江水溢巨木浮江而下取以爲材省
費之什二乃爲堂爲廡爲祠又置學田五百餘畝以
稽祭器給師生之廩祿自他舊制有不當於人者侯
皆一新之於是百年之廢一朝具興厥功茂焉乃大
濟與諸生則願以其事紀之於石以垂不朽史張氏
乃言曰余聞之孔子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
恥傳曰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信哉是言也夫
法令政刑世之所恃以爲治者也言道德禮義則見
以爲希闊而難用然要其本則禮禁未然之前法施
已然之後法之爲用易見而禮之爲教難知故古之

王者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皆所以鼛齊人道敦禮義而風元元者也今議者不深惟其本始鶩爲一切之制以媮快於一時夫教化不行禮義不立至於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將無所措其手足當此之時雖有嚴令繁刑祇益亂耳烏能捄斯敗乎由此觀之道民之術在彼不在此也宜都環数里以爲邑處僻遠之區吏復不能加意以振起士習数十年學者益落然陶侯一新學而人皆訢訢薦紳先生學士大夫咸相與踴躍讚嘆改觀而思奮延及齊民亦無不被服於德教者此其轉移化道之機蓋有不

言而風行者矣故上之化下猶影響也何必政刑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而喜之豈爲一絃歌足以治武城哉在以道化民漸漬以禮樂而孔子取焉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也若陶侯所謂君子者非耶雖然人知陶侯之功矣猶未悉其深意自孔子没微言中絕學者溺於見聞支離糟粕人持異見各信其說天下於是修身正心真切篤實之學廢而訓詁詞章之習興有宋諸儒力詆其弊然議論乃日以滋甚雖號大儒宿學至于白首猶不殫其業而獨行之士往往反爲世所姍笑嗚呼學不本諸心而假諸外以自益祇見其愈勞愈敝也矣故宮室之敝必改而新之而後可觀也學術之敝必改而新之而後可久也陶侯不憚改作以新宜都之學宜都之士亦必不憚去其舊習以自新其學繼自今儻有闚聖人之宮墻而升堂入室者詎知非吾言啓之與

荊門州題名記

荊門州者故荊州府北鄙也今 上龍飛漢郢陞安陸州爲府割旁郡屬邑以益之乃荊門又改隸承天焉古稱東南形勢荊襄爲吳楚上游襄陽北距宛洛荊州西控巴蜀而荊門介居荊襄間唐鄧瞰其腹脇

隋郢益其肘臂南望江陵勢若建瓴重關複壁利以阻守運奇制勝亦足以衡敵人之肘脇故稱荊門言隘地也詳其名義度其要害迺知改隸之議漏於是矣天下幸而無事關門夜啓行者不道儆守者不執戈雖有險無所用之卽一旦狗吠於垣烽烟乍警則步仞之丘阻於蛸凹尋常之流晝爲天塹矣況此州當南北要衝爲荊郡門戶噫其可忽哉余聞長老言始荊門隸荊州時人物殷富蓄積盈囷食山澤之利民至老死不睹市廛今密邇潛邸供需百出又當九逵之逵冠蓋往來項背相望少不如意卽被遣斥長

吏奔走救過不給而其民亦頗飾詐狡獪驁為一切
苟免無周身之慮蓋舊俗之亡久矣夫財不足則爭
信不足則偽爭與偽大奸之所資也何以守險曰人
何以聚人曰財財贍而禮義生即有大姦盜莫之敢
乘昔者孔子之論政曰足食足兵而民信之非甚不
得已不敢去一故善為天下慮者毋使至於不得已
也夫欲先事彌患息民固土唯在拊循愛養哉唯在
拊循愛養哉按南宋時荊門為邊郡自象山陸先生
守是州倡明道學以易其舊俗又積財築城為守禦
之備荊門遂為重鎮然先生收之於瘡痍凋瘵之後

而今也養之於國家全盛之日稱時度力難易又殊
矣余嘗讀先生錄至所謂分別義利之辨者乃使人
斤斤焉神竦心惕及過荊門謁先生祠下又低回久
之不能去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苟有志於斯民
者伐柯之則夫豈遠哉荊門舊無題名州守戴君同
知鄒君始創為之戴君精敏而乎惠鄒君慎清而端
慤皆能其官故余志之亦以告後人

重築松滋縣城記

嘉靖乙卯松滋尹張君家傳抵任二年釐正百務積
滯具舉乃為文抵當路曰邑故有土城歲久且圮里
甲約斂民財歲歲補葺而奸民陰竊其利乾沒自潤
實無益於秋毫城圮如故今獨不可規久遠一切用
磚石俾奸民無所規其利而邑以永寧且夫不一勞
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終省鄉與邑中士大夫父老
熟計之皆以為從之便於是分守大參鶴峰柳公分
巡憲副槐溪孫公郡守定山袁公咸報曰如令議適
歲大稔遂用其年八月始事君乃捐俸酌贖佐公約
費民爭趨之至十月工竣為城八百丈甃以巨石扃
以崇闕井幹樓櫓靡不宏麗屹屹為巨觀矣異日撫
治撫列郡督所屬州邑城垣宜修者所司竟持空文

聚責莫敢為先乃張君以實奉行不憚一時之勞而
建百世之利民不告瘁大工克就厥功茂焉史張氏
曰余讀周詩至兔罝之章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嘗
嘆以為文武之初治化旁洽膠結民心雖兔罝之野
人皆可以為干城扞禦何其盛也其季也疆圉多故
在位者多曠諸大夫憂之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勞
役不已曰土國城漕吁又何瘁也豈所謂盛世之守
在人季世之守恃險耶在人者無形之險也恃險者
有形之險也然亦時異世變有不得不然者 明興
百八十餘年屬 國家隆運者內無雞鳴狗盜之警

民至老死不見兵革可謂極盛矣往時東南瀕海之區劃縣數十富甲天下無城守扃鑰之限及海寇竊發長驅諸郡民皆駢肩束手莫之敢攖何則事變起于倉卒而人心狃于治安此必斃之道也夫無形之險既已靡恃而有形之險復不加修則是束手駢肩俟斃已也松滋西接夔峽而江阻山即有緩急亦要區也人之恒情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時屬清泰未睹其利害一旦有不測則是城所繫豈直一手一足之爲烈哉詩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茲役有焉庸紀其事以垂不朽張君名家傳浙之鄞縣人果毅有爲

其在邑治理諸務皆如城事相其畫者縣丞蘇曜主簿韓蓬董其工者省祭官田韜並列於後以彰保障之功

王承奉傳

王承奉大用者霸州人也逮事　敬皇帝爲奉御侍慈壽皇太后於仁壽宮　毅皇帝時陞御馬監太監賜蟒衣內苑乘馬通顯矣然性刻廉剛直弗能下其儕輩以是不得久內庭出爲遼府承奉是時遼莊王病不能視事委政國妃毛氏國妃賢通書史沉毅有斷而承奉從內佐之所釐正國家事不可勝道頃之莊王與國妃相繼薨嗣王立王聰敏辯給而嗜利好害及長多不法常出數百里外遊戲有司莫敢止故無所憚然心獨憚承奉承奉好直諫王頗弗能忍乃曰承奉老矣宜免朝請於是承奉希得見王王少無子所幸樂婦生子置外舍久之王有萎病度終無子乃取外舍兒內宮中時兒已八歲詐曰宮人共氏子欲以聞於朝故事王子生承奉司即具所生母姓名及產彌狀關相長史乃得奏附玉牒王以其事下承奉奉愕曰王安得有子承奉乃不識何宮人有娠及產子狀不敢奉令王大怒曰老奴敢爾者死耶於是

盡捕承奉諸用事者皆榜笞數百被重罪欲以迫脅承奉承奉終不爲動王乃召承奉繆爲好語曰而不知子之爲病耶事成而有後王而富貴可長保獨柰何爲他人忠承奉伏地叩頭流涕曰老奴受國厚恩死無以報顧此事涉欺罔法例嚴甚王子非真子外悉知之後有發者禍且不測老奴死不敢奉令王謬謝曰承奉言是也乃以計紿奪其印而自署承奉名行之承奉既見欺無可柰何懟以首撞壁大叫曰生不幸爲刑餘又棄外藩今王所爲如是吾弗能匡救禍且及矣誠不忍老見刑獄即閉戶自經繩欲絕會

有救者得甦日夜涕泣竟至失明以死國人悲焉
太史張氏曰余在史局好問先朝事諸老聞語及
孝廟時輒流涕有哽咽者及歸楚見王承奉憶往事
猶能歷歷道也語具別錄中夫地之美者善養禾君
之仁者善養士何　敬皇帝時人物之茂乃其厮隷
亦莫不有大臣風節焉觀其臨議執正毅然不爲利
回不爲威惕雖壯夫哲士何以加焉第令久内庭筦
樞密如近時輿安懷恩輩詎足多哉余以是知
敬皇帝之澤入人深矣王承奉蓋弘治間人也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九終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十

承天大志紀贊

基命紀

臣聞帝王之興其先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
積累之業以肇基明命而濬發厥祥昔周之盛大命
既集乃詩人頌述休美必遡其自於文王曰周雖舊
邦其命維新蓋文王不回之德式克昭事於天受帝
祉而施子孫儆哉天命由此乎基也我　皇上應期
挺生膺圖握紀御萬年之明盛陟三五之登閎駿命
之隆超軼有周遠矣實由我　獻皇帝天縱聖哲日

躋誠敬淵仁厚德邁於周文而　章聖皇太后明章
婦順又於太姒徽音有加美焉積功累仁祈天永命
由來遠矣是以忻豫通於上下精誠貫於神明上帝
眷歆篤生　神聖纘紹丕圖光昭鴻業由樸棫之化
宜下武之光本作豐之功成宅鎬之烈天錫顯號胙
社日興周昭代中興之基所由肇也夫畜基厚則發
之必弘嗣德昌則培之愈固　二聖宥密所基既厚
且弘而　皇上又振耀前猷茂恢令緒德總百王規
摹萬世以永凝佑命寔啟昌明曷有紀極臣循實錄
所載　二聖肇基帝業紀其猶大彰著者列於首篇

以微世德作求上昊祚於萬禩云

贊曰古稱河間好文東平樂善非有甚盛德事也然且邈哉乎希聞矣彼藉尊崇而富有無萬幾之㽘業克愁乃德固已難矣若乃愼修永圖敦仁廣澤且天立厥配懿美並耀其又可易得哉惟我　二聖積厚流光教順成俗内外和理誠前聖靡得而兼焉觀夫寅畏上帝則唐堯之欽昊天也宣布慈惠則虞舜之洽民心也訓恭務嗇則神禹之克儉勤也屏嗜黜玩則成湯之遠聲色也昭垂女訓則慶都之育神聖也耿光大烈炳炳巍巍天人之道備矣夫擅一德居一

功猶足以承休垂裕矧夫備美統善格天心新駿命爲奕千載者哉敬識其大者昭示方來俾與天壤無極也

龍飛紀

孔子敘書斷自唐堯贊之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堯以上先天開人所可述者多矣然皆闕而不載而獨於堯亟稱焉豈非以其蘊德最隆際時尤盛起唐都而爲天子乃天之所特授者耶漢文而下無庸論矣惟我　皇上應五百之昌期承　二聖之積慶天人協順爰自興邸入纂丕圖萬邦黎獻靡不快覩焉曰　聖天子今之帝堯也夫史稱帝堯其德如天如神光四表格上下生而感赤龍之祥卽政而榮光出河龍馬銜甲其事神矣我

皇上弘仁天覆大智神啟旣與廣運之德異世同符而河清雲慶祥光燭天　帝王之有眞又已炳示幾先效靈神寶卽赤精榮光龍馬之應未足以喻其宏顯也於是　膺曆數順人心　龍飛五位開泰運恢帝紘祇放勳有光焉非天所特授其曷有此哉昔者宸蹕之渡河也父老相與歡忻頌述曰吾　聖主始生此河清者三日黃河清　聖人出今果然矣是天

下之鼓舞闓懌莫不尊親又不待時雍協和而後爲康衢之歌華封之祝矣巍巍乎大哉同天同堯一人而已謹述　天命本　帝德推人情著之茲篇與陶唐並稱焉

贊曰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夫聖人之以位爲寶也豈徒崇高富貴云哉其畜德宏而備道廣志在生民而量包天地匪位將無以究厥施耳龍之爲靈也道能神化然必乘雲氣凌太清茫洋窮乎玄間然後能霖雨下土而澤被九垓聖人之於位也亦然故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孔子

繫之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皇上德合天地明並日月序叅四時先後乎天而不
違正易之所謂大人也　乘龍御天德廣被而道大
施懷生之類靡不霑潤乎汪濊之澤洪鬯茂和信矣
哉雲行雨施天下平矣　登極之日時雨霈旱萬象
咸新豈非天固示之以象哉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
詩曰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
申之天之所申佑斯爲億萬年無疆之休也

聖孝紀

臣聞古先哲王立愛以教睦率德以興行蓋未有不

以孝理天下者然盡倫立極則惟至聖者能爲是以
孔子序列古之帝者獨稱舜爲大孝武王爲達孝豈
不以二聖人者尊養之至繼述之善固往哲之尤盛
者乎惟我　皇上冠道履德體睿窮幾固已總百王
之條貫包萬善而時出矣乃　天篤至性於事　親
尤肫肫焉粤自中興不膺　新命永惟我　皇考
聖母戩佑之恩昊天罔極故　踐祚之初首　命廷
臣議舉尊崇之禮而當時議者率牽章縫之謏見執
叔季之陋儀紛紜靡定時釐　睿思　親賜折衷然
後覩其會通協於禮義　鴻號之稱定則一本之義
昭　宗祀之禮成則嚴父之敎顯卜葬之事謹則愼
終之慮悉省巡之政舉則時邁之頌興至於　山陵
所在永懷周慮備物盡制又極詳且悉焉蓋自書契
以來舜武之後光揚恢廓之典未有盛於今日者也
夫　聖神廣運德莫大焉　光撫函夏尊莫尚焉
化隆休洽時莫盛焉以德則本茂履位則道光治隆
則時豫三者備矣用能修曠古非常之典以成帝王
極至之孝然則所謂盡倫立極者非我　皇上其孰
能之孔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
事地察　皇上盡宗子之道建三極之中愛敬通於

神明德教刑於四海　神人褆福靈貺駢蕃休哉臻
茲蓋有繇矣顧臣愚不足以仰窺　聖德大孝之全
第錄其係於舊邦者如此云
贊曰臣伏讀　獻皇帝實錄我　皇上七歲授孝經
即問　皇考以先王至德要道之義　皇考喜甚他
日以語侍臣無不頓首賀者臣仰而嘆曰大哉　聖
人之孝乎　聖性得之　天所授也異日者　大禮
尊稱及　明堂　宗廟　山陵巡省諸典禮蓋重且
大矣　皇上聖不自聖每一舉事即徧詢羣臣可否
當其時薦紳章縫之士簪筆待問者雲集　朝廷然

每議下輙惶顧咨度莫知所裁且或誕其說而左焉
迪我 皇上睿思英斷折衷羣言詞宣爲經動協於
義羣臣禀 聖謨受成晝奉而行之驗之往古質之
經義無一不契者然後相與惶悚慴服嘆 神聖之
莫及也繇此觀之 聖孝根心非 天所授詎能然
乎且夫析衆疑而闡湮典 大智也不阻不回斷之
在獨 大勇也修義明禮萬世爲則 大烈也廣愛
覃恩以幸海內 大惠也承天道順人情上下和洽
嘉祥屢降 大順也然皆自 尊親一念以始之信
乎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矣

大狩紀

臣聞古者天子五年一巡狩狩必遍於四嶽則夫荊
襄隨郢之域固南嶽所適奠也是以堯巡丹水舜覲
南后孜其政教之跡類帝懷神輯瑞覲牧禮問百年
歸格藝祖至爲明備然未有躬萬乘而爲其親勞者
也仰惟我 皇上堯仁舜孝超軼前古粵自藩封入
登 大寶絅惟 皇考山陵遠隔未申展謁之忱及
後 慈聖上仙議將南祔又以窀穸事重必求久藏
遂乃 躬御六飛弭節純山周回遠覽審觀厥祥圖
之再三其兆乃定於是退而 御行宮朝諸侯燔柴
燎享 上帝修秩祀以懷柔百神明黜陟以震疊羣
辟發 德音以鎮撫遺老敷大賚以綏惠罷氓 神
人之禮既該上下之情以洽猶慮久役之勞民也星
馳電邁振旅而旋當其時輿巖窮谷之民戴白垂髫
之衆莫不聳觀駭聽雀躍行謳驩聲震乎雷霆濊澤
溢於江漢蓋自唐虞以來 聖帝時巡之轍復見於
今日矣然其始也本以篤 二人之永懷其既也遂
以修千古之曠典 弘仁大孝一舉兼該斯又前軌
未聞殊常之盛事經生學士所爲誦說而難遭者也
臣謹自 大駕發軔之初迄於 回鑾列次其事以

上繼詩書之盛且俟郢人千載一時之遇焉

贊曰君人者出王遊衍莫非天也豈不信哉往者
南巡初議羣臣言蓋人人殊矣 皇上稽於有衆斷
自 聖心及 輦輅所經豫順以動以之感人則羣
黎百姓罔不忻戴且道經二千里之餘師行邁數萬
之衆而往返不踰六旬大事定乎萬禩 湛恩渥澤
徽章奕軌一舉而衆善咸集焉豈非 聖孝感孚
聖誠肫至故萬靈衛其出入 九穹爲之綏佑者乎
詩曰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
王維后夫天之所子固天下萬世之所載以爲后者

也獨郢人云乎哉

寶謨紀

臣聞書言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又曰丕顯哉文王謨自昔聖帝明王其豐功駿德旣已措之躬行施之當世矣猶以澤歷久而易盡言無文而不遠於是乎敷之彝訓以爲定保之徵記之簡編以發經緯之蘊是以百世之下雖去聖已遠而誦其詩讀其書則模範存焉斯聖人不朽之業所以垂教思於無窮者也我
獻皇帝　聖質天成　睿思神授昔居西館已著英聲及封國以來二十餘年之間絶嗜寡好孳孳典學

國政有暇獨以觚翰自適是以述作之精卓然冠古篇章繁富亡慮數十萬言臣嘗伏而讀之其裁裂之悏弘文詞之粹微固無容喙矣乃其屬意纂言皆根極理要闡發性命則研精極深敷暢古今則出經入史維物撰德則顯微畢具立法申鑒則美惡備彰識深而旨遠義典而理玄蓋典謨訓誥經世之文天球弘璧希代之寶也昔者淮南鴻烈之著河間考工之篇徒以摛掞藻麗夸詡誦聞非有聖哲之極論道德之奧旨然且樹聲藝苑迄於今傳焉矧　聖謨丕顯流輝宇宙蓋將爲懸諸日月不刊之典豈徒鎭爛楚城爲法當伐而已哉臣謹分類裒輯并錄　獻皇后之女訓附載於後用彰我　二聖貽燕之　澤於無窮焉若夫　聖德淵涵精微之蘊則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贊曰昔周人稱文王之文光於四方顯於西土太姒嗣音佐文德以成周南之化則葛覃卷耳之詩作焉夫古之帝者述德敷言託之琬琰垂範百世若典謨訓誥章章具矣乃若后理陰教以聽天下之內治而能發爲文詞與王者並則繇周而來蓋希覯之也天佑我明　聖神繼作我　太祖　成祖暨　孝慈

仁孝扶玄黃於始泮綴象緯以垂光　御藻宸章壼範內訓藏之　天府者彪炳煥爛莫可殫述矣而我　獻皇帝以天挺濬哲之資緝熙聖學覲　列祖之耿光　獻皇后儷德配天修文翊治嗣徽音於二后用能佑啟　聖主以隆文明之盛治比於有周不啻過之矣豈非乾坤光岳之氣萃靈於　昭代出河呈洛之禎煥發於　今日哉夫雲漢爲章下土同仰脩和炫彩世所共珍今　二聖之瓌章瑋製播在寰區惟茲臣庶家傳人誦久矣而臣獨以係之舊邦者遡周南之首化見文[illegible]之所繇興也

御製紀

我　皇上稽古右文經緯二儀闡泄神秘　瑤章賁
翰炳若日星固萬方共仰以爲彝訓者不獨郢中有
也臣述郡誌顧上紀　御製者何良以　聖德莫加
於孝而孝思所寓則　皇考　聖母肇造之邦莫有
先焉仰惟　皇上夙承　先訓寤寐不忘繼辭　寢
園瞻思如在是故當萬幾之勤事而篤　二人之懷
展　天位之尊安而重桑梓之念志意所紓被之金
石典禮所定勒之簡書或博喻以該情或簡言以達
旨或剖疑以立準或紀烈以揚休鴻篇短什體製雖

殊皆出於　御筆之親裁非臣下所能贊一詞者臣
處下土而仰末照固不足以悉其經緯鑿其形容然
聖心之蘊因言以宣苟缺逸而不載臣之罪也於是
集所見聞彙以成帙雖布之朝堂紀之　行在其時
其地或有不同以其情寓乎　孝思而事關乎　帝
蹟咸連類附之不敢遺焉若夫纘闡　鴻猷敷敷
聖治嗣喜起之音而萃謨訓之體者則秘之金匱藏
在石室茲不敢具錄云
贊曰夫文之作豈不生於情哉故善琴者鼓宮而陽
和升百草坼鼓商而金風應萬葉零非意之也情之
所感者深也臣伏誦我　皇上之製瓌文藻思精工
粹麗固非臣愚所能贊矣乃其本原奧旨則庶幾窺
窺萬一焉蓋我、皇上一念純篤之孝出於　天植
而倫制兼盡尊養並隆又前古之所未備者是以折
衷羣疑則典禮斯定發揮至愛則性術昭宣隨感而
彰自然炳蔚蓋因心以貫道所謂情深而文明者也
薄海內外佩服　聖訓靡不油然興孝弟之心熈然
成不嚴之治是豈徒以言語教詔爲哉至德要道所
感者深矣彼漢歌大風唐賦慶善止以誇詡彊盛愴
懷往昔已爾通追來孝未之聞焉固不足以語此也

書曰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誦　王
言之大者其尚推本於王心哉

陵寢紀

臣聞炎帝葬於長沙虞舜葬於九疑今皆在楚之封
域夫南國山川之勝自古記之矣按輿志郢荆之山
發自嶓冢南大華而衍絕江其要會析而北爲厲山神
農之所育也折而東爲白水諸山漢光武之所興也
又折而東南爲大洪山結秀於　純德則我　獻皇
帝之鄉顯藏於斯焉扶輿清淑之氣鍾於斯焉左瞻
荊嶺右眺三山靑山表其南化嶺踞其北又有汚漢

之水方數千里際天而來縈繞前後山趨水會鳳翥
龍翔信乾坤之奧區陰陽之福地蓋天作高山以爲
我 二聖棲神之幽宅以蔭我 皇上福祚於無疆
者也往者 龍飛之始天下竊見 聖衷遠慕有陟
岵之思於是浮言胥動爲遷 陵之請者蓋紛紛矣
及後 慈聖上仙禮宜合祔則雖二三輔弼親信之
臣亦靡不瞻顧惶惑而莫之敢主惟我 皇上睿謨
神斷 孝思 天啟始折羣淆決策南祔又 親御
六飛時巡楚服周覽山川形勝躬定 二聖兆域然
後王氣完而 先靈妥奠禮協而羣情安蓋南北紛

紛之議至是始決焉於是作 新宮備規制置官署
守衛增封表邑勝槩與 孝陵 天壽並峙矣夫
靈山濬源寶藏所出根深柢固枝葉乃繁我 皇上
聖德中興 恢弘大業雖 昊穹之所篤佑而蔭發
於地靈者亦不可誣也臣謹以山川形勝 陵宮規
制各爲一圖用備 九重睿覽少慰風木之思又岳
懷王常寧善化二公主園墓置守冢 命輔臣撰碑
志皆 皇上廣因心之孝愛其所親者亦並錄之云
贊曰先儒謂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終可以當
大事若我 皇上之事 親也可謂致敬致慤矣

顯揚大典旣極其尊崇 山陵又極其毖愼卽如遷
陵一事詳之十有餘年而其議乃定至於庀工襄事
營兆卜吉雖一樹一器無非 聖衷之所區畫 聖
孝之所流通是以靈祇昭格山川毓秀昔爲 睿考
十兆之時居民感夢其事固已異矣及 慈宮南祔
則山靈托物以告異石之處川后安流而增久涸之
漲甘露再降於 陵樹昭哉 天之篤我 明祐也
昔漢明帝夜夢其先悲不能寐明旦上陵遂獲瑞露
之應夫一念之誠猶感通如是況 大孝永慕歷萬
年而無斁者乎然則 天 親之眷佑我 皇上蓋
方興而未艾也

宮殿紀

臣讀詩至小雅斯干蓋詩人祝其君考室見祥雲其
二章曰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說者以爲周之盛王能
興文武之業修復其宮室詩人所爲美也嗟夫先王
之德入人深矣思先王而不見思其居處幸覩後王
之興也肯搆似續其舊則歡欣嘆美形之祝頌不亦
宜乎昔我 獻皇帝天錫名邦受茲赤社應翼軫以
建基奠維垣之丕業蓋夙夜基命恒於斯矣迨我
皇上膺運龍飛入踐 皇極固已化國爲天下猶以

枌榆故里 王迹所興睠懷不置及 六飛南幸光
臨舊邸追惟我 二聖履綦之跡又僾然如將見之
於是卽邸第之遺規恢爲新式改藩垣之舊號煥以
鴻名乃營 外朝乃葺 內寢乃建 享殿乃備
潛宮模 帝都而作範勞 睿思以親題宏規華搆
煥日月而壯全楚矣夫以我先帝之澤在人奚啻周
人之思文王而我 皇上似續肯搆飭藩國以天子
之制所以昭 先德繫民思又豈眞修復其舊已哉
臣竊嗟之使當時詩人獲覩 今日又不知何如其
嘆美祝頌也已臣謹考其規制繪爲一圖而詳其建

置如左用昭我 皇上恢弘締搆之美垂之無窮庶
幾有鴻筆之臣作爲歌頌以續斯干者乎臣姑俟之
焉
贊曰夫聖人之誕生爲天下主也卽其居室所在亦
豈偶哉昔黃帝爲有熊國君之子居於軒轅之丘生
而神靈竟代神農以有天下史稱聖治爲五帝首而
號曰帝軒氏本之以帝所居軒丘云昔我 獻皇帝
之初建邦也蓋常究度於四國矣爰契我龜卒定於
茲錫名曰興 天所命也及 神聖誕生將受赤帝
之符啟靈長之祚則有非常之光見於宮中上燭乾
維下徹坤軸遠邇雲燁以爲希瑞乃復 御蹕光臨
肆覲羣后修 禋祀之文舉班瑞之典布省方之教
播時邁之頌則向之閟宮藩邸遂化爲 紫宮天庭
帝者之居矣然則黃帝以軒丘而大有熊之號我
皇上以 興邸而啟中興之業後先輝映千古一轍
蓋所謂帝省其山眷顧與宅者斯豈人之所能爲哉
惟我 國家受 天丕命光宅九有 高皇帝定鼎
金陵 文皇帝建 都燕薊我 皇上龍飛襄郢三大
都在寰宇間皆據百二之雄勝萃岳瀆之靈秀 鴻
圖華搆鼎峙於南北譬之三垣麗天太乙之所更居

也嗚呼盛哉臣旣備 舊邸宮室規制而終之以此
俾三二京四三都者得其攷云

禮樂紀

臣聞儒者之論禮樂曰大人舉禮樂天地將爲昭焉
又曰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語其功化之隆
如此至論其實則曰禮以節文事親樂以樂之又不
越乎庸德之行何哉蓋殊事合敬異文合愛者禮樂
之用而愛敬之施必始於家邦然後舉而措之天下
能四達而不悖也 明興積德百有餘年至我 皇
上以 聖德而居 尊位兼總述作之權 命有司

憲遺經蒐褎典於是制作大備登三咸五光 祖宗之鴻業郁郁乎盛矣然其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用之 郊 廟 朝廷而達諸天下者固非臣之愚所能殫述若夫愛敬始於家邦以隆 大孝創爲盛禮備樂總羣議而裁之 聖心者臣盖得以記其梗槩焉謹條具其禮儀祭告之文及樂章樂器之數爲禮樂紀盖雖未及備 大聖人盡制之全抑儒者所論禮樂之實以基治化者則庶幾乎具於此矣

贊曰記禮者謂禮樂之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今臣

所記禮儀禮器樂章皆有司祝史之事所謂其數云爾烏足以窺 大聖人制作之精乎然因其易者求其難者數舉而義斯寓焉故荀卿有言不知其義謹守其數然則儀章器數又安可略哉翊我 皇上大孝尊親生事葬祭之典其大者固已竭情盡慎斟酌損益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矣乃其登降揖讓之節聲容綴兆之祥亦莫不加 聖心焉極情文之大備舉鉅細而畢該盖所謂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者也昔者孔子睹廟器而知持盈之理聆琴音而思文王之德倘有通玄識微之士能於器數之間俯遡 聖人之藴者則有司存焉

苑田紀

臣聞設苑以資觀遊授田以守典籍有國者所不廢也然而靈囿之詠獨歸周文而土田之錫亦惟於魯頌稱之豈非以文王敬德不敢盤於遊田而僖公之賢意者其取於民有制耶我 獻皇帝 胙祉於興大開厥宇苑田之制於今可覩記焉臣竊考之而仰見 帝德之不可尚已夫以 宗國藩垣之重荆楚饒沃之區加以當時禮越諸藩分不嫌於厚植 化洽南紀民咸樂於子來即使侈其經營廣其疆理亦

誰曰不宜哉然乃抑畀自將稼穡爲念日儆儆焉無淫於觀於逸於遊於田以奉厥邦常祗若 明命盖覩于陽春臺賦而不遑暇逸之念可想見也至于土田宜畝又皆出於 錫予之舊數十年無改闢焉而蠲租之令靡歲不下省耕省歛靡時不行是所謂不敢盤于遊田而取民有制者非耶夫 戒逸豫而尚憂勤敬也薄稅歛而恤蒸庶仁也敬故 上帝時歆仁故下民祗協肇基 駿命而 永彰令聞其本深矣盖書稱文王無逸必繼之以受命享國之永而魯之所以頌僖公者亦曰受祉而昌大爲理之不誣固

如此於戲此臣所以紀苑田也

贊曰詩有之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重父母之所遺也夫桑梓且然況其所燕適而世守者乎惟我 皇上至德 天植永懷所以丕承 顯謨昭光振耀者既罔不備而於此苑田之遺亦惓惓靡忘焉 龍飛之始即 命戶曹移示守臣若曰惟茲田土其戒兼并均出納計斂蓄恤災傷所分與諸臣校者悉如故已而從岵山陽春臺又並創爲亭用勒琬琰以識 先帝登覽之跡一何其注思之深耶夫 皇上統一萬邦光宅寓丙以上林爲苑天下爲田其於 先業

既已恢弘而昌大之矣顧猶重懷乎此者何哉誠念夫 慶澤之昭垂而期于 基業之永紹反本隆始固善繼善述之一端也臣既列次諸紀而終之以此蓋 聖德大孝於是爲備云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上大婚禮成彖 聖母慈聖皇太后命臣居正直解漢班昭女誡以獻 宮閫 直解進呈 聖制序曰我 聖母慈聖皇太后德協坤元功侔厚載性好書史宮中有暇誦習不輟凡內執事侍女皆教以女孝經內典諸書又以朕大婚有期慮民間女子未閑姆訓乃取漢班昭所著女誡命侍臣略爲註解俾之誦讀既成以示朕曰昔我 仁孝文皇后有內註 慈孝憲皇后有女則皆垂憲椒塗紀煒彤管吾不敏不敢妄擬 聖哲之製獨取古人遺編爲之箋釋亦述

而不作之意也朕恭覽一周不勝感嘆禮稱天子理陽道以聽天下之外治后理陰德以聽天下之內治男女正位教順成俗故能不降階序而天下咸理朕以冲昧早膺神器之重閔然未知所適仰承 聖母朝夕諄諄迪朕以法 祖親賢勵學勤政數年以來始覺有省俛焉思所以興道致理者顧董內贊治明章婦順蓋亦有資於女德爲乃仰釐 慈慮表章是書以爲內範若此者誠欲毓成淑德以佐朕共保鴻業也嗚呼我 聖母之心何其勤哉昔周自姜原毓祥至於姙姒代有聖善以佐王猷故歷世享作予千

有餘年之久我明之典　孝慈以明德翊贊　高皇
肇造區宇　仁孝　慈孝濟美嗣音至我　文母懋
育耿躬丕承芳躅比於有周休有烈光矣由此言之
我國家之卜世寧有既乎嗚呼繼自今有聽內治之
責者其亦繹思我　聖母之慈訓以淑慎厥躬斯朕
亦將有攸賴矣

曹大家女誡序　　臣張居正直解

家字讀作姑字曹大家是漢朝班彪之女班固之妹
名叫班昭嫁與曹壽爲妻有賢德通書史又善作文
詞漢和帝常召入宮后妃皆以師禮事之宮中俱稱
他爲曹大家蓋尊之也女誡是教誡女人的說話序
是說作女誡的原由

鄙人愚眛受性不敏

鄙人是大家自謙之辭說我是鄙俗之人愚魯暗昧
天賦與我的資性不甚明敏

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

大家的父親先亡了故稱先君餘寵是福蔭母是母
親師是師傅古人女子俱有師教讀女典訓是教訓
大家說我少時蒙先人的餘蔭賴母親并師傅的教
訓纔得長大成人

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氏於今四十餘載矣

執是手持之也箕是簸箕帚是苕帚大家說我年十
四歲時嫁爲曹門之婦執箕帚供洒掃以盡婦道至
今四十有餘年了

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
之累

戰戰是恐懼兢兢是戒謹黜是休退辱是汚辱益是
增益中外是曹門內外累是連累大家說我自從嫁
到曹門常恐懼戒謹只怕失了婦道被夫黜辱添父
母之羞爲曹門之累

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

夙是早劬是勤大家說我爲恐辱父母之故所以四
十餘年之間常早晚勤其心志以供婦職雖勤而不
敢言勞自今以後方知得免於黜辱不致羞辱父母
貽累曹門也

吾性疏頑教導無素恒恐子穀負辱清朝

疏是粗疏頑是頑鈍穀是大家的兒子叫做曹穀大
家又謙說我生性粗疏頑鈍平素不曾訓教引導我
的兒子常恐曹穀不肖玷辱了清明之朝

聖恩橫加猥賜金紫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

不當加而加謂之僭加不稱其賜謂之猥賜金紫是
腰金衣紫乃貴官的服色庶 是近大家說我子曹
穀素失教訓乃荷蒙朝廷厚恩加賜以金紫居貴顯
的官職這實不是我鄙人庶幾所敢希望也
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爲憂也
大家說我的兒子既已成立能自爲身謀我不再以
爲憂矣
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
失它門取耻宗族
女子出嫁叫做適人漸是漸磨慢慢的意思大家說

我的兒子我不憂慮了只是傷痛你衆女方當出嫁
之時都未曾漸磨訓教得你每失了婦人之容在他
人家有些過差玷辱我曹門的宗族
吾今疾在沉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
悵
沉滯是疾病淹纏的意思無常是說不久汝曹即是
你每惆悵是憂思的意思大家說我今疾病沉重性
命不久思念你衆女每不知婦人禮法因此常是憂
思放心不下
間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
助汝身去夫其勗勉之
間是病少痊一通是一本裨字即是補字助字即是
益字勗字即是勉字大家說趂今我病稍痊作此七
篇誡女之言願你衆女各寫一本時時誦讀庶幾有益
于你衆女之身我今去後你衆女將我這教誡的言
語務要勉勵身體力行不要怠慢忘記了
卑弱第一
此一章專說女人卑而不高弱而不強之義
蓋女乃坤道以柔順爲主卑弱者女德之先
務也故以爲第一章

古者生女三日卧之牀下弄之瓦磚而齋告焉
瓦磚即今之紡磚弄是以手拈弄大家說古人生女
三日之後卧之牀下寢之于地將一塊紡磚與他拈
弄齋戒而告之祖先說我共日生一女
卧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
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
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
典即是常這一節是解說上四句之意大家說古人
生女所以卧之牀下者明其不高傲不強梁專尚卑
弱之義蓋女人以事人爲職故專主于下人而不可

高傲也所以弄以紡磚者明其熟習勞苦之義蓋女
人以紡織為職故主于執持勤勞而不可懈怠也齊
告先君者蓋女子長大嫁人將以內助其夫承家祭
祀故於誕生之初即齊戒而告之這三件乃女人常
行之道禮法中常以為教而不容已者

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
含垢常若畏懼是卑弱下人也

這一節是解說卑弱下人之義大家說女人能謙而
不亢讓而不爭恭而不傲敬而不怠凡事讓人自己
退後有好處莫自揚名有不好處居之而不辭忍耐

汙辱含納塵垢常常小心有如畏懼這是卑弱下人
的道理

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
必成手迹整理是謂執勤也

這一節是解說執勤之義寢是睡作是起勿是禁止
之辭憚是畏難私事是家事劇是繁難易是簡易大
家說女人能晚睡早起不以夙夜為勞而有畏難之
心執務家事不分難易任之而不辭所作之事必期
于成不始勤而終怠不有頭而無尾必須親手整理
不托之他人這是執勤的道理

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絜齊
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

這一節是解說繼祭祀之義正色是正顏色端字也
解做正守操是守清是不混濁靜是不妄動絜是絜
靜齊是齊整大家說女人能正其顏色而不為妖冶
之態端其操守而不為邪媚之行既能專心以事夫
主又能清靜自守不好戲笑絜齊酒食以供養祖宗
這是善繼祭祀的道理

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見
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

哉

這一節是總說上文之意三者謂卑弱下人一也執
勤二也繼祭祀三也苟是誠備是全大家說女人誠
能全得這三件美德則事務有成神人皆悅由是而
患名稱不聞黜辱不免決無此理三者苟失之而不
能全備則明有人非幽有鬼責矣何名稱之可聞黜
辱之可遠哉

夫婦第二

有男女則有夫婦故以夫婦為第二章

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

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
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
這一節是說夫婦所係之重叅是並立而爲三配是
對達是通弘是大禮是禮記詩是詩經的篇名大家
說夫婦之道甚大剛柔相濟足以叅配陰陽和敬相
與足以通達神明乃天地自來之大義人倫固有之
大節也是以禮記昏義篇言男女之際甚爲可貴詩
經關雎章於好逑之義發之甚明由此言之則知夫
婦之道不可不重也
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

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禮義墮闕方斯
二者其用一也
這一節是說夫婦相須爲用御是管束的意思墮是
落方是比方大家說夫有夫之道婦有婦之道若夫
不能盡夫道而不賢則不能管束其婦婦不能盡婦
道而不賢則不能承事其夫夫不能管束其婦則夫
之威儀廢缺便不成箇夫主了婦不能承事其夫則
婦之義理墮闕便不成箇婦人了以此比方可見夫
婦二人雖有男女不同其相須爲用所係甚重之義
則一也

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
可不整故訓其男檢閱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
可不事禮儀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
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
這一節是說後世之人徒知教訓男子不知教訓女
人君子指父母說檢是檢閱傳是傳記蔽是遮隔數
是分數大家說我看今之爲人父母的只知爲婦人
者不可不着夫主管束做夫主的威儀不可不整齊
故專教訓男子檢閱書傳講明道理使他好管束婦
人郤不知女人也要承事夫主也要存守女人的理

義若只教訓男子而不教訓女人則於男女分數之
重不亦遮隔而不明乎
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獨不可依
此以爲則哉
這一節是說教訓男子之法欲爲人父母者依此以
教女也禮是禮記書是寫字記事至與志同則是法
則大家說禮記上說男子之生自八歲時便教他寫
字記事到十五歲則教他志於成人之學夫教男子
之法如此今獨不可依此法以教女人乎

敬愼第三

愼字當作順字古時愼順二字通用有夫婦則有夫婦的道理敬順者婦人之道也故以爲第三章

陰陽成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以彊爲貴女以弱爲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尫生女如鼠猶恐其虎

鄙諺是俗語尫是羸弱狼虎都是獸之剛強者尫與鼠言其柔而弱也大家說女人屬陰男子屬陽陰陽之性原自不同則男女之行亦宜有異何以見陰陽殊性蓋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剛則不柔柔則不

剛何以見男女異行蓋男以彊爲貴女以柔爲美彊則不弱弱則不強故俗語說生男如狼之剛還怕他後來怯弱言男子貴於剛強也生女如鼠之柔還怕他後來粗猛言女子貴於柔弱也

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他持久之謂也順非他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

寬是不狹隘裕是不急躁恭下是謙下大家說男女之行剛柔旣殊然則爲女者要修身莫若以敬要避彊莫若以順所以古人說敬順之道乃爲婦之大禮也夫所謂敬者不必他求只是常守此心便是順者亦不必他求只是存心寬裕便是人能常守此心便知分止足而不敢僭越人能寬裕此心便崇尚謙下而不肯驕傲

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媟黷媟黷旣生語言過矣語言旣過縱恣必作縱恣旣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于不知止足者也

這一節是說女人不敬的根由好是恩愛媟黷是輕慢縱恣是放肆大家說夫婦相愛終身不離相與周旋于房室之間豈不易生媟黷媟黷旣生則語言不

復點檢多致過差語言旣過則情意縱恣勢所必致縱恣旣作則侮夫主之心生矣此其病根在於不知我止足之分而遂至于侮慢夫主如此

夫事有直曲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旣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于不尚恭下者也

這一節是說女人不順的根由爭是爭競訟是詞訟忿怒是心氣不平着惱的意思大家說夫婦之間或事有曲直或言有是非直者不肯讓則爭曲者不肯服則訟訟爭旣興則有忿怒之事矣此其病根在于

女人不尚謙下也蓋能尚謙下則不論是非曲直皆忍受之而不言矣安得有爭訟忿怒之事乎

侮夫不節譴訶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

節是止譴是責怪訶是呵叱楚是杖撻是打大家說女人侮夫不止則爲夫者豈肯甘受必加之譴呵矣夫主忿怒不止不但譴呵將又繼之以杖責矣

夫爲夫婦者義以親和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

義是宜宣是露大家說爲夫婦者彼此相宜由于和

順而親厚恩愛相結由于情好而和諧今夫妻反目至于楚撻既行則和親之情已踈復何相宜之有譴呵既宣則好合之意已乖又何恩愛之有恩愛俱廢夫婦離心矣由是黜辱有所不免將貽父母之羞然其始皆由女人不敬順所致可不戒哉

婦行第四

女人之道其大者在敬順其行則多端故以婦行爲第四章

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名絶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顔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

大家說女人之行有四件一是婦德二是婦言三是婦容四是婦功然所謂婦德不必有才幹聰明絶異於人也所謂婦言不必有辯口利辭會說過人也所謂婦容不必顔色美麗嬌嬈動人也所謂婦功不必工巧過人百能百會也凡此皆世俗之所貴非淑女之美行也

清而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

這一節是婦德之實大家說女人能清而不貪閑而不躁貞而不邪靜而無妄操守大節整齊不亂行已之間輒有羞恥一動一靜卓有法度這纔叫做婦人之德

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于人是謂婦言

這一節是婦言之實擇是揀擇厭是厭惡大家說女人能揀擇好辭而說不道醜惡之言時當言然後言未嘗輕言說出來的話都合道理使人喜聽不生厭惡這纔叫做婦人之言

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
婦容

這一節是婦容之實盥浣是洗濯塵是塵土穢是不淨垢是泥垢大家說女人能常盥浣服飾使之鮮潔以時沐浴身體使不致垢穢這纔叫做婦人之容

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
婦功

這一節是婦功之實紡是紡線績是績麻潔是淨齊是整大家說女人能專心紡線績麻只務本等的事不好與人戲笑安排些潔淨整齊的酒食以奉賓客

這纔叫做婦人之功

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爲之甚易唯有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斯仁至矣此之謂也

乏是少大家說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這四件乃是女人的大德不可少者四者俱全纔盡得女人的道理然爲之亦不難唯在以此四者常存於心不可忘也古人有言仁道豈遠乎哉我欲行仁仁卽至矣此正所謂一存其心而德言容功皆在于我也

專心第五

專心是一心只敬事夫主更無他慮婦行固有四而其根本節目之大者則在於貞靜故以專心爲第五章

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

違是背罰是譴愆是過差大家說考之於禮夫喪其妻則有再娶之義婦喪其夫則無再嫁之文所以古人說夫乃婦之天人生世間隨到那裏都頂戴着天不可逃也人不可逃於天則爲婦者豈可離于夫哉

人之行事有違背神祇者天必降之以罰女人之禮義若有過差則爲夫者豈不踈薄而譴辱之哉

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

憲是法女憲是書名一人卽夫也永是長畢是終訖也是畢大家說女憲書上說道女人若得了夫主意固可以仰賴終身若失了夫主意也就將此一身斷送了夫女人一生的事只靠在夫主身上由此言之可見夫主之心意不可不求而得之以仰賴終身也

然所求者亦非論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

色禮義居潔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戶則謂專心正色矣

佞是口才媚是邪媚苟猶俗言將就也專心正色蓋指下七句而言塗是道路塗聽是聽的道路上的說話冶容是妖艷之容廢飾不粧飾也大家說我所謂求得夫主之心者亦不是佞口邪媚苟且將就以求親悅只是要專心正色以禮自處耳必須守禮執義居止端潔耳之所聽必出于道理之言道路上說的言語未曾經自已看見的不要聽他目之瞻視貴於端正若旁觀邪看乃非禮之視必以爲戒容儀貴乎有常也不因出外之時打扮出那妖冶艷麗之容也不因入內之時就闒茸懶散不加修飾無事不聚會羣小閑行嬉戲在家不倚靠門戶窺看外面視聽言動皆以禮自處這纔叫做專心正色所以求得夫主之意者在此而已

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陜輸入則亂法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所謂不專心正色矣

輕脫是不尊重陜輸是不正大大家說婦人求親之道貴於以正自處若是舉動輕率不自尊重則與禮義居潔者異矣視聽閃倏不以正道則與耳無塗聽目無邪視者異矣入則蓬頭垢面出則粧飾窈窕做出諸般態度則與出無冶容入無廢飾者異矣不當說的說不當看的看則與不聚會羣輩不看視門戶者異矣這正是佞媚苟親不知專心正色者以此求得夫主之意豈不難哉

曲從第六

以上五章論女人之道大略盡矣而未及于舅姑故以曲從爲第六章

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

舅姑是公婆大家說我前面說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蓋謂婦人以夫爲天不可不定志專心以求得其意的說話然上面還有公婆公婆又是夫主之所敬事者也若不得公婆的喜悅則爲夫主者亦豈敢違親而見容哉故舅姑之心尤不可失也

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欲得

舅姑之心奈何因莫尚乎曲從矣
大家說婦人事夫與事舅姑微有不同事夫固貴敬
順然尚有當執正守義者若事舅姑則雖於義有未
合者亦不可以不曲從也蓋人之情固以恩愛相結
然亦有恩重而反以自離者固以情義相合然亦有
義重而反以自破者今有女人其夫主憐愛之可謂
恩義好合矣然其舅姑不喜之則爲夫者亦不得不
順父母之意而與之相離此所謂以恩自離以義自
破也此可見以婦視夫則夫爲重以夫視舅姑則舅
姑爲重然則爲婦人者欲得舅姑之心當何如因莫

如曲意順從而已矣
姑云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
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
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
姑云爾譬如說婆婆分付的這件事違是背戾是乖
戾大家說婦事舅姑只當以順從爲主假如婆婆分
付的這件事于理恰是固當從令假如婆婆分付的
這件事於理有未是沒奈何也要順從不可與姑違
戾是非爭分曲直如此方是曲從若于理所當從而
從不吽做曲從了所以女憲書上說婦女承事舅姑
百凡從命如影之隨形如響之應聲則豈有不得舅
姑之心而受賞者哉然父母之心既順則夫主之心
亦得矣
和叔妹第七
叔是小叔夫之弟也妹是小姑夫之妹也上
言舅姑之心不可失而叔妹者則舅姑之所
愛也欲得舅姑之心不可不知處叔妹之道
故以和叔妹終焉
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
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毀譽

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知叔妹之
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
臧是善否是不善譽是揚其善毀是稱其惡蔽是遮
隔大家說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所以
夫主以父母之心爲心亦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
妹之譽已所以舅姑取信於叔妹之言亦愛已也由
此言之我一身的善惡毀譽皆係于叔妹則叔妹之
心豈可以失哉人亦皆知叔妹之心不可失而乃不
思和叔妹之心以求親心之悅豈非心有遮蔽而不
明也哉

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
其不貳而況婦人者也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
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
揚此必然之勢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
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
聰是聰明哲是智慧備是全美室人是一家之人掩
是閉藏臭是氣味蘭是香草大家說叔妹之所以當
和者以其能掩吾之過揚吾之美也人非聖人誰能
無過差雖以顏子亞聖人一等還有過差只是他不
憚自改故仲尼以不貳其過稱之而況于婦人秉性

陰柔雖以賢女之行賦性聰明智慧者亦豈能備道
全美無一過若有過人必知之所以一家之人相與
和氣則謗言自掩內外之間相與離心則惡名自揚
此勢之所必然而不容已也易經上說二人同心如
快利刀刃金鐵可斷同心的言語說出來彼此契合
其氣味就如蘭之芬香一般即此觀之室人和則謗
可掩而欲和室人不可不先于叔妹加之意也
夫妹者體敵而分尊恩疏而義親若淑媛謙順
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
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耀
于邑隣休光延于父母
敵是相等淑媛都解做美字篤是厚徽也是美瑕是
疵大家說小叔與小姑與我雖是等輩人而分則尊
於我其恩疎而義則相親若是淑媛謙順有賢德的
人知叔妹之不可慢則能依義以篤厚其愛崇恩以
結爲應援叔妹之心既得便都加敬愛於我我有徽
美則彼爲之顯章我有瑕過則彼爲之隱塞使舅姑
矜憐我之善而夫主嘉愛我之美聲譽光耀於邑隣
美光延及于父母夫能和于叔妹便有這許多好處
然則爲婦者豈可不求得其心哉

若夫蠢愚之人於叔則托名以自高於妹則因
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
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慍毀訾布於
中外恥辱集於厥身進憎父母之羞退益君子
之累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
蠢是不伶俐愚是不聰明寵是眷愛驕是矜肆盈是
滿臻是至宣是布忿慍俱是怒訾是不善之言大家
說惟有賢德知義理的人纔能和於叔妹而致美譽
若夫蠢愚之人他處叔則托名自尊高傲而不知謙
下處妹則因夫之寵以自驕盈驕滿既行必乖和好

之情恩義既乖離則情義不相聯屬豈有稱譽至於我我卽有美處則隱藏而不宣我或有過處則播揚而不匿姑聽叔妹之言說我有過而忿怒之色作短毀不善之言布揚于中外恥辱不好的事皆集於其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矣夫能和于叔妹則榮而顯不和于叔妹則辱而不顯是叔妹者乃我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與叔妹相處可不謹慎而求以得其心哉

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于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斯之謂也

柄是把柄射是厭煩大家說叔妹之心固不可不求欲求其心莫尚于謙順謙則虛虛則能受故爲德之柄順者道也故爲婦之行凡此二者有容物無忤物處於叔妹之間不論賢與不賢皆足以和矣何往而不得其心哉詩經說在彼無惡我者在此無有厭射我者這箇正是謙順足以取和之說也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十二

勑建涿州二橋碑文

涿密爾京邑當四方孔道朝覲貢獻仕旅商賈之所必經其北有河二自西山諸泉來者曰胡良河距城七里自紫荆關外鐵鎖崖入者曰巨馬河距城二里許每伏秋水發洶湧暴至倏忽卽數十尺行旅走避不及歲漂溺者常數百人行者病涉兆民咨嗟

聖母慈聖皇太后在　先帝時夢若有神告言宜作功德事以福國祐民　太后意念之不忘　今上建元之首年會州民有奏乞建橋濟衆者　太后憶與

夢符遂語　上以欲建橋意　上曰興作大事也請得與輔臣計之出以　太后意諭臣居正臣因言時詘舉贏古人所戒　上始卽大位一切宜與民休息茲役太勞民且費鉅恐有司亦未能辦奈何　上曰聖母自以宮中供奉金募工爲之一夫不役于民一錢不取於官也臣頓首曰幸甚乃發帑金五萬兩詔工部以農隙鳩材發春戒事命司禮監太監馮保擇內臣廉幹者督工保舉內官監太監劉濟命工部尚書朱衡擇司屬中精敏者二人相其役衡舉郎中易可久賀幼姝　上曰往欽哉毋擾民毋冒費毋淹

時毋省且黜責諸臣奉命唯謹乃以二年正月之十日興工諸臣夙夜在公出入有稽厚值以僦工民爭趨之蓋五閱月而遂告成事爲胡良河橋一巨馬河橋一高廣各二丈許長三十餘丈皆甃以巨石鋼以鐵鋌降道屬之兩橋間伏龍宛虹巧侔神造而費不過七萬役不過數月往嘉靖間建琉璃河一橋費三十餘萬作者數萬人茲二橋之費不當四之一而堅緻精工乃過之數倍居者頌行者謳方軌並轡徒衆摩肩望之嶐嶐屹屹然信天下之鉅觀也事既竣上手詔以二橋工成 聖母功德甚大 命臣居正紀

其事臣觀易益之繇曰利涉大川孔子贊之曰損上益下民悅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而五之辭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夫惟弘濟大川而寧損已之有不傷民財是以舉措光大而闓澤無疆也夫天下未有十利之事也勞民以便民病寡而利多仁者猶將爲之玆役也誠不忍斯民之墊溺而思以拯之也即上以詔令水衡出錢間左與役責之有司如期而辦凡以利民夫誰曰不可乃 聖母與 皇上視民之溺由己溺之既以滂沛引救之矣而又不煩有司不擾閭閻至出其脂盝之資以爲萬姓造福玆非所謂損上益下而有孚惠心者乎以是而獲元吉受介福奚俟問矣雖然有方之仁可得而名言也無方之仁不可得而名言也昔齊宣王不忍一牛之觳觫而舍之孟子許其心足以保四海今天下之廣兆民之衆萬目而仰上之澤者何限涿獨以在眉睫之地呼號之聲一徹天聽遂皇皇思以拯救之弗少後所謂一牛之觳觫耳推是心也將舉天下而怙戴之無俾一夫不被其澤者而後 上之心始慰此之功德寧可以算數計耶而又何以名言之乎不可名者臣將與天下相忘於無言矣可名者臣謹恭紀其事如右而

係之以詞曰瞻彼涿鹿爲京喉舌匪無莊馗河水所嚙哀我人斯淪胥以溺欲度無梁如食斯噎浩浩洪流平陸成渠下民其咨行旅卒瘏聲聞于天我后曰吁視而弗救慮殫爲魚乃召司空乃命匠作往即爾職爰諏爰度作之汜溴屬諸郊郭水昏而栽日北而落帝復諄戒我后至仁匪以厲衆毋擾甸人捐金爲之期以利民歡聲載途荷鍤雲屯會不踰時兩橋並建象彼閣道横絶天漢輪蹄續紛士女泮渙來遊來過以謳以忭曰我后德配地無疆拯此淪溺寘之康莊女媧鍊石我后造梁補天奠川厥功匪彰上帝鑒

覿介以繁祉繁祉維何保茲　天子克昌厥後本支
百世亦祐我民永賴　明明天子后篤生之穆穆
后德天子成之粤求治平惟孝與慈千秋萬禩固此
丕基

敕建承恩寺碑文

皇朝凡　皇太子諸王生率剃度幼童一人爲僧名
替度雖非雅制而宮中率沿以爲常　皇上替僧名
志善向居龍泉寺　慈聖皇太后　今上皇帝追念
先帝及其替僧以寺居圮壞欲一新之而其地湫隘
且濱于河勢難充拓乃出帑儲于公潞王公主及諸

宮眷所施數千金　命司禮監太監馮保貿地於都
城巽隅居賢坊故太監王成住宅特建梵刹外爲山
門天王殿左右列鐘鼓樓中爲大雄寶殿兩廡爲伽
藍祖師殿後爲大士殿左右庫房禪堂方丈香積僧
房凡九十有五莊嚴法事靡不畢具寺成因官志善
爲僧錄司左善世以住持之而賜名曰承恩余惟承
恩有二義焉施給園刜精舍崇重三寶　上恩也以
大悲智力拯拔沉苦躋諸彼岸以大光明燈普照沉
迷示之覺路　佛恩也恩報　上恩則必虔恭朝夕
勤修法事以祝　慈壽　聖恩于萬禩思報　佛恩
則必恪守戒律發深信心以求速證毘盧正果庶毋
負於　聖母　皇上刱建之意也於戲後之居此者
宜諦思之工始于萬曆甲戌年告成于乙亥年月謹
述其刱立始末勒之于石以垂不朽而繫之以偈曰
佛恩廣大浩無邊　毘盧光明照大千　拔諸沉苦
證涅槃　如以寶筏濟迷川　慈恩浩浩亦如然
巍巍功德不唐捐　舍衛城中給孤園　梵刹莘起
開中天　琳宮玉除寶莊嚴　間以寶樹鬱葱芊
寶華芬敷色姝妍　華雲鬘雲垂四埏　法輪常轉
妙義宣　法燈常明燭幽纏　我願緇俗諸有緣

普霑法潤沃心田　詡我重宣此偈言　永祝　慈
齡萬萬年

重修海會寺碑文

佛法之大舉華藏世界海一一皆有微塵數諸佛不
爲多於一毛孔中納世界海微塵數不爲礙寺之名
爲海會者以此其寺在都城之南創于嘉靖乙未
穆宗皇帝嘗受釐于此歷祀既久楝宇弗葺榱桷將
毀　皇上即位之二年亟夏乂安四民樂業　聖母
慈聖皇太后思所以保艾　聖躬畀奕僙祚者惟佛
寶是依乃出內帑銀若干俾卽其地更建焉旣集議

慈聖皇太后暨潞王賢妃貴人以下咸出貲助之會
遊僧有範成銅像一軀無所庇覆司禮監太監馮
因　請移置其地復出内儲大木以爲殿材遂以
年　月　日始事　命　監董其工役於中爲殿
三皆三楹方丈一凡五楹鐘鼓樓二配殿十二禪堂
十僧房四十有奇前爲山門繚以周垣殿宇靚深廊
廡曼衍重閣層軒翬飛丹煥像設獲以安役僧徒於
焉遊集煌煌乎都邑之盛觀也又於其外拓地六頃
收其租入以爲焚修供具之資撰厥勝因必由善建
恭惟　慈聖皇太后體坤元之載物同慈利之好生

發至誠之心證大乘之果將以保　皇躬翊　皇度
納八荒於華嚴勝界濟羣生於沉淪業海巍巍功德
不可名已是以　宮壼出其琛寶暫御效其誠悃工
不逾時役不告勞是宜刻之貞石告厥成功昭示來
裔銘曰　天聰鴻德受命孔固誕育我　皇時維
聖母恩隆罔極載鞶佩祚皈依竺範宅美希夷乃闢
靈宇在邦之圻坏輪内帑民悅子來丹刻有輝金容
麗設中座耽耽飛簷巘巘即度重開者山有截禪慧
攸託神足來遊都人瞻仰徒衆幽求魚燈螺梵無斁
春秋福德佑仁儲祥委祉　皇心悅豫　宮闈燕喜
於萬斯年施于孫子玄風廣播　皇輿載安道合無
爲功存不刊勒于貞珉永垂大觀

勅修東嶽廟碑文

自古帝王建國肅恭羣祀列在祀典大祝頌之士民
不得奉而民間所爲號祝歌舞其事誕漫祠官不主
也惟岱宗之神自繩契以來秩在祝史通乎上下今
天下郡國皆有東嶽廟而　京師則廟朝陽門之東
相傳唐宋時已有　國朝正統中益恢崇之歲遣太
常致祭熯旱則禱焉而都人士女祈祉禳災亦各自
財以祠云臣嘗讀　睿皇帝所製廟碑大要歸于厚

民生順民欲明德遠矣百餘年來廟寢傾圮神將弗
妥士女興嗟　聖母慈聖皇太后聞之曰吾甚重祠
而敬祀其一新之然勿以煩有司乃捐膏沐資若干
緡　皇上祇順　慈意亦出帑儲若干緡命司禮監
太監馮保擇内臣廉幹者董其役工始于萬曆乙亥
八月迄周歲而落成其殿寢門闢之右廊廡庖湢之
制大都不易其故而撓者隆之毀者完之堊者藻飾
之又于左右建鯨鼉樓東爲監齋堂規模瓌麗迥異
疇昔巋然若青都紫極矣既告成事　上以　聖母
意詔臣爲之記臣聞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亦

有爲民而徼福於神者故禦災捍患祭法所載何可
必諸且聖人以神道設教岱居東方其德曰生往牒
所稱觸石生雲膚雨天下生也冥運陰隲赫如雷霆
使人弗罹于天憲亦生也君人者恩則慶雲威則迅
雷要歸于永底蒸民之生而愚夫愚婦刑賞所不及
者神實司其禍福之柄蓋亦有陰翊皇度者焉祀之
非瀆也不寧惟是臣仰覩　聖母垂恩儲祉保護
皇躬將廣建功德以祈萬年億祚雖無文咸秩矧又
祀典所載而　皇上孝奉　慈闈仰答玄貺雖節用
之旨時佩而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賴天地之靈山

川之佑豐廡屢報四夷咸賓是禦災捍患允符祀典
而　睿皇帝所稱厚民生順民欲者實在茲矣臣謹
恭紀其事而系之以辭曰　瞻彼岱嶽是爲天孫秉
震秉籙生化之門位鎮一隅仁流八極率土是臨矧
茲京國有廟肇禋百年弗緒其故何以告虔惟
皇祖清盼蠁徵應乃新神居事適　慈命既拓其基
亦除其廇琳宮中起繚垣外周厥宇我我厥靈濯濯
誰謂邦畿儼然喬嶽維嶽有神維帝之德　后則基
之神介繁祉篤我　帝后泰山之維泰山之久亦佑
下民自天降康時雨而雨時暘而暘臣拜稽首勒此
貞石億萬斯年昭垂罔賴

勅建慈壽寺碑文

寺在都門阜城關外八里許先是我　聖母慈聖宣
文皇太后常欲擇宇內名山靈勝　特建梵宇爲
穆考薦冥祉　皇上祈億遺使旁求皆以地遠不便
瞻禮乃　命司禮監太監馮保卜闕外地營之出宮
中供奉金若干兩潞王公主暨諸宮眷助佐若干兩
委太監楊輝等董其役時以萬曆丙子春二月始事
以　月日既望告竣而有司不知也外爲山門天王
殿左右列鐘鼓樓內爲永安壽塔中爲延壽殿後爲

寧安閣旁爲伽藍祖師大士地藏四殿繚以畫廊百
楹禪堂方丈有二所又　賜園一區庄田三十頃食
其衆以老僧覺淳主之中官王臣等典領焉寺成
上聞而喜曰我　聖母齋心竭虔懋建功德其諸百
靈崇護萬年吉祥恭惟我　皇上聖心嘉悅因名之
曰　慈壽而詔臣紀其事臣惟佛氏之教以毘盧檀
那爲體以弘施普濟爲用本其要歸惟于一心心之
爲域無有分界無有際畔其所作功德亦不住於有
相不可思議故曰浣劫有盡而此心無盡恒河沙有
量而此心無量至於標宮建刹崇奉貢禮特象教爲

然以植人天之勝因屬羣生之瞻仰則固未嘗廢焉惟我 皇上覺性圓明妙契宿證蓋自踐祚以來所以維持之者惓惓焉約己厚下敬天勤民爲訓至如梁胡良河以資利濟減織造以寬杼柚蠲積逋以拯民窮愼審決以重民命其一念好生之心恒欲舉一世而躋之仁壽故六七年間海宇蒼生咸和飲澤陶休玄化無小無大咸稽首仰祝我 聖母億萬年保我 聖王與天無極此之功德寧可以算數計哉猶且資佛力以拔迷途標化城以崇皈仰要使苦海諸有悉度無漏之舟闇浮衆生咸證菩提之果斯又聖

人所以神道設教微意也臣謹拜手稽首恭紀日月而系之詞曰於昭我 皇秉乾建極薄海內外罔不承式誰其佑之亦有 文母覃敷皇風紹休三五永惟 穆考神御在天思廣勝因以植福田我 皇承之樂施靡惜永延 皇圖與資佛力乃營寶剎於兌之方左瞰都城右眺崇岡力出於民財出于府費雖孔殷民不與苦厥制伊何有殿有堂丹題雕楹玉甃金相繚以周廊倚以飛閣畫棟垂星綺疏納月有湧者塔厥高入雲泉彼不周柱乾維坤維大慈尊先民有覺普慶恒沙同歸極樂譬如我 皇博施

萬億國小大畢寧惠路旁流慈雲廣芘如是功德不可思議民庶咸祝 天子萬年奉我 聖母慈禧永安臣庸作銘勒茲貞石志孝與仁與天無極

勑建萬壽寺碑文

初禁垣艮隅有番漢二經廠其來久矣 莊皇帝嘗詔重修以祝釐延貺厥功未就 今上踐祚之五年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諭 上若曰朕一寺以藏經梵修成 先帝遺意 上若曰朕時佩節用之訓事非益民者弗舉惟是 皇考祈祐之地又重之以聖母追念薦福慈意然不可以煩有司乃出帑儲若

干緡潞王公主暨諸宮御中貴亦佐若干緡 命司禮監太監馮保等卜地于西直門外七里許廣源閘之西特建梵剎爲尊藏漢經香火院中爲大延壽殿五楹旁列羅漢殿各九楹前爲鐘鼓樓天王殿後爲藏經閣高廣如殿左右爲韋馱達摩殿各三楹修簷交屬方丈庖湢具列又後爲石山山之上爲觀音像下爲禪堂文殊普賢殿山前爲池三後爲亭池各一最後果園一頃標以襍樹琪秼璿果旁啓外環以護寺地四頃有奇法輪妙啟龍像莊嚴丹堊藻繪爭耀競爽工始于萬曆五年三月竣于明年六月以內臣

張進等主寺事　上賜之名曰萬壽而詔臣爲之記
臣聞古之聖王建皇極以臨區宇歛時五福其一曰
壽而臣子祝頌其君亦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曰於
萬斯年受天之祜是人君以德致福無先于壽而爲
之臣民者思以仰酬洪造發紓忱悃舍頌祝之外蓋
亦無以也我　皇上聰明天啓畜治妙齡恢皇綱接
帝統廣至治于無疆錫嘉祉於羣臣百姓若不啻淪
肌而浹髓矣薄海內外日所出入含生之倫莫不翹
首延睇仰而頌曰　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其庶
幾萬年有國以福我蒸黎乎夫林茂而鳥悅淵深而

魚樂魚鳥之情何期於林淵哉所寄在焉故凡億兆
之命懸於一人　天子明聖則生人禔福故億兆之
情莫不願人主之壽者斯亦魚鳥之願歸于茂林深
淵也然則玆宇之建設雖役民生之力用天下之財
而可以祝　聖母萬壽者臣民猶將樂趨焉況役不
民勞費不公取罔以保國乂民功德無量爲臣子者
其踴躍而讃頌之詎能已耶謹拜手稽首恭紀其事
而系之以詞曰惟君建極歛福錫民民有疾苦如在
其身巍巍大雄轉輪弘教毘盧光明大千仰照佛力
浩衍君亦如然共以悲智濟彼顚連琅函貝葉藏之

天府以翊皇度自我　列祖洎及我　皇紹成光緒
表此勝因共躋極樂祇奉　慈命復軫民瘼毋煩將
作乃發帑儲鳩工庀財龍宮蔚起鷲域弘開翼翼哉
巖有截其所仰侔神造術賑淨土凡斯鉅麗前武之
繩聿追來孝旋觀厥成景命有僕永錫祚胤既相
烈考亦佑　文母保茲　天子億萬斯年本支百世
[illegible]被綿乜

勅建五臺山大寶塔寺記

昔阿育王獲佛舍利三十餘顆各建塔藏之散布華
夷今五臺靈鷲山塔是其一也我　聖母慈聖宣文

皇太后前欲刱寺於此爲　穆考薦福　今上祈儲
以道遠中止遂于都城建慈壽寺以當之臣居正業
已奉　勅爲之記須我　聖母至性精虔不忘始願
復遣尚衣監太監范江李友輩捐供奉餘資往事莊
嚴前爲山門天王殿鍾鼓樓又內大雄寶殿旁伽藍
殿外爲十方院延壽殿諸閣廊齋舍庖湢罔不悉備
復賜園地以供常住之需工始　年　月　日成于
年　月　日計費金錢若干計　聖母復命臣記
之臣竊惟聖人之治天下齊一幽明兼綜道法其槩
然者在古先帝王垂成憲著章程于世矣乃有不言

而信不令而行以慈除妙雲覆涅槃海饒益羣生則大雄氏其人也其教以空爲宗以慈爲用以一性圓明空不空爲如來 卽其說不可知然以神力總持法界滂渡況渝闇幽理資明功亦神道設教者所不廢也我 聖母誕育 皇上爲億兆主養成 聖德澤洽宇內施及方外日所出入靡不懷服至如寧靜以奠坤維建梁以拯墊溺儉素以式闡惟慈惠以布恩德含生之倫有陰蒙其利而不知者所種孰非福田所薦孰非菩提者乃益建勝因廣資冥福託象教以誘俗乘般若以導迷斯可謂獨持慈寶默運化機

者矣先是虜酋俺答款關效貢請于海西建寺延僧奉佛 上可之賜名曰仰華至是聞聖母作五臺寺又欲令其衆赴山進香夫醜虜嗜殺乃其天性一旦革彼凶悪懷我好音臣以是益信佛氏之教有以陰翊 皇度而我 聖母慈光所燭無遠弗被其功德廣大雖盡恒河沙數不足以喻其萬分也乃拜手稽首肅記歲月而繫之以詞曰 於維慈氏闡教金庭以般若智濟度羣生普天率土莫非化城法雲慧日布濩流行鴈門之西亦有靈鷲七級浮屠歸然特秀阿育獲實散布淄流南飛一粒永鎮神州塵劫幾更

山川不改重建妙因機如有待惟我 聖母 天人慈仁總持陰教獲育蒸民莊嚴寶刹於茲靈壤龍宮巍巍人天共仰 皇穹眷德降福穰穰既佑 文母亦佑我 皇定命孔固寝隆寝昌臣庸作頌億載垂光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師兼太子太師成國公追封定襄王謚恭靖朱公神道碑

今制異姓不王惟元功佐命有大勳勞於 國者殁乃得追封焉 明興以來朱氏王者三人東平從文皇帝靖難用決策力戰封平陰死土木之難今定

襄又以忠勞受知 三聖得賜封如其祖夫朱氏之先豈亦古神明之胄耶何其歷世久遠寝隆寝昌也初 世宗肅皇帝南幸承天道衛輝 行宮夜火侍衛倉卒不知 駕所在獨王與陸都督炳翊 上以出 世宗常言諸從我於難者功當與開濟爭埒余佇 今上於便殿會有司奏王卹典引令甲非軍功不王 上獨顧余言希忠者事 皇祖有扈蹕功皇祖遇之甚厚朕今推 皇祖意王之不爲踰制遂定封爲定襄王謚恭靖萃哉 冲聖乃能追念 先德不忘遠其所親信故臣也定襄王者諱希忠字貞

卿其先鳳陽懐遠人七世祖亮從　高皇帝起義以
功授燕山中護衛正千户六世祖肇封成國進封東
平武烈王能五世祖平陰武愍王勇曾祖太師莊簡
公儀祖太傅恭僖公輔義太傅榮康公鳳毋成國夫
人陳氏王生而警敏絶人稍長通尚書周易兼涉韜
鈐有文、智略嘉靖丙申襲封成國公年甫二十二
初拜表謝　恩　世宗望見王丰度秀整獨偉視之
自是遂被　恩顧承天水奉　命告祭顯陵戊戌上
皇天泰號充捧冊表進使禮成加太子太傅　世宗
將有事　顯陵召王與勳輔諸臣於　慈寧宮蒸次

及文華殿南城議南幸并冊立　東宮事日見親信
巳亥正月　世宗御啟祥宮　召諸大臣見　皇太
子特命王扶掖　皇太子以行因指示　皇太子曰
此汝將來師保也二月使持節冊封　穆宗爲裕王
聖駕南巡佩都督副將軍印掌行在左府事至衛輝
以身衛　上出於火渡河侍　御舟　賜詩命和王
操筆立成　上謂輔臣曰勳裔中如此人才絶少稱
善者久之是歲秋充神機營總兵官庚子提督團營
及五軍營王堅明約束拊循將士軍整以和壬寅夏
掌五軍都督府事督營如故秋加大保丙午加特進

榮祿大夫庚戌加特進光祿大夫柱國九月虜穿塞
直薄近郊王部署諸將卒晝夜捍禦虜知有備遁去
解嚴加兼太子太師壬子春　穆宗加冠持節掌冠
癸丑攺掌後府事壬戌加太師王力辭不獲乃拜命
穆宗踐祚奉　勅監修　世宗實錄知經筵事戊辰
持節冊立　今上爲皇太子是歲夏以疾請解府事
優詔不許再請乃許之壬申春　今上加冠持節掌
冠六月　上嗣登大寶復　勅監修　穆宗實錄知
經筵事　上眷倚方隆而王以疾不起府九月三十
日也王歷事　三朝中間代祀　圜丘三十有九方

澤二十有七他中祀尤衆主進士恩榮宴者十先後
蒙被恩澤賜及冊太液賜肩輿賜秘書賜禁中乘馬
蔭子爲錦衣者三加歲祿至七百石諸衣帶金幣器
物人口之賚不可勝紀其卒也　上震悼爲王輟朝
一切賻祭營葬皆視舊制有加至特進封王爵尤爲
異數云王器宇凝重至性夙成始弱冠即受加　世
宗恩寵舉無與比然以是益斤斤勤恪每奉　命攝
祀必端肅薰沐致其精潔臨祭登降周旋咸中準度
傺直西内夙夜在公不敢言私　世宗在位久以威
嚴馭下雖素所親任輔臣往往被遣斥惟王以忠慎

自結于上無少替　世宗嘗稱之曰恪恭敬愼曰忠
謹勤誠又曰卿可謂爲臣允忠故獨被隆眷三十年
無絲髮不當　上意指者逮事　穆宗及　今上以
三朝勲碩百辟具瞻而小心翼翼始終一節進止殿
陛皆有常度不失尺寸事父榮康公冠帶侍養立終
不敢反母陳太夫人病亟王方直西内不敢歸憂形
於色　世宗見而異之以間詢臣　具以實對乃
諭令歸視母病無何陳夫人卒王哀毁骨立與其弟
左都督掌錦衣衛事太保公希孝友愛篤至朝夕過
從怡怡如也撫庶弟希愼無殊同胞與士大夫處貴

而能降以人而彌敬飲酒至數斗千雖大醉終不失一
語諸于　國家典故而口吶吶若無所知每　廷議
大事常遜居後不敢發論或稱引片言咸中肯綮
世宗晚年諸大典禮即輔臣有不及知者常命問王
以王少在左右明習故事也然不問亦終不言其周
愼如此余嘗以爲王兄弟孝謹如石慶石建而才略
過之其重厚可屬大事如張安世而文雅風議安世
遠不及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王生平篤厚謹飭未
嘗自表異希稱譽而士大夫咸傾慕之唯　天子以
爲國器歿之日弔客皆爲掩涕嗟乎非其中心誠信

乎於人曷能得此乎王生正德丙子八月二十三日
享年五十有八配張夫人前中府都督女早卒遂不
再娶子男一時泰後府都督僉事管錦衣衛南鎮撫
司事娶陸氏武惠公炳女孫男四長應楨聘恭順侯
吳公繼爵女次應槐次應桂孫女二大保公將以十
二月奉王葬于北澤山　賜地與張夫人合乃　其
狀請余而泣請隧道之銘余與王兄弟相善諗其素
履皆如狀所云不虛乃爲之銘曰　黄河若帶泰山
若礪誓固云然疇克永世桓桓東平齊德彌昌六業
而生寔維定襄猗王挺生萬夫之望敦悅詩書淵謨

亦壯弱冠分符寅戴　肅祖入參帷幄出總翰虎於
赫　肅祖恩威靡恒終始惟王腹心股肱　帝昔南
狩王屬都護身翊　宸躬以康天步虜闖郊原王典
戎兵振我常武以衛　神京秉珪攝事於郊於社夙
夜敬恭以迓純嘏光佐　三朝總領班行天球在序
瑞羽高翔胡不耄耋大星宵墜　帝曰吁哉厥有勞
勩封以大邦錫之休命絲綸孔爍初終克令昔王先
人實善於躬名其二子曰孝與忠惟王與弟金昆玉
季丕紹先猷引繩勿替我銘其功以勸景鐘千秋萬
禩與　明無窮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保兼太子太傅掌錦衣
衛事後軍都督府左都督贈太傅謚忠僖朱公
神道碑

錦衣領禁旅直宿衛又理詔獄察舉不法實兼古司隸金吾之職嘉靖間　肅皇帝以威嚴馭下大獄數起羣言事忤　旨輒逮繫錦衣訊治或杖之於　廷有立斃者而當事者亦以鷙擊爲能偵伺校卒猛若乳虎一日不如意所夷滅不可勝道　京師爲之重足自太保朱公視衛篆代猛以寬罷遣諸陰鷙校卒一切務從長厚於是　廷杖者咸得不死而　京師

之人皆始帖席　今上踐祚之元年有賊挾刃至宮門驚　蹕捕得下東廠治賊冀緩死妄言有主者於是內外錯愕索賊甚急然余心知其誣乃見上言斯事重請令錦衣衛與東廠雜治之　上曰可公既受命即獨宿外舍無居深念多設方略密偵之如是十餘日乃得其情趣具獄上戮止一人餘無所問當是時微公縉紳禍且不測其所存活不啻數百千人矣夫韓厥存趙慶流子孫王氏以百口保符彥卿世食其報以公之德如此而年不踰中壽祿不逮子嗣何哉昔人謂天道是耶非耶余竊悲其志爲之叙其

行事俾後世有稱焉公諱希孝字純卿鳳陽懷遠人自其先祖燕山中護衛東武烈王能以　文皇帝佐命元勳始封成國公平陰武愍王勇死事土木傳莊簡公儀恭僖公輔及父榮康公鳳兄定襄恭靖王希忠族滋大定襄與公皆陳夫人出公以嘉靖甲午授錦衣勳衛時年十七事　世宗肅皇帝見稱謹敏戊戌　皇穹宇　大廟成以恩授都指揮使掌衛事甲寅陞都督同知奉　勑提督緝捕尋轉右丁巳轉左戊午累功加太子太保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召入內直壬戌加少保癸亥加太保甲子壽賜肩輿　莊

皇帝立加兼太子太傅　今上在東宮總理侍衛及登極加歲祿三十六石蔭一子錦衣百戶最先後蔭子爲錦衣者七　賜歲祿至百石金幣蟒衣寶鈔書籍牲醪之類不可勝紀公歷事　三朝終始一節當肅皇帝時定襄以上公陪國議而公內領羽林佽飛之士周廬宿衛外持節刺舉不法兄弟貴寵於羣臣無兩然公忠信謙慤恂恂如也其家事治言於國無隱情稱于士大夫無異詞　上或密問邊漕事公手自裁對無不當意指而終不泄　上一語故以　肅皇帝之雄察即親信勳臣能保終者唯公兄弟事之

順焉終身未嘗一被譴責　今上以公　先朝耆舊
禮之尤厚卒之日爲之悼惜者久之輟朝賜棺歛命
有司治塋兆　諭祭有加贈太傅謚忠僖公卿以下
咸奔走弔唁宿衛士有痛哭失聲者其忠情誠信孚
於上下如此奉事榮康公及陳太夫人能以色養病
則籲天求代與定襄友愛篤至定襄薨哭之晝夜不
絶聲以是病不起撫其庶弟金吾君希愼如同胞又
好拯人之難卹人之急死弗棺者骼弗掩者登山而
呼庚癸者捐貲濟之不少恡起家將種素嫻韜鈐明
習　國家故事而居常悛悛言若不出口其敬禮士

大夫造請延接久而彌篤好讀書所購古圖篆名筆
甚富亦有精鑒能辨眞贋及他細行可稱述者尤衆
不具論論其大者如此余嘗謂公兄弟重厚可屬大
事如張安世而文雅過之孝謹如石建石慶而才略
則二石遠不及也論者以爲知言公生正德戊寅卒
以萬曆甲戌年五十有七配湯氏靈璧侯女封一品
夫人後公數月亦卒長子時豐早夭立侄孫應梅嗣
以廕授錦衣衛指揮同知聘武清伯李公偉孫女其
弟金吾君以　年　月　日奉公與湯夫人合葬于
尊梓庄之新阡持都督余君蔭狀詣余請隧道之碑
余雅善公具知其生平乃叙其事而系之以詞曰
東平靖難平陰死忠爰及定襄世奏膚公赫赫太傅
二難並美咸以一德媚於天子入參帷幄出領押衛
邦之司直王之爪牙日有疏附日有禦侮公實兼之
腹心股肱歷事　三朝擁佑劻勷惟忠惟孝恪守宗
祊高而不危滿而不有聞　命則俯循墻而走國之
所重喬木世臣矧有令德宜于民人胡天降割老成
凋謝定襄旣逝公亦捐舍承　帝曰嗟予懋乃勲錫
之崇典賁于幽圖玄宮楚楚終焉安處九原可作惟
公歸與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十二終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十三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簡豫所呂公墓誌銘

萬曆庚辰元日豫所呂公卒於家訃聞　上輟朝一日　詔所司議卹典諭祭十有一壇追官營葬贈太保謚文簡廕一子中書舍人諸視常數有加而公之子祠部輿周遣人持吳大叅國倫所爲狀來請余志公墓而銘焉按謚法平易不訾曰簡一德不懈亦曰簡余與公同政府知公深公爲人外溫而心辨中毅而貌和於事吶吶不輕爲可否於人恂恂不苟爲異

同嘗曰大臣協心體國苟利社稷嫌怨共之安事獨殘其間無論彼已憤忮卽賢者各是所見政本之地斷斷而爭如國體何世儒嘐嘐狠小曹叅而卑丙吉然則虞廷云寅恭者非邪自余柄政與公共事者六年內奉　沖聖勤緝熙外贊密勿定計畫莫逆於心莫違於口六年如一日也蓋誠所謂不訾不懈者斯可以爲簡也已　上嘗手書賜公曰樞機克愼曰同心夾輔知臣莫如　王信哉按狀公信呂名調陽字和卿別號豫所西粵桂林人也其先楚與國之大冶人洪武初從軍戍天長後踐更桂林曰鑑者始卽家桂林是爲公曾祖鑑生綱綱生璋呂氏文學自綱始世爲郡諸生而璋以貢爲徐聞令徐聞人尸祝之璋二子長應陽蚤卒次卽公正德丙子中春母張夫人夢巨蟒入室紫光煜煜寤而生公公生十九年爲嘉靖甲午舉於鄉庚戌賜及第第二人授翰林編修癸亥稍遷國子司業乙丑擢春坊諭德隆慶改元遷南京國子祭酒尋改國子祭酒是冬擢南京禮部侍郎戊辰改禮部侍　莊皇帝講讀踰年改吏部尋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壬申　上初卽位拜禮部尚書頃之　上問余孰可與卿同事者余

以公對　上在東宮亦雅知公端愼遂召爲文淵閣大學士典機務踰年進太子太保甲戌修　穆廟實錄成加少保直武英殿尚書如故丙子一品秩滿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直建極殿公先後歷官垂三十年半守史局三任成均四歷卿貳春坊典內制詹府教習庶吉士少宗伯日侍　講讀凡總修嘉隆實錄者再分校丙辰副辛未典甲戌會試考者三所事咸稱在禮部釐正典章自　宗藩外戚中常侍不得踰制有所希請諸曹郎吏廩廩奉職由大宗伯入內閣若　大喪若　大婚若崇　親藩　號若

降夷受俘諸鉅儀曠事咸藉公相成以當　上心
上優禮公稱先生不名數　命分獻　郊廟釋奠
先師時　遣中官給賜上尊珍膳兼金文騎乘馬什
器之屬不可勝計多自昔輔臣所未嘗蒙公故病肺
又患足痿顧念　恩厚未忍言去久之益劇戊寅秋
乃疏乞骸骨　上固不許諭留甚溫疏十上始得
請賜帑金文綺乘傳歸仍遣御醫視疾行人護行聽
其子與周以祠部扶侍公於家居一歲疾良已會歲
暮公晨對客食飲如常日中忽不語越三日元旦自
起櫛沐端坐卒年六十有四公沉密簡重人莫窺其

際嘗游國學從祭酒永康程先生談名理後公為祭
酒遂以永康學教授諸生先德而後藝以其身為型
範為詩若文古雅醇厚不事摸擬性尤澹泊雖蟒玉
未嘗去身衣門無私謁所樹惟恐見知所急惟恐見
德項平古田及懷遠府江當事者皆從公受策然公
不自言人故無所藉以須公公先娶朱夫人一歲卒
繼張夫人名家子能以賢孝佐公初第時將父母邸
中躬暨張奉七箸上食惟謹夜中其父母咸中煤毒
公從夢中心動若有促之起者卽與張夫人起視則
父母俱僵卧不能言急汲水沃之乃甦人以為孝感

久之以編修滿封父母如其官奉之歸蓋封四年而
奔父喪及禫又喪母哀瘠骨立後以少保總裁　實
錄成贈曾大父大父父皆如公官妣皆一品夫人配
張累封一品夫人少傅滿廕一子中書舍人先是南
都會　恩廕一子入監讀書及郵廕凡三而公四子
長與周既舉進士為祠部次與齊又以公歸之明年
舉於鄉次與文與武振振濟美世且滋大周娶湖廣
叅議宋廷表女齊娶太僕丞秦致恭女文聘封川令
陶晸女武聘與國吳叅政國倫女女四少者未字婿
舉人毛如綸諸生蕭如萑常任孫一嗣簡聘延郡丞

屠炳言女公雖籍桂林數往來道與國省族展墓比
其歸也覩所治新第徘徊不能去又新構於與國語
吳大叅曰吾先君命諸孫名皆從與以示不忘故鄉
明年吾其以家來菟裘於斯矣會公卒不果公質行
多長厚余獨心服其在政府斷斷乎有古大臣之風
焉銘曰稽古盛際同寅協恭百僚師師以洽時雍譬
伯與仲嚮和塤從誠一無他深厚有容在漢丙吉今
也則公　主少不疑仰德乃風內寧外謐波恬漠空
兵安時熙歲豐守和自近孰知其功我銘貞石
以著撲忠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贈
太保謚襄毅楊公墓誌銘
晉地表裏山河其人瓌瑋多大節能以功名自顯往
古無論自余登朝則見故少師太宰楊公心竊嚮慕
之公亦與余爲忘年之契公在本兵久又徧歷諸鎮
躬履戎行練習邊事余每從公問今中國所以制禦
夷狄之策及九塞險易將士能否公悉爲余道所以
如指諸掌故自余在政府所措畫邊事蓋得之公爲
多　今上登極首命公還秉銓衡余受　先帝遺託
方欲與公同心戮力共佐休明而公已矣嗟乎天不

憖遺一老用輔　英主惜哉然其生平所建立咸足
以方駕往哲炳耀後禩余知之素深謹識其大者用
垂不朽公諱博字惟約別號虞坡幼穎敏讀書能五
行俱下十七舉於鄉弱冠登進士授陝西盩屋令調
長安用治行第一徵爲兵部武庫司主事陞郎中會
肅皇帝南狩承天起閣學翟文懿公爲行邊使以公
叅幕府起遼左至甘肅行萬餘里所至輒有疏記悉
得其肯綮至肅州屬番數百人遮道邀賞文懿欲勿
予不能予之恐來者益衆無以應之公請文懿坐堂
上嚴儀衛跪諸番轅門外數之曰相公奉　詔勞軍

若等宜傾巢遠迓乃泄泄若此何也諸番咸懾服莫
敢仰視久乃釋之稍賚其先至者諸夷落聞之方懼
以後至見讓莫敢復來文懿以公爲敏入朝薦公才
堪大任嘉靖辛丑壬寅虜數入宣大山西公爲職方
郎中羽檄旁午應機立斷其所規畫靡不當　上意
指安南不庭廟議發兵討之公請先之以文告會安
南請降公謂小醜不足煩王師宜許以自新因上便
宜六事　肅皇帝用其策交人遂欵服至今已從職
方出爲山東督學憲副陞叅政丙午以僉都御史巡
撫甘肅初罕東諸屬番畏土魯番侵擾避居肅州境

上久之其衆滋繁邊人患之公召諸番酋犒以牛酒
因語之曰若輩久羈於此既不能歸胡不爲久遠計
諸酋曰爲計奈何公曰此去某處水草甘美吾爲若
築城堡作渠壩給耕具使若等定居長爲藩蔽如何
諸酋咸頓首曰幸甚公乃築白城威虜金塔等七城
稍給與牛具器用諸酋率其部落數千人徙居之離
塞遠者四五百里河西益少胡患乃鑿龍首等渠墾
田萬餘頃又請以巡按御史兼督學政如遼東例寘
而敎之肅州遂爲重鎮虜畏不敢近塞間一入盜將
士奮擊斬首百四十餘級　上賜璽書加獎晉副都

御史庚戌丁母憂西人擁道泣送車不能行是歲虜
大入薊薄都城癸丑起公兵部侍郎經畧薊鎮築潮
河川墩以遏虜衝簡將士汰冗弱軍聲大振事竣
詔遂留督薊遼保定軍務無何虜復寇古北口號二
十萬連營百餘里公擐甲登陣督諸軍禦之築石藂
射所殺傷甚衆一虜先登及雉我軍斫其腕墮虜氣
阻乃退公募死士持火器夜襲其營一夕四五驚虜
衆宵遁捷聞　賜豸緋衣一襲晉右都御史廕一子
錦衣衛百戶明年虜以萬騎入馬蘭谷公督兵擊走
之幾獲其酋打來孫公在薊二年虜再犯俱不得利

去乙卯入為兵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丙辰丁父憂
戊午　詔還本兵時尚未終禫會虜圍大同右衛急
公倉卒奉　詔率師援之壘纍而往虜聞公出關曰
楊少保至矣遂遁右衛圍解　詔晉公太子太保兼
左副都御史暫留經畫大同事築牛心等墩堡二千
八百餘座濬濠塹三十里五十日而畢會虜入薊鎮
督臣被收又移公鎮薊公至虜遁乃　召公還理部
事加少保癸亥虜復寇薊督臣易之不為備虜穿塞
入至通州烽火通於甘泉日夜圍上守禦方略虜尋
引去　上怒而誅督臣乙丑以一品再考廕一子國

子生丙寅改吏部尚書　肅皇上賓　穆宗踐祚請
錄忠諫舉遺佚蠲逋肆赦海内大悅丁卯一品三考
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再廕一子國子生公疏辭　恩
廕三請乃許其在銓衡所建論甚衆大率以錄舊德
抑浮薄課功能禁競趨為務以故遊談之士頗不便
之左右倖臣亦不悅公遂為所搆謝政歸久之　上
寤乃起公以冢宰理本兵事萬曆改元　詔公還吏
部以一品四考晉少師兼太子太師仍廕一子國子
生所　賜賚甚厚癸酉奏　命分獻夕月壇疾作扶
歸遂懇乞骸骨給傳歸數月而卒　上震悼為輟朝

一日　賜祭葬贈太保謚襄毅廕一子為中書舍人
蓋公生平行履其大者如此他固不能悉記也余嘗
謂世有大人有偉人其志翩翩其行巖巖其處於世
也卓然如秋峰之聳峙昂然如鶏羣之野鶴偉人也
其志淵淵其行桓桓其處於世也巍然如泰華之嶠
礴浩然如滄溟之含納大人也二人者語其才美標
格則大人似不若偉人之奇偉要以閎深奧衍不言
而信不怒而威使人望而歸之世以為衆父為蓍龜
則大人之與偉人大有逕庭矣余觀公在　朝廷則
朝廷重在邊鄙則邊鄙重　國有大政議者盈庭或

日中不決公纔出數語衆已稱善排大難批大節應手而擇恢恢尚有餘力九邊之士聞公來如見父母驩躍鼓舞白刃在前不晝而赴嘉靖中疆埸多故肅皇帝以威斷馭下本兵督臣大者誅小者斥未嘗終三歲不更置也惟公以斂練稱　上意眷遇之隆始終弗替在甘肅時嘗疏發咸寧侯仇鸞之奸鸞被收下獄後更貴幸為大將軍用事御公甚深值分宜當國縱其子干政頤指百官公在本兵數以事見忤相與排根中之者屢矣而竟不得間其後咸寧誅分宜敗而公望愈重隆萬之間老成凋謝唯公巋然如

魯靈光為海內所倚此其望實器業有越在風格之外者矣嗟乎非大人而能若是乎公所著有虞坡文集詩集雜著歷官奏議行於世生正德巳巳　月　日卒萬曆甲戌　月　日壽六十六其先弘農華陰族也　國初有善甫者徙蕭遂為蕭人曾祖諱祖選父瞻四川按察司僉事皆以公貴贈如其官曾祖妣張祖妣趙妣田皆贈一品夫人配段氏累封一品夫人諸子皆才賢段夫人生俊民嘉靖壬戌進士太僕少卿俊士萬曆甲戌進士鳳翔府推官俊彥官生俊卿隆慶武舉第一人管錦衣衛事指揮使女三長適州學生景宣次適舉人馮瀹次適嵩縣守備孫仲金側室賀氏何氏賀生子俊臣官生何生女一孫男七元禎元祥元祉元禧元祺元祜元祐孫女十四人太僕兄弟將以　年　月　日葬公王庄之原　勑建塋次持閤學張公狀屬余為之銘曰世有大人龍德正中吾聞其語今見于公維公之德智圓行方忠不近名信不泥常李郭無文韓范無武公也兼之吉甫召虎九牛在肆良庖趑趄公徐磔之遊刃有餘大棟將傾見者懷愲公徐正之退無得色桓桓　世廟緯武經文公媢　天子者定策勳穆穆　莊皇垂衣拱

手公佐太平聲色不有迨於　今皇兩作繼明詢茲黃髮還公宰衡我求一德惟公是與不弔昊天奪我心侶有謀孰諮有難孰夷山頹木壞愴矣其悲惟帝念功榮稱顯錫光光　天寵賁此玄室不亡者壽不朽者名百世之下睇此刻銘

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齋寰吳公墓誌銘

隆慶巳巳二月廿日都御史孝豐吳公以病卒於家先數月　今天子詔廷臣舉海內諸遺佚故臣可大用者議者咸欲以公應　詔會公卒不克薦祠部乃

疏其巡撫貴州勦賊功得　賜諭祭遣使臨視塋兆
恩䘏甚渥然不及公生時錄用俾賫志以歿惜哉按
狀吳氏之先淮海人也宋南渡徙孝豐　明興代有
聞人至吏部公松家大顯松二子長曰麟由御史歷
山東憲副次曰龍由吏部郎中歷叅政公憲副子也
母方氏封恭人公方在娠其大母張宜人夢神女遺
之子曰以爲而孫至大期又夢庭中柱石千仞屬天
憲副公亦夢舍後山高出雲端巖巖嶽立及生遂名
之曰維嶽長字峻伯別號霽寰公少秀頴絕倫十歲
能屬文弱冠舉浙江丁酉鄉試第五人明年登進士

授江陰令會崇明賊起邑與鄰壤故無城郭民大恐
公設備甚嚴賊不敢犯居三年用廉能徵入爲尚書
郎主比部奏牘奉　詔詳定問刑條例稱　旨著爲
憲令丁未同考會試庚戌虜穿塞直犯郊圻　先帝
怒收兵部尚書下吏趣具獄將誅之公從容言尚書
無大罪擬從未減　上不從竟誅尚書當是時　廷
中皆稱吳郎長者也慮囚江西所平反萬五百餘人
其尤著者徐滚以母故擊殺發塚之人劉福德以義
殺里中不孝子皆抵死公特原之人服其允事竣居
大父父母喪三年起補駕部郎中尋以按察副使督

山東學校修秩祀表節行飭三氏子孫奉約束以風
齊魯諸生毋試諸生差第其文畢即按籍察衆素無
行者褫其衣巾笞斥之即以文在高等亦不貸齊魯
之士蒸蒸向風焉遷湖廣叅政江西按察使拜僉都
御史巡撫貴州兼制湖北川東道數上書言便宜事
詔皆如議土酋楊珂與其叔雄進有郤兵連數十歲
不解公使人諭珂自縛待以不死珂頓首伏罪事聞
賜白金文綺遂移兵誅王世麒於清浪捕宋廷武於
草塘得王阿利於平伐諸夷畏服境内以平會有尚
書言貴州撫臣嚴急好興事不可以治夷者得　旨

改南而公先有仲弟之喪居常邑邑遂謝病歸歸五
年而卒公自少雖以文雄於時而明練吏事嫻於當
時之務故所至有聲事事精辦然性高簡不能當世
取容頗爲庸衆人所嫉屢致顛阻初舉進士射策
大廷忌者匿其卷不得進抑居下列在江陰御史行
縣謁　孔廟故事令以下皆蒲伏道候御史車過乃
起公獨立俟橋門外御史深嗛之始爲郎太宰熊公
知其賢欲薦補銓部屬以不往謁執政議格不行督
學山東三年一字不交於當路巡撫貴州有使者出
所部左右言使者貴人過之宜有加公不從延接而

已使者以爲憾其被論頗亦錄是然公不以寡偶之故易其所操謝病山中讀書談道不復求用於世烈且葦循戒其子弟曰某子甲所饋朱衣毋以歛其廟節守義終身不變如此蓋嘉靖之季天下言風節者稱浙中吳公云公生以正德甲戌六月四日卒纔五十有六初娶長興臧氏封安人贈恭人生子稼端邑學生娶歸安陸侍郎女女三長適華亭國子生馮繼可次適烏程國子生嚴應桂次適錢塘郡學生茅用吉繼娶永嘉陳氏封恭人生子稼翊聘秀水項吏部女稼登聘烏程閔茂才女女一許聘烏程閔世南初

公校士南宮所舉戴記士僅十人皆海內名儁其最顯者余與今少保濟南殷公並在政府婺源汪公爲御史中丞故餘姚胡公爲太常卿國子祭酒嘉興陸公爲太常少卿餘五人皆至藩臬郡守其卒也汪公狀其行殷公表其墓而余爲之銘銘曰謂公不達而膴仕是都謂公達耶而讒口郗嬰舍命不渝誰毀誰譽吁嗟云乎展也夫

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鏡川吳公暨配贈淑人合葬墓誌銘

鏡川吳公者今少司寇百朋之父也其先吳人也宋紹興間有十五世曰慥者爲青田尉自青田徙義烏之玄圃家焉代有聞人五世祖某某生某某生希采以尚義捐貲賑乏有司聞於　朝爲旌其閭事具郡志中大父文高父瀾毋蔡氏其生以弘治辛亥四月廿四日其官止鹽城縣學敎諭其貴以子司寇君累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其卒以隆慶己巳十月十四日其壽七十有九其配初娶蔡贈淑人繼金封淑人其葬在白珉山之原其平生行實則鄉人少宗伯諸君爲之狀而乞余銘狀曰公諱璋字德純鏡川其別號也初穎異絕人長受業

于陽明先生之門人山陰朱守中學益進歸補邑弟子員善爲文督學使者咸奇之然以數奇不第嘉靖辛卯始應　詔超等貢於　京師授永城縣學訓導飭躬端敎士皆樂從寧陵尹缺部使者檄公視篆數月邑中大治遷鹽城縣學敎諭其敎士悉如永城時嘗一攝邑事邑亦大治如寧陵然自以官薄不足展厥志頗厭宦游癸卯司寇君舉於鄉公乃歎曰吾有子矣遂棄官歸結廬城東山中讀書談道晏如也丁未司寇君舉進士授永豐尹治邑稱最拜監察御史累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已又從鄖陽轉

才南贛皆封公如其官隆慶改元　今上登極用建
儲覃恩是時司寇君以勦賊功晉貳兵曹遂益封公
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最凡
三益封而其父瀾母蔡夫人俱以例馳贈於是公移
書司寇君曰吾少苦學亦欲自見於世然官不過邑
博今汝貴爲三品通顯矣又嘗　上恩推及三世無
以報自今以往汝之身吾不敢有矣已已司寇君從
留曹被　召改今官過里省公公老目眊不能視司
寇君不忍離上書乞侍養公固遣之曰奈何以我故
遲　君命會司寇君所上書亦寢不報遂涕泣而行

上　京師數月而公卒司寇君號痛幾絕然公本教
以急於三事勿卹其私固亦無憾也公少有至性事
父及母淑人以孝聞又推產分讓其弟與鄉人處恂
恂煦濡不爲崖異鄉人化之所爲卹孤賙急事甚衆
不載載其鉅者如此初配淑人蔡氏卽母蔡淑人再
從女侄也少婉嫕秀慧年十歲通女經女誡諸書父
母奇愛之欲擇佳壻以公蔡甥有異質遂以歸公乃
克相公以媚于舅姑實生司寇君朞月淑人遂卒生
弘治壬子十二月廿二日卒正德庚辰六月十二日
距淑人之逝蓋先公四十餘年及是始啓其窆而合

葬焉公子男六長百元庠生娶虞氏次百忠早卒娶
傅氏次卽司寇君娶王氏累封淑人俱蔡出次某某
孫男十某某孫女五曾孫男十曾孫女三往司寇君
以御史按楚及撫治鄖陽俱有異政嘗爲余言吾所
兢兢於官守者皆以家大人之教也余楚人又與司
寇君同舉進士故志其事而爲之銘曰嗚呼是維長
者吳公之阡雙璧合焉爾之後蕃且賢爾之澤瀰且
綿天之報施善人固其然

素菴戴公墓誌銘

戴氏之先浙之湖州德清人也自素菴公客遊　京

師從　先皇帝分封於郢居郢者三世及　今上皇
帝龍飛而素菴之孫良壽君用翊戴功歷陞錦衣衛
指揮僉事戴氏蓋三徙而其後益顯良壽公雖發家
武籍然好儒學所交皆當世宿學知名之士用能紹
庥恢業以大其宗嘗慟素菴公艱難造次殁四十餘
年而未有銘諸幽者持狀屬余請修其闕余鄉人也
誼不能辭按狀公諱景春號素菴父諱禮官兩淮鹽
運司政除武岡州生三子長景暉仲景暘公其季也
初武岡公之官時獨與長子俱而以仲子與公託諸
其友留京師從學無何武岡公卒於官而長子留楚

不知所之仲子居京師者亦歿以是戴氏譜牒世系
及武岡公官跡官名俱莫可考公時甫十二羈旅寓
越乃棄儒治生贅於仁和倪氏成化丁酉　先皇帝
將太封諸王募人充儀衛公以良家子應募事　先
皇帝於西館弘治甲寅從之安陸以善製香得幸
先皇帝嘗　親酒睿翰書咏茶詩以賜之正德丙寅
保陞總旗管理伍事方欲大用公而公以疾乞老遂
徙居七里瀆竟卒公性沉重寡言人罕測其喜怒訓
子姪必以孝友禮法與鄉人處好名檢不爲苟容里
中少年有毆母者公欲與其父直諸有司寘之重典

少年懼叩頭流血請改公乃許之而其人亦痛自創
艾卒爲善士爲鄉里所重如此幼失父兄間關南北
備嘗艱阻能以勤儉力業積微至鉅蓋公之歿六年
而　上龍飛入踐大位凡　先皇帝舊臣靡不依日
月之末光或從輿隸取尊官大爵而公以早逝竟不
獲遇至其孫乃顯豈非命哉然其鍱懿淵積庇於後
者遠矣距公生于　年　月　日葬某山之原銘曰
龍欲升天雲爲翼眞人之興多士集　先皇藩僚
盡英儁公也桓桓乃其一一朝　五位昇皇極翊戴
諸臣俱顯陟吁嗟靈兮倏已化附翼攀鱗恩世及故
舊遺履襲　宸憶賞以世延賁殊錫譬彼黍稷公所
植身不及獲孫乃食七里新阡漢江側終焉允臧卜云吉福汝後嗣千萬億

處士立齋高翁墓誌銘

高處士者兵部武選主事尚志祖也始武選與余同
舉於鄉嘉靖甲辰中會試以病不能　廷對丁未復
與余同舉進士是時武選年三十餘而處士翁尚無
恙及出宰海寧三年用廉能徵擢今官而處士乃卒
卒年七十有七高氏在邑中稱爲德門翁既壽考而
其子孫復貴於是人愈益嚮慕之矣嗟乎閥閱簪紱
之家賢豪炳燁之士席位藉柄以矜名行猶不能庇

其後嗣而委巷野老煦煦慕義慶流子孫何哉語曰
人譽陽善鬼錄陰德彼茫茫然者其有知乎其無知
乎非通於幽明之故者又孰能無惑焉按狀翁諱綱
字惟振系出宋南平王崇文之後其先自大原徙也
始祖能靜能靜生鳳儀鳳儀生旭政旭政生伯溫伯
溫生翁十二歲而歿翁獨與楊氏居常自傷已不及
養其父歲時伏臘悲感動人故事楊至勤楊以守節
而終有司特表其墓翁毀瘠盡瘁哀思終身族黨稱
孝爲高氏故多貲及翁少孤家益落素所貸者人皆
負之翁揣知負者盡窘曰奈何以利故重困吾鄉人

乃棄券折貫不復責償癸未歲大飢疫死者相枕翁
率子弟撤復屋材為櫬舁荷鍤埋之其治產取足衣
食不求餘度稍足自給即以周宗族貧者里中新鋭
少年或用睚眦怒鬭致訟公徐以一二言折之少年
往往感伏忿訟亦解其為人所愛慕如此　今上詔
郡國三老孝弟力田七十以上者冠帶有司以翁應
詔歲終飲蠟常與賓焉翁於是始一攝冠履見官長
自他足不及城府所武選在海寧時用威嚴誅鋤強
梗邑中翕然稱治翁獨貽書誡之曰邑吏佐天子牧
養小民宜用寬仁行陰德何乃獨任法乎翁故長者

性喜恐不傷物即所言不違吏理其意殆近厚矣翁
所居一都里中諸長老素推不業儒迺翁獨好儒學
子弟延經師教之諸長老見翁所為甚駭異不喜翁
不為變至翁子孫竟以儒顯而一都亦自是彬彬多
文學之士埒於他里於是諸長老則人人喜多公能
變厥俗也斯可謂一鄉之善士矣翁配管氏繼配薛
氏生五子長允迪為益府長司娶周氏管出也次允
恭允升允中允達薛出也女二長適陳生宗儒次適
張生文爾孫男九長即武選君尚志公孫女八曾孫
三長薦邑庠生次重慶幸慶尚幼曾孫女一以年月
日窆于雲臺橋之陽先計至京師武選君向余悲曰
吾幼長于祖今歿而不吾見也哀哉請為之銘銘曰
緜林幾幾大江所經精緼靈結鬱生逸人澤及枯骨
古曰周文翁也編氓比德齊仁不雕自飾不式而成
韜光隱耀以裕後昆毋曰蓋高索之冥冥視履考祥
鑒此刻銘

遼府承奉正王公墓誌銘

余在史局好具問　先朝事見老璫數輩語及　孝
廟時輒悲咽嗟乎　敬皇帝之澤入人深矣其後見
遼府承奉王君亦弘治間人至論曩事尤能歷歷道

也嗟乎　敬皇帝誠聖王也墮弓遺舃猶且重之況
其舊臣乎宜為志志曰王君諱大用字惟賢霸州大
城縣人也事　敬皇帝時才弱冠侍　乾清坤寧為
奉御而慈壽皇太后居仁壽宮公在三宮間端慤自
矯於上積功勞陞兵仗局左副使　毅皇帝親閱近
侍儀貌魁傑者選置左右三月陞御馬監左少監是
時　帝方好武中貴人皆習騎射　裘馬從獵上林
諸苑而公獨周慎謙抑乃　帝顧喜公賜蟒服三襲
遂陞大監內苑乘馬加賚祿米二十石無何　毅皇
帝上賓公侍大行几筵會　今上入繼大統中貴人

從代來者皆新幸用事而君自以先朝舊臣弗爲下諸新幸並忌之遂出爲遼府承奉君在內庭久明習國家事及至則悉條司中諸敝蠹啓王釐正之府中頓　肅莊王薨今嗣王幼國太妃主政太妃賢諳習書史沉敏有斷事無大小皆與決之君亦殫忠畢慮克稱委任當是時太妃賢聞天下亦以有君輔之也及王嗣爵以君國之耆碩恩禮尤殷王英敏聰達才智絕人羣臣莫敢望也而君每事獻替卽有不可輒力諫諫或犯顏王察其忠悃恒嘉納焉而性峭直以莊見憚刻廉自律不受私賂莫可干以私侍御胡公

按楚者嘗顏其堂曰忠誠體國議謂無愧云然君始用也特被恩寵業通顯矣一弗能少下覩貴竟老外藩嗟乎人之遇合誠有命也觀其卓然大節終始不渝其誼有足稱者藉令久禁闥莞樞密如近代懷恩蕭敬輩豈足多耶按狀公大父諱希杲父福能母李氏兄四人琪璋現瑞皆早卒公所以撫養諸子者備至多不悉錄生弘治戊申十二月卒　年　日卜江陵郭西磨　之原葬焉銘曰生于燕老于楚孰曰信美而非吾土出於朝相於藩孰曰位屈而名則尊彼何爲兮唯唯諾諾此何爲兮蹇蹇諤諤吁嗟君兮尚寐無覺重冥之下亦足樂矣隆然者丘峯而崇嶔哉佳氣烟雲重重公乎公乎藏骨于其中

勑封承德郎刑部山西司主事雲谷曹公墓表

語曰不知其父視其子不知其主視其所使此言積習率化然也河南有隱君子曰雲谷曹公余不識雲谷公而識公之仲子亨今搢紳中所稱曹仲子者也始仲子憲副于楚撫強宗室治巨獄有能名楚人思之遷浙江參政無何奔雲谷公喪歸明年遣使持其鄉人所爲譔述公之行實走京師求表其墓乃余則又獲知公之潛德隱行曰嗟乎曹仲子之賢蓋由世

德云雲谷公者諱大夏字子禹汝寧新蔡人也先世祖曰世隆居縣東胡庄至曾大父英始自東徙縣西九溝坡大父端父鳳舉進士稍遷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母劉孺人當　武皇帝時豎瑾竊國政勢若烈焰一旦不如意所夷滅者不可勝道而都憲公獨抗直不爲少屈遂爲瑾所陷至鬻其產以贖產且盡都憲公益窘公曰吾聞嶢嶢者易折皎皎者易汙大人以直道忤時命也苟不負所學雖終窶何憾是時公方弱冠其器識卓異如此踰年而都憲公卒卒六年公以儒士應試有司不錄乃退而躬耕嘉靖十三年

仲子始舉進士授刑部主事十五年　大祀覃恩封公如其子官公傷都憲公之志爲書誡仲子曰嗟乎吾先大夫以修正蒙難爲世名臣至于予而中廢乎夫不辱其先之謂孝移以事君之謂忠而勉哉毋忘吾所欲承繼先志者矣仲子則祇奉公命不敢墜以故曹仲子之仕所至輒顯名守兖州日積俸金爲公壽公却之曰吾欲汝以清白養不欲汝以金養且吾自食其力何用金爲二十九年仲子徙浙江叅政也自楚歸省是時公年六十餘仲子念公老業不欲行公故強飲食振步以示尚健日趣行矣毋以吾爲念

仲公不敢留去一年所而公卒公生而瑩朗聲如鐘磬旣長博學無所不該尤善禮射楷書性至儉恥爲豪侈其治產取足衣食不求餘夫豪子弟襲父兄餘焰乘堅策肥過詑閭里乃其常態而公以都憲子恒力田自斂約同齊民當是時邑中賢士大夫皆多公能摧強爲弱也與人交無論貴賤賢不肖皆處之無忤所見即善雖疎遠必願慕交納即惡亦矜容不峻絕人曰太渾矣公曰不然夫分別善惡賢賢賤不肖者有司之事也吾爲鄉人與世大同而已安所不可而欲沾沾自異乎于是邑中人愈益多公按狀截公之爲人如此隱不違親貞不絕俗殆近古所謂逸民者與夫世未嘗無瓌偉倜儻之士也或遠跡于鹿豕或泥蟠于巖穴乏青雲之媒闕驥尾之援長湮滅而無聞者多矣曹公以碩人之德棲遲考槃即如勸都憲公以守正抗節與所以訓迪其子者斯亦無愧于當時之士矣乃竟不獲顯於時彼毗雎洩淴紆金紫而綰章綬者是遵何德哉先民有言譬彼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曹公之賢至其子乃章所謂不于其躬于其子孫者乎公生成化甲辰終嘉靖辛亥年六十八配張氏封安人三男子長直庠生先

公卒次即亨次亶崇府典膳五女子長適元鎮仲高生季庠生蕭儒餘皆殤孫男五女三以　年　月　日葬于　之原史張氏取公行事勒之于石以詔後人嗚呼凡厥子孫尚其瞻哉

軒皇問道治世長生頌

臣聞在昔受命之君有握符應運致世昇平者矣未必能長生也玄都羽客有御風躡景超舉青冥者矣未必能治世也兼而有之惟古之軒皇爲然史稱其正名百物監撫萬匯淳化浹蟲蛾協氣蒸興蓋其致治之盛既如此閱世千禩乘雲上昇合釜山之瑞符衍泰元之神筴其仙化之跡又如彼豈非後王之高躅古今所希覯者哉揆厥所由蓋嘗訪廣成於崆峒聞至道焉其辭曰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心靜神淸無

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夫至道之要以壽身而其緒以壽天下固至人之妙詮而君天下之鴻寶也彼異端者流擬虛崇誕竊軒皇受丹經傳九品及服食金液之術豈不淺之乎闚聖閫哉仰惟　皇上三極凝眞千齡毓粹丕徵靈瑞叶壽丘之符幼秉英喆類徇齊之聖運膺　九重洽垂裳之化卜曆萬禩契得天之紀若夫齋明祇栗寅奉　上帝合宮祀也燕間邃穆服膺古訓巾几銘也提綱挈維式序在位官師正也斵雕鏟煩阜殷兆人華胥俗也天藉恭隆王會畢臻阪泉威也洪流循軌龍首效奇嬀川圖也巍巍焉煌煌焉所謂統一道眞而迓治世長生之盛者允與軒皇合轍也時維秋仲十有七日乃　聖誕之辰薄海内外含生之倫罔不延睇雲霄稽顙　宸闕以效華封之祝而臣叨首輔猥夙荷　隆恩慶忭之忱實萬恒品謹博采軒皇治世長生之蹟而要歸於王道托之丹青摘爲頌詩用祝　皇上萬萬歲壽夫道者萬福之宗身者萬化之根道立而福不臻身治而世不泰平者未之前聞也惟我　皇上味廣成之至言遵軒皇之遐軌正心修身以會千聖之眞傳精顯神以隆　五位之福則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

游百度咸熙乎易簡萬國畢登於仁壽　皇上方將履乾久視撫泰長生後三光而不彫配穹極以俱永斯非薄海際天所共欣願者哉臣誠不勝忠愛惓惓謹作頌曰

上天佑民樹以后王曆膺大寶而化宰光曆撫泰平而壽彌昌倬惟軒皇河圖誕受統轄萬匯肇元畢阜巍巍駿功爲帝者首泰元鼎筴得數之全康齡不老度歲百千子孫萬葉配天永延匪直也斯淵源至道齋心大庭崆峒是造佩服眞詮探玄洞奧丕鑠我皇寅御珽圖丕徵靈瑞大電繞樞徇齊敦敏與軒同

符廣庭森嚴法宮淵靚出入起居作所惟敬凝眞養
和體道自性緯哉運治禮陶樂鎔文明萬國協于時
邕外寧內謐華胥之風坐享昇平垂裳而理仰奉
寶慈式燕以喜祉綏 九祐祥開百子節臨秋仲景
貺彌申甲觀書堂虹彩紛綸泰元神策與軒合眞臣
拜稽首祝 皇萬壽岡陵等堅松栢儷茂誕膺百祿
以昌厥後願言壽民濯痍煦寒願言壽 國磐石孔
安化洽無垠聲垂不刊美哉至道壽身曁 國如戶
有樞如星有極惟 皇克念寶之無斁唐節天長九
齡納儆愚臣繪圖以代金鏡壽我 聖皇無疆維慶

神母授圖萬年永賴頌

按道書雲笈七籤云雲華夫人居於具茨之山雲樓
玉臺碧宮瓊闕靈官侍衛獅子抱關天馬戒圖毒龍
雷獸八威備軒神禹造拜求治水之術夫人命侍女
凌容華出丹玉之笈開上清寶文以授禹遂能導波
決川奠五岳別九州以收地平天成之功萬世永賴
臣聞聖王膺天駿命君主萬方必有翼聖之貞符開
天之寶範乃克興造功業福彼元元粤若大禹奠五
岳導百川地平天成和寧四極啓闢以降神頌神靈
明德者歸焉世傳神母授禹玉笈寶文通水之理而
後禹得以施其疏鑿之力夫巍巍禹績萬世賴之非
有稟承其何能濟神授之禎豈其爽哉洪惟我 聖
母慈聖宣文皇太后 聖善天成睿明神啓丕膺符
命叶玄雲之徵兼苞藝文垂彤史之訓啓迪 英聖
則宮闈之師保登翼太平則笄珈之堯舜蓋 天祚
我國家篤生 聖君爲億兆立極必鍾毓 聖母爲
一人開先非偶然者也先是涿水橫溢居者靡寧行
者病涉 上軫慈衷捐數萬之貲壘石爲梁以濟往
來俾徒旅獲如砥之安輿耕無濡輪之困日者河淮
氾汜災被郡國黎萌蕩析憊匱弗康 聖母感之特

諭我 皇亟圖俾乂 神謨密運河伯效靈畚鍤方
興昏墊化爲甘壤璧馬未薦湏洞脩爾安瀾疏鑿之
功指掌可竟平成之烈跂足以湏微夫 慈誠內啓
休應響荅噫克臻玆卓哉煌煌與神母授禹之符如
出一轍矣時維仲冬載臨 慶誕長樂之觴甫獻中
嵩之祝交騰而洪流適以循軌奏千里榮光六宮瑞
靄若有期會並暎一將古稱聖神生河瀆應宜房塞
萬福來靈祇佑貺孰有殊尤燦爛若斯者乎臣叨首
輔弼荐被 渥恩快覩嘉祺慶躍無極敬繪神母授
禹圖摛爲聲詩庸申慶祝頌曰

皇矣　上帝斡運太清眷綏明德以奠羣生授謨啓
聖厥符孔貞粤昔大禹疏河導谷遐清地紀仰正天
軸九州攸寧萬世禔福厥有神母瓊闕是居畀以靈
秘金簡綠書徵禹若毋兆人其魚於鑠我　皇功崇
德厚濬發祥源曰維　聖母鴻化翼登昭哉啓佑赫
赫天命　皇丕承之英英皇皇　母慈訓之奠丕丕
基兆人是依嗟彼河淮怒溢瀰漫萬室成淵千里無
岸我皇憂之永宵食旰請于　聖母聖母曰咨捐儲
簡儉滌源導支無留巨浸痛我遺黨　慈誠感通靈
荅如響陽侯息波支祁奠壤萬旅罷錸千艫濟餉術

嗟休績厥匪偶然禹功　帝烈接踊比肩遡惟母授
萬載同詮慶逢　慈誕泰元增筴海晏河清乾明坤
懌襲吉會昌靈休孔赫臣拜稽首　天子萬年福祿
來崇如日如川續禹之緒躐古無前臣拜稽首　聖
母萬壽永錫祚胤克昌厥後儷彼神母榮鏡宇宙敬
賡天保祈嘏祝釐炳若丹青綴以聲詩鏤之玉版配
天永垂

萬壽無疆頌

臣聞天之道惟純故能亘古今歷浩劫而其運不息
聖人之德惟純故能配天地宰民物而其壽無疆今
夫天茫旻漠溟涬濛鴻洞運於於穆之中超乎非想
之外其純如此是以動而不居運而無積噓之爲陽
吸之爲陰噓已復吸吸已復噓環之無端推之不窮
彼星曆家以天道爲不可測也乃占斗建作甲乙曰
積爲歲歲積爲紀乘而爲十百千萬衍而爲元會運
世其術雖精然天載之神非象數所窮之元肇於甲
子而鴻濛之初爲甲子者不知其幾也萬世之後爲
甲子者又不知其幾也以教窮天不知天者也聖道
即天道淵淵穆穆爲而不有長而不恃若是者其德
純也故聖人之靈式居天上或降寰中或爲帝王而

長生治世或爲真宰而秉教司權其誕降也若有期
而生於無極之始先天以固存者也其應化也若有
迹而超乎無極之外後天而不老者也蓋道宰數數
難窮道故謂聖壽爲可數計者不知聖道者也仰惟
皇上以聰明神聖之資諮元始沖一之道出王游衍
罔不在帝左右蓋純粹至精與天合一誕聖之初榮
兆河清帝曜光楚四紀于茲道化汪濊內恬外熙禎
會素毳神芝靈草應圖而至將非至德極玄何能承
綏佑命若斯之盛乎茲秋仲十日爲靈夙之期而景
度昌辰適與日會則自茲以往相推不窮卯卯會秤

旦旦逢吉循環之數昭然可覩矣而臣竊以爲
皇上之壽不可以幹枝時日之數計者亦如天之不
可以數窮耳昔絳縣老人計其生平四百甲子閏者
異之夫甲子而曰四百比之天道只旦暮耳星家以
帝堯之生起于日之癸月之巳星之元其筴一百二
十有七蓋得天地之中數也夫天道本無所謂始無
所謂中無所謂終今得數而曰中是有終也伏惟我
皇上受命穆清應真持世配天悠久巧曆所不能究
即堯之適得中數者且不足以擬其盛而況可以甲
子計者乎臣不勝慶忭謹因玉景會元之旦拜手稽

首而獻頌曰
皇矣上帝運化於穆靜幹乾機默旋坤軸翕闢弛張
環輪共轂一元迭運終始相屬容成大撓隸首匯公
布曆推筴仰則鴻濛三統五紀四分九宮機智可盡
太虛無窮穆穆聖皇配天建極緝熙至道再遊于佚
功侔吹萬神存抱一獨化陶鈞基命宥密唯天聰德
俾熾而昌斂時五福以致萬方嶽祇貢祉川后輸藏
四靈畢至九譯來王在昔誕 聖流虹繞電今茲四
紀昌辰逢旦綠籍標年紫圖益算南極宵朗卿雲晝
爛古稱封禪七十二君皇風邈矣寵板徒云亦有冥
靈爰及絳老八千何修四百何必遂萊清淺或化爲
陸峯彼嵩喬或淪爲谷夫惟大道虛無自然數不可
究言安能詮玄穹浮之宰化司權我 皇得之治世
長年紫宮絳闕金堂玉闕九華承蓋六氣扶輪夷猶
大始噓吸混元萬靈稽首率土皈穹哉皇哉浩劫
永存

聖壽無疆頌

臣聞天得一以清故常覆而四時行地得一以寧故
常載而萬物生聖人得一以貞故久道而天下化成
伏惟 皇上躬神聖之資履沖和之德握圖受命廿

有八載嗣大歷服壽考作人雖玄穹降佑有明蓋
皇上秉道含貞得一合符之明效也若夫道化汪濊
至治旁洽文德敷矣命將出師獯鬻遠遁武功定矣
諸福之物可致之祥羣趨而畢至休徵應矣功德巍
巍如此嘉祥協應如彼故宜天壽平格神降之休然
皇上方且兢兢不倦圖惟永終由此推之天之保艾
我 聖躬寧有既乎昔周公美高宗享國之永召公
頌成王弗祿之康並載詩書光昭簡冊臣以淺薄謬
忝輔佐竊覩景命益昌 皇齡增算不任踴躍忻忭
之誠敢因誕聖之吉敬獻無疆頌一首文辭無陋雖

不足揚鴻休光聖治讐之候虫時鳥感氣而鳴亦冀以發揮其工仰答玄造者也謹頓首稽首而上頌曰

天門開兮仰穹蒼卿雲爛兮景星煌雲孪靄兮華蓋張會百神兮發清商鼉鼓砰兮震巖廊玉鏘琅兮引鵷瓚萬國集兮朝未央旅庭實兮擁珪璋獻萬壽兮祝 聖皇天佑 皇兮作君師惟天惟大皇則之和輯九有馭四夷端冕垂拱致雍熙明德馨香協神祇和氣凝兮景福綏禎祥應兮日益滋應龍見兮昇殿楣表靈異兮揚光輝皇之德兮荷帝禧荷帝之禧御中區膺寶曆兮奉靈符懸日月兮敞雲軿布太和兮

壽羣生囿宇宙兮摯胥人山作杯兮河爲觥斟沆瀣兮吸玉精歲歲爲樂兮奉聖君億億載兮有萬民壽如天兮以長存

得道長生頌有序

臣聞黃虞以來英君誼辟應運而興者載之史冊班班可考臣竊以爲皆有聖人之資而未備聖人之道也夫道包絡宇宙溶漉羣生恢之彌形想之外總之會太乙之先是萬物之始經緯之紀也聖人者本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經緯之端故虛愉恬靖湛然守一知常襲明淵乎與得而窺焉以此養生則抱一合虛摒有歸眞與天地同其悠久矣以此治天下則執簡握機因應隨化使知者效其畫材者畢其能而明主不勞而治功成矣故巖棲谷飮絶粒餐精者守形之士也雖苦而無成探策岱宗馳馭崑崙者荒唐之轍也或誕而不經自非至聖孰能與之恭惟我皇上履運中興撫世立極躬稟神聖之資而又兼備神聖之道澄心於穆握紀於精徹受命以來修政一度釐典飭工制作軼百王議烈光 列聖文德昭矣法太乙以命將按五雷以治兵南截北掃玄武布昭雖有小醜肆逆旋起旋滅武功定矣肯祇效順幽

明叶應虔修大典以昭事 上帝溥海內外無不仰庇玄庥道化成矣然 皇上身不出乎軒陛而化已行於域中機獨運於玄冥而應已響於寰宇貫一行則雨露均濡威一振則飈霆同迅人但知神功偉烈超越百代夫孰知 皇上淵衷之默孚乎蓋聖人之道內以養生外以治天下其要甚微而其功甚逸我皇上蓋獨得之矣是以天壽平格神降之休高眞擁佑景福茂增神芝靈草徧滿五嶽揚光獻瑞而來者不可勝數由此推之則天之保艾我 聖躬豈有旣乎臣末學淺陋管窺蠡測蒙 皇上簡擢寘之近地

仰贊玄修臣誠惶恐慮無以報稱者敬因誕　聖之
吉敢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維明聿興昊天有命篤生我　皇膺曆啓運電繞虹
流楚分光映厥祥伊何曰維誕聖

右一章聖人出

龍飛清漢矯翼天閶肆煥其大號敃度昜章肆九伐
七伐肅彼遠方海外有截荒服來王

右二章御六龍

皇在九五神道設教得一惟貞同玄體妙機運高清
功施海澨譬彼日月幽巖朗照

右三章合神符

受千福百祥自天降康緊我　后靡怠昭事皇皇對
越伊邇肸蠁孔彰惟此明德格於穹蒼

右四章告成功

煌煌靈芝之萬年一秀今獨何爲光徧宇宙曰天子萬
年受天之祜何以媲之昔唯軒后

右五章永玄庥

雝肅殿箴

北極紫宮惟皇宅中身爲民表心與天通斯須不和
則乖戾起斯須不敬則傲慢叢念常生於所忽禍乃
發於無窮是以聖人事心天命是勑欽厥止曰謹萬
幾處深宮心周八極不以嗜欲滑和不以逸豫滅德
無作好無作惡藹藹熙熙如春斯煦無荒色無荒禽
兢兢惕惕如淵斯臨勿謂燕閒人莫與覩一喜一怒
作人燠寒紘急者絕器平者安優優和衷爲君實難
勿謂宥密人莫與弼一動一言恒爲度律危懼則存
驕泰則失昭昭神明相在邇室在昔成周宇內太和
由雝雝其在宮友琴瑟而不頗亦曰懿恭小民懷保
由肅肅其在廟克對揚於　祖考我　皇睿哲是謂
胥臨匪高明之不足貴育德於靜深我　皇撫運是

謂開泰匪豐亨之丕臻懼此心之或佚樂以平其情
雖鐘簴不設而若聞希聲然後心和氣和而天下平
體以飭其志雖升降未施而若持重器斯謂無逸乃
逸而天下治故曰沖和者養威澹泊者養祿色勵者
養安憂勤者養樂以古爲師于何不儀平平周道惟
皇建之以心爲鑑于何不見穆穆文王惟　皇所憲
朽索在手勿謂無傷覆車在睫奈何弗防和不可流
敬不可忘慎終如始萬壽無疆

聖母圖贊

附寶感電（黃帝母曰附寶見電光繞北斗樞星感而生帝）

軒轅聖母厥有靈符燁燁神電明輝天樞精通景貺
慶啓瑤圖紀雲迎日百王所模天開皇統其兆則殊

文節應星

有美軒妃神風遐邵睆彼長虹中天垂耀光流華渚
於昭慶兆乃誕金天首弘帝道不有聖跡曷彰靈造

慶都毓聖

大哉唐帝德與天同靈鍾聖母冥感神通玄雲入戶
赤龍在宮遂開景運萬國時雍濟濟岳牧是謂雲龍

塗山翼夏

禹錫玄圭周行四隩啓生而出八年不復實有塗山

內襄椒屋遂登夏道永承天祿澤遠淵深昭哉有淑

簡狄生商

於鑠聖緒長發其祥瑤臺有女玄鳥來翔乃遺之卵
覆於玉筐簡狄吞之感而生商玄王之胤是爲成湯

太妊胎教

立教之方罔不在始思齊太妊震夙聖子視聽有儀
周旋中禮所以文王緝熙敬止穆穆母儀光於圖史

太姒嗣音

姒氏繼任益彰內治南國化行德音是嗣誕武興周
日昌丙熾樛木螽斯壼行純備葛覃垂詠光範來季

明德崇儉

富貴惜福天佑益隆明德偉識儉素是崇身服大練
化行漢宮裁抑外家克己示公彌明翊章逸矣休風

長孫進賢

唐宗烈烈踵美三王實維哲后左右杜房調和直諒
與進忠良用俾房魏勳庸顯彰煌煌彤管千載遺芳

宣仁守舊

宋哲沖年握圖在宥尚賴王母單心擁佑政必法祖
入惟求舊一洗熙寧化爲元祐休哉女德唐虞比懋

接引佛讚

妙湛弘慈兩足尊能以總持不動力拔諸沉淪出苦
海引入毘盧大寶閣我願學及無學人自度度他智
無碍畢竟無有得度者是則名爲天人師

鐘鼎硯銘

鑄之端山之陽登之翰墨之場胡含其鏗鏗鍠鍠而
爲磷磷琅琅發其條理翊我文章將以鳴治世之盛
而垂述作之光

工科左給事中丘岳并妻勅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國家倣古諫議之職分設
六科慎簡才賢寘諸近列咨其獻納之猷冀底敷言

之績厥惟重矣非端愼明允練國章而識治體者烏能勝斯任乎爾工科左給事中丘岳淸素勵於持操敏達優於服政昔居劇邑夙著賢聲繼陟諫垣益隆譽問銓書奏最亟用嘉焉茲特進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以爲爾榮夫古人不慕專城之柄符竹之榮而願出入禁闥者爲其身依淸近而推言易聞也爾尚以古之賢臣自期勵志紓猷拾遺補闕用裨治化之成無負掄授之意其爾尚亦有顯陟矣欽哉　勅曰爲人臣者靖共以事君爲人婦者淑愼以相夫其道一也故國家推恩臣下並及其配焉所以勸交儆厚

人倫也爾工科左給事中丘岳妻黃氏夙閑姆訓克愼婦儀綜理惟勤柔嘉維則其賢足徵矣茲特封爾爲孺人尚其無忘鷄鳴之誼以永燕譽之休

工科左給事中丘岳父母勅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朕聞植根深者不期茂而自茂植德深者不期昌而自昌故丘園之子考槃之人身或不食而後乃榮茂茲天道也爾丘尚忠乃工科左給事中丘岳之父孝友著於家庭恂實表乎閭里享不副德而有子發庸斯亦足以成厥志矣用贈爾爲徵仕郎工科左給事中秩命之榮具如其子雖祿養之弗逮而潛德之已彰冥漠有知服茲寵錫

勅曰母之于子不獨內愛篤也蓋亦有義方之訓焉故國家寵命臣工必偕及其父母示罔極之恩同嚴親之敎一也爾熊氏乃工科左給事中丘岳之母勤淑相夫式修壼範端嚴敎子丕著母儀茲特封爾爲太孺人遠貽閨閫之光用介期頤之祉

奏爲辭免恩命事

隆慶元年二月初九日准吏部咨節奉　勅諭原講官今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張　陞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著入內閣同徐階等辦事如勅奉

行欽此非常之　命特出　宸衷不次之　恩濫及庸品臣不勝感激不勝惶悚竊以　內閣之職幾務是司以代　王言以熙　帝載必有宏深奧衍之學蘊經綸康濟之才然後足以協贊　皇猷弼成　聖化臣學不足以造古人之微識不足以通當世之務旣無才望又鮮集勞徒以　東朝勸講之微勤幸逢聖主龍飛之景運因緣際遇猥被　恩慈擢貳銓衙晉參　密勿力微於蚊蝱任重於丘山退自省循若爲堪受昔唐李泌陸贄遇代德二王於藩邸先臣楊溥劉健事　仁孝兩廟於靑宮咸以舊勞遂躋台鼎

然當時不以爲倖得後世咸仰其休聲者蓋以四臣
闇望素隆勲庸茂著故也臣之謭劣何足以遠企前
賢近希先哲而一旦以後進之士厠迹於老成耆舊
之間以庸衆之流濫竽於俊乂英賢之列將何以致
物情之允協昭　天鑒之無私卽微人言能不自愧
況　聖明臨御之始正海内觀聽之時倘舉措不愜
於公評則激勸有虧於　國典隮顛之咎寧獨在臣
伏願　皇上察臣悃誠非由矯飾特停成命改授時
賢俾臣仍以舊官勉圖自効庶程才量力在微臣免
餗覆之憂爲官擇人在　國家有棟隆之吉臣無任

戰慄隕越俟　命之至

奏爲遵詔自陳不職乞賜罷斥以光新政事

臣復覩　詔書内一款六部等衙門四品以上官幷
學士俱著自陳去留取自　上裁欽此伏念臣以一
介草茅叨塵法從粤從潛邸獲侍　講筵雖葵藿之
忱向傾爲切奈疲駑之質驅策難前闇見空疎無以
備　詢咨而裨　聖學文詞蹇拙無以忝著作而藻
皇猷退自省循蔑聞一善虛縻廩祿已踰廿年茲
聖明蒞政之初正人心願治之日所宜汰除冗曠登
進賢良振舉勵翼之風大明黜陟之典而臣猥以瑣
質濫長詞林徒積罪戾之多豈稱清華之選伏望
皇上普離明而察衆職奮乾斷以警官邪如臣庸愚
特賜罷斥庶品流有别非才不得以苟容觀聽一新
賢者無妨於登用其於初政實爲有光臣無任戰慄
隕越懇祈俟罪之至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十四終

人主保身以保民辛未程論

天之立君以為民也人君明於天之意則所以自愛其身者必不輕矣夫以天下之大林林總總之衆而無君則孰與治之人主以其身託於天下君王之上而無民則孰與守之故世之愛戴人主也莫不願其安富尊榮而長為君者非獨愛其君也有之以為利故也人主之自愛其身也亦莫不欲其壽考寧固而長為君者非獨愛其身也有之以為天下利故也故貴以其身為天下者乃可以託天下愛以其身為天

下者乃可以保天下善乎宋儒魏氏之言曰人主保身以保民蓋言人君子民之道也而愚又推之于天今夫父母之于子也上以屬宗祊之重而下以為昌後之圖也故其愛之也甚殷而憂之也甚切勞之以其所不堪而約之使弗納於邪其為子者一舉足出言而不敢忘焉惟恐一旦以其身之虧辱為父母憂故子之愛其身也非以自為也體父母之愛為久遠計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也又天之所甚愛者也賦之以聰明聖智之資而畀之以崇高富貴之寶使天下皆不得覦視而跂望焉佐之以侯王君公之長而授之以禮樂征伐之權使天下皆不得矯命而雄行焉其愛之甚何也以為民也天下有強掩弱衆暴寡懷知而不以相教擅利而不以相分絕國殊俗僻遠幽遐不能以敵德承澤然後舉天下而授之一人號曰天子使之齊一其亂而均適其欲衣食其饑寒而拊循其疾苦然後天之意有所寄焉故人主之身非一人之身億萬兆人之身也天以民之故而愛君而人主不思愛其身以保民則無乃孤天所以付託之意乎然而人主之愛其身也與衆庶異不可以不察庶民之愛其身也常患無以養之人主之愛其身也

常患無以制之何也凡人之情有不得則其欲有節而用不窮無不得則其欲易恣而反至于困憊人主之於天下也奚不得哉其威足以怵惕其勢足以奔走可致之欲交於前而可畏之機伏於後始於娛樂終於憂患而民與身始交病矣明主知其然故常有以節之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而冕旒蔽之不極其觀鍾鼓管磬所以養耳也而黈纊塞之不淫于聽八珍在御側載臭臣所以養口也而一餐告飽不求其餘深宮曲房莞簟緹帷所以養體也而應門擊柝旅人上堂女史授環彤管紀過不求其娛負扆以居勾

陳管衛所以養安也而鳧飛會盈辨色眎朝日中考政日昃不遑不求其便張官置吏建侯樹屏所以養尊也而疑丞後先卜筮左右太史奉諱工師誦詩御瞽幾聲士庶傳誦不求其狥禮樂刑政整齊約束所以養成也而虞賓在位三恪助祭夏士在庭殷士在廟雖民在甸夷隷在門不求其同几所以養之者必有所制不得極欲譬之百官有司事有所稟不得專命君然者豈故拘攣齷齪屈萬乘而躬蒿布之行哉其節之者正所以愛之也夫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以性養也以性狥物養生者慎之而況于人主乎是

以古之帝王善保其身者使欲不窮于物物不屈于欲則其欲有節矣欲有節則神定神定則無越思欲有節則氣完氣完則無過動欲有節則事簡事簡則無濫費是以惛心溢志之事不滑其和而煩擾梏亂之政不逮于下精爽通于天地而德澤洽于寰宇含生之倫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爲其能三光明六符正羣生遂長五穀蕃殖海隅日出之邦雕題鑿齒之民莫不重譯貢琛歛袵稽顙以戴天子天子者端委恭已而南面焉澹然無爲寂然無聲而萬幾咸理矣中心恍愷四體康豫而壽考

且寧矣故古之聖帝明王在位久者皆歷世百千萬歲而不化其民就之如日望之如雲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矯手頓足讙呼祝頌欲萬世而爲君者豈非保身以保民之明驗歟晚近世則不然以天下之大奉一人之身而常苦其不足口厭芻脆而天下始有茶蘗不飽者矣身厭紈綺而天下始有裋褐不完者矣居厭廣麗而天下始有宵啼露處者矣其弊至于離志解體而不可收拾則漢唐宋之季世是已嗟乎彼其身之不保而又何以保民乎哉夫彼之愛其身也亦無以異于古之帝王而成敗相反榮辱異

趨者古之帝王以養之之道愛之也而彼以戕之之道愛之也故事有順而相賊反而相成美疢之滋毒不若藥石之生我也柔曼之傾意不若奇醜之益德也是以明主不以天之所愛爲樂而以命之靡常爲懼不以天下奉其身而以其身爲天下使其身常有餘而無不足其民常安樂而無患難誠以天之愛我者甚殷而託之甚重故也嘗觀無逸一書叙商周之哲王所以壽永命而配上帝者不外乎抑畏恐懼卑服康功忠臣之愛君固如此也而世乃有曰有天下而不以恣雎命之曰桎梏嗟乎人主之欲保身以保

民豈必若拘儒所云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黴黑禹胼胝之爲勞哉又豈必如術家所云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鴟視虎顧之爲養哉惟不以天下與其心而已不以天下與其心則內者不出而外者不入內不出外不入則耳目聰明而心志寧一何事之不辦何功之不成而必曰以恣睢夫使人主無常身而百姓無常保者必斯言矣抑愚聞之燎火之方微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及其燎原雖江河之水弗能救矣濫觴之未孚也可俯而窺也及其翱翔浮雲雖蒲且之巧弗能加矣人心之欲其幾甚微而其究不可窮

盡亦若此矣是故善養心者貴豫主敬以存之典學以明之親正人君子以維持之禁於未發制於未萌此豫之道也所以保身保民者也

葬地論

論作於萬曆六年得請歸葬時其堅任已見知此世人談其因圖風水致有借占者恐先父至愚不如是也懋修言

世言葬地能作人禍福謂葬得吉壤家必興隆得惡地家必衰替若影響桴鼓之待應者悉妄也夫人死則精神消散魂氣飛揚其奄然僵臥者體魄也雖然人寐則陽神出遊解感成夢當其夢時栩栩然不知身之在於床笫也人死大夢也不復覺者也易稱精氣爲物遊魂爲變精鬼氣也故能感而適靈變而化物是以人稟正氣之厚及強死而氣未散者類能爲鬼神作禍福若體魄塊然無知與土石等耳雖得吉地豈能使之通靈乎故古不墓祭以爲祖考之神靈不在於是也詩言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傳言忠臣義士聖賢之流死或爲五星之佐故傳說栖神於箕尾蕭何降精于昴宿記言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

也夫以死者爲有知則其靈在鬼而不在鬼靈既不在是又安能司人之禍福夫人之情豈不皆欲子孫累世貴顯富厚不絕哉方其生時鬼強神王智能思力能行然欲爲子孫圖慮長久亦有不能盡如其願者必俟枯骸乃能庇覆其後人乎若謂憑藉地靈乃能垂蔭後世凡欲爲子孫計者速死而已惡用生爲乎書言作善降祥作惡降殃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斯天道也然亦有不盡然者今曰家之興替皆係于葬之吉凶則人欲避殃而趨祥者惟取必于地而已又惡用作善爲哉且災祥

禍福之柄既係于地則彼蒼蒼者又將安所司乎天
包乎地地不能大于天天災祥善戾之感在天道猶不
可必也而況于地乎上古人死則舉而委之于壑後
乃歸而掩之當其委壑之代人亦有貴有賤有榮有
枯有貧有富有壽有夭彼無葬地也是又孰爲之乎
旃裘之國親死則棄之于野經月不覩俟虎狼野獸
食盡以爲送終西方之俗盡從火化彼諸國人亦有
貴有賤有榮有枯有生有死有貧有富又孰主之乎
今吳越之間有水葬者魚鱉之腹人之丘隴也彼其
子孫亦有通顯貴盛累世富厚者是又孰爲之乎黃

帝葬于橋山藏衣冠耳堯葬濟陰坎而不墓禹葬會
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王季葬楚山之尾欒水齧
其墓見棺之前和而文王不以爲戚魏惠王將葬雪
深及牛目反棺而旋改期而葬彼皆身爲帝王而葬
禮如此然其子孫爲天子諸侯歷世享國者千有餘
年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至若匹夫編戶之氓貧
窶窮約或掩骼荒丘寄骸叢壘而子孫崛起暴貴者
又不可勝數也是遵何術哉上古死而不葬中世葬
而不墓近古墓而不擇地不拘時日今之言相地卜
兆者皆叔季希覬之私謬妄無稽之論也且青烏之
書始于郭璞彼固精于其術者葬其親也宜得吉壤
善地而身爲王敦所殺後裔無聞若曰災禍之來有
必不可逃者則人之博求吉地欲以避殃致祥者又
胡爲者哉近世言堪輿者皆宗江右曾楊二姓今江
右之區貴門世族踵相接也乃二姓之後未聞有顯
者彼其祖何獨不求一善地以自庇其後人乎又假
工于爲人謀而拙于自爲謀乎若曰地可遇而不可
求則人亦惟遇之而已何以求爲夫人固有未得吉
地而顯貴已得吉地而衰替者禍福之應果乎否耶
至如江南巨室停喪待地有子不葬父孫不葬祖者

纍纍淺土或被盜發或因山輿訟鬩貲求勝至于滅
門逮死而後已者將來之福尚屬杳茫見前之禍輒
已蒙被吁嗟愚哉可悲也已或曰膏沃之壤華實必
茂剛鹵之區根荄靡託物理如此何得言無地脈乎
此殆不然也夫地之美者以其能生物也然使樹枯
木朽株于其間亦未有能生者矣今言地之善者能
使枯骨復華僵屍再起乎若謂風藏氣聚則體魄安
妥或閱千百年而不化不則有風吹倒轉虫蟻嚙食
之變使死者體魄不安禍及子孫此太惑也夫人死
枯木朽株耳雖不化奚益戰死之人脂膏草野肉飽

烏鳶而其子孫亦有富貴顯赫者安在其能貽子孫之禍乎且體魄無知亦無安與不安也或謂古者建都立邑皆必攄形相水泉故曰我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今民間作一室猶必求向背之利納陰陽之和何獨陰宅可無擇乎此又不然也夫建邑築室爲生人計耳故必攄形勢相水泉擇向背納休和而後生人蒙利體魄無知何所愛憎乎又何關于生人之休戚乎或謂術家之說往往多驗苟無其實安能逆覩于將來乎此又不然也夫相地之法如射覆然未有的然知其中之所存者也有地于此使三人覩之

一曰吉一曰凶一曰先凶而後吉或先吉而後凶而貴賤榮枯貧富壽夭者生人之所必有也他日出于吉則言吉者驗出于凶則言凶者驗矣出于先凶而後吉或先吉而後凶則言先後者驗矣而世皆傳其驗者不傳其不驗者故謬悠荒唐之說不聞于人而億度幸中之談獨存于世況術家者流每挾奇以誑俗飾淺以驚愚而流俗之見未有不惑于禍福之說者故其術難窮惡在其爲多驗乎或曰禍福之說固不可以是拘拘爲也然以祖考之遺體委而棄之略不加意于心寧能忍乎子之言葬也如之何曰葬者藏也欲人弗見也人死則厝之于草莽之中耳乎徙竊輿茲焉允臧毋居險仄恐其崩也毋近水澤恐其陷也櫬地爲坎衣周于棺土周于槨反壤樹之一朊而萬世不覩矣其速化耶吾烏乎知之其不化耶吾烏乎知之其化與不化又何足休戚耶反哭而虞設主于室奉神靈而永孝思焉而送終之事畢矣若夫世之延促家之隆替命也吾何知焉君子強爲善而已矣昔季子適齊其子死卽葬于瀛博之間深不及泉其高可隱也掩而號之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夫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彼以爲此天地之

委蛻也無之而不可藏也奚以故國之歸勝地之求乎嗟乎若季子者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達也已矣

論時政疏

臣聞明主不惡危切之言以立名志士不避犯顏之誅以直諫是以事無遺策功流萬世故嫠婦不恤其緯而抱宗國之憂臣雖卑陋亦厠下庭之列竊感當時之事目擊心懷夙夜念之熟矣敢披肝膽爲陛下陳之伏惟　聖明少留意焉臣聞天下之勢譬如一身人之所恃以生者血氣而已血氣流通而不息則薰蒸灌溉乎百肢耳目聰明手足便利而無害一或

壅閼則血氣不能升降而癰腫痿痺之患生矣臣竊
惟今之事勢血氣壅閼之病一而癰腫痿痺之病五
失今不治後雖療之恐不易爲力矣臣敢昧死以聞
臣聞天地交而其道通上下交而其志同爲泰泰者
通也天地不交其志不同爲否否者塞也故天地交
而後能成化育之功上下交而後能成和同之治臣
不敢以久遠論直以近事言之昔者孝宗皇帝之急
於求治也早朝晏罷親信大臣大臣奏事輙屏左右
近侍之人或日昃不倦臺諫有言皆虛己納之雖甚
狂悖不罪也當此之時百工奉職官無留事德澤旁

洽流于無窮一時際會之盛至今可想也今陛下即
位以來二十八年矣自　成祖以後歷年之久未有
過于陛下者功化之美固宜上追唐虞而近配烈祖
乃今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四夷未賓邊塵屢警猶不
能不勤宵旰之憂者意奉職者未得其人與抑上下
之志猶有所未通耳今群臣百寮不得望　陛下之
淸光已八九年雖　陛下神聖獨運萬幾之務無有
留滯然天道下濟而光明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親
近文學侍從之臣而能獨治者也今　陛下所與居
者獨宦官宮妾耳夫宦官宮妾豈復有懷當時之憂

爲　宗社之慮者乎今大小臣工雖有懷當時之憂
爲宗社之慮者而遠隔于尊嚴之下懸想于於穆之
中逡巡噤口而不敢盡其愚異日以臺諫不言之故
常加譴責矣是臣下不臣之刑也而至今無一人舉
當時之急務以爲言者無已則毛舉數事以塞責夫
以刑罰驅之而猶不敢言若是者何雷霆之威不可
干神明之尊不可測　陛下虛己好諫之誠未盡暴
著于臣下故也是以大臣雖欲有所建明而未易進
小臣雖欲有所獻納而未敢言由此觀之血氣可謂
壅閼而不通矣是以癰腫痿痺之病乘間而生其大

者曰宗室驕恣曰庶官瘝曠曰吏治因循曰邊備未
修曰財用大匱其他爲　聖明之累者不可以悉舉
而五者乃其尤大較著者也臣聞今之宗室古之侯
王其所好尚皆百姓之觀瞻風俗之移易所係臣伏
覩　祖訓觀　國朝之所以待宗室者親禮甚隆而
防範亦密乃令一二宗藩不思師法　祖訓制節謹
度以承天休而舍侯王之尊競求眞人之號招集方
術逋逃之人惑民耳目斯皆外求親媚于　主上以
張其勢而內實好貪淫虐陵轢有司摶刻小民以縱
其欲今河南撫臣又見告矣不早少創之使屢得志

臣恐四方守臣無復能行其志而尾大之勢成臣愚以爲非細故也所謂宗室驕恣者此也臣聞才者材也養之貴素使之貴器養之素則不乏使之器則得宜古者一官必有數人堪此任者是以代匱承乏不曠天工今　國家于人才素未常留意以蓄養之而使之又不當其器一言議及輒見逐去及至缺乏又不得已輪資逐格而叙進之所進或顛不逮所去今朝廷濟濟雖不可謂無人然亦豈無抱異才而隱伏者乎亦豈無羅織玷而未廢者乎臣愚以爲諸非貪婪至無行者盡可隨才任使效一節之用況又有卓

卓可錄者而皆使之槁項黃馘以終其身甚可惜也吏安得不乏所謂庶官瘝曠者此也守令者親民之吏也守令之賢否監司廉之監司之取舍銓衡參之國朝之制不可謂不周悉矣邇來考課不嚴名實不覈守令之干監司奔走承順而已薄書期會爲急務承望風旨爲精敏監司以是課其賢否上之銓衡銓衡又不深察惟監司之爲據至或舉劾參差毁譽不定賄多者階崇巧宦者秩進語曰何以禮義爲才多而光榮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以此成風正直之道塞勢利之俗成民之利病俗之汚隆孰有留意者

乎所謂吏治因循者此也夷狄之患雖自古有之然守備素具外侮不能侵也今虜驕日久邇來尤甚或當宣大或入內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邊圉之臣皆務一切幸而不爲大害則欣然而喜無復有爲萬世之慮建難勝之策者頃者　陛下赫然發奮激厲將士雲中之戰遂大克捷此振作之效也然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乘戰勝之氣爲預防之圖在此時矣而迄于無聞所謂邊備未修者此也天地生財自有定數取之有制用之有節則裕取之無制用之不節則乏今　國賦所出仰給東南然民力

有限應辦無窮而　王朝之費又數十倍于國初之時大官之供歲累巨萬中貴徵索谿壑難盈司農屢屢告乏夫以天下奉一人之身雖至過費何遂空乏乎則所以耗之者非一端故也語曰三寸之管而無當不可滿也今天下非特三寸而已所謂才用大匱者此也五者之弊非一日矣然臣以爲此特臃腫痿痺之病耳非大患也如使一身之中血氣升降而流通則此數者可以一治而愈夫惟有所壅閼而不通則雖有鍼石藥物無所用伏願　陛下覽否泰之原通上下之志廣開獻納之品親近輔弼之佐使群工

百寮皆得一望清光而通其思慮君臣之際曉然無
所闗格然後以此五者分職而責成之則人人思效
其所長而積弊除矣何五者之足患乎臣聞扁鵲見
桓公曰君有疾不治將深桓公不悅也再見又言之
三見望之而走矣人病未深固宜早治不然臣恐扁
鵲望之而走也狂瞽愚臣輒觸忌諱惶竦無已雖然
狂夫之言而聖人擇焉伏惟　聖明少留意于此天
下幸甚

翰林院讀書說

玉堂夫子學統天人道通今古主盟于詞賦之壇樹

幟于文章之府天子嘉其誼重其望選四方文學之
士二十有餘人徃從之游於是文學之士彬彬然望
風景附雲集於函丈之下鼓篋既竣升席而坐適進
諸文學于庭而告之曰方今治道休隆德化浹洽夔
龍稷契比翼于廊廟羣臣百寮師師濟濟一時人物
之盛蔑以加矣　聖天子迺猶傾念豐芑網羅草澤
特選爾諸士登諸詞苑開木天之館以爲藏修肄師
儒之任以爲董正其於爾諸士亦有厚望焉君亦知
天子之所以儲養之意乎諸文學揖而對曰自代謝
繩結文肓肇興謨誥拾于簡編大雅久而不作王風
既萎體格世殊迨至有漢方隆董賈擅其芳聲遷雄
端其矩矱渢渢乎猶有三代之遺音焉既而淳氣益
漓驕麗乃作濫觴于齊梁猖狂于盧駱唐宋而還風
斯下矣夫嗚盛華國潤色鴻業非文其孰能爲此也
迺今聖化昭明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而某等適遇其
會又有夫子倡于上而起其衰踵作者之芳規嗣前
獻之遺執此其時矣又何讓乎于是夫子蹙然微哂
愀然作色而嘆曰噫吁嘻陋哉測淺者不可以圖深
見小者不可以慮大子實佔𠌫之儒未聞昭曠之論
是以爲此言也來吾語汝蓋學不究乎性命不可以

言學道不兼乎經濟不可以利用故通天地人而後
可以謂之儒也造化之運人物之紀皆賴吾人爲之
輔相綱紀風俗整齊人道皆賴吾人爲之經綸內而
中國外而九夷八蠻皆賴吾人爲之繼述故操觚染
翰騷客之所用心也呻章吟句童子之所業習也二
三子不思敦本務實以眇眇之身任天下之重預養
其所有爲而欲藉一技以自顯庸于世嘻甚矣其陋
也且道德者事之實也文詞者德之華也故尚行則
行有枝葉尚言則辭有枝葉訓誥典謨聖人豈殫精
極慮作意而爲之者哉幾微內洞文采外章揚德考

褎啓發幽秘不求文而自文耳乃吾見一人焉辨若懸河藻若春工含吐郊枚方駕陸謝及考其實曰是人也德薄人也才辨之流虛浮之黨也若而人者諸君願爲之乎又嘗見一人焉辨不驚世譽不聳俗其言吶身不勝其衣粥粥若無能及考其實曰是人也忠信人也君子之徒聖賢之歸也若而人者諸君願爲之乎何則根本固者華實必茂源流深者光瀾必章是以君子處其實不處其華治其內不治其外夫㞋皇王之緒明道德之歸研性命之奥窮經綸之藴實所望于爾諸君也是之不務而文焉從事若曰文

詞而已也豈徒爲爾諸君之累毋亦忝天子之命而虛其望乎又何令名之有于是諸文學赧焉自失蹶然負墻逡巡而退曰夫不聞建鼓之音者不知桁俔之足羞也不覩懸藜之珍者不知燕石之非寶也某等智識淺昧未燭于理又執固陋之見足已而不問夫子發以閎深之辭引以大道之要適今廓然發朦已昭矣敢不夙夜以求無負于天子之寵命

來鳳說

顧舍人宦居京師有鳳集于邸舍追就不驚容止閑暇有宗卿作而言曰休哉瑞應乎夫鳳負陰抱陽俟時聑宿也此其背玄渚之岑寂爲人寰之清徵殆以章瑞表應兆先舍人矣客聞之以問陳先生曰斯言是邪先生逌爾嘆曰然哉休哉休哉然哉抑猶未循厥本夫觀物測徵揆類表應此璅士之思也非所以議于廊廟之摹也宗卿之言過矣不乃甚乎客曰何爲其然也羽毛得氣先自古而記之矧其耿特之禽婉儀斂翮引翕騈蹀邕邕肅肅似優而馴殆漢氏之所爲協律祼神者也夫子其有遺聞邪先生曰烏謂此乎且夫鵔鸃鸑鷟雉詭毦殊章今昔之所珍也虞人負罘椅機入林卽鹿射騤翟飛跌者衆矣虞人靡得

以爲瑞也頳鱗綺甲世之所希也漁子揄九罭以游江河河則舛之類詭族驗喁浮沒揚波迋纚者夥矣漁子靡得以爲瑞也夫物固靈而未必遇不必靈而傳者矣此何以稱焉客曰然則夫子何以休斾先生喟然曰嗟乎茲難以微喻已然而茲事雖細皇風之所槩也適余秉藝文之權惟始終之表悉可嘿焉悉可嘿焉蓋試論之夷隆時也機祥適也顯沒會也建德章號者赴時希光摘盛者逅適雍休履祉者附會論世繹化不越三者而立教也故事有微而必章亦有顯而弗揚彼舍人僾優委蛇適矜矜于休姱籍令

遐眷運而立譁朝雖疊珍彙異方踰蹐匱乏豈能以
揚芬而徽茂哉客聞之曰惟聖人君役萬物中智以
降則萬物之爲役者也方今天子神聖撫運休光累
葉湛恩渾渟溢于罔極猶遴登不髦俾寓内一技之
士亦得効諝陳慮以黼黻鴻猷是以明庶闓悅遐近
欣欣協氣充牣嘉況麤集熙雪表瑞滴露飛甘仁麐
皎兎靈爵之貢日旅彤庭嘉蕤異道之祥盡升清廟
而天子猶㧑挹下居下令若曰此大誇靡赦示中外
自今毋得獻而諸福之物郡國什一間上美溢圖諜
者尤不可殫述人人謂致華平之草家家斬致林氏

之騶跂足致檻延頸成痯海内喁喁然無不望上兼
瑞命枿百靈也昔者爵集省弟黄霸揚其聲鶯降庭
木蕭恕表其政皆遇好誇之主居偏駁之朝虎蹤遜
之位循援物著化垂脈後來而舍人以明體慧質遭
逢隆盛附鴻漸之翼應鳳毛之簡珥筆金閨刷彩瑶
闥目胸天藻手操雲英夫既以習覩太平之業而沐
浴膏澤被其文章矣皖彼蜚鳫烝然戾止其心若
啓可則可儀夫羽毛之應豈必致信符籙然而引典
協思不可少也王生有言世衰道微僞臣虛稱者殆
也世平道明臣子不能宣者〻也盖情有積而思宣
美有稽而斯嗂性有觸而斯起舍人焜燿希會遘得
以因物託義祓餘趣指播之悠遊以昭其和休焉夫
感上奮内攄盛歸美而輸布忠盡臣子之職也抒道
情以通諷諭藻士之致也推上盡下鋪衍宏變以極
廣遍卿大夫之事也詩云翩翩其羽亦集爰止藹藹
吉士媚於天子又云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
受天之祜茲其所謂丕休也若遡肢異測應以幾寵
授而惟轃況不亦惡乎豈其然哉

義命說

先儒謂義命有正合者若堯舜之有天下仁者之必

壽積善者之獲福是也有不合者謂若孔子不得位
顏淵之早夭是也以愚綜其實殆不然昔者夫子蓋
罕言命至于義則諄諄而不已也何則造化之數陰
陽之變運之所遺氣之所遭有不可以常理測者仁
者不必壽壽者不必仁聖人不必有天下有天下者
不必聖善者不必獲禍福者不必善堯舜以聖人而
有天下然其子丹朱商均竟以不肖不能守其業孔
子希世之大聖也歷聘世主而不遇逐于魯厄于陳
蔡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回也屢空夷
齊求仁得仁竟餓且死然操溫之徒暴戾恣睢至無

行也身爲帝王屢世富厚試使孔顏夷齊與操溫之徒絜德度義不同日而語矣此亦何相去之遠耶然猶有所解者以爲人之禀氣不同或貴賤素定于天故也若夫百里奚在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太公渭濱之釣叟也年八十老于磻溪遇文王而爲師尚父公孫弘五十舉賢良不合退牧羊于海濱一朝而爲漢相一人之身耳然成敗異變先後相反也此其于義命合耶否耶世之善惡禍福參差異等其相去不啻什佰者可勝道哉何則大鈞播物坱圠無垠行或使之止或尼之旣申重之又摧敗之數有不可窮理

有不可解故夫子罕言之也而曲士寡學必使牽合推測以驗天人之際不亦惑哉雖然命不可必可必者義也命之所在雖聖人有所不能違義之所在雖造物者有所不可奪韓子曰禍與福存乎天賢不肖存乎我在我者吾將勉焉在天者吾何知哉是故孔子不以厄易其聖顏淵不以窮易其仁伯夷叔齊不以餓且死棄其義衡且擊之彼將安之升且沈之彼將順之是故得之不喜喪之不戚生之不貪夭之不怨彼其視富貴福澤貧賤憂戚如波濤之于巨石也豈以其紛然者動于中哉是所謂義也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然哉雖聖人固亦唯知有義而已彼蒙蒙瞶瞶者因將行險以僥倖而猶怨之流又不達順受之正屑屑焉與造物者較其多寡責其期效不得則悒憤艱中屈原以之自沉賈誼以之哭泣申徒狄鮑焦之流負石蹈海而不悟是何異以蠡測海以丈度天欲以區區之義上干造化之運不亦謬乎是故學者亦唯循吾義而已至于命非所可與也或曰今之談義命者異于吾子之說何哉任數者則曰生死之數窮達之遇分定于天不可易也任人者則曰天定固能勝人

人定亦能勝天凡此皆一隅之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辟之稼也耕耘播種人也雨暘豐歉天也雖有神農后稷不能必其歲之豐而田作之功自不可以不力彼任數者不知耕耘播種之在人而一歸于歲任人者不知雨暘豐歉之不常而取必于力作之勤吁或亦甚矣人生而有利害之情有利害之情則不能無推測之智是以紛紛義論而卒無所歸也可勝嘆哉

擬韓信諭燕書

信已破趙用李左車之計使人遺書燕王臧荼曰蓋

聞聖人不違天以立事智者不悖時而建功是以伊尹醜夏歸亳微子去殷歸周彼二賢者皆審天命之歸以決去就之義是以福慶流于無窮聲名著于後世也往者天下同患苦秦豪杰蠭起漢王與項羽戮力攻秦懷王約諸將曰先入關者王之漢王先破秦當王關中羽倍約奪漢王關中而王之巴蜀又以私意易置侯王盡王其將相功臣于善地而徙其故主于長沙已又弑之漢王因天下不平發蜀漢之士還定三秦縞素而問弑君之罪天下豪傑雲合嚮應皆棄楚而歸漢故天命之數歸于漢王愚知所知也魏

王豹背畔無親絕河津距境而自王僕受命徇河北之未附者涉西河虜魏豹下四十餘城遂擒夏說闕與下令趙又破矣便欲乘勝北首燕路而軍吏皆曰趙破燕固自宜聽從君其從焉又烏用多殺士大夫焉也故按兵醳士使人獻愚計于左右僕聞周易垂知幾之蔵兵家審彼已之勢鄭伯面縛嚴王退舍國小圖大宋以敗亡詩云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願足下詳計而熟圖焉今爲燕謀者必曰我有易水之險漢兵遠來勢孤援絕而欲以長技取勝是自速其危亡者也且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阻井陘之固連燕齊之兵南面而爭權于天下然僕以偏師鼓行而前不崇朝破趙二十萬衆遂斬成安君泜水上夫燕之恃以自蔽者獨趙耳背號破而虜亡韓降而魏懼前事之不忘後事之永鑒故凡爲足下謀者皆危亡之路不忠于足下不可用也爲足下計莫若息兵徼備以身自託于漢僕請爲足下報漢王即燕封足下剖符世世與漢終始無極孰與勢窮力蹙坐而待亡乎計不出此以區區之燕遠託于孤絕垂亡之楚而欲鼓螳臂之勇以抗乘勝之師僕之所慮蓟丘之壞不可以圖存成安之事復見于今日矣故願足下詳

計而熟圖也危亡之端禍福之機迅如發矢不預揆之後悔何及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辛未會試程策一二三

問易之泰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言泰者固在君臣相與間矣夫泰之時和氣洽而理道昌一有壅閼不足為泰在昔明君良臣相與開泰於先保泰於後者用何道歟君臣遇合蓋古以為難而胡以交歟唐虞三代尚矣漢而下有講經論理夜分乃寐者有制諫官隨宰相入議政事者有降手詔給筆札者有請輪侍從直宿以待宣召者亦庶幾所謂交泰歟

嘗伏讀　大誥首君臣同遊　聖謨遠矣須盛德者謂開泰莫如　二祖保泰莫如　宣孝二朝當時謀臣策士耆舊老成侍　帷幄圖國政以佐致昇平者可悉數歟　朝講之儀載在　令甲備矣乃又不時　宣召得無煩且勞歟我　皇上臨御以來講學勤政嘉與百執事共登太平之理　湛恩威命即叙遐荒斯亦交泰之驗矣抑古人有言行百里者半九十且夫平能憂陂徃能思復泰之旨也願推廣其說以為　今日保泰之助

夫君臣之際其天地之交乎是後先天而開泰也相與定一代之鴻圖後天而保泰也相與建萬世之長策聚精會神相得而益彰顯志弘業相須而共濟盛美溢乎當世聲光流于無窮蓋自唐虞以及　昭代致理之原古今一揆矣愚請繹泰之義先著君臣之所以交然後鋪張我　祖　宗休烈可乎易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夫泰之言通也后以裁成輔相為事蓋身視臣庶而家視寰宇使元首與股肱弗相聯屬則精神不貫而身病使主伯與亞旅弗相親比則意氣不洽而家睽故

天道下濟地道上行絪縕訢合以生萬物交也者天地之所不能違也而況於人乎人臣懷忠信之心抱匡濟之畫孰不欲委質淸時結心明主然而冠履之分嚴而宮庭之地隔其情易渙而其勢易疎也明主知其然故首出庶物而下芻蕘兼制四海而先暬御朝而議政坐而論道示以優體也虛懷而聽造膝而籌所以致親也日晏侍食夜分徹炬所以示渥也辟左右借顏色披衷悰忘忌諱所以盡情也君咨于內曰爾惟麴蘖爾惟鹽梅臣順于外曰斯謨惟后斯猷惟后所以一德也泰九二以剛中應五而五以柔中

虛已以從之此之謂君臣之交故泰之初拔茅彙征與共開焉泰之極艱貞無咎與共保焉二言所爲五不言所爲二臣道也以仁事爲忠五君道也以任人爲大二勝其任則五可無爲故曰以祉元吉而已此之謂君臣交而爲泰也夫都俞咨命喜起賡歌唐虞尚矣三代相與載在詩書君臣之情猶可想見由漢而下肇造元動中興名佐代固有之然率外合而中睽文具而情闊建武數引公卿講論而責以吏事則其體失也貞觀宰相入閣議事而隨以諫官則其中疑也慶曆龍圖天章閣降手詔給筆札而固辭不對

則臣負其君也治平中司馬光請命侍從輪直資善堂夜宿崇文院以待宣召而卒未行則君負其臣也何以庶幾于交泰哉愚嘗伏讀　大誥首君臣同遊曰歷代君臣同心一氣立綱陳紀昭示天下爲民造福是以感格天地時和年豐家給人足大哉　聖謨我　皇祖　列聖之所以交羣臣而昌泰運者率用此道矣請陳其略　高皇帝延攬英賢廓清華夏所與參咨議而贊濡猷者時則有若基若濂若安若稌若溢若琛若彥良其人焉　文皇帝[illegible][illegible]備[illegible]綏靖邦家所與商幾務而從征討者時則有若縉若廣若淮若儼若榮若士奇若幼孜其人焉夫天造草昧干戈不遑家難励勤創夷初起而　君臣之相與如此是以神流氣鬯天地太和延及羣生施于方外而一代之鴻圖定矣所謂開天地之泰者非邪　列聖相承久安長治宣弘之際尤稱郅隆　章皇帝心存無逸耆舊不遺閣臣則若榮若士奇若溥部僚則若義若原吉若濙　齋宮便殿　召對者數矣至于登山泛舟　賜章給饌一則曰同心同德兩無猜嫌一則曰以遊以豫庶幾古昔又何其歡洽也　敬皇帝志大有爲老成具在執政則若溥若健若東陽若遷臺

省則若文升若大夏若珊　平臺煖閣　召對者數矣至於　天顏開霽　廟算周詳疏擬則或更數字或削數語執奏則或移晷刻或至累日又何其披豁也夫奕葉承平法守已定庶事循習玩愒易生而君臣之相與如此是以神流氣鬯天地太和克篤前烈施于后昆而萬世之長策建矣所謂保天地之泰者非邪當其時　主無貳任臣無隱忠歡忻交通而德威宣暢故論閈寀則功軼于姬姒頌熙洽則治匹乎唐虞而一時名臣碩輔幸逢　昌運亦得以勒勳德于旂常垂功名于竹帛猗歟休哉真千載一時

之過也今天子光撫鴻圖祗遵　成憲　講學臨政
寒暑必親嘉言忠謨納聽靡倦公卿百執事相與勵
翼于下而　天子恭已南面以聽之內寧外謐時和
年豐黠虜來庭災荒奏凱斯亦泰運之再昌已而執
事尚欲聞保泰之說則愚將何詞以獻乎竊以爲欲
登太平之理莫若致隆于上下之交欲隆乎上下之
交莫若憲章乎　召對之典夫人情狃于法之所常
行而惕于意之所閒衆今辨色而入日出而視之頃
刻而退矣習則玩玩則不可振故不若間一　召對
之爲益也蓋有六善焉問世務一也察材品二也明

德意三也察事幾四也定　國是五也激忠悃六也
請得實以　祖　宗故事熟數于前而執事試垂聽
焉夫人主雖神聖睿智而四方庶務弗能周也錢穀
刑獄各有主者　召而問之則幽隱畢達故屯田鹽
法欲計其宜而臨淮洛陽得畢處于下矣邊備虜情
欲定其算而鈞陽華容得決策于前矣故以閱世務
　率作考成可弗賅也夫退而具疏則詞可飾也思
而陳詞則端可匿也惟卒然問之心術立見能否莫
逃故呂震與儀智並對而謇直見楊士奇與蹇義並
對而遲敏見故以察材品則明闇回正可弗欺也

上意猶的也射者爭趨之故諸司奏請必令稽舊章
侍臣以此知　上意之在守法　召問天下何時太
平朕安得如古帝王大臣以此知　上意之在與治
故以明　德意則措注嚮往可弗遺也夫造膝而密
語者不可以先傳也從容而納誨者不可以牘盡也
假令議廣　詔條而可令多人知乎出廢帖議改
命可外泄乎故以審事幾則轉移變化可弗窺也衆議
畢集可否易淆不惟僉夫與正士殊科即君子意見
亦有同異如移師彰德楊榮以爲是士奇以爲非舉
伏伯安爲使蹇義以爲可原吉以爲不可黎利請立

陳氏後張輔蹇夏曰勿許榮士奇曰許之此其心皆
體國而所見各殊惟折以　宸衷則衆論一矣故以
定　國是則盈庭聚訟可弗亂也夫入侍　帷幄出
奉　乘輿內寄腹心外資謀斷人人自以爲親已矣
有　君如此其忍負之　祖　宗朝相與盛事藏在
秘府愚不得徧觀即如泰和長沙華容之所私錄
毗倚　眷顧迄今誦之猶爲感動況親當其盛者乎
故以激忠悃則御恩奉遇可弗負也斯六善者皆已
事之明驗益于法制常行之外而時用吾鼓舞不測
之權故　聖智日益觀聽日新賢才樂爲之用而天

地當泰且初雖似勞久而情誼洽彌見其適初雖似
煩久而要領得彌見其簡又何煩勞之有愚又聞
二祖諸臣皆從事乎草昧勛勤閒而宣德弘治所親
禮乃其輔導之舊蓋未　登大寶而相與已素矣且
孝宗十載始　召諸臣面對其　召也雖內侍不
及知夫　恭默思道是惟不言言乃雍　沉幾觀變
是惟不行行乃果　宸衷獨發固不可測也今　上
勵精圖治日臨羣臣益明習國家事且將舉祖宗故
典以備熙朝盛美蓋有待焉草莽愚生傾心拭目於
是舉也久矣若釋此而他求保泰之道則愚何知焉

問王者與民信守者法耳古今宜有一定之法而
孟軻荀卿皆大儒也一謂法先王一謂法後王
何相左歟我　國家之法鴻纖具備於古鮮儷
矣然亦有在前代則為敝法在　熙朝則為善
制者豈行之固有道歟雖然至於今且敝矣宜
有更張否歟或者謂患不綜覈耳古今論綜覈
者莫如漢宣帝然當其時亦五日一視事矣僞
增籍者受賞矣若此者可謂行法歟宣優于文
豈為通論而或者亟其歎服柳宜美元似知大
體而或者深刺其非孰為當歟夫欲綜覈則情
僞有不可窮更張則善制有不必變誠不知所
宜從也願熟計其便著于篇

法不可以輕變也亦不可以苟因也苟因則承敝襲
舛有頹靡不振之虞此不事事之過也輕變則厭故
喜新有更張無序之患此太多事之過也二者法之
所禁也而且犯之又何暇責其能行法哉去二者之
過而一求諸實法斯行矣執事發策考荀孟之異論
稽　國家之舊章審沿革之所宜求綜覈之實效歷
竊伏而思之夫法制無常近民為要古今異勢便俗
為宜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此欲法

先王矣荀卿曰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不知法後王
而一制度是俗儒者也此欲法後王矣兩者互異而
荀為近焉何也法無古今惟其時之所宜與民之所
安耳時宜之民安之雖庸衆之所建立不可廢也戾
于時拂于民雖聖哲之所創造可無從也後王之法
其民之耳而目之也久矣久則有司之籍詳而衆人
之智熟道之而易從令之而易喻故曰法後王便也
往代無論已　明興　高皇帝神聖統天經緯往制
博稽逖采靡善弗登若六卿倣夏公孤紹周型漢祖
之規摹憲唐宗之律令儀有宋之家法采勝國之曆

元而隨時制宜因民立政取之近代者十九稽之往古者十一又非徒然也即如筭商賈置鹽官則桑孔之遺意也論停解制年格則崔亮之選除也兩稅三限則楊炎之田賦也保甲戶馬經義取士則安石之新法也諸如此類未可悉數固前代所謂陋習敝政也而今皆用之反以收富疆之效而建昇平之業故善用之則庸衆之法可使與聖哲同功而況出于聖哲者乎故善法後王者莫如　高皇帝矣　天府之所藏掌故習之所須有司守之大小相維鴻纖具備自三代以來法制之善未有過于　昭代者也然今

甫二百餘年耳科條雖具而美意漸荒申令雖勤而實效罔獲屯田興矣土曠猶故也鹺政舉矣蜚輓猶故也清勾數矣乏伍猶故也積粟課矣空廩猶故也豈法之敝而不可行哉故議者謂宜有所更張而後可以新天下之耳目者愚竊以為不然也夫　高皇帝之始為法也　律令三易而後成官制晚年而始定一時名臣英佐相與持籌而筭之其利害審矣後雖有智巧蔑以踰之矣且以　高皇帝之聖哲猶俯循庸衆之所為乃以今之庸衆而欲易　聖哲之所建豈不悖乎車之不前也馬不力也不策馬而策車

何益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議人而議法何益下流壅則上溢上源窒則下枯決其壅疏其窒而法行矣今之為法壅者其病有四愚請須言而毋諱可乎夫天下之治始乎嚴常卒乎弛而人之情始乎奮常卒乎怠今固已怠矣幹蠱之道如塞漏舟而今且泄泄然以為毋擾耳一令下曰何煩苛也一事興曰何操切也相與務為無所事事之老成而崇尚夫坐嘯晝諾之惇大以此求理不亦難乎此病在積習者一也天下之勢上常重而下常輕則運之為易今法之所行常在于卑寡勢之所阻常在于衆疆下挾其衆

而威乎上上恐見議而畏乎下陵替之風漸成指督之勢難使此病在紀綱者二也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言貴定也今或一事未建而論者盈庭一利未興而議者踵至是以任事者多却顧之虞而善宦者工遁藏之術此病在議論者三也夫屢省考成所以興事也故采其名必稽其實作于始必考其終則人無隱衷而事可底績今一制之立若曰著為令矣曾不崇朝而遽聞停罷一令之施若曰布海內矣而幾輔之內且格不行利害不究其歸而賞罰莫必其後此病有名實者四也四者之弊熟于人之耳目而入于

八之心志非一日矣今不袪四者之弊以決其壅蔽其壅而欲法之行雖日更制而月易令何益乎夫漢宣帝綜覈之主也然考其當時所行則固未常新一令創一制惟日取其祖宗之法修飭而振舉之如曰漢家自有制度耳且其所任魏相最爲稱上意者亦未嘗以己意有所論建惟條奏漢家故事及名臣賈誼鼂錯等言耳當其時雖五日一視事而上下相維無苟且之意吏不奉宜詔書則有責上計簿欲具文則有責三公不察吏治則有責其所以振刷綜理者皆未嘗少越于舊法之外惟其實事求是而不采虛

聲信賞必罰而真僞無眩是以當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下至技巧工匠後世鮮及故崔寔稱其優于孝文而仲長統極其嘆服荀悅論美元帝而李德裕深以爲非良不誣矣然則今之欲求治理者又奚以紛紛多事爲哉　高皇帝畢智竭慮以定一代之制非如漢祖之日不暇給也　列聖相承創守一道非有武帝之紛更中變也百官承式海內嚮風非有許史霍氏之專制撓法也　成憲具存　舊章森列　明君賢臣相與實圖之而已毋不事事毋泰多事袪積習以作頹靡振紀綱以正風俗省議論以定　國是覈名實以行賞罰則法行如流而事功輻輳矣若曰此漢事耳奚足爲唐虞爲三代則荀卿所謂俗儒也

問古之君子與建鴻業聲施後世者世必目之曰英雄曰豪傑是二名者豈非偉丈夫之通稱歟乃論著家又各析其名義匪直英雄與豪傑有辨即英與雄亦從而分之謂有英而不雄者有雄而不英者其說然歟否歟歷代英雄豪傑見於史冊者不可勝舉然亦有即標題爲號者如闓之四英周之七雄戰國之四豪漢之三傑其人材行聲績果皆不愧其名歟將其人品又各有

高下歟近世儒者謂真正英雄必自戰兢中來又謂豪傑未必聖賢聖賢必爲豪傑而古唯三聖人足以當之則其說豈不尤異歟夫英雄豪傑美名也士以是稱可以爲難矣乃儒者猶雌黃之不少假則尚友者何所取則歟試言之以觀其志

古瓌偉奇特之士樹鴻業于當時垂鴻稱于後世者豈獨其才之過人哉蓋尤係于養矣養有淺深則其才有純駁才有純駁則其建立有鉅細才得于天者

也養繇于人者也才欲恢欲宏欲奇欲偁養欲微欲深欲精欲與兩者若相反焉然微深精奥者所以爲恢宏奇偁也故古之善養才者不恃其得天之異而勉其修巳之純闕如虓虎不敢以言勇懼其剛之易摧也銛如鏌邪不敢以言割懼其鋒之易折也神若蓍蔡不敢以言勇懼其算之易窮也力若九牛不敢以言任懼其趨之易蹶也煉之至精而歛之至審韜之至深而蓄之至厚夫然後其神凝其氣專發之不可禦索之不可窮矣人徒見其事業聲稱照耀今古抑孰測其所以致之者哉今夫兩間清淑之氣麗于

形象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在土石爲寶玉在飛走爲麟鳳在人則爲英雄豪傑是英雄豪傑者固均之二氣之閒鍾人倫之首出者也然有辨焉劉孔才云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有英而不雄者有雄而不英者智勇並異則英雄兼焉淮南解曰才過千人謂之豪萬人謂之傑此英雄豪傑之辨也總之皆以其智力絶殊不可以尋常尺度論耳自古迄今所以樹立人紀綱翊世運決大疑排大難建大功立大節必此四人者爲之然而品格異焉不可不察也夫人非無才之患有才而能善用之爲難四人

者其機智勇決既與凡民迥異則未免過于自恃而有眇焉輕天下之心紛錯未交而謂幾不足與晰也艱阻未識而謂功不足與圖也考衷叩蘊則固未有灼然先幾之見確然不可奪之守一挫其鋭則折北而不振矣是純乎氣者也夫千鈞之弩不以鼷鼠發機萬石之鍾不爲尺梃成聲物理有分感應有節不可易也四人者負其才具則不能安于無事往往不勝技癢曲牽于應世之迹而輕試其所長是以見彈求鴞或欲速而不達投珠抵鵲或見小而妨大此與虓憍恃氣者固有間矣然而其軀可撓也其躁可激

也其驕可乘也其欲可參也以綜天下之務則得失參焉不可與謀成也是識不能勝其才者也等而上焉嚴乎內外審于施應既不沾沾以自喜亦不汲汲以從時自度其智可與幾也將調天下之故非巳莫能贍耳自度其勇可與斷也將詔天下之事非巳莫能成耳其晰徼制決持危定傾能于轉盻咄嗟之間而竪俶儻不羣之績此四人者之能事也然而其光外朗其氣內盈尋之不易其方而測之可窮其際是兼得乎養而未盛者也品之優也等而上焉智周萬物而不自用其明勇蓋萬夫而不自任其力隨事而

慮弗膠于成心循理而行弗牽於功利朕兆未萌法象未著淵然獨慮而百姓莫見其迹不世之功永世之澤藹然丕建而百姓莫知其然天下所謂智者勇者舉莫得而望焉此朱子所謂真正英雄豪傑而聖賢者也品之上也愚嘗以是汎觀古今之迹緫挈人物之量其英雄豪傑優劣高下之辨大都不越此四者顧吏傑未易數也姑即明問所及者言之周之衰也王綱弛維諸侯力政于是縣宇分裂稱爲七雄戰國之末貴臣握柄資贍游談于是列國公子號爲四豪漢高斗屈羣策以建纂堯之業則張良蕭何韓信

三臣者皆人傑也而漢之得天下由是焉昭烈知人待士以嘘炎劉之燼則諸葛亮董允蔣琬費禕四子者皆英儁也而蜀之存亾因之焉即史傳所紀固各有英雄豪傑之目矣試即前四者之等以槩此數子之長則七雄者彼哉無以議爲也平原卑卑不及格矣孟嘗春申廣交養名背公死黨奸人之魁耳信陵威信于彊秦義存乎弱趙急人之難不居乎功葢猶有烈士之風焉惟其挾威震主內疑外忌則君子所不道者其在三四之間乎三傑遭際與運各奮才智摧毅漢祖卒成帝業信乎爲代寶矣子房英畧葢世而貌若處子功成身退超然遠引比之何信爲最優焉三品之上者乎董允蔣琬費禕端謹節士耳雖事無過舉然天之所授非特異也有忝英稱矣孔明望重于臥龍力抗乎漢鼎君臣契合投袂匡時至于出師獻納之言寧靜澹泊之語出處議論庶幾王者之佐焉葢入其域而未優者乎之數子者皆以葢世之才際功名之會雲蒸龍變鷹揚虎視考其平生之所建樹可謂俊偉卓犖矣然其中或得分有多寡賦才有兼偏細節多疎則不能無負俗之累氣質偏勝則不能無瑕纇之存葢所謂衆材之尤也非衆尤之尤

也必也其大禹乎鑿龍門排伊闕別九州宅四隩績固偉矣然且不矜不伐而莫與爭功愚夫愚婦而凜君勝予彼視地平天成于吾身何有輕重也其周公乎除兇殘驅虎豹立綱紀陳禮樂功莫大焉然且吐哺握髮下白屋之士不驕不吝履赤舄之安彼視勝殷遏劉于吾心何有加損也其孔子乎學殫累世而不以智聞力抉門關而不以勇聞在鄉黨而恂恂居朝廷而唯謹固儼然儒者也及其却萊兵反鄆讙龜三都誅正卯即慷慨奇節之士決眥奮臂極力而不能辨者乃不動聲色徐引而振之既振油然而退

矜容無盛氣此豈世之君子所可與量尺寸哉蓋
三聖人者受之于天既皆得夫渾淪磅礴之氣修之
于已又皆慭夫沉潛純粹之學其所基者密而宥而
所蓄者完而固也故能决夫疑排大難建大功立大
節紓徐委蛇而不見其作爲之迹嗟夫非天下之至
聖其孰能與於此哉故朱子謂真正英雄皆自戰兢
中來而聖賢豪傑唯此三聖人足以當之信不誣矣
然則世之君子受天地特厚之才而有志于三聖人
之事者顧可不慎所養乎養之之道無欲其本也慎
動其要也析義窮理沉幾察微瑩乎若夜光之内朗

洞乎若止水之獨鑑所以養智也抑其彊陽銷其客
氣深乎若彊弩之握機韜乎若寶劒之歛鍔所以養
勇也尸居而龍見淵嘿而雷聲聖人之事也即史冊
所載環偉奇特之士猶將姑舍是焉而况其下者乎
益嘗聞紀渻子之養闘鷄也始也虎憍而恃氣馴之
十日則應景嚮矣又十日然後其德全而異鷄無敢
闘者矣此養德之喻也故英雄豪傑之從事于學也
己渻子之養雞則幾矣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十七

送起居館講太寶箴記事

萬曆四年二月二十九日　上於　文華殿背誦大
寶箴先是　上以大寶箴爲書字影格臣因奏此文
甚切於君德治道　皇上勿徒書寫須熟記其詞又
勿徒記誦須通曉其義乃爲有益上以爲然臣乃爲
註解一篇以進至是日　上御文華殿　召臣至
御座前　上起立高舉大寶箴一冊面授臣臣受冊
北面立　上高聲背誦一遍一字不差又　玉音清
圓悠遠餘響繞殿誠　萬壽之徵也背畢臣又進講

一一陳說大義　上皆洞其微旨所引瓊宮瑤臺糟
丘酒池開羅啓祝援琴命詩等事悉知其顛末講至
縱心乎湛然之域一條　上曰此不過言人當虚心
處事耳臣因舉手賀曰只虚心二字足以蔽此條之
義矣夫人心之所以不虚者私意混雜故耳如水本
至清以泥沙溷之則不清鏡本至明以塵垢蔽之則
不明人主誠能涵養此心除去私欲如明鏡止水則
好惡刑賞無不公平而萬事理矣　上曰然是時左
右侍臣聽之無不欣躍稱慶者次日　特賜臣銀八
貨二十兩以酬昨日講讀之勞

送起居館論邊情記事

先是薊遼總督梁夢龍塘報虜酋土蠻大舉寇遼東輔臣張居正以警報封奏　上遣文書官命居正等擬　旨諭兵部議驅勦之策居正等入奏言九月初間有北虜俺答部下頭目恰台吉差人於土蠻營中偵知土蠻欲糾衆向遼講求貢市臣即馳語總督梁夢龍令其再偵的實多方設備偵示遼東總兵李成梁巡撫周詠虜若糾大衆至勿輕與戰但堅壁清野使之野無所掠虜氣自挫又使梁夢龍親率師東行發勁兵二枝出山海關爲遼東聲援令薊鎮總兵戚

繼光選精銳乘間出塞或擣其巢或邀其歸以撓之令據報各官具如臣指梁夢龍已東駐山海遣叅將許汝繼楊果出關截殺戚繼光移駐一片石伺間邀擊遼東收保已畢虜以十月初二日至寧前向广所地方此中地狹人稀虜衆無所掠勢不能久旦夕必已退遁令　勑本兵姑議驅勦已後相機別議且彼中戒備頗嚴諒無疎失伏惟　皇上少寬聖懷　上曰先生費心處置朕知道了乃叩頭出

題竹林舊隱卷

竹林者萬子榮故居也萬子生於潞陵長待詔宦者署出爲益門史是時宗藩中益殿下最爲親賢好學而萬子以修潔自將又聰慧穎悟以故得幸於王三年以類奏走京師而余與萬子同鄉里既相見道故舊勞苦如平生懽已迺向余嘆曰吾聞君子樂其所生而有情之物思不忘本故楚客越吟莊生愛似其致一也吾少有烟霞之想方其隱居修竹之間圖書自娛蓋自謂與此君終焉爾竹堅貞有常性貫四時變霜雪而不改又盤據糾結固守其所得君子之止焉而吾輕去父母親戚遠宦他國舊業日蕪枝柯零落竹不負吾而吾負于竹多矣能無思乎張子曰若

是則子之愛竹是得其形而不得其神者也夫得其形則視天下之物皆物也得其神則視天下之物皆我也故竹微物而昔之君子貴之皆意有所懨焉者也夫外直而中洞音中律呂者虛也發萌隕籜筠然蔥蒨者文也嚴霜下零衆草俱萎寒色森森與貞松而並秀者節也君子取其虛以宅心可以宏翕受之德取其文以飾聽可以煥至德之光取其節以勵行可以堅獨立之操斯所謂得其神者也得神而形可忘矣且聖人不攖情於物而委心以任去留故以天地爲寄跡以四海爲一區若子之言必處瀟湘之間

曰與其蒼翠檀欒者居而後為友也毋亦與昔人之所存者異乎萬子矍然曰遠哉先生之談吾乃今之得與竹為友也吾向者之言固既聞至論請終身服之

跋葉母還金傳

余讀史稱高楊震管寧之為人及至京師遊薦紳諸公間又聞有葉母還金事還金至小節非葉母母儀婦訓之炳然者而士大夫咸極稱之何哉楊管不作而介然取舍之操迺出于婦人云爾然方其臨蒞不顧復廵退讓之時豈自知當揄譽於人垂光簡冊哉

寧以貧困義不苟得蓋所謂無欲而好仁者仲尼稱人之為善欲蓋而彌章也豈葉母之謂邪顯揚其親美以崇孝中書君之謂邪

跋會稽徐珊四寶編

楚人太岳子曰余嘗為翁張君傳擬韓氏之毛穎已而火之蓋文以屬詞切理宣揚道德者也司馬長卿為上林賦借子虛烏有以諷世主猶不免取諂俳優況復作謎語以誇儵藻績者哉自退之作已見笑於子厚其他壽光先生草華諸傳瑣瑣可勝道哉然其稱引託喻譎以為諷抑亦韓製之旁流也墨士故自以文為戲觀者亦且以小喻大文章家所不廢也余于徐氏四寶編欣然而存之

方氏建水射銘

黃山之源東流為洪潭之水溉田千畝畝俱五鍾大姓者居焉為方為夏為汪為李為姚為閻咸先世名族也而方氏居北岸岸受水衝齧廬舍為河矣居人病焉謀為石岸以射水勢而工鉅莫為任者溥溪方君端獨慨然曰一勞者永逸利百者功建其在余乎乃鳩工伐石畢致其側水潦舉事歲業重累上為大道延袤數里於是依北岸者百餘家為奠居焉起嘉

靖丁亥迄乙卯工乃落成蓋費雖不貲而百世利矣夫修身潔行雖膏龍霖以博濟天下者卿大夫事也散財樹德拯患急難以利一鄉者士庶人事也今豪右後族以其財雄里閈即不翼其尨戾足矣能建利捍患於人邪快于自潤恡于及人人情也若方君者詎不足多乎方君從子五溪大濂俱從余游而以君建水射大功祈余為之紀方君聞之瞿然曰細行何足煩大君子記其謙衷不伐如此夫不憚勞費建百世之利近於義積而能散近於智不矜其功近於厚信哉方君居士庶人而有卿大夫雖膏龍霖之功者

乎余嘉其詞而爲紀系之銘曰

爲魚淮陽化鼈泰中誰言柔德其害靡窮層嵓嵯峨巨石巃嵸障彼狂瀾委伏而東昔也沮洳今焉崇墉高原膴膴禾黍芃芃千萬斯年不騫不崩誰其嘗之方君之功

玄海子著書評

楊子雲白首著太玄經殫極心力而世無有稱之者獨桓譚以爲必傳今人讀其書謂如墳典丘索詼藝者必歸焉而不知當時人以爲祇足覆瓿云耳人情好慕遠古而忽儒類信習熟而駭所希聞彼親見楊

子雲名位不顯又所著作非淺見謏聞者所易窺測其見詆訶宜矣微獨子雲卽巖穴之士殫精神於旁索者不以窮約自發憤者哉其堙滅而無稱者又可勝道哉玄海子遯世絕俗不交當世而好著書至老不倦所著有太平本論玄叩集余讀太平本論上窮皇農中述道德之意下極肖翹之變旨趣深矣讀玄叩集又窮極幽隱鉤致深遠索玄珠於象罔叩寂寞而求聲吁又何其閎覽博詣君子乎他作鑄詞險峻至不可句又焉能究其旨歸則世之知者蓋亦希矣嗟乎玄海子愼勿輕出其書世有博詣遠觀如桓譚者將必有傳之後世之先見而何計世俗之知與不知哉

書胡氏先訓卷

吉胡正甫氏出其高曾祖遺訓余觀之稱慕古昔率中規矩以守道居約儆誡子姓而歸本於質厚蓋兩翁生先朝全盛時道化汪濊故皆知節誼敦實而無夸毗市利之習夫人處世譬之尺蠖矣食蒼而蒼食黃而黃故啜醇者之不能爲漓與處華者之不可返質卽賢者猶將移之況漸漬於鄙俗者乎正甫行修而文復恬於世好最爲卓越矣然未知眞純簡素便

可比蹤先世否璞不能不散而爲器玉不能磨琢爲圭璋瑚璉彼其爲圭璋瑚璉也則亦遠於璞矣余從正甫觀遺訓蓋累歎焉又別出其父晴崗翁手澤一卷言質直率類其二祖而于聖賢之學尤惓惓焉胡氏世有儒宗矣昔陽明先生昌學於東南學士大夫或頗有棄而不信而閭巷之儒油然宗焉如是者何哉蓋膏雨之洽潤非有所擇也物則有受弗受矣受則芊茸穠華實弗受則芘秉之財日就槁矣余與正甫論學最契謂其出于羅念菴先生余素所傾向者然不知正甫更承其家學如此也駒本渥洼而良樂

又從而拂拭之欲不千里得乎

祭張龍湖閣老文

嗚呼自吾鄉李文正公之歿也數十餘年而公興惟公實鍾衡湘之秀秉箕尾之精旣而擢冠禮闈翱翔藝苑以至爰立作相望實炳燁日有聞矣而顧止於是胡造物者之於公也旣與之以勃鬱磅礴之氣而復奪其期頤耄耋之年耶竊嘗見公議論天下大計謀思如江河之不窮早見如龜策之不爽意公久於其位必當以修攘之策靖四方使朝廷尊榮邊圉寧議見公之立于朝正色率下無所假借意公久於其位必當以剛直之節肅百僚使端士不懼懦夫能立見公之學術淵深博聞強識意公久于其位必當以帝王之學沃君心使禮樂可興道化滂洽而今皆已矣嗟乎公之心未可一二與俗人言也公之自留都入相也今　天子拔之於疏遠之中而置諸左右公之知故莫不為公喜而公獨愀然不見其忻豫之容賓客在門輒感疾首語及時事輒扼腕而於邑此其志意豈在富貴賢豪間耶嗟乎難成者事也難得者機也以公之碩德弘器負海內之望者二十餘年曾不得大展於時乃竟顑頷以隕也謂之何哉鳳翔等

于公有同鄉之情有分職之任或與公為交遊或為公之晚進皆思畢慮竭愚陳其所知以獻於公少裨萬一豈謂公遽止於是而已哉嗟乎生之有死古之與今猶旦暮耳何足悲乎所悲者不悲公之死而悲公之志未伸不悲公之一人云亡而悲夫後學之無所師承也嗚呼已矣幽明之誼永乖隔矣漫漫修夜寂寂高堂言寄于東淚寄于觴精爽伊邇昭格洋洋

祭朱公文

導漾挺靈大別儲精葱蘢蘊結鬱生人英惟公幼懷瑰瑋早纘簪纓執殳胄甲腹心干城心馳瀚海志勤燕銘遘茲時之偃武兮爰嘉遁以辭榮弋冥鴻于碣石兮招黃鶴乎秋冥遙弭節于芳渚兮長絕意于青門偕猛志之旣躓兮終崛起于後昆篤生侍御乘時策名兮符嶺表攬轡都亭猗猗令望赫赫厥聲懷陟岵之遐思兮冀瓜期之旣及秣畫遊之驄馬兮振班禰以晨夕何寸草之方殷兮傷大椿之遽靡馳遙想於重雲兮結長悲于萬里嗚呼哀哉公厭世兮釋累而離氛驂架蒼虯兮謁雲中之君仙軿香而難即兮靈御儼其繽紛羨華胥之不返兮[illegible]人生之長勤彼生死同於旦暮兮又何脩短之足[illegible]某等追隨令子

挹公餘芬莫能走哭于賓位兮一作訃音之遠聞寄愁心於楚水兮託哀響於江雲瑤席兮玉瑱桂醑兮蘭馨瀹江兮薦璆穎芷兮燔蕙靈之來兮不來使我心兮殷殷

祭兵部侍郎傅公文

嗚呼我公邦之干城作鎮大藩式武且文玁狁匪茹遏我畿輔帝乃震怒陳師鞠旅帝曰嗟咨疇贊予征四岳僉薦來公于京肅肅我公帝命是共星言夙駕沐雨櫛風公既戾止百勞萃止既總國儲戎務是理惟此大任咸集于公寧居不遑夙夜在公公病于邸

手足萎痺人曰盍歸公曰效死歲夏六月公遂以亡嗟嗟昊天奪我邦良公志未遂公身先殂大難未夷公歸何所不悲公死悲時之艱匪鱣匪鮪局逃于淵死者永寧生者長戚心之憂矣疢如首疾靈旆南發祖道悠悠奠公一觴聊以寫憂

祭敕封翰林檢討陳公文

嗚呼自綺等得侍吾師陳先生聽其語未嘗一日不在岷峨錦水之間者念翁在也然翁聞先生之欲歸輒唏噓不樂馳書戒使拒而尼之先生徘徊于邑欲去不克遂者數年於茲故翁之沒也先生崩慟殞絕嘔血呼天不能自止誠慽夫夙志之有違而痛乎追養之莫逮也夫父子之愛天性也人之于子莫不願拳跽偃僂拊之膝下袒縛詢脆就之朝夕然世顧有近之而愈戚遠之而愈欣者將資父之義重於承歡顯揚之美賢於色養耶嗟乎身無銜命順之而已苟順其志生則悅之死則安之夫先生爲講幄近臣有論思之責有調護之寄任大望重如此翁能以私愛奪之否乎第令先生奮然決一旦之意不顧違親以快其志可矣翁悅之否乎不悅則必有拂鬱壅閼之懷焉翁能以壽考終其天年否乎若先生者蓋所謂

抑志以安親違心以順命者也而又何慽於心乎幕等遊先生之門悲先生之志聞翁之訃蓋切怛悼痛霣涕而興哀焉然又知翁之心以先生之能順其意爲安且悅也故辦香陳詞告翁之靈并以爲先生解嗟乎翁而有知諒亦無逆於斯言乎

祭少司成晁春陵文

嗟乎卜商失明於西河濬沖鍾情於一慟憂能傷人古今一揆豈不悲哉先生蒼顏古貌長身玉立眡其狀貌度百歲人也及傷其子吉士君之亡也結念鬱悰遂成內患形衰色憊神氣黯然不五六年而先生

亦以長逝矣豈溺情結愛雖通人猶有所蔽耶嗟乎吉士君賢子也夫芝蘭玉樹不幸殞折於風霜郎行道者猶咨嗟歎憶乃一旦奪之階庭而委之泥塗自非無情能不悲乎遂使文梓先摧喬林繼萎矧讀書萬卷而弘濟未稗積德百年而駿業中阻嗟夫先生安得不以是悲其子而人安得不以是悲先生哉初先生以弘衍該博蜚聲藝林縉紳大夫鴻儒學士無不延頸舉踵願托末交而先生雍穆渾潛恂然若無能者其教成均僅數月耳六館師生以數百人至衆也而頌先生之德者口嘖嘖不休使天畀之以年其

化導莫可量矣乃今竟爾爾豈意先生之鉅者既未盡布而其細者乃亦不克終耶嗟乎先生可悲也已余二人者以承乏繆董教胄之役而六館師儒又先生夙所甄陶者方且欲咀先生之餘潤以沾溉後生播先生之遺風以興起善類而先生不可復作矣雖欲相與協和友善以共圖菁莪棫樸之化尚於誰賴哉是日也有牲在俎有酒在斝于以奠之纁帷之下神其來歆我悲以寫

祭李封君文

文梓貞幹生於鄧林豈緊材良植根則深瀣注龍種育必神駒紛紛凡匹厥類則殊氣厚期昌德厚期祉赫赫京兆維公之子吁嗟我公古之逸人貢於丘園順志含真汾沮崇儉考槃樂道潛德之光冏而愈耀乃生賢哲作瑞家邦譬彼九苞翽翽飛鳴暘摛藻詞林珥筆貴禁崇階荐躋令聞藉甚祿養方隆天休載爲方期大椿遽悲風木陟彼燕臺以望白雲白雲不見哀訃空聞嗟嗟公乎食於後人不於其躬天之報公孰曰不崇富貴福澤既祺且壽公之受享孰曰不厚乘烟馭風駕螭驂虬遊於華胥其樂悠悠其等昔與令子比翼詞垣誼雖友朋情均弟昆死喪之戚兄弟

孔懷瓣香陳詞維以興哀

祭封一品李太夫人文

夫鞠育顧復者有生之所共念力不副志者賢哲之所歔欷故有蓬戶編衆桑樞甕士膾鱗爲羞采薇代旨恨一饋之已竭欲畢志其奚以亦若奉輿西邁逐子東征入陳綺饌出奉文軒顧行虧而德劣何祿養之足榮矧乃脩短靡恒耄期難越木望秋而先零月既盈而倏晦攷載籍之所聞索什一於千百惟太夫人淑慎溫惠含德之貞配沙麓以毓秀孕太陰以鍾精冰霜勵其孤操姜孟軼其令名乃生哲嗣翊我

皇明厥嗣伊何曰少傅公惟茲少傅秉德淵沖忠貞
作幹夙夜匪躬履婭公之几爲奏崇伯之膚功皇風
穆其休洽庶類煦以栟櫞承帝曰咨緊其有毋採䆃
珠之英英邇鹽源於合浦惟深山與大澤實龍蛇之
所處乃錫華章一品是褒煌煌翟茀我袞鳳翹階森
蘭玉鼎列鱗羔棋緑華與金母嬿瓊蕤兮緋桃既履
善而順志亦備養以克庖是以心和體適氣謚形延
節匪節而自健賁不沐而長玄百歲厥世翩然上仙
乘雲馭風駕鳳驂鸞𢑴典妹恩殁而被焉故論德則
駿業著乎袞宇微養則甘臛窮乎海岫俊榮則崇封

陟乎穹品考終則修齡躋乎上壽蓋往帙之所寡聞
而方內之所稀覯者也其等幸承末庇夙藉徽音贍
蘭堂而啓處悼月沒兮珠沉嘉休光之煒煒又易感
而爲欣酌芳醑兮列糈託柔翰以寫悰爲斯言者一
以慰先靈於冥漠一以綏傅相之哀忏

祭封一品嚴太夫人文

國之隆昌必有元臣天壽平格永康兆民家之隆昌
必有賢配纘嚴女功以正厥內臣勞王逸剛唱柔承
代乾施化配坤永貞博覯宇宙邈焉寡倫曰師相翁
暨其夫人惟我元翁小心翼翼謨議幃幄基命宥密
忠貞作幹終始惟一夙夜在公不遑退食惟我夫人
式克承之肅肅母訓煌煌令儀紘綖蘋藻筐篚臬絲
居中作範儼以婦師篤生哲嗣異才天挺濟美象賢
篤其忠藎出勤公家入奉晨省義方之訓日夕惟謹
嗟乎國倚於翁翁倚夫人翁家有託國乃用寧我願
翁壽齊於岱華亦願夫人與之並駕何期鸞馭厥世
遽謝譬彼龍劍雄存雌化凡我朝士下及臺輿奔惶
載路吊唁盈閭匪夫人傷實爲翁吁惜哉樊孟今也
則無光光天寵煒煒孫子既壽且昌載綏繁祉彤管
有煇令聞不已嗟乎夫人固無憾矣靈輀南發祖道

悠悠跂予望之章江之㵎白雲紫氣帝里皇州青鳥
有知庶其來遊

祭秦白崖先生文

吁嗟乎造化無端譬彼象倪始余不信今迺知之夫
先生初起海陬也含菁咀華懷珍抱璞揖班揚揜陸
謝出入銅龍升降金馬此時視九列與三事殆計日
而可躋[illegible]無幾何素絲見緇娉顏蒙垢遂使威鳳之
羽將摩霄而遂蹋逸驑之足望長路而中躓一信一
詘誰其尸之及其暮年身棲林壑名重巖廊於是龍
光賁於丘園逸駕返乎宣室先生方將畏此簡書肅

征戍兩而闕庭未覲高車已推賀者未歸吊者隨至一出一處又誰驅之假令先生上無汲援下無推轂謝安之詔不下於東山蒙叟之冊得藏於巨壑則先生必且終老林泉從容正寢何致委棄親昵畢命路隅一生一死又誰使之嗚呼昔人有言天地蘧廬耳奚足恠乎界之何豈攖之何匱修乎何忻促乎何懟賈生親鵩而只悲尼父覩麟而興門豈崇替之所繇在聖智而猶蔽唯冥契以達觀乃昭晰而不昧某等夙承芳譽遙藉徽音託交令弟比翼詞林聽鶺鴒之哀嗷傷連枝之半傾乃寄辭於杲翰託生芻以寫忱

先考觀瀾公行畧

先君諱文明字治卿別號觀瀾高祖唐妣沈氏曾祖旺妣王氏祖懷葛公誠妣聶氏父東湖公鎮妣李氏懷葛公以下俱　贈特進光祿大夫云云大學士聶以下俱贈一品夫人其先鳳陽定遠人也始祖關保國初以軍功授歸州守禦千戶所千戶至懷葛公以別支徙居郡城懷葛公陰行善施德於人不食其報身自作苦得錢即以周貧乏或施僧供家無餘財有識鑒雖口吃而其言皆足爲訓里中父老稱爲謇子每舉其言以訓戒諸子弟必曰張謇老云云其見敬信如此謇祖生三子長鉞仲即鎮季鈛鉞能治生繞於財鈛業儒爲邑庠生鎮豪宕任俠不事生產又弗業儒然謇祖顧獨愛之踰於伯季遠甚及鎮生先君謇祖乃曰吾平生濟人多矣後世必有興者其在此兒乎長而自皙修美宗室有欲以女妻之者謇祖曰吾以此兒大吾宗何用婦人貴乎卒不許弱冠補郡庠閩西少華許君督學楚中試居高等選郡中士才質尤異者別居書院肄業先君與焉其後院中士先後皆取科甲貴顯于時先君乃獨七舉不第嘉靖癸丑不肖以翰林編修三年秩滿例得　貤封先君乃

歎曰吾束髮業儒四十年矣自視非後于人也今困厄至此命也夫遂就封爲書語不肖曰吾所未遂者盡屬汝矣甲寅不肖以病謝歸前後山居者六年有終焉之志先君居忽忽不樂日見憔悴不肖竊怪之因親友以探意先君言吾平生志願未遂望吾兒樹立用顯吾祖今顧若此吾復何望不肖不得已復出先君乃大喜爲益一餐焉然自是不復奉晨夕矣後不肖幸以先君所訓經術得侍　穆宗於潛邸繼入中書參大政先君又爲書戒不肖汝平生恒以古人自期今既遇明時輔　英主勉之毋負夙心隆慶庚

午以不肖一品三年滿考益封久之凡三益封至會
官　今上踐祚之三年忽一日問左右曰張先生父
母在乎左右對言先生父母俱年七十餘罔無恙也
上喜甚以　璽書諭不肖曰聞先生父母俱存年各
古稀康健榮享朕心喜悅特賜大紅蟒衣一襲銀錢
二十兩又玉花墜七件彩衣紗六疋乃奉　聖母恩
賜咸宜欽承著家僮往賚之先君捧讀　聖諭叩頭
流涕曰吾兒非吾有矣病中猶手自作家書遣使來京
對之彊飲食以示健然語及不肖未嘗不流涕也每
書言吾非不思汝但人臣之義鞠躬盡瘁況汝膺

先帝顧託之重　皇上眷倚之隆閭門千指咸受
國恩非捐糜此身何用爲報矧吾尚健愼勿念也不
肖因是不敢言歸從俟　大禮告成當請告一省覲
乃竟弗逮以至抱恨終天嗚呼痛哉先君幼警敏爲
文下筆立就不復改竄口占爲詩往往有奇句然不
能頫首就繩墨循槼矱以是見詘於有司性任眞坦
率與人處無貴賤賢不肖咸平心無競不宿仇怨人
亦無怨恨之者嘗誦邵堯夫詩云平生不作皺眉事
世上應無切齒人吾殆庶幾焉喜飲酒善談謔里中
燕會得先君即終席盡歡自薦紳大夫以至齊民靡

不愛敬有佳酒必延致之或載至就飲其自奉甚約
每食未嘗過二器不肖歲時或問奉綺麗才一著即
藏之篋中不復用凡服食器物雖至敝壞不以分給
諸子妾媵皆不得衣帛不肖嘗諷之曰大人老矣何
自苦如此且今藏之不過以貽後人耳大人且不敢
用彼爲子孫者何福可以消之先君言吾性適爾豈
爲後人計乎且令後世師吾儉乃所以貽之也然以
周貧困濟艱急則又無所惜云先君生以弘治甲子
十二月十五日卒萬曆丁丑九月十三日時七十有
四矣配封一品夫人趙氏子男四長即不肖次居敬

郡庠生早卒次居易荆州右衛指揮僉事四川都司
軍政僉書次居謙癸酉舉人女一適郡庠生劉僴桂
孫男六人嗣文癸酉舉人嗣修丁丑一甲第二人翰
林編修嗣允郡庠生嗣哲廕錦衣衛正千戶嗣狷嗣
澗嗣寬嗣信嗣敏嗣惠俱幼曾孫男　以戊寅四月
十六日　勅葬山

處士方田李公行狀

公諱秀字茂實其先揚州江都人也洪武中從珉府
護衛改戍臨安遂家焉公性嚴毅渾朴寡言笑食不
兼味衣不紈綺足不躡公門乘馬不入里黨其孝友

得之天性兄弟三人白首怡怡如也子姓恂恂如也少食貧顧能心計以少致蓄然好施其致産輒饒裕而輒以分其諸弟道路橋梁傾圮輒捐貲爲修葺然常自秘不以聞其陰德徧郡内矣嘉靖戊子臨安大饑穀價騰貴有貸粟於公者約豐歲倍償公曰使吾欲射利則數歲之償猶不足以當時值夫有餘不以濟乏非仁也因而利之非義也乃悉發庾賑之所全活甚衆臨安蔣守孚于官索秘器未有稱者公卽出所藏爲守斂郡倅召之以其值當公曰守吾父母也父母有急可利其售乎卒不受値衆咸異之名之義

民矣公輒又自秘弗以伐蓋輕財慕義振人之急自天性也初公好黃老言及爲善陰隲顏氏家訓呂氏鄉約諸書皆躬履以敎子弟必忠厚謹敕恥言人過尤不喜爭鬬見弟銳少年有使氣持人短長引繩排根者恒下之弗校然少年亦莫敢侮之享年八十云子遇元登丁未進士從中秘擢拜給事中公移書誡之曰吾聞老氏稱希言自然大辨若訥吾每誦其言口不論人得失然汝爲諫官言職也義不當爾

天子置諫諍之臣欲以通壅塞廣聰明也宜日夜思道天子德意陳善納忠若挾公立威徼文巧詆發人之陰以快臆吾死不願汝有此名也是時朝廷多事　天子明察諫臣言事一不稱旨輒條責言路號爲難稱公恒以爲慮無何嬰疾遂逝公生成化正月初一日子時卒嘉靖辛亥六月廿二日丑時配葉氏生丈夫子二長卽給諫君次調元先公卒女二長適蕭彥昭次適陳昌言孫男二如瑜如璨公質行如萬石君木訥如建陵張叔雖潛德不耀而修潔等也余與給諫同讀書中秘素聞公事記其大都若此爲立言者先矣焉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十七終

江陵叔大張居正著
後學高以儉校
繡谷唐國達刊

雜著

大學所謂至善中庸所謂中皆事理當然恰好處如射的之紅心心裏中紅心也爲人父有爲父之理爲人子有爲子之理天理人情適當其可而無過不及乃爲至善如哭子慈也而至於喪明則過矣哀毀孝也而至於滅性則過矣然事理無常當隨時處中故

有在昔以爲善而在今爲不善者矣有在此以爲善而在彼爲不善者矣非有致知格物之功則不能得止非有惟精惟一之功則不能執中朱子所謂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謂夫謂必至於是則可謂不遷則不可不遷則滯矣若易遷字爲過字則得止字之義

洪範稽疑身其康强子孫其逢吉古註逢音龐昌盛也與彊字叶吉字與下諸吉字同

無逸惠鮮鰥寡鮮與先同古字通用言文王懷保小民小民之中有鰥寡者尤爲加意恩惠每先及之孟子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甘受和白受采非孔子之言也夫味出於無味色出於無色甘亦五味之一豈能受味白亦五色之一豈能受色今易之曰淡受和素受采故水無當於五味五味弗得弗調素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弗章忠信之人可以學道以其質任自然無所涂著也

書言百姓皆謂百官古時世家官族或以官爲氏或以父祖名字或以封邑惟居官湯爵祿者乃有姓故黃帝之子廿有五人得姓者　人而已堯九族旣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是自宗族而推之百官自百官而推之庶民也後世以庶民爲百姓

誤矣

殷人之俗先鬼而後禮其治天下多言鬼神盤庚遷都所以諭其臣者率言其先世祖宗佐命成功之事若其子孫不能忠於國家則其先祖之靈必且請命於天降之災罰高宗欲相傅說恐人心不服則託言夢賚以儆動之箕子殷人也其言五行徵應頗涉穿鑿遂啓後世穿鑿傅會之謬至以稽疑卜筮之事與八疇並列又爲失倫若言建皇極敬五事兼三德用八政則誠萬世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大抵神道設教用以誘導愚俗陰翊皇度聖人所不廢智者唯心

知其意而毋泥其說則可謂明也已矣
陸象山言唐虞之時道在臯陶今觀虞廷之臣所爲陳謨獻說惟臯陶之言至爲精粹知人安民二語乃萬世治天下者之準則以九德甄別人才以率作考成保泰守業無一語不關切治道當時禹經理九州十餘年在外宅揆之任必屬之臯陶故舜與之論道論治其言獨多虞廷至治實臯陶致之後舜贊其功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禹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後世獨見舜士師之命遂言臯陶終身爲刑官殆不然也禹之推讓懇切諄至必

有以服其心者但臯陶贊襄左右默運機衡功在不顯而禹平成永賴之績昭塞宇宙故舜因天下之心以命之其實亦心知臯陶之德之盛也禹之時臯陶必已不存使其尚在禹豈舍之而傳子乎後世惟伊尹學術事業可與並稱至於周公稍覺多事矣
中庸五德兼備者寡雖有具體者或未能浩浩淵淵底乎至大至深之域未可謂之溥博淵泉也夫惟天下至聖乃能於此五者廣大悉備浩乎不可限量沉深精奥淵乎不可窺測其溥博也如天非尋常之溥博也其淵泉也如淵非尋常之淵泉也如是乃能隨感順應各當其可被其德者莫不敬信悅服而尊親之斯聖德之神也堯舜吾不得而見之矣禹以下其猶具體而微者乎
董仲舒言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代之治若循環然當今宜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此言非也記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是夏亦尚質矣殷周之質不勝其文是商亦尚文矣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是周之先亦尚質矣大抵天下之事其發始也常簡其將畢也必巨日之方升其光煜煜其氣蒼蒼至中天而後光明炫燿至於中則昃之始也花之未放其色蒼

淡其狀棓蕾至盛開而後鮮艷馥郁至於盱則萎之漸也開國之初庶事草創人情樸古大抵皆多質少文凡制禮作樂鋪張繁盛之事皆在國之中世當其時人以爲太平盛美而不知衰亂之萌肇於此矣夏商皆然不獨周也聖人知其然恒不待其盛而亟反之斲雕而爲朴毀圓以爲方其制物也寧拙毋巧其用人也寧實毋華譬之枝木重加栽截則反本復始之機也故孔子大林放之問而志在從先
天下之勢最患於成成則未可以驟反治之勢成欲變而之亂難亂之勢成欲變而之治難譬之霖澇之

耳淡雲薄霧皆足致雨雖日光暫吐旋卽彌覆陰霾之
勢成故也亢旱之歲日光酷烈潤氣全消雖雲霧旋
興旋卽解散燥熯之勢成故也夫亂非一日之積也上
失其道民散於下貪吏虐政又從而驅迫之於是不
逞之徒乘間而起堤防一決雖有智者無如之何矣
夫吏之被訐也以虐政毒民然茹其毒者恒不能訐
吏而訐吏者皆武斷鄉曲素不畏官法者也盜之起
也以迫於饑寒然饑寒者不能爲盜而爲盜者皆揉
九亡命喜亂好鬭者也彼方含毒挾刃以鬭一時之
櫜而爲人上者又以亂政驅之藉其怨憤無聊之心

以鼓其好亂不逞之氣煽至火烈一旦遂欲撲滅之
能乎故識其幾而豫圖潛消之上也不幸而至於是
在上者有人引咎罪己拯罷困之民誅貪贓之吏使
天下之人係心於上而未睽離則盜賊之勢孤而黨
之者少數年之後根本漸固人心漸安不逞之徒其
怨已泄而其勢日殺庶可解散耳然至是國家之元
氣十損八九矣故勢之未成中材可以保國勢之既
成智者不能措意賈生之論曰借使子嬰有庸主之
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此不揣事
勢之言也夫天下怨秦久矣當此之時雖伊呂何益
乎
國勢强則動罔不吉國勢弱則動罔不害譬人元氣
充實年力少壯間有疾病旋治旋愈湯劑鍼砭咸得
收功元氣虛弱年力衰憊一有病患補東則耗西實
上則虛下雖有扁盧無可奈何昔有人年七十矣而
患腸澼醫曰此臟熱也飲以寒劑寒停胃中腸澼未
愈而病胃不能食醫曰此中寒也投以溫劑助其飲
咳虛火內炎胃未强而病眩冒不能寢於是又從而消
導之下利數日而斃矣此其治之非不對症也而卒
以死者元氣不勝故也是以君子爲國務强其根本

振其紀綱厚集而拊循之勿使有纍脫有不虞乘其
微細急撲滅之雖厚費不惜勿使滋蔓蔓難圖矣
趙蓋韓楊之死史以爲漢宣寡恩然四子實有取禍
之道蓋坤道貴順文王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
心故曰爲人臣止於敬也四臣者論其行能可爲絶
異而皆剛傲無禮好氣凌上使人主積不能堪殺身
之禍實其自取以伯縣之才惟傲狠方命雖舜之至
德亦不能容況漢宣乎易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
行畢志竭力以濟公家之事而不敢有一毫矜己德
上之心順也險夷間劇惟上之命而不敢有一毫揀

撐趨避之意順也內有轉移之巧而外無匡救之名順也態讟任之於己美名歸之於上順也功蓋宇宙而下節愈恭順也身都寵極而執卑自收順也然是道也事明王易事中主難事長君易事幼君難

天下之事極則必變變則反始此造化自然之理也堯舜已前其變不可勝窮已歷夏商至周而靡敝已極天下日趨於多事周王道之窮也其勢必變而為秦舉前代之文制一切刬除之而獨持之以法此反始之會也然秦不能有而漢承之西漢之治簡嚴近古實賴秦為之驅除而貢薛韋匡之流乃猶取周文

之糟粕用之於元成衰弱之時此不達世變者也歷漢唐至宋而文敝已甚天下日趨於矯偽宋頹靡之極也其勢必變而為胡元取先生之禮制一舉蕩滅之而獨治之以簡此復古之會也然元不能久而本朝承之　國家之治簡嚴質朴實藉元以為之驅除而近時迂腐之流乃猶祖晚宋之弊習而妄議我祖宗之所建立不識治理者也

三代至秦渾沌之再闢者也其創制立法至今守之以為利史稱其得聖人之威使始皇有賢子守其法而益振之積至數十年繼宗世族芟夷已盡老師宿儒聞見悉去民之復起者皆改心易慮以聽上之令即有劉項百輩何能為哉借令扶蘇仁儒胡亥稱尊奸宄內發六國餘孽尚存因天下之怨而以秦為招再傳而蹙此始皇之不幸也假令扶蘇不死繼立必取始皇之法紛更之以求復三代之舊至於國勢微弱強宗復起亦必亂亡後世儒者苟見扶蘇之諫焚書坑儒遂以為賢而不知亂秦者扶蘇也　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其治主於威強前代繁文苛禮亂政弊習剗削殆盡其所芟除夷滅秦法不嚴於此矣又渾沌之再闢也　懿文仁柔　建文誤用齊黃諸人

踵衰宋之陋習日取　高皇帝約束紛更之亦秦之扶蘇也　建文不早自敗亦必亡國幸賴　成祖神武起而振之歷　仁　宣　英　憲　孝皆以剛明英斷總攬乾綱獨運威福兢兢守　高皇帝之法不敢失墜故人心大定而勢有常尊至於　世廟承正德群奸亂政之後又用威以振之恢皇綱飭法紀而國家神氣為之再揚蓋人心久則難變法之行不可慮始即有不便於人者彼久而習之長而安焉亦自無不宜矣三代惟商之規模法度最為整肅成湯伊尹以聖哲勇智創造基業其後賢聖之君六七作故

國勢常彊紂雖無道而周取之甚難以文武周公之
聖世歷三紀始得帖然順服蓋天下之歸殷久矣余
嘗謂　本朝立國規模大略似商周以下遠不及也
列聖相承綱維丕振雖歷年二百有餘累經大故而
海内人心晏然不搖斯用威之效也腐儒不達時變
動稱三代云云及言革除事以非議我　二祖法令
者皆宋時奸臣賣國之餘習老儒臭腐之迂談必不
可用也

曾參殺人言之者三而母爲投杼羊叔子之不酖人
也共敵而信之夫祜之賢不及參抗之親孰如母然

彼信而此疑也故心迹見諒異域可親擬議不明同
胞何益傳曰人之相知貴知心又曰士爲知己者死
使知已而可多得也何用死之故蘇秦不信於天下
爲燕尾生豫讓忘君事讎而爲智伯死

今各府州縣有　聖祖頒行戒石銘曰爾俸爾祿民
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本五代時蜀主孟知祥
之詞

立嫡以長常道也若長者未克負荷而衆子英賢可
立則周太王文王行之矣此自人主家事且創業之
君計慮深遠未可拘尋常引故事以爭也漢惠帝仁
柔高祖以趙王爲類已故欲立之未必盡由戚姬之
寵故留侯不彊爭其後爲建成所劫不得已爲之畫
計武帝舍其諸子而立少使霍光傳之竟以安漢光
武舍東海而立明帝東海未有失德也晉武早從衛
瓘之言必無永嘉之禍唐之基業實太宗所造高祖
庸闇不定計於先致使禁庭喋血兄弟相戕宋王成
器鑒之力辭儲副以讓玄宗終身友愛長保福祿斯
其得失之效略可睹矣創業之初天下甫定反側未
盡歸服威德未盡周洽其所建立未能盡當乎人心
非如奕世之後勢有常尊而人有定志也誠得長君

英主世及相承數十百年之後威德洽於海内　國
勢奠於久安反側者已盡覬覦者不萌即有庸主中
佐天下晏然可無事也周之光世積德累功武王旣
沒成王幼沖殷民放於外三叔鬩於内當此之時若
無周公姬氏之業猶未可知也而況崛起於草莽角
逐於羣雄者乎殷家傳弟世有長君故國勢最強元
魏高歡二子相繼爲帝而婁后王之彼雖婦人亦有
遠識非書生豎儒所能窺也　高皇帝自失懿文之
後實屬意於　成祖而劉三吾等老儒乃謂置秦晉
二王於何地不以社稷爲重而爭於長幼之情此世

俗之見也嗟乎建文之時國本撓弱强宗並峙非
成祖之雄略起而振之天下之勢豈不危哉此非尋
常之人所可語也　王景略雄傑士也其君臣相得
之美臣濟盪定之功亦千載一時也獨其計陷慕容
垂之事吾無取焉垂本以窮來歸符堅厚遇之而不
疑其招徠并包蓋亦有英雄之度斯垂之所爲感奮
致死者也使符堅志意不荒景略長在雖垂等百輩
不過垂櫜鞬杖斧鉞奔走耳何能爲乎堅之所以
亡在寵幸嬖倖慕容沖等志驕氣盈遠事江左不在
用垂也當此之時即無垂泰不亂乎猛蓋自揣才略

不能駕馭垂故百計欲去之以爲足以弭將來之患
而乃出於陰賊險狠之謀類小人女子妬寵忌能者
之所爲此諸葛孔明輩所不道也
或言大臣子弟應舉不當與寒士爭進取者此諭非
也自晉唐以來士人咸重門地王謝子孫與六朝相
終始至隋唐設科取士寒素乃得登用而建官要職
仍多用世家大臣恩廕皆得至將相如唐蕭盧崔鄭
累世宰相有至八九人者中唐以後進士一科最爲
榮重而李德裕以其父廕爲備身千牛武勸之應舉
德裕言好驢馬不入行後亦爲宰相蓋世家子弟自
有登用之路不藉科目而後顯是科舉大臣子弟一
人則退寒士一人矣若　本朝則立賢無方惟才是
用　高皇帝時用人之途最廣僧道皁隸咸得爲九
卿牧守大臣廕子至八座九卿者不可縷數宣德以
後獨重進士一科雖鄉舉歲貢莫敢與之抗衡而大
臣恩廕高者不過授五府幕僚出典遠方郡守而止
即有卓犖奇偉之才若不從科目出身終不得登膴
仕焉　國家展采宣猷矣豈古人所謂喬木世臣之
義乎故大臣子弟不宜與寒士爭進之說在前代則
可非所以論當今之務也

祖宗舊例凡官員有才德出衆屈在下僚者許監司
官保舉拔用本以待非常之才及淹滯下位人不知
者耳非謂賢能官員一槩例保也蓋外官既有考課
之典又有考察之例各該上司皆註考語銓部據之
以爲遷轉何煩薦舉惟是才德出衆又屈在下僚者
恐上未及知故須特薦耳夫曰才德出衆則雖有才
德而不出衆者不必舉曰屈在下僚則雖有才德出
衆而已躋通顯不在下僚者亦不必舉今撫按官任
滿不論官之大小不辨才之常異一槩保之多至數
十人或地連數省耳目所不及誤采人言至於黑白

混淆賢否倒置是上下皆視以為常例非 祖宗欲
收羅異才之初心也
高皇帝嘗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宦官外戚權臣藩
鎮夷狄之禍侍臣曰自古末世之君至於失天下者
常在於此 高皇帝曰朕觀往古深用為戒然制之
有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
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溺於私愛惟賢是用茍干
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便習職在
掃除供給使令不假以兵柄則無宦寺之禍上下相
維小大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

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合符
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御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
來則禦之去勿窮追豈有侵暴之虞 聖祖遠鑒前
代貽謀深遠今二百餘年凡此數事皆無之獨承平
日久武備廢弛醜虜漸强叛附者衆而當事者猶事
虛談持文法將帥之令不能行於偏裨偏裨之令不
能行於士卒深可慮耳
洪武九年福建參政魏鑑笞一奸吏至死中書省劾
奏之 高皇帝賜璽書旌勞曰吏卒違法背理繩之
以死勿論此令行久矣奈何貪官動為下人所持任
其縱橫莫敢誰何今福建參政致極刑於姦吏朕聞
茲事當哉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果然也尚慎終如
始乃能其官
二十五年十二月刑部尚書楊靖逮一武官將鞫之
門卒檢其身得一大珠僚屬駭愕靖徐曰安有許大
珠此偽物侮人令椎碎之因以上聞 高皇帝曰靖
此舉有四善他人見有奇物必以獻朕以求容悅而
靖不然所謂以道事君一善也其人藏珠於身苟窮
詰之必謂有所投獻是以一珠而起大獄靖有陰德
於人二善也若一卒得是珠因而嘉獎由是快意求

獲人將受法外之苦能杜小人僥倖三善也且人處
常易應變難今千金之珠卒然至前略不為動乃斥
以為偽物而碎之靖有過人之識應變之才四善也
倭奴自元以來嘗為中國患元嘗以十萬人從海征
之舟泊其境值海風大作十萬人皆沒於海 本朝
有天下四夷君長靡不向風獨倭王良懷不奉朝貢
寇掠直浙至遣 等募兵船以禦之沿海諸
郡俱罹其苦洪武十四年 高皇帝命禮部移書責
其國王亦祇言天道禍福之理以導之耳終不能一
加兵於其國是以其人驕悍狡詐謂中國無如之何

侵侮之漸有自來也
洪武六年六月以戶部郎中呂熙爲本部尚書尋又以爲吏部尚書以都督府經歷俞濤爲戶部尚書
以戶部侍郎陳則爲大同府同知以大同守將壞法有司不能禁輯故也　以刑部主事陳𤨏爲本部尚書
置內正司設司正一人秩正七品司副一人秩從七品專掌糾察內官失儀及不法者
皇明祖訓凡七易稿揭於西廡朝夕省覽改定六更寒暑而始成

定宦官禁令凡內使於宮城內相罵詈先發而理屈者杖五十後發而理直者不坐其不伏本管鈐束而抵罵者杖六十內使罵奉御者杖六十罵門官并監官者杖七十內使等於宮城內鬬毆先鬬而理屈者杖七十毆傷者加一等後應理直而無傷者笞五十其不伏本管鈐束而毆之者杖八十毆傷加一等毆奉御者杖八十毆門官監官者杖一百傷者各加一等其內使等有心懷惡逆出不道之言者陵遲處死有知情而蔽之者同罪知其事而不首者斬首者賞銀三百兩

洪武八年二月以都督府經歷韓焯爲戶部尚書
始製大明寶鈔以桑穰爲質中圖錢貫之形十串爲一貫準銅錢一千文銀一兩五串爲五百文凡六等曰一貫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一百文以下止用銅錢
十一月以登州衛知事周斌爲戶部侍郎
九年八月以禮部員外郎張籌爲本部尚書
洪武十一年正月以西安知府李煥文寶鈔司提舉費震俱爲戶部侍郎禮部員外郎朱夢炎爲本部侍郎

是年始製朝參文武官員牙牌
以兵部郎中陳銘爲吏部尚書
十二年以萊州府知府董俊爲兵部尚書明州府知府余文昇爲工部尚書常州府知府張度爲吏部尚書
十月以儒士王本等爲四輔官諭之曰古者三公四輔論道經邦朕覩卿等皆爲高年篤厚故[illegible]月告於太廟以卿等爲四輔官拔本等起布衣即拜輔導此事與版築莘野之用何異自胡惟庸誅雖罷丞相分任六卿而四輔實居論思之地則雖無相名實有相

道也
以教諭石璞為戶部侍郎
十四年七月以刑部郎中胡禎為本部尚書禎錢塘
人御史臺吏也
十一月以礼部郎中高信為本部尚書大同衛知事
朱安仁為戶部侍郎
十五年十一月以上海訓導顧彧為戶部侍郎
是月倣宋制置殿閣學士以礼部尚書邵質為華蓋
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為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
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沈為東閣大學士前

此雖罷丞相分任六卿然設四輔官以為輔導置諸
大學士以備顧問則師保内閣之職悉具矣今著
本朝志記諸書謂内閣始於　成祖時用解縉等七
人者殆未之考也
十八年十二月以庶吉士楊靖為戶部右侍郎以給
事中秦昇為戶部試侍郎
二十二年正月以浙江道御史凌漢為右副都御史
數日後又陞右都御史
二十三年正月遣行人賫勑以上尊楮幣賜勞溫州
府平陽縣知縣張礎以其執法愛民也

以韃靼指揮安童為刑部尚書是以武臣任文職始
見於此
二十四年正月以蕪湖知縣李行素有實政擢刑部
右侍郎　復以吏部考功司主事周舟為新化縣丞
初舟為新化丞有善政陞考功至是邑民詣闕言舟
去任民不安願再借舟為丞故有是命賜宴礼部而
遣之
二十五年九月以刑部員外郎　為都察院左副
都御史刑部郎中任厲為本部左侍郎司務祈著為
右侍郎

二十九年正月以詹事府丞杜澤為吏部尚書左賛
善門克新為礼部尚書
三十年五月以礼部員外郎侯泰為刑部左侍郎司
務暴昭為刑部右侍郎
洪武六年六月定天下府為三等糧二十萬以上為
上府秩從三品二十萬以下為中府秩正四品十萬
以下者為下府秩從四品
右先公手澤行書謹裝為一卷以為字法而懋修
跋之曰先公留心典故在政府凡大政事非
祖宗成法不敢創一新政惟率由舊章以實行之惟

其行之以實而不便者則見以爲綜覈太過遂柬
濕變政之肆議皆未考於典故也此卷所載如殿
閣學士之設於華丞相後雖無相名而有相道乃
始於洪武不始於永樂用解縉等而天下知府有
上中下秩從三品正四從四之不同則吾學編憲
章錄　及王弇洲所著本朝諸書皆未之知而想
修亦創聞云
永樂元年三月瀋陽衛軍士唐順之言衛河南距黃
河陸路纔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　置倉厫受
南方所運糧餉轉至衛河交運公私兩便　上曰此

策亦是命近臣詳議如可行亦俟民力稍甦行之
洪武八年四月命　皇太子攝祭皇地祇於方丘以
後常遣代祭諸神祇
二十一年三月始策試天下貢士九十七人擢任亨
泰爲第一題名刻碑於太學
二十五年六月以　皇太子薨欲停時享命禮部
侍郎張智等考求前代典禮智等奏宋會要言王制
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眞宗居喪易月服除明
年遂享太廟今祀天地於圜丘郄尸樂餘皆備而不
作今宜如宋制從之

是月　上召太常寺卿許昇問祭祀禮儀昇不能對
與寧劉仲實從旁代對甚詳　上曰國莫重於祭祀
職太常者昏憒如此何以事神遂降昇爲刑部主事
而以仲實代之此與漢文帝虎圈嗇夫之事相類而
處之不同此見　祖宗神智不落前人窠臼也
三十五年八月　成祖勑禮部曰　太祖高皇帝封
建諸王其儀制服用俱有定著樂工二十七戶原就
各王境內撥給便於供應今諸王未有樂戶者如例
賜之仍舊不足者補之
十一月始作奉先殿成享　五廟太皇太后觀此則

內殿初唯以祀　太后耳
洪武六年六月　中都皇城成一如京師　皇城之
制城南甎傳脚五尺以生鐵灌之
二十二年四月始置泰寧朶顏福餘三衛以處故元
遼王阿札失里等以阿札失里爲泰寧衛指揮同知
脫魯思察兒爲朶顏衛指揮同知
馬端肅爲太宰鈞州缺守馬公鈞人也用例貢李邦
彥爲之人皆驚異及抵任嚴明廉幹迥出流輩州同
知某者以王事謫州判某以御史謫皆唯唯聽從出
其下州中太治人紉服馬公之精於用人誠[illegible]以

資格限也

王端毅公恕老而好學在留都一日出有狂夫向公呼萬歲公入部延僚屬告之專駕部曰昔張乖崖守蜀三軍呼萬歲乖崖應之甚善公曰止勿言即退私宅戒閽人謝賓客勿通靜坐思數策明早以語駕部駕部不答公乃問曰當時乖崖何以處之曰亟下馬呼萬歲公喟然歎曰吾輩安能及古人彼倉卒應變而有餘吾終日思之而不得

宋議論繁多文法牽制不能用磊落奇偉之士張乖崖詠有王伯大略當時用之未盡其才也

凡物顏色鮮好滋味穠厚者其本質皆平淡丹砂之根色如水晶謂之砂床煉之則極鮮紅花丹合椋率青白色盛開乃有彩艷紅花色亦正白洗之乃紅解鹽初出池其色紅白而味淡雖多食之不鹹茗之初採其芽白皆物器之最佳者故人之才性以平淡為上劉孔才人物志云先求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至於才智勇敢出羣絶倫皆彩色華艷滋味醲厚者也

吾有富家與一士人有仇或告之曰汝第捐千金則其之官敗矣其仇曰計將安出曰今考察期近矣汝遣人至京師先騰謗言多寫揭帖於部院投之乃密偵科道官有素行卑汙者科得一人焉以五百金賂之道得一人焉以五百金賂之至期謗議上騰則此兩人者必出而證之曰余亦聞此言莫須有也科道言同而其過不可解矣若人之官尚可保乎其讎如言而士人果敗此可見流言之當察

韓非子言為土木人耳鼻欲大口目欲小蓋耳鼻大則可裁削使小口目小則可開鑿使大此可以為建制處事者之法

南唐王開江淮俗端午日皆泛龍舟奪標為戲因令民間勿禁覩其矯健善水能多得標者皆厚賞之除

記其名他日皆藉以為水軍

人之所以畏吏而必欲賂之者非祈其作福蓋畏其作禍也如兵部襲職官功次係於首級一顆一級令甲至明也昔有吏故將一字洗去仍填一字持以告官曰字有洗補法當行查俟其賂已入手則又曰字雖洗補然查其貼黃原是一字無弊也官即貸之是其權全在吏矣欲毋賂之可乎

今吳中製器者競為古拙其耗費財力類三年而成一楮葉者是以拙為巧也今之仕者以上之惡虛文責實效又矯為拙直任事之狀以為善宦之資是以

忠爲詐也嗚呼以巧爲巧其敝猶可救也以拙爲巧其敝不可救也以詐爲詐其術猶可闞也以忠爲詐其術不可闞也

天鷄星明則其國有赦故唐以後凡赦文必置金鷄于竿首乃爲傳布

虹蝃蝀字俱從虫殆有物爲之儒者以爲陰陽邪淫之氣臆說也沈存中筆談世傳虹能飲澗信然熙寧中使契丹至黑水境永安山下是時新雨霽見虹下澗中余與同行扣澗觀之虹兩頭皆垂澗中使人過澗隔虹對立相去數丈中間如隔綃縠云云余又聞

一老僧言渠行山中雨後見一物如大蝦蟆仰天鼓腹吐氣遂成虹霓今世人常言氣吐虹霓固知老僧之言不妄月令四月虹始見九月虹藏不見曰見曰藏可知有物今蛟蜃噓氣騰空樓閣人物皆備海濱人謂之海市則虹氣與日光雨氣相映而有光何足異乎僧所見物如蟇者蜥蜴耳

雷亦非陰陽擊搏之氣古字雷字作回爲龍蛇蟠屈之狀易雷在地中雷出地奮曰在日出明而有物矣凡有聲之物得空更宏而人項中一㲉乃　聲之處故雷起平地其聲迸裂奮迅至空中則研　可響震其勢然也殆亦蛟龍之類秉純陽之至精者隨陽氣之出入以爲起蟄且其變化莫測大則飛騰入虛小則化爲細物其蟄也無處不可藏或於古樹或於房屋或於山石秋冬之間與百虫而俱蟄陽氣升騰亦與百虫而俱奮奮則有聲春陽熙熙雷聲殷殷夏陽赫赫雷聲吰吰因其時也其隱隱鍧鍧者遊戲之聲也礚礚磕磕者爭鬪之聲也五行惟火性猛烈酷暴如烷炮之類火藥一發金石皆炸裂其毒着物無不爍爛雷稟陽之純得火之精故其起也在石則裂在木則折在屋則毀其飛騰而有火光則爲龜其火氣着

物無不立死故人畜之死於雷者皆有篆爛文如符篆是火氣之所燒灼也其人物之死者是偶與雷相値非雷擊之也有近之而不傷者其火毒偶未着身也北方氣寒陽氣固藏故雷發常遲南方氣煖陽氣早泄故多冬雷也冬天氣暄則草木早萌蟄虫亦有出戶者不獨雷也廣東雷州四時常雷遂以爲郡名炎荒極熱之地產此物獨多如硫黃火藥皆產於南荒感氣而生也推此言之則謂雷爲陰陽擊搏之氣與罰殛有罪云云者悉臆說也

皇城北苑中有廣寒殿瓦甓已壞榱桷猶存相傳以

爲遼蕭后梳粧樓　成祖定鼎燕京命勿毀以垂鑒戒詞人題咏甚多至萬曆七年五月四日忽自傾圮其梁上有金錢百二十文蓋鎮物也　上以四文賜余其文曰至元通寳按至元乃元世祖紀年則殿搆於元世祖時非遼時物矣以此見世所傳古蹟訛誤者多而信耳者往往據以爲眞殊可笑也

沈存中筆談言古人鑄鏡大則面平小則微凸蓋鏡窪則照人面大凸則照人面小小鏡不能含納人面故令微凸以收人面也余見古鏡小者其面皆微凸沈言良信

本朝久任大臣内閣則楊文貞公士竒歷三朝四十三年楊文敏公榮三十五年金文靖公幼孜二十五年楊文定公溥二十一年陳芳洲循十三年商文毅公輅前後十七年彭文憲公時前後二十年李文達公賢十年劉文穆公吉十九年徐文靖公溥十二年劉文靖公健二十年謝文　公遷十一年李文正公東陽十七年楊文忠公廷和前後十四年費文憲公宏前後十三年張文忠公孚敬八年　吏部則蹇忠定公義二十七年中輟部事備顧問者八年郭公璡十七年王文端公直十四年王忠肅公翺十八年歷永樂改元至成化丁亥凡六十六年任吏部尚書者蹇郭兩王四人而已此後惟尹恭簡公旻十四年王端毅公恕先後十餘年九卿則夏忠靖公原吉在戶部二十八年胡忠安公濙在禮部三十二年馬端肅公文升在兵部十三年戴恭簡公珊爲左都掌院十二年巡撫則黃忠宣公福在交趾十九年周文襄公忱在蘇松二十二年于肅愍公謙河南山東十八年陳祭酒敬宗在國學二十年況公鍾守蘇州十二年從郎署徑至本堂者夏忠靖元吉自戶部主事至尚書劉愍節儁自兵部主事至尚書周莊懿瑄自刑部主

事至尚書屠襄惠滽自御史歷副僉至左都掌院李文達賢自吏部主事歷文選郎中陞吏侍入閣始終皆不離本局故職業精練克稱厥官　祖宗之用人如此

本朝父子祖孫三世尚書者閩林文安公瀚南京兵部尚書子廷棉工部尚書廷機南禮部尚書父子尚書者三原王端毅公恕吏部子承裕南吏部尚書新昌何文淵子喬新刑部戶部尚書濮陽李瓚子廷相俱戶部吏部尚書靈寶許襄毅進子讃吏部誥戶部論兵部新安詹同子徽俱吏部南禮部尚書上元

倪謙子岳吏部尚書南刑部尚書陽曲周瑄子經禮
部尚書刑部尚書耿九疇子裕吏部尚書吳江吳閎
子山俱刑部尚書吏部尚書大學士王文子宗彝南
禮部尚書兵部尚書白圭子鉞禮部尚書南吏部尚
書餘姚王華子守仁南兵部尚書封伯鈞陽劉璟子
訒俱刑部尚書南工部尚書何詔子鰲刑部尚書兄
弟尚書者靈寶許氏閩林氏及鄞之南吏書楊守阯
工書守隨真定之吏書大學士石珤戶書玠鉛山之
吏書大學士費宏禮書寀桂林之南工書蔣昇戶書
大學士冕泰和之吏書大學士彭時禮書華數家然

彭費楊猶從昆弟也

閻立本畫十八學士眞像一卷于志寧讚沈存中跋絹楮剥落其畫意與近時所傳全不同當是立本眞蹟卷藏山西蒲州監生魏希古家嘉靖癸卯甲辰間希古携以遊京師京山侯崔都尉以二百金購之不與是時邊患孔棘希言因條陳邊事並以此卷封進意圖進用會 世宗不好翰墨其所言邊事又無當疏入不省謾以其疏并卷俱發兵科而此卷遂留藏科中近有好事者乃言 成祖得此卷 仁廟與漢王爭求之 成祖難兩與遂發該科收藏殊爲可笑也

凡貂裘及綺麗之服皆有光余每於冬月盛寒時衣上常有火光振之迸炸有聲如花火之狀人以爲皮裘麗服溫煖外爲寒氣所逼故搏擊而有光理或當爾然問之他人不盡然也

嘉靖丙寅四月 日天微雨忽有流火如毬其色綠後有小火數點隨之從雨中冉冉騰過予宅墜于廚旁水缸下其光如月廚中人驚視之遂不見次年入相人以爲瑞應

犀有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一在鼻在頂者佳額次

之鼻爲下中有一孔如線從本直透角尖者名通天犀乃望月而生者最佳以之畫水水爲分流

羚羊角有血痕貫頂者生取者也入藥乃佳無血痕者自解死角也

沙鼈虫從中斷之輒自合不死用以接骨良蚰蜒截之亦能自續但不堪入藥耳

張益州云事方到手便當思其出脫此處事之要法

古語云莫使滿帆風常留轉身地此處世之一法

牙齒非時脫落或爲物所傷者乘其初脫尚有生氣急以熱銅末（打銅烘紅淬入水者佳）五倍子末粘牙根安上即

復蒼

浪蕩子能治食噎其草根着土上而子乃深在土中一蔓引之如絲子所居處中空故謂之浪蕩也

人飲燒酒過多近火卽口中火出得水則其焰愈熾至焦爛而後已惟灌以老醋卽止

五月五日熨斗燒熱入棗一枚假令烟起投之床下能辟蚤虫

早起漱口水嚥下久之能治偏墜此理不可曉然試之良驗

胡桃油能軟銅

丹砂有大毒生服之能養心安神若煉服卽殺人曾有一道士煉朱砂爲丹經歲餘沐浴再入鼎誤遺下一塊其徒丸服遂發懵冒一夕而斃

水銀除蝨然但能治衣中蝨不能去頭上蝨曾有人患頭蝨以囊盛水銀繫髻中久之蝨如故水銀反滲入腦中遂患頭痛以頭風藥攻之其病愈甚飲食減少勢甚危篤一道士以銀作一筯插入鼻中半日許取出得水銀數兩其病遂愈蓋銀能受水銀故也今人治蝨多用水銀不可不愼

鷄有皮膚半白半黑者自喙至足黑白正均名曰陰陽鷄有患瘡抱之懷中立止鷄羣中間有之但其毛色與常鷄同故人鮮識之

南方氷薄難以收藏其法用鹽洒氷上一層氷一層鹽久之則結成一塊厚與北方等次年開用雖其味略鹹而可以解暑愈病鹽性潤下得水卽消今乃以結氷蓋母子相合也

六月六日日未出時汲井水用磁罌盛之入王瓜一條於中黃蠟封口四十九日則瓜已化盡水清如故用以洗熱毒丹瘤之類神效飲之亦可解熱病

京師天寧寺塔殿門闔處觀之其影倒懸人以爲異

然沈存中筆談謂凡影入窻隙皆倒懸乃其常理如陽燧照物皆倒中間有礙故也紙鳶飛空中其影隨鳶而移或中間爲窻隙所束則影與鳶遂相違鳶東則影西鳶西則影東樓塔之影中間爲窻所束亦皆倒垂與陽燧一也

新刻張太岳文集卷之十九

擬唐回鶻嗢沒斯率衆內附詔宰相李德裕撰
異域歸忠傳賜之羣臣賀表（會昌二年）

伏以聖主中興九譯戴同文之治名王內附十行承
賜札之恩仰舜德以咸賓誦堯言而丕式聲施蠻貊
歡動寰區竊惟聖人以六合爲家則邇者安遠者至
天子以四夷爲守則要服貢荒服王嘉靖殷邦爰致
氐羌之享丕單武烈聿來肅慎之庭凡雕題漆齒之
氓盡圖王會若辮髮貫胸之長咸隸象胥蓋上仁所
不懷必至誠爲能化惟茲回鶻世長北蕃樹牙乘突

厥之衰通道值貞觀之盛燕然請吏犬羊竊比於中
華靈武徵兵蛇豕荐窺乎上國洎葉護紐東都之勝
致懷恩勾朔漠之師金繒和親不解南侵之禍邊城
互市竟渝北面之盟烽烟時徹於井泉車駕頻煩於
細柳屬關隴腥膻之後徒事羈縻當藩臣跋扈之秋
未遑經略百年胡運尚覓脊斧之誅一統皇輿忽覩
獻琛之會此蓋伏遇　聖皇聰明天錫勇智垂衣而
治際河清海宴之期秉鉞有虔鼓雷厲風飛之烈坐
明堂而朝羣后惠中國以綏四方冠帶月支旅應騶
牙之瑞梯航日出咸輸象齒之珍神㦰交鬯於遐荒
德教誕敷於鞮譯遂使可汗遺胄絜組來朝特勒大
酋韜戈款塞豺狼伏其兇性鴟梟懷我好音雖夷情
之叛服靡常要聖澤之涵濡無外册書錫誓旣崇日
逐之封赤芾疏榮仍懋秩嘗之賞載厪宸慮特詔台
司褒武義貞烈之臣輯異域歸忠之傳遠稽秦漢近
抹皇唐始戎由余之見幾終尚可孤之著節寫諸琬
琰播猶晉濟海之聲炳若丹青掩麟閣雲臺之美叙
欽中纔於筆削絲綸下逮於兆黎感以至誠喜溢淄
青之詔陳之大訓榮逾飛白之書俾覩古以知今用
變夷而之夏信王者懷柔之大德妙聖人鼓舞之微

權彼呼韓請朝特位侯王之上乃實融歸款遂蒙圖
傳之須然未有襲我冠裳爲王屏翰稽顙而臣闕下
穹廬獲齒於內藩推心以置腹中文字遂通於殊俗
允矣聖朝之盛事昭哉史册之休光臣等材謝請纓
籌疎借筯元戎十乘期賡六月之詩干羽兩階幸覩
七旬之格瞻龍顏而有喜肅虎拜以揚休伏願居安
慮危柔遠能邇如天覆幬益隆下濟之謙未雨綢繆
彌切外寧之懼戢干戈櫜弓矢萬方偃武以修文役
邛筰朝冉駹億載宅中而圖大

代謝

賜御製答輔臣賀雪吟疏

嘉靖三十年十二月某日恭遇
皇上躬祈雪澤應期降瑞臣等謹已奉表稱賀某日
伏蒙
聖恩遣某齎捧
御製俯答賀雪吟七言詩一章頒賜臣等者誠懽
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玄殿延禧已泳祥霙之降
澤　皇情與豫驚看摛藻之流光　湛恩隨靈
霈以交流　奎翰與璿華而繼曜非天人之協應詎
動宸歡顧竊賛以何功謬承　眷獎榮逾華袞寶重

琬琰俯愧荒蕪仰瞻雲漢茲蓋恭遇我　皇上德邁
始初功登三五日躋　聖敬至道合乎重實天授
神靈多能乃其餘事茲者軫念窮民躬祈　明[illegible]勤
誠潛運渥澤隨敷臣等仰　格天之洪化自知雀躍
難勝而　皇上鑒翼　聖之微勞遠有鴻慈遍及爰
勤　睿思寵以　宸章欣甲子之應辰驗化機之
不爽　寶墨雲緘宛降從於天上　瑤編日麗忽光
動於人間且事本為民歌由發德是宜撰君臣相說
之樂寧同黃竹之詶吟允為被金石不朽之文奚羨
幽蘭之麗曲顧臣等月忝公孤謬忝客勿　龍光貴
及知寡和乎陽春贅負奚堪賴受持於　玄力競觀
綵綸之煥俱深犬馬之情敢不益勵初心祇承　休
命事吾君如事天忠敬敢忘於夙夜捐微軀而圖
消涘期補於滄溟

賀瑞雪表

伏以　璇霄延貺　九重鑒昭格之誠　玉宇飄霙
率土霈需濡之澤先霢霂而灑潤消災沴以回和喜
氣春融歡聲雷動恭惟　皇上道孚冥漠　功即康
田凝神而五氣司辰享　帝而萬靈受職艱難乃遂
淵衷每切於閭閻惕勵無忘精禱尤勤於夙夜屬以

歲事告成玄冥節屆應食乃萬民之命　雪為五穀之
精北風始厲六花詎曜於瑤空東作將興三白更期
於盈尺爰啟　殿壇而默叩載瞻　昊闕以虔祈爐
煙繚繞飛為天外之同雲　御氣氤氳散作寰中之
瑞靄始入空而瀌瀌繽紛乎飄絮飛瓊竟積野以皚
皚璀璨乎方圭圓璧　[illegible]月映彤墀　御苑
春回花飛瑤樹瞻山則千[illegible]俱白凝[illegible]溟勃之層波
望野則萬頃同輝寧羨瀛洲之九斛根荄[illegible]兆蟲
賊之潛消關塞凝寒見狼烟之已熄且　玄律甫周
乎三限而　皇穹已鑒於重旻天且不違時如有待

斯誠　一德感應之徵萬務豐登之慶也臣等生逢
盛世職忝清班歌奕奕於梁園愧乏撝天之思誦猗
猗於商頌願揚治世之音伏願　景福日新　宸禧
雲擁握五帝之瑤圖而凝命調兩間之玉燭以當天
求千斯箱求萬斯倉朝野咸歌乎　帝力如海之湄
如山之阜富壽永延乎　天休

代徐相公賀瑞雪表

伏以玄宮延貺　皇仁潛達於重霄昊闕承庥靈澤
遍沾於率土逆百花而洒潤斡一氣以回和喜溢堯
衢歡騰禹甸恭惟　皇上動合天心功侔神宰享帝

而萬靈受職山川鬼神畢寧握圖而五氣司辰雨暘
寒燠時若屬以陰氣方凝盛德在水欲兆盈甬之積
躬祈三白之祥祗奉明禋肅承冥感爐烟騰靄同雲
將御氣俱浮綸旨傳溫玉屑與瑤華並降始自九重
而漠漠俄同萬頃以皚皚曜色天池不夜恍璇霄之
月飄霙禁樹先春飛玉苑之花且厚不封條和能消
沴海宇春回已逆寒中瑞靄關山凍合還清塞外烽
烟茲蓋聖德潛孚無高而不格故天心順應有感而
必通者臣等幸際熙朝屢逢盛事恩暉藉被慶澤沾
濡擬兔園與積雪之謠敢謂抽毫能賦續麟紀書有

年之瑞終期載筆以從伏願景福茂臻宸禧流演得
天人之佑助萬年永延乎玄庥聽朝野之謳歌四國
咸忘乎帝力

紫極殿成賀表

紫宮肇建　一人居北極之尊　玄貺申綏　萬壽
叶南山之祝　保定孔固　式廓彌增百辟雲從萬
方星拱欽惟　皇上居德廣淵　宅心恭穆纘　六
七作賢聖之緒若築室既肯構堂　培億萬年高厚
之基迨未雨預綢牖戶　緝熙至道聿嚴軒后之宮
恢廓弘圖載考宣王之室爰消穀旦　特命共工

揆景屬定之方中闢地據乾之正位使民以悅役未
踰時荷　神之休成於不日蘭榱桂棟凌霄漢以高
騫繡栱朱欄與烟霞而競麗卓哉　偉搆揭以　鴻
名　紫極巍崇瓊楠煥　微垣之象　壽清嚴邃璇
題快　景曜之輝際朱鳥之拱宸　撫辰華而時御
蔡順百祿綏純嘏於燕閒賓禮　萬靈薦馨香於
夙夜棟隆斯吉寢成孔安　離麗當陽　天德彌光
乎日月　鼎新凝命　帝居益壯於山河臣等幸際
清時叨塵法從忭憐大廈莫酬　帖冒之恩黼黻
洪猷敢上魚輪之頌伏願　宸躬丕熾　昊眷郅

陛　作君作師而寵綏四方保金甌於有永　曰壽
曰康而歛時五福綿寶祚於無疆

紫宸宮賀表

伏以　宸居鼎建萬方拱　帝座之尊　天蹕賁臨
億載鞏　皇圖之固　培隆基而益永膺鴻眷以維
新慶洽寰區懽騰朝野恭惟　皇上心涵淵穆　道
貫清寧　締造惟艱　光啟中興之業　構堂是肯
懋昭大有之功　奄四海以羣象恒念綢繆於牖戶
　控八荒而在闥益堅壯麗之山河茲承輿宅之
弘恩載飭　常居之偉制使民以悅役匪侈於淹時

荷　神之庥功遂成於不日聳千楹而赫奕疊萬拱
以峻嶒　穹棟雲連閶闔洞開於黃道　周廬星列
鉤陳環衛乎　紫垣　帝樞臨北斗之高城仙館關
西清之勝境旣以順　聖躬而綏豈樂因之披玄覽
以發　道眞　法駕時乘　翠華至止　萬靈訶護
慶爰居爰處之宜　五位尊安介俾熾俾昌之祉迓
瓊庥於有羡凝　寶命以無疆臣等幸際　熙明夙
叨怙冒傾心黼座不勝就望之忱稽首　瑤堦敢上
與輪之頌伏願　紫禧繁錫　宸貺茂增　玉燭均
調　坐軒后之合宮而　延和納佑　金甌永保
受天皇之秘籙而久視長生

賀瑞穀表一

嘉靖四十五年八月初七日該　苑田督職上　瑞
穀三穗者四本二穗者九十九本仰惟　仙誕屆期
　玄禎疊現而　瑞穀之登尤爲萬國和一之象
九重福壽之徵臣等誠懽誠忭謹稽首頓首稱　賀
者伏以　瑤穿薦眷　一人膺戩穀之庥　寶穡敷
祥萬寓洽豐登之慶自　天田而挺秀先　虹旦以
申禧　舜畝懽騰　堯衢喜溢恭惟　皇上道叅惟
大　德並曰生艱難每切乎人依所其無逸　籲禱

素孚乎　帝鑒享於克誠風雨節而寒暑時黙順
璣衡之運府事修而民物阜永培　邦國之基　協
氣交融　休聲旁達惟　玄化均調於玉燭致歲功
疊奏於金穰聰此嘉生允爲仁卉儲精毓萃夙含
渥澤於　仙疇合穎連莖特表　殊禎於　聖世際
五百載　貞元之會介億萬年　富壽之祺應時旣
叶於幾先取義尤彰於妙合穗則叟岐而三秀昭參
　天兩地之功幹則四偶而九奇符易象箕疇之數
蓋　聖人得其　位斯得其　祿將　享玉食於無
窮肆　上帝降年永而降年康丕顯　珍圖於有赫

休哉　靈貺遝矣希闊臣等幸際熙明叨塵侍從質
同稊稗栽培夙荷乎　天工心切芹葵歌頌敢忘乎
帝力伏願　宸鳌茂集　睿算崇增時常和而歲
常豐　光撫盈成之　寶祚　日之升而　川之至
益綿鞏固之　瑤齡

賀瑞穀表二

嘉靖年八月該　鄭府廬江王奏進瑞穀一莖五穗
者一本　莖三穗者三本一莖二穗者六十本仰惟
聖德格天上玄敷祐爰覩殊祥之應適當　聖誕
之期此誠　萬壽無疆之徵海宇大和國家康庶之

象也臣等誠懽忭謹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萬寶告
成四海協嘉生之瑞五岐擢秀　九重徵明德之馨
二氣委和實昭　靈貺臣等切惟種之美者曰谷黍
民之富庶由此而臻國之重者曰祀　上帝之粢盛
於是乎出故有年稱慶振古如茲而聚人曰財莫斯
爲切苟順成於歲事卽允協於休徵况乎質本一莖
岐分數穗均沾上脉獨合幹而芃芃共飫天倪乃萃
精而㠑㠑玉粒表勻圓之美金穟獲堅好之繁瑞豈
虛生時因吉會茲蓋伏遇　皇上道合　重玄仁涵
庶類廸知主業念稼穡之艱難參贊化功致雨暘之
時若明德上通於　穹昊　洪恩誕布於多　方延
茲加瑞之生正直昌熙之運驗　天庥之茲至期地
寶之𦾔呈遠從河洛之墟爰獻　闕庭之上　廟宫
薦享馨香格　祖考之靈臣庶同觀　普率荷　神
明之貺彼金芝兢麗未同合穎之加雖朱草抽華奚
補盈箱之富豐年爲瑞有秋書太史之篇和氣　致
祥久道臻　聖人之化臣等叨承殊渥欣調無補於
天工快覩奇禎忻頌倍加於恒品大平有象豈徒見
物阜民康　聖壽無疆咸共祝天長地久

賀瑞鹿表

茲者永和王以白鹿　上進臣等仰惟　天垂洪眷
帝介長生昭厥有赫之　純釐錫此非常之　上
瑞誠　聖壽萬萬年無疆之顯兆也臣等誠懽誠忭
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玉誕迎祥際千載貞元
之會　瑤光挺瑞兆萬年　壽祿之徵　鴻禎特應
乎　昌辰　駿德永綏乎　渥眷　一人納祐八表
騰懽仰惟　皇上淵穆凝神　溥將受命　歛時五
福用敷錫於庶民　祗奉三無以發育乎羣品　大
順洽雍熙之化　至誠收悠久之功　恊氣光盈
殊庥叢委曉茲玉毳載表　瓊禧畢疊見於名區已

旂　騶番之貺茲適逢於　影旦尤彰會合之奇矧
當　金籙之祝䖍爰自庚方而薦祉　天惟純祐將
扶　上壽以彌堅物乃先知丕顯　貞符於有象向
仙階而騰倚何殊虞獸之蹁躚託　御苑以棲遊
長伴周禽之翯翯高素影分輝於南極霜姿煥彩於
西清惟昔軒后乘圖一對環而獻壽迨至　玄君降
李再託爲以通靈遂古爲希於今特盛具曉　帝命
申麻之意必非人力可致之符臣等幸列邇聯慶逢
盛事才慚善頌言詞莫罄於揄揚喜切微衷手足不
知其舞蹈伏願　羅圖永御　芝曆洪延　如川至

如日升如　天長而地久萬方拱　辰極之尊
來鳳儀　來獸舞　來龍負與龜呈億載鞏山河之
固

賀瑞兔表

茲者　玉誕届節　寶度迎禧乃有太醫院官　獻
上瑞兔禮備五色迥異恒品此我　皇上萬萬年
長生久視之徵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稱　賀者
伏以　景曜騰輝三祝初勝於　寶度　衡精炳瑞
一人永介乎瑤齡信　聖德之丕昭致　玄禧之
薦錫惟均萬字慶集　九重恭惟　皇上太素凝真
玄元合妙　致中和而育物四海歸仁　秉精白
以格　天萬靈綏祐　在宥溥龎之化既得道而
忘蹄彙征登俊乂之才兢秉時而擢穎　休聲旁達
協氣交流凡諸希世之禎咸萃一朝之盛睠茲神
毳產自　王畿昔偶　昌期曾與四靈而並至今逢
大慶復偕百獸以來儀愈出愈奇載馴載擾飲玉
池而餐瑤草養就仙姿蔭月宇而息天庭搗成聖藥
將證功於　軒室乃託跡於周宣應　景旦以呈祥
先　虹辰而薦祉來從　萬壽昭　萬年鶴算之綿
色備五行表　五福龜疇之斂非時不見吉有叶於

開先厥類惟彰機獨神於默應蓋　聖人大德得壽
必膺昌熾之祺肆　上帝申命用麻特顯　騶番之
眷休哉盛事邈矣希聞臣等幸際　熙明叨塵侍從
盡中山之管詞莫罄於揄揚聆　虞殿之韶情惟深
於忭舞伏願　宸聰浩衍　帝貺崇增　握乾符而
闡坤珍　國祚鞏山河之固　撫龍圖而　操鴻
寶　仙齡齊箕翼之長

聖壽節賀表一

嘉靖四十五年八月初十日恭遇　皇上萬壽聖節
臣等誠懽誠忭謹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　聖主握

乾符億萬載　蘿圖永御　皇字申鼎命六十年花
甲初輪　純釐茂集於　昌辰　繁祉聿新於　景
旦　赤虹紫電弘開　震夙之祥　玉檢金繩增受
泰元之筴　神人闓懌裔夏騰懽仰惟　皇上纂
大合華　執中布度　秉漢沔　龍飛之運　膺曆
數而　恢帝紘　按洛河人負之疇　敘彝倫而
建皇極　文經武緯觀揚　列聖之耿光　禮備樂
和兼總百王之述作　囿一世於鈞陶之內　躋斯
民於仁壽之鄉　二儀胥而協氣文流岳貢川輸盡
發無前之秘　一德孚而治譽上達　神綏　祇貺

適昭有奕之庥方　椿齡浩衍於春秋乃　芝曆甫
週於甲子　瑤杓轉握載符　誕降之辰　寶袞開
編敘紀　延長之筭　帝座拱　北辰而麗正　瑤
光聯　南極以騰輝　百祿是宜四方來　賀嘉木
靈蚤紛呈動植之珍貫耳雕題畢集梯航之貢佳氣
藹　蓬萊之闕歡聲傳　閶闔之雷凡在　照臨舉
同　慶祝仰　帝德配　天爲大其運靡窮卜　仙
齡如　日之升自今伊始臣等班聯清切世際　熙
明葵質有懷競傾心而就日芹悰莫罄惟拜手以呼
嵩伏願　多福駢臻　新祺茂介　御甲自一輪而

載衍盼千盈萬常同箕翼之明　帝曆由四紀以滋
綿　咸五登三永莫岡陵之固

聖壽節賀表二

千齡誕聖鴻圖卜有道之長　萬壽齊天太運衍無
疆之慶玉帛紛陳乎禹服簫韶協奏於虞廷瑞靄歷
浮懽聲雷動恭惟　皇上功參大始　道契重玄
丕顯應圖備聰明睿智之德嚴恭凝命得名位祿壽
之全　聖人之化成以久於其道王者之定命既世
而後仁山川鬼神畢寧風雨燠暘時若宏開壽域納
兆庶以同躋獨運廟謨靡毡裘而遠遁惟至誠無息

象帝之先肆申命用休受天之佑如幾如式俾熾俾
昌載當萬寶之成恭遇　一人之慶金莖玉露委滋
潤以挹九霄銀漢冰輪並清光而被四表式昭黙眷
永錫遐齡自昔河清已兆龍飛之運伊今川至益衍
鳳曆之休臣等叨司雍教幸際昌辰偕百辟以祝　無
年悠久成物率諸生而歌周雅壽考作人伏願　茂
膺純嘏益介洪祺如日之升如月之恒長作神人之
主極天所覆極地所載溥函四海之安

聖壽節賀表三

聖神天授誕膺五百載之昌期　壽福日臻茂衍億

萬年之景運節逢　大慶瑞擁　元辰圖圖毓開煥
龍光於　南極蓬萊雲近添鶴算於東流華裔均懽
神人胥懌恭惟　皇上道涵太始德契　重玄受籙
應圖咸三皇而登五帝握符御曆紹　二祖而邁
七宗百姓為心萬方在己對時發育至仁浹洽於群
生舉世甄陶大化滂流於庶類文武並用中外攸寧
禮樂孔修述作兼備允矣超千古而獨盛巍乎參四
大以常尊茲者屬五德之在金來萬邦之執玉祥光
焜燿徵赤龍玄鳥之紛紛協氣充盈儼樞電渚虹之
赫赫仙硐萁開於十葉瑤池桃熟於千年屆日月之

紀而延乾坤之錫羨大德必壽式孚有道之長申命
用休允協無疆之慶臣等叨依密勿久荷　寵恩感
激獨深奚啻羣情之祝班行同舞敢先　萬歲之呼

聖壽節賀表四

昊天有命賜　永壽於　一人聖德在秋啟昌辰於
萬壽屬電繞虹流之大慶衍日升川至之蕃禧
三靈之眷祐允昭九有之懽忻交暢恭惟　皇上應
期時出　撫運中興總覽政幾體乾行而不息用知
民隱運離照以無疆作之君作之師兼百王化理之
盛丕哉文丕哉武揚　累朝謨烈之光夫惟至治之
馨香上聞是以大德之名壽胥得茲者風清玉宇露
湛金莖瑤發英蓂應日初舒乎十葉祥呈禹除昔年
昔慶乎三登矧中州之靈既適來而　南極之星燁
正現冠裳造闕混車書以來朝璧馬充庭歷梯航而
入貢誠　聖壽之盛會曠世之奇逢也臣等位列邇
僚身霑渥澤　莫酬　恩遇徒懷葵悃以凌兢虔祝
仙齡謹效嵩呼而忭舞伏願　聖壽與乾坤並久
皇圖同山嶽俱安八千歲為秋永受四方之賀億萬
年在位茂膺五福之疇、

聖壽節賀表五

天開壽域九重凝元會之精　命協貞符萬載仰
長春之慶臣工舞忭中外謳歌恭惟　皇上化洽華
夷　道同元始　建中和之極　重玄格而雷雨應
時撫亨泰之期　瑞應昭而嘉禾呈秀文章煥然可
述允卓冠於　百王功業巍乎有成式增光於　烈
祖篤生藩邸已占虹流電繞之祥入統輿圖爰致天
保日中之治茲逢　初誕　際　昌辰璿衡墮實神
霄五色卿雲環擁光華之月四譯效梯航而向日萬
水朝宗諸藩陳璧馬以充　庭眾星拱極仙蓂十葉

浮佳氣於形墀韶樂九成奏歡聲於紫禁嵩呼競祝虎拜交羅豈止五百年而王者興殆將億　萬歲爲天子壽也臣等淸光伊邇弱翰無能捧蓬島之　瑤觴冀少酬乎　帝力進芻蕘之金鑑知莫補於　天聰伏願　保合太和　靈承實祝隆禧有秩歛康寧富壽而脩於躬曆數無疆繼虞夏殷周而邁其盛

聖壽節賀表六

伏以　聖人久道成化會君師之治教以綏民　王者得一爲貞配天地之淸寧而永壽率土　慶天長之　景日羣生欣物覩之　昌期南極　開雲爍祥

光於紫淸碧漢東華授籙摽遐算於玉笈琅緘齊夏同歡神人胥懌恭惟　皇上道契先天　心涵劫有紹　二祖七宗之丕緒綿　景運以遐昌合三元五德之玄精延太和而保合粤自　貞符降邸已占虹流電繞之祥爰及　大寶受圖益隆天保日中之治玄武布昭而亭燾彌　神機默運而大化旁敷昭事靡遺對　冲靈於咫尺　精誠潛格儼肸蠁於玄冥惟至治之馨香　上聞故　大德之名壽胥得茲逢　初日適際　昌辰　諸藩陳璧馬以充庭四譯效梯航而向闕露凝雙掌金莖霏五玉之膏光爍九霄璧月耀重輪之彩佳氣氤氳乎　昊闕　衆真翔集於　高晨九霄瑞鶴鏘鏘焉偕鳳鈞簫唱以和鳴五嶽仙芝燁燁焉與瑤草瓊枝而並耀茲爲大慶況屬　熙朝盖雖　列聖之丕昭鴻基曾未登乎三紀而我　皇上之誕膺寶曆乃獨邁乎　前休斯蓋天佑有明欲永靈長之盛治故日隆　聖壽用申定命之　洪恩也臣等久荷　寵榮叨依密勿　玄麻仰庇幸含生於壽域之中　帝德難名徒忭舞於光天之下伏願　景福茂臻　宸禧益衍玉燭和調億兆賴一人之有慶金湯鞏固雍熙永萬載以無疆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賀靈雨應祈表一

茲者我　皇上以夏令既深雨澤未足乃躬叩於
雷壇爲民虔禱　聖誠所至　天鑒孔昭甘澍溥零
遠近霑洽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聖主念民依之重無歲不祈　皇穹鑒　帝德之
馨有求輙應驗感通之素妙彰　眷佑之彌申喜溢
堯衢懽騰舜畝恭惟　皇上道參惟大　德並日生
鏡玉斗以調元　握璿樞而運化一知艱乃逸農
功夙戒於三時　視民如傷王政必先於四者屬當

夏暮佇俟秋登雖　靈澤屢頒已兆豐穰之慶乃
宸情遇軫尚厪宵旰之憂慮邪氛或蟄於休和致
鴻化有乖於發育叩瞻　昊極虔修齋祓之儀　勑
召風庭赫布驅禳之令果靈符應立致　嘉祥決
天漢之瓊波注流四野瀉　玄池之玉液沾溉群生
澤注瀛以旁通氣絪縕而交鬯在原在隰欣觀長畝
之易禾如京如坻滿擬大田之多稼詎止增滋而溢
潤尤能解劫以迎和　日月光華　乾坤清泰即炎
帝之日雨則雨未足彌神信　大人之先　天後
天罔不合德益顯　參贊彌綸之用永綏　康寧富
壽之禎臣等久荷　生成叨塵侍從衍龜疇而省歲
備紀休徵續麟史以編年特書大有莫効涓涓之助
徒深抃躍之誠伏願純嘏茂膺　洪禧丕衍五風十
雨均調四序之和　億載萬齡永介一人之慶

賀靈雨表二

聖主勤民虔舉禱祈之典　皇穹眷德丕昭康阜之
符景貺萃于　一人靈液覃于四表懽騰禹甸頌溢
堯衢恭惟　皇上道合沖虛神凝淵穆心之所向先
天而弗違澤之所敷與海而同潤頃者雨暘之未叙
深軫稼穡之多艱　躬啓齋壇虔祈　玄渥綸音甫

下雷聲即應于重霄法限方中電景弘宣　于三極
惟　聖誠久而不替肆甘澍漬而遂流宮廟百神共
彰靈于爲雨山川郡祀咸效職于出雲初沾洒以霏
微繼淋漓而汪濊祁祁入夜妙潤物于無聲滴滴崇
朝昱農時于洊兆背回墟麥關兩歧漢代之祥綠靄
郊禾擎連穎周家之瑞和氣布而乾坤澄泰靈氛滌
而日月光華蓋至　聖格　天保佑益隆于　駿命
而惟　皇欽福豐穰茂衍于鴻禧所謂參贊之極功
斡旋之妙用也臣等幸逢　明盛忻覩禎嘉沐德龍
池夙載涵濡之化承恩鳳沼彌懷漸被之仁伏願

慶祉天申休徵日集洗兵紫塞神功廓一統之謨春
政玉衡　聖治永萬年之業

賀靈雨表三

聖主對時因切民天之恤　帝宮肇祀用昭方社之
祈惟天心助順而弗違故雨澤應期而捷降公私需
足遐邇懽呼恭惟　皇上聖德作新　靈忱默運叡
惟邦本恒致重於農時對越　昊穹屢昭受于　帝
既茲値積陽少沴僅旬月雖必爲灾但當南畝載耘
恐膴芃而遂將成颷時過不雨民失有秋齋滌秉心
致　神祇之陟格　惕乎渙汗勉臣庶以靖恭方嚴

宸蹕于璇階情殷露禱旋布渰雲于寶埋歌協雨
公膏液垂蘇旱氛清滌始見飛甘瀼瀼祈祈偏浹于
堯衢繼看沃稿回焦浥浥均沾于舜畝匪直寰中之
瑞亦清塞外之塵蓋一德格天勅時幾以調化斯百
神受職均福賜以佑民可謂協位育之全功參彌綸
之妙用者也臣等叨聯侍從久荷洪私均動植以濡
恩莫效涓流之助霈乾坤而受澤徒承沐浴之光
伏願　雨暘時若蝝害弭消大田多稼而百谷用登
不獨慰十千之望歲烝民乃粒而萬邦作乂將併億
兆以樂年

賀靈雨表四

甘霖應禱神麻昭洽乎兩間　勤念爲民　聖德貫
通乎三極百靈效職萬姓騰懽恭惟　皇上極建中
和曠古今而獨盛　化隆參贊合上下以同流精誠
默契於　蒼穹膏澤久潭於黎庶無思不服有感必
通曩惟瑞雪冬盈預啓百昌之兆邇者洊雷夏震幸
清九塞之塵蓋霄旰每軫乎憂防而造化實歸其掌
握茲當朱明屆候　赤悃申祈思稼穡之艱難下民
所賴謂雨暘之時若上帝攸司秉一念以告虔肅群
工而省過　皇情肫至　帝鑒昭乎月離畢以示期

山出云而布靄風霆迅發溝澮交流頃回普化之玄
功大慰有秋之渴望忻忻草木盡懷沾溉之榮膴膴
郊原均冰涵濡之賜臣等瞻依鴻化贊襄無裨于
天工沐浴太和謳頌敢忘于　帝力伏願　歛五福
以錫庶民致太平于有象叙九疇而　御皇極綏景
福于無疆　瀚海龍城寔協洗兵之慶太山梁甫嗣
修檢玉之篇

賀靈雨表五

皇穹眷德昭感應于休徵　聖主祈玄妙幹旋于大
造渥百嘉而允遂滌諸沴以咸清慶洽家邦歡均朝

野恭惟 皇上仁義立極宣哲敷猷 軫念民生治
府事而九功敘欽崇 天道在璣衡而七政齊玄冥
獻瑞于瑆寰大畢流和于玉澍麰盡熟既聘率育
之貽耒耜竝興復兆屢豐之祉顧群吏不克修其職
致三霖間亦愆其期以耔以耘在乘畝猶未病農時
之役惟宵惟旰乃 朝廷則深憂穡事之艱將旱而
惕焉恐其爲災既雨而歉然以爲未足 齋壇肅啟
叩法界以蕆冲儀 御墨煥頒戒祠曹而舉曠典
宸衷所向 天用弗違 聖敬攸齊 神是具格言
甫出而雷電交作限向終而雨澤逆盈和氣宣通庶

化機于長養 靈滋浹給普 帝力于栽培內以登
稼舜田外以洗兵漢塞富強之業自是以彌光太平
之基由茲而益固誠綢綸之妙用而位育之極功也
臣等濫叨祿秩久荷生成仰 聖心之勤勞無能贊
助覩 玄恩之優渥惟倍懽呼伏願賜雨常調乾坤
永泰得 天人之感合萬福以駢臻納川岳之珍會
千祥而畢集大振 皇威於有赫茂延 聖壽於無
疆

賀靈雨表六

天垂玄眖鑒 一人昭假之誠民頌豐年衍四海昇
平之治仰休徵之嚮應信精意之潛孚福溢堯封慶
均禹甸恭惟 皇上剛健中正 濬哲文明大德格
天至仁育物政惟歲功之敘時若雨暘心存民食之
依知先稼穡功侔 元宰撫運而五氣司辰道際貞
符握紀而百靈受職頃因時曠即軫 淵衷嚴所司
以偏叩羣神肅齋壇而躬籲上帝誠無幽而弗達適
周宣雲漢之思神有感而即通過成湯桑林之禱遂
蒙赫鑒允答虔忱合四海以垂陰浹三朝而流澤潤
回枯槁助 兩儀發育之功滋洽根荄若萬類生成
之性山川增色草木含輝忻 雨露之霑濡識 化

工之幹運矧去冬之瑞雪已受明賜於來牟即今日
之甘霖定獲康年於黍稷 郊廟之粢盛備矣烝黎
之粒食盈焉 帝德難名民生何幸三農鼓舞慶樂
歲之有徵萬姓謳歌載 洪恩之丕冒臣等叨依禁
從快睹 嘉禎愧無涓滴之俾喜有優渥之霑伏願
功光 昊帝道貫 重玄欽五福以錫庶民固群
生而躋壽域日升川至介遐福于無疆雨施雲行保
太保于有象

賀瑞雪表一

玄穹錫祜鑒 一人昭格之誠 靈澤敷祥啟萬宇

豐登之慶　贊神明而闡秘斡造化以成能喜溢竟
衢懽騰舜畝恭惟　皇上心涵太始　德合混元
兼覆幬持載之功草木昆虫咸若　盡裁成輔相之
道雨暘寒燠維時毋惟稼穡之孔艱無俾烝黎之失
所茲者一冬已半三白猶慳雖　玄工未至於愆違
乃　宸慮預虞其旱暵　竭精衷而默籲　上帝有
赫鑒觀　渙綸命而　申勑有司無遺禮祀　純誠
所積感若郵傳　眷祐素隆應如響答二儀之烝條
醞釀以回和五穀之精遂繽紛而薦祉兆豐穰于歸
歲啓農扈于先春寫曜九重漾珵殿瓊堦之素彩霏

華千里蕩玉闕紫塞之塵氛況節届乎履長而災消
沴弭功既妙于扶陽且慶當夫首度而迎祉集禧
瑞允徵于　增筭益顯　參贊彌綸之用永綏　康
寧富壽之庥臣等幸際熙朝樂觀　釐事行[illegible]嚮而
省歲備紀休徵續麟紀以編年特書大有伏願　仙
祺茂介景福崇臻　先天弗違後天不老萬年調玉
燭之和　極地所載應地無疆四海鞏金甌之固

賀瑞雪表二

誠格高穹誕應　九重之禱　功回造化即占三白
之祥喜溢臣工懽騰朝野恭惟　皇上仁涵庶類道
乾重[illegible]作之期　履豐亨之會內安寰宇萬協
氣之旁流外撫要荒決妖氛之頓息　茂膺介福永
錫休徵維茲季冬未霑雪澤仰勞　宸念　虔禱
雪壇惟　昊天昭鑒于一人肆同雲遂布于四野六
花絢彩俄驚上苑之同春萬戶凝華似覩崑岡之照
夜況積地膴旨盈尺雖委潤而不封條允爲豐歲之
徵用表太平之象若被禽鳥之瑞徒飾耳目之觀至
於草木之祥何補衣食之用試探往藉莫盛今時此
皆　皇心昭合乎天心故　玄澤同符于聖澤者也
臣等叨司雍教幸際熙朝率多士以趨蹌豈勝雀躍

同萬民而歌頌莫罄豫鳴伏願　帝眷昭垂　神庥
滋至十日雨五日風盛治長調玉燭九年耕三年積
洪圖永固金甌

賀瑞雪表三

聖主惠民夙致精禋之禱　皇天眷德弘敷大有之
徵澤溢堯封懽騰禹甸恭惟　皇上信報達雍熙之
妙　中和成位育之功明德惟馨典秩百神之祀艱
難乃逸念切小民之依頃以時澤之愆　上廑　淵
衷之慮吉蠲對越屢躬叩于　皇穹昭格感孚遂仰
承乎　帝貺一誠之潛通無間百靈之祚相有徵八

焄同雲于里一色瓔英皎潔散五谷之精華玉質雰
霏獻六花之嘉瑞消沴而已占盈尺應時而不必封
條山嶽增高根荄倍潤三農鼓舞歌帝力于康衢萬
彙滋榮益春和于化國顧滋雨暘之時若實爲厤春
之駢臻　天澤偕　聖澤以同施人情與物情而交
暢臣等叨居侍從幸際　昌時仰　帝道之昭明荷
天心之悅懌殊深忻忭莫罄揄揚伏願　彌綸成
天地之能久大崇易簡之德休徵備至錫五福于
庶民道化益隆衍　萬年之盛治

賀瑞雪表四

洪化難名臘瑞應九重之禱太平有象玄靈呈六出
之奇　天雖高而聽則卑　聖惟誠而禱必應仰震
情而恍豫凛臣庶以懽呼恭惟　皇上德並兩儀
治隆千古　留神宵旰恒懷稽事之憂　加志闇闔
每切民天之重茲者玄冬邁序皓雪愆期特軫　淵
衷虔修日禱竭誠將事明德上葬乎　天心申命用
休渥澤允符于臘候百神效職三白呈祥瑛樹繽紛
式現六花之瑞瓔田璀璨實爲五谷之精綏綏不至
于封條竹見來甦之率育滿滿漸成于盈尺已知螟
螣之深藏是蓋　聖主敬天以保民感孚有素故穹
旻應祈而錫祝昭假孔神誠大祐之無前而真符之
叠見也臣等叨黍密勿無禆燮調歌帝力于不識不
知與億兆同其懽戴荷神功于至廣至大感　天地
莫克形容伏願　玄祐彌隆休徵茂集卜萬年而御
曆益臻戩穀之祥斂五福以錫民永保豐年之治

賀瑞雪表五

靈雪應祈允兆昇平之象　皇穹眷　聖式昭感極
之誠喜氣春融懽聲雷動恭惟　皇上堯仁不冒舜
德好生臻中和位育之功極參贊財成之道祈寒暑
雨洞察小民之艱黍稷稻粱恒切有秋之望屬冬時

之既届偶雪澤之猶愆爰軫宸衷恐妨農務齋心內
殿惟翼翼以欽承　躬禱雩壇儼洋洋其陟降至誠
必饗克敬惟親六合同雲遂作輕盈之絮九天飛霰
旋開頃刻之花岡原皓若堆瓊衢路紛如連璧既霑
既足永無螟螣之虞以耘以耕豫卜茨梁之積農謳
于野忻　玄澤之兆豐士慶于朝仰　聖心之允合
是皆　皇上功侔造化用能粒我烝民者也臣等覩
茲靈貺局既名言懽呼敢效乎蟲鳴踴躍豈殊于獸
舞伏願　道超無外德葬重玄敉記曾年奠萬國于
肆調周雅祝　一人如山阜岡陵

賀瑞雪表六

天澤覃敷犬地晃瓊瑤之積　皇誠感格玄冬啓穠禧之徵禹甸懽騰堯封慶洽恭惟　皇上道叅太始運撫中興昭事九玄靈承列聖昇平有象至仁已遍于寰區惕勵無忘秘禱循勤于夙夜念食爲萬民所賴而雪乃五谷之精氣和則歲斯豐土潤而農始利仲冬小雪六花已灑于彌空季月大寒三白未盈于竟野庭壇齋祓知　聖躬之獨勞　簡籙敬陳荷天心之點檢是以宮謝再虔之日帝降初駕之辰同雲布而微霰零北風淒而密雪下由寸盈尺自旦及昏

樓閣粲樓疑崇堇之鈿璧飄花落絮似上苑之逢春應水腹之堅陰凝愈固迎土脉之動液滲潛通豈惟使牟麥之青榮用覩鐏銍且能令厲氛之滅没塞癘戈矛此誠至德之素孚而靈祇之上瑞也臣等才非曾史叨聯北闕之班學謝鄒枚敢獻梁園之賦惟深雀躍益戴　鴻私伏願　彌綸成天地之能久大昭易簡之善神禧雪擁帝祉日新七政齊而太階平永田功于九扈三靈衛而多祐集綿　聖壽于億齡

賀瑞雪表七

伏以　法嗣　冲玄　靈貺應　一人之禱陽回霄壤祥霙霏五穀之華三時可卜其順成率土盡融于和暢仰　宸情之悅豫喜溢　龍顏沐　聖澤之沾濡歡騰黎首恭惟　皇上　道孚眞漢功卽康田裁成輔相以成能叅贊彌綸而建極覃　仁慈于宇內民巳安而軫念如傷運造化于掌中　天不違而欽崇愈郢是以豈年屢慶邦孚至治以無虞協氣嘉生瑞應太平之有象茲以玄冬臨季雪澤未均日以熯之　天意殆相工倕而布暖歲云暮矣　聖心欲啓農扈于先春乃涣　綸音爰虔露禱惟　至誠之昭格斯寘感之潛通　內壇肇啓同雲巳布于璇空一

齋館裁臨密霰遂敷于瑤甸始繽紛乎散絮俄皎潔以推瓊靄靄浮浮每卽形而賦象瀌瀌奕奕爰潤物之無聲忽驚霍霍之翩翩倏見花開于頃刻自此而澤來麰根荄借潤從茲而消厲祲關塞無塵彼珍禽異卉徒現奇于耳目顧何裨衣食之源卽和璞隋珠雖充溢于圓方未必立蒸黎之命唯茲　上瑞實曰休禎臣等調燮無功　恩輝藉被　殿廬宵直疑臨不夜之仙城　宮闕曉瞻驚入長春之福苑慶倍尋常于萬萬心同品彙以忻忻伏願　景福茂臻玄麻滋至邁五帝之瑤圖而凝命調兩閣之玉燭以

當天百禮告成歲歲享周田之利三農不害人人麿
堯壤之歌

賀冬至表一

玉律迎陽萬國際天開之運　璇宵篤祜　一人凝
日至之禧乾元肇啓于鴻鈞　聖壽崇增于鳳紀慶
綿宗社喜溢寰區恭惟　皇上　體道冲和　順神
淵默　建中建極動靜合　天地之心　帝饗
親齋戒通　神明之德協虞璣而齊七政　叙箕範
以備庶徵維茲極辨之　熙朝　載值履長之令節
斗杓旋子月當三統之先昴宿殷宵序屬六陽之始

淑氣漸滋于玄籥元聲默應于黃鍾魯史書占睹雲
容之表瑞周圭測景喜日馭之延暉兩堦騰肆樂之
懽四海慶寢兵之候緩綏畢集玉帛交陳　肅五夜
而叩　露壇柢荷　重玄之鑒踰十辰而逢　景旦
預開首麌之祥　湧祉流禧沛若水泉之初動　益
齡增筭晉如陽德之方亨歲運維新　宸釐有羡臣
等叨陪近列幸際　昌辰才謝八能莫叶鈞天之奏
情深三祝惟同嵩嶽之呼伏願　純嘏緝熙　太和
保合立天地人之極而垂衣五位永綏皇極之洪圖
培壽福祿之元而　御曆萬年茂衍泰元之神筭

賀冬至表二

躬昴升辰式協仲冬之候履長迎福載陳亞歲之儀
喜　聖主之當陽見天心之來復紀貞元而應度按
時令以承禧海宇交懽臣工洽慶恭惟　皇上道涵
泰始識洞玄微謨烈冠乎百王功德超乎千古撫五
辰而順序齊七政以明時得　天統之攸長世數周
而復始荷神明之眷祐　國祚永而益昌茲者　序
屬殷冬時逢周正黃鍾啓律緹室之璇和玄籥
生春適融風之始暢珠星璧月燦　穹極以呈暉
舜日堯年迓天休而廸吉望晉臺書雲物之慶測漢

表識陰陽之和休矣祥開昭茲覭施禮方嚴于大報
時允謂之昌辰臣等叨列清班忻逢盛會吹噓有藉
幸同六琯飛灰裨補無能愧比五紋弱線但深忭躍
倍切瞻依伏願　聖曆丕延治運乘陽而並進　皇
圖孔赫壽源與時而俱增申錫無疆肇億萬千年之
鼎盛恩　皇多祜迓三十一載之泰來

賀冬至表三

黃鍾協律一元涵發育之仁　紫極迎長　萬國仰
亨嘉之會淑氣充盈于禹甸懽聲偏溢于堯衢百祿
是道四方來賀恭惟　皇上道侔覆載　德冠古今

神聖登樞大化乎而金甌永固中和建極玄機運
而玉燭均調政順旋衡配歲時而成序　恩加寰宇
茂品物以偕春茲當履至之辰正值陽生之候琯灰
浮熳識六氣之潛萌圭景延暉知七日之來復宮線
初添乎弱縷臺雲已驗夫書祥臣等幸際昌期叨塵
近列望龍光于咫尺實切瞻依　鑿雀躍以颺言倍
增忻忭伏願　靈承帝眷保合太和天地位而上下
鬼神以寧臻蕩蕩巍巍之治太階平而麟鳳龜龍畢
至成熙熙皞皞之功

賀冬至表四

天開於子一陽肇資始之功日至於南五位納履
長之慶儀陳亞歲瑞集　熙朝恭惟　皇上　明聖
當天　大君御極對時弘化踰三紀而仁洽兆民耆
治保邦纂　列聖而德超千古　顧神淵默獨觀萬
化之原體道冲和恢復一元之會撫五辰而凝績政
在扶陽開二儀以爲功恩昭育物禮明樂備成聖人
制作之能文治武功見　王者經綸之迹四時合序
九域同風茲載啓乎昌辰益茂承乎　景貺天宮磬
動聲元已應乎黃鍾緹室灰飛晷影漸舒于繡線覩
老星之正昴物類昭蘇應周月之授時神人闓懌協
氣光盈于　紫極　穹陰退謝于玄枵窮塞寢兵喜
邊氛之靖息清臺觀象書雲物之新嘉臣等叨陪文
石之班敬效華封之祝伏願　宸承　帝眷　保合
太和一之日以體元遠過夏時之曆數　萬斯年而
御運　長歌　舜日之光華　一人膺祐命之純四
海樂昇平之盛

賀冬至表五

六琯吹葭緹室迓一陽之來復三垣正斗璇霄睹萬
象之維新弘開發育之機茂著　裁成之績臘回寒
谷人樂熙臺恭惟　皇上　大智先天至仁徧物剛

健體乾行而不息　文明煥離照以無疆盡制盡
兼乎聖百王作述之盛丕承丕顯增　二祖　七宗
謨烈之光禮序樂和德化徹于有衆民安物阜惠澤
浹于無垠夏霖冬雪皆應祈而歲功已就北狄東夷
俱效順而邊警不聞茲逢南至之辰益進大來之吉
午中立表圭日布影于初長子半迎陽璧月流輝于
既望推元紀曆數符周統之得天觀氣書雲瑞協軒
轅之獲鼎黃輿貢祉　玄象昭庥　景運當三十年
周而復始　聖壽綿億萬載久而彌昌臣等襪線才
微愧無裨於　龍衮涓埃念切期仰荅乎　鴻鈞對

時陳獻虞之衷叩 闕致呼嵩之祝伏願 道同陽
長由臨入泰以亨隆治與日升咸五登三而炳燿乾
坤高厚永固 奕世之金甌日月光華恒映太階之
玉燭

賀元旦表一

律鍾太簇青陽布六合之和斗正孟陬黃道呈五雲
之瑞兩儀交太萬國朝宗慶洽神人懽騰遐邇恭惟
皇上握符凝命應運紹基敬一接群聖之傳中和
建四方之極神威一震逆醜自芟 聖武方昭夷氛
悉蕩治功超乎前古乾清坤寧仁澤徧于寰區民康

物阜茲屆三陽之 令節實逢千載之昌期 堯曆
載頒察璣衡于三百六旬之始夏正允協調玉燭于
七十二候之初迓淑氣于鵷霄 垂憲章於象闕
紫殿納萬邦之嵩藉· 彤庭會四海之衣冠化日舒
長太平有象玄厤昌熾申錫無疆臣等久荷生成並
叨祿秩際新元于端月祝獻 南山慶首節于清朝
心馳北極伏願 撫三辰以凝績歛五福而錫民
獨運乾剛 君德益亨于九五靈承 天眷帝壽永
綿於億千

賀元旦表二

端月紀辰蒼極布始和之象王春司令 斗旋臻首
祚之祥麗曉色于金鏞動韶年于玉律 鳳曆越三
旬而再啓龍蓂際九葉以益昌邦國乂寧地天交泰
恭惟皇上德象帝先道同乾運 撫五辰而凝績與
日偕新齊七政以授時體天行健和氣召四靈之瑞
玄威靖九塞之塵是以 上帝居歆瑞 雪應明
禋之禱 天心助順神武收不戰之功所至治之無
虞徵太平之有象茲者當三陽開泰之候正萬物出
震之時氣轉鴻鈞共樂 堯天之化日春回鄒黍已
消燕谷之陰寒彤庭藹瑞雪之繽紛閶闔現卿雲之

燦爛應條風而送暖人與物皆在春臺獻椒頌以迎
祥君育民同登壽域璣衡正而黃道闢玉燭調而太
階平普天仰陽德之方亨率土賀乾元之正始是誠
天啓維新之運而神扶永命之基也臣等秩首班
行 恩深眷遇涵濡德澤同萬物以生輝拜舞衣冠
仰 九天而稱賀懽忻倍切感激難名伏願 茂介
陽禧誕膺 玄祐聖法天天法道 聖壽齊天地以
無疆國保治治保民 國祚鞏山河而永固

賀元旦表三

三陽啓泰乾坤昭化育之仁 萬類回春海宇際亨

加之會歲月更新于鳳曆氣機初轉于鴻鈞遐邇騰懽臣民胥悅恭惟　皇上神功撫運至德統天正位居貞仁義幹陰陽之用對時育物弛張綜闔闢之機齊七政以勤民撫五辰而凝績　聖敬上孚于穹昊皇風覃被于遐荒外順內安九有戴　堯天之浩蕩時豐歲美兆民忻　舜日之光華　聖人極裁成輔相之能世道躋雍熙太和之盛茲者元正首祚上日發春　明堂宏啓于青陽　閶闔煥開于黃道慶祥晨正煖回萬井之膗娵訾日臨光映千門之曙誕布始和之令聿修獻歲之儀玉帛來同仰一人之有

慶冠裳萃止祝　聖壽于無疆彤庭凝祥靄之氤氳紫禁迸　玄麻之駢疊嘉時伊始　景命益隆卽今之三十一年茂膺　寶籙後此而千億萬歲永握珵圖協氣薰蒸囿群生于壽域條風鼓舞躋品彙于春臺

賀元旦表四

日啓三陽仰昌時之茂對陽回六合忻大運之維新喜溢臣工懽騰夷夏恭惟　皇上心涵太始德邁古初欽若　昊天百神歆而受職懋昭　皇極四海嚮以同風粲然禮備樂和久矣治隆化洽惟茲　正旦載啓佳辰誕陳元會之儀茂衍履端之慶　天臨紫極瞻瑞靄之氤氳氣轉洪鈞覺　玄風之清穆蓋惟體元居正是亘申命用休慶集　一人祥開萬物肇寶曆三十一年之首祚綿　珵圖億千萬載之丕基臣等職忝成均躬逢　明盛菁莪樂育咸仰賴于生成栢葉稱觴庶少伸于頌禱伏願　保泰以臨天下處豐而宜日中新以又新同戴堯天之浩蕩旦而復旦永瞻舜日之光華

賀元旦表五

四始履端嵩寓啓維新之運　三元首祚兩儀協交

泰之期青陽乘震以發生　紫極應乾而納佑神人胥慶朝野騰懽恭惟　皇上道邁羲軒德隆　堯舜凝神清穆玄同象帝之先建極中和敬授夏時之正撫五辰而熙績齊七政以當天雨暘燠寒育物功昭于茂對禮樂刑政體元化備于裁成國常泰年屢豐　玄機默運外威嚴內順治　神武丕揚祿位名壽之兼全信巍巍而莫及功業文章之特盛有蕩蕩而難名茲者序正孟陬儀陳元會祥開鳳曆屆三十二載之元懽動龍墀祝億萬千年之永仙蓂十葉擁瑞靄于穹皆鈞樂九成度頌聲于合殿　皇仁隨陽澤

而汪濊韶光協和氣以昭流是誠 天眷之益隆大
慰民心之仰戴臣等叨塵容勿夙荷生成念歲月之
既多感 寵恩之愈厚舞同鰲忭頌益嵩呼伏願實
算 天齊瑶圖地廣備箕疇之五福永登萬物于春
臺正泰階之六符長納八荒于壽域

賀元旦表六

乾坤交泰覩 聖治之維新海宇同春仰 天休之
滋至臣工胥悅遐邇交懽恭惟 皇上受命溥將
疑神淸穆德合四時之運學開千聖之傳禮樂興刑
罰中政教畢張寒暑節風雨時陰陽無忒納庶民于

皇極 升斯世于大猷蓋道久而化成故風行而
俗美茲維端月三朔肇臨爰啓昌辰百祥萃至禮陳
元會適當肆 覲之期慶洽寰區咸切朝宗之念瞻
威顏于咫尺肅環珮以趨蹌栢酒稱觴椒花獻頌氤
氳五色雲光逕擁乎蓬萊泉郷千枝春意先傳于御
栁忻和風之布暖見化日之舒長道與時亨儼僖遊
于舜旦人同春育惟敬祝乎堯年臣等幸際熙朝林
逢 令節 恩荷陽和之被報懷葵藿之私伏
乾元發育離照重明國泰 逢宗社享萬年之慶內
寧外謐華夷同一統之春

賀元旦表七

律宣太簇陽回六合之春星紀孟陬氣轉三朝之旦
皇運與 天行共泰歲華偕帝載咸熙慶洽含生
懽騰率土恭惟 皇上道符冲漠治邁古初育物對
時四海胥需乎光澤體元居正萬幾獨斷于 乾剛
禮樂備而聲教彰府事治而詠歌作風塵息警神功
允奠乎瑶圖雨雪應祈 聖政屢書于玉版 仁協
唐堯之大蕩蕩乎難名德同周文之純亹亹焉不已
屬化成于久道適節候于綏端肇七十二候之麻徵
衍億千萬年之景貺 撫神筴而統天握紀啓象魏

而布令憲和紫殿爐烟暖合條風之習習彤庭燎火
光迎旭日之輝輝洪禧茂介於維新 戩穀丕昭乎
更始衣冠萬國拱北極以來王閶闔千官稱南山而
上 壽昔華封之祝事僅見于一方而塗山之朝時
非值乎元會乃今承 九業重熙之運當二儀交泰
之辰得遐邇之懽心蔵元正之盛典誠考諸傳紀而
未之前聞者也 臣等恭趨 丹禁喜覲青陽仰
六龍之時乘隨百獸以率舞伏願 玄霄篤貺 黃
輿薦祥 納宇宙於同仁綏華夷於一統三十年而
又為世永私撫世之模八千歲而始為春益進長春之筭

江陵　叔大張居正　著
後學　曾可前　校
　　　高以儉

答列卿毛介川

今之士大夫冠纓相摩踵足相接一時號爲文游者蓋不少矣然而未必皆可與之言也可與之言矣猶未可與之微言也可與之微言矣猶未可與之不言也若夫目擊而道存無心而冥解旨若僕與翁蓋庶幾焉僕每一相見即頹然嗒然若遊太虛而涉廣漠

者不知翁之洗我以德耶豈亦僕之鄙樸任率有當於翁之心相薰相忘莫知所以然而然耶旌麾漸遠悵望爲勞惟此一段精神相期於形神之外者則固非地所能限耳承諭教購懇彌增南中會楚侗丈幸言僕與翁所以相與者如此

答南中督學御史耿楚侗

去冬賀道長至得翰教會有大行之事哀悰卒卒不及裁答進香使至伏承訊及感慰別論云云俱盡事理其間有未及舉行者推公之意次第行之僕以淺薄驟冒非分日夕惶惶罔知攸措思所以酧　主恩

而慰知己者惟虛平此心不敢向人間作好惡耳至於轉旋之機未免有迹非心是之判士大夫責望素深或不能盡如其意然亦不暇顧矣高明以爲何如

答中丞洪芳洲

鄙人辱公之愛有年矣頃者因緣際會驟涉崇階
聖主念甘盤之舊不棄簪履元翁垂接引之慈無遺菅蒯深惟譾薄任過其才夙夜念之若爲稱塞惟當堅平生硜硜之節竭一念縷縷之忠期不愧於名教不負於知己耳然切劘之益實在同心將伯助予幸毋遐棄熊廉憲旋草草附謝厚惠槩不敢當謹用

璧知公素諒其狂直不罪也

答總督魏確菴

承示邊圖既詳且覈勵勤之略於此亦微見其緒矣敬服敬服近聞虜欲西犯今士馬之力萃於薊矣如不得志必將東逞願公嚴備之

答宗伯董潯陽

僕以譾薄猥依日月之末光很從末階驟躋二事束摠作杜用荷爲梁庸愚之人猶將嗤之況高明者碩如翁者乎乃辱不鄙遠賜册賀奬借過情重增其愧足邊僕以作者之事尤不敢當古人以行誼文章兼

顯於時者世不多見明興二百餘年名世之輔專門之彥凡幾作矣而一代文章猶未能追踪古昔乃欲責之於椎魯人詎能耶若使以其硜硜小人之守惓惓納誨之心朝夕侯奕職有缺時用一縷補之以仰答隆遇而免於罪戾或庶幾耳冉氏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惟翁學綜墳典冠絶等倫海內士孰不望之以爲宗主誦之以爲軌範今　天子誠不欲興禮樂則已如欲稽古禮文之事以潤色鴻業發揮典籍則舍翁將何之爲願努力自愛弓旌之賁當有日也令郎奇才久屈誠有遺珠之嘆茲旋草草附謝辱惠過

腆愧不敢當謹領綾絹二事餘璧上別具侑柬統惟鑒原

答雲南巡撫陳見吾

沐國公者素不相知自去年以來屢次寄書俱有重禮僕屢峻却之并其書亦未敢拆恐此等事皆其從人所爲其主不知也丈會間語次煩爲道鄙意其諸未受禮儀亦宜稽查母爲乾沒再惟世臣之道但能守法安靖自可長保爵祿廣交行賂徒爲駔驕者之資耳况今　朝廷淸明倖途斷絶如有違犯雖親不宥　天威赫赫誰敢干之以貨求全恐不能也渠若有知亦可以此警之亦誘人爲善之一端也伏惟諳悉餘無言

答兩廣督撫張元洲

廣事不意披猖至此諸將所領兵船亦不甚少乃見賊不一交鋒輒望風奔北何耶將不得人軍令不振雖有兵食成功亦難故縶四敗將於闕下不重懲之無以示警諸凡調處兵食事宜似宜少破常格乃克有濟公zh有高見宜亟陳本兵當爲議處也元老去

百務劻勷冗不多及

答少司馬楊二山

比來士習人情漸落晚宋窠臼中有識者雖心憂之而不敢言僕不揣淺陋妄有所陳猥辱高明特垂鑒獎感謝感謝賈生有言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豈不爲之寒心哉今遇淸明之朝當改絃之會而不相與勵翼協力共圖實事猶欲守故轍騖虛詞則是天下之事終無可爲之時矣夫敎謂自今祇論事功以爲黜陟凡稱淸稱高談玄及議論無實者一切斥之不顧言哉言哉言乎

答中丞孫淮海

比者冒昧妄有論建辱獎譽過情深以爲愧大厦之

成非一木之幹僕旣已唱之矣尚賴一時賢士同心和之庶克有濟奈何人心玩愒已久溺於故常蔽於私意雖心知其當然而終不能踴躍以趨赴也今惟積此眞意漸次薰蒸假以一二年庶可少變但僕以病軀久欲棄人間事恐不能從容以需之耳辱道誼知已輙盡其愚

與參議高廉泉

前有小柬托趙太府人將致諒登記室張文簡公夔夫人祭葬已經該科參駁僕懇之於鴻曹始得題覆如例蓋其中亦稍有未順故耳張使回附此諸惟鑒

原

答張中翰仰峰

感文至始知有太夫人之變悽感悽感卹典該科以例欠合參駁區區懇於部中始得之使旋附復厚惠槩不敢領輙用歸璧統惟　原

答司馬楊二山

今秋邊烽無警亭障完固公之功當爲諸鎮之冠矣徐君條議馬政鑿鑿可行而公止據原議輙與轉聞略無增損視人之善如已之善此尤見公之襟度恢淵非世之沾沾有已者可比也敬服敬服

答廣西熊巡撫

辱翰教知廣事已有次第山賊多所斬獲公之威望已著盈定可預賭矣但聞該省軍儲甚乏昨與部議量發帑銀以濟之往年鄖閩寇發銀二十萬今廣中應解錢糧已奏留而川浙又可責償原貸今擬半留中之數似宜足用期使炎蒸之民知　朝廷軫念之殷不以遐遠而或遺也項科中建論欲更置督府代者尚未定先此復

答中丞梁鳴泉

承喜今望益隆崇階伊邇欣慰之悰良不可喻近來

士習人情似覺稍異於昔浮議漸省實意漸孚鄙人竊發其端而太宰公力助之太平之休庶幾可望但不知後來何如耳

答御史顧公曰唯

辱揭示領悉惟公端亮之節冠於臺表比者一二注措尤協輿情太阿發硎虛以運之遊刃有餘地矣近來士習人情似覺稍異於昔李石翁寬和沈靜幹握機衡僕亦竭其駑鈍以共相疏附詩所謂伯氏吹塤仲氏吹篪者或庶幾焉

答馬總兵

今歲秋防無警責鎭又有此奇功足下赤心報國力冠諸邊於僕亦有光矣幸努力功名 朝廷自有大爵賞一切事體不必過慮如有難處之事一一說來僕自有處

答薊撫劉北川

今歲秋防無警雖 國家之福然亦督撫諸公先聲之所震疊也欣慰欣慰承示易將請兵數事皆於邊備有裨答與本兵即爲議處薊鎭有沈痼之疾非旦夕可療者惟本之以實心鎭之以沈靜審處機宜弛張並用需以歲月庶可成功顧前此爲浮議所眩使

當事者不得展其所長私心每憤恨之數月以來覺士習人情少異於昔實意潛孚浮言漸熄來敎所謂牽制譏議者自今可毋慮矣望努力功名以慰注想戚帥才略在今諸將中誠爲希有幸公以道眼觀之

答河道巡撫翁見海

僕不肖切抱敬賢之心如公之高節弘猷則尤私心所嚮慕者理漕特借以爲備員之地不久勞也辱示疏浚道衞分渚上源誠爲急務但渠初成勢難再舉俟休養生息二三年後物力稍舒當即計之若此圖獲就實 國家萬世之利也

答廣西熊巡撫

往者目睞妄有所陳誠激於時弊不得已也公不以爲狂且愚而辱賞許之感甚感甚詩不云乎唱予和汝僕旣唱之矣尚賴中外諸賢同心共和庶克有濟不然將並鄙言亦屬之議論矣海賊據閩中報謂已盪盡恐未必實然要之其勢已敗殄滅有期矣

答南祭酒姜鳳阿

聞公振鐸南雍敎先行實即大疏所陳亦可見其梗槩而推轂處士尤於風敎有裨已下部議覆矣

與薊遼總督譚二華

前聞道體小違和無任懸念今想勿藥矣近日處分

戚帥誠出下策然非得已也須會霍司馬云公本欲論郭琥則屬者之舉似亦與高見懸符且事權歸一法令易行兵不遠索浮議自省假之以便宜需之以歲月薊鎭之事亦未必不可振也但以總理體而比之鎭守爲優今旣易銜則上下承接自有常分用之雖重而禮則少損矣昨本兵題覆慮不及此不知公議疏中亦可爲一處否如不可處則於常禮之外少加優借以鼓舞之又本兵疏以巡關御史監軍此言大誤蓋戚帥之請監軍謂於本鎭之外別練兵五萬

也今既為鎮守有地方之責則巡關御史何事不可督察又何必要為監軍名色以撓之哉公於議疏中幸婉詞以破其說至於射打一事極為虛文其中情弊可咲可恨今但以訓練之實責之戚帥如有不効巡關御史得論劾之固不必襲此故套虛文為也又鄙意謂南兵既不可取鎮兵忒不足數必須聽其召募庶可充伍且訓練若成則老弱可以漸汰援兵可以漸減又不苦於供億之繁矣兵不貴多而貴精李抱眞在澤潞以二萬人雄視山東豈在衆哉

又

戚帥以總理改總兵誠為貶損緣渠當僕以書相問之時不甚以此意告我而本兵又倉卒題覆故處之未盡其宜然及今尚可為也望公於議疏中委曲為言不但體面降抑為下所輕且督撫標兵皆欲付之訓練若不兼總理何以行便乞特致一書於閣中二公及虞坡思齋僕得從中贊之更易為力也倘得如意當於　勅書中增之其關防當改鑄矣昨議增築敵臺實設險守要之長策本兵即擬覆行但據大疏謂一臺須五十人守之則千臺當五萬人矣不知此五萬人者即以擺守者聚而守之乎抑別有增益乎聚則乘垣者無人增則見兵止有此數不知又當何處也又四面周廣才一丈二尺雖是收頂之式度其根脚當亦不過倍此數耳以五十人周旋於內一切守禦之具與士卒衣糧薪水之類充牣其中無乃太狹乎便中仍望見教薊萬山東民兵徒有征戍之勞而無戰守之益若折觧工食銀兩則一歲中即可得十餘萬以此十餘萬之貲召募土著精壯之人便可得勝兵五六千比之千里遣戍功相萬矣僕久懷此意未有以發公熟計其便再疏言之何如凡僕所白皆脊要語故不敢令人代書極知草草

答某巡撫

辱示大疏俱於邊屯切要已下所司次第題覆公以正氣直道董正官邪緣此見嫉亦誠有之幸太宰知公最深三至不惑萬無足慮

答閩中巡撫

廣賊猖狂蔓延閩地當事者張皇奏捷本兵據揭題覆遂行賞賚俱為大謬辱示大疏讀之使人憤恨項該科亦以為言向後當别有處分也差人旋草草附復外新刻文苑英華有便幸惠寄一部冗不多及

答湖廣李布政

遠辱華翰感荷厚情大惠槩不敢領輒附差人璧上趙守自處愼抑不敢遽抗禮於諸公昨銓部訪知其未履任而即徼憑故行查耳今聞兩院已有定論上下相安實地方之幸也承諭及并此以復餘惟鑒原

答秦常羅月岩

往令弟春元及鎮山公差人兹因洞岩至三辱華翰之及感悉垂念至意近來士習人情紀綱法度似覺稍異於昔實自小疏發之然忌我者亦自此始矣念既已身荷重任義當直道正言期上不負　天子下

不負所學遑恤其他執事久困流言今公論稍定賜環有期矣

答憲長宋陽山

自丈從閩中解歸久不聞問然此心實不能一日忘也比者激於時弊不得已妄有所陳近來士習人情紀綱法度似覺有異於昔實自小疏發之然以公之亮節弘才久困流言僕不能刷而振之蔽賢之咎必不能逭矣別楮所云徃亦略聞其槩行當與李石老圖解之諸帙實已遺失有便再寄一通當踐宿諾也

與薊遼總督

薊中事公所措畫咸極精當本兵一一題覆初亦有一二異同之論僕據事理譬解之今皆帖然矣戚帥復總理不載議中諒公有難言者已具部疏擬　特旨行之即有言者無足慮矣但乞諭意戚帥努力功名以答群望僕亦與有光焉

與兩廣總督

賊起已有端公不待其潰裂而早圖之策之得者也此中是非甚明無須自白今南方之事一以託公幸益殫忠猷以慰與望乞身之舉非所敢聞

與廣西巡撫

惠州之變傳聞甚駭廣事猖披至此日夕懷憂帯川至李與之熟計積弊之餘非破格整頓恐不能濟有當言者宜即疏聞僕當從中力贊之也新任陳憲長名瑞者頗練南中事公試與籌之何如

寄太宰吳望湖

知賢而不能薦去而不能留孔子所謂竊位者也公雖欲遂其高志僕輩將何以逭竊位之譏哉其懇留公者不獨以爲　國家亦以自爲也

與薊遼督撫

薊事仗公雄略有漸振之勢慰甚入衛之師疲於奔

命人人以為不便然而終不可裁者勢誠不能也大疏已明無容復議戚帥不知近日舉動何如折節以下士夫省文以期實效坦懷以合睽貳正己以振威稜乃渠今日最切務也相見幸一勉之

與兩廣熊督撫

惠州之變或言城已陷矣遊聲嘐嗒至不可聞僕日夕以此為憂頃得捷音無任欣慰至於不自為功而歸之虔鎮尤見無我至公然公之功亦自不容掩也陸寇既除自此可專意海上帶川至幸與之熟計事有當言者宜即疏聞僕當從中力贊之也新任陳憲

長名瑞者頗練南中事試與籌之何如

答奉常劉小魯

辱翰示知道從已至留都慰慰公雅致高懷僕所深諒昨曾見臺告歸提督有缺銓司欲擬公諷補僕再三力止之蓋知公之不樂驟從用成高致焉有便可致書於選君謝且止焉可也區區淺薄無補於時欲去不能欲留不可又值老母南歸情懷愈惡人旋附此

答雲南巡撫陳見吾

遠辱翰貺感荷厚情滇事部覆具如尊指但通道馬

湖蜀中士大夫咸以為未便俟其論定當有處也

與薊遼督撫

承示虜賊聚兵及三路入犯恐屬未的何者虜若大舉必不止於八千一萬審欲大舉亦必匿形斂翼豈肯以三路之說明告於人且今天氣漸熱虜馬已弱零騎往來難保必無若欲深入恐非其時雖然不可不過為之防也已告於本兵俟有的報即行調遣僕近訪得薊鎮軍糧有關支於一二百里之外者士卒甚以為苦夫以數口之家仰給於一石之粟支放不時斗斛不足而又使之候支於數百里之外往返道

路顧倩負載費將誰出是名雖一石其實不過八九斗止矣況近日又有撫賞採柴等項名色頗出其中如是欲士皆飽食折衝禦侮能乎聞舊制各區隨在皆有倉口該官守支今各倉廒或頗圮壞而其制猶存其官猶在獨不可併廒修理就近坐派乎此事不必疏請但與管糧郎中一計處可也

與薊遼督撫

向有人告僕云戚帥求望太過志意太侈雖公亦甚苦之故僕以為問今奉來教知昔之所怏怏者徒以削其總理舊銜耳今既力為光復更將何求近屢得

渠稟帖極爲感奮厲務收拾人心漸圖實事仍望公時時教督之雖然僕何私於戚哉獨以此輩 國之爪牙不少假借無以得其死力今西北諸將如趙馬輩僕亦曲意厚撫之凡皆以爲 國家耳縷縷之忠惟天可鑒若此輩不爲 國家盡力是負天矣郭琥之賢誠如來教即召至面諭以公相知之意嗟乎人誠難知知人亦未易也

與應天龐巡撫

辱示條議鑿鑿可行敬服敬服 國用出納之數計部每季具題歲終又總報雖未會計成錄而其數亦明但 朝廷未嘗加之意耳今邊費日增計每歲所

入之數尚少銀百四十餘萬兩民力已竭費出無由日夜憂之不知所出奈何奈何公峻節清望冠冕一時頃大察雖有一二欲肆流言而竟無間可入精鏐在冶百鍊愈光願公自信益堅勿起疑障也

與湖廣巡撫

屢辱翰示已一一具覆近聞施州兵備決當裁革乃李僉憲亦自以爲當裁則輿論可知矣部中已停缺不補幸早具議以便題覆

答湖廣雷巡按

辱翰示知道從已臨楚地無任欣慰茲有一事請教施州兵備舊無此官偶以鄰境小寇謾爾增設今地方事寧此爲剩員矣夫官多民擾供億費煩姑未敢論且分巡荊南道原控制蜀之瞿塘如得其人何事不舉乃舍其專職而另設官於事體便乎否也今李僉憲已陞銓部停缺未補俟兩院具題即議省矣惟裁之幸甚

與薊鎮督撫

西北邊患無大於板升者 朝廷宵旰西顧屢屢諭問僕輩謬膺重寄 主憂臣辱不敢不以爲慮但審

彼量己圖之甚艱又前奉翰教謂道遠隔河難於進取勦筭蓋籌之已熟即趙帥亦自謂難圖故不敢復言取之之計獨招降一節元年 詔書如李自馨等明許其歸順又本兵題准賞格及近日見行事例皆布之遐邇傳之虜中非所謂始禍而開釁也昨偶因趙帥以李自馨手帖見寄竊以爲自馨等來歸之意其誠僞固未可知但 朝廷有詔招降則又不可謂然不爲之所故函付趙帥使密圖之且戒之曰受降如受敵不可輕忽蓋正恐其輕舉妄動而墮奸人之計也茲奉來教無任惶悚閫外之事書生不敢妄談

亦不敢逾制惟公熟計之若果出於至誠因其來歸而撫之惟命寧其不誠而閉關以謝之亦惟命惟求以便於　國家而已

與司成胡劍西

別來不覺再稔眼前世局凡幾變矣平生膠漆或化爲戈矛大道康莊皆鞠爲榛莽其中情態難以盡言數月以來委曲斡旋乃得寧帖然其爲力也勞而其心亦甚苦矣知巳遼遜誰與晤言悵悵丈遠避流言淹棲林壑大察之後公論昭然諒非久必有處也旋當爲丈圖之

答歐少卿

辱翰示領悉時屬休明衆賢勵翼方欲蒐遺佚於巖穴以共圖治理況高節雅望如公者可使之淹留林壑耶大疏部巳案候雅志終不能遂幸惠然肯來以慰鄙念

答徐巡撫

閩中捷報在蔣伯清失事之先言者不察遂爲嘗詆比來公議甚明　朝廷方精覈名實以勸有功即謗書盈篋終不爲動也願公自信毋慮

答王巡按

辱翰示領悉紀功之差鄙意甚不欲之乃貴院堂公持之必行而同事者主其說又即以畀公皆非事體非公心也待地方稍寧生當獨奏省之

答凌參政

辱示條議鑒可底行容與當事者酌處之戚之聲名雖著於南土然觀其才智似亦非泥於一局而不知變者且既巳被鎮守之命有封疆之責豈宜別有注畫乎今人方以此窺戚之釁恐不知者又將以爲口實也公如愛戚惟調適衆情消弭浮議使之得少展布即有裨於　國家多矣

答施兵憲

辱示江漢地圖公軫念民患加惠荊人甚厚甚厚堤工告成地方百世之利也僕爲邑子誼當紀述重以汝泉公之命豈敢以不文辭時下薄冗稍俟從容即勉成請敎

與薊鎭巡撫

近來邊臣人思奮勵而宣大二鎭督撫將領尤爲得人僕以淺薄謬膺重寄其於該鎭之事苦心積慮雖寢食未嘗忘也奈何人心不同議論不一如馬趙二帥去歲出塞之功實數年僅見即破格優賚豈足爲

過而人猶有議其功微賞厚者本兵遂懵縮疑畏而
不敢為之主其掩春防之功抑王公之請咸以是耳
一二年來言者率云責實責實矣而又不明賞罰以
勵之則人孰肯冒死犯難為　國家用哉辱教容與
本兵議之督撫寛洪持重王公明達敏練馬之洸勇
趙之才氣皆僕素所敬信者文武輯睦事乃克濟不
知雲中事體得如宣鎮否也

與魏巡撫

過虜之功大於斬獲往者本兵淆於羣議功賞不明
乃僕輩亦有過焉惶愧惶愧茲者斬馘至百數十級

近年以來所僅見者文吏又可以法繩之耶侯最勘
至當請　旨優録茲先行薄賚耳

與兩廣督撫

惠州之戰非贛兵徃援則廣事不知今作何狀矣自
公鎮黔之後巢賊冢允懾伏不敢動乃陞封亦藉其
威望用成大功嗟乎圖治之要豈不在用人哉聞捷
不勝喜慰

答薊撫朱龍岡

雲中開府近鮮其人借公之重望而鎮之實出於李
石翁與僕之意方欲為　國家掄才故未遑為交游
擇地也願益展弘猷以副羣望趙帥才勇公所素知
重鎮大將關係不小望公之垂盼也

與荆州趙知府汝泉

小老母舍弟回及西石家人去兩啟馳候諒俱入覽
頑奴不知已擒獲追併否望速為處分翹俟翹俟新
任劉尹志行甚佳且老成有幹局必堪厥職但縣事
廢馳已久黷振似當以漸望公曲賜教披假以歲月
俾得從容料理庶可責其治効也

答朱巡撫

辱示條議皆鑿可底行至於罪人就近發戍事尤足

兵良策此不獨責治卽近邊諸省皆可行也

與薊遼督撫王鑑川

承諭失事官軍不必提問徑付軍門處治知公微意
欲借此以申軍令也卽諭意本兵必如所請近巡關
訪挐南兵開其事已往且經戚帥重治何又為苛求
如此聞該道誤信一二屬官之譖多方羅織務在挫
辱之使不得有為果爾薊事終無可振之日矣望公
與撫臺凶為一處庶閫外之事得少展布也

答兩廣總督劉帶川

伏讀大疏賊已在月中矣但廣中人情多變將領利

於養寇奸民樂於從賊此逋寇所以得遊魂海上也
願公留意焉所請已如命借發南部銀五萬兩計先
後奏留及　內帑所發各省所貸不下四十餘萬仗
公雄畧似亦足以辦此矣如再不敷又當措處羣情
喁喁佇聞凱捷以舒宵旰之憂

答浙撫谷近滄

兩承翰示領悉武備弛而財用乏文武將吏虛文塞
責此不獨浙中爲然　朝廷方欲綜覈名實以興太
平奈何積習成風因循難振此在司風紀者一加之
意耳頃閩粵驛騷患將及浙預防之策兵餉爲急乃

往者撫臺每一人至即奏請蠲貸徒爲節省之名不
思幹濟之實脫一旦有急帑藏空匱當其時能不徵
派於民乎此務虛名而貽實禍者也昨敝鄉周道長
者亦嘗以此告之須兩院同心籌畫事乃克濟也

答督學會確菴

承示大閱事誠爲要論今武備廢弛如此不及今圖
之則哀宋之禍殆將不遠僕於此事頗殫心力乃昨
南科有疏又以此非急務今　朝野喁喁方謂　朝
廷舉希曠之典九邊將士亦莫不扼腕而思奮而此
君乃獨持異議人之識見相去豈不遠哉選貢事不

知各郡已徧試否此與歲貢不同但求得儁不必取
盈近例甚嚴昨楚中已黜四人矣若諸郡尚有未起
送者幸嚴加甄別合諸郡之士而試之優劣乃見惟
其人不惟其地可也

答陝撫王鑑川

關西三獻捷音斬馘逾百實數年所僅見者仗公雄
畧分陝得人　朝廷無復西顧之憂今誠欲興文武
之業豈不在擇任賢儁哉功高而眷薄尚當有待也

與楚學憲胡廬山

敝省文宗借重高賢命下之日輿論稱允惟公遵養

已久亦宜及時效用幸早戒行以慰羣望昔也倦翼
知還今也無心出岫時行時止無意必焉可也

與憲使羅月岩

令舅翁轉示華翰雅愛至情藹然盈楮僕以寡昧謬
膺重寄一念惓惓許國之忱實不敢上負明時下負
所學昨者疏陳萬不得已然知者以我爲忠不知者
將爲孩已而先人也其苦心處惟鎮山公知之難以
盡言凡者之議雖爲極枉然宿嫌舊怨亦借此而宣
泄比已借重東省驊騮屬路從此皆康莊矣願早戒
行以慰鄙望

答福建余巡撫

顧監丞至得所惠文苑英華一部感悉厚情閩船開巳出洋廣中亦漸有次第計海醜不日盪定矣夾剿雖事關兩省而公之勞勤爲多佇聽捷音以慰輿望

答南太宰吳望湖

大疏簡切温厚深得大臣告君之體而召對一節尤爲當今急務此事僕輩亦屢欠入　告未荷　允行若此闇不啓治平未可望也柰何柰何

答魏巡撫

往與李選郎談當今人物語及於公謖有云云誠望

公之切爲慮之深故不覺其言之過耳乃公不以爲罪辱垂虛納惶愧惶愧緘埸之捷本屬奇功本兵守文復欲行勘俟勘至當另議優擢往者薄賚豈足酧哉

答吳操江

比見浙中亦有警報吳越接壤桑土之防不得不預大疏本兵已即具覆又借重暫行撫院事東南有賴矣

答薊遼劉督撫

辱示麾下暫駐廣慶俟兵船俱集而後乘之所謂始如處女敵人開戶者也賊雖未破吾巳見勝徵矣邇調浙兵即具覆允行但浙中議論苦於調發召募之擾倘五千人足辦此事似不必復求更代也兵難遙度惟公裁之

答司知縣

所辱華翰俱悉但九江胡兵憲原未入京區區素不識其人實亦未嘗托之不敢市德於執事恐爲人所誑也近來外間盜竊名字者甚多後有此等事宜細加審覈

答荊州趙知府

頑奴犯法致煩尊慮惶愧不可言據招承之詞似巳明實今欲正法必申呈兩院轉達乃事體也但當時發覺此事止令錦衣衛緝拏各棍原未送法司問理蓋以所騙之人乃一士夫之子以愚被欺若欲送則受財與請求之人於例俱當發遣巳既不能禁戢其下又因而連累他人父子前程心有所不安耳今止二棍監在錦衣衛待此歸結竊意謂不必申呈兩院但求一印信揭帖并招詞原賍差人徑送與僕即將來文賍發與該衛立案歸結二棍亦就衛中處治免送法司也此既不傷潘氏父子前程亦不經由許

多官司留此形迹也僕以淺薄謬膺重任日夕檢點此身思以率先百辟而頑奴乃敢故犯憲條孽本自作死不爲枉幸爲速除之以警其餘揭帖中明開已監故可也其贓銀必解來者蓋以二槻見其口詞贓物乃肯輸服且僕之心迹亦俟此而後明耳今各省撫院兩司印信關防揭帖論公事者甚多固不拘於公移體式也鄙事煩瑣屢瀆尊嚴愧悚無已

與分宜尹

聞故相嚴公已葬公陰德及於枯骨矣使死而知也當何如其爲報哉

與劉進士禹謨

別後一蹻記問感荷厚情兒輩得奉教於門下幸甚比來頗知奮勵不敢廢業謝君選期當在八月度其名次當得內除但旣授職則自有官守之責不得專精於教督矣竊思執事大孝旣襄讀禮有暇且憶前別時亦曾有接館之約不知終愛否便中專懇幸惟亮之

答淩叅政洋山

惟公宿望宏猷久淹藩臬旦夕且當有大畀於左右雅志高懷决不能遂也示薊事咸中機宜諝公感

帥鎮忠劾實人罕知者賴公委曲調護裨益弘多節得西報虜酋尚未回巢東虜勢孤或亦不能大舉若隘要處墩臺已就秋防謌保無虞需以一二年守備漸修士氣稍振郎可議戰矣柰何人心不同好生異議阻壞成事殊可恨耳

答閩撫涂任齋

海賊挾倭奴爲患閩中之訊欲牽我師仗公雄略感就殲夷從此併力海上蕩定之期匪朝伊夕矣慰甚慰甚懋賞酧功　朝廷自有異典孰得而掩之哉

答中丞孫淮海

辱惠佳刻略讀數種皆入玄造與含菁咀華且其識論不詭於聖人向也吾見公之貌而已今乃得窺其深矣藾氏有言千金之富卿相之貴苟非天之所與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公以渉壯之年早窺道域天所與也願勉旃自愛歸見令叔處吾證以山中所得何如恐當遠遜阿戎矣

答中丞李沽渠

辱華翰諗麾從已臨節鎮慰慰雲中迫鄰虜境比年主將非人邊備久弛近得趙帥稍覺改觀公資其雄略授以勝算虜不足慮矣

答漕河督撫

淮徐困敝已極豈堪重罹大災惟幸新渠安流漕艘無恙然吾元元之衆與苦甚矣賴公經畫有方勞來安集得以少紓　朝廷南顧之憂慰甚慰甚大疏一一覆行

答中丞谷近滄

近來考課不精吏治日敝去歲曾一疏陳之而人皆溺於故常務爲姑息以悅下今實行者惟見公之論先尹而已方今幹蠱之時非加意綜覈不足以振敝維風公之此舉其有裨於治道不淺敬服敬服前所

控者不知其人已獲否便中附及

答總督譚二華論任事籌邊

築臺守險可以遠哨望運矢石勢有建瓴之便士無露宿之虞以逸待勞爲不可勝乃策之最得者其利害長短亦不待智者而後知柰何乏間一種幸災樂禍之人妬人有功阻人成事好爲異說以淆亂　國是又幸天下之有事而欲以信其言闇者不察從而和之數月紛紛盈耳僕隨事破妄因機解惑舌幾欲敝而唇幾欲焦矣近來稍稍寧帖昨巡關出亦曾與之極言其利害又故以他事獎之而使之知所嚮往

自此之後異議者諒無以鼓其喙矣公之忠赤勞勩人雖不盡知我　祖宗在天之靈必陰鑒之願堅持此心保無他虞僕在此一日必爲　國家肩一日之事今人心不同趨向靡定百爾委曲調御僅得少濟終無能大有建明其苦心極力處有不敢爲公告者亦惟仰祈我　祖宗在天之靈鑒此欵欵耳西邊屢有偵報虜酋未回目前或可無事再假一春寧謐則緊要墩臺皆已竣役即可議減客兵一枝然此須自公發之爲妙且看明春事勢何如再作商量也大疏所陳計慮深遠規模閎闊非爭逐於刀錐者可望已

下部議覆但人情玩愒已久雖有良法美意不肯着實舉行一切皆成故紙殊可恨也當此幹蠱之時不少行綜覈之政惡能振之哉戚帥久不聞問不知比來何如辱翰示之及謾爾具復不悉欲言

答兩廣總督熊近湖論廣冦

數年劇賊一旦就擒仗公雄略收此奇績斯　朝廷付託得人之效也功高賞懋　國家自有彝典本兵方援故事奏凱論功嗣容專賀竊以爲滅賊固難善後尤難盖廣之助勦非一日矣數年以來憂在曾賊耳未遑他圖也今鯨鯢雖已就戮而奸民反側者尚

懍觀瑩山寇陸梁者伺我疲勞海防久廢法紀未張吏不恤民驅而爲盜此皆釀禍之根未可遂謂寧帖也且張璉掄而吳平繼之吳平殲而曾一本繼之往事夫策可爲炯鑒爲今之計似宜乘戰勝之餘威藉兵餉之少裕亟將海防事宜嚴加整飾如林道乾輩既爲良民便當遵吾約束渙其羣黨釐其宿弊如懷疑貳即可名之爲賊因而除之仍當於沿海一帶分區設寨修飾兵船嚴申海禁又廣中原題設六水寨今宜遴諳習舟師分任責成至於山寇乃坐守虜耳勝兵往加勢如破竹亦宜殲其渠魁後乃可議招撫

區畫已定然後簡汰有司一意拊輯所謂乘威之後以行惠則惠尊而民悅此數世之利若狃於一勝遂謂無事而姑息以求安竊恐亂本不除餘毒再作終當復勞尊慮耳萬里之外事難遙度第以管闚質之左右公其採而行之幸甚

答楊兵憲

近邊兵憲待次撫臺比者借重寔遴選也願益展猷爲以需崇簡薊事不振久矣頃雖加意整飭度閒實效弊在人心不一論議煩多將令不行士氣難作此雖督將領之責然司道實分任其事幸公留意焉

答薊鎮戚總兵

廣事自區區力主夾剿之議及請發帑銀先治海賊諸事人皆未以爲然今偶得成功幸也但善後之圖全在督撫頃所示者悉中機宜已即授之於熊巡撫矣

與漕河督撫　顯陵

敝省改折漕糧三萬石原因荊州左衛移調該衛運船灑派江西無軍無船其勢不得不行改折非暫因災傷蠲免者比也昨該部不查緣由議復本色穪以爲欲復本色必先造船又議撥軍今湖廣一

省軍衛除邊方守禦外大抵皆爲運卒矣今欲增撥將何所出造船既費不貲撥軍重行勞擾而所復本色不過三萬石況京軍月糧近亦本折兼支則改折事體亦爲兩便又何必拘拘以復本色爲哉今當下貴衙門查議惟公留意熟計之幸甚

答兩廣總督熊近湖

前承差去妄有所陳管闚之見聊以助公一籌耳茲辱翰示欲以貴恙引去大失鄙望炎荒勵勤使公獨勞僕輩亦何嘗不以爲念但善作貴於善成克終乃爲有始萬一代公者不得其人致墮前功則公之盛

美毋乃亦有缺乎大疏部已案候願勉思　國家大計慎醫藥厚自持以副羣望幸甚

答司空林退齋

近見南中駱掌科疏始知公所以屢疏求去之意雖然世之所望於大人君子者固以其能弘濟於艱難也古人过身善君不潔其名願勉抑高懷以副羣望

答閩中涂巡撫

廣寇遇閩師而奔勢窮力憊折腰之兎虞者得而置之論其功閥自不可同日而語但以兩省事體不得不均處耳功高賞薄即鄙心亦深歉焉

答廣中督撫

辱華翰領悉不用斗粟片甲而使積年逋寇皆束手歸降買犢賣刀之化不足以媲美矣慰甚慰甚贛兵援廣聊以拯一時之急耳向此中有欲議留蔡將者僕力止之今廣寇漸平不容再借矣

答方巡撫金湖

惟丈雅望雄才久困鹽騶茲者諸公之舉實出輿議之允正人登顯　國家之幸也賊入應州據報四萬實不過一二萬兩鎮之兵併力處之諒不敢深入但虜居塞外者尚多宣鎮空虛殊爲可慮丈宜與繼津公熟計嚴爲之備

答施兵憲

辱別教領悉往者部擬推陞稍有一二間言後訪之郡中士民咸切傾戴其議即息公更勿以此介意但委心任理仗大公履至正至於道之通塞有命存焉決非人所能爲也今人心叵測時事艱難遇事則委難以責人事平則抑人以揚已誠有如來諭者至於居上位者一有爲　國家任事之心尤不免於人之相議捧誦至此再三興慨嗟乎此正僕之茹苦而不以告人者也然僕之所以自處則亦唯委心任理仗

大公履至正而以通塞付之於命耳將奈何哉辱以僕爲知已故敢盡其區區

答南司徒馬鍾陽

惟公昔在司農僕忝胄監以官曹之伊邇幸得時時瞻儀範奉清論羔鴈向者久矣比者　主上留心國計召公於留京委以重任輿情顒顒方以得人爲慶公乃獨眷念慈闈浩然長往旣違鄙願又孤衆心詢知來使言太夫人福履倍增公亦靜攝愈勝不知承歡之暇亦嘗以　主恩士望爲念否乎僕因緣際會謬忝重寄深惟寡昧無補於時惟有薦賢一念庶可

以報塞於萬一而今海内名流適於當世之用寔未有踰於公者此惓惓之愚所以結注於左右而不能已也李帥功名著於閩中旣與地方相安何必又爲更置辱諭俱領悉矣

答張盧山

往銓部問可爲督學者僕妄以巳見列足下及海内名士十餘人以應之今皆次第登叙獨足下尚滯薄書之任然或又以足下之才器卽亦畀以重且大者不必叟頻於文墨間也幸努力自愛僕寡昧竊抱敬賢之心居常所推轂天下士甚衆然而皆不欲人知

敢以口惠市德於足下哉致煩遣謝深以爲媿人旋草草附復厚惠槩不敢領輙用歸璧統惟鑒原

答督撫魏確菴

公之情悰苦切西石巳備言之顧以疆事孔棘不能從命耳兹奉來教卽白之太宰徐當爲公處

答督撫王鑑川

諸鎭斬補首虜幾二百級自來出塞之功未有如是之奇者宜破格錄叙以風諸將而人之所見乃有大不然者其時僕偶以病出沐不獲與議徑從薄賚然公論皆以爲未允俟勘疏至尚當有處也

答南司徒張華峰

僕以孤直不能徇俗取容謬當鼎軸爲衆所忌聞公以令親陳道長在南中密爲護持感戢洞於心膂然知公此心非獨私於僕爲世道慮也今歲南北俱水閭閻嗷嗷此中隱憂伏禍又有不可勝言者僕以寡昧秋毫無補於時而拙直之性又不能浮沈和光以保榮祿惟當引去庶可逭責耳

答憲長楊晴川

辱示城守保甲事宜皆地方切務但患有司不能着實奉行耳須屢省詳覈之庶不徒爲文具近來薊事

視昔何如當事諸公經畧亦有次第否今歲雖幸無警來年尚有可慮諸公爲備果足恃否便中更望密示

答薊遼總督魏確菴

遼左重鎭正仗雄才乃西石道公中欵懇至不得已勉從所請然區區之懇於交情雖篤而爲地方計則疎矣行矣强食自愛墨子之突恐不及黔也

答中翰張後湖

辱揭示領悉蹟當案候春初戒行可也令先翁之諡不稱其行公評咸以爲歉昨巳致書霱院求爲具題

請改矣茲有一事敬問掌記先年張文簡公曾得內閣所藏册府元龜一部其後文簡公卒於京邸其僕郎將此書於部前貨賣令先翁識其爲閣本也贖而藏之於家嘗語區區曰吾欲將此書仍送內閣以完先代之寶何如僕時起賀曰幸甚此義舉也無何而令先翁亦逝竟弗克踐其言今憶此書必無恙也僕欲倍價奉贖仍歸閣中以卒成先公之志惟執事其幸許之夫此一書也文簡得之令先翁贖之至僕而還之三更張氏皆楚人也將以媲於古之左史倚相能讀墳典丘索不亦美乎

按文簡公石首張璧中谿先公荼陵張治也初謚文隱

答遼東巡撫方金湖

遼左重鎮仰仗雄才簡命自天允孚輿論在僕私衷尤爲欣忭雲中賴公秉持公議聞燕院近亦洞豁無奇貴皆公調停之力也

答山西按院饒成山

遠辱華翰知旌節已臨三晉慰慰別諭云云深感至愛太宰爲人所傾殊可歎憤喜高老起用素在同心世事尚可爲也

答湖廣按院雷信菴

屢辱華翰深荷遠情龍湖老先生改謚事郎辱允俞存沒啣感聞棨滿届期代者擬是遵化陳君此君沈毅敏達可繼公後敝府太守代趙者王君亦佳士也地方有頼矣

答遼撫方金湖

辱教知旌節已東無任欣慰遼左虜警多在春間防禦之策所宜預圖二帥更換原非鄙意但議者以彼中鎮巡頗不相能欲借曲處之耳議尚未定辱示俱見留念邊鎮至意

又

適借東藩又移西鎮諸老之意僕不能違所喜馬帥素辱知遇文武輯睦邊方之幸也初春已聞有小警願遄發征旆以慰將士之望

答湖廣撫院劉唐岩

承差至辱華翰領悉監利賊首既已首服自宜宣布威信許其自新土司讐殺雖其恒態但至於刼質衛官則事體重大必須會勦惟不宜輕調兵動衆矣從容以計取之幸責成該道兵備於軍衛有司中選有智略知兵機者專任其事或討誘相近土司伺便圖之可也去歲敝縣逋欠漕粮甚多荷臺下曲處其有

德於地方甚厚但借過藩司粮銀亦宜補還也

答荊守徐太室

辱華翰感戢厚情惟公卓行宏才久淹外服屬者楚中學憲缺擬借重而銓曹以公資望既深旦夕且將昇以重且大者不欲更以文墨相煩而不知公之標格蘊蓄於此更爲宜也老親家居深荷垂念銜感無任施州土官事前已具復傾科中以爲言生警之金崗事情與四川都蠻不同故部覆亦甚周活大抵需以歲月計處之自定

答閩撫熊北潭

比聞山海餘孽尚爾縱橫知公籌畫爲勞乃其用兵次第則宜以海寇爲先漸兵既到宜及其鋒而用之若屯聚坐食無他奇道以取勝使山賊得乘吾之懈非善計也

答楚按院雷信菴

比者旌節按行荊南辱枉顧澈廬兼承厚貺感荷感荷辱教江堤經始群畚解散在僕得免鄉里之憂黎民咸獲安恬之利公之造福於楚人所宜世世而俎豆之者也差人旋草草附謝感仰之私萬不悉一統惟亮存

廿一卷終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二

荅應天巡撫海剛峰

三尺法不行於吳久矣公驟而矯以繩墨宜其不能堪也訛言沸騰聽者惶惑僕謬忝鈞軸得與參 廟堂之末議而不能爲 朝廷獎奉法之臣摧浮淫之議有深愧焉

荅薊鎮巡撫

虜馬弱矣乃敢驀入塞内遊騎往來乍進乍退此必誘我也馬帥堅壁威平遏其東犯甚爲得策致之平川出其不意以夜取之必獲志焉但恐我力少備多

不敢輕動耳計此時當已退遁即無斬獲馬帥之功仍當優錄幸與察院一討之

荅薊鎮撫院王鑑川

辱翰示知已得代東征有日無任欣慰虜馬南牧自春涉夏誘我逋逃擾我穡事彼能多方以誤我而我竟不能出奇以制之邊將可謂無人矣今秋之事深爲可虞望早發征麾預緝雄策以副 明主倚重之意大疏所陳事事據實皆可旋至而有效者即寄語西石公經畧既定惟當遵行約束守而勿失可也

荅藩伯施恒齋

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宋之所以不競也不圖今日復見此事僕不度德量力欲一起而振之而力不從心動見齟齬茹堇懷氷有難以言控者唯當鞠躬盡瘁以達　主知而已其濟與否誠不可逆覩也辱華翰勞問勤渠深荷道誼眞愛

答楚學道胡廬山論學

承教虛寂之說大而無當誠爲可厭然僕以爲近時學者皆不務實得於己而獨於言語名色中求之故其說屢變而愈淆夫虛故能應寂故能感易曰君子以虛受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誠虛誠寂

何不可者惟不務實得於己不知事理之如一同出之異名而徒兀然嗒然以求所謂虛寂者宜其大而無當窒而不通矣審如此豈惟虛寂之爲病苟不務實得於己而獨於言語名色中求之則曰致曲曰求仁亦豈得爲無弊哉願與同志共勗之也

答薊鎭督撫計邊鎭臺工

臺工之議始終以爲可行確然而不搖者惟區區一人而已辱示云云近來會士大夫未嘗不一一爲譬曉但今人任事者少識事者尤少任事者眞見其事理之當爲而置是非毀譽於不顧不識事者未覩利害之所在而喜爲妙言隱說以眩名兩者相與宜其說之嘵嘵而不可止也世事如此可嘆可慮昨部覆兵科疏尚欲下督撫議區區再三曉以頃總督疏臺工限已寬矣賞已併矣大工垂成奈何終止既不可止又何議爲徒使任事者疑畏而自阻耳部中因予言而止覆詞頗亦分曉會軍門可達此意勿生退悔今年虜情可虞聞鎭中哨夜亦有得至虜帳中者想得其的耗幸密以告我當秘之不泄也

答薊鎭撫院王鑑川論薊邊五患

辱華翰知已建牙誓衆矣欣慰臨淮一至軍而旌旗

服色皆爲改觀豈獨其法嚴哉蓋亦威望素著故也但此中事情與關西稍異虜強一也雲中北直虜庭板升叛逆倚胡爲患二也士無鬭志惟務賄免三也卒惰而玩將令不行四也密邇畿甸畏避情深小入則大虜勢以爲解脫之地小勝則張虛聲以邀式遏之功積習故套牢不可破五也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公所謂非常之人也五者之患庶其有瘳乎願熟計而審圖焉

答北邊撫院孟豐麓

往時總督當秋防之時卽移駐懷來雲中三關聲援
遼絕議者每以爲言然南山一帶逼近　陵京今復
舊制令督撫仍駐陽和居中調度東西應援可也乃
欲盡撤入衛之兵棄南山而不守則失筴矣且防守
數年虜中亦知有此徑路一旦棄而弗守假令虜乘
吾之間以一軍綴上谷守將而以勍卒掩吾不備當
其時誰任其咎乎善謀國者必不如是之踈也十六疏
請兵亦爲得策但以京師驕脆之卒使之乘障遠戍
恐不堪用耳容與本兵計之

答薊鎭總督譚二華言邊事

卽月三日得大同密報言把都兒於月中旬領三十
騎來俺會營約搶京薊俺酋遂率衆於二十等日徙
營威寧海之東調集諸部日漸東行云云據此與公
所遣偵探相符則虜之東犯必矣聞虜中荒旱饑疲
馬弱諸部東西相牽心不齊一或未能深入然不可
不爲之備今議者咸謂薊人疲於工作決不能戰公
誠督勵諸將鼓率士氣併力一決則呶呶之口不攻
自息其南兵三千宜置之前行當虜卽有損失人能
諒之若令北卒居前而已擇利便則憤怨愈不可解
也年來困於薊議心焉如擣若廟堂不能擔當視聽

疑惑奈何奈何京兵已促之赴鎭本兵懦弱甚可慮
也

答薊鎭撫院劉北川言分將當虜

頃得譚公書言各路措畫已定戒備甚嚴諒保無虞
但聞虜欲分道入犯則我之勢力自分曹增古石譚
公已自任之馬大付之戚帥燕河以東顧公當之胡
守仁南人恐威力不足以制諸將須公親駐邊隘督
勵將士乃能有功拒之不入此爲上策卽不幸而入
亦望思爲可戰之具因地合營懸賞勵士乘間覷擊
彼亦安能狂逞哉薊事經營數年覩此一舉望公留
意辱示其生所著書皆根及理奧匆匆不暇細讀聊
取其一二策觀之蓋篤志好學君子也惜其齒暮無
以自見得公爲之表章亦足以償其平生矣

與薊鎭巡撫

虜情叵測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昨已申告薊
人務以整暇毋勞擾毋忘備但得西警少緩專意東
防虜雖入吾據灤河以東無足憂者觀公措畫不俟
遇敵已見勝徵矣老酋若果不東則上谷雲中恐不
得安枕公宜戒諸帥嚴爲之備板升大饑聞日有南
歸者亦可因其饑而招諭之

與薊遼總督謀俺荅板升之始

賊聚而西患在雲中晉陽矣既有的耗公自不得不西應之但南山一帶尚爲可慮幸留標下一二枝以東事托之趙帥乃可專意西防也近聞土虜亦未動薊中或可無虞卽有事薊人自足當之無煩西援矣外板升一事望公審切圖之去歲謀之業已六七分就矣而爲大同守所壞殊爲可恨今之視昔則又不同俺酋老矣其子台吉嘗切齒此輩欲盡屠之乘其危懼之時招之易耳此一機也彼中荒旱饑窘人思南歸此又一機也故願留意熟計之今東患在屬夷

西患在板升二患不除我終無安枕之日然西事稍易宜先圖也人旋附此以備採擇

荅宣大巡撫劉白川

頃據東西報虜謀皆已解散過望後無警則薊永之間可以安枕矣此雖　朝廷有福胡運將衰然先聲伐謀屈兵不戰在督撫諸公之功尤當與殺敵者同論也

與薊遼總督譚二華論過虜爭功

宣大之說妄誕狂肆見者無不笑之其意不過妬薊人之戒備却虜欲邀以爲功不知疆埸寧謐　國家無事人臣幷受其福奚必功之自己出耶其疏不復下部徑批量賞蓋恐部覆又滋口說也公於此但宜付之不知置之勿論若與之辯折則又一某矣事寧之後可上一疏言今秋虜情據宣大初報十分重大邊臣恐懼無措躬履戎行晝夜戒備賴天威遠讋廟堂指畫西鎭之強兵猛將既有以振其先聲內地之足餉守要又有以破其陰計是以醜虜畏阻自行解散在我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在彼有奔走約會之勞臣等待罪邊彊幸勉愆戾云云不惟不與之爭功而反推以與之彼當嚼舌愧死矣恐公聞之或不免動

意特以走告統惟鑒裁

荅兩廣督撫

頃廣中士人力詆俞帥科中亦以爲言該部議欲易之僕聞此人老將知兵第數年以來志頗驕怠意其功名已極亦欲善刀而藏之論者之言適中其意前聞公以十月進剿臨敵易將兵家所忌代者或未必勝之且撫按俱未嘗有所論劾乃獨用鄉官之言而罷之亦非事體故止於戒飭然不知其人畢竟何如公與同事必知之眞若果不可用亦宜明示以便易置也

答兩廣李蟠峰

各處有司當易者多但甲科今已除盡須俟新科然僕以爲良吏不專在甲科甲科未必皆良吏若廉其已試有效者就近更調可他途亦可也客卽與太宰公議之大抵論廣中諸吏官以操守爲先廉且能上也卽不能兼且先取廉者蓋數年以來廣盗之起始皆貪吏利其賄以致滋蔓故唐人有送南海尉詩云此鄉多寶玉愼勿厭清貧蓋自古以爲難也俞大猷者畢竟爲人何如便示

與撫院王鑑川訪俺答爲後來入貢之始

昨有人自雲中來言虜酋有孫率十餘騎來降不知的否俺答之子見存者獨黃台吉一人耳其孫豈卽黃台吉之子耶彼何故率爾來降公何不以聞若果有此於邊事大有關係公宜審處之望卽密示以信所聞

答鑑川策俺答之始

虜種來降雖　朝廷有道能使遠人向化亦公威德所及也慶幸慶幸顧此事關係至重制虜之機實在於此往年桃松寨事廟堂處置失宜人笑之至今齒冷今日之事又非昔比不宜草草須據報俺酋臨邊索要僕正恐彼棄而不取則我抱空質而結怨於虜今其來索我之利也公第戒勵將士堅壁清野拒險守要以待之使人以好語款之曰吾非誘汝孫來降彼自慕吾之化醜彼之俗故來耳中國之法得虜酋若子孫首者賞萬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斷汝孫之首以請賞但以彼慕義而來又汝親孫也不忍殺之且給賜衣服飲食甚厚汝欲得之自當卑詞效款或斬吾叛逆趙全等之首盟誓於天約以數年騎不入吾塞乃可奏聞　天朝以禮遣歸今乃肆其凶逆稱兵挾取吾豈畏汝者今宣大人馬豈復往年之比汝來

則來吾有以待之且聞汝子辛愛怨汝之愛少妾溺幼子誘納吾中國叛人蹤其種類旦夕且將殺汝汝肘腋之患不虞而何以汝孫爲哉彼聞此言未必不動又聞那吉之來皆其奶公主之其人必有智計可使人密誘之曰我太師知那吉之降皆是汝意汝誠識事體知順逆者今太師已奏聞　朝廷大大與汝官職以賞汝功但今老酋臨邊索要願進羊馬數年贖取汝等得卽寸斬汝矣我太師念汝等慕義而來不忍利賄而殺汝任其索取斷不與之然今有何計可取老酋之首除汝等之害者殺得老酋卽封那吉

為王遣兵送汝等歸故地永為中國藩籬長享富貴渠聞此言亦未必不動吾得因其計而圖之亦一策也虜之入犯乃其常事卽其孫不降彼亦必入我亦必防公宜堅持初意審定計謀毋為衆言所淆今冬節已深塞外草枯彼亦不能遲久且虜中今歲饑荒頭畜多死東犯不遂西搶不成力罷於奔命計阻於多岐衆叛親離內難將作此亦天亡之時也向者僕固謂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此所謂非常之事非公孰能了之但那吉數人置之鎮城宜加防範毋令與外人相

通厚其給賜毋使復萌歸念續降之人眞虜分配將士華人各與寧家亦不宜聚於一處恐生他虞之見聊備採擇統惟鑒裁

再荅王鑑川策俺荅

降虜事一如公所議　旨云且與做云候　旨另用皆含蓄未盡後來操縱自有餘地在相機行之但聞老酋臨邊不搶又不明言索取其孫此必趙全等教之誘吾邊將而挑之以為質伺吾間隙而掩其所不備願公戒勵諸將但併堡堅守勿輕與戰卽彼示弱見短亦勿乘之多行間諜以疑其心或遣精騎出他道擣其巢穴使之野無所掠不出十日勢將自遁固不必以斬獲為功也薊鎮援兵已有　旨掣回西防冗中草草統為鑒裁

與王鑑川言制俺酋款貢事

降虜事情廷臣初意紛紛然廟堂論定前已獨聞於上然後擬　旨處分閫外之事一切付之於公矣乃昨承翰教似與初指少異聞者疑之異議稍起僕竊計公發書時尚未見近日之旨也承教謂宜乘老酋欲孫之急因與為市誠然但　朝廷納降和戎須自有體今既與之以官卽為吾人若設然而納之率然

而與之事屬挾取迹同兒戲損威傷重取輕外夷非計之得者也據巡撫差人鮑崇德親見老酋云云回時又令自揀好馬其言雖未必皆實然老酋舐犢之情似亦近眞其不以諸逆易其孫者蓋恥以輕博重非不忍於諸逆也乳犬驁駒畜之何用但欲挾之為重以規利於虜耳今宜遣人先布　朝廷厚待其孫之意以安老酋之心却令那吉衣其賜服緋袍金帶以誇示虜使彼見吾之寵異之也則欲得之心愈急而左券在我然後重與為市而求吾所欲必可得也僕料老酋此來決不敢搶東賊之入非其本心昨已

密授方略於方公趙帥計此時想巳出邊若諸將肯併力一挫之則黃酋不敢復入而老酋之勢自孤討利圖便陰陽開闔在我自有勝筭矣或慮虜久住不退兵連財費者此不揣於利害者也今日之事幸而成即可以紓數年邊患其所省豈直數十百萬而巳哉而又何惜於目前之少費哉恐公爲衆議所格措畫少失遂棄前功故敢陳其愚

又

頃有妄言者巳奉　宸斷黜之此中更無異議但此事關係重大須處置得宜操縱在我上不失　朝廷

之體下可獲柔服之利乃爲勝筭也來教有授使口詞及虜中來語殊緘無之想忘付來使也虜使以二十日發去計今想巳得其要領必如初意執送趙全等首惡數人納款效貢索其番文信使乃可奏聞
朝廷爲之哀懇仍加那吉一職銜賚以衣幣禮而遣之則老酋既感不殺之恩小虜亦受中國之命自可以銷其惡毒懷我好音邊境之利也處分有緒望先期密示或更有商量乃可題請虜酋賜衣差人於內庫揀鮮好者付去使賚致幸即命製予之大琉巳下部當先行優賚徐議陞復耳

與方金湖言制俺酋款貢事

閫謀一行虜卽喙吮賴　天之靈愚計幸而屢中屢甚屢挫小酋定許其歸但須少留難之務令執送諸逆誓永不犯乃可奏聞　朝廷禮而歸之小小結局僕之始謀固不止此然亦數年之利也今錄去寄鑑川前後二書奉覽鮑崇德返自虜中倘有定議幸星夜密以見教以便措畫鑑川訶馬帥賊在門庭按兵不赴意甚銜之僕再三爲之營解謂老酋方駐在近邊桀豈敢輕身東援乃得免於重參公須爲調護於中可也今秋邊事公功最多須先行渥賚徐當議處

寄太史吳後菴

念昔與公投分非淺中更離隔可爲悵嘆茲當聖明之隆方欲招隱遺於薖軸責束帛於丘園而公以青年儁才竟爲例格一蹶而不振豈非命哉然人能抑公之官取而不能抑公之人品能使其事業不顯於當時而不能使其文章不傳於後世其所能者則旣無可奈何矣其所不能者則願公勉焉

與王鑑川謀取板升制虜

降虜事前巳悉若彼果能執送諸逆則當以禮遣還那吉厚其賞賚以結其心却責令奉表稱臣詣　朝

廷不殺之恩賜賚之厚因求講和納款效貢俟其誠
心向化誓永不犯乃可議其封爵貢額耳但僕猶有
意外之防不敢不告趙全諸人背華即夷爲日久矣
彼豈不預結於俺酋之左右邊壖之人亦豈無爲之
耳目者今我明以此要求彼亦慨然允許此輩豈得
全不知覺若知之彼亦安肯坐而待縛如雞狗乎萬
一語泄彼得而誅或聊以脅從數人塞責而 朝廷
明旨一出不可復返輕棄重質但獲其毛賊數人則
於 國家威重豈不大損此其可慮者一也據飽崇
德所傳俺酋之言雖若哀懇然猶身駐近邊擁兵自

強乎虜城外遊騎不絕轉餉哨探俱屬艱難名雖哀
求事同強挾未見其爲誠款也今必責令將有名逆
犯盡數先送入境返其巢穴掣回遊騎然後我差官
以禮遣歸其孫則彼之誠款既伸我之懷柔有體若
擁兵要質兩相交易則夷狄無親事或中變唐時吐
蕃劫盟之事取笑強胡此其可虞者二也今之議者
皆以小酋爲禍媒急欲遣之圖眼前無事耳至於封
爵貢市二事皆在可否之間若鄙意則以爲今邊防
利害不在於那吉之與不與而在彼求和之誠與不
誠若彼果出於至誠假以封爵許其貢市我得以間

修戰守之具興屯田之利邊鄙不聳稍人成功彼若
尋盟則我示羈縻之義彼若背盟則興問罪之師勝
筭在我數世之利也但恐其孫一歸彼願已遂求和
之意必乖本圖或請乞多端難於聽許明年當復來
侵雖獲趙全等數人恐於彼無大損益此可慮者三
也大疏早晚即復其中委曲難以一一指授望公與
金湖兢兢圖之公亦須移駐鎮城庶便指畫又阿力
哥本導那吉來降與之必至糜爛今彼既留周元二
人則此人亦可質之以相當統惟留意

與王鑑川計送歸那吉事

向者奉書誠爲過防辱來教事事有備可坐而收功
矣慰甚慰甚初擬老酋賞賚那吉加官後思今虜所
急者在於得其孫且了此一事待封貢事成則其部
下酋長皆授官爵而老酋倒有蟒服之賜向後給之
未爲晚也旨中不重執叛而重輸誠哀懇蓋 朝廷
懷柔外夷之體幣布已於內庫索出星夜賚上到即
行事毋使虜久候心變小酋既去宜厚撫之傳與方
金湖凡那吉所用諸物可悉與之宴賚皆宜從厚彼
亦人也能不懷感他日有事卒相遇於疆埸知軍中
有王太師亦必避公三舍矣此在公可以便宜行之

不必一二以聞也諸逆既入境可即執送闕下獻俘正法傳首於邊使叛人知畏先將那吉移駐近邊叛人先入那吉後行彼若刼質即斬那吉首示之閉城與戰彼曲我直戰無不克矣阿力哥斷不可與之留得此人將來大有用處望公審圖之姚子之言甚妄恐金湖聞之意或灰阻願公曲加慰勉此事關係甚重倘處置少失雖離地方責亦難諉況未必得去乎事機所在間不容髮尊見既定斷而行之勿自掣肘彼雖有言廟議已决無足恤也

答徐太室憲長

虔中之轉已乖輿論至乃横被口語形之論列則是非倒置甚矣疏中所云絕無影響即欲擬旨徑留又恐衆不可盖公論未伸將謂僕有私於公則公之卓行貞操終無以白於天下矣故不得已而行勘已曾逹意代者令其虚心體察毋入先言諒人心之公自不容泯近訪之敝鄉人云公以志行高潔爲衆所忌似不宜獨咎一人以自樹敵也

答王鑑川

虜酋内附逆賊伏誅邊境敉寧神人胥慶此不世之功也加秩廕賚未足以酬尚當有待封貢事既與虜約豈宜先背奈本兵畏縮異常庸夫尚多異議將來若欲收功未免復排衆論但僕昨於處降執叛一事心力已竭今未知復能任此事否時難得而易失功難成而易壞奈何奈何

與王鑑川議堅封貢之事

僕竊祿無補濫被恩私夙夜省循顛躋是懼乃辱華翰遠賀益增其愧耳感謝感謝封貢事乃制虜安邊大機大略時人以媢嫉之心持庸衆之議計目前之害忘久遠之利遂欲搖亂而阻壞之　國家以高爵厚祿畜養此輩眞犬馬之不如也僕受　國厚恩死

無以報況處降納叛既以身任之今日之事敢復他諉待大疏至仍當極力贊成但許貢之後當更有一番措畫金湖既去代者恐未必相成須借公威望屈留數月庶可免事後之慮耳

答王鑑川計貢市利害

今之議者皆謂講和示弱馬市起釁爲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夫所謂和者謂兩敵相角智醜力均自度未足以勝之故不得已而求和如漢之和親宋之獻納是制和者在戎狄而不在中國故賈誼以爲倒懸寇公不肯主議今則彼稱臣納款效順乞

封制和者在中國而不在夷狄比之漢宋之事萬萬不侔獨可謂之通貢而不可謂之講和也至於昔年奏開馬市官給馬價市易胡馬彼擁兵壓境恃強求市以款段駑罷索我數倍之利市易未終遂行搶掠故　先帝禁不復行今則因其入貢之便官爲開集市場使與邊民貿易有無稍爲之約束毋得闌出中國財物及應禁者其期或三日或二日而止如遼開原事例耳又豈馬市可同語乎且此事有五利焉虜既通貢邏騎自稀邊鄙不聳穡人成功一利也防守有暇可以修復屯田蓄吾士馬之力歲無調援可

省行糧數十百萬二利也土蠻吉能每借俺酋以爲聲勢俺酋既服則二虜不敢輕動東可以制土蠻西可以服吉能三利也趙全等既戮板升衆心已離吾因與虜約有願還者必勿阻之彼既無勾引之利而又知虜之不足恃則數萬之衆皆可漸次招來曹州之地可虛矣四利也彼父子祖孫情乖意阻胡運將衰其兆已見老酋死家族必分不死必有冒頓呼韓之變我得因其機而行吾之計五利也凡此五利皆古之謀臣策士所爲禱祀而求者也而今之議者獨以邊將不得搗巢家丁不得趕馬計私家之害忘公

室之利遂失此機會不爲　國家審圖故僕以爲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至於桑土之防戒備之慮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豈以虜之貢不貢而有加損乎今吾中國親父子兄弟相約也而猶不能保其不背況夷狄乎但在我制御之策自合如是耳豈能必虜之不吾背乎數十年無歲不掠無地不入豈皆以背盟之故乎即將來背盟之禍又豈有加於此者乎利害之歸較若黑白而議者猶呶呶以此爲言故僕又以爲不智甚矣劉院既知此事顛末又與公同心必能共襄大事幸採取其議及鎮

守兵備以下所呈折以高見并圖上貢額貢期市易事宜僕與玄老當備聞於　上請旨行之浮議雖多不足恤也

荅南御史張懷川

使至辱華翰深荷雅情比來南中諸疏皆愜輿論臺諫公議所出　朝廷耳目攸係願諸君勉旃毋以言爲諱也

寄陳松谷相公

都門解袂與玄老相對哽咽者久之不惟感德傷離蓋亦惜大賢之去國嗟善類之無依也別後邊警西

起狝樹交馳幸內外嚴備虜亦旋遁有闖即有虜殺
來降之事　主上用拙計幸而時中板升賊首縶纍
生致於闕庭誠　宗社之福邊疆之幸但外寧內憂
聖人所戒未知向後何如耳此必台念所切敢以奉
聞餘惟若時珍攝以需寵召辱長公惠書冗不及裁
荅師翁既去不宜復奪　上左右簪筆之臣也幸即
命北發以慰惓惓

與王鑑川計四事四要

封貢議起發言盈庭類皆以娼嫉之心而持其庸衆
之見本兵錯愕惶惑莫展一籌不得已乃於文華殿

面奏請旨行之又將　成祖封和寧太平賢義三王
故事揀付本兵然呶呶之喙雖已暫息而朋朋之讒
伺釁而動彼既不能爲而妬人之有爲必且幸其人
之無功而求中其說此僕所以日夜兢兢不遑寧處
者也昨　旨乃僕所擬其中蓋有二意一則欲公悉
心經畫務極穩妥一則欲公教督諸臣比常倍加防
守今就二意之中所當經畫者有四互市初開邊氓
畏慮不敢貿易虜入不市釁怨易生今歲且宜官爲
處置使邊氓睹利則人人樂從一也鐵鍋乃虜所急
者頃部議禁不與市將來必求索無已今閩廣鍋鍛
則不可復爲兵宜稍　市之來歲責令如數
更換二也虜使既不許入鎮須安置得所鎮城之中
民物殷阜易啟戎心昔年古家宗獻城之事可爲殷鑒
頃者流議皆起於鎮城之人今虜使一入人人惴恐宜
嚴加防範以杜奸萌倘邊堡苟可容無令得入鎮城三
也馬趙久爲邊帥趙雖喜事　而近忠可馴伏也馬故
多端素與虜通其部下多真虜而又有內主封貢之
議渠最不願聞公近日以法繩之頗不能堪以其含
憤蓄愁之私而行其幸災樂禍之計何所不至雲中
人情公所素知今既不能去亦宜以計用之毋令積

恨生變四也其所當修備者亦有四要城堡及時修
併邊境之險漸次可復一也募招沿邊之氓開墾荒
屯充實行伍鍛礪戈矛演習火器訓練勇敢當若敵
來二也趙全等妻子族與尚在虜中宜於互市之時
陰察賊情知其主名可招則招之不可則擒之庶逆
黨可消後患可弭三也擇采提馬在邊士雖借以邀
功冒賞而虜中亦頗畏之今既禁不出塞則虜人寡
畏而邊士袖手無所覬幸他日渝盟之事不在虜而
在邊人矣此宜預處以杜釁端者四也前四事不急
圖之則貢市之事不成必流[illegible]之口後四要不預

書之則貢市雖成無益反時 他日之憂僕與公委心為 國休戚相關故敢縷縷罄其愚悃惟公採而行之幸甚幸甚

答荆關水部金省吾

遠辱翰貺深荷雅情客有從荆南來者道公榷政清肅誠近年罕覯濟府大業大受根基於此可窺其槩矣又仰敬仰厚惠不敢當附往皮歸璧外小録奉覽諸惟

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二終

與薊鎮楊巡撫

虜已東行不知遼左有備否貴鎮清查虛餉萬有餘人數十年宿蠹一朝剔去司 國計者方且嘖嘖稱羨乃聞近日又欲募卒補伍是以獘易獘也且南兵工食在常額之外方患無以給之賴此補數似不必更招浮濫以滋冗濫也又聞百川公有示令軍士有能告言將官虛冒軍餉者賞銀五十兩恐啓陵上之漸然其中必各有謂不如所聞幸審以見教東事無日不在鄙懷故喋喋如此統惟原亮

答三邊總督鄙文川

辱華翰知已建牙視事矣無任欣慰北虜乞貢頃於文華面奏奉 宸斷行之惟三邊事體稍異須兩督撫會議耳響水極當虜衝急宜脩繕昨何君請馬價原與督府會行乃太僕遂加醜詆過矣神木兵備查盤道長有疏意欲照舊似宜從之其參守兵馬亦不必更究矣

答貴州撫院阮泌城

辱示知安酋事已有次第別時所云今一一具獲實效審爾則差官可不必 行矣此事不煩一兵不費斗

衆而凶狡服罪地方敉寧 公建此大功宜膺上賞僕
大疏至當有以處之

答督撫鑑川

封虜使者本兵依違乆之不能決竟遣一 參將行其
人年少輕率恐不可使之見虜酋第令捧 敕至幕
府𫝀選邊吏允使可也副之者鴻臚署丞王勲頗諳
夷語能辯番文可備驅使惟裁而用之偶患泄瀉伏
枕占授不悉欲言

答廣西撫院李蟠峯

古田積寇盪平地方寧敉 公威德所及遠矣頃本兵

奏績薦行陞賚開廣左又以大捷隆恩懋賞當有待
也 聖德光被南北罷兵僕伴食無功陰受其福

答兩廣殷石汀論平古田事

積寇盪平黎庶安堵此不世之功也乃吹吹者猶有
事後之議雖 聖明遠矚功罪不淆然亦足亂人意
聞其說皆柳州士夫倡之以此見丈之暫留數月不
獨為地方計亦所以為丈計也近來人心不古好生
異議以其娟嫉之心而持其庸衆之見惟欲偏狥已
私不顧 國家便否即如昨年虜孫之降舉朝駭懼
以為不可納僕曰納之而索吾叛人可盡得也貴州

之事撫臣請兵請餉衆皆曰可許僕曰此渠叔姪鬪
爭殺耳不足以煩 朝廷古用容遞會自蕞爾小醜
敢戮 天子之命吏不容不討衆皆曰剿賊據險兵
力所不能加即欲除之非集數省之兵費五六十萬
不可僕曰不然吾知殷公必能辦此諸君但觀其破
之此二策者皆大違羣議而僕獨以身任其事 主
上用僕之策幸而時中矣乃異議者猶欲搜求破綻
阻毀成功以快私指嗟呼人臣為 國家忠計可如
是乎若僕則誠愚矣前承教廣臨議鑿鑿可行然必
得丈處置有緒後人乃可持循恐終為異說所壞也

南明磊落偉奇之士昨曰欲引寘部堂以其夙業皆
議今初召起聲實未著故暫借敝省撫臺旋當與丈
先後登進耳同年在仕籍可用者無幾他日為 國
家柱石在丈與南明公新安一郡産此連璧敬羨敬
羨先後領華翰或不能盡復大都具此統惟鑒原

答楚按院陳燕野

楚中連歲災饑人不聊生 公精覈吏治脩舉實政百
方省節加意拊循楚俗所宜世世而頌祝者也去歲
秋闈流言倏起旋滅今則惜惜頌聲休譽而已徐憲
副昔守敝郡甚有政績而恃其才守屢惱於人當院

之論蓋誤聽人言非有私惡也襄漢士民自有公論願公博訪而審聽之如其有實跡則亦非僕所能庇也

答松谷陳相公

別後樞衡之地屢致遲歷機辟盈野鳳翔九霄以翁之出處視今人之去就豈得並日而談哉欣慕欣慕蕪錄向欲呈覽以無便翼茲撫臺承差去敬附二冊内學論一二義論及策之一二三寔出揣摩知已傳咲於蜀中久矣倉卒不敢脩起居之敬尚容專候統冀台原

答三邊總督戴晉菴

頃五月二十一日已封拜虜酋俺答爲王諸小酋俱授以官職入貢互市次第舉行獨西虜未靖兩督府會議部中遲疑近有人云公謂僕以舍親西石之言變其初說此傳者非也西石之意原與鄙見相左僕初未嘗因其言少有疑阻但以西事與宣大微有不同所慮者撫賞之費無從措處故耳行兩督府虛心計議務求停妥今東事既已就緒在西勢不能獨異幸早決大計以便題覆

與楚撫院汪南明

辱惠不敢例辭登領感謝承教云云今日籌邊第一計僕已慮之久矣但譚戚二君數年間大忤時宰意幾欲殺之僕委曲保全今始脫諸水火一旦驟用之恐不可成徒益衆忌且以九邊萬里之遠馳驅經略而責效於三載之間即二君高才亦未能辦也當取公條秘之錦囊中酌而行之大疏封還未敢宣泄惟冀台原

答兩廣殷石汀

前有小柬言近事頗悉不審徹記室否紛紛之議聞皆起於柳人聽者不察率爾奏牘其中自相牴牾茫

無的據幸　聖明遠矚公論昭然公亦不必以此疑阻要令餘毒盡銷士民安堵則忌吻浮談不摧自破矣人旋附此諸惟鑒存鑒

答河道按院胡玉吾

新河之議原爲　國計耳今既灼見其不可則亦何必糜有用之財爲無益之費持固必之見期難圖之功哉幸早以疏聞丞從寢閣始者建議之人意蓋甚美其說雖不售固亦無罪也

又

始慮新河水泉難濟憶度之見不意偶中辱別揭所

云剴切洞達深切事理自勝國以來二百餘年紛紛之議今日始決非執事之卓見高識不能剖此大疑了此公案後之好事者可以息喙矣書至卽過玄翁言其不可成之狀玄翁亦慨然請罷蓋其初意但憂運道艱阻爲　國家久遠計耳今既有不可自罷膠執成心蓋天下事非一人一家之事以爲可行而行之固所以利　國家以爲不可行而止之亦所以利國家也此翁之高爽虛豁可與同心共濟正在於此誠　社稷之福也海運一策亦不得已而思其次者尚須淮商直達天津風洋無阻乃可圖之僕猶慮海

禁一馳他日更有可憂者耳大疏今同巡撫梁鳴泉不必另疏

答河南巡撫梁鳴泉

膠萊新河始卽洞知其難成然以其意出於玄翁未敢遽行阻閣故借胡掌科一勘蓋以胡固玄翁所親信又其人有識見不隨衆以爲是非且躬履其地又非臆料遙度者取信尤易也昨觀胡掌科揭呈明白洞切玄翁見之亦慨然請停不必阻之而自罷以是知執事向者之言雖極痛切未免預發其機也區區今處天下事大率類此雖竭盡心力不過小補而已

終無能有所建明此易所謂屯其膏施未光者也王猷所在齊中政事何如兩司及諸郡長吏孰爲可用統希見教不悉

答閩中憲使李義河

使至辱教知道從已入關良慰鄙懷以丈素所蘊蓄豈欲專一丘一壑以終老者哉古人云得時無怠爰猴躍馬猶恐失時今　主上虛已以任宰相百執事師師濟濟咸欲有所表見周道寧夷倖門壅塞以時言之似亦可矣願丈急乘之毋怠又喜榮轉近關旦夕且將有大昇焉

答南宗伯秦華峰

惟公昔以無妄蒙議私心嘗爲不平會在位者有不悅於公未敢昌言之也茲幸玄翁掌銓又雅敬重故得以贊其區區顧擱留清閒尚未足以展攄宏蓄耳徐判屢有書來道公相念厚情感切感切

答薊遼總督王鑑川

前得饒君書虜王已憤怒北還秋間糾衆來市　計虜帳既歸豈能驟返商民一散難以復集當秋高馬肥之時值新虜再至之銳求索必多釁端易起故欲延至冬間徐爲措處耳茲奉教知虜尚未去市期近

在此月則便當以速了為妙何必又改期再約乎饒
疏已發不上一切惟公所裁但至期仍望公提一旅
稍稍西行以彈壓之虜王聞公之來必堅奉約束且
大軍在近三晉之文吏懦將亦有所恃而無恐知公
為疆埸擾慮不憚一行也承教謂虜酋動以封爵誇
示其衆公亦使人屈禮以歆艷之甚善甚善僕嘗慮
虜不慕官爵之榮不貪中國之利但以戎馬與吾相
角於疆場則真無可奈何今誠有慕於我我因其機
而制之不過出吾什一之富則數萬之衆皆可折箠
而使之顧今時人皆不足以語此反以為狂且悖耳

昨上谷二市甚得其利黃酋彌耳帖伏皆仗公威望
遠懾但水泉事完則大功克就矣頃慶禮告成中外
胥悅在僕私心尤為欣忭

答貴州撫院阮沙城

坐鎮在雲貴土司原有故事但須擇廉慎有謀者遣
之不然反足以納侮啓釁前見水西泉頭目有疏言
安國亨于幼不能統衆此必安酋使之但其中委曲
亦宜審處貴竹土司與雲南鎮守不同難以例論或
省諭安酋令其安插阿偎停當及各犯盡數執出錢
糧抵補俱完許與乞恩盡赦前罪照舊管事則坐鎮亦
不必遣矣阿偎既出省城禍根已絕向後家事亦甘
盡卵翼而乳哺之乎在公心知此意審計之耳然事
機遼遠不能遙度不敢中制幸與鄭道詳計之

答憲長施恒齋

雷道長誤聽人言論劾徐君徐君又妄自猜疑謂公
搆之轉轉相疑竟成蕉鹿受病之根必有所在公當
自知之昨徐君亦有書言此事僕已再三譬曉之渠
必開悟其事已屬之陳道長勘處諒為昭雪徐君平
日心行僕固未能深知若在荊襄則誠未可議也

答河南巡撫梁鳴泉

膠河罷議不惟寬東土萬姓財力且使數百年謬計
一朝開豁不致復誤後人誠一快也胡掌科之勘議
詳明玄翁之心無意必皆足以為後來處事之法區
區何知焉誤辱獎借深以為愧別楮所云一一領悉

答郝巡撫

西事處置略備部中方議覆行但未貢先市恐非事
體至於家丁增餉數款乃調停撫馭之策恐不宜與
貢市同題已屬本兵酌處之戴公計惑於主斷氣奪
於嚴旨故倉皇失措如此人旋草草附復西鎮遼遠
事機不能悉知望不時密示以便措畫

答河南廵撫梁鳴泉

今歲徐邳河患更劇將来漕事深有可虞得通此一線以備不然誠預防至計但事關海防理須慎重一應造舟設官皆斟計慮周悉庶可無虞昨所遣商販須換来面訊之明歲且姑少載試行若果通利逐漸加之可也統惟審圖冗不多及

答宗伯高南宇

辱教知東山情切高駕更猶殊失朝野之望兹温綍再須敦勸愈篤恐 上命不可屢抗物望不可終孤區區鄙衷曾與陸儀制略言其槩想亦以轉達矣如

僕輩薄劣不足以致天下賢者然公平生自負謂何可終老林壑乎

答河道潘印川

頃報運舟漂覆近百正糧虧失四萬有餘數年損耗未有如此之甚者 國計所關日夕懸切今海道既已報罷河患又無寧時不得已復尋泇口之議頃已奉 旨煩公與張道長勘議幸熟計其便且將從事焉

答關中憲使李義河述時政

伻至奉書知道從巳抵關甚慰鄙懷勑書爲管文書内監所持兹即查付奉勑行事可不須文憑也邊事近稍次第賈誼欲以三表五餌制單于蓋古之謀臣策士所以勞心籌慮殫口遊談冀望而不可得者正在於此今我不煩一士不役一兵坐而得之此天贊我也奈何令人爲宋儒之説沁入心脾與之語此如喑鳥附異議紛紛幾至顛躓賴 主上納用愚計幸而時中然爲 國家謀則忠自爲謀則愚矣計然三策今始售一向後未卜利鈍何如辱教云云固知豪傑所見自與凡人殊也識録小技不足入目且意大文已見之故未敢寄覽兹奉命付去二冊其中文字

大抵皆僕所削若學論二義論及策之一二三則全出拙筆也麻姑擲豆猶作狡獪變態可哄可哄大瑣闈宿望又困藩服鄙心未嘗敢忘有待有待相去伊邇此中動靜想得具聞有可以助我者望不時直教幸勿以秦越相視也

答邊鎮廵撫

辱翰示言虜情邊事一一俱中肯綮西事以總督持議不決以致驕虜怨憤及奉 旨詰責則又倉皇失措未貢先市殊非事體也威正恰者不知前已授官否渠既能制吉能即可用此人以行吾之策切盡萬

台吉通佛經識義理昨在宣大調伏俺答老把都二酋甚有功於中華故特賜勑賞賚此二人者一宜以計用之一宜以禮處之俟延寧貢市事完疏中可略敘此二人另行量賞若疏已發行不及敘錄公可自以己意陰厚之以結其心蓋制馭機宜自合如此延寧勢異馬價平給委爲失宜昨喻意本兵此後尚有斟量也

答總督方金湖

邊事近來處置卒已就緒今秋三陲晏然一矢不驚誠　宗社生靈莫大之慶但外寧內憂聖人所戒封

疆之臣未可一日而忘備也昨具疏請勑飭戒諸邊仰荷　聖明允行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今邊政久弛誠欲及時整理興建鴻業非常人所能也如虞坡二華故事借丈以墨經臨戎使旋輒附鄙意外小疏寄覽

答薊鎮巡撫劉百川

調取南兵事俱如高議本兵已覆行矣永東小警雖聲在遼左然亦不可不多爲之備公但駐適中地方以便調度似未可便東行也聞公與撫按諸君方議調兵行糧事愈永事勢與他鎮不同若俟賊已見形而後調兵支糧則無及矣事有權宜不宜膠柱惟公裁之

答南學院周乾明

書悃敬敷五教在寬所謂寬者殆以人之才質有昏明強弱之不同須涵育薰陶從容引接使賢者俯而就焉不肖者企而及焉如是而已今人不解寬義一切務爲姑息弛縱賈譽於衆以致士習驕侈風俗日壞間有一二力欲挽之則又崇飾虛談自開邪徑所謂以肉驅蠅負薪救火也本朝監規及卧碑所載禀若氷霜督學使者俱用憲臣爲之皆有深意南都首

善之地惟公留意焉

答奉常陸五台

僕雖無似夙抱敬賢之心今幸備位台省其所振舉甄拔不可勝數矣乃平生敬慕如丈者顧不能一引手焉君相造命豈其然哉雖然中心藏之不敢忘也令弟回草草附候聞以華嚴合論梓行此希有功德也刻成幸惠寄一部別具谿紬二端侑柬統惟鑒存

答石麓李相公

弟平生孤子寡與獨受知於門下及同居政府一心協德庶幾有丙魏同心之誼中外士民亦靡不懽悅

和合各適其意不啻坐春風而飲醇醪也昔意氣雲倏起陰晴頓殊昔爲比目魚今作分飛鳥人生聚散離合可勝嘆哉愴然愴然緑野開尊庭闈絢彩且用慰心自娛而已他何足論盛使回草草附此諸惟台亮不宣

答楚按院陳燕野辭表閭

辱示敝省錢糧查刷已有次第易知單册正月可完知公爲楚民計慮深遠仰戴仰戴孫方伯前已言其仰承德意悉心措畫此外如溫大參劉糧儲亦誠一時之選也楚人何幸何幸頃得家信言公表閭之命

堅不可回方切愧悚乃又垂念先世再辱嘉貺是重僕之不德也昔念先曾祖平生急難振乏嘗願以其身爲蓐薦而使人寢處其上使其有知決不忍困吾鄉中父老以自眩其閭里且今歲楚中重苦墊溺少省一分則小民亦受一分之賜在寒門少此無損纖毫而裒多益寡在鄉人則有大惠焉萬望俯諒鄙心出於誠悃並價之命一切停寢則信我之深比之惠我之厚又萬萬不侔矣敢布腹心惟公裁許焉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策黃酋

黃酋書昨鑑川公亦曾抄寄本兵此酋貪縱寡謀終當歸吾鵝泄觀其書詞已非昔時之倔強可用其幾而制之多行間諜以疑其心時用利餌以中其欲諒彼無能爲也其妻家在三衛者即傳與薊人量加優恤亦制馭之一機也史大官去歲侵盜二酋馬近千故二酋恨之已甚其欲尋殺不獨爲其近邊蓋亦思以報之矣然此雖小僮其技與虜同且倚山爲險料二酋亦無如之何宜撫而用之以爲宣鎮外藩時時戒諭以各守分地住牧爲業毋妄肆侵盜使二酋得借以爲口實但此輩撫賞之資半出軍士月糧割內充腹乃自困之道宜有以處吳兵憲道南感公同心

之契思以自効其志甚銳不知畢竟能成否辱示今所宜措畫者一一中的但願審度時宜慮定而動天下無不可爲之事況今時則易然耳

答薊鎮總督王鑑川言邊屯

日來屢辱翰教差人皆不索報坐是失候承示大疏八事公圖之皆已有緒要在邊吏著實奉行期有成效可也然八事之中屯政爲要今之議者皆患兵冗一切務爲清汰節縮僕竊以爲過矣天生五財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孔子稱必不得已而去今之時非有甚不得已也乃不務爲足兵而務爲去兵則唐之季世

是矣然足食乃足兵之本如欲足食則舍屯種莫繇焉誠使邊政之地萬畝皆興三時不害但令野無曠土毋與小民爭利則遠方失業之人皆將襁負而至家自為戰人自為守不求兵而兵足矣此言似迂然在往時誠不暇今則其時矣故願公留意焉黃酋過來聞漸就羈紲觀其書詞可見此酋雖狼戾無親然貪縱寡謀番為易制第無使老把都與之合兆此孤虜無能為也疆埸小釁或不能無在因其機而御之期不害吾大計耳使旋草草附候屢矣裁復并此謝過統惟鑒原

答吳環洲策黃酋

辱手書及麻參將揭帖具悉黃酋沉迷酒色憚於西搶祇欲近邊謀生故屢次需索又威脅屬夷為之納進其情不過如此未敢即踰盟也史大官服屬已久詐又已嚴行約束令其各守分區無相侵盜足矣乃必欲勒之親赴虜帳何為哉鑑川之意不過以今歲貢市甫完恐以疆埸小釁棄其大功不知 成祖封三虜王使命方回寇騎已至許襄毅在大同東邊開市西邊搶掠夷狄之性豈有常哉顧吾制御機宜何如耳犬搖尾乞憐固可投之以骨如其狂噬則大杖加焉且渠戰兵不滿萬人其父叔諸部俱已臣順獨此孤虜如其跋扈以上谷全鎮之兵益以史大官之衆令雲中以勁卒擣其巢穴彼何能為渠曾占卜當死南朝觀其狂躁不常殆天將亡之矣公幸與趙帥密計如可柔服以計餌之如不可處即宜以大義責之明與之絕毋但姑息養虎以自貽患也聞已遣人好諭之倘得其要領幸即以奇示萬萬冗不多及

答雲南撫院阮沙城

得十月二日書知公前後處置安酋事已竭盡心力功高賞薄深以為歉然公之勳名著於此矣疏留奏

事人即貴州承差昨已擒獲重治向來土酋構釁皆此輩為之倘解回發遣更加重處毋令得脫復為他日之害也

答總憲凌洋山言邊地種樹設險

辱教種樹事邊臣樽美虛套大率類此僕起家畎畝頗知樹藝之理昔謝病山居手植榆柳今已鬱然參天若以官法為之積歲累月竟成虛謬矣初時人建此議僕即與同事者曰種樹設險亦守邊要務也但只如議者之言決無成效同事者頗不以為然今已數年迄未見有一株成者即如臺工一事當時若非

僕力排群議以身任之二華與公殫力運思躬親督
理則今亦當爲烏有矣天下事豈有不從實幹而能
有濟者哉昨閣中小疏已曾懇切言之自後積習或
當少變　國家欲興起事功非有重賞必罰終不可
振來歲擬遣大臣閱視大行賞罰如猶玩愒難振則
僕自請如先朝故事杖鉞巡邊人臣受　國厚恩坐
享利祿不思一報非義也何如何如

答棠川殷相公

使至知台從已返儼里深慰鄙念宋人有一聯云山
中宰相無官府天下神仙有子孫前一句公已得之

後一句願公勉焉使旋迫節草草附復別具侑柬幸
惟鑒存

答宣大巡撫言虜求佛經

虜王求經求僧此悔惡歸善之一機也南北數百萬
生靈之命皆係於此天祐中華故使虎狼梟獍皆知
浄修善業皈依三寶我　聖祖謂佛氏之教陰翊全
度不虛哉禮曹惟公咨即可題請不必另疏但今在
京番僧皆溷濁滛濊之流不通釋典遣去恐爲虜人
所輕耳所求佛經須有我　聖祖御製序文者乃可
與之公可特作一書諭虜王嘉其善念曲爲開導示
之以三塗六道之苦誘之以人天福果之説及念珠
坐具之類亦可稍稍裁與俾益其向化之心則亦調
伏凶人一大機括也聖人之道苟可以利濟生民隨
俗因其教可也何必先王之禮樂法度而後爲哉

答臺長蕭兌嵎

辱華翰獎許過情使人愧悚猥以謭陋謬膺重寄頃
又特奉　綸音勉以同心望以夾輔日夕兢兢懼無
以仰承德意所望海內道誼知契匡助其所不及幸
公有以教我也近見督府祭院論牧地事不相下其
言皆過激天下事非一人一家之事自宜虛心觀理

務求其當奈何忿爭如此竊意此事非公不能解之
頃已屬意本兵議復牧軍驕悍論久不決或有他虞
非細故也

答翰學張鳳盤

別後得途中所寄二書情款備至慰諭諄切觸事感
懷不覺慨然興嘆念知己之遂闊悟話語之無從也
丘園之賁初擬秋期既復思之得時毋怠兄既奉
特旨召用自應以趨命爲恭可勿事夷猶矣貴咨人
上草草附復別悰萬種統俟面陳幸惟鑒亮

新刊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三終

答總憲孫華山

僕數年圖畫邊事苦心積慮冒險涉嫌惟公知之他人不能盡諒也茲賴　祖宗之靈　主上威德所及東師奏凱西虜款關區區一念報　國赤忠庶幾得以少見矣是未敢有一毫計功謀利之心昨三疏辭賞由中非矯　上意暫且祗領終當懇辭以明愚志焉辱華翰厚貺重增其媿佳綢登受餘輒璧附使者草草附謝統惟鑒原

答兩廣殷石汀計剿廣寇

廣事披猖已久一旦秉其後遂欲責效雖管葛猶難昨電白報至僕恐好事者不察事機妄生譁議故即擬旨分剖其事假公便宜俾得以自展焉治亂國用重典廣固亂國也其勢非用兵威以震盪之奸宄不畏良民無依所慮者費用不給將帥乏才公有何妙筭幸一一見教僕無媿相坐測之能然以愚忠不量力每事輒欲以身任之或可為公一助焉願公安志留畫毋自退阻

答荊州道府辭兩院建坊

往者察院建坊僕屢書止之竟不獲命僕竊以為未為知我者今聞汪淩二公又有此舉使僕疾首蹙額跼蹐無措敝郡連年水患民不聊生乃又重之以工役使萬姓睊睊口咀咒而心咨怨將使僕為榮乎辱乎若欲給與折價尤不敢當家有薄田數畝足為俯仰之資僕又時時以其祿入奉上老親給鮮為賓客費家不患貧而諸公所餽銖兩皆民膏也僕何功以堪之何德以享之頃已有書懇控二公恐未見諒願公再以鄙意固請必望停寢乃見真愛若不可止如向者面賚云云准作廢府納價貯庫作數僕亦受惠多矣僕雖無德於鄉人而亦懼叢怨以重吾過諸公

誠愛我者宜視其所無者而與之柰何益其所有以滋毒於僕恃公道誼骨肉之愛故敢瀝竭肝膽直露其愚若謂僕心或欲之而姑飾辭以沽名則所謂穿窬之徒不可以列於君子之林矣義激心違語無倫次統惟鑒原

答楚撫院汪南明辭建坊

壹承厚貺深荷雅情辱教欲為僕建坊表閭往固知公必有此舉已預陳悃愊不謂臺符已下郡且媿且感敝郡連年水旱民不聊生僕方欲拯之而未能而敢為大役以貫衆怨且僕前已有二坊省此不為缺

與而益之乃足以重其過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公誠愛我則幸與以所無者若公既不欲煩有司而
又私值以自利是委公惠於草莽也反覆思惟二者
俱未得故敢再控諸筆下愚懇不能順承嘉命以速
大戾幸惟鑒原

答奉常陸五臺論禪

沈吉士來辱華翰領謝向曾誦華嚴祇見莽宕寥廓
使人心涀神搖後於友人處見合論抄本借讀一過
始於此中稍有入處佛所說法隨順諸根義無深淺
然廣大含攝解脫無礙則是經爲長而論又入法之

大導師也僕以宿昔頗種善根今得聞無上甚深妙
義歡喜無量聞公將鏤梓以行大有利益謹以俸金
二鋌少助工費雖塵露之微無裨山海聊以表信心
云耳若諸時事世情非高蹈者所樂聞故不具論統
惟鑒原

答南司寇謝泰東論刑獄

前得西石書言丈不嫌岑寂樂就西曹敢爾推轂若
僕私衷固有待也南中人情狡僞詔獄繁興擬議失
中致傷和氣誠如尊教丈　留意於此即澤流寰宇
矣處天下事非至虛至平不得其理而詔獄民之司
命所係尤重頃見今之持法者類以三尺行己意耳
嗟夫天子猶不敢以己意生殺人況人臣乎包子尚
未到渠初聞山東之轉即掉臂而歸還是舊時情態
今得此報當欣然就道矣

答宣大巡撫計處黃把二虜

辱示虜所乞討後六事之不可從公已籌之熟矣即
前六者亦宜再加審處而後可以爲計之封爵於
國體本尊且可分虜之勢未爲不可但聞把都病已
危篤封之而死其子必援例襲替而黃酋吉能輩皆
紛紛求王矣今且以言款之徐觀其勢而爲之處增

加撫賞所費不多但不可聽其開報人數作爲常例
此例一定彼即視爲當得與之不足爲恩減之彼即
生怨但可於經費之中少從寬假以每年所積客餉
動支什一以充撫賞隨其所乞者裁酌與之縱量給
珍異亦不爲過如此庶幾操縱之權皆在於我彼欲
乞活不得不仰給於我而我亦得以制其死命矣然
亦須題請奉　旨乃可其貢使入朝向已議定恐難
槪開且彼雖暫時馴伏終與三衛不同待數年之後
乃可議也大抵今日虜勢惟當外示羈縻內修戰守
使虜爲我制不可受制於虜近日　[illegible]川措畫東事頗

覺窘迫曲狗恐將來不可收拾則為虜制之道也卑
夾去留何足為中國重輕前曾奉告謂但可以此詰
責之使屈曾在彼不必苦苦索還若索之太急則彼
又持左券而要我開軍門通士楊亮乃遂許以五百
人糧賞而其二比妓遂相隨住牧於龍門教場夫盡
卑夾之衆糧食不過數百人乃無故額外又增五百
之數不知何以給之且其婦既在此住則黄酋又因
而往來近地二史皆將朋屬之矣此所謂引賊入家
養虎貽患是何等計策乎且楊亮何人安得擅許以
五百人糧賞先年也先入貢亦只因通士誘虜言中

國欲與結婚也先貢馬納聘而　朝廷實不知也郄
其聘遂生釁隙致有巳巳之變此前事之可鑒者豺
狼虎豹亦有豢養於苑囿之時然畢竟籠檻之鎖繫
之時給與肉食而巳非可劾雞豚犬馬可擾而狎也
今其婦既以至此似宜厚其賞而勒其歸不爾將來
必為患公當思余言且上谷事體與雲中不同而公
之所處與鑑川亦異僕請得悉言之蓋求貢之議本
起於俺答而我之生還其孫彼亦知感故其臣服獨
為誠懇若黄把二酋原出牽彼非其本心故每每設
為難從之請而肆其無厭之求何者彼其心非俺酋
之心也夫彼既非俺酋之心而我乃以處俺酋者處
之不亦過乎此二虜形勢之不同也鑑川自建此議
朝廷恩賴頗隆渠亦自知非久於此但欲及身無事
常恐少有破綻虧損前功故雖知其不可亦每每曲
狗之公初開府責望甚重二虜為剝膚之災且非旦
夕可脫者若不及今定一規模以為經久將自絆其
足望賞俱喪矣此又鑑川與公所處之不同也雖然
僕料此虜無能為也二年之間邊鄙寧謐者議之人
功效巳見即有小失無損大計向者小疏亦巳明言
之矣况今西鄙諸部皆巳帖伏獨此二醜亦何能為

以上谷全鎮之兵盍以二史之衆不能當狂醜乎公
試與有識者計之近得吳少參書言閫中事有主
之者其意似疑趙帥不知渠與趙平日何如若果有
此望公一一調處之

答邊道吳道南

辱華翰具悉貢市伊邇諸凡惟留神審畫之切盡欲
支倖則順義亦當給以王祿耶人之無識一至於此
可咲可咲督撫係閫外重寄操縱可否宜自有成筭
奈何獨窺廟堂以為重輕乎

答兩廣殷石汀

調募浙兵俱如公所議頃又疏請於　上特發馬價
銀拾萬以助軍費此二事近皆有建議停止然以廣
中之事急故不敢徇衆議而誤大計許瑞若果傾心
效用則以賊攻賊策之最妙者萬里之外事難遙度
用兵之機忌從中制惟　公熟計而審圖之

答松谷陳相公

長公至拜領台翰嘉貺深荷不遺伏諗道履佳勝尤
切慰仰希文後樂翁誠獨際其盛然忠臣雖在畎畝
憂國之念未能遂忘不肖謬劣追陪元宰賴　朝廷
之福外内寧謐目前景象庶幾小康可以麻蘇而

梱但揣時度勢每抱隱憂將來又不知孰爲收拾耳
感使回草草附候起居外具不腆少伸微悃統惟鑒
原

答宮端吳澤峯

惟公昔在詞林素持高節乃爲緇塵所點私心極爲
不平方欲爲公昭雪致之亨衢而大疏適至故特破
例爲請於　上然公之心迹雖明而車已懸矣厚耆
宏猷未得一展安能不爲世道惜哉辱華翰使旋草
草附復諸惟鑒原

答憲長徐太室

知賢不敢蔽是非不敢枉公非有求於僕僕非市德
於公行吾直道而已乃辱遺謝深以爲愧訊之來使
聞公北上無期雅有終焉之意僕竊以爲過矣方今
周道寧夷賢良彙進以公素所蘊蓄古人事業豈足
爲哉願勉抑高懷以副鄙望

答應天撫院

安慶之事其變雖不甚大然　朝廷紀綱所係不容
不盡法一處往時振武之事姑息太過人敢效尤今
借此一振　國威亦弭亂之一機也然府官始則措
置乖方致人怨忿終則擅離職守逃住留都亦不得

無罪今當先正倡亂之法後究致釁之由低昂輕重
之間肯得其當而已

答河漕王敬所

辱示大疏海運事宜處畫周悉今歲果利涉無虞此
後即可漸增其數裨益　國計誠不淺也頃聞運船
過淮甚早橫決之患庶幾可免萬公已至河上河漕
事體如左右手同心併力乃克有濟惟公留意焉

答楚按院陳燕野

承示賦役提綱冊已周覽一過井然有條大抵財用
經費惟條貫精詳出納明覈則節用之意自寓其中

若代公者肯再加申飭諸司長吏遵奉惟謹則規格永定雖有姦民猾吏無所措手足矣監利大盜久嬰鄙懷以有司不能任其事不敢易言之茲聞首惡巳盡擒獲餘黨稍稍解散數十年巨憝一朝剗除非公沉機定筭安能辦此喜躍之懷良不可任監利李尹不費兵力收此奇功允宜破格優錄或暫加服俸仍管縣事他日以兵備僉憲處之何如郡中人來言各處江堤俱已報完諸吏仰承德意惠洽閭閻公造福楚民誠有甲荆衡而狹江漢者感德之私不知當何用爲報也

答總督王鑑川計處黃酋

把酋死上谷以東可以安枕黃酋孫虜勢將益弱近報吉能亦於三月三日病故俺答東哭其弟西傷其子志氣蕭索恐亦不久天將亡胡於此可見矣但在處之以恩信其子但堪負荷即令扯告俺答奏請襲職管東其部落不必擇賢撫賞之典亦如其父不可有減頭目中有少知禮義能用其衆者亦宜陰厚之使之歸心中國則盟好永堅邊塵息警矣把酋之子不知何如僕料黃酋必思東併今當扶植青把都使之力抗黃酋黃酋若有東併之志只可責之以大義亦不必力禁之待其兩敝而歸命於我俺酋老矣必不能東略此皆中國之利但在智者審圖之耳聞黃酋二妾皆已返其故巢幸甚幸甚僕常有狂志謂黃酋可撫今僕公可以語此暇時與吳少參哲密計若彼誠馴伏則亦不必爲此奇事矣趙帥吾撫之甚厚乃其心憸狠如此可惡可惡昨對其使面加叱責彼亦知懼然少參素履端潔誰不知之公又爲之疏雪部中又已紀錄則彼不能揭之適以益彰其賢耳會少參幸加慰藉武人不足介意今方欲任之用其長而略其過可也

答王鑑川論胡運之衰

把都吉能一時俱殞黃酋亦且病發天之亡胡於茲見矣但在我處之須以恩信其子但能管東其部落即令告於順義奏請襲職不必擇賢要令其勢分而易構則我可因其機而制之數十年之利也辱示措畫虜情及往來書諭一一俱中機宜所與言佛氏因果之說妙甚妙甚雖然此雖一時應變之言其實則佛氏所謂如實語也不誑語也大雄之教慈悲廣大豈不知哉今甥既有此浮言又當具一疏得　旨乃可戒行夏撫本無大過玄翁以其經論不可留之蔡

兵備引去以劉調代俱如尊諭目下虜情有何變態
俱望見教

答秦常周少泉

昔辱翰教深荷雅情今同鄉諸賢皆聚於留都冗散
雖僕之不肖不能相引而諸公之處心無兢自甘沉
寂其賢益彰矣

與王鑑川計虜情

虜酋之死可喜也亦可慮也喜者卜胡運之將衰慮
者恐諸部之無主今歲貢市愆期是其明驗須見公
措畫彼中事宜極爲得策恤死立生以永固盟約遲

速之間惟公相機以行耳比探得虜情一紙錄似公
覽今俺酋無恙目前諒不至爭張但在我備禦之策
貴在急圖誠有其備豈惟無患卽大功可成也適有
所感懷抱欠佳草草附復諸惟亮在

答臺長蕭兌嵎

辱示牧地議增馬額以事歸之司馬則事權歸一而
馬政亦因是可舉甚善甚善但開墾之數不止於五
十萬而議徵銀不過十萬似爲太少大抵察院之議
不欲以餉入督府今若就與察院虛心議處亦與渠
職掌有裨也

答宗伯潘水簾

辱別諭一一領悉白首相知猶披劒也況他人乎然
義命之學竊嘗聞之矣自檢平生不敢有一事負
國家不敢有一念負於天下賢士大夫至於去就有
命存焉惟靜以俟之而已猥辱至愛中心藏之

答兩廣郭華溪計劉賡寇

兩江冦盜爲患久矣異時居官者皆畏首事莫敢發
故其患滋甚今乘古田之餘威用足下之妙美殲此
豕鼠諒不爲難但炎荒瘴癘之區屯數萬之衆役不
宜淹久貴在臨機速斷沉謀遄發先併力以破其一

巢則餘賊自然破膽次第可平若以三萬之餉與之
相持於巖岑之間使賊避伏深洞以逸待勞非計之
得者也兵機不敢遙制特獻其瞽見如此惟高明採
擇焉

答藩伯陳鶚山

昔從鄴下得望下風繼會舍親王司馬稱公遴左事
益彊彊蔚寡之然實未嘗有所推轂也二十年科第
今猶淹在藩服如僕安得謂之知人能薦士哉而又
敢以市德於公哉猥辱遣謝深以爲愧二復華翰文
藻璀璨歎羡彌襟差人旋草草附謝厚惠槩不敢領

輙附使者歸璧統惟鑒原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

節閫承肅觴之寄深荷雅情謝謝酋婦素悍右其少子情似爲眞彼若請封乞貢宜令順義爲之代請如其執迷不反則宜姑置之度外不必苦要之量此孤虜亦何能爲況其母子異心亦終當歸吾羈紲也

答二邊總督戴晉菴

吉酋既歿其子得如二衛例襲替請貢大疏甚善但鄙意謂宜令順義爲之代請蓋昔之乞封貢馬皆出俺答意今以此委之則西部有所約束而中國之體

益尊且其子尚未回亦未可不俟其求而遽與之也鄙見如斯不知可否惟公熟計其便

答楚撫院汪南溟

十年之諾至今未踐茲奉新命再督前遊無任悚仄比嬰俗務文事曠廢毛公楮氏幾成絕交矣且屬有公私之冗願少假旬月稍理舊業勉圖報命

答邊鎭督撫

辱示虜乞四事本兵方行議處諒在必從亦未見有異議者獨該科有一疏耳比奉公書責讓僕於宣帥有所私庇僕不識其人也第見前任督撫諸君咸稱其才勇可用比之雩丁尤爲近實故時有獎借之詞豈能感奮爲 國家用命如其狡飾倚借冒 上行功國與其存兢敢庇之近訪知其誣玷司道事卽使入傳語深加叱責此足以明僕之無所私庇於人也立功罪明賞罰懲奸覈實此督撫事也僕輩何敢屈撓焉區區一念奉公守法之誠幸垂諒察

答應天撫院張崌崍

安攘之事 朝廷欲借此以振擧紀綱折伏奸宄乃本意也査守並逮爲不得已其中委曲難以盡言昨逮至之日卽令該衛姑緩其行又徑送司不復考問

問究竟不過送部調用耳逆弁僞擬眞之重辟法司方奏當未上決不少加姑息黃判實始禍之人法當重治細觀大疏則其事之顚末昭然可睹矣

答王鑑川

主少國疑艱難之會正宜內積悃誠調和宮壺外事延接收攬物情乃可以扶危定傾而玄老一切皆易其道又施比讒倖乘絕石交語之忠告不惟不納反致疑怒竟至於此豈非天哉當其時人情洶洶禍且不測僕猶冒死爲之營訴爲之請歸謹得解脫然國體士氣所損多矣嗟乎自古讒人亂國可勝痛哉幸

新皇聰穎異常雖幼沖已具大有爲之度區區愚忠
幸寀俯鑒方今宮府一體上下一心內外事情幸已
大定但邊事虜情日夕在念腹心雖安四肢豈可忽
哉萬望留神以慰宵旰辱教云云誠高見淵識石畫
鴻謨非公愛我之深曷得聞此三復三嘆敬佩良箴
昨本兵虛席公論咸歸公與西石乃太宰謂渠復銓
之始嫌於首用其親且貢市方殷猶借重望以鎮之
計非久當別有簡命也

答棠川殷相公

伏惟　先帝恭己守文澤被寰宇臨御六載天下晏

如遽爾龍馭上賓攀號莫及此臣子之大痛也所幸
新皇天縱膺資雖在沖年已具大有爲之度此又
宗社之大慶也獨媿非薄謬膺重寄方將數求於賢
哲借助同心望公珍重以需　召命辱翰貺使旋草
草附謝別具薄幣統惟鑒原

答宣大巡撫劉平川

辱翰示領悉西邊貢市已報完獨宣大事體尚在遼
囬鄙意謂不必俟齊即有一二枝不在且置之度外
可也

答劉邊總督

辱教撫鎮相與既外合中離勢自難久但目前非易
帥之府俟秋防後圖之耳西邊貢市已報完上谷雲
中反覺牽阻鄙意謂此事當以俺酋爲主永把二枝
且當置之度外耳

答三邊總督郜文川

西邊貢市告完榆鎮事體尤爲寧妥皆公經畫之力
也欣慰欣慰上谷虜情少覺搖兀然鄙意謂此一二
枝不足爲輕重來則勿拒去則勿追在我自有餘力
而鑑川必欲羈致以求完美則去來之機在彼矣目
前喜　朝廷穆清宮府寧謐　宗社之慶遐邇惟均

答鄖陽巡撫凌洋山

慶辱翰教深荷雅情僕以寡昧謬當重寄別無他長
但性耐煩耳今喜朝政穆清內外寧謐可無煩尊慮
敝鄉水災特蒙軫念諸所蠲恤該部一如所擬疲瘵
之氓幸獲甦生公之德澤畢衡巫而浹江漢矣感仰
感仰

答兩廣殷總督

廣事之壞已非一日今欲振之必寬文法假便宜乃
可近來議者紛紛然　朝廷既以閫外託公任公自
擇便宜行之期於地方安寧而已雖彈章盈公車終

不爲搖也汪南溟又桂南議已擬　旨留用使去亢
甚草草

答司馬劉淸渠

惟公昔在計曹以守正不悅於時宰致忤於中貴士
論每爲惋憤茲當　朝政更新首蒙簡用從人望也
願遄發征麾以慰惓惓

答司馬戴肯菴

虜承翰示已具覆如別楮闇套虜西掠失利彼方搆
禍於番夷則在我可因間盎偷守禦以備不虞東虜
骨肉乖離俺酋衰老倫欲求安皆中國之利但願諸

公努力勳名毋失此機會　主上雖幼實具大有爲
之資亦不欲苟爲旦夕之慮而已貢市事所司一一
具覆

答薊鎭巡撫楊晴川

頃報虜聲雖在遼左然彼垂涎灤東數年矣于鄉之
震所宜愼防山陵不必西赴但保疆埸無虞卽所以
効忠也撫賞用馬事已下部看處

答孫巡按

辱示虜情具悉黃酋素黠驁必不肯樂附土蠻骨肉
乖離天亡有日但靜以待之俺酋聞已就得勝市不
知能堅守約束否事後再望見教

答孫兵備

虜聲在遼左實窺灤東于鄉之震所宜愼防今方有
事山陵務期疆埸寧謐烽燧不驚庶追宵旰之慮望
諸君留意焉

答薊鎭巡撫吳環洲

辱翰示具悉細察虜情昆婦貢市似無來期永邵雖
爲所牽然貪漢財物可招而至然皆無足爲輕重第
常以不貢責之時出小利一誘之毋令東合土蠻爲
薊鎭害耳順義表貢已封進今歲所貢鞍轡弓矢視

舊爲佳亦足以驗其無他也

與王鑑川言虜王貢市

前後奉翰教情款備至不勝感念虜王表貢該部已
題請封進今歲所貢鞍轡弓矢視舊精美亦足以驗
其誠悃無他也昆婦愚悍似無來期永邵卜雖爲所
牽終貪賞關市財物可招而致然皆無足爲輕重第
常以大義責之時出小利誘之毋令東合土蠻爲薊
鎭害足矣辱示撫賞冊據三鎭一歲之中所費不過
萬餘而所省已百餘萬若所全活邊氓老稚又不嘗
數十百萬矣唐代宗親叩首於蕃護馬前爲百姓請

命父老觀者皆為流涕曰廣平王眞華夷主也今所與虜者　國家不啻若九牛一毛而所獲茲如此若　公與僕所為　國謀者忠乎否耶而呶呶者猶以為言是其識反出長安父老下矣幸　主上雖在冲年已具大有為之度近又日御便殿講讀因而商確政事從容造膝動息必咨僕亦得以罄竭忠悃知無不言言無不信擬於春貢後當以邊事虜情細細陳奏且以明　公任事之忠塞嗷嗷之口俟山陵畢後乃得暇耳　公幸自信自堅勿以浮言為介令甥鳳盤人去草草附此

答劉總督

尅糧充賞邊軍困憊已極薊事之不振則職此之由今戶兵二部已議為曲處但此數一增後來遂為歲例帑藏之入有限犬羊之欲無窮歲復增加曷有紀極此其弊源必有所在不塞其源而徒徇其欲將不知其所終矣薊門事體與他鎮不同僕日夜念之未嘗少釋凡有所求所司未嘗不頻蹙而語屈意而從也僕亦坐是往往見惡於人若僕有所私庇於薊者然司農所藏委為匱乏固亦無怪其頻蹙也幸僕今謬司國柄俟邊警少暇望　公與鎮巡諸君虛心商量思一長策着實整頓一番庶為經久之計若但折東補西支持目前費日增而無已兵復弱而莫支將來必有以為口實者恐僕與諸　公皆不能逭其咎也僕將有山陵之役若灤東無警期至陵上一會罄所欲言有警則已

答王鑑川

前啓附令甥人轉致諒徹記室虜貢已進賜賚有加順義誠欵與　公忠勳　主上皆已具悉有書與順義為言　天子生而神靈十歲即能信任輔臣親決大政深嘉　公堅忠悃使華夷享太平之福如昆婦一

枝愚悍不順天道者天必絕之將來自可見也田世威回草草附此

答總憲李石塘

近來時事想俱有邸報　公所具不及一一奉聞數月以來人心稍覺歸正士大夫始知有名節行檢之可貴自茲以往日慎一日庶幾昇平可致但自媿綿薄不堪重負耳　公正直清亮人倫冠冕淹處節鎮未允物情旦夕當別有處分人旋草草附此

答荊守王古林

貴介官來辱華翰具悉到江陵尚未至至當以諫議

處之昨九月十一日梓宮發引十九日掩玄宮大事已畢朝野清晏　主上日御便殿講學親政昇平之效庶幾可睹矣

答三邊總督郜文川

套虜西掠失利必思報復彼之禍結於西則邊境可以安枕矣年例及鹽引銀已告計部給發人旋此復

答杜晴江

惟公以直節見忤於時綏綸久卷茲膺簡擢允協輿情況屬淸明之朝尤君子彙征之日望益展弘猷以副鄙願僕受　國厚恩死無以報惟當旁求賢哲共

熙　帝載而已

與南刑部謝太東

僕自當事以來日夕兢業惟恐蹈於矯枉之過顧有不容不釐剔者要亦順人心之所共欲者因而行之不敢措一毫枉意於其間也頃案掌故請　主上御便殿召見府部大臣諮詢之端於此已見目前景象以爲穆清此後唯當恪循軌轍按轡徐行耳但人苦不自知非得道誼知己時時提覺不能濟也幸必有以教之

答湖廣巡撫趙汝泉

惟公去楚數年楚人思公不啻赤子之戀慈母也茲得再借蔣姓同欣豈直僕一人之私慶哉比來楚土凋瘵視昔更甚連年澇墊民罔攸居目前諸務水利爲至望公留意焉

答參議吳道南

辱教滿紙皆藥石之言但謂僕驕抗輕棄天下士則實未敢然因此而益加警惕無不可也吳堯山奉命閱視宣大僕數年以來經營此地頗費心力今以託之屬望匪淺不知肯爲　國家措一臂否也

與南宗伯秦華峯

頃者浮議之起實緣公入賀一行然公論可終泯乎悠悠之談或謂僕有不悅於公此大誤也公之起用僕與有力援之於久鬱之餘而薦之於嚮用之日揆之情理殆不其然恐公意有所疑故敢直披悃曲惟公鑒而安焉

答兩廣殷石汀

辱教滿紙誼同金石至如放四海而漸進納百川以有容許以同心作其鼓舞踴躍之氣教思無斁銷其跳號拂鬱之私尤見公沉幾超識中才以下所未易窺測者僕雖淺薄敢不夙夜以奉良箴所幸　主上

年甫沖幼聰睿異常又純心見任旣專且篤即成王之於周公恐亦未能如是也但自媿菲劣不足以堪之目前景象似覺稍清自今而往惟當益積誠悃存兢業恪循軌轍按轡徐行耳嶺表之事一以託公必無敢撓撓之者願樹建奇功以副輿望廣右府江剛巳畢事度郭君才力足以辦此不意懷遠又爾㕦撫新附之衆不宜持法太急此亦有司之過也但古田反側之人將視此以為嚮背幸留神速處之

答河漕總督王敬所

今方內乂安所可慮者河漕為最茲賴公之力經理什七江淮之粟方舟而至來歲新運又已戒期計三年之後京師之粟將不可勝食矣欣慰欣慰大疏所陳一一有裨 國計已下所司議行敝省連年墊溺近得鄉人書皆以打造海舟為苦望公留神一酌處之則疲氓更生之幸也

與郭總憲

懷遠之事雖有司不善撫御有以激之然至於戕天子之命使則亦王法所必誅也且新復諸邑將視此以為向背決當討之聞兩江已進兵冬盡可得奏凱如乘戰勝之威還師以襲之固易易耳但不可預

露此機恐聞風鼠竄難以蒐獲姑聲言撫之乃可成也然此乃兵機不敢遙度惟高明裁之

答巡漕張懷洲

轉漕以河道為正海運備不虞此誠確論昨已告之計部每歲一十二萬之外升合不得有加王君銳意任事而頗有好功之病海運初開小有失損無害大計何必諱言處補乎然其才足倚未可深責也

與戚總兵

汪司馬知足下素深相待之禮必從優厚頃已面囑之然渠亦自不俟囑也但足下自處又且務崇謙抑毋自啓侮昔李愬屬橐鞬謁裴度於道唐史美之蓋重命使所以尊朝廷也司馬此行於薊事甚有關係幸留意焉

答巡撫吳環洲

永邵卜今歲貢市誠款頗堅具其所領衆盛蓋亦東郡之雄也昨陞秩加賞事一如鑑川所請靑把都為其母所制旣無別情寬至來春亦可原額馬數不責補矣

答孫巡撫

壽示一一具悉靑把都母子旣有款貢之漸俟至來

春八貢亦可黃酋寄處無賴搆釁於屬夷撫臺委曲調處目前定無他虞然不能保其終不變也然此酋將來必不良死公試觀之

答劉總督

合練之法不獨勤兵習戰又可以預伐虜謀守邊之策無急於此矣此中已預知之幸勿爲慮昌餉水運具如大議已屬計部覆行

答王督漕

敝省造船擾民之說果出於劉參議前曾以稟揭寄覽而楚中士民亦即有爲此言者大抵皆有司不善

奉行之弊也今業以將完勢難中止但望調停善處之若河運則事事親理明歲可期望全鄙懷不勝欣慰公以全力用於河漕而以海道爲不虞之備可也頃者南議已即奏 主上言公任事忠勤轉輸有託悠悠之談於重望初無所損

與河道萬巡撫論河漕兼及時政

頃者南議之起有識者皆爲不平非僕私懷有所獨厚今則譽言日至浮談漸盡矣夫人臣能具誠擔任國之寶也使僕苟可以薦達之保護之即蒙嫌樹怨亦所不避但願天下士大夫共體此懷無負 朝廷

耳承教務頭年預爲次年之計甚善甚善果若公言豈惟目前賴之雖萬曆千百年亦無恙也然公能使河渠安流往來利涉而不能使宂運之期依限遄發此責在漕臣矣近來朝政愈覺清泰宮閫之內藹然如春肅然如冬 主上銳意學問隆寒不輟造膝諮訪史不殫書搢紳濟濟各勤職業庶幾協和之風自茲以往唯當範我馳驅按轡徐行耳辱道誼知契敢諗以聞

答王鑑川

比者奉翰教薄冗未能隨答然諸所請者一一具如

尊指屬所司覆行矣堯山少司馬行時已屢囑之云宣大事體與他鎮不同北門有寇公諸無足慮者歸來但可告成事耳無煩刻覈徒亂人意然此公爽朗淵大必能成也辰下闔邊圖救寧内外咸慶羽書稍稀惟公強食自愛

答總憲朱龍岡

僕以淺薄謬荷重任日夕悚惕辱華翰獎譽過情深以爲愧西土寧謐實慰 朝廷宵旰之懷昔人謂自古疆場之患非盡由夷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僕嘗以爲名言惟預脩戰守常存儆備則不容頃刻少忽

耳惟公留意焉

答督撫王鑑川計處黃酋二虜

虜示昆都力黃台吉二酋事情先已有人言之黃酋驕悍誠爲難馴然剛躁寡謀部下多怨且其子父不和勢難獨逞將來疆場小釁或不能無然使處置有方亦終當歸吾羈紲也昆都老而譎數年以來東糾土蠻西合俺酋皆此人爲之比之黃酋反爲難制然俺答既已帖服黃酋素不附之昨已令薊人散布流言於邊外云昆都與吾有約將合兵以擊土蠻虜性多疑必相猜忌則此酋亦孤立無能爲也如再言封

王事可以好語款之云俺答汝兄倫序爲長且首發歸順之端又執吾叛人奉吾約束 朝廷嘉其悃誠故厚賴而王之汝頻年爲患於中國未有尺寸功何得遂與汝兄等我 皇上併包兼容何惜一王號而不汝畀但于事體有未順耳汝若能依汝兄之言遵奉約束堅守盟誓二三年後當與汝奏聞 朝廷一體封王加賚若欲借此事以啓釁則我惟有一戰耳渠聞此言必不敢動量此孤虜以上谷一鎮之兵當之東連雲朔彼雖入亦不足畏也文臣事虛文而無實用武將狃小利而無遠圖此二語最中邊吏之膏

肓今若不破此套而徒爲整理云云終成畫餅耳趙帥前有人來甚感公禮遇爲必盡力草草附此諸惟鑒存

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四終

答李中溪有道尊師

仰至拜去年六月翰貺萬里遣使踰年始通感戢至情非言可諭正少而學道每懷出世之想中為時所羈絏遂料理人間事前年冬偶閱華嚴悲智偈忽覺有省即時發一弘願願以深心奉塵刹不於自身求利益去年當　主少國疑之時以藐然之軀橫當天下之變比時唯知辦此深心不復計身為己有幸而念成緣熟上格下孚宮府穆清內外寧謐而正以退食之餘猶得默坐澄心寄意方外如入火聚得清涼門以是知山寺幽棲風塵寓跡雖趣舍不同靜躁殊塗其致一也三塔古蹟一詩不足以紀勝當為翁作一記以垂永久顧今冗甚且未遑有便幸寄開山重建願未正二三年後即欲乞身歸政尚當與翁期於太和衡湘之間一盡平生使旋昔手草附謝外飯僧銀二十兩禪衣一具內色紵二端少見遠意並近日奏對稿奉覽統惟鑒存

答潘總憲笠翁

昔年奉教門下辱翁於後輩中獨蒙鑒許僕嘗感其意懼未有以當也茲　英君御極百度維新僕以淺

薦謬當重任方將弋冥鴻於江海拔碩人於邁軸乃聞翁絕意風塵厭棄人間事白駒過隙祗用悵然諸公子咸有濟時之才而明允篤誠不忝龍圖之子深美深羨廣事近以屬之殷司馬此君才略足以辦此又假以便宜兵食期一二年當得盪定辱翁垂教當奉周旋

答趙汝泉

薦賀媿不成章乃蒙厚酬彌切慙歉改折所請已下部覆行堤工須委任得人乃可就功若一處有瑕則千丈之堅俱屬無用矣近來吏治頗為清肅唯司牧者不以民事為重好為虛文相詆計日待遷此習竟不可易惟公與監司留意焉

答汪司馬南溟

辱示餉議精覈委悉敷奏明切文辭粹美讀之再過歎挹彌襟獨計部謂支剩之數與徵發相抵幸再加查核乃可以聞也比來一　夫作祟幾至燎原幸　主上明聖而左右近習亦皆素諒僕之悃誠得以潛折禍萌導迎善氣二三子以言亂政實　朝廷紀綱所係所謂芝蘭當路不得不鋤者知我罪我其在是乎若儀諸仲山甫之德則尟克舉焉猥辱鑒獎彌以為

懼

答司馬吳堯山

脩邊大疏已下部議覆乃督撫二公之見與公議相牴而撫臺尤爲矛盾何耶設險守要乃邊政之大者況此係脩復頽廢非創有更建但邊長費鉅須漸次行之耳馬帥既被重劾必當罷之第苦代者之難奈何

與蜀撫曾確菴計剿都蠻之始

都蠻爲害多年不容不除聞之譚司馬云蜀中兵餉取之存留儘可措辦俟兵食已足方略已定可一鼓

平之但用兵之道全在將得其人前承教謂劉顯足辦此事昨科中用閫事論之鄙意以蜀征方始不宜輙易大將而司馬又不敢獨當故洛之於公也若其人果可用不防特疏留之立功贖罪如不可用則當別授能者公宜以此意明示劉顯俾鼓舞奮勵如玩寇無功必將前罪併論誅之不敢庇也地方大事惟公熟計之

與廣東按院唐公

府江盪平懷遠計當不日就戮可逭　九重南顧之憂矣欣慰欣慰　主上以天縱英資勤勤學問比來一二大事羣情所洶懼而莫必其所止者須臾之間咸底敉定自非　明主信任勿貳僕得効其赤忠誠宗社無疆之慶也忝在知契附此以慰懸念

與楚中撫臺辭建第助工

頃聞台從至荊親詢民瘼惓惓以江隄爲慮幸甚幸甚新構蝸居二院會計欲有所助諸公厚意豈不知感但僕本心原不敢以一椽一瓦勞費有司故雖督造錦衣亦止借便差用誠恐驚擾地方也今堤工方興疲民無措公私嗷嗷困敝至此豈復有餘羨爲僕營私第乎僕雖無德於鄉人實不敢貽累以買怨且

去歲諸公所賜坊價已即給付工匠即有不足以後逐年　賜賴及俸入田租陸續湊辦需以二三年可得苟完矣若諸公創行此意則官於楚者必慕爲之是僕營私第以開賄門其罪愈重萬望俯諒鄙衷亟停前命俾僕無惡於鄉人無累於淸議則百朋不爲重廣厦不爲安也人旋附此諸惟鑒原

答保定巡撫孫立亭

公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茲膺特簡允愜輿情恒臺外控三關內制畿輔安攘之略惟公是賴近來吏治頗爲淸肅惟司牧者不以民事爲急崇尚虛文計日

待遷終鮮實效夫均徭賦役里甲驛遞乃有司第一議餘皆非其所急也四事舉則百姓安百姓安則邦本固外侮可無慮矣惟公留意焉

答文宗謝道長

盦辱華翰具悉雅情近來俗尚澆漓士鮮實學南畿多士之區首化之地惟公加意一振之陽明先生從祀事以宗伯病不能會議久稽題覆好事者遂乘間而詆之其言粗淺可哂然何傷於日月乎

答宣大孫巡撫

黃酋東夷事前吳環洲撫臺疏甚善即與本兵議從

其策矣乃督撫之意又與不同而撫臺之疏亦爲中止今本兵姑先覆大疏行督撫議處要之撫臺之策爲長也

答巡撫吳環洲

黃酋事本兵候大疏未至據獨先題適督撫亦有疏至並行咨議幸熟計之趙帥病果痊若尚可驅策宜明告本兵令代者誠難其人也華翰云云具悉

答閱視司馬吳堯山

頃先後大疏所司已先後覆行閱視事竣可歸報
主上矣馬帥褫職　國法已彰僕以淺薄謬肩重任雖不足以當天下事然一念公虛平直則可以告於
天地　祖宗之靈不敢措一毫私意於其間也乃昨見少參有書甚爲公不平其辭忿憤使人難堪今九邊之事宜大爲重不以付之他人而託公者以公爲心知故也又面請於　上特賜命服以寵其行公視僕此心爲何如哉渠乃以僕爲厚猾帥而薄故舊豈不厚誣我哉區區之心惟公垂鑒焉

與操江巡撫院言棍徒假借

近訪得清江驛騙奸徒乃夷陵州人不知其的名曾住敝鄉爲午山公處代班壞事隆慶四年在儀眞地

方附一油客船來京沿途即詐稱僕家人差送酒米船上擅挂內閣牌面詐寫僕拜帖見翁見海見海之明亦爲所誑給與照身批文一路免抽稅打過關直至張家灣幸僕知之差廠衛人拏送法司問發邊衛充軍至戍所又詐稱僕家人誑惑宣府總兵縱令脫伍不意今又發於清江其言徐寅生張詩童及買路綢銀遞回原籍云云悉妄也竊思僕素重名檢雖親子弟無敢以毫釐干於官府二年前曾有一家奴指稱小兒名目誆人銀二兩當即送本府杖死可恨此棍無故隨處打網汚人名節今乞于臺下覺其詐所拏

為僕重治以除禍本柰何又輕縱之渠之罪不止脫
哨今得漏網將來又不知作何狀矣若尚在配所幸
為僕盡法處之如已逃脫幸𡙡與邏者并逃奴朝吉
俱多方捕訪務令得獲𡙡公知已必同其好惡乃見
真愛冗中草草餘容續𢇁不悉

答閩祝汪司馬南溟

額餉儀本欠與督撫會計乃疏閩後又有一二異同
不得不再行審覈亦以衆不可盖事貴慎始故也議
定即斷而行之無所復疑邊警方殷借公威重震懾
計已𢑱兖矣增築墩臺及別楮所云俱如議次第行

之

答司馬萬兩溪

非會舍親西石公言頃者内獄之起衆情洶洶獨公
以為朝有人焉無足慮者此足以見公知我之深也
今士大夫親見僕行事無一人知及於此者而公乃
在外得之人之識見相去豈不遠哉諸所議畫已下
所司覆行

答兩廣總督殷石汀

惠賊斬馘至萬諸賊當已破膽可次第就戮矣大功
克就嶺表輯寧朝士大夫始服公之雄略而信僕知
人之明昔充國之策惟魏相一人主之僕雖不逮相
而公之功烈則過充國遠矣欣慰諸邑令既便於民
何必更調已告銓司悉如尊議

答保定巡撫孫立亭

兵憲之薦今歲不妨暫已三關事體與薊門稍異以
分閫為便俱如尊教近來畿輔之地盜賊横行京師
百里之内一月而二三發似非治平景象今内當責
之巡捕外當責之兵備惟公留意督察之幸甚

答河漕劉總督

水運業有成議昨計曹因楊郎一人之言遂欲改陸

僕使人廉得河道疏通轉運無阻故請 旨仍依原
議計曹又言牛欄山河道雖通船隻未造請加詰責
僕亦未從今不知已造船幾何并望留神速處毋致
以小事防大計也

答巡撫郭華溪

懷遠之兵既未得天時地利之便暫宜解歸以俟大
衆若有他巧可取之尤妙矣此事若非縣令苛急賊
亦未必遽叛事之未形一夫制之有餘禍端已搆數
萬人取之不克至兵連禍結師老財費使 朝廷廑
南顧之憂疆場有不討之賊彼激亂啓釁者死何足

恤哉以是知天下之事惟知幾識微者可與圖成而輕躁鋒銳者適足以僨事階亂而已

答荆守王古林

政奏最使至辱翰貺感戢公在郡治理實冠一時不近名故郡人來者雖無毀辭亦鮮揚譽然僕之所以重公者正在於此非流俗人所知也本圖借寇恐致又滋咋已屬銓部優叙矣

答吳堯山言弘願濟世

吳子感公相知之素故為公不平然不思渠昔因僕而後見知於公今若此所謂食其粒而棄其本者矣

僕平生所厚士大夫甚多見背者亦不少然終不以是而易其好賢之心即今门內獄之事可以觀矣二十年前曾有一弘願願以其身為蓐薦使人寢處其上溲溺之垢穢之吾無間焉此亦吳子所知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歡喜施與況詆毀而已乎願公勉慰之相見非遠諸容面悉

答吳參議道南

前承華翰以冗不及答頃有寄堯山公一書會間亦可索觀也

答總憲張崌崍言公用舍

自公在郎署時僕已知公頻年引薦實出鄙意不知者乃謂僕因前宰之推用而為介誤矣天下之賢與天下用之何必出於己且僕於前宰素厚頃者不恤百口為之昭雪區區用舍之間又何足為嫌哉蔡人即吾人況前宰非蔡人而公又吾人也何嫌何疑之有願努力勳名以副素望

答督撫王鑑川

辱示番書殆亦華人導之以要我公諭阻之為當大抵今日虜情惟視公為向背故僕前面奏　主上長城鎖鑰專倚於公一切操縱之機諒公自有定算矣

黃酋孫虜必無能為然順義亦挾此以為重屬夷若還其所求乞可量許之而示之以不得已恐其常用此套為求索之資也屯田事公若熟計其便不妨冊題宣帥被劾諒難復留聿公自擇可代者咨部用之頃聞虜中旱甚京師亦少雨塵霾累日不解僕日夜惟邊事為憂願公留意焉令甥近日相聞否

答劉總督

撫賞刚馬之事前承教劄之計書本兵一一俱如尊指議處矣聞近日司道俱不肯著實奉行仍蹈前轍叩月餉以備閱視之費又夷人闖關有遷延數十日

不去者啓釁胎禍實在於此公何不皆責之不從則亦宜明告於　上裁之以法可也比聞虜中甚早内地雨澤亦少塵霾累日不解僕日夜以邊事爲憂而屬意於薊尤甚望公督率文武諸大吏及今加意經理常若大敵在前庶保無虞昨已面奏　皇上言邊將不得便宜每中制於司道他日脫有僨事當與將吏同罪決不少貸近來　朝廷舉動非復昔比僕受國厚恩身肩重任死且不避何怨謗之足恤哉敢布區區惟　公垂諒

答薊鎮巡撫言優假將官

屏翰示領悉崔鏞與趙奇佬隙甚深昨調處善地實兩全之乃因督撫之怒而飛揭中傷以逞其毒非良上也昨部覆科疏鄙意本欲留用之恐督撫以僕爲有所私庇於此輩故擬罷之然　朝廷自此頗疑文臣矣僕與馬趙素不識面異時當國者之家奴率與邊將結拜鮮不受其賂者自僕任事以來内外隔絶傳門盡堙朝房接受公謁門巷間可張羅亦無敢有以間語譖言入於僕之耳者又何所私庇於人即此兩人之狡猾無狀僕豈不知第以其俱嘆昔宿將部下又多獷少代者未必能馭即有瑕纇猶可驅策而用之貢市羈虜本難久恃猝有緩急無可使者故不得已曲爲保全徒以爲　國家耳士大夫乃獨不諒鄙心柰之何哉公爲觀察當自有公論如以僕言爲非者幸直賜批駁以爲後來用人之鑒

答河漕王敬所言漕運

四百萬軍儲江海並運洪濤飛越若涉平津自僕有知以來實未見有如是之盛者一日侍　上語及今歲漕事　天顏喜悅殿上侍臣咸呼萬歲僕因推言此皆督臣之功也宜加懋賞重任之　上深以爲然茲覽圖册又以見公儆戒無虞因事納誨之忠也敬

服敬服觸瑟之逆幾成大獄賴　天地　宗廟之靈鑒僕亦悃開發聖明得以道善圓和雪誣正法滔天之勢驀然頓已然賤質則因是致病今鬚毛種種相見恐不相識矣華翰謬及敢陳其槩潘君才猷弘遠意思深長他日必不負公此舉然　朝廷方有重托於公舉代恐未能也

答吳環洲

頃吳司馬復命覈三鎮脩守之功以公爲舉首誠爲確論二帥並遂家丁四散今歲邊事殊可憂當事者苟欲快意不爲後圖非便計也　主上既以鎖鑰付

之諸公一切更置不從中撓然任之愈重望之愈殷矣

答宗伯董幼海

南宮清峻允屬高流以公居之可謂置瓊枝於玉案矣當　聖皇御極之時正名僞彙登之日區區何力之有焉華翰歸功深以爲媿

答兩廣殷石汀

嶺表盜藪雖在可封之時不無姦宄之警頃伏公雄略天戈所指電掃風驅凱聲騰於遐陬餘威震乎殊俗粵中縉紳亦自謂有知以來用兵制勝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喜而爲之折屐功高賞薄尚當有待頃侍　上燕閒從容語及嶺表事公之鴻猷峻烈已簡在　帝心矣願益懋勳庸以需大畀

答宗王

先年　肅皇帝使僕捧冊立　殿下爲王得一望清光後聞　殿下止生長　殿下一位不得封心竊慮主器者或乏又以汝泉趙都憲之意遂屬意禮書爲之題請僕一念公心非敢望報于左右乃蒙遣使致謝寵須厚惠非僕所以存國繼世之心也謹即付來使璧歸草草付謝統惟亮原

答冏卿李漸菴論用人才

辱翰示具悉雅情天生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顧持衡者每雜之以私意持之以偏見遂致品流混雜措置遺宜乃委咎云乏才誤矣僕之淺薄雖不足以與知人然一念爲　國之公實無所作故自當事以來諄諄以此意告於銓青無問是誰親故鄉黨無計從來所作青過但能辦　國家事有禮于　君者即舉而錄之用三驅以顯比懸一鏡以虛照故一時羣才咸有帝臣之願今部署已定以後仍當綜覈名實一一而吹之第恐人樂混同必有以爲刻核者然非是無以考成績而亮天工也

答藩參高廉泉親家

伻至辱華翰深荷雅情今運屬休明衆賢彙進淹抑幽脊咸得耀乎陽春可使驊騮久困櫪下乎頃薦書已上弓旌之招諒在不遠矣冗中草復厚惠槩不敢當輒以璧諸使者圖說奉覽外拙室所寄令愛薄儀統希照存

答河漕王敬所

圖說之陳實僕一念赤忠所發因事納誨早辨防微實有人不及知而愚心所獨苦者非公之高識遠見

不能得之於意表也世所稱爲知己者謂能知其心也今知我者非公其誰倘以執事者之有聞綴之以瓊玖俾永其傳則覆瓿之誚庶可免矣非所敢望耶布區區聞河淺溢艦行甚艱比來稍覺通利諒亦不出夏秋可盡抵灣矣山澤之氣鬱而未暢皆僕奉職無狀所致惶恐惶恐

答劉總督

界嶺之捷誠足以伐虜謀挫驕氣然賊從此懷憤必當又出於他道當事者未可以小勝狎視也至於撫賞一事幸公留神一處薊門邊計與他鎮不同若能

就此一事處置得宜俾各夷皆畏威懷惠則制虜之策已得其半矣况又日夜圖吾戰守之備先立於不敗以求勝何事不可爲乎願公與在事諸君熟計之

答兩廣殷石汀

辱示知林賊勢蹙遠遁求活計當不日可擒迅雷震空妖魅自當褫魄矣慰甚慰甚公爲 國家戡定大亂功在旂常僕以參與廟畫借被光寵爲幸多矣崖幣之及非所敢當輙付使者歸璧統惟亮原

答總憲張崌崍

惟公雋才厚蓄又富於春秋不以此時取旂常勒鼎鼎乃顧戀庭闈志在公之義非所望也茲屬休明之會方將招遺佚於薖軸寧肯縱鸞鶴於雲林大疏已屬部覆而雅志必不得遂願勉奉簡書以狥 國事

答王鑑川

辱示先後二書俱一一領悉以公勳業宜膺殊賞然忠簡 帝心絲綸賁寵則其榮重又近時所僅見也去年僕力辭四恩亦荷敕獎僕於心感藏竊謂九遷百朋無以踰之諒公感恩思報之忠亦當與鄙衷懸符也敕辭乃僕手撰早晚當賫上屯田事已屬計部改行

辱教迫冗不能一一詳答謹以原札逐欵竊附數字於後疏中亦僭省數句統俟尊裁此行惟公舉動合宜鑒裁精允敬服敬服

與王敬所

今年閘河水溢轉餉甚艱然終以發運之早雖遭中梗比之往歲猶爲駛利皆公之功也海運今歲微有損失議者遂紛紛言其不便此衆庶之見固不足憑但僕鄙意竊以爲今欲河海並運則當著實料理歲歲加增若止欲嘗之則二年之間道路已熟何歲以

十二萬石嘗險哉近潘大參有復遮洋總議似為儲便不審高明以為何如僕昨因羣言稍有猜惑但以國家大計須虛心商量耳

與蜀撫曾確菴計剿都蠻

凌霄既破我師據險此天亡小醜之時也宜乘破竹之勢早收盪定之功計蠻衆不過數千我師當數倍之無不克者攻險之道必以奇勝今可徼兵積餉為坐困之形而募死士從間道以擣其虛先年破香爐取兆㟁皆用此道若不奮死出奇欲以歲月取勝此自困之計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惟公熟計之剿

師功名著於西蜀取功贖過保全威名在此一舉其一切攻圍之計宜聽其自為便利勿中制之唯與之措處軍前賞功募士之費計軍中一月當費幾何與其曠日遲久不若暫費速罷之為愈也凡此皆書生之見設寄以備採擇

答荊南道施華江

辱翰教深荷雅情聞楚中水患視往年稍平而敝府諸堤俱無恙皆撫臺趙公之功也書稱六府養民之政以水為首水政舉然後五事可從而理辱教惓惓留意於此楚民庶其有瘳乎

與王敬所論大政

月中漕艘已盡抵灣萬庾豐溢緊誰之力歟可慶可慶圖說訓蒙語耳何足以辱大製僕平生拙于文辭頗與懶性相成間有強作者亦輒以不得意棄去存錄者甚尠俟他日乞骸有暇料檢故囊中或有一二呈教辱示嶺表善後事宜誠經世之計獻顧事涉更置旦夕未可遽圖僕今事 幼主務殫兢守法愛養小民與天下休息諸大擘畫必俟 聖齡稍長聲明益開乃可從容敷奏上請 宸斷行之耶如宗室祿糧及西北邊用書生為將與處置屬夷之策皆 國

家大事急宜經理者目前亦未敢言又未知他日可言之時僕尚得立朝否耳嘗謂 世廟以大有為之君而當時諸臣不能佐下風徒取儀文制度紛更一番未以脩玄結局至經國遠猷太平鴻業固置而不講至今令人怏怏也辱教謹藏之篋中以俟乘機入告

答南學院謝虬峯

承辱華翰深荷雅情陽明先生從祀禮官方欲定議而南疏復至又極其醜詆至欲并褫其封爵則亦過矣

答殷石汀計剿海寇

林賊既失巢穴飄泊海上必不能久宜與閩中約會圖之閩撫劉仕行知計勇於任事必能助公共將此賊也近有陳廣事者其措置頗大不知於地方便利否謾寄上一覽幸惟裁教前承厚惠不敢當卽托使者歸璧更不煩差人於寒家問遺蓋僕近日曾將此事奏知　主上千萬體諒乃見至愛

與河漕萬兩溪論協和克讓

近有人言公與督漕不協兩家賓客遂因而鼓煽其間僕聞之深以爲憂甚於憂洪水也夫河漕皆　朝

廷所軫念者也二公皆　朝廷所委任者也河政舉漕運乃通漕運通河功斯顯譬之左右手皆以衛腹心者也同舟而遇風檣師見帆之將墜釋其檣而爲之正帆帆者不以爲侵官檣師亦未嘗有德色但欲舟行而已二公今日之事何以異此唐虞人才非獨異於後世也良由舜禹以克讓之道昌於上合九官十二牧爲一人以共熙帝載故治功獨隆禹之功地平天成萬世永賴及將受攝舉天下之重而讓之皋陶叮嚀反覆惟恐皋陶之不已先也然禹以是而益聖而頌其功者至今不衰故曰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近時士大夫有才者不少惜哉不講於此道故治亦不古若夫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僕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僕願二公之晉意也朋友之誼所宜切磋故敢獻其愚惟公垂聽焉

答郭華溪

懷遠之事初謂成於有激故往者奉書云云意或可以分北治之不謂其怙終不悛敢行稱亂如此則天討所必加雖費財動衆亦難中止矣一切剿處事宜公所畫俱當惟公自裁便宜行之不敢中制

答張總憲

頃侍　上於便殿從容語及公所陳二疏歎賞者久之且謬以僕爲薦拔得人僕因說　上以詢事考言綜覈名實之道後崇　天語嘉納嗟乎以孤持無侶之士立志於邊關萬里之外而能上徹　九重獨蒙眷獎非至誠而能若是乎有君如此何忍負之此公報　國之秋也願樹勳庸以酬　知遇

與王鑑川言兢業邊事

頃侍　上於便殿以言及邊事　上因問宣大重鎮王總督何故取回僕對言朝廷用人不宜竭其忠力王在邊久且少休之他日不妨再用上問誰可代者

僕遂以方金湖對無何而臺諫之疏至僕竟以對
上語擬旨行之然公之出入實係虜之向背邊鎮重
輕今東貢未完金湖未至僕於此兢兢臥未能安枕
也古人去之日如始至惟公留意焉

答司馬王繼津

頃者虜分貢出鄙意竊以公資望自可徑長六曹不
必又出開府乃所以相厚也僕自當事以來閉門却
掃士大夫公言之外不交一談舊時讒譖之風庶幾
丕變茲以公之雄略不獲及時展布則蔽賢之罪當
在於僕未可歸咎他人也幸遵新命共佐明時勿復

致疑乃見高雅

與王繼津論君臣之義

蓋聞君臣大義分無所逃時乎時乎難以再得孔子
大聖以時仕止然猶七十說不遇而不止豈好爲是
栖栖者與誠達於君臣之分也唐虞之世九官十二
牧師師濟濟各效其能豈必人爲禹稷位皆百揆而
後愜於心哉誠欣於時世之遇也方今堯舜在上屬
任忠賢僕猥假貫魚之行緜緜孜孜用天下賢者效
之于 上士生於今義無所逃以其時則可矣公乃
獨傲然遠引慨慕巢由嘲哂禹尚欲自越乎不逃之
分而背乎不易得之時此愚蒙之所未譬也雖然人
各有志何可相強聊爲道其區區如此惟高明裁之
大疏部覆休致旨允調理仕已之途尚未定決惟公
審圖之

與殷石汀論吏治

爲國之法似理身元氣欲固神氣欲揚廣中患不在
盜賊而患吏治之不清紀綱之不振故元氣日耗神
氣日索數年之前論者謂 朝廷已無廣東矣自公
一振之而傾者安懸者甦炎州以寧豈易地易民哉
元氣漸固神氣始暢耳今 主上天縱英明僕日斤

斤焉以振紀綱察吏治安民生爲事願公持而行之
毋渝其初心毋畏於羣議則元元之幸也 先後二
書俱至允中匆匆附復諸惟鑒原

答蜀撫曾確菴

十月十四日聞九絲捷音不覺屐齒之折殄此巨寇
不惟蜀民安枕且 國家神氣藉此一振四方有逆
志干紀之人亦將破膽而不敢恣睢矣喜甚喜甚此
地險要宜屯兵設官以鎮之其有功有罪人負及
切善後事宜當次第俱奏區處

與廣東督撫

向者奉書言懷遠云云深有感於治事者處置之失宜謂可不煩兵而服念既怙終稔惡又天討之所必加今以數月未聞捷報日夕懸懸且古田餘孽亦將視此以爲向背南夷頑梗德義所不能化唯懾於威強耳公其審圖之

與閩中巡撫劉凝齋

閩中數年無警當事者務沽節省虛名以致綏[illegible]忘[illegible]措誤事非小公所請者已屬該部一一覆行俞帥老奸志意已驕難以復用非新壯將軍不能辦此胡君舊在閩中頗著戰功銳於功名惟公結以誠信激以

忠義必能有所建立也用兵機宜難以遙度闕嶺以東一付於公

答督撫吳環洲

頃者桑服青把都一事俱見公之雄略慰甚議者咸謂今日虜情尚可數年無事然 朝廷建安攘長策非苟圖旦夕之安而已此意惟公可語亦惟公能辦之

答工部郎中劉公伯燮言用人毀譽

僕近來用人處事一秉公心謬持愚見旁人無所關其說士大夫公見之外不延一客公談之外不交一語即有一二親故間一過從不過相與道舊故遣客懷而已無一語及於時政乃今家德者謂有人譽之失意者輙謂人毀之皆非知僕之心者也戴公之舉實 主上體念邊臣至意在僕猶不敢借此以市恩況其他乎義河云云殆不其然

答大司馬譚兩溪

老父幸登七袠辱書問舍弟小兒又承扁額之賜感荷厚情言不能悉但近來交際禮廢曾謂中外相知者不煩遣使問遺此意 主上亦察知之僕不敢自背其言以欺 朝廷忝在心知尤願體諒可也

答王鑑川

虜酋歛服邊鄙輯寧始終皆公之功僕雖曾借前著少効區區所謂文墨議論者耳公乃讓美推能謬爲引重捧讀大疏背汗心怪故不敢擬廷議之旨誠以蒙恩而後辭不若先自寢閣之爲省事也本兵方欲題覆公之勳勞自宜首敘若諸文武將吏因人成事者已經屢錄恐難以盡優也

答冏卿陸五臺

愚子弟僥倖凡在交知賜賀者俱不敢領承盛儀謹璧諸使者幸惟原亮承別楮祗悉云云深荷道誼同

心之愛僕自受事以來日夕兢惕凡事關宗社生靈必齋心默告於 上帝 二祖而後行不敢告者不敢為也誠以人臣之義靖共匪懈況僕今處多懼之地當至重之任敢不畏乎再拜稽首師公自言

與李大僕漸菴論治體

明興二百餘年矣人樂於因循事趨於苟窳又近年以來習尚尤靡至使是非毀譽紛紛無所歸究牛驥以並駕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議論蜂興實績罔效所謂怠則張而相之之時也況僕以草茅孤介擁十齡 幼主立於天下臣民之上 國威未振人

有侮心若不稍加淬勵舉 祖宗故事以覺寤迷蒙針砭沉痼則庶事日隳奸宄窺間後欲振之不可得矣故自僕受事以來一 切付之於大公虛心鑒物正己肅下法所宜加貴近不宥才有可用孤遠不遺務在強公室杜私門省議論覈名實以尊 主庇民率作興事亦知繩墨不便於曲木明鏡見惜於醜婦然審時度勢政固宜爾且受恩深重義當死報雖怨誹有所弗恤也乃朝夕進說於 上前則又惓惓以恭儉仁厚培植純一未發之良即帝鑑所載及近日何守允云云可見其梗槩期以數年之後 君德既成

治其畢張乃收管鑰舉綱維而歸之於 上稽首歸辟乞骨還山此區區之微志也而庸眾喜於變亂之宄憚其精嚴又有一種迂腐儒動引末季事以搖亂國是不知本朝立國規模與前代不同本之威德並施綱目兼舉無論唐宋即三代盛王猶將遠讓焉而宋時宰相卑主立名違道干譽之事直僕之所薄而不為者頃辱華翰深合鄙心至於條劾失實及獎率科員云云俱於實政大有裨益乃知庸眾之人難與論尋常之外識時務者謂之俊傑今人日夕見僕行事者猶不相知而公乃直契於千里之外人之識見相越豈不遠哉人旋敢布區區

答吳環洲

大疏已上銓部且議題覆公此後但宜默付之公論而已為 國任事之臣僕當與之同去就者公第安心勿慮

答吳道南

邊屯俱興士得宿飽公之功獨冠諸道承以餘粒見遺即令家人炊之為盂一 餐焉

與殷石汀經略廣賊

諸良寶必死之寇而各官乃易視之其敗固宜一

計殄賊不能克則諸山海逃伏之盜必將乘勢而起將來廣事不可便謂無虞大抵南賊聲言之變草剏盡還生從古以來經略南方者皆未能以一舉而收蕩平之功其勢然也今宜申嚴將令謂盜生兵大事交除見賊即殺勿復問其向背諸文武將吏有不用命者宜照　敕書悉以軍法從事斬首以徇了此則諸不逞之人皆破膽而不敢旁睨矣不惜一朝之費而貽永世之安惟公留意焉剏撫將也事責之陳奎今廣中士大夫皆云渠敗衂之餘氣阻力挫恐難展布姑從降調已屬銓部另擇能者代之然此雖該道之

事而督率驅策則惟仗於公非該道所能辦也

答王敬所

圖說訓家語耳乃辱公渙發佳思冠以雄文寵焉而先之以珙璧魚目而盛之以華櫝不乃爲忝乎若其文辭之粹微意義之淵奧則非淺陋所能揄揚也仰感仰感近報漕艘過淮已千餘則今歲糧運又當速達矣深慰深慰

與楚撫趙汝泉言嚴家範禁請託

小宅原擬　賜金構一書舍耳不意錦衣龐君遂摹京師第宅大事興作費至不貲屢廑　垂念給與頗爲

阬也本尚復盜罪過擬作之裹口不能悉此後更無所存注以重不肖之罪老父高年素懷坦率家人僕輩頗聞有恃勢凌鑠鄉里煩擾有司者皆不能制藉公之威明示兩司及敝處守令諸君但有如前所云者幸即爲捕治其所請囑無問於理可否悉從停閣有強梗不法者解來僕面鞫之欲得而甘心焉僕今待罪政府兢兢自守門戶舉動皆諸差人所睹見嚴之於官守而縱之於家鄉人其謂何即諸君愛我亦不宜用世俗相處也僕平生恥爲矯飾其所云者悉出赤衷惟垂亮

與曾確菴計平都蠻善後事

都蠻阻擅不討之日久矣豈知王師動於九天從衽席上攫而取之乎自　沖聖嗣位以來方內又安四夷綏服旋裹之君厥角稽首獻見恐後海賊跋扈之倚山徼陸梁之輩天戈所向殲殄無遺此往籍所希闊間代而一覯者也僕以菲劣謬司鼎軸際茲盛會竊以爲榮可不謂大幸歟功高賞薄尚當有待所示善後事宜便屬所司覆行更無異議

答薊遼總督方金湖言任事

初鎮川內轉　主上曾面詢誰可代者僕即以公對

公之秉鉞　上所簡也明興以來國有艱鉅之事必
所倚俟觀望而不敢承者亟挺入當之願公勉旃酧
恩報　國藎英騰茂在此行矣

答殷石汀

前賚奏人回已具啓復頃逐捕所奏林賊事情與公
所報不同僕甚訝之已即示意部科言此事當一屬
之於公不宜輕有指授其撫剿便宜願公詳計之兵
機在呼吸之間便有變態妄可預度然大率盜賊奸
宄惟當攝吾之威罕能懷吾之德如機有可乘一鼓
而殲之雖被虜坐鎮之人亦不足惜也撫賊聲不可

傳遠宜以密用前諭嶺賊如夔艸難以盡拔唯旋生
旋除之耳

答趙汝泉

辱華翰知道從年餘尚未回省大禹勤勞民事召伯
周行阡陌不足過矣江漢之民庶其有瘳乎感仰感
仰僕自為童子時見撫臺守巡巡行縣邑荒僻咸至
而供億省約民不告勞故上無不究之澤下無不達
之情今則不然上官憚於巡行而百姓苦於供費失
其職矣君子為政固在先勞然先之而不從則亦不
免繩之以法不然徒以一身勞之無益也今　天子
軫念元元精覈吏治諸守令回任當別是一番作用
唯公加意振策之水利次第脩舉必有成效

答總憲吳太恒

趙陵豎旗事殆妖人以此惑衆耳但宜以靜鎮之不
必紛紛搜索保甲之法行則奸人自無所容第須著
實嚴行乃為有益毋徒取具彌文可也中州重鎮密
邇幾甸務農講武足食足兵乃今日所最急者餘皆
迂談也惟公留意焉

答大常殷秋溟

僕少就沈寂每有出世之想不意中道為時所羈維

遂至於此且欲暫了人間事以酬俗緣然於四方高
流靜侶未嘗不神交而冥契也生平所聞士大夫稱
公之高韻恨不得一披晤焉茲者暫借留寺終期悵
此素心

答王敬所

近報漕艘過淮者多計當不後於去歲若中道更有
阻滯則責在河道矣

答吳環洲

近事已有旨處分　朝廷用賢二三至而信之愈篤公
亦如何為報耶頃晉撫方公聞有南疏急使人來留

公甚慤公亦宜作一書謝之吳王二君俱如所擬加
秩管事

又

前以公大意傳與督撫方公所有書來言事有宜釐
正者當亟處之其未能驟變者次第措畫要令毋失
制虜之初而已當局之人責任艱重幸公委心維助
之頃於談公處見來翰謂功不必出於己至哉斯言
非有道者孰能之

答廣西撫院郭華溪

聞悰遠奏凱無任浣慰兵已深入須盡殲之毋使易

絕於斯土又煩再舉也

答翰學余同麓

辱華翰知文從已至留都無任欣慰小兒昔荷陶鑄
叨舉鄉薦終以寡陋黜額龍門唯垂念夙誼時惠教
督是望

答宗伯董潯陽

僕昔在詞林隨公之後淺薄碌碌公所知也不自意
蹈躐鼎鉉遂膺　顧託之重又不自量強而肩之日
夕惴惴惟虞顛仆比辱翰示猥許過情譬彼孱夫負
千鈞之重上太行之坂旁有力者不憐而惜之更為
耶猶與借將令孱者不至絕臏委頓不已也惶愧惶
愧乃者　主上之明聖虛己純心能使官府穆清寰
威斤斤奉法則誠書傳所希聞當與海內暨紳同心
慶戴者也

與王敬所言關防棍徒假借

近苦河路奸人動稱與家實送米物誆騙騷擾屢懲
不止僕今在旅寓朝夕饔飧之費悉以薪俸易之旅
易旅用不能為終歲之計況家素貧困老父母在堂
尚須微祿寄養豈復有餘積給充應資乎凡言此者
悉妄也顧不知者難以戶曉令借刻一信牌給付各

併過緊要官司收執以便語驗假公威重照別紙所
開諸處分給禁約取具收結徼查如有犯者仍乞痛
置之重法以全僕曲廉小節恃愛瑣瑣統希垂亮

答河漕王敬所

辱示知運艘已於三月十一日盡數過淮無任忻慰開度江遇風諒無大損若前途通利則額賦可以畢達　國儲日裕矣今計太倉之粟一千三百餘萬石可支五六年鄙意欲俟十年之上當別有處分今固未敢言也

答蜀撫曾確菴

先後承翰示俱一一具復昨孫院有疏言殘㜸未靖不知其意所出大剿之後竄伏林谷者豈能盡殲要

在從容綏定之耳譬之人積病雖除餘毒尚在良醫當此時正宜消息緩之則纍孽復萌急之則重傷元氣不可不慎也

答薊伯吳小江

頃者　主上特發淵衷舉行慱典而公以卓行清望爲天下舉首自此海內多良吏矣幸甚今頼　天地宗社之靈中外頗稱寧謐惟是黎元窮困賦重差繁邦本之虞日夕在念頃蒙　天語叮嚀亦以愛養百姓爲急願公思所以奉宣　德意加意元元是望

答銓部李石塘

惟公往在西臺屢聞譏論比奉　翰札率多溢美之詞豈僕德衰於昔不足以來天下之善耶抑公欲矯論脩俗以取通顯耶考功之缺已屬銓曹調補其人則太宰所自擇者也

答總憲廖春泉

別諭三件領悉靖州土兵在廣右甚無紀律入楚境震公之威又處置得宜故斂手屏跡耳此輩如毒藥猛虎誠不宜輕用敝族家人雖頗知奉法然小小擾溷未必盡無銜勒鈐制不敢一日釋也公知我之深者幸惟留意考成一事前奉　明旨督責甚嚴幸一

一如期完報有勢不能完者不妨明奏改限

答廣西巡按郭華溪

得報知懐遠已定剏有干紀者皆殄滅無遺欣慰但兩廣之人好爲議論臺諫無識者往往誤聽之訛言屢興頼　聖明遠矚三至不疑若如昔時之政則風波滿海內矣粵地所患不在盜賊而在人心不公是非不定紀綱不振法度不行可恨人旋草草

答督撫劉百川

前有人言公躬履河上見沙灘難行頗悔爲張僉憲所誤欲罷其役而嫌于自改故以爲問今計算久遠

不便于人則曹子之言固可從也已屬計部覆行張齊賢云自古疆埸之患非盡由夷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頃殺軍艘殺屬夷情甚可惡宜即梟首以洩屬夷之忿杜將來之患今人口語嘖嘖咸云南兵無紀律專肆貪縱今有此又好事者之資也其同惡之人亦宜以軍法處之烽火爲軍中耳目最宜嚴謹古之爲將者鼓一鳴即前有湯火不敢不赴金一奏即見利可趨不敢不退今平時自爲出入而管軍者不知臨陣何以號令之乎戚總理閫平日馭軍甚嚴今妄得有此

答保定巡撫孫立亭

導河事已下部議處 上議務在安靜不擾四方言利病者非萬不得已率皆報罷故擬旨云云厚示小牌俱已給發深荷體諒厚意

與荊南道府二公

承示三款深於地方有裨但近請榷稅者該部皆執不肯允況先年議有麼府州稞銀近百兩院又奏留存積祿糧銀目前尚可支措俟明歲再議未晚且僕於此亦有小嫌今方修建 賜第不知者毋謂公欲借公費以助私營乎若後二款則皆利民急務僕即明屬所司行之無不可者又昨王太常言府中有一淤州公欲寒家人領極知公厚意但利之所在人爭欲之擅衆所利則怨必叢積寒家有薄田數畝可免饑寒老親高年子弟駑劣誠不願廣地積財以益其過也縷縷之誠惟公亮之

答兩廣殷石汀

頃得閩臺劉凝齋書言林賊遁出海洋爲西南風阻泊廣中向僕固患其出海難制今若此殆天亡之矣閫帥既過境計今想已成擒了此則廣中可望寧定忌者亦無所容其喙矣

答巡撫張公守約

前承翰既去人竟未裁書謹謝賤日有惠槩不敢當輙用歸璧極知公厚意中心藏之此後幸無煩差人於寒舍問遺恐涉形跡石汀督廣數年勞苦而功高然廣中士夫亦有不悅者頃曾面奏 主上專任而責成之聞公與之素雅尤望同心共濟計安地方以遑朝廷南顧之憂

答薊遼總督方金湖計處板升逆種

板升諸逆悉除固爲可喜但公此時只宜付之不知不必通意老酋恐獻以爲功又費一番犒賞且使之

側者益堅事虜之心矣此輩正宜置之虜中他日有用他處不必招之來歸歸亦無用第時傳諭以銷兵務農為中國藩蔽勿生反心若有反心即傳語順義縛汝獻功矣然對虜使却又云此輩背叛中華我已置之度外只着他耕田種穀以供虜食有犯法生反心任汝殺之不必來告以示無足輕重之意此中大有計策公宜默喻之不可令那吉知也

答中溪李尊師論禪

正昔在童年獲奉教於門下今不意遂已五旬霜華飛滿鬢髮比之賢嗣上年所見又不侔矣意生分段

之身剎那移易遷變人烏得而知之可慨可慨正以淺薄謬肩重任目前幸得方內又安四夷詟風寔賴主上聖哲百官奉職所致非正之淺昧所能仰佐其萬一過承翰獎彌以為媿向者奉書有衡湘太和之約非復空言正昔有一弘願今所作未辦且俟 先皇顧託之重忍弗能去期以二三年後必當果此可得仰叩毘盧閣究竟大事矣三塔圖說披覽一過不覺神馳冗甚未能記俟從容呈上

答總憲李漸菴

方今言理財者其說紛紛皆未知設法以督完正供之為便也馬政大疏已下部議覆誠如實行之不惟便民且大裨於 國計也

答殷石汀

辱示林賊分踪遠遁廣兵西追閩兵東扼計當為釜魚矣乃近報閩師已收還西防則夾剿之功又恐難必然賊覘知閩師退必走閩閩人見賊入境勢不容不急救廣兵因而尾之亦成擒之勢也諒此時已盡完結纔及此

答薊遼督撫吳環洲言虜情

修邊之議舊督撫甚不以為然謂邊人連年修築勞

瘁已甚宜少體之乃方公則又銳意欲舉揆之二議方為優焉已下本兵議覆近日虜情大畧可見彼之心離勢渙偷活苟安我則政事修明內外輯睦盛衰之機昭然可覩故向者奉書謂後不當議守且當議戰良有為也辱示云云深慰鄙念誠得敢戰之士二萬人足辦吾事矣然不宜輕示機緘令人窺測昨叅廉地土事已喻意陳道長以古人不問市租之意須疏至處之甚優為將者亦宜戴恩圖報可也

答殷石汀言宜終功名答知遇

先後奉手教皆有釘封捧讀數回不勝於邑竊謂古

人居官有解組棄印浩然求去咸以不獲知於主志不得行或其主雖知之而爲當時執政者所排忌或有石畫妙算而當事者不爲之主持使其忠謀不售則其去宜矣僕自去歲曾面奏　主上曰今南北督撫諸臣皆臣所選用能爲　國家盡忠任事者　主上宜加信任勿聽浮言苛求使不得展布　主上深以爲然且獎諭云先生公忠爲國用人豈有不當者故自公當事以來一切許以便宜從事雖毀言日至而屬任日堅然僕所以敢冒嫌遠衆而不顧者亦特主上之見信耳　主上信僕故亦信公則公今之求

去者爲不獲于　上乎爲不合於執政乎二者無之而獨以浮忌之口卽欲引去是忍於背　君相之知而重於犯庸衆之口也願公勿[illegible]以爲言了此殘寇爲地方計慮久遠悉力以圖之彼中人此時雖不能盡諳他日必有尸祝之此大丈夫不朽之鴻業也他何足惜俟廣事大定亦必移公他處以休騏足決不以嶺表爲公玉門也鳳賊西遁不遂又欲東奔力屈智窮情勢已見但雲海茫茫邀之何所必須以計誘之驅入羅網乃可成擒萬里指授恐緩不及事在公審圖之耳僕料此賊若不復必走閩中爲閩人所得若爾公卽宜歸功閩人使之趨利而協力乃勝算也林賊事若有確耗幸惟密示以慰懸懸撫民願焚械歸籍此卽古人賣劍買犢之化也公威德遠洽敬仰敬仰所示善後諸款皆大著數容與本兵計處行之人旋先此附候餘容續裁

與操江宋陽山

南畿根本重地江洋盜賊縱橫近來湖廣江西已屢發矣元末之事可爲殷鑒比來處分實不得已惟公亮之天下之事以爲無足慮則必有大可慮者故古人詰戎治兵當太平之世尤兢兢焉公有經國遠慮

者幸惟留意

答方金湖

閩西市將完欣慰欣慰虜表宜與改定合式乃可其所請乞亦酌量與人大抵虜有求在彼不必其盡從而在我尚求爲可繼操縱之機在公審之而已刺麻僧來曾備問彼中事其板升諸逆倡爲流言殊爲可惡公可因此機省諭順義言此輩甚不樂貢市利在搶掠如有流言宜以法處之庶得永遠和好丘昌原係叛賊其子不可使爲頭目恐致壞事彼雖能卽縻之然亦少設難從之請使彼常曲而我常直彼或負

約而我常守信則亦制馭之一機也山西撫臺病[illegible]如此豈可久留嚴君遠在萬里未能卒至已改推[illegible]君洛代之當令星馳赴任此君在上谷久素諳邊事亦可爲公同心之助也

答宣府吳撫宅

近督撫方公亦報土蠻使人糾誘順義而順義不從具見其忠順之堅青把都之說決出於薊人之虛誑蓋因嵏今結婚東虜故屬夷遂吠影虛傳以邀賞耳然因此省諭一番亦足以發東虜之謀而孤其勢薊人陰受其利咸公之功也今歲貢市愈爲妥靖所求

鐵鍋已屬所司允之但須官給爲便仍責令來歲以所壞抵換蓋以塞書生之說謂資寇兵也近方公有書亟稱公之忠獻冠於三鎭誠爲確論鄙悰不勝奉甚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論均糧足民

來翰謂蘇松田賦不均侵欺拖欠云云讀之使人扼腕公以大智大勇誠心任事當 英主綜覈之始不於此時剔刷宿獘爲 國家建經久之策更待何人諸凡謗議皆所不恤即僕近日舉措亦有議其操切者然僕籌之審矣孔子爲政先言足食管子霸佐亦言禮義生于富足自嘉靖以來當國者政以賄成吏朘民膏以媚權門而繼秉國者又務一切姑息之政爲逋負淵藪以成兼幷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國匱民窮病實在此僕竊以爲賄政之弊易治也姑息之弊難治也何也政之賄惟懲貪而已至于姑息之政倚法爲私割上肥已即如公言豪家田至七萬頃糧至二萬又不以時納夫古者大國公田三萬畝而今且百倍於古大國之數能幾萬頃而國不貧故僕今約已敦素杜絕賄門痛懲貪墨所以救賄政之弊也查刷宿獘清理逋欠嚴治侵漁攬納之奸所以砭

姑息之政也上損則下益私門閉則公室強故懲貪吏者所以足民也理逋負者所以足 國也官民兩足上下俱益所以壯根本之圖建安壤之策倡節儉之風興禮義之教 明天子垂拱而御之假令仲尼爲相由求佐之恐亦無以踰此矣今議者率曰吹求太急民且逃亡爲亂凡此皆奸人鼓說以搖上可以惑愚闇之人不可以欺明達之士也夫民之亡且亂者咸以貪吏剝下而上不加恤豪強兼幷而民貧失所故也今爲侵欺隱占者權豪也非細民也而吾法之所施者奸人也非良民也清影占則小民免包賠

之累而得守其本業懲貪墨則閭閻無剝削之擾而得以安其田里如是民且將尸而祝之何以逃亡為公博綜載籍究觀古今治亂興亡之故曾有官清民安田賦均平而致亂者乎故凡為此言者皆奸人鼓說以搖上者也願公堅持初意毋惑流言異時宰相不為　國家忠慮徇情容私甚者輦千萬金入其室即為人穿鼻矣今　主上幼冲僕以一身當天下之重不難破家以利　國隕首以求濟豈區區浮議可得而撓奪者乎公第任法行之有敢撓公法傷任事之臣者　國典具存必不容貸所示汀海條件俱當

事理跡至即屬所司覆行　懇修日如此言語急公而招怨耳

答薊鎮吳環洲料虜虛報誑賞

薊鎮之報竟成烏有皆屬夷誑賞之言但彼中在事者利害切身一有所聞輙行奏報為他日免罪之地固未暇審其誠偽也此等事但觀廟堂處分何如頃僕聞薊報即戒彼中以鎮靜持重務以整暇勿致張皇而託公傳諭西虜先事伐謀乃是一着果得其用此不惟可以解目前之患又有以銷未然之變也因憶前隆慶庚午宣大忽報西虜犯薊薊人偵探者因遂獨見虜已西行犯在旦夕各路之兵嬰墻擺守京師亦為之戒嚴廟堂皇皇即議守城之策是時內江方幸虜之來以信其言與化不能主持舉錯紛紛皆極可咲而虜終無影響防守一月兄罷費以數十萬計頃東報沓至若如往日舉動則又成一咲柄矣

答兩廣殷石汀

前奉手書懇斬解任想未見近　旨也　主上屬託甚重排衆議而用公此　恩似不可忘且廣事十已八九倘代者不能守公之策致有壞亓恐公之心亦有所不安也俟求得代者即為公處決不久淹滯稍曾轉示公所寄林賊事一冊具悉賊情今但當以治

內為急二賊相機徐徐圖之不可以二豎子自困廟堂自有主張非浮言所能淆也

答總憲劉紫山

佳貺屢領豈敢終拒況公今已解任而猶惓惓不遺如此厚愛真切亦不忍遽但僕於交際之禮久已曠廢往來公差人所親見又嚴飭族人子弟毋敢輕受饋遺故雖相知親舊有惠亦槩不敢當非欲矯抗沽譽實以當事任重兢兢焉務矜小節以自完而已用是敬以厚惠仍璧諸來使然心領雅情固不藉千物也

答方金湖計服三衛屬夷

辱示屯政云云俱於事理至當願公堅定行之屯政舉則士得飽食可以議戰矣比者遼左之功固爲司特 朝廷賞功之典亦極其隆厚然僕於此蓄意甚深謹密以告公今九邊之地薊門爲重以其爲 國之堂奧也自嘉靖庚戌以來虜禍日中於薊至罷九邊之力以奉之而內地亦且困敝然所以釀此禍者皆屬夷爲之也國初棄大寧之地畀之冀其爲吾藩屏而今乃如此故屬夷不處則邊患無已時然欲處之非先加之以威彼固未肯頫首而服從也今西虜

爲貢市所羈必不敢動獨土蠻一枝力弱寡援制之爲易今擬于上谷練得戰士 萬遼東二萬多備火器郤令薊人平時將內地各城堡修令堅固視三鎮士氣已振度其可用則屬夷來撫賞者一切以正理處之凡額外求討及捉軍要賞者悉正以軍法彼不遂所欲必結虜來犯我則據臺以守遏之邊外使之一騎不入在我雖無所獲而在彼已爲失利亦無之上也如其賊衆潰牆而入則亦勿遽爲倉惶但令薊將斂各路之兵四五萬人屯扼要害令諸縣邑村落皆清野入保勿與之戰而上谷遼左不必俟命即各出其人遣驍將從邊外將諸屬夷老小盡殲之令大將領一萬人入關不必衛京師徑趨薊地伏於賊所出路彼賊雖已入內地見我不動必不敢散搶不過四五日虜氣衰矣衰則必遁然後令薊人整陣以逐之而宣遼兩軍合而邀擊彼既饑疲人各護其獲敗不相救而吾以三鎮全力擊其墮歸破之必矣一戰而勝則薊鎮士氣既倍土蠻諸酋不敢復窺而屬夷亦皆可脅而撫之以爲我用薊事舉則西虜之貢市愈堅而入援之兵可以漸減九邊安枕無事矣愚計如此今先試之於遼左蓋遼人素稱敢戰而李將軍

亦忠勇可用故厚賞以勸之懸利以待之亦致士先從隗始之意也公視愚計如以爲可用則幸與雷帥密議必得戰士二萬人多備火器乃可令各鎮巡標下及近處守兵可得二萬否雷帥膽畧可當此事否聞白允中有才畧可用爲奇兵之將否此舉雖在一二年後然其工夫須及早圖之書生狂談必爲智者所哂謾以奉聞竚俟裁教

與南臺長言中不干外政

主上雖在沖年天挺睿哲宮府之事無大無小咸虛已而屬之於僕中貴人無敢以一毫干預此公在北

時所親見也僕雖不肖而入養　君德出理庶務啓
獨秉虛公以運之中貴人無敢有一毫阻撓此亦公
在北時所親見也奈何南中臺諫諸君輕聽風聞好
爲激語或曰某與中貴人相知或曰某因中貴人得
用或曰某爲新鄭之黨不宜留之或曰某爲新鄭所
進不宜用之紛紛藉藉日引月長甚無謂也即如太
宰之清貞簡靖非時輩人也僕與　主上面相確
親奉　御筆點用僕即叩頭賀曰　皇上聖明不遺
遐遠如此爲人臣者孰不思竭力以圖報乎第以渠
素未留心銓事又值文選君迂暗而不達於事理致

有一二錯誤然皆小事於大節未有失也而遂群起
而攻之使之不獲一展又如臺長之古心卓行處之
總憲最爲宜矣乃近南中亦有物色之者書曰無侮
老成人皤皤良士膂力既愆我尚多有之況于賤治
單父孔子使人覘之見與老者二十餘人議政孔子
喜曰吾知不齊能辦單父矣今以　幼主當陽而朝
多長者豈非盛事乎而奈何務欲侮詆之也張進本
一火者耳酒潑放肆送內守備笞撻之葦其管事法
如是足矣即下之於理亦不過問擬不應止耳而紛
紛論列何爲者哉且凡臺諫交章必相與爭　國家

大事關係理亂安危者今以一酒醉內官而南北臺
諫閧然並論又何爲者哉隋珠彈雀群虎捕羊殊可
咲也乃致　主上生疑盛怒而諭僕以人爲欺已
嚴古忽傳使僕措手不及本欲爭體面反以致　君
疑所爭何有智者固如是乎然此非臺諫諸君之過
也鬧有一二大臣覬銓臺而不得者播其說于南中
聽者不察輕事置喙而不知僕之苦于調維也煩公
幸明語諸君今　朝廷清宴中外乂安倖門堵塞百
官奉職如是足矣僕之淺薄亦僅能辦此耳若更欲
求過于數者之外則僕不能　主上幼冲本無差失

而政令之行動見齟齬或事已處分爭勝不已甚至
桃禍起釁以結怨于中人一旦上下相疑南北冰炭
而後責僕以維持周全之僕亦不能辱在道誼素知
敢布腹心幸惟裁鑒

答延鎮巡撫張太石

頃而奏　主上延鎮所修邊工與常不同公杖履厥
涉身親督工故特遣兵部司屬往勘冀獲實也　主
上睿明事事覈實振舉邊事之機實在於此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西凉重鎮必仗雄才屢華翰知已履任視事無任欣

厨貢巡按所報賓兎事據王鑑川公言此俺酋之少子丙兎寄居西海者乃丙兎非賓兎也頃已傳諭俺酋令其嚴加戒飾然制虜之道惟當視吾脅之修否服則懷之叛則禦之得其好言不足喜得其惡言不足怒也開市一節望公熟計而審處之竊以爲此地見與番人爲市何獨不可與虜爲市前任廖君執泥而不達於事變其言不可爲市不過推事避患耳非能爲國家忠慮者也但彼既有不遜之言在此時未可便許且俟俺酋戒諭之後果帖服無言待其再乞然後裁許則綏懷之恩出於　朝廷而非由於要索

矣巡按所云不過據各將官傳報亦未可便以爲實且從旁議論與當局者不同　朝廷以邊鎮之事專任公等其操縱機宜公宜悉心經理爲　國家審圖主上英明斷而行之非浮言所能搖奪也

答薊遼方金湖

辱教邊事虜情誠爲高見遠識今在廷之臣能爲此言者指不一二屈信吾黨之有人也敬服敬服據鑑川言甘肅求市者乃俺酋之少子丙兎寄居西海非賓兎也夫甘肅既可與番人爲市何獨不可與虜爲市前任廖子執閤而不達於事其言不可與市不過推事避患耳非能爲國家忠慮者也頃已示意侯君令其審處但彼既有不遜之言此時未可便許且令俺酋戒諭令其悉心效款待來歲再乞然後許之則綏懷出於　朝廷而非由於要脅矣公亦可以此意密語順義使之知所從事又聞大同甚饑來春不知何如若果艱食公亦宜爲之請賑今邊倉頗有積穀可以備賑固不必索之希儲也苟可支持則已之

答滇撫羅野亭

辱華翰領悉泰東客歲無後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僕忝同榜爲之經理後事情理宜爾何德之有

與河道傅后川

近聞淮揚士大夫言海口益淤以故河流橫決四溢今不治則河且決而入於江維揚之區皆爲巨浸矣又有言前議築遙堤爲不便者其說皆信否從未行此道不知利害所歸望公熟計其便裁教幸甚

答兩廣殷石汀計招海寇

辱示鳳賊事前聞閩人招之已入投矣近又有出洋之報僕竊料此賊目前恐未可得何者閩廣之人皆欲要以爲已功爲閩人者必將曰汝無歸廣廣中名爲招撫實欲殺汝也爲廣人者亦必曰汝無歸閩閩

中名爲招撫實欲殺汝也故賊疑而不决歸潦歸楚
莫知適從反使狡賊得以其間而紿吾梭濟之人未
其必用之物久之復開洋而去何處覓蹤是我以招
撫誘賊而賊亦以招撫啗我非計之得也僕願廣中
俱勿以招撫爲名但嚴兵以備之禁瀕上人勿與接
濟今公在潮料彼不敢輕肆彼不得入廣必走閩却
令閩人招之或可得也閩廣皆在疆域之内但欲得
賊耳何必功出於己乎且犄之逐之其功亦自有不
容掩者然僕所爲必責之閩者蓋以此賊舊只於廣
中作賊閩人未罹其毒今使廣人得之不殺則無以

洩地方之憤殺之則廣賊見聽招者尚多將令反側
者不安若閩人得之則殺之不爲失信赦之不爲失
刑且料賊之心亦頗信閩而不信廣也惟公與金大
參審計之此所謂以與爲取者也梧州鹽税公事所
處一一精當已下所司議行

又

西省通鹽不惟於軍儲有濟且府江一帶咸有兵船
往來亦可以彈壓猺人通蒼梧之氣脉誠百世之利
也今雖不用軍衛舟中亦宜量貯火器陰寓武備方
可大疏已下所司一一覆允

答蜀撫曾確菴計都蠻善後事

都蠻未平之先蜀中士大夫求免其毒害而不可得
今既克復遂欲竊其土田而有之此私情之難狥者
也衆蠻殘孽當其降服之初秉吾兵威分兆而散遷
之爲力甚易今已一年餘矣彼既戀其故土又皆習
以撫懐乃一旦欲别處之禍萌當自此生矣仍宜撫
之以恩義久任劉顯以彈壓之數年之後人情定帖
畏威懐惠皆吾赤子矣蜀人有倡爲餘黨未盡之説
者皆欲利其土地耳公宜熟計其便毋狥人言坐隳
前功

答方金湖

西事前已示意侯君想當有處觀西鎮諸君書云云
則順義已經戒諭諒無他虞但諸君之告公固如此
而騰之章奏寄諸部科者往往不同大抵皆預程危
言以爲他日避罪之地耳人臣懐二心以事君非忠
也所示諸書留以爲證

答殷石汀

往府江之役以未經勦復久稽論報茲榮晉樞卿華
言酬録未足以當功也近報倭警似非其時且越恵
潮而犯廣西亦非其地恐别賊假託之也向者欽州

云云適與此符惟公熟籌之

答傅后川議河道

辱云治河議一一領悉但此公所言皆為未定之論海口既不可開逕堤又不必築開泇口則恐工鉅之難既草灣又處安東之貽患然則必如何而後為便乎願聞至當歸一之論入告于上而行之

答薊鎮王巡撫

長禿生擒亦制長昂之一機其惟留意審處務使之畏威懷德可也薊中羽翼未就未可高飛此輩不得不羈縻而用之但須審察順義之情以為制馭之術

耳

答薊鎮吳環洲

聞俺酋病甚有如不起則疆埸之事不免又費一番經理黃酋近日窮居塞外動静何如將來局面當作何狀今宜預思所以處之之術又屬夷長昂三貢不入屢在邊外捉人挾賞昨薊人捕得其叔長禿卽欲斬以報功僕聞卽使人止之令其借此以制伏長昂若彼能服罪補貢誓不再擾亦卽赦而弗誅照舊撫賞但長昂與青把都為婚幸公示意青酋令其傳意長昂輸誠效順勿復作歹自取滅亡蓋薊鎮近日撫賞視昔不同皆僕為之處畫其段布諸物皆美好堪用者到卽給賞而邊吏只畏法賊情大小必以上聞得賊必殺或啓釁端須得諸夷守約彼此相安則薊患永紓而西虜之貢市益堅矣

答兩廣殷石汀

鯨鯢盡戮地方敉寧公之功可能也驅見在之兵當卒然之變在自戰之地禦必死之賊兵不別調役不淹時而全師奏捷其功不可能也麾賚之典尚未足酬簡在　帝心大畀有日

答吳環洲

辱示薊鎮虜情渊哉其言之也已卽密語彼中當事諸公俾知所從事屬夷處置適宜則土虜之真情可得而兩鎮之貢市愈堅當今邊務莫要於此矣公在上谷內修戰守外探虜情東制西懷自有妙用僕復何憂

答少叅吳道南

頃者喬轉僕雖不預知然部意亦非薄也願執事且戢翼卑栖鵬飛固自有日也雖將之說數年以來實聞之蓋以馬趙宿將一則屏　某瀚亭一則祈爵而必咸謂意出於執事區區竊以　前用執事於上谷固以

二將奉托豈謂反陷之耶故雖言者屢至終不信
今事亦已矣願努力建立以副鄙望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答薊鎮總督方金湖

夷酋既已悔罪乞哀宜開其自新之路公處之極機宜又因而稽覈撫賞一事尤爲邊政實務辱教悉

答河道總督王敬所

開河之策議在必行但以事體重大且此中有言其費度七八百萬乃足者豈其然乎故請差科臣會勘徒以息呶呶之口耳此事先年諸臣亦知其便利獨以艱大之任憚於承肩今公赤忠身任其責更復何

疑願堅持初意勿奪羣言其中事體亦須詳愼期在萬全無害可也俟差官行再當請教

答兩廣總督殷石汀

別楮云云其人亦素愛其才故薦之於公後乃知其狂躁險刻矜己凌人不可大用故昨因其稱疾遂決去之然公自此更不必置之齒頰矣廣右今已大定聞西省自府江平後道路開通客旅無阻梧州之鹽方舟而下南交通貢貿遷有無桂林遂爲樂土此誰之功歟蓋粵人今日始知公之不可一日去也

答少叅吳道南

辱教欵虜録紀奨借過實且歉且愧別楮二將事鄙
悃久已洞然往事不足深論也此後顧益務以善養
人為國惜才以充其與物一體之量則目前道路自
然開通虎狼夷狄無不可處何至齟齬疑慮若無地
自容耶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

辱華翰一一領悉里甲經催投靠優免四者正吳人
受病處然所以養成此病至沉痼而不可療者實陳
周二子為之今丈一旦砭之以精毀之石投之以經
制之劑宜其苦口刺腸而不能堪也然事極必變勢

窮斯通吳中事勢已極理必有變今得丈稍稍振刷
使知　朝廷法紀之不可干上下分義之不可踰汰
其太甚而無至於踰溢橫決而不可收拾則吳尚宜
尸祝公以報德而可以為然乎嬰兒不剃頭則腸痛
不擗痤則浸疾然剃頭擗痤固不能止嬰兒之不啼
也近來彼中人不獨側目於丈且推本於僕造為橫
議欲以搖撼閫是如昨南余云云意皆有所由來故
不得不創之今　上意已定正論不搖丈宜自審畫
無為山鬼所惑陳乞云云決不能遂徒多一番舉動
耳史周文卷已解部訪知其中頗有造作皆舊時胡
袁二子為之頃者邵君止据舒王二道之查呈而舒
王亦不知為廣也然僕于此亦不敢刻意深求今但
有楮筆可據即可藉手以為解脫之地况其人已死
比之見在盜公帑為富翁者有間自宜從寬以處之
也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西涼重地番虜雜居措畫稍差便成乖阻往嘉靖初
年賴建菴晉溪二大老經略數年而後定近廖公以
節士之槩當邊閫之任非其宜矣比薦公於　上或
有言公好以智自免不肯任事者茲奉翰教措畫周

詳音旨慷慨用智者固如是乎且今　英主御極名
實之辨較若黑白閫外之議悉假便宜不從中制智
者不以此時取旂常鍾鼎更復何俟以是知謗者之
妄也

寄石麓李相公

不奉晤對五易春秋諒翁念我亦如我之思翁也別
後無可奉聞者唯平生所與共許委身致主之義則
不敢有一毫有負于久要獨此庶可少慰尊懷耳但
第以菲薄迴翔廊廟而翁以重望獨淹留林壑揆之
古人彈冠之誼殊用歉然賢郎以庭聞念切特假一

差省覲便中草草附候別具術東統惟鑒納

答河漕舒按院

頃者議開泇河特爲轉漕計耳其於河政自有常規民患何嘗忘念淮揚士民乃遂謂　朝廷欲置黃河於度外而不爲經理豈其然乎大疏已下部議覆

答應天撫院王古林

巡撫一方將盜是務除而誘人爲盜盜焉可弭公職專整飭戎備爲民除害宜如鷹鸇之逐鳥雀又何畏爲況今　朝廷大明當天幽隱畢燭流言浮謗來不能行亦自無可畏也賤日厚禮槩不敢當統惟覽亮

答吳環洲

辱示虜情宛若指掌至謂虜酋假虛聲以要賞邊將信訛傳以希功二語深中時弊今人可與籌邊事者獨公與金湖公而已與他人言頗似說夢雖議或不逮亦有呆東撤奸者昨奉嚴旨督責當無所容矣

答山西撫院鄭範溪

前有貴屬自晉中來言礦賊事僕得因面奏寢一大役公又因之解散其黨俾地方寧靖事機禍福之變安有常哉辱華翰知已履任甚慰

答浙撫謝松屏言防倭

浙無倭患久矣一旦聯舟突犯必有勾引之奸且地方安恬日久驟尋干戈恐無以待寇幸激以忠義鼓以賞罰悉力一創之庶將來不敢再窺亟剿此寇然後徐究其禍本而除之可也浙人咸云謝公非用武才恐不能了此事僕曰不然謝公沉毅有遠慮賊不足平也願公勉就勳庸以副鄙望

答應天撫院宋陽山言防倭

近年海寇息警人心頗懈僕竊以爲憂故昨年擬旨申飭賴公偹略起而振之今果能一戰而勝之不使登岸而遏之於外洋功尤奇矣天下事豈不貴豫

哉慰甚彼前鋒既折必不敢窺吳禍當中於浙矣黃副總乃僕武舉所取士其人才志似亦可用但負氣不能下文吏若少假借而用之或亦可當一面也

答吳環洲論邊臣任事

適　上諭詰本兵虜情虛實之由即日奉翰教讀之旨哉其言之也上谷得公隱然如長城僕內奉　宸扆外憂邊境一日之內神遊九塞蓋不啻一再至而已奈何邊臣故套難改鮮有爲國家忠慮者而無識言官動即諫白及與之論邊事一似說夢近有一科臣聞遼虛報遂欲防守京城浚濠塹掘戰坑以禦虜

者虜在何處而張皇如是使人悶悶此既若行豈不違背聰聞取咲夷虜已奏　上留中寢之以杜其迹孤子一身無可與計事者故每得翰示輒説懌竟日非喜其説之同已也喜其有助于昏昧也然不敢舉以告人恐忌者遂不目于公乃知大舜隱惡而揚善亦有不可行於今者矣人臣不忠人心不古可歎自今東西虜情的有所聞仍望密以見示其中情變無常亦不必定以今日所言爲是所聞爲的也僕求助之意真切懇至幸惟亮之揭稿一紙寄覽仍希擲還近聞有瞽目懸術人在邊涸槻訪有指稱假托者幸

即擒治之仍明示諸將士僕從來不薦達此輩勿爲所誑也

答陝西督撫石穀菴

沙麻之事雖由於二將不和軍心不一然自古未有千里襲人越險無繼而能成功者今其事已結似難中止然亦須沉機審發期于萬全固不必期效于旦夕也今之時政與先年異公受分陝之寄凡事當守便宜謀定而後發亦不必汲汲求解于群議也

答三邊總督論番情

石公前爲宋御史所窘急于圖功以解群議遂輕用弗詢之謀遽爲掩襲之計致損威傷重殊可恨恍大抵西之番族廣之獠獞事體略同狐鼠鼪鼬潛伏岫林穴居險阻非可以力勝者也制禦之法惟當選任謀勇將士修險阻明烽燧責成近邊熟番遠爲哨備厚其賞給約束沿邊軍人無容勾引番人交易爲利有警務先覺預備奮勇追逐必令挫折則熟番皆畏威懷德而生番自不敢犯今不思以計勝之而輕用不教之兵深入巇岨之地雖微二將之隙亦鮮有不敗者此事在軍門爲近撫臺隔遠難於調度可語石公前事已如此今須慎重審發不可以　嚴旨責成

人言旁措遂爾惶恐復爲輕動目今天暑草木蒙密道路崎嶇恐難進兵總兵人馬亦不須西駐枉費糧餉且只守險設伏以待不虞責罪熟番發其陰私誘以厚賞爲我哨守待秋冬水凍林疎然後相機進取或明出以示兵威或掩襲以攻不備必有奇道乃可制勝然但一創之以洩邊人之憤足矣固不能草薙而獸芟之矣聞番人恃茶以爲命須嚴士人通番之禁使私茶不得出則我得制其死命至於番功之賞不過數金誠爲太薄今宜比照倭功例稍厚其賞庶人肯用命也凡此皆書生遙度之言未知果當機宜

否浸附以備採擇焉

答按院陳公文衡覈事實

辱教其人乃前院論劾今但當察其事之實否不必問其曾得罪於何人也諸葛孔明云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僕亦非薄謬膺重寄事無大小必默告於　天地　祖宗列聖而後行豈敢以己意爲輕重哉

答少叅吳道南

以善養人與物一體皆執事所習聞者衣中繫珠不尋自獲富家乞子忽復來歸滿中七寶受用無量在

執事自取之耳盟諸我不若自盟之爲切也

答督撫張崌崍

往公以太君思歸奉輿西返僕所以不阻者亦欲因此息忌者之喙耳今公論已定以素所負蓄屬休明之會不於此時取旂常鐘鼎更復何俟且棄瑕雪垢不避嫌忌而薦賢者惟僕爲然後之人或不如是之愚也已大疏部已報寢李卽戒途以需簡畀

答石麓李相公

仟來辱翰貺深荷雅情及備詢起居萬福復慰懸仰弟自首事以來於茲四稔碌碌無以自效所賴　主德日明宮府淸肅百司奉職邊陲少警一二黠肆于紀者咸就誅夷仰惟　宗社開靈孚佑　聖主而弟以淺薄會逢其時優游苟祿竊餘榮以自被殆有天幸焉顧值休明之會俾耆德碩望遺置在野不能引薦深用媿慊耳賢郎請告謹遵命屬所司覆行別具侑柬統惟鑒存

答閩撫劉凝齋

林賊既已入殺果不出闘人得之之料喜甚喜甚但當其時卽宜少出閩師以助之夷情多變免賊闘久或生他計諒此時成敗已决矣傾耳以俟捷音

答雲南廵撫王毅菴

辱示知旌節已入滇視事欣慰儂賊事既原無大故自宜相機撫處魑魅狐狖之區得其地不可耕得其民不可使因俗爲制使不爲大害而已何爲輕動大衆以事無益耶簡靜行事協和總戎此二言者望公終納之前院舉劾殊可咲該科亦有劾疏通俟事寧併處也

答督撫吳堯山

往奉别時記公有不薄南遷之語故以借重然亦暫處耳憶昔悠悠之談若謂僕有所不足于君所者今

公視部心何如哉大疏既不獲請簡書有嚴幸遄發仙舟以副輿望

答省中羅涇坡論士風

僕自受事以來惓惓勸諭今士大夫務以忠肝義膽事君誠心直道相與近雖稍變舊習而餘風未殄執事謂外吏猶事趨謁騖虛文誠然所示二縣令已即投之囊中矣讀華翰具見留心民事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執事有焉敬拜以受

答河漕劉百川言開膠河

膠河之可開凡有心於 國家者皆知之獨貴鄉人

以爲不便皆私己之言也讀大疏具見忘私狥 國之忠已奉 旨允行又承教鳳竹公肯身任之猶爲難得今即以屬之漸菴亦曾有書云開泇口不若疏膠河故宜與之會同且委用屬吏量派夫役亦必借其力以共濟也至於一應疏鑿事宜及工費多寡俱俟鳳竹公親履其地次第條奏其河道官屬錢糧俱不必與之干涉以破其棄河不治之說庶浮言不能興大事可就也

答河道徐鳳竹

膠河之可開凡有心於 國家者皆知之乃竟爲浮議所阻者其端有二一則山東之人畏興大役有科派之擾又恐漕渠一開官民船隻乘便別行則臨清一帶商販自稀此昔年之說一則恐漕渠既開粮運無阻將輕視河患而不爲之理此近年之說也凡此皆私己之言非公天下之慮也今當決計行之無事再勘僕嘗念此惟以不得任事之人爲慮昨奉百川公書公雅不辭勞審爾大事濟矣已即面奏於 上特以屬公前得山東撫臺李公書謂開泇口不如疏膠河意與公合故宜會同且委用屬吏量派夫役亦必借其力以共濟也諸疏鑿造船事宜及工費多

寡俱俟公親履其地一一條奏其河道官屬錢粮等項俱絕不與之干涉以破其棄河不治之說庶浮言不興大工可就也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然又必遇非常之時而後其功可成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惑焉今 主上英明天啓志欲有爲而公以非常之才適遭此時可不努力以建非常之業乎大功克成當虛椄席以待

答山東撫院李漸菴言吏治河漕

辱華翰所示具晝事理讀之無厭竊聞致理之要在於安民欲民之安責在守令今 主上年雖沖幼已

知注心邦本然而上澤未能下究下隱未能上通者則以吏治欠覈而骫權撓法之豪詭銜竊嚮之奸鯁乎其中故耳易卦頤中有物必噬之而後合故今振舉綱維精覈吏治章之以雷電懸之以象魏要在噬其物去其鯁使上澤得以下究下隱得以上通而已二州佐既堪其任何愛兩知縣而不以勸天下之能者且提調學校特縣令下事耳當此罷邑民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況上有府佐下有學官歲時考校亦自不妨也嚮爵誠爲弊政昨計部稍去太甚者然未能盡拔根株僕一二年後將鹽法屯田經理就緒

內外儲蓄少充當盡罷之考成一事行之數年自可不加賦而上用足今計開納所入歲不過四十萬稍加劑量致此固無難也向承教膠河事時方議鑿泇口未遑論也今泇口既罷劉徐二司空復議及此適與公議合故特屬之望公協恭熟計共濟此事僕以淺薄謬膺重寄　主上虛己而任之自受事以來晝作夜思寢不寐食不甘以憂　國家之事三年於此矣今　朝廷大政率已畧舉惟漕河宗室未得其理宗室事鉅不敢輕動尚當有待漕河則宜及今圖之了此一二大事僕即納筦鑰稽首歸政乞骸而去矣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所望海內英哲共助不逮

答薊鎮總督方金湖

順義饋馬效順彌堅真　朝廷之福也書中言守邊五年欲乞賞賚似亦可從俟其貢市畢可爲之一請僕所酬一如去歲例俟其至邊與之

答滇撫王毅菴論夷情戒多事

滇中自嘉靖以來屢煩多故其初皆起於甚微而其禍乃至于不可解窮荒絕徼之外得其地不可耕也得其民不可使也而空費財力以事無益使無辜之民肝腦塗地不仁哉前人之所爲乎今使大略撫定

造福于遠人多矣此後惟一務安靜嚴禁軍衛有司毋貪小利逞小忿以騷動夷情則可以高枕卧治矣辱示曲盡彼中事理嘆服綿紙既可用以題奏何不可爲書束乎外雲南歲貢金舊皆一次解進今分兩次似爲煩費此後若辦足仍作一次解進何如惟裁酌之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甘肅開市已奉　諭旨悉如所議其中有難遥度者公自以便宜行之務令事久邊境獲安而已市塲似宜稍西去西寧太近則啓寇覓壟斷之心去我邊太

遠則迂邊民交易之路春市虜馬瘦弱強爲之市終不便也統惟裁酌

答列卿楊本菴

向承以令先公隧銘見屬媿不能文又冗甚故遷延至今無創雖不足以發揚令先公之盛美然道僕平生所與令先公同心許　國之誼則實無一字不出於肺腑也百世之下考古尚論者必將有徵于斯言辱惠佳帳祇領餘不敢當輙璧諸使者

答山東巡撫李漸菴

膠河之議非一日矣咸以謀多築室人鮮同心故幾成

而罷今幸劉徐二公發端任事公與商道長協心爲　國底績之期可以預必乃知就大畧纍固有時也所示疏濬道里宛在目前若如陳君所呈更爲徑易不知按視何如徐公有來期否

答總督方金湖

順義酬弊既不中格謹領入關今歲各路貢市比之昨年尤爲飲戢足徵虜效順之堅公籌略之遠也慰甚慰甚陳子論張豢議詳其部意似非至公而銓部不待巡撫之疏輒與題覆亦非事體故昨　旨以議擬不合爲詞下巡撫再勘實覈之也繼得華翰及鄭公疏則多惜之之語乃知再勘之　旨於事理允當如有枉誣冝與昭雪　明主懸衡以運天下如日之照臨是非賞罰惟一付之至公不宜依違兩可之詞也

答河道徐鳳竹

承華翰知道從巳臨東土無任欣慰大疏下所司一一覆允此事甚鉅費必不貲今欲爲　國家建萬年之利寧敢惜費但齊魯之人甚不樂興此役以近旨嚴切雖不敢明肆阻撓乃其心則終不以爲然故凡言此事必幾萬幾十萬而後可舉者未可遽信之

也公宜與有心計誠心爲　國者熟圖之近來　朝廷之上事事精覈凡有興作比之先年率費半而功倍則虛實不同故耳願公計慮審定然後次第請旨行之

答司馬王西石

張主簿人來辱翰教深慰違懷向者之處惟欲曲遂高志然于僕本願終違蔽賢之罪終不可逭也學須到形不愧影此聖門教人慎獨之功此工夫最難以公高明自能徑造直詣如僕淺劣因公之教亦益加深省也陽山光明磊落初時吳人甚不便之近迺感

慕稱頌盖至誠未有不動者遼左頃復報大捷雖斩馘止二百有餘然奔溺于河者甚衆河水爲之不流盡棄輜重而遁所鹵獲駝馬器物不可勝計足以紓邊人之憤而寒旃裘之膽真大快也諒公所欲聞者謾以附及講章先刻完者附覽

答閩撫劉凝齋

屢辱諭示及別楮所云一一領悉頃聞有貴恙無任懷念想勿藥矣近據閩廣所報賊形皆潰亂奔竄之狀爲賊似不在其中變於呂宋之說恐不虛也果爾皆閩人之功若非遣諜行間彼番人安肯殲之乎今

想已有的耗頃耳以俟捷音之至

答兩廣督撫凌洋山

辱華翰知已榮代視事無任欣慰前閩中屢報鳳賊爲呂宋番人圍困何得突犯廣中據報賊形若潰亂奔歸者鳳賊恐不在中卒公細察之若此賊果在其衆既散必成擒矣羅盤賊既已奏 闕勢不能已但須審計熟籌之腓部覆又推原題未盡之事似亦可行大約廣中武備不可一日弛與內不同振軍聲伐不服以鎮壓蠻夷之心有不能一付之安靜者惟公裁之

寄趙大洲相公

賢郎謁選辱華翰深荷遠念僕以孱弱謬膺重任每愧將伯之助莫挽東山之轍側身西望惆悵而已所幸 主德日新精勤問學宮府清宴方內乂安此九域簪紳之侶所共欣躍而稱慶者也翁素抱忠耿知在林里未忘 朝廷故謾以奉聞賢郎甫差歸省便此附候別具奏稿一部圖說一部及薄幣二端佈柬統惟鑒原

答劉虹川總憲

天下事有欲速而返遲求得而顧失者公是也公昔

在郎臺有惠政無端被誣世所共惜薦言屢至召用有期公乃急于求進若不能須臾少俟者異時撫臺有缺僕即以公屬之銓衡乃當事者對言此公才信可用獨無柰其竿牘頻仍本部以是引嫌不敢用之而僕自是亦默然懸阻不敢復言公事矣此非所謂欲速而返遲求得而顧失者乎方今 明主在上方博蒐賢儁以興太平之治僕之求士甚于士之求已雖越在萬里沉于下僚或身蒙訾垢衆所指嫉其人果賢亦皆剔滌而簡拔之其爲賢者謀也又工於自爲謀公聞之往來之人豈不誠然乎哉胡乃不以賢

者自處以待僕之求而用市道相與餽之以厚儀要之以必從又欲委之于私家啗之以難却則不知僕亦甚矣古人言非其義而與之如寘之壑中誠不意公之以僕爲壑也以公夙所抱負又當盛年固時所當用者此後閉門養重靜以竢之弓旌之召將不求而自至若必欲如流俗所爲舍大道而由曲徑棄道誼而用貨賄僕不得已必將言揚于廷以明已之無私則僕既陷于薄德而公亦永無嚮用之路矣是彼此俱損也恃在夙昔至契敢直露其愚惟公亮而宥之幸甚

答督撫吳環洲言敬事後食之義

辱翰示一一領悉即屬本兵爲之曲處但有功必敘有勞必酬者　朝廷厚下之仁敬事後食先勞後祿者人臣自靖之義若銖銖兩兩計功程勞以責望于上似非所謂懷仁義以事君者也僕以非薄待罪政府每日戴星而入朝不遑食夕不遑息形神俱瘁心力并竭于　國家無尺寸然自受事以來力辭四蔭獨守舊官每一蒙　恩輒夔夔慄慄不能自寧非矯也誠以　國恩難報而臣子雖鞠躬盡瘁不過自盡其所當爲本無功之可言也公所欲爲諸君處者自是鼓舞用人之道而區區所云似亦爲人臣之所當知也冐昧吐瀝惟高明采之

答兩廣凌洋山

閩中撫按有書至甚以廣議招撫爲非此固一隅之論然亦宜審觀賊勢何如擾前所報鳳賊似未必在其中若果係殘黨入境又未肆殺掠則招而分兆之事理當然不爲失策若賊首尚在敢行侵掠則宜與閩帥夾剿之今不揣賊情強弱向背而執言撫剿皆偏見也今想已大定人旋附布區區

答薊鎮巡撫

頃遼左之功固奇然本之以公審報土酋東犯的耗僕因而傳示該鎮潛形而預待之故有此捷論其發蹤之功公宜首敘顧僕于此不敢冐竊遂使大功不彰也

答隴右大叅李巽軒

辱華翰得悉隴右事情甚慰懸慮番賊事不專在用兵貴於善處古人有以一介之使當十萬之師者當機故也蘭州倉場稍獘不獨寄貯民間殆并民間所貯者亦爲虛數官司積棍與奸商相通冐領官銀並無糴易每有調遣則賄囑將官量以布米等物給軍

隨即銷除以一日爲二三日者有之以一千爲二三千者有之蓋其弊久矣茲晦清查重處乃振弊維新之會凡有所當行者計處已熟可呈詳督撫題奏庶該部便于議覆也

答傅諫議

往者別時曾以守巳愛民四字相規故屢辱厚惠俱不敢受叅恐自背平日相規之言有虧執事守巳之節而執事乃屢却不已愈至愈厚叅以區區爲嫌少而加益耶至于腰悶之白尤爲殊異顧此寶物何處得來恐非縣令所宜有也謹仍璧諸使者若假之他

人可令返趙執事從此亦宜思所以自厲焉

答河道徐鳳竹

膠河已有成議雖費亦不敢惜其中疏濬事宜及調用有司等項俱聽便宜處畫一毫不從中制乃聞近爲羣議所苦頗悔昔者建言之爲易審爾則此事難以望其有成矣僕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　明主方厲精圖治詢事考成豈直以未定之議嘗試　朝廷哉神禹大智猶必親秉四載遍歷九土至於手足胼胝而後能成功方其鑿龍門之時民皆拾瓦礫以擊之蓋衆庶之情莫不欲苟安于無事而保身自便者執肯濟當辛苦于泥塗積潦之中此衆議之所以紛紛也願公主之以剛斷持之以必行心乎爲　國畢智竭忠以成不朽之功凡黏帶顧忌調停人情之說一切勿懷之於中又親歷工所揆慮相度分任責成若殫勞不親細事徒寄耳目於人則紛紛之議將日聞于耳雖勉強圖之亦具文而已決不能濟也幸公熟圖之若果未能堅持初意恐拂衆心則亦宜明告於　上以謝昔建議之爲非而後重負可釋耳此國之大事不敢不盡其愚幸惟鑒宥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七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八

答應天廵撫宋陽山

去歲海洋之捷誠爲奇勳榮賚一秩未足爲酬尚當有崇擢焉辱示諸款手讀數過俱見鴻猷驛遞一事近例頗嚴人似無敢犯者大抵爲政必貴身先頃小兒回籍應舉自行顧倩胙冬遣僕歸壽老親身負儀物策蹇而行蓋不敢身自犯之也目前民困已覺少甦數年之後積餘必多用以羅穀備賑誠善政也織造事值浙中亦有疏陳乞故司空不敢減此益彼姑以料價抵補然此既分四運則目前已自足辦一二

年後公私稍舒了此似亦無難也細觀別冊向來夙弊釐革殆盡估價亦與近日言者迥異足以見丈於諸事靡不罄竭心力矣優免核則投靠自減投靠減則賦役自均數言已盡查完佇妥宜卽具題施行水利之責御史昨淩洋山始建此議僕固以爲未便乃渠則堅求必遂故黽勉從之今奉教信爲冗設也廵鹽之理漕徒增文移煩擾俟差官時酌損之

答總兵戚南塘

適會本兵譚公問足下與閲視大臣相見之禮云宜如總理之見督府可也竊意今日當以　欽命爲重之在兵銜之有無謙以自處見者自然悅而敬之其差去部公當預爲足下先容必加優禮決不以庸衆相待也

答閩撫劉凝齋

閩師千里赴難雖無所獲猶當論功況斬馘黎丹灼然耳目者乎廣人欲來招撫之議忘大德而逞小忿曲有所歸矣　聖明遠見萬里功罪賞罰不爽秋毫本兵已覆勘議幸公勿以爲介但鳳賊存亡尚無的耗仍望公之留意也

答松谷陳相公

伏承台翰腆既捧讀再四如坐春風不知燕蜀遼闊也備諗起居清勝身處雲林望隆朝野慰仰慰仰不肖猥以淺劣謬膺重任顓蒙之見竊以爲旣受　國重託宜以效報故二三年間諸所措畫惟以振紀綱剔瑕蠹爲務以是見怪於流俗本之德薄位尊力小任重其見詆誣非不幸也卽欲引决乞骸以　主恩深重昔所許於先帝者尚未克酬故復靦顏就列也難之際思我同心恨不卽弋冥鴻招翔鳳而致之廊廟也

答奉常陸五臺論治體用剛

徉丈起山中不一歲而躋九列僕日夜引領望丈之一至者以丈素有超世之識知僕所以肩鉅承艱之心爲能跡附後先以共濟艱危也乃讀前後手翰所以教僕者則亦未越於衆人之見而與僕之孤耿大謬也丈前書謂僕處余懋學傅應禎爲太過恐失士心後書謂救劉臺爲盛德至引文潞公之事以相比今海内簪紳之侶投柬於僕者十九爲此言也然皆衆人也豈意有超世之識又知僕所以肩鉅承危之心而所見乃亦止此乎古之賢聖所遇之時不同而處之之道亦異易大過棟撓彖曰剛過乎中當大過

之時爲大過之事未免有剛過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傾而安國棟撓而本末弱矣伊周當大過之時爲大過之事而商周之業賴之以存雖剛而不失爲中也僕以一豎儒擁十餘齡　幼主而立於天下臣民之上威德未建人有玩心况自隆慶以來議論滋多國是靡定紀綱倒植名實混淆自僕當事始布大公彰大信修明　祖宗法度開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一切以尊　主庇民振舉頹廢爲務天下始知有君也而疾之者乃倡爲異說欲以抑損　主威揺亂朝政故不得不重處一二人以定國是以一人心蓋

所謂剛過乎中處大過之時者也而丈乃以爲失士心誤矣吾但欲安　國家定　社稷耳怨讟何足恤乎至於潞公之事亦復不倫蓋潞公所事者長君而其出處去就未必係宋室之安危乎方狂妄後生獨持饋錦一事以議論前輩此其失在於不知賢耳故潞公得以包容之僕今所處何時也　主上舉艱鉅之任付之於眇然之身今權璫貴戚奉法遵令俛首貼耳而不敢肆狡夷强虜獻琛修貢蹶角稽首而惟恐後者獨以僕攝持之耳其出處去就所係豈淺淺哉彼讒人者不畏不愧職爲亂階且其蓄意甚深爲

謀甚狡上不及　主上旁不及中貴而獨剸刃於僕之身又無所汚衊而獨曰專擅專擅云云欲以竦動幼主陰間左右而疑我於　上耳賴　天地　宗廟之靈默啓　宸衷益堅信任不然天下之事豈不爲之寒心哉自有此事　主上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以痛恨於忌者蓋大舜疾讒說之殄行孔子惡利口之覆邦故去此人以安僕也以安社稷也離明允斷誠理法之正而僕所以懇懇救之者蓋以仰答　聖恩下明臣節耳非欲爲沽名之事也而丈乃以潞公見諷誤矣僕一念爲　國家爲士大夫之心自省肫誠

專一其作用處或有不合於流俗者要之欲成吾爲
國家爲士大夫之心耳僕嘗有言使吾爲劊子手吾
亦不離法場而證菩提又一偈云高崗虎方怒深林
蟒正嗔世無迷路客終是不傷人丈深於佛學者豈
不知此機乎夫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今海內
縉紳之侶爲此言者甚衆僕皆遜而謝之乃於丈嘵
嘵不已者以丈有超世之見知僕所以肩鉅承艱之
心者也讀禮有暇試一思之倘再會有緣尚當刮目
相待

答河道吳自湖

惟公遵養林泉望懸朝野僕所欲推轂者屢矣咸爲
忌者所阻今乃得遂初心然猶恨其不早也淮揚之
民歲苦昏墊 朝廷未嘗一日忘顧莫有任其事者
茲讀大疏明白洞徹底績可期夫治水之道未有不
先下流者年來但講治水不求治海雖費何益但海
口之淤當必有因似宜視水必趨之路決其淤疏其
窒雖棄地勿惜碍冢勿顧庶幾有成也設官及留餉
諸事一一如教屬所司覆允惟公堅定而審圖之

答兩廣凌洋山計剿羅盤寇

羅盤淥水之事石汀公在任不能處乃諉難於後人
誠爲不恕然此地不沾王化數十百年義所當討在
公誠不容使之跳梁於肘腋之前也但須審圖而後
動動而必勝勝而無損乃爲萬全不然又不如姑置
之之爲便也

答河漕王敬所

人有自邊來者言公按行部中簡靜清肅邊人咸不
知有命使之至詩不云乎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之子
于征有聞無聲公之謂矣慰仰慰仰淮揚水患之
旨蓋欲激發吳公使之殫力以從事也 朝廷方有
事東方而江淮之人咸謂僕止以運道爲急將視河

害而不救故以此默解之自公振新漕政萬艘飛渡
京庾充盈卓哉偉績孰得而掩之豈以此一事未了
爲恨哉且不必出於已公所未就而吳公成之則亦
公之功也已辱教似未達僕所以作勵時賢共熙帝
載之意故畧述其槩以復惟公裁亮焉

答兩廣督撫計剿海賊

往者潮州主撫賊之議閩人深有憾於金大參科中
遂加抨劾僕竊以廣中之處不爲失策乃告銓部本
兵言金君必不可動動則後來任事者皆惆疑首鼠
而不敢爲矣然林鳳之見創於呂宋實閩人之謀彼

以大兵逐此敗殘餘黨欲盡殲之海中以爲功而廣中乃一舉而收之其致慼固宜今惟行廣人之策收閩人之功則處置適宜彼此俱得矣銓部本兵以僕之言爲然遂用此意題覆今讀大疏詳觀前後事理果如僕言其中措置皆極允當蓋昔年撫賊恣要求善地安插蜂屯蟻聚列兵自衛在我常有肘腋之虞在賊常懷反側之意養癰待決誠非計也今則隨地分北解甲賣刀因其求生之誠解此三面之網將使賊黨聞之孰不懷我好音變其佚志故廣中之策是也然觀金君所與閩人往來文移頗覺動氣楚固失

之而齊亦未可爲得此氣質之小疵也即欲取此新續復其舊官但閩中勘功疏尚未至若先處之重激閩人之忿故行並勘幸促勘者速報庶便處分也羅旁事宜審定而後動期於萬全乃可責屬司道有司賢否訪據的實者幸另開手書密示

與雲南巡撫王凝菴

高金宸先已題奉　欽依准襲矣外嘉靖間曾聞雲南有積貯銀百萬兩　世宗欲取用而方礪菴執言該省常有用兵事宜以待用不知此項銀何年存剩今尚有否即查覈見示餘不悉

答應天巡撫論大政大典

厚別楮所云一一領悉安慶軍餉及三府糧疏俱下部覆允焉蹇二君屬部優處政府入人言惡吳中士夫賴糧之說似別有所指不爲丈也異時每聞存翁言其鄉人最無天理及近時前後官於此土者每呼爲鬼國云他日天下有事必此中倡之蓋謂　朝廷之政令不能行於此地而人情狡詐能忍人之所不能忍爲人之所不敢爲故也此等言語豈亦丈告之政府耶願秉道自信毋惑流言以終令聞丈向移駐句容議者咸以爲多事近更喜其安靜蓋用度節則

里甲無徵索之擾趨謁省則驛遞無供億之繁故上下自相安耳喜甚今驛遞一事在東南不知何如幾輔諸郡十裁六七行旅初覺不便近來亦頗相安若小民歡呼歌誦則不啻管絃之嘶溢矣且此項錢糧貯積甚多將來裕　國足民更不外索即此一事餘可類推以今全盛之天下爲國者肯一留意於此時時修明　祖宗法度精覈吏治能否由此富國富民與禮義明教化和抑[illegible]矣以建萬世太平之業誠反手耳大抵僕今所爲暫時雖若不便於流俗而他日去位之後必有思我者蓋僕之愚無有一毫爲己之

心故耳　祖墳事嘉靖間王戸侍亦曾疏請後竟以
無據報罷竊思此事在　聖祖時已屬茫昧夫以
聖祖之承孝豈遽忘其先世殆必有不得於心者耳
今去二百餘年復何所憑而修復之且此事不在疑
似之間如以爲眞則非有司少牢之禮所能享之又
豈可以社屬待之如其非眞則此纍纍荒塚祀之何
爲僕嘗以我　聖祖之不冐世族不深求先世窈冥
之跡不諱言身世艱窘之狀皆神智達觀度越前代
帝王遠甚今日之事似只傳疑可也鄙見如此惟高
明裁之

答河道吳自湖

混江龍之制昔曾聞之近以河政廢弛人不知用耳
須屬所司題覆通行河道衙門一體製造

答楚撫陳文峯

辱示公安諸邑連歲昏墊生理蕭疏昨蒙加意賑恤
頓回春意今民力雖困猶賴父母孔邇横恩濫澤亦
不過微於臺下也郡侯才守俱優向以初任銳於有
爲頗失上官之意今則久而愈孚今聞休沐昨已特
懇之向院諒在彀中矣荊州二衛班軍分番往戍誠
於守禦有裨已下部覆允矣昨曾確菴來言公舊僚
意頗相左大非所望或意見不同耳顧公且恢涵之

答王敬所

辱示邊務諸款皆切中機宜事竣亦不妨條議上聞
也又承別諭云云謹逐條手復納還記室不另具復
以示不敢泄此後有要務請手翰寄示口授非宜

答河道潘印川

惟公雅望宏猷久切傾嚮昔者河上之事鄙心獨知
其枉每與太宰公評隲海内佚遺之賢未嘗不以公
爲舉首也時屬休明之會正宜亟時建立用展素蓄
乃猶盤桓引却殊乖所望大疏已下銓部議覆雅志

恐不得遂幸遄發征麾以慰輿望厚儀槩不敢當謹
以璧諸使者

答操江王少方

江洋獲盜事關王印自合上聞鄙意以爲盜贓已獲
可從寬處不意　主上覽疏中縛王刼印語赫然震
怒　面諭重處區區從容解譬下部議覆　上意以
部覆擬按罰治爲輕區區又委曲議擬乃得薄譴蓋
主上恒以冲年惡人之欺已故以失事爲可逭而以
隱慝爲深罪也人旋草草附復其詳容另悉

答河道吳公桂芳

淮揚之民方苦昏墊披髮纓冠而救之猶恐不及豈
能豫憂運道之難處耶今且拯此一方之民從容講
求平江遺蹟爲　國家經久之圖今內外儲積幸已
漸裕法紀漸張根本漸固此等事他日自有賢者任
之公毋慮也

答總憲吳公

查刼官銀於會城之外本非細故但人贓已獲大半
公亦叅論無隱自當請　旨從寬然諸未獲者猶宜
速爲詰捕查者必獲獲而必誅則人自不敢爲矣

答廉憲胡公邦奇

辱別教云云深荷至愛前王操江亦曾以尊意告僕
而僕不以爲慮蓋僕素以至誠待人絕不虞人之傷
已至於近日之事則反噬出於門墻怨敵發於知厚
又適出常理之外無所容於防也古云寧人負我無
我負人况究觀平等悉歸幻妄今轉明之間已成陳
迹矣何足掛之懷抱乎然感念厚意中心藏之

答操江王少方

四月二十六日五月二日二書先後俱至一一心會
不能悉答滁州鎮江二事部覆悉如疏議近來江防
外雖鋪設觀內却空疎無實此言切中時弊蓋不獨
江防爲爾然昨江西浙江二事　明旨森然此後即
欲推諉粉飾恐亦難矣安慶軍餉部議執前已覆定
不肯再變然陳君之意爲長也陳君昨考察疏亦佳
區區素知君後當優處聞有馬驚項想全愈曾司馬
近亦小恙已痊小曾乃翁訃音至矣允兒項歸一役
一馬　皆自行顧倩併未敢令有司知之

答巡撫鄭範溪

辱示虜情具得其眞今計惟當急圖自治以觀其釁
耳張憲副之被論人皆以爲枉當時言者殆有所承
望彼時公似不宜與之會同蓋是非之在人心自有

不容枉者豈可狥人以爲毀譽哉頃科中復有言者
要當請　聖斷行之

答應天按院舒念庭

辱示內廖守備事已即達之於內言公治其違法之
人乃所以相成而非所以相病也其意良解然以僕
虛心論之此輩在今日比之先年已爲歛戢苟不至
於太甚似宜放寬一着以養其爲善之意可也惟高
明裁之

答薊遼總督方金湖

辱教領悉近來東虜垂涎於貢市之利陰與青酋交

邊携市於宣府而明擾遼左以求為市故宣府之戰歲增而遼左之患日甚職此故也遼人素稱忠義可用然近亦罷敝非用薊人助之不能支也顧薊鎮隔関三衛出塞不便又迫近陵京防禦為急必斥堠嚴明偵探的實知賊嚮往乃可出他道用奇以制之耳此意前已屢語薊人尚未得策承教當再申儆之闇那吉給台吉俱親至邊此來想彼亦有意宜厚遇之俺酋老矣黃酋窮蹙無賴虜中之勢在此兩人須常與之氣脉相通乃可大約虜情只要渙之無令得合而已

答鄭範溪

張少參之事言者明係承望搜求公為之昭雪乃是非之公在人心不容泯者奈銓部固執前說又追論其平生此其意不可知矣僕欲請　旨駁議又思於該部禮面大有所損不得已黽勉從之然僕心知張君之枉今雖暫屈後猶可伸也公前雖與按院會論而其語亦自不同今奉　旨再勘豈得不據實具奏但求是非之不枉何嫌前後之異詞哉今　朝廷之上功罪賞罰如鑑之虛如衡之平公但自信此心秉公任直紛紛之言不足為意况　朝廷又自有公論

答遼東巡按沈鶴石

辱示領悉順義所求督府已傳鄙意止之矣虜情不常宜隨機應之要當待以至誠要以盟約則貢市必可久而不變安邊制禦之策無踰於此書生不達時務難與言也外貴院帶管學校近給有新勑宜令人領去以便行事

答薊遼總督楊蜻川

屬將輕率寡謀損威辱　國殊不足惜但古北口要地素稱險峻乃賊至數十人踰垣而入肆其侵掠而

守者不知則置兵設險俱屬無用矣且賊初意止於偵盜原非設伏誘我者宗僑之出從者百餘人使人人致死未必便爾覆敗乃從者見賊先奔遂致主帥陷沒觀此舉措將來之事深為可憂轉盼秋防僕竊不安席矣今且先絕賊酋撫賞諭令縛獻首惡如處王杲事從容相機而行急則恐生他患其守臺守口及棄將先奔軍人宜以軍法重治察其尤重者戮數人以申軍令薊門數年安靜人心已懈天其或者借此以示儆乎若諸公當事者紐於治安不加戒備則其患有不可勝言者矣且南兵素稱敢戰今未効一

矢之力見賊先奔何以解於紛紛之議惟公熟計

答南總憲吳堯山言法律章奏

南臺試職奉教即屬銓部覆允但御史以原官試職理刑蓋使之習於事以待用也近來居是官者不知本職所在舍其當務而漫求他事以塞責居數月而考選實授祗具文耳一旦奉使觀風乃不知法律爲何物而反以吏爲師　祖宗命官責任之意幾於淪失矣近奉　明旨修復故事而御史大夫陳公即以實舉行甚稱　上旨試之日坐於堂上面加校閱舊日易卷代書之弊悉行釐革僕取其試卷觀之一一

親批其所殿最咸以招擬爲準不論章奏之通否蓋章奏議論人人能之若招擬刑名則非素究心於此者不可以虛言飾也賢哉大夫可謂霜空之鶚翰矣南北臺諫原無輕重今既新奉　明例以宜一體舉行且以公之高明峻整視陳大夫又奚讓焉

答閱邊郜文川言戰守功閥

承別楮所評騭一一精當比者古北口之事特欲借此以儆惕人心其實薊鎮屬夷促人要賞乘間爲盜自昔已然昨日豎子若不輕身出塞浪追則亦無此喪敗矣今四方所報殺官劫庫之事無歲無之中土且然況邊境乎薊帥非素嚴旨切責足以示懲若舉全鎮防守之功委無所損數年以來一矢不驚內外安堵此其功寧可誣乎猫以辟鼠爲上品山有虎豹藜藿不採又不以搏噬爲能也似當以公初擬爲當若欲爲之委曲除豁則可云據近日鴉鶻屬夷之事雖若防禦少疎然舉一鎮修守却虜之勞實於功名未損以此意措詞不知可否惟高明裁之大抵薊鎮之勢與他鎮不同其論功伐亦當有異蓋此地原非邊鎮切近　陵寢故在他鎮以戰爲守此地以守爲守在他鎮以能殺賊爲功而此地以賊不入爲功其

勢居然也至於調用南兵一節實出於萬不得已蓋向往非議者咸極言延寧邊兵入衛之苦爲之罷減四枝薊鎮分區而守罷一枝則一區失守又不可棄地與賊於是譚總督戚總兵乃建言昔在浙中部曲尚多素所練習者可頂所罷之數因以教練火器整理車營故不得已而用之今若以爲虛費而無用即當罷之則宜思戍守不可缺人或仍復入衛邊兵或於本鎮地方抽採不然　陵京重地寧敢忽視之乎此中事體其說甚長統俟面悉

答總督楊蹟川計處屬夷

辱示失守諸官軍俱法當其罪從此人心肅其有儆乎屬夷原謀止欲爲盜庸將喪敗實其自取今彼既有畏誅之意宜自從容處之但變只之說未可盡信乃自解之詞耳今仍宜厚結變只以絕其援盡革諸夷之賞以孤其黨虜貪而無親他日必自相夷滅炒蠻亦可縛而致也若歸罪變只是使之合其黨以抗我且啓西虜之釁矣

答總督張心齋計戰守邊將

辱示虜情俱悉公所以應之者誠爲得策矣今全虜之禍咸中於遼連歲彼雖被創我之士馬物故亦不

少矣彼既憤耻必欲一逞今秋之事殊爲可虞昨巳屬意本兵於貴鎮兵食比他鎮尤當加意臨期君的知虜賊所嚮當令薊人助守寧前使公等得專備東方如犯寧前則東西夾擊再一創之則彼破膽而不敢東窺矣公幸時時諭意李帥大將貴能勇能怯見可知難乃可以建大功勉之慎之爲　國任事之臣僕視之如子弟既奬率之又寶愛之惟恐傷也惟公垂亮焉

答山西崔巡撫計納叛招降之策

叛人背華向夷法當顯戮以絕禍本但所示二策似俱未善蓋今之虜情與昔不同昔未臣服故可用計處今既爲一家凡事又當待之以信諭之以理向者欵貢曾與之約云除板升徒衆既多在虜巳久許令照舊耕牧外自納貢以後我不受彼之降虜彼勿納我之叛人今彼納叛非約也宜令曉事通後明言索取之云往年所與王約誓者云何今聞有其人在彼其言云云凡此等人皆吾中國犯罪當死及貧困不能自活者乃逃往彼中以脫罪乞生耳其云云者皆妖言不足聽也往嘉靖年間有蕭芹者叛入虜中自言有神術咒人人輙死喝城城即崩俺答信之令人

押之於邊城試令喝之而其術無驗當是時俺答方就大同乞貢　中朝業巳許之會邊臣以此事聞　世廟惡之遂不許貢後蕭芹竟爲邏者所得梟首邊關此往事可鑒者也今彼既與我一家好惡同之我之叛人亦彼所惡萬一此事開之　朝廷必以彼王爲背盟約納叛人王雖欲輸誠欵　朝廷亦將不信則兩家大事從此壞矣王如曉事宜將此人及其黨與執送軍門　朝廷必鑒王之誠欵和好益堅賜賚愈厚何爲納此無用之人聽其妖妄之說而壞巳成之功失永久之利哉彼聞此言勢必聽從即彼不從

我常持此以責讓之使𡖖在彼則我之威信亦無所失曩此么麽幹得甚事今板升之人如此輩者何啻千萬即索之而不得亦惡足為輕重乎彼雖犬羊亦不可掇用術以求之或未必得而彼反持此以誑我矣惟高明裁之大抵虜情不能保其無變今中國之人親父子兄弟相約也猶不能保其不負況夷狄乎在我兢兢自治常若待敵小小變動勿遂驚惶勞擾但當耐煩處之隨幾應之期令無大失而已若欲事事完全人人守法則是以中國之所不能者而責之夷狄也有是理哉此事似宜與軍門熟計而行萬惟

留意

與總督方金湖以奕論處置邊事

近見山西巡按疏中言邊人叛入虜中者甚衆宜大巡按有書言擺腰人市時伏甲於邊外及黃酋遲延不肯就市其意蓋謂虜情有變也不知其中情狀何如其云云者皆實否幸惟明示又得崔巡撫書云家叛事似為未善僕已復書令其改圖不知可否亦曾聞此事否今錄回書併崔原書奉覽以便從事然會崔毋言得見其全況經一番變動得一番處置而其事愈固往時廟堂無定見一聞浪語即為動搖譬之低碁隨敵嚮往應手即下今則不然吾審勢已定窺敵覷變或無事而自補或棄子以求先此今日之局面也諸公當事者宜審計焉

答雲南撫院王毅菴

辱華翰領悉前奉詢滇中積貯以曾聞之礪菴云云將謂彼中尚有此數不意年來遂以解進今所餘但令所司謹守之以備緩急一二年間調停酌量內帑漸充加以北虜納款邊費少省僕朝夕所告於 上者諄諄惟以節用愛民為急此後搜括之令或可免下所以瑣瑣奉問者惟欲知郡國財賦虛實之數耳

礦金之害往大理李中溪先生亦曾言之第以此項專供 御用宮中視為額辦未敢輕議停罷稍俟機會當有處也續刻小疏一通奉覽

答南臺諫

承諭欲以拙稿付梓昨已致書王少方力止之蓋此帙雖無造膝密勿之語而其中亦多未發科抄布者若梓傳四方未免掩 主德而炫己長非入告出順之義也至於求存翁序首云云猶不敢當存翁吾師也翁昔以家 國見托今思昔所許者尚未能力踐其一二何敢以案牘糟粕之詞致辱名筆哉惟丈俯

鑒忠悃早爲停寢僕此意發自丹悰絕無矯僞若舍
曰欲之而爲之詞則穿窬之行丈諒僕必不爲也

答南列卿張崌崍

惟公雅望厚蓄昔被浮誣今始昭雪故暫借南寺以
迴翔遵養爲厚華翰遣謝深以爲媿前賤日蒙惠槩
未敢領仍宜查之主藏者

答督府吳環洲

辱翰教領悉炒蠻者與西虜婁只爲婚昨遂嫁言爲
盜者婁只也此薊人欲爲解罪之言昨已責之彼中
當事者言初報爲盜者屬夷也與西虜無與　朝廷

所欲誅者炒蠻耳此後勿得嫁禍於酋然僕料此事
必借公力而後能之公幸使人密說青黃諸酋勿與
惡人爲黨陷之以厚利偵知炒酋所在或誘之使復
歸舊巢則罪人或得也已令薊人緩[illegible]公幸留意廣

答山西崔巡撫

水泉之市不知在何時聞宣大互市兩撫院皆親臨
彈壓故得無譁水泉市日亦欲煩公一臨庶無他
又京師近緝獲一虜人初稱黃台吉部下所使爲細
者後審是公昔年所遣寫廖舉人僕者及呼廖舉人
面認之良是但不知公昔年何自得之也幸具道其
實以便處分當解送臺下隨宜安插若以爲奸細恐
因此遂生釁端也

答楚按院向明臺

頃以二三大事借留數月故未題代差期當在初冬
矣辱示江陵尹朱正色均差之議其中綜理精當詳
審此君初任人皆以爲刻核僕獨愛其明作今觀其
所建立必爲良吏無疑矣慰甚慰甚一條編之法近
亦有稱其不便者然僕以爲行法在人又貴因地此
法在南方頗便既與民宜因之可也但須得良有司
行之耳向所言棍徒艾姓者後竟不知何以處之實

憂生員歐效戢官事似宜正法以警刁頑

答南臺長陳萊峯

海洋失事非公言　朝廷豈得聞之人臣之義以不
欺爲本事有失誤當具實以聞至於恩威輕重則
主上明聖自有裁處必不有乖於情法之中也

答總督方金湖

貢市三年論叙與昨閱視舉劾並於一時雖若有防
然閱視以八事爲殿最貢市以款虜爲勤勞閱視優
於要戎貢市逮於卑官固自並行而不悖本兵前已
題定自宜循例舉行但已加恩者或不能過優耳白

卽晌李之說荊敬所已曾告之於僕但追思當劉國
被劾時僕卽面問本兵譚公此人若動孰可以代之
譚卽應曰白可又云若論才力則麻錦爲宜獨恨其
多方營求爲可惡耳渠倉卒之間卽以名應似非有
夙諾者況既惡麻之營求又豈肯曲詢於白乎云云
之議未必非劉麻搆之近來將官彼此相傾甚於文
我此中隱情亦宜徐察之也奸細之事誠如尊教近
所獲者皆未必眞已隨宜處之矣

答潘巡撫

寧州之賊從來已久事關兩省宜約會夾剿之庶可

收功固難以旦夕定也新除兵憲恐不足以辦此銓
部誤爾陞授僕知而使改之則無及矣公試觀之若
果不相應當速奏調改又公退居既久近來政令或
未盡知宜查近年　旨意并題准事例有與撫按相
關者籍記而時閱之則自無廢格錯謬之虞矣

答河道吳自湖言蠲積通疏海口

項蠲豁舊通乃發自　聖心僕不過仰承之耳然須
得良有司悉心綜理庶幾　主澤得以下究惟公留
神海口疏通淮揚之間歡聲雷動從此人得平土而
居緊誰之力與以此知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人存政

舉非虛語也比者暫行薄賚侯玄圭既告之日仍當
有殊錫焉派磚事江南撫按諸公咸以爲難措而司
空又以近日工作浩繁不肯爲之一處惟公裁之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

鹽徒執捕海風覆舟在往時誠爲常事若一一責之
該道將領人將何所措其手足宜尤有不平之鳴也
但按操使者見近日屢有嚴　旨惡人欺隱故一有
所聞卽倉皇奏報以爲他日脫罪之地項王少方有
書來亦言屢勸止之不從蓋自爲之心重故不暇爲
人謀耳要之　主上睿明揆度事理衡鑒明允其輕

重予奪必不有乖於情法之中王大參僕欲大用之
何乃以小忿決不就幸諭安之

答總督楊晴川

賊夷犯順仗義執言以討之戮其渠魁赦其脅從理
之正也但賊既畏威遠遁猷駭鳥舉難躡其踪而揚
兵出塞之舉竊恐薊人亦未能辦也若賊首果眞心
悔罪執送爲逆頭目一二人散夷數十人歸其所掠
則姑宜宥之徐爲後圖吳環洲示强示弱之言是也
辱問草草

答方金湖

六貢告成邊圉寧謐雖　朝廷有道守在四夷而公
經綸之略安攘之勳庸可掩乎敬仰近聞虜酋與察
罕搆隙日深此正吾用奇之日使之禍結而不可解
則薊遼之間可以安枕而西鎮之貢市愈堅矣宜多
方以間之他日奇功偉績必爲公所收矣

答閩撫劉凝齋

鳳賊之敗潰本之皆公謀也頃部議但據報功之有
迹者覆請行賞實未足以酧其什一也然人臣事君
寧使功浮於食況　主上聖明有功者雖微必錄雖
久不忘尚當有大畀焉

答遼東巡撫張心齋

連日不聞虜報彼既得利於海西必且歸其所掠未
能復逞但遼左之事多在深冬宜加意防之虜性惟
論強弱讐隙一搆報復不已王台既被襲虜讐恨必
深彼素效順中國父子俱蒙恩賚其德我也亦厚宜
急以計結之俾爲外援則北虜之眞情可得而我之
藩籬益固矣惟公熟計而審圖焉

答吳環洲

前辱示邊事公高見遠識甚合鄙意膳房堡事僕正
恐觀風者輒行奏論致駭聽聞擬作書止之不意大
跳隨至而沈君亦遂匆匆參劾將官蓋渠惟懼以隱
匿獲罪勢難中止又連及別事則過矣夫疆場之間
小小破綻未能全無要之於大計未損若遇有事即
行處置一番於大計反爲有益顧若不察耳今都邑
之間猶有白晝剽竊劫庫殺官者況夷狄乎薊門三
衛服屬二百餘年矣捉人挾賞猶不能一一盡詰乃
可責之驕悍新附之虜乎要在當事者隨宜處置譬
之於犬搖尾則投之骨狂吠則擊之以箠既箠而復
服則復投之投而復吠則復擊之而可與之較曲直
論法守乎前有書與方公方答書云耐煩二字邊臣

宜書諸紳誠然昨部覆已明只如公前議行之然僕
料虜已中餌決不舍貢市之利以理責問必無不從
者

答雲南巡撫何萊山論夷情

道從巳抵貴竹慰甚所示安酋事具見高識遠猷
朝廷可遑南顧之憂矣追念安酋庚午之事本守臣
處置失宜所致及釁端已搆遂欲調三省之兵捐數
十萬之費以剿之僕竊以爲非計乃選用阮沙城巡
撫授以五章之約阮公幸用吾策不用一卒不費斗
糧而黠酋稽顙繫組納質請罪此已事之明効也夫

王夷雜種譬之狐鼠鼪鼬據險爲固得其地不可耕
也得其人不可使也以　國初兵力之強　高皇帝
之威豈不能盡野而郡縣之勢不可也其種類忿爭
相殺固其性然又非可盡以漢法繩也究觀近年之
事皆起於不才武職貪黷有司及四方無籍奸徒竄
入其中者激而搆煽之星星之火遂成燎原守土者
又不深爲地方長久之計輕信偏辭遽爲騰奏小則
搆訟大則用兵驅無辜之民置之鋒鏑以爲夷狄報
佹幸而勝兵罷財費將吏冐賞於　國家無秋毫之
益不幸而敗三軍暴骨損威傷重其禍又有不可勝

言者此已事可鑒也故僕以爲制禦土夷之道惟在
謹修內治廉察邊吏毋令貪吏需索結怨起釁禁戢
四方奸徒毋令教唆播弄致生嫌隙鎮之以威示之
以信毋以小術欺誘之但令遵奉約束不廢貢職而
已此外不必過求其中或有爭忿相訟者兩是而俱
存之槩行會堪亦毋輕爲奏請待其彼此相戕勝負
已決吾視其理直而爲衆所服者因而撫之理曲而
爲衆所不悅者因而除之即疆埸定矣何致紛紛勞
民動衆敝內以事外乎南北夷虜之勢不同其處之
之道亦異管見如此惟高明擇之

答陝西學道李翼軒

近見關中錄文甚佳多超曠之見知必出於執事之
手爲之擊節者久之所示西略一一領悉眷育之事
已成夢幻不足復論不穀於執事相與深淺執事心
知之

答吳道南

承示辯揭殊足發笑是非混淆一至於此南疏必有
嗾之言者不察耳先是部院訪单其說尤多大抵皆
忌者之言故銓部議欲從重僕再三爲理乃得量移
然被誣已厚矣世味人情不過如此區區昔與執事

有世緣出世緣今天下幸而無事區區且欲解簪務
從赤松子遊矣覺與執事世緣已盡再結出世緣耳
執事肯從我乎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荅兩廣凌洋山

羅旁之役聞已獲功萬餘計所鹵獲又當稱是即有逸伏諒亦無多宜秉此勢多方招徠開其生路隨宜處置務絕後患則一勞永逸之策也事定後稍用狼兵更番屯守諸善後事宜次第以聞

荅總憲李漸菴言驛遞條編任怨

近來驛遞困敝至極　主上赫然思以釐振之明旨屢飭不啻三令五申矣而猶不信承教謂外而方面內而部屬以上凡得遣牌行者有司不敢不一一應

付若如　近旨但無勘合者皆不應付則可盡復祖宗之舊甦罷困之民夫有司官卑豈敢與大官相抗所賴以行法振弊者全在撫按耳撫按官狃于故常牽于私意而責有司以奉法令抗大官勢不能也朝廷欲法之行惟責之撫按不責之有司異日倘有犯者或別有所聞則抗命之罪必當有歸昨決囚之事可鑒也條編之法　近旨已盡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當宜民政以人舉民苟宜之何分南北白令訪其在官素有善政故　特旨留之大疏為之辯雪殊愜公論惜公不倡言于　朝廷而獨以私示于僕也天下至大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成唐虞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十二牧十亂同心周公乃昌僕今不難破家沉族以徇公家之務而一時士大夫乃不為之分謗任怨以圖共濟亦將奈之何哉計獨有力竭而死已矣以公知己敢布區區燃修譔攻青詞殊宄排衆怪乃先父及禍李公方為正卿秉用不隨人詆誹雪憤而更有救援之疏李公真君子哉

荅河道吳自湖計河漕

高郵湖堤聞甚堅緻一年之間淮泗安流土可作乂公雖不自以為功孰得而掩之哉竇應堤工便可次第修舉玄圭告成當有殊典矣項丹陽淺阻當事諸

公畢智竭力僅克有濟懲前慮後預為先事之圖可也昨見擬運陳道長建白俱切事理其言黃河故道不知可復否望公虛心一商之如有定策幸先以見教今宇內之事漸已修飭庶幾小康惟河漕恒往來于懷而今之時肯為　國家任事者絕少不能不厚望于公也

荅河道潘巡撫

屏示江右金花銀亦係已徵在官之數不准抵補伏奉　聖慈特允免追蓋　上之至仁也

荅總憲李漸菴言人臣節儉之義

往者奉書奚有所獻誠有激于衷也比辱華翰不責其愚深自引咎其鋭然有爲確然不回之意溢于詞表讀之再三無任慰仰夫人不激烏能有所樹乎古之以道義相磨切者義蓋如此至謂今之財賦不啻于 國用之繁而竭于士大夫之侈縱誠膏肓之藥石也郎使 國用果繁爲士大夫亦當分任其咎蓋以下奉上臣民之分而士夫者又 朝廷所用以治民者也今乃剝上剝下以厚自奉可勝嘆乎顧積習沉病已久非痛懲之不能挽也語曰得時無怠羨根躍馬猶恐失時今欲爲 國家振久頹之習建百世

之利茲其時矣惟高明留意焉

答閩撫龎惺菴

僕之傾向于左右自公在臺時已然此亦公所自知也中更多故不獲引置于雲霄然鄙心未嘗忘頃以閩臺虛席乃得遂其夙心然公困躓久矣今不引之康莊而復損之畏途者良以此中人情多變借公威望彈而治之而公因此亦大有所樹植以塞忌者之口則由此升亨衢執鈞鉉其勢爲易則僕之所以忠于爲 國而篤于薦賢者之赤心也至于主持公是權抑浮枉則年來 廟堂之舉動公既聞之矣又何慮焉如有地方事宜不防一一垂示

答織造許樞使

辱翰教深荷雅情頃見發下解進段疋等件俱厚熟密緻與近年所織不啻霄壤而價值乃與市估無異且官無私獘民不苦勞嗟乎使今之奉使者俱如執事則何事不可辦何功不可成乎敬仰敬仰頃得皇上面加獎賞生亦極力稱薦執事將來大授之基已培于此矣願益堅雅操以永終譽

答總憲張崌崍言用人

頃借公于上谷也將有難鉅之托也乃竟不得如願

令人悵悵久之千霄之材何患不登明堂但僕謝事有期不得托附于梓人殊可恨耳大君卿典己屬所司如例請 允別楮所薦諸賢皆一時之俊處吾夾袋中寧止朝夕雖未免各有所短然 堯舜在上僉受敷施取其所長皆爲國器若諸公能不恃其長刮磨徽纇致其瑩美則希世之寶矣辱示敢并及之薄奠敬因使者布之太君仙几

答總憲葛與川論友道

今之隱退者皆以通書政府爲嫌僕竊所不取夫古之君子以道相與出處語默曾何間焉況大臣雖在

畝亂猶懷廊廟之慮所爲居政府者非其僚友則其素相知也其人賢耶固當告之以四方幽隱以贊其廟堂之慮不賢耶亦當匡救其闕而教督其所不逮俾無致疾于國于民斯古之君子所以篤交誼而不怠　國家也自翁歸政府三奉教言輒三嘆之夫翁亦猶行古之道也但所奉書詞徒聞溢美未領切磨將行古之道而未盡耶毋其人之不足以莊語耶

答翰林王弘齋

往事僕所深知恨當時未倍　國議之末徒旁睨私憤爲公竊置一喙若如今日則固已滌濯而致之青

雲久矣豈令公抱沉痛于衡門哉犀華翰感今追往益用惋惜堯舜在上翁受敷施期不使鄧林有一材之斷願公靜以需會焉

答滇撫王凝菴

前承厚貺郎璧付令弟以不穀之辱愛于公誠不宜例拒但近年交際久廢欲借告知厚者以解于衆人耳萬惟亮恕諸所舉行畧覽一過鑿鑿皆有益于地方造福于滇人不淺卹刑者乃勦其說以市恩淺之爲夫也憲綱一書雖屢經申飭而臺中竟不遵行蓋惡其不便于已然欲去其縶公之此刻亦取忌之一端也前撫鎮不和之說蓋彼有懲于山右之事故爲此先發制人之舉自彼疏來後撫鎮僉無一言安在其爲不和耶此是以知其說之謬悠也相處無幾亦善遇之

答宣大王巡撫言薊邊要務

宣薊唇齒之勢異時兩鎮視如秦越虜禍中于薊則宣人安枕雖得虜情不以實告今移公于宣者所以爲薊也撫鎮協和文武輯睦邊境之利也而好事者反以此爲忌往者南中之謗未必不自此中啟之去歲微聞閱視君亦有此言今去公于薊者所以全公

也近日薊臺有缺每從司道中進以其習于薊事也而好事者亦用此爲忌每言薊中之任皆取總兵所欲者而用之昨見公移鎮輒私語曰代者必某人也是總兵所喜者也斯言也不惟不利于總兵且不利于司道也故出其不意而遠求于林下之人乃陳公又僕素所援用者其人達于事理不吐不茹蕭規曹隨必獲同心之濟故用陳公則公雖去猶未去也僕十餘年來經營薊事心力俱竭令一更置間而其用意之深如此他人安得知之恃公至厚故敢畧陳其縶新本兵雖頗不悅于薊人然亦非故作異同者況

今大事皆僕面奉　宸斷而行渠安能逞其私意輒有所更張乎頃聞外間云云僕卽以曉之渠亦深省恐彼中将吏未達此意或懷疑懼願公譬諭之也近日俺荅報𡈽虜東犯其言不虛然此時尙熱或就邊住牧窺吾之隙宜愼防之人嘗咲南兵無用徒糜厚餉今若乘其入犯一戰而勝則羣喙自息而虜亦雞謀去歲曾屬戚總理以援遼之策乃渠所以復于我者其計甚迂殊失鄙望今虜若窺薊則患在頭目又非若于鄰之震矣願公以義激之使僕藉手以告于上且以杜讒謗之口此機不可失也

荅徐太室言釋怨爲公

別楮領悉但舊僚之疑似猶未釋僕非姑與觧脫也今春南說之興其所由來實與舊僚無干僕平生遊于宦途但願人解怨不願人結怨况本無怨之可釋乎願公之自信而薄責于人也沙市城議恐勞費難成幸姑已之

荅薊遼總督

賊至數萬則其患不在遼而在薊葢虜每入寇亦必賫本遼左荒鹵人畜蕭疎羣數萬之衆駐荒曠之墟掠野則得不償失攻城則非其所長况當暑雨之辰馬疲弓觧馳騁復難虜之入犯求鹵獲耳以若所爲求若所欲雖至愚其必不出于此矣近來每于暑月輒報十萬二十萬旬日之間復言出境遼之守兵不過萬賊若至二十萬則各處墩堡皆可蹋平彼復何畏而斂衆以退乎凡此不達事理之言僕所未觧也遼左數年雖頗有獲損失亦多薊門十年以來一矢不驚軍民安堵較其績效孰少孰多而論者于此則百計摧抑之于彼則多方掩護之昨該鎭巡按遇虜僅以身免若令薊門有此事則內外不知有多少劾疏矣而彼中方盛張功伐以掩其事巡按亦破膽結

舌而不一言如此尙爲有公道乎昨令本兵從公議行賞罰以服人心之旨葢爲此也遼薊皆公所轄何親何疏　朝廷視之亦何輕何重但賞罰功罪須至公至平人心乃服人心服而後可責其用命也屬公至厚故敢直披其愚亦勿令薊門将士知之恐生驕悍也本兵新任頗惑于昔年南兵坐食之言傳聞洶洶遂謂将有所更置僕知而譬曉之彼乃深省近來帖然無異公與薊門將帥但一一務實修守以爲戰備一切浮費繁文悉從劃革臺上戍卒無事不許擅離尺寸但能拒賊不入卽爲大功不必有所斬獲

經之議僕自爲之主持無事疑慮若空言無實一旦情事則 國法森嚴區區亦不能終庇之岳君已屬之銓部如擬陞用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計套虜

套虜當未納款時不知曾往來內地否若先曾往來而今款順反禁其往來恐彼未肯服也夷虜彼此侵盜乃其常態今彼雖款順亦但能約其無爲邊患而已若令縛其手足不令西搶恐彼亦未肯服也順則撫之逆則絶之在各鎮自有機宜不相牽制昨宣府小酋作孽已即絶其貢賞欲出師問罪彼酋懼而罰

治請贖然後賞之照舊許貢此在宣大且然況他鎮乎今後彼若往來經由邊臣即宜收斂城守使人問故彼若以西搶爲詞則與之約令速行毋得戀住恐傳聞不的 朝廷知之以爲汝有他意致壞貢市大事彼若順從則少加犒賞以懷之若不聽約束故行戀住則申明盟約以驅之驅之不從或又侵犯則調兵以擣之諒彼往來不過一二枝衆亦不過數千未必各部皆如是也順者撫逆者剿逆而又順則又撫之順而又逆則又剿之臨機觀變何常之有至于虜衆經過或小有侵擾此雖內地官軍猶不能一一遵

守紀律況夷性乎且前已陪賞不必過求矣本兵前覆邢道長疏言之已盡頃大疏不過以邢有疏恐他日責以不言耳然部覆備矣辱垂問敢布區區

答滇撫何萊山

安氏事如公所措畫彼必遵奉安插未了之案可完結矣得先後華翰所論夷情每與曾司馬深加嘆服公之忠於任事敏於剸割僕所素知然不謂其詳重停妥如此也雖有吳干必試而後知其利信哉望益懋勳庸以需大受

答少宰楊二山言條編

條編之法有極言其便者有極言其不便者有言利害半者僕思政以人擧法貴宜民執此例彼俱非通論故近擬 旨云果宜於此任從其便如有不便不必強行 朝廷之意但欲愛養元元使之省便耳未嘗爲一切之政以困民也若如公言徒利於士大夫而害於小民是豈上所以恤下厚民者乎公既灼知其不便自宜告於撫按當事者遵奉近 旨罷之若僕之于天下事則不敢有一毫成心可否興革一順天下之公而已

答河道吳自湖

高郵堤工聞已告成乃久未完報者想以大工並竣
新水暴漲慮有變態欲俟其堅定乃完報耳但聞與
暴之間河塘潰決復成巨浸未審何以拯之河流既
自復故道當無俟開濬承教挽淮入河之策甚善考
其信地雖多屬河道衙門然公欲爲　國家萬年之
計救淮揚目前之急想當視爲一家同心共濟也議
定幸卽見聞此既關係來歲漕計自不容不預圖也
年來方內又安庶幾小康獨河漕一事時往來於懷
而當事諸公亦既殫厥心力矣乃竟不獲底于平成
豈所謂可能者人不可能者天耶奈河實應湖工亦

宜次第修舉

又

他人一聞行取之報恨不能卽日釋去重負而李君
乃自願留任以就湖工其志量忠慮不啻加人一等
矣卽加敎屬銓部暫留在任不防他日續選且前題
奉　欽依賢能有司在任年久遇行取之日超等選
授科卽授左右給事中道卽免其試職徑與實授此
子果者有成績當破格處之以酬其勞便中或可諭
以此意俾得安意供事也

答石麓李相公

去歲或傳云老伯已捐館舍然久之不見有請恩恤
心竊疑之生是久鈌吊唁歉甚茲辱示大疏卽屬所
司覆允䘏葬典有加焉益　上之篤念舊老而推本
所自如此弟於是乃敢以生芻薄奠因歸使而布之
然凡承以老伯隧碑見委弟雖不文素辱同氣之愛
敢不敬承但嘉貺非所敢當輒以璧諸使者拙作俟
秋冬間呈上也近聞中玄疾甚已成痿痺可嘆明年
主上大婚弟將告老矣而翁又抱此大戚宇宙茲
深相見無日感今悲昔愴然爲懷奈何奈何

答總督張心齋

遼東素被虜患公在兵間勞苦久矣僕無一日不往
來於懷欲少休驥足顧未有間也不敢忘不敢忘虜
之欵塞貢市其情近眞但爲　國家長慮未可許之
公所以縻之者甚爲得策然今虜禍方中于遼遼以
一鎮當全虜之勢兵疲力寡不可不亟爲之慮也公
宜長策不妨披吐以聞當別有指揮

與張心齋計不許東虜欵貢

西虜俺答之求貢自嘉靖十六七年始矣我畏之而
不敢許然當其時　廟堂失策制禦乖方雖許之固
未如今日之欵順也比以那吉來降歸之以禮彼遂

感恩慕義執我叛人俺申前款我乃因而許之蓋權
綠奏合名義正大故當時紛紛之議皆以爲不可許
僕獨以爲可皆以盟約爲不久僕獨保其無他蓋度
彼既感吾放麑之恩而又適愜其平生之願芳餌入
口不能自脫夫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今東虜于
我非有平生懇款之素也非有那吉納降之事也非
有執叛謝過之誠也侵盗我內地虔劉我人民其迫
脅無禮如此堂堂　天朝何畏于彼而曲狥之乎且
西虜以求之懇而後得之故每自挾以爲重今若輕
許于東則彼亦將忽而狎視之他日且別有請乞以

厚要于我啓釁渝盟必自此始是威褻於東而惠竭
於西也故在今日宜且故難之以深鈞其欲而益堅
西虜之心異日者東虜之敢大舉深入以西虜爲之
助也今東虜有求而不獲則西虜以我之重之也亦
挾厚賞以自重必不從東虜矣虜不得西虜之助則
嫌隙愈搆而其勢愈孤而吾以全力制之縱彼侵盗
必不能爲大患是我一舉而樹德于西耀威于東計
無便于此者矣昔人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
主上冲年　國家幸而無事宴安鴆毒將發于不
虞盍姑釋此以爲外惧乎僕懷此意未敢語人兹因

詢及敢略陳其槩雖然遼人病矣語曰頭痛治頭足
痛治足今虜禍方中於遼遼以一鎭當全虜之勢病
在足之時矣不急治之且將爲一身憂遼人素稱忠
勇但苦兵寡耳然欲足兵必先足食兵食既足乃可
言戰一戰而勝則東虜之氣挫而西虜之奸益堅此
數世之利也願公熟慮之

答總憲董嵩河

僕生平所推轂保護天下賢士甚衆然皆不令人知
昨所闡於左右者非市德也蓋欲公知天下公論未
嘗盡泯而益堅任事之心也乃辱華翰深用爲愧關

山議設專官事已屬所司覆行矣

答河道吳自湖計分淮導河策

前奉華翰報高郵工完時已微聞維揚水患不減去
歲矣夏已如此秋當何如今但保高郵堤工不壞猶
足捍禦灰石初合卽經衝嚙豈得無損惟隨宜補葺
九堅一瑕固不害爲成功也聞縉紳之言河既從故
道入海淮又合于江淮河分北而行于地方亦甚便
利所可慮者天妃以北中閘五六十之淺涸有防于
運道且鄙意謂挽淮逆上其勢爲難而上陽高寶之
間所不足者非水也若就淺處別疏一道或引水建

開以爲運艘由淮達河之路而縱淮入江以復乎孟氏之言比之挽淮爲力似易其消流自由故道入海宜因其勢而益導之使河淮永不相合則淮安從此可免昏墊而於運道亦無所防但俟自來未經此地不悉其曲折獨以意度如此謾呈以備採擇黃僉憲告病以楊二守代之俱如尊諭屬所司覆行但黃昔以才望薦用今未見成績輒以病去不能無托避之嫌今既以楊代須委任責成毋使後人效之也人臣既已委職受寄宜思分義所當盡者若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國家何賴焉

答憲長周友山言弭盜非全在不欲

辱華翰佳布之恵深荷雅情且諗憲從即駐寧州因以彈壓姦宄拊綏善良甚休甚休葢聞聖王殺以止殺刑期無刑不聞縱釋有罪以爲仁也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孔子箴病之言是時魯失其政寵賂滋彰故言此以警之若謂徒不欲可以弭之無是理也夫人之可以縱情恣意有所欲而無不得者莫踰于爲盜而秉耒持鋤力田疾作束縛以禮法世之所至苦也安於其所至苦無所慊而自不爲非者雖良由曾史爲然今不曰吾嚴刑明法之可以制欲禁姦也而徒以不欲率之使民皆釋其所樂而從其所至苦是天下皆由夷曾史而後可也舜不欲之君也皋陶不欲之相也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猶不能無明刑作士以威之況其餘乎異日者有司之不敢捕盜也以盜獲而未必誅也不誅則彼且剚刃于上以毒其讐而合其黨故盜賊愈多犯者愈衆今則不然 明天子振提綱維于上而執政者持直墨而彈之法在必行姦無所赦論者乃不惟舜皐之所以致理者而獨用儒者姑息之說衰季苟且之政以撓之其無乃迂 明詔而詭 國法乎執事當弭盜之任而華翰

所云又似不狥俗以爲是非者故敢畧陳區區惟高明裁擇焉

與蕭伯曾湯栢

不穀猥以菲薄謬膺重任日夕惴惴焉惟顛隕是虞今賴 天之靈 祖宗之佑目前景象庶幾小康寔主上聖明 國家之福也不穀何功之有焉頃辱華翰獎許逾情援引經義謬以古哲皆非謭劣所敢當也愧謝碓菴高明況毅秀雅而文他日必爲 國家柱石不穀於 國無所裨補惟思推轂英儁以共襄王事然追念生平所夜寐可托之久要如碓菴者

一人而已既以自愧亦以爲公慶豚兒寡學濫竊科
名遠辱遣賀兼拜珍貺感戢莫喻茲因鱗便用布穡
悃別具侑東統惟鑒存

答樞使張容齋

別後各撫按諸君咸有書來言台從所經禁止餽遺
節省供應雖交際常禮一切謝却蓋縉紳大夫仰翁
之賢固非一日乃今所見又過於所聞宜其稱揚頌
說之不已也慰仰慰仰二南素被王化而翁又悉心
簡求他日必有膺掀塗之選者大疏至即屬所司整
備奏覆矣人去草草附候

答薊鎭巡撫楊楠川

辱示援遼之議前說爲長幸留意審畫以俟一舉但
聞大議亦已質之本兵本兵遂列之防秋疏中以未
定之說爲 廟授之算殊可笑也且此舉本欲出奇
制勝以圖非常之功非可歲歲徵調以自疲其力也
用奇之道疾如脫兎若歲以爲常又舉一鎭之人償
前那後接踵而移此漕舟挨幇之規非兵家握奇之
算也

答福建巡按商燕陽

劉凝齋以任事致謗公論不平非執事秉虛公行直
道孰肯爲之極力昭雪乎非獨劉一人之感將以持
是非之衡而作任事之氣其有裨于世道不淺也慰
仰慰仰

答河漕傅后川

河漕意見不同此中亦聞之竊謂河漕如左右手當
同心協力以期共濟如所見必不能合宜亦各陳以
俟 宸斷不宜默默而已 國之大事不防公議事
君無隱豈爲失忠厚之道耶

答總憲陳我度

昔借公於蘇松定出鄙意乃執政者謂公有私于雲

間也遂有按劍之疑是時讒慝盈朝僕雖深知其枉
弗能救也然于是恒以爲歉茲幸 英主御極大明
當空振幽啓順以與太平之治僕乃敢以公進然不
徑登之廊廟而置之節鎭者則以薊門要地暫借重
望以輯睦文武計寧邊圉共襄安攘之業耳簡命旗
頒與情胥慶比聞旌節已至尤慰鄙懷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言嚴治爲善愛

辱華翰及別楮捧讀數過不勝浣慰不勝敬仰蓋吳
中財賦之區一向苦于賦役不均豪右撓法致使官
民兩困僕甚患之往屬陽山公稍爲經理而人心玩

假日久一旦縣繩以法人遂不堪謗議四起然僕豈
不爲動任之愈力今觀公所措畫不吐不茹式和厥
中積歲恃頑强梗咸頓首祗奉約束蓋至是吳人始
知有法而陽山公之經理于始者賴卒成之矣雖然
此吳人之福而彼不知也夫富者怨之府利者禍之
胎而人所以能守其富而衆莫之敢攘者恃有 朝
廷之法故耳彼不以法自檢乃怙其富勢而放利以
斂怨則人亦將不畏公法而挾怨以逞忿是人也在
治世則王法之所不宥在亂世則大盜之所先窺爲
能長有其富乎今能奉公守法出其百一之蓄以完

積年之逋使追呼之吏足絕於門巷馴良之稱見旌
於官府由是秉禮以持其勢循法以守其富雖有金
粟如山莫之敢窺終身乘堅策肥澤流苗裔其爲利
也不亦厚乎故僕以爲此吳人之福而彼不知也夫
嬰兒不剃首則腹痛不揊痤則寖疾而慈母之於愛
子必剃且揊之者忍於其所小苦而成其所大快也
僕竊以彼中於執法之吏當户而視之而又何謗議
爲哉況今 明主在上是非審覈即有流謗適足以
速禍而自斃耳何能爲何能爲願公益堅初志以永
膚功

答向臺長

近得家信言執事有愧於寒舍甚厚舍弟輩以夙有
省戒不敢承領已即返諸來使竊計執事業代不啻
趙璧之果完否也唯幸查照前屢承嘉惠俱未敢當
不圖執事之終不見諒也

答河道巡撫

孟瀆既闢練湖亦有次第甚慰懸切但聞下圖田庄
俱已查革而道墩一區巋然獨存人以爲法未盡行
也吳欽相閱本部議欠妥當時僕曾吩司徒以此事
經二百年雖少偏累而相沿已久無可奈何一旦更

之恐衆不服而渠固求允議今果有此實自貽之慼
然淵係地方大故或至倡披後難收拾奉公責該道
有司委曲善處消患於未萌可也奏對拙稿聞時私
刻留傳後人耳而偶以一冊寄之陽仙意渠遂鋟梓
今望公勿多傳蓋其中窮勿造膝之語雖不盡載而
諸所論建亦有留中不發者顯以示人非入告出順
之義也幸惟裁亮

答宋陽山

徽州絲絹事 明旨處分已盡撫按諸君奉而行之
可也此事雖由殷石汀議處欠當然既奉欽依則令

上出乃不行申訴輒糾衆鼓譟是抗王法也此而不懲則海內效尤漸不可長當事者動以激變爲言挾衆勢以脅　朝廷非所以佐　天子振紀綱而符海內也且以北虜之强南夷之獷　朝廷折箠而制之皆反首繫頸絷致　闕下彼素稱衣冠文物之區渠敢反乎有以待之不足畏也

答吳總憲

李總戎以死勤事殊爲可憫代者王君以其久於粵西故用之頃得家信言公有餽於寒舍甚厚舍弟輩以夙有省戒不敢領即以璧諸來使謹以原帖納上

幸惟查照往者屢辭嘉命未蒙見諒後若再及不敢不以上聞恐彼此俱弗便也

答楚學道金省吾論學政

辱諭示知道從已入楚欣慰楚中士習久敝頃公一振之上稍稍向方然其志未定也仗公之重再加振飾庶幾丕變至注曆所宜不外乎華翰遵　勑諭三字而已夫以孔子之聖平生所志惟在東周生今反古深用爲戒老不得行其道循修春秋以存周典此豈以周之法獨善于前代哉蓋爲下之禮宜爾也今世俗皆曰願學孔子乃不務遵　祖宗之典以服官[illegible][illegible]而好言上古久遠之事以異趨爲高動循衰世苟且之政以狥情賈譽此豈聖人所謂爲下不倍哉惡在其爲遵孔氏也不穀素無學術謬膺重任思所以鼓鑄鈍佐　明主者惟日取我　祖宗之法度修明之然十猶未二三也竊以爲今之教士與士之爲學皆如不穀之所以事　上致理者而後有得於遵孔之義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答閩撫龐惺菴

辱華翰領悉大疏俱屬所司一一議覆軍餉既有剩餘如擬蠲負以寬民力然非前人任怨催併則公庾

安得贏餘舊逋安得蠲免諸葛孔明云法行而後知恩正此之謂今人不達于治理動以姑息踈縱爲德及惟於辟然後從而罪之是罔民也僕秉政之初人亦有以爲嚴急少恩者然今數年之間吏斤斤奉法循職庶務修舉賢者得以効其功能不肖者亦免於罪戾不蹈刑辟其所成就者幾何安全者幾何故曰小仁大仁之賊也子産鑄刑書制田里政尚威猛而孔子稱之曰惠人也然則聖賢之意斷可識矣以公之高明深識治體者敢質此請救錢法原以足民非爲興利然足國之道亦不外此蓋世間銀少銅多公

私之費皆取足於銀故常患不足今化銅爲寶則民用益饒民用既饒則上供易辦故足民亦所以足國也閩中錢法通利此地方阜安之兆可喜幸公因其勢而導之

答戶部王疎菴

僕平生無他行能獨好推轂天下賢者自在詞林迨國入政府其所保護引拔寧止數十百人然以爲非爲私也乃僕以誠心求賢而人不以誠心相與若乃披肝膽見情愫一心奉公不引嫌不避怨與吾共圖國家之事者如公亦不多見向以求歸懇切不

得已暫遂高棲別後惘然如有所失比聞太君康壽道體安和宿恙全愈當此清明之會忍遂忘情于斯世乎倘沓然回轍當虛一席以俟豚犬寡學濫竊科名猥辱遺賀彌用爲愧厚貺槩不敢當輙附使歸璧草草附謝

答守備太監王函齋

辱華翰知道從已入郢欣慰書中謂莅事之初未遑施措惟有兢業只此兢業二字便是施爲之本堯舜之所爲聖者亦不外此幸勉圖力踐他日入莞內樞楨驗業垂名青史可預卜矣敬仰敬仰門下未及下

車輙煩遣使存問老親念此雅誼惟有銘感此後但俯垂存念即是惠及蓬廬不煩[illegible]禮致累清德也

答薊遼總督方金湖言俺酋西行不利

北虜貢議公實始之蓋八年於茲而夷情愈順邊鄙用寧公今入朝又克終其事矣凡此大功固宜銘之太常垂之青史豈特一時賴之而已乎虜酋西行既決難以挽留邊人咸恐此酋既去來年貢市或不如初不知虜人嗜利觀其會三鎮之人與之盟誓而去彼蓋猶恐吾之有變背自渝負以失大利乎要在邊臣善加撫馭毋自失信以起釁可也但僕料老酋此

去必不利渠本無去意但爲切盡所迫黽勉從之諸部亦不樂行衆心不齊戰必不力一也自款貢以來豢縻于中國之服食志驕氣惰不足以當瓦剌新銳之虜二也南畏中國東畏土蠻牽制內顧勢力自分三也三者皆兵家所忌故曰必敗之道也公試觀之

答河道吳自湖

辱翰示知淮已歸流水勢漸退慰甚河患自古記之有非人力所能勝者但僕今謬當大任一聞愁嘆哀號之聲痛心疾首雖智力短淺濟時無策然不忍坐視民之失所而不思以振救之也淮水既已會河則

之說無煩再議高郵堤加以木城眞萬全之策
寶堤既難舉李尹留之無所事事咨部赴選可也

答巡撫高鳳翥

兩辱翰示具悉同心之雅感謝前奉書謂宜止虜酋之西伐猶未知彼有約三鎭訂盟之舉也後見金湖疏謂彼西行已決僕亦以爲不可止矣今觀答公書則其意尚狐疑僕前書所料固不謬也然此酋不去則已去則必敗彼既年老志偷而其衆皆不欲行又狃於我之服食已久無復曩時之飈疾以驕惰不習之兵當死刺新銳之虜其勢固不敵也且南畏中

國東畏察罕力分而勢渙強行而衆疑故曰必敗也今既以書勸止之已見公相爲之意此後但宜任其去留不必固止彼去吾亦利不去吾亦利也

答四川總兵劉草塘

辱華翰深荷雅情厚惠槩不敢當輙璧諸使者不穀素以薦賢爲心又見近日武氣不振故每每曲爲保護與卒然以爲　國非以市德於左右也頃向確菴公一言之渠必以告統惟鑒存

答兩廣淩洋山計剏善後

羅旁之役初意但恐宿寇初除根株未盡姑少遲建設以俟人心之定會新司馬亦以此爲言遂從再議近來從中人來皆言此地在四府之中素稱沃壤與廣右邊徼不同且遠近之民願受廛者衆不設官建治何以統之以是知冉議之爲迂謬也今既經理有緒茈埃大疏至卽屬銓部選除矣但聞願附籍者多係遠縣之民其中或有來歷不明流浪無根或賊黨詭名僞姓若但務招徠不加審別蘭棘並植狼羊同飼將復爲昔日之羅旁矣編以四府隣近之人亦自有就招者彼風土旣習版籍有據環數百里之內封壤相接遷徙無難且彼素被賊患茹苦日久今畀之

以沃土與之以安樂亦所以賞之也其中徭賦務從輕省法令不宜煩苛使人懷定居遠邇爭赴數年之後可盡化爲樂國矣夫戢亂非難已亂爲難當此重開再闢之時卽宜爲長治久安之計惟高明擇焉

答滇撫王疑齋

向奉書云云恃在世講至愛故敢直獻其愚猥辱採納地方之幸也莽酋事昨羅大參來問之皆如察院言且謂此酋有兵百萬賊衆萬餘西南諸夷盡爲所并交趾亦半屬之將來必爲滇人憂其言不知何所據也大抵修內治飾武備雖邊圉無虞亦不可懈豈

視外夷強弱以爲緩急乎自今該道兵憲及州縣正
官宜慎選其人俾加意整飭使遠至邇安則有備無
患之道也

答司寇王西石

張尹至辱翰貺深荷雅情豚兒寡學謬竊科名其濫
登上第則出　主上親拔非僕庶幾所敢望也茲辱
獎諭彌增其媿老父頃患甚劇今雖暫愈然聞動履
尚屬艱難桑榆暮景風燭可虞顧擬　主上大婚後
乃敢乞身今定婚期於來歲三月則陳情之舉當在
夏初矣遥望此期以日爲歲柰何太君之壽祉茂臻

我公朝夕歡養誠人間希覯之事其視僕等媿歎無
地矣僭兒叨授一職遣歸完娶賢郎歸已托致鄙悰
老母高年內人又不知禮節倘有不備惟冀垂念夙
雅俯賜矜涵非所望也敢布腹心

答藩伯張周田

惟公雅度宏才昔在銓部僕已切傾嚮中雖排陷至
於垂翼又竊爲惋惜今當清明之會羣才畢集閶闔
昭蘇驊騮屬路從此皆康莊矣願懋建鴻鉅以副所
期

答南司成屠平石論爲學

成均任重宜借高賢簡命渙頒輿情胥慶在僕素心
喜可知矣雖然亦有區區之愚不敢不以告也往聞
公好譚理學雅稱同志意必實有所得非空言者顧
僕奉教之日淺未能仰窺精蘊第見公之督學浙中
秉公執憲屹然不撓則誠務躬行不事空談者故今
日之舉亦願公以浙事行之也夫昔之爲同志者僕
亦嘗周旋其間聽其議論矣然窺其微處則皆以聚
黨賈譽行徑捷舉所稱道德之說虛而無當莊子所
謂其嗌言者若哇佛氏所謂蝦蟇禪耳而其徒侶衆
盛異趨爲事大者搖撼　朝廷爽亂名實小者匿蔽

醜穢趨利逃名嘉隆之間深被其禍今猶未殄此主
持世教者所深憂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士君
子未遇時則相與講明所以修已治人者以需他日
之用及其服官有事即以其事爲學兢兢然求所以
稱職免咎者以共上之命未有舍其本事而別開一
門以爲學者也孔子周行不遇不得所謂事與職者
而行之故與七十子之徒切磋講究其持論立言亦
各隨根器循循善誘固未嘗專揭一語如近時所謂
話頭者槩施之也告魯哀公曰政在節財齊景公曰
君臣父子在衛曰正名在楚曰近悅遠來亦未嘗獨

揭一語不度其勢之所宜者而强賍之也究觀其經綸大畧則惟憲章文武志服東周以生今反古為戒以為下不倍為準老不行其道猶取魯史以存周禮故曰吾志在春秋其志何志也志在從周而已春秋所載皆周官之典也夫孔子殷人也豈不欲行殷禮哉周官之法豈盡度越前代而不可易者哉生周之世為周之臣不敢倍也假令孔子生今之時為國子司成則必遵奉我 聖祖學規以教胄而不敢失墜為提學憲臣則必遵奉 皇上勅諭以造士而不敢失墜必不舍其本業而別開一門以自蹈於反古之

罪也今世談學者皆言遵孔氏乃不務孔氏之所以治世立教者而甘蹈於反古之罪是尚謂能學孔矣乎 明興二百餘年名卿碩輔勳業烜赫者太抵皆直躬勁節寡言慎行奉公守法之人而講學者每詆之曰彼雖有所建立然不知學皆氣質用事耳而近時所謂知學為世所宗仰者考其所樹立又遠出於所詆之下將令後生小子何所師法耶此僕所未解也僕願今之學者以足踏實地為功以崇尚本質為行以遵守成憲為準以誠心順上為忠兎魚未獲無舍筌蹄家當未完毋撤藩衛毋以前輩為不足學而輕事詆毀毋相與造為虛談逞其胸臆以撓 上之法也嗟乎斯言也使出於他人則以為謗而僕固素有志於學者也其所以言此必有概於中者惟高明裁之

答邊鎮巡撫

虜衆既敗於西復挫於東自此以後奉約束當益謹邊患可少紓矣但在我猶當堅守恩信益務以德懷之益此虜雖弱既已附屬猶足為我外蕃若俺兀刺生虜得志非中國之利也其所定約法至為簡當彼即不果西行亦可循而勿改今邊鎮所急惟在廣積

貯與屯利畜壯勇休士馬以待他日之變其他皆虛文耳惟公加意焉

答總憲高鳳翥

不孝積愆累釁遘此閔凶疊辱吊唁不勝哀感比者屢瀝血誠懇乞終制不蒙 俞允更荷踰分之恩在 主上雖自為 國家計而於孤之微情則有歉矣嬰茲窮苦無可奈何乃有辭俸守制預訂歸葬之請誠不得已也乃二三少年不達 皇上所以懇切慰留之意又不自孤所以委曲順命之心妄行濟擬遂致上干 天怒赫然震撼傷動 聖心虧損 國體

此又孤不幸中之大不幸也傷痛之餘加以震懼形神俱瘁病勢轉增奈何奈何辱示錢法並邊務諸款雖未得細讀然畧觀其措畫皆經綸大者數也幸即疏聞即時整理乃為有濟

答太宰王疎菴

前兵部差人去孤方在苫塊悶迷未及奉書想垂原先銓衡重任公不足以當之比時孤方乞歸然不敢以去國之故而忘謀國之心故敢以公進然公之忠亮實素簡於　上心故疏上即荷　俞允非侯孤言以為用舍也簡命渙頒輿情胥服方翹首跂足以望

公之至顧遄發征塵以慰鄙望

答藩伯楊鶚村

辱垂念年誼吊唁勤惓無任哀感承諸年丈欲俯臨貺奠極荷至情但孤自　召見視事之後即閉門守制更不敢於私宅接賓受吊四方相知奠儀一切謝卻雖諸年丈辱在世誼與衆不同然亦不敢當也謹綠奠章佳稿先寄回宜之先人柩側冥漠有知必深啣感厚奠則再不煩貺及便中草草附謝仍希此名於諸年丈統容來歲南歸一一面謝唯鑒原

答河道吳自湖

孤自遘閔凶兩辱慰唁無任哀感厚奠概不敢當謹璧諸使者謝謝維揚鹽賑事大疏未至已屬計曹題請然又取疏中未盡者屬之再題矣夫天道玄遠災祥之應皆未可知孤嘗學此於天官氏矣考其占驗咸屬恣睢民之飢溺自當極援雖微星變寧忍坐視古之聖王遇災而懼惟修人事鎮靜以處之不宜牽合事應過為驚惶以致搖衆也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惟公任西陲勞績茂著頃者循例晉秩未足為酬俺酋已報西行渠近奉約甚謹維經貴鎮諒無勞擾望

公戒約邊吏謹守信地以禮處之如過有溷索即以孤意諭之令其安靜守約無壞大事盖彼數年在宜大凡孤使人傳示渠未嘗不服從也

答吳環洲

承示虜王竟已西行即傳示西鎮以禮處之諒無騷擾但此虜以遲暮之齡當豢飽之後不宜遠事忿爭若徒揚虗聲中道而反猶足以蓄銳示威倘不量彼已逞于一決乃必敗之道也在我乘此休暇益修守備以待彼之變

答薊鎮巡撫陳我度言辭俸守制

咭覘再臨又辱別諭云云敢不敬承雅意但孤暫留在此實守制以備顧問耳與奪情起復者不同故上不食公家之祿下不通四方交遺惟赤條條一身光淨淨一心以理　國家之務終顧命之托而不敢有一毫自利之心所謂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此孤之微志已况昨承　恩眷特使廪人繼粟庖人繼肉數口之家不啻足矣若獨辭上祿以沽名又受私餽以自潤内欺其心外欺其　主孤不敢也至于公此者之起雖出孤意然非敢市德於左右也徒念薊門重鎮撫臺要職辱與公爲知已故以仰

託與有施附後先之助耳公弟綏和將士保固疆圉卽所以酬　聖恩答相知外此秋毫非所敢望也再遠寵命恐公不達鄙意而以孤爲陳外于左右故敢直吐衷愫如此語率無次萬望矜原其餘問所惠亦俱附璧來使統希查照

答陝西總撫宋禮齋

近日曾有人言榆中築臺工急軍人嗟怨者孤竊以勞民動衆之事誰肯樂從惟謀國者主持不惑當事者措畫有方乃有望其底績耳昔譚司馬在薊建議築臺其時人情洶洶流言四起忌者欲因此中以奇禍政府諸公亦皆惧而求罷獨孤一人力持不顧乃克有成數年以來虜不敢窺薊者實賴中險之力若如當時之議豈得有今日乎今虜方款貢正宜及時爲備諸言練兵除戎云者悉虛文耳惟修守一事庶爲切實且邊卒無荷戈必敵之苦徒用其力未足爲勞但須寬其程限示以勿亟時一親閱鼓以賞犒則自樂於趨事矣

答李石麓相公

不孝積愆累釁遘茲閔凶遠辱慰唁兼拜厚賻無任哀感念先人昔得侍于年伯翁投分不淺翁之愛弟

有踰同氣今年伯翁與先人相繼永逝而翁與弟同抱悍憂以此言哀哀可知矣顧翁謝政歸侍數年養生送終兩俱無憾弟一別先人十有九年生不得侍養焉没不得視含焉乃又爲時所羈絏不得一申還棺之情抱恨終天必不能贖此則弟所遇之尤舛情事之獨苦而翁之所不知者也天乎痛哉誰則憐之頃已面懇　聖慈俟大禮成後當復申歸葬之請想翁所垂念者輒以奉聞使旋草草附謝嗣容續裁統希鑒亮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二十九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三十

答河道司空吳自湖言任人任事

治河之役　朝廷以付托於公者甚重大疏所薦一
一俞允且章劉諸君孤皆素知其才必有底績之
効也承示恐流言之搖惑憲任事之致怨古人臨事
而懼公今肩鉅任事安得不爲兢兢若夫流議怨謗
則願公勿慮焉孤淺劣無他腸惟一念任賢保善之
心則有植諸性而不可渝者若誠賢者也誠志於
國家者也必多方引薦始終保全雖因此月嫌蒙謗
亦無悶焉顧近一二當事者其始未嘗不銳至中路

反爲人所搖自乖其說或草率以塞責或自賺於垂
成此豈　廟堂不爲主持而流謗之果足爲害耶子
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行無
越思如農人之有畔願公審固熟慮集思廣益計定
而後發發必期成至於力排衆議居中握筭則孤之
責也使孤得請而歸後來之事誠不可知若猶未也
則公可無慮矣

答河清按院林雲源言爲事任怨

辱示練湖開復奔牛建閘及清查灘占俱修舉水利
實政向來未有如執事之留心審處者也仰甚慰甚
利於公者必不利於私怨讟之興理所必有顧　明
主在上懸衡以運天下功罪賞罰奉天而行雖有謗
言亦何足畏耶孤數年以來所結怨於天下者不少
矣憸夫惡黨顯排陰嫉何嘗一日忘於孤哉念已既
忘家狥　國遑恤其他雖機穽滿前衆鏃攢體孤不
畏也以是能少有建立願執事勉之執事前所建論
皆已次第覆　允東南之民受福不淺　明主何嘗
不納忠言哉誠有裨於實用雖累千萬言不爲多也

答薊遼總督張心齋言東師報捷

得報知東師告捷當　嘉禮告成之日有此奇功眞

不覺屐齒之折也捷奏須言遼左將士節荷　聖恩
破格鼓舞增兵增餉故人心思奮蓋此數事皆孤面
承　天語處分者所謂戰勝於　朝廷也至於閣臣
前已奉　旨不得叙功幸免齒及

答凌洋山辭餽助

承教以孤辭薪守制特捐俸以助不給深荷厚情但
孤自念受事以來四方餽遺雖已槩却然於一二相
知間有量受者今則雖至相知者亦不敢領非以自
絕於長者也念孤今日暫留但以被　君父非常之
恩艱鉅之托不得不棄家捐軀以圖報稱非有利於

才丁也故上不受公家之祿下不受朋友之餽惟亦
脩脩一身光浄浄一心以圖　國家之事而不敢一
毫有所希冀於鄙心乃安耳盖聖人之行或遠或
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伊尹一介不取故
身犯天下之大不韙而人不以為非諸葛孔明言臣
殁之日不使家有餘財廪有餘粟以負陛下孤雖不
肖竊願為之執鞭焉若獨辭公祿以沽名而又受私
餽以自潤上欺其　主内欺其心孤不敢為也辱在
心知故直吐其愚萬惟垂諒

答宜都知縣許印峯

近訪知執事前在閩中為羣黨搆陷誠為誣枉昨已
致書兩院為執事昭雪今尹宜都之政宜從薦錄以
雪沉誣幸益堅雅操以需大用未可以暫蹶自阻也
遠祖孤塋辱垂青掃拂存沒不敢忘便此附謝

答翰學張陽和

不孝積愆累釁遘兹閔凶遠辱慰言勤惓無任哀感
又承遣奠敝廬尤切銜戢但四方相知徃吊者俱已
辭却雖諸公于孤有相知之雅亦不敢當諒小兒在
家必已具書辭謝矣人旋情事卒卒不悉欲言

答織造太監孫東瀛

近有　旨停罷織造實出　聖母　皇上軫念小民
至恩孤面奉　聖諭行之者也承示在今年已派上
緊完解則　上供不致匱乏民困亦可少蘇慰甚先
君葬期在四月十六孤凝俟　大禮告成即疏請歸
葬矣頃承翰貺深荷雅情人旋草草附謝別具奏稿
一冊有近奉　聖諭謹附一覧

答薊鎮總兵戚南塘計邊事

孤之此行甚非獲已　君恩深重寧敢亢違到家事
完即星言赴　闕矣薊事已悉托之鳴泉公渠乃孤
之門生最厚諒不相負自被總督新命聽其議論觀

其意向便視薊如家士大夫有短足下者即力為辯
釋可以知其用意之厚矣願足下自處務從謙抑凡
事關利害宜直披情愫虛心商確而行勿定執已見
勿心口異同與人爭體面講聞氣南北軍情務須調
適法行一槩勿得偏重凡浮蠹冗食之人悉宜除汰
畜之無用徒招物議其處置屬夷一節不可視為細
事務宜恩威互用使之知畏且懷為我外藩可也邊
疆事重孤雖去不敢須臾少忘頃奉　上諭凡機密
重務許以不時奏　聞閫外之事部著已定幸足下
倍加審慎勿以孤之暫去而遂易慮也途中仍行奔

喪禮不見賓客不敢煩勞旌節烏銃箭手矯徤者用五六人錢佩不必相隨矣往廻途中亦不差人迎送幸惟體諒

答司空李義河

别後十九日至邯鄲七日之間行千有餘里雖星言夙駕馳騖風塵然心以得歸爲快殊不知勞惟犬馬瞻戀　闕庭之念則不能頃刻忘耳即日會會湖親家於官舍款語移時殊愜濶懷但匆匆遂别終未罄所欲言也計來月初間可抵敝廬盛使回草草附此以報嚮往

答周王

孤竊慕休聲久矣兹以得請歸葬道出淇澳遥望清光益深懸仰荷辱賚情差官遠迓兼賜珍貺感戢之衷言不能悉念孤此行銜哀奔赴一切莫餽毫不敢受以膺情深重又不敢例辭謹拜珍食嘉菓餘輒璧諸使者匆匆附叩容還朝之日專啓修謝也

答本兵方金湖言邊功宜詳覈

遼左之功信爲奇特伏奉　聖諭俯詢謹具奏如别揭但細觀塘報前項虜人有得罪土蠻欲過河東住牧等語雖其言未可盡信然據報彼既擁七八百騎詐謀入犯必有準備我偏師一出即望風奔潰斬首就戮曾未見有抗螳臂以當車轍者其所獲牛羊等項殆類住牧家當與入犯形勢不同此中情狀大有可疑或實投奔之虜邊將疑其有詐不加詳審遂從而殲之耳今奉　聖諭特獎勢固難已但功罪賞罰勸懲所係萬一所獲非入犯之人而冒得厚賞將開邊將要功之隙阻外夷向化之心其所關係非細故也且李成梁節被　寵賚已不爲薄異時邊將以功廕子未有世襲者而渠廕必世又皆三品以上大官今再欲加厚惟有封爵耳　祖宗舊例武臣必身

臨行陣斬將搴旗以功中率乃得封今據所報彼固未嘗領兵當敵如往者戰平虜擒王杲也昔唯賞廕今乃加封厚薄亦非其倫也孤待罪政府十年之間措畫該鎮頗殫心力今奉　溫綸誇獎亦豈不欲掠此勳閥以爲光寵但其中實有未安於心者故不敢不披其愚望公虛心再審務求至當以服人心若果無可疑則功懋懋賞　國家自有彝典孤何敢強置一喙哉統惟鑒裁

居廬答豫所鳳盤乾菴瑶泉四相公

比者蒙　恩賜假叅夜遄征以月之四日抵舍十六

且幸克襄事烏鳥微情於是少遂仰荷鼎力維持獲
如初願行時辱厚情種種頃兵部差官至又承遺奠
優渥存歿均被銜結未伸中心藏之而已老母入春
多病忽見游子歸來欝懷頓解强起加餐然欲如
嚴旨以五月中旬扶輿趨　命則未能也不得已再
乞寬限語具別揭中更煩台重於　面對時曲爲一
請庶獲鄙願惟公垂念焉情事卒卒不悉欲陳統惟
鑒亮

答樞輔張容齋

比者蒙　恩賜假歸葬蚤夜遄征以月之四日抵敝

里十六日奉先人柩歸窆幸克襄事仰賴鼎力維持
獲遂初願行時又承遠送厚情種種言不能謝中心
藏之而已老母入春多病忽見孤歸欝懷頓解强起
加餐即欲遵　旨力疾就道長途暑月遠涉未能不
得已再乞寬假俟秋涼同發仰賴台重於　聖母
皇上前一達微情倘蒙　俞允俾得遂迎養之願孤
一心奉公夙無憾矣賫奏人去草草附謝不悉欲言

答松谷陳相公

去歲長公至辱翰貺時正聞先人之訃痛苦拂欝未
能修謝比得請歸葬抵舍又辱遣奠賜慰哀感之衷
匪言所悉中心藏之而已不肖自罹大故求歸未得
含荼茹毒蒙垢忍辱鬚髮皤然已具足老狀矣茲幸
聖慈見憐特允歸葬終天之恨始得少逭焉前於文
華辭別　主上灑泣哽噎再三諭囑將母速來今亦
不敢再乞終制獨以老母多病暑月未能遠涉不得
已復請寬限如不獲允則不肖當先行趨　命留老
母俟秋涼徐行耳承垂念惓惓使旋草草附謝并告
衚往別具粗帛從俗禮也餘容專啓

答憲長周友山

孤之此行本屬初意今荷　聖慈特允獲遂夙心所

謂求仁而得仁也他何知焉茲奉翰示戀之一字純
臣所不辭今世人臣名位一極便各自好自保以固
享用至哉斯言學者於此能確然自信服行勿失便
可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非諦見謏
聞所可窺也佛氏立位聖果以十信爲初地直至超
登果位不過圓滿起初一信字願執事于此自信而
已

答甘肅巡撫董石坡

不肖孤得　旨南歸以四月四日抵舍十六日幸克
襄事先後奉華翰四函公所經略咸盡事理但俺酋

此行非其本意前在宣大奉約束甚謹不肖毋有戒
諭未嘗不斤斤聽從即今西行亦必無擾若其部衆
或有不戢者但以鄙意傳示之無足虞也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言内府清汰鋪墊

不肖以六月望日抵　闕下仰荷　主上隆禮殊恩
揃糜不足言報忝在知己輙以奉聞辱示三府解布
事具悉布之精粗不在斤兩輕重何必取足于三斤
耶先呈樣布具題請印事理極當但起解時須官爲
親驗毋容奸徒攬解侵漁則弊孔自除况近日内車
諸閹皆已清汰庫夫積猾皆已枷斃諸鋪墊等費率

省十三奸人亦難盡以藉口矣

答河道巡撫潘印川計淮黄開塞策

前在途中得治河大議比至都司空言此大事宜速
請　旨以便舉事此時初至酬應匆匆未及廣詢且
意公議已審不宜更作異同以撓大計遂一一覆允
乃近日得一相知書論河上事如高家堰之當築河
淮之當合皆略與大疏同惟言崔鎮口不宜塞遥堤
未易成則不肖亦不能無疑焉夫避下而趨虚者水
之性也聞河身已高勢若建瓴今欲以數丈之堤束
之萬一有蟻穴之漏數寸之瑕一處潰决則數百里
之堤皆爲無用所謂攻瑕則堅者瑕矣此其可慮者
一也異時河强淮弱故淮避而溢于高寶决于黄浦
自崔鎮决後河勢少殺淮乃得以安流高家堰乃可
修築今老河之議既寢崔鎮又欲議塞將恐河勢復
强直衝淮口天妃閘以内復有横决之患而高堰亦
終不可保此其可慮者二也前傳印川在河上與吳
自湖議大相矛盾今在事諸君多主傳議而非吳言
然天下之事惟其當而已矣必此之是而彼之非乎
不肖有此二端不得于心謹此奉聞幸虚心詳議見
教果皆無足慮言者云云皆無足採則堅執前議可

也若將來之患未可逆覩捐此八十萬之費而無益
於利害之數則及今亦宜慎圖之如嫌于自變其説
但密以見教俟臺諫建言可也遥望留神以便措畫

答憲長林碧川

辱華翰深荷雅情承教河上事宜捧讀再四敬服經
濟宏猷崔鎮驟塞他日必有二大交鬬之患即高堰
雖築恐亦不久昨已密書印川公令其再加詳議圖
惟永終然不敢謂其言出于公也

答憲使張罔田

漫地特借重望非以資進者也榮代後幸即赴

任過家不必淹留際此淸時雅懋樹勳庸以需大畀
實所望也

答潘印川

前奉手書以河事請問辱翰示條析事理明白洞悉鄙
心乃無所惑然籌畫固貴預定興作當有次第今歲
淤落之時且急築高堰以拯淮揚之溺徐觀淮流入
海之勢乃議塞崔鎮至於蕭縣以北上流之工又當
俟河淮安流乃可舉事蓋此大役不獨措理經費之
難且與動大衆頻年不解其中亦有隱憂元季之事
可爲大鑒今之進言者喜生事而無遠圖又每持此

以歸咎　廟堂坐視民患不爲拯救不知當軸者之
苦心深慮也百凡幸惟愼重審處以副鄙願

答憲長張敬齋

春間保安賊殺人於道據差人親見橫尸路隅此時
據報有兩處今該道再三查審止稱一處或差人妄
報未的耶禦人于貨與庫藏被刼有間但隱匿不報
則違近日　明旨其罪有難辭者安大參剛毅廉正
昨孤已開送銓部可備巡撫之選此一事豈足累之
但係該道信地恐難逭責唯參語宜從輕耳承詢及
敢盡區區幸惟裁擇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

辱華翰領悉近日薊鎮報長昂董忽力阻截各部貢
馬要求增賞此必混同西虜易馬上谷已獲重利故
不樂就喜峰之貢也如此宣府市馬安得不多將來
東虜旣不許貢則宣府市馬必當有處不然恐難獨
支也又報青酋與土蠻結謀入犯有屬虛妄月初青
酋尙在宣府爲市何嘗東行比得大疏言此酋市畢
將西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疑始釋方金湖公於東偏事不甚闇
習昨聞薊衆即欲稱兵討罪孤亟止之言此事不足
煩大兵可以計取也故擬　旨付彼中督撫處置蓋

此等事大有關係着數須先寬鬆乃有轉身地大槩
則難於收拾矣青酋若有西行的信望即示知俺答
部中近有人回否

答薊遼總督梁鳴泉計處市馬

辱華翰并別楮云云俱悉長昂事前奉書未至適蒙
翰示不知近已得要領否二酋作祟非一日然其諸
部仰給於我久矣豈肯捨其厚利而從彼爲逆乎頃
所以能惑之者以彼近於宣府雜在青酋部中市馬
獲厚利頗爲饜飽必誑其衆曰貢馬一也何爲東西
市價懸殊我等今年且不貢求加添賞賜若不加賞

犴土蠻青酋糾衆入犯我邊為之嚮導縱是薊鎮絕
了撫賞我等自去宣府賣馬何賴于薊耶犬羊愚計
必出于此以為　朝廷畏之當曲從其請耳然彼諸
部久縻豢養今雖暫為所劫終亦不能背為公計者
當先之以文告曉諭諸部言為逆者獨彼二人汝等
素受　國恩豈可一旦從他作反自失厚利今　朝
廷聞汝等不貢將絕其撫賞舉兵加誅又行文宣府
此後西虜入市須一一盤詰不許夾帶土蠻及屬夷
人若訪有長昂董忽力在彼即便縛來薊鎮連年集
臺練兵正無試處遼東人馬不過十餘萬猶能將土

蠻殺得七殘八敗況我薊鎮雄兵有三十萬車騎連
雲火器如山土蠻入犯卻是送死我先將土蠻殺敗
了然後將汝等屬夷頭目盡行誅戮追了　勅書盡
行驅逐出塞那時汝等悔之無及彼中聞此言未有
不懼者然後計圖二酋或潛兵掩取或重賞以購致
之無難也若二酋能悔禍服罪自致塞下亦可待以
不死不必深治矣昨本兵覆奏頗涉張皇故擬　旨
從公等處置此在公與戚帥密圖之而已

答蘇卿劉小魯言止搠山勝事

不肖孤還　朝後三奉翰教厚情繾綣中心藏之老
毋舟行仗庇粗安已過洪入閘計九月初可到矣辱
垂念感謝承示買田玉泉事初發此念為他日歸來
往來尋勝駐足地耳今身羈塵鞅歸期未卜即便得
歸亦不過芒鞋竹杖與閒雲野鶴徜徉於烟霞水石
間何至買山結廬為深公所笑耶當陽厚意媿不敢
當據其圖樣結構不小費當不下千金一縣豈能辦
渠必申請上司按撫諸公聞之亦必動支公帑紛紛
多事徒增煩擾且孤近日嚴禁各處搠造書院聚徒
冗食乃身犯之何以率人煩為謝胡令亟為停止庶
於鄙心為安也承教直吐其懇幸惟番諒

答總兵戚南塘

承令弟厚意所寄錦帳紙領用為毋壽餘輒璧諸來
使耳此申謝外寄督府衆公書稿奉覽以便審畫

答吳道南

自去歲罹先人之變海內相知無不為孤痛惻者自
於門下投分不淺乃竟無一字以為必相忘矣奉
手書乃知其故復以自解往公在邊吾人結根甚深
而灞州相公乃獨豎毀謂公與別時曾投書與之具
有經濟之略深加歎服此亦公論之不能泯也倘未
即忘世宜乘時鵲起以慰建勳廟奏對稿略載近事

便附一覽諸惟鑒存

答應天巡撫

毛二守被劾甚重　上覽之發下重擬孤卽對言某所劾罪實誠宜重處但恐有枉耳及出見太宰云所劾虛實固未可知然其人素亦不滿於公論遂從提究頃奉華翰不勝悵悵會崔道長人去卽爲之申理渠若肯虛心不執初見自爲昭雪甚善不然姑且置之以俟後人可也今後凡任事任怨之人宜預將護俾得展布待其被劾而後拯之則無及矣

答陝西學道李翼軒

前承疏揭已屬之禮曹覆行會宗伯與儀司俱初任部務叢集未能排擘遂淹至冬初乃得題覆頃亦問關中人以執事爲太嚴者然不如是不足以見執事之能以師道自任也幸益堅雅志以副所期

答兩廣劉凝齋

頃林賊復回廣東彼中無素備其文武將吏又皆庸駑竟令縱洋而去殊可恨也以公昔在閩中當留意於此而閩人又皆樂爲公用故特借重一行且廣中吏治偷窳近稍稍振刷而積習未殄望公之留意也然以公重望乃不引置於廊廟而復令徊翔於遠徼區區又有蔽賢之咎矣

答三邊總督郜文川

承華翰知已入關視事欣慰虜酋西行堅守約束西鎭所以撫處之者亦中機宜此邊圉之福也頃已托宣大軍門諭彼早回渠方窘困聞孤之言欣然奉令此酋歸後西鎭安枕無事矣

答憲長周友山明講學

承華翰及公移一通俱見公學問得力處所謂實際也敬服今人妄謂孤不喜講學者實爲大誣孤今所以上佐　明主者何有一語一事背於堯舜周孔之

道但孤所爲皆欲身體力行以是虛談者無容耳頃借楚侗開府閩中亦欲驗其學之分際不知能副所期否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虜王乞番僧追貢事已屬本兵議處渠既係烏思藏一種自難却謝但止可照西番闡化諸王例若欲如北虜貢馬則不可許也順義前在宣大亦曾餽孤以馬疋弓矢彼時止托督撫諸公以書謝之量與回答蓋孤職在密邇義不得與外夷相通今承寄渠書亦如宣大例煩公爲孤作一書答之中間略說渠西行

勞苦既得見佛宜遵守其訓學好戒殺竭忠盡力爲朝廷謹守疆埸享壽考太平之福不宜聽後生妄爲自生苦惱所言番人追貢事此種僧人久失　朝貢本當絕之玆因渠之請乞特爲允許但止可照西番例從陝西入貢若欲如虜王諸部落貢馬等項則不可也明春可即回巢住牧自渠行後西邊部落俱兢奉法惟青把都一種稍覺參差以是渠宜早回約束諸部堅守約束以終前功亦不辜區區數年懷柔撫綏之意也渠每年賞賜段匹等物內庫俱一一送與孤看過然後發行渠安得知之書中亦可略及此

意外仍希處蟒衣二疋紵絲二疋茶百斤米麵下程一分以犒勞之見渠書已到也有便乞將寄去書稿并案渠收過禮物回文見教餘匆匆不悉

答司空雷古和叙知巳

不肖昔於門下有忘年之契今遇　英主御極正宜倘求耆碩共佐鼎平而翁乃頓跡烟霞高謝軒冕俾經綸終卷膏澤自腴皆不肖蔽賢之咎也惶愧惶愧不肖猥以淺薄謬膺重任竊見嘉隆以來紀綱頹墜法度陵夷駸駸宋元之弊轍自以親承　顧命之重幸逢英明之　主不揣綿力欲一舉而振之乃以此

致恨於羣小流言不啻於三至矣然禮義之不愆何恤於人言聖賢之學有舉世不見知而無悔者況高明超曠如翁者猶有取焉則雖不見知於世固無悶也兩承翰教深荷雅情賢郎端雅有志器堪大受當爲翁有子賀人便草草附謝并布腹心

答南司成許海嶽

南中士習偷窳久矣往屠公銳意振刷雖若少驟然其意未爲不善公承其後補苴潤色加以素望先聲自有不動而變者事干典制或須題請其餘則皆司成所得專者惟在飭躬端範積久以格之耳辱華翰

垂問深荷雅情別楮云云深合鄙意蓋忠臣雖在遐遠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敬服敬服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

辱示邊情一一領悉虜酋盡糾諸部而西此其意誠不可測但土蠻與之睽離已久一旦舉十萬之衆與之同往彼以何道而能驅使之耶若果有此必青酋所爲然亦未必能辦十萬也此酋近日情狀可惡仍宜嚴切諭之孤竊料順義此行縱有諸部之助亦必取敗夷狄相攻在我爲利但不如勸彼回巢維持貢市更爲完善也長昂事尊諭謂處之不可苛責太過

以激變尤不宜招來太卑以起玩公策之甚善前已示意彼中督撫但廣布文告以携其黨而勿遽爾稱兵以致不可收拾嚴爲之備徐觀其勢而處之犬羊嗜利畏威終當入笠鳴泉公亦有方略者諒不致損威起侮也承教當再爲囑之

答王鑑川

別來一歲中奔命驅馳憂瘁萬狀重蒙　聖王垂念烏鳥私情老母入京又荷　兩宮聖母慰問勤惓賜賚優渥夫士感知己之分一飯之恩猶欲以死酬報况如不肖者將何以仰答　聖恩於萬一乎自是當

永肩一心矢死靡他雖舉世非我亦有所不暇顧矣辱華翰深荷垂念厚惠槩不敢領輒璧諸使者草草附謝別具奏對稿一部頗具近事本末附塵覽

答邊鎮督撫

向者南歸奉　聖諭遼東大捷命孤議擬恩賞比時心切疑之曾以請教隨具一密疏入告及孤入　朝則業已處分矣近得安道長一書據其所訪則與小疏一一符合何當事諸公之不審處一至于此也今大賚已行固難追論但賞罰勸懲所係乖謬如此殊爲可恨謹錄疏稿及安君書奉覽幸惟秘存

答少宰楊二山

遠辱華翰獎許過情無任感荷夫聖人之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絜其身而已不肖身當重任誼不得不棄家以爲　國忘身而徇　主悠悠之談豈遑顧恤但所自信者耿耿丹衷實無一毫自利之心也恃在知己敢一吐其愚

答三邊總督郜文川

頃者三承華翰深荷雅情外甘肅陳總兵忽饋我以厚禮無因至前殊爲可訝但彼以問遺老母爲辭不忍麾拒但婉辭以郤之未與回答然恐鱗翼或有差

池也且聞彼於他處皆有厚餽往年鑽刺之風殆將復作借重一戒諭之今　朝廷聖明功罪賞罰一秉至公營求打點皆爲無用惟竭忠盡力以圖報稱可也人旋草草附此謹將原帖奉覽幸惟鑒存

答遼東周巡撫

李帥用奇出擣使賊狼狽而返乃孫臏走大梁之計比前長定之捷殺降以要功者不侔矣功懋懋賞國家自有彝典諸公運籌決勝功豈容泯少選當請旨加恩不敢蔽也但李帥去年曾餽我以厚禮雖當即謝郤然恐鱗翼或有差池且不肖於渠獎提愛護

責固不爲不厚然以爲　國家非敢有一毫市德望報之心也渠誠以國士自待唯當殫忠竭力以報國家即所以酬知己不在禮文交際之間也渠不知鄙意以爲有所踈外會間幸一譬曉之以安其心堅其志便中草草

合滇中王巡撫

比叠奉翰貺皆已具復茲不敢贅外沐總兵前屢次書來俱有厚餽其人見孤門巷閴寂竟不敢投入然亦不索報書切恐爲差人所沒會間借重一謝之並道所以萬萬

答兩廣劉凝齋

竊聞志士不違時而赴功忠臣不擇地而求効項者借重粵中實以遠地爲歉茲奉華翰欣然以王忠肅諸公自期待此忠臣智士所以乘時而自奮者也以公宏抱其所建立王馬諸公豈足方駕哉浣慰浣慰辱示諸疏尤極仰服夫捕盜之令布之天下非不申熟也而惟江右奉行之不後江右司道奉公之令非不申熟也而惟二道舉行之有效以此見法無常良行之在人耳公今治粵亦豈有異道哉任人責實信賞必罰而已

答遼東安巡按

去歲承示長定事鄙意以其事已成可置勿論矣不意該科又有此疏已奉　旨併勘今惟當據實分別眞僞以俟　宸斷量其處實大小以爲予奪厚薄明主懸衡鑑以裁照決不致有枉抑也辱示事情一一領悉去歲之事不穀到京聞人言嘖嘖不獨執事言之今雖欲曲隱而人之耳目可盡塗乎近日彼中督撫書來又言執事云見不穀奏對稿中有投降等語不敢具覈冊須使人密採而後行者此必執事與諸人之怨恨而托之不穀以自解也然執事有糾察

之責爲　朝廷明功罪慎賞罰何嫌何畏惟當覈實作速勘明則公論自昭人心自定矣究竟此事養善之捷李帥之功揭諸日月懋賞重賚不待言矣長定即全屬虛妄　朝廷亦必以功疑宥之不加深治諸公胡爲曉曉如是耶此後密帖手書爲便字之工拙不計也

答兩廣劉凝齋條經略海寇四事

併來知已榮代入身有期欣慰別具廣事數件以公雄略固所優爲然不肖有四方之慮不敢不丁寧乎下執事也仰惟照存

一廣中防禦山盜聞已略備惟海防甚疎昨林道乾以喪敗羣寇倏泊河渡使該道有人武備稍預縛而致之易耳乃竟無一兵一船使之從容揚帆而去可恨可恨今亡羊而補牢亦未晚也

一林賊前以入穀以閩廣兩處羈之彼此爭功遂致敗謀而閩人去者皆被荼毒殊爲可恨頃已將此事密付之呼帥公舊在閩中首事呼帥又意所推轂者必爲効死今仍宜付之密圖在廣人唯當多方設備張羅以待鳥而已

一南粵設將本公昔所建白乃近多言其不便者此

必廣人憚於遠戍又苦閩中牽制耳然論事勢守堂奥者必于門外據險厄要乃爲得策此地實海中要害昨林道乾一來徑泊海岸使此地兵將有備渠敢越乎公虛心審計果於防守有益幸爲之規畫久遠措處兵食使人有樂居之意則不强之而自從倘無大關係則亦不嫌於前後異議也

一廣中數年多盜非民之好亂本於吏治不清貪官爲害耳夫官貪則良民不懷奸民不畏而盜賊利足以餌之威足以懾之何憚而不爲盜今 朝廷法紀稍振貪風稍戢盜亦漸少然習未盡變也㝡可患者與閩接壤彼中人柴廉者少又黨與衆盛朋比爲奸法令難行不得不借惠文冠彈治故今日治廣武備固當振飾然節財用察吏治安民生乃其要者也幸惟留神

答鄭滸伯

孤之推轂執事非有平生之素左右之容也實本一念好賢之真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不意別後執事遂橫罹口語鎩羽卑棲使孤愛護雖殷力無所及歉甚歉甚雖然此損益進退之關不可忽也辱華翰謂勉修三事除其近名近利之心此語最爲切實孤竊

覸執事近利之心固知必無近名之念似未盡克然此念不除雖苦心白首畢竟但成一聞人不能爲聖賢佛氏所謂到老只得一把茅蓋頭若今之談學者則亦已矣烏足道哉

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三十一

荅南列卿陳我度

比聞公不樂南行謂孤聽譛言有所疎外于執事者此過疑也孤雖不肖其于人之賢否畧窺一班內不敢任愛憎之私外不輕信毀譽之說自當事以來鑒前人之失首陳皇極之論以開悟　上心消瀰偏黨與士大夫相接公言之外不交一語雖有譛言何自而入且昔者起公于林下誠獨任鄙見非有左右之容也向不因人譽而推轂于岑寂之時今乃因人毀而阻抑于顯拔之後揆之事理殆不其然敢布腹心

幸惟俯諒天衢廣闊鴻漸之儀豈有量哉

荅操江胡玉吾

承示狂犯之獄不勝駭異詐傳　詔旨律有明條彼自罹于辟誰得而貰之但詳其僞疏之意不過以海君爲世望人故託之以陰鼓異類窺竊虛名而不自知先陷于大辟之罪所謂噴血以自汚求名而不得可惡也亦可哀也近年以來人心不正邪說橫行包藏禍心欲傷善害正者何限特斯人不幸而敗露耳大疏一上　主上必且震怒根求黨與其所芟除將恐不止斯人雖群小自作之孽無所歸咎然于宇宙太和之氣得無少損乎吾聞國君不仇匹夫幾訊之流殺之不武公若不以告我死生惟命不敢與聞今既已知之則願以解網之仁乞之于左右大疏特令差人停進唯高明裁之

荅貴州巡撫何莱山

藏僧求貢事誠制馭虜酋之一機承示即入告　主上已荷俞允其回賜諸物皆命內庫送不穀閱過乃發　聖德柔遠之仁可謂併包無外矣闡化求封一節禮部謂彼中見有闡化王嘉隆間皆曾入貢與復封之說相左恐有詐冒不得不一行查可遣使同順

義一人至藏中一查之當得其要領也其所遺不穀者雖不可峻拒宜奏知　聖主而後受之託掖川公量爲酬荅以慰其意仍希以鄙意傳諭順義促之早歸建寺一節似亦可從俟宣大軍門有疏即爲請行此酋歸則貢市愈堅而西鎮可安枕矣若將賓兔一枝携之來歸尤妙不知彼肯從否

又

疾掖川公處置番虜咸中機宜邊方重賴况今俺酋在西一切撫慰經畧非此公不可但胙以子馳驛事被累革廕　主上方留心驛傳法在必行譴罰不貸

恐渠自懷疑畏或於展布有妨望公以善慰之小眚
不足病大美俟有機會時仍當復其錄廕决不令久
抑也敢布腹心

荅甘肅巡撫侯掖川

荅藏僧鎻南堅參遍金紵絲二端雲紵絲二端此外
仍加茶百斤及細布等物或再欲從厚則加一數念
珠子去人不便多賫煩即于撫賞銀内處給可入查
盤也仍乞代爲傳示謝其遠意通貢一節巳奏知
主上俞允令且先授禪師之號後若化虜有功次第
加進决不悋惜此後中華番虜合爲一家永享太平

垂名萬世矣其順義先巳傳諭令不審當再諭否望
公以便宜行之如欲遺以食物亦即撫賞内處給亦
可

又

叠辱翰示處置番虜機宜具見雄畧重鎭得人　朝
廷可逭西顧之憂也在鄙心尤切敬仰比者　主上
方加意驛傳而怪有司之不奉法適會有糾舉之疏
遂觸　上怒不肖雖極力調停猶不免有近日處分
然此乃公差遣不得人非賢郎之過且公在鎭功勞
自當勒之旂常一眚不足相掩也俟後有機會仍當
爲公光復廕典恐執事者不達　朝廷所以重令之
意而過爲疑畏或於展布有妨故道其本末如此肝
膽之要惟公諒原

荅宣大巡撫吳環洲

虜酋既失利于西勢必歸巢今欲建寺迎藏僧來番
藉此以掩其敗也歸之遲速亦任彼意不必加意促
之使得借以爲重

荅豫所呂相公

伏承華翰知台從巳返仙里仕宦而至將相衣錦而
歸故鄉古人所羨豈易覯哉數年共事政府荷道誼
同心之雅以不肖之淺薄所以能竭駑策蹇效忠於

國家者非公其孰能成之功在天下而人不知斯可
謂至德也巳矣别來倏忽改歲遐想高踪既深歎挹
追惟夙誼復愴離襟使旋附候厚惠不敢當輙以璧
諸使者統惟鑒原

荅南司成許海嶽

辱華翰領悉方今急務惟在正人心明學術使人知
尊君親上之義若其科條規畫可因者因之不必胥
胥苛擾也胄監錢糧原不入查盤此中亦未有疏似
在可巳

答河道潘印川

去歲積雪凝寒發春未改竊以為憂高堰黃浦工恐
難就茲奉教知大患已除兩工底績遥堤湖堤次第
將竣具為之喜而不寐公平成之績寧獨一時賴之
乎仰甚流移初復理宜優恤大疏即屬所司議覆舊
逋悉行蠲免但七年以後須再加查勘乃可定議據
所開被害州縣未必皆同施恩自當有等即一縣之
中恐亦難以例論也被患甚者雖蠲三年不為多否
則即一二年不為少若地處高阜水患未及者又當
照舊徵輸難以槩從蠲免高明酌之今且宜大播告

言宣示 德意俾復業之人知 朝廷保民其如赤
子堅其旋定安集之心也

答楚按院郭龍渠

承示鼓鑄事仰見導利足民之意鑄行新錢有碍舊
錢此在原行錢地方有之若敝府則事在創始民間
惟以得錢為便無擇于新舊也緝獲妖犯解赴貴州
審質誠便但彼中渠魁已決無與質證獨卷案存耳
恐亦無以明正其罪也楊仲魁即曾光之說似未必
然且彼既認傳書一事則亦知情藏隱之人不必論
妖書之有無也若今日即以為曾光而誅之萬一
後獲眞犯何所歸罪惟公愼之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言治術

道從入閩兩奉翰教深悉遠情閩素稱難治賴劉龐
二公先後經理其俗稍易然猶未能翕然丕變也殷
之頑民更三后而後理閩俗之變惟凝齋克愼厥始
惺菴克和厥中來諭求二公行之已試而盡美者修
飭之其行之雖善而未盡美者調潤之斯公之所以
克成厥終也人物品流亦無定論惟在試之而責其
成功毋徇虛名毋求高調則行能別矣韓信驅市人
而用之卒以成功賞罰明信任當其才也猥辱俯詢

敢獻狂瞽唯高明採焉

答楚學道金省吾

承華翰領悉分道帶管原以道里遼遠難于歲歷故
採言官之議比照陜西宣大事例分胥責成且近來
干進者往往借口督學不歲考以致儒童上進無階
今割遠方十一以省涉歷之勞得以從容校閱干進
者無以借口所割郡縣又皆人才稀少之地竊謂于
貴道事權原未損也承示兼管事宜有部議未悉者
呈詳兩院題請議行公若自奏恐生彼此之嫌

答棘卿劉小魯

徂冬及春兩奉翰教極荷不忘承以太翁太君隧銘見委自遘先人之變公私悤卒苦情鬱抱公所深憫坐是久稽嚴命諒不重譴也茲得小間且漸近禫除將尋楮公管子而從事焉使者先歸期以夏間呈覽老母去冬小苦旋佚平復入春眠食比舊差健辱垂問兼承命夫人厚貺深荷雅情唯惠不肖者則不敢當輒以璧諸使者統惟鑒原

荅甘肅巡撫侯掖川

藏僧通貢授官給賞事前裁已悉僧衣圖書等項俱付差人賫上矣俺酋折北于西伐從此能卷鋭以俟

再舉策之上也乃逞忿報復以致部衆離心埶窮力蹙必致一敗塗地而後已此天將亡胡之徵也請和西番勢不可許回巢建寺一節亦止可量助物料工完　賜以名額豈有堂堂天朝特爲建寺而勸之回巢者乎凡此皆挾中國以爲重而示威于西剌不可從也自今勸令回巢之言亦不必太急彼既喪敗埶不得歸然亦必歸今在西海不免爲貴鎮擾公且耐煩處之撫賞費用已屬本兵議處諒彼亦自不能久也

荅浙江巡撫言馭將

前有人言執事日飲不事事者故急以奉聞其書乃不穀手筆何久不至耶將鱗翼或有差池耶幸惟查照　朝廷體統紀綱文武共守浙中總兵不以主將自居叅將不執偏裨之禮如此而謂之沿習舊套不穀不敢以爲然也假令兩司官于撫按不以爲統率撫按肯相安耶近來將官卑靡已甚　祖宗之制恐不如此當事者但樂其柔和爲將者亦競爲趨承一有風塵之警誰則當之此　國家之憂也執事高明當有味于愚言

荅宣大王巡撫

前承教用過馬價已屬所司如數開除兩辱翰示虜埶披離如此誠中國之利但犬羊之性不羞困辱強則包烋弱則屈服雖身爲奴隷而不耻順義既失利于西部衆散叛青酋失恃不足以支土蠻之彊今雖遵釁終當爲之臣虜土蠻若以埶驅之脅以夾帶馬彼必不能違也鄙意謂今歲市在我仍宜示之以強不可曲徇其情舊額之外一馬不增如違即閉關謝之走告俺酋責以違約彼既敗衂方歸命于我必能約屬青酋受吾羈絡如此而后貢市可久不然東虜方強青酋不支他日之禍且中于上谷矣唯高明裁

之

荅河道潘印川論河道就功

比聞萁浦已塞堤工漸竣自南𣲖者皆極稱工堅費省數年沮洳一旦膏壤公之功不在禹下矣仰賴南雲眉勝欣躍追憶乍事之初言者蠭起始功倖敗者旁撓陰煽蓋不啻築室道謀而已仰賴　聖明英斷俯納瞽言一舉而裁河道使事權不分再舉而逮王揚使寘頑梳䰟三舉而詘林道之妄言仆異議之赤幟使無稽之徒無所關其說然後公得以展其宏猷底于成績皆　主上明斷屬任忠賢之所致也公乃

舉而歸之不穀之功惶愧河道舉劾疏例不可少已下部覆行

荅吳環洲

前上谷王公偵報虜情言青酋爲土蠻所掠執益衰弱今歲市馬必不踰額不穀即復書言犬羊之性惟論強弱不羞卑辱強則忽然弱則屈服雖身爲奴隸而不耻今順義既失利于西青酋失執土蠻以力驅之彼必不敢不從則上谷之憂方始未可遂爲安枕也今聞青酋果卑詞厚禮以求解于土蠻此龍庸啾安能自立將來反覆其情叵測須順義歸而約束之故今日之執仍當懷來順義以制土蠻未可因其衰敗而遂棄之也

荅總憲吳近溪

厚華翰知台從已履任視事欣慰近來海上多妄報汛警冒功要賞將來或生他變不肖深以爲慮故前擬　旨戒諭茲奉來教已洞見其弊矣賞罰明當乃足勸懲未有無功倖賞而可以鼓舞人心者此皆將官欺罔之言不足信也近日遼左虛冒功級雖督撫大將已降之恩皆追奪况此輩乎

荅邊鎮張巡撫

長昂近不得貢必乘我撤防之時踵其故智誘執邊人要求所欲據報近實但謂其有精兵千餘此虛耆也厚示總理布置已得勝筭然彼覘知有備亦不敢入諒已解散矣

荅遼東安巡按

勘疏至部議殊相左覆語仍爲兩可之詞又造爲危言以相恐請給軍士半賞不穀皆未之從然舊恩方寢新恩旋降　朝廷于督撫諸君厚耶薄耶前承手翰以事未定故久稽酧荅茲畧謝區區幸惟鑒亮

荅雲南巡按劉九澤

所示條約咸當事理切時宜非空言也敬仰李中溪老先生書祇領八旬老翁每書手筆細字殆非塵寰中人也方籓伯清眞孤介平生不求人知而人鮮有知者惟不穀引薦之以至于今誠宜量處以勵有位近來交際之禮膴然俱絕故雖知厚如執事亦不敢領惟垂亮之

荅陝西學道李翼軒

頃有人以執事爲太嚴者然不如是焉能振頹綱而正士習乎世俗之所非議不穀之所深喜也願益堅雅操以副鄙望

荅甘肅侯巡撫

辱華翰并所示虜情一一領悉老酋喪敗之餘不思知難而退蓄威養銳以俟再舉乃爲套虜所誤空國以逞忿以動衆衆心不齊未有能勝者此不一敗塗地不已也今惟有早歸故巢撫有東部迺爲上策一切撫處事宜知公心力俱竭矣

荅三邊總督郜文川

辱示虜情領悉東西任彼攻殺在我惟撫處不失自治有備長策無出于此矣順義老矣喪敗之餘部衆離散勢必不久此酋死套虜必當有變公計它日有當經畧者願及今圖之延鎭主餉缺乏實因先年奏報脫誤茲奉教已屬計曹議處

荅兩廣劉凝齋

承示羅旁善後水寨兵防事捧讀再四深服宏略粵東海防疏懈誠如尊諭今宜以造船練兵爲急但行須以漸多方鼓舞使人人思奮可也根本切要在精察吏治使百姓平日有樂生之心則臨變而作其敵愾之氣惟高明圖之

荅福建巡撫耿楚侗談王霸之辯

辱華翰并所梓綸餘彙編惓惓以奉行 德意安民

生飭軍政爲急仰見公之高明深達治體識時務者也憶昔僕初入政府欲舉行一二事吳旺湖與人言曰吾輩謂張公柄用當行帝王之道今觀其議論不過富國強兵而已殊使人失望僕聞而笑曰旺湖過譽我矣吾安能使國富兵强哉孔子論政開口便說足食足兵舜命十二牧曰食哉惟時周公立政其克詰爾戎兵何嘗不欲國之富且強哉後世學術不明高談無實剽竊仁義謂之王道纔涉富強便云霸術不知王霸之辯義利之間在心不在跡奚必仁義之爲王富強之爲霸也僕自秉政以來除 密勿敷陳

培養　沖德外其播之　命令者寔不外此二事今已七八年矣而閭里愁歎之聲尚猶未息倉卒意外之變尚或難支焉在其爲富且强哉公今不以僕爲卑陋而留心于此誠生民之福也第須一一覈實考成乃可有效若徒騰之文告而已實意且化爲虛文矣何如議留入覲正官反遲洑縣令二疏俱屬所司覆行丈田一事揆之人情必云不便但此中未聞有阻議者或有之亦不敢聞于僕之耳茍利　社稷死生以之僕比來唯守此二言雖以此蒙垢致怨而于國家寔爲少裨願公之自信而無畏于浮言也

荅進鰣鮮榿使言進奉騷擾

近年進鮮舡隻沿途騷擾每處索水錢二三十兩夫役至百餘名地方被其毒害不敢聲言以進鮮事重也今年有李進者暴橫尤甚毆死賀御史之僕此中臺諫皆爲不平有欲言者生力止之謹以告之門下竊意進鮮重事固不敢減省然亦宜裁其虛冒舡隻華其附載私物定以限期治其違犯之罪仍選差謹慎小心者勿令多帶積猾棍徒厥奉使者知警而地方官民亦戴公之德無窮矣近　內府諸衙門積弊頼雙林馮公加意釐革天下蒙福公若肯留意于此鄖馮公不得專美且樹芳名需大受亦在于此唯高明圖之

荅邊鎮買巡撫

近聞順義已歸七八月可到又將麻喇僧盡行殺戮必忿其敗而逞怒于西僧也老酋舉動乃爾不知的否幸差人偵實仍思撫馭之策

荅兩廣劉凝齋言賊情軍清民情

羅旁自擅不討之日久矣往大征之舉擒斬以數萬計不可謂之無功但此中徭賊不能爲害爲害者狼賊耳徭山而蠢狼流來無根黠而好亂大兵一臨徭

先走於狼即竄穴中嚎木抝官兵搜而殲之無敢抗臂故所殺者皆徭賊也山深菁密逸刀漏網者安得盡無及大兵旣退下令招降則狼賊又聽招而來或詐作流戶願受一廛或託言亾命懼而歸死有司不察慨行容納彼乃嘯其徒侶繇其故巢人知我防守單弱大役難再逞其故態擾我新民故今月之爲亂者蓋狼賊非徭賊也此賊情之大較也至于浙福之兵皆浮募無藉之徒利于征剿憚于防守征剿則有鹵獲之利功成有陞賞之榮而賊衆又弱而易攻非南倭北虜以血戰而得之者故官兵無不樂于用兵

賊平之後株守窮荒升斗之衆不足以糊口一有失事罪且不測故防守之兵無不利于人之爲盗甚者身自爲賊矣烏盡弓藏兎死犬饑故諸將士多張大賊勢者亦未可盡以爲然也此軍情之大較也夫天下未有一舉百當絶無後艱者譬彼芟草鋤鉏旣過根芽再萌惟旋生旋除之耳嘉隆之間廣中處處皆盗議者謂嶺表非我版圖矣不穀違衆而用殷司徒凌司馬數年之間稍覺寧定然二公承大亂之後闢除草萊開通徑路急在除賊救民而已其中寧無有缺而不倫粗而不精者今日正賴補苴塞漏以終成

其功爾殷之頑民以衣冠之舊族處畿邑之近地猶世歷三紀人更三哲而後能變況蠻荒榛菁之區猿狖鼯鼬之類可責之一旦服吾之教令哉甲胄之士喜言征討閭閻之間又若調發惟公熟計而審圖之五嶺以南盡以付公不從中制或以威服或以德懷在公必有勝筭敢獻瞽言惟高明擇焉

荅南守備許樞使

士大夫宦南中者稱公之賢如出一口夫人有買譽于一時而渝節于後日者不誠故也惟公令聞旁達久而愈孚此豈可以聲音笑貌僞爲之者哉惟益堅雅志以副厭終是望

荅河漕姜按院

河工善後大疏深中事理即屬所司覆行張國用查係三月初間已屬順天府差長解押發乃至今尚未到此必中途賄逸矣頃已令該府捕長解家屬監候又行逐程換查于何處脫逃務見下落事係考成期限已迫若此時尚未到執事亦宜上疏自白請　旨緝拿務令得獲正罪庶足示懲若已到則照在京例盡法處之不可縱也

荅錢按院

膠萊之議王憲副原未題請但以己意經營已什七成矣王以憂去不終其事後來議者以爲奇功張大其事討賞以百萬而東人又憚于勞費故屢議屢阻今不另設官不大動衆惟責成巡撫該道以終王憲副之功需以歲月必可奏績但須爲撫臺者肯以身任之事乃可集若按院不過建議而已議者一人行者一人復爲道謀耳

荅應天巡撫伸遺論收遺才

宋陽山倜儻高明之士小節疎畧有之然不如言者所云也不穀與之同年最厚今也蒙垢以歿殊爲怛

然承示欲爲具題此厚道也公論難泯諒無人言生
徒告考遺才脏部覆科疏新奉 欽依恐難曲從竊
意諸生不過欲准考耳如專屬提學容其續考稍從
寬取勿使有遺則士子之願遂矣何必按院收之而
後爲當哉舊時經按院收考首數名多中式者故諸
生之喧告有以也然亦私矣唯高明裁之

荅雲南巡撫

先後手札示滇中東西夷情惟因俗以治斯一言蔽
之矣至謂率循舊撫之政不必另須條約尤見虛襟
雅量此正流俗之所不及安可謂之無能也安素儀

過縱安樂今已五年一旦欲逐之他求其勤必不能
且夷情惟論強弱不循理法其埶不足以統馭雖佻
雖亦將甘心頫首而歸戴焉不然雖以頗閔之賢彼
不服也安樂既爲彼中所歸何必強奪此係地方安
危甚重何嫌何疑而遷延不決耶且勘合終須完銷
但以寧裁處之勿復致疑

荅吳總憲

辱華翰深荷雅情大惠槩不敢當輒璧諸使者若係
取之屬郡仍望查歸主藏庶後來查盤僕得以自雪
也水災疏下計曹議覆俟勘至當請于 主上特加
優恤

荅宣大巡撫吳環洲言虜搆釁之機

九貢告成 國威遠讋咸公之功閱視叙實必有懋
賞矣市事諒亦不出此月可竣脏語代者姑緩其行
俾公得收全美披對之期在冬初今歲增賞數亦
不多已語該部酌從其請辱示問毋恰台吉絶婚土
蠻激勸青曾陰爲合從俱爲奇策但得二虜搆釁則
在我可以坐制此等機括不惟時輩不知卽本兵素
嫺邊事者亦未可深語也

荅應天巡撫胡雅齋

前報吳中水災大疏先至已奉 旨下部議覆後見
水利疏有惡黨聚衆搶奪事竊謂逆亂之萌亟宜早
折故不及下部徑擬 旨嚴禁公徒見水利 旨先
發謂責疏人後期實不然也天災流行 國家代有
朝廷亦何嘗坐視不爲拯救叵奈吳俗輕佻動爲揑
造家居者謂公督賦嚴急見災不報宦京者謂不必
行勘徑宜蠲免而兩都臺諫遂有以此爲言者不穀
惟鎭之以靜紛紛之論一切請罷不行會少師馬虛
席卽用公陪推而羣議始息公堅定初心無搖浮說
主上明聖 國是久定期不令任事之臣見鑠于衆

口也

答憲長周友山講學

辱華翰領悉吾所惡者惡紫之奪朱也莠之亂苗也鄭聲之亂雅也作僞之亂學也夫學乃吾人本分内事不可須臾離者言喜道學者妄也言不喜者亦妄也于中横計去取言不宜有不喜道學者之名又妄之妄也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言不宜不喜道學之爲學不若離是非絶取舍而直認本眞之爲學也孔子自言人不如已之好學三千之

徒日聞其論説而獨以好學歸之顔子今不穀亦妄自稱曰凡今之人不如正之實好學者矣承教敢直吐其愚幸惟鑒亮

答河道潘印川

賤恙遠辱垂問深荷雅情蒲栁之質望秋先萎入夏以來眼患口瘡牙痛纒綿本既脆弱加以百責攸萃晝作夜思救過不給故未老先衰也年來所患莫大于河今使公鴻猷平成奏績不穀因得藉手以少效于萬一一年内庶幾可納筦鑰謝去矣諗伏秋已過諸工無恙秋杪冬初可告成事第前行各撫臺勘議上流堤工事竟未聞奏報何耶

答宣大張巡撫

長昂黠虜不臣久矣　朝廷本欲聲罪致討但以禽獸畜之故每事包容今若悔罪眞切輸誠效款亦許自新貢馬不必勒令盡補舊逋蓋虜之所利者賞我之所重者非貢也若情在要挾無悔懼之實則閉關以絶之嚴兵以伺其間出奇以擣之威行而後可用恩也惟審圖之

答南兵部凌洋山言水災

吳中水災異常皆執政非人上干天和惶媿項已三

奉特　旨優卹俟勘至當有處也進鮮内臣沿途生事從來已久棍徒倚執妄爲亦不盡内臣之咎頃内守備喬誠齋自任處分不穀遂奬而勗之大疏一上似攻其短難以相處矣不如勿上庶不激而事濟乃爲善也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

林賊前遁東埔曾屬劉凝齋略案目蘓姓者圖之業已就矣會廣人爭功謀泄賊遁而案目被髡差人遇害今蘓姓者幸復用而讐此賊甚深圖之必力可再用前計擒也所獻牙蚶宜受而厚賚之以堅其意喬

憲副頊爲閩人所陷謗議盈篋非不穀極力保全則
削藉久矣今始脫出火坑留之恐終不免乃銓部又
謂代沈植者亦素有幹局必勝所任故此二事皆不
能從命然人之才具亦不甚相遠唯賞罰明而信任
篤則人皆可使也

答宣大巡撫

青酋今歲市馬數減諸部效順皆公制馭之功敬服
二酋伏罪順義與青酋之忠順誠宜獎賞但數年以
來東鎮每報青酋部衆從土蠻犯遼而環洲公堅謂
無此事不穀亦每以環洲公之言報本兵臺諫昭貢

虜之無他今若有此則東鎮數年所報皆實而環洲
之言似爲虜酋彌縫者貢市從此釁端生矣且二酋
皆青把都部衆彼不能約束其衆亦與有罪焉今者
罰處屢能自贖未見有功也幸與環洲公熟計之或
將所罰頭畜盡以給部衆之良善者青酋自以公意
量給服物以犒之順義俟回日另行賞勞可也犬羊
之性唯在獲賞必不問其所從來且公專閫外有利
于疆場便宜從事可也原虜詞二紙納還

答張巡撫

武盧龍者各巡按皆力薦其賢惟銓宰詗其善趨承
以鼠虛擧爲驩虞以誑愚民昔太平爲宰知之甚真
已欲劣處不穀止之以有近日之轉然不知此公之
誠且僞也大疏保留于民心順矣柰與銓部意左恐
未必覆允惟公裁之

答陝西提學李翼軒

承示查改書院併田糧事一一明悉必如是而後爲
芟草除根他日亦不得議復矣但軍屯難以招買只
宜募軍佃種納糧幸惟裁之比齋學政精明風標峻
整旦夕部議公平必當爲擧首矣慰甚令弟高擢小
兒得附傍末通家世誼益契深矣何幸如之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

吳中蠲卹部覆雖不能盡如所請然比之嘉靖甲寅
辛酉已爲優矣但踰格之恩宜從　上出　皇明祖
制凡優免稅糧當內定于心臨期便決勿使人先知
要名于外良亦爲此乃聞公以議蠲分數遂傳布于
民間彼中士民方翹目以望而　朝廷又不能盡從
其請則恩出于下怨歸于上矣今宜如部議宣布
上德意從實擧行

答藩伯徐公學古

別楮云云誠有之不穀不俟見教月前已馳書南中

臺諫爲公營解傳于乃不穀門生諒不相遠矣平生所薦遂保全天下賢者甚衆皆不使人知茲因示及設爾奉聞亦以釋公之疑也

荅河道巡撫

膠萊通渠先年王憲副刱之工已強半今但尋其遺跡續其前功以通商爲名責之該道假以歲月可無大費而辦要之商通而漕亦利矣柰何近年議者聞張太過東人憚于勞費百方沮撓以故旋議旋罷承教極盡事理但欲動支錢糧必經題請而代公者又未知能任其事否俟公入京面議

荅大同巡撫賈春宇計遼薊協爲聲援

辱示老酋回巢宜加賞犒及准青酋續市俱制虜要機雲中墩墻俱用磚包誠一勞永逸之計但六百里邊墻取之于班軍口糧能辦否幸與新督撫計之先報土蠻大舉犯邊卽馳語該鎮戒備堅壁清野李帥持重勿出使戚帥選銳出關應援而自以重兵駐一片石伺間出奇邀擊近報賊犯寧前見我兵雲集卽望風而遁然非大衆賊也承教允合機宜自此遼薊聲援相通二將協和勤若常蛇不穀於此頗殫心力但時人未必知耳

荅兩廣劉凝齋

嚮林獲功在公建牙之始先聲震疊軍威丕振矣薄賚未足以酬尚有待焉但聞推官劉子麒先被賊執今報病故豈卽殺于賊中耶抑脫賊而後亾也廣右議征八寨此或不容已者已屬本兵從其請矣廣中軍令素弛募兵爲賊今一切以法繩之須行之以漸而又有以待其變乃可雖審圖之昨撫閩中報東埔寨主言林賊雖投入暹羅尚往來攻彼寨寨中蘇姓者與之深仇必欲擒之此卽公撫閩時用計購致者昨已密屬耿楚侗及呼帥艮朋仍循公前[illegible]入蘇姓圖之此賊若往東埔公不必再遣間恐爭功漏泄如

昔年之事若在暹羅則可用計亟圖以杜後患

荅保定巡撫張滸東

林知府被盜此中一月前已知之近京地方仕宦遇盜豈容掩乎邑令之掩匿蓋亦愚矣又九月初間有人言保定地方礦賊竊發官軍逐之致傷十餘人久之亦未見奏聞不知其事實否附此一問

荅南司馬凌洋山

辱示議處馬快舡疏切中事理已屬兵部覆行前得龔道長手書極稱羅旁蠻定之功而深以劉凝齋之

前案為失策且言前誤用司道之言率爾題 請
征剿後親巡羅旁舊巢始知不必用兵惟當從容處
畫以終前人之功固未嘗有一語搜求承示謂蓄有
機括恐未然也近日擬 旨及覆凝齋書咸用其意
謹錄奉覽

答兩廣劉凝齋論嚴取與

八寨之征在兩鎮似不容已本兵已覆從其請鹽利
事自隆慶五年建議今十年所積寧止五萬已擬
旨下部稽查往日浪費之弊雖不可返庶可救于將
來耳監司撫按取受不嚴交際太多費用太泛皆嘉

隆以來積習之弊各省大抵皆然而廣中為甚自不
穀戴罪政府以至于今所却兩廣諸公之餽寧止萬
金若只照常領納亦可作富家翁矣若此類者不取
之民而孰辦耶夫以肉驅蠅蠅愈至何者以致之之
道驅之也司道之取與不嚴欲有司之從令不可得
矣督府之取與不嚴欲司道之從令不可得矣尊示
謂稽察吏治貴清其本源誠為要論顧積習之弊亦
有難變者一方之本在撫按天下之本在政府不穀
當事以來私宅不見一客非公事不通私書門巷闃
然殆如僧舍雖親戚故舊交際常禮一切屏絕此四

方之人所共見聞非矯偽也屢擬 嚴旨獎廉抑貪
欲庶幾以身帥衆共成羔羊素絲之風而終不可易
乃苞苴之使未常絶也鑽刺之門未嘗壅也雖殘荼
茹堇徒自苦耳何裨于治理耶雖然不穀固不敢以
人之難化而遂懈其帥之之心也早夜檢點惟以正
已格物之道有所未盡是懼亦望公俯同此心堅持
雅操積誠以動之有頑冥弗率重懲勿貸至于中傷
毀排則 朝廷自有公論可勿恤矣張帥已屢飽彈
以驅策代者似可用幸少優假以鼓勵之諸惟鑒亮

答藩伯周友山論學

不穀生平於學未有聞惟是信心任真求本元一念
則誠自信而不疑者將謂世莫我知矣屢辱華翰謬
為許可孰謂世無知已者乎以代公雖去猶未去也
君令臣恭古今通義如其不善固不可強人以必從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今人乃務抗上令以
為名不知侮令方命孔子以為惡德堯舜之所不容
也近見江右二司入京者語及當推事猶是常而非
公乃南中臺諫亦遂有物色之者不穀已極力曉示
之矣新直指出仍當詳語之然公既有取于不穀之
學則世俗之橫議亦勿恤可也

答三邊總督郜文川

乗義東歸終始守約欵順彌堅皆公之鴻略也至欲從寧夏內邊經行一節鄙意切謂當力阻之然計其時從邊已定故亦不及矣寧延二鎮已免擾費又因以杜諸虜往來之衆疆圉之利也張臣調用以張傑代之俱如教屬本兵議行其肅侯公處虜功多須請旨特與一蔭其前蔭則不可復也餘領悉

答陝西學道李翼軒

項者部議評執事卓然異等望實僉茂 賜環有日矣不榖愛賢一念實出至誠辱遣謝彌以為媿

答兩廣劉凝齋計處海賊

辱示羅旁兩山漸次平定慰甚龍川河源撫賊既寔頑不悛法當芟除且粵中安揷各撫民將視此為向背除去此種餘卽破膽矣閩林賊近已竄暹羅招致或可因而圖之項已寄語閩中當事者言此賊在東埔則屬之閩人廣中不必措意在暹羅則屬之廣人閩中不必為謀恐兩處爭功如昔年也

答河道江心源言棍徒假借

近來各處盜防稍弛故借淮事以警之非苛求于左右也猥辱遣謝深以為媿承示管河諸君俱宜責成久任俟勘官奏至悉如所擬留用也近訪有棍徒假名張梅稱為不榖家人于江南北一帶貿易聞公亦為所誑給與牌票悉免關稅又擅乘驛船有所求索昨小兒嗣修已拏獲付之于理矣小兒居家閉門誦讀卽敝郡有司亦罕與接見四方相知有惠毫不敢領豈復差人遠事貿易乎此後再有奸人假稱不榖族姓家人者不論真偽卽置之重法如公不忍加刑希差人拏解來京願得而甘心焉仍乞通行貴屬嚴加緝訪有重令脫逃者將官吏提究庶奸人無所假借地方亦免擾害往王敬所督漕曾有詐稱爽舍子

弟者卽時捶殺不榖至今感之諒公愛我丈當厚於敬所也敢布腹心又聞前如江令有令弟名一鯤者與為信否法紀所在恐不得以親撓也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

貴屬諸君才品公評隲精當俱貯之囊中次第用之沈二等昨以才望擢用公論素許劉豈能中之丈地畝清浮糧為閩人立經久計須詳審精覈不宜草草各經委正官 朝覲畢卽促之赴任林賊既入暹羅已專令廣人圖之閩中不必措意恐語泄復竄前日之轍若于東埔仍有往來則結江黃以為聲援亦二

策也鄧令弭盗之功甚奇雖不必奏績而其功宜紀
錄

答薊鎮巡撫張崌來

虜酋帥衆掠史車二酋原因盗馬索賞耳夷虜彼此侵盗乃其常態諒無他虞但史車二酋每每挑釁於各部及其來攻又急控我謂其侵犯且求庇援不從則彼謂我不足恃而有離心從之則各部又謂我曲庇有罪而竊爲口實要在辯其曲直從公處之須宣指倉惶來報已詳示以此中委曲令聽督撫處分也

答南守備樞使喬誠齋言治差役騷擾

南中差遣公所措畫已極嚴密自今奉差者恪守約束必無事矣驛遞積猾與各官跟隨棍徒通同爲奸侵欺破冒而内臣爲其蒙蔽事發乃獨任咎獘誠有之奉教即示各衙門嚴加禁治

答殷石汀

小兒嗣修懋修曾從汪南明公學古文詞昨懋修場中五策似欲步趨其一二者今附二冊煩爲轉寄呈覽以謝其指教厚意然嬰兒學語殊未成音聊以搏笑云爾

答兩廣巡鹽

守邊廣鹽改復商販誠爲省便但殷石汀以古田初復戍兵額餉取給于此原議三運後乃漸滯殆轉輸造船之法有未周悉似難盡咎于官運也今擬兩路并行似于官民俱便人之趨利如水就下既開此竇路近而利大將來廣右之運必至盡廢古田軍餉將安所出不可不深長思也更望熟計其便

答陝西學道李翼軒

華翰領悉諗榮滿期迫以執事夙望目下便宜喬轉今既有欲盡之情當暫停以俟奏最也

答雲南饒巡撫

別楮云云前已具復想道尚未徹記室也廣右鑄錢議欲採銅滇中乃場屋經生之譚原未題請寧可遂行承示剖析已悉不穀得據此以謝妄議

答邉鎮巡撫高鳳渚

正月承翰示未及具復茲又示神利二堡工完及陽方口邉垣奏報疏即下所司議覆矣盤道之工一向以爲難成皆據道旁之言即該道非親履其地故難修築止具文耳公一行親歷而膠土水泉應時而出

豈鬼神所輸耶則今昔之虛實較然矣公開府一方事有利於邉防者得以便宜行事況二工原經奏請者斟酌贏縮一任尊裁公雖不自言功自有不容掩者

答山西巡按趙用吾

礦盗事即屬所司議覆此事初起原微撫臺倉皇奏報致厪　聖問奉　旨查叅又不作速具奏此傳公之過也大疏勘報已明諒無回護

答兩廣劉凝齋

承示林賊入暹羅在廣中圖之爲易特閩人亦有獻結束埔合從之策者僕已止之專屬廣中以便從事但暹羅既被其迫挾而受之則此賊尚彊恐暹羅不能獨制林賊亦必深防我圖之閩使至彼少泄其事則謀敗矣此中須別有奇策乃可奏功公言此賊決了在今歳僕固未敢以爲然也羅定兩山已定幸責該道有司加意撫綏恩威並用俾人心既定法令得行自可化浮移爲土著即編爲排年可也劉推以事已悉

答司成張宏陽

承華翰知公有卜夏之痛得許司成書極言公苦悰殊爲懸念頃方欲借重南院既歸志已切不可彊留即屬銓部覆允用遂高致然乘此遵養大昇固有日

也

答劉凝齋

八寨兵已奏捷諒此時竣事矣武弁遊民私買賊級乃廣中沉錮之病今得力袪此弊則功賞皆實但先年有　旨凡大舉征剿皆憲臣親臨紀功今不知紀功是何司道官紀功得人積弊乃可革也黄總戎頗有志向不安下流但微負氣將官負氣正可駕馭而用之固愈於頹靡惵熟剌則以事結納者也俟至任

信至如聳論戒諭之舊例二司領　勑行事有地方
責者俱不進賀近來往往有之實非事體至如進表
官嚴限回任又奉有　明旨而惠潮二道乃經年不
行赴任殊爲違抗俟有問但擬　旨行查此等事全
在撫按綜覈違者必據法處之則人自知儆萬里之
外　朝廷安得盡知即部中皆難一一查覈也

荅宣大鄭範溪言省卹脾惠程

承示順義貢物已進　上大疏屬所司覆行兹有一
事預爲告陳先年　聖駕謁陵宣大軍門移駐全道
扈從閣臣皆饋送下陳殊爲煩擾今次斷不敢當頃

告之司禮諸君諸君亦以爲然望公俯亮槩行停辦
若備而不受爲費多矣内閣中貴既免他處自可悉
停亦以少紓民力由中之言萬惟鑒允餘俟另復不
一

荅甘肅巡撫侯掖川

承示廕典以令孫承之法之正也第公愛子情深厚
在知契亦宜仰體但須懇疏乞　恩下部議覆乃爲
穩便不宜以咨行也因憶徐存翁長郎官生名璠者
初亦以科場事華廕後在閣考滿廕子中書舍人例
以次子及孫承廕存翁具疏乞　恩蒙　世廟特允
仍以璠廕此係輔臣特　恩難不可援以爲例然今
久勞邊鎮賢郎昔以幼冲爲人所誤情亦有可原者
若引罪哀懇　聖慈或亦矜念也敢布腹心惟高明
裁之

荅翰學黃葵陽

禫除承俯念兼之貺儀深荷雅意所惠槩不敢當輒
以璧諸使者謝謝小兒敬修懋修夙承教迪兹並捷
於南宮敢忘所自但不穀德薄享厚翦息又俱黙仕
籍殊爲慄慄耳

與浙江撫院

承示拾遺鄭衷州物議甚重不能存之龍宗武陳一
鈁部擬罷斥不穀違衆議而薄謫之龍出不穀門下
素知其有才若陳則止憐其爲新甲科不忍遽棄固
未知節行之高如此也調官後曾至朝房一見問其
姓名亦吶吶不能言宜其不悅於流俗也今既在降
調之列他日尚可湔滌擢用承教已處之囊中矣外
小兒嗣修書來言執事厚貺厚禮槩不敢當已璧諸
使者未知得歸主藏否此後無煩再及庶小兒得追
不恭之罪在臺下亦省差遣之煩也便中附謝并布
區區幸惟原諒

答按院王公劄

鎮江以數百惡少擁背橫行非有潢池弄兵閭左揭竿之變也當時兩御史親臨其地衣繡持斧兵衛森列能擒治首惡數人即衆皆披靡鳥獸散矣乃坐視其橫肆不爲之所反爲之發官帑弛栅欄以苟幸無事獨歸咎於府佐將令稔惡者益無憚耳如聞江北諸郡皆有此風故借此一警之來教謂宜重治首惡撫恤良善嚴禁私錢俱於事理切當已屬所司行之

答雲南巡撫言沐鎮守安土司事

叠辱翰貺深荷雅情厚貺終不敢當謹領眼掠及雒

生杯二事用承遠意餘璧諸使者雒生杯不知何物所造何所用之便中示之以廣異聞外霑益事情既經所司摘參理須完結司道避嫌深屬淺見今　朝廷之上公道昭然是非可否一以理法爲斷何嫌之有即如沐氏事自嘉靖以至萬曆十有餘年人皆避嫌莫爲之處朝受其賄暮即參之欲以滅其納賂之迹而事愈不可解自僕當事明目張膽爲之排解十餘年成案一朝削除於是沐氏始得有其爵祿而朝廷紀法亦彰使僕當時少有避嫌之心則其事至今不結昔也受賄之人皆袖手捲舌莫一言爲之辯稱乃僕水米無交之人耳故知凡避嫌者皆內不足也如謂許其繼嗣恐安國亨與者繼榮或生事端則安樂者之入霑益四五年矣不聞國亨與繼榮有言何至今乃生事端乎繼榮小醜也不能爲害國亨雖悍近乃遵僕五章之約奉職惟謹貴州巡撫方欲爲之題請復其冠帶彼又安敢復啟釁端自取褫奪乎今但當據霑益部衆所推戴保立者爲之題請了此勘合他日若有變動再處未晚其王易世者似不必早爲辨豁待此事處明其罪自應末減并莫州守亦并申理今即先釋易世之罪亦不能完銷勘合也疏

已令來人寢之遞西事誠如翰示公移各件俱見遠略諸惟鑒存

答賈春宇

僕久握大柄天道忌盈理須退休以明臣節況當典禮告成之日正息肩稅駕之時抗疏乞休甚非得已迺　聖恩留諭再三未忍固求私便輒復就列徐俟再圖辱華翰勉以大義具悉爲　國至忠兒輩寡學並竊科名猥辱華翰尤深感切

答憲長徐中台

不穀比者抗疏乞歸羣情驚惑不知鄙意固有在也

夫不得決去于宅憂之時而乃乞骸於郎吉之後此豈尋常大臣所爲進退者耶顧此意不敢以告人而世亦無知我者茲承華翰深獲我心但奬借過情殊用爲愧耳老母誕辰猥辱記憶小兒冒竊高第實出御筆親題不穀德薄享厚日夕兢兢又辱華箋賜賀不勝感戢

荅宗伯董潯陽

僕之非陋儤荔徃厠詞林得隨長者後徒幸簪筆荷橐可供文墨而已不自意徼時厚幸致位台司謬膺顧託之重力輕於鴻毛任重於泰山受事以來惴惴

如臨淵谷恐一旦顛蹶以貽知己羞茲賴 主上聖明中外乂安苟幸無事乃敢抗疏乞歸冀得完軀以去誠陳力就列非敢貿譽於退恬也雖奉諄諄懇留暫爾復出然惶懼之懷終不能釋頃賢郎至辱華翰奬借爛然盈楮不匡其所不及而假其所不能讀之使人汗流浹衣也兒曹寡學幸附令孫驥尾僭致青雲僕之奉教於門下有年矣於賢郎謬有一日之雅今兒曹又在世講末僕之於翁相契豈有量哉辱惠厚儀不宜抗拒但比來交際从糜輒敢璧諸使者草草附謝并布區區

壽陳松谷相公

恭惟台師願重丘園望隆朝野日者長公太史乞恩歸覲仰感 聖懷念舊學之忠勞嘉仙齡之增衍特頒異數用介壽筵誠曠世之希逢熙朝之盛典也至於橋梓傳經繼升講幄衔恩策駟耀寵庭闈又詞林未見者載之史冊以爲侈談矧正夙荷甄陶親逢盛美其爲慶幸萬倍恒情也正猥以非劣謬膺重任夙夜兢兢若臨淵谷頃扈從山陵還懇疏乞骸冀以少休駑力獲免顛躋乃不蒙俞允致廑 聖母慈諭申命諄切不得已輒復視事以俟徐圖然力竭而馳驟

不止將不知其所終矣辱在門牆幸有以敎不腆薄幣偕長公而布之台座少致岡陵之祝惟鑒其誠悃曲賜麾存幸甚

荅藩伯賀濬菴言得國士

別楮一一領悉夫人才難知知人固未易也不穀平日無他長惟不以毀譽爲用舍其所拔識或出于杯酒談笑或望其丰神意態或平生未識一面徒察其行事而得之皆虛心獨鑒匪借人言故有巳躋通顯而其人終身不知者如公所言咸與援於衆力借譽於先容若而人者焉足以得國士而士亦孰肯爲之

用。武辱示畧陳所以自是誠宜忘言矣

寄有道李中溪言求歸未遂

一歲中兩奉手翰坐宂且無南翼久失裁謝死罪正少無世韻宿有道緣不意爲時羈紲遭逢明主備位台司十餘年間負重剖繁備極辛楚然遵道之志未敢少衰也頃者賴天之靈中外乂安 國家無事乃稽首歸政懇疏乞骸亦欲逃慕留侯庶幾得棄人間事矣乃蒙 聖諭諄切朝議懇留不得已輒復視事以俟徐圖但恐世纓日錮歸宿無期歔悵歔悵劉道長九峯書至具言道履康吉仙齡增衍欲建坊表閭

以昭盛世人瑞誠觀風者之事也承差旋肅此附候奏對拙稿一部中有乞歸本末謹寄呈一覽別有專啟付令嗣中書君處想當覓便以達左右萬里緘書不勝馳慕

荅兩廣劉凝齋料擒海賊

廣中舊將唯陳璘獨存羅旁餘孽未靖尚須經理未奉教之先已屬本兵議覆戴罪立功自贖承教益先得我心之同矣林賊事竊謂公既審圖不宜又騰之章奏致有漏泄方欲寢奏而差人已投進矣賊甚恐而廣人貪功寡謀向以敗亾餘卒數十百人直泊近溟竟無有睥睨之者公謂諸番之計不成彼無所容必復反於廣反則擒之僕固未敢以爲然也廣西官盟事領悉

荅周宗侯西亭言春秋辯疑

兒曹忝竊猥辱遣賀深荷雅情厚惠槩不敢當謹領秋鏡及佳刻三種用承遠意餘輒璧諸使者幸惟原亮春秋本魯史舊文仲尼稍加筆削益據事直書而美惡自見非有意於褒貶也自三傳啟穿鑿之門世儒襲見聞之陋聖人記事之意寖以茀存所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僕嘗欲論著其說而未暇今讀

尊製辯疑則多與鄙見相符益僕至是可無言已敬服敬服

荅河道潘印川

兩奉翰教領悉河工效勞諸君奉 旨加恩銓部以冗遂忘題覆茲面促之始全據具題請加級陞補一切從優如五州同三爲貢行二爲吏負部擬三司首領僕皆特與府判他俱類此蓋不如是不足以勸有功而厲任事之臣也昔言人之有爲有守汝則念之僕嘗以此入告 主上言國家爵祿以待有功有功之人不但宜加以爵祿還須時時在念不可忘也將

愛具道所以游君即加銜代陳大參督催爲大界地
遲同鈌先已推補曺鉷俟兩淮有鈌即用之

苔福建巡撫耿楚侗言致理安民

夫田賑饑驛傳諸議讀之再三心快然如有所獲蓋
治理之道莫要於安民究觀前代孰不以百姓安樂
而阜康閭閻愁苦而危亂者當嘉靖中年商賈在位
貨財上流百姓嗷嗷莫必其命比時景象曾有異於
漢唐之末世乎幸賴　祖宗德澤深厚民心愛戴已
久僅免危亡耳隆慶間仕路稍清民始帖席而紀綱
不振弊習尚存虛文日繁實惠益寡天啟　聖明雖

在幼沖留心治理僕每思本朝立國規模章程法度
盡善盡美遠過漢唐至於宋之懦弱牽制尤難並語
今不必復有紛更惟仰法我　高皇帝懷保小民一
念用以對越　上帝奠安國本耳故自受事以來凡
朝夕之所入告教令之所敷布惓惓以是爲務鋤強
戮凶剔姦釐弊有不得已而用威者惟欲以安民而
已姦人不便於已猥言時政苛猛以搖惑衆聽而迂
闊虛談之士動引晚宋衰亂之政以抑損　上德矯
扞文罔不知我　祖宗神威聖德元與宋不同哺糟
拾餘無裨實用徒以惠奸宄賊良民耳世儒達治者

鮮能勉達　上令而實未得於心所以宜上達下者
苟以文具規免罪責而已比見公諭所條布訓辭諄
若嚴整而肫肫愛民之意藹然於言外以是服公之
高識宏抱非世儒所能及也願益自信而堅持之竪
軍道裁革爲便彭湖賊未必即是吳倭但嚴備以待
之不必勤于遠也人旋附復拙稿末卷有歸政本末
謹附一覽

與楚布政馮修吾

兒曹忝竊前已承厚惠茲不敢重貺謹用返璧李惟
鑒原外黃州同華舉人瞿九思長小兒鄉同年也素

以才高見忌鄉曲以致陷于文罔非其罪也惟仁人
酌宥之餘不悉及

與楚撫院王見峰

黃州同華舉人瞿九思長小兒鄉同年也初以衆歐
父母官爲向道長劾奏問發口外爲民比時行法之
初見其情重遂從所擬後廉知其爲鄉曲所忌嫉坐
以重罪殊爲誣枉且其人乃瞿憲副之子文學甚優
其子亦有奇童之稱母老子少身當遠涉僕聞而憐
之渠有辯疏聞憲司咸知其枉欲爲末減按院朱君
亦將允之但事關兩院會行而公以其事奉　肯特

難于翻案竊謂法行而當人心乃服一夫不獲將于
之辜若果寃枉宜從辯豁僕亦不敢固執前　旨致
令天下有寃民也幸會按院審處之餘惟鑒亮

荅甘肅巡撫侯掖川

賢郎廕典事銓部援例執奏奉特　旨允從乃異恩
也夫　上之注念于邊臣如此諸公抑何以仰荅乎

荅兩廣劉凝齋

八賽奏捷西鎮將士不爲無功但其敘錄稍乏承敎
謂近日邀功希旨者宜漸約之深合鄙意科中以奏
報異同疏請行查議者遂謂公恤巡撫之不候會本

覼先人奏故有御殆以私意相窺也還羅夷使所呈
林賊事三件渠來中國數年職爲通事非彼中要人
所言未必得其要領但言其用事者姓名及其放蕭
云云似有可采者謹附以備暇筭之萬一非以爲奇
也

荅保定巡撫張滸東

亾弟南歸辱給勘合謹繳納禁例申嚴頃有頑僕擅
行飛票騎坐官馬即擒送錦衣榜之至百其同行者
俱發原籍官司重寃矣仰惟　皇上子惠窮民加意
驛傳前遣皇親於武當祈嗣亦不敢乘傳往來皆宿
食旅舍蓋　上之約已厚民如此僕忝在執政欲爲
朝廷行法不敢不以身先之小兒去歲歸試一毫不
敢驚擾有司此臺下所親見即亾弟歸亦皆厚給募
資不意又煩垂憐也此後望俯諒鄙愚家人往來有
妄意干澤者即爲擒治仍乞示知以便查處勿曲狥
其請以重僕違法之罪也前奉　旨查朝覲官遣牌
馳驛者以不聞奏報辱在知厚敢以直告

荅河道潘印川

辱示進鮓船隻誠於築壩有礙惟早行則兩不相妨
已屬司空議覆但事干內官動以遲誤進鮓爲詞必

不得已先選舟數隻停泊壩外以待盤剥可也武職
陞級事已屬本兵議處矣

荅臺長邵梅墩

辱示行取各官考語具服精鑒常君者固僉憲昔誠
以訐盜事控之于我方詆其短復訪常之所執爲眞
故徵用不遺今奉敎自當置之妙選也

荅承天守備樞使王泳齋

陵工告成貴省工堅地方受福不淺此雖在事諸公
之功然就中調停處置公之功多矣頃於皇極門閱
視新工司禮馮公張公及工部諸公咸在語及顯陵

事不穀因舉平日所言公與楊君節省忠勤成此大事費不當先年之什二者對衆昌言之馮張亦亟爲嘆服且云昨已奏之聖母　皇上矣內外在事諸君咸嘖嘖稱之不已惟公英聲茂實騰於朝著敬服敬服前奏陵府校尉卽屬本兵議留

荅宣府總督鄭範溪

辱示虜情一一領悉順義病旣狼狽豈能復起土蠻素無遠畧且與西部不睦豈肯爲之勤兵報怨切盡之請亦必不能成虜勢窮蹙可見矣順義一故變態百出顧吾所以應之何如此事當勞公經畫然拓土

開疆安邊服遠亦在於此今宜事事設備預爲之圖以待其變可也鄧兵憲有才畧習邊事俟有缺卽補不別推也鎭口堡開礦事公所諭咸中機宜但利之所在人爭趨之且虜人不知所謂礦皆板升之徒導之板升之人雖得礦亦不知煎取之法又內地之人導之以中國法度之嚴人猶以死犯禁況邊徼之外犬羊之類乎如此推之雖能暫戢于今日亦難厲禁於將來尚煩公之籌慮人旋草草奋文三帋仍附納備查統惟鑒存

荅江西巡撫王又池

逋盗就擒足消地方隱禍石僉憲昔守寧州屢獲巨盗故卽畀以該道之重今其效乃爾天下之事豈不在用人哉泰和盗發于公未任之前今愆期未獲似亦用非其任耳

荅石麓李相公

弟違遠光儀於茲十載矣以綿力負戴之不暇無能時時修問左右以自暱於疏薄無所逃罪翁不加督過已爲厚幸乃辱尋舊盟懷之以好音臨之以重使豚兒忝竊又承厚情遺綺珍貺駢蕃益彰弟之不德也愧感愧感弟以菲劣謬肩重任恒恐中道顚蹶有

負夙昔期許之心茲幸　主德日新國家無事弟乃以其間乞身而歸未蒙俞允付囑愈重早夜兢兢誠不知死所矣翁素憐我何以策之俾獲全於末路乎使旋草草附謝鄙情薄敬肅具別楮統惟鑒存

荅楚撫院王見峯

頃者　陵工告竣仰伏鴻猷費省工堅功高賞薄尚祈有待也承教示一一領悉謹欵復如別幅統惟鑒存

一五閒之事實林維喬賓謀以激之若使當劉應被刺時佯爲杳處行刺之人而徐徐撫定之亦必無事

矣今該道既認能處姑待之可也
一德安藩宮宗事前偶有所聞故直以奉告今從寬
盡法在公自有鑒裁但事已華歲久而不決將來恐
他人發之今似宜速了且　主上睿聖若其中有隙
亦難逃于日月之明也
一楊安誠既有華容例具題相應
一屯田道事簡併之驛傳誠爲省便沈君有缺即補
必不久淹若俸資已及他轉亦可
一留守司郎進表一員可裁也

答順天張巡撫

兩承翰示一一領悉前事　明旨所查惟朝覲道牌
馳驛者即所參苑寺太原二人亦足以應詔矣若其
及其他恐干連人衆所傷者多今始爲隱涵後若再
犯即達官顯貴亦不能少貸矣舊染頹俗久難驟變
彼頑梗玩肆之人以爲法雖如是未必行也今量處
數人以示大信于天下庶幾有所憚而不敢犯乎然
惟在各撫按以實奉行不致廢格詔令可耳今臺諫
諸君屢奉嚴　旨詰責常慮無以塞明詔苟搜得一
事如獲奇寶一經指摘聲價頓損故願諸公之毋舍
已以徇人也至于三司官在本省地方夫馬廩餼用

之自不爲過惟出境則不可若宣大之于薊遼則地
隔兩鎮各有軍門統屬自難以相通若奉　勑者則
不在此例矣辱垂詢謹復

答宣府張巡撫

辱手翰貢馬已入虜情馴服慰甚去年青酋亦未赴
邊不來亦省事不必責其親赴也張劉留任別選獨
石俱屬本兵議處近得西部消息言順義病已沉錮
部下酋長各自爲心此酋死虜中當大亂恐土酋將
乘其敝諸制禦方畧願公預圖之務練兵積食審於
自治以待其變耳

答憲副吳道南

前承翰既已具復所璧厚惠仍希查存茲手翰一一
領悉順天撫按奉　旨查覈遺牌馳驛者十餘人而
公與焉不穀知之姿曲多所涵宥惟量用數人以應
明詔然公昔別時謂自行召募不煩有司矣乃又挂
時議何耶　朝廷法在必行後宜愼之恃厚以告幸
惟鑒原

答司寇王西石

兒曹寡學目竊非望猥辱翰貺深荷盛情兒懋修前
過貴縣得望見下風卽承鑒奬以館閒期之今果冐

忝至此伯樂一顧遂成駿品感謝弟德薄享厚日夕
慄慄懼顛躋之遄及耳頃者乞歸寔揣分虞危萬非
得已且欲因而啟　主上以新政期君臣於有終乃
不克如願而委任愈篤負戴愈重孱弱之軀終不知
所稅駕矣奈何伻來諗慈闈多慶福祉日臻翁聚順
承顏起居休暢慰甚人旋附謝別楮侑柬薄物統奐
麈存

答河道潘印川

兩承翰教領悉比者平成奏績公之膚功固不待言
然亦藉督漕同心之助況河漕歸併已有成命則今

之代江者亦即以代公不可不慎也反覆思之莫如
洋山公爲宜此公虛豁洞達昔在廣中僕妄有指授
渠一一取其意而行之動有成功則今日必能因襲
舊畫以終公之功一善也官尊權重足以鎮壓二善
也留京叅贊重任也　朝廷加意河漕特遣重臣以
行則在事諸臣誰不奮厲三善也南中道近聞命即
行不煩候代則漕事不致妨廢且得數月與公周旋
同心計處何事不辦四善也公即旦夕回京亦不遽
添注管事駢枝閏位何所用之不如即代洋山是身
不離南中可以鎮異議屬人心此中入座虛席一轉
移間又無妨於他日之柄用於公亦有利五善也有
此五善慮之已審故遂部議而請　上行之恐公不
達部意敢布腹心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承示哈酋東行已止深慰懸慮頃者奉書謂欲止其
行須得眞情曉以利害乃中機括今其本情乃順義
左右欲借事遠之故公一爲點破而彼心遂悟所謂
咫尺之書賢於十萬之師也仰甚然細查虜情順義
部衆已離邊圉自此日多事矣願公之留意而熟圖
之也

答山西徐巡撫

太原守投揭部院自辯馳驛非其本意悉由相知者
差人護送都臺即欲據揭併叅不穀喻之乃止原揭
奉覽蓋聞智者不先人而後已也仁者不危身以邀
恩也夫各撫按司道之公背　明旨而以傳驛狥人
也冀以避怨而施德也今既不見德於人而又有累
於已豈不兩失之乎仁智者不爲也公嘗告我曰今
內之紀綱政事已覺振肅而外之吏治民風尚未丕
變則諸大吏不以實奉行之故也不穀深韙其言今
若此非可謂之奉法也以公之高明彊毅而猶若此

況其他乎已矣乎吾無望于人已恃在知厚直獻其
愚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幸惟原亮

答太僕羅聞野

向承示牧地事即一一擬　旨舉行趙卿已該督府
疏留銓部覆允矣乃又以乘傳被糾不得已爲請恩
於　上薄譴留用渠果能終其事而有功自不防于
他日之顯擢不然將來寧無議其後者乎須示以
朝廷之意令其加意策勵可也更置尚屬疏已屬所
司議覆

答南兵兼河道凌洋山

向承教粵中經理不辭再勞具見公忠身徇國不勝
敬仰後思彼中事體近已畧定好議喜事者知鄙意
有在亦自歛戢而不敢復興事端今若無故易置反
覺多事且瘴癘之鄉亦不忍再煩也河漕虛席因憶
公鴻猷偉略優游留省無以騁才而河漕重任比之
東粵尤爲緊要先朝嘗特遣重臣經理且二三年間
僕力主印川公治河之策幸有成功今仍須素有威
望者繼之庶可以行僕之意而終潘之功博求中外
無如公者故暫借經理他日此中八座或虛一轉移
間其勢又甚易也恐公不達所以借重之意而有外

于左右故畧布區區萬望鑒亮查藏會用夫馬疏大
有裨於民生已屬所司議覆矣

答湖廣巡按朱謹吾辭建亭

承示欲爲不穀作三詔亭以彰　天眷垂有永意甚
厚但數年以來建坊營作損上儲勞鄉民日夜念之
寢食弗寧今幸諸務已就庶幾疲民少得休息乃無
端又興此大役是重困鄉人益吾不德也且古之所
稱不朽者三若夫恩寵之隆閥閱之盛乃流俗之所
艶非不朽之大業也吾平生學在師心不蘄人知不
但一時之毁譽不關於慮即萬世之是非亦所弗計

也況欲侈恩席寵以誇燿流俗乎張文忠近時所稱
賢相然其聲施於後世者亦不因三詔亭而後顯也
不穀雖不德然其自許似不在文忠之列使後世誠
有知我者則所爲不朽固自有在豈藉建亭而後傳
乎露臺百金之費中人十家之産漢帝猶且惜之況
千金百家之産乎當此歲饑民貧之時計一金可活
一人千金當活千人矣何爲舉百家之産千人之命
棄之道傍爲官使往來游憇之所乎且盛衰榮瘁理
之常也時異勢殊陵谷遷變高臺傾曲池平雖吾宅
第且不能守何有于亭數十年後此不過十里鋪前

一接官亭耳烏覩所謂三詔者乎此事比之建坊表宅兆為無益已寄書敬修兒達意府官即撤已行工作已興亦必罷之萬望俯諒

荅兩廣劉凝齋

近得閩中信林賊去年十二月十五日與暹羅相疑掠其船五隻走入佛丑海嶼在彼造船此時東浦寨與暹羅合謀圖之欲擒此賊以獻不知的否果爾公但以靜待之不必又差人往圖致生得失也

荅福建巡撫耿楚侗

借重閩中已及三載擬將簡置內臺覬以助僕之淺

薄忽聞令先公之訃無任悯怛且二三年間僕將復有明農之請不能為　國家早進賢俊置之周行即死有餘憾矣惟公罹此大痛不審體中何如幸割情以禮自遣人旋草草附唁并以薄奠布之令先公几前統惟鑒亮

荅保定巡撫張滸東

辱翰示領悉閩堡茂等衛有站馬軍深為民害今驛傳既清則此項事似在可省幸查明疏請亦可推之畿輔諸郡也

荅司空陸五台

前沈翰撰至辱手翰情款藹然令人遐想春間扈從山陵歸乞骸骨乃不獲如願而屬任愈重閣東老牸策鞅不休誠不知所終矣兒曹寡學自竊非望伏承嘉問彌切愧悚厚惠槩不敢當并前沈君所將俱璧諸使者拙稿末有乞歸本末謾附一覽

又

今歲傳臚小兒即少時妄對隱士絕無才者也公當盛漢之隆而能蟄蠖屈不一建立于時得無為兒曹所誚乎一笑（懋修謹按隱士無才謔語乃是懋修童子時侍業師高士及五台年伯於坐業師出對示懋修曰書生宜立志乃即對曰隱士絕無才業師不嗔也但改無字為多字故一坐盡大咲也）

荅宣大巡撫鄭範溪

馭夷之道譬之蓄狗馴則飼之驁則箠之箠之而馴則又飼之上谷虜情微與雲中有間向來每從優假以致驁驁若竟從姑息則狂猘無知便謂我畏之而益肆矣今該鎮此處極為得策足以折其亂萌挫其狂逞且有裨於貢市不小皆受公之成算也承示不勝仰慰人旋草草附復總戎原帖納上

荅三邊總督

辱示虜情一一領悉套虜與雲中上谷徼為有間款

貢之議始於順義故事每優假套虜務求貢甚急我固未之許也後以順義爲之懇乞黽勉從之然一切約束賜與皆與順義不同而彼亦不敢厚望蓋方以得請爲幸而無復横覬于望外耳乃自順義西行見我厚撫而優遇之豔于求索之利遂蒙覬望之心昨延鎮卽欲比例求陞官加賞其意望漸睽端不可開也夫套虜之求貢不獨利賞賜關市也方其未貢時延寧之間擣巢趕馬無歲無之彼牧畜不得蕃息老弱不得安養又北備瓦剌南防中國其苦甚矣自款貢以來内無擣巢之患外有關市之利得以其餘力

從事于瓦剌則貢市事利于彼乎利于我乎卽使請求不獲亦不敢釋重利而結怨于我況其精兵健馬消耗過半東借助于順義不獲西修怨于瓦剌不能其衰弱無能爲之狀亦見矣故在今日西鎮諸公惟當堅持初約稍事羈縻而厲兵秣馬以待其變不宜曲徇其額外之請以自敝也惟高明裁之又前語薛憲副乃牧地事非屯田也近仗公措畫俱已周悉趙卿被論破格貰之凡以爲此惟公策勵之期有實効而已外具別幅統惟鑒存

答總兵戚南塘授擊土蠻之策

前順義部下酋長密報土蠻入犯消息卽馳語薊遼軍門戒備數日以來警息沓至西酋所報不虛矣不穀料此賊必闞灤東今日之事但當以拒守爲主賊不得入卽爲上功薊門無事則足下之事已畢援遼非其所急也賊若得入則合諸路之兵堅壁以待之毋輕與戰我兵不動賊亦不敢開營散搶待之數日賊氣衰墮然後微示利以誘之乘其亂而擊之庶萬全而有功足下經營薊事十年今乃得一當單于勉之勉之辱示以破虜爲已任具見許國之忠但古之論戰者亦不全恃形兵精銳尤貴將士輯和和則一

可當百不和雖有衆弗能用也竊聞北人積憤於南兵久矣今見敵則必推之使先勝則欲分其功敗則必不相救是足下之上能戰者無幾耳軍情乖離人自爲心鼓之而弗進禁之而弗止雖有嚴刑峻法將安所施羊羹之事可爲明戒足下宜深思之時時查軍情向背布大公昭大信毋信讒言毋徇私情毋以喜行賞毋以怒用罰部署諸將宜令食多而養厚者當先毋令失職怨望者當剷處虛心受善愼毋偏聽察軍中如有隱鬱亟與宣達平日號令如有未妥不防改圖士卒毋分南北一體煦育而拊循之與最下

者同其苦務使指臂相使萬衆一心知愛護主將如衞頭目則不待兩軍相遇而決勝之機在我矣如是乃可以一戰望成功也惟足下預圖之不殺平生料事往往幸中凡所與足下言者須句句體認不可忽也

愍脩曾記破家時有一部堂訊獄曰汝先大夫與戚帥相結凡有書問雖夜中開門遞進意欲何爲莫非反狀乎用修答曰邊烽警急宰相或不得堅卧不省部堂意阻令觀先公與戚書留神若此宜人之致疑也然戚横蔽殁後朝議猶以名將稱之錄用其子于是見公道非私比矣

答藩伯徐中台

承示大監聖公横索驛遞令內官勳臣小有違犯動被繩治而聖公所過百姓如避虜賊有司亦莫之誰

何以其爲先聖之後也夫聖人秉禮爲教志在從周假令生今之時亦必斤斤守　朝廷之法不可踰越況其後裔乎後若再行騷擾亦宜一體糸究庶爲持法之公也

答南京守備樞使喬誠齋

辱華翰深荷雅情別揭所言驛傳宿弊可謂曲盡大疏即屬本兵議覆必痛加釐革而後積蠹可除地方蒙利也公事事留心具見忠猷不穀忝辱素愛不勝欣仰

答藩伯賀濬菴

辱示領悉六合之事撫按俱有行未必盡撫君意也昨奉　明旨止用迎送一節爲邑令罪並不深究所迎送馳驛之人凡以爲執事也況領勑官自合乘傳于例何違承示追尋往事似屬過疑宦海茫茫萍蹤邂逅或順而交合或逆而相撞亦適然耳久之皆成烏有矣何足爲欣戚乎君子履信思順平心率物而已其於世有合與否命也若如執事追往慮來冰炭滿腹宇宙雖大何以自容向者晉中貢士黜者已三人不穀爲執事慮故急以奉告此自出不穀相爲之衷亦絕無所聞也楚中徯望已久幸遄發征麾以慰

引領無事盤桓原勘合奉繳諸惟鑒存

答浙江吳巡撫

公起郡守用治行異等二三年即拜中丞列于九卿開府兩浙此　主上之殊恩也未有勳庸以報知上即納履而去忠義之士固如是乎古人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　朝廷舉數千里膏沃之地畀之于公言必行計必用何事不可爲何功不可就而必欲去之以爲潔豈　朝廷有負于公耶或曰公昔以舉刺勞方伯事致郤今見勞亦大用內不自安故去者此又非大人之弘度也廉藺寇賈亦居將相勢不相容

猶先公後仇以濟國事昔公與勞徒爭禮讓餘節非
有宿怨深讐不可解之釁也今公處浙勞處閩壤地
懸隔畫疆而治又非有同居僉位不相容之勢也萍
浮江湖一撞而去卽隨風分泊矣何嫌何疑而必欲
相避耶　明主在上方翕受敷施循名覈實以興太
平之治願勉旃毋自損以孤輿望公之簡用僕所薦
也竊恐執事者不究于忠義之節而湛于世俗之見
以扞當時之文罔則僕亦將有連坐之累焉書陳惟
執事圖之

荅宗伯董潯陽

賢郎春元至再辱台翰詞旨愈溫意義甚厚執禮愈
下垂獎愈隆甚非淺薄所能堪也捧讀再三感作兼
抱兒曹僥時厚幸並登仕版而愁修又躐居文孫之
首歎揚糠粃殊爲慚汗聞之申相公云翁年踰七袠
鬢髮如漆精神步履新銳少年弗逮也何得天之厚
如是哉顧經綸之業掩于當年則以付之賢郎令孫
矣承惠謹領白粲佳綿餘輒歸之主藏推食飽德挾
纊懷恩何所報賢郎旋附謝別具侑柬統惟鑒存

荅南學院李公言得失毀譽

陳道長差人至辱華翰領悉秉公執法乃不穀所望
於執事者欲稱厥職但力行此四字足矣至于浮言
私議人情必不能免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
子不穀棄家忘軀以徇　國家之事而議者猶或非
之然不穀持之愈力略不少回故得少有建立得失
毀譽關頭若打不破天下事無一可爲者願吾賢勉
之而已

荅臺長陳楚石

差人至辱手諭一一領悉巡檢官職雖卑關係甚重
此官若得其職則詰盜察姦功居地方有司之半非
淺鮮也況近奉　旨清查路引嚴謹關隘則此官尤

當加意者亟宜題請修復餘具別楮統惟鑒存

荅督決江南帥御史

承問新舊強犯應決應辯者遵　旨從事無容別議
惟中間人非善良而贓屬影響事起株連者誠難便
決宜再加詳鞫另作一疏開其可生可死之跡欲殺
不忍之狀請　旨裁奪或照恤刑例饒死充軍或姑
照舊監候以俟日久或得眞情云云則積年重辟可
以開銷然亦不可多也鄙見如此幸惟裁亮

荅大同巡撫賈春宇

僕平生好推轂天下賢者及待罪政府有進賢之責

而勢又易以引人故所推轂尤衆有援自沉淪小吏登諸八座比肩事　主者不可勝數然皆不使人知不望其報何公之惓惓於僕也哉夫士爲知巳者用女爲悅巳者容僕之於公非敢僭謂知巳也而公以知巳待僕夫使公誠以僕爲知巳也則古人之所以酬知巳者固必有道矣腆睍終不敢當仍璧諸主藏幸惟鑒原

又

黃酋驁驁殊爲可惡然聞此酋素狂躁無禮倏喜忽怒彼見其父病中與之修好遂梟係妄言然非有謀

畫素定也但安靜以馭之嚴備以待之毋輕狥其請毋激致其怒彼計阻氣衰將自斂矣近聞巳就覊縻入市有日未知究竟何如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兩奉華翰一言順義求討一言黃酋驁驁詐觀來文與公回諭悉與鄙見懸合敬服黄酋狂躁反覆不常乃其故態其言作反未必實有此謀但虛嚇耳惟安靜以處之嚴備以待之久之計阻氣衰使倆巳盡自當入並矣彼不來市我亦省費不必責其來補但移書順義責以負約使屈在彼彼敢來犯即簡銳擊之若不來犯亦不必往討也又聞王把總者頗非忠信險陽其間以規重利其所言亦難盡信也今想巳就覊縻得勝市不知何時可竣

答張巡撫濾濱言士稱知巳

僕生平好推轂天下賢者及待罪政府有進賢之責而勢又易以引人故所推轂尤衆有援自沉淪小吏登諸八座比肩事　主者矣然皆不使人知不望其報蓋薦賢本以爲國非欲市德於人也乃今爲僕所引拔者往往用傀遣相報却之則自疑曰何疎我也及不能殫乃心任乃事被譴責則又曰何不終庇我

也凡此皆流俗之見非大雅之物也夫士爲知巳者用女爲悅巳者容僕於天下賢者非敢妄爲知巳也而人謬以知巳相待嗟乎使誠以僕爲知巳也則古之義士所以酬知巳者蓋必有道矣豈在區區禮文之間哉且聖賢論人與其進而不與其退蕭相國以韓信爲賢則追之後見負漢則除之凡以爲公而巳豈一經薦拔遂盡保其平生哉承華翰云云類以僕爲知巳者其所自期皆古大賢烈士鴻抱非流俗人所可望也僕不勝欣服故敢冐陳其區區惟執事者覽擇焉

答兩廣劉凝齋

承示林賊復自暹羅遁去據彼國報雖已喪敗然猶能據島造船爲入倭之計則其勢尚強也猨山去彼不百里蹤跡易知將坐待而擒之乎抑出奇以致之乎去歲承教謂不出今年必縛此賊在公必有勝算僕不敢遥度也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辱示順義并哈僧畨書領悉黃酋孤窮之虜無馬可市但肆言恐嚇欲白騙耳今旣稍有所獲來市恐未有期其市不市亦無足爲輕重不必固要之中彼要挾之計然此虜輕躁寡謀驕盈已極若以計圖之亦可獲也薊中近來防禦甚嚴昨承教又已申戒之時已追冬尚無結聚之形或不能大舉然儆備無時敢忽辱教謝謝人旋附此諸畨文三件納還

答薊遼總督張崌崍

辱手翰領悉諗節鉞臨邊夷情安妥慰甚黃酋近聞已赴西市惟鎮靜以處之彼之伎倆有盡終當入笠也差人回渠有何說若只尋常誑賞之言惟付之不聞耳土酋已入遼左薊門亦甚戒嚴西酋諸部皆有遣行者聞順義宿疾又發冬春之間恐難起也

答陳松谷相公

往者肅幣奉祝姝愧不虔乃辱台翰逵貽深用爲歎謝疏已如命封進旋奉　宸綸眘眷書之史冊焜耀百禩矣正狠以疎庸謬肩艱鉅恒有顛仆之虞又久握魁柄日夕兢兢向者乞骸之請萬非得已今奉聖諭暫爾羈留明歲將復尋初志焉辱在門牆敢罄私曲

答翰學陳玉壘

伻至辱華翰深荷雅情諸所獎許雖極爲過情讀之愧汗然於不敎惓惓許國之丹則可謂獨觀其深矣他年願乞公言銘吾墓焉感謝感謝詢之來使知我師翁福履茂綏神理愈王耄期之壽勿問可知公昔者親承　天寵奉尚方之朋錫萬里歸歡乃人間稀覯之盛事寧覩之心已無不罄矣簡書有嚴尚當遄發征塵還事講幄勿復依依久戀庭闈也懋修謹按玉壘起服歷至拜相不自當爲先公預訂銘墓之遺言以乞文於相國可也而家貧蹤危且恐以嫌疑累相國遂不敢也然相國久已歸莫掛劍之義附之寘濮而已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辱華翰領悉近聞青把都白洪大俱遣其心腹人於順義處議事不知所議何事也幸差人密偵見教餘

冗不悉

與宣大薊遼邊鎮傳備邊

正月初五日　上齋宿于文華殿是日大風黃塵蔽天　上遣文書傳諭云今日風氣不祥恐有邊事與先生說可申飭邊臣加意儆備欽此謹傳示左右幸欽遵施行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傳備邊

青酋等見順義本爲已事其言屬夷盜馬云云僕前書奉啟因料其爲託詞也公所以應之極爲得策仰甚黃酋部衆作賊我所擒者係彼至親諒所欲得者

且勿輕與之待順義罰處如約另立誓詞將往年横索等項一一改圖然後遣之前奉　聖諭方以邊事爲念會華翰至即封上　御覽以見公籌邊之功此後如有重大虜情密示於僕者宜具銜稟報當即以原帖封奏也若十分要緊事情即手書無妨惟鑒亮

答薊遼總督張崌崍

青酋見順義原爲已事乃索我通事託言屬夷殊可惡也如再來纏擾只以禮拒之毋曲狥其情致墮奸夷之計來諭調戰可恃而後和可堅最爲得策惟公着實行之不徒爲目前支吾之計邊圉幸甚青酋東行祭神亦往年常事但載甲以行忝屬可疑已行該鎮防備北路缺未奉　命之先本兵已推董一元此人亦可用也

答宣大巡撫

前據薊報滿五大等往屬夷營祭神到即入犯其來甚速蓋掩我不備也青酋狡詐多端與東虜合從情狀已實但其身未親行故往往用以自解宜時時偵其酋往以便防禦未可遂信其無他也聞去年黃酋欲作賊問於順義順義亦荅云宣大是貢市地方不可輕動他處我不管推此言之則雖順義亦不能盡

縛諸酋手足也宜帥已屬本兵留用此君論才可用若素行誠爲欠端賄求鑽刺皆有實跡先後開府未有不中其餌者今但取其才耳然今後亦須奮勵自檢以保晚節此時宣大無警爲將者亦不專取勇敢撫綏士卒繕甲治兵必廉而愛人者乃能得士心備緩急若徒以其剝下媚人諂諛鑽刺猥云有才緩急豈足賴乎恃公知厚幸惟秘諒

答薊遼總督張崌崍

青酋既認二弟東犯亦見畏順俟其回與罰處爲當然此酋與東虜合從不獨今歲爲然今雖罰懲恐亦

不能終禁此後但責令探得東虜作賊的耗即飛報我知使我得預備亦足以明彼心跡即去秋土蠻入遼左其中亦豈無貢市之夷幸大同山西於市場上偵得消息密以告僕即夙戒薊遼整旅以待故無大失然亦未曾深究西虜也番文奉返諸惟鑒存

荅南科吳公琯

張眞人事委爲過舉初時發自　慈闈不穀未敢驟諫比因大疏至乃從容爲　上言之即荷俯從追回差去內臣然不欲以疏寢命別擬　旨行其實蓋從諫官之言也此眞盛德事亦宜令宜之以彰　聖德

餘惟鑒存

荅薊遼總督張崌崍

辱示青會既有罰處二弟之意宜就機告於順義處之黃酋之不直東虜豈是忠心彼蓋亦欲効東虜所爲順義所制不得肆見東虜東掠西市兩利並獲故不平于心耳渠去秋在雲中亦曾明告順義言欲作賊順義荅之云宜大是我買賣地方汝不可胡做別處我亦不管觀此則其心豈不欲爲東虜所爲者耶公所諭其來使詞嚴義正足以奪　朝廷之體消逆亂之萌須着落順義處之彼雖老耄爲諸部所畏也部意初謂不必奏聞後思其事關係頗重似非諸公所能自了者待計畫已定期于必遂乃以上聞可也然犬羊無信惟利是趨即經此處分他日亦不能縛其手足此後宜責令偵得東部約從消息即飛報我知在彼得陽明其心跡在我得陰爲之備即今秋土蠻糾衆犯遼其中亦有西虜幸賈大同高山西于貢市時得些消息走報于我即夙儆該鎮預爲之備故虜雖衆而在我無失比者寧前虜原不多而在我反有損折此其豫與不豫相遠矣近得鄭公書只云青酋部衆東犯之事未否虛的此言過矣夫虜犬羊也

能保其不變乎薊鎮屬夷歲歲入貢亦歲歲作賊遼人不能歸咎于薊鎮豈能責望于宣大乎夷情多變惟在隨宜審處之耳

答潘伯金省吾

惟公雅望宏抱正宜及時樹立以副夙昔期許乃欲爲高蹈非所聞也

答三邊總督郜文川

承示三鎮侵欺各犯俱屬計曹一如所擬題覆贓俱免追內有應決數人亦從末減數十年癰疽一朝潰決懲奸之義赦罪之仁斯爲兩得公之造福於西人德澤深矣

答司成姜鳳阿

昔在詞林宿承休問中見青蠅點璧毋切不平雖自屬意臺臣力爲雪滌然不能招遺賢於邁軸致逸足於衢逵斯孔子所謂知柳下之賢而不與立者與愧歉兒曹寡學幸與哲嗣同登奕世之交殆亦非偶伏承翰貺感今懷昔益用悵然迫冗久稽裁謝茲公子錦旋附致區區厚惠先已歸璧統此申謝諸惟鑒原

答翰長公東塘

比者計吏忽聞浮議紛如莫知其所由與不得已有此處分茲辱翰示不勝歉恨然詞林前輩蹶而復振者不可縷數願且戢翼卑棲翩飛冋有日也

答宣大巡撫

兩承翰示一一領悉青酋事得順義罰處而中國之體自尊古稱虜之難制者以其遷徙鳥舉居處飲食不與人同也今乃服吾服食吾食城郭以居是自敝之道也夫車夬不可從或量助以物料以少慰其意可也公曉諭三書皆中機宜具服俾畧番文納上統惟鑒存

答兩廣總督劉凝齋

有或言羅旁東西三縣墾田原題三年起科但邇歲多事耕收尚鮮承佃者又多隔郡之人若必照原議

恐力不能辦昔蜀中九絲平後亦未有三年卽徵税也似宜調停少寬之庶招來之民得有定居其言似亦可採惟尊裁之林賊近來消息何如恐又成爲有也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辱示虜情謹密示東鎮預爲之備東西夷人原是一家犬羊之性惟利是視安能縛其手足使不東行惟知之速備之嚴使入而無利則雖驅之亦不肯從矣今三衛之夷朝入貢而暮犯搶 朝廷未能一一詰治之也而欲責之于新款之虜能乎順義築城是自

敝之道其所求人夫車輛固决不可許若物料量助之以慰其心可也允公所寄示札皆藏之於心一語不可泄也

答薊鎮巡撫周樂軒

李帥出塞之功甚奇又值大閱之時戎車未踰於閫閾 皇威已震乎遐邇慰甚本兵方按故事論功必有顯陟矣近每偵得西鎮虜情即馳報督府夙有戒備遠不及一一奉達昨議處兵餉等事部中猶執成說各於出納特奉 俞旨兩河官軍感恩圖報當有激於衷矣承示大察無根之談不知所自隨已消滅

不足芥蔕也前與督府書偶因他事言及不憶遂聞於左右僕所推轂保全天下士甚衆安能一一使知之乎

答應天張按院

辱示運官被刧事項蘇松按院已直將本官論劾若不得大疏存此說則覆盆之冤誰與雪之該府素善隱匿盜情陷人於死而規脫已責有人心者不爲也撫按地方凡事當一秉虛心不宜有所偏私致乖理法近日順德府唐山盜情與德安王宮失火皆以地方官欲避罪責致使數十人破家亡軀皆不𣪘知之力與申雪始獲生全大略與此事相同今當並行漕運衙門虛心勘問庶無枉縱也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

辱手翰領悉伏諗令望日隆羣情帖服慰甚聞丹陽運官被刧訪之輿論咸以爲實而地方官避失事之罪徑坐運官以侵欺原該府素善隱匿盜情僕已久聞之然規脫已罪而陷人於死仁者弗爲也願公虛心秉公審加體訪毋使覆盆之下致有遺照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辱示哈酋東行已止黃酋病革皆邊疆之利公所處

畫悉中機宜人旋草附

答巡撫劉公國光

前大疏首列竊盜三犯六名比附律條四名後開竊盜總數云一十名是並比附者爲十也及開撒數有連招二名適符疏首六名之數而止云四名故 旨云總撒參錯不明者以此非謂少四起二字也 聖明在上庶事精覈故僕不敢隱蔽然公本欲了積年成案勵精職業此不過文移小失所謂觀過斯知仁矣即如薊州武職以撫賞官銀事被誣承戌既以辦雪乃沉埋七八年不與題奏亦至公始與完結此僕

所深敬也恐公不詳所以或生疑慮敢布腹心

答周府宗侯西亭

叠辱翰貺深荷雅情謝謝　高廟聖典紀錄詳備便非宋二氏所及即付史館採錄顧不敍原題止據訓錄所載方敢進　覽他書雖傳信者亦不敢入則門下此書固無妨於獨行也承惠李氏易解舊本謹珍藏之餘輙附使歸璧

答翰長張公程

昔三小兒書來深念職事謫遷屈辱㕘屬銓部引寘留曹不意冄罹宿謗恨隔遠無能預為消弭玆承翰

示不勝悒怏顧且順時自遣飄飛固有日也

答盧鳳按院陳公用賓

鳳陽火事已從寬宥官銀被盜誣指廒官侵匿坐令陪償若非真盜擒獲則覆盆之下豈無遺照乎宋伯華之罪不可宥也近聞江淮多盜有司隱情積習牢不可破如運官李焜被刼事人皆以為實而誣以侵欺寘之重典䫇脫巳罪陷人於死恐亦甚矣撫按以精覈吏治摘發隱伏為職　朝廷明見萬里儻於他處發之則當事者無所逭咎矣辱在知巳輙爾直陳統惟鑒亮

答按院張公簡

手教領悉近聞大江南北盜賊縱横有司皆匿不以聞鎮江之事遠近皆知且聞南郡巳獲真賊而撫按官亦竟置之不聞丹陽運官被刼而以侵欺之罪坐於運官寘之重典此習不袪將來盜賊愈滋官司莫之敢詰必釀成元末大患此區區所深憂也又近來江防稍覺廢弛盜賊之多盖有由矣

答鄭範溪

辱示老酋既有悔改之意宜相機撫處渠有妻喪亦宜吊慰一操一縱在公自有勝筭矣酋僧失給　欽

命國書差誤皆須奏改夷情不得承訛襲謬致失綏懷之道

答宣府張巡撫

辱示夷情具悉青酋既自認罰處因而收之甚善但順義亦須與之會議盖彼為諸部之長雖老而衆心歸之若一屬之青酋則彼以我為外之從而陰陽其間或至差池但寄許青酋以收其心而仍令歸結則兩得之矣承示馬價謹悉前所開三君他日皆可用昌州未諳邊事僕初無意用之公何所聞人旋草復

答撫院辛公應乾

承示賡書不勝駭異僕從來不以私干人內親中亦無所謂李應龍者此必京師棍徒局騙木商者也乞將投書人重箠枷號仍嚴提木商人等鞫審來歷照例問擬具招見教庶便尋究除根也近來奸徒詐冒愚父子者甚多相知諸公雖諗知其僞竟從寬宥又不以告我致使奸僞縱橫自受污玷鄙心深以爲恨玆承照察垂示此公相信之深也感戢但此書文理乖謬圖書字跡迥不如式乃奸人之最拙者辯之猶易耳尚有巧詐亂眞疑似而難辯者更望審察惟諒僕平生硜硜之節於人絕無私語絕無干托則奸人

自無所售其詐矣原書納上草草附謝

答薊遼總督鄭範溪

兩奉翰示知老酋深悔前非其意甚善彼既有遷改之誠自不必深求矣虜性貪利一時乞求不遂頓發惡言然彼豈能棄重餌而食前言乎況衰病侵尋意在偷安旦夕耳亦何能爲公驅之操縱張弛極爲得策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

辱手翰以忠耿自誓無任竦服　先朝名臣所以銘旂常垂竹素者不過奉公守法潔己愛民而已願公

慂之鎮江賊情乃去秋事九月間南都獲巨盜蔡朋等供係劫賀氏賊已發蘇州府審認僕從去年即知之而云發於十月此該府欺公也前屢奉　明旨寬捕盜之限又許以別起抵數立法未嘗不寬惟是隱匿者必從重治惡人臣之欺也柰何此習牢不可破而該府爲甚但欲規避罪責遂縱賊不捕故至今不獲一賊殊可恨也如此不禁將使盜賊益無所憚被盜者不敢聲言以致釀成元末大患皆有司避罪一念爲之也柰何視爲細故哉又聞句容亦有越獄事逸因已獲否統惟查示

答南臺長郭熈宇

辱示大疏所剌殊快公論卽屬所司議覆矣

答翰長公東塘

辱華翰領悉今雖暫抑驥飛固自有時詞林前輩蹶而復振者不可勝數卽宜詣　闕聽補無事徘徊也人旋草附

答山東巡撫何來山

清丈之議在小民實被其惠而於官豪之家殊爲未便況齊俗最稱頑梗今仗公威重業已就緒但恐代者或意見不同撓於衆論則良法終不可行有初無

終殊可惜也今雖借重冬曹頎公少需以畢此舉慰
主上子惠元元之心

答河漕凌洋山

近陽淮鳳民饑　主上覽南科疏惻然興念急發南
儲以賑之并及江南以廣布　上德也行後聞南中
二麥有收歲以無祲慰甚安東仍舊未爲不可大疏
即屬所司覆議頃得河南撫臺揭帖言宿州賊情謹
封附一覽此地古來多盜若如來揭所稱殊爲可駭
宜及早撲滅勿致滋蔓李熀事彼中撫按皆堅執以
爲烏有必不挐賊殊可笑也虛心體訪久當自明惟

公留意焉

答河道巡撫楮愛所

承示所刺屬吏大抵皆房河東論劾者想感於陝西
牛希尹之事慮人以爲隱蔽也竊以爲事理不同難
以槩論前牛希尹與督撫同居一城敢行貪肆陝西
二司乃不以其贓跡開之本管督撫而遠開之於隔
省巡鹽故　旨中一詰問之今房河東差滿例行舉
劾與前特疏論列者不同又無河南二司開揭之跡
何嫌於不發乎以理揆之本省撫按於屬吏爲親其
賢否知之爲確巡鹽等差兼轄者訪之未必實如有
虧枉在本管撫按猶宜爲之申雪若彼此約會務爲
雷同則特立獨行之士寧不爲衆毀所鑠乎又近
旨中明先齋後劾之例望着實奉行此後吏治當蒸
精嚴矣大疏以中州逋賦請　恩蠲貸計曹題覆未
能盡從頃面奏　主上惻然興念　渙發德音悉行
蠲免并大疏所不敢請者亦破例蠲恤此　主上浩
蕩之恩也永城賊情事殊爲可駭頃即移書淮揚撫
按亟爲協捕此地古來多盜不早撲滅將至滋蔓不
可不慮也

答宣大巡撫賈春宇

前恭宗室出城疏即屬都臺議處會科中亦有疏論
擬俟其入京當盡法重治之然料其故作聲勢爲挾
詐之計無意越奏也今果中道而返竊思彼既已喙
允難盡從越關之例止可將爲首者重懲餘姑末減
而行查教唆主使之人以伐其隱奸斯亦足以示儆
矣凡今　朝廷旨意一字一言皆有含蓄有關係非
謏言者撫按諸公肯細玩而力行之何事不辦哉繇
役冊謹領

答鄖陽巡撫楊本菴

承示欲爲僕建坊表宅深荷雅情但數年以來懇乞

子表坊以六七座僕無德於鄉人而損公儲勞民力
日夜念之寢食靡寧今諸役已就冀少寬民力若又
興此役是重僕不德也況諸所應有者已橫溢無少
又欽何事濫予以病民乎萬望俯量愚衷亟行停寢
得遂所辭踰於百朋之惠矣已寄示敬兒即台檄已
行大工已舉亦懇請已之使旋附此陳控并謝盛愛
統冀亮原

答總督張崌崍計虜酋鈐束其支屬

賤眷小兒至京猥辱垂問深荷雅情馬王大二酋橫
索事前偶有聞即以奉詢茲承示始知其詳中言自

甘罰處云云此不服順義青酋鈐束也然青酋乃一
枝之長順義又諸部之長青酋云兄弟順義親則叔
也尊則王也可不受命乎　朝廷馭下以大制小以
尊臨卑若與其卑小者交關行事則尊大者無權不
能領眾天下日益多事而　朝廷體統亦甚褻矣華
夷　體寧可亂乎願公熟計之麻帥素稱智勇若能
擒此虜當以斬馘之功賞之但須秘圖不可輕動也

答河漕凌洋山言賑濟捕盜

前　主上偶聞南科疏惻然憫念遂下賑濟之令如
戶曹所擬南部所發惠豈能周承示惟查災重而麥
又無收者方與賑恤則仁有所先而全活者眾幸甚
李憲副篤實君子但以久病乏嗣每懷歸念故假僉
紫以榮之幸公爲之題請獲遂所願外新陞徐州同
知丁景芳雖出身刀筆而有異才極善捕盜前在江
西擒花園巨盜陞寧州判官又有功昨起復赴部會
宿州地方多盜僕屬銓部即陞補宿州乃大宰誤聽
以宿州爲徐州遂陞徐州同知用違其才矣公視其
果可用不妨改處也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言捕盜

承俯詢奏報賊情事謂別處不報而獨責之江南似

以　朝廷爲多事煩苛者是未細繹前　旨也夫奏
之與報事體不同奏謂奏聞　朝廷報謂申報上司
詳前　旨云撫按嚴督兵備等官整飭武備時常體
訪如有盜賊生發務要即時從實申報重大者奏聞
寬限設法緝捕夫謂如有盜發即時申報則不問城
內外皆當申報上司矣謂重大者奏聞則非重大者
雖城內亦不必奏聞矣然盜發雖有遠近賊情雖有
大小撫按皆當一體嚴督有司設法緝捕者此　旨
意也昨鎮江之事　朝廷原未責其不奏但惡其不
以實耳賀氏之賊發於去秋而今歲三月

問撫按始知之是曾申報否乎南都巳獲奈川行該
府緝捕夥盜而該府不認以爲烏有是曾失事否乎
范良呂袁潢等家被盜皆以未嘗失財爲解乃其贓
固獲於浙中也其所報實乎否也江南以隱匿盜[illegible]
爲常事數年之間一發於揚州再發於太平今三發
於鎮江至使失主被傷而不敢承大盜公行而莫之
問則法紀蕩然矣別處曾有是乎　朝廷以四方之
耳目爲耳目今地方官挾同欺罔撫按耳目已盡爲
所塗乃　朝廷別有所聞一行詰究遂以爲多事爲
煩苛是欲使欺隱之弊馴至如秦元之末季而後巳

也承問敢直陳其愚幸惟鑒原

答薊遼吳環洲

辱示虜情一一領悉遼左黠夷横索法不可縱須熟
計而審圖之昔年王杲事動出萬全故至今虜衆帖
服昨得周巡撫書其言迂緩而無當幸密授李帥計
處前遼陽事損吾士馬甚衆今亟宜措畫以備秋防
若曹簠之輕躁寡謀免死爲幸亦宜重懲勿專姑息
也

答兩廣劉凝齋

承示羅旁新縣稅糧事始知其中委悉當時措畫草
率惟務墾地起科之名不爲經久之慮那借奏[illegible]
支吾目前何以善其後耶似宜明言其弊定爲長計
也

答宣大巡撫賈春宇言邊事

承示順義諸酋　表貢巳入夷情益加恭順慰甚早
市因懲於昨年之失利但恐別有隱情亦望密偵見
教五月末旬京師連朝甘雨塞下不知何如前承教
梅憲副別轉欲以王郎代之甚善奈銓部巳別有推
用難以再更王君當處之橐中俟從容簡拔也邊缺
不能停久此後公有欲推轂者宜預期見教俟有缺

而後圖之晚矣蕭上谷邀過貴鎮面訂邊事甚善事
有當密議者不妨先以見示然僕凡處事初無一毫
成心理之所在舍巳從人亦無一毫係吝況邊事關
係甚重須彼此虛心商量又不可謂事出鄙見黽勉
相從不復質論也

答四川巡撫張濂濱

承華翰及頒布條約一十領悉但導民以行不以言
孫子云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過也約束巳明申
令巳熟而上不用命則上之過也殺之無赦故能使
婦人女子皆赴湯火冒白刃而不避今治吏亦然科

條[illegible]布以身先之有不如令者姑令之申之申令已然則不問官職崇卑出身資格一體懲之必罪無赦如是即欲令之爲吏者皆龔黄卓魯可也若徒以言語教詔之雖口破唇焦畢竟何益且昔之治蜀者皆以嚴致遠則諸葛孔明張乖崖近則王浚川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狂瞽之見惟高明擇見焉

答巡撫辛愼軒

辱示知畿輔饑民已蒙賑恤慰甚頃甘澤已沛未知霑足否礦洞事前僞以叅將所控附聞以俟鑒訪非敢有所庇如其事果實自當追論但免其提究足矣

且殺傷官軍聲勢不細亦宜奏聞不可隱也

答王西石

賤日猥辱垂念貺以厚儀不敢例辭輒用登領謝謝年來賤體日就衰憊望六之齡理固宜爾兼之力微任重求釋不得譬馬力已竭强策鞭於修途誠不知其所終矣緬懷高蹈逸蹤豈勝嘆羡老母伏庇粗安雖時有小疾療攝旋愈但日夜思歸每談及太老夫人福履遐齡庭闈樂聚嘖嘖欣慕恨僕不如公之孝養深篤也賤眷小兒四月抵都小孫重濶近覺稍壯舊恙漸除但力弱尚未能行立耳遠辱垂念深荷雅情使旋附謝別楮侑東殊媿菲褻統惟鑒存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項兩奉翰示虜情一一領悉此事順義既認罰處庶可結局但青滿二酋終非馴物在上谷須時加儆備季常撫賞無失恩信但來作賊即執而戮之彼欵順得利而作賊有害自然帖服矣五臺布施之請自方金湖在鎭時已言之僕皆不允恐虜入內地啓釁端也今聞彼不差頭目但差喇麻僧二人來此亦或可勉從但須不帶一虜乃可然且未可輕許若已阻之則已如再以爲懇可婉諭之此事我邊臣不敢擅專

當啓聞政府其公面奏 聖上奉有 俞旨乃可如議差人來也

答山東巡撫何來山

辱華翰知東土歲豐民安無任欣慰清丈事實百年曠舉宜及僕在位務爲一了百當若但草草了事可惜此時徒爲虛文耳已屬該部科有違限者俱不查叅使諸公得便宜從事昨楊二山公書謂此事只宜論當否不必論遲速誠格言也大蠲之舉僕日夜以爲念俟各處清丈俱完或另有一正大體目然後請旨行之差役文冊略覽一過具見經理之密中間處

分孔氏　朝貢一節極爲得中然僕竊以爲今親王
俱不　朝賀孔氏何必親行　朝廷亦不必借此以
爲重渠每歲一行族人佃戸科派騷擾不勝勞苦沿
途生事百端軍民避之無異夷虜及至京師淹留數
月待私貨賣盡然後啓行此豈爲觀光修貢者耶竊
以爲宜如王府例每歲只差人進馬入　賀不必親
行或當　朝覲之年預期奏請得　旨而後行亦爲
簡便公如以爲可疏請之若今歲則彼聽勘未結自
不宜來矣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承詢各酋貢馬既陸續俱至即宜照節年事例進貢
滿酋一枝須候順義罰處明白請　旨赦宥然後許
其補貢庶不失中國之體番僧原無貢馬事例貢市
既完量行賞賚以示羈縻出自特恩未可遂爲年例
也擺酋另　勑事理亦可從者上谷夷情與雲中稍
異蓋虜款之初西部求貢甚懇惟老把都陰持兩端
把都既死其妻哈屯主事其子青把都爲長當事者
不免委曲遷就以成貢事偏手之說信有之也時滿
酋尚幼不與其事今見其兄獨專厚利故比例橫索
耳然今昔異時我所以應之亦當隨機觀變昔貢市
未定虜情叵測用間投餌有不得不然者今勢已大
定又當謹守韜鈐爲長久計不宜苟幸目前而已承
示謂訓練鎮兵振揚聲勢最爲自治長策當環洲在
鎮時僕即以此告之不意至今尚未成軍也願公乘
暇留神疆場幸甚

答蘇松巡按曾公士楚言撫按職掌不同

手翰領悉吳素稱難治比來直指使者能舉其職者
鮮矣執事以望選宜勉旃竊謂撫按職掌不同政體
亦異振舉綱維察舉姦弊摘發幽隱繩糾貪殘如疾
風迅雷一過而不留者巡按之職也措處錢糧調停

賦役整飭武備撫安軍民如高山大河奠潤一方而
無壅者巡撫之職也近來撫按諸君不思各舉其職
每致混雜下司觀望不知所守以故實惠不流至於
直指使者往往舍其本職而侵越巡撫之事違道以
干譽徇情以養交此大謬也因憶嘉靖間有周如斗
者巡按蘇松信豪宦之言博流俗之譽將應徵錢糧
槩請停免士民悅之爲建生祠奏留再歷遂超陞蘇
松巡撫及爲巡撫則錢糧徵發百責攸萃不復能行
其寬貸之政將以前免停逋賦復行徵派於是士民
怨之毀其生祠刊布謗書向之稱頌德美者轉而爲

慾懟怨恨矣何則驩虞之術易窮衆庶之欲難厭也
況此中人情叵測衆庶難調惟一以大公至正行之
庶得無咎無譽耳辱偹詢敢以職掌爲告幸裁擇焉

答宣府巡撫張嶍來言虜情

中路夷情疏已下部議覆北路想亦完結矣頃又思
夷情變態不常在我處之亦不宜定爲一例貴隨機
應變操縱適宜可也先年打喇明安事順義不候督
責即盡決罰處　朝廷嘉其忠順故以所罰頭畜盡
數給之而作歹夷人亦縱釋弗誅此後遂以爲例昨
西鎮丙兔事亦即倣此竊以爲善奕者局面屢變

朝廷恩威當使人不測乃爲勝筭今北路事不知作
何處分聊獻瞽言以備採擇惟高明裁之

答巡按龔公懋賢

手教一二領悉李公博大寬簡聞望素著從兩司授
分陝之任當時以爲得人乃去歲無端爲人所指令
春臺諫論拾煩言益滋或云議始於舊茶馬之不協
果爾却非公論也頃科疏下部鄙意徑欲留用乃銓
部謂疏中既有未明錢糧宜與一勘待其心迹昭雪
用之未晚故黽勉從之公今既灼知其誣幸速與勘
明旋即推　用不然竊鈇之疑終身爲累後人將復用
爲口實矣往時劉凝齋在福建爲南科指摘亦解任
聽勘頼商道長爲之勘明隨即起用今爲兩廣總督
而於言者亦無所傷近二司以至州縣長佐卿貢雜
流勘明復用者不可縷數況九卿大僚乎牛希尹幸
一體勘雪宜君華州疏俱屬所司議覆人旋病不能
手書口授不悉統惟鑒存

答薊遼總督張嶍未

中路罰處事部覆已上前因　聖壽故少遲耳北路
事必從順義處分乃爲妥當各酋久處塞外不得入
市彼亦自聚我但嚴備以俟之終當入笠也東犯消

息出於哈酋之口必爲真的已密報該鎮夙爲戒備
矣昔有槩切的耗幸一面見教一面即報環洲公知
之

答薊遼總督吳環洲

前得上谷虜情即屬本兵奏報矣近得張嶍未書通
官自哈不慎營回稱東虜果差人來會話哈不慎言
今年占卜東行不利本首或不親去其衆必有去者
淶以東並須戒備也礦徒今已擒獲即宜具奏

答山東巡撫何來山言均田糧覈吏治

先後得華翰並手[illegible]二函一一領悉清丈事極其妥

當糧不增加而輕重適均將來　國賦既易辦納小
民如獲更生公爲東人造福不淺即有裒右小稱不
便乃其良心亦自有不容泯者事定之後羣豪自息
矣諸有勞長吏即屬銓部紀錄皆作正薦後必有以
償之也岳君清介而性褊不諧於衆薦之允宜但係
聽調人數不知各省亦曾薦有此類否青州二守昔
錢道長亦亟稱其賢處吾囊中矣膠守昔宰盧韶聲
望烜赫去歲銓部品題各長吏僕已批定行取矣乃
銓部又詆其矯飾不實遂止擬陞想其人露才揚已
故所如見忌據單開穢跡寧止就官非公預行訪勘

則覆盆之誣誰與伸之以此知前　旨先勘問而後
論劾最甄別糾繩之要但撫按諸君不能着實遵行
耳然此官雖蒙昭雪而誣善之人亦宜究處若托人
廉訪亦當追究開單之人庶頑讒知警善類獲全也
整飭武備疏人名差錯已令差人於通政司取出改
正封進矣人旋附此良晤伊邇諸不具陳統惟鑒亮

答宣府張崌來

靑滿諸酋狡詐異常罰處一節必不能盡奉順義約
束故欲俟哈酋回而混賴了事耳待　旨而後許市
誠爲後時但恐彼之罰處未能如約則我亦不可遽
許之竊料夷情久或致變公宜亟整搠士馬爲處
聲以伐其謀如彼果有不測則我亦有待之此所謂
先聲而後實者也

答江西巡撫王又池

辱翰示并擲還原啟俱領悉臨川丈田事偶有聞即
以告今事已竣法無阻滯則其人亦不必深究矣此
舉實均天下大政然積弊叢蠹之餘非精覈詳審未
能妥當諸公宜及僕在位做箇一了百當不宜草草
速完也前已屬該科老成查參將此件不必入參正
欲其從容求精耳江右事已就理獨五縣未完諒數

月之內即可了結俟通完之後具　奏未晚人旋賤
恙尚未全愈力此草草統惟鑒存

答宣府張崌來

承示虜情入犯消息出于虜婦之口必爲真確已馳
報該鎮嚴備矣滿酋罰處事遷延不了哈酋豈能久
待耶近聞俺答脩宰生與東部搆隙其事竟何如幸
差人偵實見示餘不具悉

答司馬王鑑川言抱恙勉留

令甥張參軍來辱華翰深荷不忘賤體入夏即病往
再數月殊覺委頓今雖眠食稍復然病根未除緣藉

質謭才久肩重任筋力旣竭而鞭策不已遂致顛蹶
耳頃欲藉此乞骸乃　主上先覺此意頻遣中使
薦賜寵問又促令早出視事使僕無所啓齒不得已
黽從趨朝擬俟來年　皇儲誕慶當果此願耳聞翁
夏間亦小違和計今已勿藥矣賢郎南行之便草草
附候

答薊鎮鄭範溪

承示得勝市已竣上谷罰處滿酋亦已就緒則三鎮
歲事畢舉矣慰甚順義使恰酋處置上谷罰處甚力
此順義之忠也乃滿酋兄弟不聽其令而罵恰台吉

亦順義之辱也便中宜遣使一謝之一激之以爲後
來張本

答宣府張崌來

辱示滿酋旣耳罰處宜從寬宥此皆操縱悉中機宜
虜伎倆已盡見以後恩威互用予奪迭施在我自有
勝算矣麻帥力量擔當足稱專閫之寄會閣宜一奬
之俾益感奮劉守道久處吾囊中者亦畢宜轉叙也
疏篇本兵速覆以便從事

答薊遼總督吳環洲

辱手翰并擲還原扎一一領悉屬夷作歹不止一次
當事者預爲彌縫私自贖取以致黠夷得計愈肆狼
狂此薊鎮從來沉痼之疾辱示石塘趕兎事公處之
極爲得策目下不必具題且只咨部盡革此酋之賞
待其送還守口官認罪罰處事定俟年終類題可也

答耿楚侗

辱翰示知鄉典已舉郎吉有日無任欣慰承嘉貺深
切感懷別示云云一一領悉賤體以勞致病入夏至
今尚未全愈乞歸不得益覺委頓擬來歲　皇儲誕
後當決計乞骸或得與公相從於衡湘烟水間也

答翰長公東塘

辱示知車從已至近關不得一披晤深用爲歉在外
聞　命不必入城速宜赴任非久當有處也

答山東巡撫楊本菴

承詢陽武優免事查律功臣家除撥賜公田外但有
田土盡數報官納糧當差是功臣田土係欽賜者糧
且不納而況於差錫之土田恩數已渥豈文武官論
品優免者可比若自置田土自當與齊民一體辦納
糧差不在優免之數也近據南直隸册開諸勳臣地
土除賜田外其餘盡數查出不准優免似與律意相
合幸惟尊裁

答廣西憲副吳道南

作手辱華翰佳葛之惠深荷雅情登齋諸稿一時漫與耳何足災梓若北虜通貢本末則關係邊事不可無紀往曾托相知者爲一紀載殊不稱意今公所録事覈詞暢雖其中隱謀秘計有未盡述者而首尾措畫大都悉備緣公當時親覩不穀經畫此事故記述精詳如此至於大製序傳於不穀平生心事發攄洽盡但以謭劣比擬古哲殊爲媿耳已令兒輩各藏一帙用備家乘感謝賤體近日始覺漸愈十年之間晝作夜思從少至今所爲翕聚肸積者日張施於外遂

成貧子要欲及今齒髮尚健早棄人間事從吾初服非自愛幻軀蓋盈虛消息天道固宜爾也

答四川巡撫張滌濵

承示烏蒙事謹悉大都土夷挾仇訐奏乃其常態其中隱情亦多難察久之彼當自定不必一一審覈也前言情可貞者偶有所聞即以奉告求得是非之實耳不意科中即有言者所言亦即前揭中語似皆得之於蜀宦也今公不必置辨但付之按君虛心覈實如貪跡果實秉公斥之如有枉抑亦宜明白辯言勿以成心處之也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

蠲除宿逋責完新賦僕久有此意擬俟 皇儲大慶覃恩海内今 皇女生則事不果矣六疏即屬所司議處亦可推之各省也清丈事聞已有次第頃朱蘇州以查過優免開揭見教其中但有查革總數而無革過戶名安知其不詐覈於里官雜流而曲庇於宦族豪右乎其視曹京兆所開不逮遠矣

答三邊總督鄭範溪

承示虜王病篤今番恐不能起矣頃報套虜西搶者知虜王病亦皆洶洶況板升之人素係老酋爲主老

酋死那吉弱不能附其衆加以荒旱諸夷思亂虜中自此多事矣那吉忿老酋之分其衆即欲西牧其智略可知矣此虜初降吾撫之甚厚今當急收之使與哈酋同心協力以爲外藩一應貢市事宜悉如老酋在時行黃酋病不死必且譸張爲患公宜乘時厲兵秣馬厚撫戰士爲自固之計老酋若死虜中有變隨機應策在我自有餘力矣尊札亦即封呈 上覽

答巡撫吳公定

近報順義已故虜中無主西掠之衆恐不能悉遵約束宜謹備之栗已允其養病代者王君必堪其職季

苟泰有清操果於任事但性氣欠平多怒少容故所
王僚友屬吏無不怨恨之如云貪酷恐未然也幸虛
心加察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計俺酋欵言邊事

奉翰示料度虜情一一中的敬服今日之事惟當鎮
靜處之隨機應之勿過為張皇輕意舉動致令眾情
惶惑興起事端也昨督撫欲條議僕即力止之俺酋
未欵數年之前嘗已逆慮及此諸公但審偵虜情有
當處者亟以見教　聖明在上自有主斷也虜中無
主方畏我之閉關拒絕而敢有他變但爭王爭印必

有一番擾亂在我惟當沉機處靜以俟其自定有來
控者悉撫以好語使人人皆以孟嘗君為親已然後
視其勝者因而與之不宜强為主持致滋伉然也前
示丈地均糧查革冒免二事極其精覈至於處豁應
州民田尤為妥當已屬所司議覆優獎矣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兩奉翰知虜情寧帖甚慰懸念板升投降之人此時
斷不可納順義卹典已致書鄭公屬其據番文題請
至於加封一節中國郡爵無之此不可從也諸凡撫
馭之術不出前書所云矣人旋草草附復番書二件
納上

壽司寇王西石

傳稱老萊子身年七十餘以事耄耋之親日戲綵於
庭前為嬰兒匍匐之狀其親悅之翁今壽登七袠太
夫人垂及百齡而以八座之尊承歡膝下三錫之服
絢爛庭前又榮備尊養之隆身繫朝野之望其所以
自壽壽親者至矣彼田夫逸老之樂又烏足道哉僕
忝在葭莩欣逢盛事不獲側列末賓奉觴稱慶謹使
布幣而獻諸左右惟下執事麾存之

答諫議蕭公廪

承示帶徵逋賦苦累有司僕亦久知之目下方欲面
奏請　恩蠲豁不必具疏矣龔道長書來言其病狀
甚苦暫准請告大用尚有日也牧地事公既身在地
方但宜從公議處即先後意見不同固亦無妨何嫌
可避而又欲屬之他人乎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節奉翰示冗未及答罪歉所偵虜情領悉閱視科臣
尚未具題臨行當別有委囑也哈酋與諸部議論不
合虜中亦須有此情狀乃可施吾操縱之術今且不
可合解之至於虜婦守孝三年之說此必不能行者

侯諸酋既集議論已定彼一婦人終當爲强者所得耳何能爲乎順義卹典下部議覆仍當從　旨中加厚以示　天恩

答三邊總督鄭範溪計順義襲封事

辱示虜情及諭扯力克夷使云云悉中機宜具服雄略襲王之事大都屬之黄酋但須將今年貢市事早早料理以見表誠悃而後可爲之請封諺云若將容易得便作等閒看務令大柄在我使之覬望懇切而後得之乃可經久然虜情多變亦難預設聞近日恰酋與虜婦及諸酋議論不合頗爲失歡若果有此且

任其參差變態乃可施吾操縱之術也順義　卹典屬部議覆仍當於　旨中從厚以示　天恩

答宗伯何震川

不穀久司政柄無補國家叨冒　殊恩日夕兢兢重辱翰數彌切悚懸別後又聞令弟之變公罹此痛割當何爲懷惟望抑情以理自遣數年以來共事　講筵所欲推轂於公者公自知之不圖遂有數年之別而賤體年來病甚早晚且欲乞骸比公即吉之時未知得果前願否矣

答巡撫蕭雲峰

辱示市本缺乏之欲動客餉亦事勢之不容已者即屬計部議處安兇吉無知戕我旗牌掠我頭畜此等事往亦常有但此虜王新殁者在我當申嚴舊約之時而彼酋乃敢咆哮如此不一懲之釁端起矣既黄酋之子宜即責黃酋處之彼方覬承封爵若其子不能制他日安能統大衆乎此亦制馭之一機也幸惟審圖之

答遼東巡撫周樂軒

承示土酋求貢諒無詐僞彼蓋艷於西虜貢市之利乘俺酋殁故申前請耳但遼左地形事勢錢糧虜情

俱與宣大不同且俺酋自嘉靖中季連年求貢彼時廟謨靡定迄未之許至隆慶間會有那吉來降之事而彼又執我叛人遵我約束因而許之彼既愜其素志又啗吾厚利故奉令惟謹今以土酋之事揆之其情異矣遽爾許之和必不久徒弛我邊備俟一二年後觀其事機何如乃可處之馬價候疏至當爲曲處

寄山東巡撫楊本菴言祀事乃告終之兆

賤恙一向不以痔治遷延十有餘年故病日深近訪得一明醫仰蒙　聖恩賜假治療乃得拔去病根今病雖除而血氣虧損已甚脾胃虚弱不思飲食四肢

無力寸步難移揆之生理尚屬艱難前夢　皇上使
僕持雙節往祀一女神蓋欲籲神以祈祐云竊思女
神之貴者莫如泰安之　仙妃今遣小兒賫香帛往
祀焉恐執事不知其由敢敬以聞

新刻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三終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三十四

答上師相徐存齋幷附與諸公書

其一

不肖受知於老師也天下莫不聞老師以家國之事
託之於不肖也天下亦莫不聞丙寅之事老師手摯
日月照臨寰宇沉幾密謀相與圖議於帷幄者不肖
一人而已既而獲被末光濫蒙援拔不肖亦自以爲
不世之遇日夜思所以報主恩酬知己者後悟人事
不齊世局屢變使老師經綸匡濟之業未獲盡紓不
肖感激圖報之心竟成隔闊故昨都門一別淚簌簌

而不能止非爲別也歎始圖之弗就慨鄙意之未伸
也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大丈夫既以身許　國家許
知己惟鞠躬盡瘁而已他復何言

二

客有自江南來者嘗恭詢起居云比之在朝倍增康
勝無任欣慰顧綠野之居雖適而蒼生之望方殷清
泉白石恐不能終戀耳今歲秋防無警朝野寧謐皆
老師之所遺也竊祿優優敢忘所自班吏劉果送父
之任便此申候外具不腆侑緘統惟台亮

又

近來世局幾更易矣流俗之見皆朝野無虞便謂太平景象不知隱機伏禍深有可慮不肖揣時度力屢欲乞歸徒以身荷　國恩未能報塞惓惓之愚每欲候一旦之會開窮　明主迎姬旦於周郊起潞公於洛下俾國事有託康濟有人然後可以旋返初服長往無慮耳日夕念之力未從心徒切耿耿別來不覺改歲薄劣動定想亦老師所欲聞者故敢縷縷及此仰惟鑒存

三

正月間班吏劉果送其父盬大使赴任曾肅啓弁別

來二通馳候茲奉台翰前啓似未徹覽劉吏亦未回京此書不知竟落何處矣繼齋兄至備諗起居萬福神理勝常殆天相吾師以重　國家也比來時事想所悉聞古人在江湖則憂其君況我師以身係天下安危知必不能忘情於　宗社矣正望輕德薄祿祿伴食秋毫無能裨補既遠鄙願深負夙心慙恨而已

四

仰惟老師道侔姬呂望重華夷身雖暫閒於林壑而薄海內外罔不詢其起居安否以卜安危茲者岳旦載逢仙齡茂衍恭聞台動萬福縈祉倍綏誠　宗社之洪庥蒼生之厚幸也正忝在門墻恨以修阻不奉一觴爲壽謹肅使敬將薄幣奉獻少伸微悃伏冀俯鑒下忱特賜麾納不勝瞻仰慶祝之至

又

喬中書人至承諭誨懃懃上爲　社稷憂下爲不肖慮蓋忠臣雖在畎畝不忘君之盛心也感戢之私洞於心膂便此附謝統惟台鑒

與符卿徐仰齋

喬中翰使至辱翰貺深荷遠情近來人情風俗誠爲可愕侯海公人至當作一書善譬之太翁老師年高

恐不能堪此望公朝夕保護事有可了者宜即自了之勿致貽戚可也恃在通家敢爾妄及諸容續裁不悉

五

伏承翰教諄切嘉貺駢蕃感鏤肺腑此中勢情前啓已備當艱難之會不自度德量力欲以藐然之軀負天下之重誠爲至愚但以　君父恩深知已義重故不敢爲自全之計捐心自誓糜竭爲期若其濟否則有命矣

答奉常徐雲巖

叠辱翰貺深荷雅情此中事勢前已備具僕在此君家之事萬無慮者但多病之軀其去留亦不能自必耳太翁尊師高年宜朝夕奉進甘毳娛悅其意毋以世慮嬰懷

答應天巡撫朱東園

存齋老先生以故相家居近聞中翁再相意頗不安願公一慰藉之至于海崗峰之在吳其施爲雖若過當而心則出於爲民霜雪之後少加和煦人即懷春亦不必盡變其法以徇人也惟公虛心剸量之地方幸甚

答冏卿徐敬吾

舍親劉太常使至傳華翰俱悉見念至情中玄再相未及下車區區即以忠悠布公之說告之幸此翁雅相敬信近來舉動甚愜輿情區區在位一日當爲善類保全一日但其中人心不同而區區去留亦不能自必也公遵養已久宜夙戒征期以副鄙望

六

恭喜嶽旦載臨仙齡茂衍忝在門墻倍深欣忭顧以道遠不得伸其慶頌之忱惟東望海門贍禮台光九頓三祝而已伏惟尊師身處林泉望懸朝野爲 兩朝之柱石繫四海之安危願順晉天和以綏繁祉不腆之幣敬因便布之臺下仰冀麾存不勝慶忭

七

捧讀台翰涕泗交零以不肖之淺薄猥辱老師甄陶引拔致有今日恩重於丘山報微于毫末元年之事選愞中立不能昌言以樹正幟一罪也及幾言外閧中人內搆不能剸心以明老師之誠節二罪也公旦遠避流言于今三年不能以一語悟 主使金縢久閉郊禮不行三罪也今日之事惟以湔積愆而釋大懟耳其視古人所以報知己何如哉翰教遠貽彌以

爲媿計自今以往世局又當一新矣冥鴻跡遠繒繳安施惟強飯自持以慰耿耿

答奉常徐仰齋

叠辱翰貺深荷雅情僕受太翁老師厚恩未有以報凡力所能爲者自不待囑矣使旋草草附謝冗甚不及再悉

答符卿徐繼齋

別後時事種種可駭僕不量淺薄委曲斡旋其間幸俱消弭僕受太翁老師厚恩未有以報乃辱遣謝彌切慙惶使旋附此冗甚不悉統惟鑒原

八

犬馬齒今四十有七矣苟生竊祿無所建明觸事感時憮然自失乃荷老師記憶歲頒嘉貺愈久愈親寵隆寵重非淺薄所能當也深惟淺薄無可云報惟當以向後餘生矢竭丹誠求無負于老師家國之託云爾餘具別楮統冀台原

答符卿徐繼齋

賤日遠辱記存深荷雅念所惠至腆媿不敢當謹領本睍一事用承遠意餘輙璧諸使者別諭一一領悉僕在此諸可無慮也

九

元年之秋九月二十日幸從諸公奉壽觴於左右今忽忽已曆四秋每當此日但東望斗台所矚一翹首以寄其慶祝之誠而已感今懷往可任依依不敢走介畏行多露敬因朱使之便百拜奉幣門下少將微忱伏冀鑒納鄙懷種種亦噤不敢言臨楮惆悵而已統惟台原

答松江兵憲蔡春臺 諱國熙

惟公昔在姑蘇有惠政士民所仰故再借憲節以臨之乃近聞之道路云存翁相公家居三子皆被重逮且云吳中上司揣知中玄相公有憾于徐故為之甘心焉此非義所宜出也夫古人敵惠敵怨不及其子中玄公光明正大宅心平恕僕素所深諒即有怨于人可一言立解且中玄公曾有手書奉公乃其由中之語必不藏怒蓄恨而過為已甚之事者也且存翁以故相終老未有顯過聞於天下而使其子皆駢首就逮脫不幸有傷霧露之疾至於顛隕其無乃虧朝廷所以優禮舊臣之意乎亦非中玄公所樂聞也僕上惜 國家體面下欲為朋友消怨業知公有道君子也故敢以聞惟執事其審圖之

答河南巡撫梁鳴泉

松江事高老先生業已寢之似不必深究仲尼不為已甚報怨亦自有當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蹊者固有罪矣而奪之牛無乃過乎今全吳亦所以愛鄭也公有道者故敢以此言告幸惟裁之

答應天撫院

往者奉書云云蓋推玄翁之意以告公也辱回示業已施行自難停寢但望明示寬假使問官不敢深求早與歸結則訟端從此可絕而存老之體面玄翁之美意兩得之矣僕於此亦有微嫌然而不敢避者所

謂老婆心切也望公亮之辱教有欲告我者此僕之所樂聞也傾耳以承幸勿終靳

十

恭惟老師壽登七裘朝野士民孰不矯首頻足逢祝稱慶不肖鄙朴不文亦宜歌扶徠頌盛德以為觴侑忝新肩重任日無寧刻欲構一言不能也謹百拜肅下走布幣於臺下用致千千之祝今 天子尊賢敬老方當舉乞言之曠典責束帛於丘園惟老師崇耆天和以需寵命

答符卿徐繼齋

伻至辱華翰具悉勘合事諒不久便當歸結容促當事者速了之今公家惠愍玄黃已判風浪漸平惟益加欽哉以綏遐祉忝在通家敢獻狂瞽惟高明採擇

十一

王別駕令甥喬生及班吏劉果至三奉教言諗台候萬福鷹犬潛形無任欣慰前所奉良訓謹當一一奉以周旋王子回任附復惟益加珍攝以需篤祉

答陳節推

王別駕至辱華翰深悉雅情今周道寧夷是非明覈執事宜勉自樹立勿有它慮存翁相公數年為群小窘辱執事幸加意焉冗不多及

十二

令孫及洪生至疊承翰教一一感悉二兒三兒光復未久暫乞休沐得自處之道但三兒已曾告展一次難以再請頃屬所司覆奏促其復任雅志恐難終遂也盛使持部檄回先此具復

十三

先後拜台翰珍貺偹憶賤辰此乃卑幼之所以事尊長懷德者之所以報有恩也而老師一切倒施之將使不肖何所用其酧報耶感媿時下喜 聖學日進

朝政頗清不肖亦惟奉老師所以教督者兢兢不敢失墜但力微任重未知終能勝之否耳遠惟台履迪吉壽祉益綏海內相知所共欣仰秋間當聽令孫泥金之報實人間盛事也預慶使旋冗甚犬馬之私嗣容專上

十四

恭惟老師台壽今年始踰七十比張蒼佐漢之年甫為强半視尚父興周之歲未逮九齡側聞台候聰明步履強健蓋天佑 國家留柱石之佐永奠乾坤故逸之於烟霞泉石之間以綏福祉而候天和也頃不

肖以所輯帝鑑圖說進講至漢明帝幸學養老事
上意欣然慕之第令今日欲舉行盛朝曠典憲大老
以乞言則舍吾師將奚之焉不肖誠不勝慶忭茲以
壽筵宏啓不得借諸兄輩稱觴左右恪具不腆少將
微忱惟宥其褻瀆而垂納焉幸甚

十五

恭惟老師功存　社稷澤洽黎元誕發辭于文孫早
克繩乎祖武信龍圖昌後之有驗徵天道福善之不
誣凡在簪紳舉同欣慶況不肖夙蒙陶鑄誼忝通家
喜躍之悰實萬恒品所恨愚子弟以寡學見黜不得

附致青雲託於世講之末耳茲因去使敬展賀私拜
申微悃伏望崇順台履益迓鴻庥不宣

十六

古之待國老者或養之學宮而乞言焉或徵之而問
道焉或就之而諏籌策焉老師今年七十有二矣道
德愈高聰明愈勝殆天佑　國家而遺之以大老也
天子方欲修盛王故事如前三物者慱覩海內惟老
師足以當之正將拭目而觀禮焉茲佩萸之候安秉
啓筵敬獻一觴用伸遐祝深懼不腆仰冀麾存

十七

比以冗沓東修之敬不供於函丈久矣誠知薄惡無
所逃罪首事于今四年碌碌無以自效所賴　主德
日明　官府清穆百司烝烝奉職西　北陲少警一
二黠肆不逞之夷咸就誅僇仰惟　宗社闓靈乎佑
聖主而正以淺薄會逢其適優游苟竊餘榮殆有天
幸焉顧值不世出之　主俾耆德遺逸在野而以庸
駑司鈞鉉深以自慙耳壽曜躔秋牛斗之間燁燁有
瑞氣敬以便鴻修其常獻南望台垣百拜致祝

十八論大政

比者兩奉台教一爲陸氏事一蒙俯憐正爲　國任

怨任勞而慨今之人不能相體意藹情深讀之使人
激衷次骨感悵無已陸氏之事原當事者之意實欲
緣此中禍于師翁其徒每倡言曰陸氏家累鉅萬必
之日數媢家欺其子之幼遂分而有之今惟刑併其
子使之取償于所親則可不加賦而國用足其言如
此粧令當事者至今猶在則禍誠不知所終矣頃幸
天啓　聖衷俯納愚言開湯網以釋淹禁俾陸武惠
之功得明而師翁見陵之耻亦因以雪此　主上之
明也正寧有秋毫得效於左右乎猥蒙遣謝彌以爲
愧正以淺薄謬膺重寄自受事以來旦作夜思食不

其寢不寐以憂公家之事四年於玆矣中所措畫要以尊　主威定　國是振紀綱剔瑕蠹爲務有力排羣議明犯衆忌而不顧者豈誠不知自愛而故以其身爲怨府哉竊伏思之語曰挈瓶之智守不失器主上冲年舉天下之重而委之於孱弱之身今不務爲秉公滅私振廢起墜而避流俗之非議以取悅一時有如異日　主上明習國事親攬庶政或有所廢鈌而不修陵替而不振者必將曰吾以天下事付若而今乃至此則正雖伏朧畝塡溝壑有餘僇矣故遠衆之罪小負　國之罪大一寺之誚輕異日之譏

重也台諭謂人猶有不相體者正亦且柰之何哉惟自殫厥心而已昔辱師翁引手固謂家　國之事一以相屬正奉以周旋必不敢負因諭及敢布腹心惟師翁裁教焉

十九

語曰愚者闇於成事明者覩於未然豈不信哉往奉台翰憐不肖之愚忠教以防微杜釁愼自持愛竊以爲事惟任理似不爲過曲爲之防有所未暇今果有遼左之事中外駭異以爲事出理外而不知老師已預覩於數月之前顯蒙之見果於自信但知竭忠捐軀可以報國更不思身雖不肖謬肩重任其進必退生關係非小乃議不返顧計不旋踵虞羅在前冥行直蹈猶賴　主上明聖左右素相敬信故三至不疑眷倚轉篤不然天下事豈不可爲寒心哉以是不惟感老師愛念之深又自愧知量尚未足以窺宮墻之萬一也謹當服膺台訓益竭孤忠博求同德以固君子之交愼察衆情以涣陰邪之黨一二年後　主上聖志大定　嘉禮告成乃乞骸明農納筦鑰而去庶可以終受托之事耳未知有此福分否二兒差歸肅啓上謝幷告不敏

二十

不肖謬以菲薄濫竽台司近年以來諸所措畫悉奉老師夙昔之教不敢踰越奉際　聖明之主中外寧乂庶幾小康皆教庇所及也伏惟老師昔以道匡扶世廟翊戴　穆皇瓌瑋光明之業既已震赫寰區炳燿史册矣晚偕赤松尋黃石以其餘緒付之居正用以佐　明主興太平昔人謂其精以治身土苴以治天下殆謂是乎以是知老師之壽埒嵩華不可算數今天下陰受其賜而遡功於老師者又不獨不肖一人而已南極宵躔西池使至謹獻一觴南望九頓

爵章布幣恭上壽筵焉不勝忭祝之至

二十一

前以台壽之辰肅啓附曹雲山投諸記室聞去人行緩度已後期惶恐三兄來奉台翰獎許過情保慮嚮至捧讀再三感深以涕古云存我以厚蒼生老師保愛不肖者厚天下也顧不肖知昧於知人機闇於自衞信心任理直道而行機穽在前曾莫之避望吾師父毋時加提廸俾得保終至于在野同心之招尤不肖所樂聞者顧老師之明詔之也豚兒寡學謬點賢書猥承遣賀彌以爲媿

二十二

三兄回送到台翰開緘捧讀不勝感涕已復恭覽書槀暇卽取讀三復三嘆何老師爲不肖慮周計審如此然老師雖以愛不肖實以厚　國家也大人君子之有益於世道也豈必當位親爲之哉顧愚昧不足以寄忠懷當厚愛謹百拜肅啓以謝縷縷之愚具在另幅統惟台原

二十三

恭惟師翁順神清淨脫屣塵凡心與造物者游道逼有形之外故能茂綏景福並衍仙齡茲當九華注筭之於正值萬寶告成之候夏夷之望適重朝野之慶攸同正夙荷栽培倍深欣躍奉觴膝下不獲隨子姓之行翹首天南敢後封人之祝敬修尺素用抒微丹伏冀鑒存不勝幸願

二十四

不肖孤積愆累釁遘茲閔凶聞訃後卽荷師翁手書垂慰茲乃遠辱奠章跪而讀之涕泗橫流謹寄宜先人几側冥漠有知啣結爲報也夫人大事莫甚于親喪不肖孤不覩先人之面十九年矣一旦見背抱恨終天已不勝痛割矣乃乞歸未允反被惡言進不成

報　國之忠退莫展奔喪之禮內憂外患交集于身今雖勉強應　召而出然精神困憊形容摧朽宇宙間悲苦蘊結至極而難堪者無如不肖孤矣自非生成培植恩深義重誰則憐之今擬　大婚禮成卽申前請俟將發之日馳使以報祈有指誨也不肖感戢恩慈言不能喻惟對來使匍匐稽顙奉書以謝情悰苦鬱語無倫次統惟台亮

二十五

恭惟孤辰届節壽纏增輝天上神仙身久留於塵世山中宰相望益重於華夷實品類所共欣在愚生而

更切緣羈職務不獲趨承謹爲微儀庸申慶祝不肖自還朝之後薦被 隆恩視昔更倍忻驅碎首難報 聖恩也伏承台教敢不益竭駑鈍以副宿昔期許之盛心仲公請告銓部不允題覆明春便可復任矣使旋敬候台居

二十六

比者賴天地之靈 國家無事 主德日明内外清晏正猥以非庸謬膺重任得免愆尤寔老師教庇所及酌水知源敢忘蚓結老母暮齡暫承 上意迎養京師然北土苦寒終非老人所宜一二年間 國事

閒尚當乞骸歸侍并得伸禰先人廬次之日也令孫長公差回敬候聞令孫大兄錦旋有娶婦之喜計一二年後老師又見玄孫矣古來名相福澤深長如我師者寧多見哉不肖昨夏至今亦連得三孫目下尚有就娩者老母高年粗足自慰諒台念所注敢以奉聞承教許道長忠信端雅不肖心㝡器之茲老師奬飾倍增光價矣偶病不能書口占達上重陽屆節爲師翁嶽降之辰不肖門生不得與于諸兄獻觴之末謹修歲事奇獻壽筵不腆之儀附令孫致上天增歲人增壽益添海屋之籌年彌高德彌邵茂錫天申之福

二十七

恒雨爲災下民墊溺皆執政非人積愆干和所致也明主循漢家故事策免大臣以消災沴則不肖必首當汰黜矣捧誦台翰不勝媿悚先是撫按疏至 上覽之痛惻已兩奉 特旨議處乃蠲恤之令猶屯膏未沛者以故事必勘明而後可定分數耳茲奉台教會地曹覆題掌科疏上謹再擬 旨申 仁主子惠之意慰黎民仰望之心蜈勘至即按嘉靖三十四年及四十年例破格蠲貸茲不敢徒用蠲免存留虛文

塞責以重得罪於元元也謹謝台教并陳不職之罪唯師翁憐而宥之

二十八

去秋及今四奉台教以公私多故久稽裁候中間以典成乞休關出處大節且妄心誠陋師心獨任不預請先生長者之明訓率爾行之罪亦罪亦正膺重任九年於茲恒恐不保首領以辱國家茲幸 主德日清内外寧謐諸大典禮皆已竣事乃以其間乞不肖之身歸伏隴畝以明進退之節不得已也重蒙 主上暨 聖母誨諭諄諄恩禮申篤正誠迫於大義不

敢曰愛其死復黽勉就列然自是羈紲愈堅憂危念
重矣吾師何以教之二長兄錦旋肅此上復
仰惟椿靈之筭始七十有八闔侍御者言聰明步履
視昔益健新壯少年不及也逖觀載籍當 國家全
盛宇宙太和必有純德平格之老詎膺壽祺以為世
瑞故居正不獨為師翁慶為 國家慶也南極星輝
西池會集謹修歲事因二長兄肅薄幣預祝于門下
仰冀麾納幸甚

二十九

入秋至今三奉台翰冗沓未圖鱗翼以復罪矣吳中

連歲水災宜破格優恤乃撫按勘報分數有限而令
孫長公于部覆之後始以老師台翰來不及預為之
圖蠲貸恐猶未遍也執政非人上干天和災沴薦臻
民胥饑溺亦有餘責矣令姪叅軍圖南敬此上復

三十

正久司政柄無裨秋毫頃當四考之期自知無績可
紀逡巡不敢以例請或云 國家常憲不可廢且有
幽當黜亦不宜避遂靦顏從事果致屢 聖心載加
殊眷牢辭不獲方切悚懼乃蒙台慈奬藉愈深兢惕
凡正今日之所蒙被孰匪師翁教育所及飲水知源
敢忘所自愧薄劣不能仰酬于萬一也

三十一

恭惟老師壽登八袠福兆千齡身居泉石而台鼎重
望遠震乎華夷年涉期頤而龍馬精神有踰于少壯
乃天佑 國家壽茲平格之老也正忝在門墻不勝
慶忭謹肅幣布之左右仰乞麾存外副啓二摺 存
問題稿一件

賤恙寔痔也一向不以痔治之蹉跎至今近得貴府
醫官趙裕治之果拔其根但衰老之人痔根雖去元
氣大損脾胃虛弱不能飲食幾于不起日來漸次平

復今秋定為乞骸計矣門墻夙愛敢告爵往
遣官禮問 主上特恩也差官到後即宜具疏馳謝
伏惟台裁

答高中玄相公先附與諸公書以存亦、頗始末

答司空曹傳川

登辱華翰具悉雅情誥命乃例所當得部中已題允
矣中翁再相諸凡舉措甚愜輿情僕素忝知心尤切
慶忭諒尊懷所注輒用附聞

答司馬王鑑川

比者屢奉翰教一一領悉屬有玄翁之事既惱鄙懷

又費措畫故未及裁答言者謬妄至波及令甥鳳磐尤為可惡方事起時僕即具揭入告於　主上為玄翁伸理幸　聖明過聽僕言信之愈篤而言者被遣不恤此　主上之明也翰教益謙寔容云云誠為藥石之言玄老若肯留意豈惟縉紳賴之將　宗社生靈寔受其福也

荅少司馬曹傳川

兩奉華翰具悉邊境輯寧華夷闓懌誠　國家之慶公更鎮之以靜綏之以恩內愈固外愈安矣比兩得玄翁手書頗以往事為悔此中近益帖然無足慮也

冗甚草草奉答諸惟鑒存

答張操江

辱教遠嫌防伺之説深荷道誼知已今國家之事無巨無細皆必面奉　意旨而行緣　主上日御便殿得以造膝從容盡其誠款專擅之嫌庶幾可免但僕以綿薄受　顧託之重今內外所倚惟僕一人誼當以死報國遠嫌避怨心有不忍惟不敢以一毫己私與焉爾頃奸人挾刃入內誣指新鄭所使上自　兩宫　主上下自閭閻細民一聞此語咸以為信而秖隙者遂欲甘心焉中外洶洶幾成大獄僕切心知其不然未有以明也乃面奏　主上斯事關係重大竊恐濫及無辜又委曲開導以國法甚嚴人臣不敢萌此念請得姑緩其獄務求真的乃可正法荷　主上面允而左右中貴人亦皆雅相尊信深諒鄙心不敢肆其鉤鉅之巧伏念六七日至於旬時果得真情新鄭之誣始從辯釋　國家元氣乃得無損不然此公之禍固不待言而株連蔓引流毒縉紳今不知作何狀矣嗟乎如僕苦心誰則知之日來為此形神俱瘁鬚髮頓白啗荼茹蘗又誰與憐之耿耿丹心祇自憐耳丈初聞此必重驚駭恐遠不詳其顛末特以奉聞

南中士大夫有欲知者亦可略示其槩俾得安意無恐外奏對近稿奉覽

答中玄高相公其一

春間承翰教以合弟小兒叨領鄉薦重辱遣賀仰荷厚情擬附入覲令弟修謝比令兒行以冗沓忽忘之至今為歉茲令親張尚寶入便專此啓謝薄物不足為酬幸為麾納僕以淺薄謬肩重任孤立無助日夕遑遑今當始衰之齡老態盡出霜華滿鬓此後相見恐不相識也冗中鄙懷不能盡陳統容專啓

其二

不孝積愆累釁搆茲閔凶前小兒南歸方伏在苫塊情緒荒迷不遑啓報比辱遣弔勤惓又承厚貟不勝哀感小兒途中書來言翁推夙愛引入內舍欵語移時垂泣而別孤方在哀苦之中感念厚誼涕泗橫流所謂悲者不可槩吁也貴恙想已勿藥孤近辱 諭旨勉強稽留待經理大婚事訖來歲春夏間乃得乞歸擬過梓里當作一日淹留今預盻此期真以日為歲也

三

相違六載秪於夢中相見比得良晤已復又若夢中

也別後歸奔于初四日抵舍重辱遣奠深荷至情存歿啣感言不能喻使旋草草附謝苦悰慟切不悉欲言還朝再圖一披對也

四

比過仙里兩奉晤言殊慰夙昔但積懷未能盡吐耳承教二事謹俱祗領翁弟專精神厚自持身外之事不足縈懷抱也初抵京酬應匆匆未悉鄙悰統容專致

荅叅軍高梅菴

三十年生死之交一旦遂成永隔剌心裂肝痛何可言猶幸比者天假其便再奉晤言使孤契闊之悰得以少布而令兄翁亦遂長逝而無憾也今嗣繼既定吾昇且恐扁抑哀料理家事至於鄙典諸事須稍從容俟孤於內人多方調處俾 上意稍釋孤乃具疏以請旦夕有便當告之貴省撫按托其具奏報也後有陳乞令盛使高第來人旋草復

與叅軍高梅菴

薄奠敬煩從者布之靈几表生芻之意耳前聞訃後竟不見使至比已調解於內似有可挽之機須令嫂夫人自上一疏乞 恩孤當為面奏陳請也令弟去

匆匆附此

答司寇曹傳川

前過中州東望仙廬不勝馳想比遠辱華翰奬許過情忱作兼抱玄老長逝可甚悼痛前過新鄭再奉晤言比時病甚語不可了但相與痛哭而已追惟 昔期許蕭曹丙魏今一旦遂成永訣每一念之涕泗盈襟 鄙典一節前已心許今雖啓齒大難然不敢背巳為之調解于內俟渠夫人有疏當為面奏代懇也厚惠槩不敢當謹璧諸使者

荅叅軍高梅菴

頃舍弟回曾附薄奠布之玄老靈几並言郵典事須
令嫂夫人具名奏乞孤當爲之斡旋於內公限假已
滿然玄老初捐館家事匆匆恐公未能便舍而從仕
也轉假既有近例不妨再奏

答參軍高梅菴

辱華翰領悉玄翁郵典甚費心力僅乃得之然贈謚
尚未敢瀆請俟再圖之過此一番應得之例則後來
續請根基定於此矣揭稿二通付覽

又

請告大疏已屬銓部覆請太宰公云前徐氏只以劉

行不必覆也僕與玄老交深平生行履知之甚真固
願爲之創傳以垂來世墓銘一事雖微委命亦所不
辭謹操筆以俟行狀當屬之曹傳川可也請文佳惠
祇領餘不敢當輒附使歸璧外荆室有薄物奉令嫂
夫人幸爲轉致

答參軍高梅菴

古語云生者復生生者不媿比者但求不媿於此心
耳非欲市德於公家也猥辱遣謝深以爲媿薄具致
尊嫂夫人幸爲轉納

答司馬曹傳川

辱教玄老行狀事核詞工足垂不朽不穀不過詮次
其語附以銘詞耳高六回草草附復餘具別楮

又

不穀與玄老爲生死交所以既先後先雖子弟父兄
未能過也叵奈中遘憸人交搆其間使之致疑於我
又波及于丈悠悠之談誠難戶曉惟借重一出則群
喙自息况此乃區區推轂素心敬聞命矣冗甚不悉
鄙懷統惟鑒亮

與河南周巡撫

故相中玄公今尚未葬聞 恩郵葬價有司未能時

給此仁人之所隱也不揣溷冒敢徼惠於下執事惟
公哀憐之冗不及悉統惟鑒存

報知己顧東橋李長白與諸公書

與南學院吳初泉

弟以淺薄叨附榜末夙於門下投分至深數年多病乞歸踪跡靡定自外於賢者然所嚮慕天下長者未有先公者也伏審振鐸南郡多士嚮應公掄揉壆則楠梓呈材良藥控銜則騂騮騁足才品士風繫於公之身者豈其微哉欣仰欣仰茲有肙瀆弟家世寒賤為童子時遇先刑部尚書東橋顧公其撫楚時拔正於毀齒之時稱為神童其實正靡有異才如古融粲

勃泌足以驚人者而顧公又當代名流文章宗匠乃一見即呼為小友解束帶贈之臨別又出其幼子見屬曰他日以吾子孫相托乃正徽時厚幸以有今日皆顧公賜也深惟古人一飯之誼竊慕豫讓國士之報而力不副心又顧公歿後頗罹横議家世遂微有孫二人今隸應天府學其志行固有家風追惟疇昔期許之言而二子又幸側門弟子之數弟不於此時借公垂盼優錄以少效犬馬恐一旦溘先朝露即弟終已有負德之恨無以見東橋公於冥漠矣知門下肅教端範絕跡請托而弟抱此區區干冒清嚴觀過知仁諒不深罪孤女竊照於鄭姬僻夫買勇於烏獲倘蒙垂念則弟犬馬之誠實借公以報顧又感顧以報公矣仰賜尊裁惶恐惶恐

與文選李后塘

張甑山來奉翰教以扈　駕山陵未及裁答甚歉昔公養重丘園望隆朝野今清明之會褒然彙征展布平生以答群望在此時矣輒有奉瀆僕自童稚時受知於東橋顧公以子孫見託公所知也其惠政湖湘宣勞　陵寢清節偉績亦公所知也今　聖皇御極恩被幽隱若此公者雖不與大禮大獄同科然其行

誼端方文學醞藉固江左偉人　先朝耆碩也而歷歲久遠人罕知者故卹典未及公許惜焉幸該科有再舉之議僕冒昧作一書托之少魯提學為之表揚附於公舉之末煩公轉致之倘面會少魯致詳鄙意又大快也

與南學院周少魯

自公簡畀學使清譽藉甚楚侗先驅公為後繼可稱二美浣慰鄙情奉瀆顧東橋先生璘者撫楚大有惠政　陵寢又劬勤勞僕昔在童稚辱此公國士之知別時以子孫見託僕驚碌至今未有報也　聖皇御

極惠及幽隱如此公雖不可與大禮大獄同科而人品文章昭代偉人也後裔式微不能自列而郎典鉄焉公許甚惜李該科有再錄之疏望公俯賜表揚入公舉之末使得沾曠蕩之恩是在公義舉足以樹風在僕酬知亦明雅道矣恃在桑梓敢冒掠美其撫臺念堂公察院馮公均借鼎力尤所懇也

答姜巡撫言李公郎典事

屢承揭示差人竟不索報遂失裁答爲歉玆有冒瀆李長白公諦士翺者昔守荆南甚有政績至今荆人俎豆之歷敭中外咸著嘉聲清德令名終身無玷獨

以後裔式微人鮮知者郎典鉄焉今該科有再錄之議倘荷垂慈特加表薦不惟李公結效於冥壤而區區亦得借報於乞鄰矣草率冒干統惟鑒亮右李公郎初守荆武先父爲神童者後至戶部尚書

答應天巡撫

前冒瀆東橋老先生郎議科已無及矣乃荷垂念特爲疏請不惟橋翁感德於泉壤而僕亦借報於乞鄰矣啣戢之私非言可既

與南列卿王公

東橋顧老先生昔以其少子名峻者見託今欲爲之求一功名久之未有因也且令歸以俟時其家貧甚李念薄分一垂盻焉餘不敢及

與南掌院趙麟陽

僕昔年十三大司寇東橋顧公時爲敝省巡撫一見即許以國士呼爲小友每與藩臬諸君言此子將相才也昔張燕公識李鄴侯於童稚吾庶幾云云又解束帶以相贈曰子他日不束此聊以表呂虔意耳一日留僕共飯出其少子今名峻者指示之曰此荆州張秀才也他年當樞要汝可往見之必念其爲故人子也僕修日東橋先生不惟知先父又知其幼子峻不自致青雲必待見故人乃得功名此等神識

若有前定數以主乎其間前輩神識殆不可及僕自以童幼豈敢妄意今日然心感公之知思以少報中心藏之未嘗敢忘前年顧峻來見僕因追憶公言不覺噓唏流涕念無以厚之欲以鄙衷控之 皇上辭免當得廕子移之於顧以報知己會楊虞坡太宰知之爲僕謀曰東橋昔督工 顯陵有勞宜廕爲當路所阻當時先後在工者皆廕而公獨無此可援例陳乞且公海內名流禰與一廕豈得爲過後於工部查公果未霑恩遂令峻生具疏自乞蒙 恩俞允此 朝廷錄舊之恩而僕報知己贊成之義也今聞其任輩咸起尸爭言峻是三

房倫序不宜投揭嵒都法司欲行爭奪彼盖不知乃
祖見託之言僕報知已之意但知錄蔭常例相競耳
且已奉　明旨孰得而易之乞公明示以大義給廕
生一執照庶不爲強圉所陵而僕區區之義亦可報
東橋公於寘漠矣縷縷聒聽統惟鑒原

與㯿江王少方

頃辱華翰舍人囬已具復茲顧東橋老先生乃即赴
京謁選其期尚遠告囬撇取家眷欲邀惠於執事求
一站舡載行其中夫役不穀已捐俸助之一冊之外
更無所覬亦不敢求大冊但少異於民舡可也此子

之得廕執事所知昨小兒往來途中皆不敢乘官馬
乃獨厚於故人之子情不得已也然執事但如不穀
所求者與之一毫勿有加加則傷惠也又柰事體統
惟裁鑒

懋修曰余編次先公書至此不覺涕淚沾襟盖其
感激高義不昧心期咸在歿身之後圖之不一而
足愈久愈殷是以可痛也先公側在仕途推轂海
內名賢衆矣而歿身之後三紀於茲未聞有溫言
美意一及後人者馬伏波之薏苡朱勃焉逢任西
華之葛衣孝標誰作雖其特義不敢比跡顧公亦

良由德薄名湮漸漬嫌疑由來有基矣爲之三歎

答廉憲王鳳洲

疊辱華翰深荷雅情惟丈儁才卓行冠冕人倫沉抑
數年輿情共惜然不困厄烏能有激乎清明之世與
天下賢士衆然彙征紓先世之積憤展平生之所懷
在此時矣幸努力自愛辱惠佳書寶若彝鼎兼之珍
幣豈所敢當重違尊意謹領佳絹二端餘附使歸璧
匆匆附謝另具侑柬統惟鑒存

其二

才人見忌自古已然春首浮議之興良亦繇此公論

在人其可泯乎僕雖不肖竊敢自附於祁奚之誼乃
汪伯王遂以告公若將有移德於人者非僕本指也
吳干越鈎輕用必折匣而韜之其精乃全公讀禮之
餘闔扉養重亦天所以韜其光而厚其蓄也願公自
重毋忽雅惠不敢例辭輙用登領附謝別具侑柬統
惟鑒存

其三

今歲當賓興楚人聞見甚陋誠願得公大雅之作以
爲程式幸遄發征麾趣赴盛會惟公以鴻漸之儀因
於燕雀茲當　聖作之隆衆賢彙進銘太常勒燕然

皆所優爲者外臺執憲直暫借耳使旋草草附復

附答楚按舒念庭

重承華翰深荷雅情銘心之感言不能悉新任王廉憲鳳洲嫺於文詞委以程試之作必能代勞有裨盛典差旋敢謾附此諸惟鑒存

其四爲楚憲長時

繳憑人至知道從巳至楚入鎻院主文衡今歲程式必將爲海內冠矣以下國之荒陋何幸得聞雲和之聲覩環瑋之實哉憲長例當入 覲汪伯玉言公雅不樂行且循資量移晉右轄旦夕便可爲內轉之階

倉卒不及爲公擇地但借資耳諸惟原亮

其五自太僕卿轉鄖院時

前令弟送公河上書其中所言具見經濟弘猷一一領悉承差至知道從巳入楚視事無任欣慰人旋草草附復

其六鄖院時

前老父誕辰巳承偉製茲老母七袠復拜雄篇天孫之錦後先相映昭華之寶璀璨盈庭珍重感切誠不能喻之於言也

其七鄖院時

辱示數議俟大疏至當屬所司覆行前歲遣三司馬閱邊惟汪伯玉所注措強人意耳乃忌者反用此誣詆之殊爲可訝今巳息喙矣奉別札云云昨大察時並未聞有議者似不必自生疑慮也

其八大理卿時

鄖臺僻處非展驥之地而嚴廊又無虛席故暫移留棘以需次焉僕先世單寒非閥閱衣冠之舊老父不揣妄干名筆是何等人地而辱王謝大家之垂盼乎高文尚未拜觀

其九

自借鄖臺而忌者日以伺公之釁重之以先朝之事而令弟解近侍矣操之以舉劾之例而科疏糾目濫矣或云僕有不足於君所或云公有所悠滯於周南衆口之鑠有自來矣故橫發於南疏益亦積漬漸潤使然非獨言者之過也如聞輿人之言此舉不中且復有繼者不得巳暫解見任以息群喙旋當復公舊秩滌雪以需大畀焉然蔽賢之罪首當在僕無所歸咎伏承翰教深以爲媿餘具別楮統惟鑒存

其十

孤自遭先人之變即荷厚情遠垂唁慰茲又辱奠賻

今同年中有孤所引援見居要路漠然不一賜問者乃公獨用情優渥至此令人哀感媿死無地矣厚貺槃不敢當謹領尊章先寄宣先人柩側用承公兄弟通家至情冥漠有知必效啣結餘輙辭諸使者

其十一

孤之此行本屬初意茲蒙　俞允獲遂夙心所謂求仁而得仁也他何知焉月之四日抵舍十六日奉克襄事即欲奉老母侚閭就道柰天暑不能遠涉不得已再乞展限如不獲命則孤星馳先發矣疊辱慰奠深荷至情但厚惠槃不敢當仍辭諸使者草草附謝

不悉

其十二

南歸疊承華翰吊慰懃惓感戢雅情言不能悉中心藏之而已還朝後又奉華札幷初夏所寄俱至益深懷感家君在時曾以祠碑瀆求名筆荷蒙不棄貺以鴻篇此時不肖未得見也昨歸於家弟處取而讀之其文詞之粹爛固不待言乃其意義淵奧寄託宏遠直逼古匠公平生之文可傳於後者固難悉數然而如此作恐亦不多得也即以勒植祠中永為家寶茲因使者一伸感仰之私幷具不腆少伸謝悃鄙懷固非楮筆所能盡也

答藩伯王麟洲

不肖以六月望日抵都仰荷　宸情忻豫殊錫駢蕃誠非捐糜所能報稱也遠辱翰貺幷初夏所寄俱至賢昆仲敦念宿誼垂詢不遺曷勝感戢今大道既夷公論昭揭自此已往皆驊騮騁足之日矣顧益堅雅操以需崇畀

其十三起京兆時

向者推轂不遂反增多口致公再辱歉恨殊深比承華翰益增其怏怏也不穀徼時厚幸久玷機衡奉

主德日明百司奉職頹綱墜紀漸次振興內外之治庶幾小康一二年後可以納筦鑰謝事矣獨念海內遺賢未盡登庸多在薖軸不可招者此不穀所以夙不忘惓惓也遠辱華翰深荷雅情使旋謹此謝復

其十四

令弟至拜翰貺極感注存兒曹寡學並捷南宮老母高年足慰朝夕但德薄而享厚可懼耳令弟旋附復別具侑緘另楮統惟鑒存

別諭領悉令弟入覲亦輒引疾再三強之乃復出借重齊魯督學又辭不拜人情世路誠為嶮巇而昆仲

之長懼亦已甚矣閒雲出岫倦翼投林何容心於意必乎不殺羈紲一身惟有因之羨慨而已惠千知我固不悉言統惟鑒存

答陝西學道王麟洲

見曹寡學肙竊非望遠辱遺賀彌切兢慚厚惠槩不敢當輙附使者歸璧幸惟原亮近巳借重督學關西念資俸已越不宜仍淹外服而三秦重地學憲要秩非假重望不足以當之竢門歷愈深不次當有崇叙耳

其十五

曾見藏真絹本千文或云楮本者更佳於鄴架借觀之辱不吝專遣寄示驪珠顆顆璀璨奪目絹本雖晚筆神彩要不遠也天球琬琰小有空鈌何妨代實文君用時筆補之更爲續貂公謂是虎賁之似似爲溢美也寓目自足何必奪爲巳有展玩畢卽以歸之煩好爲將護以囑來使矣而使信至三堅以見遺因思神物恐爲風雨所妬什襲而藏之卽不佞亦蹔爲秃師乇此物耳

示季子懋修

汝幼而穎異初學作文便知門路吾常以汝爲千里駒卽相知諸公見者亦嘗動色相賀曰公之諸郎此最先鳴者也乃自癸酉科舉之後忽染一種狂氣不量力而慕古好矜巳而自足頓失邯鄲之步遂至匍匐而歸丙子之春吾本不欲求試乃汝諸兄咸來勸我謂不宜挫汝銳氣不得巳黽勉從之竟致顚蹷藝本不佳於人何尤然吾竊自幸曰天其或者欲厚積而鉅發之也又意汝必懲再敗之恥而頫首以就矩矱也豈知一年之中愈作愈退愈激愈頽以汝爲質不敏耶固未有少而了了長乃懵懵者以汝行不力耶固聞汝終日閉門手不釋卷乃其所造爾爾是必

志騖於高遠而力疲于兼涉所謂之楚而北行也欲圖進取豈不難哉夫欲求古匠之芳躅又合當世之軏轍惟有絕世之才者能之　明興以來亦不多見吾昔童稚登科肙竊盛名妄謂屈宋班馬了不異人區區一第唾手可得乃棄其本業而馳騖古典比及三年新功未完舊業巳蕪今追憶當時所爲適足以發咲而自點耳甲辰下第然後揣巳量力復尋前轍晝作夜思殫精畢力幸而藝成然亦僅得一第止耳猶未能掉鞅文場奪標藝院也今汝之才未能勝余乃不俯尋吾之所得而復蹈吾之所失豈不謬哉吾

家以詩書發跡平生苦志厲行所以貽則於後人者
自謂不敢後於古之世家名德固望汝等繼志繩武
益加光大與伊巫之儔並垂史冊耳豈欲但竊一第
以大吾宗哉吾誠愛汝之深望汝之切不意汝妄自
菲薄而甘爲轅下駒也今汝既欲我置汝不問吾自
是亦不敢厚責於汝矣但汝宜加深思毋甘自棄假
令才質駑下分不可强乃才可爲而不爲誰之咎與
己則乖謬而徒諉之命耶惑之甚矣且如寫字一節
吾呶呶諄諄者幾年矣而僚倒差訛畧不少變斯亦
命爲之耶區區小藝豈磨以歲乃能工耶吾言止此

矣汝其思之

附録翰林時書牘

謝病別徐存齋相公

居正惶恐頓首再拜上書師相閤下居正少不自愼
被狗馬病伏蒙台慈得諒其愚卽日南發遠隔門墻
未一奉音徽徘徊瞻望竊念正自寒士非閥閲衣冠
之族乏金張左右之容弱冠登朝賴相公甄拔厠在
下弟子深蒙鑒奬雖仲舉知深於徐孺中郎倒屣於
仲宣未爲過也知己之恩每懷國士之報假令相公
與周召之業使如正考束帶立朝參制作之任或拾
遺[illegible]備九九之數雖不能使惡言不至門人加親
然進奮短翮飛翔之用退效杞梁一介之死正雖至
愚敢不勉乎小人命薄分過災生蒲柳之質一旦濡
先朝露則終已無以報知奬之恩死有餘恨竊不自
諒有惓惓之愚秋毫少效于萬一惟相公裁察焉相
公雅量古心自在詞林卽負重望三十餘年及登揆
席益允物情内無瑣瑣姻婭之私門無交關請謁之
衆此天下士傾心而延佇也然自夋立以來今且二
稔中間淵謀默運固非謭識可窺然綱紀風俗宏謨
巨典猶未見使天下改觀而易聽者相公豈欲委順

以俟時乎語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竊見向者張文
隱公剛直之氣毅然以天下爲己任然不逾年遽以
病歿近歐陽公人倫冠冕衡用方殷亦奄然長逝二
公者皆自以神智妙用和光遵養然二三年間相繼
彫謝何則方圓之施異用愠結之懷難堪也相公于
兩賢意氣久要何圖一旦奄喪誰當與相公共功者
况今榮進之路險于榛棘惡直醜正實繁有徒相公
内抱不羣外欲渾跡將以俟時不亦難乎盍若披腹
心見情素伸獨斷之明計捐流俗之顧慮慨然一決
其平生君天啓其衷忠能悟主卽竹帛之名可期也

吾道竟阻休泰無期卽抗浮雲之志遺世獨徃亦一快也孰與欝欝𩓐頷而竊歎也夫宰相者天子所重也身不重則言不行近年以來主臣之情日隔朝廷大政有古匹夫可高論于天子之前者而今之宰相不敢出一言何則顧忌之情勝也然其失在豢糜人主之爵祿不能以道自重而求言之動人主必不可幾矣願相公高視玄覽抗志塵埃之外其於爵祿也量而後受寵至不驚皎然不利之心上信乎主下孚於衆則身重於太山言信於蓍龜進則爲龍爲光退則爲鴻爲冥豈不綽有餘裕哉公孫弘有言人主病

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身爲漢相脫粟布被良史稱之夫京師四方之極大臣庶民之表也自頃內外用竭習尚侈靡貪者裎裼不完而在位者或婢妾衣紈綺百姓藜藿不飽而在位者或厮養厭粱肉此損下益上之尤者也誠宜倡之以儉視之以禮弘晏子狐裘之節覽詩人羔羊之詠庶儀刑百辟易移侈俗也夫天子有諍臣士有諍友故能動不失則故石猶生我美疢滋毒也端人直士藥石也令色孔壬美疢也然端直勁而難親令壬柔而易狎傾佞之人未語而唯唯未言而諾諾較德則擬于皐伊論功則畢乎管晏足使人志滿情逸受其面諛此高允所以深疾閔湛詐訐其所營尺寸之間而貽崔浩無窮之害者也願相公擇士之端諒者使在左右資其匡輔聞其讜言亦漁蒸之一助也夫士習者人才之關也自頃士氣頽靡廉恥道喪苞苴顯於贄雉倖孔多於亾羊乞溫逐臭相煽成風豈可令明主在上相公在位而習弊至此夫爵祿賞鑒所以磨世也廉恥節義所以建標也爵祿賞鑒不足以激上才止可以勸中人耳然上才百一中才者多令爵祿賞鑑常歸之廉恥節義則中才者望標而趨矣迨夫清議已行士氣已振然後

相公振之以無名之樸醞之以醇和之氣卽大化薰蒸風俗長厚矣此相公今日所得爲者若夫格天之業致王之功固非末士所與且愚蒙未諳故不敢言也夫騶蒼之翔叵以論九蒼之高蹄涔之遊無以測四溟之深相公德冠宇宙知兼衆哲而下走欲以管窺之見仰裨高深不狂則愚且以下亦干非其分不知者以爲預結於左右也然自惟受恩深重苟有效于涓埃卽剖肝裂膚士所不辭況恤其他乎古人之言曰近而不言爲諂遠而不言爲怨今將遠矣不勝感激瞻望之懷臨穎潸然詞不宣心仰惟相公淸閱

之燕垂察狂猬之言幸甚云云

啓聶司馬雙江

近時論學者或言行頗不相覆僕便謂其言盡不足信是以孔子近於無聞。竊謂學欲信心冥解若但從人歌哭直釋氏所謂閱。盡他寶終非己分耳昨者伏承高明指未發之中退而思之此心有躍如者往時薛君采先生亦有此段議論先生復推明之乃知人心有妙萬物者爲天下之大本無事安排此先天無極之旨也夫虛者道之所居也涵養於不睹不聞所以致此虛也心虛則寂感而遂通故明鏡不憚于屢

照其體寂也虛谷不疲于傳響其中竅也今不於其居無事者求之而欲事事物物求其當然之則愈勞愈敝也矣瞽見如此惟高明指示焉

答中丞孫槐溪

得儀真書已報得九月七日書知洞兵遂大破賊可喜大丈夫遭艱難之運棄家忘身以殉國家之急固已難矣又以數千之兵抗盈萬之衆策羈旅之師當積年之寇片帆一指樓櫓星馳長戟纔交鯨鯢電掃自非忠勇所激天人助順孰得勝筭奇功若斯之盛乎然古人云成功非難處成功尤難今茲度彼中事

猶有五慮焉臺下獻馘我兵新勝賊已破膽宜乘破竹之勢擣其巢穴殄其醜類而當事者或不能同心趨便但多張首虜以幸功級令殘夷得便以成反覆可慮者一也狃于一勝防禦必疎猾賊盡力以窺伺我若遺燼復然貽禍未已可慮者二也東南招募已及數年師老財匱効無尺寸今公以數千土兵決勝一旦功名之際誰肯推助可慮者三也狠處吳等兵斬首虜雖多而摧鋒陷堅則永順似宜首論若但校捕斬之功不揣難易先後之勢則夷人怨憤必不用命責以後効恐難收功可慮者四也克敵之後議論

必煩若功賞不明事體盭戾則人心不勸或致他虞可慮者五也夫銳始者必圖其終成功者先計於始杞人過計聊復覼縷惟知己採焉荆人望公如霖雨之思公旦冀早旋征旆以慰氓黎

答劉白川

楊州二守日者馮生先後奉小啓馳候弟數年之中沉痾未解引退者再去。既無恒然懷知戀侶未一日去左右也辱諭羅菊之故基自怨家蔓於衆口即年兄不言人固已喻之者矣自弟通籍已來竊見宦途通塞咸有嘿嘿者以尸之或擬而反遂或引而更須

或理宜屯遂或運屬乘違揆之人事自有相反者興
屈能實業於將朓而不能使勁幹立枯呪師能乘肇
於宜絶而不能使修齡轉促向之識兄者叅至蠭起
簧鼓噂喈或剸刃而徂擊或梃戈而當先卒不能動
兄一毛而望實愈茂則倚伏之料昭然可睹矣夫士
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自信於巳任運推移惟
吾道之興廢又何計於怨讎乎必行有所召斯減倉
之詬得行倘德在予矣卽向魋之難何懼若乃脊兗
親於平等並恩怨於兩忘海馬先機虛舟隨汎斯又
上士玄同之軌也今天下之勢莫亟於東南海波未

靖内奸伺隙　廟堂宵旰以憂之所賴一二鉅公畢
慮紓忱弭此大患所願勉就功名以答群望詩云靖
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予女紛紛之談未
足爲葸莿也千里緘問不當用常語相聒故敢獻其
區區高明裁納焉

與司成馬孟河

振鐸南雍士方嚮往不謂東山泉石更挂冲襟夫遺
世拔俗者逸民之所操明道濟物者大賢之弘量也
公遺情纓紱結意煙霞蟬脫於穢素心獨往得巳然
律以至人玄同之軌揆以孔門兼善之抱無乃得其
一未得其二乎弟以淺陋幸附驥尾日夕循省尸素
是虞昔匡衡說詩都講爲之避席南能卓錫印宗退
而北面以弟之愚誠得高宿如公者而遜之所謂屛
夫負千鈞上太行得烏獲而畀之有餘力矣願公憯
然易慮廻肥遯之轍躋同人之軌毋使靑衿之子徒
有白駒之歎幸甚

與邊鎭巡撫王西石

厚翰敎具悉丈體國之忠任事之勇經理之畧東北
一面可無虞矣昔李抱真初在澤潞勝兵不滿萬抱
真勵以忠義省財用閱軍實數年遂爲強鎭河北諸

藩慴憎不敢越河爲寇抱真力也以此見天下無不
可爲之事艱難困憊忠智實由以表見也顧近來疆
場之臣大抵選愞觀望飾虛言張首虜爲旦夕計非
有長慮却顧爲地方至計也因仍成風邊事大壞夫
仕宦至於巡撫受國恩不爲不厚功名不爲不顯矣
事有關繫宜以死生去就决之乃諰諰然求便其身
圖此亦不忠不智甚矣今者　廟堂願亦厭此苞苴
不行功實漸覈吾丈素懷忠赤當一面之寄此千載
一時也事有易置者不妨先達本兵次第舉行詢于
有衆事事求實又本之以誠慤持之以堅忍慮定而

後動鮮不濟矣弟望丈之重敬丈之深故敢肆其狂瞽以丈位隆望重稱休光頌盛德者當不乏人固無事弟喋喋也遼東地圖備悉者幸見教一帙

與吳川樓給諫

僕忝在桑梓與門下投分不淺後僕抱文園之疾公亦被曾參之疑羽翼既垂遂成跡遯去春都門一會會便成別離合一移感慨隨之矣公儁才逸氣鋒穎秀拔不惟脫穎全楚實亦絕塵海內然坐是頗爲累矣夫素絲易汚嫮顏蒙垢士之負瑰瑋而坎壈者不可數計豈必盡世人之過哉毛嬙西施天下之至麗

也鳥見之高翔魚見之深入況無容於前有何於側同室並御爭妍競憐斯楚姬班女所爲招剿而興悲也彼才人者不知含光葆真內晦其美乃嫣然妓服覗誕沾沾自喜以此求容將無難乎孫登之言曰火有光而不用其光人有才而不用其才光在於得薪用在於識真嗟乎假令屈賈之儔少留意於此則汨羅無不返之魂長沙無賦鵩之感矣僕才不逮公而遯時厚幸早獵青華自省十餘年來性簡疎傲理足招尤然公也鈌而僕也完公也躓而僕也免則有幸不幸耳今而後從事于聖人之學庶幾乎玄同之軌

項辱翰教益亦有追往懲歷之意焉此天啓高明綏之以方來之祉也不揣愚陋妄有所獻惟垂聽納焉

答西夏直指耿楚侗

別去倏經霜雪同心之懷良不可任辱諭謂比來涉事日深知虛見空談之無益具見丈近日造詣精實處區區所欲獻于高明者正在于此但此中靈明雖緣涉事而見不因涉事而有倘能含攝寂照之根融通內外之境知此心之妙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初非由于外得矣長安碁局屢變江南羽檄旁午京師十里之外大盜十百爲羣貪風不止民怨日深倘

有奸人乘一旦之釁則不可勝諱矣非得磊落奇偉之士大破常格掃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顧世雖有此人未必知即知之未必用此可爲慨歎也懸修日雖在清散抱負已定矣中懷鬱鬱無所發舒聊爲知己一吐不足爲他人道也西夏風土何如邊事尚可支持否隴西北地故多豪傑今有其人否風便頻頻寄言適見愛遡

答胡劒西太史

滏陽人來言兄吏事精覈不類遷謫者弟爲年兄慮者正恐未透此關耳果爾復何言哉易所謂困亨者

非以困能亨人蓋處困而不失其宜乃可亨耳第甚喜楊誠齋易傳座中置一帙常玩之竊以爲六經所載無非格言至聖人涉世妙用全在此書自起居言動之微至經綸天下之大無一事不有微權妙用無一事不可至命窮神乃其妙即白首不能殫也即聖人不能盡也誠得一二亦可以超世拔俗矣兄固深于易者暇時更取一觀之脱去訓詁之習獨觀昭曠之原當復有得力處也

答羅近溪宛陵尹

比來同類寥落和者甚稀楚侗南都廬山西蜀公在

宛陵知巳星散僕以孤燄耿耿于迅飈之中未知故我何似聞公政致刑措不言民從蓋皇農之再見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顧流俗之是非此固羅近溪本來面目然同志數君子往來倡導使人咸知有仁義道德則所以助公道緣爲不少也學問既知頭腦須窺實際欲見實際非至瑣細至猥俗至紛紏處不得穩貼如火力猛迫金體乃現僕每自恨優游散局不曾得做外官今于人情物理雖妄謂本覺可以照了然終是紗窗裏看花不如公等只從花中看也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非意之也必洞于其情辟于其義明于其分達于其患然後能爲之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學問不透孔子云道不遠人今之以虛見爲默證者僕不信也

寄徐太學國式

執事雅操端潔造詣閎博寔僕畏友未敢屈季通于坐側也兒曹愚鈍幸荷甄陶數月之間便覺開悟志不在溫飽顧代者非人別後情態畢露全無啓迪之功欲更易之倉卒又難其人使諸兒舊日萌芽有退無進良可惜也以此懷想執事高誼愈覺惓惓令壻回附寄小詩并詩扇三柄納上欲見無期臨楮悵惘

懋修曰先師徐國式諱一正仕至太守其訓家以賢聖立品不學文章不肖兄弟方在童年即教以志不在溫飽而先父雅重之今爲父者每忽童子之師以爲記書認字足已不知根基一定遂不可變余謂舉業之師傳文藝猶爲易得蒙童之師鑄人品百中難得一也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寄高孝廉元谷三首

沈子來知巳縱觀太和之勝煙霞心賞恨不同之頃緣多病歸思巳積而事乃有大不如人意者便差不可得俟明春長往耳世慮嬰懷宦情寥落吾兄視不肖豈不然哉區區鄙願竟不獲遂乃知行止當有數也汀干花鳥恐復咲人言念此期以日爲歲比者中州盜起道里阻絶大河南北榛莽蕭蕭恐喪亂未巳

天一事足可寒心携手之歡知在何日矣向欲卜居城東得米此緣不日來所得想復倍進如弟則荒陋如昨遠道之懷書豈能殫努力心期以俟良晤

入冬偵北來消息不謂江魚萊彩竟戀庭闈念茲契潤豈勝悵惘昔馬祖欲上京就選有禪師示之不求選佛乃求選官吾丈冲襟高志固非一第所能榮也楚中連年水患民困艱食弟既無道相援又無極溺之責每念及此若巳推之薄田不入非所慮也

別來改歲同心之葬無時可忘此行雖勉強涉世垂其本局近日靜中悟得心體原是妙明圓淨一毫無

染其有塵勞諸相皆由是自觸識得此體則一切可轉識爲智無非本覺妙用故不起淨心不起垢心不起著心不起厭心包羅世界非物所能礙恨不得與兄論之近日舉業何如將試不必多作文但凝神養氣曹孟德臨敵思意安閑如不欲戰亦可以武喻文

答貴陽開府霽岩吳老師

辱台翰不遺先駒之辭何以遠過師翁絕才冠世卓行範俗當路且欲虛揆席以待貴陽開府只暫借耳比奉手教乃有東山之懷豈群情所望乎胡正伯綰篆詞林汪伯玉建牙閩粵殷正甫青宮翊贊陸與繩持銓東省端明仲督學關西丘君子者清才雅望砥勵明卅論者謂門下得人於斯爲盛班倕司匠則無棄材雖樗散如正者亦側諸賢之末效杗桷之用然揣分度力未嘗不自愬于周任也不審師翁何以策之

答閩中開府汪南溟

公夙抱奇瓌膺茲特簡命下之日皆爲朝廷得人賀況弟素稱莫逆者哉譚公當閩人厭亂之秋有良將爲儲之助因緣際會遂得成功遂以墨縗解職巳事遄歸可謂善力而藏之矣公鋒刃乃新發于硎蠢茲

小醜魑魅蠛蠓何足當其剸割乎但閩中久困戎馬師之所在荊棘生焉弟則以爲今日扞禦之後綏懷爲急如苦劑逐病必時顧其本根策驅取途又惡殫其餘力非痛自省節加意拊摩恐未足以起凋瘵而躋之康阜也迂腐之見惟高明採之

答周鶴川鄉丈論禪

費生至辱翰教以值秋試僕雖久辭却猶巳遠嫌却掃故諸生至者皆不敢通至九月始得發函讀之遠道之懷出世之想啓我愚蒙中世以後大雄之法分爲宗教二門凡今吾輩之所講研窮究言語印證吾

也若夫宗門之旨非畧象忘詮真超玄詣詎可易
言形宗由頓莽教可依通辟之法雨普霑隨根領受
而今之學者皆舍教言宗妄意揣量執之為是纔欲
畧象而不知已涉于象意在忘詮而不知已墮于詮
此竪拳喝棒狗子矢橛之徒所以紛紛于世也狂瞽
之談伏惟裁教貴生志向甚佳足以占門下高風之
所振起也

答閩中開府汪南溟

去冬聞海壖有警公在動懐中不忘記詢感戢但獎
藉踰實非所敢當昔人謂心相憐馬首圓非虛語也

島孽未盡頃聞廣中之議欲委責于閩　廟堂知之
故以戚帥兼領惠潮夫以鄰為壑君子之所不取今
天下一家人臣比翼協力以事　天子何鄰之可壑
乎近見楚蜀相関不已功欲已擅罪則誰歸此非君
子兼濟之心忠臣不欺之節也老伯壽章久稽筍諸
適誌事甫完復有　講筵之冗再假數月乃得呈教
暫此奉復

答蜀中開府譚二華

正不肯於世無所比數然好慕天下長者意所嚮往
恒恐不得托交焉如門下高標淵識卓行異能則乎
生尤所欽挹也然不敢竿牘求通乃辱先施降接感
慰方今周道寧夷夔龍之侶雲集于　廟堂羔羊之
風漸被于朝野惟是邊境潢池未漸　聖化故須慮
揚之老秉鉞鎮之不然以門下之宏抱固宜入秉鈞
軸矣何久勞于行間乎蜀地巖鄰番其民獷悍易動
大抵綏之則帖擾之則亂怠則蜩綱詭銜急則鳥驚
魚駭故不可以內地之治治之也無論往事即如近
者龍州支羅及妖民誑亂其初或以操切太過或以
處置失宜幾微不審釀成大患至動大衆蜀中人言
此三事編户良民死者以十餘萬計非細故也今亂

民既誅地方再定宜示休靜以綏衆心治大烹鮮老
氏至訓淵魚不察定遠良蓋在門下加之意焉奉翰
教謂厚生善俗禁奸伐謀則安攘大計門下自已預
籌之暨備復安所置喙哉平生聞譚公胸中數萬甲
兵所至風驅電掃今治蜀顧如此乃知宏才不器無
適非宜哲士達權隨時善變也敬服冐昧瞽言無所
逃罪惟高明垂亮焉

新刻張太嶽先生奏議卷三十六

江陵 叔大張居正 著
後學 曾可前 高以儉 校

陳六事疏

臣聞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務正心修身建極以爲臣民之表率者圖治之大本也審幾度勢更化宜民者救時之急務也大本雖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之琴瑟不調不解而更張之不可鼓也恭惟我皇上踐祚以來正身修德講學勤政惓惓以敬天法祖爲心以節財愛民爲務圖治之大本既以立矣但近來風俗人情積習生弊有頹靡不振之漸有積重難反之幾若不稍加改易恐無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臣不揣愚陋日夜思惟謹就今時之所宜者條爲六事開款上請用備聖明採擇臣又自惟幸得以經術遭逢聖主備位輔弼朝夕與同事諸臣寅恭諧協凡有所見自可隨事納忠似不必更有建白但臣之愚昧竊見皇上有必爲之志而淵衷靜默臣下莫能仰窺天下有願治之心而舊習因仍趨向未知所適故敢不避形迹披瀝上陳期於宣昭聖德而齊一衆志非有他也伏乞聖慈垂鑒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計開

一省議論臣聞天下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於衆斷在於獨漢臣申公云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臣竊見頃年以來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後不覺背馳或毀譽自爲矛盾是非淆於唇吻用舍決於愛憎政多紛更事無統紀又每見督撫等官初到地方即例有條陳一疏或漫言數事或更置數官文藻競工覽者每爲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實莅任之始地方利病豈盡周知屬官賢否豈能洞察不過採聽於衆口耳讀其詞藻雖若爛然究其指歸茫未有效此其久也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昨年皇上以虜賊內犯特勅廷臣集議防虜之策當其時衆言盈庭羣策畢舉今又將一年矣其所言者果盡舉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實效否乎又如薊鎮之事初建議者曰吾欲云云當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無幾何而將不相能士譁於伍異論繁興訛言踵至於是議罷練兵者又紛紛矣臣竊以爲事

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委任責成庶克有濟今始則計慮未詳既以人言而遽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遽止加之愛惡交攻意見橫出讒言微中飛語流傳尋之莫究其端聽者不勝其眩是以人懷疑貳動見譸張虛曠歲時成功難睹語曰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此最當今大患也伏望 皇上自今以後勵精治理主宰化機痛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欲爲一事須審之於初務求停當及計慮已審卽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淮蔡雖百方阻之而終不爲之搖

欲用一人須愼之於始務求相應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爲之動再乞 天語叮嚀部院等衙門今後各宜仰體朝廷省事尚實之意一切章奏務從簡切是非可否明白直陳毋得彼此推諉徒託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誠心直道相與以勉修職業爲務反澆歸厚尚質省文庶治理可興而風俗可變也伏乞 聖裁

一振紀綱臣聞人主以一身而居乎兆民之上臨制四海之廣所以能使天下皆服從其教令整齊而不亂者紀綱而已綱如網之有綱紀如絲之有總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而倒持者也臣竊見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爲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法之所加唯在於微賤而強梗者雖壞法干紀而莫之誰何禮之所制反在於朝廷而爲下者或越理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賈誼所謂跋盭者深可慮也然人情習玩已久驟一振之必將曰此拂人之情者也又將曰此務爲操切者也臣請有以解之夫徇情之

與順情名雖同而實則異振作之與操切事若近而用則殊蓋順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施之大學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也若徇情則不顧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謂整齊嚴肅懸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也若操切則爲嚴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故情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嚴而不宜猛伏望 皇上奮乾剛之斷普離照之明張法紀以肅羣工攬權綱而貞百度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號令必斷於 宸衷而毋

致紛更於浮議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
疎賤必申仍乞 勑下都察院查照嘉靖初年所定
憲綱事理再加申飭秉持公論振揚風紀以佐 皇
上明作勵精之治庶體統正 朝廷尊而下有法守
矣伏乞 聖裁
一重 詔令臣聞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
致之民者也君不主令則無威臣不行君之令而致
之民則無法斯大亂之道也臣看得舊規凡各衙門
章奏奉 旨有某部看了來說者必是緊關事情重
大機務有某部知道者雖若稍緩亦必合行事務或

關係各地方民情利病該衙門自宜恭酌緩急次第
題覆至於發自 聖衷特降 勑諭者又與泛常不
同尤宜上緊奉行事乃無壅蓋天子之號令譬之風
霆若風不能動而霆不能擊則造化之機滯而乾坤
之用息矣臣竊見近日以來 朝廷詔旨多廢格不
行抄到各部槩從停閣或已題奉 欽依一切視爲
故紙禁之不止令之不從至於應勘應報奉 旨行
下者各地方官尤屬遲慢有查勘一事而十數年不
完者文卷委積多致沉埋干證之人半在鬼錄年月
既遠事多失真遂使漏網終逃國有不伸之法覆盆

自苦人懷不白之寃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當
伏望 勑下部院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既奉 明旨
須數日之內卽行題覆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見者卽
宜據理剖斷毋但諉之撫按議處以致耽延其有合
行議勘問奏者亦要酌量事情緩急道里遠近嚴立
限期責令上緊奏報該部置立號簿登記註銷如有
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實查叅坐以違 制之罪吏部
卽以此考其勤惰以爲賢否然後人思盡職而事無
壅滯也伏乞 聖裁
一覈名實臣聞人主之所以馭其臣者賞罰用舍而

已欲用舍賞罰之當在於綜覈名實而已臣每見
朝廷欲用一人當事者輒有乏才之嘆竊以爲古今
人才不甚相遠人主操用舍予奪之權以奔走天下
之士何求而不得而曰世無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實
之不覈揀擇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
則上之爵賞不重而人懷僥倖之心牛驥以並駕而
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才惡得而不乏事惡得而
有濟哉臣請畧言其槩夫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
必駕而後知其駑良今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
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僨事之時

又未必明正其罪稚魯少文者以無用見譏而大言
無當者以虛聲竊譽倜儻伉直者以忤時難合而脂
韋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雖可用也或以卑微而
輕忽之其才本無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禮之或因一
事之善而終身借之以爲資或以一動之差而衆口
訾之以爲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
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且近來又有一種風尚
士大夫務爲聲稱舍其職業而出位是思建白條陳
連編累牘至覈其本等職業反屬茫昧主錢穀者不
對出納之數司刑名者未諳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

何由舉凡此皆所謂名與實爽者也如此則真才實
能之士何由得進而百官有司之職何由得舉哉故
臣妄以爲世不患無才患無用之之道如得其道則
舉天下之士唯上之所欲爲無不應者臣願 皇上
愼重名器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任必求其當
有功於 國家卽千金之賞通侯之印亦不宜吝無
功 國家雖嚬咲之微敝袴之賤亦勿輕予仍乞
勑下吏部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遵照 祖宗舊
制凡京官及外官三六年考滿毋得槩引復職濫給
恩典須明白開具稱職平常不稱職以爲殿最若其

功過未大顯著未可遽行黜陟者乞將 誥勑勳階
等項酌量裁與稍加差等以示激勸至於用舍進退
一以功實爲準毋徒眩於聲名毋盡拘於資格毋摇
之以毀譽毋雜之以愛憎毋以一事槩其平生毋以
一眚掩其大節在京各衙門佐貳官須量其才器之
所宜者授之平居則使之講究職業贊佐長官如長
官有缺卽以佐貳代之不必另索其屬官有諳練故
事盡心官守者九年任滿亦照吏部陞授京職高者
卽轉本衙門堂上官小九卿堂官品級相同者不必
更相調用各處巡撫官果於地方相宜久者或就彼

加秩不必又遷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叅議久者卽可
陞叅政僉事久者卽可陞副使不必互轉數易以滋
勞擾如此則人有專職事可責成而人才亦不患其
缺乏矣此外如臣言有未盡者亦乞 勑下該部悉
心講求條列具奏伏乞 聖裁

一固邦本臣聞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內書曰
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自古雖極治之時不能無夷狄
盜賊之患唯百姓安樂家給人足則雖有外患而邦
本深固自可無虞唯是百姓愁苦思亂民不聊生然
後夷狄盜賊乘之而起蓋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

與爲非其勢然也恭惟　皇上嗣登大寶首下蠲䘏
之　詔黎元忻忻方切更生獨昨歲以元年蠲賦一
半國用不足又邊費重大內帑空乏不得已差四御
史分道督賦三都御史清理屯鹽皆一時權宜以佐
國用之急而人遂有苦其搜括者臣近日訪之外論
皆稱不便緣各御史差出目覩百姓窮苦亦無別法
清查止將官庫所儲盡行催解以致各省庫藏空虛
水旱災傷覩民之死而不能賑兩廣用兵供餉百出
而不能支是國用未充而元氣已耗矣臣竊以爲天
之生財在官在民止有此數譬之於人稟賦强弱自

有定分善養生者唯樽節愛惜不以嗜欲戕之亦皆
足以却病而延壽昔漢昭帝承武帝多事之後海內
虛耗霍光佐之節儉省用與民休息行之數年百姓
阜安國用遂足然則與其設法征求索之於有限之
數以病民孰若加意省儉取之於自足之中以厚下
乎仰惟　皇上即位以來凡諸齋醮土木淫侈之費
悉行停革雖大禹之克勤克儉不是過矣然臣竊以
爲矯枉者必過其正當民窮財盡之時若不痛加省
節恐不能救也伏望　皇上軫念民窮加惠邦本於
凡不急工程無益徵辦一切停免敦尚儉素以爲天

下先仍乞　勅下吏部愼選良吏牧養小民其守令
賢否殿最惟以守己端潔實心愛民乃與上考稱職
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幹理簿書而無實政及於
百姓者雖有才能幹局止與中考其貪污顯著者嚴
限追贓押發各邊自行輸納完日發遣發落不但懲
貪亦可以爲實邊之一助再乞　勅下戶部悉心講
求財用之所以日匱者其弊何在今欲措理其道何
由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限制外之豪强兼并
賦役不均花分詭寄恃頑不納田糧偏累小民內之
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有名無實各衙門在

官錢糧漫無稽查假公濟私官吏滋弊凡此皆耗財
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財者而去之則亦何必索之
於窮困之民以自耗　國家之元氣乎前項催督御
史事完之後宜即令回京此後不必再差重爲地方
之病其屯鹽各差都御史應否取回別用但責成於
該管撫按使之悉心清理亦乞　勅下該部從長計
議具奏定奪以後上下唯務清心省事安靜不擾庶
民生可遂而邦本獲寧也伏乞
聖裁
一飭武備臣惟當今之事其可慮者莫重於邊防廟

堂之上所當日夜圖畫者亦莫急於邊防邇年以來
虜患日深邊事久廢比者屢蒙　聖諭嚴飭邊臣人
心思奮一時督撫將領等官頗稱得人目前守禦似
亦畧備矣然臣以爲虜如禽獸然不一創之其患不
止但戰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容審圖以計勝之耳
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機要所在惟在　皇上赫
然奮發先定　聖志　聖志定而懐忠蘊謀之士得
效於前矣今譚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
其人臣以爲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
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影

占隨宜募補着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
併其財力以撫養戰鬭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
有功寛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夫孰不思奮又何
患於無將臣之所患獨患中國無奮勵激發之志因
循怠玩姑務偷安則雖有兵食良將亦恐不能有爲
耳故臣願　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爲之志屬
任謀臣修舉實政不求近功不忌有事熟計而審行
之不出五年虜可圖矣至於目前自守之策莫要於
選擇邊吏團練鄉兵併守墩堡令民收保時簡精銳
出其空虛以制之虜即入犯亦可不至太失此數者

昨雖已經閣部議行臣愚猶恐人心玩愒日久尚以
虛文塞責伏乞　勅下兵部申飭各邊督撫務將前
事着實舉行俟秋防畢日嚴查有無實效大行賞罰
庶沿邊諸郡在在有備而虜不敢窺也再照　祖宗
時京營之兵數十萬今雖不足尚可得八九萬人若
使訓練有方亦豈盡皆無用但士習驕惰法令難行
雖春秋操練徒具文耳臣考之古禮及我　祖宗故
事俱有大閱之禮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城内外
守備单弱臣常以爲憂伏乞　勅下戎政大臣申嚴
軍政設法訓練每歲或間歲季冬農隙之時恭請

聖駕親臨校閱一以試將官之能否一以觀軍士之
勇怯有技藝精熟者分別賞賚老弱不堪者即行汰
易如此不惟使輦轂之下常有數萬精兵得居重馭
輕之道且此一舉動傳之遠近皆知　皇上加意武
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狂虜之謀銷未萌之患誠轉
弱爲強之一機也伏乞
聖裁
　奉
聖旨覽卿奏俱深切時務具見謀國忠懇該部院看
議行

請冊立
東宮疏
臣聞太子者國之大本君之儲貳自昔聖帝明王莫不早建元良預定儲位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臣昔侍　藩邸竊聞　皇子聰明岐嶷　睿質夙成我皇上茂膺　天眷篤生　聖子中外人心咸切仰戴去歲　皇上登極之初禮官即疏請　冊立伏奉聖諭以　皇子年尚幼先　賜名而後　冊立臣有以見　皇上愼重大禮之意但人心屬望已久大計亦宜早定查得我　祖宗故事　宣宗以宣德三年

立　英宗爲皇太子時年二歲　憲宗以成化十一年立　孝宗爲皇太子時年六歲　孝宗以弘治五年立　武宗爲皇太子時尚未周歲也今　皇子年已六歲比之　孝廟年適相符較之　英　武兩朝則已過其期矣伏望　皇上率由　祖宗之舊章深惟　社稷之長計以今首春吉旦　勅下禮官早正儲宮之位以定　國本以慰羣情至於　出閣講學及一應　朝賀等禮稍俟數年　皇子睿體充實然後舉行亦未爲遲臣愚昧荷　皇上恩遇列在輔臣之末事關　宗社不敢不盡其愚伏惟聖慈俯允施行天下幸甚
奉
御批禮部本上允行

請宥言官以彰　聖德疏
昨該吏科給事中石星疏陳時政冒犯　天威伏奉御批石星這厮惡言訕上好生無理着錦衣衛拏在午門前着實打六十棍爲民當差不許欺縱臣一聞此　旨不勝驚駭仰惟　皇上聖德寛弘　天覆地載　即位以來敬大臣體羣臣矜不能赦小過至於言官論事往往　曲賜含容未嘗輕加罪責今一旦

有此處分不知石星所言何事致觸　聖怒如此今日於該科取其原本觀之乃知石星所言委爲狂妄不知事體如鼇山燈在正月二十間已即撤去　皇上於宮中遊宴一切減省在廷之臣方切仰戴而星乃信其誤聞輙肆誣詆至於　經筵日講已奉有欽依擇日舉行陞鳳儀差寫　聖諭已奉　旨處分不許救援而星乃呶呶焉復以爲言此其狂愚無識恣肆妄言在星誠爲有罪而在　皇上亦有不能恣受者矣但臣惓惓之愚竊以爲科道乃　朝廷耳目之官職司糾正必平日養其剛直之氣寛其綱目之

誅而後遇事敢言無所畏避四方利獘得以上聞我
皇上登極之初　特下明詔廣求直言故大小臣工
莫不以幸際昌辰遭逢　明主凡有一得之愚皆願
獻於　闕下今若因此一事將石星遂加重譴四方
聞之必謂　朝廷求言特虛文耳轉相告戒以言爲
諱雖有忠謀讜論四方利病誰肯爲　朝廷言者石
星一人固不足惜然因此折言官之氣開忌諱之門
則於　聖朝從諫之盛美豈不有虧　明詔求言之
初意豈不相背哉且自古順耳之言易從逆耳之言
難聽於逆耳難受之言而能曲容之乃爲盛德臣追

思　皇上昔在　藩邸臣因進講漢光武殺直臣韓
歆事反覆開導言人臣進言之難嘆惜光武以明聖
之主不能容一韓歆書之史冊甚爲盛德之累荷蒙
皇上改容傾聽又於宮中　御書文武獻納四字置
之座側是　皇上因臣之言有所感悟而欲廣納忠
謀以追堯舜之治也今一聞直言遂爾加罪則　皇
上昔時所以感悟於臣言者其心爲何如哉臣又訪
得石星原任行人去年十月間始選爲給事中草野
之人少不更事乍被選用職司言責不量淺深急於
圖報故發言狂妄如此原其本心實亦無他今旣杖
之於朝則妄言者已知所警乃又盡褫其職發爲編
氓臣竊以爲過矣今大臣皆持祿養交莫肯盡言諫
官皆懾於　天威不敢申救人臣緘默苟容恐非國
家之福臣受　皇上厚恩備位輔導有股肱心膂之
託誠不顧　皇上有此過舉伏望　聖慈哀憫狂愚
曲賜寬宥將石星召還原職或謫降外任以倡敢言
之氣以開自新之門則言者之狂妄益無以解於天
下之公惡而　皇上包容直臣之美宥過赦罪之仁
將垂之萬世而有光矣

留中

請停取銀兩疏閣中公本

昨者恭睹　聖諭欽取戶部銀三十萬兩隨該戶部
奏稱邊費重大國用不足欲乞　聖明停止取用等
因奉　御批已有旨了臣等看得　祖宗朝國用邊
餉俱有定額各處庫藏尚有羸餘自嘉靖二十九年
虜犯京師之後邊費日增各處添兵添馬修堡修城
年例犒賞之費比之　先朝數幾百倍奏討請求殆
無虛日加以連年水旱災傷百姓徵納不前庫藏搜
括已盡臣等備查　御覽揭帖計每歲所入折色錢
糧及鹽課贓贖事例等項銀兩不過二百五十餘萬

內一歲支放之數乃至四百餘萬每年尚少銀一百
五十餘萬無從措處生民之骨血已罄　國用之費
出無經臣等日夜憂惶計無所出方與該部計議設
處支持目前尚恐不給若又將前項銀兩取供　上
用則積貯愈虛用度愈缺一旦或有饑荒盜賊之事
何以應之該部所以懇切具奏誠專勢窮蹙有萬不
得已者也仰惟　皇上嗣登大寶屢下寬卹之詔
躬行節儉以先天下海內訢訢方幸更生頃者以來
買辦漸多用度漸廣當此缺乏之際臣等實切隱憂
輒敢不避煩瀆披瀝上請伏願　皇上俯從該部之

言將前項銀兩免行取進仍望　念國儲之日乏
懷儉德之永圖　節賞賚以省財用　停買辦以寬
民力如　上供之費有必不可已者照　祖宗舊制
止於　內庫取用至於該部所儲專以備軍國重大
之費庶　國用可以漸裕而民力可以少甦也臣等
無任惶悚隕越之至

奉

御批朕覽卿等所奏戶部銀兩缺乏內庫亦缺銀兩
朕方取既這等說且取十萬來卿等傳示不必再宗
奏擾

請宥言官疏　公本

本月十一日臣等在閣辦事忽聞御史詹仰庇以言
事忤　旨命錦衣衛拏在午門前打一百棍發爲民
臣等不勝驚愕緣此本未經發票不知所言何事至
於觸犯　聖怒如此昨於該科查問原本乃知奏內
以清查內官監錢糧末後一段有再照等語詞涉狂
妄致干　譴責乃其自取臣等何敢黨護復行奏擾
但惟　朝廷設耳目之官正欲其每事匡正有所裨
益即或有所觸犯亦必曲賜含容以養其剛直之氣
然後遇事敢言無所畏避若譴怒重加摧折過甚將

使諫臣喪氣箝口不言倘　國家有大利害　朝廷
有大奸惡誰敢復爲　皇上言者乎且臣等再三參
詳仰庇疏意止因該監錢糧未明欲行清查以資
國用原其本心實亦無他若以其出言狂躁而罪之
或量爲罰治亦足懲戒乃杖之於　朝廷之上盡褫
其官似爲少重矣比見九卿科道諸臣皆向臣等言
皇上天性寬仁　即位以來敬大臣體羣臣矜不能
赦小過即一二言官有言及乘輿者亦未嘗輒加罪
責乃今仰庇以指摘內監一事遂　赫然震怒有此
處分似非　皇上平日所以優容言官之意責臣等

職居輔導坐視不救臣等無以應之深切惶悚查得
隆慶元年該吏科都給事中胡應嘉以建言得罪奉
旨爲民隨蒙　天恩矜宥改從降調至今大小臣工
無不稱頌如蒙　聖慈哀矜狂愚　勑下吏部查照
應嘉事例將仰庇量調外任或降邊方雜職令其省
改圖報則我　皇上天寬地容之量赦過宥罪之仁
將傳之萬世而有光矣臣等又惟言路之通塞實天
下治忽所關我　聖祖有訓凡天下利病許諸人直
言無隱所以防壅蔽而杜奸萌也伏望　皇上今後
凡臣下有建白條陳悉　發下臣等看詳有可採者

即望　嘉納施行或有妄言無當不知忌諱者亦乞
俯賜包容以倡敢言之氣杜欺蔽之端庶下情無壅
而治道可與也臣等無任懇切所望之至

奉

御批知道了該衙門知道

再乞酌議

大閱典禮以明治體疏

近該南京刑科給事中駱問禮奏稱　大閱古禮非
今時所急不必仰煩　聖駕親臨等因緣臣於去年
七月條陳六事內一款飭武備中議及前事荷蒙

聖明採納允行原臣本意止以京營戎務廢弛日久
緩急無備先年雖屢經言官建白該部題奉　欽依
釐整飭迄今數十餘年竟無成效臣竊以爲國之
大事在戎今人心懈惰如此若非假借　天威親臨
閱視不足以振積弱之氣而勵將士之心又自　皇
上御極以來如　耕耤以示重農之意視學以彰崇
儒之美一二大典禮皆已次第舉行則　大閱之禮
亦古者聖王詰兵治戎安不忘危之意且稽之　列
聖實錄在　祖宗朝亦間有行者遂爾冒昧具奏上
請其意但欲借此以整飭戎務振揚威武而已然自

臣原疏觀之此不過飭武備中之一事其惓惓納忠
之意委不在此揆之當今時務委非所急今駱問禮
欲乞　皇上先其所急　留神萬幾以勵庶職此誠
根本切要之論又謂釁端宜防　巡幸宜謹尤爲計
慮深遠非臣淺陋所及臣聞人臣進言於君不必其
說之盡行事有至當之論不必其初之爲是況臣職
忝輔導一言一動務合天下之公尤不宜拂衆論而
執己見以爲是也伏乞　勑下該部再加詳議如果
事體未便不必另議停止夫始以爲可行而行之繼
以爲當止而止之唯求以便於國家耳輔臣科臣之

言何擇焉臣若不自言之該部無從酌議輙敢冒昧瀆奏伏乞

聖明俯覽愚誠不勝幸甚

奉

御批該部看了來說

請

皇太子出閣講學疏 公本

昨該禮部禮科題請　東宮出閣講學臣等擬票擇日具儀奉　御批年十齡來奏此我　皇上保愛東宮不欲以講讀勞之也臣等敢不仰體　聖心但

竊聞孔子有云愛之能勿勞乎勞之正所以成其愛也遠稽古禮近考　祖制皆以八歲就學蓋人生八歲則知識漸長情竇漸開養之以正則日就規矩養之不正則日就放逸所關至重也故周成王在襁褓之中卽周召太公爲之師保爲之置三少爲之選天下之端士以衛翼之自孩提有識卽見正事聞正言而成王爲有周之令王良有以也敬惟　東宮殿下英明天錫睿智夙成今已八齡非襁褓矣正聰明初發之時理欲互勝之際必及時出閣遴選孝友敦厚之士日進仁義道德之說于以開發其智識于以

陶其德性庶前後左右所與處者皆正人出入起居所見聞者皆正事作聖之基以豫養而成天下之本以早教而端也若必待十齡去此尚有二年之遠中間倘所見所聞少有不正則關係匪輕早一日則有一日培養之益遲一年則少一年進修之功惟　皇上深省焉臣等職切輔導義不容默用是不避煩瀆懇切陳請恭候

命下臣等會同禮部酌議簡便儀注上請

欽定施行伏望

聖明俯賜俞允

隆慶四年正月二十日上

留中